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九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清

秋笈集八卷附附錄

雕菰集二十四卷

研學經室續集四十卷

研學經室續集十一卷

程侍郎遺集十卷

昭敬覽館稿一卷

後甲集二卷

詩文別集—高麗

益齋集十卷附拾遺、墓誌

詩別集—晉

陶靖節詩集四卷附附錄

詩別集—南北朝

謝宣城詩集五卷

陰常侍詩集一卷附詩話

詩別集—唐

雜詠百二十首二卷

清 吳兆騫撰

清 焦循撰

清 阮元著

清 阮元著

清 程恩澤著

清 曹應鑣撰

清 章大來著

高麗 李齊賢撰

晉 陶潛著

宋 湯漢著

南齊 謝朓著

梁 陰鏗著

清 張澍編輯

唐 李嶠纂

粵 雅 一

文 選 五〇

文 選 一五七

文 選 三九一

粵 雅 四六七

滂 喜 五二一

式 訓 五二四

粵 雅 五四三

拜 經 五八五

拜 經 五九九

二 西 六一八

藝 海 六二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四十卷附傳

序碑銘、詩話

唐 杜甫撰

魯曾編次

宋 蔡夢弼會箋

古 逸 六二九





秋笳集小引

集 笳 秋

錄 附

撰 箋 兆 吳

弟兆宜顯令撰

蓋開山禽繼羽，怨四子之分飛。庭樹敷榮，欺三荆之同本。是以屏依參佐，愛比機雲。家藏賜書，學同彭固。茱萸兩地，寄摩詰之幽憂。春草一塘，勞惠連之夢寐。余兄漢槎，以惠子五車。陳王七步，琉璃雕管。題成芍藥之工，翡翠筆牀。猶損芙蓉之譽。何來謠詠，遽悼漂離。馬伏波之薏苡，溪水墮。移中監之氈毛。塞天關。雪，迢遙紫土。水咽松花。瀾迴黃雲。開塞榆葉，托嘶馬以長征。望孤鴻而永慟。宵虛靜夜，遙聽邊笳。刁斗凌風。時聞鳩笛。蒲萄歲貢，相之谷。豈易消憂。琵琶調馬上之絃。徒然增戚。此執珪所以越吟，而軍府為之南操者也。况夫鶴歸萬里，蒼背無依。雞塞頻年，棲華容茂。帛書雁足，向南望而程遙。尺素魚鱗，思北馳而路渺。夏連積雪之嶺，時念衣單。秋轉飛蓬之根，獨憐衰草。遂使垂虹烟柳，限若羊腸。笠澤荷花，杳如馬角。鐵衣遠戍，蕭條銀嶺之聲。牙帳從軍，憔悴金微之客。嗟乎生存華屋，子建以之哀吟。貧賤親離，顏遠因而悲咽。陶彭澤有停雲之作，孫子荆有零雨之篇。緬彼安居，尚多感慨。矧伊遠謫，能不凄其。山是搆茲危苦，拚彼勞歌。命曰秋笳，彙成一集。陳子公之關河城邑，並入標蓋。郭景純之山海圖經，咸登赤輶。聊述窮鳥之賦，用當寒客之吟。健菴先生，標篋及之鴻名。推藝林之淵府，三虎聯鑣。登龜頭而繚繞，九飛齊奮。搏鵬翼以逍遙。身既托于重霄，情彌深于雷雨。慷慨縹袍之戀，清俸時捐。徘徊歧路之隅，芳訊屢及。讀定遠玉關

秋笳集 小引

一

秋笳集 別集 卷五 序

一

漢槎吳季子，今之賈生終童也。出其餘技，為歌詩。才名籍甚，吳楚間。與予遇於虎阜，抵掌莫逆。遂出詩編，屬余弁語。予結髮誦詩，自成童時。常與兄弟朋好，跌宕江湖。有唱有答，然終不能名一家。十餘年間，游彼傾軋，羣從凋喪。嚮者雖未技，兵燹散亡，而予益頽然廢放。漸放聲華，如溝斷散。襟以不才，求全矣。雖然，風雅之原，聲情之本。酒酣狂來，尚能為季子言之。夫詩之為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幽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於婦人小夫，衝口率志之作。或出於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冰泮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嘒，情仇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於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風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為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激，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宋，披猖率埜，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謂子美，調失流轉。予初讀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於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聲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為之戒首也。數十年以來，聲聲者情偽，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則同終亦成其兩節而已矣。予雖稍有窺見，自愧能知而不作。悠悠塵世，莫可為盡也。竊願焉季子以其警賦之

秋笳集 小引

二

之札，側望沾襟。接都尉塞外之詩，悲涼實涕。酒謀剗，以詩策梨。將令開府思鄉，人頌江南之賦。若使孝儀歸國，家貽使北之書。余懇居第五之名，兼切在三之義。春風秋月，湖景淑而翠離。暮雨祁寒，笳節序而滋感。時披華製，以代宣蘇。敢藉短翰，而仰蒼蒼。自此蔡女清笳之拍，樂府俱傳。安子脫驂之恩，故人共感云爾。

秋笳前集卷五序

練水盟弟侯元泓研德撰

歲。離江楚。弔沉湘。指衡霍。劍槩相摩。龍虎爭搏。年盛氣。掉臂出沒乎其間。故其為人。英明倚健。忠孝激發。凡感時恨別。弔古懷賢。流連物色之製。莫不寄趣哀涼。遺音婉麗。情盛而聲叶。非季子其孰能及之。而予回首昔時。與兄弟上海陽。經廬嶽。分曹課句。睥睨爭雄。衝杯一笑。江波振起。今日獨與季子談河山之變遷。數風雲之滅沒。燈燭酒闌。騷屑低塞。其能無樂極而哀來。婆娑而弔影乎。雖然。季子伯兄宏人。以其文章器識。領袖萃彥。仲子聞夏撰述英多。一時屈辱。與子兄弟交十餘年。猶兄弟也。季子出而玉振之。予不孤矣。遂書之。為其詩序。

雜體詩卷六序一

吳門同學盟弟宋實穎既庭拜題

雜體詩之擬。始于謝康樂。發于江文通。其言謂楚騷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然纓眉不同美。而俱動于魂。芳草不同聲。而悉悅于魂。非性情使然歟。予友吳子漢槎。銜子冰清。謝家玉潤。翩翩逸望。者疑神仙中人。及讀其詩。則又氣體高妙。波瀾獨老。盧略王楊之藻采。李杜高岑之風則。無不兼備。蓋擬議之迹化。天然之致勝也。使與北地信陽並驅中原。尙當退避三舍。矧歷下長興諸公哉。今秋予過松陵。漢槎出擬雜體詩示予。聲情慷慨。格調悲涼。大有山河離別。風月關人之感焉。仲宜流連于漢南。子山繼旅于江北。帶甲滿天。笳歌動地。文人遶會其時。性情實有相符者。胡惜金柝之章。蕙草蘭干之句。信可以繼謝凌江矣。豈云團扇秋風。芙蓉綠竹。取古人之肩。黛代一己之資。蘇已也。酒酣耳熱。涼星三五。戲語漢槎。歲月不居。風流易散。後有作者。于宏人研德。甫草若文。俊三。武功。諸子。未知當作何擬。漢槎其操不律。以裕我愁乎。

雜體詩卷六序二

西陵同學弟陸圻拜讀

原夫河梁贈答。實肇風微。郡下歌謠。漸多辯麗。五言之盛。可得而言。然如子荆以零雨見珍。康樂以春草特妙。以至司空兒女之玳。延年唯續之累。莫不性取獨適。家罕兼善。譬之觀魏闕者。蘭鑄之第橫陳。入越都者。繡繞之榮不愜。此言殊軌者。易為工。而通方者。難為巧也。乃若體陵側調。雜體名詩。電發管管。九吹之變。悉和。橘柚櫛梨。一啜之鮮。不御庶幾。力同賁獲。才甚驪駒。真天姿之備。徵人外之絕。智矣。然世風代降。擬作為繁。薛君采馳。騎鬪音。王弁州條。列羣品。頗多虎賁之形。不失虞邱之貌。而今時如吳子漢槎者。辭為南國之宗。名在延陵之季。遠隨羈官。遇閱題銘。近同傷亂。當趁流涕。身費油素。無不推其體文。容比珊瑚。俱欲為之作架。斯固三虎之稱。偉節。八龍之有。慈明矣。乃復以銷暑放愁。幽居綴漢。隨江生之後。綜諸子之長。循其時次。亦擬作三十首。上自宣城。下迄司隸。景物與會。仰湖蘼符。神韻格調。取高前式。所謂離組之文。本異杼而均炫于日。芳香之草。不同岑而皆襲于裾也。至若太元天監。既不一揆。河右江左。亦又二致。居南服者。未識嶺南產北方者。不曉吳語。斯固物理之自然。實非品類之難協。而吳子形容著勝。阿堵之蘊。悉傳刻畫中。規縱橫之態已極。狀如胡寬。營新豐而雞犬競識。仲謀。捫屏上而蒼蠅欲飛。斯已奇矣。後有作者。先河後海。則吳通文通。祀近祧遠。則吳盛王薛。豈非配室之後。勤好事之深愛也哉。

秋笈集目錄

卷一

賦

春賦

秋雪賦

羈鶴賦

蘭賦

萍賦

長白山賦

竹賦

陶彭澤無絃琴賦

卷二

詩一

秋笈集 目錄

吳江吳兆纂漢棧氏著

秋笈集 目錄

曉發撫寧題逆旅壁

山海關

關上留別潘守戎

出關

榆關老翁行

次前衛

同諸公登中後所成樓

錦州道中登海邊舊保障臺上有傳烽桔槔

塔山道中望海二十韻

廣寧道中作

登廣寧城望城外佛舍因同諸公却過

沙河道中

次沙河塔

瀋陽旅舍賦示陳子長

贈赤公

同陳子長坐藍帳中話吳門舊遊愴然作歌

同陳子長夜飲即席作歌

將發瀋陽過子長飲愴然有作

撫順別孫赤崖劉逸民

發年馬留別瀋陽諸子

贈海南曾生

曉起

城樓峻望

過朝雞屯

夜宿陰溝關有懷子長

陰溝關

高麗營

五日阻水年馬河

贈陳心簡

四道嶺

秋笈集 目錄

黑兒遊河眺望

早發尼失哈

次了深河水漲不得渡賦呈方岡樸

七夕次喇伐采洪

喇伐道中

小鳥糞

大鳥糞

交河山中夜行

過烏孫法噠

北風

雨雪

遊邊晚望

海邊獨眺

贈吳穉恭散騎

徑僻

曉雁

趙宮舊姬

沙林道夜行聞鶴

對月

北渚望月

空城中見樓烏感而成咏

寄懷陳子長

寒食大雪

可汗河晚望

曉坐

同德惟及門人陳昭令遊北山

卞生過飲

夜行

沙嶺晚歸

過灰扒廢城

庚子至日書懷三十韻

賦得春風和方邵村作

送人之禪菴

校獵即事

憶舊書情寄陳子長一百韻

見離燕

書壁

辛丑七夕

過恭順侯吳公寓齋奉贈

贈故太常樂工申叟

人日過錢子

送巴參領

曷木遊邊晚發

送阿佐領奉使黑斤

許康侯總戎招飲城東江上

阿波道中同姚球之馬上作

曉自沙嶺至馬耳河

七夕陪諸將飲

贈舊參領穆君

送人西行

沙嶺作

同諸公飲城東水次分韻得春字

海郎山靈湫神女歌

帳中夜坐

訓子長見懷之作二首

贈人

送人從軍

上巳同錢德維姚球之飲江上

席上賦得吳郡

宮怨

- 七夕
- 過疎之齋
- 九月八日作
- 九月自木丹山歸過淨公園若
- 九月十六夜之密將訪馮侍御炳文
- 春草園林圖歌贈友
- 元旦
- 贈色君
- 祁奕喜初至留飲
- 木參領還自西域賦贈
- 三山道士工馬使射賦此贈之
- 送薩參領
- 贈張侍郎坦公次姚琢之韻
- 東錢子方叔
- 贈少年
- 贈吳興錢虞仲
- 早秋陪諸公遊密將山
- 送人
- 寄懷陳子長
- 寄懷孫赤崖
- 送人之梭龍
- 春夜歸自西郊不寐閱顧華峯舊所寄札
- 詠張侍郎齋前小松
- 送薩參領入都
- 贈人
- 瓜兒伽屯值雨晚過村叟家宿即事寄孫赤崖陳子長五十韻
- 宿混同江明日立秋
- 秋山觀姪人採花
- 送友人
- 重陽夜送人西行

- 卷三
- 九月十日雨雪逢暮寄琢之
- 詩二
- 冰井曲
- 讀張司空所撰岱史奉贈
- 送哈佐領之朝鮮
- 曉登東嶺寄楊友聲次琢之韻
- 早春集錢虞仲齋
- 馬耳山中同姚琢之作
- 聽高小乾話秦淮舊事作
- 代姬人寄贈錢茂才方叔
- 送巴公子之京
- 送錢丹季之松花兀喇
- 少年行
- 山中晚行至阿波屯宿
- 張坦公侍郎齋中觀白蓮歌
- 早秋同錢子
- 秋夕同諸君飲張司空凭嵐閣
- 寄王總戎
- 送人至羌突里街
- 送友人還兀喇
- 阿波山中訪張子
- 自密將夜歸登舊寧古臺
- 黑林
- 郊行贈雁羣
- 夜飲色侍中宅即事成詠
- 奉送大將軍按部海東
- 寄錢子方叔
- 張侍郎齋觀山水畫卷歌
- 即事

上已許康侯招同諸君禊飲江上即席分韻得年字

阿波山中呈安都統

渡瀨同江

送人之粵東

咏隣姬

曉行

與桐柏山人

奉送巴大將軍東征還寮

秋夜師次松花江大將軍以牙兵先濟竊於道旁寓目即成口號示同觀諸子

城東書感

曉望

送人歸遼東

寄友人

九月八日病起有懷宋既庭計甫草因憶亡友侯研德宋疇三丁繡夫

九日

奉寄陳相國素庵先生

送使者之蒙古

與劉子良閣廣輿記因爲子話隴外地形賦此

奉送安都統安集海東諸都因便道關松花江水軍

陪張侍郎坦公遊西嶺

贈孔叟

遊西山閣若二十韻

送米參領

寺樓曉望有感

聞溪聲有感

送姚琢之赴兀喇

同友人夜飲即席作歌贈之

八月十五夜望月作

登樓

九日登東山憶甲辰此日同馮炳文侍御遊驪河上饒虞仲茂才以五言長律相贈今馮錢皆

近湖懷曠昔情見平巒

野宿

寺樓雨望憶楊友聲

贈高生

山行有懷借遊諸子

晚自雙嶺崖至天龍屯

寒食日作

芳樹

巫山高

銅雀伎

山中搗子妾

結客少年場

湘妃怨

長門怨

妾薄命

將進酒

採蓮曲

春曲

閨怨

與定之飲

早秋姬人有悲落桐者感而賦此

贈張繡虎

同陳昭令遊西山道院

寄琢之

山夜觀打魚

奉送副都統安公之烏龍江

與張繡虎飲

王定之過

登酒歌

登西閣

送友人

九日同德維雁羣兩同年西山登高

九月十二晚望回獵賦贈薛君

寄球之友聲

一盞閑夜行

秋日雜述五首

贈友

贈唐副帥

題淨公房

送人之榆關

獨行城東循山至白崖

秋夜送下書記赴軍幕

同雁羣城南泛舟至白崖口

密將山晚歸東陳衝玉馮玉文

晚步原上

晚登天羅嶺東陳雁羣

西山閣晚眺

夜同諸君飲江亭

木丹山曉行

自木丹還城作

蒙古屯同雁羣晚眺

帳中示雁羣

冬至懷縑虎却寄

除夕

雞嶺崖與王定之別

觀姬人入道歌

山中

帳夜

寄贈姜京兆定庵二十韻

封祀長白山二十韻

西曹雜詩

卷四

詩三

戊戌三月九日自禮部被逮赴刑部口占二律

四月四日就訊刑部江南司命題限韻立成

感懷詩八首呈家大人

聞有家信遂成

寄內二律

偶成二律

秋夜寄計甫草

答贈丁縑夫二首

寄懷袁文生黃平子二子

有感三律次陳子長韻

送人還江南

送姚子上還荊州

九日同陳子長飲分得十五刪

即席再用前韻答贈子長

再和子長

感寄

夜坐東子長

白頭宮女行

秋雁篇

冬日同子長賦限韻立成

冬夜同諸子飲方坦庵先生齋即席賦呈

夜同子長過方婁崗學士賦贈

送張縑虎南行和陳相國

戊戌除夕偕諸子集陳素庵先生齋即席同直方子長賦

己亥正月朔夜同子長小飲口占

人日同子長賦

答贈陳子長

正月九日望月同子長

元夕同直方子長賦

春雪篇

感示子長

閏三月朔日將赴遼左留別吳中諸故人

秋筵前集

卷五

詩四

春日篇

金陵篇

長安道

洛陽道

塞上曲

塞下曲

紫騮馬

劉生

關山月

雨雪曲

班婕妤

銅雀伎

晚眺寄計甫草

寄楚黃王涓來

送人之越東即席分得蕭字

雜詩同楊俊三作

白紵辭和宏人大兄

長安有狹邪行

漢武宮詞

開元宮詞

行路難和吳海序計甫草

子夜歌和顧茂倫

五日觀競渡因憶楚荆一百韻

美人篇和開夏二兄

金陵

夜次京口

揚州

登漢陽晴川樓時逆獻已陷斬黃

岳州

湘陰

君馬黃贈張九臨

東飛伯勞歌同計甫草趙山子作

秋夜同楊俊三作

冠霞閣同顧茂倫趙若干晚眺

秋感八首甲申九月在湘中作

秋日感懷八首

贈友

夜譙吳閩

送康小范之廣陵

寄侯記原

寄侯研德

哭友

秋夜篇和宏人聞夏兩兄

三婦豔三首

望遠曲十二首

贈祁奕喜

江樓晚晴懷丁繡夫

登穹窿山

贈宇三朱子

懷侯研德

寄遠

題穹窿道院

席上贈張子

上巳同丁總夫禊飲

七夕贈車瑞香

秋日贈九臨和既庭作

送人歸楚

寄懷姚子

遺事

送市草入都

贈舊李侍御伍戶曹李蜀人伍楚人也

題茂倫隱居

絕句二首

送字三歸楚

同既庭敬生天一諸子及家聞夏集縑夫齋中時既庭將有越行

九日舟行同既庭縑夫兼呈敬生及家宏人聞夏

既庭來江城忽爾臥疾詩以問之

偶成

送人還荊州

客夜有懷

送人之湖南

市草都中歸賦贈

送人歸秦中

山齋晚眺懷朱子容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

古意

春遊

柳絮

送宋既庭之浙中

湘水曲效齊梁體

夜集贈余潛心

贈袁文生黃平子

與僖史

虎邱題壁二十絕句

擬古後雜體詩

卷六

詩五

謝吏部眺省直

王甯朔融遊邸

江記室淹楚望

梁簡文帝綱聞思

梁元帝釋述懷

沈特進約三日

范僕射雲貽友

邱中郎遲宴別

柳吳興揮掃衣

庾度支肩吾侍宴

何水曹遜示寮

蕭東陽子雲望春

虞常侍義北伐

吳朝請均春怨

徐內史悌酬友

劉祕書孝綽歸沐

劉庶子孝威咏月

庾開府信咏懷

陳後主叔寶禊飲

徐僕射陵春情

沈侍中炯自傷

陰常侍鏗送別

張散騎正見汎舟

江僕射總編思

魏特進收喜雨

秋笈後集

卷七

詩六

撫順寺前晚眺

經灰法故城

奉贈函公五十韻

送人從軍

贈秦州李生

陪諸公伏巴大將軍宅

送人之羌突里兼東陳子

讀張坦公先生所撰徵音集却贈

張坦公先生談甲申歲河北討賊之事感賦

贈陳子長七夕見懷

浚稽曲

上巴奉陪都統安公遊飲西山十韻

贈陳生昭令

同林生夜宿淨公房時林來自咸鏡

送人還蒙古

冬夜伍謀公齋同錢德維作十韻

同陳昭令過西山闕若十韻

與友人夜飲却贈

送金譯使之朝鮮

贈陳蓉旬三首

再贈孔公

長白山

上京

擬唐人謝真人仙駕還衡山

送人之平遠

王昭君

夜宿

沙林同友人登完顏故臺

會寧道中有古墟慕賦此吊之

送巴參領之聖洛

三月十二日河上口號

奉贈封山使侍中對公

贈演令巴都葉明德四首

咏鷹

奉贈大將軍巴公

奉贈副帥薩公

讀虎追和梅村夫子

煮菰

蟬猴

贈陳昭令二首

觀獵贈陳昭令

獵後再贈昭令

都統郎公奉使塞外賦此奉贈二首

送人至鴉青江

送陳昭令之兀喇十韻

春暮江上凍解同諸君放舟至白崖口賦示十韻

奉寄安大將軍二十韻同錢德維作公以寧古副帥擢鎮奉天

寄顧梁汾舍人三十韻

雜感二首

讀古人詩有感

混同江

擬唐人御溝新柳

贈陳卷句十韻

郎公將還京師賦此奉送

奉酬徐健菴見懷之作次原韻

集成侍中容若齋賦得柳毅傳書圖次俞大文韻四首

春夜聞弦索限翠字

咏史

月夜

補遺

李侍御托怨因留小飲

壽郭明府

送丁泰巖督秋開府之任湖南二十韻

明妃曲

咏龍應教

戲贈

登樓有懷成容若

和凱之送令兒侍中屬從之作

贈葉長民

秋笳集雜著

卷八

表

擬久旱轉雨天壇甘霖協應賀表

序

方輿三其旋堂詩集序

孫赤崖詩序

慎交二集

書

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顧舍人書

與計甫草書

又

秋笳集卷一

吳江吳兆鑑漢槎氏著



賦

春賦少作

伊漢律之代謝。啟春序之繁昌。望山川之淑景。舒亭臬之麗陽。隱灑灑而烟渺。野萋萋而碧芳。絲絙枝以被麗。風轉蕙而承光。桐華綺岫。蘭葉銀塘。胎粉蝶於珍卉。隱綿羽於高楊。惜景光之易過。念憂樂之無方。撫九春而永望。憶千里而增傷。故雖風物同候。而歡愁殊變。至若長樂深宮。昭陽別殿。節徒百華。晝餘六線。品屏開鵲之樓。珠纒下鴛鴦之幔。樹綺合而雲微。草星離而蔥蒨。花明太液。元颺初飛。柳暗宜春。流鶯乍轉。於是咸陽卷衣之女。扶風辭燈之姬。沈淪永巷。徘徊履綦。怨銅龍之相晚。勞銀箭之更移。敗金鋪而凝睇。涉珍臺而蕩思。柘館空兮青苔積。蘭林寂兮碧草滋。望翠華而不見。聽鳳管而長悲。去復去兮春已暮。怨復怨兮君不知。若乃貴主芳園。徵侯甲第。西京青瑣之家。南陽綠綺之地。循碧檻而遺迴。俯金堤而容裔。引鮮麗於綺疏。下元陰於玫瑰。爾乃微霧散。命雲翹。試羅衣而登蘭閣。張幃帷而照蘭皋。游鑪乍倚。筓柱新調。駐流雲於歌扇。斡結風於舞腰。指景物之貽蕩。瞻池館之迢遙。翠袖揚兮絲管合。朱顏酡兮

羅綺燦。至如承恩小侯。門公。更衣離。之傍。斷袖金屏之裏。亦復怡情暇日。遊目芳時。出蘭池而走馬。入槐里而關雉。結茱萸之麗帶。被蒲桃之賜衣。溫泉草淺。小苑烟銷。送珠九於文羽。矧綠幘於春枝。遙指宜年。斜經鄠杜。開金埒而塵空。響玉珂而烟霧。陳王飾瑪瑙之鞭。衛尉碎珊瑚之樹。望芳郊之遠春。眉狹斜而欲暮。若乃女桑初展。條風始曠。頰陰曠景。細葉垂芬。則有燕關。薄婦。代郡佳人。學歌北里。習舞西秦。畫修蛾而黛淺。梳頭馬而鬢新。念八蠶之已熟。知三眠之欲分。發觀粧而命侶。漫提筐而嗜羣。瓊鉤宛轉。珠繩擾弱。條冉冉兮遠揚。葉飛飛兮稍落。袖淺摘而香腕。腕頻移而羅薄。值使君之迴鑾。逢參軍之行藥。請交佩兮目成。贈搔頭兮心諾。復如妾居洛水。君成真顏。瑣窗獨掩。迷迭空然。能流黃之夜。織錦錦之晨。妍草積堦。而汎綠花。臨砌而含烟。玉關無極。金河帶天。貽待女兮何處。佩宜男兮幾年。自任夫之戌久。泣空牀之獨守。游塵盡飛。苦錢春厚。章臺之鏡。未有悲橫。笛於郭超。寄異香於韓壽。對深閨之落梅。憶關山之折柳。又若河陽愛妾。安豐字卿。珠珠龍去。貝錦成徒。悲蕙晚。空怨蒲生。掩羅茵而騰歌。撫玉軫而驚鶯。攬芍藥而生悲。采蘭蕪而沾臆。屏宛轉兮畫長。帳萎蕤兮春寂。愁紫玉燕。恨望青驪。離胡。胡兮誰御。流水流兮不歸。君聽下山之曲。妾依織素之機。復有送客東門。傷離南浦。提帳背懸。金編曉聚。度楚曲而增哀。對秦箏而獨撫。依依春草。浼浼春流。殺驛桃於玉道。低烟柳於銅溝。蕙路長兮紫艾馬。蘭江渺兮青輪舟。去故鄉而遠逝。指往路而離憂。容與征軒。送遲去轍。掩玉筋兮賓御。贈金鞭兮行。晚車懷夢。而情長。山途枯而客遠。知移柳之何年。信采蘭之不返。亦有飄搖海澨。流成江。薛。虞仲翔。則交州遠。趙景真。則代郡長。沈莫不對落花。而橫涕。開離雁而摧心。已矣哉。胡春物之留。胡芳年之娟。好嗟余志之靡常。獨逢春而心惜。攀柳枝而涕滋。指棠梨而怨曉。潘中郎之徘徊。明鏡。徒驚歲華。魏司徒之遊獵。春山。空悲年少。佩楚客之靈蘭。問仙人之別島。探五嶽而長辭。汎九烟而終老。乃為歌曰。江南芳芷兮色以陳。紅顏一去兮沾羅巾。歲歲春風南陌上。惟有垂楊踠地新。

秋 雪 賦

吳生既旅於龍山之下。感兮無情。情兮多暇。抱孤迹於寒郊。眷羈心於秋野。於是青要已屆。素商未闌。熊環西墊。雁厲南翰。先冰濺而夜結。玉露皓而朝溥。爾乃妙機緒。愴憂端。倚拂塵以淒日。對服匿而流歎。憶江皋之餘燠。怨邊候之早寒。俄而九關欲踏。千里無色。魚雲斷山。雁沙鳴磧。天濤濤以將低。日曠曠而如沒。蒼埃滿於遙空。積風威於廣陌。散管層而稍飛。雪翻颺而遙集。匪窮陰之勁。鬱起嚴氣之氛。乍作連山以轉。紛忽空以憑雲。始嬈嬈以構密。遂雜沓而橫氣。混玉門兮並色。覆金河兮莫分。於是遙峯失紫。衰林掩黛。日冷金支。雲收羅帶。殺蟲響於陰崖。凍波文於元朔。海涼烈兮增寒。入迅商兮振顛。凌兮瑟瑟。奕兮霏霏。入帳凝華。悞鶴關之曙。散。停林結葉。疑覺朔之春歸。綿烟壑以含縞。合雲海而通暉。暉迷征馬之野。收慘寒鷗之夕。飛悲青桂之爽。節歌黃竹之哀。辭既乃獨龍將。城鳥漸息。山返樵歌。林歸獵客。霜依夕而彌嚴。雲橫天而轉急。歷土鏗兮沈烟。瀉瓊兮綠。隙飛六出而未成。翻三襲而爭積。助紅樹之秋聲。縹緲河之夜色。望已斷兮遠連。謂將開兮忽及。未暇柱而玉。似卷縞而珠。冒遲衣兮陰紅。點蘆花兮

借白。碩何遠而非銀。豈何高而無璧。蕭條兮墮戶。爛漫兮凝階。金箔寒而葉肥。鐵衣照而鱗開。逐邊風兮響蕭蕭。望漢月兮光徘徊。葉亂聲而颯下。雁孤影而遙來。渺平原之曠非。惟積雪之崔嵬。若乃氛昏半收。夜景遙廓。風斂天雲。澄海墀月。抱暈以東垂。河含星而西落。荒雞喔兮伺晨。霜禽噪兮警漢。凜凜之凝嚴。鏡澄暉之昭灼。山千疊兮少人民。野萬里兮無城郭。氣恢恢兮侵衣。色晃晃兮盈幙。樽琉璃而不懼。樽褐衾而怨薄。笛吐哀以獨吹。淚承睫以雙落。鄉夢遠兮空歸。邊心憤兮交作。候已昧於秋冬。心何分於苦樂。撫秋朔之如斯。知天施之未博。彼夫南國王孫之野。西京成里之家。梧承檐以稍下。菊羅砌而初華。暮曾軒以楚組。代織給以吳紗。愛秋颺之送爽。憐秋夜之方除。綺羅紛兮樂未已。簫鼓喧兮月欲斜。豈知江接烏龍。城遙元苑。飛雪。曾冰迴。返。遷客之辛勤。塞垣之寒苦。悲來如何。摧心自多。援笳。豈知秋雪之歌。歌曰。邊風起兮朔雪飛。雁連塞兮度欲稀。關山遠兮誰與歸。心懷鄉兮空自知。龍沙雪色秋如此。腸斷高樓舊寄衣。

羈 鶴 賦

伊胎禽之皓麗。超羽族而擅祥。養南琛於火次。絳西氣於金商。性玉清而內蘊。傲瓊潔而外處。翮羽宣。接翼歸昌。際元晴而燭月。皎素翰而凝霜。吐火齊於臆首。碎水澆於修裳。頰丹華於花映。翻翠采而瑁揚。矯矯高。軒。軒。避。驚。林。芝。田。而弄。姿。飲。溶。溪。而顧。步。激。曉。暖。於。霜。辰。婉。秋。心。於。烟。路。指。荷。擗。其。何。央。豈。人。實。之。足。慕。連。軒。兮。紫。蓋。馴。擾。兮。青。田。朝。容。與。兮。瑞。岑。夕。棲。時。兮。珠。樹。邊。還。丹。作。帳。中。之。使。挾。驂。騶。樓。上。之。仙。擗。橫。秋。而。益。風。貌。凌。漢。而。愈。妍。暫。揚。翻。兮。萬。里。乍。舒。息。兮。千。年。翻。白。鵝。之。隨。雲。嘯。黃。雀。之。弱。翼。謂。九。臯。兮。迴。歸。詎。一。日。今。我。逼。仰。雲。蟻。而。猶。飛。恣。風。翎。而。未。息。豈。知。范。機。密。賦。虞。羅。酒。絨。頓。樂。野。之。高。置。理。桓。生。之。輕。七。鑄。僞。翻。於。中。霄。委。軀。軀。於。下。澤。碎。霜。衣。之。襪。摧。蕩。質。之。淋。滲。魂。悵。悵。兮。誰。語。吭。織。殺。兮。空。吟。屈。此。雲。裔。之。侶。為。君。塔。下。之。禽。爾。乃。敘。遙。情。絳。兮。節。去。寧。郭。就。樊。紉。燕。雀。長。侶。鸞。皇。永。別。發。雁。禪。而。未。充。共。難。捷。而。任。裝。悼。故。巢。之。星。乖。悼。孤。雛。之。雨。絕。對。淒。影。而。增。悲。送。哀。音。而。沾。血。華。衣。集。兮。何。期。琴。絃。響。兮。漉。咽。丁。荒。途。摧。藏。幽。垓。頻。驚。遙。夜。之。寒。空。怨。今。年。之。雪。於是。冬。灰。欲。徙。秋。箭。將。窮。露。凋。華。海。風。勁。寒。樓。幕。翻。而。辭。燕。浴。沈。沈。而。集。鴻。視。空。塘。之。謝。綠。睇。迴。林。之。罷。紅。翹。清。趾。而。清。叫。迅。修。毛。而。欲。神。抱。新。愁。於。池。畔。聽。舊。侶。於。雲。中。情。眷。眷。而。懷。歸。龍。未。遇。於。乘。軒。狹。何。罹。於。碎。鼓。感。淒。氣。兮。長。懷。結。悲。風。兮。自。溯。吹。之。洛。浦。編。軒。窻。兮。無。由。惟。鶴。棲。兮。遺。悔。龍。未。遇。於。乘。軒。狹。何。罹。於。碎。鼓。感。淒。氣。兮。長。懷。結。悲。風。兮。自。溯。霜。肅。肅。兮。夜。庭。葦。梢。梢。兮。寒。渚。形。囑。雪。兮。誰。憐。志。凌。雲。兮。何。補。彼。東。門。海。鳥。對。鐘。鼓。而。含。辛。北。風。代。馬。亦。戀。土。而。傷。神。矧。茲。鶴。之。清。迥。乃。摧。落。於。荒。榛。恐。歲。年。之。道。盡。怨。雲。霞。之。莫。因。眷。天。邊。之。風。族。羨。沙。上。之。鷗。羣。諒。委。軀。於。匪。類。亦。奚。志。於。高。豐。豈。窮。生。之。足。樂。胡。介。性。之。能。馴。倘。更。豐。其。六。關。當。橫。絕。於。九。垓。

蘭 賦

選卉族於幽記。惟斯蘭之獨靈。蘊澄華之秀質。含迴介之遐情。微服媚於燕夢。擅奇芳於楚汀。芬入山郎之握。種傳待女之名。詎就時而遠。隨每屏幽而自馨。爾其細蕊懸羅。素苞切玉。舒碧葉之修。攬青附之

纖綉薄含標以冰鮮。花點顏而星。綉。紛書帶之類。衛。森瓊枝之上。龜。乍垂的以揭丹。不結房而吐綠。羅生...

序賦

步修渠兮俯澄波而游目。覽蘋萍之微植兮。亦寄身於水。賦。體汎汎而靡托兮。色田田而自縛。同石髮之...

長白山者。蓋東方之喬嶽也。昔臣袁宏有言曰。東方萬物之所始。山嶽神靈之所宅。我國家肇...

猗茲山之峻極。妙羣嶽而獨尊。體青瑤以出。崇標皓靈而臨坤。揭龍荒而作鎮。翔鵬溟以爲門。參二儀兮...

塞春。妻女石前頻駐馬。傍關猶是漢家人。關前有妻女墓夫石。

榆關老翁行

榆關酒樓臨大衢。征人日暮行駐車。鹿裘老翁髮成雪。夾鼓相逢問里閭。乍聞吳語三太息。坐我樓頭話
曠昔。自云家世本吳中。住近張王舊宮側。少年追逐冶遊場。破產徵歌意無惜。沙家槍稍冠江南。學得梨
花推第一。技成好作關河遊。販糶幾度來邊州。燕姬十五美蓉色。彈箏夜夜酌高樓。一曲紅綃醉中擲。囊
空典却千金裘。三載邊庭履霜寒。飄搖短褐誰相顧。途窮不忍到鄉關。却向軍中應征募。金縷翠旄結繆
孤名。隸渡遼第三部。關前上將霍將軍。遣向松山守烽住。孤城接關無時休。賊甲中宵帶冰臥。老邊牆直
長城隈。梯衝百道如山來。軍前列屯壘城閉。旌旗黯慘紛黃埃。雄邊健兒十三萬。鼓聲欲死弓難開。破西
降丁最翹健。日暮分營夜催戰。呼嗟萬騎無人回。射盡平州鐵絲箭。曙光曠曠海生綠。戰血無聲注空谷。
嚴霜如刀箭如蝟。欲上戎鞍淚交頰。堅城既墮將軍降。幾部殘兵向南哭。相隨散卒臨淪城。橫刀更隸龍
驤營。倏忽長安易朝市。關門不用防秋兵。從此飄零脫軍伍。種豆鋤葵學農圃。且將衰齒托雞豚。幸免微
軀飼豺虎。昨有客來燕京。傳道江南亦被兵。故國他鄉盡荆棘。窮黎何處還聊生。伊昔姑蘇城外住。門
前小店臨江樹。半生羈戍塞垣秋。夢斷吳關舊行處。今日逢君遼水北。被褐驅車欲安適。白頭邊語久侏
儻。重聽鄉音涕橫臆。悽惶嶺外北風哀。莽莽邊沙路何極。沽酒邀君君莫辭。天涯相見且相悲。莫嫌憔悴
窮邊叟。猶是吳趨市上兒。世世在關外二里旁有妻女石。

次前衛

落日莽茫。嚴城列雉長。地形環漢塞。山色接遼陽。風勁沙恆響。春餘草乍芳。關門今不戰。萬里盡耕桑。

同諸公登中後所成樓

昔為荒戍駐征輶。縱目烽樓望色遙。萬里川原迷大漠。百年亭榭謝前朝。平沙莽莽捲山頭。樹落日晴翻海
上。潮倚堞却尋南首路。漢關迢遞已雲霄。

錦州道中登海邊舊保障臺上有傳烽枯樺

塞門東盡海天開。百戰猶存保障臺。偃革十年開斥候。傳烽當日報蓬萊。龍山燒色連沙起。皮島濤聲蹴
岸迴。却望元戎開幕處。斷垣零落使人哀。

塔山道中望海二十韻

馮高臨渤海。披瀝瀛瀛。浩浩雄東極。茫茫控北邊。潮迴雲島失。浪蹴雪山連。空外應無地。波中或有天。
稍分元莖郡。莫辨白狼川。洄洑連星拆。盤渦倒日懸。□□分萬里。宇宙失千年。樹隔扶桑近。津回析木偏。
鷗空鵬展翮。吹浪飛涎。縹緲龍梁客。虛無鹿島仙。淚銷憐女織。驅石想神鞭。杳映陽霞紫。昏明陰火元。
魚雲晴作市。蚌月夜揚鮮。萬象應難測。孤蹤任所牽。萍漂何倚托。梗斷孰延緣。征客蓬空度。冤禽水漫填。
欲沈徐衍石。難泛管甯船。鄉國思漁釣。關山愧播遷。金支甯可賂。玉佩竟誰捐。心共滔滔水。東流去渺然。

廣寧道中作

秋笈集 卷二 詩一

秋笈集卷二

詩一

曉發撫寧題道旅壁

長宵鼓角度嚴風。泱泱烽樓曙色通。客夢五更驚櫓馬。征途三月逐歸鴻。斷雲城堞臨邊迥。殘雪關山曠
海空。莫道盧龍猶在眼。異時南望是遼東。

山海關

迴合千峰路塞垣。漢家竹此限中原。城臨遼海雄南部。地枕燕山控北門。寂寞雞鳴今領餉。淒涼龍戰昔
乾坤。高臺誰憶中山業。遠目蒼蒼白草昏。

關上留別潘守戎代方魯事作

塞天萬里送征鞍。意氣逢君欲別難。俠客軍中傾灌孟。故人門下識任安。望鄉臺迥邊雲斷。羞女祠空海
氣寒。明發驅駒分手後。榆關風雪竟南看。

出關

邊樓回首削嶙峋。筆架喧喧驛驛塵。欲望餘生還故國。獨憐多難累衰親。雲陰不散黃龍雪。柳色初開紫

巫閼千峰削芙蓉。走馬東來翠幾重。殘燭久迷遠日月。遠書東丹玉屏曲。毀垣猶記漢提封。射鵰舊俗爭馳獵。買犢新田早事農。共道廣輪今一統。朔雲十載能傳烽。

登廣寧城望城外佛舍因同諸公却過

徒倚城頭極望長。雙林鐘磬遠微茫。淒涼古塞還僧寺。寂寞前朝只戰場。金井有基春草綠。石幢無字夕陽黃。却憐負羽遊庭客。重過輿扉意倍傷。

沙河道中

渡遼幕府已彫殘。傍海山川尚鬱盤。攻守十年誇堡塞。廢興一代問登壇。餐空鵝鵝青嶺泣。家失麒麟白草寒。驚祭獨憐遺老在。秋風破路哭戎鞍。

次沙河塔

客程殊未已。復此駐行裝。世事憐今日。人情怯異鄉。月臨邊草白。天入海雲黃。莫恨關山遠。來朝是樂浪。

瀋陽旅舍賦示陳子長

西風城畔夜烏哀。積雨荒庭踏不開。匝地關山千里去。極天遼海一身來。文如劉峻終無命。憤到嵇康始悔才。舊業凋殘歸未得。望鄉何處更登臺。

贈赤公

憐君杖錫欲何依。寂寂花宮一磬微。欲使邊城傳白拂。却教漢法到緇衣。燈然鹿苑諸天靜。林渡狼河雜韻歸。知是隨緣無遠近。不將還講擾清機。古人多稱弟子者。

同陳子長坐覆帳中話吳門舊遊怡然作歌

遼城四月春風來。黃鸝啼樹梨花開。陳生邀我郭南去。笑騎鞍馬雙徘徊。沙場踏踏日將暮。半醉歸來解鞍臥。魏牆誰撥出雞絃。彈作商聲淚交墮。憶昨故鄉百不愛。命儔吳越遊。裁詩每題白團扇。縱酒欲賭青羔裘。沙棠之漿雲母舟。美人玉袖搗芙蓉。金窗銀燭月未午。清歌窈窕無時休。就中少年三五輩。徐郎顧子稱風流。獨孤側帽傾士女。正平搖筆凌王侯。百年行樂竟誰在。淒涼邊地傷離愁。只今相對休怏快。人生苦樂猶迴掌。隴西將軍困醉尉。邯鄲才人辱厮養。古來憔悴多名流。吾輩何悲棄棗莽。君縱弱冠我盛年。可憐淪落俱冰天。舊遊一別已如兩。陰關萬里徒含烟。寄哀欲托庾信賦。賞音空憶鍾期絃。金樽有酒且沈醉。何須惆悵風塵前。

同陳子長夜飲即席作歌

深氣君未除。長嘯輕遠遊。雖為邊海客。不識邊城愁。青絲玉壺銀鑿落。中宵坐我碧油幕。海風吹天星動搖。邊色極烟月澄廓。倚筥頻驚出塞聲。衛林尚擬華年樂。黃龍東望沙茫茫。黑林樹色寒天長。此行應痛永乖別。他時和憶徒慨慷。愛君且復飲君酒。庭樹搖搖掛珠斗。夢去難攀鶴市花。醉來聊折龍城柳。眼中萬事盡飄蓬。爾我安能日攜手。故園何處五湖濱。難後逢君意轉親。誰憐元菟城頭月。泣盡黃公壻畔人。

兩發滄中過子長飲怡然有作

日暮離心共黯然。相看涕泗酒杯前。最憐去住逢今夕。轉憶情親是昨年。地入烏龍雲接海。人過元菟雪為天。與君萬里同編戍。無那孤蓬更極邊。

撫順別孫赤崖劉逸民

邊程不可駐。杯酒暫相親。共此孤地。還成去住身。中宵遼海月。萬里塞垣春。明發單車別。誰憐絕域人。

發年馬留別瀋陽諸子

辭君更東去。回首見重邊。塞盡秦時地。山開徼外天。長歌哀午夜。遠謫痛丁年。縱有高秋雁。蒼茫信豈傳。

贈海南曾生

憐君從役罷登臨。鄉思猶傳越客吟。卓帽塵生人未返。青山霜落歲將陰。玉關征戍悲蘆管。珠浦音書怨葉砧。我亦有家江水上。十年同恨塞垣深。

初寒山畔尚餘花。早起江頭未落霞。秋草郊原聞牧馬。曉雲睥睨度吹笳。書傳錦字三年淚。路繞銀河萬里槎。爾從敵裘歸未得。幾回彈劍歎無家。

城樓曉望

啞啞烏啼起戍樓。城來登望思堪愁。山橫雁嶺皆東下。江劃龍荒盡北流。金甲日凝千帳曉。畫旗風急六幕秋。征夫絕塞難離定。腸斷尊前玉腕脩。

過朝雞屯

連宵宿年馬。今日過朝雞。風埃行逾變。雲山望欲迷。沙虛留虎跡。樹暗聽烏啼。同眺懸鞍處。迢迢隔嶺西。

夜宿陰溝關有懷子長

信宿陰關戍。悠悠旅夜徂。春聲過嶺冷。月色到邊孤。離夢還高枕。餘生且客途。蒼茫睥睨外。不忍聽啼鳥。

陰溝關

重山千仞崑崙空。列柵當崖鎖鎗雄。牙帳別開龍嶺外。岩疆更抱苑城東。數家烟火黃雲暮。一片牛羊白草風。去去敢傷荒徼遠。遼陽今已是關中。

高麗營唐太宗東征舊蹟

文皇昔日征遼海。此地高麗亦駐兵。想像六軍頻血戰。蒼茫異代尚殘營。黃雲斷行人少。白骨原空蔓草平。日暮江流風雨外。滔滔東去不勝情。

五日阻水年馬河

五日驅車度極邊。中宵移帳阻長川。波間不斷千峯雨。林上爭喧七澗泉。鐵騎風沙行戍日。錦帆絲管舊遊年。泊維猶是江南地。始覺靈均未可憐。

贈陳心簡故深淵相公子也

白拾翻馬上升。襟期憐爾尚雍容。王章有子稱遷客。李燮無家托酒傭。夢裏白門人萬里。愁中元塞嶂

秋集 卷二 時一

一八九

秋集 卷二 時一

二二

秋集 卷二 時一

16

千重月高露帳悲歌發，醉覺邊笳對雪峯。

四道嶺

懸流溪百折，東嶺樹千盤。不度重關外，前知此路難。沙聲連雨急，風氣逼雲寒。日暮愁征旅，前岡且駐鞍。

黑兒逆河眺望

長河渺渺涉岐馬，暫踏躊躇地隔三韓外。人看萬死餘沙陰，低遠暮草色上征車。竄逐前賢事，飄蓬愧未如。

早發尼失哈

繞帳笳聲促夜裝，明星欲落霧蒼蒼。征途咫尺迷孤嶂，殘夢依稀認故鄉。雪盡龍山三伏雨，風嚴雁積五

更霜。據鞍却望黃沙外，此地由來百戰場。

次了深河水漲不得渡賦呈方樓岡

兼腹一水霧初收，欲濟蒼茫少客舟。樹合雙崖迷塞路，雨添千澗引河流。蕭條甌脫秋先到，嗚咽琵琶暮

起愁。總是播遷京國外，不妨此地更淹留。

七夕次喇伐朵洪

駐馬平蕪外，徘徊旅思長。河流秋瑟瑟，邊色夜荒荒。畫角千峯月，羊裘七月霜。世途吾拙甚，不敢望銀潢。

喇伐道中作

平明吹角起征鴻，又逐戎鞍過朔風。秋草關山人獨去，寒衣鄉國信誰通。龍沙逼出三邊外，鳥道斜懸萬

嶺中。千載主恩良不薄，雀巢寶處是遼東。

小鳥精即前史所稱黑松林也

連峯如黛逐人來，一到頻驚眼色催。壞道沙喧天外雨，崩崖石走地中雷。千年冰雪晴還溼，萬木雲霜午

未開。明發前林更峻絕，側身修坂倍生哀。

大烏稽

朝辭石棧亂雲巔，暮宿蒼林萬仞前。灌木帶天餘百里，崩榛匝地自千年。棲冰貂鼠驚頻落，盤樹熊羆穩

獨懸。聞道隨刊神禹績，崎嶇曾未到窮邊。

交河山中夜行

晨征宵未已，側足此山泉。秋過交河盛，星當大碛高。邊程依草木，旅食寄弓刀。萬慮沙場裏，驅車敢告勞。

過烏孫法壇木石並置云雷火所燒

曉樹深欹整秋峯，輻入天。尙遺燒劫火，莫辨結山年。露積梯崖仄，風驚棧石懸。挽車榮九折，歷盡轉悽然。

北風

馬上北風哀，黃雲慘不開。寒摧龍磧斷，聲捲雁沙來。驛騎衣空寄，嫖姚戰未回。何人吹篳篥，淚盡落鵝臺。

雨雪

際海寒沙平，連峯朔雪驚。三秋龍磧度，萬里雁山營。甲冷朝逾響，笳寒夜不鳴。兼裘猶恐薄，愁殺寄衣情。

邊塞晚望

塞原渺無極，十里帶蒼山。落日雙鴈外，秋風萬馬間。滄洲何暇泛，尉國幾時還。惆悵滄河水，悠悠隔遠關。

海邊獨眺

海色莽無際，馮高望汝家。九霄迷積氣，萬象變靈潮。神蹟傳分屬，仙期想射蛟。銀臺如可見，烟駕欲相邀。

贈吳群恭散騎故恭順侯勳

白頭吳叟何龍鍾，先朝曾直華清宮。十年喪亂無人識，萬里歸孤泣路窮。憶昨西京全盛日，子侯年少承

殊澤。門下金鞍慣射生，樓中銀管頻留客。油戟香輪陌上馳，佩刀日譟紫宸朝。從獵別分都尉馬，奉車特

賜侍中貂。山河舉目須臾異，荆棘淒涼舊東第。仙人已歎海生塵，侯家甯保山如礪。幾度天涯怨負薪，蕭

條絕塞詎逢春。夢裏宮雲離筵路，愁中邊草玉關人。玉關回首傷懷抱，短衣濁酒長潦倒。雀滿門前翟氏

悲，羊歸隴上蘇卿老。日暮哀笳四野聞，黃榆秋雪正紛紛。馮高欲縱鄉關目，腸斷兩歸雁幾羣。

徑僻

徑僻人過少，山空鳥度稀。亂沙寒不起，急雪暮頻飛。獨對他鄉酒，猶披昨夜衣。故山揚子外，漂泊未成歸。

曉雁

泱泱汀洲曙，征鴻帶月飛。霜聲聲自切，風急陣偏稀。顧影愁輕翫，翔空惜羽衣。方塘秋水綠，與爾共言歸。

趙宮舊廡

一從丹闕火不復，深宮細馬經邊雪。修娥怨朔風，玉門何日返。翠蓋舊時同，腸斷溫明殿。飄零白露中，

沙林道夜行聞鶴

空外翠禽渡，沙邊倦客行。那知遙夜唳，偏恨獨遊情。影落霜岑遠，聲傳月澗清。憐君霄漢侶，何事入遼城。

對月

暉暉明月迴，遙吐雪山岑。一片輝娟影，千秋離別心。寒生青桂落，先入絳河沈。惆悵沙場外，蒼然霜露深。

北渚望月

徘徊臨北渚，永夜月華寒。願免飛難定，金波瀉欲殘。風微頻泛醴，浪細不成圓。惆悵佳人遠，含情只獨看。

空城中見棲鳥感而成詠

落日空城更無人，鳥獨棲。幸逢織織暮，得任別枝啼。命子聲偏急，梳翎影乍低。微軀慚鳳族，不敢向金閨。

寄懷陳子長

飄飄風運路，長河雪過春。一年頻臥疾，萬里獨懷人。世事文章賤，交情患難真。茫茫窮塞外，愁記別離辰。

寒食大雪

寒食邊庭雪，嚴陰鬱未開。遙憐戰場柳，春色幾時來。客淚沾笳吹，鄉心托酒杯。鶯花何處好，萬里夢吳臺。

可汗河曉望

長河決凍抱孤城，河渚蒼蒼牧馬鳴。旌旆曉迷鶻嶺色，風濤春走雁沙聲。近邊亭障千年蹟，出塞星霜萬

里情猶或自關軍國計。敢將筋力怨長征。

曉坐

獨戶寂無侶。淒淒向窗垂。樓空秋氣早。林密曉光遲。無沒人三徑。蕭條海一涯。此鄉弓馬地。抱節日低眉。

同德惟及門人陳昭令遊北山

積黛紛巖岫。招尋與未窮。溪聲連暮急。林色帶烟空。書簡邊峰外。秋生旅篋中。自憐淹調戍。俛仰愧精東。

下生過飲失門人

相見添新髮。相悲話故鄉。那堪逢安歲。俱是客殊方。搦酒荒羸月。征衣大漠霜。風波滿眼淚。對爾益增傷。

夜行

驚沙莽莽颯風颺。赤燄連天夜氣遙。雪嶺三更人尙獵。冰河四月凍初消。客同屬國思傳雁。地是陰山學射鵰。忽憶吳趨歌吹地。楊花樓閣玉驄驄。

沙嶺晚歸

塞溪不可涉。驅馬出平沙。半嶺餘秋燄。千山只暮笳。驚心烽火急。回首塞垣賒。終歲愁奔命。何勞問海查。

過灰扒廢城

大漠何王國。行人此日來。雄圖一戰盡。廢址百年哀。魚鳥空橫草。麒麟已沒苔。松聲悲舊壘。水氣冷荒臺。伊昔龍庭日。曾傳狼纜開。勢窺東海峽。部統北關迴。候月朔弓勁。乘冰鐵騎催。兩雄方附此。雜種遂紛猜。量比微祠祭。勤期闢草萊。旌旗沙浩浩。鼓合雪皚皚。大敵全師會。孤城力闢推。兵聲殘白草。戰哭聚黃埃。韓近秦先舉。虜亡行始恢。尙傳京觀在。誰嘆舊臺灰。宛塞形容說。興衰恨莫裁。依稀營畔柳。惆悵笛中梅。塞隴朝晴露。崩沙晚沸雷。撫塵心恹恹。覽跡思徘徊。地遠何人弔。程遙我馬賅。淒涼懷古意。秋角滿長城。

庚子至日書懷三十韻

奮圖歸難定。他鄉節又遷。歲時仍玉瑀。雲物自冰天。漫喜微陽復。徒傷往歲牽。星行方轉次。灰死欲重然。浪跡龍堆外。回腸鯉對年。重聞時問語。諸弟日隨肩。冥冥樂極樂。悽悽菜袖鮮。臨南至日。獻機北堂筵。座擁維幃燭。歌清玉柱絃。十風道赤豆。庭語續青編。節比元正重。家飲祖德傳。趨承猶記憶。門次已顛連。家遠三年別。愁深五夜煎。寸心餘庶亂。百口郡公憐。蒼葭人誰辨。申椒世所捐。含悽望鄉國。攬涕托旌旛。土室難淹久。羶裘失靜便。沙崩空磧斷。雪霽亂峰懸。尋眺非吳苑。生涯且朔邊。藉心黃鶴曲。歸路白狼川。敢道文章悞。翻慚性命全。夏憂慈寄食。作賦憶歸田。西笑何時釋。南枝只夢旋。有懷成十志。無處飽三鱣。舊已衰豺避。今猶畏鶴拳。物情隨貴賤。吾道任連遷。鑾翻橋中散。依人王仲宣。日遲元陸景。春隔紫臺煙。客城將三十。親庭渺八千。感時何限恨。腸斷白華篇。

賦得春風和方都村作

春風日馳蕩。遠近徧亭臺。傳響爲先覺。榮空柳漸催。暗隨隨氣度。時逐薄寒來。富有雄雌異。空勞楚客才。

送人之海峽

沃沮西候遠。君去駐旌旄。千帳凝邊色。孤城壓海濤。雪深車不度。風勁角初高。報捷平安火。誰憐吏士勞。

校獵即事

錦袖臂鷹輕。分弓出柳營。飛身騎馬足。仰手落鷹聲。鼓合風林動。圍開雪野平。歸來金帳飲。一片畫旗明。

憶舊寄情寄陳子長一百韻

絕域黃龍外。長城元兔窟。竊據仍萬里。離別欲三年。天遠浮雲蔽。山深積雪偏。水懷心莫展。延眺目悽然。坐惜佳人渺。空驚迴路懸。迴腸頻雁帛。弔影只雞田。憶昨淹梁獄。當時盡漢賢。共嗟丞相紫。子共尋人紫。鹿先生與子同。在時高。獨訝訪書傳。版背倭周勃。裝資枉馬援。逢君何磊落。向我各潺湲。乳雙心長怯。嗚難志不俊。深槍梧象側。贈綺竹囚前。踏踏泉陶廟。焚焚貫索懸。一言饒契托。十死共連遺。撫事惟悲賦。忘形且醉眠。非關交易合。直是道能全。命酒青觴並。催詩綠蠟燃。斯人哀木索。俗士笑丹鉛。共詫黃門寺。翻多白雲篇。勢猶居貴地。情擬問高天。賦筆推鸚鵡。啼痕灑杜鵑。上台終不曠。庶女竟蒙愆。已自寬秦格。還難辨楚荃。劬關方倥傯。泛梗忽聯翩。雁碩嗟俱竄。歌竟我先生。與子曾論調。塞外先生行廿日。春風都市柳。曉日灤河烟。南浦難追祖。西曹踏獨魚。魂應隨去馬。腑尙畏飢餓。屢抱窮人憤。何堪別緒牽。棘庭縱判袂。蓬轉倏隨肩。去國崔亭伯。無家王仲宣。幸存餘齒在。敢論舊邱捐。客望迷山雨。征途亂野塵。風沙橫地合。障塞極雲聯。白日陰遼海。黃塵度朔關。春榆莽莽。邊雪草芊芊。平郭無停軌。句驪更扣舷。相迎珠勒遠。下馬灑子。長。對對結衣穿。曾喜冰天外。重看玉樹連。合辛談出塞。把臂話辭燕。款款低烏帽。依依坐馬鞦。望衡時晤語。秉燭日周旋。夜席銜金盃。晴原簇玉鞭。劍歌何激楚。酒賦自纏綿。道屈才遠大。情深骨已鶻。久詣行役賤。猶得故人憐。仁祖能貼米。延之饜乞錢。相良賦窮鳥。獨恨咏鸚鵡。方擬長棲並。甯知更播遷。倚闌心眷眷。沾軼涕漣漣。笛咽翔鳥曲。琴摧去鶴絃。晚風濛別幌。夜月澹離筵。無復形將影。徒傷管與弦。柳長空折贈。蓬轉任翻圓。歧路嗟何及。關山各勉旃。無期知此別。有約憶同妍。林館消魂地。才堂送客郎。良游應已矣。吾道詎終焉。虎口殘魂脫。羊腸覆轍駢。兩昏江氣白。霧宿嶺陰元。經迴程凡幾。投荒路渺千。烏稍封灌井。紅鑪透酒漣。過人呼水在。草中如諱者。曰紅鑪水。絕壑橫豺虎。荒途少瘠肝。雜花垂隔短。密樹倚山圓。嶺巖連鐵騎。松松服轄韃。未知窮月窟。竟似墜雷淵。躡險穿履屨。啼飢想粟餽。混同秋漲急。颯脫蓉雲塞。地接扶桑畔。人過檜木巔。銀河橫左界。珠斗直南旋。樵悴腸應斷。崎嶇病莫痊。程投所屆。萬轉盡涓涓。稍喜勞筋息。重悲累足肝。罪當當界虎。意敢望蟬。葦蕪蕪三徑。誅茅得一椽。葛公蓬作密。楚客蕙爲櫺。家遠安殊俗。身貧問治仙。浮生原落舉。世自嬋娟幾。乞泉明食。仍殘子敬。負薪沙渺渺。汲澗溜涓涓。離缺松枝補。樹吹柳葉翻。故壺無自拾。廢籟有青編。漸覺詩書賤。笑嗟習俗假。懷人饒夢寐。就役怯戈鐮。欲命樂樞親。難招訪戴船。懸鴉看極榻。京醜讀箴箴。舊好悽心遠。新詩照眼鮮。道瑤思友切。筆獨禮真虔。子長。與子。凡。仙。道。種。草。期。國。客。燕。丹。下。倥。偬。極。庭。應。尺。尺。烟。觀。本。高。襄。纒。邈。銀。臺。藥。虛。無。玉。井。蓮。鮑。焦。空。憤。世。郭。璞。且。遊。仙。繁。表。深。遇。羣。區。中。謝。廣。嶺。應。知。能。却。物。誰。是。未。忘。筵。樓。扇。賈。人。隱。龍。馴。靜。者。便。願。言。乘。氣。竊。相。見。問。真。詮。跡。滯。難。離。達。情。乖。忿。詎。調。嵐。山。

春不度。青海凍猶堅。地脈通噓氣。天心合轉圓。未能期汗漫。聊復卜筵單。

見離燕

紫燕雙棲好。年年綺戶深。那知金彈懼。相失玉窗陰。覺壘悲新侶。銜泥憶故心。吳宮舊巢處。漂泊豈重尋。

青壁

荷索何來此。沾衣獨念親。最憐今決絕。轉羨昔艱辛。出塞愁中路。趨庭夢裏身。那連明月好。難照倚闌人。

辛丑七夕

拂庭雨過流華月。起視雙星乍明滅。塞外頻驚七夕來。閨中應憶三年別。寂寂深閨白露寒。鴛鴦遙夜綺羅單。空憐樓閣穿針好。不識關山行路難。

過恭順侯吳公寓齋奉贈

日暮巾車載酒過。青崖烏几共婆娑。年侵漸覺豪游少。官罷方知醉尉多。五國雲山凝旅望。九秋冰雪怨光歌。那堪回首淮南郡。列帳青油擁玉河。

贈故太常樂工申夏

白首梨園叟。曾聞值御筵。千官丹陛側。百戲翠華前。喪亂悲銅馬。飄零泣鉦蟬。那堪關塞外。重對李龜年。

人日過鏡子

天畔春生揚子亭。經過小騎想深岑。曾無探勝傳人日。虛擬羊裘是客星。遠嶺雲陰春漠漠。孤城雪色海冥冥。柏尊相勸還沈沈。遷客由來忌獨醒。

送巴參領

蕭蕭鐵馬嘶。萬里出榆溪。戰氣隨旌旆。邊心入鼓鼙。磧荒青海外。驛斷雪山西。上將銘功處。殘碑待爾題。

曷木遊遲曉發

樹杪月猶見。城頭角已殘。荒途分五國。歸騎發三韓。野霧依山盡。春星落塞寒。鳴鞭及前侶。霜露滿孤鞍。

送阿佐領率使黑斤

槽頭征馬鳴。將軍欲按塞。飛沙咽鼓鼙。長雲擁旌旆。持檄遙通五國東。揮鞭直歷千山外。千山不盡海東。陸黑水兼天。破路迷金環。島戶鳴為屋。黑斤人耳。耳鼻皆以金環。其飾海者。以陶初製。石若種人魚。作衣。魚皮為衣。曲棧荒林粉積阻。剝落殘碑味今古。冰雪陰崖青鶴風。巖巖亂木黃沙雨。巨鹿岡頭塞北門。千家部落若雲屯。破荒流寇征人血。好進溫貂報國恩。老光居任探黑斤。非時時時。古處出大師。秋之康熙三年五月大將軍巴公。乘大營。破之於烏龍江。自是邊事稍息。

許康侯總戎招飲城東江上

一石酒新熟。四月花始紅。陽夏許侯有佳興。攜我日暮城之東。緹油小幕披華樹。錦袖金鞭照沙曲。烟郭風微晚樹迷。清江冰斷春波綠。雙魚撥刺紅肌鮮。銅壺作醢吹芳烟。客子欲題鸚鵡賦。主人自奏鴛鴦絃。班荆藉草青莎軟。難坐高歌不知晚。且看權笑玉山頽。休語風塵銀燭遠。酒盡高麗雙翠碧。看君俊氣何

縱橫。半酣忽躍紫駟去。落日南岡按海青。

阿波道中同姚琢之馬上作

長林巨坂修迢遞。抱雲迴。半攏雙流入千崖。一線開。卓鵠號古木。白豹穴荒臺。去去慚關吏。鳴鞭意轉哀。

曉自沙濱至馬耳河

海輪先晨開。城島凌旦起。浮客心多憤。侵星戒徂軌。稍稍出烟樹。瀾瀾辨川汜。蘋末風乍颯。蓮房露猶泚。岑翠曳為雷。林光幽初霽。望遠恒少愴。遊目暫為美。龍邱徒流歎。雁門未雪騎。良游如可期。結軫從茲始。

七夕陪諸將飲

清夜高城載酒游。輕寒初換紫貂裘。雕弓夾帳空懸月。玉管登臺早入秋。獨向金風嘶戰馬。誰從銀漢問牽牛。年年此夕還荒外。腸斷穿針故國樓。

贈舊參領程君

珠勒翩翩白鼻驢。曾提長劍踏邊沙。酬功未見封龍額。突陣還教隸虎牙。羌笛恨餘青海戍。邊烽愁問玉門遮。畫圖今日誰麟閣。十載軍中只髮華。

送人西行

風野喧征騎。霜笳引別愁。路分積洛塞。都入骨都侯。駝帳邊陰暮。龍祠海氣秋。蕭條鹽澤外。日夜水西流。

沙嶺作

陟壑懸崖望未窮。塞天城郭暮雲中。征人乘障吹羌管。校尉懸旗下朔風。白雪長寒臘脫裏。青山不到抱婁東。從來關左多征戍。未敢沾裳怨轉蓬。

同諸公飲城東水次分韻得春字甲寅夏四月二十一日作

數峯空翠照江濱。江水逶迤繞郭新。草色乍消沙塞雪。鶯聲已過故園春。壯心岑落還驅馬。絕域巖棲且傍人。漫道物華堪歷歷。清輝相見莫辭頻。

海郎山靈湫神女歌山頂有公主遺址

海郎山色倚崑崙。山半靈湫映曉風。公主舊臺餘翠岫。神女新祠傍綠潭。神女嬋娟瑤瑤彩。翠烟曳月迷年載。怨人青娥憶漢宮。魂依白鶴長遼海。含睇凝情不可親。乘風飄颻如有人。虛無瓊瑤空山雨。香渺恍。驂絕島雲。和親當日悲登臨。遺恨千秋處。預洞。寶鏡何時別紫闈。玉衣無處尋青冢。松花權葉小祠荒。總帳無人春日長。鴉翅垂垂宮樣影。虎章腰結羽人妝。香粉長筵醉芳醕。巫女如花下靈語。踏露時聞石馬嘶。騰波自共冰嬉舞。一曲迎神蘆管愁。年年賽火海東頭。望鄉莫更歌黃鶴。紅粉魂歸塞雨秋。

帳中夜坐

虛帳風初霽。長宵露欲侵。銀河垂碛外。珠斗落峯陰。獨下閉笳淚。誰憐擊筑心。南鴻飛漸少。何處寄歸音。

調子長見懷之作

塞城愁眺寒天分。歲暮懷人渺白雲。路絕紫關長望國。書來青海尚離羣。冰河雁陣霜中斷。雪嶺鷓鴣聲夜

半開回首秋風燕。燕酒杯何日更同君。

館娃宮外石湖頭。桂棹蘭橈競並遊。豈意風塵淹絕塞。獨將花月憶芳洲。龍山雨雪征人淚。鶴浦笙歌故國愁。何日刀環尋舊約。春江伴逐沙鷗。

贈人

羸帶雕鞍馬上飛。白頭憐爾尚輕肥。勳遺左地新傳箭。恩憶前朝舊賜衣。秋雪金河千帳失。寒雲銀嶺十年歸。劍鋒用盡劔痕在。愁殺松山夜突圍。

送人從軍

漢法馳刑徒。幽陵挽強客。一朝隸戎行。萬里輕沙碛。身賤功詎論。軍孤戰偏力。曉度旌旄寒。夜嚴刁斗急。刁斗聲中起控弦。混同江水動樓船。十年謫戍頭今白。猶著征衣更出邊。

上巳同錢德維姚琢之飲江上

江頭昨日氛埃。齊飲相邀出中。風景應嗟非故園。年光仍道逢元巳。我家遙隔吳江濱。細柳崇蘭此日新。金縷小苑流杯客。玉袖高樓吹笛人。可憐徒旅天下。不見春風吹四野。際海冰河見斷鴻。連山雪帳聞嘶馬。宿昔繁華夢有無。年年乘障挽蜚弧。東晉何須於博物。阮公終日哭窮途。

席上賦得吳郡

踞虎餘神跡。疏龍擬帝州。夫差於西山。疏龍池。九途環綠水。萬戶夾朱樓。花柳先春見。笙歌入夜遊。誰知張翰意。鱸膾動鄉愁。

宮怨

玉砌霜花薄。金鋪月影多。自從辭後。無復翠華過。

七夕

搖落逢佳節。空庭片月流。玉繩低拂樹。銀漢迥涵秋。客淚他鄉酒。精心故國樓。悵然望牛女。萬里獨含愁。

過琢之齋

小徑帶芳洲。森然水木幽。倚風人獨醉。竟日客能留。江色偏宜晚。林霏欲入秋。滄浪如可去。乘月問扁舟。

九月八日作

三秋行欲暮。萬里坐含思。搖落遊邊塞。蕭孤感歲時。淚沾吹笛伎。身逐控弦兒。明發登高處。雲山極益悲。

九日自木丹山歸過淨公蘭若

千山鳥道出雲層。九日漉沙欲澆冰。征戍未歸榆塞客。經行空對竹林僧。深秋漁獵頻相命。絕域樓臺且共登。知爾浮杯心不著。憐予對酒怨難勝。

九月十六夜之密將訪馬侍御炳文

日暮山深少行客。四野秋風吹瑟瑟。黃雲垂葉暗孤城。白月生寒照空磧。磧裏沙昏野燒微。城頭霜淨戍烟稀。何處風前度哀角。可憐秋盡道單衣。觸夜驅車還獨往。綬雲石磴曉巖上。雄雉頻驚暮雪深。馬嘶欲

渡秋冰。冰雪連山斷不開。憐君遙夕思徘徊。征人應是知寒早。常侍誰言帶熱來。

春草園林歌贈友丙午年作

昔逢楚臺客。為說黔公園。樓臺照海水。花石亘山樊。十年南望好長想。銅柱天涯未能往。忽漫披圖溯塞前。恍然置我昆池上。滄淡如開碧澗流。微茫疑入雲林幽。葉榆川色當階暎。越嶺山光繞戶稠。歷歷巖巒分咫尺。陰陰亭閣出千樹。烟綺綺深。數翠翠入。珠窗深。窗開面面俯垂楊。一片池陰繞畫廊。竹外射室馳馬。花邊步障。關雞鳴。關雞鳴。馬紛遊。指點繁華歎奔電。漢代升平故老知。侯家富貴當時擅。伊昔對當下。卓犖動名湯鄧間。分券百年朱鳥社。建牙萬里碧雞山。一自烽烟暗滇海。朱門青闥知何在。鶴歸猶嘆市朝非。燕去甯論臺榭改。雨雪飄搖大漠香。風塵誰識故王孫。空將吹笛思金谷。幾度聞笳怨玉門。憐君遷謫何時返。獨抱丹青意憤懣。東陵衰賤欲摧眉。南詔雲山如在眼。落日荒臺故國秋。六王茅土竟誰留。莫將鳴鶴園中賞。來作和龍塞外愁。

元旦

龍嶺層陰雪未殘。又傳春候度辰韓。旌飛小隊晴雲細。弓倚嚴城曉日寒。自擁羊裘沾客淚。誰傳馬酒試辛盤。東風苦憶吳宮路。苑柳官梅繞玉闌。塞外元日多。嚴列旌旗城門。關弓矢。

贈色君

少將風流雅不羣。安東幕府獨推君。期門舊服張公子。出塞新從霍冠軍。馬上錦裘青海雪。鵬邊銀鬃黑山雲。翻翻家世通侯貴。不識龍城百戰勳。

祁奕喜初至留飲

清霜羸馬古城東。笳管聲淒帳影空。一別朱門瑤草後。相逢紫塞戰塵中。交游祇訝當時盡。尊酒翻憐此夕同。莫道朔邊冰雪地。遊人何處不逢翁。

木參領還自西域賦贈

聞君昨向月支回。絕域關河抵掌開。楊柳自迎征騎發。蒲萄不逐使車來。駝雷塞絕獲視坂。積雪山迴誰馬臺。千載西陲誇右臂。空誰識漢臣才。

三山道士工馬使射賦此贈之

柘月新弓馬上騎。鳴鞭驚見羽衣飄。麟臺仙人鹿。欲按金河都護鴨。白雪征行邊朔苦。紫雲歸路海天遙。何時更逐秦皇使。蓬島樓船試射蛟。

送薩參領

高楊城郭草初曠。翠帶風飄錦戰裙。五月混同獨白雪。單車甌脫只黃雲。射魚部遠人難到。市鹿軍回路自分。今日漠南無戰伐。不須鐵馬更嘶羣。

贈張侍郎坦公次姚琢之韻

憐君遊屐滿高峯。華髮南冠日引筇。幸免濁流沈白鳥。何妨遠謫度黃龍。愁來獨倚邊城笛。老去頻思禁

宛轉雄劍茂先悲向在誰將赤土拭芙蓉。公道關賊之氣。

東鏡子方叔

垂楊千萬絲。東風弄烟碧。別君曾幾時。中宵夢顏色。聞君卜築小城南。野性山來七不堪。塔分紅藥過新雨。窗倚青山入曉嵐。寂寥幾處無塵事。細草萋萋滿苦地。絲履能彈劉向棋。練裙自草羊欣字。落日衡門怨索居。洛生新味近何如。過庭自昔輕儒雅。嗟爾長貧更讀書。

贈少年

十八海東兒。容華皎白雪。結束紫貂衣。翩翩事遊獵。豪鷹脫綠鞵。生馬嘶紅鬣。毬毬五石弓。金鏃兩重甲。秋草山頭獵火燒。合圍飛騎北風驅。少年獨得懸桃額。笑傍金鞍共射鵠。

贈吳興鏡虞仲

邊頭七月清霜早。越客思歸怨逸草。歲晏頻傷朔野寒。秋來倍憶前溪好。君家閨閣傍前溪。公子風流白拾衣。銀燭夜屏風。女風瓊秋帳。汝南雞。傾城名士俱年少。侍女新聲採菱調。倚瑟偏令紅袖憐。按歌不惜青衣語。容與深閨樂未央。尊前歌笑鬱金香。共道冶遊羅綺盛。那知離別塞垣長。塞垣回首繁華重。關西風。供旅病。宛轉環留都尉刀。葳蕤帶結秦嘉鏡。鏡裏徘徊髮欲秋。年年驛使寄衣愁。玉管相思難度塞。錦囊歸夢風樓。風樓難塞三千里。遼水吳峯詎相似。應憐織素悵佳人。却悔從軍成蕩子。搖落關山慘客顏。故園奇樹更誰攀。遙知玉筋長沾臆。無那金鞍只未還。

早秋陪諸公遊密將山

招邀出郭門。青山殊未已。金鞍小騎何連翩。人影遙遙翠微裏。翠微一望延甘橙。深松伏洞相風濤。飛泉半挂銀河殘。秋風散入芙蓉寒。石門點點金花裂。隔溪蒼翠時明滅。回風絕壁森葦陰。六月空濼見殘雪。西峯百尺寒崔嵬。振衣欲上觀蓬萊。黃雲泱泱動海色。樓船射蛟安在哉。松花江水流浩浩。千秋戰骨關山道。龍堆狼望空嗷嗷。飛將動名歸蔓草。昨夜秋風吹塞天。臨潢萬樹生寒烟。金笳玉笛起愁思。邊心四據空茫然。安得仙槎泛清淺。乘流直度支機前。壯士無家誰不憐。李陵已向陰沙沒。蓬蒿空稅遼東田。君不見徽宗理晉空江曲。遺家蒼茫走鹿鹿。徽宗家在五國城。西岳風流亦一時。黃沙玉柳無人哭。萬乘飄零且復然。吾生那更悲窮谷。擊筑高歌出塞辭。何如楚客吹參差。眼前有酒且不飲。迢遞遙漫作鄉關思。紫陽嘯嘯當風嘶。為君重進金屈卮。醉臥青山且莫歸。明朝秋雪吹人衣。

送人

宛馬拓弓鳴。邊沙卷帳輕。秋風玉關外。送客錦城行。錦城花柳何年別。寒草關榆幾回秋。刁斗征人長白雲。其白出在古之西。凝結思。始流黃月。鄉路遙遙劍閣西。君行正值子規啼。站崑山。撥開銅鼓。如馬江。滿見石屏。尺書歸報蓮花幕。西南喜見烽烟落。賈人不復閉昆明。漢使猶傳印。盡日軍城紫草開。紅椒花發映旌旂。應將漢北羌笳曲。譜入天南蜀國絃。

寄懷陳子長

雪霽山城月色新。天涯憔悴倍沾巾。家殘已恨無歸日。道遠空憐夢故人。尺素三秋憑去雁。短衣十月歎懸鷄。傷心同是他鄉客。偏是相思隔塞塵。

寄懷孫亦崖

已是淹窮微。那堪更索居。中宵頻夢汝。安歲益愁予。多病憐青鏡。繁憂托素書。天涯知舊少。漂泊意何如。落日嘶征馬。雙旌出塞門。犬牙千障合。虎落萬人屯。力戰原口法。弛刑亦漢恩。雕戈風雪裏。誰念度烏孫。

送人之接龍

春夜歸自西郊。不寐聞雞華。蒼蒼所寄札。天寒轉玉繩。獨夜旅愁野。色延殘雪。春流響斷冰。檢書人獨遠。憶別夢相仍。磨滅三年字。因君欲撫膺。

詠張侍郎齋前小松同錢色惟賦

小松亭亭托幽徑。黛色凝階石苔靜。吐葉縱凌春草高。抽條已入秋霜勁。拂露搖烟影漸濃。寥寥輕吹度。塵風三葉未垂甯。似馬九麟欲起乍疑龍。假蓬孤根矜得地。庭幕玲瓏映翠翠。應知弱幹不勝梁。且共卑枝低繞砌。一別林樾幾歲年。寄君欄畔任君憐。何當更植丹崖外。天矯雲霞待偉傑。

送薩參領入都

畫角吹嚴霜。征車待明發。手持都護書。去謁承華閣。奉使偏輕萬里行。辭家又作經時別。碩莪春來草未生。黃雲荒戍度雙旌。行人馬首吹羌笛。客路鴻邊指帝城。帝城此日多權貨。翠蓋臨河自來往。春燕樓臺照玉河。曙鶉宮殿腳金章。如君俊邁許誰倫。入奏應知龍命新。封事倘傳青嶺頌。流離須憶紫關人。

贈人

羽服翩翩錦帶鉤。珠袍輕襲紫貂裘。頻彈寶劍將軍幕。獨倚銀筇少婦樓。碩莪按鳴沙欲暮。罈中調馬草。初秋龍庭亦是豪游地。海月遼霜未覺愁。

瓜兒伽屯值雨晚過村叟家宿即事寄孫赤崖陳子長五十韻

我行龍水外。雨過雁山陽。曠野無人渡。曾陰極目長。橫天風瑟瑟。匝地霧蒼蒼。莽捲沙黑。烟沈遠樹黃。溪流侵澗澗。風色鎖村荒。渺漫寒望。其斷客腸。熟梅思故園。泛梗怨他鄉。塞柳沾全重。山心溼罷芳。寒鳴迷灌木。牧馬失遙岡。膠漬難調。雷瀉欲斷房。危坡愁徙帳。仄徑怯攜囊。虎跡平林畔。牛聲草舍旁。渡河兒跋馬。繞隄婦驅羊。殘鴛空寂寞。斜陣下短牆。逢人惟戍客。問土是嚴疆。瓦缶參為飯。蘆葦釀作漿。留賓登土鏃。延叟坐繩牀。密切青絲菜。盤行赤頰梁。未秋聞割蜜。入夜見然糠。杯裏何懸影。燈前劍吐芒。山川巽巽漢。兵甲向傳傳。側側江南客。蕭蕭塞北裝。身方隨拜柳。心漫結垂楊。牢落知誰恤。孤敢自傷。莫吟青玉案。且任紫絲絛。誦遠處翻村。途窮阮籍狂。恨為難塞別。悔未鹿門藏。世欲劬關晚。人徒佩蕙纓。斷紅悲少婦。垂白想高堂。夢繞三年月。愁新兩鬢霜。田園盡蕪沒。門第半傾亡。臣罪何當惜。天心詎可量。微生混牛虻。殘息傍豺狼。坎壤原吾黨。飄零亦士常。旅懷憂相。離緒涕浪浪。消息遙江介。關山隔帶方。生涯應已矣。故舊敢難忘。共響青霞意。難希白日光。軍中滯孫楚。海外竄陳湯。逃恤歌慷慨。貽詩興激昂。

風流君未墜。險阻我偏嘗。空閱千年賦。蒼茫百戰場。有哀傳玉笛。無處訴金甌。已自驚鴻雁。休於蠅虱。曲成惟出塞。賦就異浮湘。宿昔曾投袂。招尋會裹糧。冷山風慘切。瀚海月淒涼。望望人何在。悠悠路未央。側身看朔漠。回首怨河梁。欲問離居意。天涯泣數行。

宿混同江明日立秋

孤帳長川畔。荒城大漠東。邊心淹夜月。客淚入秋風。碩冷鳴盤急。沙鳴雁宿空。明朝腸斷處。一葉故園桐。

秋山觀婦人採花

照野秋芳晚。攜筐處女行。條然纖手斲。花冒靚妝明。滄露沾衣重。因風委地輕。飄零邊候裏。採撿若為情。

送友人

日落單車發。沙平迥路分。一尊頻送客。孤劍獨從軍。大野生秋氣。荒臺足暮雲。最憐俱絕塞。猶自泣離羣。

重陽夜送人西行

甫罷登高會。明星又別筵。憐予黃菊酒。送汝白狼川。永夜低銀燭。嚴秋動玉鞭。征途殊未極。應恨去經年。

九月十日雨雪逢春寄琢之

短轅昨向西山別。一夕邊風動。嚴節。戲馬纒傳九日晝。和龍已度千峯雪。千峯雪色正深寒。惆悵登高故國情。飄飄燕燕沙。蒼蒼苦霧失孤城。城角聲沈更漏永。開軒半露星河影。朔氣偏生玉帳寒。清光直照銀戈冷。乘興期君匹馬過。靈籟秋雪奈愁何。憐將昨日紅酒。淚盡今宵黃竹枝。

秋笈集卷二

詩一

冰井曲

朔風吹合團泉水。六尺會冰凍清泚。皎潔偏臨壁壘明。岩亭已映銀林起。嶺嶺銀林影欲重。流霜零月共玲瓏。光凝雲母深含景。冷結琉璃半累空。可憐少婦爭朝汲。錦靴順步愁無力。乍照青蛾玉鏡寒。欲灑素手品闈溼。日日攜琴幽怨多。嚴陰不散碧澗流。轉轉霜絲。泣向寒泉奈若何。

讀張司空所撰唐史

司空雅博物。愛撰名山志。冷然塵外鑪。自瀟壺中字。探秀會開到石闕。抽毫已似窺金記。此日緝樓咏四愁。側身交憶前游。蒼茫日觀。羣峯表。海色天雞瞰十洲。

送哈佐領之朝鮮

帽側溫貂絨。紅燈金翟帶。兩駢弓。平明車騎凌江發。大雪旌旗度漠空。葦嶺天分遼草外。熊津地隔海潮東。知君談笑退荒靜。百戰甯誇荷蕢功。

曉登東嶺寄楊友聲次姚琢之韻

秋集 卷三 詩二

雙鬢霜淨削。孤稜倚馬高。寒試一登。曉色酒添鵬嶺雪。春風不拆菟河冰。冰汗久凝淪屠釣。身廢空憐有愛憎。鄉國茫茫徒極目。關南誰道是鯨鯢。

早春集錢虞仲齋

晴雪層巒耀。麗風茵雜坐。淹杯酒。徑荒空見沒蓬蒿。春至何曾識花柳。四座高談殊未休。徘徊片月挂城頭。醉醒服膺悲歌發。忽憶西園舊日遊。

馬耳山中同姚琢之作

薄暮巖林外。飛花滿綠蕪。已從青海戍。空對白雲孤。身世歸鞍馬。山河遶酒壺。尚餘臨眺興。未可憫窮途。

聽高小乾話秦淮舊事

秦淮昔全盛。萬戶起江潮。燈火真珠舫。樓臺碧玉簫。黃塵愁北徒。白首話南朝。歷歷升平事。天涯夢已遙。

代姬人寄贈錢茂才方叔

妾家高樓臨狹斜。夾道金椎楊柳花。銀鋪曉日沈蘇帳。綺陌春風油壁車。春風搖裔春光徧。征夫一去愁相見。莫負遙憐遊地柔。飛飛獨對文梁燕。孔雀流鶯曉夕聞。綠鏡生砌青氣。風塵鏡金繩。四龍網。空林珠被雙風紋。離房寂莫長多眠。綺瑟瑤箏空夜夜。寶鬢綠絲結。龍眉連娟。昨逢邊使自遼東。聞君萬里向從戎。斗三年出元菟。樓船百戰度烏龍。烏龍絕漢征行久。離思徒悲笛。中柳。紫煙秋塞君自知。青漆春樓妾空守。妾恨綿綿思斷腸。君行迢遞滯瓊鄉。空覓生香寄韓檄。空持團扇憶王郎。惆悵客車正三五年。紅粉坐暗妝。

送巴公子之京

識君幾載安東幕。虎竹家聲擅沙朔。朝逐黃頭出射堂。暮攜紅袖還給閣。塞上風光白雪霽。玉花小馬踏隊泥。金盤賸進黃羊炙。錦帶雙飛青鼠衣。父任為郎正年少。雅工漢語羣推妙。承恩假滿關臺宮。覽轡初辭柳河微。公子乘春上苑遊。如雲祖帳擁鳴驄。鳳城三月楊花滿。段段金繩過御溝。

送錢丹季之松花兀喇

男兒好長征。結束事軍僑。鳴鞭欲何適。松花江路遙。山雪北橫漠。河冰西限遼。曉色帶歸雁。夜火驚鳴鵞。千峯萬嶺迷。南北送爾行。一沾臆馬上。驚蓬無那飛。笛中折柳長相憶。

少年行丁未年作

少年便弓馬。落魄無所憂。自矜紫臺客。愛作朱門遊。曾陪北部大都尉。新事西京博陸侯。三月春風滿京國。待詔期門執長戟。銅駝街畔臂鷹歸。金馬門前賜衣出。天書趣拜羽林郎。腰間鑲帶黃金瑠。鸚鵡杯傳仙液暖。鸚鵡冠插翠綵長。歸來塞外騙驢馬。賓御如雲曠原野。落鵬都護誰揮車。前射雉參軍候。鈴下驢啖直隨候。侯家貧賤甯憐舊。遊者海東健兒浴鐵衣。沙場幾度決重圍。有功不解講權貴。職如熊虎誰知之。

山中晚行至阿波屯宿

不盡烟樹裏。驅車日暮回。一溪紆嶺戍。十里及烽臺。燄火雲中出。征途樹杪來。甯知豺虎窟。稅駕欲徘徊。

秋集 卷三 詩二

張坦公侍御齋中觀白蓮歌

高堂日暮收微雨。坐對蓮潭不知暑。... 面來花枝入座香。欲動皎皎如月出。... 月朔上醉倚金鞍。忘却歸還憐公等京華去。此地看花更有誰。

早秋同錢子

客遊心易悲。嚴棲秋早冽。與子涉蕭辰。含悽眺寥泬。... 胡然淒序臨。坐令韶景歇。金管空爾懷。瑤華詎堪折。履霜方自今。何以肆愉悅。

秋夕同諸君飲張司空激風閣

淒淒素商邁。愴愴清夜遲。春言命賓友。琴閣相招攜。... 銀河耿遙景。金波淪素姿。馮軒獨緬邈。叩盤空悽洩。... 懷宴未可常。愛襟何由辭。

寄王總戎

出成君何恨。新故有莫愁。金鞍衝塞曉。玉袖度關秋。... 楓香黃總去。秋風動玉河。蒼茫元氣外。落日滿金河。... 送友人還兀喇

阿波山中訪張子

輾轅余幾返。嚴車爾復回。愁將征成淚。重對別離杯。... 石門棲隱處。遙在白雲隈。一徑穿巖入。孤村倚澗開。... 自寄將夜歸登舊寧古臺

黑林

黑林天險削難平。唐將曾傳此駐兵。形勝萬年雄北極。... 城北城南千樹林。斷烟衰草日蕭森。白山冰雪秋將暮。... 郊行贈雁羣

郊行贈雁羣

城北城南千樹林。斷烟衰草日蕭森。白山冰雪秋將暮。... 郊行贈雁羣

秋節集 卷三 詩二

邊心招遊漫江皋日。憔悴終傷澤畔吟。

夜飲色極中宅即事成咏

列伎蕪華幕。留賓啓畫堂。共彈盧女曲。莫厭次公狂。... 奉送大將軍按部海東

寄錢子方叔

張公靜者流。蕭然寡塵慮。昨出名山圖。知愛滄洲趣。... 張侍郎齋觀山水畫卷歌

即事

龍沙飛雪中夜驚。微巡刁斗寒無聲。少年盜符出鈴下。... 君邱登舊風流。鄭處漫自於三絕。張載惟應擬四愁。

阿波山中呈安都統

近郭林樾淨野烟。佳辰車騎備晴川。采蘭禋事仍三日。... 暮雲巖徑遞蹙蹙。初柳山橋送客過。未見風沙開玉帳。... 渡混同江

渡混同江

江濤滾滾白山來。倚檻中流極望哀。襟帶黃龍穿嶺下。... 業開欲讀殘碑詢故老。銘功無字蝕蒼苔。

送人之粵東辛丑年作

高楊葉未齊。芳草色初碧。春風搖玉鞭。誰是南歸客。... 送人之粵東辛丑年作

秋節集 卷三 詩二

夜花明蕊未會秋。征南將吏銅牙弩。君到玉門見歌舞。賜餐應知勳越王。賦詩且復參楨府。蠻府迢迢五管分。風流爭識沈休文。五羊城畔如相憶。好折桃柳寄朝雲。

咏隣姬

家臨學難畔。生小龍蝦眉。嫁與沙場客。飄零逐馬蹄。金細空自好。玉筍只長垂。宛轉盤龍鏡。春來不忍覓。

曉行

五國城邊月已微。五國城中鳥未啼。野昏溪水荒蕪積。天寒磧露明星稀。收馬前林踏霜獨。手結征衣赤鞅館。潤底斧冰壓伏貂。沙中捲幕驚鳴雁。懸腰鞍鞞拂曙行。天涯何日盡邊程。長城回望三千里。一曲哀歌白髮生。

與桐柏山人

山人十年滯廬谷。潦倒黃冠日行哭。飛鶴徒憐托令威。射魚竟未從徐福。回首雲霞空舊山。蕭條邊戍幾時還。其嗟元朔冰霜苦。那得丹砂更駐顏。

奉送巴大將軍東征還察

鳥孫種人侵盜邊。臨潢通夜驚烽烟。安東都護按劍怒。麾兵直度龍庭前。牙前大校五營戶。吏士星陳列嚴鼓。軍聲欲掃昆彌兵。戰氣遙開野人部。捲簾葉脫吹長歌。離離弓矢聲相摩。萬騎長騰毒朱戟。千帳夜移喧紫駝。駝帳連延互東極。海氣冥冥際天白。龍江水黑雲半昏。馬嶺雪黃苦積積。凍解沙飛。山雪皆作黃色。蒼茫大碛旌旗行。屬國盡聚夾馬迎。料知寇兵鳥獸散。何須轉關推運營。

秋夜師次松花江大將軍以牙兵先濟竊於道旁寓目即成口號示同觀諸子

落日千旗大野平。回瀾百丈響歌輕。江深不動龍靈窟。塞迥先馳驃騎營。火照鐵衣分萬幕。霜寒金柝隔孤城。斷流明發諸軍度。龍水滔滔看洗兵。

城東書感

烟際出雙旌。霜崖滑未平。邊塞生遠障。海氣隱孤城。插羽方催業。傳烽未罷兵。白頭沙塞客。流涕問東征。

曉望

孤角荒臺上。寒旌獨戍間。雁聲秋滿磧。馬色曉彌山。霜雨淹時暮。兵戈滯客還。淒涼天畔眼。誰是玉門關。

送人歸遼東

送爾驅征馬。離亭葉已飛。雲山三歲別。風雨一人歸。曉晚黃羊少。關塞白雁稀。蒼茫望遼海。今日是王畿。

寄友人

遙憶離陵成。西連吐谷渾。三秋兵未解。百戰爾猶存。關塞分珠斗。山河斷鐵門。北方如可托。且莫賦招魂。

九月八日病起有懷宋既庭計市草因憶亡友侯研德宋昭三丁總夫

歲晚霜清木葉愁。病餘蓬徑愧淹留。紫臺一別悲蘇李。青草頻年哭應劉。歸夢關河長伏枕。客心天地各驚秋。明朝誰是登高侶。冷落黃墟豈再遊。

龍沙不見成歸期。抱病頻驚節序移。白草征人千里恨。黃花故國十年思。雪晴大野鳴飛迴。冰薄長河馬度遲。欲上荒臺愁極目。雲山面面是天涯。

九日

奉寄陳相國素庵先生即用先生見寄原韻
昔歲從公別薊門。短衣涕泪日雙痕。誰憐阮籍居窮路。獨向平原感舊恩。空積冰橫秋未妥。亂山沙起晝長昏。側身西望臨屯塞。滿目寒雲斷客魂。

送使者之蒙古

蹀躞青驄映紫駝。飛揚丹旆擁雕戈。離筵日暮簫笳發。絕塞年來戰伐多。天盡龜林通鐵勒。地從魚海入銀河。旂裘萬里歸持節。定遠勳名未爾過。

與劉子良閣廣興記因爲予語隴外地形賦此

九邊險絕稱秦隴。抵掌與圖此間君。天轉黃河深圻地。雪晴紫塞鬱參雲。千年形勝三城繞。一線關山六郡分。表裏莫談強漢日。蕭條泣盡故將軍。

奉送安都統安集海東諸部因便道閱松花江水軍

雉尾高牙落日懸。雕龍騎騎北風前。軍容直歷無雷地。戰氣初消盛雪天。款塞紫貂新屬國。浮江赤馬舊樓船。遙知緩帶行邊處。千帳鏡歌擁玉鞭。

贈張侍郎坦公游西嶺

碧雲日暮春縹緲。林壑猶殘照春好。晴遠遙分雁嶺沙。風光欲綠龍山草。草色萋迷四野開。笑攜筇屐共登臺。烟霧碧潭芳樹暖。天清丹嶂夕嵐來。夕嵐彩翠紛瑤席。岸嶺行杯醉佳客。北海何須怨子卿。東山且自陪安石。酒罷還傳洗玉觴。頓車歸路晚蒼蒼。欲將折柳羌人笛。吹入春風憶故鄉。

贈孔叟

孔叟俠者今白頭。橫戈會事當陽侯。中更以副帥事揚相國。十年因嶺蟠蟠。五月不脫羔羊裘。征南幕府久零落。猶復雄名動宰廓。絕域魂銷白雁書。沙場力盡斑絲製。擊衣不得心自哀。置鉛無成目空墮。甲中欲刺李自成。不克可憐與亂賊。毛敢道精誠生馬角。萬里蒼茫故國悲。側身天地何時歸。鄉夢已迷三楚道。燈烟休望九疑刺。此日相逢把君手。倚仗班荆撫西缶。感傷應憐髮上霜。悲歌且酌尊中酒。入關蕭永正漂零。思趙廉公已衰朽。半酣起舞何慷慨。俯眉斂跡空摧藏。丈夫失意會如此。君今那必哀窮荒。

遊西山蘭若二十韻

四神分浩劫。雙樹啓香津。地湧龍沙古。宮開鹿苑新。寶鈴流塞雨。金刹照邊春。窈窕丹楹合。嶮巖翠嶂隣。下堂鐘送客。歸院樹迎人。仙梵消兵氣。天花灑戰塵。瀑泉喧月曉。山磴靜霜晨。咒食聞禽下。縑經見虎馴。果肥風破甲。松勁雪生鱗。座擬逢師子。林應集雁臣。南宗壇卓錫。西竺字函銀。香散冰天畔。僧歸沙海濱。

嗚聲疑藥老。碑裂想王巾。共道城爲化。誰憐里是貧。白雲徒彷彿。早帽自逡巡。已味生還日。空悲老去身。
 神人留夢漢。迷客未歸秦。涕泪瞻慈像。飯依請梵輪。楓林誰抖擻。朔野此沈淪。何日吳中寺。長齋禮應真。

遠憶鄉淚頻積。良謀空教感舊時。清光祇自憐今夕。今夕天涯轉轉悲。拂簷落月鶴深輝。登高欲作劉琨嘯。裂帛誰將蘇武歸。

登樓

八月霜風早。寒霜睥睨愁。長雲橫塞晚。落日澹邊秋。意氣誰橫槊。蕭條只倚樓。空餘滄海思。十載滯韓州。

九日登東山。憶中辰。此日同馮炳文侍御遊眺河上。錢虞仲茂才以五言長律相贈。今馮錢皆逝。湖懷時昔情見乎辭。

野宿

獵罷班聲夜。破空千燈星。亂擁元戎。金笳不動關山月。鐵騎長寒海戍風。自是嫖姚雄塞外。空懸孫楚在軍中。十年書劍長征慣。恨望深宵更倚弓。

寺樓

高樓巖嶂俯江濶。□□□□□。鴉色半天凝。曉曉雁聲七月動。邊塞綠尊無處尋文舉。早帽何人識幼安。消息中原頻斷絕。幾逢歸騎問桑乾。

寺樓望懷楊友聲

北風吹雨色。日暮徧江濶。木葉千山冷。松陰百里深。樓臺紛遠目。砧杵動離心。遙憶求羊徑。蕭條孰爾尋。

贈高生

高生家本宛溪溪。當年曾許工文史。五年漂泊塞垣秋。夢斷江關八千里。一戍天涯恨不歸。邊霜蕭颯摧人肌。金戈夜雪寒吹角。錦石秋風憶掃衣。落魄行歌空太息。養雞牧豕無顏色。負春廡下不見收。斫屋山前詎能識。昨日逢君大道旁。頭須欲白神昂藏。裴羹不糝雜泥滓。短衣無緒蒙雪霜。豈無高門與大第。離謁何曾稱人意。乞食難逢女子憐。望塵易盡詞人氣。日暮荒郊行負薪。歸來黔突欲生塵。憐君更灑楊朱淚。子亦龍荒放逐人。

山行有懷舊遊諸子

冰雪峻峭帶遠川。北風驅馬夕陽邊。山崎曠望黃羊磧。歲暮嶢嶢白雁天。少壯已過多難日。風流空憶昔遊年。悲歌不盡鄉關思。泣向沙場倍黯然。

晚自雞嶺崖至天龍屯

迢遞回岡抱塞長。暮雲歸路劇羊腸。馬嘶古磧寒沙白。鴉亂荒城落日黃。病後關河空涕淚。戰餘身世各蒼茫。客游不異松花水。日夜滔滔下北荒。

寒食日作

昨歲從軍粟未城。今年寒食尚行營。干戈祗益他鄉泪。時序偏傷故國情。雪霽寒沙堪射兔。天寒邊柳不開花。年華已分沙場老。敢向春風恨遠征。

芳樹

春樹試春風。飛花澹澹紅。繁烟垂砌外。揚影入樓中。葉暗鶯啼偏。枝高月度空。有情憐燕子。流涕向芳叢。

大漠怨涼秋。征人悲暮節。日夕荒城思不怡。却攬羊裘步林樾。遙野寒雕驚。古戍啼鳥歇。如何遠謫心。獨遡清宵月。月出雁山中。徘徊遠近同。草亭初濯魄。鶴齒欲盈空。戰場極目天。垂白蒼茫亭障凝。邊色影入鷹關路。幾重光。連龍積沙無極候。騎營空刁斗寒。明駝帳冷旌旗溼。一望旌旗巨朔邊。幾回離別恨纏綿。金波不夜空千里。玉塞傷秋又一年。秋塞沈沈歲將暮。盈虧屢向愁中度。明鏡蟾蜍只自飛。大刀龍雀徒相誤。謾道邊心托鼓笳。可憐客思淹霜露。盈盈應照去年人。望望還迷舊鄉路。舊鄉迢遞海雲端。朱門此夜正尋秋。織手雕船進浮蟻。小腰綺帶引驚鸞。銀閣烟花秋未素。玉屏吹吹夜將闌。玉屏銀閣關山隔。望

巫山高

白帝通巫峽黃牛對楚臺陽雲當日夢暮雨至今來樹色連冬落猿聲接曉哀高邱道廟在想像環環回

銅雀伎

愁殺留陵人年年泣水濱月沈銀海雁春斷玉衣塵理曲繁紅態凝妝掩翠翠股動難綺意猶是昔橫陳

中山孺子妾

妖姬容易寵得奉玉階深荷妾鳴環隨當君倚瑟心腰纖纖北里對巧飾南金持謝宮中伴辛勤抱錦衾

結客少年場

家世扶風里英聲擅帝州結交激喜惡馳俠辨恩仇夜火藍田獵春鏢素旆遊橫刀千里去羞屬富平侯

湘妃怨

蒼梧渺何許迢遞隔湘岑帝子無還日江流空至今亂猿傳晚嘯蕩竹暖春陰何限懷君意悵其瑤瑟音

長門怨

君王憐鬢髮棄妾在長門自謝平陽舞難遊復道恩塗黃思故愛破粉怨新痕寂寂流蘇帳層樓又向春

妾薄命

春色掖庭幽飛花落御溝可憐嬾變色長作翠蛾愁妾夢依塘上君恩隔殿頭下陳曾未及誰信善雙篋

將進酒

絳管響金堂烏棲夜有霜玉藕遊上露羅袖出名倡漏促銀虬咽尊浮綠蟻芳明朝歌舞處又擬向平陽

採蓮曲

倚棹綠潭空新蓮相映紅折莖愁刺密攬荷愛心同錦纈明斜日羅衣逐晚風船回繁吹合爭入館娃宮

春曲

樹色迎韶月風光獨晚春柳迷調馬客花醉鬪雞人敲水羅裙絕翠山錦帳新年年行樂處長在小平津

閨怨

樓外露初溼紅闌夜欲闌風微銀漏徹月迴玉繩殘翠扶淨香薄羅衾爲淚單空將掃衣恨迢遞夢泉蘭

與定之飲

憶汝城南別邊頭兵正驪那知烽火後還共酒杯前半嶺依殘照孤城隔暮烟但令長嘯傲敢恨滯歸年

早秋姬人有悲落桐者感而賦此

井梧散閣畔秋至欲披離玉袖徒相惜金鷄只自吹就竟悲晚葉抽景憶春枝縱抱成池曲凋零豈見知

贈張緜虎

昨年聞汝紫京華忽漫邊頭度玉關昔去白衣悲擊筑今來紅袖泣吹笳斷腸水咽三秋戌絕脈城遙萬

同陳昭令遊西山道院

里沙誰道飄零非壯士姓名久已屬輕車

新起琳宮俯北岑秋風天半鶴沈沈疎松日冷瑤壇靜清澗風微碧殿深爲客久慚元鶴影懷仙空寄白雲心可憐百戰龍沙地猶得相將物外尋

寄孫之

騶騎鐵馬戰初還又見征車度遠山萬事總傷邊塞外十年空老別離間秋風寫帳松花茂夜雪雕戈木葉關一別天涯幾歲晚回腸幾度大刀環

山夜觀打魚

東峯暮雲巖巖粉坡陀連山見野火隔浦聞漁歌榆溪秋半綠冰合石梁夜深鰲鯉多巖下蛟宮百餘尺椎冰張網那可得嬌嬌秋風吹早寒羊裘倚釣空愁立

奉送副都統安公之烏龍江

安東亞將黃驄馬夜發旌旗宿烽下金笳吹雪起行人銀鑰搖星照秋野遙遙風旆捲平沙磧路陰沈極望餘百轉青林轡粟未雙流黑水接松花寒原獵火懸軍度校尉行營在何處倚月弓開雁陣高連雲帳繞鵬聲暮黑孤川畔驛亭開射鹿崖前候騎來此去關山秋草徧行邊何日玉鞍迴

與張緜虎飲

十載一相見憐君氣未除天涯今夕會徂國隔年書白髮邊愁甚青山戰哭餘不須悲異域能醉即吾廬

王定之過

寥落塞廄外憐君日暮過雪聲空磧聲沙氣磨營多戍久愁橫劍兵疲憶偃戈十年關塞淚南望意如何

置酒飲

臨潢城頭暮吹笛北斗闌干月將出金吾置酒坐北堂銀鞍召客何輝煌織成闕曉芙蓉捲紫纒新茵獸文軟黃羊作饌堆金盤青醞擗酒揮犀椀旋前火照明星稀凝笳急管紛相依錦衣如霧聲絳纒寶刀拂露光銀燭須臾月東吐留賓坐榻還裝丹綺帷更出紅妝女金鈿羅紫貂珠袿裝青鼠的礫芳唇歌便娟細腰舞沈沈芳夜闌惻惻北風彌青蛾扇底盛素指絃上寒哀絃聲展闌望虹水頻咽但願羅袖歡詎惜珠纒絕酒闌華幕坐欲移徘徊落月秋河低錦籠車馬縱橫去應照香塵繞路飛

登西閣

高閣秋風盞馮軒曉色分半空長白雲極目大荒雲久戍應沈命孤征敢念羣還憐瘴氣在長嘯學從軍長白山在寧古之西四百餘里更有松雲子時屬羅紅旗

送友人

天涯方戰伐爾去欲何歸斜日傳離酌初寒到客衣雲從離外落霜逐雁前飛惆悵登楊色行人折已稀霜後一日雁即南飛

九日同德維雁羣兩同年西山登高

落日一尊酒長雲萬仞臺寒聲隨雁去秋色傍鵝來烽火鄉書隔冰霜加髮催故園蘼蕪在零落爲誰開

九月十二晚觀回獵賦贈薩君

山晚初回獵。江寒早渡冰。風旗收萬馬。雪帳散千燈。拂劍君何壯。鳴弦我未能。莫言猿兔盡。倘自有飢鷹。

奇疎之友聲
昨歲登高日。從君汎羽杯。只今千嶂裏。猶憶百年臺。風其人將老。江山客又來。殊方良會少。俛仰獨餘哀。

一藍岡夜行
亂峯斜射月。腫腫熒熒火。微明隔嶺東。孤障旌旗寒。照雪嚴城刁斗夜。隨風鳴弓盡日隨邊馬。裂帛何時寄。塞鴻朔漠自來爭。戰地欲將書劍一論功。

秋日雜述十首 錄五

軍城遙倚萬峯開。峯際浮雲繞纒迴。落日旌旗人出戍。秋風笳鼓客登臺。黑林險入重關斷。黃水深蟠入漢來。昨夜隔河新駐牧。平安火色到龍堆。

西山雜部古烏桓。東極三城屈馬韓。積雪四時常塞迥。河冰千里照關寒。種榆尚識秦人地。射柳空傳漢將旗。滿目沙場征戰後。誰將耕耜起彫殘。

戊樓鞞鼓動嚴城。朔塞山川鬱戰爭。毛節未歸魚海使。羽書還下鐵關兵。月高亭障千峯出。雪照旌旗萬馬鳴。莫道瘡痍猶未起。廟諱今日重東征。

朔風飄蕩擁旌旄。八陣營開築高。鐵馬兩甌橫塞草。水犀三翼動江濤。時大治水軍於松花江以渡人之習水者充神卒。遊人未見征徭息。屬國微聞戰伐勞。漫道射鵰多健卒。只今文武習弓刀。

役軍歲晚未曾休。匹馬關河畫角愁。豈是邊人輕遠別。應知漢法重長流。海西雨雪移中監。棧表星河博望侯。總道故園戎馬轉。蓬蓬何地不堪留。

贈友故 記五

會從郎吏侍瑤壇。羽衛森森冠玉鑾。一自橋陵成異代。翻從邊徼識神官。金河萬里魚龍晚。銀海千年鳧雁寒。猶有遺弓當日淚。秋風沾灑在三韓。

贈唐副帥

唐公年少武且賢。十年部曲陰山前。握中鶴印桃花綬。機上龍媒杏葉韉。生少邊城誇任俠。珊瑚寶劍頻流血。挽強不數射鵰兒。入陣誰攜畫眉妾。山頭草綠獸初肥。錦褶珠袍去若飛。箠擊秋礮裏看君拋。鏑合長圍。

題淨公房

淨公精舍粉蕭爽。花石橫堵構佳賞。芙蓉曙翠凝早寒。松栝秋嵐激清響。寂寂禪榻掩北岑。冷泠疎磬出東林。定知習靜長趺坐。何必歸動鳥吟。

送人之榆關

步若控弦兒。家世陰山外。昔從弓高侯。西歎雲中塞。戎錦騰裝鞞。紅魚文雙服。鳴鳴弓。碧毛道帳五千。

秋箱集 卷三 詩二

騎。詔書分遣隸安東。單馬曾穿白波壘。一劍能誇黑稍公。自從上將沙場沒。部曲分攜各南北。木根山畔不能歸。粟未營前更驅役。日逐何曾負口恩。段氏情慙忘晉德。汗馬驕原長苦辛。天涯轉戰白頭人。玉劍徒悲十年戍。鐵衣空盡九邊塵。今年奉使長城去。馬首重尋舊時路。河繞句驪候雁稀。關開鴉領行人度。清霜七月草初黃。篳篥聲中破路長。當時折戟秋原獨。一慟嫖姚舊戰場。

獨行城東循山至白崖

涉江企往蹤。尋山陡遐軌。孤遊豈不懷。繁悲亦已弭。宛轉遊郊岐。攀崖眺別壘。曾陰臨平泉。蒼烟引遙址。林衣寒委綠。岩霏暮凝紫。遠鷗乍明沒。驚塵或勝倚。披覽與徒牽。逍遙思何已。軫此羈邊情。嗟彼棲巖趾。躊躇我馬煩。將從吐羊子。

秋夜送下書記赴軍幕

明燭映華縷。檀槽雜風箏。離筵開扇幕。別騎動厨城。四五金波夕。三千玉塞程。翩翩阮書記。名貴武剛營。

同雁羣城南泛舟至白崖口

數里層城色。迢迢帶落暉。欲乘孤櫂去。祇訝羽遊非。江晚滄波淨。山寒翠齒稀。微霜邊候蚤。愁鬱薜蘿衣。

密將山晚歸東陳衛玉馮玉文

獨往秋峯裏。寥寥遠度鐘。燒痕依岸盡。林影入江重。有恨空橫笛。無家且賃舂。天涯烽火徧。吾道竟誰容。

晚步原上

柴扉猶近照。樵徑已涼風。秋色歸平楚。秋聲落早鴻。交疎知客久。身棄覺途窮。惆悵年華晚。吾將侶釣翁。

曉登天羅嶺東陳雁羣

滄江碧嶂曉寒凝。莽莽雲山鬱幾層。貂狗四時籠白雪。魚龍九月墊元冰。放歌絕壑頻來往。抱病窮邊獨

夜同諸君飲江亭

乘燭邀賓到野亭。蒼烟白露滿前汀。金尊美酒還堪醉。玉笛哀歌不可聽。明月皎宮江漠漠。秋風漁火夜冥冥。却愁塞水多鳴咽。欲泛扁舟且復停。

木丹山曉行

滄江島嶼帶長楸。拂霧宵征路轉難。一片關城秋色動。半空旌旆曙光寒。卓鵬風急開弓響。白雁霜清度角殘。十載從軍今未返。荷戈愁更出樓關。

自木丹還城作

蕭蕭征馬涉溪流。颯颯寒旌背驛樓。萬里獨來天北極。十年空逐海西侯。秋深城關還悲角。老去關山只

敵裘日暮登臺暗。大漠黑松黃草不勝愁。

蒙古屯同雁羣晚眺

破烟山雪遠蒼茫。落日層臺雁幾行。殘壘迴連寒燒紫。穹廡遙歷暮沙黃。邊書亂後應難達。客棧秋來各已蒼。漫道山川堪極目。登臨無那是殊方。

帳中作示雁羣

白草高原繞拂廬。長天凝望意何如。關山夜月悲龍笛。江海秋風隔雁書。搖落漫驚時序改。艱難空惜故人疎。只今轉徙隨羊馬。敢向長沙問兩居。

冬至懷補虎却寄

憐君經歲滯臨潢。至日傳書怨路長。雪嶺幾時歸遠戍。冰天何處轉微陽。蕭條安歲長多病。零落窮交各望鄉。總是寸心灰死後。難隨腹管一飛揚。

除夕

寒燈相對恨如何。攪鬢星星愧漸多。一歲尚憐今夕在。半生空向異方過。哀筵絕際虛傳警。濁酒穹廡且放歌。漫道春光明日好。塞天冰雪正婆娑。

雞嶺崖與王定之別

不遠平蕪色。蒼茫到海瀕。烟生漁舍晚。花發戰場春。亂後輕僑客。兵餘重故人。那堪離索恨。回首見行塵。

觀姬人入道歌

龍沙女子善歌舞。紅顏的皪方三五。自憐薄命失青廬。欲問長生歸紫府。聞道餐霞生羽翰。明璫聲繞步虛壇。舊著錦裙嬌試馬。新吹玉管學啼鶯。盤龍鏡斂如雲髮。羽服纖纖曳輕雪。已裁茵蔯戴瑤冠。尙掃胭脂開寶鬢。降真火煖博山爐。竊藥還能托月無。白玉帳寒憐鬪帳。青岑體熱厭醃酥。日暮然燈禮瑤席。清聲冷洽滿空碧。法曲能將漢語傳。隱文自用秦書譯。寂寂清關盡不開。駐顏何處望蓬萊。共憐飛雪金微外。更有明星玉女來。

山中

山下長烟松栢林。山家往往住層岑。泉飛丹嶂秋風溼。葉下蒼溪晚徑深。折支每憐人獨坐。采參時見客相尋。烟霞不少中原地。十載殊方愧滯淫。

帳夜

穹帳連山落月斜。夢回孤客倚天涯。雁飛白草年年雪。人老黃榆夜夜霜。驛路幾通南國使。風雲不斷北庭沙。春衣少婦空相寄。五月邊城未著花。

寄贈姜京兆定庵二十韻

昭代論才傑。先生實擅場。人宗瞻藝苑。鄉譽最巖廊。議國曾焚草。承家本釣璜。夕郎青瑣闥。京尹黑犀章。畧久策丁孔。名今壓趙張。官曹連鳳掖。封域劃龍荒。浪水侵遼綠。關雲帶關黃。山川尊北鎮。居守重南陽。

秋筵集 卷三 詩二

共喜台衡通。還看竹帛光。龍門延客峻。馬帳講書長。儒雅耽柔翰。風流凭隱囊。探奇興不淺。愛士勢偏忘。歲晏憐窮鳥。天涯憶鬢桑。詩傳子卿寄。書到幼安牀。高義驅流俗。微生愧激昂。幸邀千里顧。彌結九迴腸。恩重空銜涕。情深漫自傷。無家隨逐梗。有賦賦長楊。何日仲良覲。凌雲感聖皇。如能薦文似。矯首望楊莊。

封祀長白山二十韻

配極神山峻。修封帝命崇。金甌新建獄。玉檢此升中。成秩遵虞典。昌期答漢功。星輅瞻二使。雲燎祝三公。戴斗原承北。苞祇獨峙東。千年今位聖。萬歲昔聞嵩。地接輿龍近。天開蒼鳳雄。嵯峨分氣象。窈窕關鴻濛。五時儀遠陋。三祠禮自同。宗禋通於燹。展采契昭融。圭璧陳縱帶。駉駒製錦幃。日華遙合扇。雲氣迴成宮。列嶂輝瓊雪。雙流且玉虹。壯哉符寶勢。赫矣麗璇穹。仙謁凝巖紫。高霞鏡野紅。何須傳縱雉。已見永垂鴻。芝本祥倂俗。松楸祀比豐。崇壇三望徧。絳節百神通。連喜逢文命。書懸獻所忠。聖皇長有道。靈秩慶無窮。

秋筵集西曹雜詩卷四

詩三

兆壽邱奕幼生。孤蘆下土。弱齡有意。總角知名。才愧臨川。蚤擅芙蓉之譽。年同僧孺。即傳芍藥之詩。漢代三君。長其聲價。江東二俊。許以追攀。既而擅秀藝林。含毫鎖院。自慚庸薄。猥躋賢良。江頭艤榜。京尹問孝廉之船。道上鳴鑼。君王命上計之吏。豈知新粧始竟。使嫉揚蛾。嘉并初繁。遽逢鳴鶴。孝子有振蜂之擢。賢人生市虎之悲。直比朱絲。乃見嫌於曲木。真如白璧。忽致嘆於緇塵。成是南箕。播茲北寺。江文通之就吏。傷心誘缺之間。范孟博之拘囚。慷慨棘木之下。夏喜日暗。嗚惜賢豪。貫索星高。竟災文士。望慈闈於天際。白髮雙悲。憶少婦於樓中。紅顏獨倚。絳冤情而莫訴。抱幽憤以誰知。嗚咽銀箏。空寄思鄉之調。淒涼石闕。難傳羈客之情。爰寄托於篇章。聊自陳其胸臆。南冠琴曲。泣鍾儀之士風。西陸蟬聲。庶略丞之慨咏。詩成雜體。情比四愁云爾。

戊戌三月九日自禮部被逮赴刑部口占二律

倉黃荷索出春官。撲目風沙掩淚看。自許文章堪報主。那知羅網已摧肝。宛如精衛悲難盡。莫比啼鴉血未乾。若道叩心天髮色。應教六月見霜寒。

秋筵集 西曹雜詩 卷四 詩三

庭樹蕭蕭暮景昏。那堪縹緲赴關門。御冤已分關三木。無罪何人叫九閭。腸斷難收廣武哭。心酸空訴鴟
亭魂。應知聖澤如天大白日。還能燭覆盤。

四月四日就訊刑部江西南司命題限韻立成

自嘆無辜繫縶場。丹心欲訴淚先流。才名夙昔高江左。諸詠於今泣楚囚。關下鳴雞應痛哭。市中成虎自
堪愁。聖朝雨露知無限。願使冤人遂首邱。

感懷詩八首呈家人大人

轉寺陰沈樹色長。故園何處淚沾裳。獨憐積毀能銷骨。無那含冤易斷腸。投簡闕扉思夏勝。上書梁獄泣
鄒陽。金門咫尺招賢地。不得雄文達建章。

風塵日夕滿燕山。馬角烏頭尚未還。夢繞高堂憐白首。書來香閣泣紅顏。淒涼鈴柝悲風外。黯淡松楸落
照間。極目南雲何處是。編心一夜度江關。

寂坐匡牀引濁醪。臨風愁聽角聲高。誘書何事勝三篋。壯士由來泣二桃。自斷鄉關空涕泗。心傷烏鳥自
悲號。可憐一片江南月。永夜蒼蒼客夢勞。

涼風吹雨夜窗虛。木索嬰身獨起居。豈有姓名藏複壁。可憐涕淚滴衣裾。初明歸思通天表。孝穆哀情僕
射稽。惆悵慈幃新白髮。側身南望一愁予。

懷瀛淑歷鎖莓苔。兀坐槐陰迥自哀。飛雪漫傳節節恨。凌雲誰惜馬卿才。異鄉節物愁中度。舊國烟花夢
裏迴。何日烏啼傳大赦。秋風重接故人杯。

青青杜若滿芳洲。迥首家山憶昔遊。父子文章推二庾。弟兄才筆說諸劉。那知眉黛悲詠詠。還使衣冠泣
疊囚。聞道江東花信好。五湖歸去看漁舟。

長吹玉笛到雞鳴。讀罷魚書泪滿纓。千里關河風雨恨。一堂兄妹歲時情。板輿奉母嗟潘令。蠟館思鄉有
步兵。折盡柳條歸未得。中宵腸斷闕闕城。

殷勤尺素勸加餐。強引清尊且自寬。伏闕何人懷白璧。當門從古忌芳蘭。山頭曉髮孫登嘯。軍府彈琴楚
客冠。見說九重多雨露。擬披雲霧叩鸞鸞。

聞有家信遂成

遙傳江上信。八月到燕京。故國經年別。鄉書萬里情。秋雲低驛樹。夕照下關城。極目天涯外。蕭蕭旅雁鳴。

憶汝深閨裏。淒涼畫閣塵。有情憐蕩子。無語向尊親。明鏡雲鬢亂。芳襟玉筍新。迢迢今夜月。愁殺兩鄉人。

蕭北秋偏早。江東客未歸。不知更歲序。長自泣羅衣。砧杵霜華溼。星河雁影稀。西窗明月在。腸斷是鴛鴦。

偶成二律

高秋寒氣迫。延眺獨傷心。欲餉秦嘉鏡。難爲莊鳥吟。客愁千里外。鄉夢五湖陰。苦憶登臨處。迢迢不可尋。
一自辭鄉國。漂搖轉轉蓬。刀環徒有約。尊酒竟誰同。風急催寒角。霜空度早鴻。遙憐踏河水。千折到江東。

秋夜寄計市草

裊裊沈沈沈鼓角。倦看清露滿荒苔。金風入樹秋陰薄。璧月臨窗夜色來。獻賦未知聖主意。行吟還使故
人哀。天邊鴻雁南飛急。望望江南首重回。余部賦詩七月廿六日。已呈御覽。故有獻賦未知聖主意之句。

答贈丁補夫二首

獨棹孤舟慘別顏。夢魂終日繞吳關。春來無限新楊柳。惆悵東風不忍攀。
昨夜長亭酒。相攜向碧潭。誰憐一失所。惜別到如今。星漢三秋隔。風霜五夜深。傷心看候雁。何處寄歸音。

寄懷袁文生黃平子二子

二子今名查。相逢意自親。金鞭曾試馬。羅袂共留賓。薊北雲沙暗。江東花鳥新。那堪思往事。回首欲沾巾。
有感三律次陳子長韻

燕山秋望迥。霜露晚來多。直道原如此。吾生可奈何。天寒驚歲序。親老泣風波。却憶談經日。淒涼橫笛歌。
深秋西署冷。兀坐意悲哉。笑傲應憐我。艱難孰愛才。異鄉嗟客久。故國少書來。不作窮途哭。誰知阮籍哀。
欲盡平生語。艱辛敢自陳。已成鈎黨禍。莫忘獨醒人。名辱憐詞賦。時危聽鬼神。若門真萬里。流涕向青旻。

送人還江南

八月霜清木葉催。天涯惜別帝城隈。風塵作客三秋暮。鄉土驚心萬里迴。東府山川天闕近。南徐潮汐大
江來。故園橘柚垂垂發。滿目商飈迴自哀。

送姚子上還荊州

御苑秋高樹色微。送君擁傳出王畿。青蘋風急催征棹。白雁霜清照客衣。山接虎牙寒峽險。江連鶴尾暮
潮歸。却憐憔悴幽州客。矯首空嗟兩地違。

九日同陳子長飲分韻得十五刪

太息今年重九日。鷓鴣無處望秋山。寒花照眼傷遲暮。白雁低空獨往還。西署漫傳燕市酒。南冠頻泣楚
臣顏。最憐舊日登高地。碧嶂丹楓未可攀。

即席再用前韻答贈子長

北風驅雁度燕山。落日頽垣照客顏。豈有絳囊傳令節。漫因黃菊憶鄉關。陳遵意氣誰堪並。沈炯漂零尚
未還。無那少年俱落魄。祇應潦倒酒徒間。

再和子長

禁城秋晚雨如絲。把酒荒臺感歲時。已見清霜催旅髮。那堪斜日上花枝。曲中風土羈臣淚。笛裏關山客
子悲。莫道遊星散盡比。來傾盃愧君知。

感寄

荒庭獨坐起悲歌。抱病誰憐在網羅。歲晚冰霜生白髮。秋來書札阻黃河。李膺賓客飄零久。庾信文章涕
淚多。忽憶去年高會日。紗絲絲管正婆娑。

夜坐東陳子長

明河如練俯城頭，節序驚心迥獨愁。月色遠連吳苑樹，角聲寒動薊門秋。鄉心萬里隨鴻雁，旅病經年繫鷓鴣。惆悵逢君多難後，不堪重說五陵游。

白頭宮女行

長安女冠頭似雪，地黃絳懸百結。手執金經淚暗垂，云是前朝舊宮妾。一朝充選入披香，倏墮新梳內殿妝。低鬟自惜青蟲小，繁鬢愁看綠縷長。當年御極方清晏，宮中屢啓催花宴。雲母屏開見舞人，水晶簾捲低歌扇。歌舞年年樂事殊，森沈寶帳挂流蘇。北宮漫閱魚龍戲，東箱頻臨螭蝶圖。圖史紛披開珠翠，深宮鎖日長無事。鵲顧書從女史傳，鸞鏡鏡向昭儀賜。昭儀明艷獨承儀，促坐金牀倚笑看。燈簇九微長侍登，粧成七寶自凭闌。闌前羅綺紛成列，阿監才人幾分別。玉墀草細打愁高，珠箔花深吹管徹。景福宮前細柳垂，瓊軒不閉共追隨。繡轡飄揚試馬，綠綈懸几倦彈碁。春花秋月年華換，掖庭寂寞腸斷素手。繡畫教小玉，紅顏對食憐同伴。漢宮中自相親，何處自從羽檄擢秦川。遂使官家少安眠，五夜刺閨頻報警。三春合殿能開筵，幾載天顏慘不樂。中宵獨坐占芒角，噉火新開內教場。詔書屢下文淵閣，閉門封事日紛紛。管撫漁關復投軍，幾部黃巾殘豫楚。千羣青嶺下宜雲，宜雲處處名城墮。倒戈自啟居庸鎮，關下交馳告急書。殿前望斷平安火，軍鋒倏忽逼神京。一夜都人已數驚，內苑左貂羣擄盜。圍營飛騎半翻城，城上弓刀爭內向。蒼茫無復蓬萊仗，獨御金輿視九門。空煩鐵券封諸將，白馬青袍捲地來。君王長嘆下平臺，口詔內人從避寇。手持愛子共衝哀，可憐十葉漢天子。海峽山崩竟如此，復壁甯教伏后威。佩刀自刺清河死，珠傷玉碎滿竹成。宮車無那亦龍迎，猶有黃門曾殉主。豈知紫閣竟屯兵，自憐白首深宮住。欲問家山渺歸路，酒脫寬裳出九重。却尋月夜依雙樹，一托香臺已十秋。每談遺事自生愁，室中漫禮金仙夢。夢裏還隨玉盤遊，惆悵生年遷陽九。戒珠持遍甘衰朽，仙家龍種尚飄零。賤妾蛾眉亦何有，我來故國幾沾翰。摩娑銅狄北風酸，昭陽舊侍悲通德。長樂姬人識佩蘭，從古存亡堪太息。淒涼無處尋遺跡，麥秀偏傷過客情。柘枝還下宮人泣。

秋雁篇

長安八月金風起，旅雁飛飛度渭水。其道連關傍九霄，當知迢遞經千里。千里隨陽道路賒，揚聲接翼向天涯。銜蘆欲避金河雪，嗟淩還依玉漱沙。沙頭日暮秋蕭索，夜火如星亂樓泊。江路山來足稻梁，雲間却自多增燧。燧連天何處飛，冰霜滿目未能歸。月冷關城哀響過，風迴汀渚斷行稀。可憐歲晚爭飛急，羽

關摧頽去安極，拂髻背傳紫塞書。驚寒曉雜朱樓笛，誰家少婦倚朱樓。忽見孤鴻淚暗流，玳瑁牀空紅粉怨。芙蓉帶緩翠蛾愁，愁心幾度音塵絕。掃蕩寒衣向秋月，詎憐明鏡歇容華。却恨狂夫限城關，關遙遙落雁低。青蘋碧玉湖西，何如長住吳江濱。不使年年有別離。

冬夜同諸子飲方坦庵先生齋即席賦呈

歲晚驅征雁，時窮泣鮪魚。漫同難久，還憶結交初。越石原無罪，文通未上書。白雲空在眼，腸斷望鄉餘。冬夜同諸子飲方坦庵先生齋即席賦呈。月落層城雁度哀，南冠相對暫銜杯。天涯兄弟情偏苦，江表山川夢未迴。穿徑已荒庚信宅，思家莫上李陵臺。夜深何處吹羌笛，腸斷鄉關是落梅。

夜同子長過方婁園學士賦贈

絳蠟沈沈照眼紅，冰天歷歷度飛鴻。披帷莫厭經過密，把酒應憐患難同。夾巷鼓笳喧北寺，中宵星斗動西風。十年冠劍銅龍署，回首君門歎轉蓬。

送張補虎南行和陳相國

經年西署相依久，忽送征車恨若何。嚴譴已墜同放逐，餘生那更歷風波。新亭樹色臨江盡，京口濤聲到海多。萬里故鄉猶在眼，憐君重得暫經過。

戊戌除夕偕諸子集陳素庵先生齋即席同直方子長賦

促漏催寒盡，官梅逼歲新。不堪今夜酒，相對異州人。竄逐存餘齒，艱難愧此身。傷心瞻北斗，明日帝城春。

己亥正月朔夜同子長小飲口占

條風淑景動皇州，孤客相逢尚滯留。萬里共傷多難日，三春誰記少年游。姓名謾枉悲青史，門次凋殘累白頭。遙夜思歸不成寐，角聲吹徹五更愁。

人日同子長賦

支離棘寺逢人日，強進芳符倍倍神。風闌探花稀到眼，龍沙選客自相親。人遙南國書難寄，律轉東郊柳漫新。忽憶去年偕計吏，正驅鞍馬大河濱。

答贈陳子長

驚塵聞名久，相逢即故知。片言深契托，九折共艱危。伏闕書難上，懷鄉調自悲。帝城春色早，腸斷向南枝。客心愁不寐，坐見月華移。只自臨遙夜，甯知異舊時。光連關樹迥，寒入苑鐘悲。遠憶金閨婦，慙蛾恨別離。

元夕同直方子長賦

寂寞園牆少客過，聽殘更漏復如何。自將杯酒酬佳節，不為艱虞廢嘯歌。月繞庭柯春色靜，風傳城角夜聲多。遙憐燈火千門裏，綵繡離輪度玉河。

春雪篇

此予童時所作也。今年浮紫西曹。見積雪綿旬。凝堵不散。因記憶錄出。以正素庵先生。然語多忘失。復為點翰。以視向製。略更四五矣。先生及直方子長。皆為別和。遂併記之。

元隨吹不已。一夜起嚴陰。漸覺輕寒侵曉幕。俄驚飄散遍春林。林端驕望光如曙。六出霏霏凝瓊樹。祇道尋芳鳳苑春。誰知吹雪龍山暮。龍山雪色舞空來。沾花拂柳自徘徊。金屏夜掩疑含月。綺戶晨開悞落梅。誰家小院湘簾溼。幾處高樓羌笛哀。數聲羌笛天如練。珠斗年光君不見。積聚遙含翡翠窗。凝輝深照鴛鴦殿。鴛鴦殿裏耐春寒。少女粧成自倚闌。歌扇半遮憐粉薄。舞衣乍點惜花殘。海神昨日車輪度。雪花落盡長安路。玉房密坐進蘭尊。繡被薰爐分桂柱。桂柱沈沈樂未央。可憐春色半飄飄。翠成綵勝無顏色。夢繞梨花總斷腸。梨花匝樹春歸盡。鱗亂空階愁不掃。班女何須怨白團。王孫空自思芳草。草色凄迷紫陌曠。那堪飛雪正紛紛。三時花月知何處。千里瓊瑤祗憶君。瓊瑤滿眼難凭折。黃竹哀歌自淒咽。已悲搖蕩任迴風。誰惜飄零在韶月。春晴日莫嘆蹉跎。白雪漫天可奈何。惟有東瀛雙玉馬。庭前依舊散陽和。

感示子長

夜靜危籬刻漏頻。客中對爾倍情親。非關刀筆嚴持法。自是聲名解恨人。獻弔湘濱悲宋玉。竄身遼海泣崔駟。南天望處腸斷榆柳江皋已暮春。

閏三月朔日將赴遠左留別吳中諸故人

薊門三月柳堪折。玉關邊客肝腸絕。結束征車去舊鄉。矯首天南恨難別。憶昨青臺事俠遊。才名草草華塗侯。黃童雅量無雙譽。溫燭羞居第二流。相將日向春江曲。闔廬墓前草初綠。綵鷁春風客似雲。珠簾夜月人如玉。少年行樂恣遊盤。夾道飛花覆錦繡。按歌每挾萊夷女。駐馬頻看芍藥欄。筵前進酒題鸚鵡。一日聲名動東府。擬從執戟奏甘泉。恥學吾邱能格五。去年謬應公車徵。駿馬高臺幾度登。自許文章飛白鳳。豈知謠詠信蒼蠅。蒼蠅點白由來事。意欲偏嗟權謗議。賦就凌雲祇自憐。投人明月還相棄。身嬰木索入園門。白日陰沈欲斷魂。北燕漫說騶生哭。東海誰明孝婦冤。銜冤狂狷悲何極。慷慨陳詞對巖棘。幽怨空教托楚辭。嚴威竟已口秦格。忽承恩詔度龍沙。邊草茫茫去路賒。名列丹青難指罪。身投青海已無家。銷魂橋畔誰相送。一曲蘆笳自悲痛。卓帽慚非避世人。青山何處思鄉夢。鄉心日夜繞江干。江柳江花不復華。萬重關塞行應遍。十載交游見欲難。從此家山等飛蓬。滿眼黃雲橫大漠。自傷亭伯遠投荒。却悔平原輕赴洛。一向冰天逐雁臣。東風揮手淚沾巾。只應一片江南月。流照飄零塞北人。

秋筵前集卷五

詩四

春日篇

亭臯三月東風吹。匝道烟花隨綠圍。十里紅潮連翠岸。千重碧樹起珠帷。侯家別墅春如綺。芳林繁囿連雲日。蘭沼輕波泛紫鸞。葦樓高影吳元駟。樓陰架址碧螭峨。窗戶玲瓏盛綺羅。日映翡翠銀蒜靜。風微珠網玉鈴和。鈴聲隱隱花間起。榆錢雪落覆明水。數蝶低飛香草中。流鶯細啣垂楊裏。絳垂楊滿郊遊。絲百尺亂烟條。陌上繁陰臨玉道。隄邊香霧鎖虹橋。虹橋一望明于素。朱軒紺轡紛相度。錦障新開瀟水園。羊車近出長安路。長安此日正妍華。幾處樓臺映霞翠。講香細初調馬。細拾風輕試問花。綠時去去芳埃逐。油幕生光照平陸。帶織柔荑耀紫珊。鞍裝香葉圍紅玉。玉鞭時向狹斜行。弱絮繽紛綴道傍。關雞坊裏花初滿。走馬臺邊柳正黃。柳黃花滿相凌亂。由來此地稱華豔。日暮微歌趙李家。夜來黃酒胡姬館。十五胡姬不解羞。低鬟輕倚細篋篋。私結紅羅邀上客。自矜脂膩整搔頭。年年歲歲爭遊冶。挾彈探丸空蕩野。南陌方看千騎來。東皇又擲三春謝。三春風日自陰濃。落盡梨花鎖院中。聞道西園芳草路。羅衣迎暑接春風。

金陵篇

高皇昔日西吳手，挾纛旗間獨夫。既向龍沙開絕漠，遂來虎踞建神都。燕子二潮通海浪，鴻郎萬雉俯江波。江波去去無窮已，城中宮闈參天起。鳩鵲連延抗碧臺，風皇薜蘿圍玖玳。隱隱長橋水臥虹，沈沈華閣綺含紫。圓井奔寒露索高，上林花隱風弦細。蘭鈞鉤陳七寶鞭，深紫袖寫便嬖。畫靜烟花金殿香，宵嚴鐘鼓玉珂寒。七枝隊隊齊仙仗，外華公瓊響翠華前。日麗朱城百萬戶，氣迫皇圖三十年。文皇爲念邊城苦，欲臥燕山留北鎮。竟從鹿駱策關中，難仍牛首稱天府。一自宸旒去紫臺，遂令南內瑣青槐。玉女窗寒風斷綰，景陽鐘歇月徘徊。銅溝不膩紅粧粉，金屋空餘烏韭苔。轉輻斷斷曉鴉曉，宮莎合日春秋早。獸環深閉寂難知，鉤盾蕭涼無復掃。時見朱櫻薦髮園，獨看碧草蕪馳道。列聖相傳海內平，侯家甲第起紅塵。十二重樓連鳳翼，三千複帳結鴻紛。香車半覆油幢暖，畫閣全傳水調清。舞愛弓腰碧纒轉，歌殘子夜玉鉤明。繡戶宵籠雲母扇，晶盤曉進月兒羹。既傾燕尾臨芳沼，還問桃根向石城。石城年少如鷹鵬，腹下吳鉤凝紺雪。挾妓酣歌玳瑁樓，揮鞭騶試金錢母。檀槽撥軟貼龍香，絃絲斷施鸞血。獨來陌上恣於越，放犬呼鷹樂未消。醉扶芙蓉輕一諾，笑擲珊瑚賭百驛。絳衫香襲浮雲輕，紫艾光承明月刀。明月高高照芳甸，秦淮宛轉澄如練。汀上銀沙寫露華，堤邊珍樹吹花散。錦纜風迴榜唱微，蘭橈波細簫聲轉。蕭蕭清吹滿皇州，夾道芳塵掩畫樓。睡鴨香濃初按笛，鳴榔罷學歲鉤。街喧蘭葉迎珠勒，隊簇桃花映綠鞦韆。芳球粉粉馳逐，誰知禍亂來相促。九逸驚從代邸來，三星更向東山簇。江表雖飛晉氏龍，中原已失嬴家鹿。魏傳寶篋集丹陽，南紀欣開司隸章。酒置新亭風已異，雙回舊內日重光。那堪飛晉氏龍，中原已失嬴家鹿。魏傳寶篋集丹陽，南紀欣開司隸章。酒置新亭風已異，雙回舊內日重光。那堪飛晉氏龍，中原已失嬴家鹿。魏傳寶篋集丹陽，南紀欣開司隸章。酒置新亭風已異，雙回舊內日重光。那堪飛晉氏龍，中原已失嬴家鹿。

長安道

馳道春風晚，長楸落日斜。按鷹來成里，挾瑟向侯家。執扇平陽月，珊瑚宣曲花。君王方好武，新拜李輕車。

洛陽道

戒曉開平樂，華綰滿洛陽。風花低錦障，歌吹競紅粧。金埒新調馬，銀鉤學採桑。關雞殊未返，知是就陳王。

塞上曲

羽檄夜徵兵，嫖姚下柳城。邊烽連戰氣，隴樹聚秋聲。月落金笳冷，風高鐵馬鳴。歸來報天子，獵火萬山明。

塞下曲

萬里覓封侯，金鞍被錦裘。弓懸霜塞月，角度雁門秋。白草迷孤障，黃雲斷戍樓。應知漢都護，持節到涼州。

紫陽馬

蹀躞蘭池馬，鳴鑼出瀟川。氣驅垂柳側，嘶斷落花前。鞭影懸絲鞵，衣香拂錦韉。方隨驥騎去，羞向畫樓邊。

劉生

年少扶風客，騎行緇陌傍。期門新挾彈，長信舊爲郎。輕薄徵紅袖，矜趨脫紫鞵。獨來春草獵，名姓滿成陽。

關山月

明月照邊州，交河迴不流。五原征雁斷，六道戰雲愁。鐵甲寒生白，銅焦夜帶秋。誰憐樓上女，腸斷大刀頭。

雨雪曲

關山千里雪，客子事長征。銀燭雙雕沒，冰河一騎行。雲橫青海戍，烽掩白登城。辛苦金微外，嫖姚未解兵。

班婕妤

君王憐燕啄，乘妾似飛蓬。登路苦文暗，簾鉤露彩澆。秋風傷掃素，夜月怯窺紅。豈怨成孤寢，私心託守宮。

銅雀伎

井幹倚清涼，朱顏送豔陽。繡幃春漠漠，陵樹月蒼蒼。紅斷閒裙蝶，鶯歸罷笛牀。遙思魏宮夜，歌舞奏名倡。

晚眺寄計甫草

夜色蕭條萬里開，愁人臨眺獨徘徊。浮空遠碧天邊盡，不斷荒烟樹杪來。孤障風高悲鼓角，春濤日落映樓臺。只今戎馬迷南北，且向哀絲問俠才。

寄楚黃王涓來

相思空唱梅花曲，夷甫行藏近若何。目極江湖千里暮，書傳關塞一鴻過。潯陽潮落笳聲壯，笠澤天高戰氣多。好去買山尋風侶，莫教風雨泣滄阿。

送人之越東即席分得蕭字

平原春草莽蕭蕭，遊子乘春訪石橋。舟渡雲中觀海日，人從天際聽江潮。赤城東去霞標盡，閩嶼南開龍氣遙。倘過嚴陵逢釣叟，可能回首憶吹簫。

雜詩同楊俊三作

黃鶴凌風飛，翩翩橫九垓。秋風何蕭瑟，長鳴有餘哀。我生亦何爲，栖栖隱蒿萊。圓景依中天，繁星蝕其輝。朱華耀芳林，嚴霜瘁其萋。昭王久已死，誰起黃金臺。壯夫固有時，無爲長捨推。周周顧羽毛，安知橫絕才。少年好遠遊，駕言適沉湘。廣川激清波，惠風蕩紅芳。走馬陽雲臺，流蘇何飄揚。天晴春草細，平原浩茫茫。飛身接雙兔，倒捉青絲鞵。南楚多俠客，相逢大道傍。解鞍藉草坐，飛騎徵名倡。是時暮春初，新爲滿高楊。絲管雜鶯聲，歡樂方未央。自擬今日遊，百歲可終常。豈意迅商來，吹我還舊鄉。乘彼繁與華，摧藏守空堂。青蛟競飲食，元豹擇文章。扶搖倘我借，矯翼凌扶桑。

上山採芳杜

上山採芳杜，岩阿多薄陰。東風媚春華，枝葉自相尋。之子渺不歸，歲月日以侵。憶君新婚時，相於同錦衾。今君遠行役，悠悠隔江潭。門有車馬客，云來自桂林。牽衣問夫婿，言阻湘水深。庭中有好鳥，命儻揚清音。

而我竟何如。紅顏坐泪零。寄君辛努力。無使妾傷心。

家世為漢將。生長遼東。秋高塞草枯。從軍出雲中。具裝懸吳鉤。雙鞭控秦弓。烽烟四面動。旌幟紛相從。列營砂碛間。白日昏蒼茫。邊聲薄暮起。蕭蕭生嚴風。黃雲合涼野。千里無征鴻。倚劍登高原。慘淡秋天空。漢南荷未凋。意氣難為功。轉戰關干山。連摧燕支戎。天子坐建章。馳詔矚爾雄。功成入西京。甲第何崇隆。嗚嗚草元者。鉛蛇守固窮。

植蘭華池邊。微芳隨風宜。託身君子室。令德隨人妍。高樓有佚女。獨宿方盛年。年頗十五餘。蛾眉澹新烟。含情理修帶。垂手春風前。不怨盛年移。但期盛條遠。豈學倡家女。河間夜數錢。

白紵辭和宏人大兒

曲瓊半上朱筵張。蛾眉促坐調銀篋。月華燭燭光滿堂。為君起舞樂夜長。七盤迅赴樽腹揚。香塵欲動江南瓊。安歌進酒君莫忘。無為向隅空自傷。高堂歌舞殊未央。烏囀嗚嗚催扶桑。

臨高堂。披重帷。博山爐委芳氣馥。還攜美子揚清曲。玉柱高張調何促。袖長管急消華燭。春風濛濛吹微波。陽陽欲去可奈何。忘情且任金巨難。不見高樓春盡傷青蛾。

長安有狄斜行

三輔盛遊俠。逐逐長安中。長安何翕絕。冠蓋相紛溶。道逢兩騎人。叩叩問何從。答言少年時。結交槐里翁。二十屬期門。侍獵長楊宮。池陽宣曲間。日夕射射熊。家本俠者徒。寶乘非鳴鐘。一旦拜恩澤。罄折來羣公。大息大長秋。小息右扶風。朱軒交華屋。寶御殊璫惠。善官自有因。矩步非所容。佳麗及春妍。歲暮難為工。

漢武宮詞

戲罷魚龍幸柏臺。期門十隊翠華開。甘泉宮裏傳銀燭。聞道君王夜獵迴。

開元宮詞

春來水殿澆游。阿監傳呼召玉臺。十部龜茲齊度曲。夜深歌舞到花開。

行路難和吳海序計用草

翩翩炎洲翠。溫理何娟好。羅家工射利。雲罕張林杪。凌霜觸雪辭故枝。羽毛瑟瑟如蓬葆。海鶴嗷嗷鳴雲中。顧此憔悴心。煩仲念君雖微同。鳳族胡為戕翼。羈籠籠。為君拍網得歸去。相將飛入三珠樹。

漢武好神仙。五利為通候。為言仙人好樓居。巖巖離香雜淹留。不如雲臥向山去。文狸赤豹同遊遊。又聞山鬼方窈窕。幽室含睇來相求。吾聞君言何太矯。人生立身苦不早。平原據地歌金門。安能寂寂長烟草。盛年易戰時易沈。沈秋風不駐紅顏好。不見濟南終子雲。上書十八乘朱輪。文仲昔戰死。乃歌平陵東。平陵多松柏。一一生悲風。憶昔全盛時。侯家一何雄。父為漢相子侍中。香貂翠羽交君宮。門前雙旌相照耀。傾燈東郡驅遊龍。一朝彎弓雪漢恥。相從獨有陳家子。新都欲來亦以死。嗟爾慷慨徒爾為。逆頭且入陳都市。汝南小兒何處。不歌義公歌兩篇。

子夜歌和胡茂倫

秋箱集 前集 卷五 詩四

債傍大堤頭。問數在何許。那得木蘭鏡。載假到歡處。棄妾高樓上。羞看春草肥。蛾眉何用掃。夫婿已翻飛。

五日觀競渡因憶楚荆一百韻

佳麗蘇臺畔。烽烟鄂樹邊。懷人空悵望。撫景自凄然。草木辭春晚。魚龍隱浪偏。天涯還戰伐。江左競誰圓。射粉羌笳後。尋芳塞馬前。楚山雲黯淡。吳練水潺湲。為憶三閩賦。翻悲五日傳。千門待女浴。萬戶命絲絃。榴暖紅珠火。花明紫玉烟。水嬉仍舊俗。競渡又今年。鳳舸沙棠艦。鳧車文杏船。古謂舟為車。如木馬之類。波輕飛畫幟。風急蕩淪連。雜沓奔湖壯。蒼茫亂影旋。錦帆粉沼汎。絲竿倒盈川。擊汰滄籟鼓。橫流賦簡。權歌聲的的。機吹思咽咽。白馬晴洲合。黃頭麗服鮮。靈胥小海唱。九淖盡崖。繡轡凌風直。牙標映日圓。輕響吹雪掣。跳沫激珠連。翼翼蛟初翫。滄滄鷺乍旋。飄搖首尾捷。宛轉軸軀便。直欲橫朱汜。何心遶鏡懸。兩登開輔帳。一徑駐華軒。蠻帶隨絲遠。香臍向客唱。縱橫背雀舫。歷亂碧羅幃。蕩子金鸞簇。佳人玉袖聯。微歌看淡。倚扇醉嬌媚。盡矢觀瀟樂。徒誇拾翠娘。傷心誰獨苦。招屈自摧煎。倏忽蕭蕭。如同霧雨。曲終江寂寂。戲罷湘灘灘。對此原增憾。于今益惘焉。山陽思舊笛。水畔斷腸絃。荒莽湘泉月。蕭條漢渚荃。峯青空。七。雪白渺三千。彼美遊無處。蘋花益可憐。昔子知子上。意氣遠同堅。萬里曾貽佩。孤懷願執鞭。澄湖香澹。沉芷影。辛辛神往都無隔。書來各勉旃。但期長悌忽。未共李膺船。是歲逢園棘。家翁質乘權。阿房求杜牧。屢屢識張元。辛苦梧桐咏。沈吟芍藥篇。帝娥方鼓瑟。令史早書牋。策奏蘭成射。人看玉笋妍。門生真氏貴。賓客衛家賢。夢斗還相次。登龍獨秀先。師資誠契合。風雅故便。西錦朱華燦。滄神紫字鸞。向衰嗤伏氏。年少逼僧虔。粉署苟香合。華堂謝舞。才名於藻麗。出入監神仙。黃鶴長停馬。青翰夜點箋。觀瀟雲母隔。霓旌雪兒眠。綺席輕于蕊。羅衫薄似蟬。筆裁鸚鵡賦。身侍雁池筵。論議皆希逸。交遊悉仲宣。曲高雄楚國。文似獻甘泉。計吏車方飭。和門檄又還。寬稍新市滿。羽下江。哇固窺襄郢。尤來出關。軫圍若七里。雉對陣雙甄。殺氣橫鵝角。妖星孛翼躔。六庚俱麗箭。九虎號鳴弦。絕障軍聲斷。嚴關戍火延。登陣非棘令。逐寇失楊旛。無復金湯恃。空餘鐵騎駢。赤亭強弩散。玉壁戰樓顛。突豕彌遠道。封狐聘陌阡。城崩張日慘。野哭晚風。骨壘滂陽側。燐迷明月巔。映名在夷。王孫淪鐵。刑有。甲姓因拘。壁。曳山難擊。冤禽海易填。中原當板蕩。吾道此屯。屯遭側。遊燕客。雁雁正促。因。望雲因思切。開難遂言。曉。色。望城角。涼。飄。夢。澤。天。子。上。計。借。至。金。陵。開。州。州。以。母。夫。人。在。途。路。秋。深。夜。慘。道。阻。屢。迴。沿。淚。豈。無。家。別。愁。綠。憶。母。綿。超。苞。悲。血。溫。濕。漉。裙。牽。入。里。人。皆。異。窮。途。恨。詎。獨。修。陵。防。藕。植。木。未。懼。零。落。高。蹈。懷。龍。首。退。征。致。鶴。拳。七。鴻。羅。羅。羅。鉤。貝。網。菱。菱。壯。節。羞。全。瓦。宛。徒。碎。碎。瑣。美。陽。陶。自。穴。酒。士。志。事。俊。烈。烈。鋤。蘭。戶。倉。倉。擲。蕙。博。江。寒。烟。霧。澗。波。闊。歷。蛟。蛟。徐。徐。終。沈。海。彭。成。竟。赴。淵。魂。離。藜。藜。苦。身。向。日。維。全。箱。色。宵。侵。淡。虹。光。盡。蝕。華。華。存。啜。鶴。蜀。道。響。啼。鷓。視。死。君。能。定。浮。生。世。尚。崇。舊。交。龍。戰。盡。新。事。賦。歌。捐。阮。籍。徒。理。烟。燼。均。漫。索。楓。林。易。合。葭。草。怨。難。痊。寂。寞。泉。臺。夜。飄。零。故。國。為。繁。華。今。滿。日。誰。念。大。招。篇。

美人篇和閻夏二兄

妾家近住石城東。掩抑高樓花作籠。參紅自澆舊家宅。約者偷施紅守宮。宮粉亭亭說初日。爾來卻掩珠
 意立。屈成屏開夜影空。歲鞋軟捲春風急。春風畫閣倚新粧。屏月輕安待約黃。垂綬紋紋裁繡被。飛龍
 子點羅裳。羅裳玉袖朱顏好。櫻雲亂捲梳風早。誰持翠羽惜盈盈。羞期油壁同小小。鳥曠白門楊柳春。絳
 怨相將去踏青。上頭不見東方騎。小立還聽西曲爲。西曲長干遊俠路。三三五五窺紅步。掩映珠袍花際
 明。迢迢金絡林陰度。就中年少最閑舒。寶眼揮鞭指妾居。三條未翦連枝錦。雙烟先上合歡襦。看君若妾
 多輕薄。相於兩兩微波託。貽我羅縷白玉纒。贈君銅鏡黃金錯。妾心對此倍纏綿。願約他時並碧絃。風皇
 曲奏羞中夜。鸚鵡環留侯七年。年華倏忽芳菲歇。鳩媒詠詠佳期絕。願望顏花香未歸。相思萱草長離別。
 離別休歌楊叛兒。離離原未待恩私。飛自泣東南雀。叩叩空垂西北期。庭前落盡五桃樹。思君渺渺行
 何處。設勞桃雪助春蛾。空拭紅巾垂玉筍。玉筍雙垂暗自傷。秦箏楚雨掩空牀。同聲自矢鴛鴦約。羞學侯
 家弄秋香。

金陵

漢家居重南京開。度邑龍盤實壯哉。黃屋切雲雙闕迴。朱門不夜五侯來。蕩舟桃葉迎鴛補。邀笛梅花近
 鳳臺。莫道江東非戰地。徐常台負折衝才。

夜次京口

高城樓堞倚天開。瓜步鐘聲隔岸迴。夜月迴臨江樹遠。春星遙動海潮來。南徐士馬推雄略。北府風流憶
 賦才。回首桓公高宴處。短簫橫笛倍堪哀。

揚州

江南佳麗地。風月更揚州。花隱王孫殿。春還太子樓。舞衣低步障。歌榭出空樓。日晚隋堤柳。烟條繫紫驄。

登漢陽晴川樓時逆風已烈

雕窗繡柱俯高樓。檻外鶯啼杜若洲。麗日曉開孤島樹。晴雲春入大江流。鄂君青翰焚香臥。神女芳皋解
 佩遊。牢落不堪頻縱目。臨江烽火正淹留。

岳州

城頭山色倚嵯峨。不盡葦葦積翠過。地擁樓臺三楚麗。湖開南北五溪多。黃陵夜靜湘君瑟。青草春生步
 澤波。欲向芳洲尋宿莽。美人無處奈愁何。

湘陰

二月逢寒食。三年寄短亭。山空春雨白。江迴暮潮青。芳樹連巫峽。歸鴻落洞庭。嚴城有刁斗。蕭瑟未堪聽。
 兄宏人曰金陵至湘陰六首皆家弟紀遊舊作也時年甫十三面境地便已爾爾才非康樂而
 家有惠連臨湘未用爲之三嘆。

君馬黃附張九福

君馬黃。臣馬蒼。君馬蘭筋。臣馬驢方。給我白鹿珂。著我鐵繡襪。金堤十里春草長。鳴鞭蹀躞交輝光。君馬

雖不言。中心自摧傷。自念龍媒姿。呈瑞來成陽。玉山有嘉禾。劉之爲饌糧。天子見我三嘆息。傳呼協律爲
 歌章。雄姿矯矯雪毛赭。肉豐律律桃花香。問君翦拂爲誰子。安陽程侯來相常。須臾人事如轉轂。駿雄乘
 置道空谷。傷心忽遇狻猊兒。玉鞭金絡相馳逐。君不見武帝宮中首宿稱。茂陵蕭瑟秋風鮮。安陽既去程
 侯死。銜冤伏檻空傷悲。

東飛伯勞歌同計甫草題山子作

纖腰麗女長裾后。流鶯乳燕春相守。誰家遙臨瑣窻前。調絃拂柱情留連。流蘇翠帳鴛鴦茵。明眸微睇羞
 自陳。可憐十五新嬌面。桃成婀娜遮團扇。東風綺陌冶遊多。狂夫猶自戍交河。

秋夜同楊俊三作

命儻出江郭。坐嘯臨層崖。涼颼發商氣。碧樹何霏微。皎月鑿幽樹。微霜散華墀。滄浪長河流。嗷嗷孤鴻哀。
 楚人怨遲暮。客子嘆歲時。含情易爲感。念往空滋悲。絲桐自有音。女蘿自有枝。桂水渺無極。憂思徒自知。

冠霞閣同顧茂倫趙若于晚眺

香閣鬱崔嵬。登臨野色開。黃雲高古戍。落照隱荒臺。笛思迎寒切。砧聲入暮哀。蕭條天際雁。幾日故園來。

秋感八首甲申九月在湘中作

楓林搖落迥蒼蒼。歲暮天涯黯自傷。水夜星河翻夢澤。高秋風雨暗瀟湘。三年作客涪砧斷。萬里懷人羣
 桂長。憑眺欲尋西澗佩。數聲漁唱起滄浪。

望遠登王榮樓參差吹微木蘭舟風清桂嶺撥初囀雨歇蒼梧瘴未收帝子怨深蕊瑟夜美人心折白

蘋秋。卻憐故國多芳草。幾度登臨賦遠遊。
 西山陵闕鎖幽宮。翠帝神靈想像中。銀海雁寒虛殿月。玉衣香散夜臺風。天高朔氣妖星動。地入邊笳御
 宿空。禮祀萬年開北極。只今秋祭更江東。

楚宮八月下樓槍宗子誰傳帶佩盟雲夢旌旗返去國章華臺榭更開營珠囊夜泣三湘雨玉馬秋迷六

昭兵。楚中諸王遊地對粵者。牛爲災孽所埃。聞道至尊思叔父。燈烟渺渺動皇情。
 齊豫諸軍盡北來。淮淝山色戰雲開。九江潮穩飛龍艦。萬騎風高戲馬臺。珠鶴就推王尊貴。折衝空憶謝
 元才。先皇恩澤知無數。誓衆應多縞素哀。

遙傳陶侃駐江干三戶兵戈血未乾甲帳繁霜多縱寇牙門青嶺半登壇左侯麾下中保將時時有賜

玉者嚴城落日征烽急。絕塞迎寒畫角殘。共道楚軍工戰鬪。卻教郢郢路常難。
 千里平沙接大荒。襄中風物自蒼蒼。漢江吞掩孤城白。戍鼓寒沈落照黃。寇寇健兒驕玉馬。觀軍中貴擁
 銀鑰。可憐高麗軍圍寨。卻使君王策廟堂。
 長沙寒倚洞庭波。翠嶂丹楓雁幾過。虞帝祠荒聞野哭。番君臺迢散夷歌。關河向晚魚龍寂。亭障凌秋羽
 敵多。平落楚天征戰後。中原極目奈愁何。

得獨秀千古

秋日感懷八首

麗譙落日旆悠悠。一望中原動九愁。光簡關山千里暮。江雲鴻雁萬家秋。咸陽繡旅傷王子。滌海功名憶少游。桂水只今新落馬。何人處命扁舟。

獨夜商歌倚劍看。陸沈空憶舊長安。王孫江乘金鞭去。公主清河玉袖殘。白露園陵遊月冷。黃雲城闕射雕寒。最憐京洛蒙塵後。戰血年年只未乾。

關河歷歷想雄圖。飛將旌旗更有無。紫塞風烟征雁斷。朱甍驛路瘴雲孤。憑城早已亡羊侃。鳴鶴何曾畏郭都。卻憶故宮遊幸處。月明永夜照金鋪。

舊國樓臺極望中。蔣山松柏野烟通。烏囀玉樹陳宮靜。雲散金屏晉殿空。代馬長嘶愁曉月。邊笳遙夜動秋風。江流萬里投鞭斷。誰向西州泣謝公。

西來烽火照神州。十載干戈在北平。劉氏黑貂空喪落。秦川白騎竟縱橫。種瓜誰識通侯貴。奉鬻還誇僕射名。極目長陵秋色遠。金龜玉雁不勝情。

易京西去古雲中。白骨黃沙感慨同。皇市度遼兵甲盛。幕容歸晉羽書通。兵殘馬邑頭空斷。箭盡蘭山恨未窮。最是將軍臺畔月。夜來猶自照滄宮。

花外陳家結綺樓。翠支甲帳侍宸遊。珠簾夜靜千門月。金井寒生六苑秋。建業山川收王氣。華林歌吹度邊愁。翩翩不少歸朝客。猶向江南說黑頭。

萬木蕭森帶遠烟。吳峰吳水氣蒼然。孤城搗素秋風裏。遠戍吹笳落照前。東郡未忘丞相澤。涼州猶共永嘉年。故人嶺海知無恙。長劍單衫倍可憐。

贈友

朱華朝朝日。空景相澄鮮。浮雲覆長薄。迴風澹圓淵。忽言采三露。遊思泛五烟。蘭蕪揚竹芬。清澗流潺湲。元猿坐長嘯。羶子爭接肩。舍此嘆息去。孰辨施與空。豈無蕭關姿。孤芳竟誰宜。運會有代謝。人事多推遷。苟非遭逢早。愚賤同乘輿。勸哉玉臺藻。明時幸相全。毋使秋節至。零落悲紅顏。

夜讀吳閩

涼颼起高樹。飄飄吹我衣。繁星耀中天。光景熠四垂。華鏡樂遙夜。歌舞歡相隨。清商發皓齒。妍述揚元眉。吳客歌采菱。曲度何靡靡。綺麗盡今夕。沈瀟忘所歸。愛人獨愁思。散步臨階墀。金波灑欲落。河漢清且微。願隨晨風翔。一舉凌朱羲。安能坐長嘆。時往不可追。

送康小范之廣陵

吹笛離堂意自勞。朱軒軸軸映蘭膏。論文客路憑樽酒。惜別天涯脫佩刀。舊苑池臺江雁下。秋城笳鼓海風高。傷心莫問當年事。司馬墳邊逐野蒿。

寄侯記原

吳城膠水路。逶迤歲暮汀洲雁影遲。秋到梧宮人已去。書來桂嶺事堪悲。江潭憔悴空長恨。故國蕭條有夢思。何日重頤元朔詔。羽林躍馬備瓜兒。

寄侯研德

相逢吳市賦彈冠。此日猶傳舊姓名。儲保已能藏李燮。酒徒何處問荆卿。悲歌草土黃金盡。落魄江湖白髮生。無那南來消息斷。珠崖烟雨倍傷情。

哭友

常時痛哭向秦庭。豈意風塵老歲星。報國陳豐還寂寞。破家張儉獨飄零。十年亡命烏頭白。千里思君杜若青。滿目山川爭戰後。遙憐何地更傷靈。

秋夜篇和友人開夏兩兄

八月清商下素柯。曲房閒館夜涼多。玉階窈窕流明月。畫閣玲瓏度絳河。絳河耿耿秋風裏。千門萬戶秋如水。霧散銀牀蟋蟀催。涼生綺沼芙蓉死。芙蓉小苑照三星。玉繩泛灑夜冥冥。博山不暖黃金屋。寶瑟森寒雲母屏。屏風幾曲山流空。影深宮此夜雜裳冷。秦女林中漫卷衣。甄妃塘上思遺枕。枕獨牀空百恨生。遙遙魚鱗警層城。樓樓綺綺結華滿。甲觀麗麗耀彩明。露彩盈盈閉深殿。沈沈宮漏催催龍。共俟羊車殊未回。遙聞鳳管愁相見。別有離人粧鏡臺。哀絲促柱夜徘徊。羅帳輕低開葉墜。珠簾斜掩待燈來。燈來年華換。金釵棄置空長嘆。啓籥羞看舊舞衣。開絃祗益新邊怨。怨別離家淚未乾。可憐夫婿滯吳關。關山莫寄鴛鴦被。旌閣長悲翡翠環。環去去無消息。門前碧草連行迹。旅雁寒飛只斷腸。牽牛遙指空沾臚。斷腸沾臚迴生愁。北斗闌干對桂鉤。征人紫塞三千里。賤妾紅閣十二樓。樓上銅龍聲漸咽。交河一戍同胡越。香綰蘭夢未成。寒侵蕙怨難歡。蕙怨關妾妾自傷。黃姑欲沒月低梁。思君空有刀頭約。誰念深閨秋夜長。

三婦贈三首

大婦理蟬鬢。中婦斂蛾眉。小婦獨無事。臨砌折花枝。風吹合歡帶。山開見紅暉。大婦調絃罷。中婦採桑歸。小婦好容貌。對鏡試羅衣。相將向南陌。日夕遲青絲。大婦掩羅幃。中婦弄鴛杆。可憐最小婦。益益私自語。斗橫花影低。抱衾向郎處。

望遠曲并序

望遠曲者。本陳君皇士題也。皇士身隱牆東。情馳天末。有懷難語。暫寄託于長歌。獨處含愁。惟留連于短翰。貞女子之不予。愆期十年。怨少婦之生離。于今八載。蘭棹桂水。尋郎未逢。銀洞珠宮。思歡不見。嗟乎。任天長而地久。流恨無窮。縱海闊而江深。銜冤何極。各成七律。聊代五噫。庶幾聞者動心。言之無罪云爾。

碧簾十二捲春紗。楊柳門前是妾家。笛裏紅聲憐宋偉。鏡中好面問秦嘉。空塔鎮日銅鑿。芳徑無人碧樹斜。扶藜橫波紅玉斷。狂夫猶自滯天涯。

粧成日思氣。沈水香爐好憶君。蛤蜊夜來空似月。瑤姬夢去自爲雲。佳期漫惜金蟲在。遠別羞看玉燕分。惆悵江南無限路。楊花只向曲中聞。

憶君南渡桂陽川。芳草天涯路渺然。夜夜愁心依楚月。年年消息隔蠻烟。八蠶絲盡流黃素。雙燕哀翻寶瑟絃。迢遞他鄉飛破鏡。空垂玉筍到花前。

寂寂紅閨漏水長。黛眉如結坐啼粧。芙蓉帳捲春無力。玳瑁窗虛夜有霜。腸斷似憐琴上曲。愁多還感額閒黃。相思剩有青陵樹。賤妾何曾樂宋王。

玲瓏深鎖斷經過。塵鏡朝朝掩黛蛾。豈有鴛鴦薄。空持孔雀映纖羅。青驄郎馬騎何處。碧玉情人恨幾多。曼臉已甘憔悴盡。不堪重唱永新歌。

鳴蟬無復去時粧。不捲羅茵掩畫牀。幽夢好憐珠被薄。離愁還怯風簾長。山頭朱履思公主。城外青砧泣女郎。誰念鴛鴦七十二。分飛依舊上君堂。

晴絲漂泊不勝愁。手縮明窗上鳳樓。待月半符銀屈戌。隔花遙聽鈿鑿篋。靈芸壺內承紅淚。卓女絃中怨白頭。欲薦彫胡誰更共。石城艇子自淹留。

誰家遙豔隔船東。幾曲屏山笑語通。翠羽小欵能卻月。石華廣袖半從風。羊車人去春臺閉。鳳腦香銷夜被空。縱使金燈都化盡。一生還入楚王宮。

合歡芳樹鎖春烟。吹罷瑤笙意欲仙。婀娜魚車逢嶺上。躊躇翠蓋隔鏡邊。定情早贈琉璃匕。密意微傳白玉鈿。最是謝娘多薄命。卻教長恨五留連。

朝日羅幃粉黛新。羅衣如霧不勝春。殷勤連理知傳語。的歷珊瑚自溼唇。聲上誰看團扇妾。山前空問織縑人。解珠縱買芙蓉色。未必輕身屬季倫。

三星不動絳河沈。銀門迢迢燭影深。明月窻開遺玉導。繁霜曲罷脫金簪。盡荒粉蝶三生別。隔浦單鳧五夜心。卻憶繁家偏避近。素絲猶得結雙緜。

門前怕對玉鸞驄。夫婿天涯歸路遙。塔草長時人萬里。庭禽啼後緒千條。綃紅夜溼鮫人淚。帶緩春消楚女腰。何日團圓迎入室。鏡臺重整畫眉嬌。

贈祁奕喜
蘭葉春濤發。權輿來重泛五湖舟。背臺鹿鹿非吾土。江左衣冠異舊游。已見酒家藏李發。誰從幕下問王修。十年東府中丞節。雙戟淒涼淚未收。

江樓晚晴懷丁繡夫
西閣憑闌久。雲山望裏睽。斷霞江山樹。殘照野人家。草色迷春雨。鶯聲隔暮花。思君空極目。愁絕似天涯。

登穹窿山
茅君山館鎖崔嵬。曲磴盤雲積翠開。曉樹遠從吳苑合。春濤不盡越溪來。石壇清靜千崖靜。碧殿疎鐘萬壑哀。見說仙人丹鼎在。只今何處是蓬萊。

楚江三月柳枝斜。連璧風流自可誇。綠酒每彈湘女瑟。蘭橈曾泛渚宮花。十年避地音書隔。萬里思君道路賒。今日竹前重論舊。看君那樹在天涯。

懷侯研德
日暮相思谷水陰。故人消息任浮沈。督郵無事惟吹笛。園令多情自鼓琴。蘭葉池塘春雨遍。棠梨籬曉雲深。最憐高閣登臨處。夢渚湘山夜夜心。

寄遠
烽火頻年意若何。使人遙隔洞庭波。碧雞奉使功名薄。銅鼓迴軍涕淚多。灘水嶺高迷楚望。湘山日落聽夷歌。最憐弟子南巡路。黃竹淒涼少雁過。

題穹窿道院
山鶴微茫掩薜蘿。坐來岩閣望嵯峨。清霜碧潤松聲靜。急雨丹崖鶴唳多。銅闕千年空草木。瑤壇五夜動星河。方平去後仙遊少。欲問馳車奈遠何。

席上贈張子
日夕山堂草木深。相逢偏作越人吟。尊前空盡新知樂。笛裏難傳故國心。玉壘官遊思劍外。銅魚鄉信隔江灣。干戈十載成漂泊。矯首南雲淚滿襟。

上巳同丁繡夫禊飲
桃花曲水遠芳洲。筍屐尋春事曲幽。避日樓臺楊柳岸。微風簾管木蘭舟。天晴茂苑爲聲合。雨歇橫塘草色浮。一自羽觴修禊後。風流誰憶洛濱遊。

七夕贈車瑞香
銀浦斜迴玉露圓。短筵瓜果曲闌干。白榆夜色珠簾淨。碧樹秋光翠袖寒。取石幾年悲帝子。穿鍼此夕憶長安。漢家往事誰堪記。腸斷宮中賈佩蘭。

秋 日 贈 九 臨 和 既 庭 作
憐君失意臥滄洲。品藻曾推第一流。張檢姓名傳北部。羊曇涕淚在西州。芙蓉玉露荒江靜。木黍金風舊國秋。卻憶當時詞賦客。酒壚零落竹林遊。

送人歸楚
秋水樓船榜客歌。送君遙渡楚江波。仙人遺閣看笙鶴。神女荒臺怨綺羅。故國十年歸雁少。清湘千里暮猿多。洞庭南望燈烟黑。武帳西風正擁戈。

寄懷姚子上
南沙烽色照江來。吳楚山川望裏開。白馬波濤當日恨。黃貂臘祭幾人哀。猿聲夜接巴中樹。雲氣秋高峽外臺。聞道渡湘曾作賦。漂零誰念買生才。

遺事

夜雨挑燈到草堂。偶談遺事一沾裳。南溟日月蓬萊外。東海樓船牛女傍。甲帳惟開推首節。滄洲何處哭田王。鼎湖龍去無消息。目斷神仙水一方。

送市草入都

載酒江亭問客程。東風惜別故人情。天邊楊柳吹龍笛。日下雲山繞鳳城。花發御溝春駐馬。月殘宮樹曉聞鶯。侍中知有楊莊在。誰薦雄文似長卿。

贈舊李侍御伍戶曹李蜀人伍楚人也

草堂深住五湖開。鶴駕天涯尚未還。冠蓋幾人依逆旅。烽烟何處望鄉關。蠻雲不斷蒼梧郡。蜀道難通玉壘山。苦憶漢家全盛日。朱衣銀燭殿中班。

題茂倫隱居

願歎高臥處。經歲掩柴關。雨色低春樹。雲陰散曉山。池荒侵草碧。籬捲映花閒。薄暮歌聲起。應知採藥還。

絕句

可憐風腦香。是君別時物。投著博山爐。青烟竟不滅。城北連城南。日夕望歡子。不及春蠶絲。纏綿爲君死。

送字三歸楚

江南七月秋風飛。短亭尊酒送將歸。金龜驛路吹橫笛。碧月江關照客衣。朱游別我故鄉去。五兩風輕向何處。鄉心空憶武昌魚。旅夢還隨漢陽樹。憶昔作客瀟湘濱。畫船寶馬驕如雲。黃陵廟前鷓鴣雨。赤甲山。西沙草春與君相見。情傾倒。稽呂交期何足道。藉卉頻傾銀酒鎗。看花曾駐金腰屐。誰料風塵鄂口城。華年行樂怨飄零。楚宮羅綺夷陵火。湖山草木下江兵。只今淪落江湖外。廬中誰識投金潮。對酒空悲舊事非。把酒還憐故人在。滿目山川恨若何。洛中遺事泣銅駝。陸機自草辯亡論。劉章漫作耕田歌。握手須臾又離折。秋水滔滔浪雪白。亂後相逢總斷腸。天涯惜別應沾臆。君云還乘下落船。江花江草自堪憐。不知庚亮樓前月。猶有風光似昔年。

同既庭敬生天一諸子及家開夏集結夫齋中時既庭將有越行

銀盤絳燭照金杯。深夜相逢綺席開。宋玉風情神女賦。丁儀文筆建安才。秋生海樹孤雲淨。木落江門早雁來。醉後不堪頻送遠。離心一夕越王臺。

九日舟行同既庭結夫兼呈敬生及家宏人開夏

夾岸兼葭起白鷗。片帆斜照越江流。金風雁下空潭碧。錦樹霜凋野寺秋。九日樓臺堪極目。十年車馬憶同遊。龍山仍是登高地。綠酒黃花迥自愁。

既庭來江城忽爾疾詩以問之

西風吹葉到銀牀。行子秋來別恨長。自是言愁推衛虎。獨憐多病問嵇康。青楓客舍寒飛雁。玉笛高樓夜

有霜。何事倦遊偏寂寞。音書一月滯江鄉。

偶成

真珠簾箔杜陵花。倡粉盈盆視曉霞。斂笑自低雙雀扇。避人還上六萌車。翠樵崖道傳宮禁。素手銀筵本內家。惆悵窈娘西去後。那堪重到玉鈿斜。

送人還荆州

不盡關山路。憐君襖被遊。冰霜增旅髮。砧杵亂鄉愁。雁下荆門晚。猿啼峽樹秋。十年鶴宦地。回首首宜樓。

客夜有懷

一燈愁獨臥。永夜客衣單。星月臨江靜。樓臺拂曙寒。悲笳霜外斷。清漏夢中殘。忽憶西園會。笙歌滿玉闌。

送人之湖南

一樽南浦外。惆悵是離羣。客路砧聲苦。江程樹色分。雁飛衡岳雨。帆入洞庭雲。桂水東流急。秋風不可聞。

甫草都中歸賦贈

白拾歸來倦洛塵。陸機詞賦未沈淪。共知開閣延名士。不向乘車問故人。霖帳風沙三月月。玉河烟樹兩宮春。卻憐原廟西山裏。石馬荒涼麥秀新。

送人歸秦中

離堂絲竹對銜杯。結束征車曉色開。海內交遊千里夢。天涯兵甲一人回。雲分華岳高仙掌。日落秦山見紫臺。武帝樓船還寂寞。秋風汾水雁聲哀。

山齋晚眺懷朱子蓉

多少懷人意。蒼茫獨倚闌。翠屏秋雨歇。錦障夕霞殘。草色含風細。鐘聲渡澗寒。芳園堪贈遠。無那隔烟樹。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

十年歌舞屬昭陽。曾侍更衣風蓋傍。忽洗翠娥辭柘館。還簪玉葉覓蘭香。碧壇策駉春風轉。丹殿星河夜漏長。絳綬舊恩猶在臂。願隨武帝白雲鄉。

古意

乳水沈沈漏未央。博山火煖坐焚香。明河半落紅闌夜。旅雁遙飛紫塞霜。斗帳輕寒悲玉枕。菱砧微月掃流黃。可憐萬里征人夢。誰寄音書到白狼。

春遊

東郊行樂地。極目散春情。烟樹珠樓遠。晴雲碧障明。玉珂調細馬。柘彈落流鶯。日暮揮鞭去。笙歌滿鳳城。

柳絮

禁柳花將暮。長楊絮欲飛。空濛疑雪聚。淡蕩逐風歸。只自依朱綰。誰憐撲酒旂。隋堤餘蘆在。偏隨晚春時。

送宋既庭之浙中

樽中桑落酒。水上沙棠舟。謝公自愛刻中去。相如還作臨印遊。城隅攜手與君別。楊柳凋殘那堪折。樹色

秋迴海岸望湖聲夜落江亭月江亭南望情離羣一片孤帆下夕曛商賈木葉西興路愁絕清砧夢裏聞

湘水曲效齊梁體

佳期渺何許日暮湘山岑翠華千載沒江流空至今蘭芳楚皋綠雲起洞庭陰欲識相思苦瑤瑟有哀音

夜集贈余澹心

浮雲如蓋俯林邱良夜花明雜樹幽綠酒銀樽催客醉珠簾璧月照人愁西園詞賦思高會北里笙歌感昔遊

附袁文生黃平子

鳳城二月柳枝黃日日經過對羽觴雅量自來推杖屨風流今喜得袁昂玉河烟樹三春麗金市笙歌五夜長

與舊史

衡門蕭寂掩薔萊念爾行藏未易才更始舊臣馮衍在朔方邊客蔡邕來望中鄉國空三戶亂後文章有七哀

虎邱題壁二十絕句有序

妾劉素素豫章人也少隨阿母育於外氏長姊倩娘雅工屬文刺繡之暇每教妾吟咏自是閨閣之中屢多酬和丁亥之歲姊年十八嫁于某氏妾時十六髮始總額阿母以妾許聘于同郡熊生一時貴公子也是年豫章大亂妾隨母氏避亂山中既而北兵肆掠遂陷穹廡痛母姊之各分念家山之久破肝腸寸斷血淚雙垂薄命如斯真不減土梗浮萍今歲某從役浙中彼人以戎事滯迹白門因停舟與閨門外以俟其來兀坐蓬窗百愁總集因覓紙筆作絕句二十首以寫其哀怨之思夜半詩成竊與侍婢泛舟虎邱弔貞娘之墓因粘詩寺壁欲與吳下才人共明妾意嗟乎峽裏猿聲鏡中鬢影千古哀情在此詩矣

天明吹角數聲殘百將傳呼上玉鞍卻憶當時閣閣裏曉粧猶怯露桃寒一別慈幃已十年倚門消息有誰傳莫嫌兒去增悲涕阿姊猶堪在眼前愁對吳閨江水春願憑蝶夢去尋親遙知今夜南昌月獨照高堂白髮人一身飄泊到江涓淚落珠珠那可揮薄命不如春燕子年年猶傍舊巢飛欲說相思已斷腸多情卻逐野鴛鴦他生願入天台路流水桃花候阮郎

滕王閣下動飛旌鐵柱宮前畫角聲惆悵從軍星散盡卻教紅袖落邊城暗把香綿拭淚流相逢已分此生休隨頭流水聲嗚咽未抵蕭娘一半愁夜夜思君夢裏迴未門舊事總成灰妾身已逐楊花去孤負溫家玉鏡奩深深芳草葬紅顏滿地飛花染淚斑莫道貞娘多薄命猶勝青家在陰山滿目東風散柳絲虎邱山寺獨題詩吳下才人知不少也應腸斷蔡文姬

憶昔雕窻瑣玉人盤龍明鏡畫眉新如今流落關山道紅粉空嬌塞上春鎖日思家自倚欄朱愁粉瘦更誰看相憐惟有湘江竹抱筍抽篔簹不乾

長將幽恨訴空王一盞禪燈淚數行死去縱教借風侶人間那得返魂香

江行曾見豫章人欲寄家書淚滿巾我欲南行君北去相逢空說故鄉春

對酒難禁紅淚垂天涯何日是歸期愁心卻是春江水日日東流無盡時

擬古後雜體詩卷六

詩五

附吏部賦省直

鸞鴛壯九重胡鶴拒雙闕金鸞屬綺帶珠纒延華月扶宮風吹揚周虬虬水徹高柳承檜低珍卉映堦發伊子荷薄弱謬登建禮閣鳴玉慚俊民抽簪附往哲歸歟嗟滯淫懷哉嘆遙逝何時返初服山海恣遊陟

王事荆遊邸

得性身自餘服理物斯辯初地既容與朱邸聊遊行芳草被蘭塘鮮颺流桂殿素波汎文禽綺疏來早燕雲陰散松涼露華承蕙轉空墀綠篠深幽石蒼苔偏遐哉塵外鍾天伐從茲道

江記室淹楚望

驅馬出楚宮逍遙望嶠岫軌路遠江皋嚴辦俯城闕雁下長沙清山入蒼梧雲餘霞帶遠岫曾暉媚遙津氣清漢坻合烟盡荆流分佳期怨遲暮羈孤傷美人綺羅空徒倚蕭鼓奏悲辛韓娥渺難作徒令憂思殷

梁簡文帝網園思

紫臺君遠戍青波妾獨居共知離夢杳詎信合歡疎絃中悲別鶴簾外聽懸魚瓊鈞臨戶永金漢度窻虛

約素腰逾細，窺紅眉未舒。思繁歸燕後，愁劇掃衣餘。願托交龍錦，千里寄長楸。

梁元帝釋道懷

郭擘樓樓擁，荆門幕府開。遊軍占游氣，拓地想雄才。風清朱登發，塵飛紫燕來。芙蓉依劍合，蘭葉映旗迴。別騎通明月，前驅下大雷。浮蛟三翼動，射雉兩頭催。扇隨榮略，箭分越石哀。幾時平日域，一為寫雲臺。

沈特進約三日

新陽開上巳，淑景發皇州。修楊蔭馳道，芳樹夾高樓。槐里盛遊俠，蘭池來子侯。宛轉銀平脫，縱橫金絡頭。宜春雜花發，小苑鶯聲流。珠袍映日轉，綺纈逐風游。關雞歸下杜，走馬出長秋。懽娛盡永日，海暮還相求。翠斂時獻笑，蛾眉詎含羞。結風張女彈，防露楚妃謳。但營九春樂，安知百年憂。

范僕射雲貽友

暮春事耕作，荷鋤適南岡。日夕巾車歸，桑榆暖頰陽。稚子前致辭，有客登中堂。旌車耀里閭，徒御盈道傍。華纓何飄搖，金鞵自生光。物情忽明義，榮悴為低昂。自非同門友，嗚能顧窮鄉。鮮柯無槁葉，寒谷有嚴霜。臨風播遠情，懷思徒慨慷。

邱中郎遲宴別

華鏡啓未央，髮與戒平旦。微風舉翠華，澄霞照瓊弁。林長羽騎疎，地迴鳴笳偏。天采散繁陰，綿羽流徐轉。聖朝重明牧，介弟臨淮甸。虎竹分壯圖，樽酒延皇盼。微臣愧作頌，明義詎能展。

柳吳興傳擣衣

閒房汎虛景，夕月引離歌。珠簾浮素月，羅幌見明河。思繁幽怨集，枕獨夜情多。誰憐懷日逐，聊復理雲和。雲和淒以清，悲君尚遠行。風城宵露結，龍沙秋草生。遙樹聞花漏，虛堂掩畫屏。寒衣何處寄，刀尺自傷情。羅蕪增永慕，芙蓉空掩嬈。君猶塞北衣，妾持城南素。碧樹下涼颺，金莖凋白露。連娟效秀眉，窈窕迴纖步。步帳霜秋陰，長廊叩夜砧。短衣催急節，繁杵散哀音。涼生紅袖薄，霜潤翠環沈。不念關山遠，安知賤妾心。妾心空宛轉，臨篋倍殷勤。連烟裁鳳子，細綺織鴛鴦。坐愁金井葉，永睇玉關雲。九秋徒有恨，千里一思君。

庾度支肩吾侍宴

期門宵警蹕，盤路曉迴轡。屬車開月羽，容衛散風雉。曙色新豐遠，春陰太液寒。文筵留綺樹，華桐媚遠山。珠旗花際出，瓊殿柳中看。緹帷麗不野，綠吹震長幹。宛轉魚龍戲，粉陳爵馬盤。分禋辜工醉，賜酺萬方懽。徒知薦綠水，空愧頌猶蘭。

何水曹遜示寮

重巖嵐翠渺，荒薄烟光聚。長月媚空波，落星帶江樹。的的洲迴帆，蒼蒼山寫霧。風緊曉猿悲，霜空孤雁度。漂搖行旅情，棲遲遊子慮。懷人思故山，撫舊傷往路。幽期既已乖，賞心庶能遇。眷此平生懷，悼茲年歲暮。方謝金閨查，去采瑤岑露。

蕭東陽子雲望春

衛皋生薄陰，槐路耀鮮旭。遊野協幽情，臨高送遠目。烟柳暗春隄，風花盈霧谷。遊客影羅縵，都人馳繡軸。綺樹日華新，金薄波影綠。拾遺自容與，采蘭性幽獨。一臥茂陵園，空想藍田曲。

虞常侍義北伐

漢家事遠略，飛將出遼西。遼西享障遠，驚沙千里飛。邊秋橫殺氣，戎馬咸精肥。交河隴雁少，涼州塞草衰。黃雲斷烽火，嚴鼓動鼓鼙。鳴鑼響空嶺，高旗動落暉。絕漠樓煩騎，陷陳羽林兒。胡霜金柝冷，邊月蘆笳悲。軍前獻當戶，鼓下坐關支。揚旌高闕塞，振旅躡林祠。功成班再爵，塞靜脫戎衣。勳名匪終極，人事無長期。羅綺方娛樂，金石已潛移。蕭條瀚海外，萬古起雄思。

吳朝請均春怨

朝日下房櫳，微風蕩羅幃。百草媚芳春，孤妾長漂泊。闌徑蝶雙飛，砌砌花空落。含情雜帶除，絨怨瓊梳薄。遊絲不繫愁，折柳詎行樂。悵斷玉關書，長悲金枕約。空梁有燕歸，虛檐見蛛托。煖絕博山爐，塵染葳蕤綸。羅衣欲寄誰，鸚鵡徒自酌。春雁有歸音，鑒此平生諾。

徐內史悌酬友

疎龍起漢闕，踐華表秦城。山川開險介，樓觀壯神垆。麗譙侵漢遠，崇雉入雲平。乘墟時絕目，西北見咸京。桂宮通複道，柏館抗橫甍。光風金爵舉，雲霧露華明。三條躍飛燕，九市揚華纓。少年負豪俠，結客飛英聲。五陵爭博進，三河習射生。思逐嫖姚戰，羞邀劇孟名。何當逢漢主，負羽出幽并。

劉秘書孝綽歸沐

道遙出項闕，遐顧望宮宮。鬱鬱迎風觀，繁樹遠青蔥。澄池含宿霧，微道隱長虹。紫戟分平右，冠簪入鏡中。梅落文梁迴，蓮披藻井空。咨予鶴薄宦，弦望已三終。塵纓愧方結，初衣嗟莫同。幸運司隸舉，寧思武騎通。美人盛文藻，作賦儼離蟲。時厭承明內，言訪臨陵東。據地憐方朔，好事慰揚雄。還期命芳醴，折麥奏絃桐。

劉庶子孝威咏月

城烏曠未歇，願免已飄颻。只自臨遙夜，寧知隔兩鄉。風輕榆未落，露溼桂無香。寒入哀笳斷，光侵雁柱涼。征人驚朝苦，思婦風城傷。斂恨低珠箔，含嗔掩玉牀。破鏡空相憶，刀環莫暫忘。倘遇交河使，知妾日落粧。

庾開府信咏懷

公主思鄉節，將軍出塞臺。共此關山別，誰憐舊國哀。歸路胡雲斷，羈心羌笛催。南音終日換，北雁幾時迴。玉腕無消息，珠簾有劫灰。唯餘瀟灑岸，王粲獨徘徊。

陳後主叔寶禊飲

春芳開禁苑，佳麗啓層城。柳弱銅溝暗，花舒綺殿明。廣場陳曼衍，遠樹出千旌。移金埒馬，風度石城營。蘭雲隨舞聚，桃扇倚歌輕。列侍紛執綺，雜坐盛簪纓。吹雲風管合，激水翠樽盈。催洽追南館，樂闋指西清。

徐僕射陵春情

春歸殿氣解，草長隄陽遠。銀箭傳遲日，香篆減薄寒。蠅扇迎風淺，羅衣入曉單。纖柳分黃約，侶桃學錦檀。

年芳窻際度。花勝鏡中看。殷勤懷蕙草。留取寄蘭干。

沈侍中燭自傷

中郎來北海。班生返玉關。舊京方改步。行子已凋顏。花疑狼望雪。樹隔隔頭烟。猶驚鳴鏑騎。空拊大刀環。澤萎樓廢井。衰楊望故山。甲帳空零落。金輿遂不還。悠悠建鄴水。徒自送潺湲。

陰常侍鑿送別

理幽隔南浦。停鑿送北征。可憐遊蕩地。還作別離亭。草歇吳洲晚。潮歸揚子平。蕭條隨去雁。悵望抗行旌。新知空復樂。遊子正含情。明月金樽掩。春風蘭棹輕。思君憐楚調。寄遠托秦箏。悠悠千里別。應悲李少卿。

張散騎正見汎舟

仙郎初賜沐。上客事行遊。試出千金堰。還登雲母舟。蘭橈迴枉渚。錦紉向芳洲。雨歇花疑暮。風歸雁帶秋。碧澗文虹飲。丹岑夕景收。未曾緇被擁。先聽采菱謳。

江僕射繼編思

麗譙秋引霧。睥睨晚棲烏。瘴烟生桂水。蠻雨暗蒼梧。簾疎山嶺合。帆斷海雲孤。平野歸遊騎。長天落遠舄。望鄉深別恨。作客泣窮途。莊鳥徒思越。盛憲尚留吳。還悲洛陽殿。無復女珊瑚。

魏特進收喜雨

清陰生石礎。繁雲上夕峯。湘東爭起燕。膠西未刻桐。苔滋全汎碧。花潤半舒紅。風細虬蒼靜。涼輕翠幙空。瀟瀟文潑散。密樹遠烟重。自解吳王戲。寧勞漢掾功。

盧武陽思道贈別

車令持金馬。王褒祀碧雞。何如乘漢驛。千里撫關西。赤車於使遠。綠酒送將離。曉月函關路。春雲華岳祠。青門臨玉道。素澗合金隄。槐疎餘舊里。蘭衰廢池。瀟岸行迴首。林光起弔思。寒迴看旌度。山長聽馬嘶。聊持陸賈劍。還開隗氏泥。勞旋奏明主。應見賜青驄。

李內史德林消暑

冰臺聊暇豫。露觀暫經過。輕颺流綺樹。繁陰下素波。高窻清雅簟。幽檻動纖羅。才人絡雨織。苑女采蓮歌。晶屏交扇薄。玉袖倚簾和。畏此沈陽麗。嗔髮下山阿。

隋煬帝廣寒宴

旌驅元苑寒。釐下白狼川。魚雲開露帳。雁磧斷胡烟。骨都空候月。金人罷祭天。獻壽琉璃酒。承恩瑪瑙鞭。還嗤漢武帝。十載事祁連。

楊楚公素山齋

卜築謝靈運。棲山樂所乘。礪石結春陰。磴道澄烟景。雲歸松徑清。日夕蘭泉靜。竹露流素暉。新桐發綠引。清猿鳴樹幽。風篁臨砌永。綠綺有哀音。美子無還軫。假仰空山中。樽酒誰爲飲。

薛司隸道衡酬債

秋箱集 擬古後雜體詩 卷六 時五

念子三秦役。愁予千里分。吹簫還獨息。對酒已離羣。離羣日以遠。王孫殊未返。碧草盡芳菲。綠波春腕晚。春晚歷芳洲。相望空悠悠。日麗蓮花影。天清竹箭流。流年不相待。忘髮無復采。長懷白首期。還睹素衣改。

秋箱後集卷七

詩六

撫順寺前晚眺

亂山殘照成城東。立馬蕭蕭古寺空。接塞烟嵐天半雨。背人鷓鴣晚來風。邊金宮闕寒蕪裏。劉杜旌旗野哭中。俯仰不堪今昔恨。欲將空法問支公。

經灰法故城

雪峯天畔見荒城。猶是南庭屬國名。空破風雲當日盡。戰場楊柳至今生。祭天祠在悲高會。候月營空想度兵。異域君臣興廢裏。登臨幾度客心驚。

奉贈函公五十韻師廣州人故太宗伯韓公之子也

蒼茫浦塞滿蕭蕭。寂虎溪遊。白拂真詮遠。青山道服優。風銜諱澹澹。霜蹙髮彭彭。問訊師當日。東南與僧流。向書蒼玉珮。公子白龍裘。士譽烏皮几。家聲池領侯。門方參許史。才欲駕應劉。衆目爭看駿。孤懷早狎鷗。寧知纓冕貴。祇覺鼓鐘愁。茂齒遺家室。良時避海陬。中師樂諸生。入雅浮山爲。買山心自迴。作佛志偏遒。猿猴遙望晚。松杉野寺幽。座看多寶出。園許布金稠。入定巖花褪。棲禪澗雪留。隨緣辭越嶠。傳法

過吳州夜聲牛頭寺春帆鶴尾洲折蘆波汎汎持鉢路悠悠途值軍鋒滿時當王氣收邊塵蒙風篋戰火入龍樓珍寶蓬蓬開濟法舟縑衣空掩泣青蓋竟貽羞野乘王琳骨析鳥哀榮頭問誰歌玉樹遂爾缺金風怨矣殷頑事傷哉曹社謀已移劉氏臘空館薛談謫石崗悲三日金兔哭一坏我詩祠教鬼續些弔靈修淚盡平陵柏哀輓原廟楸自難忘舊德何敢賦幽憂徒下遺民泣還來弋者求志原甘鼎鏡身遂落置界割體非歌利囊頭及比邱復與何激烈岩棘屢呼囚豈是然身容應雖繞指柔恩仍教縛布罪竟放驢兜空法原無住窮荒任所投狼河雲漠漠馬窟雨瀟瀟掃雪開禪徑披沙問輞溝一乘馴鐵騎半偈化草鞵白雀飛仍集青蠅弔可休半生遼海月幾度朔邊秋已道禪心靜寧增客思不大師勤囑累賸子却夷猶玉梅荆人獻金疑直氏偷撥蜂方見惑飼虎遂蒙尤異城山千嶺孤生海一瀉逝將歸法喜愧未息紛糾玉塞哀淹泊珠林乞庇麻津梁疲燕雀身世感蜉蝣願托傳衣侶從公問白牛

送人從軍

刁斗聚嚴城高旗出五營雪開金帳色沙亂鐵衣聲礮斷山迴合軍孤戰死生開邊天子意何敢怨長征贈秦州李生從征老光有功不叙

陪諸公飲巴大將軍宅

挽強天水客結髮屬幽并獨負雙龍勇長隨五校營功遺畫麟閣力盡戰龍城惆悵甘延壽平戎賞不行佳興南樓月正新森沈西第夜留賓圍爐捲幔初飛雪擊劍行杯不起塵四座衣冠誰揖客一時參佐盡齊人獨向人已懸珠履不敢狂歌吐錦茵

送人之羌突里兼柬陳子

朔風邊騎逐駝駝落日沙場送客心負羽久從關外戍吹笳空怨隴頭吟銅龍塞迴雲陰斷有銅龍長數尺許形模怪偉似江上土人祀以為神石馬山塞雪片深暮下只今誰健筆飄零不復問陳琳讀張坦公先生所撰徵音集却贈

一編遺事淚滌浹

變徵聲中慘客顏轉戰幽并軍綺素側身梁楚路開關邱墟敢咎王夷甫詞賦空哀庾子山惆悵白頭荒徵客龍胡當日香難攀

張坦公先生談甲申歲河北討賊之事感賦

風塵銅馬帝城昏痛哭孤臣出薊門俠客滄陽藏李布義旗河朔奉劉琨烏號異代徒餘恨龍戰當時豈報恩赤社既移終不復空憐心計盡中原賊虜公急報張蔡二傑士以矣

酬陳子長七夕見懷

忘機寒生聽雁過一簪遙夜恨如何空憐令節催愁切無那窮荒惜別多笛裏風霜哀朔塞橋邊機杼望明河淒淒白露松花水千里相思只浩歌

浚精曲

浚精山色青崔嵬翠蓋香輪夾道開天畔銀河公主第邊頭金帳單于臺烏孫千馬親呈聘鸞離九女爭

來賤舊匹由來結縶蘭和親詎是因甚敬築館王庭奉義成破綻綠纓耀丹綬自有威儀尊風女特分湯沐在龍城畫堂罷罷開行殿紫駝白豹窮歡宴金笳激調劣吹簫珠帽流光罷遺扇從官新給羽林郎挾彈鳴鞭繡綉傍旌飄園葉銀平脫馬籥桃花錦繡射生女騎何輕利翠羽紅粧映天地容袖鴉青綬北珠輕轉鳴綠裝西關光管秦箏畫夜喧貂袍三襲不知溫自矜帝子金鄉貴不羨名王玉塞尊名王舊是呼韓裔尚主中朝稱愛婿好獵頻微鳴鑼兒歌歌偏借琵琶伎琵琶小伎珊瑚唇歌舞朝朝粉黛新祭馬每陪青海月射鴨常從雪山雲可敦嬌妒還猜忍同昌無復犀獨忿帳下纓驚一騎來杯中已見雙蛾眉短轡子于恨驅牛腸斷狂夫淚莫收自甘勞而哀紅袖不念同心欺白頭荆棘滿懷相決絕雙垂玉筯蓄襟血龍種寧同應難捐燕飛欲作東西別妾意存情各自流鴛鴦文綵掩衾裯却分蕃部西樓去別是秋風北落愁黃沙深破連天色可憐相與誰相憶千里金河怨別離經年銀漢無消息八月穹廬白雲高玉花寒枕夢魂勞販珠何處求朱仲綠幘寧聞侍館陶海西沙門術何秘白馬迎來布金地段吾字譯貝多經龜茲樂奏蓮花偈燦爛燈著曙明仙梵風飄夜夜聲黃鶴歌中思故國青鸞塔畔憶他生粧殿何心理殘黛空王飯禮應憔悴已分猜嫌任狡童誰憐調護勞諸妹弱妹盈盈隔潮源黃雲千騎擁朱軒判翼每嗟鸞鳳侶同腸腸繫鵲橋原錦車銀嶺何迢遞姊姊相逢自銜涕為嘆姮娥奔月來却教須女勝星至相勸殷勤向玉真莫將濁水怨清塵苦辛應憶同心院熾婉婉須結髮人故人歡愛從今始五色羅襪織連理重畫修蛾待粉侯休吹別風悲蕭史願作流蘇結不閉眉蘇雙勒合歡杯五部大人齊入賀萬年公主竟歸來從此歡娛莫相棄上如青天天下如地入貢還修子培恩降嶺莫負先朝意伊昔先朝草昧年旌旗北望阻柔然欲將玉女傾城色遠騎金戈絕塞天絕塞西來平若水三朝屢訂施禮禮異錦葡萄酒出帝家名駒首宿通邊市今上彌敦兄弟歡迎歸旌節徧長安龍首貴宮中綺宴蠅頭中禁並雕鞍千秋天屬恩甯歌賜子年年下雙闕沁水園中調吹塵那連山下駐旌旄旣誕寶軀重重貴主繁華樂未窮莫道芳菲邊塞少春風弄玉在樓中

上巳奉陪都統安公遊飲西山十韻

假日難鞍出乘春綺饌開相要藉草去不見乘蘭來五法元戎飾三重上巳杯倚弓憑絕嶂吹笛俯高臺野入蒼茫迥江連陣晚迴關山消白雪城關鬱黃埃愉快餘寒在踟躕落景催殊方遠令節久客且娛哀共識分符貴徒慙入幕才公如寬禮數長願忝遊陪

贈陳生昭令

軟裘修帶日翩翩管記風流擅朔邊趨府直登蘭鏡內賦詩時向射堂前陳琳筆健元名士丁掾才多自少年譯罷石經還躍馬秋鴻原上試鳴弦昭令善國書弱年機汝滯陰關回首南雲涕泗開每向詩書聞漢語作漢語者惟晉傅毅人耳漫從圖畫識關山昭令同人黃衫舊侶空漂泊卓帽高人自往還猶有荔支鄉思在時時歸向夢中攀同林生夜宿洋公房時林來自咸鏡

八月霜寒草枯。上方十里接平蕪。客來海右認元龜。僧本江東記赤烏。幽咽虛茄秋磧遠。蕭條蘭若客
峯孤。夜深月出開清梵。不信天涯有戰圖。

送人還家古

松花江水寒如練。七月吹霜滿郊甸。行子三秋初憶歸。邊頭萬里今無戰。君家部曲海西涯。此去王庭路
正除。駝首山長通碎葉。龍鱗川盡出流沙。流沙天北征途絕。陰磧荒荒欲飛雪。馬色秋開旆帳雲。雁聲
落金笳。月黃貉之裘青兒。具裝結束去翻翻。射生知爾誇身手。好佩驛弓事右賢。

冬夜伍謀公齋同錢德惟作十韻

人閒塵事屏。溪晚華門幽。笑共披裘侶。言尋秉燭遊。倚欄霜乍溼。捲幔月初流。燐火遙穿徑。川冰迴映樓。
玉繩寒歷歷。銀箭夜悠悠。佳設逢羊曼。清詩得隱侯。未能依白社。空自夢滄洲。滄淡河如蕩。嶸嶸嶽欲遊。
嘯歌行寄傲。情話坐忘憂。寂寂烏皮几。橫琴共爾留。

同陳昭令過西山蘭若十韻

禪房新雨後。步履暮山中。落日精藍好。遙烟積翠濃。枳籬崖半繞。蘿磴遞微通。汀樹收殘暑。山鐘落晚風。
樓閣絕清北。人到虎溪東。虛曠飛珠瀑。迴闔避石叢。藤陰廉捲入。嵐氣坐來空。作佛慚靈運。安禪問朗公。
幽期那可負。佳趣偶然同。月出緣溪去。山開候嶽。

與友人夜飲却贈

五祀離弓健。稱從軍會拜漢中郎。未封燕頰家先破。纔識龍顏國已亡。終古恨深銀海月。餘生夢老玉
關霜。南朝舊事休回首。濁酒明燈泣數行。

送金譯使之朝鮮

真番天外與華同。走馬看君使事雄。獲免懸關通極北。句驪負海出安東。魚鹽肯給邊人費。冠服偏存漢
代風。莫道好文於此地。尚煩重譯衛王宮。平壤有衛滿故宮。

贈陳蓉句

白石蒼苔小徑春。飄飄野服淨無塵。知君名在遺民社。愛著陶家漉酒巾。
無語盡呼菊圃分。幕府會傳傳勳。莫話永嘉南渡事。邊頭誰識舊參軍。
石上丹經小篆文。求仙早事紫陽君。盤芝採罷心無事。獨倚青崖看白雲。

再贈孔公

齊人昔下泲河東。雙隼騎象最雄。收兵屢出銅柱外。分艦欲建珠崖功。白骨吁嗟徧原野。百戰誰能留
漢社。一夜軍聲散鐵橋。三年王氣收金馬。問道崎嶇西江濱。橫刀猶護尉車塵。王孫無復餘三戶。從者誰
憐只五人。海水浸天不能渡。辭君淚盡為蠻路。天邊何處托王琳。市上空傳哭纛布。漢祖由來放吹堯。投
荒恩重頌與朝。夢繞朱鸞國遠。路迷元氣塞雲邊。兩冠憔悴何人識。寶曆時時向城陌。壯節甯看瓶乳
時。縮期收債鳥頭白。盡日蓬蒿坐掩門。綉衣猶記舊時恩。何當更化蘇耽鶴。萬里常依御帝魂。

長白山
長白雄東北。嵯峨俯遼州。迴臨滄海曙。獨峙大荒秋。白雪橫千嶂。青天瀉二流。登封如可作。應待翠華遊。
上京城臨馬耳河。在寧古塔鎮城西南七十里。三股基址皆在殿前。有大石。蓋國學碑。碑存數十
字。有天會年號。禁城外有蓮花石塔。塔高二丈許。在塔之北。

擬唐人謝真人仙駕過舊山

真人冲舉後。遺跡在青山。雲壑何年別。懸輪此日還。雲歌去天上。鶴語問人間。殘甃丹猶伏。虛壇草自斑。
徒悲蓬海變。獨對翠峯閒。寄謝區中客。騰騰詎可攀。

送人之平遠朝辭馬道

沃沮南繞浪江遙。雪棧霜林下使船。屬國敢愁征調急。行人應喜戰烟消。麒麟石在山侵塞。魚鼈梁開海
接遼。誰道扶桑天外地。兵威猶自語唐朝。朝鮮人相傳天降麒麟馬。以迎朱蒙王。王臨石面上。遂乘之以
升天。今平壤府車門外有麒麟石。

王昭君

昭君巫峽女。奉命玉階下。徒自恃傾城。胡令悲遠嫁。前殿辭君去不還。龍堆空望漢關山。愁落朔雪摧珠
袖。淚入邊雲損玉顏。玉顏明鏡看銷歇。夢到深宮轉妾咽。下陳曾未識君王。絕國何堪捐賤妾。夜夜琵琶
青海隅。月明非復舊金鋪。不知甲帳承恩者。曾有蛾眉勝妾無。

夜宿

獨宿但清夜。凄其戎角長。營開千帳月。城壓萬山霜。我夢還魚鳥。□心合虎狼。莫將時昔意。感晚怨龍荒。

沙林同友人登完顏故臺

廢壇盤紆嶺色迴。與君登眺暫顏開。單車絕塞雙蓬鬢。落日清秋萬古臺。卷劍擊殘吹自苦。吳笳吹徧調
偏哀。最憐酒半完關處。蕭瑟江山只雁來。

會寧道中有古墟墓賦此弔之

落日孤鞍古戍邊。殘碑下馬拂寒烟。獨來玉劍埋魂地。愁聽金笳暮暮天。搖落關山龍戰後。蕭條城郭鶴
歸年。那堪起冢凋殘盡。荒外何人尚夜泉。

送巴參領之挈洛

吹角鳴笳徹野聞。碧油燈燄徹星分。詔書特徙真珠部。使節先馳浴鐵羣。路繞黑江三丈雪。天圍白道萬
山雲。雲車鬪騎三千帳。傲到爭看屬護軍。
三月十二日河上口號

三月歸鴻滿塞天。流嘶日暮尚凄然。自從身逐烏龍戍。不識春風二十年。

奉贈封山使侍中對公

翩翩貝帶御香衣。幾載承恩在紫微。銜詔暫從雙鳳出。奉車還傍六龍飛。形輝日月開仙仗。白岳雲霞護帝畿。應是臣心長戀闕。夢魂頻向禁垣歸。

贈沈令巴郡葉明德

回首岷峨限百蠻。驕離十載出兵關。誰元頭鬢傷心白。杜宇鄉園戰血殷。數口幸逃銅馬賊。一官空到碧雞山。益州若舊今餘幾。靡肆淒涼老未還。錦城山色接昆明。猿鳥聲中戰鼓鳴。自著白衣來開道。却垂黃綬逐行營。崎嶇虎口心猶折。慟哭龍髯氣未平。今夕一樽重話舊。嶽雲巒樹不勝情。

閱盡干戈復塞門。完顏臺畔戍烟昏。家沈浩劫疑兵解。君族性十口皆死於賊。免者惟同產二人及妻子而已。身歷窮荒識主恩。乞活漫傷遷客賤。寄書猶喜故人存。穹廬風雪天涯悲。腸斷巴猿抱淚痕。滄波一曲繞溪新。移柳栽松托隱淪。王烈自成遠處士。嚴遵元是蜀遺民。賜冠送客風塵晚。濁酒看山雪覆春。共道徐生疲戰伐。杖藜聊復憩邊城。

詠應徵使者賈君座上作

玉爪凝殘雪。金眸映落暉。可憐沙塞關。欲傍翠華飛。

奉贈大將軍巴公

珠旗錦繡照吳鉤。玉腕花廳金絡頭。元塞舊傳朱鷲曲。彤庭新賜紫貂裘。磧開萬幕邊聲合。境拓雙城戰氣收。欲責南宮誰第一。功高獨有冠軍侯。

奉贈副帥薩公時專鎮寧古

形輝詔下拜輕車。千里雄藩獨建牙。共道伏波能許國。應知驃騎不為家。星門畫靜無烽火。雪海風清有戍笳。獨惜秋鷹飛輕出。指撝萬馬獵平沙。

爾虎道和梅村夫子

薰風旌閣開神。五日符懸辟厭新。不見赤刀傳粵咒。還從綵勝誦雄寅。黃衣綴就金仍盛。白額描來繡未真。莫訝使君能化虎。爾絲元是負嶠身。

發鶴

玲瓏玉骨倚風球。莫向輪竿怨豫且。散雪豈能伴皎鶴。凌雲何意起枯魚。身餘刀俎腥猶在。寵待軒墀翅自舒。誰道波臣非羽翮。琴高赤鯉亦騰虛。

顰猿

自許孤高欲盡聲。求林誰作野賓看。只憐風外吟枝穩。那識雲邊嘯侶寒。無口詎當巴客淚。有絲宜著楚人冠。君身可是孫供奉。一賜金貂認欲難。

葉葉紫貂衣。秋風錦綉飛。長圍不肯入。獨臂海青歸。欲逐孤蹤去。回鞭萬仞圍。笑攜雙白羽。射殺兩青狼。

贈陳昭令

魏魏旌竿雪未休。弓聲霹靂徧林邱。馬嘶秋草搖珠勒。鷓掠寒雲下錦鞵。挾彈自矜文士健。揮鞭不逐漢兒遊。少年樂事南山獵。誰羨家聲曲逆侯。

觀獵贈陳昭令

金笳馬上北風哀。獵罷爭傳鸚鵡杯。愛射黃羊重插羽。欲呼蒼雉却登臺。澗雲壓地霜旌捲。營火連山雪帳開。明日沙林還逐兔。酒酣更起刷龍媒。

都統郎公奉使塞外賦此奉贈

清秋驛路淨氛埃。落日鳴笳使者來。早拜千牛陪風鼓。新驅騶馬出龍堆。旌飛楊柳城陰晚。帳擁芙蓉劍色開。多少冰天選客淚。待君歸奏建章臺。

送人之弔青江

廬管淒涼鴻雁天。北風空磧暮蒼然。鴟青江畔重移帳。回首沙場又十年。

送陳昭令之兀喇十韻

野館驅歌咽。晴郊騎直行。悵心看往路。屈指問嚴程。曉帳罷懸重。春衣錦帶輕。雲峯馬上出。雪洞鳥邊明。林間貂餘跡。江空雁度聲。年光寒食近。邊色旅愁盈。楊葉遙分塞。松花曲抱城。甯同隨頭別。早擅幕中名。露布推書記。風流想步兵。不知驚坐客。何似棄繻生。

春暮江上凍解同諸君放舟至白崖口賦示十韻

晶流漸逝。悠悠放艇孤。驚心惟節序。遊目且江湖。鳧雁光初汎。魚龍氣欲蘇。青春生水際。丹景豁天隅。瀨淺聽鳴榔。波平望或無。不知風帆駛。帆一作去聲。杜詩。浦帆風初發。祇訝雪峯趨。旅眺還增嘆。江譚亦自娛。人應尋弋釣。家本在菰蘆。浩蕩滄洲思。艱危絕塞驅。莫令悲負羽。從此問乘桴。

奉寄安大將軍二十韻同錢德惟作以寄古副帥擬韻奉天

今日須頗收維公翊。禹湯九重頒虎節。萬里拜龍驤。自北雄天府。居東本帝鄉。官因留守重。才是折衝長。銅獸中軍法。金貂襲御香。權兼趙京兆。威著杜常陽。開幕珠旌月。行邊鐵騎霜。節令嚴師自肅。政簡物皆康。坐運中黃策。行消太白芒。士心依大樹。海氣淨扶桑。舊內虛鳩鶴。新城扼鳳凰。風城在鴨綠江上。遠之南境也。直令三輔。誰那用五兵。張營有葛蒲。種車無蕙草。裝每噬。卿食雁。不入馬如羊。澆俗潛應改。仁風遂已翔。丹青應早畫。赤白遠空。簪筮功。舊竹懷哉淚。染裳。寇君甯復借。買父耿難忘。途遠重關外。心悽

昔座傍，揖容長，臨風哭，怨嗣宗。狂一別，類元燕。千山恨，白狼。尚思乘月嘯，久能卷波瀾。衣敝鷓鴣，背騰雁。雁行報，思恩未。嗚。述德感，偏傷。窮鳥哀，元淑。無魚信，孟嘗。何時射柳騎，重過浣花堂。公望方調鼎，予生且質。兼布宮雲正，紫遠陸草初。黃努力，登三事。從容靖四方，誰知擊壤代。有客憫龍荒。

寄顧梁汾舍人三十韻

昔歲家吳會，諸公問越盟。逢君髮未燥，入座目俱成。倒屣才名早，披襟意氣傾。高文何粲粲，雅論各兢兢。攜手慚連壁，同心喜報瓊。時邀山館醉，每愛水樓晴。夜月囊珠箔，春風敝繡楹。花迴青翰小，柳繫綠驄輕。麗曲能調管，新詩即譜箏。漏隨銅史促，杯爲玉人擎。但任穉生誕，那知許邵評。譽方推二妙，語不數三朋。往事星霜改，新愁鬢髮繁。子悲元朔橘，汝謝赤墀櫻。老去餘華髮，書來自素誠。慎慎詢謫戍，款款話平生。跪讀烹魚字，悲吟別鶴聲。風流如在眼，雨泣瀉緣纒。未契嗟何托，良醫歎莫并。栖遲成北叟，浩蕩寄東瀛。暮齒家何在，窮荒歲屢更。將同濫序夢，幸似宋人官。軍府以予短，親特免山租。世事隨殊俗，生涯共老僧。鸞龍徒奮采，鷓鴣恐先鳴。漫說逢楊意，前歲侍中對。公以予具白山詩賦，進呈。偏難召少卿，舊遊憐轉燭。今歲惜開筵，舞鶴鄒邊水。和龍塞外城。三秋空漠漠，萬里獨怆怆。道遠懷瓊樹，宵長望玉衡。如蒙子公力，終到淡西京。

雜感

臨脫蕭條塞路微，阿疎城畔柳依依。邊關脫鹿山初鑿，江到牛魚嶺漸稀。戰士中宵看燧火，米船六月寄征衣。冰霜今歲寒應早，屈指諸軍解甲歸。每歲出師，或黑斤，肅部，至七月中，河冰將合，乃歸。
娥娥紅粉嘆邊箱，細馬豐貂滿路光。朱幕漫傳翁主號，黃眉爭識內家粧。空樓拂鏡疑花態，莫爲無種笑粉郎。千載奉春遺策在，玉顏那更怨龍荒。時以婦女賜海東，諸首領，送人，以皇姑稱之，其俗男女皆不著裙。

讀古人詩有感

秋風吹破起鳴鵠，破路西迴限二遊。鴟鵂廢關仍抱塞，鴛鴦殘灤不通潮。千年城闕人誰識，百戰河山世已遙。窮微可憐無故老，難將遺碣認前朝。
山川滿目恨滄桑，撫舊悲歌淚幾行。翟義豈能肩漢祚，貫高原不負張王。朱爲別後非吾主，白馬歸時是國殤。寂寞天涯今夜月，大招何處問瀟湘。

混同江

混同江水白山來，千里奔流晝夜雷。襟帶北庭穿磧下，動搖東極賦天迴。部餘石碧雄風在，地是金源霸業開。欲問魚頭高議處，蕭條遺堞暮潮哀。

擬唐人御溝新柳

春光開上路，柳色吐韶年。掩映金溝遠，參差玉道連。倚風條尚細，覆水影初圓。輕翠銷宮雪，微黃媚禁烟。畫眉空自好，學舞欲呈妍。倘得承樂折，依依翠蓋前。

昔爾探元錄，尋真向赤城。已窺三景秘，欲掩八公名。家本陳安世，師逢寶子明。顏依金龜駐，身度玉壺輕。翠水餐霞住，鴻天取月行。問年枝不汗，卻老樹驚精。方術誰同傳，仙才自屬卿。好將山石煮，莫歎海塵生。去去憑錨杖，寥寥度風笙。洪厓如可拍，直欲上瑤京。

郎公將還京師賦此奉送

西風吹雁滿關山，愁見蕭蕭四牡還。橫笛清秋聲客恨，衰楊明日爲君攀。紫臺霜露催征騎，丹闕星河啓曙班。極目長安天際遠，離心空望五雲間。

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次原韻

金燈簾幙款清關，把臂翻疑夢寐閒。一去塞垣空別淚，重來京洛是衰顏。脫勝深愧青臚賸，裂帛誰憐屬國還。酒半却嗟行戍日，鴉青江畔度潺湲。

集成侍中容若齋賦得柳毅傳書圖次俞大文韻

落日金縷上客過，畫燈燈火九微多。當筵誰共抽毫素，一幅吳綉夢楚波。蛟館龍堂素練光，停杯與爾話錢塘。玉顏自昔多憔悴，莫向涇陽怨小郎。

年年沙朔掩蒼萊，橘社包山夢屢回。吳中洞庭山，亦有柳毅井，今日雨工圖上見，却憐儂亦牧羊來。洞庭雲氣曉憑憑，寫入銀屏照錦燈。銅飯紅粧千萬隊，酒闌何處問巴陵。

春夜聞絃索限字

星轉天街玉漏沈，何人午夜撥胡琴。不須更奏伊州曲，說著邊關已溼襟。

咏史

豈是騷人怨，難忘舊國恩。蕭條湘水上，誰弔楚臣魂。

月夜

月華深夜下金波，綺榭沈沈霧彩多。極目天邊雙桂樹，清輝萬里共婆娑。

補遺

李侍御枉駕因留小飲
涼秋紫塞謫官多，三徑蕭條侍御過。海外聞君名已久，長安別後事如何。且將濁酒澆胸臆，莫爲悲茹廢嘯歌。放逐幸同堯舜世，儘拌身世老漁蓑。

壽郭明府

紅蕖玉漱映晨霞，百里江皋早放衙。風便訟庭開綠綺，日長仙閣有丹砂。共看香令衣如繡，欲問神人菓似瓜。今日試聽循吏頌，知君清譽滿京華。

送丁泰巖竹秩開府之任湖南二十韻

秋節集 後集 補遺 卷七 詩六

湘漢雄風地。餉帳大火峯。芝旗松子宅。茅社竹王封。十載司藩翰。三吳薦鞠凶。傷魚垂城戢。哀雁失嘶。羽檄飛難定。軍儲困屢供。戈船背並濟。并日夜無存。望望為霖切。穰穰覆露濃。千家收玉粒。半壁鄧金甌。絕塞催歸騎。公門獲拜龍。相依星改歲。多幸日長冬。屬郡謳歌載。明廷服命庸。列臺森梓柏。開幕展芙蓉。青草流千曲。蒼梧樹幾重。彼邪折迓郭。舊域恨微農。玉瑄陽初轉。金塘凍始溶。去旌看縹緲。征鏢響春容。扶杖人爭送。攀轅路盡壅。愛碑留石篆。鑄像寫金鎔。江冷鱸應憶。峯迴雁可從。荆揚如一派。仰沫待朝宗。

明妃曲

妾本良家女。奉帚掖庭中。椒閣香消悲曉月。玉墀花積閉春風。春風寂寂君恩絕。薄命還教辭漢闕。乍可深宮罷玉顏。誰堪遠嫁啼紅頰。一向天涯去不還。風沙遙望白狼山。鏡中玉筍消春色。馬上檀槽怨朔寒。可憐元朔寒。應早度管。淒涼沙浩浩。白雪疑飛桂苑花。黃雲不散蔥山草。草色連天旌帳開。蛾眉憔悴妾心哀。夜夜塔蘇青海上。那能重見翠華來。

咏龍登應教

黃鸝何院睨。牽弋下蓬岑。不惜雕籠住。承君綺閣深。身微空曉翻。轉巧自春心。已免韓嫣彈。何須更擇林。承恩楚殿前。綠幘自翩翩。著粉春姿媚。參紅雪態妍。情深陪射兕。寵極縱輕蟬。却笑纖腰女。新粧只自憐。登樓有懷成容若

和凱公送令兄侍中扈從之作

雨餘宮樹迴。合烟獨立高樓。思渺然。遙憶關山人去遠。不知何處駐香輶。玉輿避暑出黃華。千里霓旌映塞沙。為問帷宮誰珥筆。馬卿詞賦爛如霞。廣庭花月自幽閒。一曲驪歌俄度關。應識鶴鶴原上意。長依龍武登前山。

贈葉長民

錦水桃花暖。銅梁杏葉稠。看君西去日。何似馬相如。

秋笈集雜著卷八

表

擬久旱霖雨 天壇甘霖協應賀表

伏以龍旂風細。九霄沛天子之恩。翠蓋雲迴。萬國仰聖人之澤。蒼后飛泉以界道。早徧春時。青鬃懸水以行空。爰滋曉陌。慶已通于霄路。惟遂洽于坤輿。臣等云云。竊惟桑林致禱。殷宗自瀆于犧牲。雲漢稱歌。周王用禱其圭璧。啓泰山之玉檢。漢號乾封。帶嵩岳之金霞。晉當泰始。隨西女子。產旱母而驚心。河北神人。降火光而駭目。慨亦衣之司令。致黑輿之不來。泥人矯掌于中庭。質文人之誦語。土龍驥首于元寺。亦茂幸之矯誣。眺山上之金蛇。何時布影。望臺邊之玉女。幾日披衣。空駐問于綠葢。漫吞聲于赤炬。豈東海有銜冤之婦。乃旱三年。使南山有戴笠之夫。偏傷六月。茫茫青嶽。難逢渭水之牧羊。滌滌黃輿。不見湘川之飛燕。未有座虛彤庭。潤土膏于一且。誠迴蒼極。布觸石於三吳。如今日者也。云云。蒼龍啓瑞。碧鳳承符。功已邁于大風。祥自呈乎甘露。鴛鴦殿裏。玉階敷三秀之華。鳩鵲樓中。珠纒結五雲之氣。偶以天心之微戒。遂煩帝念之焦勞。九重縹几。悉陳鄭俠之圖。三殿瑤封。盡繪幽風之什。爰命屬車而啓路。乃臨郊殿而祈天。隊簇桃花。步青巖而不動。旌開蘭葉。溯淑氣而悠揚。陋漢代之祈年。非關民事。笑唐家之昭應。豈謂田

功翠華方貢于甘泉，若璧已通乎帝座。于是封嶽嘯樹，豐隆啓空。瀾潤齊城，豈侯維巴之酒。森塞石礎，已同張協之詩。涇陽南工，對良略而降澤。華山肥蠅，見和氣而全消。山川悉載其思，若禾黍並除其蠹。麟臣等術謝傲風，人非作雨。幸際攀麟之會，謬居拜手之儀。羣刺史之手裁，隨車致雨。思學士之文采，志喜名亭。况居天地之交爭，益快神人之篤慶。有心浴日，敢效歌風。伏願勤咨國計，軫念民依。未央月，聽虬箭而傲心。上苑春風，祝雉媒而動色。奠元圭于水土之後，揮朱紱于宵旰之中。則麥秀三岐，誦聖主無疆之福。禾呈九穗，拜君王有道之祥矣。

序

方輿三其旋堂詩集序

僕聞長雲接塞，將軍傳龍雀之悲。細雨滴雁客子下鷓鴣之淚。山含秋氣，寫幽恨于銀虬。水咽春聲，托邊情于金雁。番禺南望，柳花之絮無多。張掖西來，葵子之根已少。山來才士，半泣飄蓬。自古騷人，偏多篇翰。論輸左校，會聞楚石之談。編管營州，亦有隨珠之嘆。撫長松而掩袂，攬橫竹而登車。一曲龍吟，因思公子。數聲魚沫，為憶家山。中土漂搖，尚含毫而緘怨。客堂離別，猶撥釐以抒哀。况乎絕塞長征，殊方遠戍。置景異于關外，逐亭伯于遠東。南雁無憑，北梁已遠。白狼堆外，畏懸度之難行。黃鶴歌中，怨關河之甚渺。已作窮停之種，能無侘傺之辭。是以毛光祿之在赫連，自述降羌之痛。李都尉之居剌野，亦流望漢之歌。豈獨越石悲吟，淚盡扶風之馬。子初難曲，心摧郢水之魚。已哉方子與三，才為藝苑之宗，名在偶流之右。庚子山之文采，父子無慚。劉孝綽之才情，弟兄兼擅。方翔勁羽，忽中長宜。坐京兆之全家，嶺頭齊竇。為李豐之同產，隨外俱投。慷慨辭家，淒其出塞。地絕脈脈，向天呼而何之。水號斷腸，上隔頭而鳴咽。紆千落月，故園之夢空歸。勸勒浮雲，異域之程何極。拂塵夜靜，能不椎心。服匿晨持，每看沾臆。邊霜似雪，蕭條鐵嶺之聲。塞草如烟，淒咽金笳之韻。曲中風土，自操南音。笛裏關山，空吹北部。於是開繪寫怨，流翰陳絃。客路山川，塞天風雪。或車中之贈別，或馬上之行吟。以至真番土風，鮮卑國語。無不調成金石，麗錯瓊瑤。名曰其旋，都為一集。寄鶴臣之幽憤，寫逐客之飄蹤。怨入琵琶，隕鳥孫之涕淚。哀傳刁斗，感雁臣之苦辛。尤為傳世之篇，聊當述征之作。僕三年久戍，萬里無家。掩泣江頭，已同女子。銜啼帳外，幾類官奴。幸並誦之逢君，送同衣之容汝。相攜裘表，似長維之共蘇。聊驅旅關中等子，淵之憐沈。烟凡茲華製，半處分題。爰將語于簡端，志悲憤于塵末。庶使成陽城畔，人傳山水之謠。廣武亭邊，客記落花之賦云爾。

孫赤崖詩序

蓋聞麟綿湖吹，以去故而增悽。慷慨燕歌，由送離而結歎。是以舊山既遠，促管流音。異國無歸，繁絃繁縷。房陵一去，君王有山水之謠。孤府長鶴，伶官有土風之候。執珪越嶺，尚藉悲吟。公子留秦，亦傳哀唱。山來志士，造此窮途。未有不憑柔翰以消憂，托長歌而申恨者也。况夫金河轉徙，銀嶺孤孤。水千里而隔腸，塞萬重而絕脈。陳子公成，遊不返。空望長安，移中監還。漢何年，傷心蘆海，慨其嘆矣。能不漣而，予亦赤崖，願

年擢秀，盛齒知名。才為談士之宗，人擅藝林之俊。江東二陸，共識清河。郡下雙丁，先推敬禮。乃以拾塵之感，遠從從火之嘆。靈難陳，遐陬遠謫。飄零卓卓，遼海空來。襦襟素衣，吳關長謝。士思迢遞，托黃鶴以俱飛。客步徘徊，指白狼而難越。然而關山箭盡，箭什偏工。桃館尊空，風流未沫。劉越石橋遠于河朔，詩體清剛。庚子山留滯于關中，賦才宏麗。雖丁年坐老，而子夜堪歌。于是娛志纏綿，寄情嘯咏。登高攜藜，攬物揚葩。紫雲亭嶽，興乘障之悲思。白雲關山，激從軍之壯志。寒鴉野夕，雁橫天。怨起衣單，魂銷箭脆。氣沈雄而莫展，心侘傺以誰知。及夫臺上瞻鄉，山頭送遠。鶴歸不見，鶯酌徒傾。曉花月於嶺遊，宿風霜于今別。莫不播之溟濛，綽以妍辭。發言而瓊樹相華，命調而銀箏並咽。捲簾清吹，譜為蔡女之文。截竹哀音，綴成邱仲之曲。豈徒伯鸞南適，惟聞五噫。中郎北還，願成十志也哉。僕奮托攀轡，近同遊賞。黃樓遊燕，久限山河。紫塞軍橋，更分鄉縣。攬淚痕于河上，空訴篋篋。鬱愁氣於車前，俯消酒。北部之貧已甚，南館之會徒乖。永念生平，彌嗟弦括。却題短引，爰寄沈悲。嗚呼！蘭忌當門，痛煩冤之何已。蓬悲出塞，憐飄寄之安窮。西氣蕩商，將聽君詩而隕涕。北風千呂，誰披余製而傷神乎。

慎安二集

蓋聞盧郎八米，雅重南朝。魏氏雙珠，見推北海。江頭折柳，遺班管於名流。石上看松，飛羽艦于公子。若夫攜履蒼龍之閣，早識安豐。迴車朱雀之航，爭觀孝綽。並以盛年馳譽，弱歲知名。白拾文人，烏衣貴選。張廣武瑠車之，步兵兵嘆其奇才。王山陰總髮之年，僕射驚其明慧。是知英華靡絕，端緒集賢。領袖將來，還歸吾黨。爰集邑中之秀，以追河裏之遊。客囊懷珠，塵同割炙。少長咸集，方典午之蘭亭。詞賦無雙，擬離陽之鶴渚。布蕙着而肅，願荷衣以過從。

書

戊午二月十一日寄顧舍人書

別我華峯二十餘年矣。江皋塞表，超忽萬里。每一懷思，淒涼彌日。昨歲三月，得華峰丙辰臘杪所惠札，并見懷二閣。頃初二日，復從驛使，得四月望日札，及彈指集。綢繆之思，溢于毫末。出入懷袖，如見故人。午未之交，知兄官遊京邑，遙為雀躍。弟時苦播役，未遑緘寄。至于解組南轅，則天涯遊子，遂若夢中。嗟乎！我兩人契托，正復何等。越禽代馬，各在一方。僅從一紙音書，敘廿年離索。人生到此，能不淒涼。弟別漢羈蹤，兄定未曉。今略書梗概，俾兄知之。弟以己亥夏，出檢關，抵潘水之陽。海昌相公欲留弟共居一年，潘帥不許。瀕行時，其令子子長，贈我車馬衣裘。六月廿一，渡松花江。時暑甚，因浴于江。遂得寒疾，著既衣騎馬，行大雨中。委頓欲絕，抵大烏稍，送更以弟筆，特憩三日。同行者皆謂不起，忽夢準提而愈。七月十一，至戍所。戍主以禮相待，授一椽于紅旗中。舊選客三四公，皆意氣激昂。六博圍棋，放歌縱酒，頗有友朋之樂。然一軍風氣，養空半文。頗許總戎康侯，孫給諫汝賢，解衣推食，得免饑寒。癸卯春，弟歸來，攜二三婢僕，併小有資斧。因以稍給。甲辰春，幕府以老光之警，治師東伐。令流人強壯者供役軍中，文弱者歲以六金代役。於

是石潭村吏時聞怒呼無昔日之優游矣。乙巳以授徒自給其夏張坦公先生集陵姚琢之。苦中錢虞仲。方叔李兄弟。吾邑錢德維。及鄙人。為七子之會。分題角韻。月凡三集。窮愁中亦饒有佳况。其後以成役分攜。此會遂罷。戊申。蒙恩紳袍。特許優優。弟遂得為寒外散人。寧古自辰已後。商販大集。南方珍貨。十備六七。街肆光溢。車騎照耀。絕非昔年陋劣光景。流人之善賈者。皆販鬻參貂。累金千百。或有至數千者。惟吾儕數子。以不善會計。日益潦倒。然弟亦不能捐棄筆墨。與酒削資。遂錐刀之利。短褐藜藿。任之而已。庚戌。諸徒皆散。而歲復早霜。米石十金。副帥安公。雅重文士。憐弟之貧。以米相餉。而合肥先生。及對溪玉峯。復有見貽。於是鬻桑餒人。幸免溝壑。癸丑。大帥之子相從授經。館登豐。旅愁為解。丙辰春。大帥移鎮兀喇。遂失此館。然執經者亦不乏人。所以僅供薪水耳。弟年來搖落特甚。雙鬢漸星。婦復多病。一男兩女。藜藿不充。同念老母。莫然在堂。迢遞關河。歸省無日。雖欲自慰。祇益悲辛。課徒之下。閒有吟咏。正如哀雁寒鴛。自鳴愁恨。安敢與六代三唐。競其優劣哉。前歲原一札。來索鄙製。云欲刊布。弟深感其意。特寫致之。可三百餘篇。塞外之亂。查黃中失。五古七絕二種。恨情殊甚。今營再抄一册。于四五月間。寄覽彈指集。如靈和楊柳。留情堪憐。又如衛洗馬言愁。令人憔悴。兄筆墨如此。少遊美成。更當何處生活。別兄二十年。對此如重觀風流。弟出塞時。未攜詞譜。今得此集。便當按調為之。正恐詩陵之步。未易相學。耳。弟悲怨之深。雖三峽猿聲。隔頭流水。不足比我嗚咽。穹廬愁坐。極目蕭條。夏簟冬缸。淚痕猶拭。安得知我憐我如華。峰者。與之促席連牀。一傾傾。慮乎弟思難之。交。陳子長最篤。但隔在遠海。不得相見。此若風流文采。不減華峯。意氣亦復相類。惜其無命。流落而死。為之痛心。龍眠父子。與弟同謫三年。情好殷摯。談詩論史。每至夜分。自彼南還。寒垣為之寂寞。錢德維議論雄肆。詩格蒼老。山陰楊友聲。鐵面虬髯。而詩甚清麗。若中三錢。才筆特妙。不意大者有山陽之痛。而小者復為濛陽之匿。姚琢之詩。如春林翡翠。時炫采色。陽羨陳衛玉。善諧笑。工圍棋。亦嫻秀。可喜。弟時與之奕。今弟之棋。視丙申五月。在澄江與華峯賭局時。可高六七子許。張坦公先生。河朔英靈。而有江左風味。雁羣與弟。情致特深。唱調亦富。未幾前數日。即屬弟在其榻前。作行狀。人琴之悲。至今猶哽。敵門人。閻中陳昭令。名光啓。秀而嗜學。北州少年。此為之冠。與弟居止接近。擁爐暖茗。靡夕不共也。此皆弟塞外文章之友。因兄垂訊。聊復及之。前者婚約。為李姨所阻。深用恨歎。承復有幼女之約。極荷雅意。果得生還。則我女。兒之子。婦也。又何他云。嗟乎。此札南飛。此身北滯。夜闌秉燭。恐遂無期。惟願尺素時通。以當把臂。唱酬萬里。敢墜斯言。震修兄弟。近况何如。念之殊切。凡我舊好。幸俱致相思。南望雲山。可勝淒咽。寒鴻殊便。無忘得音。

與計甫草書
三年執別。萬里傷離。故國音塵。殊方羈縻。飄蹤如線。惋悵何言。塞外苦寒。四時冰雪。陶陶孟夏。猶著弊裘。身是南人。何能堪此。每當寫虛。夜起。服履長持。鳴鑼呼風。哀笳帶雪。蕭條一望。泣下沾衣。嗟乎。故人。應為悽咽。弟自出塞以來。萬端都謝。如泥中花。蒂無復芳菲。而懷友之思。未嘗棄懷。每憶歲年游好。輒便傷心。邯鄲宮人。嫁身斷髮。而春花秋月。尚夢深宮。區區鄙懷。庶同此耳。昨歲冬至。巴公入都。竹勒長札。并排律。

三十韻。奉寄兩兄。而此絨寬。屬浮沈。可為悵惘。龍荒絕遠。非人所居。夙昔知交。音問殆絕。誦此三年。止得公蕭舊冬一札耳。少陵云。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諷咏此詩。益增我勞。結弟久沈異域。語言習俗。漸染邊風。大雅情懷。靡滅盡矣。方欲控弦試馬。作健兒身手。何堪尚與青雲故人。論時變之誼。述詩文之樂乎。高堂白髮。幸邀滄海。得還里門。弟雖滯冰天。亦當不恨。若得雞竿。再下。早賦刀環。召李白于夜郎。還蔡邕于朔野。葛巾野服。返迹邱園。與我兩兄。促坐言哀。銜杯道故。此亦再世之樂也。嗣皇在御。才士畢升。努力良時。勿以故人為念。老伯暨老伯母。應俱萬福。茲因程年兄歸南。勒此布心。相思之深。非筆所悉。遙瞻南斗。涕泗何云。

離別三年。關山萬里。冰天凜冽。積雪嵯峨。索處穹廬。軫髮終日。遙思我友。勞伴如何。昨年還難。吾兄屢顧我。若虛之中。銜涕摧心。慰藉倍至。等公孫之奔走。似田叔之周旋。愧荷深情。猶在心骨。廣陵佛舍。向與時。老杯酒終宵。班荆笑語。何圖此別。遂隔死生。永念曩游。寸腸欲裂。弟形殘名辱。為時俚人。垂白衰親。盛年昆季。吁嗟何罪。相率播遷。既無子幼。其豆之辭。而有文淵。意改之痛。已同崔嵬。遼海之哀。而復坐李豐。隴上之條。生世不辰。遭此奇酷。身流絕域。名入丹青。雖視息猶存。而已同枯骨。每一念及。忽不欲生。向在故鄉。意氣豪上。晉款庚子山。沈初明。以如許才筆。羈旅殊方。雖籍翰如新。而不生蕭瑟。每讀哀江南賦。及通天臺表。未嘗不掩卷欲絕。豈知今日。身丁枉濫。百倍斯人。題魁為鄰。豺虎同界。煩冤能誰。誰可訴。即復生平。故人亦復棄如糞。堪視同腐鼠矣。不弔昊天。一何至此。昨歲出塞時。長安諸公。哀其窮乏。餽以百金。稍得整料衣資。支離道路。及屆瀋京。便已懸磔。賴陳子長。解衣推食。事周全。揮涕贈金。情款綢繆。既將東發。復贈我鞍馬。以濟崎嶇。塞外之路。險甚蠶叢。紅繡烏藉。十步九折。若非驥足。已委溝中矣。弟幾年知契。幾徧三吳。稽阮之交。亦頗不乏。及遭患難。轉徙窮途。乃初無一驚歎之人。周我涸轍。此古人所以致重子窮交也。放廢以來。萬緣都廢。惟離蟲一道。猶尚纏綿。塞天無事。寂坐荆扉。冰炊。以充饑渴。所攜故篋。尚有殘編。每吸糜之暇。輒與龍眠諸君子。商確圖史。酬唱詩歌。街談巷曲。頗成一集。取揚子雲哀風之文。命曰質籟。入秋以來。復事賦學。妄謂可以規模江鮑。接跡王揚。但負罪之人。為時捐棄。縱調如白雪。才似和璧。亦將唾涕視之矣。彼才不逮于中人。名不出于里閭。一旦身躋雲霄。從容登載。雖復伏臘侍郎。金根。按理。得其片言隻語。以為韓歐復生。兄聞此言。得無駭其任誕乎。客緒遼遠。百端橫集。停雲之念。無時去懷。但恨元菟黃龍。渺在天末。不特把袂。杯難尋。佳會。即雁書遙訊。慰我離愁。亦渺不可得。十年神契。踈絕如斯。憶舊撫今。愴愴何已。杜少陵云。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信非虛語也。懷念之什。頗有數章。欲便錄寄。以當良覿。恐此札達時。正兄等春明得意之日也。

三年執別。萬里傷離。故國音塵。殊方羈縻。飄蹤如線。惋悵何言。塞外苦寒。四時冰雪。陶陶孟夏。猶著弊裘。身是南人。何能堪此。每當寫虛。夜起。服履長持。鳴鑼呼風。哀笳帶雪。蕭條一望。泣下沾衣。嗟乎。故人。應為悽咽。弟自出塞以來。萬端都謝。如泥中花。蒂無復芳菲。而懷友之思。未嘗棄懷。每憶歲年游好。輒便傷心。邯鄲宮人。嫁身斷髮。而春花秋月。尚夢深宮。區區鄙懷。庶同此耳。昨歲冬至。巴公入都。竹勒長札。并排律。

三年執別。萬里傷離。故國音塵。殊方羈縻。飄蹤如線。惋悵何言。塞外苦寒。四時冰雪。陶陶孟夏。猶著弊裘。身是南人。何能堪此。每當寫虛。夜起。服履長持。鳴鑼呼風。哀笳帶雪。蕭條一望。泣下沾衣。嗟乎。故人。應為悽咽。弟自出塞以來。萬端都謝。如泥中花。蒂無復芳菲。而懷友之思。未嘗棄懷。每憶歲年游好。輒便傷心。邯鄲宮人。嫁身斷髮。而春花秋月。尚夢深宮。區區鄙懷。庶同此耳。昨歲冬至。巴公入都。竹勒長札。并排律。

翻骨相屯得一知己不可恨。

答徐健菴司寇書

兆齋頓首頓首奉書健菴大兄先生足下。六月二日驛騎至會寧。伏承書問。又以僕衣食之憂。輒俸相餉。為德甚厚。至欲索僕生平讓著。付諸剞劂。無使泯沒。嗟乎。此豈僕素望所及哉。僕少時謬不自料。與海內諸賢。馳騁聲譽。維時足下兄弟為先登。而僕竊附其後。選集錄行。類蒙採入。今則顛連無告。不詳姓名。為人唾弃。何敢復出其技。以爭鳴當世耶。遭難以來。十有八年。擁時親友。罕以書見及。惟足下兄弟。及蕲溪少宰。惟念舊故。撫樹周恤。於義為已過矣。又何以窮愁之辭。重累左右。故三年前。足下貽書及之。而僕遼巡未敢應者。以此也。今足下終不鄙棄。復見徵取。乃識大君子之用心。而僕之妄自疑度。適為固陋矣。然足下無乃賭僕往日。而不知僕枯槁之餘。豈復有葩華哉。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窮而後工。僕謂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窮也。彼所謂窮。特假借為辭。如孟襄陽之不遇。杜少陵之播遷。已爾。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儋耳。已爾。至若蔡中郎。斃鉗朔塞。李供奉長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困阨之尤者。然以僕際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內之人。以自比附。愈疏闊矣。同在覆載之中。而遷焉如隔夜泉。未知古人處此。當復云何。以此知文莫工于古人。而窮莫甚于僕。惟其工。故不窮。而能言窮。惟其窮。故當工。而不能工也。萬里冰天。極目慘沮。無與圖記。載以發其懷。無花鳥亭榭。以寄其興。直以幽憂惋鬱。無可告語。遂托筆墨。以自陳寫。然選讀日久。失其天性。雖積有篇什。亦已潦倒潰亂。不知其所云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夫知其當已。而不能自己於吟者。此僕比日之心也。古之論文章者。不以其人之貴賤榮辱。今則不然。昔盧次樞與王李七子同時。其才固相軒轅。不幸下獄。其所撰集。徵元美諸公。幾不著。因歎古今文人。觸扞網羅。不遇知己。卒以無傳者。可勝道哉。今海內理平。文治日盛。足下兄弟。得位行道。天下文章。翁然歸于三徐。言論所及。藝林以為宗。今不鄙僕。欲序而梓其所作。使天下知劫灰寒地。猶有燭光。則僕雖終淪廢。豈有恨哉。少作故有刻稿。患難後度已散失。請室諸咏。稍有存者。今所錄詩賦若干篇。皆已亥出寒後。作昨歲插哈喇之亂。倉卒中遺亡百餘篇。際離日久。無所取正。恐日就棄陋。不復自知。望加刪定。以質當世。幸甚幸甚。兆齋再拜。

秋笈集附錄

余弟漢樓自塞外貽書徐健菴以所著秋笈集奉寄今健菴函謀剞劂不負故交萬里之托余為愴然感泣賦此志謝

吳兆寬 人

嗟爾磊落個個之奇才。燔首南國雲烟開。青春翻飛摧羽翮。玉樹葳蕤萎草萊。可憐九死身名在。風流文采使人哀。自昔一去遼城北。生入玉門無消息。華尊離居廿載餘。雲海茫茫隔顏色。我欲從之渡桑乾。冰雪嵯峨關塞黑。憶爾魂夢頻往來。容華憔悴恐不識。長風秋盡雁鴻飛。帛書繫足向南歸。吹墮庭前開尺素。含情緘怨淚沾衣。一札殷勤貽倦雨。湘健菴感思道故此中寓。鄭重新詩數十篇。展卷如向邊沙語。歷徧山川名狀難。開鑿鴻濛漸如故。雪窖冰天未足奇。山經水注那曾數。軍書萬里度遐陲。獨限流人滯一枝。山鬼窈窕陰崖窟。魚龍嘯舞青海涯。屈原深畔行吟苦。阮籍窮途祇自悲。黃沙白草供詞賦。並入君親朋友思。地非蒼梧篔簹斑。竹啼痕若可掬。身非蜀道行。月峽哀猿苦為聽。壯歲沈淪頭漸白。空將詩卷傳荒磧。不遇知音識者稀。虛名千載誰相惜。世路悠悠幾歲寒。交懣浮雲感今昔。東海先生念石心。風池結念無衣客。追憶平生涕泗流。撫恤忠難心手畫。對此往復思纏綿。浩歌把酒欲問天。青蓮放逸夜郎日。學士文章海外年。奇文異轍公天下。勿教蒼頡泣無傳。吁嗟才士遇與不遇安足論。立言要使垂久遠。莫嘆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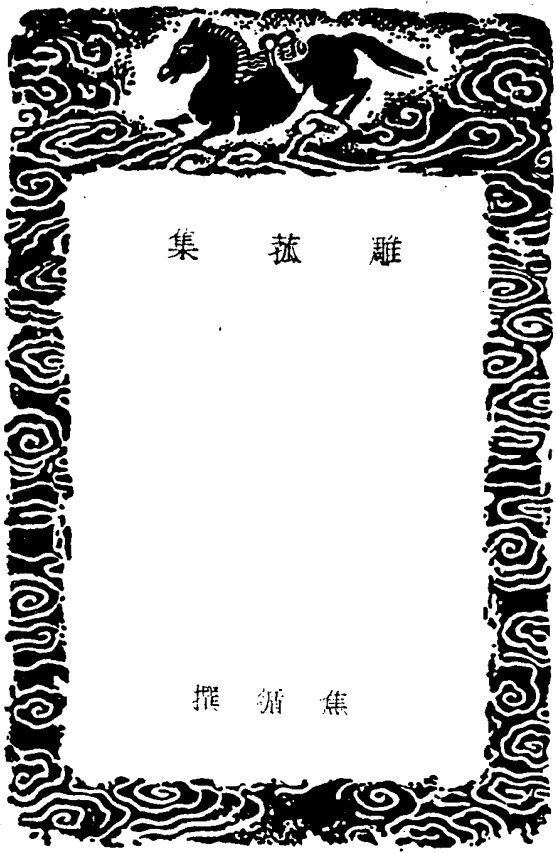
收貯頗多。臣曾力為尋訪。而已移居村舍。然終當物色。以成全璧。是則鄙人之素志也。是役也。其訂証校讐之功。姪恆叔之力為多。亦不可不記。雍正丙午秋八月男臣謹跋。

跋一

右集詩文共八卷。先君子漢槎先生所作也。先君少負大名。登順治丁酉賢書。為仇家所中。遂至遭戍寧古。維時大父母在堂。先君忽離桑梓。而滿冰雪。觸目愁來。憤抑侘傺。登臨憑弔。俯仰傷懷。于是發為詩歌。以鳴其不平。雖蔡女之十八拍。不足喻其淒愴。此秋箱所由名也。崑山徐健菴先生。悲故人之淪落。千里命介。索其草稿。梓以問世。古人之交情。不以窮通少異有如此者。泊乎長白賦奏。而特遼當守之知。沈寃昭雪。賜環歸里。張儉返于亡命。蔡邕召自髡鉗。推轂者總屬鉅卿。延譽者半山名士。方且謂一生抱負。抒展有時。何圖乍入玉門。遽捐館舍。鄙人所以抱恨終天也。今臣年過六旬。追思往日。幾同隔世。傳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勿知。不明也。知而勿傳。不仁也。臣愚蒙不肖。既不能發名成業。以顯揚我先君矣。敢復蹈不仁不明之故。使先君沒沒于後世哉。爰就舊刊。增以家藏。析為八卷。彙成一集。其前四卷。係健翁所刻。後四卷。則臣所增也。後集為成所暨歸來所作。前集及雜體詩二卷。皆少年所作。序表書記。則合新舊所抄輯而成。不分年月日。蓋先君垂髫之歲。即好吟咏。加以身際艱難。著作頗富。奈屢丁頭沛。存者無幾。當健翁索稿之先。值有老光之警。遺失過半。後遇補哈喇之。與都統唐公。限三日內。合城滿漢俱運。至必兒江。避避。及扶柩南還。復覆舟于天津。而沈溺者又過半。今此所補。皆從故舊處搜羅所得。殆未及十之一二。至于駢麗之體。向與陳陽羨齊名。乃集中所有。僅此數首。尤可痛惜。聞之崑山某氏。

跋二

右秋箱集三卷。西曹雜詩一卷。前集一卷。雜體詩一卷。後集一卷。雜著一卷。共八卷。國朝吳兆霽撰。按兆霽字漢槎。吳江人。蘇州府志稱其少有雋才。與慎交社名聞遠近。順治丁酉。舉於鄉。以科場蜚語。逮繫遣戍寧古塔。康熙辛酉。徐健庵司寇。為之納贖。放歸田里。亦成容若侍御力也。徐菊莊續本事詩。稱漢槎才絕。駭奇淪落。萬里投荒。驅車北上。時嘗託名金陵女子王倩孃。題詩驛壁。以自寓其哀怨。兩河三輔。間多有和者。故計改亭詩云。最是情孃題壁句。吳郎絕塞不勝情。詩今載集中。則為豫章劉素素。倩孃其姊云。夫漢槎以美才獲雋。偶緣蜚語。遂罹重譴。固見當日功令之嚴。而國初諸老。如徐健庵。王漁洋。宋商邱等。於其在獄。出塞。入關。均各有詩。憐才雅意。尤不可及。至顧梁汾。金縷曲二闕。則更沈著真摯。非血性男子不能作。然余尤服膺者。則吳梅村悲歌贈吳季子七古一首。如淒風驟雨。淒瀟而來。殆兼感遠左故人陳素庵相國事。故言哀入痛歎。相國固與漢槎同時遭戍者也。梅村詩原評。稱漢槎極人世之苦。然不如此。無秋箱一集。其人恐不傳。天之阨之。正所以傳之也。諒亦國初諸老之筆。噫。天欲傳之而定阨之乎。其然。豈其然乎。哀其遇。特出藏本重梓之。校舉為之黯黯。咸豐壬子。上元後二日。苦寒。南海伍崇耀謹跋。



集 菘 離

撰 循 焦

序

曩者、薄游維揚、焦里堂先生出詩相質、繼歸浙中、與一二老輩、傳寫吟諷、無不感然心服、思慕其為人、越十七年、復客邗上、先生有才子子、曰虎玉、復以詩相質、一再誦之、其心服無異、讀先生詩時也、予惟詩之流派不一、端其要不外乎誠而已、記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詩曰、其風肆好、其詩孔碩、皆言誠也、非可以偽而致也、夫惟忠厚、排側之誠、蘊積於詩之先者、既深、而後感於物而動、不獨言志、述事、可以揚清激濁、風厲末俗、即流連光景、亦必寄托高遠、有長言之不能盡者、此誠之不可揜、所以入人最深也、雖然、以情緣文、以文被質、又有道焉、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夫發乎情者、衆人所同、而止乎禮義、其功非淺、近可至、蓋自風騷以降、作者咸有纏綿要眇之思、而要其極、則必有持之弗失者、以爲歸宿、易曰、修辭立其誠、言辭之不可苟也、顯世之爲詩者、不究源流之清濁、風旨之芳臭、好爲新奇汗漫之詞、矜能角勝、而不已、毋乃知發而不知止也歟、君家三十六湖之濱、據水木最勝處、蓋蘆千頃、瀟灑眇然、閉門卻掃、名父子自相師授、視世之翁翁噉名者、若將泥焉、其或懷人感事、托爲詠歌、溫厚篤摯之情、溢於中者、油然不能自已、而又持守於慎、惟恐不合於古、故物疎道親、發興邇而寄意遠、非變而不能成、方者所及也、可謂誠也已矣、君於經學最深、未冠即博通諸家義疏、闡明三角八綫之法、今更著書述古、爲遠近所宗、嘗惜鄭康成、孔穎達諸儒、經術紛紜、其詩歌無所表見、君以得諸四始五際者、爲之補其闕憾、則又前人所難也、

離菘集 序

一

離菘集 序

五

序

離菘樓集二十四卷、吾師焦理堂先生所著也、先生博學工詩古文、自少即與雲臺兄齊名、辛酉科始中鄉魁、僅一會試、場中擬元、久之、榜發被落、年四十外、足不入城、築離菘樓、以著書自娛、亨時往請業焉、嘗憶乾隆乙卯秋、先生來濟南、學署、亨隨侍策騎、遊離華諸山、與會淋漓、頗自詡其孤矢四方之志、又嘗於嘉慶壬戌冬、來杭州、節院、亨同放棹西湖、冒雪破冰、聯句於林處士梅花墓下、感慨嘯歌、幾莫掩其胸懷、高逸之風、儼遊如昨、梁木已悲、校刻遺編、益深傷悼、道光四年冬、十月、受業儀徵阮亭、謹識於珠湖草堂、

子讀君詩、既卒業、因推原詩之必本於誠者、爲之序、兼以質諸先生、其何以教之、
嘉慶二十年秋八月、既望、吳興徐熊飛拜識、

離菘集 序

二

雕菰集紀略

儀徵阮雲臺宮保元定香亭筆談云。焦里堂。江都人。樸厚篤學。選於經義。尤精於天文步算。與李尚之。凌次仲。為談天三友。秦道古。李樂城之書。久無習者。里堂與尚之。特請明天元一大術。求一之術。所著有萃經宮室圖。里堂學算記。毛詩傳箋異同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詩釋地。乘方釋例。孫子算經注。皆能爬梳扶摘。多前人所未發。餘事為詩詞。亦皆老成。

江都王柳村上舍。萃雅集云。里堂。江都人。嘉慶辛酉舉人。著雕菰集。里堂與江鄭堂。皆以淹博經史。為藝苑所推。時有二堂之目。

儀徵阮梅叔明經。羸舟筆談云。吾鄉善天文者。國朝自陳際峯以下。代不乏人。今時如焦里堂。師沈方鐘。其錚錚者也。方鐘嘗撰星球圖說一篇。質於家兄。文法仿考工。而語足以達之。有劉原父擬經之精。而無戴東原割圖之晦。斯可貴也。里堂師步算之外。尤精易學。英煦齋家宰稱其過於孫明復。李泰伯。甘泉江鄭堂。上舍。漢學師承記云。焦里堂名循。一字理堂。江都人。家黃子湖。嘉慶辛酉舉人。聲晉。訓詁天文。曆算無所不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皆有撰述。刊行者。羸經宮室圖考。理堂算學。易學。北湖小志。

儀徵李艾塘上舍。揚州畫舫錄云。焦循。字里堂。北湖孝廉。熟於毛詩三禮。好天文律算之學。鄭兆珪。鄭

雕菰集 紀略

雕菰集 紀略

偉。王準。皆與之游。所著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三十卷。毛詩釋地七卷。羸經宮室圖二卷。禮記索隱數十卷。焦氏教子弟書二卷。又有釋交釋弧釋輪釋橈。乘方釋例。加減乘除釋。共二十卷。皆言算術也。本朝推步之術。王梅之後。則有江慎修。戴東原。錢微。錢視。二家尤精。與里堂友者。汪孝嬰。凌仲子。李尚之。並通是學。李尤善。為錢之高弟子。錢稱其愈己。焉。里堂之子廷琥。字虎玉。亦善三角八線之法。

儀徵阮仲嘉明經。羸海英靈集云。焦里堂先生。學行誠篤。尤精推步之術。四十外。足不入城。築雕菰樓。藏書數千卷。著北湖小志。雕菰集。易學。孟子義疏。行世。卒年五十八。享晚聯云。學易重雕菰。記侍先生杖履。明經愧桃李。甘居夫子門牆。



通儒揚州焦君傳

阮元撰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為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為周易之學。祖鏡。父愆。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即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嘗讀如。旋。阮公府。遂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二。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嫡母。謝。自。及。非。八。閱。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與。化。頗。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游。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游。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游。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游。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股。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股。竟。以。夏。病。冬。卒。君。哀。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君。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而。讀。書。著。書。復。在。樓。是。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瘳。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廷。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

雕菰集 傳

周易孟子專勸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皆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貫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初，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嗑，即噬嗑之噬所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夙，即離之日夙，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漸相錯爲謙，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離菴樓易學三書，其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稱次之得二十卷，曰易籀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者，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語，自西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疾藜樽酒，假借有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玉鈎之說，然窮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豐，通字爲浮，而訓爲務，疏解斯爲厥，而釋爲賤，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晉其篇固不僞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詳，訓辟爲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言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鑒師，飾即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馮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敵千萬世制禮之，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

其文簡而惟孟子闡發最詳，最豐，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學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中泰尺，撰非一時繁復無次，戴蔭常勾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術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孤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源，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非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縣李君向之，歛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奏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畧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向之，向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向之鈔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樂城郭那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廷琬曰，李樂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台，讀者依然渙渙，踏踏，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廷琬，廷琬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盡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即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山體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勸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溪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著術祠，設木主三十位，祀賢居北湖志孝行，載於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於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探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邦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虛經史子集，即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廷琬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於世教，君之文集，手訂者曰離菴集。

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位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與齊先生見君易學。彼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畫。舊通靈子。廷琥能讀父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過於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諡之史館。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雕菰集目錄

- 卷一 賦六篇
- 卷二 詩四十八首
- 卷三 詩九十三首
- 卷四 詩一百四十一首
- 卷五 詩一百三十四首
- 卷六 贊三十七首 頌一首 銘九首
- 卷七

- 雜著十二篇
- 卷八 辨十一篇 論七篇
- 卷九 解十七篇
- 卷十 說二十七篇
- 卷十一 釋五篇 考十五篇
- 卷十二 議四篇 荅問七篇 狀一篇
- 卷十三 書十篇
- 卷十四 書十六篇
- 卷十五 序十五篇
- 卷十六 序二十五篇
- 卷十七 序十篇
- 卷十八 跋十篇 書後十篇 題二篇
- 卷十九 記二篇
- 卷二十 記十二篇
- 卷二十一 傳十一篇
- 卷二十二

碑一篇 墓志銘十篇 墓表六篇 家志一篇

卷二十三

事略三篇 事狀一篇 書事五篇

卷二十四

告文一篇 祭文五篇 誄辭一篇 哀辭三篇
右共二十四卷文三百二十六篇詩四百二十首

嘉慶二十二年歲在丁丑正月二十九日江都焦循手訂於半九書塾之仲軒

離菰集目錄

卷一 賦

威大人賦 招亡友賦 假山石賦 象卦賦 禮賦 弔松賦

卷二 詩

荒年雜詩 李貞女詩 巴貞女挽歌 姑惡惡 趙氏門前祀 周縣丞奴 雲貞行 哀小甲
虎溪吟 惠民阿姊行 番薯吟 甬江樂婦行 四哀詩 龍山慈孝歌 慈竹居 琴歌爲楊
鑑亭妾作 兒郎偉 蝗變蚊 黃鳥吟 弔忠毅李將軍三首 擬殘形操二首 擬古詩 杜
鵲 酒興 卻梅一首示賣花者 友人贈金無所用購木以其半作屋其半作棺或謂余任達作
此解之 鸚鵡辭 湖之魚 筋骨篇 賣牛 買石 伊太守挽歌 與人論詩

卷三 詩

顏光祿作織女寄牽牛詩 擬爲牽牛答詩 壬寅春雨雪十數日不能出客亦不至轉以詩自娛
得十二首 秋水 雨後憶田家景事 浩歌行飲李氏齋中作 北門送客行 題吳玉松太史
除夕游山園 題黃宗易縣尉印譜作 題朱敬亭郡丞乘食圖 乙卯閏二月三日小滄浪修禊
佛峪 池河 官柳 香樟 烏蓬 江鱸柱 晚泊慈谿 林庚泉歸天長索余詩爲母壽

萬陵 同年哥 江山船 鷓鴣船 由蘭谿至金華道中 喜舍弟歸自太原 題黃次和雙橋
一石一梅花圖 題汪飲泉林屋幽居圖 欲縣方雨村贈紅豆以詩謝之 阻風燕磯三日病滯
下甚劇 病愈有作 天界寺 自平望之崑山 邳州渡 吳玉松太史言刑部戴金溪督道僕
所著書明日至鐵版訪之 鹿尾 泊車邏 鯢魚口 村中草木詩 滕陶陵鼎五言一首 田
家 治平寺 石坊 登甘泉山 薤草 夜渡朱家湖迷路入畢家湖 和董晉卿湖上對月詩
先入手植山茶向時左畔生一小株二十年高五尺許矣其右又生一株越五六年高二尺今春
開花殊可人意 賣花人以野卉一叢見遺花類牽牛葉似杏而有齒伊云紫金鐘核之乃桔梗花
耳 叢竹中植紅薇十數本長夏盛開 讀易有悟 忽聞竹中鳥聲 擬古三首 兩君詠 足疾
題阮梅叔珠湖漁隱圖 記得一首哭汪孝嬰 冬日雜吟九首 冬暖作 後湖觀打魚歌

卷四 詩

春日新晴 己亥金陵道中 九日 姚仁和百歲 戊申元旦 訪鍾保岐 舟行 題攝山僧
寺壁 哭顧超宗三首 寄阮芸臺孝廉 江村二首寄城中諸子 嘔血 蒼朱休臣 內人三
十 秋居 枯坐 董子洞 琴 老將 贈邱縣劉松風明府 秋暮 雞鳴寺 大瘦室人幾
死弟復感之不寐作此 追詠九日二首 幽居二首 露筋祠 汜水 漁溝 陰平 西旺
長山途中寒食 青州五首 登州雜詩四首 江定甫贈刀作詩酬之 寒亭 阮學使招同
馬秋藥比部徐儒庵太守顏運生教授孫蓮水江定甫兩文學小滄浪亭雅集余賦二首 半城
紅葉二首 落葉 西湖四首 雪後泛舟 生日有作 從阮學使按試紹興和學使呈諸友原
韻 送人歸東吳 湖州弔吳閻次太守 舟宿富陽和蔣竹塘孝廉韻 七里瀨登子陵釣臺
出七里瀨行建德道中 過蘭谿至蘿窩灘 過帽頭灘至龍游 人日立春汪比部對琴先生會
郡中諸老輩賦詩屬余步韻 丁巳十二月立春前一日小集李冠三寸草齋中同詠者十三人
快園雅集詩 秋夕晚靜閣聽琴 題吳縣孫蔚堂花南老屋填詞圖并懷李尚之 歲乙卯熊桂
卿邀同人於塔影園爲文酒之會今年三年矣柱卿復修前事人倍於昔而舊日同人則沒者與未至
者居其半分殘榻管成慨係之即以寄凌二仲子 楊都尉移築安慶有書來作此以答 足辨
燕磯阻風 辛酉元旦登吳山第一峯 題范賜湖廣文松下采菊圖 王江涇 登雞鳴埭歸舟
自蓮花橋步至地樓與兒子廷琬聯句得十韻 送汪孝嬰之六安 同係蓮水游龍井遂至理安
寺 題安定書院壁 張古愚太守招同趙味辛司馬何蘭士太守孫淵如觀察暨江子屏汪孝嬰
李濱石雨中泛湖夕飲於倚虹園 堰頭遇談階平 劉智廟 任邱道中 題關中壁 崇效寺
看花 同鄭柿里劉美初唐竹虛汪珊樵游釣魚臺 贈別汪珊樵 鄭州 與朱椒堂月下聯句
二首 效四聲體 吾無 盤 共放 汪孝嬰訪余來湖中喜而有作 今歲 百尺梧桐閣爲
汪小魯作 鷓 郭公 與汪孝嬰登秦州望海樓 夕陽 湖村 惡竹 哭葛孫貴齡 己己

秋楊竹廬都尉過半九書塾小飲明日作此乞和 庚午九月二日竹廬都尉遊往誦芬莊看桂
登雖振樓有作 風雨破蕉葉作七言唱之 白菊 蒼友人 閒吟 階下決明盛開偶得一律

坐 偶然 應 塾中海棠自戊辰開後四五年不花癸酉春三月盛開光臨照入花老矣恐發
洩太過明歲及將不花流連不已記之以詩 村居五首 後村居五首 王黃州以錦帶花名不
雅馴改曰海仙余植數本今年盛開錦帶之名尚矣斥之為俗未以為然詩以解之 哭鄭栢里舍
人 野外 僕素少交游邇年家處尤多疎闊昨聞武進城上舍庸卒於京師今又接歎縣孝廉方
正程先生孫田詩愴然久之率成二首 放船一首丙子秋分日作 詠茄 製棺成詩以落之
至後 己卯除夕枕上作 開窗

卷五 詩

古意 題畫 新月和族兄子均韻 六合道中 長千里 方景二公祠 病起東顧超宗 歸
來 喜張芻樓至 秋夜 坐 送羅養齋歸海州 莫愁湖 看蕪 聽曲 西子 荷柳墓
歷下亭 題王椒畦孝廉畫山水 題美人對鏡圖 章邱道中 牛山 阮學使試登州舉遊
蓬萊開望海市不得或舉蘇長公禱海神事作此以解之 濰河 小姑河 秦淮 烏鎮 錢塘
江 孝娥江 鏡清江 復過梁湖二首 紹興試院夜興 渡錢塘江望六和塔 之衢州望家
書不至 出衢州十里宿雞鳴山下 定山 白秋海棠 秋江曲三首 題女子都玉婚畫二首
題程左恬風木圖 石門 西湖竹枝 茗花題合歡圖畫二首 竹柏樓 白清河各李濱石
北征曲 題孟郊詩集二首 壬戌五月晦日江文叔邀同汪竹蕃張開虞蔣春樹袁又愷集康
山草堂 杭州雜詩二十二首 寒食曲二首 擬樂府 抱孫 戊辰之春塾中海棠盛開意有
所觸率作兩絕句 高義 決明 村居漫興五首 偶書黃山谷蘇東坡事 曉起 不寐 三
月晦日效宋人詠牡丹 立春 買菊 奉和楊竹廬都尉 贈漁父 迎春柳 觀村劇二首
夏月階下小花數種相續開謝偶然成詠得八首 小樓 春寒二首 落花曲三首 苔 草
雞聲 銀微 初夏雜詠二首 雁來紅 秋芍藥 乙亥春丁香海棠盛開喜雜養齋汪草庭至
友人論史事作此示之 嘒嘒 夜來二首 巴蕉舒第四葉其畔墨葉鮮紅豔麗詩以當畫

薄暮坐紅薇翠竹亭望湖

卷六 贊 頌 銘

讀書三十二贊 碑 廬 墓 學 春秋 頌 聖 門 非 古 文 尚 書 疏 禮 記 章 句 疏 禮 記 章 句 疏 禮 記 章 句 疏
讀 指 易 圖 說 周 官 全 書 水 滸 全 書 聖 門 非 古 文 尚 書 疏 禮 記 章 句 疏 禮 記 章 句 疏 禮 記 章 句 疏
六 書 音 均 表 說 文 注 詩 經 小 學 說 文 注 詩 經 小 學 說 文 注 詩 經 小 學 說 文 注 詩 經 小 學 說 文 注 詩 經 小 學
兩 將 軍 贊 辛 慶 恩 宋 兩 先 生 贊 李 燕 泰 山 復 李 孟 贊 陳 節 母 頌 孝 解 銘 改 水
車 爲 書 棧 銘 相 坡 銘 勁 雪 銘 團 扇 銘 爲 黃 杏 雅 作 不 離 假 銘 黃 珪 松 開 帝 廟 鐵 鎖 銘
九

木瓜杖銘 桃杖銘 古藤杖銘
卷七 雜著

申戴 非謬 賀錢三篇 述難一 述難二 述難三 述難四 述難五 續賀志 書稿
卷八 辨論

辨學 辨名上 辨名下 貞女辨上 貞女辨下 誣親辨 四聲陰陽辨 二十八調辨 文
章強弱辨 象刑辨 褒姒辨 宰孔論 虞翻論 葉李論 西魏書論 良知論 愚孝論
周易用假借論

卷九 解

性善解一 性善解二 性善解三 性善解四 性善解五 知命解上 知命解下 格物解
一 格物解二 格物解三 一以貫之解 攻乎異端解上 攻乎異端解下 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解 殺身成仁解 使無訟解 讀易章編三絕解
說聚 說方上 說方下 說隅 說權一 說權二 說權三 說權四 說權五 說權六
說權七 說權八 說於 說定上 說定下 理說 文說一 文說二 文說三 詩說 詞
說一 詞說二 時文說一 時文說二 時文說三 昭穆說 岳神說
卷十一 釋考

釋月 釋帆 釋蘭 釋仍 釋豐 廣陵考一 廣陵考二 廣陵考三 廣陵考四 廣陵考
五 廣陵考六 廣陵考七 廣陵考八 廣陵考九 廣陵考十 廣陵考十一 廣陵考十二
廣陵考十三 廣陵考十四 蔡中郎焦君贊考
卷十二 議 答問 狀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勸倭本鄭注孝經議 依斗定尺議 郡縣議 俗禮答問一 俗禮答
問二 俗禮答問三 俗禮答問四 答由人已對示二李生 屬文稱謂答 學童讀爾雅答
請立北湖者舊祠狀
卷十三 書

上王述庵侍郎書一 上王述庵侍郎書二 乞程易田先生爲先人作墓誌書 上座師英尚書
書 奉檄上制府書 與朱椒堂兵部書 寄朱休臣學士書 上郡守伊公書 覆姚秋農先生
書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與劉端臨教諭書
卷十四 書

復江良庭處士書 復蔣徵仲書 荅鄭栢里舍人問夾南夾北書 上錢辛楣少詹事論七政諸
輪書 荅李尚之書一 荅李尚之書二 荅汪孝嬰問師道書 荅鄭耀庭書 荅汪晉蕃書

寄段懋堂先生書 與周維周論古音書 與王欽萊論文書 與趙寬夫論文書 荅羅荅齋書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與黃春谷論詩書

卷十五 序

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代阮撫軍作春秋上律表序 王處士纂周易解序 後漢書訓纂序 詩益序 衡齋算學序 修補六家術序 豫章沿革考序

天備庵筆記序 醫經餘論序 刻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刻詩品序 鄭舍人文集序 吳少文詩序

卷十六 序

石湖遺書序 揚州足徵錄序 里堂道聽錄序 鈔王築夫與香集序 鈔何有軒文集序 鈔雙虹堂文集序 鈔依歸草序 修葺通志室經解後序 易圖略自序 易通釋自序 禹貢鄭注釋自序 毛詩地理釋自序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自序 論語通釋自序 羣經補疏自序

卷十七 序

桃仁和百歲詩序 朱登三兄弟同壽序 黃次和七十壽序 送程定甫赴京師序 贈方鐵珊序 送郡太守伊公歸里序 送吳生序 墓修五烈祠序 習禮格序 舟隱圖序

卷十八 跋 書後 題

改堂閒話跋 武康谷先生手札跋 徐惕菴太守手書帖跋 江處士手札跋 蜀道歸裝圖跋 湖莊圖跋 耕雅詞跋 杜胡詞跋 憑軒遺筆跋 蠅牛草堂詩跋 書非國語後 書韓退之毛穎傳後 書喬劍溪選大歷詩後 書李吁江文集後 書徐文長集後 書潛研堂文集後 一 書潛研堂文集後二 書鮑綺亭集後 書西鏡錄後 自書貞女辨後 題嚴禹航先生遺像 題阮代公先生把卷圖

卷十九 記

神風遊寇記 神風游寇後記

卷二十 記

張濬園治昆明記 遊山雙節記 誠本堂記 半九書塾後記 上河水災記上 上河水災記下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登州觀海記 壬戌會試記 學圃記 雷塘話雨記

卷二十一 傳

周縣丞傳 直隸總督懷園楊公別傳 阮湘園先生別傳 李孝臣先生傳 顧小謝傳 亡友汪晉蕃傳 石棣儒學教諭汪君孝聖別傳 葉霜林傳 陳遠夫傳 汪節母吳太恭人別傳

卷二十二 碑 墓志銘 墓表

孝女王淑春墓碑 鄭孝子墓志銘 喬先生墓志銘 李嵩泉墓志銘 儀徵縣學生鄭君賢節婦吳孺人墓志銘 甘泉優貢生鍾君墓志銘 代阮宮保撰王善香觀察墓志銘 名醫李君墓志銘 表叔王容若墓志銘 吳完甫墓志銘 代阮撫軍撰雲南府通判岸亭陳君墓志銘 節孝戚君墓表 伯祖心吾府君墓表 族父訓導公墓表 范氏墓表 吳氏先墓表 李氏兩大夫阡表 勳孫家志

卷二十三 事略 碑事

先考事略 先妣謝孺人事略 先妣殷孺人事略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書謝少宰遺事 書王贊亭事 書裔烈娥事 書江都兩生 書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芝塘

卷二十四 祭文 哀辭

告先聖先師文 代話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文 祭故鹽運使司隨園鹿公文 祭故御史馮孟亭先生文 祭外舅阮太學文 哀程一亭文 汪母李安人哀辭 謝景張哀辭 祭黃氏妹文 邵太宜人諫辭

自乾隆戊戌己亥習為詩古文辭迄今垂四十年所積頗盈篋屨加選訂而未定去秋左臂筋掣右腕幾不可筆心甚快快十月九鳥頭日服一錢聖處漸柔活遂可執筆因先取詩文章稿理之錄為二十四卷既成編為目錄一卷如右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二月九日江都焦循手訂於半九書塾之雕菴樓

自乾隆戊戌己亥習為詩古文辭迄今垂四十年所積頗盈篋屨加選訂而未定去秋左臂筋掣右腕幾不可筆心甚快快十月九鳥頭日服一錢聖處漸柔活遂可執筆因先取詩文章稿理之錄為二十四卷既成編為目錄一卷如右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二月九日江都焦循手訂於半九書塾之雕菴樓

雕菰集卷一

感大人賦并序

乾隆己亥夏五月諸城劉文清公時以侍郎督學江蘇按部至揚州循年十七應童子試公課士簡肅器...

江都焦循著

雕菰集 卷一

雕菰集 卷一

之以性靈兮。緜縱之以典籍。道古人之可似兮。期躋臨乎偉迹。絃樽檀而大巫兮。琳亦應機而為雄。伯虛...

招亡友賦并序

顧子超宗。歿三年矣。今以庚戌八月某日。葬水不容刀。竟成宋遠。三板之封。未獲親視。是夕也。風雨慘厲...

雕菰集 卷一

三

哉。走與子共此艱哉。年小氣越介清紫哉。走與子共此自喜哉。櫛經糾史。說為新異。互爭而論。相証不已。於詢詳何不可再哉。炎熱席炙。後南閣朔。頻時折卦。坐生於席。於高曠何不如昔哉。寺壁岑寂。蕪斷斷。茹飲風雅。評龜訂木。於敘論何不可復哉。春煦樹采。雜坐素友。共醉而賦。印左爾右。於豪狂何令其已哉。已走之文。昔為流泉。今凝雲。子來為走。評說已走之學。化雲而醜。別作機說。子來為走。成說已走之志。以華為蓋。質為子。子來為走。貞哉。嗚呼。噫。子胡不來哉。

假山石賦有序

故太守牛公。性恬逸。雅愛泉石。自謂與努力尋山。不若使山就己。與游於山。而盡歷其險阻。不若盡括其險阻。使自獻於目中。工某以技自神。累石作山。有峯有壁。有泉有林。有池有梁。高三尺。廣二尺。縮一尺。對之不異千百尺之勢。江都焦循。獲侍其下。時夏月炎熱。淡風滿襟。塵虛盡。若游匡廬。恍坐岳鹿。退而賦之以志其狀。其辭曰。

男勇者山。巖峻者石。涓涓者泉。盤盤者路。密密者林。林蒼石白。石巖若櫛。泉注若雨。深曲莫測。險怪豈非神。游目登。欲倦且苦。冥求人。驚似匿虎。俯視絕顛。一寸萬尺。闊亦如掌。挺亦如杖。銳角鈍支。插插拾拾。維石之上。蟻然蛟轉。隨隨隨。俯鬼頭。蝟鼻。虬爪。犬牙。維石之下。巖巖偉起。離合委墮。維石之左。流之所旋。隨列其齒。維石之右。瘦若病鶴。蒼若傷琴。從從削削。孤峯秀林。萬壑含怒。一泉成音。維石之南。廓拓其張。鬱郁其色。茂密之木。翠嶺陰寒。尖峯倒懸。懸崖橫。維石之北。

象恭賦有序

世俗貴賤而賤象。余怪焉。象非之戲。其名著於楚辭。古之通儒。多有撰述。傳亦古矣。厥類止七。厥恭止三十。有二厥路。每半。縱者九。橫者五。一恭之用。變億化。萬斜直。錯綜運之。不竭。若亦者。盡三百六十一。而更無餘力。是故義蘊若精。用思若與。小慧之夫。可盡其技。象之為術。婦孺農牧。無不可能。及其至也。雖巨儒名賢。莫敢自擅。奔難而易。象易而難。表之為賦。以咨識者。辭曰。

演深處之。鰲布。野之。豺。杼片。縷之。咫尺。括千軍之。紛披。行或斜而或直。用條正而條奇。各盡其用。以術一人。膺以動而遙。擊。駟相連。而互牽。駕雷。藉以蔽。路。練。勁。卒。以披。堅。懸。長。驅。以入。蔡。元。拒。水。而。傲。秦。蘊。陰。符。之。詭。話。抱。玉。帳。之。幽。元。勢。彭。而。制。敵。機。疾。驟。以。爭。進。非。潛。思。而。渺。算。噉。擅。嬰。而。號。寶。何。使。窺。而。隨。視。久。屈。鬱。而。莫。伸。

庚戌春春觀獲龜者序

庚戌春春。觀獲龜者。是物也。好鳴而善怒。因致籍之。成而作賦。其辭曰。 遜爾好鳴。遠近其聲。斯足以使其身。爾爾好怒。憤積腹鼓。斯足以夷其股。大道何為。諸諸靡靡。凝淵於寂。柔越於隨。厥厥無戒。噉噉其躬。印印善於。莫與并。揚子斷要。仲。結。拘。囚。李。范。無。類。雲。華。以。收。不。過。之。賞。豈。可。俾。求。切。數。遠。口。竿。承。於。條。其。伊。何。為。夫。夫。意。虛。莫。之。表。可。放。可。遊。退。藏。之。族。何。患。何。憂。螻。蛄。形。而。過。狡。蟲。叩。頭。而。甚。柔。肆。吾。形。之。自。適。以。且。作。而。昏。休。

弔松賦有序

余齋開前。松一株。先人手植也。歷四十年。高三丈。枝葉翠鬱。挺然無紆曲。其所植邱。去地數尺。樹益高。離宅數里。即見此。往往指為識焉。乙巳。先人捐館。舍松乃惟梓。迄今三年。以漸而死。余自外歸。家人驚告。繞樹視之。淚下沾襟。謹陳茶果。祭而弔之。其辭曰。

開歲寒之可耐。孰不欽夫。後凋。何造化之不可測。今。條。顛。頽。而。寂。寥。其。荆。棘。不。可。與。居。今。恥。涸。跡。於。茂。桃。抑。主。人。之。既。逝。今。甘。身。殞。於。風。交。懷。移。根。今。豈。昔。勤。培。溉。今。益。邱。土。閱。日。月。今。幾。年。長。支。柯。今。百。尺。風。吹。兮。聲。謾。謾。雲。覆。兮。景。旅。旅。攜。尊。壺。而。具。關。君。兮。布。几。筵。於。其。下。家。若。據。上。坐。而。抱。孫。兮。先。慈。壺。杯。而。笑。語。諸。婦。奉。觴。而。上。壽。兮。兄。若。弟。兮。歌。且。舞。斯。何。如。之。嘉。祥。兮。人。融。融。而。樹。蒼。蒼。鶴。鶴。拾。爪。而。夜。哭。兮。因。獨。降。於。吾。室。吾。室。凶。降。兮。吾。困。荒。吾。困。荒。兮。君。葉。黃。石。鄰。鄰。兮。苔。鮮。碧。草。芊。芊。兮。獨。尾。光。屋。欹。欹。兮。微。他。氏。竹。疎。疎。兮。崩。頽。頽。君。其。感。此。而。抑。鬱。兮。悲。盛。衰。如。此。而。神。憤。君。神。憤。兮。君。乃。死。予。亦。人。情。兮。奚。遣。此。撫。摩。仰。望。兮。淚。如。矢。松。兮。松。兮。長。已。矣。

離魂集卷二

荒年雜詩

三月無雨種。四月無雨栽。昨宵雨若鏞。猛至驅塵埃。東鄰摘野蕨。西鄰蒔園菜。園菜葉黃盡。野蕨根傾頹。采采山上榆。榆皮剝已盡。采采菜菜門。茅茅根不堪。吮千錢。二斗粟。百錢。二斗糠。賈衣買糠食兒女。買牛買粟供耶娘。無牛何以耕。無衣何以煖。休問何以耕。休問何以煖。未必秋多時。一家猶在屋。未死不忍殺。已死不必覆。出我囊中刀。割彼身中肉。瓦甗燒枯苗。煎煎半生熟。福瘁無脂膏。和以山溪軟。生者如可救。死者亦甘服。此即妻與孀。一嚼一號哭。哭者聲未收。滿體乍寒縮。少刻氣亦絕。又滿他人腹。稚子啼路旁。哀哀歲六七。問兒何為啼。不食已二日。昨從阿耶來。今早阿耶去。言去乞水漿。置兒臥此處。行者憐其孤。憐其孤。備備備。驅驅。俄久腸胃枯。不堪任充飢。孤村苦盜賊。相集防不虞。鳴鑼出林竹。張炬然溪蘆。初昏迄黎明。遠近聲相呼。攀木坐屋角。四顧時轉孤。叢榛有人匿。互警施刀鈇。一炬草木盡。衝煙走雄狐。春作農家子。冬為求乞兒。豈無百畝田。泥土難療飢。親鄰亦如此。稱貸將何之。不甘閉戶死。猶望長者施。一家六七口。沿路相追隨。亦云春月至。還家耕新苗。昨夜北風起。老父死高陔。稚子凍斃盡。霜雪埋其屍。妻子嗟辭去。不知竹夫誰。顛栗臥野寺。衣淺難支持。餓死在旦夕。名姓孰問知。

縣令乘車來省視災與饑。蠅蟻村中民。旬旬前致詞。形骸骨立語屏弱。長官教我呼聲連。長官向民語。爾衆勿傷悲。一日告大府。三日奏天堦。有錢買新粟。有米炊香糜。事無十日遠。少俟無遷移。蠅蟻村中民。旬旬稱仁慈。拜送長官去。相顧形好嬉。

富人有長者。捐米施餼粥。架廠賑數畝。邑宰坐中屋。咽喉桑中蠶。旁午散南北。家有父與母。老病久枵腹。哀告給半筐。將歸救窮登。

丙午二月末。嚴寒勝殘臘。裸體踰門檻。驅之莫容內。背倚相爲翁。男女任蓬雜。孰知骨脊冷。不容霜華著。肉吹寒風。皮黑若漆。痛不覺。頭顱如散心。如空。終夜嘔噎。血泣。曉來滿地橫。昨日死十七。八今日死廿三四。狀堪卷如蠶。十六百十肆。君不見。農夫餓死西原頭。爲鳥攫腸犬食臂。

李貞女詩

古者不室即不父。非不入兆廟無主。上癩立後惟惟大宗。士庶未昏死即腐。俞家郎年十五。瓦棺只合埋。國如今立嗣如成人。祭薦不絕名載譜。子承祚。孫繼祖。誰之力歟。李貞女。貞女二八年。父母將別許。貞女矢志不移。血淚垂垂語師姆。投繯白刃吾所甘。恨不相生入泉土。一死徒傷父母心。死者淚沒終無補。誓將以妾存吾夫。竟入夫家守貧窶。二十喪服除。三十操春杵。四十殮尊章。五十諸姪撫。六十遭凶荒。糠籩衣藍縷。今年七十稱稀古。白髮飄蕭尚勤苦。女而不婦誰之云。同心何必生同處。或云未嫁義可斷。此言迂腐殊醜。前朝未仕歸新朝。往往慙惡假此語。吾恐猶差見此女。

巴貞女挽歌

貞女者何巴氏女。張子繼室聘未幾。行年十七聞夫凶。前婦遺兒二歲許。兩家父母愛惜深。未行昏者可從父。再嫁之禮禮所詳。貞女大笑周公厲。夫面未見穴可同。兒包未懷身可撫。柏舟既失母諒人。洒然竟入張家宇。輪三周兮御者誰。穉車素白淒秋雨。桃夭天兮霜烈烈。爲帳空兮練帷舞。婦未成兮母德全。撫摩盡瘁忘寒暑。孰知天道不可測。猶前老竟啼聲怒。臘月霜寒六月冰。嬰兒擢去寄於虎。懷內珍珠亦已空。胸中金石原如塔。青葛獨守夜風清。女自甘兮人若苦。吾聞貞女幼讀書。女箴閨範皆全睹。讀書如此乃真儒。不識字兮光與禹。今以戊申十一月。痛哉發痘歸泉土。九年節操蕙蘭香。清泉皓月堪爲伍。偕效龍門太史筆。神描畫遺千古。世有杜夔歌此歌。柔面男兒色或沮。

姑惡惡有序

哀枉不申也。俗人妻淫。畏婦見迫污之。婦拒不從。以剪刀殺於室中。俗人故伺候巨室。不知妻淫。且衛妻託巨室。屬邑令。又以錢賂婦家。遂不理也。

姑惡惡。不敢言姑惡。姑惡惡。不敢隨姑惡。此身既許夫。此身不許姑。姑心不念子。妾心不念死。妾死化作東門榆。東門榆。葉稱無姑。妾死不化姑。惡鳥不言姑。惡言姑好。兩親不認官不追。妾陰爲之爲姑保。

趙氏門前祀有序

趙氏子取未久。游於遠方十年。妻守無他志。誓至日。吾不歸。子可以嫁矣。婦怨而死。

趙氏門前祀。背背向溪水。君始出門去。送君雙立此。君留青絲纒。妾贈昏時繡。別時妾十七。屈指延一紀。歡喜開君書。華華忽飛絮。知心孰如君。信妾未他去。知身別有婦。欲妾別有夫。趙氏門前祀。對此獨踟躇。新枝別將無。舊枝今摧枯。君猶念妾身。妾懷君厚情。欲生如情何。欲嫁如情何。

周縣丞奴有序

周縣丞奴陳德者。越人也。臺海賊起。周被執。奴左右之十餘日。及周遇害。奴奮殺賊。賊支解之。主人食者。君之祿奴所食者。主人粟海隅。狂魅與妖。主人罵賊。義不辱賊。舉如鬼。風沙賊刃如霜落。喬木頭斷。斷矣聲猶蒼。血飛一天滿地肉。主人行勿速。小人殺賊來追逐。

雲貞行有序

女子雲貞。其夫以罪戍邊。寄以書。關東啓之。辭深婉。竊竊。有詩人汝墳君子。子役之風。實應朱君士彦。志之以詩。事可見矣。書中有楓亭分手之語。其傳爲仙遊縣人也。郎成伊。翠城。妾住仙遊縣。萬里一封書。開書當妾面。郎本武健兒。真氣樂勇戰。涼秋木葉脫。禽肥出沙甸。郎騎青玉虬。右挾僕姑箭。一發斃雙狼。聲名塞人羨。郎面猶如昔。年年春夢見。

哀小甲有序

小甲某。執盜於市。盜刺之。至死不釋。時壬子冬。至前十日也。奉職無貴賤。盡忠無顯微。茲冬苦不雨。盜賊積城。東家困失米。西家篋亡衣。城西有小甲。妾好獨呀。夜別妻與女。朝別兄與母。我任在驅賊。賊擾我色沮。幼女啼牽衣。耶出須早歸。壯士眼目怒。拂衣去不顧。篋篋短後衫。持挺俟。邑路慘慘市橋月。烈烈衝冠髮。一賊伏深巷。聲刺起倉卒。壯士未及防。白刃飛秋霜。身過十數創。格鬪聲愈張。行人遠避匿。遷卒失人色。天昏朔風烈。身死賊亦得。義勇如斯人。捐軀得其職。以之作將帥。孔武報王國。以之作守令。循良必堪式。所惜未知書。知書者何如。

虎溪吟有序

吹沙小魚俗。謂之虎溪。湖中人張瓦取之。以當蔬菜。乙巳丙午。湖水旱涸。種類頓絕。八九年矣。今秋復繁。行如昔。足爲豐年安樂之象。因詠其事。

年歌魚蝦有序

年歌魚蝦。年豐魚復生。小物不足記。生死關民情。憶昔值荒歲。有田無能耕。農夫率妻子。就食梁與荆。荆梁遠復遠。途路嗟難行。制府川中來。巨艘移新航。居者不餓死。散者歸鄉園。畜牧漸蕃息。倉困漸充盈。婚嫁締新特。滋生孩嬰小者善。啼哭大者能趨行。驅雞衛糧。候門習送迎。鄰里具斗酒。勸樂相聲。農夫暗垂泣。衷苦言難明。閭中舊有婦。凍死無墳墓。膝下舊有子。賣往他鄉城。聚首更何日。恨淚空頻傾。

惠民阿姊行有序

惠民縣有殺人一家。而火焚其屋者。於爐中得一臂一鉢。其女懇諸縣。縣不理。轉相懇者五年。甲寅舉撫軍來閩。案知其冤。適總督兩湖。以是屬繼撫王公廉之。果得被殺狀。益前不受理及訊鞫不實者於法。國人快之。且壯女之不屈也。

阿姊年十九，阿弟年十一。阿姊咽咽向弟說，那娘慘絕賊潛逸。阿姊抱屍臂，阿弟持鉢鉢。俯伏公堂叫地天，長官大怒聲如裂。爾父及母天所災，誰與健訟兒來兒泣不能語。姊泣欲語官不許，坐兒誣慰傷妹。拘與姊抱相哀呼，姊憤烈於上。上官受其狀，定案誰能翻。冤沈各以謫，反復悲鳴秋復春。形容骨立衣如錦，指天自誓誓以死。大仇不雪苦不已，胤娥刺刀終非謀。惟望朝廷代為理，至誠所格天垂憫。擢擊烏雀來鷹車，五年疑獄一朝伸。行道之人涕為隕，警人戮阿姊病。一屏女子見天性，阿姊歸長官走。民冤不理誰之咎。

潘暮吟有序

定海諸生李與占，家亦貧。謹於事母，投徒數里外。每食必歸，食已復至。主人怪之，詰以故。久之，乃曰：家貧，母食番薯，何忍獨飯也。學使訪得實，表之。又給以金，始不肯受。語以歸養，母乃成泣再拜持去。母食米，兒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兒食米，兒能不泣。涕海水淘淘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獨賢。使君與金謝不受，無名得此身之咎。使君曰：女勿卻，姑買市中珍，歸為賢母樂。李生叩首納金去，兩眼紛紛淚如雨。

兩江棄婦行有序

鎮海諸生劉赤江，棄其妻丁，別聘於姜。丁歸母家，守志不嫁。學師舉中弟子來報於學，使者革其衿。始劉父利姜之財，姜慕赤江有文名，可希仕進。至是姜惡之，復脅劉父毀昏。劉父亦悔前事，迎丁歸。夫婦相泣，和好如初。丁之兄允平，求復赤江，許之。邑人以為善，按其事以作此歌。

阿翁怒阿婦出，使君怒青衿。翁不是婦實愛子，子與婦離乃若此。東家許女為衿青，衿兮衿兮今已矣。還爾英瓊瓊，還我金錯刀。子衿既革兩婦失，阿翁垂涕自蓋慄。鄉鄰向翁說此意，不難決使君之怒。非苛責以婦守夫，不他適。婦為誰家，矢志堅使君尙爾。嘉貞白，翁曰：兒騙爾車，迎婦歸來還舊廬。夫曰：婦豈爾婦，公姑念爾今伴子。婦拜翁姑泣不起，為儂不肯貽夫恥。夫聽斯言悲復悲，負君之咎子何辭。孔雀東南飛，化為連理枝。昔為商與參，今為惡與琴。飛鴉食桑椹，相感成好音。棄婦歸，使君喜，復生之衿斯可已。過而能改，即君子。父慈子孝，敦鄉里，使君此舉成稱美。

四哀詩

李鍾源有序

家貧，以原命為業，謹以事母。嚴以課弟，敝衣菹食，為善不倦。甲寅之秋，送余江上，以弟相托。歸日，值君臥病，明日遂死。

有道之士，不伎不求，親怡弟立，抑又何憂。病榻呻吟，奄留一夕，萬苦忍死，見弟乃沒。蒼蒼昊天，速此嘉客。草木向春，斯人標格。

王維有序

家於湖北，從父於閩。就昏來江都，性情任俠，能文章，有豪縱之氣。王子游幕南昌，遂病，病中迫欲見父，方及閩而卒。

寂室草長，黯然銷魂。唧唧夜語，或泣或言。別離之夕，我送於門。回顧不去，永以貌存。三年之別，頓聞君死。聞君之死，又三年矣。

顧之遠有序

吳中諸生乙卯秋，遇於秦淮水榭中。明年，自浙至吳，至其書室，得觀藏書。時校刊列女傳，值君病死，死數月，書方刊成。

抱冲奕奕，目光照人。鶴作形氣，書為性真。我識君屋，背城面津。丹鉛縱橫，誦讀不輟。誦讀不輟，今輟且絕。將旅吳閩，我欲迂行。

邱炳有序

余從阮學士校文山左，於萊州濰縣，得說經卷。聞方田句股之理甚悉，心契之。檢册僅十幾齡耳，未幾沒於濟南。家貧旅櫬，頗為傷心。

我惟子識，子不我聞。閱子之文，辨特於羣。考子之年，日略時春。聞子之死，愴然不已。子命朝菌，吾蹤雪鴻。無端之合，造此忡忡。

龍山慈孝歌

守將孤士賊起，民避賊。走鄉里，賊縛民。割如家，龍山深兮山有虛。賊氣未及姑奔趨，朝看龍山雲。暮看龍山月，惟求父意。不計兒心竭，何日權棊星。化作飛塵沒，飛塵滿山郭。樓檣有時落，賊向郭中喧。必山中索，天言庸行人間略。願以凶驚易，歡樂揭竿張刃到山居。子泣追呼父就縛，賊衆多如蠶。賊刃白如雪，兒言父老軀如鐵。我肉猶肥足咀齧，父呼宗祀何堪絕。兒有頭顱莫輕折，父子喧爭向賊說。賊羣掩面生悲咽，忽然聲嘶出林中。雲蒸天昏山石裂，木葉狂飛水吹波。甲兵十萬鳴金戈，少時聲靜見天霽。人蹤寂寂空山阿，空山阿賊羣去。孝與慈，千秋著題斯室。揭君翠，青松天矯生堂前。傳是當年爭死處，一樹仰而立。一樹俯而從，堂為慈孝堂。松為慈孝松，六百年來時代改。堂址荒蕪樹何在，精英豈令久沈埋。龍山山石生光采，慈孝家風世世傳。父曰宜修子曰然，屋三楹，室二筵。慈孝圖，慈孝篇，丹青畫兮真石鐫。心血譜之二十年，嗟乎堂成父不見。淋漓涕淚龍山前，龍山後，龍山左，龍山右，慈孝堂成山不朽。

慈竹居有序

平湖朱孝廉為炳之祖父，以兩兄累繫於獄中。閱四十年，乾隆乙巳，始得赦歸。有子一，孫五，皆婦高教之成立。今歲孝廉應禮部試，在都心動，而祖母已前卒。哀慟不已，以石門方君所繪慈竹居圖，索人為詩。慈竹居者，孝廉養祖母處也。因其所說述而為詩。

弟代兄繫獄，婦代夫。主家族，資兩地薪水足教兒。兒入蜀，兒又死。孫號哭，撫諸孫，教且育。四十年，夫始歸。去時雙鬢青，歸時霜鬢飛。去時兒在抱，歸時孫滿帷。歸來五載復死別，夫死婦病病幾絕。徒居北郭，聞種竹耐霜雪，耐霜雪慈竹居。阿孫鄉鄰登公車，去時大母餞歸來不見大母面。哀哀血淚垂如線，吁嗟乎慈竹居。

琴歌爲楊鏗亭妾作有序

先生不歸兮，殯君之妻兮，嗚呼君之兒兮，自甘長此別離兮。先生歸來兮，先生不歸兮，殯君之妻兮，嗚呼君之兒兮，自甘長此別離兮。先生歸來兮。

兒郎偉有序

癸亥，秋水溢隄，鳩工修之。種以楊柳。築者請爲歌，以宣其力。築隄築隄，莫惜力。土嬉水怒，塞不得。水不避土，土失城。兒郎偉，築隄築隄，莫惜力。築隄不成力，不息。不速成，歸早食。兒郎偉，築隄築隄，莫惜力。阿兄在南，我在北。與兄合播，在此刻。兒郎偉，築隄築隄，莫惜力。明日風吹雪如織，老父涉之，且跌兒郎偉。

兒郎偉，種柳深，易生兒郎偉。種柳多，生相爭。兒郎偉，樂交末，立度傾。兒郎偉，僂而弛，茹結。兒郎偉，修者節，風不驚。兒郎偉，岐者北，藪者更。兒郎偉，扇厥本，聖厥莖。兒郎偉，守勿輟，振或擊。兒郎偉，萌舍下，升其情。兒郎偉，結在顛，厥力并。兒郎偉，日寸積，月丈盈。兒郎偉，長若藪，短若纓。兒郎偉，陰蔽鳴，利衆行。兒郎偉，波不溢，木長榮。兒郎偉，豐年屢，稱福續。兒郎偉，楊柳密，湖水平。兒郎偉，歲甲子，觀厥成。

蝗變蚊有序

嘉慶甲子，三四月間，突有巨蚊，齧人相傳，蝗卵所化，喜而賦此。蝗來食我粟，蚊來食我肉，願食我肉，勿食我粟，食肉肉瘦人，尙存粟，盡飢寒啼一村。田祖有神，再拜謝。鳴鏡，擊鼓，醫桑下。

黃鳥吟有序

有夫婦販豬者，爲盜掠其財物，崩甲莫肯爲力，飢餓夜啼，哀不可聞，爲按其聲而永之。時甲子四月。黃鳥自食粟，桑扈自食花，黃鳥自食花，黃鳥自有家，南山穀樹大於屋，兩雛呱呱夜投宿，大聲大笑出巢顛。鬼鳥如車食人肉，肉苦不可食，食我巢中花，歷過秋霜復冬雪，花上腥紅舌上血，黃鳥自食花，黃鳥自有家，有家不能歸，有粟不能飽，不願樹生花，只願不生鬼車鳥。

弔忠教李將軍詩三首

黑水洋邊黑風起，妖巢窺脫將軍死，繫馬埋輪竟不歸，化作海上寒潮飛。潮去潮來萬歲從，咄咄怒與風伯謔，莫招公魂不肯歸來，誓爲厲鬼殺狂寇，寇一日不靖，一日不回。鷓鴣舟山月，蘆蘆衝冠髮，款款烈士心，矯矯將軍骨，白骨歸同安，英風市閩越。

擬殘形操二首有序

嘉慶戊辰七月，有人夢岳神，決一囚，衆婦人擁睡之，所夢囚，果創發斷首。爾頭不中兮，天爲之修，爾頭不植兮，天爲之割，理既爲理兮，理又何尤。理知畏人兮，不知畏天，天奪爾魄兮，爾頭不全，理戴理頭兮，理不知其然。

擬古謠

目注日景，不見其行，目注花苞，不見其信，肥瘦短長，不知己身。

杜弼

昔有杜弼，以潔繩物，陳之以兵，神喪語吃，我有狸奴，養養狼籍，管而逐之，三返三斥，既逐既斥，羣鼠乃出，終夜唧唧，白晝滿室，乃思狸奴，求之中野，狸奴既歸，鼠不敢下。

酒興

一杯肝吻，蠶蠶二杯甘香，勺樂三杯澹淡，作惡匪苦，無以甘甘，匪煥以無寒寒，天道有寒，有暑，君子或出，或處，雨久得霖，若親，霽久得雨，若珍。

卻梅一首示賣花者

昔人種梅，孤山之側，我非不好，惜此殘客，世多林逋，競買其白，我俗未獨，不知泉石。友人贈金，無所用，購木解其半作屋，其半作棺，或謂余任達，作此解之。

鵲鴿辭有序

李生以紙乞，書鵲鴿辭，不知何辭也，適柘嶺，鵲巢中，二卵墮，色深青，童子曰：此鵲鴿卵也，作此以貽李生。鵲鴿鴿鴿，獨漣獨漣，乃鵲之居，爲爾之屋，鵲不爾爭，爾惟離之，爾離既生，啞啞夜鳴，爾離既多，不容索何。

澗之魚有序

歲壬申水溢，春麥既沒，秋又無稻，冬十月，湖魚順生，一夫日可得數十頭，賴以不飢，作湖之魚，以紀其盛。湖之魚，其魚鱗，方之舟之，揚我室家，湖之魚，其魚鱗，冰之游之，借我婦子，豈曰無禾，我魚實多，豈曰無麥，魚千魚百，有魚在笱，何患無糧，有魚入市，何患無家，有糲不飢，不寒不飢，不良何爲，既乘其波，爰授爾器，昨日號咷，今日笑語，長官不知，尙賑尙予，敬告長官，我腹飽矣。

筋骨篇

筋骨就衰，神魄知本，我夢我考，康強善飯，我夢我妣，笑言於榻，我嬉在側，總角而婉，兩目驚開，音容頓遠，輾轉於牀，眠不可穩，西風兩耳，落落半尺，雞鳴膠膠，燈理月白，我臂風痠，左右搗掖，白虎嘯人，我痰孔劇，我同我心，其臭如蘭，酣恬不已，朝嗽引丸，鴛丹者更，送我湖干，淮水正溢，煙波瀟瀟，北風吹人，霜鬢生寒，造鬼之居，於三十里，殺雞爲黍，見其二子，長者吹籥，幼者擊鼓，飲以清醪，式歌且舞。

賣牛

春水曠麥，秋水曠禾，冬水涸至，有牛索何，賣牛買舟，射鴨中流，賣牛買罾，得鯉於渚，牛食山人，食水，人不魚，牛不鬼。

買石

一石七尺，吾嫌其孤，泛刀於湖，盡途之紆，戴風而趨，載歸四壘，如腹如枯，如巧如愚，如老如媿，如同如殊。

如人如吾先光茶...

伊太守挽歌

大清嘉慶十年汀州伊君來守揚州...

與人論詩

未能植籍且為機岳未能彭澤...

雕菰集卷二

顏光祿作織女寄牽牛詩擬為牽牛答詩

列宿何繁繁配惟予二人尺素何淒淒...

壬寅春雨雪十數日不能出客亦不至轉以詩自娛錄之得十二首

清久地自透錢鈍入亦深梅花抱孤...

如人如吾先光茶...

秋水

同此長川流入秋見殊異...

雨後憶田家景事

猛雨拂炎熱晴雲澹天地...

浩歌行飲李氏齋中作

上策或流涕出關或乘羈...

北門送客行

朝從北門來暮從北門去...

題吳玉松太史雪除夕游山園

朝從北門來暮從北門去...

題黃宗易縣尉鳳長印譜作

忙者何日間閒者何日...

題朱敬亭郡丞城乘查園

危莫危乘查險莫險...

乙卯閏二月三日小泊浪亭修禊

井險天濱宿閣道...

灤水出西郭北流成明湖。空亭面清瀟。山色盈四隅。春半草木長。未與江南殊。岸柳著微綠。池乳新蠶。開欄掃蒼翠。遠風吹煙蕪。良辰隔春閨。而月遙相須。使君發清興。少長邀與俱。余來詣山左。千里崎嶇。勝會值孫謝。風詠追沂魯。聚散豈有常。及時宜嬉娛。落日滿城堞。長歎沿歸途。

佛峪

朝從佛峪游。五步一回首。懸崖愕人意。亂石躑馬足。窗收鏡角雲。樹接龍潭綠。安得李營邱。圖之儼凡俗。龍洞

官柳

聖朝治盜之法。法天地。不以人治。以木治。山東劇盜。馬上來。橫截客商。莫避。夾道青。青植楊柳。楊柳成衙。獨馬首。千里真成草木兵。十圍詎出將軍肘。天鴉一啄。機槍落。飛鴉食。樞民懷樂。清陰喜見四方分。行人之得。喝人托。今年游跡。而山左。車塵十丈。春煙鎖。舊枝老。秃新枝高。舊枝枯。立新枝。葉新枝。舊枝。歲相易。來者去者。日千百。太平已久。路塵清。樹不邀功。自青碧。吁嗟乎。為國之植。報天子道。旁官柳。猶如此。

香樟

道旁老樟樹。不虞霜雪侵。幽香作花氣。紅葉益春林。三五聚古臺。千百生遙岑。下夾綠谿曲。時雜青松陰。船鳴朝風。旅人懷好音。當年蠶下桐。斷作中郎琴。柯亭留不遠。秀色開煩襟。

烏篷

縮盈二丈餘。廣不足五尺。采績錯蛟文。烏油漫蓬席。元衣而繡裳。篆車墨其鬲。牖戶時一開。秋鱗卻鱗脊。

江鱸柱

春從甬江游。海族笑初識。鮮荔未獲嘗。河魴此當食。每飯索庖廚。勸疾說豈惑。桃花官渡春。漁師散網設。萬里淨無塵。生民樂何極。昨聞孫將軍。奮勇殺海賊。

晚泊慈谿

泊舟待潮至。倚棹望山色。落日散餘紅。陰瀟微墨。一鳥投遙岑。羣艘列比翼。今夕餘姚東。來朝上虞北。

林庚泉歸天長。索余詩為母壽。

恭人姓熊氏。累世壽與。曾祖澄。向書班六卿。王父官翰林。字內馳其聲。中丞為之父。親察為之兄。嫁為林氏。婦夫子。司北城御史。互相勸。吏議當賞。成阿姑。年既老。聞變豈不驚。且夕病危。急醫藥。須經營。獲無一錢。臨膝下。聞哀鳴。恭人曰。已矣。且盡思。專精。宛者。賴以白病者。且更生。恭人曰。已矣。返里。借南行。隱居西山。曲曲湖水。染秋燈。課兒讀。春雨。驅奴耕。謝家林下。風相對。有餘清。乙酉。迄丙午。家事艱。支撐。況以歲荒。秋。阡陌。枯禾。食。指。既。頽。衆。生。養。尤。關。情。有。子。曰。道。原。豪。俠。先。知。名。劍。欲。天。外。倚。對。人。肝。膽。傾。得。與。萬。言。易。放。棧。千。金。輕。贖。瀟。瀟。萬。里。吟。長。征。西。秦。暨。東。魯。往。來。邨。落。京。交。友。遍。天。下。聲。譽。喧。錄。自。慷慨。論。今。古。叱。咤。吞。鯨。鱓。歸。來。見。慈。母。貌。然。如。孩。嬰。孝。敬。有。如。此。母。教。知。可。真。恭。人。年。七。十。健。不。殊。生。平。

時謂釋氏書。借以怡神明。兒輩未可效。戒謂何純誠。余今客於越。相聚皆英豪。主人阮學使。諱為恭人甥。庚泉前致詞。奉英言歸程。五月二日吉。上壽稱兒戲。學使述美德。一一符鄉評。黜坐中客。各自抒華菁。余緣學使言。請以和琴筇。

禹陵

曉出東城闕。乘舟探禹穴。溪勢極繁紆。山色信奇絕。紅垣峙巒曲。翠木抱危巖。巍巍空石亭。石半已經折。上有古篆文。撫讀惜摩滅。浙東山水清。此獨標神烈。踏古氣。即厚心。異境乃別。古陵多假稱。斯地非偽設。施旌抒曠懷。深懷執恭節。禹貢昔披讀。山經久校閱。潛處寄遐思。情性日迂拙。

同年哥

同年哥。竹皮為笠。櫻為鏡。上灘不得如灘何。同年嫂。人言十五容顏好。容顏今共秋山老。家住蘭谿女。鋪東。往來送客。江郎道。江郎山接仙。仙關行人。南去舟空還。還時經過。捉差處。銀鑰繫頸。繫當差。去。垂頭典賣。衣與。哥。問。餘。錢。嫂。不。語。

江山船

中廣尋有二只。盈。頭。廣。周。尺。一。尺。胸。巨。橫。十。丈。尾。上。喬。男。力。如。牛。女。儂。踏。上。灘。校。似。下。灘。難。秋。蚊。負。山。螺。轉。九。下。灘。校。似。上。灘。易。雙。橋。搖。搖。逐。奔。騎。新。航。炊。熟。客。加。餐。小。犬。吠。波。老。豬。睡。

烏船

義烏之舟。曰。烏。船。兩。頭。織。織。中。亦。小。遇。石。塞。途。努。以。肩。身。有。機。衫。不。校。打。婺。州。水。狹。不。容。舟。賴。此。長。驅。入。官。窰。或。云。此。類。窰。穴。窰。每。於。月。黑。行。探。窰。不。比。大。船。巧。於。取。劫。掠。惟。以。溫。柔。鄉。君。不。見。西。安。渡。口。叫。孤。雁。船。頭。新。立。旌。貞。坊。

由蘭谿至金華道中

終日但紅樹。奇觀快初獲。迎人發春采。萬鶴攢丹頰。偶然見蕭疎。星星數點赤。王師殺匪苗。人血滯戈戟。回轉入隅山。炊煙聚茅宅。間有橘柚黃。亦雜櫻欄碧。風雨起前村。胭脂借狼籍。葉盡柏子垂。千株遠遙澤。乍驚桃落花。又詫寒梅白。

喜舍弟歸自太原

吾弟意脫略。有氣無黃金。奮往忽甜苦。心可形不禁。豚豚遠游子。十載無歸吟。高堂互相念。夢語喧寒衾。閉門寄妻子。對人粧嚙。使人骨肉合。烏帽風霜侵。洪流決曹涉。阻滯舟淮陰。兩月伴老困。笑語消秋蟬。才得就京邸。蹤跡占貲參。井陘石若鏡。朔氣橫遼。三更逐驛脚。叱咤防姦王。驅車到陽曲。卸任方開襟。君整合歡酒。我彈歸去琴。素鮮壯游癖。山多耐登臨。所來為君事。事畢甘浮沈。沈來去六千里。往返無機心。幽燕少年志。東髮久相欽。任俠滿河汾。交游誰古今。肝膽在滄泊。人言空淺深。我昨自太末。歲杪還舊林。家書適遠至。撥火探離音。澹墨無數行。道德相規箴。自言時悔過。詞氣何情情。我父昔在日。仁義懷珠琳。爭心息難。道力穿重。棋。蓋。相。察。里。論。賢。愚。稱。樂。忱。吾。弟。得。道。意。我。愧。言。同。岑。勉。哉。勿。踐。此。一。颯。艱。追。尋。

平渡大河水，失足汗牛涔。

題黃次和雙橋一石一梅花圖

雙橋之間室如斗，我來吟詩索君酒。幾年君我江湖走，太倉七十鬢眉白。竹杖纓纓對庭客，今來空見階前石。郎君十五神仙骨，寒嚼梅花詠明月。梅花寂寞郎君沒。

題汪飲泉林屋幽居圖

君生廊廟器，何以懷山林。才遠絕爭意，古人多素心。我家南湖南，寂寂無塵侵。欲招作鄰里，晨夕同高吟。春鳴待晴棹，寒竹容鳴琴。昔年良友約，結鄰棲湖陰。其人既已沒，舊話難追尋。

歛縣方兩村贈紅豆以詩謝之

與君謀面初，贈我相思子。人生多別離，念長如此。靈根數畝滋，君家故園裏。云植百餘年，華實乃兼美。厥華霜雪容，一縷紅須倚。三載實方結，揀揀角相抵。實老紅亦堅，又必三年始。豈無旦夕成，春風熟桃李。豈無易合交，瞬息異生死。莫謂成之艱，樽酒非所齒。不解長相思，一室自千里。

阻風燕磯三日病滯下甚劇

前年乙卯秋，阻風泊江口。假此憊游志，歷徧衆山藪。今秋復阻風，疾病遘行走。臥數蟲鳥音，自愧強閉口。夕夕怨風鳥，時時疑岸柳。柳枝有折痕，別離送未久。白門秋色佳，羈留亦天厚。人病思室家，此外復何有。

病愈有作

待月轉風雨，寒庭立幽閣。移步值枯葉，葉破響驚膽。百慮頓消滅，叢柯見奇慘。

天界寺

昔年展誦青邱詩，天界佛寺名乃知。洪武創業造此寺，徵辟名士時居之。我游金陵十一次，今年始獲到此地。壁破猶存龍鳳文，門扇疑匿狐狸魅。草深竟路問村娃，老僧赤腳迎供茶。小樹扶疎出檐宇，滿階不見辛夷花。

自平望之崑山

關處渺無際，窄處兩岸逼。一關間一窄，自然成消息。我從平望來，歧路入旁側。是時仲冬夜，水月共一色。開窗而寒澌，風氣觸有力。煙霧頓蒼茫，舟子路不識。泊舟菰蘆中，月落水光黑。高臥待天明，夜水略久匿。夢中聞伊呀，舟人喧早食。推篷一遠觀，崑山塔在北。

邳州渡

邳州渡，闊幾丈，岸斷橋摧水聲響。有船渡人不渡車，驅車欲行仍徐徐。水深路沒行不得，以錢買路路乃識。月落雞鳴火數盞，馬嘶人語煙波中。鞭馬上岸馬力窮，邳州渡渡實難。聞說新來好官長，禁人掘松掘者杖。

吳玉松太史言刑部戴金溪舊道僕所著書，明日至鐵廠訪之。

四十始入都，自法時閉戶。一二舊交外，未敢強與伍。或君久聞名，學識貫今古。何以知鄙人，神交托肝腑。

我居柳巷南，與君隔數武。晨夕可過從，嘉言藥魯魯。聞君性在書，力學耐辛苦。退食即冥探，不自知齋粗。儒生一登第，文章等糞土。遂令仕與學，判若農與圃。子產吏之良，博物昔所取。長安冠蓋區，酬應日旁午。勢利誘我心，不絕已如絀。何以操吾真，舍經莫爲主。讀律不讀經，終非堯舜輔。聞知性在書，於政豈小補。

舟尾

疲驟非曠子，附尾多飢蠅。幸有塵在手，不容頭上騰。取與幸無礙，卑賤亦自矜。好雨東南來，晨涼葛不勝。既令塵氣匿，又禁炎威蒸。放手且酣睡，一夢清如冰。

泊車邏

人言下水速，無如風打頭。況以長江船，行此運河流。車邏一夜泊，白鳥飛如鷗。入舟食人血，揮去旋復留。門窗待天風，軒轅垂珠旒。片月東方生，青草光油油。屈指到家日，將及仍逗遛。非關人智短，造化難強求。

鯀魚口

才過露筋祠，又入鯀魚口。舍去大船乘小舟，一湖交葉橫魚留。雨後湖田早稻肥，田邊野鳥見人飛。農夫相見說田事，不問長安幾日歸。

村居草木詩有序

昔江淹邊謫閩中，作草木頌。蘇氏園中草木詩，亦京師倡和之作。王戎六月，余自都中歸，閒處靜觀，別有所會。撫時憶昔，成從中來，亦得十一篇，偶同於蘇實非效之也。

客游亦云倦，歸家值長夏。槐老舊枝歇，新綠復盈把。愛惜不肯修，時時墮檐瓦。無名青草生，參差沒人課。湖莊遠市城，門外無車馬。幼女種秋葵，莢生正盈尺。葉才鴨腳舒，秀立見風格。摘葉令婦烹，清香發嫩碧。昔人盤中餐，雜語食肉客。吾愛向日誠，開花宜倍惜。竹老笋不豐，新筍苦短瘦。當窗綠一叢，涼氣生晴晝。晨起翻古書，陰陰益神秀。情乎蒿與藜，相雜且爭茂。持鎌絕其根，蒼耳刺滿袖。

去冬程先生，給我芻蕘圖。爾雅幾回讀，細驗囊中茶。吾村多此物，柔蔓綠牆隅。晨起度枝葉，頗與園中殊。化機任天地，形跡真難拘。臭樹花實香，或以名藥之。傷哉耳代目，抱質空自知。衆惡我必察，不令缺鐵施。花開簾紅玉，一棹數十枝。折向膽瓶中，人擬天桃姿。

讀草北堂發見之，憂乃忘。勺藥不堪贈，離畔開青棠。南風來悠悠，風中挾幽香。靜坐得天性，萬物同相羊。及時足怡悅，多事懷秋霜。栽柳二十年，酬我綠深深。主人多遠游，聞此溪上陰。流光迅如電，人老木成林。幻影歲更見，荏迹焉追尋。打起枝上蠟，咄咄煩虛襟。

先人好花木，手植半零落。我憶垂簾時，誦讀不知樂。窗外三老梅，風雪破寒萼。旁有百尺松，孤峻入雲幕。

枯根不忍去，相思影依約。
倘有水關樹，扶疏勝於昔。山茶老而醜，初春鬪紅白。海棠有子孫，新條抱蘇石。六月梨花過，翠葉亦清適。蓬桂何耽耽，豈惟香可摘。

吾族聚一村，四圍擁喬木。屋瓦密相次，家家稻梁足。迄今三十春，丁口日消燼。雖言命運艱，亦為廢耕讀。舊屋無二三，棧伐惟存殼。荒園不成式，先業未移更。自昔無梧桐，梧桐多秋聲。祖宗世仁厚，接物全春生。後人永宜念，莫愛朝菌榮。良木自不腐，何為口舌爭。

阮中丞得陶陵鼎送置焦山，邀同人以詩賡之，作五言一首。

陰歷鼎之鄉，陶陵鼎之國。自西而徂東，祝事薦鬼食。歲月既久遠，深泊不得息。所履知幾家，主人今始得。瓊嶼仙館中，摩挲辨古式。平湖朱孝廉，考古有特識。定陶亦稱陶，泜水逕西北。將軍大司馬，送葬奉上勅。定陶共王陵，官廚器不蓄。此鼎所供，有據匪私臆。僉曰鼎幸哉，得依主人側。主人曰否否，萬事不易測。我生保護之，子孫難世德。萬一鼎失所，我心能無側。為鼎計久長，窮思周四極。焦山江海間，卜之蔡食墨。筮人諷日吉，飭匠備裝飾。以文木雕衣，以古錦緞設體。行嘉賓酬酢，日西及人各盡新聲。工歌壯行色，從此鼎入山。煙波自深匿，評議任游人。永勿墮貨殖，鼎身廿一鐫。鼎蓋卅五刻，陳列非一枚。消磨歸朽蝕，悠悠二千載。獨傳豈人力，寄語山之僧。晨夕慎瑩扶，文王舊鼎存。與山同不泐，此地無譁器。相從守元默。

田家

春晴未耕作，適我聽新鶯。小舟六人坐，泛泛隨波行。相去僅二里，屈曲成遙程。舍舟入蓬室，環坐杯頻傾。園蔬味真妙，笑傲忘隱名。谷風東南來，吹雨作寒聲。可無皂隸至，歡飲到三更。

治平寺

我居湖水南，開行水之澳。四面波如煙，屈曲達僧屋。巍然一殿存，佛道飛蝙蝠。破垣倚孤墳，棲連供漁牧。僧耐耐荒寂，扇戶去不復。鄰家見客來，煮水潤枯腹。此寺肇自唐，此地本平陸。南北為通途，千家聚邦族。桑田既成海，周環但水複。東望露筋祠，煙波隔春木。孤帆曉社來，森森接淮濱。吾居咫尺間，蹤跡徒鹿鹿。今年為此游，自謂有餘福。陰雲連湖波，昏黑忽蔽目。欲探壁上碑，手摩不能讀。

石坊

石坊立墓前，樹伐石孤立。荷殘任牛塵，糞汗任鳥集。偶爾乘小舟，曲從小澗入。迤邐至墓前，向墓護長垣。疑辨辨坊字，字上苔花澀。葵心郭隱君，不仕無官職。曾為鄉飲賓，高風重邦邑。吾里俗故淳，耕讀各安習。願勿見異遷，野稀雜嘉粒。先民有遺德，光輝長燭熠。

登甘泉山

南管登會稽，北亦瞻秦岱。惟此甘泉山，若彼皆不逮。豈真較彼高，近我則偏愛。三月既生蠶，隨意約同輩。十里沿溪行，由面達山背。野鳥餘春聲，青松作閒態。巍巍靈雨臺，四望目無礙。湖光遠接天，桑田植其內。

金牛一點煙，北固澗如黛。前人未品題，此山乃稍晦。或云斗之精，七峯與天配。山神不受說，不必向山拜。山根有人家，竹籬開犬吠。

雜草

一月不薙草，當門如亂絲。呼僮急芟盡，莫使稍留遺。猛雨至如箭，秋花皆傾歎。乃知花本弱，賴草相扶持。賴草相扶持，爾花安用之。呼童亦拔去，讓月鋪階墀。

夜渡朱家湖，迷路入畢家湖。

舟子不識湖，中路強意勞。入煙霧，家住湖西舟北行。問之不得言其故，是時月黑東風狂。猛雨如箭斜，入鱸魚，斷過波作八陣。盤桓欲進悲羊腸，草邊漁父正酣夢。答作枕手抱響，此地從無估客來。夜靜何為成市閩，向前拱手問所在。指點垂楊見高塔，性定雙眸頓有光。東西南北原無改。

奉和董晉卿士湖上對月詩

麗暉上榻魚入几，漁舟纔泊柴門裏。三十六陂連一湖，對月吟詩董夫子。夫子家是毘陵人，一經授受來湖濱。盈虛欲向望舒問，瀟洞忽逢馮夷噴。蟾光四布無遮障，琉璃一色鋪秋浪。開時放艇老樹頭，稻田茅屋居其下。吾家住此五百年，屢遭異漲居不遷。湖中風俗舊淳厚，吾田雖沒吾天全。湖上年年蕩洪水，波光月色明千里。藉君高歌別有哀，人心風浪何時已。

先人手植山茶向時左畔生，一小時二十年高五尺許矣。其右又生一株，越五六年高二尺，今春開花，殊可人意。

花，殊可人意。

誰謂難養如其蕃，不惟有子兼見孫。大者高過屋，次者齊牆垣。小者二尺許，豔豔連一根。稱為兒女花，信手非浮言。今春春寒放花晚，左枝先發隨朝暎。杏花已落柳花白，條然鞞鞞堆盆盆。或云此種號鏡鏡，兩花儂足聯雙瑞。他種花期可人力，惟茲開落皆天恩。永昌二芳記其盛，品題我亦符南園。狸唇犀甲任此例，後湖宜同松柏論。萬物多能即多媚，此花深厚能久存。初開適丁海棠醉，末後尚及紅藥翻。風雨摧折，俯滿地，顏色不凋苦鮮痕。古人愛菊愛蓮，不知此。太息對花浮清尊。

賣花人以野卉一叢見遺，花類牽牛，葉似杏，而有齒，伊云紫金鍾，核之，乃桔梗花耳。

日日服藥對草根，見花見葉不相識。花儲詭譎隱真名，檢徧神農經乃得。市人但詫形色奇，豈知治肺有神力。凭闌對花扶倦目，隱見無常詎花獨。市中女子知韓康，階下藥因辨張祿。射策空傳任賢輝，吟詩那有羅公福。

叢竹中植紅薇十數本，長夏盛開。

春花多豔不能久，秋花能久豔不足。夏日烈烈赫如炙，海棠桃杏葉銷綠。紅薇梢頭初破紅，輕綃綉出搖蕙風。七綉斜牽一跌繁，別致不與凡花同。我品眾花此第一，奇麗鮮柔靜雅逸。生長離落知者誰，野女攀折老健，離離重移來。修竹間，幾叢綠雪翠雲環。木榻步回枯眼豁，茗甌煙細午心閒。心閒眼豁疏關畔，日影東移啼鳥喚。朗誦笑南集裏詩，一樹濃姿獨來看。

登虛消息相為根。自然升降無有痕。酷熱不雨萬牛喘。獨臥北窗無人門。鳥托空窠不知暑。呢呢啼啼小兒女。竹林茶竈午風清。拋卷移神聽爾語。天機一一靜中生。不辨辨之旁通情。彼適作聲此適聽。清濁柔厲皆時行。非關陰符及莊老。迹象幽元趣枯槁。抱一終為一所鈴。牢籠萬態惟蒼頡。

擬古三首

絲黑不復白。髮白不復黑。去日稽何處。流光不知息。孜孜讀道書。或嘔費日力。冥思入三微。苦志近五賊。乘墟義弗克。惟困乃反則。葉繁發華小。葉盛成實稀。造化有消息。君子宜知幾。富貴徒百年。子孫嗟式微。淵哉札八兒。獨能明其機。根本辨澆厚。情性何是非。雪明不若月。月白不若雪。雪白乃易緇。月明恆見缺。優優惟大園。萬物有無別。隨性為浮沈。權境變酒血。鄭圃禦寇居。東海魯連節。固哉傲胸株。輕石之介。

兩君詠有序

江都黃春谷承吉。甘泉李濱石鍾淵。年相若。才器亦同。皆善余。乾隆壬子癸丑間。時共詩酒。晨夕相見。乙卯後。余餬口四方。踪跡少疎。然歸則必聚。嘉慶辛酉。余與濱石同舉於鄉。乙丑。余丁內艱。旋以病自廢。而春谷於是年成進士。作令於粵。西之恭城。濱石以丁卯春入都。落魄不能返。今年沒於京邸。春谷亦以事罷官。聞而慨之作兩君詠。

遺化鶴詩魂。一官遠南征。南方多木客。其吟曲且清。簿書日力餘。唱和成奇聲。五載憶離別。幻念增遙情。灘江春悠悠。為君籌歸程。巖巖殊自慚。離安安農耕。懷人向湖月。嬌首時孤鳴。幸哉何易子。可之揚其名。柳州文自雄。選誦豈為榮。歸來作詩人。壇坫無主盟。相對髮如雪。雄辨猶平生。

右春谷

君死在今夏。死別當前春。君志邁鸞鷟。我病羞淺巡。晨夕昔與共。存歿今殊倫。一棺二千里。家世徒清貧。孤雛未識字。伶仃稀昏烟。旅魂長不歸。跋涉緣何因。我生善齷齪。君我獨相親。尊親白髮垂。難委為我陳。尤與阿兄好。阿兄天且仁。江南草樹秋。送我江之濱。吾弟弱好弄。勿俾口舌頻。歸來阿兄歿。雁影孤風塵。壬戌同北征。抵足棲雙輪。給碎兒燈影。歌泣皆天真。夜起憶往事。髮髮須向晨。公遠果先亡。門戶依何人。

右濱石

水浦夏不暑。賊寒寇我足。將學野鷺擊。僕僕一水曲。悲哉褚查回。不見邱靈鞠。題阮梅叔亭珠湖漁隱圖

十里狀若掌。草堂在巨壑。四面圍湖波。一鏡遠方宅。山光入樓窗。帆影隔樹白。左右多漁家。往來但田客。本無車馬喧。洵乎塵囂隔。

記得秦淮上。與君初結交。君思入潤寢。余性非助鈔。邂逅臭味合。情誼因投膠。記得歲丁巳。與君各家居。探蹟析疑滯。千里憑尺書。記得長江頭。阻風維客舟。君從蘆中來。月上方如鉤。記得余在京。君向六安去。有客資書來。超越見元箸。知君學力深。孤詣絕飲助。君身清且羸。厥心為君慮。記得癸亥秋。課農納禾稼。君騎匹馬來。訪我田間舍。記得丙寅春。初月二日吉。君來十日留。縱言集一室。放船風雪中。清興邁古逸。是年余在城。與君隔數武。記得余注易。得即賁君觀。君為施丹黃。直諒判去取。是年夏秋間。君往測海水。記得與君別。送君東門市。明年君入都。信宿揚州城。晤君一夕。謂明日君長行。君主大金吾。進君修國史。書成授校官。吾聞為君喜。記得君書來。示我黃山記。云得王孫鶴。辨讀古篆字。明年又書來。追溯昔年事。漉酒烹鱸鱗。嘉悅念亡弟。亡弟墓草生。沒世已五歲。記得開君書。芟蘭橫泗澗。癸酉秋試後。余季偕君來。余以脚痛。相見遂遲回。執知返棹去。未幾歸泉臺。泉臺歸一載。余尚未聞知。聞知有因信傳言。余尚疑。續溪胡孝廉。竹邨君高足。狀君上史館。移書向余屬。開讀胡君書。悲君真不祿。親老兒幼。何以繼體。胡官冷況清。高瓶中久無粟。豚豚為君思。涕淚為君哭。從此秦淮水。思君不忍游。從此豆花下。蟲語聲啾啾。思君對飲此。不忍獨持觥。思君風雪中。不忍泛輕舟。不忍開舊箚。愁見君手跡。不忍上小亭。上有君書額。記得前年書。問我注周易。周易稿未成。稿成用請益。今年稿寫成。何處續君魂。君魂果續乎。燈花夜幽碧。

多日雜吟九首

窗外曬盡發。几上闌膏眇。引扇息蘭膏。滿室見天曉。簾衣出庭除。天光動雲表。友犬鳴庭葉。僮雀鬪霜篠。亭午方能餐。餘霞上林杪。乘車赴寒塘。道旁陳人宅。歲月積梧楸。富貴繁碑石。游魂蘇何之。假借著形迹。形迹焉久存。青生宿麥。古墓黎為田。古田築為墓。消息如川流。逝者誰能駐。村墟無是非。抵掌話今古。村老無禮儀。酌酒辨賓主。捆葦障隙風。倚柯運齊斧。計歲為墓殮。方寸絕城府。隨序樂有餘。自食力勤苦。勤苦在祖父。游惰在子孫。相矚日以厭。視聽日以昏。既恥模稜見。鮮服行市門。市門無藉多。交結為攀援。惟期飲博豪。不聞田舍言。田舍一朝盡。單子無幾殮。儒者崇空虛。聚徒說心性。秀民亦效之。左道干法令。食芹莫食蛙。食蛙生肝病。事儒莫事魔。事魔絕身命。大道若路然。孝弟重百行。烹肉養尊親。殷殷告衆姓。有客游京師。謁選將親民。問我將親民。親民將奚先。我久事躬耕。所悉惟耕田。植苗須及早。鋤耨莫待老。稗老良苗稀。植早粒堅好。養樹當柔條。教兒當懷抱。負販不得意。白頭為蒙師。茅堂僕背入。窗紙明朝曠。童子六七人。課餘相為炊。瓦盆燒枯菜。一屋春熙熙。

蘇東集 卷三

珠盤粟米習維字，券額宜捐鼓譟不傳。安用風雲詞。
 白雲暮寒月，開門乍翹首。不見雲東行，卻道月西走。長河已西落，無復與與斗。卷伏乘南嶺，蕭氣生藉口。
 夜水不肯寐，乘燭觀短晷。神鬼雖寓言，成人何悽如。經史殊謹嚴，難以徧里闔。著述重懲勸，苛細分誠虛。
 擁衾念時苦，親故來徐徐。徐論猶平生，形骸未覺疎。雞鳴高樹顛，驚晤增欷歔。

冬煖作

風輕聽冰壘，雨簡見沙斑。潭是二三月，卻忘四九天。相裝摘梅葉，開窗放爐煙。草綠竹籬下，日赤紙窗邊。
 太歲度尚賸，青陽曉疾還。前夕凍方滿，今晨雪未慳。嚴肅頓銷散，和仁竝昭宣。恐僭辨勝復，天意重生全。
 問魚延飢，蔬種麥耕荒田。

後湖觀打魚歌

秦淮水淺白魚貴，主人爲客具鮮味。賭酒樓前客醉多，打魚湖上人歸未。昨日雞鳴山寺登，北窗開共老。
 僧憑蓮葉田，田難漁艇。蝶蝦蜆易行苦賤。

離魂集卷四

春日新晴

雨歇楊橋後，春從晴處加。元駒歸砌穴，黃犢臥檐牙。燕捉風中絮，魚吞水上花。鶯聲聲喚過，窗外夕陽斜。
 己亥金陵道中
 紛紛蝴蝶說如何，只有秋光極日多。水向客船飛白馬，山迎人面點青螺。六朝故蹟千年在，百里寒江半日過。一枕西風吹入鬢，曉來壯氣幾消磨。

九日

此日宜持吏部整，吾家賸得是牢騷。人非陶令何須菊，詩勝劉郎不在糕。兩岸風聲催鳥葉，一天霜影醉溪毛。藥爐茶竈蕭條甚，枯坐頻將短髮搔。

姚仁和百歲

誰訝難窺事未真，村中已有百年身。能譚三世以前事，不見少時相與人。短髻插花猶帶黑，布袍補線卻安貧。竹筵到處春風暖，坊表宜邀帝澤新。

戊申元旦

絲雞蠟燕俗相仍，備物吾家笑未停。老去梅花多似叟，殘殘柳樹半成僧。經綸頗話是家令，風采誰摹張

季鷹兩鬢屠蘇十日醉，醜醜也博酒徒稱。
 訪鍾保叔
 離羣何自濳疵瑕，訪友城闔夕照斜。滿案亂書同我癖，迎門秋柳識君家。信知著作身堪等，須趁頭顛髮未華。爲問鑿鑿說經語，可能分與伏虔車。

答詩

久欽著述足三餘，未許登龍轉恨如。前日幸來張翁宅，有人取去茂陵書。一編讀後還應速，十艇將時望豈虛。若得石倉窺秘奧，焚香灑露閉門居。

舟行

江南又秋矣，來此亦何依。仰聽百帆嘯，眠看兩岸飛。蕭蕭客中髮，浙浙肩上衣。啓窗望山色，夕陽淋翠微。

題攝山僧寺壁

所爲本雞肋，來斯意益枯。石留雲影靜，松護月痕孤。豈向繁凡念，殊堪息病軀。佛龍燈火碧，長坐對檐甍。

哭顧超宗

翹首徒然問太虛，思君幾次淚沾衣。一生辛苦但謀口，半死沈吟猶讀書。果是奚囊病昌谷，恨無遺頌出相如。早知才大嬰天妒，也臥湖濱作老漁。

十年相處作交游，死後丰神想處留。做物每張青白眼，養親時作稻梁謀。更無議論來雙耳，尚有讖言到九幽。自是衆人皆欲殺，而今猶未愜心不。

輿尸兩世尤堪痛，白髮衰親正倚門。半榻殘燈橫病骨，一湖寒水隔秋魂。縱然命蹇何應死，說到名傳豈易言。郭有道碑吾不愧，文章今且爲君論。

寄阮芸臺孝廉

人生不易聚，相念爲多疎。四五年前面，三千里外書。期頤山上鯉，富貴水中魚。努力事傳述，此堪比太虛。

江都二首寄城中諸子

舊囊攜來兩卷經，江都聊自寄吾形。風催帆月流窗白，雨帶山煙入硯青。畫水只聞羣雀語，林深時有片雲停。年來益老漁樵性，愛傍幽閑自醉醒。

橋竹林花絕市塵，又因坐靜覺情生。大江來去舟何定，良友別離杯獨擎。屋上鳩聲愁夜雨，梁間燕子愛新晴。幾時共買平山棹，盡取詩人一一評。

嘔血

病魅何爲忽我侵，丹膏冉冉出胸襟。爲多纏綿猶難死，別有膏肓尚未鍼。不見項腰成左癖，幾人身接作書淫。山妻對此休驚怪，紙上編爛吐到今。

答朱休臣

從來杜母重知名，慚愧齊竿遂隊行。狗曲怒符逢博士，龍頭句敢壓彌明。聞雞野店君先舞，種樹重堂我

未成。莫道珠光爲科目。秀才胸次有蒼生。

原作

租鹽博士鎖相逢。被酒何人識乃公。坐擁百城胸列宿。行吟七字氣成虹。大兒文學今安在。老子韓非傳許同。疑社蚌珠。知有意。相期攜手風池東。

內人三十

鴻萊風味可追尋。聊向秋花酒共斟。七八年來忘我困。三千卷裏託君心。內人實似耳。實書百餘種。綠葉紫莖勞忘任。布機棉裘裁剪紅。爲笑良人多賤骨。不妨姑效白頭吟。

秋居

田事已半畢。秋居知適然。豆稀蒿見兔。柳落靜開蟬。爽氣開眉宇。閒心生暮天。自甘陶令拙。才效子雲元。

枯坐

枯坐識物理。吾知豈有涯。鳥飛窗閃日。魚上水生花。勞瘁覺仕路。清虛憶道家。聖人難謬托。吾自繫匏瓜。董子祠。時兩淮道院。董子祠。董公。新修。

老將

吟到無聲處。心平指亦柔。舉頭窗滿月。傾耳室生秋。至味詎難得。俗懷終遠不。鄰人發深省。獨起坐寒樓。

百戰功成後

百戰功成後。將軍已白頭。祖衣觀箭迹。把酒話兵謀。塞骨悲同伴。山碑聽水留。封侯少年志。疎雨滿橋秋。

秋暮

忘盡宰官身。風流賀季真。詩情山石瘦。人意水雲春。值此太平世。皆爲堯舜民。無容效鬻遂。談笑即經綸。

雞鳴寺

秋暮日半落。曙光上竹亭。蕭疎風後葉。明滅雨中螢。獨坐向階砌。冥思得性靈。五年斷杯酒。今夜覺初醒。

山頂結伽藍

山頂結伽藍。登臨性所耽。一湖低檻北。萬壑疊窗南。鬼嘯臺邊石。僧眠閣外巖。鐘聲鳴不住。日影下煙嵐。

大夜室人幾死

大夜室人幾死。弟復成之不寐作此。壺內三更盡。胸中百感消。劍寒謀殺鬼。樹落法鳴鳥。仗酒謝愁鬱。攤書作寂寥。連朝陰雨溼。倚壁坐秋宵。

追詠九日二首

九日過不覺。於茲已二旬。寒爽空入藥。雞犬自成春。病骨幸能健。荒年豈獨貧。醉醒皆野馬。無酒亦何嗔。歲死逢陽九。唐虞固值之。疫深驚夜哭。穠少慮春飢。案有書堪讀。胸知命不移。相家本無故。焉用入山爲。

幽居二首

幽居任住迎。獨處正怡情。對雨琴聲暗。看花酒念生。簷光尚殘臘。詩思欲新晴。漫道隨時樂。非真即好名。

雜詩集 卷四

四四

雜詩集 卷四

四六

病後惟嗜靜。閒中亦廢經。個農知候雨。兒女說譚星。細鳥無端聚。垂楊有意青。學疎焉足用。未敢志公廷。

露筋祠

曉開八門鋪。莫宿露筋祠。此去一千里。離家十二時。冰聲過船激。燈影出林遲。高臥待春色。小邨霜滿茨。

汜水

秦郵過未了。汜水石堤遊。湖鳥下寒堡。村戍吹夜船。苦吟得新句。微醉覓高眠。爲不離鄉慣。縈縈客步牽。

漁溝

漁溝三十里。南望隔河濱。墩影出寒樹。車聲入暮塵。平原任馳目。陰壑未知春。道上多豪客。揚鞭不問人。

陰平

曉入陰平道。行行正早春。度溪鞭馬急。計里讀碑頻。舊俗憶鄰魯。荒墳辨漢秦。嶧山過不盡。日影落寒津。

西旺

四圍山色裏。小道入東昌。碎石鋪爲屋。枯苗疊作牀。戰風燈影亂。回夢柝聲長。布被眠方穩。驢車催又忙。

長山途中寒食

細雨密濛濛。斜從撲面風。不堪寒食節。況又客途中。草襯新墳碧。花攢遠塚紅。青州明日到。醜酒奠喬公。

七度逢寒食

七度逢寒食。勞勞總客中。人行滄海右。夢繞大江東。珂馬蕭蕭雨。春衣側側風。小山桃杏在。應傍故衙紅。

青州五首

蛇山高入海雲中。地轄三齊本自雄。古治墓寒春草瘦。蒲姑城晚夕陽紅。千年遺事餘鴻爪。萬里浮光到馬瞳。昨夜老楸花下宿。夢魂何處覓愚公。

人齊

丞相園亭鎖院西。雲門山色遠成隄。苦階木老龍蛇臥。石洞煙深鼠雀迷。國有名儒平衆議。家多令嗣與人齊。白羊青草潭開事。舊話傳來共品題。

無餘

無餘寫神刻骨俱千古。太息談龍一卷書。雖下何人肯寄居。停車再拜趙公廬。牧之自不宗長慶。康樂真能創永初。此日河淮流正合。當年蠻觸戰。僣師奇士老。經生葵蕪條。駐此城北里。頓消淫女曲。南籍誰買令君名。指揮渤海翻波色。談笑牛山落葉聲。我爲懷人尋往事。范公祠外祝鳩鳴。

顏整

顏整文章脈未刪。輪才喜值趙閑閑。靈蛇珠老俱仍網。赤豹春深盡露斑。客步昨蒙金嶺鎖。車塵遙望穆陵關。壯游明日蓬萊去。又與仙人共往還。

登州雜詩四首

四七

雜詩集 卷四

海氣作寒煙。登州四月天。大魚鮮入骨。高樹綠猶拳。夜火烏狐戌。腥風黑虎泉。三更人語寂。坐擁舊青氈。
地僻濱於海。民風益見開。喪冠常日戴。僂骨早年焚。婦女都能織。生徒半善文。當年賴博士。詩教有餘薰。
開道蓬萊上。金銀舊有臺。白雲仙市合。黑豆賈帆來。喚色連朝霧。誇聲走迅雷。登臨一憑眺。搔首獨徘徊。
江定甫贈刀作詩酬之。

孟勞聲裏見霜鋒。練影森森出數重。有客丁寧休鐵鶴。幾年辛苦學雕龍。武城難據傳良吏。渤海牛眠羨老農。我乏瓊瑤酬未得。敝裘羸馬鎮相從。

答詩

江安

南州無夢入中宵。折盡歸心客思遙。持贈意無文雅隱。善藏語愧漆園超。百金我豈勞裝飾。七字君真費整凋。篋裏寒芒飛去後。卻添麗句勝瓊瑤。

寒亭

千里黃輝路。寒亭兩度過。封疆判齊紀。爭戰始澆戈。樹起風中嘯。沙翻月下波。登臺覽碑石。撫字一摩挲。

芸臺學使招同馬秋藥比部。徐惕菴太守。顏連生教授。孫蓮水。江定甫兩文學。小滄浪亭雅集。
渤海方歸日。朔湖復見招。狹肥船路狹。柳靜馬聲遙。卷幔心愈闊。看山酒易消。漁洋佳會地。風味至今饒。
勝地至已熟。茲來實過常。詩闡堪效呂。序稿合鶴王。自愧秋蠅附。其教步鹿忘。還家話晨夕。盛事耀江鄉。

半城

飯罷青蛇寺。行行宿半城。石危窮馬力。谷遠滿車聲。遠樹藏村店。官墩紀客程。抵家期可計。山月伴三更。

紅葉

老杜休吟玉露凋。閒看紅葉過紅橋。轉因霜信添濃麗。誰為秋山破寂寥。鵝角又迷春後眼。江頭時趁晚來潮。衰年庾信悲搖落。到此文章色倍饒。

蟹舍漁莊小徑通。寒山如火欲燒空。桃源隱約溪光外。雅墨分明夕照中。何到殘秋纔炫目。不妨幾日又驚風。盈虛無定憑天地。一度飄零一度紅。

落葉

高勢不可住。紛紛辭故枝。委形修竹裏。回首落花時。鶴雁湖留響。蟲窠冷挂絲。隔溪蕭寺外。有客動秋思。

西湖四首

清波門外曉。曉紅路轉幽。一綫通野鶴。乍飛仙塔頭。寒尤遙吹殢。宮蓋好探小。李臨摹本。還憶蘇蘇浴築功。行過六橋煙柳畔。湖光山色總空濛。
稽首梵香滿市。三天竺寺禮菩提。樓觀面面山無縫。泉出津津地有膺。替角殘碑隋創造。巖要老石宋鑄題。此間開闢鎔光路。欲向煙蘿帶月躋。
文淵高閣接天衢。澹澹春風繞四隅。屋外鐘聲隨巷曲。簾前苔色著衣無。行從樹杪山俱見。坐對藤陰鳥不呼。萬卷琳琅堪借讀。客中未與故鄉殊。

幾處高峯隔亂雲。西冷橋下碧波分。梅花十畝彌陀宅。柏樹千章宰相墳。石骨似蒼靈遠鹿。橋聲如雁入殘曠。太平喜逐登臨樂。管領湖山仗使君。

雪後泛舟

錢塘新雪後。放棹入空濛。山水連天白。樓臺出樹紅。寒光動羣鷺。暝色逐孤篷。橋畔林連葛。年年向曉風。

生日有作

半生何事可追神。亂緒難教數寸陰。竟日笑歌良友誼。他鄉起臥老親心。寒山無意隨春綠。旅雁多聲入夜沈。不效文泉作文家。囊中賸有伯牙琴。

和詩

任光燾

宛委藏書迹可尋。游踪天許到山陰。六星卻應文昌宿。二月三日為文昌神誕日。里堂適與同日。萬卷能傳博士心。略比坡仙記。紗綬不徒詹尹問。升沈客窗相對誰知己。只有松弦舊館琴。崇松茲館講。

從芸臺學使按試紹興。和學使呈諸友原韻。
昨佐論文魯道回。之江又聽角聲催。自慚鐵硯空磨盡。且喜雲山飽看來。已信冰心作山立。敢將枯眼隔紗開。鄞中二萬稱先覺。授受從知有異才。

送人歸東吳

錢塘東渡幾聯牀。君見飛花忽憶鄉。風雨一春寒客夢。湖山千里重詩囊。鐘聲隱隱吳城近。帆影悠悠越水長。八月重來共秋禊。海神祠外晚潮涼。

湖州弔吳國次太守

髯蘇之後見先生。魚鳥江湖老性情。百畝蒲蓮鄰赤岸。三年冠蓋客烏程。先生以康縣四守湖七年。道場山遠浮秋舫。墨妙亭空弔晚鶯。賴有詩詞著遺迹。故園回首鏡煙橫。

舟宿富陽。和蔣竹塘孝廉韻。

新詩吟罷筆無停。此地先生憶昔經。遠水下如心脈脈。秋山疎共髮星星。三更夢短潮催急。一里舟連火露青。明日鷺絲灘上去。江流多少喚人醒。

七里瀨登子陵釣臺

夾岸曉煙開。清晨泛棹來。嶂隨舟尾合。波讓石根回。纜影爭飛鳥。灘聲覺遠雷。雪泥誰有跡。惆悵子陵臺。

出七里瀨行建德道中

十里出嚴瀨。高寬見地天。水奔當石立。山遠入窗全。回望但煙霧。遙詢得市廛。黃昏大羊鋪。燈火百家連。

過蘭谿至羅菴瀨

曉發蘭谿邑。灘流淺若斯。寸途移病蟹。衆力嘯狂鷗。利涉見來者。畏難呼左之。誰家藥架棧。確齒聽近遲。

過州頭瀨至龍游

潭深舟力通。此際樂無窮。野塔亂帆白。枯山分樹紅。閒心寄灘草。暝色帶秋虹。念親身健。搖搖知夢中。

人日立春汪比部對琴先生律會郡中請老輩賦詩屬余步韻

綠楊春接兩家宜。吹到晴光澹碧滋。華髮正矜諸子勝。草堂已滿故人詩。幾年憔悴慚佳節。前輩風流稱盛時。四海融融開壽域。更誰甘學病支離。

丁巳十二月立春前一日小集李冠三周南寸草齋中同詠者十三人

竟日泥鉛甕。不如釐酒杯。友朋恨新舊。歲月送遲回。寸草齋方昔。寒梅花正開。有懷分動息。誰剪北山萊。

快園雅集詩

廿年困行役。漸附入仙羣。諒藝各心得。問名皆昔聞。古今存勝地。聚散感浮雲。奮爲主人醉。蒼苔曙色分。

秋夕晚靜閣聽琴

琴聲在高閣。秋弦生孤春。傾聽亦饒客。幽寂如無人。蓋蕉戰紅葉。老梧成碧鄰。隔窗罷碁局。爭念非天真。

題吳縣孫蔚室花雨老屋填詞圖并懷李尚之

昔日秦淮水。三年異淺深。花南老詞客。秋邸獨相尋。示我讀書處。有人同素心。尚之近多故。莫對作哀吟。

歲乙卯。龍柱卿邀同人於塔影園爲文酒之會。今三年矣。柱卿復修前事。人倍於昔。而舊日同人。則沒者與未至者。居其半。分殘榻管。感慨係之。即以寄凌二仲子。

塔影湖光竝宛然。浮生何境不雲煙。頗從諠笑生悲思。轉爲交游勝昔年。宿草誰澆當席酒。鯉魚聊寄隔江箋。遙思仲子宣城著。獨把秋毫著太元。

楊都尉大壯移鎮安慶。有書來。作此以答。

手種村邊木。冬來綠更深。幾時踐前約。居此共高吟。著述儲生業。功名壯士心。朝廷方重寄。未許入山林。

足痺

生平不食飯。何故足痺如。人道昔元晏。嘗因痿著書。俄躬利過切。獲被入思徐。莫向村鄰說。衰親老病餘。

燕磯阻風

幾日石尤風。蕭蕭蕩蕩。揚州在何處。愁望白波中。游興昨猶動。歸心客盡同。誰能如燕子。飛到蜀岡東。

同作

燕子磯邊泊。橋鳥一望中。無端三日住。猶幸幾人同。高嶺衝西日。空江卷北風。游蹤隨地轉。漫道不如蓬。

辛酉元旦登吳山第一峯

今年第一日。來登第一峯。春光何地早。客與此時濃。風協卜秋熟。浪恬銷海烽。吾家世耕讀。願作太平農。

和詩

吳山最高處。杖策試登臨。活水自空闊。浮雲成古今。與君一載別。同抱百年心。展卷殷勤讀。深情寄短吟。

李銳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景物憑詩寫。江天本畫成。深情生遠眺。雅抱在躬耕。憐我今爲客。頻年住此城。定持登覽意。又閱一春晴。

陳鴻壽

絕頂携蘿上。君真第一流。胸中春自滿。天際客同游。寒雨殘年盡。晴煙曉郭浮。東西覽湖海。別有最高樓。

直上三千級。同遊六七人。雲開滄海日。香透古梅春。臘雪殘年盡。晴光早歲新。會當費蠟屐。一臨謝公塵。

不知春意早。臨眺自欣然。湖海來新色。風光隔舊年。豪情千嶂上。詩思百花前。我亦頻登覽。輸君一日先。

直上吳山頂。誰爲第一流。歲知殘臘盡。人喜最高游。眼底春如海。空中日滿樓。今年詩思早。梅放百花頭。

東園梅初放。金陵草正芳。一官從昔冷。三徑豈全荒。眼有詩書讀。心同古木長。和光開霽月。皎志烈清霜。把酒學彭澤。結亭追道鄉。隨時怡性命。無事決行藏。短髯侵秋老。疎巾覺露涼。何人識幽意。繪此境蒼蒼。

十里王江汎。當年有戰塵。將軍方殺賊。宰相已譴人。落月平橋夜。開花野市春。可憐威少保。猶要媚廷臣。

登雞鳴埭。歸舟自蓮花橋。步至地樓。與兒子廷琬聯句。得十韻。

纒過鷓鴣埭。還來上地樓。塔雲行漸逼。徑竹轉偏幽。遊木夕陽晚。遠僧孤寺秋。子到門鐘正。佛燈初放。就坐久。不忍去。愛深忘別游。子此真絕俗。誰信在城陬。結伴得佳興。同任。思親生。從愁。已。隨先人游。地形今始識。風景昔應留。就茶坐坐茅屋。歸途乘小舟。家家燈火出。人影聚橋頭。就。

送汪孝嬰之六安

君勢未可住。驅車催客程。才爲一月聚。又作六安行。握手更何日。著書難獨成。寸懷言不盡。相對且無聲。

同孫蓮水遊龍井。遂至理安寺。

數載杭州客。初來看石泓。閣前雙調合。樹杪一湖明。跡數龜村虎。煙寒古壁鐘。問僧最幽處。指點越山行。路從峯頂下山。在樹中。寒見寺。入修竹。過橋分淺瀉。石邊推網細。霜後老花殘。更結何時約。同來坐翠櫺。

題安定書院壁

千里歸來乍息肩。敵炎帶武林。煙韶光廿載真。虛過學舍三間且醉眠。窗外寒枝增幻影。會賦詩云。驚。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願廣圻

霜花滿地雞鳴夜，回首何人懶著鞭。

張古愚太守敦仁，招同趙味辛司馬，何蘭士太守，孫潤如觀察，暨江子屏，汪孝聖，李濱石，雨中泛湖，夕飲於倚虹園。

冷雨侵人未減秋，一舟來往與無端。昔緣太守襟懷放，只爲名流聚會難。自愧獨無珠在握，也來同喚酒頻乾。要知政簡庭無訟，莫當紅橋禊事看。

堰頭過談階平

渡河已三日，驅車到堰頭，故人一相見，聊慰客中愁。夜語入殘夢，春寒失嫩裘。此行宜奮奮，莫當作依劉。

劉智廟有序

廟中神問土人，莫知誰何。按晉志，武帝時，侍中平原劉智，嘗改黃初稱，今廟所在，正古平原地，爲祀侍中無疑，詩以表之。

任邱道中

任邱北去水成湖，昨歲懷襄弊帝都。寺破靈神愁夜雨，村墟老馬感歸途。喜看麥氣浮郊甸，忽見鳩形集市衢。共沐聖朝天子德，頻施飽粥勝醍醐。

題關中壁 壬戌三月十四日

兩鷲遊魂已欲窮，才來京國學觀場。文章未解趨風氣，祿命惟知聽願蒼。夢裏歸心雲故里，燈邊夜語集諸方。卷簾已是三更後，月影如金上棘牆。

崇效寺看花

古利稱幽僻，閒來駐小車。已過三月半，才見一林花。僧老面如木，藤枯影作蛇。登樓望郊麥，翹首莫思家。

同鄭柿里兆孫劉笑初韻 唐竹虛 汪珊 權 游釣魚臺

古臺負幽致，結伴出西城。柳外遠山影，曉春水聲。風高宜席地，興至亦飛觥。座有能歌者，暗鳴作劍鳴。

贈別汪珊權

同里復同志，四十始相親。離別在明日，笑言止一春。深情徵古韻，醉語入天真。此況不肯釋，泱泱馬足塵。

鄭州

春從鄭州過，又向鄭州歸。水溢市魚賤，年荒官樹稀。車聲愁遠道，帽影逐斜暉。尙未全難德，何年始息機。

與朱椒堂月下聯句二首

木葉蕭蕭下，爲官齋秋已深。倚闌對寒月，聽角多清音。爾我同爲客，獨行藏其此心。誰人足千古，但感歲華侵。醉鼓餘豪氣。

效四靈體

詩派應教重永嘉，吟來春已到村家。山溪瀑長知融雪，野草初生認種花。日力且憚閒處惜，虛名休向眼前誇。連朝社酒忘賓主，扶醉歸來日未斜。

吾無

吾無獨牧責，水旱不須論。農更泣無食，江湖喜到門。嘉禾亦已沒，隨畝尙知存。莫管馮夷怒，臨流看月痕。

蟹

相習不知味，只今方稔然。猶之秋雨後，卻是荻花邊。旅食懷千里，還家又一年。持螯誰吏部，風向合歸田。

共放

小舟如一葉，共放八村南。無意逐煙水，偶然來野菴。滿天生雨意，半日得僧談。興盡速歸去，閒游亦戒貪。

今歲

今歲纔知此是家，匆匆誰道惜年華。蟹肥便結空中沫，葵老猶開肆上花。結習未能忘筆硯，機心時許入煙霞。汝墳豈爲閭民賦，但笑周幣忘太奢。

百尺梧桐閣爲汪小魯作有序

蛟門比部以百尺梧桐名閣，荒廢舊他姓久矣。小魯之高祖適園孝廉，與比部爲兄弟，小魯今讀書處，亦兩桐甚修，以昔名著之。

登

年年看種樹，幾處長風煙。高閣豈殊昔，雙桐正屹然。達人知有後，座客且無前。變化誰能定，長懷馬謖篇。

郭公

從來多道爾，果是聽來頻。弄影恰宜柳，鳴春解衙人。門前芳草暗，陌上女歌新。野老怪多事，殊堪見性真。

郭公

豈無百夫長，何用爾催耕。未曙舌已瘁，方春農不驚。稻梁爭貴賤，桑柘雜陰晴。我願如農圃，關心聽此聲。

與汪孝嬰登秦州望海樓

秦州余至十三次，今日登樓得其君。屈指二十七年過，盛衰生死如煙雲。西望關山青似髮，東觀滄海淨無氛。與君高唱皇華曲，城外野田嘶馬羣。

夕陽

共道夕陽好，晚來晴更宜。才明半澗水，已上最高枝。雨腳逐雲去，虹頭飲澗遲。人情知易厭，不肯駐多時。

湖村

湖村足棲止，兩歲覺秋清。霜葉遠綠，吟高鳥不驚。競心緣病息，衰髮逐秋生。只願親身健，年荒亦太平。

寫竹斬不盡。今年生更多。甚妨花入眼。不見月成波。亦有雲翳意。其如馬辨何。又憐相蓄久。自怨亦蹉跎。

有爾便愁人。平原不見春。無情長作勢。欲擢故藏身。化育惟天地。威嚴亦鬼神。可憐凡燕雀。蕭羽向荒榛。

比到童鳥事亦虛。眼前恨淚忍徐徐。一家歡笑皆憑女。幾日悲傷孰慰余。況是老親扶病日。不堪荒蕪數

熟中海菜。自戊辰開後。四五年不花。癸酉春三月盛開。光臨照人。花老矣。恐發洩太過。明歲又將不

耕餘。秋風燐火黃昏。月望爾魂歸就我居。已已仲秋。楊竹廬都尉。過半九背。勉小飲。明日作此。乞和。

花流連不已。記之以詩。

喜逐高軒過水濱。一年情事幾芳辰。寒潭映月成雙壁。老樹經霜作半人。病骨嶙峋難縱酒。秋天寥廓共

爭先。同心只有丁香結。慚愧霜毛欲墮顛。

垂綸。宵來又動迎詩興。要學松陵互主賓。庚午九月二日。竹廬都尉。邀往誦芬莊看桂。

交疎綠地僻。俗巧亦天真。酒待明年客。橋行昨日人。鼓聲村社晚。帆影漕舟春。偶爾登樓望。知吾在水濱。

都尉相招過水莊。半天風雨近重陽。心當閒後能多味。花到秋深更有香。白酒黃雞人共醉。鬢絲禪榻夢

亭高春舊淡。廊淨月分明。鳥習客猶近。花疎雨亦輕。撫弦忘舊曲。翻史識稀名。鄰里時來醉。鯢魚可作羹。

初長功名千古知。誰識真道狂夫似點狂。登雕菴樓有作。開窗但楊柳。坐久身不知。驚起入燈盡。牛鳴即潤遲。閒心變書史。病骨識天時。昔日張公子。猶存千首詩。

情性人爭怪。年來未盡餘。精神生病樹。實米益奇書。果誘難孫頤。蔬分老婢勤。衣裳常不整。調德更何如。

風雨破蕉葉。作七言。斜風猛雨夏成秋。離外芭蕉綠正抽。一一上如官進級。絲絲解似刀屠牛。豈因消長強文妒。不為山僧寫

時時窮易理。日日對名花。思苦家人笑。庭空衆鳥譁。寸陰憐白髮。多病羨丹砂。與義何年盡。吾知亦有涯。

字留。開道太剛容易折。如君神致本清柔。白菊。陶令東籬下。幽香此未更。應常惟避日。開後欲銷爭。葉葉得天意。年年只自生。聊將一樽酒。坐對夜霜清。

病已如皋甫。元才效子雲。簿書仍素志。麋鹿豈同羣。消息參時物。辛勤述聖文。唯憐陸魯望。撫辨有誰聞。

病軀無賴豈逃名。慚愧稊糠論發生。離下月無須貨買。山中學必仗書行。結菴爲篋供春憤。種柳成園待

王黃州以錦帶花名不雅馴。改曰海仙。余積數本。今年盛開。錦帶之名尙矣。斥之爲俗。未以爲然。詩

早驚。莫謂東西未能辨。孤高原不似逢萌。開吟。多事勞勞閱古今。偶拋書卷學閒吟。橫窗老竹間新竹。喚曉春禽變夏禽。好共農夫課晴雨。不須詹尹卜

以解之。

升沈。餘生又是三年過。壁上無弦舊有琴。階下決明盛開。偶得一律。翠羽金錢又幾年。柴門寂寂閉朝煙。那知小草曾如許。得遇詩人亦偶然。藉卉不從周僕射。書名已謝李

不意凋零又見君。初開涕淚落紛紛。空令趙壹思宣孟。更有何休識伍員。昏嫁未完兒女事。丹黃空著漢

平泉。杜陵老去神應在。秋雨誰吟第一篇。坐。閉戶坐終日。豈知情僞真跡。問心有古。地遠客無人。亂石得生意。野花成好春。苦吟今不肯。隨興做東鄰

唐文。一尊遙向青真醅。愁問江東日暮雲。

偶然。窮古鬱不得。提書向曲廊。石紋隨雨見。柳杪得秋強。轉以椰燈靜。因教午夢長。偶然成小賦。何用擬長楊。

擬書几上任縱橫。策杖閒從野外行。柳樹一年高一尺。人家三世已三更。夕陽黃葉蕭蕭下。秋水烏蓬緩緩

離魂集 卷四

惘然久之卒成二首

咸上舍庸

同輩推君第一流。南樓別後遂千秋。其人昔有徐無鬼。儒行誰如許散愁。只以詩書爲性命。絕無城府在交游。招魂欲到燕臺去。幾度臨風淚未收。

程孝廉方正瑤田

九十經師老伏生。立言能令孔哲明。高標辨後纔知稷。聲折懸時果中衡。俗眼自驚爲創論。後人宜奉作先程。春空雲裏春雲暖。想見須眉物外情。

放船一首。丙子秋分日作。

田苗爛盡水盈湖。石外閒花興不孤。紫瓣盈開秋勺樂。赤須倒捲山茨茹。紙窗日入暑猶灼。木榻蟲來夜有呼。且自放船煙雨際。好尋漁子話菰蘆。

詠茄

酸酥嘉味滿秋畦。爛煮登盤日未西。座上無僧誰畏鼠。山中有客且烹雞。鄉風自昔蛙爲菜。幻想何堪稻作齋。莫怪田間多寂寞。昆侖曾綴紫瓜題。

製棺成詩以落之。

生憎蠅蚋怕狐狸。羸葬王孫亦過奇。無分疆場依馬革。何入江水學鸕鶿。瓜犀蔗節徒增慨。白髮青山自有時。豈是司空能作達。吾生如寄總如斯。

至後有序

自去歲以來。未曾作詩。偶有所興。半月始成。時戊寅十二月十八日。至後剛三日。陽添幾髮。程劇藤寬。樹縛。掃穢罷雞爭。閉戶久無客。吟詩半不成。夜來風雨逼。高枕聽寒更。

己卯除夕枕上作

夢中親友未凋零。笑語方溫夢又醒。鷺雪半因陳籍白。眼花時共遠山青。烈風窗外鳴鴉語。活火鑪邊煮朮苓。且喜雛孫初學詠。吟聲不與歲華停。

開窗

開窗及清曉。起坐碧軒東。看雨飛天外。招春入座中。硯和催墨易。梅老作花紅。昨夜家書至。慈親樂正融。

雕菰集卷五

古意

不願郎富貴。願郎長在家。郎富當姬妾。郎貴游京華。與雀角其飛。雀善而我惡。與枕爭其負。枕強而我弱。食豆不可生。食瓜不可熟。位置各有宜。戒郎休反覆。郎在洛陽城。妾住長千里。洛陽春多花。花開結紅子。

題畫

翠眉坐秋屋。夫征何日復。夢起驚夫歸。急自施膏沐。

新月和族兄子均韻

一似人生一二句。精英未顯匿煙濱。自嗤青眼非如霧。熟視偏將地問人。

六合道中

曉辭六合趁清和。遙逐江風入素羅。十里垂楊青不斷。車聲停處酒旗多。

長千里

門巷無苦夕照斜。紅樓扇處笑聲賒。可知落葉秋風裏。個個良人盡戀家。

方景二公祠

衰絰緋衣事不同。各抒肝膽建奇忠。而今煙雨蘭陵路。不見燕王見兩公。
病起東顧超宗

半榻殘書畫影侵。此身多分已成蟬。病軀新起渾無意。坐看落花飛小禽。

歸來

硯田耕稼笑迂疎。鎮日優游歲又除。倉卒歸來驢背晚。半山殘雪兩蒼髭。

喜張尊樓廷至

男兒不走萬里路。何事得吟千首詩。人世別離何足定。逢君又是落花時。

秋夜

秋夜長且清。秋心淡且平。三更燈欲暗。風雨助潮聲。

坐

讀書坐秋夜。夜永寒生席。啓戶疑月光。螢飛半湖白。

送羅養齋歸海州

昨日良朋去。懷之已斷腸。不堪重送客。轉似自離鄉。

莫愁湖

暮出西門行。秋心亦秋水。渺渺莫愁湖。寂寞李公子。

看葉

蠻觸爭持智各殫。旁觀我色獨無難。乃知人世爭榮辱。最妙身從局外看。

聽曲

不慣溫柔久斷疑。紅牙敲處亦相思。筵前多是悲歌客。只唱秋風易水辭。

西子

黃金不銖舞衣袋。太息弓由烏盡藏。豈是無情是無福。風流消受只吳王。

荀卿墓

瀟灑龍門筆。文章合孟荀。可憐千古後。猶念楚春申。

歷下亭

浩浩明湖水。蕭蕭歷下亭。更吟秋柳句。兩岸柳絲青。

題王椒畦孝廉畫山水

亂竹枝宜斬。枯林葉未斂。欲教春意滿。還問作圖人。

題美人對鏡圖

采采幽蘭花。曉起自粧靚。深淺休閒郎。只問青銅鏡。

章邱道中

又徵征衣冒曉塵。歷城東去古關津。可知司馬填前柳。綠到車前已暮春。

牛山

車塵十丈老孱顏。髯影飄蕭曉度關。涕泗幾隨春絮落。又迎風雨過牛山。

阮學使試登州畢。邀遊蓬萊閣。望海市不得。或舉蘇長公禱海神事。因作此以解之。

翠阜重樓本是空。老泉居士信天窮。日華五色誰迷目。幻影無端入倦瞳。

濰河

十丈風沙一丈波。平明驅馬渡濰河。來從東海神山上。對此涓流又若何。

小姑河尤即姑

黃縣東稱萊子國。珠橋南接小姑河。回頭風雪聊城夜。千里齊封兩月過。

秦淮

秦淮秋水生。逢君值秋夕。對酒須豪歌。同心不易獲。

烏鎮

布衾如鐵睡難憑。寂寂黃昏月未升。一曲吳歌聲斷續。女桑深處有疎燈。

錢塘江

客懷何處寫澄空。曉渡錢塘趁好風。西望桃花東望海。輕舟三五白波中。

孝娥江

西望錢塘百里遙。孝娥江口夜停橈。青松鶴立白雲起。鐵弩不鳴秋不潮。

錢清江

十里炊煙樂太平。熙熙何記有司名。村尨不吠夜無吏。盡取百錢官亦清。

復過梁湖

面面屏巒生遠煙。梁湖春色更逾前。沿溪樟樹葉俱落。放鶴一山紅杜鵑。

紹興試院夜興

古藁瘦藤懸老柏。石橋流水激殘沙。農夫閒立牯牛臥。紅雪滿田開澗花。

中宵獨自倚籬欄

鎖院無聲萬籟空。橋下清波漾春月。葢花如雪滿牆東。

渡錢塘江望六和塔

昨夜春潮帶雨聽。西興驛口畫船停。曉來江上看西岸。一塔獨紅山樹青。

之衢州望家書不至

秋風吹起片帆馳。曉送新涼上特絲。連夜夢魂顛倒甚。思親未已又思兒。

出衢州十里宿雞鳴山下

七二

鹿鳴石室望不遠縱橫百船雙塔西。衢州十月似八月。蟋蟀夜鳴紅樹溪。

定山 江流東轉向錢塘。百丈蒼煙送冷光。船似蜉蝣任南北。山靈曾憶沈東陽。

白秋海棠 不解相思更可憐。自甘岑寂已年年。夜來微雨過幽閣。秋月半牆人未眠。

秋江曲 郎從江北行。妾在江南住。江上芙蓉花。是妾停船處。一夜金風急。千帆趁落暉。妾欲乘風去。聞郎幾日歸。

早看鴛鴦飛。暮看鴛鴦宿。鴛鴦有時飛。鴛鴦有時宿。題女子郝玉蟾畫一。女凭樓窗外。楊柳十餘株。一仙女行波。淚中。

長江千里夢曾經。曉望江流去不停。夫婿封侯在何日。樓頭楊柳又青青。誰我休言河伯婦。婦人真有洛川神。我按空侯公莫渡。煙波淼淼正愁人。

題程左恬風木圖 秋雨秋風夜滿湖。無邊落葉雁聲孤。挑燈我正愁難寐。又展君家風木圖。

石門 松老橋邊春水痕。羔羊塘外晚煙昏。寒深二月青猶鎖。十里枯桑過石門。

西湖柳枝 兒家家住西湖西。兒家門對蘇公隄。虧得蘇公築隄好。讓人栽柳讓鶯啼。

茗花 不妒山茶三月豔。卻分嶺上早梅香。此身本是霜爲魄。那畏長枝頭殺菽霜。

題合歡蘭畫 誰寫合歡圖。爲作合歡句。本爲君子交。莫當青棠樹。不信花枝若此開。圖中描出費疑猜。深林果是無人伴。自吐幽芳自往來。

竹柏樓有序 吳中袁又愷。廷楫。生六歲而孤。母韓哺之。十五年不下樓。君子稱其節焉。懷自良人沒。傷心十五年。年年樓上月。寒照一兒眠。

白澗河蒼蘆石 停車且問酒如何。休聽琵琶子夜歌。繞岸青青萬行柳。春風已渡白澗河。

北征曲 吾家瀕湖梅園宅。宅外煙光水光白。行來十日惟見山。樹裏塵飛作湖色。

臨城集 卷五

七三

七四

題孟東郊詩集二首 時比喪侶狼。忽疾看花馬。一得一失間。可憐孟東野。東野詩則寒。東野心則熱。人心自有春。何爲怨鴟鳩。

壬戌五月晦日。江文叔邀同汪晉蕃。張開虞。蔣春樹。袁又愷。集康山草堂。穆穆清華堂。坐久暑不知。窗外一池水。梧桐花滿枝。枝上兩黃鸝。飛飛桐樹西。不知時已夏。猶自向人啼。

杭州雜詩有序 壬戌七月。以阮撫軍之招。復客武林。至冬而歸。理所作詩。得絕句二十二首。百畝何堪兩月晴。水車聲送客舟行。塘棲一夜傾盆雨。明日錢塘米價平。塘棲夜雨。送客樟亭首重分。灘江萬里接燕雲。孤舟莫厭天涯遠。白髮堂前正念君。送汪小竹之粵四。

扁舟無賴逐飛鷗。小睡方濃日又斜。豈有餘香吹入夢。錢王祠外白荷花。錢王祠。摘句尋章苦未休。諸生若个覓封侯。軍書海上新來報。又斬妖狼四十頭。謝顯千里贈孫吳兵書。陰陰小雨到三更。對影擎杯事不成。豈是寒灰埋鏡魄。二分原在故鄉明。中秋無月。

聚散無端恨水萍。劉郎風骨自亭亭。落花時節燕盞醉。十里松風又共聽。喜晤劉美初。西陵驛口帆初出。赤岸山頭木未摧。若个要逢背種怒。如霜一綫卷秋來。登吳山見湖。疎燈無淚泣寒蟲。寂寂官齋小院東。獨坐秋窗讀秋水。雨聲和葉下梧桐。夜蟲。

石楠聽雨憶霜晨。款段騎來湖水濱。佳話今年足登記。孤山秋訪二高人。訪李翁之。賦在東。陶詩一卷尋常和。醉臥柴桑我未能。欲眺鍾彭上廬阜。吳山今日卻慵登。九日。

共訪青山學問禪。修篁左右夾吟鞭。放生池外鷓鴣雪。開傍疎籬自在眠。興發竹葉頭。香游靈鷲。去年到此若花落。今歲來游花正開。九處溪流萬竿竹。蒼蒼樵路久徘徊。理安寺。

才看湖上又湖還。醉倚江樓夕照閒。記得西陵泊船處。故人猶自識蕭山。江樓小酌。青青無奈曉霜何。屈指春風幾度過。階下苔痕正幽潔。怪他猶半戀枝柯。梅葉。

話到蒼生念亦癡。霜鋒解佩未嫌遲。祖鞭自讓君先著。莫忘官齋夜話時。與朱敬堂夜話。自有東籬好藥。藥無心也。慕出山雲。幾年浪許人間買。身價曾教到十分。見傍花村菊。

荷堂妙句特堪書。清極皆同百尺條。莫要坐當秋雨後。一亭黃葉夜蕭蕭。題桐陰覓句圖。老餘扶疎園澗屋。清寒到底足盤桓。荒園亦有梅花樹。歲暮看來學冷官。題風梅花園。

惡竹應教斬萬竿。騷人例作藜藿看。雪屏真是知蘭者。只畫疎疎幾葉蘭。雪屏畫蘭。老作孝廉殊自愧。四十得孫良可欣。老母呼喚速歸去。煮酒烹豚告祖墳。得家書口占。

車聲古道記春初。幾日匆匆返舊廬。今日訪君與君別。北新關外柳堪梳。別程阮香同年。青錢二百一。一筵帶江船。映江波紅。帶到瓜洲解纜去。率然不見煙波中。帶江口賦。

臨城集 卷五

七五

75

寒食曲二首

寒食吹寒風，不令花破。非妒花易開，爲惜花易落。寒食風兼雨，冒雨添盡土。楊葉聲蕭蕭，楊花不堪舞。

擬樂府

針線層層密，嚴寒恐襲肌。不思衣到日，已是脫棉時。

抱孫

寒天何事太匆忙，鎖日攜孫趁夕陽。若遇漢陽龐太守，又將微意測任棠。

戊辰之春塾中海棠盛開意有所觸率爲兩絕句

賤日看來亦悟稀，桃花人面尙嫌肥。低頭只是嬌無力，才遇東風便亂飛。三年依舊此花身，不爲愁多減卻春。關外胭脂開滿樹，看花只少白頭人。

高義

高義雲霄未易償，囊中寶劍夜生光。當時恨不籠鸚鵡，隨樹年年喚二郎。

決明

陰蟲窺底訴秋哀，懶轉寒衾小夢回。我有孤懷誰決得，欲披風雨問花來。

村居漫興五首

四月初村澤草肥，桔槔聲裏蠶絲飛。日長犬臥柴門靜，餽婦攜筐柳外歸。生長江淮不記年，魚蝦爲飯水爲田。頭銜暑作魚蠻子，斜著紗衫坐釣船。籬門風雨隔枯桑，幾日人稱杜五郎。昨夜夢中思萬土，太平身世豈相忘。神邊翠影秋連馬，背上秋聲雨響篷。不謂不呈蘇玉局，未經今讀陸龜蒙。病懶非關與世疏，歸奇願怪品何如。往來偏不嫌孤寂，半有溪農半老漁。

偶寄黃山谷蘇東坡事

仰面臥繩牀，伸足闌橋外。細雨息炎蒸，生平無此快。欲坐木末亭，山高乏足力。猛悟身所居，如何歇不得。

曉起

偶然擎酒杯，醉臥無甘苦。曉起覺生涼，方知夜來雨。

不寐

不寐起枯坐，秋天不肯曉。大星來熒熒，蛩聲在莎草。

三月晦日效宋人詠牡丹

國色真如此，羞子鸞半嬌。一叢過四十，未許說花多。

立春

離宮集 卷五

雪晴今見曉，散開影。穩南檐弟幾階。人道是春剛半日，分明青已上枝來。

買菊

重陽風雨徧揚州，買得秋花又一秋。說是傲霜吾不信，朝來籬下總垂頭。

奉和楊竹廬都尉

一秋能得幾番晴，野菊枝枝向日生。趁此不從花下醉，風風雨雨最淒清。

贈漁父

煙水菰蘆一釣橫，偶然相遇說平生。姓名本未傳人世，不用逢人變姓名。

迎春柳

春歸無意與春迎，簇簇金衣妒早鶯。不似長亭送春絮，任風吹去作浮萍。

觀村劇

桑柘陰濃鬧鼓笳，是非身後屬誰家。人人都道園圃好，看到園圃日已斜。太平身世許清閒，況是疎慵髻已斑。爲笑羅洪先不達，狀元中後始歸山。

夏月陪下小花數種相續開謝偶然成詠

藕葉生方小，榆莢尚尙彎。蒺藜階下莢，亦道阿堵物。

鐵線蓮

花開瓣若蓮，莖抽須似鐵。不比鶴鶴枝，風吹容易折。

繡枝牡丹

蔓衍滿籬落，嬌柔露痕隨。偏向牡丹邊，天香一枝小。

水桂

惟有水木樨，枝葉發奇秀。蒼蒼白石旁，深林匿遠嶼。

五月白菊

寒翠有本性，何妨近煩熱。不必到霜時，似傲見晚節。

金絲桃

鄴下黃須兒，爾竟強哉矯。鳴鳴衆芳歇，鎗鎗出叢篠。

紫玉簪

仙人函關來，雲氣尙盈幘。雖道折齒牙，亦將五素易。

凌霄

多文不自富，依人上層級。耐久顏不衰，更染胭脂汁。

小樓

離宮集 卷五

秋花竹外見餘紅。寂寂柴門念未空。四面漁聲三面月。小樓高臥似舟中。

春寒二首

十載清明未去家。又看插柳記年華。連朝風雨寒如許。留住梅花待杏花。已過春分未覺春。寒風冷雨盡侵人。偶然柳外黑雲活。白鳥一雙飛水濱。

落花曲三首

片片吹來細雨中。兒童恨欲請東風。美人老去成黄土。花到明年卻又紅。吾生豈有涯。眼前足爲樂。莫憐紅滿地。尚有花未落。人心自悲樂。天時獨往來。莫憐紅滿地。尚有花未開。

草

簾外朝朝雨。階前處處苔。莫嫌春寂寞。自有落花來。

雞聲

不惜澆培力。開花亦自春。同爲天地育。分別是何人。

銀薇

雞聲催起獨徘徊。屋角牽牛花正開。幾點疎星半輪月。晨光一片自東來。

初夏雜詠

洗淨胭脂別作神。絲絲微帶一分春。可知紅紫紛紛地。中有香山白姓名。

雁來紅

村尤催我夢魂歸。坐起開門但落暉。忽有異香來鼻觀。海桐花外野薔薇。斑鳩兩兩立牆東。細草如茵襯落紅。病不窺園剛幾日。笋尖高下綠叢中。

秋勺藥

秋甌雨過雁來時。七尺珊瑚見一枝。恐怕被人疑是葛。拚將老血化胭脂。

乙亥春

滿簾昨夜響空階。竹外紅薇送影來。最好一簾秋勺藥。不須沾雨便先開。二月三月春風催。紅花白花相間開。蔣家三徑何管寂。多謝羊求次弟來。

友人論史事作此示之

莫道宏恭說。休嫌石顯詬。可知蕭望之。曾殺韓延壽。司徒笑銅臭。不能免其子。卓哉長安城。與賊戰而死。可憐馬子卿。酒肆題詩句。但知宇文周。惟識齊王豫。

辟咩

辟咩

辟咩小犬吠門東。緩步柴門曳短筇。一路水聲帆影白。收租船返月明中。

夜來二首

夜來風雨聽樓東。曉見晴光映日紅。柳色漸深花漸滿。草堂人坐燕聲中。又著新書半尺餘。半春寂寂子雲居。昨朝買得船如葉。撐到花邊問老漁。

芭蕉舒弟四葉其咩

朝曦初散滿天霞。折脚鑄噴正煮茶。坐看綠芭蕉葉咩。一枝紅豔米蕪花。薄暮坐紅薇翠竹亭。望湖。時已卯。寒煙渺渺欲黃昏。猛見春光到華門。疎柳夕陽帆影外。淡紅遙帶一村村。

離菰集卷六

讀書三十二贊有序

本朝文學之盛。一洗元明之陋。漢讀諸君子著述。心嚮往之。意有所契。隨贊其末。集之良久。具三十有二首。僅就耳目所及。容再續之。

曉菴遺書王寅旭名。講園吳江人。

天算之學。首推王公。製器立法。貫西於中。日法反古。退朔技窮。短爲西獨。長與中同。中術不修。使西見功。一言以蔽。惟天之從。日食求邊。理密數通。唐之一行。漢之劉洪。

學春秋隨筆。馮允宗名。春秋說。奇元和人。

甬上跋翁說禮最優。余之所慕。尤在春秋。稱君無道。邪說謬悠。平情定罪。亂賊焉戾。奉武縱遠。納糾忘讎。隱閱書苑。特筆所修。大義明孔。權衡踰劉。半農惠氏。實爲其仇。蒲勝楚功。鄒孫周。三卻孤忠。顯潛示幽。

音學五書。顧亭林名。吳人。

聲音之學。當求諸詩。季立之後。顧氏成之。四聲一貫。叶何爲哉。入聲雖闕。亦與平謀。祝州提折。夫又何疑。以今泥古。實爲陋才。

古文尙書疏證。四百詩名若璣。尙書後案。王西莊名。鳴。

古文尙書疏證。太原人居山陽。尙書後案。慶嘉定人。古文尙書集注。首疏。江長庭名。聲元和人。

古文尙書疏證。太原人居山陽。尙書後案。慶嘉定人。

古文尙書集注。首疏。江長庭名。聲元和人。

古文之偽發之自宋潘邠闕氏詳疏博綜毛氏冤詞徒爲市閭光祿後案復賈餘勇處士江公用平衆必
疑亦區孔是亦用二十八篇乃可以讀

曆算全書 蘇定九名文 赤水遺珍 蘇定九名文

本朝所學推梅與王王核而精博而詳千秋絕詣自梅而光循齋穆穆妙悟獨彰謂東來法是有借根
古天元一實其濫觴洵淵九容於以不亡

聖門釋非錄 趙山人名

西河謬譌識者有人我獨好之有功聖門帝王務本孝弟即仁忠恕一貫明德新民聖道聖學此之謂神
遲非鄙士由豈欺臣醫拈辰正用雪諸賢

儀禮句讀 吳中林名延 儀禮正論 金與國名曰

儀禮十七說者苦難明三百年束之不觀落處處士繼絕守殘考其脫誤二百餘言仁和吳民番定益單
分章斷句頓失其繁金子正誦賈疏亦完

禹貢推指 易圖明辨 趙山人名

畫地開方爲禹貢圖重河遷徙決舖塞氣鄴流既絕昨派亦枯脈絡井井變白爲烏孰克成之其處士胡
易圖明辨厥績益顯衆數流弊大聲疾呼先天方位屬之丹家

周官祿田考 沈冠江人

官多田寡爲周禮禮果堂考之乃斥其妄自公而降自井而上官得公田厥數適當尙有餘財他用以廣
一郊野之官不名州黨不易再易通三以量減以攝試增以加貨

鄉黨圖考 江修名

論語一書人無不習即以典故日體氣韻發源老儒考核獨及著書餉世人得推拾抑知江君爲學不厭
天文律呂古今地邑六書七音罔不精洽用之此書衆妙乃集

孟子字義疏證 東原名

性道之諒如風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明先生疏之如示諸掌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則殊知識罔
仁義中和此來彼往各持一理道乃不廣以理殺人與聖學兩

易例 易漢學左傳補注 趙山人名

東吳惠氏四世傳經至於徵士學古益精躬康告退荀庚列庭例明派別祛蔽開冥學者知古惟君是程
春秋左氏以古學名征南遠外誰彼其焚補而注之功在先生

通鑑錄 一字易田人

首種之稷定爲高粱九穀既辨衆草亦詳幣折中縣鼓從股橫千年之誤疏通證明琴音分度禮服徵喪
尙象識器畫井知方實事求是窮極微芒允哉通藝軼漢唐

澆堂述古錄 史記釋疑 趙山人名

澆堂述古莫如三江里殿爲北陽漢爲中北會於臨南江迤東班志不易其說宜宗律呂併算生不工
用此釋史人誰與同大歲大陰左右分官大陰紀錄故建焉逢

禮記金補 趙山人名

殿撰金君學長於禮十人取一爲正義平古司馬法豈獲直說國服之息農與賈二秦郡漢國窮原及委
以初爲常經紀遂展戊寅歲差麟德攸棄類達安之說經斯泥

深衣釋例 弁服釋例 趙山人名

禮有弁服其制伊何侍御任君考得爲多辱收寶篋云弁者諱詳微博辨者別江河深衣之屬益爲繁瑣
領交拾曲褶縮袍垂褶袴兩物一布一羅袴爲裳變故協朝儀

爾雅正義 趙山人名

爾雅邢疏實多闕略邵君鏗鏗毅然而作考其譌舛補其脫落審定伊平取材茲博劉李孫樊遺文悉獲
桑扈腐脂確指其錯列以七證砢然如石

經讀考異 武康名

一卷之經互爲句讀或與上連或與下屬學究不知株守其獨古訓沈沒說解解曲假師武君識高學淵
辨其析離明其斷續義證兩從兼收並錄小學之功此誠裁衆

文史通義 趙山人名

紀事之學莫如章侯述而不造功在香詠陶鑄羣言點竄塗句辭恐已出不遠如慈播蔡關健學究文備
卓哉班馬孰矣韓歐學者師此庶端厥緒

六書音均表 說文注 詩經小學 趙山人名

惟之支脂分而爲三惟十七部用統衆音轄聲於部非紊弗淫何以證之離騷國風學宗許慎例殊張參
音轉義一賴君指南假借之妙獨契於心毛詩訓詁於是可尋

詩經類考 孔軒名

陽九陰九相對互轉東與冬殊庚與模判求之益精嗣顧江段段無去聲三代兩漢孔無入聲與段相反
分例說詩最爲明遠

孟子四考 周排名

邵武士人假名孫疏作孟子疏淺陋劣耕厓周君考校維力出處時地爲亞聖翼逸文異本遺搜幽弋
章句章指引事僻匿陳贊拜妻繁露可識孔子墨突賓戲匪則

經籍纂詁 十三經校勘記 阮元名

使君按越論乃諸生訓詁之學遂集大成嘉惠學者以屬羣經羣經之刻譌缺不明校以衆本審訂獨精
於說經者簡以法程

二十一史考異 錢竹江名

唐事之學博大精微。於何為極。遷固修補。地詳沿革。算數中西。職官制度。考核靡遺。以斯治史。乃得會歸。執云乙部。易於經師。

廣雅疏證。孫高郵人。經義述聞。伯中名。

訓詁聲音。經之門戶。不通聲音。不知訓詁。訓詁不知。大道乃沮。字異聲同。義通形假。或轉或因。比例互著。高郵王氏。鄭許之亞。借張掛書。示人大路。經義述聞。以子翼父。

說文聲系。姚秋農名。

歸安姚君。洞平聲學。聲近聲轉。兩言而足。轉為異類。近仍一族。貫而系之。如非貫肉。唇吻互異。變在鄉曲。天籟自發。部居豈通。人之言。使我三復。

述學。汪容甫名。

明經類類。無書弗讀。摘其精華。謂之述學。周官古書。其徵有六。職方一篇。申告自穆。左氏所敘。神鬼夢卜。福善禍淫。史職用告。三九之釋。形容與曲。婦人無主。厥辨尤篤。

燕樂考原。沈氏不覺。虛理難據。實譜易。學博凌君。克明其奧。

琵琶四弦。一弦七調。二十有八。燕樂可究。宮商角羽。惟徵弗就。唐有五弦。廢先七角。古律何在。上凡五六。九宮之謬。沈氏不覺。虛理難據。實譜易。學博凌君。克明其奧。

衡齋算學。汪容甫名。

汪君孝嬰。天授以敏。數學精深。獨入於理。人所共可。君知其否。一問兩答。以難秦李。兩形互易。創立新式。貫通和較。轉析正負。探蹟索隱。邁越諸子。

句股細草。李尚之名。

李君尚之。深於古術。太初以下。一一詳述。用集大成。古無其匹。宋金六家。術科精詳。補李德。殘缺廢脫。用道古法。積年數出。仁卿之書。說天元。一校而通之。秘奧以發。惟茲細草。僅露其蘊。

大戴禮記解詁。王寅名。

王君質齋。治大戴記。孔壁古文。德所自取。不雜諸家。文亦無異。酬校之士。異端蠹起。坊買是依。類書是采。家語所引。實乃肅改。據以增刪。惟經之疾。君則詰之一。仍於舊。

琴旨。王吉途名。黃鐘通韻。都四德文。

黃鐘小素。三因四開。以三應五。獨下一徵。定為宮聲。音得所歸。吉途之說。是造於微。陽律管合。陰律琴諧。以六互一。七均不遠。有正無變。順逆是維。文乾之說。夫其庶幾。

兩將軍贊序。

漢平陵朱雲。請向方斬馬劍。斷張禹頭。唐北平陽城。哭伏延英門。欲壞白麻。不許裴延齡相。直矣。吾尤慕辛慶忌。張萬福。以赴趙虎臣。而感激論救。從容勞揖。讀史至此。合而贊之。

奕奕辛君。漢左將軍。郤咸相。禹直哉。臣雲。請向方劍。斬此佞臣。罪死不赦。誰能解紛。叩頭流血。惟辛子真。

職官集 卷六

免冠解纓。以死力爭。天怒遂霽。且以直旌。槐里廢令。慷慨上聞。狄道武夫。匪舊匪親。激以忠誼。咸以至誠。下全狂直。上顯聖明。

張君桓桓。孔武有力。防秋京師。禦寇厥職。有表廷歸。實亂唐國。諱害忠良。如蠅在棘。諸苛細者。結舌屏息。惟陽大夫。當此心惻。哭伏延英。指斥奸慝。竟日不去。罪且不測。惟君見之。歎為難得。國有直臣。焉慮河北。吾年八十。見此盛德。長揖勞之。敢不銘勒。凌煙巍巍。不愧丹墀。

宋兩先生贊

李泰伯觀

處有道世。而進民言。居草野中。而念元元。禮以安民。克探其原。公輔之才。先生有焉。里閭有惡。如棘在府。錄我矛戟。誅此魅狐。賊實有黨。反陷以辜。幸生盛世。衷白災除。

孫泰山復

春秋之學。發微尊。用誅亂賊。豈曰韓商。誰毀誰譽。誰嫉其良。衆口譁譁。莫知其方。一舉不第。歸而著書。彼陸魯望。豈其同乎。撫辨何在。托身幽遐。先生非隱。以為國華。

李孟贊有序

元臣以李孟為第一。讀元史慕而贊之。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國賴以奠。身不可推。時飛時伏。弗峻弗隕。如日冒燭。若龍激池。誠居業始。功各心哉。干戈化武。杞梓收材。一代文治。惟公式開。道融吳許。節邁劉崔。留侯郭侯。輝映九垓。

陳節母頌有序

歙縣王君廷暉。以素册介里中。孫韶九乞余為文。以彰母節。節孝之事。余所樂稱也。惜不知節母夫及父名字。本末年月亦未詳。聊述其大略。而頌之。頌曰。節母陳氏。尖山下人。十九于歸。相敬若賓。六年而孀。我生不辰。呱呱兩雛。未能負薪。既遠兄弟。誰卹我貧。織纈十指。用以成春。嗷嗷三口。特以存身。藐孤既長。誨之諄諄。撫之成立。授以昏姻。子能服賈。以贖其親。子復有子。母年七旬。四十五載。縞衣綦巾。如波息井。如霜在筠。君子高之。以為世陳。

孝斛銘有序

木斛口方六寸。底方一尺五寸。高一尺二寸。前面鐫萬曆甲辰年立六字。後面鐫一孝字。徑一尺。左鐫斛斛二字。右鐫一官字。循高祖父震鳴公遺物也。歲入脫落。局之以鐵。乃復舊觀。因銘之。

改水車為書檮銘有序

念昔我祖。以讓為德。瘠田百畝。力耕而食。終儉且勤。生產以殖。倉庚既盈。出納有則。請於有司。用頒此式。五世以來。詩書稼穡。耕有餘。祭用厥飭。施子則奢。醉飽以當。惠分及鄰。課完於國。子孫紹之。勿浮而實。惟實斯敦。惟浮乃路。孝子推孝。守之無極。

改水車為書檮銘有序

歲甲戌四月至七月。雨沿湖之農。日夜引水救苗。車具為之敝。既易而新之。其敝者將用以鑿。余惜其

圖畫集 卷六 九二
有功於農而以勞致病。病致乘也。解而察其實。可成一巨槓。乃授工以式。凡五日。槓成。高六尺。有六寸。廣五尺九寸。深一尺七寸。從分爲二。緯之以級。有四。上一級。廣經。中二級。廣史。下一級。廣考訂。經史之書。飾以漆。標之以金。置之倚洞。潤九容。數注。易室中。因銘以勞始。以逸終。潤枯萎。時乃功。進厥職。文在中。世世守之。无攸窮。

相墩銘有序

譚者謂甘泉山之峯有七。象斗。其四周之墩二十有八。象列宿。相墩其一也。墩先不著名。雍正間。歸於相翁。業與其弟度。世居邵伯鎮。既有此墩。植柳千百頭。起屋數間。兄弟歸。詠其上。因名曰友軒。迄今幾十年。柳叢茂。遠望不辨。株幹。惟綠一邱。三面臨湖水。故又名其屋曰近湖草堂。東鄰漕河。四方賢士大夫。北征南游。皆往來於側。好其幽逸。明瑟登而久之。或發爲詩歌。於是墩遂以相名。而著於遠近。余家在白茆湖。西出門。即見墩。泛湖而東。必過此。相君博九。時廉余之蹤跡。漉酒以俟。博九業子也。序其地而爲之銘。報德之維。值箕斗。山脈作突。兩湖口。厥草蓋蘆。厥木柳。中有一軒。名曰友。春帆千疊。迎戶。隔秋。榔聲聲。發漁叟。我乘能。艇入。煙。數。神。恬。不。覺。坐。之。久。主人飲我竹葉酒。我醉放歌。擊。擊。紛。紛。爭。歸。燕。尚。何。有。相。分。墩。今。兩。不。朽。

勁雪銘有序

階下有石。高二尺許。上銳而左直。百餘載矣。邇年以來。偏體吐白如酒。證之曰勁雪。人曰信也。乃馮於石之左畔。而銘之。不曰堅乎。其骨已鐵。不曰白乎。其表已雪。不隨於風。不枯於熱。形之在中。維介乃潔。君子之貞烈士之節。

圖扇銘爲黃蒼雅作

周規。徑短。表和。裏勁。月白。風清。慎持其柄。

不雕硯銘有序

余十四歲時。族祖父倫士翁。以此硯見遺。今三十年矣。銘曰。不雕不琢。其象璞。若。擲。若。舐。其狀木。而。稜。分。澤。而。蕭。

黃狂橋關帝廟鐵鐘銘

水土平。百穀成。復即命。安農耕。宜孫子。事父兄。斗行午。長物益。造衝鐘。聲如鯨。慶隆盛。禮神明。惟以怙。和而鳴。億萬載。長鏗鏘。

木瓜杖銘

大庭可以蔽風雨。杖亦爲身之輔。

桃杖銘

入山伴我。毒蟲卻物。彪左。

古藤杖銘有序

九三

圖畫集 卷六 九四
從兄金門。以古藤杖遺我。云是百許年物。我力尙重。爾太輕。俟我力輕。與爾偕行。我年尙寡。爾太多。爾傾我持。爾如我何。

雕菰集卷七

申戴

王陽甫未定稿。載上元戴衍善述戴東原臨終之言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因引以爲排斥古學之證。江都焦循曰。非也。凡人嗜好所在。精氣注之。游魂雖變。而靈必屬此。況臨歿之際哉。余丁卯春三月。病劇。昏臥七日。他事不復知。惟周易雜卦一篇。往來胸中。明白了析。曲折畢著。平日用力之淺深嗜好之誠偽。於此時驗之。平日所習而臨終昧忘之者。必其事平日未嘗精氣注之也。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爲精善。知其講求於是者。必深有所得。故臨歿時。往來於心。則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即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余嘗究東原說經之書。如毛鄭詩補注等篇。皆未卒業。則非精神之所專注。宜其不復記也。吾見以貨利起家者。病革時。口惟言田舍事。不已。精神所注。在田舍也。有奔走場屋而未利者。臨歿無所知。喉中太息於鼎甲某某可羨。精神所注。在科第也。吾於東原臨歿之言。知其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屬。專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其他讀書不記者。本非所自得也。是故淺深真偽。非人所能知也。己則知之。己亦不自知也。臨歿則自知之。浮慕於學古之名。而託於經。非不研究六書爭制度文物之是非。往往不待臨歿而已忘矣。夫東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義疏證。原善所知。豈不昧於昏替之中者。徒恃此哉。

圖畫集 卷七 九五

非隱

人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為隱。有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隱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必不隱。許由巢父。沮溺。荷蓧。丈人。直躬。平原。朱桃椎。仲長。子光之流。耳。自負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國。托迹於山林。林莽。以匿其拙。故吟詠風月。則有餘。立異矯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巢父許由。必不能治洧水。沮溺。丈人。必不能驅猛獸。成春秋。以懼亂臣賊子。四皓。嚴光。必不能與蕭曹鄧寇並立。動業。是故耕而食。鑿而飲。分也。出則為股肱。居則為天下。宜於朝則朝。宜於野則野。聖人之藏。所以待用也。無可用之具。而自托於隱。悖也。隱不隱者也。故曰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為隱。

翼錢三篇有序

少詹事錢竹汀先生。通儒也。慈嘗謁之吳門。其容和其言。達。錢可親。身後十年。始讀其潛研堂文集。諱者或疑之。蓋其言有為言之者。乃為疏通之。以為之翼。凡三篇。

錢先生曰。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變離之道。不外乎孝弟。孝弟之義。自各私其妻姑。妻之於夫。其姑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以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觀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而里姑。婦之倫。亦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為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守從一之貞。否則惟割伉儷之愛。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愛於舅姑。譏問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溺愛。凌逼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為決乎。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道也。使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為善婦。不必強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卷八

父。於是伏義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書八卦以治天下。誰周古史考。稱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然則伏羲之前。夫婦之道不定。夫婦不定。則有母而無父。同父而後有兄弟。兄弟不可以母序也。故父子兄弟。雖天淵而其本則歸自夫婦之道。晉義云。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鄭氏注云。言子受氣性純。故孝。孝則忠也。夫婦之別。關乎忠。孝如是。苟夫可以去妻。妻可以去夫。則夫婦之道仍不定。天下之為夫婦者。稍一不合。紛紛如沓。非其道也。且七出者。以其婦之可出也。若過不在婦而出之。先王無是法矣。且夫由人道之不定。而一旦定之。或有不便者。故立法為可去。數千載後。夫婦之道久定矣。則可去之法不能行。如古者。一粟一菽。各為君長。則不得不封建。久而定於一。則封建不可行。古今之道。不可一端視也。失婦道。雖事一夫。不可言烈。然則不妨事二夫矣。失臣節。雖事一君。未可言忠。然則不妨事二君乎。先生之言。激矣。其出也。仍返之。母家乎。抑嫁之鄉里乎。其嫁也。夫家嫁之乎。聽婦自適人乎。或有司主之乎。抑私出之乎。嫁之鄉里。而夫又不良。乃一嫁再嫁之不已乎。

右上篇

錢先生曰。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之善。莫善於為聖賢。身為聖賢。而父母即為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為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並稱無愧也。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余見近人家傳。述曰。某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為孝。何孝之有。論語二十篇。皆言稱人之子。而不言稱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他書。而七篇略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為孝乎。卷七

焦循曰。此亦先生有激之言也。人子不能實述其親之善。煩程朱之。韓柳之。李杜之。誠妄也。然人子之室。不在程朱韓柳李杜其親。而在不能知其親之善。而縷述之。而泛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也。夫為人子。而程朱韓柳李杜其親。猶為人臣。而堯舜其君也。堯舜其君。不可為不忠。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不可為不孝。惟徒以虛名。而遺其實事。乃為欺其親。隱微之節。外人不知之。人子心乎其親。則知之。故有外人不能知。必俟人子述之者。抑即外人言之。或不詳。亦必人子細言之。祭統曰。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弗傳。不仁也。誣固不可。不明不仁。又惡乎可。親有善。聽之。公論。不待子孫傳之。是知而不弗傳也。稱美不稱惡。為賢經之教人如是。其意深矣。先生稽古有年。詎不知記之文如是。第以世俗不能左右其親。親之善不能知。不能傳。而徒

程朱韓柳李杜其親正所謂不明不仁正所謂誣不然先生固自述其先夫先考矣且述其亡妻王
恭人夫妻有善尚曰豈有賢如吾妻而無後者而乃禁人之賢其祖父乎先生賢其妻即柳述妻之事賢
其先夫先考即柳述其先夫先考之事然則先生為是言也欲人實述其親之賢而不徒程朱韓柳
李杜其親也然何先生之大父之考之亡妻王恭人不畏人疑不聽諸公論也

右中篇

錢先生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為後王法防其
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檢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說而
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遺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
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纂就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為之杜其漸楚商臣蔡般之獄
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宵藥非大惡而特書獄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
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書閔獄吳子餘祭滅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獄蔡侯申戒
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
殺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為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
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為詭詞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
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怨臣之罪也
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
若夫懲獄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
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禮記集解卷七

無循曰先生此言顯司業棟高皆言之也云元凶劫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
不知懼也且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逆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
之道為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為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
馬有誅是也禮記集解卷七顧司業之說如此先生本之也雖然孟子自謂亂臣賊子懼不謂君父懼也萬
充宗氏曰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為稱君無道稱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
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傳類將不利於
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醜感衆庶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傳類將不利於
然者相習既久故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
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賊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
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亦至此乎先生言後儒以左氏傳爲詭病者指萬氏此言也夫萬
氏之言是也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孔子贊易謂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由辨之
不早辨人知辨即知懼易之教示人以辨春秋之教示人以懼惟邪說蔽之則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

齊其獄不論其君父之無道而臣子之惡無可飾免自有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梁珪
固即伏誅即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奸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
款秦之類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周公輔成王一聞方正學卓惟恭等竊奪之言遂怒而磔其身夷其族
其怒也即其懼也蓋春秋既成不能使亂臣賊子絕迹於天下而能使天下知其爲亂臣賊子天下人人
皆知亂臣賊子之惡無所容雖有元凶劫安慶緒史朝義之徒豈能晏然於心不一動乎孔子作春秋蓋
知亂臣賊子必由是而知懼此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與伏羲文王作易之心一以貫之者也至
許止之不宵藥而書葬萬氏直據左氏之文斷爲有心毒殺不當以偶不宵藥即加以極惡之名顧司業
且暢言之斥穀梁爲誣妄矣萬氏之書具在學者其參而觀之

右下篇

述難一
孔子曰述而不作學者亦曰述而不作然惟孔子能述伏羲堯舜禹湯文王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孟子
歿罕有能述者也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道學者以己之心爲己之道以
己之道爲古人之言曰吾述也是托也非述也學者不以己之心求古人之言朝夕於古人之言而莫知
古人之心而曰吾述也是誦也是寫也誦寫非述也孔子贊易章句至於三絕其於伏羲文王之意已無
弗明無弗明而後贊之所以爲述也述孔子者若何其爲述也孔子修春秋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其義吾竊取之孟子之說書也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其論詩也
曰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然則述也者述其義也述其志也志以志而持其言有不可通則曰古人如是
說也有不善則曰吾有所受之也古人所望於後人者固如是乎哉聖人之道日新而不已譬諸天度愈
久而愈精各竭其聰明才智以造於微以所知者著焉不敢以爲述也則庶幾其述者也

述難二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述無等差各當其時而已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覺而已先覺因以所
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爲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
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上古知母不知父則夫婦不定伏羲知
夫婦定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於是作八卦而天下皆知有夫婦之別而華倫由是敘上古茹毛飲血不
知有火化也燧人知之而教人火化而天下皆知有火化不知有耕耨也神農知之而教人耕耨而天
下皆知有耕耨其他作梓曰作舟楫作宮室作棺槨作弧矢作書契作車乘凡自未知未覺而使天下
共知之共覺之皆作也孔子之世所作於前者已無不備孔子從而明之使古聖人之教續延於萬世非
不作也時不必作也生伏羲神農堯舜之後別思所以作之則不知而作矣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
於殷禮雖百世可知因即述也乃伏羲神農堯舜之教三王之所因非孔子述之入莫能述也孔子述之
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教明於萬世此述之功所以獨歸孔子也孔子所以爲萬世師也且夫老莊楊墨之

徒莫不自以為能述。今世說墨子之書者，尚推原其祖神禹、本史佚矣。然而孟子辭而闕之，直斥為無父無君等語，禽獸何也。有孔子之述，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教，明其異乎伏羲、神農、堯舜之教者，皆知其非述也。墨翟述禹，而實悖乎禹，許行述神農，而實悖乎神農。老莊之徒述黃帝，而實悖乎黃帝。陳搏、鄒雍述伏羲，而實悖乎伏羲。宋元以來，人人謂孔子之書，皆自以為述孔子，而甲誣乙為異端，乙斥甲為楊墨，究之孔子所以述伏羲、神農、堯舜之教者，果有能得之者乎。述孔子者，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吾知其難矣。

述難三

學者好誣人，人不易誣也。非能是人，不能非人，非人而不中其所非，是為妄非，是人而不中其所是，是為妄是。故善述者能道人之是，能道人之非。學宋元人之學者，非漢魏矣。學漢魏人之學者，非宋元矣。猶之學治者非陶、學農者非圃、老於農而後可非農、精於治而後可非治。門外者不知門內之淺深，是故能述之，乃能非之。能非之，乃能述之。是其是非，非其非，非古人樂之道，其是而非，非古人之所是，非古人疾之疾，疾之者疾其持之，而失其所為是也。則不如其誣之也。

述難四

學者謂於人，輒曰吾述乎爾，問其何為乎述，則曰學孔子也。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善人為邦百年，皆古語，且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述秘義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述賢臣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周書管子所已言也。吾述乎爾，吾學孔子乎爾，然則所述何則，曰漢學也。嗚呼，漢之去孔子，幾何歲矣。漢之去今，又幾何歲矣。學者學孔子者也，學漢人之學者，以漢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漢儒，漢儒之學，果即孔子否邪。程、朱、楊、也。皆臣管仲、齊桓、晉文之臣也。而孔子述之，則孔子而生近世，必不屏絕唐、宋、元、明，而專取漢人也。明矣。夫孔子述堯舜者也，孔子之述堯舜，見於易者一見於論語者六，惟執中述堯之言，餘則探其微，且能道其病，蓋深契乎堯舜之道之所以是，雖管仲、段、委之言，而實足以明堯舜之道，則取之，不必持堯舜之言，以為述堯舜也。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足為述也。且夫唐宋以後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不使犯諸目，則唐宋人之述孔子，詎無一足徵者乎。學者或知其言之足徵，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為唐宋以後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為漢學者也。噫，吾惑矣。

述難五

善述人者如善醫，各審其人之陰陽、表裏、虛實，研究而洞悉之，然後用攻用補，用涼用熱，各如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也。不善醫者，先具一病，以擬其人，未視脈診色，方藥案狀，先已立乎其心，或縣一不切之藥，以泛應千百人之病，市人以其工酬假，假聲氣，而惑之，然而善醫者，能各審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則必於陰陽表裏虛實之故，皆空經脈營衛度數之理，金石水火飛留草木之性，無一物不深索而窮究，不名

一物而無物不明，雖有奇證怪脈，人視為不可解，自我按之，了然於重輕生死之間，學者述人，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別不啻不泥，然後各如其所得，乃能道其所長，且亦不敢苟也。其人著撰雖千卷之多，必句誦字索，不厭其煩，雖一言之少，必推求遠思，不忽其略，得其要，挹其精華，而揚之，聚而華之，隱者標之，與者易之，繁者蠲之，縮者修之，鬱者矢之，善醫者存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故重乎述也。不善述者，拂人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好惡本歧，去取寡當，繪人者嫌妙而著，隱者優而形直，美則美矣，而非其人矣。或曰：著其妙，形其優，遂肖其人乎。夫徒著其妙，形其優，而不肖其人，然則善述者，固不在眇眇不眇不優不優也。

續蟹志

瀕湖而居者，以蟹為田，編竹以為籬，籬者，斷也。所以斷截其路，而誘取之也。每籬值百金，大者數百金，或東而西，或北而南，隨兩岸相去之遠，近布焉，間三四步，曲其勢作門，門內歧以遠，忽寬忽狹，忽曲忽直，其求所以越之者，則必循而行，見門焉，喜且入，入門且以為出門，不知柴之繞而偏也，始而裕繼而隘，始而直繼而曲，且繼而骨以黑，至於曲且黑也，求直且光者而趨之，仍不知返也，趨至隅，隅有光露天，而周其身者，益迫，苦迫而就光，必緣以上，於是乃困諸匣中，噫，蟹有善飛者，吐其沫以為翼，昏時則翁翁然，憑諸空中，籬不能制，不能及，然好火，漁者舉火以誘之，則就而投諸地，噫，蟹愚矣。夫湖闊數百里，至狹之港，亦數十里，南通於江，東入於海，不跳躑於洪濤巨波之中，隱匿於蘊藻旁午之所，甘局促於罟網之中，而不能脫，困頓於釜鑊之地，而不知悔，宜吞舟之魚，所不屑嘆，而培井之蠅，所榮然笑也。甫里先生志其輸穡之義，以廣夫不求聖人之言者，余湖居，諸蟹之性，悲蟹之愚，而慨然於知進不知退，因續陸氏之志，以為志云。

書鵜

湖有鳥如鶴，而色不潔，喙修尺餘，喙下肉囊，大可容二斗，喙張則囊鼓翼開，兩目焚焚，顧人，俗呼曰突黎，突黎者，鵜之緩聲也。戊午夏四月，偶止樹間，為漁者所獲，持至村市中，市人不識，目以為怪好事者，買以錢三百，畜諸鴨籠，每日所食，盡魚數斤，苦不能勝，持貨於城，是冬十月，余寓城中，相傳市有鳳皇，同人相約往觀，則蔽以次幕，標以綵纒，一人鳴錢修大其說，斂錢而後與視，觀者競入如鯢，余心頗為之動，從入窺之，則向之鵜，嗚呼，鵜，常物也，或怪之，或貴之，鵜，果知乎否乎，方其失水而就禽也，死生不可必，而孰知其珍重如此也。設一旦人厭而不觀，其死生又不可必矣。余好為蟲鳥之學，涉獵於爾雅諸書，素知其狀，且見其所由來也，爰感而為之書。

之以救世風不識救之云者。因其實而子以名邪。抑因其名而實以利邪。名者君子忘之。小人亦忘之。君子曰吾盡吾分而已。小人曰吾求吾欲而已。求其欲。不必動以名也。名不可以動之。則以賞誘之。則此名者予官。不副此名者屏而斥之。如是而人動以名矣。動以名。又烏知其真。則此名與否。與且夫干人以利者。不難干人以名。以利敵世風。知之易。以名敵世風。知之難。天下知有名。則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喪廉寡恥者。易而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名。標榜銜粥。馳騁於虛浮。播弄於形似。相習以耳。其趨於聲。以干譽之巧。為悅人之謀。而玩忽苟且之習。潛結於中途。貽禍於風俗。余閱魏志。至正始之間。及老蘇論所稱不近人情者。不覺愕然。汗為之下也。古者樂正所以教人。司徒所以取士。司馬所以官人。所為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堯曰。試可乃已。舜曰。明試以功。誠欲絕天下之虛偽。防厚貌深衷之。以漸而至。不聞相尚以名也。如曰救之云乎。則宜曰積滂之風。宜救之以實。實而誘之以名。不若實而誘之以事。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甘於喪廉寡恥者。有所欲也。乃如是則得。如彼則不得。將相率而趨於事功。雖有小人。獲其用矣。嗚呼。名所以治君子。實所以治小人。未有無所欲。而喪廉寡恥者也。

辨名下

君子之名在己。小人之名在人。孔子曰。必得其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謂之三不朽。若是名之貴也。此後世所以多名士也。然則名士之稱。何始乎。爾季春之令曰。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蔡氏章句曰。名士者。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隱居不在位者也。嗚呼。名士之所以為名士者。固如是矣。名士之所以為名士者。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固如是矣。夫德行貞純。大賢以上也。道術通明。王佐之器也。求諸聖門。其顏氏之子乎。三代以下。鮮其人矣。是故有治平安定之學。而德器不足。有仁讓廉潔孝弟忠義之風。而或短於才略。抑德稱於鄉里。學術蘊於中。而急於功名。勇於仕進。此三者。猶不足以當之。彼李膺。張儉之流。夏侯。何。鄧。之屬。虛相煽惑。以亂人心。以禍天下。嗚呼。名士之所以為名士者。詎如是乎。哉。是故慕之者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籍籍公卿間。我泯泯也。求所以致名之由。摹仿焉。以相附。幸而附焉。躍躍乎。持以自蒙。矣。惡之者曰。何為乎名士也。歌詩不明。聲律未。知體格。與一握算。未知橫豎。而翻翻焉。托古。昔以輕友朋。何為乎名士也。嗚呼。慕者之云。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者也。惡者之云。孔子所謂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無恆者也。名士之所以為名士者。詎如是乎。哉。史書之敘一人也。動曰。自是知名。謂緣是而姓氏顯於世也。夫科第之崇。技藝之精。優伶伎妾之黠。浮屠異術之幻。甚至姦回邪僻。淫乖舛。其姓氏皆可著於世。皆可謂之知名。名士者。豈知名之謂也。知名士之名。所由立。則品尊而至難。知品尊而至難。則慕之而不敢附。核其真實。而不敢認。

貞女辨上

或謂古無貞女之名。非也。後漢書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志其門。以興善行。然則今之旌表貞女。自漢已然。或曰。古之貞女。非今之貞女也。魏書。列女傳。貞女兗先氏。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老生逼之。不肯從。被殺。詔曰。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號曰貞女。貞女者。非未昏夫死。守

離菰集卷八

辨學

今學經者。素矣。而著書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據守。三曰校讎。四曰摭拾。五曰叢綴。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為之。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據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據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於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絕浮游之空論。衛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踟躕狹隘。曲為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讎者。六經傳注。各有師授。傳寫有謬。義蘊乃晦。鳩集衆本。互相糾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刪易。往往改者之誤。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閱者參考之也。摭拾者。其書已亡。間存他籍。採而聚之。如斷非碎璧。補直成卷。雖不獲全。可以窺半。是學也。功力至繁。取資甚便。不知鑒別。以為履真。亦其弊矣。叢綴者。博覽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博博淵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顧全文。信此風彼。故集義所生。非由義襲。道聽塗說。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則相濟學者。或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於是乎辨。

辨名上

顧處士炎武。謂積滂之風。宜救之以名。余昔以為然。既而疑焉。名之所繫。有其實。而以類應之。顧氏欲用

可謂弱乎。舉物若有物者，力不勝也。舉物若無物者，力有餘也。舉物若有物，其力見。舉物若無物，其力不見。以力之見為力，弗等其物焉。且以為不足舉也。蟻之負粒，蟻之轉丸，見其負不見其粒，見其轉不見其丸。以為蟻之力強也，不亦僂乎。故形之肥，不必強於形之瘠，其神不同也。善醫者切其脈以窮其神，不執其形也。然則形弱者神強，與神強形必強，神強形必弱，強弱非肥瘠之謂也。黃楊之細，自堅於樗櫟之大數圍，方寸之鐵，可以殺人，豈徑丈之楛，所能抗乎。壬戌四月在京師，有論文之強弱者，乃為之辨。

象刑辨

象刑之說，荀子屏為世俗之說，而破之曰：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亂莫大焉。荀子辨之當矣。信乎世俗之說也。或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奈何唐虞之世，而尚用刑。曰：孔子言：治天下宜先德禮，而後政刑。非舍刑而專以禮也。道之以德，德者惠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有恆產，足以事父母，畜妻子，然後齊之以禮，民皆相格而恥於不善。如是，則雖有刑而不用。惟養之教之，而仍犯乎罪，則刑之。孟子曰：民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問民也。然則有恆產而無恆心，則刑之不為。曾子謂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失道之教之，道得其情，則殺人傷人，實有證據而不誣。斯時亦惟哀矜之於心，而不可寬其罪也。孔子贊易噬嗑初九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德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贊噬嗑上九云：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撓，罪大而不可解。夫至於不可撓，不可解，則亦不可寬矣。然則勸以利，又必德以威，恥以仁，勸以利，道之德而齊之禮也。畏以義，德以威，道之政而齊之刑也。君子不必慮也，而自懷刑。小人慮而後懷刑，則刑以濟其德，俗吏之於刑也，慎其大而忽其小。聖人之於刑也，勸其小以防其大。小德之戒，不使至於不可撓，不可解，是治之於未也。忽於小而民不知懲，至於不可撓，不可解，雖曰殺一人以懲衆人，而此一人則已刑矣。治之於未，則威此，即以懲此。故有改悔而無傷害也。有虞氏封山濬川，即象以典刑。典刑常刑，謂五刑也。象者，似也。以五刑之常法，傳之自古，似續之不改也。常刑之中，有宥之之法，有之以流，亦自古常法而象之者也。然有之以流，流亦大罪，惟輕於五刑耳。舜思天下之過，而小德之於，是作為官刑，教刑，贖刑，鞭扑以厲之，使出金以罰之，使之知恥知畏，以戒其不仁不義。如是，則民知改過，改過則五刑乃不用。並流宥亦可解矣。言作以別於象，是小德也。在道德齊禮之後者也。何以知其道德齊禮也。於教字知之，亦於災眚知之。蓋既為之制，恆產則宜有恆心，惟水旱疫癘之餘，足以損其衣食，而民之犯法也。猶可原。故書災眚，教惟既命司空平水土，無災矣。命後稷播時百穀，民無飢矣。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使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則齊以禮矣。且諄諄於庶頑，說而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以識之，以期其改悔而並生。苟至此而仍不知改悔，不能相格，是冥頑不靈，與禽獸何異矣。賊而刑之可也。故曰：格則承之。

厲之所謂有恥且格也。否則威之，所謂估終賊刑也。官刑、教刑、贖刑、不屬諸士。呂利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即哲，民愚降以典禮，或猶不能從，撻扑以去其愚。此刑之用於伯夷者。小懲之也。其屬之士者，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常刑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流宥也。皆象於古者。故亦曰象刑。益稷云：方施象刑，惟明。此刑之用於皋陶者。所以待罪大惡積者也。伏生書傳云：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無禮而專任刑，孔子弗取也。禮而後刑，唐虞不廢矣。為象刑之說者曰：以蒙巾當墨，以草繩當劓，以非履當刖，以艾韠當官布衣，無領當大辟。此誠世俗之說。如兒戲者也。堯舜之世，恤功於民，以教誡德，雖有五刑象而不用耳。此為勝殘去殺，亦為神武不殺，非民有可殺之罪，而徒畫衣冠異章服已也。

褒姒辨

國語載褒姒事，荒唐舛錯，有不可不辨者。其說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龍降，因不足怪，以為褒神之所化。龍一物，以為能言，何太怪也。其說曰：卜請其祭而藏之。吉策告之，龍亡而祭在夏，自是衰。後起周禍，何以云吉。且孔甲氏有御龍之官，方案而食之。孔甲為桀之祖，相去僅十數年，何忽重視之。卜所以處之也。孔甲時方降二龍，何其後又有二龍降也。其說曰：夏亡，傳匿於殷。周至厲王末，發而觀之，蔡流於庭。又曰：使婦人裸而諱之，化為元妃。入後宮，董姜未幾而遺之。既并而孕，當宣王時生，既遺於後宮之處，董姜必曰：此及笄歷三十四年而始孕。厲王以三十七年奔逃，越十四年宣王立，褒姒之餘，董姜即仍在宮中，而其孕也，何以決其為所遺之。既幽王三年，褒姒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為太子。由宣王初至此，褒姒宜生五十餘歲，褒人何獻此老婦以脫罪，而且龍之況，舉諸事，又後此數年，而年已六十矣。其說曰：不夫而育，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屬於路。夫婦哀其夜號也，取之逃於褒。夫婦既畏，而逃向何道。道中棄子，且董姜之棄子，必有人棄之也。夫婦逃矣，必畏人而遠匿。豈敢遲延待人去而取之。即見棄者，無以決其為董姜之子。即棄者見此夫婦，亦無以知其為孤服之人。孤服之夫婦，何所據而告之。褒君何所據而告之。周人又何所據以褒姒即董姜之子乎。說始於國語。國語本之史伯，史伯則引於訓語。是時當幽王初年，正龍褒姒之時。褒君方以為己女而獻之，而名之曰褒姒。誰得以董姜問之。又何所據實。遂書諸訓語。國語、左氏之書也。據於各國史書，巫偽之傳，其偽莫辨。而董仲舒、劉向、司馬遷諸君，憑而信之。王仲任作論衡，以辨古今之妄說。於此則比諸吞燕履，擬以為氣性之隨時。劉知幾撰史通，以駁記載之浮言。於此且方諸壞門謀社，以謂軍國之重典，辨之以補柳先生之非國語。

宰孔論

余讀春秋傳，得良臣一曰：劉伯益，得佞臣一曰：宰周公。孔景王之末，晉霸衰，楚氣橫，內則子朝資起之難，紛紛搖動，其社稷益始立，與單子輔佐，以平內難。又合十八國諸侯於召陵，以制楚。東遷後二百餘年，以王臣晉發有為，乃心王室者，益一人而已。卒以諸侯不和，霸臣求路，身死於軍。大業不就，嗚乎。蜀之諸葛孔明，其比類也。莊傳之問：天下不知有王，至於取溫麥，中王肩，而鄭宋魯衛之君，益執爭逐，朝盟於東，夕

黨於西秦亂不定如弈棋然齊桓用管仲崛起東海以尊周爲己任經營數十年乃爲召陵之盟便是時王室之臣有伯益其人者內外夾輔號召天下諸侯革刑之僭王復西周之盛固難離者僖五年秋諸侯盟首止以定世子王使周公召孔伯曰吾輔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於是鄭伯恃王命遂叛盟而楚旋有滅弦之舉此謀即實出於王當使孔之時孔豈不可強諫而止之止之不可以死爭之不然棄國而逃不奉此命也既有此命桓於是日服鄭之不暇而楚之無王益甚又十數年鄭始乞盟爲葵邱之會是時也襄王於齊桓非孔之所能圖乃值賜胙而歸道過晉晉力誡桓之非止獻之赴嗎乎其情見矣向之王命非孔謀之而誰邪夫葵邱之會諸侯方虞天下之不來晉來矣而孔問之其不欲桓霸之成王室之安若惟恐楚之或誦者幸而不能殺桓桓苟能殺之能貶之幾何不爲岳之楛哉唐末冤胸盜起李克用以步卒萬七千赴京師石堤良田之戰大庸西華之捷功第一過汴宋全忠醉之而火其驛請討之不許及克用以兵助王重榮全忠請討之議者不可宰相張浚受全忠賂獨以爲可討之而敗余閱五代史至此惡全忠之不臣而深恨於浚當全忠之燒上源其無君之機已露浚能贊其君許克用之請以討克用者佐克用克用忿激之餘濟以天子之靈全忠之禽未可知也建中四年朱泚圍奉天不三日則城陷李懷光千里勤王解厄於累卵之勢盧杞不納而懷光遂叛二相之奸先後一轍幸孔者非其類與嗟乎內有劉盆外無齊桓外有齊桓內有幸孔此周之所以不說也夫

虞翻論

權既爲吳王宴諸臣佐權行酒至翻翻陽醉伏地權去翻起權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懼以大司農劉基諫而止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君子曰權自是失言矣翻解經亞於賈鄭其諫騁獵長富春練深識時無其匹方曹公許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汗良家邪是時權款於魏受魏封吳王此翻所以侮也權宜曰自今不當殺者雖言殺不得殺乃以酒後爲令則小人作奸將以酒後售其術而僇君子斥賢士皆以其不酒後而莫敢言矣故其後徒翻交州而莫之諫也

葉李論

葉李在宋理宗朝以太學生伏闕攻買似道竄於漳州元世祖以李剛直過留步炎遠甚是也然李之在尚書也與桑哥共事浮沈不一規正致揚州儒學正李淦上言攻之又何異步炎之於似道邪焦子論之曰恃氣者不可以久也氣有陰陽陰則柔陽則剛柔而無學則詭剛而無學則矜李以太學生動似道殆之氣乘之也非有道義配之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孔子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身爲諸生國政非已所宜與爲太學生動似道所以入中書省比桑哥也凡學之不深而氣之不馴者聞見所不及勢位所不侔每以局外之身形爲憤激及徐而身入其中未有不依違隨俗者故臨難不屈之人必非高言死節之人也何也氣爲之也氣爲之氣盡則餒矣市僧見人之交易也必多方說其貨之不值而嗚買者之受欺明日羣相約而共議焉則盡反昔之所言而惟恐交易之不果合何也昔之身在事外今之身在事中也嗚乎非學之深而能自持乎哉且學者之病合則相標榜分則相詆訶有人之見存也有人

之見存則於不當爲而爲亦必於當爲而不爲孔子稱子路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誠不求則無標榜之習不伎則無詆訶之私其處也力學之不暇何暇於朝政之議竭力於孝弟忠恕而不足何暇論宰相之賢否所以當其德懷其才略有如此者宋南渡以來陳東歐陽澈之風天下慕之或假是爲名高以振動流俗究之無補於時無補於學如葉李者又何足貴哉偶閱元史至此論之以示子弟門人輩云

西魏書論

西魏書謝靈運先生所撰也乾隆乙卯秋遇桐城胡維君於金陵維君以是書見道於時諒者或疑之蓋未識著書之體也因爲之辯議者云正統之傳自漢魏而晉宋齊梁以至於陳作西魏書是無梁陳也夫如是是不獨西魏書可不作而魏收之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均可廢何也非正統之所在也夫魏自晉世開基歷年永久與有河洛視梁陳以篡竊得國知促備安有以過之豈梁陳所得而統之乎亦猶遂之承於唐傅金及元非宋所得而統也且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內魯而外諸國豈謂魯可以統諸國乎主客之勢然也推之以言乎說經唐人撰正義於鄭康成王弼杜預諸君主此則客彼主彼則客此其體有如是也下之如元人之曲近代之時文無不以主客爲體裁學究衍陽虎淳于乾之言未有不以孔孟爲外者豈真敢外孔孟哉其體然也乃獨於西魏書疑之亦爲不善悟矣司馬遷漢人也作項羽本紀陸游宋人也作南唐書況生千百年後而作西魏書乎正統之辨義嚴於昭烈之於孫曹余嘗以是通讀後世以爲蕭管猶在不可帝陳晉立太原未嘗尊郭郭以是言之則姚氏之陳書可廢矣唐得天下於隋隋承魏周者也宜內魏而外梁陳唐時南北諸史並列不使偏廢又何疑於西魏書之作乎況西魏書之作所以奪北齊之統無與於梁陳相梁陳之篡竊而外魏復祖高氏之篡竊而外西魏爲此論者不獨於著書主客之體有不明並大公大義之所在亦不暇顧也

良知論

歲丁巳授徒村中有以宋陸陽明爲問者案數百年來人宗紫陽自陽明表章陸氏而良知之學復與朱子相敵邇年講漢儒之學者又以朱陸王並斥而歸諸佛老余謂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紫陽之學用之於太寬平裕足以爲良知相陽明之學用之於倉卒苟且足以成大功人心之分邪正而已矣世道之判善惡而已矣正則善善則事上順事親孝事長恭至若行其所當然復窮其所以然誦習乎經史之文講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讀書之士能之未可執顯惡頑梗者而強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謂也雖愚不肖不能讀書之人有以威發之無不動者陽明以浙右儒牛削平四省之盜本以至誠發爲忠憤歷其所部獨入險阻而會勦之兵始以寬圍擊射者至是亦踴躍協力方其誦龍場也諸苗率之日與說愛親敬長而諸苗皆悅其所驅而戰也則知府知縣及降附之賊而皆用命自橫水始至斷藤峽止大小百數十寨所至無不摧破余讀文成全集至檄利頭諭頑民札安宣慰及所以與屬官謀告士卒者無浮辭無激言真能以己之良心感動人之良心夫會勦之大吏未易合也府縣文官儒書生也黃金龍川諸賊新附未可信也苗民性之至野者也士司宣慰強梗難服也安仁三邑頑民

知之鳥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此鳥獸之性所以不善人縱淫昏無恥而已之妻不可為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婪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為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則仍有知鳥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鳥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燧人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火化之利人之不善者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已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已知子之當孝乎已則知孝弟矣鳥獸不知孝其父亦不知子之當孝乎已不知敬其長亦不知卑賤之當敬乎已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故論性善徒持高妙之說則不可定第於男女飲食驗之性善乃無疑耳

性善解四

性善之可驗者有三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一也隨之以鬼神振之以雷霆未有不悔而禱者二也利害之際爭訟喧囂無不自引於禮義無不自飾以忠孝友悌三也善之言靈也性善猶言性靈惟靈則能通通則變能變故習相遠

性善解五

孟子曰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此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即在飲食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鳥獸同一飲食而人能者味鳥獸不知者味推之同一男女也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者味好色知者味好色即能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故禮義之悅心猶鴛鴦之悅口悅心悅口皆性之善淮南秦族訓云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昏之禮民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哀經哭踊之節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修道修務訓云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喜而合怒而闕見利而就辟害而去其情一也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此蓋孔門七十子之遺言故善言性者孟子之後惟淮南子

知命解上

子夏逃孔子之言曰死生有命孟子曰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二說以相反實相通也凡死生窮達屬於天者為命不屬於天者則非命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之言無也無者禁戒之詞謂無使非命而死也厭於巖牆而死與桎梏而死皆為非命故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死生有命正謂不可死於非命顏子三十二而終此受於天之命也不可強者也雖大賢如顏子不能改厥為壽所謂死壽不貳修身以俟是也若為壽所厭則不自慎而自折其軀體非命也子畏於天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秋也魯為死於畏猶死於厭也顏子不敢死於畏即孟子不立巖牆之下之意也已可轉移趨辟者也若顏子三十二而終則不可轉移趨辟者也不可轉移趨辟者命也是故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

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舉一概而皆委之於命是為不知命

知命解下

聖人在尊位君天下則可造天下之命君一國則可造一國之命故自王侯以至令長皆有以司人之命孔子不能得位則道不行而天下之命不能造故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以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與口耳目四體同指為命天下之命命在稷天下之命命在禹此口耳目之命也逸居無教則近禽獸勞來匡直命在司徒此仁義禮智天道之命也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飢不寒皆有以遂其生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造命使之不愚不肖皆有以育其德於是天下之命自聖人而造惟聖人不得位則不特民之生無以遂即己之生亦待而後遂故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苟得不妄求不以為性也是知命也聖人不得位民之德無以育而己之德則不必待人而後育故庸行之謹庸言之信率之於性而不聽之於命也是知命也聖人以己之命聽諸天以天下之命任諸己故稱稱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即知此命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君子者長人者也能造命則仁矣故曰禮仁足以長人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枉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習俗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不知命故無以為君子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者保天下保天下則溺由己溺飢由己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矣如是為樂天即如是為知命第以守窮任運為知命非孔子之所云知命也

格物解一

格物者何絜矩也格之言來也物者對乎己之稱也易傳云遠知來物物何以來以知來也來何以知神也何為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何為通反乎己以求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足以格人之所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足以格人之所好為民父母不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用之於家則家齊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物格則知所好惡誠意者誠此好惡也故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能格物以致知也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頽不能格物以致知也故格物者絜矩也絜矩者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不能格物則所藏乎身不恕矣

格物解二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於己之有夫婦也因而知人下欲有夫婦於己之有飲食也因而知人亦欲有飲食安飽先以及父兄因而及妻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於是與人相接也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於彼彼亦必以彼之所欲所惡推之於我各行其恕自相讓而不相爭相愛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絜矩之道也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此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以來修己安天下之大道。若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世雖漠不關心。是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謂難而非仁者也。絕己之欲。不能通天下之志。物不可格矣。

格物解三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格物不外乎欲。己與人同此性。即同此欲。舍欲則不可以感通乎人。惟本乎欲。以為感通之具。而欲乃可窒。人有玉而吾愛之。欲也。若推夫人之愛玉。亦如己之愛玉。則攘奪之心息矣。能推則欲由欲寡。不能推斯欲由欲多。不知格物之學。不能相推。而徒曰過其欲。且以教人曰遏其欲。天下之欲。可遏乎哉。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契矩之矩。以心所欲為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下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上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後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前前也。所惡於右。不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交於右也。向也求於子。臣弟友而反求未能者。未能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格物之學也。

一以貫之解

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孔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惟克己。斯能舍己。人惟自據其所學。不復知有人之善。故不獨邇言之不察。雖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朝經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其始緣於不恕。不能舍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近於異端。使明於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今天學術異端。則害道。政事異端。則害治。意見異端。則害天下國家。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其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豈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濟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易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思何慮。言何爲乎思。何爲乎慮也。以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何妄引此解。一以貫之。而倒其文。以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中之曰。知其元。則衆善舉矣。韓伯康注。易曰。少則得多。則惑。惑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莊子引曰。通其一而萬事畢。此何妄。韓康所出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貫則不執矣。執一則其道窮矣。一以貫之。則能通天

下之志矣。同人于野。利君子貞。二以貫之之謂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執一之謂也。以執爲貫。是以鳥喙爲嘉。認鶴爲鷺。鷺鷥爲矣。已。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自然。非與。曰。非也。昔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騁術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多學而識。不能一以貫之者。正由不思不慮也。多識於己。而又思以通之於人。此忠恕也。此一貫之學也。

攻乎異端解上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該者以指楊墨佛老。於是爲程朱之學者。指陸氏爲異端。而王陽明之徒。又指程朱爲異端。此二字。遂不啻洪水猛獸。亂臣賊子。正不必然。攻猶摩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靡即摩。即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異也。攻者。禮切磨錯之也。已者。止也。各持一理。此以爲異己也。而擊之。彼亦以爲異己也。而擊之。未有不戕害者。豈孔子之教也。異端猶云兩端。攻而靡之。以用其中而已。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然則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己者。通稱爲異端。至晉世猶然也。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此即發明論語之義。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政治之。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謂使不相悖也。彼此禮切磨錯。使紊亂害於道者。悉順而和焉。故爲序。序者。時也。一人冬夏俱寒。悖矣。一人冬夏俱暑。悖矣。一人冬夏不寒不暑。而俱以給。亦悖矣。所以悖者。失其序也。互相攻錯。令寒暑之冬。葛屬之夏。拾屬之春秋。則皆不失其序。而害止矣。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相親而各歸於善。是以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即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靡之。而不異。相親而善之謂摩。人異於己。亦必已異於人。互有是非。則相親而各歸於善。是以我之善。觀彼以靡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觀我。以靡我之不善也。故任防撰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者。宜也。歸之於宜。何異之有。漢范升以費氏易。左丘春秋。爲異端。而排之。陳欽稱左氏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復冒此。又以斥左氏爲異家。異家即異端。惟貫達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有歐陽。復立大小夏侯。三傳之異。亦猶是也。荀子曰。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中縣衡。則有以序之。此損益所以隨時也。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

康成儲者未以通人許之說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為一端以難之。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衷之以道也。如賈鄭之學。可謂能攻乎異端矣。易曰。乘其墉。弗克。句。攻。吉。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以困而反則釋攻字。有未善。則困反已而歸於法。即攻也。斯害也已。故攻吉也。

攻乎異端解下

然則孟子距楊墨。非乎。孟子於楊墨。辭而闕之。楊子為我。執於為我也。墨子兼愛。執於兼愛也。執一即為異端。孟子恐其不明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楊子惟知為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為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為我當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為也。墨則冬夏皆為也。子莫則冬夏皆為也。趨時者。莫為皆為之於彼。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使楊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思為我之說不可廢。則怨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為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矣。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為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然則孟子之距楊也。距其執於為我也。其距墨也。距其執於兼愛也。距其執其不執也。執則為楊墨。不執則為禹稷。顏曾孟子學禹稷。顏曾者也。則亦以楊墨。子莫之道。攻而離之。以合於權而已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太史公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賈。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

古者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荀子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於君子爭於小人為利。君子能爭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先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天下不能皆為君子。則舍利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為義。是故利在己雖義亦利也。利在天下即利即義也。孔子言此。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

殺身成仁解

孔子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為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數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則為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竊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

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使無訟解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大學引之而申言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鄭康成解情為實。謂使誠其意。不敢訟。此說也。吾疑焉。虛誕無實之辭。不敢訟。然則不虛誕則敢訟矣。何得為無訟。且使畏懼之不敢訟。亦非真無訟也。又何以為知本。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是皆以修身為本。知修身則知本矣。然而修身在正心誠意。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旁通情也。情與情相通。則自不爭。所以使無訟者。在此而已。聽訟者。以法愈密而爭愈起。理愈明而訟愈煩。吾猶人也。謂理不足持也。法不足持也。旁通以情。此格物之要也。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格物為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本。故兩言此。謂知本。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情也。不得其正者。不能格物也。不能通情也。能格物則能近取譬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敬慎亦情也。而譬焉。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矣。而物格矣。所藏乎身。既恕則身修。因而喻諸人。則絮矩之道。行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能絮矩。皆能恕。尚何訟之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不能恕。不能絮矩。是謂拂人之性。性拂而情不通。物不格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在家無怨。在邦無怨。無怨則不爭。不爭則無訟。情通於家。則家齊。情通於國。則國治。情通於天下。則天下歸仁。而天下平。大學特指出情字。性字。以為格物之目。而於絮矩之道。暢言之。易傳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保合太和。則無訟。而歸其本於性情。夫人皆相見以情。而已獨無情。志乃畏矣。民自畏其無情。則天下皆情矣。天下皆情。自不得獨以無情之辭。盡不得也。非不敢也。孔子使無訟之言。余見引之者。五。賈誼之疏。大戴禮察籍所錄也。文學對大夫之論。論語以斥柱周王。史記酷吏傳序所祖也。賈誼謂慶賞刑罰無私如天地。惟禮能絕惡於未萌。王符潛夫論云。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引必使無訟之文。而解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心。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厚其情而明恕也。恕則克己。克己則復禮。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民志畏則有恥。且格。格即格物也。上格物以化其下。天下之人。亦皆格焉。格則各以情通而無訟。而天下平。

讀易章句三絕解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讀易。章句三絕。門人問曰。孔子天縱之聖。何至於易而不能解。章句至於三絕。是困而知之矣。吾子學易有年。請解其義。余解之曰。孔子讀易。章句三絕。非不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參伍錯綜之故。讀至此卦。此爻。知其與彼卦。彼爻。相比比例。引申。遂檢彼以審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此。千脈萬緒。一氣貫通。前後互推。端委迭見。所以章句至於三絕。即此章句三絕。一語。可悟易辭之參伍錯綜。孔子讀易如此。後人學易無不當如此。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若云。一見不解。讀至千百度。至於章句三絕。乃解牛之矣。

雕菰集卷十

說聚

易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聖人治世之大法也。上古之世。人道未定。不特人與人相離。亦且人與禽獸相離。人以禽獸為食。禽獸亦以人為食。男女無別。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長幼之序。無尊卑貴賤之等。人之行同於禽獸。伏羲氏思有以聚之。而先定人道。使男女有別。各嫁妻以爲夫婦。乃有家。有夫婦而後有父子。乃有類類者。父子相繼。由一本而九族各以其類聚。互相爲婚姻。於是。由一族以及千百族。人乃與人聚。而不爲禽獸所害。聚則爭。因立君長以統治之。乃有國。國之所聚。與家之所聚。相繼。緯焉。父子有親而親親有殺。君臣有義而尊賢有等。有等殺而事乃分。有所分而聚乃可治。五穀之雜於草木也。猶人之雜於禽獸也。神農氏辨而聚之。不特穀與穀聚。而穀之中爲麥爲黍爲稷爲稻爲麻爲菽亦各以類而聚。推之於果於蔬。無不使以類聚。其百穀果蔬之外。又辨其性之所宜。或用爲藥以治疾。或用爲器以利用於禽獸之中。辨其爲六畜。雞豚狗彘。可以養老。服牛乘馬。可以致遠。亦各善其種而聚焉。伏羲氏盡人之性。神農氏盡物之性。治世之法。兩聖人盡之。儒者稱三鳥。或配以燧人。或配以女媧。余謂伏羲神農兩聖人。未有能配之者也。

說方上

雕菰集 卷十

一四二

天之道圓。惟圓乃直。後人以同流合汙爲圓。非圓也。地之道方。惟方乃通。後人以絕物作世爲方。非方也。圓則自強而無所依倚。同流合汙則依倚不能自強。方則推廣而無所崖岸。絕物作世則崖岸不能推廣。方之言旁也。天旁通於地。故地之德方。處乎中。東西南北在其四旁。則爲四方。并四隅言之。則爲八方。極而言之。則爲萬方。方非以隅角名之也。自強不息。則得乎道之圓。厚德載物。則得乎道之方。厚以載物。則能旁通。自強成己也。載物及物也。物在己旁。而推而通之。德施普矣。普即方也。故絕物作世者。反乎方者也。陽湖孫觀察惡道之方也。作釋方。乃未悉乎方之道也。因爲之說。

說方下

形之有隅角者。稱方。何也。隅猶言遇。角猶言較。有兩則遇。亦有兩乃較。物折則一爲二。故折而有隅角者。爲方。方者併也。有兩乃可言併也。天一也。地配於天。則二也。故方。地如母配於考。則稱妣。妣者比也。比亦方也。故妣。妣母若以四旁言之。詩云。東方之日兮。固指天而言。是天亦可稱方。天固無稜也。地道方面形則圓。夫何感焉。

說隅

說文。隅。从自。禺聲。陳也。文選。魏都賦。劉逵注。聚居爲陳。陳之爲聚。猶謙之爲聚。凡物由分而合爲聚。兩線相引。其合處或角。以其聚則爲隅。以其遇則爲隅。遇者會也。會者合也。廣雅。陳隅同訓。說文。隈。水曲隈也。釋名。曲局也。爾雅。釋言。局分也。有兩則分。亦有兩乃聚。隅陳隈皆以兩得名。廉从兼得聲。兼并也。故隅亦名廉。廉稜也。稜。後漢注。威畏也。考工記。恆當弓之畏。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隈即畏也。畏也者。必撓曲也。故隈爲曲。凡心一則直。武則曲。兩而合則愛。兩而分則畏。畏愛異而同。故假从畏而訓愛。記曰。畏而愛之。則兼其義也。愛通優。而義爲隱。隱之義。又通於曲。愛者仁也。於是仁爲隱。而隱曲之隱。與畏愛之愛。遂相轉注。可通而通矣。列子。湯問篇。乃命禹。張湛注。禹與隅同。管子。侈靡篇。爲十禺。注云。禺猶區也。論語。區以別矣。別亦分也。淮南。汜論訓。此見隅曲之一指。注云。隅曲室中之區。隅。管子。榮辱篇。安知廉恥。隅積注云。隅一隅。謂其分也。隅以分爲義。故云區。隅區之於隅。猶隅之於隅。隅爲兩。知隅亦爲兩。史記。封禪書。之木禺。即孟嘗君傳之木偶。故大雅。維德之隅。劉熊碑。作維德之隅。隅即偶也。隅與恐同聲。恐。以義推之。凡兩線相交。其正者爲方。其銳者爲角。其鈍者爲隅。

說權一

法不能無弊。有權則法無弊。權也者。變而通之之謂也。法無良。當其時則良。當極寒而濟之以春。當極暑則和之以秋。此天道之權也。故爲政者。以寬濟猛。以猛濟寬。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所損所益。合乎道之權易之道。在於趨時。趨時則可與權矣。若立法者。必豫求一無弊者而執之。以爲不偏不過。而不知其爲子莫之執中。夫楊子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當其時則無弊。通言不能皆善。弊用之而當。則惡隱而善揚。中即在兩端。執而用之。於民舜之權也。治寒而用烏附。治熱而用硝黃。無弊也。用而當。則烏附硝黃之惡隱矣。苟惡其毒苦。而擇不寒不熱和平無害之味。投之。鮮不誤矣。故以權用法。猶因病用藥。以將來之有弊。

雕菰集 卷十

一四三

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不知權者也以前此之有弊而致廢見在宜行之法亦不知權者也

說權二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用之乃不從後進之君子而從先進之野人或曰後進者不得為君子也稱之為君子詭詞也不知此聖人示人以權也野人質勝文君子文質彬彬矣當孔子時文勝質之時也從先進則以質勝文與文勝質相和乃可以至彬彬之君子譬如湯至沸以寒水和之乃得其平故聖人之教人也兼人則退之退則進之王者之化俗也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可與權治天下如運諸掌

說權三

春秋公羊傳曰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論語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為暑反暑為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為順行恆寒恆燠則為咎微禮誠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為權也孟子論鄉原云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一鄉皆稱原人衆皆悅之自以為是是共相習為同流合汙於忠信廉潔似是而非矣孔子反之以為德之賊衆悅以為善而不知變孔子以為賊而思狂士狂士與鄉原相反者也故為反經反經而經乃正經正而衆乃知似是而非者之非堯舜之道也衆以同流合汙為經則經不正反之而以堯舜之道為經則經正矣衆與於堯舜之道而同流合汙之邪慝乃退此反經即公羊傳之反經公羊家之言蓋有所授也學者重視經駭於反經之言是不知權之為權亦不知經之為經

說權四

經者何常也常者何久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未有不變通而能久者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易即變通也常本衣裳之裳其訓久者通於長長从兀从匕匕即化說文言久則變化非變化不可以久亦未有久而不變化者也常亦庸也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更猶變也子思子作中庸直以庸字名書一則云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以時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通也一則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以用字解庸字非變通不可以利用也又以天下之達道為和而中而明中庸達即通也於是暢言之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不足則增有餘則減此變通也所為庸也即所謂常也易傳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亦申之云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世者代也謂更代而變化也權之於稱也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損損而稱則長平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為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後不失常權而後經正

說權五

仁義禮知信萬古行之而不易故曰五常五常即五行之性見樂記故黃帝考建五常謂五行行天地之

中以其天和運行大論春秋寒暑迭相為經權在其中矣恭慎勇直經也無禮則勞無禮則意無禮則亂無禮則校不知權也故聖人之轉移天下也以禮仁知信直勇剛經也不好學則其蔽愚其蔽游其蔽賊其蔽統其蔽亂其蔽狂不知權也故君子之轉移氣質也以學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然則禮也學也惟其義也雖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則禮義之中又有權焉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學未至於權未善也信者自持所學曰吾禮也吾義也是乎己而非乎人出者奴而入者主其始善於道其究禍於天下國家非禮義之有害也亦害於不知權而已矣

說權六

聖人以權運世君子以權治身權然後知輕重非權則不知所立之是非鮮不誤於其所行而害於其所執周易以易名書屯之既濟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虞者度也度然後知長短權與度一也惟度乃知幾幾者吉之先見者也中孚初九虞吉虞乃吉權乃無害也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易何以無大過以其能變通也許虞仲夷逸以權何也謂放言也隱居為身中清放即發也言而當故發中權言之無過逸民之權也無可無不可聖人之權也虞仲夷逸者放言而外未必皆權矣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豺狼禽獸也禽獸不能轉移人則能轉移自守於禮而任嫂之死於溺此害於禮者也援則反乎禮而善矣娶妻如何必告父母禮也告則不得娶以對父母且至於無後無後為不孝之大故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是舜之反經也任人間屋廬子食色與禮孰重而語之曰以禮食則不得食以親迎則不得妻夫親迎之不得妻猶之告則不得娶也不告而娶舜行之矣娶妻固有不待親迎者孟子舉參見之臂與臯繇摟處子而顯示之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權之義分之析之明且盡矣親迎禮也必親迎則不得妻失男女之時絕祖宗之祀雖不親迎可也摟其處子則強暴淫亂之夫王者所誅君子所不齒寧無妻不為也孔子章甫逢掖其常也微服反常也必儲衣備冠以摟桓魋之怒是輕生也子羔處難而不由竇則孔子以為愚為不知權也曾子易簪未安而終易簪固死不易簪亦死不敢久於安也微服則不死不微服則死不敢苟於死也皆權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王小則霸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枉尺一鈞金也直尋一與羽也以不親迎而得妻推之故曰宜若可為不知不親迎反乎經而不枉乎道經可反也道不可枉也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君子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為鑽穴踰牆之類非徒不親迎之類也虞翻說易漸卦云三動失位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欲正人之不正先自居於不正而後受上之易焉此正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得為權

說權七

史記漢書不為紀信立傳附見項羽高帝本紀亦寥寥非特筆檢之殊不快及閱董子春秋繁露乃知其

故當時重公羊學。公羊家以逢丑父爲欺三軍。當斬。董子凡三言之。一以爲不如祭仲之知權。竹林一以爲不如韓濞之不立傳也。按公羊傳。欺三軍之言出自晉晉之斬之也。固宜。亦未嘗有譏丑父爲邪之矣。此紀信所以簡之。不立傳也。按公羊傳。欺三軍之言出自晉晉之斬之也。固宜。亦未嘗有譏丑父爲邪道爲不知權。董子據晉人之言以爲丑父欺三軍。則是以司寇據讎敵之片言以入被誣者之罪。若謂丑父是時宜與頃公同死社稷。尤爲迂論。頃公歸而賓婦人成盟。晉師退矣。頃公發憤有爲。齊且大振。晉侯且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復歸其侵地。若與丑父同死。廢葬之下。晉率魯衛之軍。直入徐闕。國已無主。其罪更不可測。頃公之遁。無異孔子之微服過宋。孔子微服不爲辱。頃公何辱之有。紀信之於沛公。所係尤大。當時無信誑楚。高帝安危正不可測。漢且由是滅矣。謂漢四百年天下。紀信實與之。可也。余謂逢丑父。紀信。千古之大忠。非身死於國亡事敗之後。無補於君父者可較也。君子知權莫過於是。董仲舒以爲不如祭仲。失之甚矣。況左氏述丑父之言。晉人實免之。晉人固許其忠。詎有忠於事君而爲枉爲邪道者乎。公羊氏以祭仲爲知權。姑置勿論。董子斥丑父不知權。董子固未知權也夫。

說權八

董子之言曰。陽爲德。陰爲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經用於盛。權用於末。此以見天之顯隱。隱權而後利也。董子於是乎淺言權矣。權反經以合道。此一陰一陽之所以神。權在陰陽迭用之中。陰不可爲權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可以與以無與。非權則傷惠。古稱刑爲常刑。刑法也。亦經也。而天討有罪。五刑五用。用者庸也。或流。或贖。或赦。或賊。平其輕重以爲之。典刑之中有權焉。而刑不可爲權也。劉劭人物志曰。術家之流。不能制制。而能遺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此以公正爲經。制制垂則。盛時之事也。遺變用權。所謂權用於末也。劭之說同於董子。然則董子之權。術家之權。非聖人之權。術家之權。孟子所云機變之巧也。蓋有王者之權。有君子之權。有小人之權。王者以權平天下。藉者以權富其國。君子以權修身。小人以權詐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聖者之權也。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窮者之權也。君子之權。孔子。孟子。所言之也。小人之權。董仲舒劉劭所云是也。小人之權宜隱。君子之權不可離。無權則賊道矣。是故荀子曰。人無動而不不可與權俱。

說於

有老儒病將死。取生平著述草稿視之。悉付諸火。門人問曰。若此儒者可謂能自護矣。余曰。未也。此於心乘之也。人莫患乎可以爲孔子。自以爲孔子。則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惟覺己之言是。而天下之言非。則不復能察天下之言。而其學不進。其始血氣盈滿。昏昏自持。既老而衰。衰而病。漸知己之言未能

加乎天下之言。而天下之言之加乎己者。又不甘下之。下之不甘。勝之不能。則不如火之鳴乎。是可哀矣。夫人各有其性。靈各有其才智。我之所知。不必勝乎人。人之所知。不必同乎己。惟遊我之才智。以發我之權機。不執乎孔子可也。存其言於天下後世。以俟後之人參考而論定焉。老儒自矜其言。又恐人之斥之。取之也。至於火其言。存其言於天下後世。無一人斥之。取之。惟孔子一人。而漢唐宋以來。且有疑孔子者矣。彼老儒者。乃欲天下後世無疑己者也。則自視且過乎孔子矣。

說定上

顧亭林語潘稼堂曰。人最忌以未定之書示人。此言是也。而不然也。自以爲定。誠定乎。人以爲未定。誠未定乎。夫以爲定。亦自以爲定耳。而人之視人之書也。恆以爲不足定。定不定。果何是乎。少時之作。壯而視之。或以爲未定。壯時之作。老而視之。或以爲未定。然究之。少壯之作。不必誠不定。老年之見。不必其遂定。人之學。自求其善而已矣。定不定。己不能知。人亦不能知。夫天下之言。未有能定者也。

說定下

井田封建。聖人所制也。而後世遂不可行。則聖人之言且不定也。故有定於一時。而不能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而不能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而不能定於人人者。此聖人所以重通變之學也。然而有定於一時。即定於萬世者。有定於此地。即定於彼地者。有定於一人。即定於人人者。何也。人倫也。孝弟也。仁義也。忠恕也。聖人定之。不容更有言也。更有言使不定。其所定。則楊墨之執一也。佛氏之棄人倫滅人性也。已別有所定。以定聖人之言。聖人所已定者。遂不定。不能窮其微。察其偽。且以未定爲定。而聖人之言。其不容更定者。乃莫得其所定也。是則惑之深而害之大矣。

理說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立政之要。因人情以制禮。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禮自安。小人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惟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蒙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即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理。不可屈於禮也。知有理者。雖父兄之前。不難以口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義讓不已。爲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孫順。置酒相揖。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啓爭。而禮足以止爭也。明人呂坤有語錄一。論理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真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持理以要君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文說一

學者以散行爲古文散行者實言之者也其質言之何也。有所以言之者而不可以不質言之也。夫學充於此而深有所得則見諸言者自然成文如江河之水隨高下曲折以爲波濤水不知也。倘無所以言之者而徒質言之諄諄於字句開合呼應頓挫之間是揚行潦以爲瀾列枯骨朽麥吹噓之以爲氣則雖雷同楫櫓可惜試思所欲質言者何在而爲是喋喋也是故學爲古文者必素蓄乎所以言之者而後質言之古文者非徒質言之者也。

文說二

文有達而無深與博達之於上下四旁所以通其變人以爲博耳達之於隱微曲折所以窮其原人以爲深耳譬如泛舟於湖港汊繁多土人指而告之終茫然莫能釋及往來其間歷有年所而支分派別瞭然於胸中乃知土人所稔述者原未嘗溢於所有之外且向者土人之所述今且得而自述之也醫之達者其治疾每爲庸醫所詬病往往其應如響又未嘗不詭爲神奇不知第明其所以然之理而行其所當然如人之南忽東行非奇也南有水必東乃得梁也故非深博不可爲文非深博不可論人之文。

文說三

夫謂文無深與博亦即無所爲簡行千里者以千里爲至行一里者以一里爲至左氏春秋一人之筆也或一二言而止或連篇累牘千百言而不一二言未嘗不足千百言未嘗有餘災變戰伐下至瑣瑣猥鄙之事無不備載未聞徒舉其大端而屏其細故以爲簡也而文自簡明康海作武功志不啻殘碑敗瓦而處人於荒村僻巷間也而說者稱羨之良可怪矣。

詩說

余有老柘二株枝疎葉茂召善攻木者修剔之乃登柘以繩先縛其枝而後斧之慮枝落柘下花藥故也小弁之詩曰伐木掎矣析薪地矣毛傳云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云掎其顛者不欲妄踏也疏云畏木倒而掎之乃知詩人所詠即野人伐木之情狀而掎一掎字以寫之凡掎者以斧縱斫之受鋒處隨木理而裂多掎行是爲地也疏以施明地施者表也見淮南子余屋後土垣圯於雨召佃客築之羣連土邪許魚貫而集集而後築垣成矣以繩纏柳鞭之便堅土受鞭而斂矣蘇之詩曰掎之陳陝度之莫莫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毛傳云掎也陳陝也度居也登登用力也削屢馮馮然箋云掎也度猶投也築者擇聚壤土盛之以蠶而投諸版中詩人寫築牆之情事尤詳細如繪以蠶盛土投之版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版者則削之屢爲古妻字妻者斂也斂之使堅必用鐵斂者椎也椎而斂之即今以繩纏柳而鞭之也士喪禮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提之樓通妻削約即斂則削屢之屢亦可讀爲牢牢之即堅之堅之由於鐵之故曰鐵屢屢猶鐵斂也削用錘屢用鞭二字尤鍊甚說詩者以晚唐姚合賈島爲尖酸瑣碎其體卑靡病在刻意雕琢偶舉此二條以訊之。

詞說一

學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所宜余謂非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

委之氣寓之有時感發每不可遏有詞曲一途分洩之則使清勁之氣長流存於詩古文且經學須深思冥會或至抑塞沈悶機不可轉詩詞足以移其情而轉輸其機則有益於經學不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古人一室潛修不廢絃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云與知也惟專於是則不可耳。

詞說二

詞不難於長調而難於長句詞不難於短令而難於短句短至一二字長至九十字能長不可界斷短不致牽連乃見力之大短不牽連尙易長不界斷雖名家有難之者矣古人用長句往往同一調而句或可斷於此亦可斷於彼者皆不可斷其音以緩爲頓挫字字可頓挫而實不必斷吳夢窗自度金縷子調云新雁又無端送人江上短亭初泊此九字句余所謂緩調字字可頓挫也乃或據竹山詞而讀又字爲句竹山固本諸夢窗乃據竹山以衡夢窗可乎。

詩文說一

時文之體全視乎題題有虛實兩端實則以理爲法虛則以神爲法考核典禮敷衍藻麗皆其後也故時文家能達不易達之理能著不易傳之神乃爲大家題有截上截下以數百字而適完此一二句之神理古文無是也題有截因而有牽連鉤貫者其即離變化尤未可以苟作故極題之枯寂險阻虛人不完而窮思渺慮如飛車於蠶叢鳥道中鬼手脫命爭於鐵豪左右馳騁而無有失至於御寬平而有與思慮恆庸而生危論於諸子中有近乎莊列中韓鄒郭公孫龍然諸子之說根於己時文之意根於題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也余嘗謂學者所輕賤之技而實爲造微之學者有三曰弈曰詞曰詩文。

詩文說二

季蕃問曰時文莫善於章陳兩家之文往往深僻其意然則何如而後能深僻其意也余曰深僻者形也非意也兩家之意雖初學俗手亦能之夫章陳之文之深僻者其形則然也匪獨章陳凡時文皆然庸奇清濁淺深華樸均以形別之古文以意時文以形舍意而論形則無古文舍形而講意則無時文故二者不可以相通然則時文易工乎曰惟以形工之尤難。

詩文說三

學究之以時文教人也勸曰理法夫時文之理法第時文之理而已矣時文之法而已矣如學詩者有詩之理法學詞者有詞之理法學書者有書之理法學績事者有績事之理法推之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莫不各有理與法時文其一也舍理法不可以爲時文猶之舍理法不可以爲詩詞書畫醫卜堪輿陶冶梓匠而究之其爲時文之理法而已設以醫之理法用諸書畫吾知其不通也以陶人之理與法用諸治時之理與法用諸時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則執時文之理與法遂以爲即理與法已治人齊家治國之理與法然乎哉且時文之理法盡於明人明人之於時文猶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也執成宏之槩質隆萬之機局以盡時文不異執陳子昂孟襄陽章蘇州以盡詩執姜白石張玉田以盡詞亦學究之見而已矣。

昭穆。周制也。父為昭。子為穆。七廟所祀。親盡則祫。無可疑也。疑者。以七廟親盡則毀。設有兄弟嗣位者。將共昭穆乎。抑兄昭而弟穆乎。又有以孫繼祖者。將祫其二主乎。抑虛其一廟乎。以弟繼兄。以孫繼祖。則將有親盡不毀者乎。且將有親未盡而毀者乎。竊謂昭穆之制。即所以定父子承統之制。文王之位。不傳於伯也考之子。而傳於武王。則無以孫繼祖之事矣。周公大聖人。武王不以天下未定。禮樂未興。舍諸子而授以天位。周公攝相。必復辟以歸政於成王。則無以弟紹兄之事矣。既無以孫繼祖之事。又無以弟紹兄之事。則父常為昭。子常為穆。親盡則祫。又何疑乎。於是十五生子一妻九女之制。所以廣其嗣。設不幸而如宋之仁宗。明之武宗。則以昭穆相當者繼嗣而繼統焉。周公為萬世立法。而寓其意於昭穆之制。論古者。宜因昭穆。以推見其立法之心。乃紛紛聚訟者何哉。

岳神說

湖中人乙負甲殺。甲愿而乙黠。乙治酒飲甲。曰。將券來。吾庚爾殺。甲欣欣持券。率家子弟以筐往。乙受之。則曰。吾不負爾也。衆何為來。詭與訂而誣之。縣甲不勝。懇諸府。府亦以其無券也。而曲之。甲又不勝。而懇諸司。司曲之亦如府。將懇諸撫軍。家人曰。無券終無直子者。徒損錢耳。適除夕。甲衣冠過乙。曰。明日元旦。請同詣岳廟。懇諸神。吾狀已具。特告君。君其亦具狀來。明日。甲持狀至岳廟。則乙已先在。揖甲曰。吾誠負君。券故在。請如券。庚君。君勿懇神也。夫竭數年之力。求白於縣府司而不得。一旦不煩言而得諸神。說曰。此聖人所以神道設教也。夫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人神而明之。通其變。使民不倦。故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彼知吾之好惡。而有以窺我。則用我之刑賞。喜怒。以行其詐。而民倦矣。倦者無嚴憚之謂也。中庸之末也。言君子之所不可及。惟人之所不見。因引詩曰。尚不愧于屋漏。又引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又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人之長天也。以其無聲臭也。人之畏鬼神也。以其不可度也。君子先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所以神武而不殺。此舜所以無為而治也。

雕菰集卷十一

釋月

歲戊午。與高郵沈方鍾。飭晤於金陵之旅舍。方鍾語余曰。月之有魄也。虛與實與。有形而暗與。抑無形而空與。六月之下弦。歲星交於月。星貫弧。背自兩角間出。令有形而暗也。則星不得見矣。星故上於月。今月之魄。不可以揜星意者。其虛而無形者。邪。余時無以應。歸而思之。白虎通德論云。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其在說文。篆文作。云。月闕也。太陽之精。象形。夫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制字不象其盈。而必象其闕者。豈非以形之本闕乎。蓋日之形如球。月之形如釜。常受日之光。以為半圓。故其弧背常向於日。陰承陽之義也。且日乘於天。月生於地。月猶水也。水隨日而潮。月隨日而滿。陰主凝。得陽則起。而充焉。弧背所以向日。日之氣充之而弧也。然不必星之交。月而知之矣。魄而有形。則當其弦也。必半明而半黑矣。今其半不著其黑也。弦之外。蒼蒼者。天也。初生明時。有圓影一規。漸至上弦。轉無此影。尤可見矣。聖人知之。故制月之字。而象其闕云爾。

釋軌

記云。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軹與軹焉。四尺也。此度之見於經文者。甚明。曰四尺。而不曰軹與軹七寸。則不得定軹與軹為七寸。可見六尺六寸三尺三寸。皆言其奇零牙圍較長之數。皆比例至

於微秒。則此四尺之數。必非統總略略之數。又可見。則於此因軾之圍。以求其徑。因其徑以求所謂四尺者。安在。則軾之所在。可以意推矣。竊以軾圍一尺一寸。方徑二寸七分五釐。當寬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釐。方徑三寸八分零九釐。軾之厚與此。則軾亦厚三寸八分零九釐。軾合厚六寸五分五釐。九釐。又度軾崇三尺三寸。由軾心至軾之上。又高於軾者半軸。軾圍一尺三寸二分。則徑四寸二分零一五六半。之為二寸一分零零七八。以半軸合軾。共八寸六分五九七八。則較四尺之數又多。以七寸減軾半軸之合數。減一寸六分五釐九七八。由此推之。則軾底板上與軾平。軾下當飛出與底板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軾帖於與底板。與與中互宜。亦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於軾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減一寸一分零九七八。於軾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減二寸二分五釐零七八。合軾全數。軾數及半軸之數。成七寸。與軾為四尺也。軾宜與軾平。而礙於前後軾之飛出。則必於飛出軾之處。刻為方缺。以限軾。所謂軾者。蓋即此車之名多矣。而祭獨於軾與軾。蓋聖人以無形之地為神。軾居於中。而軾無形。軾居於中。而軾無形。此所以祭也。

釋關

曲禮。大夫士出入吾門。由闕右。不踐闕。正義云。出入不得踐闕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此最可疑。無論公門之尊。即士庶之家。出入者豈有踐於闕上之理。公門高。其闕亦必高。雖極不敬。何至登於其上。以自高而不絮耶。順命。大略在賓階。而綴階在阼階。而考工記。階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轍。參。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登車於大轍。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則門有車行。車行則闕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撤去。以通人行。何致不俟其撤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鄭氏以不履闕。闕上賓入不中門。一氣貫下。而注之云。辟尊者所從也。則不獨中門為尊者所從。而此闕亦尊者所從。蓋闕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根。而不設桌。啓門。則徹去門限。而設兩桌。設兩桌。則門分為三。其兩桌之間。為中門。桌東。桌西。為人出入所由。則不設闕。兩桌間。則設闕。蓋兩桌即連於闕上。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闕。此中門之闕。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踐此闕。即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闕。故下中言云。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闕。闕。西。無闕。則由之。兩闕之間。有闕。則不敢踐。所為辟尊者所從也。士冠禮。及特性。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闕。西。闕。外。門中。闕。西。即兩闕間之東也。此處有闕。則闕外無闕。聘。摺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記云。摺者。立於闕外。以相拜。亦闕在門中之證。闕。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為門中之闕。西。非門西之闕。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可得而明。不踐闕。所以由闕右。由闕右。所以不踐闕。闕右。即闕西也。由闕右。則不踐闕。由門中之闕。西。則必踐闕。此注。明云。辟尊者所從。而孔氏不知。門有兩闕。以為自高不淨。失之矣。

釋仍

王制。祭用數之仍。說文作仍。仍。即仍也。易筮以四擲之餘為仍。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

之一。而一年所用為四分之三。合之為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筮之以四擲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以為祭用。如先有劫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有劫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擲筮之劫以名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為田萬二千五百畝。畝一鍾。鍾六斛。斗共八萬斛。以四四數之。每分二萬。以二萬為所蓄。以六萬為一歲經用。則無劫。惟先劫一分。以為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為劫。餘七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即以此一萬七千五百斛為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為一歲經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吝。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每年經用。則量入為出。因豐耗為吝。儉也。喪三年不祭。即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為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仍。聖人重祭於一仍字見之。而曰。暴曰。不吝。與上文量入為出。互相發明。見量入為出。用諸一年。經費。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為吝儉者。也。鄭康成謂仍為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豐耗。則祭不能無吝。儉矣。方慈禮記。解義以數之仍。為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二。一。即為所蓄。以備凶荒。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惟仍。在四分之外。雖極數之年。必先存此仍。他用有不足。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釋鬯

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疏引王虔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鬯。士以酒。庶人以艾。薰。鬯。鬯。艾。皆香草。鬯。與之類。故詩。秬鬯一。而毛傳亦云。香草也。鬯。糶。合而鬯之曰。鬯。鬯者。鬯。積之謂也。肆師。祭祝之日。及果。築。鬯。鄭司農云。築。香草。糶。以鬯。鬯。人。凡祭。祀。賓客之親。事。和。鬯。以實。鬯。而陳之。鄭司農云。鬯。草名。十葉。為。鬯。百二十。貫。為。鬯。以糶。之。糶。中。停。於。祭。前。鬯。為。草。若。鬯。此。以。鬯。為。草。名。築。糶。之。則。名。鬯。與。毛。公。合。而。鬯。之。之。說。異。鄭。康。成。則。謂。鬯。全。香。草。宜。和。鬯。又。云。鬯。釀。而。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其。箋。詩。也。則。云。秬。鬯。黑。黍。酒。也。是以。鬯。為。草。名。鬯。為。酒。名。與。毛。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試。為。通。考。之。雜。記。云。暢。曰。以。柳。杵。以。格。暢。即。鬯。顏。師。古。注。漢。書。云。鬯。古。暢。字。是。也。曰。杵。樂。器。冠。以。鬯。字。則。鬯。出。於。樂。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尊。春。秋。繁。露。云。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云。鬯。芬。草。也。百。草。之。華。糶。以。合。釀。黑。黍。然。則。鬯。皆。指。百。草。之。華。以。其。氣。暢。達。則。稱。之。為。鬯。以。其。積。而。合。成。則。稱。之。為。鬯。故。以。鬯。為。香。草。可。也。以。鬯。為。積。可。也。以。鬯。為。香。草。可。也。以。鬯。為。暢。達。亦。可。也。鬯。人。大。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鬯。以。給。浴。浴。斷。無。以。酒。浴。者。弔。臨。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司。尊。鬯。凡。六。尊。六。鼎。之。酌。鬯。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況。於。醴。酒。彼。注。云。謂。泔。秬。鬯。以。醴。酒。也。獻。當。讀。泔。齊。語。也。秬。鬯。者。中。有。香。和。以。香。麻。沙。泔。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泔。沙。鬯。人。亦。言。和。鬯。以。實。鬯。是。鬯。必。俟。和。於。酒。而。鬯。鬯。非。酒。也。蓋。築。香。草。釀。成。之。謂。之。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釀。之。為。鬯。非。釀。之。為。酒。也。今。人。持。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搗。以。為。佩。宋。陳。敬。集。沈。立。洪。芻。等。十。一。家。為。香。譜。四。卷。即。詳。其。事。俗。稱。之。為。香。料。即。鬯。之。遺。製。也。用。於。禱。則。和。酒。而。泔。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被。之。即。佩。之。也。

粵人汎章諸邑，粵人主濬的，賦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粵爲香草者，從其本也。

春秋，哀公九年，吳城郇，溝通江淮，杜預集解云：於郇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郇江是杜預時中澗故道未改，所述如是，胡渭禹貢錐指本水經注作溝通江淮，以水經考之，胡所闕未是也。今詳析之，水經注云：中澗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沿江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斷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郇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郇江，亦曰郇漢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一段言吳之郇溝也。注云：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城六十里，至廣陵城，中澗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此一段謂永和中所改之郇溝道也。注又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矣。此所云舊道，即永和前吳所溝通之故道。漢志云：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蓋博芝與射陽南北相連中澗水。自廣陵東南直北入博芝射陽二湖，不注樊梁也。注又云：至永和中，中澗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邪，此又申言永和中所改之道。由樊梁湖津湖至夾邪，不復由博芝射陽矣。蓋博芝射陽在東，樊梁在西，既至樊梁，不得又繞於博芝也。胡氏作圖以郇水入樊湖，又由樊湖入博芝湖，楚合吳之舊道與永和改道爲一，於鄭氏之文未細審矣。謝靈運撰征賦云：爰薄方輿，乃屆歐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此由歐陽而江都，由江都而廣陵。陳太建五年，北伐，徐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沂江，由廣陵自樊梁湖下淮。此由廣陵而樊梁，由樊梁而淮，與水經注所敘永和河道合。

廣陵考二

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廣陵之名始見於此。陳涉世家：陳人秦嘉，漢書陳勝傳：作凌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凌縣，水經注：淮水篇言凌水出凌縣，東流迳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則凌縣自在淮水之北。後漢離廣陵郡，而嘉實非淮以南之人。臣瓚謂嘉爲廣陵人，或以郡稱之。然指稱陳勝傳所云：則當是誤。陵人爲廣陵人耳。水經注：言廣陵郡在楚漢間，爲東陽郡，文穎以嘉爲東陽郡人，蓋亦以凌縣皆隸廣陵郡。在楚漢間，廣陵既稱東陽，凌即宜隸東陽也。乃東陽離即廣陵，凌縣在楚漢時未必屬之。且史記稱：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取盧人鄭布，徐人丁疾之類，皆以縣不以郡。則東陽當自爲東陽縣之甯君。秦嘉以陳涉世家稱陵人，故於此略之。而陵人正與鉅人徐人等一例，必不緣郡名而稱廣陵。東陽也。乃高帝紀：集解引陳涉世家，亦云秦嘉廣陵人，而於陳涉世家，陵人秦嘉，則引地理志泗水國凌縣。漢書注引臣瓚說，則作陵人秦嘉，無廣字。嘉爾凌縣人，不得與廣陵混矣。宋書州郡志：有廣陵令，亦凌令之譌。

廣陵考三

漢書地理志：廣陵國四縣：廣陵、江都、高郵、平安。臨淮郡所屬：有射陽、鹽漬、東陽、海陵、與、堂邑。後漢則皆隸

於廣陵郡。其泗水國之凌，東海郡之海曲，亦隸之。而海陵則省。杜佑通典：以東陽爲即盱眙，以射陽爲即山陽。杜之說非也。漢書地理志：於臨淮之海陵，注：明有江海會祠，則其地之浙江瀕海，可知也。枚乘傳：乘爲吳王濞郎中，上書諫濞云：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清河，不如海陵之倉。臣瓚云：海陵縣名，也有吳太倉。後漢既省海陵，而東陽下即注：明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則東陽海陵本屬相連，既併海陵於東陽，而海陵之倉遂在東陽之地。五核前後兩志，瞭然如繪也。劉昭續漢志注：補云：東陽縣多麋，博物記：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糜陵。太平寰宇記：載糜陵於海陵，糜陵即糜陵，亦以東陽即海陵矣。水經注：謂廣陵城在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荊國。十一年，爲吳城。即吳王濞所築，是以廣陵先爲東陽郡。後罷郡，但存東陽縣耳。盱眙爲義帝所都，楚漢間自有其地。前漢爲都尉治，後漢分東陽屬廣陵，而盱眙自屬下邳，何得合爲一哉。項羽本紀：言東陽少年殺其令，立陳嬰爲長，東陽有令長，爲縣無疑。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陳嬰爲東陽令，史儼然兩地。蓋東陽郡自治廣陵，廣陵爲附郡之縣。東陽縣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治東陽也。漢廣陵國包於臨淮郡之中，後漢并爲廣陵郡，則自安平、江都、堂邑，以東直至於海，皆爲廣陵郡地。晉武帝分立臨淮郡，則以東陽、高郵、隸之。三國志：陳矯傳云：廣陵東陽人，晉書：陳矯傳云：臨淮東陽人，矯爲矯子，幼隨父仕魏，魏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進爵廣陵侯。時廣陵在淮以南，將節節於淮北，已不復以廣陵爲家。晉書：稱臨淮東陽，第因太康所分設，而稱之耳。後漢省海陵，並入東陽，則廣陵郡有海陵。注云：有江海會祠，與漢書海陵注同。知海陽即海陵也。晉省安平而有海陽，尚漢傳云：東陽之石甌，隋書地理志：言石甌入於安平，然則晉以後，漢之東陽爲海陽，即以漢之安平爲東陽。東陽乃由東南漸移至西北，而晉之東陽即殊乎漢之東陽，其後立盱眙郡，於是東陽又廢。蓋其地并入盱眙郡中，爲陽城直瀆之境。杜佑以東陽即盱眙，此誤。晉以後之東陽，爲漢之東陽也。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領射陽、東陽，此屬南徐州，乃僑立於江南者。而江北遂無此二縣。隋志：梁於永福縣置涇城、東陽二郡，陳并二郡爲沛郡。周改沛郡爲石梁郡，改沛縣爲石梁縣，省橫山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曰永福。唐志：武德七年，析六合置石梁縣，以六合、石梁二縣置方州，蓋永福在今天長、儀徵、六合之間。梁之東陽立於此。太平寰宇記：東陽故城在盱眙縣東七十五里，以爲不知何時所立，以地準之，盱眙東之東陽故城，乃晉之東陽，非漢縣，亦非梁縣也。

廣陵考四

水經注：以中澗水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羽爲侯國，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通典：以射陽即山陽，蓋本諸此。按章懷太子注：咸洪列傳：以射陽故城在安宜縣東，安宜城在今寶應縣西南。劉昭郡國志注：補明言射陽有梁湖，博支湖，梁湖即樊梁湖，在今高郵城西北。博支即博芝，在寶應城東南九十里。二湖屬之射陽，則射陽地不獨當今之寶應，而且南臨高郵矣。水經言淮水東過淮陰縣北，中澗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今之淮安、山陽，乃漢之淮陰縣地，而臨淮、平安、射陽，則分得今鹽城、山陽、寶應縣地。大約射陽在中澗水之東，平安在中澗水

之西北。抵於淮南及梁湖。安宜在今寶應縣之西南。則在白馬湖之西。蓋唐之安宜即漢之平安。其地西入今之天長。而今之興化。則漢之高郵。海陵地。今之靖江。通州。如皋。則漢之東陽。海陵地。故以今之揚州。準漢之廣陵郡。不得謂平安。即今寶應。亦不得謂射陽。非今之寶應也。不得謂東陽。非今之泰州。亦不得謂海陵。即今之泰州也。若淮安之有山陽縣。始於東晉。漢之山陽郡。屬兗州。在今金鄉。魚臺之間。東漢封荆為山陽公。即荆州之山陽郡。鄧氏以射陽故城當之。東漢之初。射陽名未改。何以山陽公而治此。鄧氏生於北方。南方水地。往往沿誤。此其一也。

廣陵考五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掌治其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成帝初。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杜佑通典云。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然則王國有內史。而無太守矣。漢書廣陵太守二人。一為王延。一為陳萬年。王延為廣陵太守。當成帝元延元年。是時廣陵王賢以鴻嘉四年薨。王守以元延二年立。中間六年無王。建為太守。適當其時。猶有說也。乃廣陵厲王賢以武帝元狩六年立。至宣帝五鳳三年自殺。而陳萬年為廣陵太守。在神爵元年。是時廣陵王國如故。何以有太守。且不獨此也。膠東國有太守。延廣。當武帝太初三年時。則膠東太守通平之五年也。孔光傳。光舉故東平太守成公。徵為尚書令。當成帝初。其為太守宜在前。故云東平太守也。而東平王雲以建平三年自殺。綏和以前。則王國如故也。儒林傳。冷豐為涪川太守。冷豐為顏安樂弟子。當在宣帝時。涪川頃王遣以武帝元封二年立。歷三十五年。當昭帝元平元年。薨。思王終古立。歷二十八年。當元帝初元三年。薨。考王尚立。歷六年。當永光四年。薨。孝王橫立。是歷武昭宣元皆為王國也。因又考之。中山懷王術以地節元年立。十五年薨。當五鳳三年。元帝初元五年。立清河王。為中山王。其間十二年。中山無王。而百官表稱。甘露四年。中山相加守廷尉。然則王國之相。郡之太守。其名可通稱。故晉袁喬以司馬領廣陵。相謝元以兗州刺史領廣陵。此廣陵相即廣陵太守。沿漢時王國名也。

廣陵考六

杜佑通典。謂三國時。魏以廣陵為重鎮。引文帝幸廣陵。張遼屯海陵為證。考之。非也。廣陵故屬徐州。袁術據壽春時。廣陵已屬術。術使吳景為廣陵太守。術稱帝。景乃委郡去。呂布襲下邳。先主東取廣陵。術與之戰。而布不爭。可知自陶謙以來。歷備及布。雖主徐州。而廣陵亦非所屬。建安二年。曹公征術。術棄軍走渡淮。是時廣陵蓋為曹得。故曹公使陳登為廣陵太守也。先賢行狀。言孫策圍登於匡琦城。退而復來。登求救於曹公。公遣登為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曹公臨江。有自悔不用陳元龍計之歎。是時曹公正與劉表相持。孫策自有入許之志。新定江東北。破廬江。曹公不暇與爭。徒使登還。亦勢使之也。及荆州既下。亦壁喪師。孫權既攻合肥。建都林陵。立濡須。須以爲重鎮。濡須在和淝陵之間。為廣陵之上游。既扼其要。則堂邑以東。魏不復能守。所謂跨有江外者。以此東城在九江。是時曹地在鳳壽以西。故遷登於此。而以

廣陵一帶。棄於吳。所以有封家爪牙之歎也。建安十八年。曹公攻濡須。口不克。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徹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江西北。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然則是時。廣陵民戶逃亡。郡縣皆廢。宋書州郡志云。三國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其射陽。海陵。高郵。江都。鹽城。等縣。明注三國時。廢曹公是時。惟經營於壽春。合肥之間。豈復能使淮東荒廢之區。更為保障乎。十九年。孫權破皖。獲太守朱光。使呂蒙為廬江太守。屯尋陽。其後。孫春亦為吳。有則沿江郡縣盡入於吳。廣陵又何足論。孫詔傳。詔食曲阿。丹徒。為廣陵太守。又云。詔為邊將。數十年。常以營壘場。遠斥堠。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潁江。屯。皆徵兵。遠徙淮。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詔以赤烏四年卒。其為廣陵太守。在權末。為吳王之前。即在建安十八年後。魏之斥堠。遠徙淮。泗。則廣陵之地。魏不復能守之。而曹詔之所拓也。乃民戶既殘。城居荒廢。詔雖為太守。其實仍駐丹徒。以遙領之。廣陵治本在射陽。地通淮。泗。鄧艾屯田。作白水石甃等陂。正在射陽界內。然則高郵以北。魏戍所在。吳亦不得居之也。嘉禾三年。權率衆圍合肥新城。使孫詔等向廣陵。淮陽。周訪誘曹休。亦稱孫詔入淮。是廣陵為詔之門戶。與廬江並峙者也。權既遷都武昌。魏文帝有窺江南之意。黃初三年。使曹休。張遼。乘舟至海陵。臨江以窺之。時呂範主丹陽。徐盛守廬江。孫詔領廣陵。遂於洞口拒之。值大風船沒。休乃得乘舟至海陵。使賊船毀。徐陵。今常州地。海陵對岸也。時休為揚州刺史。與遼同駐合肥。僅乘天幸。臨江而旋。遂之。及於江都。亦居舟次。非屯江都而卒於是也。五年。魏文帝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賴浮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劉子揚傳云。五年。幸廣陵。泗口。然則文帝是年。僅緣淮至泗口而已。泗口屬廣陵郡地。故曰遂至廣陵。幸壽春。揚州界者。亦第循淮水至揚州界。究亦未幸壽春耳。明年八月。帝以舟師自淮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年。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徐地在泗州。臨淮之間。平話地志蓋由泗州陸行至廣陵。言廣陵故城。則地廢可知。然而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徐盛用薄落圍假樓以縶之。孫詔遣高壽於徑路以要之。早歎吳之有人。棟然於天之限南北。而副車羽蓋且失。自是不敢更窺江左。而廣陵之不得為魏鎮。不更彰明較著乎。晉書宣帝紀云。黃初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又云。天子自廣陵還。洛陽。天子即魏大帝。幸廣陵。而謂之觀兵吳。則廣陵固吳地矣。五鳳二年。孫峻當國。有北伐之志。使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權為廣陵太守。至是始城廣陵。是證前此之廢。孫峻傳云。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而畏之莫敢言。惟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時峻將北伐。故城廣陵。使馮朝督徐州諸軍。將以是為重鎮。以制魏。明年。使呂據等由江都入淮。伐魏。事未定。而峻遇害。呂據亦返。不獨魏之伐不果。而廣陵之城。亦不就。然則終三國時。廣陵皆廢。論其所屬。則吳得而有之。魏不得而有之也。通鑑

廣陵考七

宋。齊。南兖州之境。北至於淮。南至於江。東至於海。西至今泗州。盱眙。西南至今江浦。六合。而漢之東陽射陽。平安。三縣。不為南兖州所領。東陽射陽二縣。僞置於江南之南。徐州。平安一縣。廢而不置。竊為疑焉。已

縣侯鎮潁陽。又王肅傳云。肅將將表叔業寇潁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潁陽。詔曰。當作必尅之舉。不可為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太和時。南兗治潁陽。不治潁陽。今鳳陽府之蒙城縣地。正光改治譙城。則移而西北矣。自正光以來。歷北齊。周。隋。凡稱南兗州者。皆譙也。北齊書所載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東方老。李希光。堯傑。崔劼。于苟生。封述。凡七人。行南兗州事。一人。辛肅。唐獨狐及。昆陵集。唐鄭君蓋。誌銘云。齊中書監。南兗州刺史。諱述。祖公之六代祖。北齊書。南兗州刺史。凡此皆譙也。

廣陵考十一

魏書。田益宗傳云。太和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後以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按孟表以十八年為南兗州刺史。治潁陽。表叔業之圍潁陽。在十九年之後。是時南兗東豫儼分為二。一在淮水以北。一在淮水以南。不相混也。惟地形志言。太和十九年。置東豫州。治廣陵城。則新蔡為廣陵矣。而東豫州。譙史元慶和。降梁。梁以譙。智為東豫州刺史。鎮廣陵。而梁書則稱元慶和以潁陽內屬。於是魏分東豫州之宋安。光城。安。新蔡。汝南。為廣陵。梁遂以元慶和所降之廣陵為淮州。然則一廣陵也。既為新蔡。又為潁陽矣乎。竊為考之。東豫領郡六。其孝昌三年。陷於梁者。在東豫州所屬則汝南郡之南。新息。東。新蔡。郡之固始。弋陽。信。汝陽。新蔡。郡之弋陽。在南兗州所屬。則下蔡。郡之樓煩。下蔡。臨淮。龍元。譙郡。又云。譙州。蔡明中置。潁陽郡。孝昌中。置。武定七年。復置。州治潁陽城。然則梁和之際。東豫之廣陵。南兗之潁陽。一時並陷。故史或稱廣陵。或稱潁陽。而梁則以廣陵。潁陽。等。凡所降之地。統為淮州。於是廣陵與潁陽合。究之。廣陵非潁陽也。說者指廣陵即潁陽。未加深考耳。

廣陵考十二

晉義熙七年以前。不分南徐南兗之名。徐。兗。刺史。不必皆治廣陵。而廣陵之地。則隸之。義熙七年。分淮北為北徐。淮南為徐州。而南兗之稱。始於宋永初。永初以前。凡稱徐州。兗州。皆非北徐。北兗。故武帝所加。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則稱北徐。以別於徐。而王仲德為北兗州刺史。亦自別於兗州也。永初二年。加徐州為南徐。於是淮北。但曰徐。元嘉八年。始分江以南為南徐。江以北為南兗。然則永初二年以後。元嘉八年以前。凡稱南兗州。南徐州。正無分於江南北。是時南徐刺史。與南兗刺史。同在江以北也。元嘉三十年正月。并南兗於南徐。六月。復分南徐立南兗。則二月至五月。南徐刺史。兼治南兗。而廣陵屬南徐矣。申恬傳云。恬從父兄。永。歷。青。兗。二州刺史。在高祖踐阼前。恬父。宜。元。嘉。初。亦。歷。青。兗。二州刺史。元。嘉。初。青。兗。為北青。北兗。而永初以前。南兗單稱兗。北兗加北字。此申永所為青。兗。二州。蓋蒙下。申宣所為青。兗。二州。皆北青。北兗也。州郡志言。兗州刺史。武帝平河南。治滑臺。平滑臺。在義熙十二年。僞兗州刺史。章。華。率。衆。降。遣。北。兗。州。刺史。王。仲。德。平。滑。臺。十。月。至。離。陽。平。河。南。蓋。前。此。兗。州。刺史。治。廣。陵。自。僞。兗。州。刺史。章。華。率。衆。降。乃。立。北。兗。州。刺史。使。王。仲。德。領。之。既。平。滑。臺。即。治。於。此。申。永。歷。兗。州。刺史。蓋。在。王。仲。德。之。後。此。時。兗。州。刺史。治。廣。陵。者。世。子。領。之。豈。申。永。新。附。之。人。所。得。為。哉。故。申。永。為。青。兗。二。州。刺史。雖。在。武。帝。末。踐。阼。以。前。自。為。

北青北兗。而非廣陵所治之青兗也。檀道濟為兗州大中正。道濟為高平金鄉人。是時北兗已得。故為其郡之大中正。此兗州亦非南兗。是皆宜推而通者也。

廣陵考十三

東廣州刺史。見於北齊書者。惟王敬寶一人。附王則傳末。亦見段榮傳。謂之廣陵刺史。互相詮釋。明東廣州即廣陵。史文之善也。陳書高帝紀。梁大寶三年。侯景將郭元建奔齊。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七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潛結兵。與齊刺史溫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高祖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按陳先攻廣陵。城王敬寶在。齊天保五年。當梁承聖三年。而大寶三年。即承聖元年。是年三月。郭元建獻傳國璽於辛術。七月。僑民張齊。刺史溫仲邕。則仲邕即齊東廣州刺史也。蓋郭元建既降於齊。不復為南兗刺史。而以仲邕代之。仲邕被襲。或殺或亡。俱未可知。王敬寶在其後。當由廣陵既割而授之。後敬寶與蕭軌等攻建業。沒於梁。在天保七年。梁之太平元年。南史陳本紀。紹泰二年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出。柵。口。向。梁。山。六。月。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四。十。六。人。是。役。王。敬。寶。與。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同。行。則。是。時。敬。寶。之。東。廣。州。刺史。已。辟。惡。代。之。矣。其。後。東。廣。州。刺史。不。見。於。史。蓋。齊。之。重。鎮。在。譙。不。在。廣。陵。故。吳。明。徹。北。伐。大。軍。直。趨。譙。春。而。廣。陵。一。路。但。令。徐。敬。成。平。之。而。廣。陵。亦。城。守。不。敢。出。太。平。衰。字。記。云。吳。官。臺。在。縣。西。北。四。里。陳。將。吳。明。徹。圍。北。齊。東。廣。州。刺史。敬。子。猷。增。築。子。猷。為。東。廣。州。刺史。蓋。在。王。敬。寶。後。其。即。指。徐。敬。成。時。乎。

廣陵考十四

隋書地理志。吳州有四。皆屬職方揚州。一云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為東廣州。後周改為吳州。開皇九年。改為揚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于顯始為東廣州刺史。嗣進為吳州總管。此吳州即東廣州。是為江都之吳州也。一云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曰吳州。宇文述傳云。前軍陷吳州。蕭瑄以餘衆保包山。此吳郡之吳州也。一云會稽郡。梁置東揚州。平陳。改曰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置越州。韋冲傳云。吳州賊帥羅慧方。聚衆攻婺州。此會稽之吳州也。其一云。鄞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平陳。置越州。此吳州隋所不置。姑無論矣。其吳州之置於隋者三。而有總管府者。江都與會稽兩郡。而江都之吳州。既於開皇九年改為揚州。則九年以後之吳州總管。為會稽之吳州矣。隋書稱吳州總管者。于顯之外。三人。其一宇文敏。以開皇二十年正月為吳州總管。其一楊異。以開皇十二年九月為吳州總管。至二十年九月。楊異卒。宇文敏傳。說文不明。楊異傳。則稱管主鎮揚州。詔至。異每歲一與王相見。是時管主已在江都。而異在會稽。相去遙遠。故歲一相見。異以二十年九月卒。敏以二十年正月為吳州總管者。必是時異老病不能治事。使敏攝而代之。而異越八月乃卒。仍以吳州總管書之。以其卒於官也。此二人皆曾稽之吳州。周大象元年十一月。取陳江北地。是時南兗始屬於周。周書。趙文表傳云。大象中。文表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顯為吳州刺史。手刃文表。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顯為變。遂授顯吳州總管。隋書。于顯傳云。高祖受。

嗚呼江良庭、任幼植、大樞、張泉文、黃言、汪容甫、中皆儒林之選也。嗚呼所如非一八四
 愚山、田古權、周樸園、吳梅村、陳其年、吳國次、汪蛟門、馮山、公、京、杭、董、世
 駿、皆文苑之雄也。亦略舉如此其多。他若孫奇逢、李中孚之徒，說經理，無甚過人。年所中書二曲集
 亦演其明之說而已。如確能自守，不趨軒冕，以入隱逸，於類為安。諷刺則亦不任，乃學
 立德可依。卓行，政事，不愧循良，以著述核之，宜去宜取，宜彼宜此，自有條而不紊矣。

五曰詳載。班固傳，分別師承，脈絡井然，蓋其時各守一家之學，第明析其授受，而其學已著。至於司
 馬相如、董仲舒、張衡、崔駰之流，則詳列其賦頌策論諸文，揚雄且錄其太元法言，鼓王符、仲長統，節錄其
 潛夫論、昌言、兩書何也。鴻功鉅業，直欲自明，學問文章，非博引無以信後。故醫者倉公，日者司馬季主，
 方復詳其診籍，備其問答，其位賤，其望微，非同公卿大夫功烈在人耳目，以術藝傳，必詳其術藝之過人，
 以經學文章傳，必詳其經學文章之過人。不然，於十二閩中，獨指其駿，不有以試其儼，儼權奇之跡，何以
 表異於牝牡驪黃也。後來諸史，若陳奇辨、天水范縝論神滅、祖冲之上新術表、劉勰文心雕龍、顏之推
 賦觀我生、柳芳論姓系、周濂溪說太極圖、趙崇義證圭璧釜鏡、李觀考訂明堂，無不詳微博引，不厭瑣細，
 惟其諸史所列之人，不必皆有微實，抑或原有可採，而史臣失之耳。我朝儒學，以考核通貫為長，竊謂為
 諸人立傳，宜以道古潛研兩集所載，閱若璠、梅文鼎、萬季野、惠士奇、錢塘、江永、戴震、諸傳為式。舉長編所
 錄精之又精，核之又核，或直錄其篇，或節揭其要，如戴震之學，錢氏詳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字義
 一書，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錢氏略舉之，向未詳著之也。悉屏旁觀，襲
 異之虛文，備列當身著述之明證，史貴實，莫實如之，史貴直，莫直如之，史貴信，莫信如之。本朝文集，鉅製
 孔多，如謝少宰平定兩金川說、六書正說、鼓亭不媿美相如、補翼叔重、推斯以美，不勝收既，以標一人
 之實跡，即以揚昭代之文治，不亦盛哉。

六曰公論。儒林以經文苑以文，或有不拘，而文學實堪入選，則瑕瑜並見，互不容沒。楊政之剛果，任
 情，卒長之壘田，不實，徐逸之委蛇，自安，張吾貴之好為詭說，李業興之疵毀謾罵，劉炫之排諸輕侮，顏師
 古之多引後生，前史皆直筆書之矣。杭氏作閩若璠傳，稱其隊長才黜，錢氏所作傳，則諱而不言，毛奇齡
 好為侮謾之詞，全椒山惡之並，詆毀其經學，竊謂學不可誣，疵不必諱，述其學兼著其疵，可也。不當因其
 疵而遂沒其學也。

七曰附見。一傳而衆人附之，史之通例也。然談天、雕龍、之附孟子，鄒虛、王基、任顯、之附鄭康成，非諛然矣。
 乃大歷十子，盧綸何以冠錢、郎、程、門、四先生，楊時何後於游、謝、此非以甫附杜，以讖附張，可比也。大抵人
 士蕃多，剪裁任意，孰執客非有定規，惟以徵實次為長編，既已蒙髮，可鑿形神，莫遁矣。其精且博者，取
 為正傳，或片長足採，或一脈相承，以類而從，庶乎公允。若夫雖有撰述，無甚發明，則第存篇目於藝文志，
 而注其姓氏里居，如新唐書之體例可也。隨其人之著述為詳略，隨其詳略為位置，不徇於名，不嫌於呢
 無則連州合郡不妨空缺，有則父子兄弟不難並書，循以衰病餘生，聞此盛舉，又值司此事者，皆石渠天

藏之才，一隅之見，宜覆舊習，辱承下問，安獻愚忱，云爾。
 勸學本鄭注孝經疏
 武康徐能飛所得日本鄭注孝經一本，以經典釋文及正義核之，固有合者，而舛而不備者甚多。今略舉
 其可疑者，諸侯章，釋文有費用約儉，奢泰為溢，等文。明皇注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
 無禮為驕，奢泰為溢，正義云：此依鄭注釋制節也。其他雖未言依鄭，而奢泰為溢一語，明注釋文，疑其皆
 本諸鄭。此則惟有費用約儉語，其下皆異，可疑一也。釋文有薄賦斂，省徭役，列士封疆，等文。列士蓋列士
 之譌，乃解富貴不離其身，保其社稷語也。此則保其社稷下，無列士封疆注，而繁薄賦斂，省徭役於和其
 人民下，然則列士封疆，將亦解和其人民乎。可疑二也。卿大夫章，釋文有夜莫也，懈惰五字。此則云：夜容
 也，以事天子勿懈惰，按釋文也。字連懈字，此則相問矣。明皇注云：懈惰也，以惰釋懈，鄭注恐亦如是。易也
 為勿可疑三也。士章，明皇注云：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正義云：此依孔傳也。下列劉炫云云。注又云：
 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正義云：此依王注也。注又云：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為忠矣。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
 為順矣。正義云：此依鄭注也。既分為依孔、依王、依鄭，則大義必殊，非止字句之小異也。此則云：愛與母同，
 敬與君同，并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此正合孔、王二說，可疑四也。庶人章，釋文於以養父母下，有行不為非，
 度財為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等文。此則云：行不為非，為謹身，富不奢泰，為節用，度財為費，父母不為非，
 揆之釋文，行不為非，解謙身，度財為費，解節用，申言度財之義云：什一而出，無所復謙，謙即不足之義。此
 十六字一連貫注，詞義皆足，乃通貫富而言之，非戒奢泰也。此則之注，乃解節用為富不奢泰，遠非鄭義，
 且曰：無所復謙，而言父母不之可疑五也。釋文：故患不及其身也。善。此則有上句，無善字，但云：未之有
 者，未之有也，不辭，可疑六也。三才章，釋文有孝弟恭敬，民皆樂之，八字相連，此則有之，而繁孝弟恭敬於
 民之行也。下分繁民皆樂之於不肅而成下，云：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可疑七也。孝治章，釋文有聘問天
 子無恙語。此則云：古者諸侯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無無恙字。釋文又有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
 待之，夜設庭燎，當為王者侯者等文。盧氏拾大行人疏，御覽所引，此則有之。釋文故得萬國之歡下，又有
 五年一巡守勞來等文。盧氏拾王制疏引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揆之王制
 疏，乃類舉其略。五年一朝，即撮上節注也。此則無天子巡守文，而復舉諸侯五年一朝，可疑八也。聖治章，
 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明皇注也。正義引鄭氏曰：明堂居國之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此則之注，同
 於明鳥，而鄭所云無之，又釋文有於朝越晉重譯等文。此云：周公行孝，朝越晉重譯來貢，則此者云：據釋
 文，孝下少一於字。然行孝於朝，文未盡，無於字則不合釋文，可疑九也。經文：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釋
 文有致其樂，親近於母等文。此蓋解親愛。若曰：嚴近於父，親近於母，親字斷句。此則注云：因親近於其父
 教之為愛，改母為父，復增其字，與釋文之義使殊，可疑十也。五刑章，盧氏校釋文云：科條三千，謂則墨宮割
 瞎，大辟，穿窬盜竊者，剝，劫賊傷人者，墨，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壞人垣牆，開人關鑰者，瞖，手殺人者，大辟。
 此則注：五刑，謂墨，剝，割，宮，割，大辟，也。易科條三千為五刑二字，與明皇注合。又盧氏校釋文，好自改易，其考

設云：賸、舊、脫、今、補、呂、刑、作、刑、尙、書、大、傳、白、虎、通、俱、作、賸、又、於、論、下、增、者、賸、云、二、字、今、補、揆、之、通、志、堂、本、無、此、諸、字、釋、文、斷、續、爲、體、不、必、補、且、釋、文、於、經、文、下、有、所、訓、解、每、卽、用、本、注、此、五、刑、之、屬、三、下、注、云、退、別、刑、宮、大、辟、明、皇、注、亦、作、刑、然、則、賸、氏、所、補、之、賸、字、烏、知、舊、非、刑、字、而、此、刻、本、作、賸、竟、同、於、賸、氏、所、補、可、疑、十一、也、廣、至、德、章、釋、文、有、天、下、父、事、三、老、天、子、兄、事、五、更、等、語、此、刻、注、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天、子、無、兄、兄、事、五、更、多、二、無、字、正、義、云、荷、注、用、應、劭、漢、官、儀、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荷、注、未、必、卽、是、鄭、注、可、疑、十二、也、其、後、跋、云、右、今、文、孝、經、鄭、注、一、卷、羣、書、治、要、所、載、也、其、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之、羣、書、治、要、未、識、彼、地、何、書、所、傳、其、所、云、蓋、就、是、書、撫、拾、而、出、如、近、人、拾、太、平、御、覽、以、成、書、也、卽、其、鄭、注、當、時、已、經、刪、節、故、經、文、且、有、不、全、而、所、拾、之、注、其、果、卽、尙、然、所、獻、之、殘、文、邪、乃、今、考、之、其、中、少、有、善、華、則、皆、見、於、釋、文、注、疏、諸、書、而、諸、書、所、見、此、中、不、備、者、十、之、七、八、雖、其、鄭、注、亦、已、釋、其、夫、鄭、氏、所、以、足、重、者、善、華、也、去、其、善、華、止、存、糟、粕、雖、親、見、其、操、筆、而、書、亦、何、足、重、且、鄭、氏、詩、箋、禮、注、並、立、學、官、其、他、殘、注、散、見、典、籍、中、者、光、采、自、不、可、沒、又、安、用、此、疑、似、之、糟、粕、爲、乎、然、世、人、矚、目、而、貴、耳、疏、存、而、念、亡、禮、注、詩、箋、通、者、甚、鮮、而、易、書、論、語、等、注、則、爭、相、拾、之、不、倦、設、此、本、廢、而、不、存、數、十、年、後、有、言、及、者、必、有、惜、此、書、之、不、梓、行、而、深、恨、傳、播、者、之、無、其、人、抑、或、別、有、傳、之、者、竟、以、爲、真、正、鄭、注、復、出、如、向、之、皇、侃、論、語、疏、孔、氏、古、文、孝、經、直、信、不、疑、雖、不、同、三、墳、詩、說、之、無、稽、而、古、人、傳、聞、異、辭、之、義、或、有、所、未、合、編、謂、莫、如、存、之、而、題、曰、日、本、鄭、注、孝、經、不、使、混、於、學、官、所、立、諸、經、傳、而、置、其、真、偽、於、不、論、不、議、則、既、絕、後、人、以、耳、代、目、之、議、亦、絕、海、外、以、偽、講、入、中、國、之、萌、其、發、云、志、在、傳、諸、瀛、海、之、西、抑、知、中、國、所、重、正、不、用、此、糟、粕、邪、嘉、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江、都、焦、循、議、

依斗定尺議

依斗定尺之法極精於理且便於用天文家用一萬分爲日周通法卽此義也其法宜用通分依斗之方以爲尺析一尺爲十寸卽以一寸爲命十寸爲合百寸爲升千寸爲斗萬寸爲石以此尺量得修若干廣若干高若干三者連乘通分得寸數隨萬千百十收之卽石斗升合稍識九九者皆能算之若不用通分則以立方一尺爲斗廣尺修尺高丈爲石廣丈修丈高尺爲十石立方一丈爲百石廣丈修丈高十丈爲千石大約立方十丈以上寸數紛繁可參用此立方不及十丈者通分寸數爲便

郡縣議

顧亭林致書黃梨洲云炎武中年以後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積以歲月窮探古今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其自任如此於是尊之者以爲亭林非文章之士而王佐之才也余則惑焉余家塾有所著日知錄少時閱之其摘錄古書足以備掌故考核固猶是文章之習焉爾今偶於浙人所選文集中見其所爲郡縣議九篇自謂之詞曰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細按之其謬戾不可勝言幸而亭林以文士老死萬一有用於世而得行其說其害有甚於王安石之新法新法之弊已著無不隨聲以贊而亭林之說則惜其不仕於世以大展其學吾爲亭林幸又爲尊亭林者

太息焉古之所以行封建者一以輔功臣一以存故國天下安之也且建一國則其屬有卿有大夫有士而學校之立司馬之升不廢也便突於黎庶中指一人以與之國而世之三代以來未聞有是也今天下之縣數千而舉數千人使世爲令曰賦悉歸之此數千人者果皆足以闢土地治田野蕃樹木修溝瀆闢城郭實倉廩興學校屏賊盜乎果皆能使人民樂業乎亭林之言曰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選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子孫世世處之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不誠小兒語邪夫才難孔子所歎也中人以下全視乎驅使省察以爲賢否天下之勢以三十年言之大約生才不過數十人耳今以縣令數千餘人而人人期其才安得數千百賢黃以應之也緣不知其才而試之三年而後卽其吾恐紛紛然試之不已而所謂厚民生強國勢者無日而定無已又設太守三年一代御史一年一代葉正則謂官無封建更有封建者此則大吏無封建小吏有封建令之子賢而不得爲太守御史令之子不肖而不難於爲令非令之子孫布衣草野之士得爲太守御史加於令之上而察之而太守御史之子孫又不得如縣令之世有其官其戾於古而不當於事情可無煩言而自詘不謂寧人素有經濟王佐之名而立論乃若此其悖也其說固必不能行於世然學者謂於其名或不察其言也議之以爲聽言者例

俗禮答問一

俗問祭婦人多用舅姑爲主不用夫或問焦子曰夫不祭妻禮何爲其然也焦子曰夫不祭妻禮文以餽餘言之也謂餽餘之祭唯夫之於妻父之於子可不祭其他皆祭也且夫不祭者以其尊也舅之於婦益尊矣子之有父猶婦之有舅姑也父不祭子而舅可祭婦乎

俗禮答問二

或問焦子曰今之喪斂衣不用紐禮與焦子曰喪大記結紱不紐則今之不用紐者沿古制也乃古者生時衣帶取其可解則用紐紐猶今俗所謂活結耳歿則不復解衣帶皆用死結所謂不紐也今既不用紐亦不復用帶則大非矣

俗禮答問三

或問焦子曰居三年喪未卒哭而死以斬練斂禮與焦子曰非禮也父母之喪三年以凶服斂是無除服之時也死則侍親地下矣可凶服侍乎

俗禮答問四

或問焦子曰服既除以葬故而斬練禮與焦子曰對曰非禮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國律職官庶民三月而葬又曰凡有喪之家必依禮安葬若感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無除服而葬者也故古無久不葬者改葬之服昌黎議之極詳不得已而改葬服總焉可也

答由人已對示二李生

癸丑之春焦子居門人自外至卒然問曰答由於已與由人者有問乎曰有問答由於人者聖賢不去也

然則時人之所感者宜矣。曰爾何聞。曰今有大吏索其屬銀。屬不堪其迫。竊圖課與之事。發均伏誅。街里市巷之間。以迫憐屬。謂其非貪吏也。如夫子言。不已然與。焦子純然曰。惡是何言。吾所謂苦由於人者。非此之謂也。南山之麓。有隙曰狴。狴愛酒。人誘以醉。而刺其血。小平之津。有魚曰鱷。巨鱷多口。重千斤。甘人之餌。而致於屠。其誘與餌。人使匿。樹之間。潛淵泉之當也。安分而守命。焉人不得而致之矣。君子讀書稽古。一畝之宮。可以宅身。自食其力。以全其天。雖有貧夫。其何我迫。即或抱用世之才。資格而進之。屈伸之間。聽其自至於彼何求。於我何有。且處以逸吾身。仕以逸吾世。當路之人。舉我升我。是欲我措其學於世也。措焉可矣。當路之人。抑我滯我。是不欲我措其學於世也。不措焉可矣。感者味焉。不以人之用舍為進退。而以人之喜怒為榮辱。其未得也。不恤調阿。媿以獻其肺腑。醜錢稱貸。以供其奢。以為渴此精力。舍此性情。一旦可以榮祖考。光宗族。鄉黨吐其氣於友朋。振其勢於妻妾子弟。枉尺而直尋。迂腐者未足以語此。不知吾之志既卑。吾之可輕可賤之態。已備入於當路者之心。當路而賢也。必惡而遠之。倘其不然。不過謂是人也。可供我之役使。收之於家。奴養子之列。而乃不以為辱。以為榮。求援之不已。彼亦求報之不已。我已受其恩。又益望其加恩。於是雖得罪於天子之法。不敢不應大吏之求。卒之事敗身誅。悔之莫及。其咎也。人與已與。小子聽之。願介而窮。毋辱而顯也。介而窮。身屈而心伸也。辱而顯。身伸而心屈也。門人聞之。欣然而退。守其真。固其神。將誦讀以終其身。

屬文稱謂考

胡西琴先生問姑丈姊丈之稱於阮侍郎。侍郎轉以問余。擬此以答。問曰。從母之夫俗稱姨夫。若入文章。似難落筆。遍檢爾雅儀禮。皆無此條。姑丈姊丈。亦是邪非邪。循按爾雅釋父之姊妹曰。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姑之夫。無明文。姊妹之夫。謂之私。詩諱公為私。是也。姑夫之稱。見於六朝者。如梁江下一姑夫朱某。一傳北周蕭子雲為王褒之姑夫。一傳王。姊夫之稱。漢時已然。郭林宗別傳稱林宗姊夫。貨錢五千。此皆俗稱。用諸屬文者。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為姊妹。母之姊妹。為從母。然則姨者。所以稱妻之姊妹。非謂母之姊妹也。姨之夫。爾雅謂之亞。古亦稱僚婿友婿。從母之夫。稱不載焉。然而從母之稱。亦古矣。左傳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三輔決錄云。周季真班固姊之子也。喪婦作問神。歐陽文忠詩。大姨夫作小姨夫。是也。竊嘗思之。父母兄弟舅姑。定稱也。父之兄弟。依父為重。則曰世父。叔父。其妻又因世父叔父而重。則曰世母。叔母。母之姊妹。依母為稱。則曰從母。其內兄弟。外兄弟。從母兄弟。則稱其父母為父母。故其子。即依兄弟為稱也。父之姊妹。屬之。父而不可稱。母之兄弟。屬之。母而不可稱。父猶夫之。父同於父。而非父。夫。二母同於母。而非母。故同為舅姑之稱。依父母而通其變也。因其為姑之夫。稱曰姑夫。因其為姊之夫。稱曰姊夫。名以義起也。晉書王廙元帝之姊弟也。杜少陵寄狄明府詩云。梁公曾孫我姨弟。從母既通稱。姨則通稱。從母兄弟。為姨兄弟可也。北史元義納太后妹。明帝呼曰姨父。從母既稱曰母。則從其類。謂其夫為姨父可也。或名以義起。則稱姨之夫為姨夫可也。曰從母夫不辭。則

姨夫尚矣。丈夫者。古人泛稱。論語謂老者曰丈人。儀禮謂男子曰丈夫。皆無定號。今之稱姨丈姑丈姊丈者。俗稱無可與據者也。若施之於文。則無不可。賦頌贊論祭文。無取乎此。惟敘事文用之。或述時人之言。於辭氣中。稱姨丈姑丈姊丈皆可。猶官名地名。不必強作古稱也。或叙其人之親誼。則稱曰姨夫。亦可。必欲典雅。則先稱從母之姓氏。以夫繫之。隨文運用。存之一心而已。文章之道。有二。說經論古之文。就古論古。不可屏入時俗。行狀墓志之文。主於述當時之事。即為將來之典要。不必過於拘古也。

學童讀爾雅考

飽席芬之子六齡。其塾師將授之以爾雅。問於余。余曰。非所以教也。古者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博學不教。數者一。至十之數也。方名者。東南西北也。日者。干支時日數。計之使知朔望中節。歲陽歲陰之名也。書記者。書為六書。記為計字之誤。九章算術也。射御。射數皆有用於世。故自幼習之。既入小學。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學政之章。專於樂官。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不學詩。無以言。童子血氣無定。性相近。習相遠。其間甚微。且誦且弦。使機之所蓄。畢達而無所鬱遏。善善惡惡。勃然於心。志問。善氣盈則陽神長。陽神長則愚闇消。聰明日益。滯塞日開。有以達古今之志。而不為迂儒。故詩之教。最先。而又慮其肆也。節之以禮。則陰陽得所調。而中和之德。於是基之。孔子之教。莫要於此。至爾雅。訓詁雖不外乎六書。然學之習其義。通其義。無容誦為也。漢初。經學久廢。先王之教。湮淪何草律。以學童能誦九千字以上。得為史。更進而通於六體。則為尚書。天下動於利祿。從而趨之。閭閻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為一章。以取便於誦習。今所存急就章。篆籀文字。絕無條理。即其類也。揚子雲取有用者。作為訓詁。可知前此。但務誦字之多。可以干祿於古人。教書數之旨。已屬兩途。乃其時爾雅。屬孝經。不屬小學。固未嘗教童子以是也。孝文立爾雅博士。漢書不言。見趙岐孟子題辭。然豹文之鼠。惟一終軍能識。則當時習之者。亦甚少。蓋其時經生。各習一師。第守其師之說。不復能究其師學之所出。故爾雅雖訓詁之指歸。而執爾雅之文。即能通五經之義。貫羣聖之言。此非通儒碩學。未易言。此三尺之童。經文未誦。先以爾雅授之。不啻嫁市入門。早言怙曰。子氏猶在。賸馬來歸。不亦偵乎。大抵徒誦其文。莫知其義。而爾雅一書。遂成閭里書師。課蒙本子。亦枉矣乎。且爾雅以訓詁為文。率以一二字句。強以連之。氣已抑塞。而不暢達。以方萌之機。封之使銅。如噎如吃。不可以誦。所謂長言永歎。莫之有也。陽氣不宣。虛虛漸鈍。其軼雖終。茫然罔覺。欲其通經書。善屬文。吾知難矣。竊謂教童子者。宜淪其性。導其善志。養其和氣。蓄其道。德不速其成。不誘以利。不飾以虛。果有出人之才。不必誦爾雅。爾雅自能為之用。世之通儒。非從幼年讀爾雅來也。若謂近年考試之文。間有以用爾雅字句。獲者。緣是而為教。則非余所知矣。

請立北湖耆舊祠狀

辛酉科舉人焦循。為留存舊蹟。呈明存案事。竊維北湖黃莊橋鎮市中。有舊屋一所。係前明忠臣梁公于溪之宅。梁公與謝公承貴。今謝姓後人。因屋久圯。壞將售於人。謝係循母黨至戚。不忍以前賢舊蹟。母

家道屋一旦拆毀汗穢於居酷之手勉力歸謝之價契買投稅在案竊以梁公之忠昭於明史已恩旨入祀忠義祠謝公父子之孝義亦載於邑志循顯已力修葺即立梁公牌位奉祀於內以謝公祠之其里中孝弟忠信誼載於史志者俟更爲斟酌入祀名爲北湖若舊祠不招僧道不雜祀他神但循所契買他姓不得爭占循之子孫亦不得擅賣於人爲此將史志所載梁公謝公事實錄呈臺下實示存案俾忠孝舊宅不致就湮或亦於風俗人心不無裨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

雕菰集卷十三

上王述菴侍郎書一

循頓首謹上述菴侍郎大人閣下昔韓退之臯甫持正署名於牛奇章旅寓而奇章緣是知名古人好士之風可感百世語循者每言閣下高道過於昌黎丁未戊申間閣下弭節江西揚州之士自江西歸者必數稱援引獎誘之善不少矣循賤士也家世寒微僻居下里惟以先祖父之訓不敢爲世俗學成童而後涉獵經書始究程朱漸探服鄭幸私淑於良友乃尋求於君說然而賦資庸劣朝誦夕忘好爲深思往往自塞或以循蹈無益之難途失科舉之近效誠爲知言特相守有年神與之習不能舍也前年閣下以按事至高郵旬容道經江都晤汪員外對琴先生言於京師見焦某所爲文卷問循之學業對琴先生還即語循循不禁感泣涕零莫能自已當是時閣下以君事在途非草茅請見之日且一隙可乘即思攀附排諸說說執政所說况乎鸚鵡在雲非鶴鶴之所從樞江餘句說小孟嘗分應自匿故至今高誼惟循寐憶之不敢晉謁前月在安定書院中見方君仕焯言閣下告假歸里遍求當世名士又計及於循循與仕焯相交素深或仕焯阿於所好於閣下前認爲稱道耳今天子以文治致太平表三代之道文華元明之陋習大江南北數千里中所方駕康成比肩叔重者不下數十餘人循第如小兒之學孩笑村女之粧內家何足一顧然而閣下之情不能忘矣夫六合之賦陳覽者以爲愚春秋之名稱逐者以爲亂素非針芥

歸德集 卷十三

一九七

衡鑿妄希斥辱之羞各由自取乃喬木下樛而葛藟蔓於草河海廣納而行潦涵於塗形已得復遠芳釋師資坐失悔誤何如是故三都之成必就正於皇甫道之詠亦求益於李真庸下之材雖遠遜左李而陶豁造就閣下非今之龍門乎謹以所刻萃經宮室圖一函薰沐呈覽琴書之下幸賞斧政不勝悚慄戰懼之至

上王述菴侍郎書二

循頓首上大人閣下歲癸丑曾以所刻萃經宮室圖一函交方文學仕焯呈覽前年晤崇明黃君雅太學去年秋晤汪對琴比部皆云大人言次屢問及循切思循以鄉俗鄙儒絕無知識數承關注銘感無盡夫蠶蟬壁壘不度阿棟之高往往以科木下垂遂緣而思附循以特愛之故不禁妄有所求明知其妄而不能自己者誠心服大人者甚深蓄之蓋已久也循居甘泉之北鄉地僻無師學惟先人之教以爲生員所重在學術不在科甲於是命之究習經書博覽典籍循淺陋實無以承先人之訓然而先人教子弟之法似有可述者方今盛朝曠典命郡縣舉孝廉方正以六品官用謹以先人之言行證諸宗族鄉里似於此有無愧者備已沒世不能邀朝廷之恩乃據朝廷所重以求大人先生一言以銘墓石則或非粉飾虛誣以妄煩君子之筆也大人之門胡若益張君與循皆交好皆稱大人謙以接下於闡微顯幽之事尤無所拒每有求者必親自撰著不假手於人竊謂墓石之志必求德行事功卓然於世之人又必工於文辭足以行遠所慮者或以其人卑賤令門人子弟輩操觚爲之而不收於集則亦終於湮沒耳大人德行事功文章三者並立而不朽又復謙厚和平好揚人善循不覺狂喜雀躍假一隙之可以攀援頓忘紛分之隔敢以所生墓志爲請伏乞念先人苦節一生實以著作循惟犬馬不忘以報盛德本擬正月到浙叩頭哀乞適以他故尚遲時日中心汲汲不禁極味先此上稟謹錄先人事略一卷恭呈台閱不勝恐懼之至嘉慶丁巳正月初十日謹上

乞程易時先生爲先人作墓志書

循頓首之江別後且暮神馳通聞先生杖履清佳精神倍舊奇脈之診良不虛也循因母病不敢出門者三年矣今冬十月不幸至於大故哀慟之餘莫知所出惟思人子所以事親有善行可傳而不能述大罪也欲述其親之善行而徒求之高爵顯官以炫耀庸庸者之耳目不乞諸當世之鴻儒碩學亦惑也竊念今世齒德兼備如先生學問精妙如先生著書滿家如先生而不孝循又獲與同時又嘗爲先生不棄實親言笑有父母之行而不求先生筆爲文以附大集以傳不孝之罪與感又勝論說謹將先父先嫡母先母事略呈覽乞賜一銘墓之文以光泉壤幸憐而許之感且不朽能賜親筆一書雖或行草用裝潢以傳之子孫則更感惠不淺矣不孝焦循俯伏稽首

上座師英尚書書

循再拜老夫子門下去年奉稟厚蒙俯覽今春賜答手書展誦之下曷勝感激循自壬戌歸家即留心於易越十二年至乙亥成易學四十卷循以聖學深微未容遽測稿雖數易未敢語人前年宮保阮公索循

歸德集 卷十三

一九九

稿本並勉促撰完。今年擬以此稿呈請教誨。五月間。親自手寫。至十月。左臂筋痛。牽掣右腕。不能速書。內中圖略一本。章句第七卷以下。係他人寫完。正在兌便。寄入京師。適同門汪煜有信寄來。湖中道老夫子有信。問循所著之書。且命寄一二種看。循伏鄉里。動息無狀。辱承關注。至此。因記宋仁宗時。天下太平。韓富范歐諸賢。同輔於朝。時平陽孫復舉進士不中。受范公教。因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卷。傳於齊魯間。南城李觀應制科未第。歸而學禮。著禮論七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請正於范公。富公說者謂君明臣忠之世。草野儒生。得以修明經學。循之才不及孫李兩君。而幸所生之世。文治光昌。明良喜起。遠過於慶曆皇祐之時。疾病餘生。既不能効力於簿書奔走。苟得於經學中。稍有所就。以彰聖朝之化。及於鄉僻者。如此。是則循之志。爾謹以所作易章句十二卷。易圖略八卷。其為雕孤樓易學四十卷。叩頭再拜。呈於座下。伏乞誨正。指其疵謬。求賞大序一篇。冠之卷首。不勝悚惶依戀之至。嘉慶丙子十二月初一日。

奉檄上制府書

淮揚病水者三年矣。大人奉命總督兩江。即檄部內人士。以治水便宜策上。兩郡之人。紛紛以策上。數百十人矣。顧高堰之水。下洩於高寶諸湖。其東以漕隄東之。設諸湖。則水又洩於下河。以東北入於海。上河人與下河人利害異。下河以北與下河以南之利害。又異。故淮人之策。必異於揚人。而實應人之策。必異於高郵人。高郵人之策。又必異於江都甘泉人。同一實應高郵江都甘泉人。而居湖以西者。其策必異於居運河以西之人。同一高郵人。而居北者。必異於居南之人。何也。各地之利害既異。則各地人之策亦必異。往往至於相反。勢使然也。循上河人也。居湖以西者。十世。閱年四百有奇。固深知水之利害。然而所深知之利害。不能出乎所居之地之外。則宜於此。未必宜於彼。故今日治河淮之水。必使數千里之形勢。括諸一心。數千年治水之成法。深悉而貫通之。不以一人之策為去取。不以數百十人之策之不同為惑。不欣動於新奇。不徒襲乎陳言。胸有成竹而後行。士人之策。恐未可偏據也。

與朱椒堂兵部書

循頓首。白。十年不晤。僻處湖濱。無緣通候。昨諱昌歸。適與先生連屋而居。且道已補兵部。實缺。雖者官齋夜語。由是可見。諸行事。循頻年汲汲。徒托空言。邇年專力學易。著有雕孤樓易學一書。符手寫兩通。一就正於阮宮保。一就正於英大家宰。均蒙獎掖。以為可存。幾思與吾仁兄商訂之。以卷帙多。未及更寫。姑言大略。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即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即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於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言之。而其畫之所。其比例齊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圓。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泥乎辭以求之。不當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惟其中引中發明。其辭之有顯而明者。如密雲不雨。白虹西。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與巽同。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吳即速。速即室。喜即樂。假借如借繻為需。借疾為疾。借脈為遂。其

借祀為已。雖推之。鶴即雀然之宿。祥即牽羊之羊。祿即即鹿之鹿。約即納約之約。披即髮髮之髮。味即歸妹之妹。肺即德積之積。而即朱紱之紱。彼此訓釋。皆為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象辭爻辭十翼之義。不明卦畫之行。不明象辭爻辭十翼之義。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不足以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循離羣索居。獨學無耦。漫以大略。請教先生。以為何如。書之不盡。聊以當一夕談耳。嘉慶二十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寄朱休承學士書

循頓首。休承仁兄大人。京師一別。十有五年。循丁卯春病絕七日。乃甦。用是諸念悉屏。專心學易。踰伏湖濱。遂與世疎。然風雨之夕。孤坐無與。每思良友。心竊惘然。今四月間。李冠三兄有字來。村中道及仁兄。信中詢及鄙人。不勝感涕。乃思奉一書。未得其便。遲遲至今也。循邇年別無善狀。惟於易稍有所見。卷帙繁多。未能遠寄。已稍述大略。質之王君伯申。大抵聖人之教。質質平易。不過欲天下之人。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已。其義理。論語孟子闡發無餘。君子小人。猶陰陽寒暑。貴而在上。自王公以至令長。皆君子也。賤而在下。農工商賈皆小人也。在君子宜孚於小人。在小人宜進於君子。故寒往暑來。亦暑往寒來。日往月來。亦月往日來。小往大來。亦大往小來。大來固吉。小來亦非凶也。泰卦下天。上地。尊卑倒置。而謂之泰者。以其能變通也。故曰勿恤其孚。卦本有恤。勿恤者。以其有孚也。否上天下地。而謂之否者。以其不能變通也。故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否卦原是君子。以不能孚於小人。一己獨正。故不利也。陰陽有尊卑。而無善惡。尊而光。卑而順。皆善也。上慢下暴。皆不善也。惟寒變為暑。暑變為寒。乃為天道。乃為大和。是之為泰。若當寒而燠。當暑而涼。恆寒恆燠。即反時為災。斯謂之否。解者以陽外陰內為否。陽內陰外為泰。是以秋冬為否。春夏為泰矣。明曰變通。配四時。是寒暑皆時也。其往來皆通也。通即泰也。泰極承以春夏。固是泰。暑極承以秋冬。亦是泰。否極而泰。由君子能通之。泰極而否。由君子不能通之。以否極而泰。比諸寒極而暑。暑極而否。比諸暑極而寒。則疑失其倫矣。自泰否之義不明。而大小往來之義遂晦。於是各持一君子道長之見。而攻擊傾軋。即使得正。而已不利於君。不利於民。所謂不利君子貞也。是真否也。易道但救人。旁通彼此。相與以情。己所不欲。則勿施於人。己欲立達。則立人達。人以此情求。彼亦以情與。自然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大舜舍己從人。善與人同。斯乃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孔子謂之仁。謂之恕。大學以為絮矩。此實伏羲以來。聖聖相傳之大經大法。故曰不可負。曰負貞。為但知是己。不能孚人者。戒也。循所見易之大旨。如此。略述之以質之仁兄。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義文。周孔之義理。宋之義理。仍當以孔之義理衡之。未容以宋之義理。即定為孔子之義理也。

上郡守伊公書

循頓首。公祖墨卿先生。執事。承委分辦圖經一事。所分十門。已彙萃成帙。所採文章。可備徵實者。亦得十

五册約二千餘篇。惟所願體例。僅用纂錄。不易一字。而標以出處。此誠取信於古。恐有整空謬偽之病也。然部意揆之。有未盡然者。近時朱竹垞日下舊聞。黃玉圃南臺舊聞。皆用此體。而其書實皆述古。不及今時事。若郡縣志。虛半今古。則有不可徒以纂錄成書者。夫汲於古者。纂而編之。其驗於今者。無非名可述。無卷數可言。豈其說設所由來乎。若使半為纂錄。半出心裁。則是醜糞合於酒漿。狐貉蒙於綸綍。前此雍正府志。甘泉縣志。體例雜糅。頗堪哂笑。賦此之故。不合一也。行狀行述。作於子孫。所稱不曰先府君。即曰先王父。將仍其稱乎。抑易其名乎。仍其稱斷無此理。易其名則已非行狀行述矣。若已易其名。而仍繁以行狀行述。則名為徵實。已蹈虛誣。顧案牘之文。不刪。謂明儒之修史。隋代之稱朱沈。譏唐士之疏經。設如小吏書供。前朝頌聖。亦仍而列之乎。不合二也。且事有原諸典籍。而其說非誠。播自傳聞。而偏為至確。此符生之錄。不及趙逸之舌也。山川道里。十目共徵。道德文章。百聲均合。轉以其不見於書。而概從屏棄。何輕目而重筆也。不合三也。前古之書。或數行之中。僅取一語。割之則脈絡不完。備之則字句冗費。且有前後相問。不容備載。仍將裁彼偏辭。成我專義。夫班固改列傳一二字。已名漢書。馬遷述荆軻數百言。不稱國策。但明言所本。不復瑣述書名。既憑我意為改移。又舉而歸之古昔。不合四也。史傳之文。互為詳略。或此篇之意。待彼而通。今節取一端。莫測首尾。是必集腋成裘。釀花為蜜。況長勺師馳。別傳標劍。焚澤敗績。更記癡肝。合則條為奇觀。析則傷其零亂。不合五也。至於孟子述庚斯。業殊官左史。選論艾獵。似襲於菟。如謂載籍可憑。書堪盡信。徒以臆列為藏拙之巧。不以草創失潤色之權。不合六也。且夫編纂之謀。有同賣菜。宜兼收而並採。難主一而廢百。勢必汗牛充棟。紙不勝書。作者既徒見其煩。閱者恐難終其卷。不合七也。割裂則本末不明。堆垛則繁復無次。果使纂錄之書。可以千古。則是衛湜之禮記集說。高出康成。李昉之太平御覽。賢於杜佑矣。不合八也。纂錄之書。最忌望一漏萬。卷帙不得不多。既多矣。始則抄寫難。繼則刻難。刻矣而印。又難。印矣而購者。又難。劉表之牛。徒堪享土莊生之木。止以全天。不合九也。典謨誓誥。讀者判以七觀。雅頌幽南。學者亦分四體。史記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以各歸其例。本諸是也。至元史則增以國語。明史且別出天圖。莫不按事立格。依文樹義。今概用纂錄。不分紀傳。不列書表。將上述天子之恩。下等編氓之例。已非臣子敬謹之所宜。而一郡典型。千秋著作。僅以供詩人之取料。若博尚奢。有肉無骨。不合十也。鄙見竊謂國史宜本漢書郡志當依史記何也。漢武斷代。則前不連古。後不及今。國史之例也。史記上及軒轅。下終漢武。郡志之例也。郡志為土地之書。宜先釋地。為嘉慶十二年之郡志。則嘉慶十二年見在之城郭河渠都里疆域。以及寺觀橋梁田賦戶口。皆目驗而知。實莫實於此矣。是必按而記之。書其實跡。不厭於詳。不嫌於瑣。是為所見異辭也。由今日而上推之。則六十歲人可識四十年事。四十歲人可識二十年事。水某年而湮塞。城某年而築。修城官之更代。士科之甲乙。稽之册籍。詢諸故老。是為所聞異辭也。事遠年湮。咨詢莫及。既不可見。復不可聞。無可奈何。乃檢之故籍。以求十一於千百。說以異而成疑。書或神而難據。所為傳聞異辭也。今轉以傳聞為本。聞見為虛。令實事求是之路。趨無可奈何之途。鄙所不敢為也。竊觀太史公自序。歷歷道其本原。而每傳贊。有曰余觀春秋國語。余讀牒記。

太史公讀秦記。余讀孟子書。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余讀離騷天問哀郢。余讀孔子述。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可為博覽。華書矣。然惟尚書論語。信而取之。而尚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則不敢言。百家言黃帝其軼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其不盡古籍而纂錄之可知。且既本國策世本等書。而孟嘗君則必徵之於過薛。信陵君則必徵之於大梁之墟。於馮疏九河。則必徵之於長城亭障。賤耳貴目。雖古事猶然。其管晏趙盾之事。略所共傳。別書新說。稷直孫武。不論其兵法。而論其行事。則今日之載諸二十四史者。已如日月經天。設令史遷當此。果備錄之耶。他如項羽則聞之周生。衛青則聞之蘇建。荆軻則聞之公孫季功。韓信則聞之淮陰人言。是皆訪於時人。而不必求之故紙者也。至於田叔傳。則曰余與仁善。韓安國傳。則曰余與壹遂定律術。觀韓長儒之義。李廣傳。則曰余親李將軍。游俠傳。則曰吾觀郭解。鄺生傳。則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凡史公同時之人。無不詳悉書之。至今讀者。孰謂其私於故人也。且古書具在。學者刺取之。皆可成書。而見聞可及。略之不言。日愈多。而事愈湮矣。不揣樸味。妄獻芻蕘。伏乞俯而察之。並擬目錄於左。

南巡紀。天子之事必當紀。

總圖。

四境保甲圖。

水道圖。分上下。

江洲圖。分限里數。

麻字圖。

氏族表。

選舉表。無功業文章。而但有科第者。雖宰相狀元。僅列一名。於此表中。不為別為立傳。

職官表。

地里略。宜分保甲。而統之以巡司。又統之以縣。如史書中地。里志。體例。而寺廟。橋梁。村鎮。皆按里按方詳而書之。

河渠略。

鹽筴略。

漕運略。

政略。職官之姓名。歷歷。既編為表。其有美政。可書者。入此略中。

軍事略。歷代大事。無過於軍統。其於此則事志不必載。

金石略。

藝文略。川新唐書之例。凡人之不必立傳者。但書其里於書名之下。則列傳中。省無限闕文。

戶口略。

田賦略
列傳不必多
沿革考

古蹟考

覆姚秋農先生書

六月十二日奉到手書備悉一切。所示揚州府志條例盡一之處。謹承教誨。所商諸條。先生不以循爲部。下采芻蕘。蓋先生心有折衷。而謙讓不肯自發。知循素性野質。欲代一暢發之也。請據所知條述。以備采摘。來札云。舊志謬謬。應刪者於各卷低一格載案語。仍存其名。以備復檢。此條極是。然細審之。其辨有三。如隱逸之應。孝子之董永。方技之趙達。武功之陳憲。名臣之徐宣。此直於正傳中刪之。顯辨其誤可也。所辨一也。若如忠義之王信。舊志稱其忠。元史明史言其叛。人壽之判。繁於一言。若竟刪之。而指以爲叛。則失傳信傳疑之義。是惟仍存舊志原文。而注補異文於下。所謂互異則雙行列表者。於此類爲宜也。節婦孝子中。頗有此類。當以忠厚之心。行明察之義。所辨二也。修志時耳目所屬。不無濫等才識所囿。遂多徵幸遲之數十年。但存三五行之空言。存而列之。徒覺無聊。文獻無徵。但形其穢。續修者遂毅然刪去。以康熙志較萬曆志。已十刪其二三。以雍正志較康熙志。又十刪其三四。職此故也。循原其所刪者。考其行事。往往爲必不可刪之人。如孝子孔應試。割肉三十二處。又扶一。日可稱奇孝。不在蕭日曠之下。舊志刪去。令人扼腕。因而推之。其空言無可考者。未必皆濫等微幸。大抵修志者。苟率完事。使孝子仁人之精氣不揚也。刪之則不存。存之則類冗。循焚香拜誓。反復以求其例。則附書之體爲宜。史於忠孝文苑。每用此法。誠仁人之心。既不煩冗。亦不失體裁。省泛語一二行。即可存姓名三五輩。守畫一之例。而勢將概從剷削。或任煩冗。循不敢也。並叩頭再拜。求諸君子留意於此也。所辨三也。來札云。各傳內詔令奏疏之類。皆不錄。以省煩冗。擇其要者入藝文志。是將循有請焉。志書以詩文爲藝文。最是陋習。一開此門。而山魁木客。皆可以七言惡詩。蠶絲收入。此志之所以煩冗而不貴也。竊謂文與詩。必有關於事實者。隨類取入。如溝洫志載賈讓三策。禮樂志載房中諸歌也。其有關古蹟者。必如文文山之賣家莊。鮎魚壩諸作。蹟見於詩。詩即是證。若偶然遊眺行吟。無關情事。雖杜少陵。蘇東坡亦宜在禁例。所以防煩冗也。奏疏之文。一生精血莫要於此。如劉瑜之忠。全見諸所上之書。若分而爲藝文。不異竭其精髓。但存皮殼。而其文孤懸於別卷。亦全失精采。是斷不可者也。欲省煩冗。轉增紛擾。譬之魂魄。合聚則爲生機。分置皆成死物。前年與阮大中丞言論及此。中丞以爲然。所以別有文粹一書。以收詩文。志中不設此類。中丞答先生札中。稱唐宋之文。篇篇俱載者。指文粹而言也。劉瑜等正史之所有。本無藉於志書之傳。刪去其奏議。不過棄筆者之無識。尙不足爲重輕。若有賴志以傳者。則所關非小。如孝子陳嘉謨。救父不得。上書於轉運使。而投於水。其精神氣節。畢見於所上之書。舊志將書刪去。而孝子之烈。遂索然矣。循竭力求之。僅得半篇。爲之憤鬱者二日。不得不深咎於前此修志者之不載也。且必未能免俗。取詩文爲藝文。亦惟

取其有切於揚州者而登之。如劉瑜奏疏所論宦官宮妾。於揚州七邑。莫不相涉。入瑜傳則瑜之生氣勃然。入藝文殊爲無謂矣。史漢於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備載其文。所以然者。其人以文學傳。非空言市語所能表著。必取其生平所撰著。標其一二。以見梗概。古史臣用意之深也。若於相如班固傳中。刪去諸文。雖極口贊其工。善賦。皆成市語。而其人之精神不出。循謂揚州文學。如曹李之於文選。二徐之於說文。此二書爲萬古之精華。而揚州洩之。爲天下學者之性命。而廣陵兼之。則曹李李善之傳。必從文選中討論之。徐鉉徐鉉之傳。必從說文中討論之。如上文選注表。說文序。均當載入。宋史徐鉉傳。近時文學之盛。在前如陳厚耀。喬萊。汪楫。顧嗣河。王式丹。張符驥。王懋。吳世杰。夏之蓉等。在後則如李惇。汪中。劉台拱。賈稻孫。顧九苞。任大椿。鍾懷等。皆宜從其所著書。及文集中。探而詳之。循生諸君子。後思有以光顯之。不憚越俎而謀。死者之所望。未死者之責也。幸毋將血脈所關。輕爲分奪。是皆不錄之說。循所泥首再拜。爲吾郡諸英靈請也。來札云。史集中以最詳要者列爲正文。其他事蹟互異。或須補探。或須考證。雙行列表之下。如三國志補注之例。分注之。說是也。正文注文之例。亦未嘗無。三國志注。因事存錄。陳壽不載。故注以補之。撰三國志者一人。注補者又一人。雖有詳要宜登正文者。不得與陳壽之原文相連屬勢也。今之府志。一人爲之。而一人注之。與裴氏注三國志之例。原有不同。惟羅願新安志。程靈洗傳。用陳書。而以南史之異文注於下。蘇瓌傳。用唐書。而以宰相表之異文注於下。蓋其文既異。勢不得兩存於正文。不得已而用分注之體。或有所考辨亦然。若本無異同。則參取連屬。無容分注。惟其不明注所出。故不見針線之迹耳。竊謂正文與注文。體有一定。如夫人之不可作婢。婢之不可爲官。孰孰就客。不容以一例執之。循皆因所定之例而求之。其變有七。果其人之事實。見於史集者。止有一文。如隱逸之韓續。孝子之沈正。直錄其文爲正文。注明出處。本無異文。亦無考證。無容注補。此常例也。例之一也。若事實見於數處。其一詳要可取。他皆不足以入正文。如釋老之王遠。知唐書才伎傳。首尾雅正。直取爲正文。其龍城錄。雲笈經。荒渺之語。近如小說。止以八注。不必連屬也。例之二也。若有數文。而互爲詳要。亦無異同。如城洪傳。一見三國志。一見後漢書。又見後漢紀。皆宜錄爲正文。譬如三院彙題。六卿共議。惟各取其善者而參之。此勢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三也。若其人之事實。史集並無正文。必博取而叢拾之。如術藝之衛朴。散見於夢溪筆談者。已非一處。而其推步治曆之要。又零星見於王海元史等書。其事皆宜作正文。不當注補。則集腋成裘。釀花爲蜜。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四也。樂風附見胡大海傳。王鼎附見花雲傳。陳善補附見崔備傳。以爲正文。則首尾不具。則必參之各書。以成傳體。如字里官秩傳之正文也。樂風字秉德。見萬姓統譜。考得此字。方知風池吟稿之架閣樂秉德。卽鳳而鳳之爲架閣。直中書省。皆宜備乃皆證之於汪右丞之詩。詩不可登正文。故既刺取連屬之。且注之。例之五也。其人並無正文。而拾各書以爲正文。其中亦分主客。如釋老之徐神翁。其見於鐵圍山叢談。清波雜志。櫻耕錄。家世傳。聞春諸紀。各記一事。聚之則成一傳。原無分於主客。宜並采而連屬之。以爲正文。其鐵圍山叢談所紀。與家世傳。聞春同。而異則分注之。此卽互異者注之之例也。金鼈之詩。見櫻耕錄。而雲龍漫抄所載。但稱有

人題詩。不言為神翁事。附注於下。即有考證。則雙行之例也。有連屬於正文。有雙行為補注。亦例之不容不變者也。例之六也。許學士一代醫師。宋史無傳。舊志本獨醒雜志一條。以為正文。審之不詳。要乃小說之言。止可入注。而正文尙虛。則於其所著本事方。鈎取連屬為正文。而宋史及文獻通考所載。書名而入正文者。亦連屬之。而舊志所采。轉入於注。此例之又一變也。例之七也。此七例皆從第一例變而通之。如易之飛伏。自一世至於五世。又有遊魂歸魂之變。如九數之少廣。自一乘以至九乘。又有正負盈積之變。似不盡一而質畫一。易窮則變。變則通。若執一常例。以駁一切。必左支右詘。而不可以通矣。循自三月以來。每於不可通者。窮日夜苦思。以求其通。因得附書連屬二體。以濟正例之窮。庶免煩冗漏略兩病。願先生俯察其愚。倘所說有可取。竊謂諸公可以參用之。凡一切拘迫窘迫之患。可以消。而排纂類書之請。庶幾免也。先生知我。故敢懸言。幸恕無狀。不宣。

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

循讀新刻大作問字堂集。精貫卓識。茅塞頓開。尤善者。復袁太史一書。力鑿謬說。用彰聖學。功不在孟子下。反復久之。拜服拜服。惟著作考據之說。似有未盡。安附邵見上諸左右。循謂仲尼之門。見諸行事者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見諸著述者曰文學。自周秦以至於漢。均謂之學。或謂之經學。漢時各傳其經。即各名其學。如易之有施、孟、梁邱三家。詩之有韋、韜、王、長孫。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公羊穀梁有嚴氏、梁氏。及尹、胡、申、章、房氏。均以學名。無所謂考據也。其列諸藝文志者。首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謂之六藝。即儒林傳諸君所傳之學也。次以諸子。則名之曰某某家者流。又次曰詩賦家。兵家。其天文、術、譜、五行、雜占。謂之曰數術。醫方房中、神仙術。謂之曰方技。當時有專守一經者。有兼他經者。各為章句以相授受。其學諸子者。有若楊、王、孫、學黃老。晁錯學刑名。于定國學法。主父偃學縱橫。趙充國學兵。其詩賦家則謂之曰詞章。枚乘、司馬相如其人。有兼之者。則曰通某某經。善屬文。則曰通某某經。百家之書。則好古學。長於術數。未聞以通經學者為考據。善屬文者為著作也。賈、鄭、大儒繼作。以百家諸子之書。術數讖緯之學。一切通之於經。盡化以前專家章句之習。破古今師法之爭。為經學大成。亦仍謂之經學。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為之輔。從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聖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聖之性靈。並貫通於千百家。著書立言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不能得其精。竊其皮毛。為漢魏則詞章詩賦之學也。其在史曰。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山工於詞章。不得為醇儒者。以習其粗。不知其精也。史又曰。廣川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章。然則文章與方技。一類。屏諸通經之外。以其於經僅有皮毛也。蓋惟經學可言性靈。無性靈不可以言經學。故以經學為詞章者。並賈、董、蔡之流。其詞章有根。抵無枝葉。而和如作凡。將終軍言爾雅。劉珍著考名。即專以詞章顯者。亦非不考究於訓故名物之際。晉宋以來。駢四儷六。間有不本於經者。於是蔚統所選。專取詞采之悅目。歷至於唐。皆從而仿之。習為類書。不求根柢。性情之正。或為之汨。是又詞章之有性靈者。必由於經學。而徒取詞章者。不足語此也。趙宋以

下。經學一出。斷古學幾亡。於是為詞章者。亦徒以空行為事。並經之皮毛。亦漸至於盡。殊可閱也。王伯厚之徒。習而惡之。稍稍尋究古說。摭拾舊聞。此風既起。轉相仿效。而天下乃有補遺掇拾之學。此學視以空論為文者。有似此粗而彼精。不知起自何人。強以考據名之。以為不如著作之抒寫性靈。嗚呼。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鵬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鳴名於歙。段若膺名於金壇。王懷祖父子名於高郵。錢竹汀叔姪名於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十家。均異乎補遺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與之稱。所謂考據者。混目於其間乎。若袁太史所稱。擇其新奇隨時採錄者。此與經學絕不相蒙。止可為詩料策策。在四部書中為說部。世俗考據之稱。或為此類。而說不得竊附於經學。亦不得誣經學。為此概以考據目之也。著作之名。見於班孟堅寶戲。其辭云。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推其以著作為餘事。倘以道與器配之。正是取舍為道。著作為器。今袁太史以考據為器。著作為道。已異於班氏之說。且漢時所謂著作。專為掌修國史之稱。或曰著作東觀。或曰典著作。是也。魏晉南北朝。直名掌史之官為著作郎。乃無端設一考據之名。又無端以著作歸諸抒寫性靈之空文。此不獨考據之稱有未明。即著作之名亦未深考也。袁氏之說不足辨。而考據之名不可不除。果如補遺掇拾。不能通聖人立言之指。則袁氏之說轉不為無稽矣。乾隆乙卯三月二十日。

與劉端臨教諭書

循頓首謹啓。端臨先生足下。先生之學。久聞汪君容甫言之。己酉之春。曾乞容甫札求謁左右。後未果。溯江至今。殊歎歎也。邇因阮學使之約。客遊於越。適程君中之自丹徒來。道先生知鄙人名。且索拙作宮室圖。讀以一部呈上。幸進而教之也。循謂經學之道。亦因乎時。漢初。值秦廢書。儒者各持其師之學。守之既久。必會而通。故鄭氏注經。多遠舊說。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為業。漢儒傳說。束諸高閣。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兩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待。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質。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乃近來為學之士。忽設一考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蓋儒者束髮學經。長而遊於膠庠。以至登鄉薦。入詞館。無不由於經者。既業於經。自不得不深其學於經。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何考據之云然。先生當世大儒。後學之所宗。仰出一言。以正其名。俾共知儒者之學。有深淺。無同異。則不致以虛聲。附。亦不致視為覯途。以阻其功力也。循無狀。願明示以正其誤。不甚悚愴。冀幸之至。

離菰集卷十四

復江良庭處士書

循謹復良庭先生足下。循所為華經宮室圖一書。乃庚戌年授徒深港時所作。既而病嘔血。醫者以為中死法。同學及門人輩以此付刻。原稿於正書中偶雜古體。當時未及改正。至今頗悔之。顏黃門陸博士所言皆通論也。昨接台札。指摘是書俚俗之字。承教感謝之極。其太俗如尊所斥者。當檢出改之。爾又來札稱邵作徵引浩博。考核詳明。城涂壇學之等。可稱精細。無遺議。循欣愧無地。叩頭叩頭。又蒙於書中言位。寧榮醫門桌三條。細加訂正。不吝教誨。夫人新著一書。閱者翻一二葉。即置去。非覆舊說。即飽盈腹。先生不以循為淺陋。屈意終覽。示以可否。誠今之古人。不勝敬服。循承教令更詳之。因復取經文傳注。及先生之言。合諸于心。三閱晝夜。終難釋然。不敢不復諸長者。循易鄭君榮露之說者。所以明四齋非四阿引。大記明諸侯有榮。引斯于詩者。明天子有榮。蓋榮與齋。天子諸侯皆有。惟四阿天子有之。諸侯則無。鄭意篇中其明著然。此條易鄭義。不敢向先生多辨也。朝中為庭二字自別。說文又云。庭中庭也。宗廟稱雅為梁棟之名。則此庭指屋內言。儀禮射聘喪祭等禮皆言中庭。皆指階下無屋庭言。則中庭為中庭之通借。如聲庚之廷作庭也。凡朝中供謂之廷。則不獨燕朝有中庭。即不獨燕朝之中庭。左右謂之位。鄭氏解正義云。凡治朝外朝。庭臣皆以庭之左右為位。若寧為門屏之間。與朝亦別。當寧者負寧而立。猶當辰為負辰也。若背寧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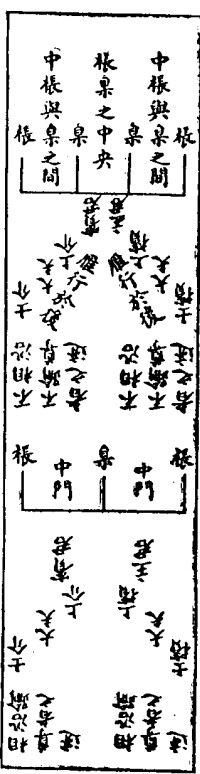
離菰集 卷十四

二一七

於門外。臣向寧立於廷之左右。非謂門屏之間為治朝也。人君守立處為寧。方百步為朝。混之為一。似非古訓。諸侯內屏在門內。則自屏至門。中兩一階。門屏之間。為治朝。門之內。為寧。門之外。為朝。此說以論治朝。位。包與孔兩家自異。不可強合。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卿朝於治朝。是治朝有位。正義引鄭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然則過位之位。鄭氏正指治朝臣位言。其鄭氏亦有誤乎。君方下車而過。孔子之色物足。履可無疑也。一桌二桌。判自孔質。所以斷為二桌者。正以鄭氏玉藻注。與賈氏合也。玉藻云。君入門。介拂桌。大夫中。根與桌之間。士介拂根。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桌。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夾桌。承君言。雁行。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無疑。鄭又申明雁行之義云。示不相沿也。蓋令大夫士亦隨介拂桌。則嫌於相沿。故一中根桌之間。一拂根如雁行之斜行。聘禮注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代中門。知為門之中。非根桌之間。根與桌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正以兩桌之中。惟君獨行。實不敢並。若一桌分行兩畔。不可為並矣。然此猶不足以定鄭氏兩桌之指。惟下又云。介與按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此語即發明不相沿之義。謂上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上介既拂桌。大夫不敢沿之。亦拂桌。以論其迹。故中根桌之間。以為敬。若經文之中門。即根桌之間。則實不中門。大夫反中門。斷無此理。若謂獨行不可中門。隨行可中門。則大夫不敢踰上介之迹。而轉政論君之迹。恐非鄭氏義也。循易鄭氏處。先生辨之。不敢多辨。惟以先生遺鄭之故。轉至遠鄭。是則急急欲與先生共議者矣。循學無師傳。竊謂西京拘守之法。至鄭氏而貫通。其經注炳如日星。不難於阿附。而難於稽核。果有以補其所不足。則經賴以明。不則其書自在。非易者所能蔽。詩箋多異毛。傳禮注屢更先鄭。鄭氏說經之法。正如是也。先生以忠信待循。循不敢自匿所知。以負盛意。立言無狀。伏乞諒之。更賜以教誨。幸甚幸甚。

離菰集 卷十四

二一八



右賈氏兩桌之圖

右孔氏一桌之圖

復蔣徵仲書 接來札。知用力於論語之學甚勤。僕向亦嘗用力於是。為論語問答記二卷。所說過位及立不中門二條。已舉其大略。入羣經宮室圖中。去年夏間。江良庭先生書來。辨此二條之誤。僕當以書復之。秋末又有書來。僕念草野著書。各信所是。非可以相攻詰。遂受之不復置辨。然而私意則辨之久也。請錄與足下參之。按諸經之旨。如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子一位。此別為一義。若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

離菰集 卷十四

二一九

之以有數條未能以舊說爲信，請以就正有道。梅徵君論次輪上之質體皆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然者。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爲太陽所攝，恆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邪。且五星之歲輪與日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爲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既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圓，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不同者，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徵君以火星本法云，火星歲輪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綫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爲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綫隨本輪矢之高下爲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氏慎修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星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爲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即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圓，必大於本圈，而不同於同心圈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又無從得其貫通，竊思弟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爲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爲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比而同之也。循愚鈍多疑，惑梅江之說，有不能了然於心，惟明教之幸甚。

答李尚之書一

四月二十四日，接得尊札一通，測圓海鏡一部，循於李仁卿學士之書，學之五年，粗知其用。去冬臘月，方得吾兄所校本，讀精細，是正舊校之誤。第十四問下總括算法，有益後學，與樊城之書，並垂千古。夫又何疑，兄謂相消爲近方，直除與借根用加減異，真精確不刊，乃循舊細推之。天元一之相消，與方程直除亦微有不同，何也。方程兩色各備，和較故可以異加，亦可以同加，和較備則消息相通也。天元一本消之前，有和而較不備，或有較而和備，其寄數又數之兩列，不啻盈不足之有出率，有差數，故止可異加，必不可同加，亦如盈不足之必用同減異加也。及既相消合而爲一，其和較始備，和在窠，則天元爲益從，和在天元，則窠爲益障，以正負別之，正與正負與負爲同名，正與負爲異名，從與積同名，相加以有益積，奏道古謂之投胎，從與積異名，相消有翻積，奏道古謂之換骨，推而核之，和在隅乃有益積，和在從乃有翻積，和在隅益從大於初商，則益積初商大於益從，則不益積，和在從較數小於初商，則翻積初商小於較數，則不翻積，是爲少廣之變境，又非方程所能盡也。至於寄分之以乘代除，九章算術中已有之，一爲七人賣馬，一爲太倉之返，或豫乘以省後之除，或彼乘以代此之除，其義一也。欲縣任孝嬰能精思冥索，往往得未曾有，秋間省中當得相聚，此復不備。

答李尚之書二

去年四月一昨，滿擬午節後入城，可以盤桓數日，不意老母一病，臥牀二百日，至於十月，遂遭大故，中間雖入城兩次，皆是朝發暮返，方寸既亂，朋友之誼遂就聚散，分合信亦有命，可慨可哭。今歲暮哀時，附知吾兄爲元和吳縣兩明府所延，館設較上年轉善甚爲兄喜，又可信人生得失，全不關乎榮謀鉤致之力。

於此益可長氣，節厲廉隅，弟連年被水，田園悉沒，不得已授徒於城，爲糊口計，景況殊惡，不堪道也。孝嬰之館地，去弟甚近，春夏之交，往來最密，然以其居停禮貌，少親六月間，毅然而去，近則制府召去，量海口，赴海曲矣。弟終日孤坐，頗傷離索，中夜不寐，每思得吾兄與孝嬰爭辨一室，而弟從旁評論之，不可得也。我輩無益於世，國計民生，何事可信，惟是此孜孜半生者，庶幾成就，俾心神血氣，不致散軼而不合，則可矣。來札言餘暇可以著書，此尤爲兄喜者也。揚州圖經一事，看來未易得成，即成未易得佳，弟雖濫等其中，亦碌碌因人而已。吾鄉楊都尉竹齋先生，博雅君子也，素精樂律，邇來舉九章孤矢之術，於弧三角頗有所得，久慕吾兄，思一結納，今之吳興，過蘇，索弟一札，爲訪兄之媒，兄不可交臂失之也。

答汪孝嬰問師道書

五月初四日，接尊札一通，并所賜論語通釋跋尾一首，謝謝，所設問師道一條，於爭讓之間，務求至精至當，竊謂禮讓理爭，在師弟之間，則又有說。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古者易子而教之，然則師弟之間，不可不責善矣。父子無可離之道，而師則進以禮，退以義，責善可也。責善而不聽，則去可也。然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則是責善之中，又有道焉。爲之徒者，至托言齒痛而不讀書，是其不憤不悱，不能以三隅反，中人以下之資，而必啓之發之，復之而語以上，是執一也，是不知義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教人，亦因其人之所知所能而道之，非必預期其效，而以我之所知所能務強諸人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傳不習乎。我傳諸人，而人不習，是我傳之未得其道，是我執己之見以強之，人而不能習，非聖人叩其兩端而竭之道也。總之教人者，以人得其益爲歸，或法言，或巽與，或至於不屑教誨，皆欲其人之有成而已矣。聖人誨人不倦，所以爲仁，非以口舌爭之，客氣問之，自視師道之尊，責善之盡，而不計其人之可成也。是故其人賢而師抑之，師之罪也。其人愚而師強之，亦師之罪也。孔子曰：子行，孟子浩然有歸志，此見諸侯則然，於弟子不爾也。中棄不才，賢不肖相去不能以寸，緣我之棄，致其父兄責善而離，師亦不怨矣哉。

答鄭耀庭書

昨舍弟道及足下高誼，怪弟今歲不赴公車，且爲籌行李之資，自任可助助百金，尤爲感激涕零，容當面謝，但循不北行之故，實有苦心。壬戌正月北行，家母遂至舟中，舟已過橋，甚遠，望見吾母，向立岸側，顛首而望，心甚悽惻。五月歸家，母甚歡，及秋間往浙，與母別，家母則曰：歸家才兩月，又行，吾近年多病，甚不似往年強健矣。明日上船，家母以鮮鱸魚四尾，盛水桶中，令婢攜置船上，家母曰：恐路上澆泊，可烹食之。循時惘然，留二尾在家，帶二尾行，既行，念念在心，遂屢思歸，故冬月歸來，決意家居，訓家不復作遠遊計矣。去秋受溼氣，以致尻內脹痛，呻吟痛楚者四十餘日，家母時以爲憂，近雖安好，神色未健，一旦遠行，兩地懸挂，此實弟不出之苦心，非樂安佚而輕仕進也。至外間擬今歲大總裁，必是朱石君，先生謂循去，必獲進士，可希鼎甲，不可失此機會，弟既讀書，習舉子業，豈不樂得進士鼎甲哉。竊謂亦有命焉，乾隆丙子，弟

之有會於古音。特爲足下述之。市俗讀和。不作山音。而呼爲宜。竊謂此正古音之存於今可考者也。春秋襄公五年。仲孫蔑孫林父會吳于善。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稱緩。緩從愛得聲。凡從愛之字。與從宜之字。通如國策之狐喧。呂氏春秋作狐援。毛詩終不可證。今大學作證。焉得證草說文作憲。草重文作壹。緩與證同聲。故爾雅釋訓云。愛緩也。是緩音即愛也。釋言云。宜緩也。是緩從愛。其音即宜也。可證周時緩字。正呼作宜。吳人謂稱爲緩。即是呼稱爲宜。今之和字音宜。乃緩字之別也。且寫作和者。亦有由矣。說文山宜也。阿。春秋說題辭。山之爲言宜也。山愛宜古音近。是呼稱爲山。即是呼稱爲宜。呼稱爲宜。即是呼稱爲緩。加禾作和。俗字也。呼稱若宜。是吳之音未改也。惟今人呼緩呼山。皆與宜之音遠。而穀梁傳吳謂稱緩之聲。遂莫解。於是市俗呼稱爲和之聲。亦弗知其原矣。余嘗謂市俗之音。可以推見古音。此其一端也。

與王欽萊論文書

循白。吾子論文於古。取韓昌黎。於今。取朱梅菴。不樂字句瑣細。及文氣估察者。足見天分之高。雖然。此猶據昌黎梅菴以言文。而未嘗即文以言文也。是猶即文之當然者以言文。而未嘗即文之所以然者以言文也。天下之物。各適於用。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當時者。有用之百世者。科舉應試之文。用之一身者也。應酬交際之文。用之當時者也。二者之於文。皆無足重輕。若夫朝廷之語。軍旅之檄。銘功紀德之作。與利除弊之議。關於軍國之重。民物之生。是文之用於天下也。然必仕而在上。有才藝足以達者任之。布衣之士。窮經好古。固積先儒。闡彰聖道。竭一生之精力。以所獨得者。聚而成書。使詩書六藝有其傳。後學之思。有所啓發。則百世之文也。乃總其大要。惟有二端。曰意。曰事。意之所不能明。賴文以明之。或直斷。或婉述。或詳引證。或假譬喻。或假纂積。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數。或山川郡縣。或人之功業道德。國之興衰隆替。以及一物之形狀。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明其事。思於不實。明其意。思於不精。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以事不可虛。意可以縱也。然說經之文。主於意。而意必依於經。猶敘事之不可假也。孔子之十翼。即訓故之文。反復以明象變。辭氣與論語逐別。後世注疏之學。實起於此。依經文而用己之意。以體會其細微。則精而兼實。故文莫重於注經。敘事則就事以述其事。必令千載而下。覽其文而事之。豪末畢著。禹貢儀禮。左氏春秋。傳是也。吾嘗窮而推之。意與事不可以言明。莫若琴音與算法。然言算者。先以甲乙子丑等施諸圖。然後指而論之。言音者。先講明句挑吟。然後按而誌之。閱二者之書。布算以推其數。撫弦以理其音。不差毫末。此文之至奇至巧至瑣細而倍聲者也。使避瑣細倍聲之名。則琴音不可記。算數不可明。周公之儀禮。不必作。孔子之說卦。雖不必撰。豈理也哉。如謂此非文。則惟如韓之記毛穎。蘇之論范增。留侯。而始謂之文乎。願足下窮文之所以然。主於明意明事。且主於意與事之所宜。明不必昌黎梅菴。不必不昌黎梅菴。不必瑣細倍聲。不必不瑣細倍聲也。天寒遠客。幸珍重之。不宣。

與趙寬夫論文書

嚴君厚民。來以大作文集見示。且令鄙人爲之可否。披讀再三。靜海烈女傳一篇。已乎錄藏。半九書塾中。其餘諸遊記。諸跋。諸祭文。尊太夫人行述。皆不朽之作。惜乎未能備錄也。僕幼受先君子教。年四十卽習爲古文。其間涉獵所及。雖學經學。六書學算。詩賦。而於屬文之法。蓋未嘗一日離。向來好與人辨論。不自審。頗多直言。坐是友朋日疏。可責時至。數年來。遂不敢漫向人語。今讀大集。不覺故態復萌。妄爲增損。未知獲罪高明否。近來經學盛著。古文講者極稀。得足下爲之兩浙之間。一倡百應。則此道且由是而振。惟是不守於己。不誇於人。氣以理充。神隨事出。務令本末兼融。細大成備。地雖千里。請遙共勉之。何如。

答羅葵齋書

七月間一晤。循卽歸湖。越一月。往秀水。旋游吳興。九月到錢塘。方接得注晉兄五月間手札。道足下選錄近人詩稿。屬循抄數首郵寄。以匆遽未得暇。少間當寫寄呈政也。循往年家居。每歲詩不過數首。去年遊齊魯。半年得詩五十首。今遊吳越。半年得六七十首。蓋山川舊蹟。與客懷相摩。薄心神血氣。頗爲之動。則詩思自然溢出境。與時不同。則詩思亦異。嘗取十數年詩稿。統觀之。前後筆墨。不可強合。然則一人之詩。少壯老已。不能無異。況一邑乎。又況天下乎。孔子錄十五國風。二南之詩。自異於鄆衛。鄆衛自異於齊秦。齊秦自異於曹桮。其下爲漢魏。爲六朝。爲唐。爲宋。爲金。爲元。而六朝中。又爲晉宋。爲齊梁。爲周隋。唐分爲初。爲盛。爲中。爲晚。宋分爲西。爲東。爲西。爲永。嘉。而其每代之人。各成一派。陳思之於魏。文兄弟而殊科。必簡之於少陵。祖孫而異轍。不能同亦不同。昭明選文。始用己意。以定去取。竊謂選詩之法。當就一人之身。先論其所處之境。究其所學之派。然後就其派而求之。以存一家之學。若立一成見。比天下而從之。其本然之面目既失。而一己之見。烏保其不偏。故論作詩之法。不可因人選詩之法。不可因己足下以爲然否。足下選詩之意。有同然者否。若夫定中正之規。一天下之風氣。此朝廷之事。非士大夫所敢效矣。循頓首白。

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足下札來。言得聞春谷說詩。因謬贊及僕。夫詩無難知也。古人春誦夏弦。秋冬學禮讀詩。試思書何以云讀詩。何以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卽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歎。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已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鼓無當於五音。僅用以節樂。不可與詩相和。故詩中開有一二急促之音。乃用以爲節。若一詩皆然。則止可以鼓。不可以弦。止可以鼓。不可以弦。則鼓詞矣。周公作多士多方。反覆詳盡。而東山鳴鶴之詩。則情餘於意。意餘於言。然則始王何不用文。語民何不用詩。咸以情非同論。以意也。周秦漢魏以來。直至於唐。杜少陵。白香山。諸名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人之性情。其不能已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故五代之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存於河。而淮水匯爲諸湖。求淮水於桃源安東之間。不可見。求淮水於白馬疑社之中。轉可見也。然淮終是淮。河終是河。詞終

是詞。詩終是詩。僕二十年來學詩學文學詞。誠思詩遠其為詩。文遠其為文。詞遠其為詞。如五穀皆能辨之。黍稷稻粱各歸一類。不至淆亂於一端。其稊秀稂莠似是而非者。則鋤而去之也。詩本於情。止於禮義。被於箴弦。能動盪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為詩。有軒冕之心。不可以為詩。有媚嫉之心。不可以為詩。有驕肆之心。不可以為詩。有澹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為詩。有偏頗怪僻之心。不可以為詩。有於能勝之心。不可以為詩。有雷同剿襲之心。不可以為詩。有婦人女子之心。不可以為詩。是故議論非詩也。諷罵非詩也。諂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理拘於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於事者非詩也。非不寫景飾其景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於古者非詩也。總之。未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處。始而性情所鼓。盈天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千萬言寫之而不足者。遲之又久。神漸斂。氣漸翕。即而取之無有也。至於鬼神不能通其慮。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後鬱而徐之。積而出之。引而伸之。辭不必至。性已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率亦神。其文也不懈。其質也不俚。斯庶乎味之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至於釀之以經術。廣之以聞見。本之於德行。則又在平時矣。足下有意於詩乎。為暢言之。如右。高明以為何如。

答黃春谷論詩書

昨歐陽製美自城中寄足下書。來知詩集已付刻。又讀所自為序文。言簡而精。而辭外語一言。尤可為詩人之範。非僅自言也。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古人本事親從兄之樂。而至於手舞足蹈。不幸遭值變故。牢愁哀怨。不可告人。均發於聲音。而為詩。故其哀樂之致。不必盡露於辭。而常溢於言外。譬之於琴。指已離弦。而音猶在耳。是非寄托遙深。何以有此。是故孟子論說詩之法。在以意逆志。而不以辭解外也。意志內也。說詩者徒以辭解之。固作詩者徒以辭說之。亡友顧子超宗。每與僕言論及此。深慨夫作詩者多。而詩日以亡。欲講明溫柔敦厚之旨。起而正之。戊申超宗沒。十餘年來。求其所為詩歌。僅得一五言絕句。餘皆零落。然於風雨之晨。吟而永之。覺古調猶在。人間也。庚戌辛亥以來。始識吾子。聞子論詩。與超宗之言。後先一轍。竊幸超宗之志。可以嗣。此所以屬吾子編詩至數數耳。雖然。僕又思之意。餘於辭。辭於意。辭有不明。意終為晦。故徒以辭者。辭不必明也。明其辭而詩益索也。辭遂於意者。辭不可不明也。明其辭。其情益見也。去秋僕在錢塘。適劉孝廉嗣緒自都中來。僕有詩曰。落花時節燕臺醉。十里松風又共聽。蓋以唐人李紳赴鎮會稽。思遊天竺靈隱而不暇。因慨然有十里松風之句。僕自念與劉下第歸來。方有此遊。若使如李紳赴鎮。勤於王事。轉不得共聽此松風耳。事非深僻。意亦淺露。而閱者乃以為松風當改作松濤。僕當時默然。退而將此詩注。明。藏諸篋中。因思韓非子之作說儲也。自為經而自為傳。謝靈運作山居賦。顏之推作觀我生賦。皆自為之注。良有以也。夫山川都邑之地。草木鳥獸之名。古今得失之迹。情之所托。物即隨之。且夫觸事言懷。不嫌瑣末。辭指幽遠。比與無端。故撥櫛之訓。通而和平之象。見。修之義。釋。斯悔怨之情。通與其俟。諸後人。十不得五。莫若自為箋注。實厥端倪。倘刻已將竣。不妨別為一卷。結之於後。亦古式也。足下以為何如。癸亥十一月至日。焦循白。

離魂集卷十五

代阮侍郎撰萬氏經學五書序

歲乙卯。某承命視學兩浙。丁教授杰以萬君經學五書。請某序。將以廣其傳。且使浙之士知所重也。按黃黎洲之序云。充宗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相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者。其在此。夫黃氏此言。其有見於浙之學者。務於攻擊前儒。因發其端。以正之。竊謂爭之說有二端。未深核乎衆說之本原。私臆所屬。求勝先正。此不可者也。力學之久。積疑成斷。了然有得於心。以補正前人之缺。與誤。此學經者所不可廢也。西漢經學初興。各承師說。東漢鄭康成出於杜子春。鄭大夫諸注之外。折以己說。而經賴以明。熊安生以三禮授徒。於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半取於是。而經賴以明。他如劉炫規杜。孫毓評毛。同異並呈。是非互見。鑑以磨礪。而愈光。絲以浼瀦。而益熟。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不讓者。爭之謂也。吾恐浙之學者。執黎洲之說。習為精粗。本末之空。隨聲附和。於先儒指趣。明奉之而陰置之。不敢言其非。亦莫能道其是。則攻詰之弊。息而高閣之弊。起矣。萬氏之學。以經釋經。不苟同於傳注。其說郊禘宗法。諸制度。及春秋隨筆。周官辨非。兩書立體。嚴正。析理精密。其述似爭。而實非數十年冥索之功。未易有此。某讀其書。甚有望乎浙之士。奮然自勵。不以攻擊為長。亦不以浮游相尚。進求乎聖賢立說之旨。以求會乎漢唐注疏之通。則嗣萬君而起者。吾有

代阮撫軍作喪服足徵錄序

歐之通儒程易田先生通藝錄所論說宗法、溝洫、古器、九穀、草木、等篇，精確不刊，海內宗之久矣。嘉慶七年歲次壬戌，某修葺杭州聖廟，既落成，以舊樂器蔽損，不堪考擊，迎先生來考訂鐘律吹管協之，裁玉爲磬，股鼓句倨，一合於古。先生從容出近所著喪服足徵記七卷示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儒者或疑鄭注之非，大率皆憑執空論，無有確證，雖說辨議，終不足以定是非之準。先生一以經文爲本，窮其疑似於蒙末之間，聖人制禮精義，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啓發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精要略述於左：總麻篇末云：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註云：是婦人爲夫之族著殯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又傳於小功殯服間云：中殯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鄭注云：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殯服，鄭注固執作解，然亦未嘗以全經核之也。先生以考成人齊衰見於殯服者十四人，並長殯中殯大功下殯小功大功見於殯服者十一人，並長殯小功中下總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殯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者，以殯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也。因斷長殯中殯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總麻章庶孫之中殯，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惟子不報，傳曰：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注云：男女同不報耳，傳惟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誤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無主者，惟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此傳似誤矣。郝敬疑之云：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先生則考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宜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君爲例，爲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子，庶子女子子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馬融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實之。鄭氏謂女女子嫁者未嫁者別起，賈下，而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嗣是依舊讀疑鄭注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注與舊說尚兩可也。先生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又考女子嫁者不降正親，而降旁親，於是經文章句與傳文可不迷於所往矣。至於高祖之制，服小功之可以妻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總麻，素食非白食，弟之妻稱婦，精言妙解，窮極隱微，傳聖人制禮之心於千百年之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此。夫融會經之全文，以求經之義，不爲傳注所拘牽，此誠經學之大要也。讀先生

代阮撫軍撰春秋上律表序

余巡撫兩浙，於西湖建話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選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及說請正於余，而乞爲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事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本欽若以紀四時，即祖述之旨也。曾建子而書春王，則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引而申之，雖如也。其後劉歆、安、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爲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知術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聖人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算之學，至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奧秘，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善之一也。治經者患拘執而不能通，劉氏規過，孔穎達辭而闕之，規者不必俱非，闕者亦難悉當，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生直言其非，而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爲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爲不可易，揆之於義，是非不說，庶幾不泥古不遺古，爲說經之通善之二也。時人子弟諸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布算，不愆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莫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經，生之言曰：置閏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閏必推中氣，又謂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恆氣不用定氣，用食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參之長歷，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善之三也。奉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司歷之得失，以決三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來，上推之疎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爲本朝時憲之嚆矢，而本朝之制時憲，實爲聖人春秋之脈絡，善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歷也，非星翁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固未可量其所稅矣。余樂道其書之概，而爲之序。

王處士纂周易解序

今學究之談義理者，起於爲八股時文，而中於科第爵祿之見，其童而習者，惟知有講章，講章之所引據，則采摘於宋儒語錄，故爲是學者，舍宋人一二刺語，遂更無所主，不自知其量，猶沾沾焉假義理之說以自飾其淺陋，及引而置之義理之中，其茫然者如故也。處士王鄉城先生，名方魏，字大名，明南京吏部員外郎，納諫之孫，慈慈令玉藻之仲子，始從父於浙，既而歸湖，隱居授徒，不應科舉，一鄉之人，服其道，重其品，稱之曰先生，時祖若父之門生，故人多居顯貴，數以書邀之，均不應，自以勝代遺民，閉門自守，不入城市者三十許年，所著有周易廣義，以本義大略申其說而廣之也。纂解者，其晚年之書，明太極陰陽交象占變大旨，不煩言而舉其要，凡五篇，手錄附諸廣義之後，蓋先生無志榮祿，不爲科舉文，特津津於義理中者數十年，精熟於宋儒道學之書，又能見諸躬行，信於鄉里，此真能學宋儒之學，非中於科第爵祿之見者所可擬之爲倫也。先生之曾孫從重，字容，與先人爲中表兄弟，守祖父遺書，雖貧困難苦，不輕示人。

循自入小學，稍知識字，借讀先生遺書，乞之再三，始見其解一册，未一月，先生齋廬不戒於火，遺帙盡焚，而此册以循借讀，雖存嗚呼，其命也夫！先生善書法，片紙隻字，里人重之，而甚不易得，此本為其手蹟，尤可寶焉。時乾隆戊申春二月，焦循序。

後漢書訓纂序

後漢書訓纂者，元和惠徵士棟所著書也。歲丁未，余授徒城中，與汪君晉蕃之居近，晉蕃家多藏書，每借閱而歸，輒與晉蕃之尊人對琴先生，工詩詞，風雅備備，徵士遊廣陵時，與之交，往來甚密，徵士故多疾，先生以參桂之藥供之，不曾千金，徵士無以報，因此書贈先生，先生為之投寫，作楷本，於是其真草二本，草曰訓纂，真曰補注，皆藏於對琴先生家，外無有也。先生重氣節，負性純篤，方其官刑曹在京師，以勁直著名，繼遭構逆，家產頓落，於是二本者，僅存草本而寫本遂失，是本為徵士手錄，改塗添補，如蚘蟻蟻子之跡，首缺末題，雍正九年以事對簿之暇，作凡十一年而成，對琴先生嘗語循曰：惠子在揚時，手訂此書，有所疑，即以片紙至，令為之核，書成以贈余，然竊人之善，君子恥之，齊邱化書，不欲尤而效也，嗚呼！惠子生為貴介公子，使其歸於科名，為世俗之學，何至以布衣終老，迨訊鞠之際，尤憂虞匡懼之日，乃孜孜乾乾，信而好古，比部篤於交誼，守其書而不欲冒其名，如兩公者，不亦可以為法乎哉！王子秋，復於晉蕃借閱，因細為核定，其卷帙次第，依范蔚宗原書，次司馬氏志，及劉昭注補於末，體例仿史記案，際而精核過之，世所傳十五卷者，乃贗本，非其真也。

詩益序

詩益者，金陵劉君始興所著也。乾隆辛丑，余始有志於經學，自毛詩始，適試於秦州，購之市間，繼而又得桐城葉氏西詩經拾遺，則云述劉子彥之說，子彥即始興之字也。閱詞科掌錄，劉葉兩君俱嘗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葉以監生為太常卿，王公府所舉，劉則舉自孫文定公文定舉五人，首當塗徐文靖次即始興，始興先舉於鄉，天津王又樸詩禮堂古文稿中，有代衛中丞撰詩益序，稱金沙劉子司鐸，霍邱序文不足以發明此書之指，故此書不載此序，書共二十卷，為詩本傳八，詩次問二，詩次補言一，詩表二，總辨一，雜辨六，其發前人所未發者，為詩次問，及詩次補言，昔九江黃楚望氏，以四十年精思，悟得春秋之義，授諸趙東山氏，東山暢發其指為樹辭師說，謂有策書之體，有聖人筆削之權，余深服其言，以黃趙之經學，遠在吳澄許謙之上，劉氏詩益之作，謂詩有詩人之志，有孔子編詩之意，顯孔子之義，微一篇之詩，言其人與事之美惡，而其義止於一君辭止於一事，引而申之，參而伍之，遂統括乎古今興亡之故，終始王道之跡，有異類同次者，衛共姜柏舟，宣姜驪炎，是也有同類異次者，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之類是也，有兼收並采，著其淺深，先後以為義者，鄭衛諸淫詩，小雅燕饗諸詩，是也，夫詩人之有美刺，猶史之有褒貶也，褒貶者直史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筆削，在直史褒貶之外，美刺者詩人有之，不必聖人而後有之，故聖人之編次，在詩人美刺之外，吾謂劉子彥氏之於詩，與趙東山氏之於春秋，若合符節，其說小雅大雅，謂自文王至宣王為大，自宣王至幽王為小，而以鹿鳴二十二詩間之大，言其盛，小

言其衰，以小先大，實以小繼大，按而核之，確不可移，惟辨小序，有未當其本傳，則未知聲音訓故之學焉，徐文靖所著書，顯於世，劉氏此書，知者甚鮮，特序而表之。

衡齋算學序

予幼好九九之學，雖求之古書，而不能得其指歸，自交吳中李尚之銳，欲縣汪孝嬰，萊得兩君切磋之益，於此藝少有進，而兩君亦時時以所得見示，令商論其可否，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均未之見也，歲乙卯冬，予在浙，始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兩書，急寄向之，尚之喜甚，為之疏通證明，復推其術於弧矢，著書以明郭太史授時章所用天元一之術也，而予又得秦氏所為數學大略，亦撰為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述兩家之學，庚申冬，與尚之同客武林，節署中，互相證訂，喜古人絕學復續於今，明年，孝嬰來揚州，因以語之，王戊春，予在京師，孝嬰自六安寄一書來，甚言秦李兩家之非，而剖析其可知不可知，衡齋算學中第五册是也，是秋予復在浙，尚之歸於孤山，買舟訪之，以孝嬰之書與相參核，尚之深歎為精善，復以兩日之力，作開方三例，以明孝嬰書之所以然，於是秦李兩家之學，至此益明，今年村居，教徒稀入城市，出入於農圃，醫卜之術，秋八月有走馬來者，叩門甚迫，童子驚和告，予視之，則孝嬰也，延入塾中，對飲於豆花，談語間，孝嬰謂予曰：或謂尚之謂吾所著書，有之乎？予因出尚之所為衡齋算學，與之孝嬰怡然曰：尚之固不我非也，因謂予曰：子亦為我序，予諾之，孝嬰復走馬去，門人請曰：秦李之書，李君疏之，汪君難之，不已異乎？予曰：此兩君所以是也，兩漢經生，守一家之言，華藻聲說，迫人鄙其固陋，鄭康成為禮經作注，雖子夏之言猶駁之，秦越人宗岐伯之言，而作八十一難，蓋非深入其室者不能疏，亦非深入其室者不能難，得李君之疏，而秦李之書益明，得汪君之難，而秦李之書益明，古人立言，固樂夫人之深入而難我，不樂人之略觀大意而詭附我也，門人退，錄之以寄孝嬰，即以爲序，嘉慶癸亥中秋前一日，江都焦循撰。

修補六家術序

天算之學有二端，守當時成法，布策推算，無有差戾，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蘊，貫而通之，闡發古先，以啓來者，儒者之學也，鄭康成、李業興，以此治經，司馬遷、李淳風、劉義叟，以此修史，故開方句股之算，三統乾象之術，見諸經注史志者，至今可考，蓋不以此治經，或不知今有為九數之目，而以為漢時所有矣，投壺周徑，有不明，圓困之法，以為知借不知還矣，元修宋金諸史，不為秦九韶立傳，而所為大衍求一，演紀上元，鮮有知者，至所為歷志，殘缺失次，譌舛尤甚，元史載授時術及李治傳，皆不言立天元一法，於是前賢精義所存，近在數百年間，轉不如漢晉之遠而可考，是則修史者不通此學之咎也，嗟乎！修史者不能闡發於前，讀史者又不知推步之法，每屏之不敢置一議，一二知算之士，矜於其習，而昧於孤詣，故孤輪擗積之外，雖授時大統，鮮有深究，偶舉古術，輒曰疏而不密，至問所以疏密之故，復格格不能言，是何術士之學多，而儒者之學少哉！休寧戴庶常，始校算經十書，推歷朝歲實，嘉定錢竹汀少詹事，草明古法，撰三統術衍，其二十二史考異，於歷志析疑訂誤，尤加意焉，吾友元和李尚之，為少詹事高第弟子，親授

歷法。獨有心解。閱古法之微。探索諸史。自顧項夏殷周魯。下逮元明數十餘家。存者考而章之。缺者修而補之。窮幽探微。務求如其術之本意。而止。是誠爲千古讀史者啓其愚。亦即爲千古治歷者益其智也。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循與尙之同客武林。因讀其所補宋金六家術。六家者。宋衛朴之奉元。姚舜輔之占天。李德卿之淳祐。譚玉之會天。金楊級之大明。耶律履之乙未也。術不備載本史。而精年日法。問見他。峽已不異。告別之儀。尙之依相近之元法。斗分。推求歲周。據何承天調日法。立強弱之術。以得朔實。又用秦道古演法。推求積年。以驗歲朔之權數。頓令古人名歷。斷而復續。學者得以考求舊法。相率而爲儒者之學也。循性好數術。有志於古。而未能究心。今讀尙之此書。昭然發矇。夫有李氏之立天元一。而後知授時術。弧矢相求之妙。有秦氏之演紀。而後知古人推演積年日法之故。秦李之書。近多有好之者。尙之用以補古歷如此。則合。不由此而更大彰乎。循願與同志者相率而推之也。江都焦循序。

豫章沿革考序

吾友胡維君客江西時。與修郡志。因爲豫章沿革考二卷。列之爲表。而繫之以說明。今之所稱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既有碑於史書。尤有補於經注。吾信其必傳也。嘗考隋書經籍志地理之書。自羣虞畿服經之後。齊陸澄著地里書一百四十九卷。梁任昉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於地里之學。爲最詳。然澄之書。則合一百六十家而後成。昉之書。則增八十四家而後成。向非一郡一邑。各有所述。二君之著焉。取斯且儲者之學。非身親而心入之。其說不精。一人之身。不能盡天下之地。而盡歷之。人人各就其所歷之地。精加考核。以維君爲之。率即以維君之書爲之法。積數十年之久。卒數百十人之力。一邑一地。俱有所訂正焉。後有陸澄任昉者。莫集其成。維君此書。實爲之嚆矢矣。嘉慶丙辰夏四月。

天慵菴筆記序

嘉慶丙寅秋七月。余患腹疾。兼多愁鬱。終日廢書默坐。門人方瀨持一峽來。乃其曾祖小師道人。雜記手稿。大抵多題畫之作。或詩或跋。又有記所見唐以來畫卷墨蹟。雜錯無次序。乃爲錄一過。稍加釐葺。爲二卷。附祭文兩首於末。其論畫云。晉唐畫不多得。因不常見。若五代宋人之畫。則不出縱橫兩字。如用筆則有長短大小。斷續頓挫。用墨則有乾濕濃淡。魂魄骨肉。立局則有賓主反側。聚散交插。至於着色。渲染。仍然補筆墨之不足。非特塗抹朱綠爲染工。伎倆故古人筆墨。具見山蒼樹秀。水活石潤。於天地之外。別具靈奇。即或率意揮灑。亦皆鍊金成液。乘澤存精。曲盡蹈虛。神化之境。亦不難歷久而至。又云。畫之化者。幹前輩之丰神。融作家之形製。信手結構。隨筆生情。內無宿心。自外無常態。要必讀書養氣。以培其元。然後心醇而筆和。貌古而神逸。嗚乎。此豈獨工畫之士宜然哉。其所見古人畫。本名寓口。有錄集。一指其微奧。而明非至合作不載。是可矜其生平所得矣。

醫經餘論序

自趙宋人刪改六經。其書遂及於醫。張景岳之類經。猶不過學究家之兔園冊。至喻昌收秋傷於溼爲秋

傷於燥。改裏有寒。外有熱。裏有熱。外有寒。方中行。程郊倩。之流。移易本文。無知妄作。而醫學乃紊矣。吾友羅君浩。字養齋。幼與凌次仲同居海州。涉獵經史。能博覽善爲歌詩。而兼通於醫。病市醫不讀書。聞有讀書。又苦師承無其人。撰醫經餘論若干篇。開發醫賸。俾知古人之學。不致困於俗。其論素問。以經證經。陰陽別論。稱不得隱曲。說者多不得其解。今以風論及至真要大論。並釋隱曲。不利。貫而通之。知隱曲二字。指男子前陰。故不特舉女子。不以別之。陰陽應象大論。按尺寸。觀浮沈滑澀。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王大猷讀無過。以診爲句。以甲乙經證之。則知以治無過爲句。以診則不失矣。爲句。其論金匱。以水症氣衝咽狀。如炙肉。證婦人咽中有炙肉。爲有形之邪。阻無形之氣。以咳則其脈弦。與弦則衛氣不行。如肺飲不弦。肺飲二字。謂肺飲之輕者。有不弦。但知氣而不咳。其弦則衛氣不行。而咳。則重矣。非謂肺飲無弦脈也。其論本草。以神農經爲主。而證以南陽之方。以葦苈主筋急拘攣。故金匱胸痹緩急者。主之。用以健脾利溼。則失其義。此胡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知其性行太陰。陽明。潮熱胸膈滿不去。傷寒陽脈滿。陰脈弦。腹中急痛。皆以此胡主之。非僅入少陽。若此者。皆以通備治經之法。用以治醫經。開從來醫家未有之徑。學者由是充之。而醫之道。亦由是而尊。至著述之真偽淺深。治病之緩急分合。用藥之輕重增減。無不造於微。辨四大家之張爲臧人。而非南陽。尤爲特識。語簡而該。篇約而當。而後學之津梁也。愛其書序而暴之。嘉慶壬申冬十月。望江都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畫梅花館。

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乾隆戊申興化任侍御始刻之。以爲珂深於經訓。能會通經文上下語義。而證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於諸本。異同。單思旁說。妙悟靈敏。非僅以校本之多見該博也。既而施氏廷博。亦刻桐花館訂本。於知不足齋叢書。嘉慶甲戌。汪生紹成。又影宋本。刻尤精善。以遺余。屬爲之序。余令兒子廷琥。以任鮑兩刻本。校之。得其異同九十件。乙亥仲春。小雨新晴。開窗置几。焚香對花。展此卷詳閱。則三本互有優劣。任刻本。泰誓注。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本及鮑刻。作少仁人。按今孔傳。正作少。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蓋多指億萬。少指十人。少字是也。任刻本。顧命。一人冕執脫。脫實銳字也。按說文。以爲兵器。今注中釋爲矛。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本皆作銳。獨越中注。疏於正文作脫。爾疏中又皆作銳。今只從衆作銳。此本作一人冕執銳。實是銳字。說文。以爲兵器。乃約侍臣所執兵語。申明銳即是銳。而注云。矛。則疑與芒義相近。而合乎以稅反之爲銳。諸本又作銳。不敢竟改作銳。故云。只從云者。本宜作銳。而姑作銳也。以上二件。任刻本所不及也。任本開元所書五經。往往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爲陂。以便爲平。之類。洪範。無偏無陂。新唐書藝文志。言開元十四年。元宗以頗字聲不協。詔改爲陂。是頗爲陂。陂爲所改。又王道平。平史記作便。便珂蓋以便爲舊文。與頗一例。平爲所改。與陂一例。此本作以平爲便。與上句不盡一矣。任本神祇之祇。

從示而無畫，祇敬之祇。從示而有畫，底音抵者，上有點，底音止者，上無點。按說文，厂部底，厂部底，皆從氏聲。下皆有點，而上則一有點，一無點。此本作底音抵者，下有點，底音止者，無點。說文惟厂部旅字，從氏下無點。厂部無從氏之字，可明以在下者稱畫，以別於在上者稱點。以上二件，又此本所不及也。學者言經學，則崇漢，言刻本則貴宋。余謂漢學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誤。本岳氏離校之法，以離校岳氏此書，略述此以應紹成之屬，紹成名昌序，儀徵縣學生，今將為校官，離校摹刻，亦類於岳氏云。

刻詩品序

余幼年十二三歲時，好為小詩。先君以詩品示之曰：作詩必知詩之品，讀詩品，又必知作詩品者之品。司空氏立身清潔，不受僞梁之汙，舊史評之。王黃州辨明於闕文十七條，修新唐書者，乃依其說。比美元德秀，陽城而傳於卓行。李唐詩人，罕有其匹者也。循受而錄之，藏諸篋中，二十餘年。往歲，仁和胡學院督學揚州，以隔溪漁舟命題，去秋鄉試，詩題又命以曉策六韋，於是友朋就余索觀，而門人子弟輩復請寫錄而習誦之。甚苦其煩，聞舊時坊間有專刻本，問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習誦者取之便耳。嗟乎！詩道之弊也，用以充途，迎供調劑，或子女侏儒之間，導淫教亂，其人雖死，其害尚遺。一二同學之士，憤而恨之，欲盡焚其書。余曰：是不必校，如治三陰之邪，宜溫中益陽，其疾自已，無容抵當承氣之峻也。詩品者，非參苓薑桂之輩，與凡一卷，為篇二十四，附論詩文二篇，於後嘉慶四年三月望日。

鄭舍人文集序

鄭柿里舍人集，凡序書賦各一篇，傳論各二篇，儷體雜文八篇。古今體詩若干篇，舍人運於經學，於書無所不窺，篤好昌黎文，手寫其集，能道其窳奧隱微之蘊，嘗謂余曰：古文成絕學矣，於是乾隆壬子癸丑間，以此事相磨切，當是時，余學柳州，嗜好微異，然而用力於此，思有以彰大而振興之，則無不同。嗚呼！十年如駒過隙，苦鬱之境，彼此互嘗，則本性情閱歷，以宜為文章，又豈必有所宗法而為之與？然讀舍人集者，宜知其從昌黎來，特是集中散體文僅數篇，不多載，舍人將不欲以昌黎自見耶？惟舍人知昌黎之深，甚惡夫以貌似者亂其真，而乃知舍人真篤好昌黎者也。嘉慶乙丑六月，江都焦循序。

吳少文詩序

吳君少文，未弱冠即能為詩歌，講貫於唐宋以來諸名家者，幾三十年矣。今歲以草稿示余，余為錄古今體共九十八首，為二卷。大抵多苦吟，而以疎樸出之。樂府近賦，五律七絕，往往逼其唐音，蓋其性情饒真逸，而處境值閒曠，永於詩歌，故市氣絕也。北湖自昔多詩人，流風遺韻，百餘年來不絕如縷。少文幼多疾，不能應舉子試，斯得壹志於詩，豈偶然哉。嘉慶己巳四月。

雕菰集卷十六

石湖遺書序

吾嘗謂人之傳，不傳於人而傳於己，己實有不可朽者，天必不忍埋而匿之，非不埋而匿之也。埋之愈久而其出也愈光，匿之愈極而其顯也愈盛。余幼年受業表兄秋帆范君，范君嘗謂其族中有石湖其人，隱君子也，不及汲於名，故其遺書多不傳，而子孫亦無人矣。後於里中徧訪問之，僅得詩三四首，文二三篇而已。而所傳軼事亦無徵信，而莫可如何。丹徒王柳村謂余曰：子向所稱范石湖者，吾見其遺書，蓋存於關南陳氏，越數日，與柳村訪陳氏，陳君素村因以遺稿十數帙示余，皆石湖手蹟也。素村因謂余曰：石湖之培蘇實藏之，蘇之後徵，又存於蘇之戚簡氏，簡氏吾之戚也。簡之後又徵，故此稿歸於吾，乃慨然畀余以歸。石湖本名恆美，字德一，後易名荃，即以其先世文穆公之號自號。第一印曰：今之石湖其沒也，即以題其墓文穆之軒曰盟鷗，遂亦稱盟鷗野老。自撰盟鷗野老傳，序其本末甚詳。如陸天隨之作甫里先生傳也。余既次其本末於北湖小志，乃理其稿而編之，得讀史小誠一卷，竹隱居隨筆二卷，竹隱居詩集五卷，梅花十六詠一卷，論語詩一卷，文集四卷，春雨詞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語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總之為石湖遺書，湖中范氏式微久矣，石湖有二子，頤頤皆貿易為商賈，販不讀書，其後莫可稽考。問諸其門生故人之家，鮮有知者，而是稿歷百年之久，轉徙數家，十猶存其七八，手蹟宛然。

謂非有鬼物呵護其間不可。康熙邑志載石湖名。寥寥數語。續修邑志者。竟刪去之。故今郡邑書無石湖名。石湖之傳亦微矣哉。然當時科第顯奕。仕宦鬱赫。片楮寸墨。十不存一。而石湖之書完善如此。余歎石湖之精氣不可沒。而尤流連忭慕於素村之為人。石湖培名節。節臣子名謙亦能詩。有雪堂集。舊為雷塘人。素村名嘉惠。好聚書。藏書十餘萬卷。所校釋焦氏易林最精。石湖之書質賴之以存云。嘉慶庚辰元旦。江都焦循序。

揚州足徵錄序

歲丙寅。汀州伊公守揚州。時撫部阮公在籍。相約纂輯揚州圖經揚州文粹兩書。余分任其事。明年。伊公以憂去。撫部亦起服入朝。事遂寢。己巳庚午間。修揚州府志。成即原本於圖經也。而文粹之稿。則向來分存於所纂輯之人。未嘗選訂。今年乙亥。伊公入都。補官道過揚州。五月二十一日。會於雷塘之阮公樓。語及圖經。因詢文粹。歸檢舊篋。稿之存於余處者。其在。為次第之。自七月至於九月。粗有端緒。而伊公則以肺病卒於揚州邸。喪歸。余拜送河干。既為樂府鼓琴而歌。以寓公之德政。遂為此書目錄一卷。名之曰揚州足徵錄。文粹者存揚州人之文。非揚州者不取也。足徵錄者存揚州之事。事有關乎揚者。不必揚人之文也。義各有取乎爾。纂圖經時。所有管火紙筆之費。皆伊公自捐俸以給。同事者趙司馬懷玉。藏文學。康哀上舍廷樞。今府志中多有。三君所輯錄。近者咸蒙兩君已先伊公於地下。幽明之際。令人愴然。共得文三百一篇。為卷二十有七。嘉慶二十年九月霜降日。書於半九書塾之離魂樓。

里堂道聽錄序

余生質樸。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余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年。盈二尺許矣。今歲所著易學三書。稿就而陽氣虛。不復思。性又不樂聞。購求為其易而不甚用。思者。夏秋以來。乃取此而編之。為五十卷。令兒子廷琥編寫目錄。據耳目所及。非有所軒輊。去取於其間。其論說有異同。兼錄之。廣則見通神明也。忠臣孝子。義士貞婦。心之所慕。恨不能徧。斷獄捕盜。亦錄之。余素有志以州縣官效職。而用為師法也。朝廷典禮。宰輔經綸。則非所宜言。故不及。其男女贈答。誇淫鄙麗。余所深惡。特絕之。聞亦及於神鬼。則以信而有徵。且可為世戒。無稽者弗及也。先是壬戌癸亥間。嘗編之名道聽錄。今仍其名。苟不即死。更有進當續乎此耳。嘉慶甲戌秋七月。書於紅薇翠竹亭。

鈔王樂夫異香集序

古有六藝九流詩賦而無集。集者經史之雜。而九流詩賦之變也。經生說經。史臣著史。各有專書矣。其友朋辨難之文。簡篇敘論之作。或出其精華之聚。以破蒙俗。或總其未成之書。以俟參訂。凡足以羽翼乎經。皆經類也。蓋銘行狀家傳別傳之等。核其實。去其浮。無撰史之職。以待撰史者之採用。則史類也。無益於經史。而議論足以成家。駢儷可以悅目。亦有存而不能廢者。蓋本諸經者也。資乎史者也。出於九流詩賦者也。而皆可以相雜而成集。非此三者。為尺牘。為題名。為諸酬應之文。亦往往傳其集者。則以

其人德行功業。愛之敬之。因而珍重其文。非文之傳也。令德行功業不足傳。而徒欲以文傳。而所恃者。止於尺牘題名及諸酬應之文。非不自許為作者。無何而飄風野馬矣。吾每閱一集。見時文序送人序若干篇。壽文祭文若干篇。無聊之書。語錄之牙慧。史論之空譚。又若干篇。極力摹所為關鍵之法。必為之惜。何也。集之所重不在此也。幼年聞吾鄉王樂夫文學。深於文章。著異香集二卷。問為他書所引據。大約資於史學者。求之三十年不得。丁巳授徒湯氏。其所藏有是書。為與化陸懸圃挺掄所訂。有收藏小印。為北湖施氏。文無多。非無益於經史而尺牘題名諸酬應之文也。夏六月納涼之餘。為寫一過。次其序事之文。為一卷。說喪禮宗法及論文之文。為一卷。壽文祭文與汪琬書之類。悉刊去之。共三十六篇。皆可存。不至為飄風野馬者。樂夫名嚴。寶應縣籍。而居於江都。論文曰。文未出天下。後世不知有此說。既出。天下後世不可無此說。樂夫所為文。不必能副之。而誠見之高有若是。是為陸氏選刻者。郡志稱其自出集四十卷。當更求之。而為之訂。嘉慶二年八月晦日。

鈔何有軒文集序

余將萃鄉先生之文為揚州文集。徧求之不可多得。乙丑夏四月。門人汪生昌序以此集遺余。余不勝寶惜之。文為寫本。當年刻未刻不可知。是尤當寶惜耳。向來於邑志中。見載陳遠發何有軒集。因考其人。字鳴夏。終於江都學生。又於魏篁中詩集。見附載陳鳴夏所作傳。今此本有之。著丙子科舉人。揀選知縣。篁中魏君行狀。而不稱傳。宜以此本為是。此本稱篁中先世有東千公。為福建兵巡道。與謝選顯起元同時。而魏篁所載。則為福建兵巡道者為扶輪公。再傳有東千公。文章尤有名。與謝選顯起元同時。此則是本宜不及魏篁所載之確。與郭志湯浩。尤球。郭元鈺。元鈺。鮑開宗。唐紹祖。繼祖。為文章之交。與俞太史長城善。序其所為百二名家制藝。又為之作行狀。大抵長於序事。筆力簡潔。善為控縱。以振神采。論文章。則是荆川而非鹿門。自謂作文不可依傍古人。當從同以求異。不可舍異以求同。誦其文。誠能自樹立者哉。余幼年見壁間書有稱松岑者。詢諸先君。先君曰。此湖中隱君子。坦菴道人之兄子。徐懿公也。繼而見懿公所刻詞集湖上吟。知其名元美。其自序稱丁未夏自公車回。知其曾舉孝廉。然問湖中人。莫能道其遺事。而此集中有松岑墓銘。本末極詳。蓋中順治丁酉科舉人。以淮安府教授。內擢國子監監丞。嘗一為浙江同考官。得士最盛。在淮。每議兵餉治河。為監司所賢。在國子監。首倡刻十三經二十一史板。歸老於家。著有諸聲集。艾言等書。每力爭治河賑荒於有司。有益鄉里。凡千四百餘言。嗚乎。非此書則松岑之事湮矣。余嘗謂世不乏賢。令長而何易于以孫可之傳。世不乏賢。太學生而何蕃以韓昌黎傳。世不乏貞烈婦人。而高慈女烈婦以李習之司空表聖傳。世不乏高儒義士。而元德秀以元次山。李遐叔。郭躬。郭航。以沈下賢傳。世不乏詭異非常之士。而劉又以李義山傳。諸侯皆有將。海外國皆有臣。而燕將譚忠及新羅人張保皋。鄭年。以杜牧傳。作唐書者。皆本其文。以入列傳。若是乎人之傳不傳。史之書不書。其權半歸諸當時能屬文之人。然則屬文之人重矣。而可無乎。

鈔雙虹堂文集序

余六七歲聞父老談陸公吳州督學杭州事每試日坐堂上擬作所命各屬題頃刻成數篇心稿記之已而無意購得公所刻雙虹堂文集四帙無卷數內載杭州當場制藝自序而張良御史為公作神道碑亦及此事湖州校士館有石刻記為公作此集載之集中有西湖講院記言嘗構講院於西湖陸宣公祠側余在杭時見宣公祠和記已甚覺尙有所謂西湖講院者蓋已百二十年之久也讀集中敢清堂記知公嘗為南旺分司讀梅雨潭快亭記知公以督學兼備兵海上皆神道碑所不詳公名舜字元升秦州人康熙甲辰進士雙虹堂者其幼年與張詞臣孝廉讀書處張致公不忘舊人故以名集神道碑言公為中書舍人凡撰文宰相不喜他舍人所為今集中有擬御製十三經序蓋是時稿也碑又稱其在浙時逆知祖洪動之邪謀而先去之惜乎說之不詳其本末遂不可考云

鈔依歸草序

吾友陶香山每道海安張良御史名符驥善古文歲已未於市上得其所為依歸草十卷依歸者依明人歸熙甫之文以為文也文不妨有熙甫亦不妨有學熙甫之文之人然學熙甫者遂盡屏異於熙甫者而於熙甫一言一意皆奉若圭臬不敢少疑則非善學熙甫者矣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而禁室女之守貞余深惡是說之似是而非嘗撰貞女辨二篇以祛其妄世固已共見之論者皆執曾子問之說抑知曾子問之說非謂夫死而嫁也謂夫遺棄而改嫁也執此以例諸夫死亦宜例諸夫未死而遺棄萬一熙甫之不深強為立論往往言之而不能行之而適足以亂天下大率類此越五年壬戌又得其子沈所重校本前十卷稍有增易續刻二卷其文二十篇其所應試策判與焉而記閩資連墓事本末最詳向聞故老言平山堂下有兩詩人墓一為錢塘潘雪帆問奇一則資連余屢尋之不可得資連名麟嗣其姓名頗見施愚山王阮亭魏冰叔等集中年七十七卒於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已而長子致惟餘次子孝礎鏗且毀賈卜為活資連之棺遂二十一年不克葬至是太史買地葬之葬之日會者數十人皆知名士互見戴第來處士陳定先殿撰詩集中先是孝礎行劉齋於恤之太史復商之同人於是閱在東贈以屋項以千為之娶妻歲給以米太史且將更謀以二十千歲給之沈曰資連墓在海寺前官路右側於是向傳在平山堂下者誤也太史自言康熙乙亥夏始因王武徵識資連而乃吞吞於故人如是是則無愧於熙甫者矣嗚呼巨室之家一人歿例求諸頭者為之傳志而不計其人之能否求有存序事之工如太史此編所載者寥寥也則吾郡百餘年來俎豆於歸氏而序事有法如此編尚不足為學者取法乎哉故錄其文最多云爾

修葺通志室經解後序

是書為休園鄭氏所藏舊缺三禮圖學易記讀易私言易雅彙宗周易輯聞春王正月考四書通證八種部首無序目而字畫清秀蓋康熙初印本也乾隆丙午連歲大飢余農遭凶喪負債日迫於門有良田數十畝為鄉俗所勒買得價銀僅十數金時米乏食山藜者二日持此銀泣不忍去適書賈以此書至問

傳需值三十金所有銀未及半謀諸婦婦乃脫金簪易銀得十二金合為二十七金問書賈曰可矣蓋歎歲寒購書者而棄書之家急於得值也余以田去而獲書雖受欺於俗而尙有以對祖父且喜婦賢能成余之志是夕登麥廚粥相對殊自慊也明年丁未得春王正月考於高君學山又於葉東處購得學易記讀易私言二種戊申七月於金陵市口得三禮圖已酉得易雅彙宗王子又購三禮圖初印本於黃客甲寅於周客之濂溪書屋購得周易輯聞四書通證越二日大火濂溪書屋焚無寸木而二書幸存如鬼神護之者亦奇矣於是假是書之序目核之已無所缺命門人李元善錄序文得八葉加於首乾隆乙卯嘉慶丙寅余客於外是書乃為鼠囓數缺檢之氣鬱不能釋今年家居無資客之檢稍為補葺自四月至五月越四十日葺成次序為目錄一卷不必如原次然亦無他意也嘉慶三年五月十九日

易圖略自序

余學易所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孔子所以贊伏羲文王周公者也夫易猶天也天不可知以實測而知七政恆星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經緯山澤水火錯綜不齊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四爻之變化本行度而實測之天以漸而明本經文而實測之易亦以漸而明非可以虛理盡非可以外心衡也余初不知其何為相錯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為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其何為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之道不神未實測於空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測之既久益覺非相錯非旁通非時行則不可以解經文傳文則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十數年來以測天之法測易而此三者乃從全易中自然契合既撰為通釋二十卷復提其要為圖略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共二十三篇編為八卷次通釋後譬如郭守敬守敬之何承天傅仁均一行之後悟得歲實消長不用積年日法非能越乎前人亦由前人之說而密焉耳夫祖冲之立歲差傅仁均立定朔當時泥古者疑為異說余以此三事說易亦祖氏之歲差傅氏之定朔也知我者益加密焉余之所深冀也嘉慶癸酉十一月冬至前五日

易通釋自序

循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憶乾隆丙申夏自塾中歸先子問日所課若何循舉小畜象辭且誦所聞於師之解先子曰然所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以復見於小過之六五童子宜有會心其思之也循於是反復其故不可得推之同人旅人之號咷盤盤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明夷渙之用拯馬壯吉益憤鬱鬱滯悒悒於胸腹中不能自釋聞有善說易者就而叩之無以應也乙巳丁憂舉子業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於所疑皆無所發明嘉慶九年甲子授徒家塾念先子之教越幾三十年無以報命不肖自棄之罪曷以逃免為謂卦起於包犧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命之以名文王以其簡而易明也繁以象辭周公以

其簡而不見明也。繫以交辭，密案庚申，以交辭釋案辭也。笑號馬壯，交辭自相釋也。然而猶不易明，我孔子韋編三絕而後贊焉，且不一贊而至於十贊者，佐也。引也。佐文王周公之辭，引而申之也。包儀之卦，參伍錯綜，文王周公之繫辭，亦參伍錯綜，故小畜、蠱、明夷之辭，互見於小過、巽、渙之辭也。文王周公之辭，以參伍錯綜繫之，孔子十翼，亦參伍錯綜繫之，所以明易之道者備矣。七十子道在孟子，孟子道性善，稱仁義，惡楊墨之執，斥儀衍之妾婦，皆所以闡明孔子之學而昭合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故孟子不明言易而實深於易，其商鼎所受，杜田生所傳，散見於孟喜、京房、鄭康成、荀爽、虞翻之說，不絕如縷，惜乎漢魏諸儒，不能推其所聞，以詳覽聖人之蘊，各持其見，苗莠雜糅，坐令老莊異端之流，出而爭之矣。循既學洞淵九容之術，乃以數之比例，通易之比例，向來所疑，漸能理解，初有所得，即就正於高郵王君伯申，伯申以爲精銳，鑿破混沌，用是憤勉，遂成通釋一書，丙寅以資獻縣汪君孝嬰、南城王君實齋、均蒙許可，然自以全易衡之，未敢信也。丁卯，春三月，遘寒疾，垂絕者七日，皆昏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往來胸中，既甦，遂一意於易，明年，以訟事伺候對簿，改訂一度，己巳，佐歸安姚先生秋農、通州白先生小山、修葺郡志，稍輟業，庚午，又改訂一度，終有所格而未通，身苦善病，恐不克終，竟其事，辛未，春正月，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理此經，日坐一室，終夜不寐，又易稿者兩度，癸酉，二月，自立一簿，以稽考其業，歷夏迄冬，庶有所就，訂爲二十卷，皆舉經傳中互相發明者，會而通之也。聖人之義，精矣妙矣，後生末學，豈能洞澈其全，得一二端，以俟君子之引而申焉可矣。聖人既以參伍錯綜示其端倪，舍此而而他求，烏能合乎後之說易者，或有取乎惑之說也。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冬至前二日。

高賈鄭注釋自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部以書來招往浙，問以古三代之說，時撫部撰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版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因詳爲言之，撫部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綴，爲工，及其以贗爲真，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強真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履，鑽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汨沒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序云：采獲舊聞，考述詩書，推表山川，以綴高賈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遺書，蓋其所采博，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此爲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義，注雖殘缺，尚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江歸來，寒廬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及之，因以嘉定王光祿陽湖孫觀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水經高賈山水地澤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雖多，今無取焉。十二月臘日序。

毛詩地理釋自序

乾隆丁未，館於壽氏之鶴立室，偶閱王伯厚詩地理考，苦其瑣雜，無所融貫，更爲考之，迄今十七年，未及

成書，今春家處，取舊稿刪訂其繁冗，錄爲一冊，凡正義所已言者，不復臚列，又以杜征南撰春秋集解，兼爲土地名氏族譜，以相經緯，陪書經籍志，譜系次於地理，而三輔故事，陳留風俗傳，與陸澄任防之書，並列，豈非有地則有人，有人則有事，小序毛傳中，有及時事者，亦考而說之，附諸卷末，其四卷，焦子曰：春秋之地理難考，毛詩之地理尤難，李吉甫、樂史、歐陽忞諸書，每指一地，以爲詩人所詠，凌儀之寒泉阪，以爲衛詩之寒泉，不知春秋之衛地，不及詳符縣境，七子之吟，何遠及此乎？齊桓城楚邱，以避衛，即戎伐凡伯之楚邱，在成武，宋公享晉侯亦此地，無二楚邱也，班氏志地理，杜氏解春秋，鄭氏注水經，均無異說，而唐宋地書，乃以楚邱在滑夫帝邱近滑矣，狄可至楚邱，獨不可至帝邱乎？自遷帝邱，途無狀難，而狄乃移害於魯宋，則楚邱在成武，與武宋接壤可知，後世地書若此類者，尤爲害於經義，故不以爲典要，至於韓侯近燕，潛夫論詳之，非晉國之韓原，居常與許常爲齊所侵地，見管子大匡，不必旁引孟嘗之辭，是又前人所已及，不煩改說，若文王伐阮，即書傳史記之伐邗，邗即泥中，公子素即公子士，宛邱爲宛中之名，非邱上有邱，崔嵬爲土山，戴石，非石山，戴土，南仲爲宣王時人，非文王之將，諸如此類，竊自爲斷，雖未必當，或有備後賢之汲取，云。嘉慶癸亥三月朔。

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自序

循六歲，先君子命誦毛詩，未幾，隨君遊，泛舟湖中，先君子指水上草，謂循曰：是所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也，已而讀論語，至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私心自喜，遂時時俯察物類，以求合風人之旨，辛丑壬寅間，始讀爾雅，又見陸佃羅願之書，心不滿之，思有所著述，以補兩家所不足，創稿就而復易者三，丁未，館於城東壽氏，復改訂之，至辛亥，訖爲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愜也，戊午春，更刪棄繁冗，合爲十一卷，以考證陸疏一卷，附於末，凡十二卷，蓋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以今之所訂，視諸草創之初，十不存一，其間雖他有撰述，必兼治之，歷喪荒疾，病爭訟，未嘗或輟，乙卯，爲山左之遊，隨諸行篋，車塵馬足中，聞見所及，時加訂正，蓋亦費日力之甚者矣，書之例，列傳箋釋文正義於右，以己說釋於左，不必釋者，不贅一辭也，不效類書，臚列而無所折衷，不爲空論，不尚新奇，毛鄭有非者，則辨正之，不敢執一以廢百也，陸疏太約，後人掇拾之本，非元恪原書，未載齊魯韓毛授受，乃抄襲兩漢書儒林傳，陸爲毛疏，不必及三家，而呂東萊詩記所引陸疏，言毛詩授受者，與此大異，知掇拾者並未見詩記也，爲條辨於後，嘉慶己未冬十一月。

論語通釋自序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斷齋隸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斷齋隸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於論語，自少且至於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旨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旨，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以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循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而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十數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

子而得其旨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為聖人。不仁不恕則為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器而從事於難。是己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詎孔子一貫之道哉。今年夏五月。鄭栢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適門人論一貫。不知孔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錄而次之。得十有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人之大未敢言知。或亦自遠於異端。云爾。嘉慶甲子秋九月。

羣經補疏自序

周易王氏注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為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漢王中。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啓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筮子為羨茲。或謂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筮子。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為準繩者也。乃不能申明。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為旁。借雍為壘。通孚為浮。而訓為務。解斯為厥。而釋為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爽。鄭玄。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為蔡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蔡族兄。凱為表女。培。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蔡二子既殊業。為蔡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即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向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為高簡。故疏者輒視為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備卓出。蓋有見於說易者。支離傳會。思去偽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為陽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己。解文柔。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真誠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顧顧於得意忘象之表。道消道長。既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揣摹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譏拘於一卦。洵童稚之說。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濼於損亦通諸剝道。應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從其康。批譏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於是每夕納涼。栢維影。聞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次為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既成。復取此稿訂之。列諸羣經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嘉慶戊寅五月五日。

尚書孔氏傳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偽。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偽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偽也。則試置其偽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偽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為假托之孔安國。

而論其為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寧等先後同時。安、預、璞、寧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偽。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良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撥輯馬、鄭、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為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亦以皋陶為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若以帝堯之稽古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為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即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之勤勞。適足使父受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宋雖不肯。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加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為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為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因而即真。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為盤庚為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少師。父師。父師答之。不云少師。鄭以為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為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為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為成王收周公之眉。極為謬妄。此者多不以為然。傳則訓辟為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為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啓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為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語。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為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為。為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東晉等之偽造竹書。舜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諫。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與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辨難而規正之。終不能不用為盡本。余既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為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著為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

毛詩鄭氏箋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為正義。於諸經最為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為地理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春。刪錄合為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為五卷。次諸易尚書補疏之後。錄既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果何以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為而與。何為而觀。何為而舉。何為而怨。何為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答。夫詩溫柔敦

厚者也不實直言之。而比與言之。不言理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成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為黨。即以此為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此為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父。則君父怡然。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以思致。思以嗟歎。水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為教。與雖然訓誥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釋。而思也。毛傳精簡。得詩意為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為然。遂書之為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月既望。

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

余幼年讀春秋。好左氏傳。久而疑焉。及閱杜預集解。暨所為釋例。疑益甚矣。孔子因邪說暴行而懼。因懼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者。所以誅亂賊也。而左氏則云。稱君若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者。且揚其辭而暢行之。與孟子之說大悖。春秋之義遂不明。已而閱三國魏志。杜預傳注。乃知預為司馬懿女婿。晉書。預本傳云。祖魏。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商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預以父得罪於懿。廢棄不用。蓋熱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收羅才士。遂以妹妻預。而使參府事。預出意外。於是忘父怨而竭忠於司馬氏。既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為昭飾。且有以為懿飾。即用以為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昭師亂臣賊子也。買充成濟。鄭莊之視。而趙盾之趙穿也。王凌。毋邱儉。李豐。王經。則仇牧。孔父嘉。之倫也。昭弑高貴鄉公。而歸罪於成濟。已儼然托於大義。而思免於反不討賊之譏。師遂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詔以稱君罪。則師曠所謂其君實甚。史墨所謂君臣無常位者。本有以啓之。預假其說而暢行之。所以報司馬氏之恩。而解懿昭之惡。夫又何疑。顧射王中肩。即抽戈犯難也。而預以為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顯謂高貴討昭之非。而昭禦之志在苟免。孔父嘉之義形於色。仇牧之不畏強禦。而預皆鍛鍊深文。以為無善可褒。此李豐之忠。而可斥為奸。王經之節。而可指為武。居然相例矣。師昭而後。若裕。若道成。若衍。若嘉。先若歡。若泰。若堅。廣他如石虎。冉閔。符堅。相習成風。而左氏傳杜氏集解適為之便。故其說大行於晉。宋齊梁陳之世。唐高祖之於隋。亦踵魏晉。徐習故用預說。作正義。而賈服諸家由是而廢。吾於左氏之說。信其為六國時人。為田齊三晉等飾也。左氏為田齊三晉等飾。與杜預為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四明萬氏充宗。作學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吳中惠氏半農。作春秋說。正杜氏之失。無錫顧氏棟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氏之誤。而預撰集傳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賈服注。惜

不能全見。而近世儒者補左氏注。亦徒詳核平詁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預之忘父怨而事仇。悖聖經以欺世。猶其說之大抵繆者。稍疏出之。質諸深於春秋者。俾天下後世。共知預為司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篡賊也。嘉慶丁丑冬十二月除夕。

禮記鄭氏注

三禮之名。自漢有之。或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或斥周官。而疑儀禮。以為非聖人作。以余論之。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為大。此一書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周官儀禮。固作於聖人。乃亦惟周之時用之。設令周公生乎文周。必不為蘇綽盧辯之建官。設令周公生於趙宋。必不為王安石之理財。何也。時為大也。且夫所謂時者。豈一代之時哉。開國之君。審其時之所宜。而損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數。而所以維持此典章度數者。猶必時時變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詐。夫上古之世。民苦於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來。民不忠。不知而其害轉在智。伏羲神農之時。道在哲民之惑。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開其謀慮。使知樹藝貿易之事。生義。農之後者。知識既啓。詐偽百出。其黠者往往窺長上之好惡。以行其姦。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賊。惟聰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其變而又神而化之。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為之者。治之極也。禮之經也。明明德矣。又必新民。知止而歸。其要於絮因。因天命之性。以為教矣。又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歸其要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於大有為。而見其恭。已無為。於必得其名。而見其民。無能名。吾於禮運。禮器。中庸。大學。等篇。得其微焉。余鄉讀禮記。嘗為索隱一書。西鄉徐心仲。將草稿持去。已而徐物故。莫知所在。十數年來。專力於易。未之計也。甲戌夏。尋得零星若干條。次為五卷。今復刪為三卷。皆少作第攷究訓詁名物。於大道未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述其大略於卷首。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嘉慶庚戌七月朔日。

論語何氏集解

余幼時讀毛詩。詁即讀論語。已而學為科舉文。習高頭講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十數家。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既見注疏。遂舍去講章舊說。仍不能豁然也。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指。蓋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懇。如論語弟云。性相近。孟子則明言性善。謂人無不善。論語弟云。知命。孟子則明言立命。謂知命者。不立嚴牆之下。論語弟云。未可與權。孟子則明言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猶執一。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又推及鈞金與羽。示人以端。本齊末。取譬於閉門被髮。示人以易地。皆然。以孟子釋論語。即以論語釋周易。無不了然明白。無容別置一辭。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例同。如告子曰。吾一以貫之。未言一貫何謂也。則又言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推之。凡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皆一貫之道也。言巧言令

色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未言何以可恥也則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推之仁者其言也詭以其不巧言也色取仁而行遠以其令色也剛毅木訥近仁木則不令色訥則不巧言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其自相發明尤為神妙如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不自居矣而又云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是又自居矣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堂堂子游亦以為難能而未仁乃樊遲問仁則云仁者先難司馬牛問仁則云為之難或以難為未仁或以難為仁既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為仁且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洫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夫匹婦之為諒故君子貞而不諒矣乃又云友直友諒益矣語子貢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乃又云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不知某之好學也豈又以多學而識自任矣既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論季文子也則三思而後行曰再斯可矣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於一令學者參悟自得余向嘗為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為論語補疏二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俟更廣通釋以求詳備或余不及詳俾吾子孫知治論語之途徑宜若是庶乎舉一隅以三隅反也丙子四月立夏日

加減乘除釋自序

劉氏微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士生千百年後欲知古人仰觀俯察之旨舍許氏之書不可欲知古人參天兩地之原舍劉氏之書亦不可嘉定錢坫亭先生塘謂說文一部之中聲無統紀因取許氏書離析合井重立部首系之以聲其書雖未成迄今講說文者頗宗其意以著書循謂古人之學期於實用以又百工察萬品而作書契分別其事物之所在俾學者案形而得聲若夫聲音之間義蘊精微未可人人使悟其旨趣此所以主形而不主聲也惟算亦然既有少廣句股又必指而別之曰方田曰商功既有表分不足方程又必明以示之曰粟米曰均輸亦指其事物之所在而使學者人人可以案名以知術也然名起於立法之後理存於立法之先理者何加減乘除之錯綜變化也而四者之難於九章則不啻六書之難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句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之求之例踵其後者又截粟米為貴賤衰分移均輸為借差互徵名目既繁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亦無由得其會通不揆淺陋本劉氏之意以加減乘除為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草創於乾隆甲寅之秋明年為齊魯遊遂中輟嘉慶二年丁巳授徒村中無酬應之煩取舊稿細為增損得八卷竊比於既亭之於說文庶幾與劉氏相表裏倘有缺誤願識者補而正之幸甚時十二月大寒日

天元一釋自序
天元一之名不著於古籍金元之間李仁卿學士作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以暢發其旨趣宋末泰道古數學九章亦有立天元一法而術與李異蓋各有所授也元世祖并宋之後郭那臺用李氏之法造授時術其學頗顯著與世明顧善溪不知所謂毅然刪去細草終明之世此學遂微國朝梅文程公悟其為歐邏巴借根法之所本於是世始知天元一之說然李氏書雖皆板刻而海內不多有故學者習借根方法而於天元一之蘊或有未窺者也吾友元和李尚之銳精思妙悟究核李氏全書復辨別天元之相消異乎借根之加減重為校注與秘益彰信足以紹仁卿之傳而補文程所不逮也循習是術因以教授子弟或謂仁卿之書端緒叢雜鮮能知要因會通其理舉而明之而所論相消相減問與尚之之說差者蓋尚之主辨天元借根之殊故指其大概之所近循主述盈虧和較之理故析其微芒之所分閱者勿疑有異義也嘉慶四年冬十二月除夕

開方通釋自序

梅勿庵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齷齪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循向為加減乘除釋於此欲貫而通之反復再三猶未得立法之要近來因講明天元一術於金山文滄閣借得泰道古數學九章其中用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焉嘉慶庚申冬十一月與元和李尚之同客武林節署其論及此尚之專志求古於是法尤深好而獨信相約廣為傳播俾古學大著於海內時談階平教諭亦客督學劉侍郎幕中時過余寓舍互相證訂甚獲友朋講習之益竊謂乘除之法負販皆知至開正負帶從諸乘方儲者竭精敏神或有未能了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庶幾一以貫通人人可以布筭而求也列為十二式設問以明之欲使於初學故不厭詳爾辛酉正月八日

種痘書序

海上程翁名維章精種痘之術與先君子最交善始結廬黃珏橋市晨夕相過從已而其妻歿遂無家時或寓余家塾余叩以種痘之術翁遺一書然鑄瑣不足以盡其神也乾隆甲辰乙巳間復以疑義就正翁稍稍論及之其說極平易亦極神奇翁每能豫言痘粒之多寡不爽以詩翁翁曰自天為之不可測自人力為之何不可測其妙全在於痘母多之少之可自母而消息之也乾隆辛亥為兒子廷璣種痘嘉慶己巳為孫授易種今年又為兩幼孫授書授詩種痘以所目驗證翁之說有不爽者向時曾述翁之言為種痘書十篇今更以所目驗者箋之以遺里黨俾知種痘之至順至吉勿為他說所惑也嘉慶二十一年春三月上巳日

雕菰集卷十七

姚仁和百歲詩序

乾隆丙午夏六月有乘肩輿於市者一老人負囊從之囊中皆錢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前輿中人怒責負囊老人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蠶肉半斤曰吾不耐輿矣步行去負囊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輿中人姚姓仁和名是日值百歲誕日謁沿湖諸神廟肩之者其兩孫負囊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疑尚黑望之止若六十許人精力健於子是時頗有賦詩為之壽者西山林丈樞言為之治酒肉以待賓客子以未終服且傷親年不及七旬有來告者不忍聽越一年丁未予省婦翁渡湖與仁和適同舟問其所向曰將入城策蹇乎曰步行觀其形模而厚類有道者然而農也先是里人將為之舉於有司又商人某欲張其事仁和叩頭謝曰我農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農者所宜天且促我歲用是未舉於有司戊申秋友人以諸壽詩示子屬予補為之或曰丙午仁和已百有一歲至此百有三歲矣子既為詩復序其事

朱登三兄弟同壽序

昔者吾鄉有古道之士性質高潔疾汗如讎曰喬君博友昔者吾鄉有博學之士鑒於人倫洞悉隱微曰汪君容甫兩君不輕與人交不輕許可人而皆與朱翁善且皆稱道翁之善不妄余外家謝氏與翁為戚

雕菰集 卷十七

二八一

雕菰集 卷十七

二八一

翁之婿汪君厚菴為文舟孝廉之子其弟昌序嘗從子遊皆能悉翁之家事余因得聞翁之善甚詳翁名世連字登三兄弟五人翁居次而與弟西庚為學生西庚名世齡生後於兄僅數刻兩翁異居而共以買易硃砂為業兄統其事弟任其勞雖細務必共議而後行或有急則互相濟見故家子弟必勸以讀書其貧者佐以膏火之費賴兩翁成名者非一人乾隆五十年郡大饑親友中貧不自給者兩翁餽以粟待兩翁舉火者非一家製耐饑餅用糯米棗仁和而成之食可已饑鄉里間賴兩翁得存活有徽州友人某臨致以孤托兩翁兩翁飲食教誨為之婚娶已而失業兩翁復收養之始終不負所托凡此者兄倡之弟和之歷數十年未嘗有異辭古者一夫百畝未室者有餘夫之田既授室則別為一夫其士大夫之家有采地有祿其收族有宗法而不必以同居為友世祿井田之法廢家有私蓄於是慕嚮之徒以不分財為義然而卜式王商之篤於兄弟則正著於分財晉宋後人避戶役之嚴往往累世不肯別鑿豈皆友誼之誼使然余見近有自稱君子者強慕同居之名陰以詐狡行乎其間相見以偽相鈐以術至於閨房骨肉露爭詬誶不獨簞食豆羹見諸辭色而已以視兩翁之不同居而兄倡弟和樂善不倦歷數十年無異辭其賢不肖相去為何如余嘗見夫兄弟之同居者財貨出入之間齟齬不能相合若夫不同居而同業其勢尤不易久處苟非天性醇篤真克孝友鮮不計及錙銖釀為嫌怨兩翁者不同居而忘其非同居也共業而忘其為共業也如兩翁者真能友悌真君子也登三生經甲西庚生紳紳後經甲生半月兩翁德行同聲聲笑視同其子之賢又同嘉慶乙丑六月同壽八十鍾保岐李濱石諸君子以詩歌相祝汪慶人作闕江都焦循述所聞以為之序

黃次和七十壽序

乾隆丁未余館於壽氏之鶴立堂壽氏之客有潘君掌絲者詩人也每過余論詩必稱有黃子尊棣者年最少將來必以詩名家尊棣者春谷舊名也己酉余始交次和春谷兄弟余時年二十七次和長余十四年不以余為野逸弟畜余甚親時次和新遷雙橋巷庭有一奇石高二尺許種一梅題其室為雙橋一石一梅花書屋余時時飲食其中拜見其尊甫仰岑先生先生年七十言論風采似先子余每見之如見父而先生每共余坐談論良久不倦乙卯後余客山左浙右又以會試奔走京師壬戌後余家居而春谷則官於粵西次和亦客遊泛江水而南念向之朝夕相見詩酒笑言每當春花秋月之下往來係之嘉慶丁丑冬余以事偶入城春谷已移居流芳巷口大宅適次和自江南歸其宅有白石山高二丈相傳為前明所遺閱百許年次和春谷召余飲白石山下余年已五十有五而次和則六十有九矣溯始交時凡二十有八年同坐者李比部冠三汪司務掌廷張刺史開慶皆三十年舊交撫今話昔纏綿不已而次和精神奕奕須髮尚黑勝乎余之齒危而鬢禿也笑謂余曰余明年七十矣憶六十時子嘗以詩祝我明年當仍祝我以詩噫嘻人生之樂莫過於兄弟俱存座中人無不為次和春谷欣且慕焉余歸思有以為次和祝而次和之為人其誰誰以孝弟見者人盡知之爰述余與次和春谷始終交好之韻以為一船之助云

送程定甫赴京師序

雕菰集 卷十七

二八一

乾隆乙卯春二月子客臨清校士館中有客自外至長八尺餘破帽羊裘白鬚蕭蕭然坐與道名姓乃知
 假師武君虛谷名億耳聞之久矣武君以進士官博山縣知縣縣出琉璃器大吏傲之使歲納餉若干件
 君力持曰博山地不可耕樹不可蠶民賴此器以活今令輸官民生自此接矣且縣至省遠器易損運者
 艱苦大不便大吏怒屢迫之終不許大學士伯和理使番兒手緝盜於青萊間所至焚索恐喝吏民至博
 山君命逮鎖之隸不敢親往手擊踏於地罵曰番兒手例不許出京爾何來以擾我百姓耶爾所恃者伯
 相吾不畏也鞭之卒以是罷官吾聞之益都段松谷曰虛谷每食麥一斗高粱酒十斤是日席間問之虛
 谷掀鬚笑曰天下豈有此人也半庶可耳虛谷精於金石通諸經是夜共宿聞其緒論蓋彬彬乎儒之醇
 也五月六日余東裝歸揚州君以初九日來濟南寓居大明湖鐵公祠堂相隔僅二盡余深悔不為十日
 留相與論得稱胸中未盡之意嗟乎揚之於竟千里而遙竟之於豫千里而遙蹤跡無常寤寐懷之已
 耳或再遇或終此不遇亦何可料哉秋九月錢塘朱履齋文藻自山東來帶有虛谷致余書一函開而讀
 之鬚眉如見知已授經臨清清院中矣余在青州聞博山人稱父母武公且曰自武公去而琉璃輪官矣
 余為歎歎太息嘗為詩歌以詠其事意有不盡復書於此云時乾隆六十年十月朔日

徐陽庵太守手書帖跋

元程頤學為長樂縣尹民有死非命者其妻訴不願理頤學呵之曰此即殺人賊一訊即服事連富人富
 人賄頤學不可乃賄大吏移鞠他縣且以成頤學罪他縣果問如富人意吏抱成案將署忽大雨雷晦
 棟折瓦墜官吏震駭失文書所在竟真不敢復問事見趙訪東山存稿第七卷長樂程令君行狀乾隆間
 萊州府平度州民貧於婦家婦之母不安於室強女從之婿不服數出言相侵婦之兄羅為勞山道士以
 母之懇拳培督斃於地復足踴母斃母而培督乃鳴於州稱培殺其母州置培於理乃培先斃伏地母
 之傷則足之前所致州獄辭固云道士毆培伏地母往勸培起致母死若是則傷實為足之後時徐君
 揚庵為萊州府知府核之反其獄州不能平懇於大吏而揚庵所驗之傷復驗之頓無培亦自認為已
 殺揚庵無以問其口揚庵素好大言惡之者衆將假是以快其忿相擠下揚庵獄時徐太夫人居萊蕪無
 一錢惟即墨令某時時周之揚庵在獄念此獄不平無以懲不孝且身死不足惜坐令老母飢餓抑鬱非
 人子乃於獄中草狀付弟登入都上之天子動色命大司寇胡公季察其獄請培培仍自伏罪如初十
 日獄不決雷聲旦夕繞室鳴漸震烈道士釋釋出忽雨足疑立而北不能言語之乃自陳母之斃由己不
 由培揚庵得自事與願學合豈偶然哉揚庵名大榕常州武進縣人以其事無詭隨其呼之為亂子亦狂
 者以不狂為狂之義也方其入獄縫家思絕其食揚庵豫防之藏餅餌於懷得不死然出獄時不食三日
 矣初培揚庵於途民攀轅泣者滿道路有溪民載筏渡徐太守他人不得渡平度州知州於道士自陳之
 夕預生瘡一夕死如殺或曰實自殺也歲乙卯余在濟南聞諸齊人所稱述者如此時揚庵為他事罷官
 余始於濼源齊院馬秋樂院長座上識之已而與會於大明湖之水木明瑟軒揚庵為人磊落善談工詩
 長於書法此帖書於濟南者也尤好遊濟南龍洞峭壁上有石梁高十丈廣數尺揚庵竹行其上

江處士手札跋

乾隆庚戌余館於深港下氏宅嘗撰華經宮室圖五十篇是冬嘔血幾死遂梓之疎蒲所不免也吳中處
 士江君良聲聲以畫規之規之有未協至於往復辨論焉嗚呼人有撰述以示於人能移畫規之必此畫
 首尾皆閱之矣於人之書而首尾閱之是親我重我因而規我其規之當則依而改之其規之不當則與
 之辨明亦因其親我重我而不取不布之以誠非惡夫人之規已而務勝之也處士兩書皆用許氏說文
 體手自篆之工妙無一筆筆尤足見其德性之醇程久珍而藏之篋恐子孫不知以為是與余辨論者為
 素不相好也特表明之處士家君名鏗字貢廷好釋氏書自號曰補僧素食手寫佛經數十卷乙卯丙辰
 間同寓武林學院署中出則共一舟情好最密嘗行富春江上余著野服散髮放歌補僧瞑目凝立誦佛
 舟故有伎伎榻與客榻偁至是伎篋以為怪避去時以為曠云

蜀道歸裝圖跋

乾隆己巳桐鄉朱君約房以兄故嘗歷蜀中兄達官畏罪自投於水然無以明也繫蜀獄三十七年始得
 歸方繫獄時子八歲家貧婦高以紡績所入供兩地食用課子讀書為諸生子名鴻猷字癡圃有至性與
 父同嘗奉母命省父入蜀往返萬餘里備極勞瘁既歸復母命未幾病歿又三年約房歸夫婦重見而子
 不復在矣歷四年卒後十三年高孀人卒君子曰約房弟高義婦癡圃孝子古人卓行萃於一門豈適
 然哉嘉慶辛酉冬十月晤右甫孝廉於武林節院右甫名為蜀道歸裝圖也方持祖母服以石門方樽庵
 所作慈竹居圖圖歌詠其事循為樂府歌之明日右甫曰歌子詩使我淚溢於枕終夜不能寐子詩詎能
 感人右甫至性耳今年自都中歸復客節院中與右甫晤語百餘日又獲睹樽庵所作蜀道歸裝圖為癡
 圃入蜀省親作也圖二幅一寫棧道崎嶇策蹇於陰雲古木間一寫歸來拜母依依膝前覽此圖而孝弟
 慈節並著紙上右甫兩手奉圖冊及犀正色長跪乞人文辭淚如欲墜者嗚呼吾於此泣數行下矣樽庵
 名薰傳父雪屏翁畫法浙中畫師無出其右者家酷貧幾欲為浮屠以祖宗血食不忍去忍飢植品卒以
 窮死有子廷瑚號鐵珊今為名諸生亦寓節署中夜三鼓每與右甫過予舍挑燈劇談聽外梧葉墜地如
 鬼聲猶刺刺不睡也今并及之

湖莊圖跋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循以母疾不果出遊授徒於家秋八月汪君慶人訪我於半九書塾先是我母病喘
 欬已而鼻頰苦若體不良於動至是疾愈又前年余生孫貴齡是月二十六日值周歲母歡甚適汪君來
 命循設榻留之於是相與日乘小舟泛於湖東至開元寺港高郵孫虞橋吏部先墓所在也北至梁家巷
 形忠臣梁欽光之魂其對岸叢柳中阮招勇將軍之珠湖草堂也西至北觀音寺則楊都尉之蕭芬莊在
 焉南至沈山人家飲於茅堂放言高談尋郭隱君之墓石撫而讀之汪君以為勝遊不可不誌因作圖如
 右明年甲子大水今年乙丑水倍於前莊東之屋倒廢過半大風拔老樹二十餘株書塾之垣悉委於浪
 吾母以橫逆所加心志鬱鬱疾發臥牀百四十日不能起立夏六月孫貴齡歸閱月子廷瓌女瓠失大病

幾殆。迄今麻疥夜三鼓。母呻方歇。燈殘將殘。蓋中秋之後二日也。回憶汪君之來。問越兩歲。而號突殊情。苑枯異境。悲從中來。愴然莫已。倘汪君重爲湖上之遊。對此頽垣。視斯愁眼。當亦有太息歎歎。低回今昔者矣。爰書詞後。以述茲懷。

蘇軾詞跋

詞之有花間尊前。猶詩之有漢魏六朝也。其北宋則初盛也。其南宋則中晚也。蓋樂府之衰。至唐季而絕。遂遁而歸於詞。南宋之詞。漸遠於詞矣。又遁而歸於曲。故元明有曲而無詞。蓋詩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詩無性情。既亡之詩也。詞無性情。既亡之詞也。拾枯骨而綴以文綺。張朽革而綴以丹青。且刺刺曰。吾惡夫人之有性情。但爲此枯骨朽革。不亦怪矣乎。三百篇無非性情。所以可與可怨。可觀可羣。至宋人始疑其淫奔也。而刪之。論詞而欲舍花間尊前。不猶玉杵之徒欲舉桑中鴉奔之篇。一舉而去之乎。有學究者。痛詆詞不可作。余駭而問以故。曰。專言情則道不足也。余曰。然則有道之士。必不爲詞已乎。曰。然。余因腹誦碧雲天黃葉地一首。而學究乃愀然背唾矣。余徐問曰。范仲淹何人也。曰。有道之士也。余乃告之曰。此詞正仲淹所作。以刻本示之。嗚呼。口不言錢者。其蘊利必深。口不言情者。其好色必甚。惟其能賦梅花。所以成廣平之相業耳。吾卿董先生之論詞。以情爲主。適合乎鄙人之見。因暫論之以跋其集。

杜胡詞跋

杜胡詞。杜蘅胡繩。皆香草也。杜胡詞猶言香草詞也。醒齋主人諱。與余祖父爲其高祖兄弟。雍正癸卯。武科舉人。性至孝。居父母喪。率兩弟居廬。終喪不飲酒食肉。不宿內。吾族中君子也。讀其詞則溫柔藹施。余嘗謂口不言情者。必非孝弟之人。於先生此集信然。

憑軒遺筆跋

族父熊符先生。長先子十二歲。先子於諸兄弟行。最稱聲依。熊符兩公。聲依公循不及見。循十一二歲時。初學詩。先子命質諸先生。而請其訓。是時聲韻未調。如燕語。聲莫可究辨。而先生不以爲呢喃。語也。一一爲之改正。獎而進之。循於是知作詩之門徑。時先生授徒於外。每歲時歸。謁者滿戶外。先生一一接之。講論不倦。凡經史疑滯之義。詞賦流別之條。下至街市瑣談。談諸雅謔。無不叩端而竭。令受者解頤心快。而去先生善書。自小楷以至擘窠大字。求者無不應室中一神籠。潤文許。積紙如邱。口講手書。連筆若風雨。而端楷疑重。偏真唐人篆法。數十年來未見其似也。精於許氏說文。時作篆書或摹印。是時郡中人尙鮮有言說文者。循爲六書之學。實起自先生。先生又善畫。工詞曲。登高作賦。揮筆即成。先生歿已三十年。先生所爲詩古文辭。多不存。稿間有存者。零紙片素。未經磨寫。蓋十之一二而已。嘉慶丁卯秋九月。族兄信堂出先生草稿。循爲理之。錄得二卷。仿笠澤叢書體。合詩賦記傳爲一名。之曰憑軒遺筆。先生詩賦字應。一字應符。號憑軒。又號直道人。信堂名汝成。先生子也。

蠅牛草堂詩跋

蠅牛草堂詩跋

聲依先生諱永。與吾父共高祖兄弟也。博學善屬文。閉戶著書。不與市井爲伍。余幼時曾見其古文一帙。今求之不可得。嘉慶丙寅。於族子伊蒲家得七律五首。族兄子均所手寫也。近又求得蠅牛草堂詩一卷。合前共三十九首。其七律。夏日即事云。風過隄開雙影蝶。雨收留得半聲蟬。燕磯晚眺。夕陽還白。野鷺埋山失遠青。羅縵云。秋深不礙迎朝爽。春盡猶堪護落花。詠秋海棠云。曉露恰憐新浴後。夕陽還疑醉眠時。賦竹云。探奇有客何須主。絕俗惟君莫與同。自然高妙。可云蘊藉精深矣。先生嘗作月令注。先生歿。遺書皆不存。是詩尤宜珍貴也。

書非國語後

一國語也。或是之。或非之。而國語則至今存一。非國語也。或是之。或非之。而非國語則至今與國語並存。然則是非果何定乎。古人之書。往往是非各半。苟不論其世。則一言且可非。可是也。是非既各半。則並存也。固宜。孟子不信武成之血流漂杵。學者奉之。東都好識緯。王仲任爲論衡。以斥棄一切陰陽五行之說。宋歐陽公修唐書及五代史。亦盡削天文徵驗。皆與柳氏義合。夫性與天道。子貢未聞。好語怪異。以惑民志。詎足訓也。褒似之事。子嘗辨其謬。惜柳氏未及此。尙有遺耳。此編戊午冬月所寫。壬戌自都中歸。立秋後病瘳。感取誦之。因以與吳武陵。呂道州。兩書。及諸論說。非國語者附焉。是日病愈。乃書其後。

書韓退之毛穎傳後

昌黎韓氏作此文。當時多笑之者。柳州辨之。以明夫張弛拘縱之理。誠通儒之論哉。然而人不能學昌黎。而類能學其毛穎傳。人不能服膺柳州他論文之言。而類能服膺其題毛穎傳之言。豈真以蜚吻裂鼻縮舌。齧之物。而可以常服哉。縱易而拘難。張苦而弛便也。且昌黎之前。未有此文。此昌黎之文。所以奇。有昌黎之文。雖而效之。則陋矣。是故柳州重其文。而未嘗效其作。蘇長公乃有黃甘。陸吉。葉嘉。杜處士。溫陶君。等傳。不憚再三爲之。其亦好爲俳矣。長公吾且不取。他無論焉。

書喬劍溪選大歷詩後

嘉慶庚申。余客武林。節署。值刑部汪君芝亭主帥席。其齋閣與余寓處相對。君晚夕課徒之暇。不以余村野。每過論詩。相與甚歡。以所藏喬劍溪大歷詩。略見示。書六卷。自劉長卿至朱放。共三十二人。詩五百二十六首。自序云。大歷十子。姓氏。裁新書。盧綸。傳。江鄰幾。所志。乃十一人。互異者三。而四。今合傳志。退中。字。發。進。皇。甫。別。爲。次。弟。劉。方。平。以。下。十。九。人。先。後。翔。翔。於。天。寶。貞。元。之。際。不。肯。與。錢。郎。諸。家。接。席。而。散。伏。清。華。之。氣。湛。若。方。新。無。弗。同。也。都。爲。卷。末。以。盡。大。歷。之。體。製。按。劍。溪。名。愈。字。慕。韓。寶。應。石。林。侍。讀。之。孫。也。以。詩。名。江。淮。間。與。長。洲。沈。歸。愚。宗。伯。之。名。相。埒。而。不。相。下。宗。伯。晚。年。遭。遇。特。隆。而。劍。溪。以。太。學。生。老。故。其。名。不。甚。彰。顯。晚。年。遊。於。山。西。爲。翁。氏。書。院。院。長。此。書。自。稱。主。教。郭。陽。蓋。其。晚。年。本。也。所。著。有。小。獨。秀。齋。詩。窟。園。吟。稿。三。晉。遊。草。夕。秀。軒。詩。鈔。情。餘。存。稿。余。皆。一。一。見。之。亦。不。專。主。大。歷。家。數。則。此。選。亦。不。足。以。概。劍。溪。耳。汪。君。論。詩。不。喜。義。山。昌。谷。及。韓。蘇。諸。家。而。好。陳。思。嗣。宗。其。性。情。襟。抱。之。高。已。非。俗。下。所。及。索。觀。其。詩。誰。不。示。人。而。惟。競。競。以。能。問。於。不。能。焉。閱。此。卷。畢。漫。書。卷。末。歸。之。芝。亭。名。息。上。元。人。已。未。進。士。刑。部。主。事。

書李吁江文集後

漢皇甫嵩朱雋平黃巾諸賊威名滿天下...

書徐文長集後

循三歲依嫡母謝婦人至十六歲未嘗離...

書潘研堂文集後一

吾友戴在東刻其先高王父玉林先生經義雜記...

書潘研堂文集後二

潘研堂文集載周易易揆方序一篇極稱其善言易...

書鮑培亭集後

全樹山太史得惡疾就醫於揚州雖與馬氏交...

書西鏡錄後

梅勿華先生手批西鏡錄一册元和李尚之得諸吳市...

自書貞女辨後

余昔以歸熙市論貞女之非也而辨之頗傳於人間...

於熙甫。熙甫又撰張氏女貞節記。張氏女未婚守節者也。熙甫比諸微子、箕子、比干之爲三仁。又引夷齊、未育祿位於朝、而恥食周粟、孔子謂之仁、以爲論人者宜取法孔子。熙甫固大悔於前之論矣。後之非貞女者、多本熙甫。而熙甫此記、何未之見耶。惜乎熙甫尙牽於前說、不肯自任其咎。一則曰、賢智者之過聖人所不禁、一則曰、雖不要於禮、亦君子所樂道。嗚乎、此而過、此而非禮、將夫死即嫁者、轉得爲禮也哉。國律載條例、言有子婚而故婦能守、已聘未娶婦能以女身守志、俱應爲立後。是朝廷立法、明明以未婚守志與已婚婦守者同一揆矣。前辨未及引、補記於此。嘉慶癸亥五月午日書。

題馮航嚴堪忍先生遺像

右幅長三尺七寸、高八寸四分、像修六寸二分、面少偏、左鼻頰而豐、兩目凝視、一手在袖內、柔而下、一手持竹杖作行狀、其右上書己卯冬、日古虞謝錫寫、其左先生自書、凡三百五十六字、內漢二字、自跋云、庚辰元夕、同舟至吳門、風雪甚、蒙結指、慨率意書此、馮航天柱老人阿晉識、蓋送其子沆公車上京都、以此像授之、而係以誠語也。先生名武順、本名敏、己卯庚辰皆明末甲子、沆、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倉場侍郎、先生八世孫杰、與循交善、因得見此卷、杰語循曰、舊有高江村諸公跋、卷既失而復得、於是諸跋不獲見、而遺像獨存、嗚乎、知先生之所以存不託諸人也。夫、時嘉慶丙寅孟冬之晦。

題阮代公先生把卷圖

江都文學阮代公先生把卷圖一卷、北湖阮氏、自榆林衛千戶諱文廣、始遷居公道橋、代公先生爲千戶公會孫、諱世衡、博文約禮、兄弟不異火而居、以詩書禮讓教子弟、絕去輕薄俳巧之習、詳見陳鳴夏所撰北湖梓潼祠碑記。康熙間、北湖多博學高俊之士、以文章行誼倡率里閭、先生其一也。先生生三子、長諱應武、康熙甲午武舉、官德州衛守備、娶於循、從伯曾祖之子生三子、長諱承勳、太學生、生子嗣環、而以季女循、故循悉阮氏軼事。太學公仲弟諱承杰、爲叔父康熙癸卯武舉、諱大武、後生子嗣璵、季弟諱承熙、爲叔父邑文學、諱書堂、後生四子、奎、嗣琇、嗣琳、嗣球、世守此岡、實而藏焉、宮保芸臺撫部、爲代公先生曾從孫、作讚命其公子常生以示循、嘉慶二十一年夏五月四日、公子自江西節院歸、攜圖訪我於離菰樓、循展卷、焚香北面、再拜瞻仰、因爲之記。是岡正面、盛衣冠坐石上、左手持卷、右肘隱石、兩丹樓踐芳草、間而橫溪於從、兩權隱出、眉目秀眼、豐頰微髭、須、神色靜而和、充而斂、莊而不拘、約四十許歲時、不著籍者、名氏原題讚者九人、畢銳字穎君、康熙甲辰進士官貴州平塘衛守備、作讚時年八十一、范荃字德一、處士、自號盟鷗、野老、陳廷相字浩海、一字百師、邑增廣生、文九皋、字秋翎、號香城、邑學生、四人皆居北湖、王琴字哉、西號蔗堂、亦皆居湖、見所贈范荃詞、魯金鉉字上公、自稱淮海一放人、題云、上章執徐之夏六月、自湖郵郡索題、則城居者也。未詳、湯有光字若仙、爲竹西十逸之一、劉孫發號心菴、徐源字思遠、號秋治、高天驥字千山、號深齋、陳題於己卯、畢文高題於庚辰、范題於辛巳、辛巳爲康熙四十年、距今嘉慶丙子、凡百十有五年。

離菰集卷十九

神風蕩寇記

阮侍郎撫浙之明年、夏六月、禦賊松門、有神風蕩寇及禽倫貴利事、循始聞、傳述互異、未獲其詳也。冬至浙、寓居撫院署中、閱諸文移、手札、又詢諸從至海上者、乃得其本末。艇匪者、自安南來者也。浙賊曰鳳尾、閩賊曰蔡牽、曰水澳、初、平陽縣海濱老龍頭石山、橫友於海、爲烽火門、其東大嶺、小嶺、兵守嚴密、乾隆五十一年、調任臺灣、代者不嫻於防、閩賊始識、巡路而窺、浙嘉慶元年、閩賊李發枝引艇賊深入、而浙賊附之、時侍郎方督學、按試寧台、有諸生之家被掠者、贖母力不及、婦、婦乃慘死、生泣懇於侍郎、侍郎有剪滅之志、而非其職也。四年冬、侍郎承命爲兩浙巡撫、艇賊歲至者四、稔矣。先是、更有探之者、賊飲之酒、指艇大言曰、吾聞大艇、費十月、載重數千斤、來收稅耳、爾大吏宜自計、非吾敵也。當是時、糧糈寡弱、之勢實不足、以殲賊也。而士賊閩賊特艇賊之強、益橫、巡撫既浙、艇賊猶踞台州、大陳山、及溫州三盤、三路犄角、十二月丁未、定海鎮總兵李公長庚、帥舟師趨入賊中、轉戰自午及酉、焚其棧出、有陷於陣者、反逢賊入、賊大駭、提督許公保謀以火攻、或漏於賊、五年春正月戊午、賊夜焚岸、竊而遁、李鎮軍追之、及五月、始歸、鎮軍撫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定海孝廉方正李巽言曰、前此武備廢弛、賊匪始提、訓練既久、官軍知悉、以各盡之勞、心督緝、三鎮之悉力、追捕、曾不克擒、一葉艇、取一全勝者、其故何

也。其船巨噸巨，船外蔽以牛皮網索，使我砲彈不能入。艇既以閩為向導，閩即藉艇為聲援。浙洋自甯北二千餘里，我南則彼北，我北則彼南，我當閩則艇為之障，且艇強即遇亦未必勝。閩發即未遇已望而先走，此所以虛糜糧餉而不獲實效也。今分三鎮，各據要地，巡緝本洋。一遇盜船，盡力攻擊，此可以禦閩賊而不可以禦艇賊。禦艇之計，必備大船，配精兵利器，擇善將者統之。重之以節制，各鎮之權，扼於閩浙之交，艇至則盡力攻擊，南竄北追之，與閩師合，北竄北追之，與三鎮兵合，如此，則兵力既強而責有專歸，庶有濟矣。且盜非皆生而為盜者也，即艇匪半閩閩廣土著，亦非處心為盜者也。其以失業之故而竊發者少，以得為盜之利而聚集者多。其所必需者口糧，皆內地奸民所接濟耳。奸民之出非防守不嚴，則故縱之弊也。探捕小販，半雜奸民，其偷必多，甚或以被劫呈報，而實與賊通，故難民之中有真有偽，不可不辨也。今欲澄盜源，莫若安民業，嚴行保甲，預絕其通盜之路，漸回其通盜之心。無業者皆途其生，貧利者盡科其罪，則人亦孰肯冒死而為之哉。內無奸民，則外盜糧絕，糧絕則潰散，且盜亦人耳。洪波巨浸之中，驚風怒號，崩崖摧激，去死無幾，仰視守法良民，安居就業，熙熙然有家人婦子之樂，亦孰不思歸命投誠，而尚忍為盜哉。故統籌禦盜之策，不厚集其勢，則未易猝除，不力杜其源，則患終未已。而實力奉行，不使滋弊，則又在親民之吏，與統領之將耳。如是數年，而盜猶未靖，民猶未安，恐無是理也。定海教諭王鳴珂，陳防禦之事六，攻擊之事三，預籌之事四，皆可用。且慷慨言曰：卑職承乏海邦，六載之間，由縣會同督率鄉勇，晝夜防禦，近岸村落幸免蹂躪，蓋砲聲不絕於耳，火光時屬於目者，屢矣。珂籍臨安，非瀕海，教職無殺賊任，然見賊匪往來，縛人妻女，繫人父兄，以要人貨，不如約，則割心樹肉，慘不忍言。雖有官兵，莫能痛刺，每一思之，恨不飛食賊肉，為吾鄉人雪此仇。厚口陳手畫，目皆並裂，於是鄞縣知縣郭文誌請合江閩舟師黃巖縣知縣周鳳鳴請先滅土盜，台州府教授沈焯請厲武舉以寓約，黃巖縣教諭李其淵、湯誠、請禁商船漁船，定海縣知縣宋如林請查偷漏，紹興府經歷黃敬修言兵船護商之利，外洋追賊之難，大約俱以造巨船，鑄巨砲為首務。先是弁兵剽賊失利，多以船廠卑小為辭，至是衆論如一，巡撫乃奏請於上，然以經費重繁，又值川楚用兵，難於籌款，未有定議。會提督查公特請於朝，時廣東按察使吳公俊入覲，亦言粵東兵船行有成效，上可提督之奏，然提督未知巡撫先已入告也。既而謝曰：僕欲言此久矣，苦人掣肘，故未聞於公。然吾思殺賊以報國耳，雖滿不恤也。巡撫以浙無大木，工匠不嫻於造船，率官商捐金得十餘萬，盡以給李總兵，使其子弟視下，造船於閩，謂之曰：此事屬君，則屬君耳。吾發銀半色，皆足，艇成不核減工料也。又於杭州、溫州、福州設治局，鑄鐵大砲四百餘門，令沿海州縣民壯兼習鳥槍，不增餉而增兵，千百嚴號，令警弛廢，廉價購置，設海村庫，丁立一甲，一甲一總，一總一村，一總一保，一山一壘，立一總長，給以執使之互糾通賊者，獲之有賞，撤漁戶小船，望以白，編其姓名年貌，樹之埠頭，旗長，晨出者暮必返，不返者有報，遠赴者鳴於長船，之偶者分正副，私駕者毀其船，撤汛口，凡船出才稽之，人日持米升五合，驗以印票，私漏者執之，執私漏者賞以所漏之物，撤海濱治者，遷入城，私造鐵器出城者有誅，撤兵船，漏硝磺以濟賊者斬，撤商船，毋獨行賊來則禁出海，不遵令者

有罰，私充標客以誤商者誅，撤營汛，察奸民，有緣商被劫而為保釋者，有以酒米易賊貨為之消賊者，吏稽之，撤村營壯丁團練，相守望，立者老紳士之賢者為長，村有警，鳴鑼相召，有不應者，梏其頸，撤府縣營汛，實力同心，賢能者撤之，撤之，馳者，縱者，吏擾民者，疾如仇，遴教職佐雜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微服步行，率鄉勇練陣，時親捕，離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毋少隱，以故千里海濱，事皆如目視，而營縣亦互相糾，不敢少諱事。於是定海教諭王鳴珂率鄉勇守黃巖，定海縣知縣宋如林稽空船出口，凡空出者給以照，使賊無所支飾，平陽縣知縣楊謙清清源戶團練鄉勇二千七百人，鎮海縣知縣魏石付力行保甲，造鐵槍千杆，民踴躍從者六百，衣上書勇字，黃巖縣知縣孫鳳鳴令士民自派壯丁，備木棍竹筴，把石塊，識以旗，旗上書丁名，丁立其下，王鳴珂實統之，沿海之旗連綿如雲，有警鳴鑼相召，在田農業者，聞聲並集，故賊不敢近岸。太平縣知縣趙耀彬於海岸鑿石為垣，外周以甃，兵勇內伏，寧海縣知縣陳鵬南於健跳螺師山設劈山砲，以擊賊船之入口者，象山縣知縣徐元梅於石浦泥灣設立砲房，而鎮海之小港、大頭、慈溪之後山、北定海之西道頭、臨海之海門、金沙灘、太平之狗洞門、石板殿、靈巖、金清港、石塘、樂清之岐頭、蒲頭、洛西、地畧，皆奸民偷漏之地，令既行巡，樂清縣之教官王應虞訪有奸民，與大陸、阿買等通於賊，誅之，郭縣之姚家浦，夙為土盜之藪，官兵不能制，巡撫用計擒其魁姚密衡，其保長首出姚阿三十六人，既而溫台各巡員獲通盜張周貴、陳大海、王兆才等數十人，又有浙賊潛登岸，偽充鄉勇，刺聽官兵虛實者，皆詰獲，立斬以徇，樂清縣阿三素附風尾賊，登岸，其兄葉族人緝殺之，沿海村民演戲，自約禁偷漏，閩浙賊窮蹙斷糧，附夷艇五月丙戌，窺平陽北關，遂泊於黃沙宮，壬辰，巡撫自杭州之鄞縣，已亥，提督赴台州，李總兵之追賊入粵也，返至閩，值賊蔡牽留擊之，既歸鎮，艇賊已遁至，是時巨舶未成，提標兵分禦各隘口，李總兵初歸，士卒勞頓未息，巡撫以歷年剿賊，閩師俱至，乃致書於閩，撥調閩舟師會剿，甲戌，巡撫至台州，會提督蒼公保黃巖鎮總兵岳公瓚為會剿計，是時夷艇三十餘艘，三盤水澳，鳳尾蔡牽各六七十船，水澳南泊玉環外洋，鳳尾及土盜小船散泊大陳、石塘、靈巖等處，蔡牽往來無定，適閩賊與浙賊隨，巡撫謀因其隙而問之，葉萬根薦漁山鄭天選、札玉環同知招之與水澳言，庚戌，艇賊自三盤入深門，岳總兵傷兵船漁船分泊以俟，巡撫具奏請調閩舟師，略曰：粵、閩、浙，皆有土匪，而艇匪為尤甚，日多一日，年復一年，若不亟為剿滅，則前明倭寇，甚可鑒也。此時船廠未辦，各盜皆萃於浙，臣愚以為分而捕之，不如合而擒之為得也。請飭兩廣督臣，選鎮臣帶領兵船二十號，乘南風來浙，同閩浙之師合剿，使夷匪知內地兵力之厚，策應之靈，於三省皆為有益，得旨允行。夏六月，巡撫駐守台州，李總兵猶未至，以書速之，自丙午至於丙辰，書六致辛酉，李總兵統師出洋，蔡亥抵普陀，巡撫山，巡撫致以書曰：立秋已過，捕務尚無眉目，水澳已竄入南洋，夷匪病疫，若會合三鎮，便可試剿，否則七月，中閩師始至，未免太遲矣。丙寅，李總兵至銅瓦門，丁卯，駐師石浦，時溫州鎮總兵胡公振聲亦移師是門，水澳以聞，故兩端退泊玉環，與鳳尾互有傷，夷艇及鳳尾進，龍王堂松門之下，環於松門，計將撲岸，且避風潮也。太平參將李成隆同知時敏，以守兵五百，鄉勇二百，據松門禦之，提督謀火攻，巡撫令台協中軍，造火箭千五

百枚。札温州府備水帶給涉水軍兵。調撫標兵二百貼防。突西。巡撫及提督會定海鎮李公、黃巖鎮岳公、於台州校士館之四照樓。謀所以破賊。李總兵曰：賊鼠耳。國師來有日矣。不戰而俟。人非勇也。即乘小船與番總兵同赴海門。巡撫即札胡總兵自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清。人定風大起。且雨。甲戌之子丑。風東轉甚。遣使探兩鎮所在。路阻於水。丙子有奔。吳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注龍王堂。雨中有火。人賊。皆破。李總兵船在海門。為風水所舉。耗於岸木。乃止。兩鎮兵船損壞大半。胡總兵師在黃華。風未之及。是時賊奔竄海山。水師船不可。參將李成隆婦新產。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陸路兵由松門涉石塘。賊乘破舟。猶能以賊拒。且掠商船。皆就。有一艇未損。賊數百爭乘。而沒。登岸。擄食者。擄長督鄉勇。獲之。參將蔡德耀有五舟。托買米。他沒。立被其冠。太平武生林羽林率鄉勇及烏鎗兵二十人。乘烏鳩杉板船。出海搜捕。值風尾遺船。相拒甚急。李總兵以八船駛於洋。賊震而退。前後生獲八百餘賊。淹斃約四五百人。獄不足禁。棧郡廳以拘之。首從以下。各如律。釋難民之被擄者。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賊。得油布包。安南敕文。總兵銅印各四。救稱善。艘隊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明日。王鳴珂獲三人。一說為痞者。一髮種種者。名王貴利。訊之。即其人。元年秋。閩中獲艇賊安南總兵范光喜。供辭述安南事。言阮光平既代黎阮思。新阮之總督陳寶玉。招集粵艇。而肆掠於洋。繼而安南總兵黃文海與賊官五存七。以二艇投賊於閩。今造船用其式也。倫貴利者。廣東澄海人。投附安南。與賊戰有功。封侯。以巡海私結閩盜。來閩。劫掠。王弗知也。安南艇七十六分前中後支。貴利統後支者。四印。其一貴利自佩。其三三總兵佩。曰耀。曰南。曰金。南。金。俱沒於海。耀則前日不知其為總兵而已。斬矣。供若此。巡撫獲貴利。以供入奏。天子命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照會安南國王。冬十有二月丙辰。安南國王呈覆。其略曰。小番世荷天朝恩。庇曠格逾涯。無能酬報。思以慎守疆。永作屏翰。祇因本國極南沿海。農耐地方。有賊渠阮種。竊據其地。嘯集齊梳盜夥。數為海程之患。本國海防正緊。聞亦收據船客。以離賊黨。且助洋面帆柁之役。如倫貴利者。前年依附。作活本國。聽其住泊。同商伴隨在。巡防。詎知該犯暗藏頑狡。私購小番。敢爾潛約匪船。越赴內洋。肆行搶劫。又敢擅造印割。轉相誑誘。尤為情罪重大。甘犯天憲。為法律所不容。該犯棲居本國海分。馴習既久。悔不能先燭其奸。此實鈐束稍疎所致。仰蒙聖慈。普鑒。洞悉。誠訓。誨有加。天日垂照。恭譯聖諭。直感激於五衷。更悚惶而無似。謹當遵奉訓。緝緝。靖封守。嗣今本國所委巡海人員。一嚴加警飭。密施鈴勒。斷不容結同匪夥。越境作非。務期桂海永清。以上副聖天子懷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是役也。李成隆率外委林鳳飛。陳際會。登山追擊。守備陳世熊。把總崔榮華。鄭殿魁。秦得勝。於松門龍王堂。小麥陳獲賊三百餘人。武生林羽林。舉長朱大錢。義民徐國恩。鄉勇劉向榮。等獲賊百餘人。巡員鄧必玉。杜兆勳。易元曜。及提標兵武生林兆。獲各。有差。獲得竹籃紅布包。夾冠服。鄉民於水中得紫銅砲二。各重二三斤。鐵砲重四千斤。餘鐵砲三十餘門。又船桅大者長八丈。其夾長丈餘。以鐵索繫榆青栗等木為之。樹木梢長三丈餘。番木碗二丈餘。榜切長三十餘丈。教諭王鳴珂。既擒倫貴利。感海氣。至今病疽。風之三日。閩賊蔡

牽入浙洋。平陽副將徐魁及中陽知縣楊鏗擊之。水澳賊附之南。賊登岸。擄番薯。鄉勇林深入賊隊。斬其紅衣一人。秋九月。溫黃二鎮舟師大擊水澳。於東。白斃其賊首林亞孫。餘賊附於蔡牽。判夥侯齊添。共十餘船。為一黨。風後。艇匪餘二船。一沒於海。一至閩。糧絕。投誠。風尾鮮有存者。存者惟蔡牽及侯齊添。明年。土盜陶小貓。張阿。投誠。官蔡牽有五十船。水澳十七船。二者恃眾。敢於拒捕。又有劉。烏。十二船。晉江。邱念。二船。然。遇官兵。則遠避。而畏舟山李總兵。尤甚。六月。癸酉之事。天子以為誠感神恩。敕建天后宮。龍王廟於松門。事詳陽湖縣觀察星衍所撰碑記。六年夏四月。巨艇成。巡撫檄各鎮統。十餘艇。統兵八十人。各載紅衣。洗笨。等。三鎮之合統。於李兩鎮之合統。於岳。有知盜不追。臨敵退縮者。參劾治罪。

神風蕩寇後記

聖天子仁勇神武。賞罰明信。將帥用命。嘉慶十三年夏。命阮元復任浙江巡撫。明年春。詔邱良功補授浙江提督。秋八月丙午。殲逆賊蔡牽於溫州黑水洋。海寇悉平。閩師合戰之力也。牽。漳州民。乾隆六十年。閩入海為盜。時浙賊風尾。閩賊水澳。最強。牽及著黃附之。嘉慶五年夏六月。神風蕩寇之後。風尾盜首莊有美。其母李縛獻水澳賊首林亞孫。斃於東。白。惟牽遁於閩。牽之黨侯齊添。不睦於牽。收水澳。風尾。餘孽。別為一幫。牽忌之。六年冬。與妻誘殺齊添於台州石塘洋。官兵督追牽。將及之。一紅衣人自船中出。梳梳而上。斧其蓬。卻令兵船乘風。不可留擊。紅衣者牽妻也。齊添死。其黨推張阿治為總盜首。稱。張。又名肥餅。阿治分其黨為三。小賊首曰白面角。即陳角。曰郭。又名烏蛋。曰紀江。均又有爛胸。陳黃。亦侯之黨也。自為新興幫。又稱再興幫。與張阿治並為浙賊。牽既殺侯齊添。並其衆。七年五月。在閩。颶風碎其船。賊黨星散。勢最弱。閩師不能剿滅。遂至瑤山。招集餘賊。然勢未強也。八年正月丁卯朔。牽竄漁山。浙江提督李長庚。溫州鎮總兵胡振聲。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賊糧盡。蓬索戰具朽壞。我師據上風。賊不能遁。乃遣其人干與泉。永道。乞降於閩。閩使道赴三沙。招撫之。牽又言曰。果許降。勿令浙兵逼我。閩又信之。以令箭調浙兵居下風。牽得聞。不果降。去。自是乃猖獗。無所懼。至於渡臺灣。稱王。攻掠城野。九年夏六月。天子命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以溫州鎮。海壇鎮。為兩翼。專捕蔡牽。其金門。黃巖。定海。諸鎮。各守其地。總統追賊至境。率師助之。命未下。溫州鎮總兵胡振聲。殺賊死之。先是。浙撫趙。既成名。曰。雲。船。擊壯。賊以巨砲。故漁山之役。牽幾獲。牽畏。雲。厚賂閩商。更造船大於。令商載貨出洋。濟牽用。而偽以被劫報官。牽遂能渡橫洋。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登。粵盜朱。糧。分米飽之。與。合。潰。駕。紅頭。船。奔入閩海。牽。其船八十餘。勢甚。四月甲申。胡振聲以船工木在閩。往運之。閩人懼賊。止。振聲於閩。以禦賊。六月戊午朔。越五日壬戌。胡振聲獨率二十四船。首擊賊於竿塘。閩師不援。遂陷於陣。同舟八十人同日死。秋七月。賊牽。賊以九十船。分三幫入浙。至於黃龍。八月丙子。總統率海壇鎮。孫大剛。溫州鎮。李。黃。鎮。張。成。定海。鎮。羅。江。泰。出。普。陀。東。擊。賊。於。定。海。北。洋。大。破。之。牽。資。不用。命。潰。先。返。牽。資。乃。少。衰。十年春三月。黃。率。其。黨。五百人。降於浙。浙。盜。自。風。尾。外。又有小貓。幫。補。網。幫。買。油。幫。皆。土。賊。小。盜。六年五月。小貓。幫。張。阿。等。九十八人。先後降。餘。賊。徐。亞。六。等。二十四人。象。山。鄉。勇。陳。

元章獲之於玉環沖擔嶼小貓幫滅六月温州鎮兵擒丁亞奎四十八人於東日補網幫滅七年八月賣油料盜首楊謀率其黨百十五人赴玉環降賣油幫滅黃葵屢挫於黃巖定海兩鎮訓導葉機以鄉勇破之於江南小羊山至是詣玉環降新與幫亦滅浙海土盜惟張阿治合小肥併邱剝而蔡奉實於閩是年夏浙撫阮元以髮歸李總統致書浙撫清公安奏曰蔡運有舟八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八十二浙洋尚有邱塔剝小肥省即詳等船三四十而定黃溫三鎮兵船不過三四十自計兵力未足以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萬一軍威一挫所關非細長庚自制府奏定勒限一年以來奔馳閩浙歷涉艱阻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勞無裨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各處兵力俱單止恃長庚一人往來追捕或閩或浙顧此失彼賊反以逸待勞前奉有不可徒事尾追之旨仰見聖明洞鑒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閩浙兩省必須各立大幫兵船屬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彼此呼應如賊在浙界閩兵即由三沙四霜一帶策應越截在閩界浙兵亦如之隨賊所窺勿予以暇而奸民之火藥蓬積亦不能源源濟賊庶事有少焉云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統率浙閩之師追賊入粵海先是奉以百船合陸路萬人寇臺灣總統率金門鎮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大破之時所部止三千人閩不濟師助塞鹿耳門牽得遁去然已狼狽不支奸人濟之勢復張已而擊之大星嶼又擊之浮鷹率僅有三船將就擒總統中賊賊遂卒閩師遠見總帥船亂竟退牽送入安南夷海中李公之威賊畏懼若神而屢不得志於閩天子聖神先覺誅閩將士不獲者速大吏之掣肘者洞悉謗忌之口專任長庚長庚沒天子震悼陛下詔書封長庚三等壯烈伯諡忠毅以忠毅殿下王得祿副其職勉以同心敵愾之義上以張國威下以洩衆憤為長庚復仇於是浙閩將士咸泣激勸無不誓以死殺賊明年奉自安南夷洋回棹朱清資助之復與清合百數十船入浙浙中土盜張阿治滋擾亦急浙江巡撫阮元復復任夏五月丙午親駐鄞縣肅軍政嚴防器械配船賊募義勇杜岸奸剋期剿賊一月之內定海鎮兵獲黃清秀二十一人於鼠浪湖提督舟師擒陳丁五十六人於佛肚山擒陳雄二十四人於羊山黃巖鎮兵擒林桂二十六人於沙護黃巖遊擊劉成魁太平參將福爾敏生擒王宗榮二十三人象山知縣孫泉發獲王阿倉三人王環同知宋如林生擒李亞羅義勇船何廷模獲桑四二十四人於非山斬首五級葉機在岱山獲盜十一人機弟樞追盜至江南崇明獲一船生擒李葛十一人皆張阿治黨阿治實於南秋七月蔡奉朱清入浙巡撫駐鄞縣督賑用間以離之浙江副將項統自閩歸遺遺於非山攻之獲一船擒其黨王長濱實於閩已而閩總兵許松年擊斃之其弟溥領其衆提督何定江擊牽率不敢拒亦遁於閩乃并力剝張阿治擒其黨百六十人阿治窮蹙巡撫訪得其母與弟在閩之患安密告總督阿林保總督密飭惠安知縣吳裕仁繫其母與弟阿治乃率其黨四百七十六人破八十六乞降賊幫滅小盜首郭潭紀江均先滅於閩陳角投牽黨青筋茂茂降角不知所終其黨惟亞盧存亞盧一名亞羅一名駱盧仔號小差幫冬十二月甲寅同知陳大璋亞盧於魚山外洋獲其船擒二十八人斬五級十四年夏四月温州鎮李景定海鎮朱天奇參將印章主簿朱錦城同知陳大璋候補知縣葉機共剿之僅餘數船提督邱良功初蒞任追之至温州秋七月乙亥颶風覆亞盧

船亞盧溺死除二船四十四人平陽知縣周錫擒之浙洋土盜盡平亞盧溺之日牽舟亦壞漂於松門龍王堂至於定海邱良功自閩海追擊之閩師亦至八月壬辰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黃巖總兵童鎮陸合師擊癸已難鳴童鎮陸率所部首追及賊賊回拒鎮陸擊賊蓬頂密守備武定大躍上賊船擒其黨王烏五十一人斬首十級獲其賊械九十賊落海死者無算牽由衢港竄入外洋先是李忠毅鎮定海巡撫阮元與相勉勵以盡心捕賊為務忠毅督追賊至極遠外洋於島嶼獲一獲貽巡撫密之誠本堂每聞其啼巡撫輒曰非李總兵奮力剿賊不聞此聲督相與賦詩倡和以見志忠毅以鹿洲集貽鹿洲集者沈浦盧鼎元作鼎元以其謀佐兄襄毅公平海寇朱一貴撰平臺紀略以是勉巡撫且示己志也巡撫復任時忠毅已沒於賊慷慨涕泗芻蕘數親督戰海壇提督邱渣任推心相結親若兄弟督勉之曰聖明原念海洋無時或釋穢擒渠魁仰副肝腎在此一舉又致以書曰蔡逆坐船高大浙師向攻往往不能得力然賊船雖大而少兵船雖小而多若令某鎮斷賊黨不令救援以隔斷為功不以攻獲為功別使某鎮高大堅好船若干隻專伺蔡逆本船連環施放鎗砲破其蓬胎舵牙使彼不能行駛然後更番攻擊多用火箭火瓶賊行與行賊止與止久久相待賊之就擒可必矣時巡撫將入都祝嘏又致以書曰一切剿捕事宜諸望專司指揮提挈並明示將士以功過所在俾其圖免過立功元身在省垣心繫海上今兩省舟師及所僱商船共得七八十號兵力壯甚殲滅渠魁定在此舉捷音不遠大人與王提軍平賊即會奏勿遲也牽既實閩師以朱溥入閩南還禦之浙師北追賊至馬踏不見賊已亥牽由潭頭外洋而南癸卯邱良功至普陀簡舟師窮追南下甲辰至牛欄基謀擒牽匿黃巖之魚山乙巳黎明追及賊方起蓬南竄福之牽返蓬拒牽所乘綠頭大船良功揮令衆舟趨而圍賊以砲擊黃巖鎮船桅折時閩師猶在浙乃合擊俱乘上風賊懼向東南遁浙師隨擊自卯至申斃賊無數轉戰至黑水洋閩師亦至海壇鎮孫大剛從浙師與賊船備以火燄賊亦以火拒時夜半風浪並怒不得登賊船隨浪載出良功據上風截之賊莫能遁丙寅寅刻良功率各舟師聯絡攻擊牽且拒且逃右營遊擊陳寶貴左腕傷於砲午刻過黑水洋見清水良功曰深洋寫遠天且晚此時不得賊賊將遁大呼以己舟駢於賊舟東閩師至閩舟駢於浙舟東賊蓬與浙蓬結浙蓬毀賊以槓札浙船決死戰我兵奮勇無不一當十賊多跳水死賊以矛刺良功貫腓流血邱成勳良功兒子也與賊格鬪墜海死海壇鎮孫大剛乍浦參將陳榮守備李增階各以舟師趨賊賊火斗及增階藥船船轟擊兩足傷舟亦沈琴增階遇杉板救不死牽僅有二三十人船漏壞牽將以火投藥船自轟浙船被毀掙脫出閩船遂駢於賊船賊猶以死拒敵風大起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總兵孫大剛力持賊浙師自外觀之賊火聯絡賊以砲擊王得祿傷額及肘忍之揮千總吳興亦以火攻賊船舵樓牽別子小仁與其黨矮牛等隔於衆鎮不能救牽船裂與妻子落海死是為八月十八日越四日庚戌巡撫赴京師乙卯過揚余饒之北湖相敬及辦賊事巡撫曰賊平宜幾日矣因述所以制賊事宜時實未知捷音未幾閱邱提督報書乃得其詳余往來節署者有年稍知海上本末管物李胡兩公之死自恨懦懦不能執戈從王事既聞賊平大快頗揚揚天子之盛德以示里中父老

里中人莫不歎歎太息。浮太白以相慶也。或曰：蔡逆之滅，由浙師奮不顧身，首先攻擊，致賊不能遁。閩船大鈍於浙，追及時賊已垂殆，故收其功耳。焦循曰：否否。方浙船破，僅存底板，邱將軍足且傷，使非閩師戮力同心，邱將軍縱不推李胡之禍，賊亦揚帆去矣。當是時，賊船與浙船，閩船夾浙船外，浙船毀而閩船又駢於賊船，賊所以滅耳。向者三沙之役，閩地也，而閩誤之。今賊所滅之地，浙地也，而閩助成之。然則賊之生死，視閩浙合與不合，李忠毅殺賊之勇，詎遜於邱，乃抱恨而殞者，抑又何哉。率既死，是冬朱渥亦以其黨降於閩。海寇悉平。胡振聲，閩人，嘉慶五年為黃巖副將，從總兵岳鍾祺獲黃盜首江文，著黃滅授溫州鎮總兵。九月，會黃巖鎮滅水澳於狗洞門。六年正月，追侯齊添於披山洋，破之。六月，滅補網於東日。十月，擊蔡牽於南鹿，生擒其黨林照四十四人。八年正月，從李長庚追蔡牽至閩，率幾獲。十一月戊戌，夜襲蔡牽於南鹿，已亥，與參將李景竹、縣丞王正悅三路掩擊，獲賊九十六人，燬械數百。是役也，振聲身先近賊，率幾就擒，振聲殺賊之勇，亞於李。戰死於閩，聞者悲之。葉機，定海人，由廩生官訓導。八年夏，請以家財募鄉勇，下海捕賊，數有功。巡撫薦之，陞雲和教諭。候補知縣陳大琮，同安人，壯烈，伯李長庚女婿也。安徽候補同知以諸習出洋，巡撫奏留浙，授同知。

雕菰集卷二十

張蘇園治昆明記

康熙初，雲南軍衛領於遠藩將作難時，豐歉而量收之，以市義於民。賊平，額徵於縣，故賦不能供。昆明民士軍屯，既多以兵火輟耕，又軍興時，徭役繁興，官司府署器用，率里民供應，而取給於縣，積以為例。故徭重於賦，賦累於徭，徭重民力不能支。蘇園既為昆明令，先請於大府，求減賦不可，乃盡其蠲招徠流亡，給牛種，薄其賦，以舒軍衛之賦。一年，墾田千三百七十畝，三年得萬餘畝。於是均其徭，使庶人在官者不能隱庇他戶，僧戶道戶不能恩免。游手游食者不能遁逃，既均矣，又使里蠲不能科派，奸民不能包收，城狐社鼠不能侵漁為弊。舊例里民於縣署供張外，日出十金為公費。蘇園曰：令食祿於君，不食備於民，請免於制府。制府笑曰：望釜甑來乎。曰：未也。家口幾何。曰：子一客與僕各二。曰：仲子之廉，能治劇縣乎。徐使人圖之，果如所言。其子且夜寢於地，而積案滯獄，則以數日理訖。嘗諸臺司大驚異，制府感動，如其請。縣之公費除，而上之取給者亦有以清之矣。昆明池受萬山之水，夏秋暴漲，挾沙石怒流入昆明湖，由金沙江達於海。砂石既壅，水乃溢浸，濱海諸田，歲用民力浚之。晉州者，界於昆明，受東南諸潯之水，舊迹有河道入江，上官議鑿之以通閘河。蘇園按其形勢，召工為圖，袖而言於諸臺司曰：一河不能兩受，二水不容一注。閘河獨受昆明之水，且力不能吐納沙石。晉地高如建瓴，其沙石礪筆之勢十倍

而疏濬之力亦必且十倍不便。宜罷諸臺持之堅，蘇園發圖而爭曰：高下在目，何忍陷民於死。同官皆失色。制府曰：是也。議乃寢。於是歲省民力四萬七千。濱海邱墓，虛井得不徙。昆明有止善、春登、利城諸里，其田窪突錯出，苦雨苦旱。蘇園廉知白沙、馬島、清水、三河，可以時旱澇，蓄洩其水。年久故道湮，乃親操板，躬行勞來。三月而河復，田遂得熟。昆明大小東門外，舊皆市城，於兵為盜賊穴。蘇園創造室廬，以居流亡，移城中驛馬羊諸市，實其中，途成貨，匿牧圍，而盜賊絕迹。安阜園者，逆藩之園也，土曠而不耕，請於臺司耕之，以食孤貧廢疾而無告者。先是為令者多困於徭，至此不事徵比，鞭扑而催科，為十八府最。臺司以為能，一省之疑獄，經蘇園議則平反，而大吏頗信之。閩帥之僕李殺人，帥或晚勢甚赫，請寬於臬司。司飲蘇園酒，而謂之曰：殺人非李也。以累君。蘇園諾諾歸，不言數日。李出，令捕者擒之。李恃勢相抗，捕之數十，乃按之曰：殺人者誰也。證佐一口，遂解服。有生員訟奪其子之妻者，命捕之。捕者不敢言，撫軍紀綱之子也。已之稱疾不視事，居數日，生員來，速訟，召於庭中曰：爾子或不女匹邪。來視之，則嘉棚，遂稱病愈。命役數十人，日車持新婦來，抗則奪之，無何奪至有材官佩刀數十，置擁於縣門。若無視也。第命子婦合登拜於庭，觀者千百，判之曰：法無娶有夫之婦者。婦乘我車，培我馬，爾役送之歸，有劫者以盜論。時同里梁五榮嘉稷在姜青裝將軍幕中，親驗其事，有詩歌之，載所撰瀾陵山人萬里遊草。蘇園每行縣，見儒之貧而美者，富人之有女者，則勸為昏姻。往往富人得佳婿，皆得富妻。昆明學生郝維時曰：夫子洩仕甫聞歲，而老者安，少者育，飢者食，勞者息，死者殮，男女貧無家者，庶民頑不率教者，子弟窮而不能學者，夫子皆替之嫁之，化之導之，非所謂因民而利務，實而不務名者哉。蘇園當徭役繁重時，其子元貞請告休，蘇園曰：臣不以難進君，父不以危亡棄其子。又嘗曰：治冤獄易，均徭賦難。又曰：平百里之政，要在長者戴之，短者補之，偏重均之，漏塞之，梗者鋤之，支蔓絕之，如是而已矣。蘇園治民不言勞，日晷雖數寸，曰：猶可坐庭，必庭空而後退食。其子諫之曰：大人積勞，忍飢，少緩曰：我何為一飯，不使百姓早出城乎。昆明一縣，轄於二大府，兩司三道，兩大府不相下，出則並駕，將觀兵，撫軍以街狹不容兩輿，令知府毀雲津橋，南北市屋，民大譁。蘇園馳往止之，知府曰：不去屋，將去太守。曰：當去縣令，疾走軍門。撫軍曰：縣令何如。曰：無事。問大府與制府將出甲，恐有命。徐之曰：出甲何如。曰：滇承大亂，徭徠蠶蠶，所謂虛武觀兵，震懼之也。曰：聞六千軍同出一門，然否。曰：然。曰：自迫於隘，巷戰之兵也。不如制府以一軍出南門，大府以一軍由小東門背出其旗，鼓一軍腹出之，會於鵝房，觀者不測，可耀十萬軍容也。撫軍悅，屋得不毀。觀察使欲以流民所耕之田牧馬，求之期年，蘇園終不與。時雖重，遂於上及事後，心平觀察使亦服其理。直不以強項惡之。有市井豪侮鄉紳，陳縣懲之。蘇園適道，過家之門，停輿執之，杖將下，聞其婦病，乃止而繫之。明日，婦病為求釋，如其請，或問之曰：豪貨而戾，且家有病婦，杖之益與紳仇，紳如處女者，也終不足以勝豪。我莫之，而使婦紳釋之，則怨解矣。其所以謀民之生，而委曲以體民之情，如是。於是昆明之民，愛之如父母，偶誤傳其去官，一城大訛，擁制府馬後，叫留數日。治昆明三年，以勞卒於官。死之日，士民聞之，數千人奔哭，不聽其殯。曰：萬民請命，上帝必再生。倉皇中未聞其像，有祁洪謙者，陝西人，持圖至，張於庭，泣

曰昔有獄於縣公不直我然語我如父母我由此而直一生圖此祀之久矣於是昆明城內外皆闢其形滇人最重名宦非有大功德於民者不祠自莊嚴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以下皆可指數至是請祠祠之日諸司與祭爲立遺愛碑制范公承勳哭而奠之曰去冬余赴京展覲天子重民事諄諄以守令臧否下問余敬以難圖對爾書優美不久當至而忽聞其變令余太息不置及歸抵鎮遠見滇人士感其德請從事名宦而道路聞之追思嗟歎者所在皆是余乃益重其爲人而推薦之不諱也大姚知縣曲阜孔貞瑄哭曰余與公非莫逆交昔罹禍就訊未至會城公預爲圖維極力周旋脫狂狴之困假居停之安時時唱問資其困乏又以虧空鉅大點石無術非且不測倡義募捐使氣所感上下皆應竟得三千餘金補直相完鯨生之命得以苟全者公之力也康熙甲戌閏五月其子以喪歸昆明人空城泣送更有童子數十人擁轎而哭則義學生徒也嗚呼如難園者亦可稱古之循吏也哉焦子曰余家藏張長齋學博元貞書先君曰此循吏張難園子也異日倘作吏宜效難園因以張氏家乘二卷示循戴行狀家傳墓誌銘軼事狀及昆明人所作奠章碑文甚詳足以互相考證既而閱邑志寥寥不能詳而以余家所藏同諸邑人多未見也余每恨修志者務爲簡略無論賢否真偽例以數行限之當時既不足使閱者興起後世又無以爲史傳所取裁遺老既盡莫可詳考不亦悲乎幸而張氏家乘藏於吾家百餘年來水淹鼠竄之餘未嘗消沒因次序爲此篇以明吾鄉中不戾上官而愛民如子處兵燹之後百利皆與如張難園者或亦可爲後之師範也歟難園名瑾字去瑕江都人幼掠於兵展轉至參將王鈺賓部下憐之使伴其子戲兒時幕下無書記爲之操翰墨輒磨盾而成軍中噴噴奇久之得歸康熙癸卯舉於鄉庚午爲昆明縣知縣是時王參將之後已徵求得錢兒厚報之周旋曰余典試入滇去先生爲令時不二十年昆明之人語余曰民間步履悲愕輒見先生行部視事如生平蓋爲其邑神云

蕭山雙節記

節婦爲天下之爲婦者法蕭山雙節爲天下之爲節婦者法婦人未三十而孀守三十年例得旌州縣舉報者恆數十人書之不勝書也武進城唐曰蕭山汪楷爲洪縣典史卒於官其繼室王妾徐以節著王無出撫徐所出如己出教之成進士王翁嚴發言笑居處有規矩徐耐苦力作擁收絮二十年不厭然未足異人莫患乎自知其賢世之夫死不再嫁者苟以節自持而偏強乖隔有不忍聞者矣或曰惟性強故能節吾疑之也城庸曰汪沒索通在門或謀以子幼謝王不肖粥田及衣奩益以女紅所出曰無貽死者憾三載舉信夫有母弟恆慢其嫂應之百方至稱貸爲債飲博之負將以母遷王與徐皆不肯王泣留之竭力盡養得姑歡曰母老離鄉里死者不安江都焦循曰二者皆節婦之所難也城庸曰徐所出曰輝祖幼時侍兩母夜讀書不習徐泣涕奉楚請扑之王數諸夫主前泣涕腕酸果終不忍扑徐前卒病革諄諄屬其子善事主母唐又曰初構堂者不以禮遇徐徐自持一語較久之人盡感愧嗚呼二女同居食貧處頗沛造次中雍雍和睦各止於禮而相見以情古人所難也而豈徒以節見哉嘉慶元年丙辰循自錢塘渡西陵過蕭山至於山陰聞有汪氏雙節事歲壬戌九月誦吾友誠在東所撰事略

始獲詳其本末於是錄而記之以爲天下後世婦人守節者法

誠本堂記

嘉慶五年歲庚申夏四月浙江撫軍阮公以書招余冬十月爲武林之遊寓居節署誠本堂之東偏蓋由大堂入即川堂循川堂而東越兩曲斯堂在焉堂三楹南北有窗階下有石閣梧桐在其東高且茂有短竹垣外有石棟立如人垣之右爲小竈爲茶房梧桐之東有垣垣外即市巷署之東止此堂有誠本堂匾相向東隅有老樹根作三衢朽蠹時時生小菌如蠶窠左有垣垣外即市巷署之東止此堂有誠本堂匾懸於楹書康熙壬申張鵬翮建堂下垣外立石之南屋前後數十間頽壞不可住或以爲廟或以爲馬棧或爲工作之所凡頽者惟梁柱縱橫赤立而已蓋其牆垣本以箭薄爲之久不易則破故冬寒夏暑皆能自垣透入屋宇亦簡薄所爲經猛雨則漏室下青苔蔓草錯雜穢穢須時時芟刈之桐陰石閣不知爲何而設也辛酉五月閱郡志載是宅本前明清軍察院胡宗憲兼浙江巡撫時改爲署至今因之乃言川堂之東爲御書樓又東爲誠本堂稍南爲自修室又東爲箭廳雍正間程元章於箭廳建書室三進以居幕客而移箭廳於川堂之西然後知余之所居即程氏所改建第止存箭廳與書室之一其二則南之箭屋亦立者也自修室不可識蓋即今爲廂爲馬棧及居工匠之所堂之西今爲巷達諸署後而御書樓不存惟南有御碑亭則志書所未載也嗟乎當諸屋之建也樹之桐立之石一時娛耳目供飲燕於此者何其盛耶百餘年來桐長而屋頽住者未必知也或曰凡官吏有佳議去者嗣至之人則必移其居處疑其垣屋此所以頽也嗚呼盛衰得失豈居之所爲乎古之人若韓退之蘇子瞻之流固嘗經黜斥者乃其所經之地一亭一驛後人且徘徊愛惜頽而復起又何如乎余嘗尋梅林遺蹟杳無所見亦因其敗而去之耶徐渭以布衣之士往來幕中其所居之室固未可考也吳門李鏡與余同居其論經史窮天人消息之理固有勝於渭之所學後之居者亦知居此堂者之有焦李兩生耶今年李歸余獨處此風雨之夕遠念良友因以爲記

半九書塾記

嘉慶己巳暮修郡志得脩脯金五百以少半買地五畝在離孤洵中其形盤曲若竈以爲生塋其大半於書塾之乙方起小樓方丈許四旁置窗而柳背竹黃瓦在東北半里許橋外即白芕湖行人往來趨市帆船出沒遠近漁燈收唱春秋耕種盡納於廡樓下置楫以生平著述草稿貯之以爲後後神智所棲托曠以藏竹樓以息魂取洵之名以名樓曰離孤樓樓北二老桑高百尺驛飲四布編竹作籬籬下種蕉數本證石案一石墩二曰拓離離外舊有竹數畝於竹中間一巡隨其勢曲直以達於後扉逕東有邱因邱築小亭亭外植紅薇十數本微表於亭竹表於薇長夏花發竹中晨起坐閣閉閣衆鳥作聲不知有人曰紅薇翠竹之亭選以西墮而下置屋鏡兩榮東向而竹其南黃梅一株先曾祖父手植也歷百餘年從餘已萎肆復成樹扶疎負書塾後以垣圍其左不令梅與竹雜生曰蜜梅花節梅有啓小門通塾塾故四樓西一樓余幼時讀書所在修葺使明潔讀易其中近年悟得天元一正負如積之術全乎易理以數窮

易以易倚數。日室中苦思寂索。別有所撰述。或賦詩詞不在此。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室外皆然。先人遺構也。塾前故有木園。高數丈。花時如玉琢浮圓。前年橋於水。不忍去也。又不忍見凋落狀。斷其上枝。存概株數尺。覆土作邱。與昔邱邇。標以石峯。高七尺。植雜卉奇石曰木園家。東海棠一株。木犀一株。牡丹一株。而木犀舊有屋作舫狀。雕菴樓在其東北。石刻仲長統小像。並樂志論嵌於壁。曰仲軒軒南即塾門。軒而西門而東。門外高柳十數株。間以桃。樓俯其北。啓樓之南窗。綠影滿牀。不見其外。柳下多木芙蓉。水濱。夏月鳥隄臥樹側。樂然作聲。木蘭家而南山茶一株。與牡丹。木犀。海棠。黃梅。二老桑葦相若。東西各生一小木。垂二十年。春時能隨老本發花。自二月至於四月不歇。連寄塾右室有廊。引而申之。帶於山茶。南廊端稍闊。可坐。以向花。用蘇長公詩名之。曰花深少態。或曰少態。謂詞也。余曰非也。物之有態者。必妖媚。妖媚。非典也。長公又稱其後凋耐寒。直以松柏比之矣。彭城劉蒙論菊云。或問菊筵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又云。安有君子而可以態乎。以此證坡詩。則少態。非謂詞也。

半九書塾後記

余昔半九書塾。既成爲文記之。乃每歲水溢。則地溼。余素病脾。殊不相得。於是甲戌冬。冒風雪增其基尺六寸。檣橋窗櫺之朽蠹者。庚之。凡一月畢。先是乾隆戊子。余始入塾讀書。先子以地卑溼。計增廣之。並構亭於竹中。時族人以屋居。間者來售。先子留其券。與以值。資其瓦木爲修葺用。然族人固聚居於屋也。不忍令他去。亦不索原值。而書塾遂亦不復增廣。乙巳春。先子疾作。筵之。不吉。盡取人所欠券焚之。而屋券亦焚。夏四月。先子卒。族人於先子爲父。遺買於外。急歸持香楮泣於先人之靈。余以尊止之。則語以前事。不諱。乃先人買屋之舉。人知之。券之焚。人不知也。今年族人復質此屋。人曰。是不可買。固嘗受某值者。余咸陳君鶴山以語余。余曰。先人所不忍取。我何言乎。於是更賣與他姓。族屋折而余塾適存。成相去五十年。亦奇矣。令當日執券拆屋。費塾築亭於五十年之前。鳥知不拆於五十年之後。乃五十年後。能守先業而勉續先人之志。正先人能留餘地以及今耳。特書此爲後記。以示子孫。嘉慶乙亥春二月。

上河水災記上

嘉慶十一年夏五月。淮水又溢於高堰。下注諸湖。漕隄之塌不啓。於是上河之災四年矣。時余授徒城中。月之二十五日。佃客來。喘不能語。言水已平。書塾之階石。而勢不已。余家之屋。自門至後室。凡四。已沒其三。道過汪家。庭家。晤沈堯村。堯村曰。高郵州有示。明日放車。運壩矣。或曰。壩不易開。下河人。數千隊壩上。雖有司莫敢趨。趨至鈔關外。則水長三寸。昏時。風雨驟至。愁不能臥。坐以達旦。二十六日。甘泉縣陳公演廟。招余。居停主人飲余。乞開陳公水信。少遲。使人回曰。無畏。今日開車。運壩必矣。復至鈔關探之。則水已平。關上之石。勢且不定。已而關上人。諱云。荷花塘決矣。復探於縣。則衙中之藥方。奏也。明日。寅刻。陳公探水去縣前。猶諱言決。第曰。放壩焉。云爾。六月初一日。歸。晤仲弟。述水事。且幸。且懼。先是二十五日夜。弟臥背塾之榻上。水未上階也。夜三鼓。雨甚。聞譁聲。起。就於水時。東北風烈。浪高數尺。圍於屋。室搖搖然。急呼舟。舉家登之。越岸三丈。風逼不能近。水中人。屍牛屍。及屋。苦敗。棺。壘。至。對。集。舟。行。其。間。方。及。岸。風。轉。從。西。

來。水頓減尺許。至晚。減四尺。令佃客探之。乃知荷花塘及腰鋪。共決四百丈。而是日。始放車。運。昭。關。等壩。而堤之決。已莫能救云。水既退。每港口。或圩田。中有人屍。曹安寺。港中最多。壘四十人。有老人。衣黃衣者。有婦人。帶金釧者。有衣重裘者。暴日中。吳達於路。有一田壘。十數屍。有三人。與一牛。共繫。皆死。一赤體老婦人。握一小兒手。雖腐。不放手。流屍。樓田側者。田主。恐其累也。以竹竿。遞推之。棄入草中。羣魚。盡而噉焉。有積鎖之極。固。以爲貨也。以鐵擊破之。則一屍。衣冠。臥其中。濱湖之家。水齊於檐。椽。屋中。男女。坐其上。漸浮。及。榻。穴。其。死。以。供。首。之。伸。縮。如。蜂。之。在。房。屋。傾。則。人。遂。於。浪。或。五。六。屍。繫。一。處。或。七。八。屍。繫。一。處。蓋。一。家。知。其。必。死。而。不。忍。散。也。皆。死。於。壩。未。放。之。先。隄。既。決。下。河。人。亦。如。之。皆。二。六。日。事。

上河水災記下

六月五日之暮。忽得有大水來。六日早。則傳公道橋之市不啓門矣。已而季弟自城中歸。言親見城門包土於浦。將閉城。又有自城中來者言。故撫軍江家。已渡江回徽州。是夕。乘燭出西門。奔西山者。通夜不輟也。於是瀟湖之人。大譁。將奔避。而問於余。余曰。徐之。時。阮大中。丞居憂。郡城中。遣人間其故。未返。又有自城來者言。江上之舟。滿矣。其未奔者。紛紛。蓄麥。麵。煤。炭。爲居。樓。計。或言。親晤縣幕中人言。高堰。鼓。出。勢。必。決。戒。勿。洩。於。人。汪。掌。庭。書。來。則。稱。侯。二。門。欲。裂。其。水。恐。衝。入。城。此。城。中。人。所。以。譁。也。譁。至。昏。城。有。酒。肆。張。甲。言。無。藉。城。門。有。示。水。不。來。矣。人。心。稍。定。然。移。箱。篋。衣。包。入。舟。者。尙。紛。紛。如。織。然。短。若。晷。市。中。燭。賣。盡。夜。三。鼓。始。得。阮。公。書。言。揚。人。譁。甚。皆。謂。制。府。有。文。書。飛。遞。鹽。政。故。也。即。遣。人。問。之。則。二。六。日。之。札。所。言。高。堰。危。急。者。指。二。六。日。言。又。徐。州。太。守。稟。帖。有。以。身。殉。水。之。言。亦。二。六。日。事。又。遣。人。於。太。守。署。中。問。之。太。守。之。驚。緣。鹽。政。而。驚。也。水。必。不。東。余。以。此。書。榜。之。通。衢。譁。乃。已。明。日。入。城。城。門。猶。包。土。遷。者。未。已。又。明。日。新。城。門。方。包。土。入。浦。作。壩。城。狀。鮑。氏。有。家。人。從。高。堰。來。稱。洪。湖。水。減。六。七。尺。初。九。日。余。自。城。歸。里。人。問。水。信。者。不。絕。以。鮑。之。言。告。之。初。十。日。晚。縣。中。吏。以。信。來。稱。水。一。丈。三。尺。至。余。知。其。妄。矣。先。是。初。五。日。夜。有。盡。室。渡。江。者。遇。風。舟。覆。於。浪。死。七。人。又。有。渡。江。至。京。口。遇。盜。盡。其。篋。

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

余里中吳孝廉重光。乾隆辛卯間。謁選山西太原。繼調陽曲。陽曲故稱繁劇難治。時大興太傅朱文正公。任布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呼至署。論文賦詩。吳爲公搜訪金石古蹟。修祠樹碑。石極謹。一夕。急呼吳趨入。公持一券。謂吳曰。吾奉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而致公。公欣然。吳奉公之訓。治陽曲。頗有聲。旋爲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費二百金。並公手書。至。索券去。吳有門人范華春者。亦余里中士也。居吳幕。親見其事。已亥。范歸里。偕余應秋試。渡江坐舟中。讀及此事。出公手書示余。且曰。自公去。吳之治。乃日窳矣。越二十年。嘉慶壬戌。夏四月初四日。余謁公於西華門之北池。門外車如織。大半皆海內寒士。入門。闐然如無人。持刺至左。問門塾中。告以求謁。一閤人起。持刺入。即出曰。主人坐待客。君自入。遂入左側門。行花樹。見公衣。緋。色。舊。袍。疑。立。階。上。一。童。子。扶。之。拱。揖。曰。不。可。揖。君。是。病。未。愈。也。令。坐。於。左。

公遂縱論經學理學旁及詩文無一外語余受教退公降階送出左側門至門塾外呼閣者曰更有何客來今日偶暇但延入吾必見也公命車余唯唯長揖退出巷外乃登車歸嗟乎如公者其所為休休有容者也歲丁卯夏五月余病新愈阮大中丞使來以所撰公神道碑見示讀數過穆然於公之為人公主鄉會試余皆以故未與而獲居蒼問之列亦用自幸也因述所聞見以附於不賢識小之義云

蘇州觀海記

乾隆六十年四月初一日同儀徵江安甘泉阮鴻遊登州蓬萊閣望海是行也出登州城北門入備倭城南門約里許至蓬萊閣閣在島上島高十丈半山有天后宮宮門內有六石兩兩相比高丈許紫色圓登今名曰三台石由右角門出北行上數十級遂臨海其左為避風亭亭後為蘇公祠近改為官廚蘇公像鬚披面鹿殊不稱由右歷二十餘級登閣上閣南北兩面空敞南望萊陽大山一塔高入雲表衆皆環拱州城雄踞其下萬竈稠疊北則海在足下茫茫無際遠帆出沒小如黑豆是時日色在東陰霧縹緲長山島可望見他島皆隱霧中閣距海二三十丈其下有彈石渦渦中盡小石則潤可玩東坡取以伴蒲草者也其白者頗可混玉但離水則不澤耳島根適銳錯落海燕千百呢喃其間波紋平秀不似江河之險道士云其浪廣數里非人目所能盡故不見其狀余嘗過泰山自其麓仰之高直與岨嶽諸山等蓋由濟南以來皆泰山之身至泰安見其萃耳嗚呼泰山不見其高斯為至高東海不見其波斯為巨波聖人不見其德斯為大德以波濤洶洶言海者不知海者也已而復登北門城樓是時天光清朗海波如鑑長山島之西見廟島其東見大竹島小竹島紗帽島羅磯島島根有白雲載之島在半空天與海接城上有碧者問以海市芻者曰四五月天微陰東北風起則見於島上或如城如樓如山林如村落如塔有小市有大市變幻不常無定日惟居閣畔者可見之一老卒云閣上望島有市島上人望閣亦有市蓋虛氣也或以不見海市為恨余曰烏知島上人此時不見閣上有市耶則我輩身在中而不覺何有於他人島上市也同人皆大笑而返

壬戌會試記

正月二十二日駕小舟過湖至邵伯城夜大雨宿竹巷口明日汪年丈舟來從之二十七日渡河二十八日登車值兩淮鹽漕察院自京來赴任客寓皆增價數倍二月初一日至堰頭遇談階平初二日過壩頭有新紅知州魯君善政也無向來過渡之艱然每車尚費錢二百初三日渡陶溝梁堤其水中路已掘之使不非多與錢不易過也晚宿陰平是日余四十生日汪年丈殺雞煮酒為一夕歡同席者李濱汪星巖張又錢喻階符初四日雨雪初十日宿劉智廟問土人不知智為何人按晉書律曆志武帝時有侍中平原劉智修改黃初術漢晉時德州為平原郡蓋即祀侍中也十一日至景州州城為水窟有圯者漫河村市沒於水賈飯於平野廬中十四日由鄆州城至棗強水淹沒道路尚不便於車行自景州至涿州一路皆賑粥提督者經營於市十七日平蘆溝橋左設茶亭以待會試者驗批即放行遂入彰義門寓南柳巷鄭栢里舍人寓中三月初一日吳三松太史來明日往候太史稱刑部減金漢精於算學是時未

試不便識其人試畢始訪之初四日與諸同年生公調座師英煦齋侍郎於史家胡同師見余甚喜曰吾知子之字里堂江南老名士屈抑久矣子整然師曰考試不必趨風氣主師好尚之不同往往至於相反莫如據己之所學而自用之一聽人之去取庶不失乎己耳余質木不善自矜每持此論聞師言益自信是夜足痠發大痛不能屈信初八日足稍差入場坐國字三十五號遇無錫孫平叔明長題紙下首題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場中紛紛以趨風氣為說余不知所趨乃核是題神理以為文法出場遇李冠三索余文甚稱道之寫一紙去張開虞見之曰是可得元桐城姚孝廉姬傳先生之子已欲得元見余文自失曰元當讓焦某矣十六日王伯申來贈以所著周秦名字解詁十八日訪戴金溪於鐵廠十九日李冠三邀與汪星言徐德三朱休臣李濱石飲於龍王堂楸樹下二十日看花於崇教寺二十二日鄭舍人邀同劉英初汪珊樵唐竹虛遊釣魚臺二十九日奴子病不能復呻吟之聲殊亂人意十日乃可初六日忽有傳余為會元者已而販夫販婦皆言之至初十日早則公然有報錄者賀者十餘起皆曰會元聞之者且亦曰此固不愧為會元者余曰會元卷至末乃拆日問何得知此妄說趨避於外然言者固牢不可破是夜榜發下第十二日往南海店雙廟廟見英煦齋師師方下值見之太息曰命也命也吾所見試文二百餘首惟子文第一次則王尚旗吾曾於南齋中向彭雲樞朱石君兩先生道子文之善時彭先生亦舉江西一佳篇榜發皆無之吾與彭公相對默然余告以歸期二十六日借鄭舍人出都五月二十日抵家是役也凡一百一十六日昔者歸熙父已未會試先三日夢報會元而文則為一時所醜詆余非夢而夢亦同於熙父然時則甚傳余之文佳尚較幸於熙父也嘉慶七年五月下弦記

學圃記

歲癸亥余侍母家居倦於四方之遊夏四月雨累日驅童剪芍藥之既殘者就其畦種葵及野菊適佃客自城中歸汪晉蕃寄江文叔學圃詩及和詩來其言曰文叔於對山樓之東收拾老屋二楹有地畝許築為圃植蔬草玉簪圃之南護以短籬以牽牛絡之名之曰學圃屬君為文記其事文叔家園亭甲於郡海內無不知有康山草堂者余嘗賦詩飲燕於此久矣文叔抱繩淵逸雖混迹塵中而性之所適如白雲在空非野馬浮埃所能嬰染其吟詠高妙在孟東野張文昌之間故其座上之客多布衣野淡之士口不道華聲身不諳周旋進退儀節賦詩惟各本其性情不知以名譽相標榜宜其圃以相處也循圃人也今年尤專力於圃足迹罕入城而未嘗語人文叔有事於此不遠數十里以告於余文叔其知余哉且知余之知之也因為之記

雷塘話雨記

嘉慶乙亥夏五月癸卯阮子仲嘉招余為雷陂之遊其使者曰舊太守汀州伊公自江右來欲訪子於北湖之濱而不果又不敢速子入郡城訂以月之乙巳會於雷陂之阮公樓里叟曰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宜即趨入城又一人曰不然伊公賢太守也子部民也而不敢速子入城子宜自克以成太守賢余故懶又足疾樂從後一人言與使者約定以二十一日會於阮公之樓明日夜雨迨且雨止趨於雷陂有僧

萬等九人肆毒害民莫敢擒捕公生致之伏誅三十二年陞河南按察司使三十五年授甘肅布政司使
 調直隸布政司使三十九年山東妖賊王倫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陷陽穀濰張堂邑犯臨清州大學士
 符公赫德率勁旅剿之天子念景素將家子必知兵特旨命分守河西過賊不西逸公立詣制府周公元
 理請兵時周公屯故城給兵千二百人夜與賊遇公曰賊衆我寡兵新集未可與戰天子命我守河西銳
 不可失下令熄火伏伺其過乃潛渡河屯西岸公度兵寡弱未足以禦馬上望數里外高屋問何地衆
 曰回人禮拜寺公喜曰可矣大呼曰吾軍中有回人爲將卒者乎有把總自隊中出曰把總回人也公禮
 接之曰賊衆我寡兵新集不足以禦君之黨忠義素著盍爲糾結子弟爲朝廷殺賊亦建功立業事也
 把總曰諾即入其禮拜寺得二千人勇氣百倍軍威遂壯穆維者健卒也夜巡浮橋口見岸東昏黑無人
 聲獨持刃潛過橋見一賊臥殿下斬之夾其賊斷橋索而返以人頭繫刀上樹而呼於營曰吾殺賊矣橋
 可奪也衆應起立焚浮橋賊趨至斬賊數百人賊不能西逸以至於滅方公之將督師也舉家
 驚懼老幕客邵姓者素豐其饑至是辭去奴僕一夕散竄十數人惟一幕客二奴從之實所薄者也公臨
 行謂家人曰我將家子平日以不死戰場爲恨不幸死於賊亦先將軍之榮也至是竟以堵賊得功賊平
 擢山東巡撫四十一年皇帝東巡幸臨濟橋路處及逆匪竄據之汪家大宅公陳述剿捕狀上大悅
 公請改臨濟爲直隸州許之陞兩廣總督擒獲巨盜劉阿起嵩高靳尹起明等調浙閩總督入覲過揚州
 省墓先是伯兄以事謫守北路軍臺仲兄統兵巴里坤公方赴臺灣道任重洋絕路隔萬里而年皆六
 旬外至是兩兄皆在籍聚於舟中飲酒笑樂追維離別各歎歐泣下相去蓋十餘年耳四十四年調補直
 隸總督卒於官年六十九加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焦循曰樸園本末余聞之竹虛都尉尉尉尉尉太守孫也樸園子熈字鑑亭亦善余有二子先鑑亭卒故
 樸園遂無後朱生者黃廷橋市人也嘗從樸園樸園巡撫山東時朱偶歸市有賈罷笠東阿人朱以其
 爲樸園部民氣陵之更撫然曰楊撫軍方面才也妖賊遠起倘西逸則延延不能即平撫軍守河之功偉
 矣然治齊以來以駭臨民天子能好人亦能惡人恐不能以功名終君從撫軍遊宜以慎約相勉今居里
 中尙假威勢嚇旅人耶朱默然汗下思更之言非常人明日蹤跡之不知所在

阮湘圃先生別傳

循末弱冠時極爲婦翁阮府堯太學所愛時時呼至其齋閣爲文章芸臺中丞時方應童子試每來聊亦
 以文爲會一夕酒酣太學誦中丞文而大呼曰此子必昌吾宗循從容問曰其文誠絕類軀軀乎太學曰
 罔也子卜於其祖父之德其祖昭明將軍從大帥之征苗也有降苗數千人帥將戮之將軍以死請得
 生攬帥怒百苦之而不悔已而將軍沒於官家無儲蓄其父居貧潔身自守嘗至某渡口獲一囊資之皆
 白金而有官封文書一角儼然曰此事上關國祚下繫人命宜守俟之坐至暮果有一人至將投於水語
 之語以失金且泣曰公事甚急失此並累本官不知先死乃徐付以囊不告姓名處有舊家女從而歸於
 偶得金二百時封公客漢口謁囊中資贖之姝諸士人是皆先生行履時事乾隆乙卯春嘗從先生登佛

略謂洞先生教以乘馬法稍稍習之至險阻則踴躍驚愕而先生控縱自如馳驟縱問若飛又嘗馳馬遊
 泰山往來千里不少倦中丞督學浙中按部駐紹興有鄉中故人謁先生於省署先生接以禮故人曰清
 貧若此乎先生曰家本寒也其人徐出二紙曰契值千金爲先生壽可乎先生然然白髯張立而斥曰
 吾生平恥苟得財故貧耳君奈何無故而爲我壽不恤千金若曰有乞於吾之子吾子受朝廷重恩雖爲
 清廉官猶不足報萬一而以此汗之乎君以禮來吾接君敢不以禮君以賄來恐今不可出此門其人
 愕然叩頭謝罪而退先生諱承信字湘圃詳見行狀表者不復書

李孝臣先生傳

先生諱惲字成裕號孝臣世居高郵祖兼五太學生父佩玉邑增廣生皆有篤行邑中稱曰善人惲生而
 穎異五六歲善屬對工巧出人意外同學者以果餌賄之托其代輒應無雷同師知而奇之九歲入義學
 讀經史一目即記知州某公歎以爲神童先生氣質聰穎而性情純粹年十三而孤事母以孝聞及居母
 喪哀毀瘠墨痛不欲生伯兄卒以長子繼之事婦嫂如母孝弟之行出於天性者然也先世遺田百畝僅
 足餬粥鄰里宗族宜什郵資助者必竭力行之不計家之空乏與朋友交和易謙退無爭詭無嫉妒故人
 樂與之親近而無謗聲爲諸生時學既成六經之外尤不憚探函索隱故通天文術算象數之學每歲科
 試學使者輒置高等於是博洽之名傳於同學丁酉拔貢歲學使者謝公壻注意於惲時亦以高郵無過
 惲者置若罔聞惲先生友也試前一日卒於泰州之旅舍賈故貧先生爲之經營殯事遂不復與選拔南昌
 彭尚書元瑞時督學兩浙聞其事以先生古人聘諸幕中且使課其子己亥鄉試中式庚子成進士爲暨
 陽書院院長以經學教諸生徒從者甚衆其高弟章世繩王蘇皆以先生學取高科名於世乾隆四十九
 年八月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書有卜筮論尚書古文說金滕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燭簡
 文明堂考辨致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長麻補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渾天附說羣經識
 小讀史碎金詩集文集共若干卷子四培青出嗣伯兄次培紫次培碧三人皆庠生次培黃孫一之華
 後學焦循曰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麻算奪席宜城賈
 應王懋竑子中以經學醇儒爲天下重於是詞章浮薄之風漸化於質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
 黃門念孫賈文學學孫李進士惲實倡其始實應到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化任御史大椿順進士
 九苞起而應之相繼而起者未已有也循訪先生遺書於沈文學鈞訪諸培紫培紫以先生詩集及行
 述示循循次其梗概著於篇而附記吾郡治經之盛云

顧小謝傳

小謝名鳳毛字超宗小謝別字也揚州興化縣人父九苞以通經名儒中乾隆辛丑科進士卒於天津超
 宗幼聰俊繼繼中祖母任口授唐詩率能成誦十一歲能解說經書嘗作天文地理禮樂國朝諸論和鮑
 參軍行路難詩時人奇之十八應童子試解毛詩吁嗟乎騶虞反復數千言補弟子員二十丁父艱時家
 貧之策連歲荒歉養祖母盡力謀食不恤勞瘁然性傲直非所悅見則腹自俯首諾諾然聞論說有大

譯者起補袖笑曰。坐是忘者不一人。超宗固自若也。甲辰南遊。召試。欽賜二等。乙巳丁祖母。同郡鄭君兆廷延之。請毛詩於家塾。超宗以館穀稍可。致資。潛坐不出。披索經史。每夜寤默誦。日所讀。或不記。能溯其原流。及其說之異同。歷歷辨之。無遺漏。當是時。經學之盛。莫過江南。鉤深索隱。各自樹立。超宗於箋注義疏。不為異同。惟以強記博覽。堅守先儒之學。然間有論斷。未嘗不精核。簡要。朕服衆心。先是己亥五月。今相國諸城劉公督學科試。余與超宗同入學。已而同食。乃時與之親。明年。余與超宗皆丁大故。超宗時來湖中。居半九。皆塾中。抵足夜語。里有與余不相能者。各負氣相角。超宗切責余曰。奈何外用其神若此。倘先下之。彼出不意。怨即解。胸有此累。何以爲學。值他家壽日。超宗趨余往拜祝。超宗蓋不徒益余學問。而規正處已接物之道如此。不愧直諫多聞也。丁未。同在郡城。時時相過。或同牀。嘗月夜煮菱角。烹茗。誦論至三鼓。明年戊申夏月。超宗病瘧。超宗素讀古醫書。頗泥其法。自用藥療治。及冬十一月。遊吳中。歸。忽變嗜。遂歿於郡城。王君思雷家。年二十有七。時市中。傳聞中。已前列第四人。以對策。詆王肅。及偽孔安國。傳而抑之。亦命也。夫。自病至死。十餘日。始則醫藥之繁。繼則棺槨哭泣之凶。王君不以爲忌。且多方謀之。君子以爲長者。王君也。學音韻律呂。於嘉定錢教授。携有楚辭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皆得錢君之指。又撰毛詩集解。童子求雨考。三代印制考。均未成。嗚呼。超宗將渡江過余。擁被夜語。謂余曰。吾得一訓導官。可供母。則閉戶著書矣。然素羸。必不壽。吾死。賴子以傳。時無病。距死時二十日也。

亡友汪晉蕃傳

汪晉蕃名光燾。號芝泉。以儀徵籍入學。補廩膳生。居江都。其先世欲人。父棟仕。爲刑部郎。政事文章。卓然不朽。世所稱對翠先生也。晉蕃爲刑部郎長子。與弟寧廷同以文學名。刑部晚年家居。與老友數人。怡情詩酒。兩君各以藝從。每春月。探棲壑古梅。流連其下。望者慕之。晉蕃天性誠篤。與人言不及俗事。學術文藝。則娓娓不倦。少處豐儉。而好禮長處。因乏不以升斗爲憂。言笑之際。不諳忌諱。而未嘗侮人。不矯情立崖岸。而取子不苟。經學深於尚書。字解無滯義。兼習毛詩禮記。通其大旨。尤好易。彙集漢魏諸家考而釋之。謂乾鑿度言乾貞子左行。坤貞未右行。歲終次從於屯蒙。屯爲陽貞於丑。左行蒙爲陰貞於寅。右行歲終則從其次。鄭氏以屯蒙需訟明之。然則以次者。指序卦之次。始乾坤。次屯蒙。次需訟。以兩卦主一歲。故云三十二歲。期而周六十四卦。與卦氣值日迥殊。漢上不以需訟爲次。而用謙睽升臨。非鄭氏義也。又難云。陽卦左行。陰卦右行。惟泰從正月左行至六月。否從七月左行至十二月。泰否獨相隨。左行明諸卦不然。而惠氏作交辰圖。乾坤諸卦皆左行。與鄭氏不已異乎。其好學深思。不遂口耳附和如此。蘇李建安而後。名家之詩。多能成誦。每有吟詠。典麗端凝。不涉浮薄。熟文選理。不苟作。晉學使侍郎公月課。揚那。取晉蕃卷通屬第一。而疑其僞。按部時。扁試詩古文辭。慨然歎曰。苦心孤詣。深得選體。非貌似者矣。又以秋興賦見。於轉運曾公。於是學者稍稍知晉蕃能駢體文。殆有肺疾。寒則舉發。去年爲其掌廷竭力。

醫治之。今春夏間少愈。秋八月。應省試。歸。病復作。遂卒。時爲嘉慶丁卯年。四十有三。病中尚手批大戴禮記文選。不置云。

焦循曰。乾隆丁未戊申間。余館於壽氏。與汪氏兄弟交。時興化二顧。超宗。仲嘉。亦讀書郡城中。往來談藝。契若金石。汪容甫曰。晉蕃長者也可。與論文。余嘗冬夜與晉蕃飲。容甫齋閣快論。至三鼓。深二尺許。容甫酣臥榻上。睨曰。他人不易有也。不二十年。超宗。容甫。皆薨。先後沒世。回思若旦夕事。悲哉。晉蕃既沒。餘篋中得其手寫易稿二帙。以遺其孤。復甚延塚。又有與余論爻辰一書。略舉其概於篇。

石埭儒學教諭汪君孝嬰別傳

吾友汪君孝嬰。嘉慶丁卯。以優貢生赴朝考。京師。戊辰入國史館。纂修天文時憲志。既成。天子嘉其通曉數學。授教諭。遷石埭儒學教諭。癸酉冬十一月。卒於官。明年甲戌冬十二月。其弟子績溪縣舉人胡君培。彙移書於循曰。國史館修儒林傳館內諸公。徵先師事蹟。竊思先師六經子史。罔不通貫。而天文算術。是其專門。非得精通九數者。不能道。且先師所學。與自來各家異。同出入。未易悉其途徑。伏唯先生於數學。著有成書。先師寓揚。時惟與先生往來商榷。倘不吝惠施。俯從所請。爲撰別傳一篇。將先師心得。詳悉揭出。以便上之史館。感且不朽。嗚呼。孝嬰信沒矣。自丁卯與孝嬰別去。秋省試後。孝嬰與舍弟同舟至揚。信宿。遂去。循村居。以足疾未獲一晤。近者傳聞其沒。猶未敢信。得胡君書。而孝嬰信沒矣。孝嬰少余五歲。自訂交於秦淮旅舍。至今二十餘年。雖遠隔數千里。有所得必郵寄。相與論訂。歲丙寅。余館城中。與孝嬰館相去數武。尤朝夕聚。然孝嬰之學。深妙入微。恐不足以盡其蘊。姑述所知。質之胡君。惟大人先生採摘焉。孝嬰姓汪氏。諱萊。號衡齋。徽州歙縣人也。徽州之學。自江文學永倡。其先戴庶常。金殿撰。榜程孝廉。方正瑛。田。踵而興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飾以古九章。割圓故天文術算。與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錢少詹事大昕。教授塘。遙相應。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質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苦門外。數年苦心冥索。盡得中西之秘。亦未嘗與吳中師友相接。天資敏絕。性能攻堅。極繁難。他人翻覆再三。未能理其緒。而孝嬰目一二過。默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是非間際。毫髮莫遺。人所言不復言。所言除法求之。孝嬰以一表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孝嬰以爲易。更立新法。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堊。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孝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此引伸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財解。所尤獨得者。爲糾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亦水道珍。稱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生丁維烈。又造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孝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弦和。帶從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

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若問者時執一形則對者交首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為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為從開得數為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為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為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為兩句弦較用句弦較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蓋得兩句弦較及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倍必為連比例之三率兩句弦較必為首末二率兩較減一和之倍必為中率句弦和必為三率併故求得首末兩率即得兩句弦較之數又倍得同積之邊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即兩形之倍句相乘為底兩形之股相乘為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弦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倍句併則此一句弦較為首率用減此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中末二率彼一句弦較為末率用減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即猶以中末乘首中而兩倍句相乘為底兩股相乘為高者化為中率再乘為立方三率併為帶從故以句弦和為從開立方即得中率又以中率自乘與首末二率相乘等故以中率自乘為平方積以首末二率為長闊和得長闊即得首末得首末即得兩句弦較之數是術也窮消息之原鑿旁通之徑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矣元李治傳測淵九容之術撰測淵海鏡益古演段以明天元一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本朝梅文程公雖指天元一為西人借根所由來而正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銳向之特為鑿校謂少廣一章得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倉然相從孝嬰獨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測淵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專以二百四十為答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四十四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十為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縷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幾根數為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為帶從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根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種種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真數若少於真數則以幾平方為高闊較是為可知若多於真數則或幾平方數為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真數為三母維乘之其數幾根數為通分之其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真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為不可知也孝嬰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終以

一知半解為陋儀禮士虞禮記虞沐浴不櫛注云今文曰沐浴歷來校者不言其所謂或以今文曰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講孝嬰曰否注謂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是為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嬰曰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土德當代太初元年寅數至建國元年則為丙午莽急欲即真萬不能待戊己之年故更元年為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為丙子又偽為起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為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法至

建國元年恰為己巳此與即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欲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凡說經史不啻同於人類此熟於許氏說文工篆餘事亦為詩歌性澗程和易與人接無崖岸有所著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三者直乙之是者為之疏通明程氏孫田撰聲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偃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歷之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擊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舊井開石有字磨滅眾傳會為蜀延照時物孝嬰細審力闡其理或勸其周旋世故終編強不少假借其官石塊也公事依例獨行不為利疚威傷故貧貧茹苦無異諸生時嘗雨中步遊黃山作遊記一卷石塊東南郭柳家梁有題關田得銅器二餅相附有古篆文孝嬰益得大者口徑今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修一寸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為蜀郡成都楊且造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寸十分寸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為蜀郡成都楊且造劉向列仙傳紀子開上黃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且為楊王孫名可補班氏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國手摩挲以為娛樂而慨中生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七卷行於世論曰今世精九數之學者惟孝嬰及李尚之銳尚之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闡發得其真孝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其間尚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為郭太史授時草開其先有明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頗應祥自謂知算而於測淵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為何事竟刪細草去之本朝重質學盡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尚之傳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知則自孝嬰啓其端尚之亦深歎為窮幽極微為算氏之最撰開方三例以證明之所云一答即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答即不可知者也所為三例以開實同名者不可知開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難者可知開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難其從翻而與開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開實異名即帶從之長闊較也開實同名即帶從之長闊和也尚之以開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至孝嬰謂幾根數少幾根數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即尚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開正為開實異名而正負相難者以商數乘開與廉相減開數多於廉則減去廉之負而存開之正開從兩正當一實負仍從為開實之較開數少於廉則減去開之正而存廉之負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為開實之和以立方除平方猶以開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於真數則真數為和即從為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真數則真數為較即從為和矣尚之言多少在廉開孝嬰言多少在從實開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尚之以多為一答孝嬰以少為可知廉多於開斯實少於從故尚之以少為不止一答孝嬰以多為不可知尚之究乎既商之後孝嬰審於末商之先言若殊趣義皆互證親此者或斥彼通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詞蓋焉然而絕學之頭端由兩君實關乎盛朝文治之盛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葉霜林本名永福字英多甘泉文學生繼而悔人學為多事乃易名曰英號霜林故所遺人書札及題名

皆曰葉英云癸卯夏余於劉君昆珊家始識之聞其諱江南山水不倦語淫及詩是時余心識其人而未
 背與之深交越五年丁未冬江子屏與霜林至霜林前旬再拜不起余驚不敢答繼而從容言曰吾有
 子欲從君遊此所以乞也明日其子至余授以學自此歷十餘月不見已酉春余餘山家兩僕來接余行
 余錯愕問不答至則霜林拱立待已久恭敬再拜正色言曰吾生平有薄技每一作神與氣並竭半月始
 復先生竭神氣教吾子吾當竭神氣以報德餘山知吾意故羅先生至耳乃疑神說靖康南渡事聲淚交
 下座客無人不為之流涕霜林曰英為先生勞非君勞何勞為又二年不見辛亥冬與破繡索一袖
 至余館中謂余曰英素好歐陽舍人書得舊拓碑半紙卷二十年然不喜為人書為人書亦不作正書今
 以一年之力求得紙又暇日坐十日然後作正書所以報先生也再拜而去不擇交不濫交氣投合可日
 日見否則雖要之不見亦不知其處所與僧石莊交皆起臥於桃花庵中然倏去倏來無蹤跡或同席譚
 笑忽不辭去或數日不見而草樹間有霜林誦詩聲有餘錢可一日醉盡之時嘗俄臥數日時於友人案
 鏡時或周之忽俄不見也病瘵效依棲女家丁巳秋八月卒年六十五葬其先世葉侍郎墳北三里
 焦循曰霜林者多舉其技然以技供游說奔走已耳壬子秋試霜林數約余遊莫愁湖僧寺
 閣上時寺閣荒寂有僧二一老瓶一愚駭霜林率臥閣上數日不去甲寅後閣新葺遊人盛多余復約霜
 林往霜林笑不答余無以強霜林行也

陳達夫傳

余族祖園先生少與李敏達公子星垣交公子以武職官江南嘗往來其署中門下多奇人遂識陳翁
 達夫達夫故秦與舊族美須鬚貌偉岸聲如洪鐘善導引工技擊以拳勇槍法聞於太乙王遊九宮風角
 無不精驗晚年家揚州先子因積園先生亦與達夫交時先子年四十未有子達夫為推之曰勿憂郎君
 不馬馳來且羊負來矣癸未二月余生先子神其言未彌月即以余生日幹枝乞為推修短貴賤達夫逆
 之又久以一紙遺來墨識別當時迂闊其言以為非瑤球家體置之神積中余稍長意氣銳發自期既不
 細亦不知以機變倚張逆人以為其說不經頗厭置之別求精此術者不下十數帶歷三十許年余已五
 十矣既病臥里中每夜坐思達夫之言始覺其無不驗而向者神積中之紙已付諸鼠蟲莫可蹤跡乃憶
 其說述之如左余幹癸乙辛壬枝未卯卯辰壬癸辛為三奇辛加卯為魁星宜以文章得科第然日金也
 四辰馬也兄弟皆馬也一夫執筆五蹄決奔龍交神智上升印綬下伏書繫於福壽胎於壽且夫壬癸者
 木之母也辰未者印而財也祿我之鄉反以贏我我生之家朋以咬我鬼在黃泉身以錫馬巧費於天權
 出於墓將官愈張而害愈起其鬱鬱於生而斤斤於死乎焦子曰達夫以李青蓮蘇玉局相比擬余不敢
 當也然謂我生者累我誠不爽矣屈指數之蓋數十事每思達夫之言則我生之初有與性俱來者矣又
 何御焉達夫謂庚午辛未間當得好官然衡古人知命之學自癸亥至今九年閉戶不出著書成一家言
 庶幾鬱鬱者可以已乎江都方七善相人謂余四十五當死不死必得官余丁卯三月死七日復活是年
 適四十五方七從黃君春谷官粵西歿於恭城縣署中

汪節母吳太恭人家傳

嘉慶二十三年歲次戊寅冬十月初七日汪節母吳太恭人年七十以壽終母之子光烜哀慟盡禮謂循
 素親暱悉母之行屬為靈表循卑且陋未敢為尊者諱而又不能自默顧母之大節光烜已上之有司大
 吏請旌於朝恩許建坊崇祀節孝祠其本末載諸公牘暨郡縣志書可徵信於後世江都縣學教諭范公
 鑑舉節母之略云節婦吳氏生於乾隆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於乾隆三十八年十月適候選知府汪集為
 繼妻年二十五歲於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四日夫歿年三十歲至嘉慶十年守節二十七年見年五十
 七歲事在乙丑迄今又十有三年凡守節四十年云吳為歙縣豐溪望族自明代遷揚州世以儒顯母之
 祖父叔康熙庚子舉人觀政兵部職方司候補主事父文藻為名諸生讀書至老不衰母幼秉家教知大
 義母之曾祖姑吳太夫人以苦節傳母既孀每夕焚香拜誓願弗替先人志節蜀岡有五烈祠祀邑中婦
 人以節烈傳者母奉祀四十年未輟先是族中尊輩以母之年少初治家謀之戒門者勿傳及入內見規
 矩嚴密棟然敬且悅母終身勤誠節末冬即理絮衣族戚中之者手縫緞遺之必整其潔此里閭所共傳
 者循之聞也歲戊戌慎菴公卒母于歸方五年未有子惟側室鄭生一女哀毀中有味之者言嗣子宜早
 定時光烜方十歲讀書塾中光烜刑部對琴先生次子也母出不意謂刑部宅入塾抱之與中衆方皆皆
 議不已母攝十歲兒正色凝立曰未亡人依故夫遺命後此兒昭穆次敵相當他勿與矣衆不能說
 刑部亦不及辭遂定嗣而觀觀者謀悅之以官復擢認母坦然語縣廷官不能屈凡歷四年乃已丁未余
 交汪子晉蕃因其弟光烜時光烜侍母居左衛街老宅循往候一福奴候門一矮奴侍客供茶茗皆極
 拙俛首低語中門外無婢媼之迹耳不聞笑語聲門庭闕然座上客大都讀賦詩有裨言行絕無小慧
 便佞俳諧博奕循以謂儂母時命留飲食之因得登堂拜謁母面厚重豐頤莊靜嚴穆言論從容洵乎大
 家之風時光烜已成立母以家委之刑部年七十許晉蕃奉養無少缺母謂光烜雖出為己後其本生
 父若兄宜盡孝友時迎刑部於己宅敬禮備極以符光烜之情數召晉蕃命謂說史事於側俾其兄弟相
 近已而刑部卒晉蕃夫婦亦卒所遺子女母撫至家飲食教誨之衣襦機履皆親為之治母六十後悠游
 自適如無能者家有小園花時率眾女孫環坐滿前顧以為樂人見其和不見其肅人見其虛靜而恬漠
 不見其智循與光烜交三十年所親見能歷歷言之謹述以遺當時大人先生為節母撰志銘者

月之三日葬甘泉之西境造石街之陽娶俞氏生子宗偉偉以其先人軼事告於僮乞志厥墓乃周訪於其宗人宗人曰孝子性和平節儉恭誠好讀唐宋人書效董宗伯書法舉官既病恐成其生父母心呼之忍疾而侍也或曰孝子之侍疾嘗割肉以進此所以病焉嗚呼世俗之孝吾不為孝子重惟其螺贏負之恩同毛裏齒才卯角大節克成非其天性之純全曷克臻是可傳矣銘曰

喬先生墓志銘

先生名椿齡字枵友甘泉縣人沈酣六藝之精涉獵百家之蹟故其操筆為文厚而不愚樸而不陋論文非漢魏不出諸口作文非漢魏不安於心然而所遇止博士弟子員高等屢試餽屨未食命之窮也可勝感乎篤於友朋不效酒食標榜之習過則相規直言無隱故人樂與之遊而復憚其口雖有放逸不羈之士見之無不自斂抑年五十不娶不事生人產性情高潔自好世或以怪誕目之儀徵阮元嘗從之遊既貴先生未嘗通一問及視學山東延先生佐文事乃以乾隆癸丑十月往明年三月卒於青州弟某某迎柩歸於某月某日葬於某地禮也循識先生十年時獲聞先生之論將往齊與語於泰州旅舍自此遂不能見越一年循至青州先生臥榻尚存具雞酒黍飯向榻而祭乙卯二月晦夜三鼓也五月自山左歸尙未有志先生墓者因為之志銘曰 瞻彼齊城驅馬宵征月孤山冷想見先生

李嵩泉墓志銘

甘泉李濱石鍾泗之兄鍾源字嵩泉余未識其弟先識君君事母孝愛其弟而能教之不倦每弟曾文友家家無僕僕君輒自持燈或雨具立其家門外待弟出與歸雖寒夜宵露立雨雪中弟屢泣辭之終不改自不娶為弟聘婦竭力營一室將遷居而歿是可痛也先是余過其門必以餅餌延余食自不食而勸於旁曰吾弟年少學淺望勿以為市交也甲寅余與濱石同舟試於省送余坐舟中良久復諄以弟相屬語次嗚咽余訝之八月二十日與濱石歸君已病篤臥帳中問之尙與余言是夜周姓醫投以石晉明晨遂死年止三十君素赤貧以星命為業每判吉凶趨避無不驗日得錢可三百足資母以及弟餘且以濟乞人或賤路燈余每叩其學則笑不語強之則曰餬口耳何可言後見其篋中書第坊間俗刻五星節氣差謬甚多然而世之講西法分秒不尺者未如其術之驗也是亦天之所以助善人與然而天其年者何也是年某月某日君之弟鍾泗葬於城西某原禮也君歿余有詩哀之即用以爲銘

儀徵縣學生鄭君暨節婦吳孀人墓志銘

嘉慶十一年月日內閣中書鄭兆珏葬其考容于府君暨母節母吳孀人於金陵琵琶街之原禮也府君諱瀚先世居歙徽遷於金陵再遷於揚州祖為翰贈中議大夫父鑑元諱封中憲大夫君幼好學能文章劉石菴先生督學江蘇取為儀徵縣學生春秋三十卒於乾隆丙戌秋八月厝於城西仙人掌之側越四十年嘉慶乙丑冬十月吳孀人卒又一年始合葬君之卒也四方知名之士作詩歌以哀之奴隸臧獲及鄰里市巷之人多謂君不宜歿迄今猶然時君長子兆玉甫三歲次子兆珏猶在襁吳孀人年二十六

離菰集卷二十一

孝女王淑春墓碑

孝女父儀徵諸生名法鑾老而貧肄業安定書院中月僅得一金不足以贍衣食雖有子不能養也孝女痛之誓不嫁以鍼箔得錢供父餽粥已則時時忍飢冬月手凍龜血出身寒戰工作不輟父賴以不餓死某年月日法鑾病歿孝女以頭觸壁額裂得盡孝死嗚呼余與法鑾同書院者十年法鑾年七十餘自昏眊每見其刻苦為文漏三下猶以卷就燈下作字今乃知其戀戀於每月之一金者誠憐若女之心力之竭也然終以老歸去自是孝女之境益窘而所以供之益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淑春者可謂能竭其力矣孝之純矣江都明經袁君世勳集同人為之殯葬於法鑾墓側請旌於朝昔李文公作高隱女碑曰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辛酉四月余往武林與韓君衛勳同舟韓屬余為文表其墓已而忘之冬十月復往浙復與韓君同舟韓君讓余曰令孝女之事不彰者子之咎也余憮然因為之述

鄭孝子墓志銘

孝子姓鄭氏名禎字錫五繼伯父達為子本生父為上居鎮江伯父居江都孝子五歲渡江育於伯父所至性所流宗族稱孝數年父病中死法孝子年甫十餘髮虛面墨色侍疾不寐髮鬢盡亂斗室夜號草木之滋百計思效既遭喪哭踊哀戚過於常人以哀毀致病八年而卒年二十有二卒於乾隆四十年五

耳。醫人善事翁姑。姑有痲疾。調護尤謹。撫兩子皆成立。凡守節四十年。乾隆乙卯。舉於有司。建坊於門。循與兆玉。兆玉交二十年。若已前。未獲瞻仰顏色。時時拜見。吳人言論風格。肅然見家法。又嘗誦君之遺文。而惜君之才。則信乎其不宜歿也。孫四人。煇。炳。煥。兆玉出。煇。兆玉出。銘曰。人惜君歿。吾謂君存。君於何存。存於人言。如煇。思潤。如冬。思暄。有斐君子。人不可說。穆穆節母。維邦之媛。美哉同穴。夫貴妻尊。

甘泉優貢生鍾君墓誌銘

君卒之明年。夏四月。君之子負二。蓋來。皆君著述草藁。乞循為理之。明日啓。蓋得十三種。曰春秋考異。論三傳也。曰說書解尚書也。曰區別錄。考訂毛詩之草木蟲魚也。曰論語考古發魯論之疑滯也。曰祭法解核古祀典也。曰周官識小。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曰詩選雜述。補文選注之不及也。曰典藝參問答。與子弟門人輩講說之所錄也。曰漢儒考表。兩漢經師也。曰典藝參筆記。曰考古錄。雜論經籍之所遺也。曰覺庵日記。甲寅乙卯間。記日所行之事也。曰篤心館集。詩古文詞也。日記首尾完。錄雖疎。而問及哀傷。而夷曠之風。露於楮表。論而味之。可以消市心焉。文止數篇。詩則備矣。其餘零星斷爛。卷帙未完。窮三日力。刺其精華。為君寫之。統得四卷。名之曰歐康考古錄。歐康者。君別字也。君諱懋。字保。鍾氏世為揚州甘泉縣人。先世業賈。至君而貧。君樂道知命。不以貧賤自損其性情。雖處窮不懣。不廢歌。好著書。而不與世爭名。故世罕知者。以為列身橫舍。則科舉之文。分所宜習。於是有人函時文之選。來未嘗汲汲於科名也。未弱冠。補甘泉縣學生。應省試十三次。屢經困頓。惟自訟。不知怨尤。嘉慶甲子。諸城侍郎劉公督學江蘇。重君之為人。歎君之學。舉君為優貢生。君慨然有知己之感。然自謂營營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敘說言屢及之。居恆禮法自守。訂祀先之儀。率其子弟。必敬必誠。與朋友交。必以信。謀事必忠。往來酬接之度。不瀆不慢。性素和易。而人亦莫能狎也。春秋四十有五。卒於舉優貢生之明年七月十七日。娶同邑李氏。舉一子。妻嘉。嘉。葬君有日矣。循與君交善。因為君銘曰。

柳青奇識君之門。春融融兮想君之魂。立言不朽。身之存。魂無不之。分藏身於西山之原。

代阮宮保撰王善香觀察墓誌銘

維大清嘉慶十六年。冬十二月。壬戌。河南分守河北彰懷衛兵備道王君。以王事勞瘁。卒於陽武城之邸。十七年。夏六月。戊申。其孤以喪歸。十八年。春三月。壬午。葬于松江府婁縣四十三保二區八圖絲字圩新阡。禮也。君諱如金。字式二。號善香。其先為汴人。宋南渡後。世為華亭人。明萬歷朝。君七世祖陸。以丙辰進士。仕為太僕寺卿。生鏡。鏡生三子。長曰藻。戶部尚書。次曰潛。候選兵馬司正指揮。為君高祖。祖康。康熙辛未。進士。選庶吉士。為君曾祖。祖晉。河南衛輝府知府。為君祖。祖亮。山東登州府知府。為君父。君始以通判來浙江。署玉環同知。捕盜有功。以同知用。移河南。借補儀隴通判。署開封府。值吉林索倫兵進。勦楚賊。君總理軍需局。奉委以察哈爾馬八千匹。送軍營。君以口馬至緩。先以它馬資用。大吏以為能。奏入。賜花翎。題補閣。同知會河決歸德。雕州。君日籌工料。夜親堵築。露處風雪中。寒暑左目。絡。功既成。遵川楚例。

加捐知府。題補衛輝引見。上顧君曰。詢得致疾狀。領之。未幾。進山西河東道。歷山東兗沂曹濟道。河帥李公。謂不足以盡君才。奏請調河北。遂終于位。君之才。著於河防軍需。而惠愛之及於民也。最顯于首。歲甲子。督大畿。君方洩河東道。撫恤之民。得以存活。先是。督產鹽。于古鹽池。既汰商均。課地丁。虧利者。多私販。而課病。君等之。以為非復商不可。議先疏濬。姚進渠。以培鹽井之源。然後復官。以治招商。以理巡撫。伯公。麟。用其議。入告。奏。奉。旨。以河南北兩岸灘地。許。訟。吏。不能。下。君曰。奉。旨。之。爭。以水無常。耳。水在秦。則。利。水在晉。則。利。秦。利。不利。視。水。南。北。而。科。不。以。利。增。不。以。利。減。故。互。爭。然。水。無。常。而。地。自。在。宜。合。兩。地。各。分。其。半。而。丈。其。可。耕。者。使。官。不。征。無。利。之。科。民。不。私。無。科。之。利。于。是。數。十。年。之。爭。一。朝。而。決。秦。羅。于。晉。民。不。肯。集。衆。阻。之。以。為。晉。粟。不。足。以。贖。晉。何。及。于。秦。君。論。以。繼。不。可。遂。乃。召。富。室。出。資。乘。鹽。車。赴。洛。以。殺。返。贖。之。價。如。羅。之。價。蓋。以。晉。穀。糶。秦。而。補。以。洛。穀。秦。獲。其。糶。而。晉。價。不。增。君。之。以。竟。沂。曹。濟。道。移。河。北。也。當。伏。秋。盛。漲。在。曹。已。防。護。無。虞。日。至。是。考。城。奮。南。隄。決。君。設。筏。拯。民。于。危。而。食。以。食。其。中。卒。之。將。決。者。則。馳。往。力。護。得。安。上。賞。加。按。察。使。銜。君。自。夏。及。秋。躬。冒。暑。濕。乃。致。疾。仍。不。自。安。奔。走。于。大。風。中。故。不。起。春。秋。五。十。有。七。娶。趙。氏。封。淑。人。先。君。二十一年。卒。子。清。華。廣。西。候。補。同。知。妾。黃。氏。生。清。時。候。補。主。事。女。子。子。三。人。孫。二。人。乘。衡。乘。衡。夫。為。隴。守。也。竟。沂。曹。濟。道。君。之。父。遺。澤。之。所。在。也。而。君。皆。嗣。任。之。當。時。以。為。祖。孫。父子。先後。治。一。官。傳。為。美。談。君。判。儀。隴。時。君。之。兄。錫。奎。以。翰林。出。守。穎。州。類。與。豫。壤。相接。是。時。兩。親。健。兄。弟。迎。送。往。來。雖。類。之。間。道。上。人。指。而。識。之。欣。然。慨。慕。以。為。盛。事。君。兄。之。子。嫁。阮。氏。為。吾。弟。亭。婦。與。君。為。婚。姻。知。君。之。行。事。君。之。孤。以。狀。請。銘。故。為。銘。其。辭。曰。以。勤。報。君。以。惠。答。民。以。政。嗣。親。以。敏。成。仁。以。勞。忘。身。刻。之。貞。貞。以。示。後。人。

名醫李君墓誌銘

嘉慶十年。秋七月。名醫李君卒。卒之日。予家人兒女咸哀泣。湖中農人有泣於路者。皆君所活也。先是閏月。予子女及子婦病瀕於危。君活之。距君之卒。止一月。君諱炳。字振聲。號曰西垣。儀徵縣人。幼習三世之書。苦不能得其蘊。乃學易十年。而有得曰。治病之要。不外陰陽消息而已。陽生陰死。醫為人求其生。故必使陽長而陰消。用寒涼峻厲。則傷其元。惟陽主通汗。吐下。所以乎也。利者。義之和。其德在秋。火亢必有以和之。火齊白虎。所以和也。用陰以輔陽。非用以伐陽。貞元相續。而天行所以不已也。時予有說易之書。謂易之當位。即岐伯所謂當位君見之欣然曰。醫理在易。先生可與言醫矣。君又曰。帝出乎震。震為東方木。木者人之所以始也。肝。膽之氣。存則生。消則死。俗醫。候。肝。木。如。寇。務。制。而。勝。之。生。氣。乃。日。損。而。人。壽。益。促。君。亦。自。得。者。曰。肝。之。本。在。右。而。行。於。左。左。學。者。駭。其。言。多。攻。之。欲。人。汪。彥。超。為。舉。一。證。曰。秦。越。人。書。謂。肝。七。葉。左。三。右。四。右。風。其。一。斯。為。本。乎。予。亦。舉。兩。證。曰。肝。為。乙。木。乙。為。庚。妻。妻。必。從。夫。宜。其。本。在。右。鄭。康。成。之。注。則。禮。疾。醫。也。言。肝。氣。涼。肺。氣。熱。賈。公。彥。申。其。說。云。肝。在。心。下。近。右。其。氣。當。秋。是。肝。右。之。說。不。始。自。君。矣。然。予。驗。之。十。數。年。凡。右。脇。痛。者。若。以。甘。緩。之。和。以。勺。約。無。不。應。手。痊。治。肺。必。劇。乃。知。君。以。積。驗。得。之。真。能。發。前。人。所。未。言。可。為。後。世。法。也。彼。攻。者。烏。足。以。知。之。君。苦。金。匱。無。善。注。乃。撰。金。匱。要。略。注。二。十二。卷。

能扶其微錄生平治驗之案。為西垣診籍。惡吳又可溫疫論之惑人也。作辨疫瑣言以糾之。謂大黃治疫。本於耶律楚材。又可稱之。而不知其義。妄造達原。飲用草果黃芩。以刺人生氣。且疫為陰濁。入口口鼻。當以芳香勝之。立清氣。飲用大黃。有瀉法。法同煎。略者。諸法。取其氣。而不取其味。意尤造於微。嗚呼。習醫者。多不通經。或有假經。語以為緣飾者。又莫能發其精微。以會通於神農黃帝之指。自宋金元明以來。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惟君乎。君卒年七十七。遺孤止二歲。是年九月。葬君於蜀岡之陰。君為貧人賤。士治疾。必竭盡心力。寒暑晝夜。聞召即行。而短於伺候。富室顯者。故身後無餘財。胸有定見。不善隨眾。浮沈。病已則戒勿藥。不庸以調理為名。奔走射利。或製一方。令服百劑。數十劑不更。增損均與世俗醫相反。而識者遂希。至於生死在呼吸之際。人攻君補。人寒君熱。以口舌爭之。而不足。以身名性命。而而決之。手調其藥。而坐驗其驗。不效不已。及其愈也。所報或無一錢。君以為快。嘗往來吳越荆楚之間。所交落落。然而論風采。聞者好之。說醫之文。簡而有法。間為詩歌。不甚溺也。予既錄其診籍。為李翁醫記。復述其生平梗概。及學之所得。以垂於石。銘曰。

惟人思之。知君術之神。惟人嫉之。知君學之真。財利所在。讓之他人。拙於求富。巧於濟貧。人喜用克。君獨以春。贈以陽和。不殺而仁。每乖非。疑。泛我湖海。蓋中有峽。指與以醉。人驚論創。實中於倫。為語學者。維茲有津。問而師之。以保庶民。

表叔王容若墓誌銘

乾隆五十九年秋七月。表叔王容若。卒於余家之半九。壽七十有二。嘉慶元年丙辰正月。葬於余莊之北。去余宅三十步。君為明儒。吏部郎。納諫之裔。孫高祖父玉藻。明崇禎癸未進士。選慈谿縣知縣。升都給事中。曾祖父方魏。以處士終。祖父祖修。歲貢生。生君父衡。北及循。祖母君性誠。讀書明大義。非其道未嘗取一介也。循及弟妹幼。年君皆抱持飲食。及循生子。女。君又抱持飲食之。循十歲前。日夕相依。君時設古人孝弟忠烈故事。暇時教以書。循之習九九。實始於君。壯年多力。善拳勇。好理鄉黨。間不平事。居余家五十年。凡片紙零錢。棄諸地。一一收拾。積一篋。往往得所用。妻某氏。無子。銘曰。

湖中閭閻。實惟王氏。著書滿家。直道如矢。至於容若。乃爾式微。祖無官。積焉得輕肥。生不安取。死無餘財。人謂君愚。君量質。布衣沙帽。清若寡。不墮祖風。困窮何辱。衣冠之嗣。孰如君賢。不恆不求。惟君有焉。葬君近我。良於墓祭。銘君於石。以告後世。

吳完甫墓誌銘

嘉慶六年辛酉夏六月某日。詩人吳梅村學士之曾孫完甫。以貧卒於揚州。年三十六。哀哉。君諱某。醇篤恭。敬。訥於語言。多巧思。善刻石。摹印。不庸。自能工。亦非仿。奏漢以飾。尚率。嘗以三。乘方。算法。問余。余與言。唯唯。未喻。明日發。為。圖。極。微。妙。久。客。揚。州。友。朋。以。其。孤。子。為。妻。婦。劉。氏。婦。有。母。病。接。君。飲。食。之。婦。生。男。女。四。五。人。君。不。善。治。生。日。用。遠。蹙。憂。鬱。至。厥。血。病。又。以。服。藥。日。增。費。百。錢。境。益。窘。矣。遂。不。起。君。與。汪。大。發。交。最。深。汪。葬。君。於。某。原。銘。曰。

泰伯之裔。世居吳。東。程。程。祭。酒。為。詩。人。宗。三世而後。至。君。適。窮。君。性。沉。默。與。人。則。甚。多。才。藝。思。入。而。通。天。與。君。瑟。而。困。厥。躬。依。人。江。北。餓。守。苜。蓿。兒。衣。百。結。婦。狀。於。宮。家。刻。不。輟。運。刀。成。風。對。客。笑。語。自。比。斯。翁。寒。餓。外。憂。愁。鬱。內。攻。神。氣。日。削。如。木。有。盡。君。年。方。壯。君。算。則。終。頓。聞。君。歿。我。心。忡。忡。衣。食。所。累。至。此。鞠。囚。魂。今。歸。來。棲。於。寒。松。爰。刻。哀。辭。藏。之。地。中。

代阮撫軍撰雲南府通判岸陳君墓誌銘

君諱聖修。字念祖。號岸亭。廣西平樂人。原籍浙江山陰。曾祖理。官平樂司獄。遂移籍焉。祖廷。康熙庚辰進士。廬州府知府。考齊。舉孝廉。廉方正。江西廣饒九南道。得男九人。君。第三。生而岐嶷。善讀書。工於屬文。以太學生中。乾隆庚辰。舉人。授工部。授湖南桂陽縣知縣。調益陽。丁外艱。去官。服除。歷任江西之建昌。鄱陽。吳城。安徽之太和。蕪湖。所治政績有聲。陞雲南府通判。未及任。而卒。君生於雍正十一年十月。距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年六十一。安人凌氏。生子四。伯季先於君。仲廣。叔廣。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地。禮也。君。益。益。陽。時。值。山。水。破。陸。民。大。饑。未。及。請。先。發。倉。米。十。萬。解。賑。之。無。為。州。水。衝。塌。壞。州。人。議。移。建。君。方。署。州。事。以。為。乘。地。讓。水。非。所。以。恤。民。不。如。於。要。害。處。開。引。河。而。增。壩。以。護。之。依。君。議。民。賴。以。安。又。嘗。署。和。州。州。舊。有。倉。丁。賄。費。之。例。君。議。照。屯。田。按。畝。增。進。給。運。丁。自。措。時。以。為。便。蓋。君。以。經。濟。之。才。施。於。宰。牧。不。徒。以。奉。職。者。免。上。議。矢。公。者。請。與。評。求。之。古。人。可。謂。賢。矣。先。是。君。仲。兄。聖。傳。為。臺。灣。縣。丞。值。林。匪。之。變。慨。慨。罵。賊。慘。罹。於。難。天。子。以。雲。騎。尉。褒。其。身。且。廕。其。後。無。嗣。故。以。廣。為。之。子。廣。重。性。理。之。學。好。金石。之。文。鍾。於。孝。友。志。在。表。揚。以。君。行。狀。屬。某。志。諸。石。為。之。銘。曰。

邑宰之任。視古諸侯。侯。侯。德。駿。民。視。風。鳩。會。稽。名。略。東。郡。無。蠡。牛。依。淮。守。虎。拜。荆。州。緊。古。有。然。維。君。則。伴。虞。賓。巨。族。楚。產。名。流。清。白。世。守。仕。學。用。優。生。秉。異。質。出。建。嘉。猷。卅。年。作。宰。萬。里。言。游。春。風。拂。錦。陰。雨。隨。聯。民。隱。既。恤。官。方。式。修。無。偏。無。黨。不。剛。不。柔。狗。先。羊。問。積。共。車。留。破。械。同。豫。發。倉。比。攸。獲。疇。增。壩。穎。剛。穿。溝。利。民。民。立。禱。神。神。剛。通。經。足。用。臨。事。克。謀。具。我。壹。漿。衍。我。朋。儔。梅。花。東。閣。明。月。南。樓。板。與。朝。豫。民。瘼。胥。籌。蒼。黎。在。慮。陪。髮。生。頭。積。方。報。最。形。頓。歸。幽。羊。燈。寂。寂。蠟。幕。悠。悠。女。捐。醫。理。童。罷。謠。謠。遺。書。百。帙。貞。石。千。秋。魂。棲。芳。草。墓。表。長。秋。湘。雲。晚。水。人。去。香。存。

節孝戴君墓誌銘

君姓戴氏。諱禮堂。字和貴。常州武進縣人。高祖琳。以經學著名。父繼宏。母章。生子四人。伯庸。仲輝。君次。叔季。君生有至性。天倫而外。別無所樂。秉質樸。師事伯兄庸。每受經。人。一。已。百。務。獲。乃。已。遂。通。六。書。故。訓。之。學。尤。長。雖。校。學。者。推。之。然。而。性。命。所。存。則。父。母。而已。父。病。瘵。冬。夜。畏。寒。不。樂。近。火。君。每。夕。潛。身。被。中。既。溫。復。潛。起。三。歲。不。間。未。嘗。令。父。知。父。歿。三。日。水。漿。不。入。口。三。年。不。入。內。母。病。風。須。服。藥。皆。君。煎。之。火。薰。日。盡。脂。率。以。為。常。侍。母。疾。不。遠。左。右。母。或。語。親。成。家。則。奔。隨。輿。後。下。輿。則。扶。掖。以。行。雖。內。室。婦。女。卒。集。不。知。避。人。信。其。誠。篤。亦。鮮。有。怪。者。壬。戌。夏。母。病。甚。忽。愈。方。君。持。父。喪。哀。毀。骨。立。十。歲。未。復。家。貧。無。僮。僕。居。恆。自。操。作。至。是。乃。不。能。勝。乙。丑。四。月。客。長。與。未。三。月。家。書。七。發。問。母。安。否。未。幾。病。歸。遂。不。起。既。卒。

撫其左腋有肉長三寸如鰻突出膚表其婦泣曰夫之羸由割臂肉而起夫在不敢言也先是庸遊粵東於南海得二利削以問兩弟君佩之值母病甚醫謝不治君曰視婦令先疑外局之明長有血漬於樓樓以灰不辨是夕有小婢覓見君持所佩削盡臂走樓下已而煎藥向鏡長跪若有所視母服藥曰今日藥濃甚病竟愈君自割後創潰歲餘乃合每日忍痛作狀而血氣精魄實耗於此君風尚醇默禮義所在爭之不少置不語人世周旋之習其跡近意而君率性行之中於倫虛伯兄庸名鋪室至是改今名君作書規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蘇念生定不齊皆二名也名以傳信取名不定字號太多反致歧惑仲兄嗜儉澆涕以諫不聽日夜隨之仲感悟然後已妻婦之夕以事舅姑之禮編為詩歌使女備服誦婦策聽畢乃合卷婦偶失母意君呼而讓之曰爾德罪吾母斯我之難與爾約三年無過許復合否則出矣市歲婦克盡事姑禮弟肥泣請之乃陸君卒于嘉慶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僅三十配胡氏無子有二女是年八月三日葬於豐西鄉祖墓之側庸傷君甚私諱君曰節孝先生君所撰孝子孝女孝婦傳其百卷說文經考十三卷尚書集解按六卷鄭氏義門傳志二卷先考遺事一卷愛日居筆記四卷君之歿也大與朱相國作讞辭以哀之孝弟之節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君以行為本學為末故著述之業不復詳書而特書君之行以表於石

伯祖心若府君墓表

府君初名炳字沛然後以字行遂名沛然字心若吾祖文生公之長子吾祖鑑于公之伯兄蓋在調陳壩北祀於文生公墓之西南而於潤府君幼師事王君祖修王氏自吏部公納諫以來世守石黃陶氏之法府君習之不能售於有司復師事郭進士嗣進士時以王胡之文教授於鄉里習之益不得售府君持之堅不肯為世俗文安溪李相國之門人胡公素好守溪文適督學江南得府君試文奇之以為童子中何有此老學取為郡學生時府君年四十矣自知視廣而須如戟胡公笑謂曰子之貌何不類儒者府君峻其聲曰儒者何貌孔子貌似僕矣聞者肅然郭進士修江郡志議與同事者某公不合某公以虛譽自炫者也明日府君遇於市執而數之曰昔者爾所言姑與余論諸市中乃盡破其所說某公莫能對明日引去甘泉令張公宏運將穿溝引湖遂西山而南入江所費既眾且將填墳墓田宅之當其地者里人酒權值令至府君往謁力陳不可令輒然府君隨至縣庭復爭之先是里中奸民利於此而嚇令令惑之聞府君爭當於理稍悔憐適大吏亦以為不便於民乃止府君樸誠不欺見義勇於為鄉黨畏之有口角語得府君一言即解舉為約正每朔望集民教之當是時里中鮮訟者農夫或終年不入城市宣化使者涂公按部至里見府君勤於教而民俗淳鄉獨淳謂府君曰君百里才老於鄉官屈也聞諸書父云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家年六十八安高氏生子男一蘭女一適管一清管以庶吉士改隸縣令道府君至著府君惟布衣辛勞而已孫男三待得微得微少失學不能擇友以飲博盡蕩其家遂以窮死府君手著時文稿數百篇手訂明人程墨友實川守溪思泉鶴灘諸名家文稿均存待處乃失之至於盡慕久不修從兄待舉君之追憶所知述而刊諸石以告後人

族父訓導公墓表

訓導公之曾祖茂卿公諱明選與我高大父袁鳴公為同祖兄弟祖府泰字載敬父南傑字萬士皆世讀書為名諸生公諱率祖字履安以歲貢生官望江縣訓導卒於官娶葉氏生子二長汝驥次汝龍以汝驥為兄釋祖後已而汝龍汝驥亦先公歿公叔父南吉生陣祖陣祖生汝翼至是汝翼竭力迎喪自望江歸與葉氏合葬於某原公天性純粹承祖父之學安貧守道語默動息未嘗稍溢規矩讀書外不知有嗜好著述外不知有師友居城中從學者數十人皆與友人論義疑滯未及解將之湖中當北行過市衢獨人而南行數里乃悟其心之專篤不可渝易有如此也公之兄釋祖工騎射能文章壯遊京師為康親王所知王重其才器不許假歸及歿王召公迎喪且憫其兄將及其弟公至臨兄喪即位哭極哀然不一謁王王使人導之來叩頭謝曰王之恩沒世不能忘率祖今日為兄來見王為不敬兄持兄喪而見王為不敬王請侯異日竟以板歸王歎曰南人善講秀才乃若是耶使人追贈以金扇傳諭曰有子弟入京持此扇來公再拜受之卒不見汝驥字鳳來以時文名隨月讀書樓課藝中有載者自茂卿公以文名於明萬歷天啓間至鳳來五世幾二百年祖孫父子兄弟皆讀書無一貿易者鳳來無子汝翼字民望亦無子民望始不讀書以貧投水死是可哀也民望忠厚長者特以家藏時文稿數十篇示余今亦散失矣惟載歌公所著濟園詩義皆刻木者余收藏之其他著不復可得訓導公秩事先君屢稱之惜乎未更請於先君所聞僅如是而止今公既無子孫門人鮮有存者循循稍知屬文不即此時表之恐後世遂無焉方公之迎喪入京師學中人多譽之及不謁王而歸鄉黨士大夫或唾或惜以為迂儒惟先君及族人時若以為徐孺子申屠子龍之風也其人沒其風不可沒其後絕其名不可絕用述循聞以刊諸石

范氏墓表

循祖父生三女季適范循幼時隨先子至姑家姑之翁南宮范翁壽八十夫人呂氏並存姑夫名之璠字暹池姑之子徵麟字彬文號秋帆甘泉學生娶循族父麗左公女生二子長選次金一堂四世何其盛也循自幼受業於彬文師已而南宮翁卒呂夫人繼卒越十年而姑夫暹池卒其母癯卒彬文師繼娶循族父印瞻公女數年而師卒金之妻朱卒姑母及族姊姑婦相繼卒今年金又卒四十年而四世十口盡沒念無子繼娶於沈生一女猶繼繼也哀哉先是姑夫暹池合葬南宮翁呂夫人於許莊之南彬文師葬父及妻於墓之西北隅師卒未葬至是五棺同日葬師善為歌詩每日吟詠不輟處赤貧以舌耕養父母未嘗干人性好山水值省試清晨出遊牛首山忘攜錢忍餓終日其興勃然循從師七年師授以騷賦古文年十七以詩賦受知於劉文清公師之教也三四年來屢夢見師相向而語去年秋八月間偶隱几見師隔溪立奔汗如雨遙謂曰吾病甚吾無以為家也今營所厝棺和盞欲脫更一年幾不可葬是非循之咎與是非循之咎與嘉慶丁卯十二月十三日

吳氏先塋表

黃珩橋鎮西三里田呂家巷巷南有墓而西澗水繞其左曰吳氏先塋余里中吳氏有二一從徽州來再

傳曰椿年生重光官至代州知州一從高郵來曰輔君輔君生美枝美枝生榮佐榮佐字從周少孤善事其母貿易四方以艱苦積資置田宅稱溫飽生二子長曰體仁字敬元樸素有父風次曰體倫字慎微甘泉學生是登舉從周公敬元慎微兩公左右稱從周公娶於周敬元公娶於仇慎微公娶於潘皆合葬先是椿年有厚德里人謂代州之貴所以報也周儒人以勤儉佐夫以忠厚訓子孫陸燻任卸其鄰里鄉鄰而知之者鮮其孫太學生宗贊謂余曰周儒人貧賤之已而廉知為某氏物撫然曰鄰里也萬一至吾家視此何以相對急反棖不取值鄰里妻婦者往為之償新婦貧家女衣裙不能具儒人甫見急解裙衣之不便妻婦者知婦無裙也他行事多類是嗚呼慷慨厚施有餘財者類皆能也惟以仁恕之心隨其所遇而委曲周全無絲毫已無高奇異俗之名而尺布斗粟誠誼將之惠之所及無跡可求天之報之必有與起如代州者慎微公每至書肆率檢破益不完或詩文集不著名者購歸整治之曰好藏書者以板計以名求此其所乘也余不取或竟廢矣此用意之微與周儒人之心適合知其教於家者深也太學君處其子孫忘先德之所貽思有以彰之屬其同里友人焦循書其事以表於墓

李氏兩大夫阡表

嘉慶二十有四年歲己卯皇帝萬壽詔內外大小各官得以己官品級封贈厥父母於是刑部主事甘泉李周南請贈其王考國彥考商山皆為奉直大夫請贈其王妣節婦胡請封其母凌皆為宜人凌太宜人受封後旬許以壽終是年十二月丁酉周南率妣之柩與考合窆於王考墓內屬其同年生焦循文以表之李氏其先蘇州黃花嶺人明世宗時遷揚州揚之祖曰思洲思洲生玉生玉生生長相良相字公遠娶於王繼娶於朱生三男長國寶字介藩次即國彥字美士次國士幼場公達公早卒未年三十撫兩孤並成立介藩公生五男美士公又早卒胡太宜人時年二十有八未有子以介藩公第幾子商山為子商山字芝田生二男周南皆凌太宜人出也李氏自玉生公以下皆治生有業在邵伯鎮世守之以供歲時祭祀給衣食世以忠樸誠立聞胡太宜人既後芝田公芝田公甫四歲胡憐愛之如己出芝田公事胡太宜人無間於所生已而胡太宜人以業授芝田公督責嚴芝田公承益誠既娶有子矣少有過誤胡太宜人色不懌芝田公既凌太宜人輒格立齊禮潛變所行觀色解乃亦解家世居郡城去邵伯鎮數十里歲大半居肆舍時時歸省侍養食以日所出內取與告及胡太宜人歿哀毀盡禮先是美士公葬城北法海寺旁胡太宜人以地卑溼遷城西金匱山至是合葬即今所附阡時乾隆四十一年乃以母節請旌於有司建坊入祠芝田公貌清濯愛潔好蓄書籍花卉自號曰逸亭與人接極和然不苟言笑不輕諾難貿易實以儒道行之故所居積率折閱而市井則得待以詭詐謀侵侮之芝田公默受不與校周南以公瘁病請棄業公憮然曰此業為吾祖母母兩世孤孀所遺母嗣我坐付此業且夕以先世百數十年所延戒勿墮今以悔故而棄是棄吾母也未有以易之吾奚忍乾隆六十年芝田公卒年五十二向者市井則偷益肆其謀凌太宜人寔然謂周南曰汝父不校厚也為人子漠然置之非孝也父始歿汝未第而先業遺捐非父志也周南乃赴東自言謀者不得違竟復其業母教也芝田公雖出嗣於其本生兄弟友愛殊

甚凌太宜人陸於先後仲兒垣圮厥傷人或持之禍不測芝田公憂甚趣周南營救幾被誣仲兒得無事聞者背相議曰若素好書玩花石古器皆目以為柔今重兄辱而輕子誰能如是邪仲兒無子生一女芝田公為立嗣凌太宜人撫其女出室如己女先是周南娶於陳生二男五女皆孀鼓南早卒妻何年甚少生遺腹子官保凌太宜人上承事孀姑克盡其孝下撫孀婦克盡其慈夫存則相夫以成其厚夫歿則教子以成其孝以一身介兩孀之間孝於姑而姑之節彰慈於婦而婦之節著年七十六周南成進士妻張又連舉二男宗保安保何亦苦節自安能堪其姑官保長成能讀書皆目見且生受封乃歿天之報施豈偶然哉君子曰李氏一門男仁婦貞母賢子順是可以風矣然循循見婦人無子者多不願為夫立後先業轉可付諸異族乃親胡太宜人教芝田公其愛人能之其嚴非至誠孰能與於此卒使芝田公盡瘁以守其業且以孫貴地贈及夫美士公雖早卒而名顯於世吾述芝田公凌太宜人尤感慨追慕於胡太宜人也因為之題曰李氏兩大夫阡云

殤孫家志

余少子廷紳生於乾隆壬子九月殤於乾隆乙卯六月今幼孫貴齡生於嘉慶壬戌八月殤於嘉慶乙丑六月皆生於壬死於乙亦異矣廷紳死余在外其殯處不可蹤跡貴齡殯之日即殯於莊西四畝田左側壙上哀之惜之為之銘曰

雕菰集卷二十三

先考事略

先考嘗謂循曰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讓為法吾高祖仰湖公為江都刑房吏以慈祥稱未嘗妄受一錢今西分一派人丁蕃衍皆修德所致也此缺長房承之遠於先訓子孫遂絕不可懼哉吾曾祖震鳴公行二鳴與諸弟析居既而諸弟疑其產厚索承分田補之公即如所索不校吾祖母下孀人生於饒裕幼年惟知作詩及畫既歸吾祖文生公公行五鳴諸嫂嫉孀人畜厚迫人析爨而遺以先世負債孀人盡以斂其債債時僅薄田數十畝與文生公躬耕自給並徵高壽子孫林立家業復舊時以錢穀周卹諸姪不念舊憾親戚鄉鄰至今奉為家範爾祖鑑千公嘗元且衣冠謁關聖廟路遇族中無賴子窳辱至汗毀其帽人以為必結訟公歸易帽而出明日無賴子自愧請罪公念其貧且厚給之其他可知也吾族自永樂間聚處於湖分上下兩莊今惟吾屋尚存指樓屋曰此嘉靖間物得不拆者忠厚退讓所積而留也先考諱恩字佩士妣王氏為明吏部觀濤先生諱納之元孫女王氏世以易名家傳至曾孫祖修以通儒為明經以易經授徒先考為明經外孫得聞王氏說易之法以略血病應小試一次即納粟為太學生先考幼年事父母之節循不及見然於親族中極睦孀任卸之行胞弟董幼場每慕祭必親詣而泣女兒二人長適史無子而孀為之置田以供口食次適徐早卒遺孤女教育婚嫁如已出母舅之子容若貧而無

子。飲食之五十餘年。好善樂施。予族姓親戚。有待以舉火者。死喪濟以棺斂之費。於婦孺孤子。周之尤力。乾隆三十三年。歲饑。出粟以濟。時六歲及見之。先考承祖遺田八九百畝。以施故。家漸落。不解也。貧者不能償。則還其券。佃戶貧者減其田租。有成謝姓貸稻二百石。將賣屋。昏夜至。曰。吾負債多。他人皆利子錢。惟君否。不忍負君。幸即借去。取屋值少。遲他人得矣。先考艱然曰。君奈何以祖遺宅債償。我豈過人。賣屋錢也。卒不取。家既中落。復屢值荒歲。乃稱貸於人。將如期賣田。以償適成。有喪。慨然曰。吾尚有田。賣不可使親戚無所殮。分而予之。先考性情和易。無疾言厲色。間有橫逆至。受而不報。嘗賣田。有為受田者謀。使酬以錢。而代行其誦。受田者不忍欺先考。告以實。先考曰。非伊之詐。吾故使之也。戒家人不可使某知之。恐其自愧。有牛五頭。族人賣之。又有家一團。族子給以代販。久不歸。償。先考無一疾言。待之如常。及卒。族子至。極前流涕。不能已。居家儉約。衣裘器物。與親族朋友共之。不遠未嘗往來。往往至損壞而後歸之。未嘗有難色。新置鎗。族人借而賣之。有椅十二。族人借置其家十年。已屋中轉無有也。然處之率如常。先考口不諧謔。足不履非禮之地。嘗借人渡江。風大作。舟幾覆。同舟者曰。未有方正如焦某。而沈於江者。吾輩可無恐也。有樂生者。善相人。謂先考兩目如蠶眼。法無子。越十餘年。樂生相之曰。君兩目之蠶化。為紅色。此厚德之證。當得子。已而果然。先考生於康熙壬寅正月十六日。卒於乾隆乙巳四月二十九日。年六十有四。卒之前年。自篋之。知數府。盡管取人所負之券。毀諸火。負於人者。償之。曰。不欲令子孫失忠厚之道。蓋先後所嚴。嚴正市等之券。不遺數千金云。要謝諸人。又納循生母段氏。段氏生循。循及循之弟律。徵孫廷琬。廷琬循出。廷琬徵出。循與錫皆孺生。四歲先考始卒。蓋四外始得循。循及錫。錫見孫乙。已冬十二月二十四日。與謝諸人合葬於本宅東數十步。先考於宅左。構書塾十餘間。植以翠卉。賓客至者。雖卑幼。必親加禮貌。坐與言不隘。語不及義。則正色婉言謝之。善青島家言。通郭景純諸家之學。熟於焦氏易林。策則用之。每有奇驗。先考教子弟多格言。循謹錄於左方。

昨聞談科名者。有敲門磚之說。謂不必根柢經術。但求塗飾。有司耳目。便可騙得。余為之駭甚。試思朝廷設科。非翰林不內閣。所期望於士人者。何如。乃以騙為名。不顧子孫之效之也。

曾子稱顏子。有若無。管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孟子述顏子之言云。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學。顏子者。學其虛心。又當學其立志。孔子言。虛以下人。又言。當仁不讓於師。顏子與孔子合。灌夫鄙程不識。耳語韓建。疑唐昭宗。眼語可知。處已接物。必要正大。落落不獨免為人鄙。亦且免為人疑。否則不足立名。亦不足保身。

或謂宰子何以短喪。余曰。古人居喪之禮。非如今人。今人止不衣采服。不與考試耳。於古人居喪之禮。能一年行之乎。

不伎不求。何用不減。不求易。不伎難。讀書就正有道。則宜用求。而斷絕技心。

孫禮墓郎頭名德。求與親近。不許。遂為孫禮所害。小人知慕名德。正可進而教之。蕭望之絕鄭朋。周堪絕華。皆受其害。或假韓魏公書。動蔡君謨。韓公轉為致書。關中得官。學識之。尤宜學韓之量。

魏張遜與其謀軍武周。有隙。遂見胡質。質辭以疾。遂問之。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貧。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為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遂感言。復與周平胡質之說。可為交友格言。宜三復之。

毀譽皆不可有。以二者較之。毀譽猶可不必責備賢者。蘇子瞻論賈誼之黜。緣於不結交。絳灌讀若結交。絳灌因而不黜。何以為賈誼。

文中子言止勝之要。曰。無辨。

張公藝九世同居。書忍字。余謂非也。忍則不能融化。忿蓄於內。久之將有不可忍者。父子兄弟之間。惟相通以誠。有所疑。必使釋之。令其見其心。本無忿。何容忍。或言家庭之間。宜相退讓。此亦相率而為浮偽耳。亦何能久乎。

新唐書列司空圖於京行傳。蓋本王禹偁五代史闕文。闕文稱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事梁祖。誠唐之陶元亮也。唐之詩人。當為第一。所著二十四詩品。亦當為歷來論詩者第一。爾輩好作詩。宜細讀詩品。尤宜學作詩品者之人品。

五代史載韋處為人。體敏。有口辨。後乃病瘖。又范延光傳云。初秘璵殺董溫。而取其貨。延光又殺璵。而取之。而終以貨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歐公不好二氏之說。而史書之所載。嚴切若此。

伍彼始說淮南不當反。為敗之計也。繼為畫策。為成之計也。及敗乃自上。告反。真反覆小人。以此受戮。不為枉矣。

俗稱西王母為仙人。嘗閱漢書注。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鬢然。然則西王母非仙人也。大抵清心寡慾。和平其氣。自可延年。幼年見戚姓。中有好神仙之說者。始而煉氣。吐納。既而屏妻離母。獨處山中。採松葉為食。久之。脾病吐利。而效。豈不哀哉。

世俗居喪。有逢七之禮。或詆為道家之事。余謂七日來復。為陰消陽長之候。每七日而聖死者復生。未始非孝子思親無已之心也。

周子云。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惟靈故能推物。不能推故不可為靈。物阻於天。而能盡其所不阻。人阻於慾。而不異全阻於天。則人不如物矣。

見守齋當思其貧。處貧當思不可為穿窬。

怒人之欺我。當思其平日有益我處。更思其將來豈無益我處。又思彼雖欺我。我未嘗不因此而有受益處。則怒自潛消矣。

為一善舉。而使人不可受。則厚反為薄。誠於善者。自能委曲。使施之無迹。受之無愧。如是。乃有濟。且亦可恒也。否則高舉為之。非出於沽名。即出於市恩。既不可長。人亦不信。

徐慶餘。歿。聖人言之。大抵陽善報之顯。陰善報之隱。如以沽名為善。亦以名報之。昔之稱君子者。後或不昌。稱小人者。後或繁盛。此其際微矣。

吾家世村居一衣一食皆賴牛耕。古人蜡祭迎貓。為其食田鼠。祭虎為其食田鼠。其時用人耕不用牛耕。故不聞祭牛耳。今則力田之事全賴之。果腹之物甚多何必食此。

人與我爭名。則自欲其於人。與我爭利。則自戒其於人。不矜不負。人易爭乎。人有求於我者。必我有所餘也。人有忘乎我者。亦必我有所餘也。分所餘以給人之求。敘所餘以消人之忌。胸中自然坦蕩矣。

今日為生員。不可因有司之多取而抗糧。異日為有司。不可因多取而致人之抗糧。相地之學。發於郭景純。乘生氣一言。大儒朱子。蔡子皆精之。大凡元氣清剛。直行其極。必旋繞成圓。所謂結穴處也。清氣直行。濁氣分於兩畔。則砂矣。清氣濁。故葬必當氣之旋處也。非獨地理有然。人之清氣。行於中旋而為首。其濁者分於四支。草木之清氣。直行為幹。旋處成華實。其濁者分於枝葉。凡有氣者。陽奇陰偶。無不皆然。不獨地氣而已。然必有德者。以陽遇陽。相感成吉。若無德者。以濁入清。且相混而為濁矣。如水雖澄澈。以汗泥投之。水亦變濁。為穢何吉之有。

邵子為韓子分謗。皆所以勝齊也。朋友其事。全以分謗為要。自不受過。而以過謗諸友。朋人何以堪。譬如兩友。乙有求於甲。而甲已為之居間。於甲則曰。吾本不當言。乙迫之也。於乙則曰。吾本極言。甲堅不許也。及事成。又推為德色。此不能全己之交。復不能全甲乙之交。則市交也。已有求於友。不可竭人之忠。盡人之歡。友有求於己。不可不竭己之忠。盡己之歡。

先妣謝孀人事略

先妣謝孀人生於康熙庚子正月二十九日。卒於乾隆乙巳九月初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循生母殷。孀人。生循三歲。謝孀人撫育之。至十五歲。凡十有二年。寢食未嘗離側。循幼多疾。謝孀人懷抱行。十四夜不寐。足盡腫。婢媼請代。孀人曰。先姑在日。望孫不得。臨終以是為憾。今得兒。敢委諸乃輩乎。循生於癸未。越三年丙戌。弟律生。又四年庚寅。長妹生。又二年壬辰。次妹生。甲午。弟徵生。皆與循同母。而孀人愛之。皆如己出。孀人生父諱銓。字雙南。叔父諱天齊。字觀南。邑學生。叔母虞氏無所出。養孀人為女。嫁時粧奩。及時節饋送。皆視南公主之。孀人往來兩家。備極孝敬。循幼年隨孀人之外家。稱雙南公曰五公公。稱觀南公曰六公公。兩公年八十餘。須髮皓然。一鄉皆稱有道之士。循既隨孀人飲食。起臥。孀人教以書數。口授毛詩。及古孝弟忠信故事。多置紙筆。令臨寫字。每至兩外祖家。或兩外祖至吾家。孀人令循出所書字。呈於兩公。或當前作對句。兩公率撫摩以為笑樂。孀人同母兄玉來。早歿。嫂范氏善鼓琴。多識前言往行。孀人與嫂最親厚。每歲迎之同處。時循家田園所出。頗足衣食。孀人不自逸。夕時呼循生。母共結麻。或賭錫。循為冥鏹。嫂范及甥女徐。亦往往共為之手。幼女紅口中。相論說。蓋循行循與諸弟。妹。環聽之。率以為常。甥女徐者。幼失母。孀人視如己女。長嫁於俞。已而孀人待之。終身不少衰。徐視孀人亦不異於母。孀人病時。苦骨痛。不習於席。生母殷。孀人及徐。送以手相問。二十餘日。兩腕盡腫。及卒。徐撫之。尤甚。殷孀人哭踊極哀。服非年喪。盡如禮。孀人讀書。而不作詩。曰。詩非婦人事也。嘗曰。先祖姑下孀人。最深於詩。晚年

以為戒。後世婦女宜守之勿忘。先府君好施予。或值空乏。孀人多方成之。循年十八。娶婦。孀人愛婦如女。然婦癡。偶東首。孀人切責之。曰。左尊夫所居。何為僧之。立命改正。和陸之中。而嚴肅如此。循生子虎兒。孀人抱持之。如抱循卒之夕。呼婦抱孫。至榻前。撫孫之手。曰。何冷如是。慈惠之性。至死不變。蓋泣涕終身而不能報。

先妣殷孀人事略

吾母殷太孀人。以乾隆甲戌。事我府君。時我適母謝孀人。年三十有四矣。先是吾祖鑑千公卒。服既除。謝孀人謂吾府君曰。翁之喪。無孫成服。吾之咎也。亟求宜子者。納之。府君未果。行至是。復謂府君曰。姑年六十。忍令不抱孫乎。遂聘吾母。兼納陳。陳性慈多詐。嫉吾母。且夜搆毀。或以去。諷吾母。母曰。不可。婦人從一。吾去焉。歸。或勸府君謝孀人。遂去。陳母又請曰。不可。留我去。人將謂我何。我姑避之。宅西北半里許。有范庄者。佃客所聚也。有茅屋。母與兩孀孀居之。悉屏首飾。鮮衣習為田事。凡耕耨刈獲之術。盡諳其利病。而能其勞。粹謝孀人益重。吾母之賢。與迎歸。明年生女。未幾。孀人遂生不孝。循及弟律。徵。姑夫范之。每稱道兩孀人事。循聞之也。謝孀人撫循等如己出。乃以家事盡委吾母。曰。吾為君撫子。君為我理家。戒僕婢。凡米鹽酒食之議。此後無問我。殷太孀人既理家事。法度井然。然雖細務。必請於謝孀人。而後行。既行。必告未嘗自專。乾隆癸卯。春。謝孀人病。時臥牀。兩月餘。吾母侍疾。謹謝孀人命。小婢啓。出。敘衫服。語吾母曰。此先翁姑給我。使為婦也。今授君。吾母泣涕受之。親湯藥。掖持不輟。已而謝孀人病愈。於是親族間有嘉禮。延謝孀人。其其事者。皆令吾母代之。越二年。乙巳四月。吾府君卒。謝孀人傷之。致疾。至九月亦卒。病中脊骨苦痛。吾母以兩手承之。月餘。腕腫若瓠。謝孀人以手撫吾母之頤。曰。向者吾女。死。深自痛惜。今即在焉。能如君。既卒。吾母以所受。敘若衫。命循等用以斂。蓋納於棺。曰。昔重遠孀人意。姑受耳。非我意也。今仍歸諸孀人。徒跣痛哭。髮戴戴。不異孀人之事。舅姑。一時以為善。嘉慶乙丑十月初四日。吾母殷太孀人卒。去謝孀人卒後二十年。年亦六十有六。先是吾祖母王孀人。亦年六十六而卒。王孀人性嚴恪。治家有法。謝孀人和柔溫惠。咸驚懷之。吾母誠以待人。禮以待己。府君棄世之後。食貧茹苦。以勤儉率諸婦。非其道。雖一絲一粟。循循等不安。受愛護。子孫若珍寶。惟讀書督之最嚴。憤楚。不恤。培黃。其父失教。以虛飾誤之。深以為恨。病中課其作文。猶切切也。吾母以夏四月病。至九月。復坐起。謂循等曰。先君以軍迎我。先孀人念我。我亦念之。今將去矣。又二十日。乃終。是年十二月初六日。附葬於府君謝孀人合窆之穴。

揀選知縣李君濱石事狀

李鍾泗字濱石。其先淮安人。父世璣。號紫峯。精李虛中之術。賣卜揚州市。遂為甘泉人。紫峯多隱德。嘗曰。吾生子宜有與者。及生濱石。而紫峯卒。濱石兄鍾源。字嵩泉。承父業。日得錢以養老母。及幼弟濱石。因得讀書。師事同邑黃先生。依黃先生名。今以進士官山。東縣令者。也。時為諸生。館於溧濱石往附學。值歲饑。米貴。終日或不得食。每歸。飯餐兩麥餅。即往。忍饑苦學。嵩泉聞之。令改業習負販。曰。弟庶幾得飽食。

乃投棧門橋市口洋貨鋪中甫入之次日誤觸玻璃盤碎大窘或曰爾寡人何以償此適主至熟視之曰君固從書房中來乎曰然曰讀書好事何故而習此業濱石泣語以故且告以能屬文家有老母兄一人竭力以養苦不足思改業以助兄或者老母可日得一再抱耳主人愴然良久謂之曰姑居我家為我司筆墨事可不廢書居數日黃先生過市見濱石呼之曰何月餘不入塾中語以故黃先生曰吾以汝別從他人學固若此奈何不我訴即攜去衣食之明年入學為生員益自刻苦用是學日進與江都黃春谷為性命交以文藝相磨切時稱黃李春谷名承吉庚午解元乙丑進士時為諸生負才氣英傑偶落第偶濱石謙遜和藹善下人學者多樂與之交每詩文之會率邀之濱石無不應或一日兼赴至則走筆成千言無率語然教自守未嘗隨人可否間議論有不當於義直言正之不少顧忌友朋間服其直而益樂親其人嘉慶辛酉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丁母憂服除入京師揀選知縣歲己巳卒於京邸年三十九濱石於經長於左氏春秋工為歌詩及賦頌雜文空所依傍而不意於則善飲酒不拒不說三爵之後笑語益溫未嘗至於沈湎故每有謔集非濱石不歡天性善記或示以文似未深閱然久之數讀不遺一字乾隆壬子秋莫太史椿舉於鄉實未豫以文示人而同人已有其稿蓋吳嘗口向人誦而濱石適耳之榜後默憶著錄僅異同十數言其類異類此循與李君周南皆與濱石為同年生李君以書屬濱石子知濱石深今適當修縣志奈何不編次其本末以乞於大人先生或賴以不朽循不敢辭謹狀如右

書謝少宰遺事

謝金剛少宰督學江蘇者二乾隆丁酉值拔貢歲少宰按部至揚州遴選極精慎之慮於江都得汪中容甫於興化得顧九苞文子二君以經學重揚州之士知屏俗學咀茹六經自少宰得二君始也於泰州得陳發理堂於儀徵得江德量成嘉程贊和中之於高郵得宋綿初守端於甘泉得郭均職民於寶應得劉玉麟又徐皆升高能賦作器能銘自有選拔以來未有此盛初高郵擬拔李惇孝臣孝臣通三禮之學善天文律算其名與容甫並稱適買田祖稻孫卒於旅寓稻孫者高郵老儒深於治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稻孫貧不能斂才亦貧為乞諸同人助以成殯遂不及與選拔之試乃選宋君孝臣經學醇儒篤於行誼少宰重之尤在是容甫素放言好臧否人少宰獨服其學以汪惡職命司職者俟汪遠始發聲又薦其才於兩淮總使已入其署中矣適少宰月課書院諸生徒彙使以不與課語汪汪志振袖去明日彙使晤少宰告以故少宰正色曰子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則子於容甫北面矣子何敢令容甫課容甫聞之為泣下也少宰以乙卯及四月卒於京邸多十一月喪歸墓銘行狀世大人先生自詳說之其遺事僅著於揚州者或未備知謹書以附諸後

書王慈亭事

余之識王君十年矣王君以甲辰四月卒偶檢舊篋得向所撰王君事略最囑過半庚子秋聞筆也苦况且瑣又悲王君事無以傳乃志之以俟采風者之錄王君名聯字慈亭秦州人善詩古文精制藝臨於席乾隆庚子科借友人沈應郵試金陵沈病喉欲歸時去試期僅五六日病者貧甚勢又將死王君獨慷慨

送之至龍潭宿於客邸沈病益亟呼有鬼命王伴之臥其口中臭腐觸鼻王君自若中夜起沈坐肩輿中不自持君步行以背衛之於兩扇之間未幾沈斃於路與者欲散君以義感之始得殯於丹徒之某寺中余讀新唐書見張道源送其友屍歸史臣躋諸忠義之列如王君者又豈多讓耶明日沈之弟來求王君不可見他日有以此事問王君者王君曰我無之也君嘗買一僮僕每泣詢之曰吾安慶人思父母耳王君為求得其親族歸之至今諱厚德事莫不舉王君云

書裔列婦事

楊升菴作孝烈婦唐貴梅傳歸熙甫書張貞女事皆不憚刺刺言之夫貴梅以府官毛旺受賊不獲害而傳於升菴之文張貞女以張副使邱評事得貽將寢其事以熙甫之爭得自裔烈婦死事與張唐前後若合符節非逢盛世有賢太守為之理而請旌於朝一時紳士建祠祀之以視貴梅之遇毛旺張貞女之遇張副使邱評事不幸何啻霄壤向嘗覽輯府詳志傳詩文為一卷亦云備矣然傳聞之詳略異同恐後之人惑之也復為書其事吾鄉黃莊橋之裔姓為望族源溯湖而居曰裔莊無他族家獨貧父病將死亟覓培為媒誤許西門孫大成時年二十一終喪年二十四康熙辛丑冬十月適孫煤云孫銀鋪實則磨豆乳為業姑魏有女二人長適陳爾德次適凌九齡爾德迎父極江西九齡父以婦不安於室控縣存案於是二女居母家有縣吏楊松萬及孫成武與其母子通魏漸呼娥出娥局戶自守明年正月呼益迫乃告夫約俱死碎鏡及梳具示不復為人十三日夜夫婦甫寢鄰婦覺救之不得死二月歸而哭訴於母並告兄援拯但言有外人往來言之不明中夜持母杖泣臨去檢母篋中青白線各一線曰兒必不玷辱祖宗是為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初三日成武殺萬相繼來宿十日不去十七日夜魏迫呼娥出娥不應魏惡罵之不應諸淫淫裸而譏窗下娥乃用青白線合上下裏衣縫綴至足更以青白線縊而死線斷墜地魏覺不救惟以婦縊駭客去盡有其裝物以病死聞其母娥之舅祖郭進士嗣齡曰母老嫗兒皆鄉愚惟鄰人悉其慘嘉其烈平日以母家遠每遇非禮必泣拜鄰謂將來務作證以自告潔江都黃淵曰娥死鄰人鄰人塗之人皆奔走太息號泣拜屍下或語侵魏魏反脣焉眾激而譁俄集數千百人懇諸府知府曲阜孔公繼親親之獄成創諸淫如令設具親祭於柩前葬平山堂之右岡樹坊曰清白銘心撫軍吳公聞之給扁曰捐軀明志初娥死大成自刎不殊魏匿箱籠什物寄金龜生家嗚坊報縣言娥精銀四錢將買布為大成索去買豆以致自縊江都令不能察會衆鳴於府府飭儀徵令檢驗知娥事情實乃駭振送供出凌姓休歸弔閱縣卷如所供孫家僱工名二子者亦供男女曖昧本末坊差又獲孫成武於金龜生家魏氏等不能諱獄乃具余聞諸振遠曰楊松萬縣吏也故縣庇之府終以裸謀為緩萬諱僅科以杖不罪其強逼也哀哉然太守謙語云人非甚不得已孰肯輕棄其生黃淵為碣文云烈婦之縊諸淫逼之諸淫之逼姑曠之夫非曠之逼之亦何不得已之有儀徵方石川先生表其墓云諸淫伺大成他往謀誘窗下而府詳則云是日大成與裔氏同處成武等自無容辱之事因姦威逼之條自難向孫成武等比擬嗚乎大成在室其母雖淫能呼其婦出乎孔公賢太守也而庇一縣吏吾為之惜矣乾隆丁未間有伶人朱三

者縱其妻淫呼婦迫汗之婦不肯卒以刃殺諸雪中時有爲之說者又賂父母家官乃不理吾友汪晉
 善作傲以討之亦撰樂府辭歌詠其事惜不能如升菴照甫之文足以傳婦雪婦用是思孔公之賢又
 何可多得也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先是原姑父坤元姑與母居樞
 年十九縣匪張五者屬唐士方張勝林強委禽父不肯而許北門楊姓五乃率其徒沈文英周高謀於門
 麗女嘗私與之盟姑聞大泣是夜縊死辛酉九月二十日事也議者引鄉曲愚民隨口斥辱之例欲寬五
 之罪撫軍不許曰姑而謀妾既而誣辱於門當用死律卒議議而姑請旌或曰五縣隸也諱爲農工欲寬
 者得毋以隸故耶余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振遠與余爲中表親其年九十餘買魚市中乾隆乙未夏六
 月縣隸陳猴者誣振遠抗魚稅繫其子辱之致其子投水死邑令王某亦以隸故不欲明其事給棺錢管
 責而已振遠遂傷痛至於死去歲死時五十三年

曹江都兩生

乾隆辛丑壬寅之間余宿西門外都天廟中有爲僧司酒壚而夜讀書者叩之爲徐姓西南鄉董家老壚
 人寺僧曰其家故農不欲其爲儒而困苦之故逃於此志儒不肯易也奇之戊申冬十一月吾友顧超宗
 病歿於郡城徐來佐殮事引一人至曰此周生素慕顧君爲人生未獲一見今聞其歿來與屍晤兩人遂
 與屍共臥一宿而去時徐與周同讀書都天廟中頗不爲世俗學明年同人學爲生員徐以妹妻周其氣
 誼甚相得然不合則爭爭而至於鬻鬻之不已至於相毆流血旁人莫能解也兩生皆好古而性類徐與
 費承吉應鄉試省中黃偶論算學徐不能答明日入場繳白卷出疾趨市中購算學書歸習之一年舉昔
 所論者贊之而黃已忘前事矣周生爲三禮學甚專所著書草稿尺許每戴破帽布衫不繫帶攜其書行
 市中見者以爲狂徐素患心疾每且服牛肉醫以地黃治之大劑又投以人參硫黃遂死徐既死周益狂
 每而斥人行市中無有與語者生亦不屑與人語也已而亦死各書數千卷至是皆散失悲哉徐名復
 字心仲周名室輔字維周兩生死如兩生之狂且癡者稀矣然而兩生死求其致我於質學中務有得於
 己而不干於人又不禁太息於兩生之癡而狂也

善家奴陶裕婦杜氏與張芝塘

余家奴陶裕娶於杜十年而裕死里俗夫死妻自度不能守者則葬時不詣墓所裕葬杜不往哭亦不甚
 哀衆人方疑之時裕父榮及幼子福以余家中落忽聽去惟杜存先母謝孀人憐之恐其將他適人也呼
 令依母家杜氏泣涕抱其孤叩頭再拜去時其父已歿與母共起居母死則依其寡姊而嚴若鐵心冷若
 冰數十年未嘗苟笑撫其子爲之娶婦今有孫矣竟不嫁先母殷勤人問其葬時何以不往杜曰其
 時天冷又半夜若往送置孤子於何處是時惟知夫死則孤子爲重其嫁不嫁原無關於送不送也先母
 重其節每來或家人善視之然杜至則執僕婦之役如舊時先嫡母謝孀人病來侍疾數日夜不睡凡有
 事無不來任其勞苦先是福病瘵死榮老病死杜皆葬之以禮榮父斌及母妻久未葬至是並深葬台榭
 竭力累土哀然成墳歲時寒食親煮羹飯紙錢拜其家誠敬不輟杜氏性謹願誠樣嫁時才十八隨夫

居余家服酒掃盥洗之役教備極質人多笑之其夫或有過當責杜則泣涕請代受杖謂夫質弱不能勝
 也裕歿於乾隆乙未年時杜氏年二十七今現年五十九歲已守節三十二年可謂入碑石伏乞察核

離菰集卷二十四

告先聖先師文

循家三世習易循幼秉父教令從十翼求經然弱冠已前第執趙宋人說二十歲從事於王弼韓康伯注
 二十五歲後進而求諸漢魏研究於鄭馬荀虞諸家者凡十五年四十一始盡屏衆說一空已見專以
 十翼與上下兩經思其參互融合脈絡緯度凡五年三易其稿四十五歲時三月八日病寒十八日皆絕
 至二十四日復甦妻子啼泣戚友暗問一無所知惟雜卦傳一篇眼脹於心既甦默思此傳實爲贊易至
 精至要之處二千年說易之人置之不論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於此經所以皆督
 之中開闢其心陰示厥意於是科第仕宦之心盡廢不懼寒暑不與世酬接甫於參伍錯綜中引申觸類
 悟得易之所以爲通數以往來旁通成天地之能定萬物之命盡改舊稿著爲三書一曰通釋二曰圖略
 三曰章句諸書散比備擬歸案之三年稍識其指隨加增損塗乙既益更寫清本去年悟得時字利字
 之義不覺煩復自三月以來未出村中將前此所脫之稿重加刪改則又十去六七循幸生聖世沐享大
 平自科才薄不勝薄書惟鈍而好思不苦艱甚庶幾闡明此經上報君父精耗神敝不敢自惜特循年已
 五十脾病時發每一冥索僅及五六神氣遂竭聖學無窮英賢踵出循惟倡其先精之又精俟之後人陳
 疏說夢某不敢托布算之法一策未安必更端復起參兩倚數之書亦宜如是非敢爭名故自立異經異

昭明不任景響不涉外術循所深願謹告先聖先師伏惟鑒之

代誌經精舍祭許祭酒鄭司農文

唯兩君淵源先聖總纂羣英萬物咸覩六藝達明書師斷合鄉壁說更三芥之旨固乎晦旨許君正之右訓用宏師習說諸各持以爭既寡遠至孰與粹精鄭君定之經義以平聖朝崇學文德風行東南之士兩君是程唯守臣某湖山肇祀肅我諸生天子命之備物薦誠典儀永式雅樂和鳴君其昭格以助化成

祭故陳運使司農園鹿公文

嗚呼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惟公之懿功良德豐上勤重國下惠商工窮操冰鑑化協金鑄矯矯程程和而不同其在先世宏莊倉登俠著東林亭彰北海體須芝茹揚光發采瑰奇之概天鍾秀靈淹淹六藝明貫諸經甫官鄉校繼宰邑廷河汾之側士謹民安自北徂南洩臨江浙天子命之來司臬臬布乃公誠愷其直節彌丁電賈懼怍躍悅清儉之風侯冰侯雪惟茲講院建立有年自公之來振意扶頹延師論學拯其之偏嚴其獎罰生我之度鼓我壯志蘇我過愆給我薪火安我誦茲閱我器識恬我性天我功賴課我守賴堅我粥公粥我饋公饋我非木石能無感焉嗚呼哀哉長松春橋德星晨流三年未遠頓反於幽香杏之神將何以求哲人往矣我心悠悠敢履公廷率我同儕我哀聊洩公其鑒不

祭故御史馮孟亭先生文

昔之君子仕優則學卻卿守惇文字獎擢邦家之光以啓後覺不朽有三昭於河岳惟公德崇英華鴻卓寰宇良玉表稱重較世德相承繩科連拾尺五深嚴宣公早入采播瀛海春生符符歲次丙子掄才南國一過郊羣遂空冀北江淮之士迄今生色旋入南臺鐵冠司直以母之憂哀毀去職遂謝簪纓益親楮墨閉戶著書開蒙解惑與古為徒維士之則公之季君為講院師我漸私淑宮牆莫與講公之書公教以垂玉溪朋黨公雪其饑浮華無行正論則持綠綺綺靡其惟試詩披文相質何為易之夏侯嚴陽經傳父子袖書石室世為太史鹽澤之味揚於河水我酌其流懷源之美嗚呼哀哉南瞻橋李海風吹愁昔年柳折太息風流哲人萎矣使我心髮木山在篋寂寥隱邱率我同門生芻一束乘彼江流來越之曲矢我感誠以為公告

祭外舅阮太學文

嗚呼哀哉懿公之年壽徵於蓋公之精神如水如鐵公年十五遊於山左策馬華不長呼幘墮二十歸里門寂如水淵跡魚鱗大隱於市間有公言歸館不設為公之飯俸廉可撤有旨酒行我嘉賓我有蘭言益爾智神發以風簾人挹陽春渾爾形骸相見以真循生無狀公獨子珍品以馳黃重以昏烟魚之教基巾食貧歲維乙巳我丁鞠凶哀哀苦由或我粵魯遺我良謀惟善之從十年離葛托以青松年來聞口千里客蹤前趨青鏡維暮之冬送我湖濱絮語從容一載來歸公笑攜筇詢以舊事感慨悵悵旅雁背鳴我及南征琴書契闊魂夢紆縈頓有伴來凶計驚聞悠悠越水冥冥夜台鶴鳴朝翔鵲鳴夜哀須眉遠矣使我心摧且聞伴言尤可悼痛弱孫難齡黎藿素弄蒿里方歌黃鳥又觸幻影無端浮瀛一夢嗚呼哀哉

謹以樽酒佐以山肴遙望甘泉惟靈之求竹風增感涕雨成秋悲憤少洩惟公鑒不

哀程一亭文有序

嘉慶元年歲丙辰循客於越聞吾友程一亭文學以五月初十日病歿愴然不能食累日為文以哀之蘭蕙之樹芳而易靡人世別離莫如生死與君結交十年於此雲蓋三更普簡半里如彼春風揭於朝止南船北嘯騙我以行陟彼崔嵬嗟我懷人去年魯道客遺雙鱗登姑喜拔尺蠖初伸歸來晤君君方抱戚寶瑟新低遺衣在壁藥白秋寒繩牀夜寂更有重鳥苗而不秀竹馬焚灰瓦棺瘞困三拜方歸百髮成蓬誰道斯懷乃伊以疚心共詩歐人如鶴瘦朔風長冽送我於南陽神靈立言笑猶其凄凄別緒墨墨深譚蕪城春遠越水烟舍凶喪忽訃疑信豈參嗚呼已矣昌谷終埋江東誰識銷葉塵封束編蠹蝕室有孤雛豈甘就食夜靜呱呱呼耶不待八口之家餘此弱息屈指幾時說之心蓋若有兄弟風雨情傷撫君之子以應以賦君多素友永矢弗忘道書校梓維嘉之揚生猶野馬命若燐光有形必滅何資短長文章不朽道德恆昌雖天亦壽縱死不亡以為君慰翹首蒼蒼

汪母李安人哀辭有序

嘉慶庚申四月朔吾友汪飲泉以母夫人之喪計於循且告曰先母辛苦一生絕無能傳之者恐為文勿為應酬之作成且不朽嗚呼循何人哉鳥足以傳安人夫飲泉所謂無能傳之者所以傳母夫人者至矣循復何言夫其情哀矣因飲泉之哀而哀即緣飲泉之所述而流嗚呼循復何言其辭曰

彩粉易彰太素鮮識才無能言維婦之職行無能宜乃婦之德女有遠聲匪家之則昔年羅綺今日食貧歷境自易立德恆春操乃井臼絮乃繁纈已安於素人覺其辛道彼兩陔厥草油油黷黷者子載泣載狀承明金馬將誰其流揚名顯親抑又何憂吁嗟乎爾本春傷松欒夜落寒風吹衣衣中絮薄謂母我縫拾呼誰謂嗚呼蒼天哀何時卻

謝景張哀辭有序

嗚呼子去年病爾不解帶而臥者十餘日歸於神示願捐壽以益予已而子活越一年爾死則誠以爾之牛易子之死耶爾病呼子子竟不能以爾所損之壽復還爾又不能通黃帝岐伯之旨以活爾嗚呼予負爾也嗚甲子爾始從子遊見子知算而私學之不十日九章三角之術明子每作算令爾布棋設策罔或差也見子說經而私學之不一年漢唐同異之派明子每注經令爾旁蒐博采罔或遺也爾故善書子告以波磔之法乃舍唐而學晉爾故習時文子告以八股之體乃棄時俗而趨先正爾性誠篤不好鮮衣酒食惟書史日親居子書塾中去家半里數月不顧其妻子子自授徒以來信而從視子若父者惟爾一人子以為子之學將來賴爾以延子所著書將來可付爾不致消歸於冥漠間也而爾竟死矣爾名文英年二十有六辭曰

信鬼神之司命兮必福善而禍淫至性如子兮奚有鑿於厥心嗚呼昔之日兄子病革子舍命以求醫兮果賜神而喪魄將視骨肉若路人兮轉福壽而安全將蔑長上之死而不顧兮乃克享夫大年叩阿壁以冥

叩今孰能以其終嗚乎嗚呼吾知之矣顏短命今再疾惡安國暨輔嗣今不三十而凋落古聖人與賢人兮德豈不孚於冥哉惟乘賦之有窮兮匪鬼神之用削既爾宗之不振兮亦吾命之多薄洵芝草之難長兮抑醴泉之易涸悵樸學之不觀兮尚何嗜之克樂嘆曰黃昏寂寂風滿帷兮書策塵封人何之兮雞窗夢醒惟爾思兮燈闌日落魂歸來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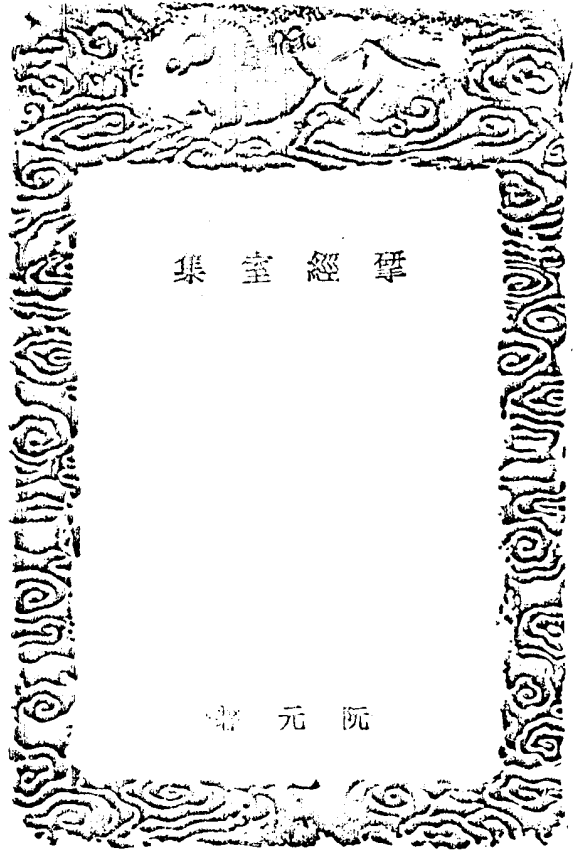
祭黃氏妹文

嘉慶己卯春二月乙丑循以清酌庶羞告於黃氏妹之靈曰嗚乎日丁卯之冬迎爾棺歸厝於此蓋十有二年矣余以衰病不復遠出踰伏於家著書度日每當風雨初晴夕陽明樹輒步村西徘徊於墓幽明雖間笑言如晤本擬結一草庵永遠守護絲爾之夫培自爾歿世以來尚未再娶因此遲遲踟躕顧去年秋月爾夫培以病物故於焦山之僧舍爾之小叔篤仁孝之情申友于之愛既返兄棺復迎嫂骨擇於月之五日合葬爾夫婦於雷塘祖塋先一日來啓爾棺嗚乎爾隨夫之日自此得以永終而余離別之感轉莫能自遣矣憶爾生於庚寅八年八月父母以長姊初孀謂爾再世爾之幼也天資明慧爾之長也性情柔惠其在室也吾親憐之其既嫁也爾姑賢之食貧茹苦爾意安之特以意外之譏突來虺易吾母既因爾而沈河爾遂亦因母而殞爾死之後詭人之族世濟其凶猶肆妄言乘爾荒蕪余時深慟徧告於里中大人先生與兩弟迎爾而歸然而生死從夫爾之志也爾小叔云時在金陵嫂忽入夢絮語依依如嗟如痛明日則兄信來病方知重則爾一日不忘夫之心於此可見矣醜爾之身死幾夕其子既惡疾短年其婦亦生歸兄室天網恢恢餘殃惡積想爾已知之則爾亦可伸眉於地下矣而今而後魂棲黃氏之塋終作黃家之鬼勉進一卮怡然而逝

邵太宜人誄辭

邵太宜人太學生蔡陳阮君室也生三男二女長常生出嗣宮保善菴先生次蔭捷次蔭惠蔭惠為從伯父佩玉後嘉慶丁丑夏四月二十八日宜人以疾終於內寢春秋五十有七常生時官戶部四川司主事在京師聞赴奔歸乞余為文余誦為至戚悉宜人勤儉之德因次敘行事以為之誄其辭曰博陵舊族適於陳留懿範幼習婦德日怡和若青春潔如嚴秋靜以義立動與禮游嗚乎哀哉始歸君子家道食貧木菴蕭席集藝之辛貧春舉案亦備其勤既勤既儉既解其屯沒裕厥境弗逸其身嗚乎哀哉君子子役悠悠十年誰持門戶宜人有焉惟兒暨女相隨以肩課兒以讀春誦夏弦教女以德婦功婦言雞鳴而起德嫻於眠固必親督計口為節盤盞尚未酒掃以先藏羅於市旅吹於田井井蠶蠶各凍無喧日之夕矣一家安妥籌燈於室女右兒左已獨不安戶必親鎖避爾井窻勿胎水火可以梁肉疏糲餐之可以雜綺裝布衍之可以逸樂勞瘁單之君子素疾樂節安之久而無倦未或難之身有沈疴轉白寬之心之憂矣德之厚也嗚乎哀哉爰有婦相與依倚去年秋月如病而死宜人傷之哀思不已春正月吉人方慶喜思之不見大慟幾頓先後之情親愛如此葬期之日余婦歸邵宜人方疾就斃於城開余婦歸趣歸而迎風雨連朝乃過其行婦不克俟遂隔幽冥四月三日余往視疾經脈雖虛形神尚實行步如常

語音未失自云惟它惟食之靈一月未周傷哉乃卒嗟嗟宜人其勤可師嗟嗟宜人其儉可思嗟嗟宜人其德可知余為世告以作此辭



學經室集自序

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于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者甚鮮。是不得稱之爲文也。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授兒子輩重編寫之。分爲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于賈邢義疏。已云僭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八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五卷。凡出于四庫書史子兩途者。皆屬之。言之無文。惟紀其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謂文者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共四十卷。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擬此有作。各以類綴也。室名學經者。余幼學以經爲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道光三年歲在癸未阮元識

集室經學

阮元

學經室一集卷一目錄

-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 釋易象旨
- 釋易象意
- 釋心
- 釋解
- 釋幣
- 釋蓋
- 釋且
- 釋蔽
- 釋郵表囑
- 釋頌
- 釋矢

釋順

釋達

釋門

釋釋訓

釋相

卷二

擬國史儒林傳序

太極乾坤說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舛誤考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曾子十篇注釋序

孝經解

論語解

論語一貫說

大學格物說

卷三

明堂論

卷四

禹貢東陵考

毛詩王欲玉汝解

引書說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說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進退維谷解

卷五

古戰圖考

七圖考

學經室一集 目錄

二

銅和考

壁漢考

棟梁考

古劍鑲臘圖考

鐘枚說

脚字瓦拓本跋

與程易時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王伯中經義述聞序

王伯中經傳釋詞序

焦氏雕菴樓易學序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考工記車制圖解下

卷七

論語論仁論

卷八

孟子論仁論

卷九

性命古訓 附感儀說

卷十

石刻孝經論語記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胡拙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學經室一集 目錄

三

五

張泉文儀禮圖序

王質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春秋公羊通義序

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孔檢討大戴禮記補注序

焦里堂羣經宮室圖序

與臧拜經書

與洪筠軒論三朝記書

卷十二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十三

浙江圖考上

卷十三 浙江圖考中

卷十四 浙江圖考下

學經室一集卷一

學經室一集卷一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

庖犧氏未有文字。始畫八卦。然非盡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傳乎畫之繼。其意若指此或連或斷之畫。以為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其言遂以音傳之。曰此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坎則傳為嗚音之言。巽則傳為唇音之言。而坎巽等字尚未造也。至黃帝時始有文字。後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讀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畫。而庖犧八卦命名之意。傳乎其中矣。故六書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無以生六書。非六書無以傳庖犧之意與書。故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此也。書乃六書之書。傳曰易之為書也。亦謂籀篆之著簡策。非如今紙印之書也。易傳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焉以盡其言。此即許叔重所謂庖犧氏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神農結繩。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以文以察也。書契取于犬。是必先有犬卦。而後有犬意。先有犬意。而後有犬言。先有犬言。而後有犬書。先有犬書。而後有犬辭也。以此推之。後世之言語文字。皆出于易卦也。

釋易象音

周易象之為音。今俗皆讀圓之去聲。與古音有異。古音當讀若弛。音近于才。亦與齋字音近。故繫辭傳曰。

象者材也。此乃古音訓相兼。是象音必與才音同部。材字之才。與象字皆在段氏古音第一部。由之哈止海志代。轉而為十五部脂微齊皆灰。又轉為十六部之支佳紙蟹質卦陌麥昔錫。若讀今音通貫切如劉璣之訓斷。則在十四部。與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訓之哉。且此非徒孔子之言也。毛詩亦有之矣。廣雅說文玉篇。亦皆證之矣。按說文。象篆二字之注。後人亂之。今本篆。象走也。當云。象家走也。讀若弛。後之淺人。疑弛字之音與象不合。故仍系象字下。竟妄以家走也。四子。系象字之下。而又刪去挽字。玉篇引說文。象家走也。案。今本玉篇。誤說為悅。悅文說解也。據古之脫字。與雅訓象家走。可證。釋言曰。象。挽也。與說文玉篇正合。挽字从兌。兌與象聲相近。故象篆二字因錯失互滯。凡从二字偏旁得聲之字。皆消矣。然則象篆二字分別。在多寡一畫之間。象之音當若何。曰此字乃通貫切。家也。音近絲。凡緣象篆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象字音近材近遠。凡緣象篆等字皆从之。有緣飾隆起之意。詩大雅。蘇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泚夷駉矣。維其喙矣。兌象駉。同部。皆十五部之入聲。均由弟一部之才聲轉入。弛。施地等字。从也。得聲也。古讀若沱。為第十七部之歌戈段氏云。也聲在十七部。然考地字。周秦人亦入於十六部。如莊子。接輿歌。禍重如地。莫之知避。以此推之。則凡从也聲之字。皆與支佳同部矣。儀禮喪大記。椽衣。鄭注云。字或作稅。即雜記之稅衣。椽衣。當从象。與兌同部也。若从象聲讀通貫切。則在十四部韻。不合矣。由詩之兌象和韻觀之。更可見。廣雅玉篇。挽字之古。惟其挽為象訓。更可證兌駉同部相韻之。迹之據。斷不與通貫切之字相涉。由此知通貫切本象字之音。今互相誤也。此乃詩大雅及孔子之音。一繞屋存。豈可依劉璣訓斷之誤音耶。又按段君懋堂說文注。疑及緣象二字當从家。此灼見五十四部之不能通合。而未知今說文之讀若弛為家走挽下之音。所以餘字尚輾轉不已。而誤以詩經之喙為合韻也。象篆形近。秦漢間象篆已不分矣。所以說文家部云。今世字誤。目家為象。目處為家。何以明之。為喙。琢从家。皆取其聲。目是明之。此許氏說。自漢目後。又誤寫。莫之是正。今正之。當云。今世字誤。以家為象。以象為家。何以明之。為喙。琢从家。皆取其聲。以是明之。此秦漢間象篆久訛之證也。此象喙等字。漢以後并訛其音之證也。今人讀从兌之脫字。俗音已訛入十四部。此象音亦相牽而訛之證也。

釋易象意

象之為音。既據繫辭大雅定之矣。然則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訓究如何。曰此但當以象字為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即在其中。即如蠲字。如蠲與不加蠲無異也。方言曰。蠲。分也。蠲。尚訓為分。則象字本訓為分可知也。家。撥即分也。此即孔子之所以訓象為材也。材。即財成天地之道之財。亦即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寫化而裁之之裁。方謂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即裁也。財亦裁也。否則貨財之財。安可曰財成天地邪。孔子所訓之材。言用此象辭說卦象而分之也。且說从兌。兌與象同意。兌者最先之字。說者後造之字。即謂象為說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則受者效也之意。于此

曰言聲之遠聞也。聲字與響字音義相近。漢人每相假借。故漢衡方碑。亦借聲為響矣。海鹽吳東發云。衡方碑

如虛懸然。其義猶在設字。聲乃假借耳。猶史記所言晉增之義。魯嬰齊聲伯。聲伯之母不聘。聲姜不

以爲如。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左成丁然則聲伯必是隨母生長于外。所以幸證曰聲。又齊侯晏魯顏懿

姬。無子。其姪聲伯。生光。杜注云。顏懿姬之謚聲。必亦育于母隨姓家之故。故以母姓爲名而謚曰聲。左成丁

與嬰齊聲伯同例。而隱公母謚聲伯。公夫人聲姜。齊靈公母聲孟子。皆同此例矣。詩叔于田。抑聲控忌。毛

傳曰。聘馬曰聲。元謂聲即聘之音。近假借字。蓋粵設同韻。說文所以讀聲若聲也。若離聘而別求其訓。則

誤矣。前雅各條。此專訓詩小雅。今詩作井聲者。異同字。非聲專無所不可。但爲聲在音不在字也。故毛傳皆據前雅

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郭璞注未詳。今學者皆以蓋割同聲假借。引鄭康成禮記經衣注。明之。則郭所未詳

者。明矣。元更謂蓋。易。蓋。末。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鏹。鏹無蓋

蓋。即害字之借。言鏹無害也。偽傳云。使鏹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害字與蓋音義最近。詩生民

曰。無蓋無害。釋名曰。害。割也。書。鏹。典。洪水方割。大誥。天降割之。類皆害字之借也。害字與蓋字亦近。爾雅

此始又如此。既。訓。終。王懷祖給事謂元曰。詩言終風且暴。終和且平。終溫且惠。終皆當訓既。言既風且暴

也。鄭箋訓終風爲終日風。此說文生。謂爾雅。元爲之加證曰。終即既。既。終也。且。始也。詩鄭風溱洧。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既。且。即終始之誼。且讀爲平聲。與乎乎字爲韻。且往觀乎之且。即蒙上既。且。爲言。愈見

修辭之善。漢張選碑。爰既。且。于君。文例可與此相證也。爾雅人以既。且。爲聲字之分。疑

始。始有艸創之誼。即爲粗略之誼。說文。粗。疏也。粗。且。得聲得誼。且。又與鹽通借。皆不攻綴之誼。詩唐風

王事靡盬。毛傳。盬。不攻綴也。孔疏引鹽字爲證。漢書息夫躬傳曰。器用盬惡。鄧展注。盬。不堅牢也。即不

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苦讀如鹽會之盬。苦不精緻也。方言曰。盬。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數證。方言之訓

可證矣。又。沽。音同盬。儀禮。喪服傳云。冠者沽功也。鄭注。沽。猶盬也。又。既。夕。注。沽。今文作古。又。周禮。河兵注

曰。功。沽。上下。沽。即盬惡。與盬同。可見漢末猶爲恆語。盬略即爲聊且之誼。故且爲姑且之且。廣雅。其

姑。即且。同音假借字。詩周南。我姑酌彼金罍。毛傳。姑。且也。說文。罍。以市買多得爲罍。詩。我房酌彼金罍。段若魯大令曰。

以房爲姑也。如彼人。此亦且之假借字。論語。沽之成。沽。禮記。檀弓。杜橋之母之器。宮中無相。以爲沽也。鄭注。沽。猶

說文訓且爲薦。字屬象形。段若魯大令曰。儀禮。鄭注。公羊何注。皆且字。如伯來仲。某。某。且字。某。以薦伯仲也。古文

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且字。商文。戊。祖。丁。尊。作。祖。父。尊。作。祖。孟。祖。辛。孫。作。祖。乙。孫。作。祖。己。孫。作

祖。始。廟也。今音。祖。則古。且。且。也。切。不知古音。古。且。正。相同。也。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

不可以反宿也。禮記。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祖。皆。有。始。誼。如。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禮。記。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祖。皆。有。始。誼。如。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禮。記。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祖。皆。有。始。誼。如。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禮。記。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祖。皆。有。始。誼。如。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禮。記。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祖。皆。有。始。誼。如。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禮。記。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祖。皆。有。始。誼。如。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禮。記。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祖。皆。有。始。誼。如。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禮。記。且。未。定。之。辭。可。以。證。矣。又。按。且。始。也。且。既。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誼。亦。同。爾。雅。釋。詁。祖。始。也。凡。言

且毛傳且此也是也。
釋義
載與黼同爲畫縉之形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黼象斧形明矣說載者曰兩已相背反

將欲于平坦之地分其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以準視望止行步無尺寸之差而不可逾焉則必立一木
于地且垂綴他物于木上以顯明其標志矣此郵表之權輿也則試言郵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

釋郵表

郵從邑从丞丞遠邊也丞从土从丞丞草木華葉垂垂象形也蓋古者邊疆界其始必正其四至
焉四至之邊必立木爲表丞綴物于上以準遠近之望而分疆界焉此丞之所以从丞郵之所以从丞也

不與國事但若委裝於朝宁之上而已故漢書賈誼傳曰植遺腹朝委裝而天下不亂此言遺腹之主甚
幼不能立朝但委裝裝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贊旌之義也旌與綴音近義相假莊子大宗師云彼

詩分風雅頌頌之訓爲美德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即容字也頌正字借假借字詩
並以假借字釋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義別故說文頌兒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頌是容即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

釋頌

頌之訓爲美德德者餘義也頌之訓爲形容者本義也且頌字即容字也頌正字借假借字詩
並以假借字釋正字說文容訓盛與頌字義別故說文頌兒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頌是容即頌漢書儒林傳魯徐生

達之爲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極言之，而後人略之。元按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及于家國之謂也。法言問神，昔仲尼居心於文王矣。達之爲義，聖賢道德之始也。禮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將在孔某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杜預集解，僖子卒時，孔子注，凡於公三十二年，而本傳正義云，當言世，未稱聖，但稱達。說文，聖也。自廣雅，聖者通也。荀子，臣道爲聖臣也。傳，原注，三十四而云五，吾相傳耳。此孔氏別有所據。達，說文，聖也。自廣雅，聖者通也。荀子，臣道爲聖臣也。傳，原注，三十四而云五，吾相傳耳。此孔氏別有所據。達，說文，聖也。自廣雅，聖者通也。荀子，臣道爲聖臣也。傳，原注，三十四而云五，吾相傳耳。此孔氏別有所據。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將在孔某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杜預集解，僖子卒時，孔子注，凡於公三十二年，而本傳正義云，當言世，未稱聖，但稱達。達，說文，聖也。自廣雅，聖者通也。荀子，臣道爲聖臣也。傳，原注，三十四而云五，吾相傳耳。此孔氏別有所據。

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達也，是謂之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聞也。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達也，是謂之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聞也。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達也，是謂之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聞也。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達也，是謂之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聞也。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達也，是謂之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聞也。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達也，是謂之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聞也。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達也，是謂之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聞也。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禮記，禮器，君子之達也，是謂之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聞也。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應爲聖，皆非說文所有之字，而實皆漢以前隸古字。唐貞觀等慈寺造像銘，既有聖社字，又有聖聖字，皆隸古之遺也。周禮太卜注，聖王之垢也。方言，亦玉器而未離，謂之聖。釋文注，聖本作聖，是聖與聖同音義也。王中破，未有不赤者，故聖爲以血塗物之間隙，音轉爲聖，聖者亦塗血也。經注，孟津即聖，其音亦同也。由是推之，爾雅，聖爲亦黃，詩，其

省視。爲以目觀木。易。地可觀者。易。皆有佐助之義。此必是假借之字。其本字爲何。曰。襄字也。古人韻緩。平仄皆可同義。是以輔相之相。亦可平聲。費襄之襄。亦可去聲。後人昧此。故不知襄和音同可假借矣。說文衣部襄字云。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凡耕者必有耕。故但言耕而即有佐助之義。即所謂相人偶之偶也。
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禮記。中庸。論語。注。皆有相人偶之義。非佐助不成耦耕。故事之相佐助者。皆曰襄。如尙書虞書思由費費襄哉。其最古者也。費有佐助之義。凡周禮費王贊命費工。皆是也。費贊爲學字。凡學字皆形容之字。以贊贊形容襄字。猶浩浩滔天。以浩浩形容滔字。薄薄懷山襄陵。以薄薄形容懷字。襄字也。白虎書以後。襄字不常寫。多假同音之相字爲宰相之相。是以相有佐助之訓。輔贊之義。顧名而不知其義矣。至于襄之訓。因訓除。相之訓道訓勸。皆從人偶耕關贊助而引中之者也。襄有因訓。法因字。有功曰襄。則相亦必訓因。凡二人二事之有因者。必以相字連綴之。如相成相佐相偶之類是也。其實相皆借字。本義皆在解衣而耕之襄字也。說文恐後人不解襄字收入衣部之故。故引漢令以明之。而佐助之義。即在其中。且說文衣爲覆。二人。本有偶並之義。故不再爲訓也。襄又訓除。乃說文引中之義。非第一義也。襄又訓駕。詩大東。兩服上襄。此兩馬並駕之義。即兩人並耕之義。以襄駕之訓例之。知襄字之義。重並耕而不重解衣矣。詩棫樸。金玉其相。相亦襄之假借字。言金玉兩並爲道。琢之章也。傳訓相爲質。似璋章字而始生其義。非本義也。至于襄相假借之見于經籍者。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西京賦。相羊乎五柞之宮。漢書外戚傳。推幼眇之相羊。詩出車。猷于襄。釋文。本或作攘。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相近當爲攘。皆其跡也。又詩曰。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此相道即襄道。襄道者耦耕也。攘草也。故下直接曰。蒲厥豐草也。

學經室一集卷二

擬

國史儒林傳序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奔儒。儒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采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學盛。與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偽。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啓紫陽。闢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開合周道也。元明

之間守先啓後在於金華泊乎河東姚江門戶分岐遂與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按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特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偶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讓而互諍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嚮風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榕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竒等始專守朱子辨偽得真高意應揭謙等堅苦自持不愧賢蹤固若瓊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理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固然自脩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皇上繼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陸步皆岐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皆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與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冠視聽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隘闊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舉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

儒林家大人續補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 聖書宋學皆博全是魏續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魏續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大人謂聖書即案據也故史館類以進呈聞家大人出京後館中無所附改惟有刪原稿抄存案館不應入集人無由見然二集中有蔣士益傳一書集句之式觀之可想也

太極乾坤說

天地所共之極舍北極別無所謂極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易繫辭曰易有太極虞翻注曰太極太一也鄭康成注乾鑿度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鄭說雖爲太一行九宮之法然太極即太一太一即北辰北辰即北極則固古說也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則八卦本于四時四時本于天地天地本于太極孔子之言節節明顯而後儒舍其質以求其虛何也質者何天地之質象也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即仰天以北極定天地之儀與周碑相通天圓地亦圓見于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亦孔子言也天地共以北極爲樞天之所轉即地之所繫其爲樞心之中同也非太極不生兩儀兩儀謂天地地圓居而不墜天旋包之而有常兩儀生四象四象謂四時天具黃赤道與地圓相遊行以成四時春夏秋冬即東南西北也四象生八卦則因四方以定八卦之位說卦傳帝出乎震以下皆其位也然則乾坤爲天地宜居正南北矣島由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也曰此正太極即北極之質象也地體正圓中國界赤道而居北極斜倚乎其北南極入地不能見以渾圓之體論之則但於赤道緯線之內

外北極高低有分別耳至於兩極經線如瓜之直痕則處處皆可謂當極之中本無偏也然洪亮既開及于中古中國之地以黃河橫亘爲起止若執洛陽爲地之中謂其所北之天正當北極則應以洛陽南北地面一綫之經爲最高之地脊其水分東者向東流西者向西流矣島由河與洛皆由西而來復東流也觀于河洛之山西而東則中國之地東與海近古聖人以爲大勢偏乎東矣故河源之西水分東西流處方許以爲當北極經線之中爲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考其儀象則乾居西北坤居西南賦此之故坤卦之坤古文作「」順也此象大地流形由西而東順之至也否則以洛當北極經線則山洛而西皆不順矣此太極乾坤之質象也且洛雖居中國之中然四時之大中則在西南坤所以位西南也且乾坤坤卑乾既在西北則坤必居西南以應之說卦此節定八卦方位于西北正北東北正東南正南皆明言方位惟于坤兌不明言西南正西者古聖人若謂中國地勢偏于東河洛以西不盡其地若非以乾當北極倚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巽離五卦于偏東則太極之質象不顯故曰北極即太極也說文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此即古聖人置北極乾兌之西北于虛無不用之精義故造此奇字專施于易但无者以天之西北爲无非以太極爲无也王弼以无注太極虛而不實乃老莊之學故李業與以太極爲有而斥無極爲無學也見魏書游雅曰見魏書游雅曰魏書游雅曰見魏書游雅曰見魏書游雅曰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游雅此言關合河洛之旨是發天水之義陳奇之駁強辭也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起居注日講官文淵閣直閣事南書房翰林國史館纂修詹事府詹事阮元奉詔充石經校勘官臣元校得儀禮十七篇謹按儀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今古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文本又多爲唐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本去取復據臆見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讀誤楊復圖說公集說明監本欽定義疏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總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臣元敬識

儀禮喪服大功章傳注誤考

儀禮喪服大功章經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自此以下子夏傳及鄭康成注皆爲唐以前人寫校舛誤賈疏不能辨正遺誤至今矣何以言之鄭注云傳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按此三十二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固已至于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今列爲傳文者實亦鄭氏所引舊讀之文與上

注三十二字相連同爲注文，而下與此不辭云云相連皆爲鄭氏注文。此三節注文皆當屬於傳文與女君同之下，則文詞一氣相生，毫無疑義矣。鄭引舊讀曰：言大夫之妾云云，又曰爲世父母云云，下言即對上言字而成文，皆指舊讀也。鄭引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蓋鄭破舊說而欲顛倒傳文也。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于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二十一字爲傳文，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蓋鄭意謂：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乃前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之傳文，而誤爛在女子子節傳文之下。謂鄭者其疑于大夫者也。未唐以前人寫校舊說，因爛下之文，遂疑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有爛而升之爲傳耳。今依舊讀則少其字爲不辭。謂經文世父母上。依鄭讀則顛倒傳文未嫌逆降，又招駁議，然不必論此是非，但須論鄭注元本傳注，如何分別耳。至于舊新二說之是非，與此無涉也。元喬校注疏，有見于此，又合以金輔之說，乾隆五十八年，奉詔校勘儀禮石經，欲刪下言至親也二十一字，改傳歸注，而未敢遽定，馳書問之劉君端臨，劉君以爲然，乃毅然刪之，載其義入儀禮石經校勘記中。元旋奉命出督山東學政，刻石經者，復校之不取刪，復刻二十一字傳文于碑中，繼而程君易田復校喪服，謂此二十一字爲傳文，不從鄭說。近時學者又從程說，夫程君不從鄭氏文爛逆降可也，若不知此二十一字非傳文，則其舛誤終不可明矣。元子十三經校勘記中，既復列正之，而別爲此篇考而著之，夫古籍易誤，難明，幸有明之者，而又屢爲他說所奪，是可慨也。學者平心靜審之，當知所從矣。嘉慶十五年夏六月。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落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經籍，頗多同異。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齊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于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明釋文，孔冲遠正義，三本爲最古。此本經雖不全，然可備唐本之遺，即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集解及孔疏合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尙書堯典，教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遼諱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諱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敦字，敦乃篆文，敦字之訛，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途途，爲通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股其篋，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息息，三章作莫敢或追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爲韻，梅合而淺人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或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

若是纖巧矣。又椒聊兩遠條且，古本皆作遠條，今案兩條固非，兩條亦誤，蓋首章爲條，次章爲條，條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雖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古聲通韻二字。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應次遠聞一詞于爾篇二訓之後，故脩之爲長，一訓已明，條爲條，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爾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曰：椒聊遠條，此即漢人用詩次章語。漢書禮樂志曰：椒聊遠條，此即漢人用詩次章語。漢書禮樂志曰：椒聊遠條，此即漢人用詩次章語。香條也。上下也。即毛公訓遠條之意。又椒聊二字，舊訓爲詩助詞，與矣。毛傳云：椒聊也。也。字上必脫揀字，屬屬云：揀之實，實承條而進言之，條傳已專訓，不必再爲揀也。之聞矣。余正云：椒聊，醜來，即條也。又曰：椒聊，利亦即條也。詩之與條，其制，每作解曰：求通也。是余正此句，專爲所風而釋，毛傳皆知，而理未詳。陸機安爲謂助之說，然則新義自魏晉以後，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臬侃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筓以終喪，筓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上門，古本禮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上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爲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帶字，經注相沿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並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桓弓合，務禹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于子矣，衛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陸二字，傳文無衛字案，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洵爲六朝真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爲疏，惟孝經多據僞孔安國本，爲無足取。僞孔子自稱述從伏生，古文尙生，文帝末年，李守武，太初以前，能述從伏生，而尙遺孔序及稱及見，且與王充論衡之考亦亦。凡以上經文略爲舉證，皆非唐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爾，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擬大誥，此節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訛。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爲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七閣所儲書，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蒐錄，此書其一也。元哲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本，以便舟車，印成卷帙，除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採擇。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文淵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文字，盡依元板，有明知其謬者，亦仍之，別爲訂謬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也。助元校字者，爲吳縣友人江鏗，仁和廩生趙魏，錢塘廩生陳文述。

曾子十篇注釋序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慎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思之小者，蒙髮必謹，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

年並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淵游夏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為博而其行較後儒為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衰公年開齊魯學術可以概見後世學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萬一惟孰復曾子之書以為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爰願考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漢志載曾子十八篇此先秦古書為第一本隋志據阮孝緒七錄稱曾子二卷連目錄三卷為六朝以前舊本或十八篇或十篇無明文此第二本新舊唐書皆作二卷較隋志亡目錄一卷其篇數亦不可考為第三本。龍氏公武據唐本十篇文蓋與大戴記同有題紹述本者紹述即樊宗師字此昭德所據唐本為第四本昭德之從父事公病其文字回舛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是正并盧辨注此宋人以單行曾子及大戴合校本為第五本楊氏前即十篇之文而注之此宋人新注為第六本今第一篇為立事而高氏王氏所見首篇皆作修身與今書不同此第七本崇文總目通志略文獻通考山堂考索宋史藝文志等書皆載曾子二卷蓋同為一書此第八本周退會子音訓十篇此第九本以上九本惜皆失傳無從參校今之所據惟大戴記中十篇耳其自汪暉以下九家雜采他書割裂原文而為之今附錄於後不足數也近時為大戴之學者有仁和盧召弓學士文昭校盧雅爾運司見曾刻本有休寧戴東原吉士震校刻武英殿聚珍板本有曲阜孔鴻鈞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汝實中在朱竹君學使節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本元令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考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即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敍錄於浙江使院

孝經解

孝經緯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八字實為至聖之微言實有傳授非尋常書家所能撰托蓋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子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子未事之前皆所以維持君臣安輯家邦者也君臣之道立上下之分定于是乎聚天下之士庶人而屬之君卿大夫聚天下之君卿大夫而屬之天子上下相安君臣不亂則世無禍患民無傷危矣即如百乘之家不敢上僭千乘千乘之國不敢上僭萬乘則天下永安矣且子乘之國不降為百乘百乘之家不降為庶人則天下更永安矣論語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此章即孝經之義也不孝則不仁不仁則犯上作亂無父無君天下亂兆民危矣春秋所以誅亂臣賊子者即此義也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上下交征利于乘之國百乘之家皆弑其君不奪不厭此首章亦即孝經之義孔孟正傳在此戰國以後縱橫兼井秦祚不永由于不仁不仁本于不孝故

至于此也實誼知秦之不施仁義而不知秦之本于不知孝經之道也。孝經二字標題乃孔子所自名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太平御覽六百十卷引又史記孔子以曾子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據此諸古書知經之一字始于此書自此之後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名皆出于此釋道之名其書曰經亦始襲取于此。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故大戴記曾子大孝曰民之本教曰孝此即孔子授曾子之實據譬如堯舜峻德本于孝自親九族至變黎民其教之所生皆由于孝周公郊祀宗祀亦然。孝經卿大夫之孝以保守其家之宗廟祭祀為孝知此為孝則不敢作亂則不敢不忠不仁不義不慈齊之慶氏魯之戚氏皆叛于孝經者也儒者之道未有不以祖父廟祀為首務者也曾子無廟祀而啓其手足亦此道也。

論語解

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凡禮樂文藝之繁倫常之紀道德之要載在先王之書者皆當講習之實習之爾雅曰實習也轉注之習亦實也時習之習即一貫之實貫主行事習亦行事故時習者時誦之時行之也爾雅又曰實事也聖人之道未有不於行事見而但于言語見者也故孔子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貫者壹也皆行之也又告子貢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此義與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即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為誦習失之矣朋自遠來者如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各國學者皆來為弟子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者聖人之道不見用于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懼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懼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後世學者於學尚未能時習而妄欲見知於時見用於世或日思得患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君子小人之別在乎此矣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為史記孔子世家全篇之總論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之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論為人孝弟者論語孔子稱子此外惟有子曾子顏子稱子是明明有異諸賢矣弟子以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強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之語在曾子之前此章之言蓋兼乎孝經春秋之義也此即似夫子之言也孔子之道在於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一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髮膚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弑奪之禍即有子所云

兼包諸事。聖賢之道。無非實踐。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即與格物同道也。管子著書。今存十篇。首篇即名立事。立事。即格物也。先儒論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虛義參之。似非聖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求是而已。又案此篇本無闕失。自大學之道。至先致其知。皆言知止。知者。心知之非身行之也。直到在格物三字。方著實在行事矣。既著實在行事。復順推其效。自知至以至身修。乃是實行所知實行所止之效。格物二字。不待在格物句始見。篇首先云。物有本末。然則離本末言物字不可也。篇中本末凡五見。一則豈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二則其本亂而未治者否也。三則此謂知本也。四則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五則德本財末。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也。凡此五處本末。皆不能與物字相離爲說。然則物者。即身家國天下之事。即五倫之事。即誠正之事。即德財之事。即物也。事有終始。即物有本末。重言以申之也。先后者。兼本末終始言也。若以格物爲心靈窮理。則猶是致知際內之言。非修身際內之事也。要之。豈是皆以修身爲本。即物有本末之本。物有本末之物。即格物之物。不可離。不可岐也。大學集注務亦謂至事物之理。至外增理字。加一轉。變爲窮理二字。遂與實踐迥別。又案黃宗憲文宗賦與萬字。宗論格物。充宗用大射。廣物字之說。黃宗憲先儒說。元立亦主此說。但元今與與後不同。物亦訓事。惟云窮至。

學經室一集卷三

明堂論

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檜允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蓋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誠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圓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庭。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誠。則有辟雍學校。其他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述。譬之上古衣裘未成。始有韃皮。推輪初制。惟尙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綸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慕葛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治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

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勸書一卷。以備稽覽。括其大指。著于斯篇。

神農明堂

〔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太平御覽七。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御覽功作其文字及北史宇文護傳同。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御覽案。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御覽作不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御覽作教化如神。

元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據主術訓云云。是明堂之名。始于神農。特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總以明堂爲天子所居。即後世郊外明堂也。其云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即月令天子居明堂以時嘗穀之始。

〔檀弓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元案。此與淮南子同。桓譚時古籍猶多。或不專本淮南也。

黃帝明堂

〔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則是黃帝合宮。

元案。合宮者。天子所居。各禮皆合行于此。故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亦即後世郊外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元案。此明堂當即合宮中南向之堂。

〔漢書〕郊祀志上曰。中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成伯瑛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

元案。明廷猶明堂。其云接萬靈享百神。即月令以時祈祀之始。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

元案。惠氏士奇云。五常。謂五行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於黃帝矣。

〔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元案。後世郊外明堂之制。似即放此。其云四面無壁。以茅蓋。與神農時明堂有蓋而無四方正同。

堯明堂

〔今文尙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濟七政。鄭氏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元案：堯時明堂當已分建，授受大典，故在明堂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元案：孫觀察星衍云：周書晉泰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即明堂也。

〔檀弓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

元案：明堂名五府，及祀五帝，實是舊禮。尙書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氏注尙書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足證府名甚古。惠徵君棟云：周官有天府，乃明堂章陳寶之官，取法于唐虞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衡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元案：衡室義取四達，即四面無壁之謂。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氏注云：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元案：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于夏。

〔今文尙書〕堯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氏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馬融注云：藝，福也。

元案：此巡方大典，故歸格郊外明堂也。文祖，藝祖，皆指祖考，而即爲明堂大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

〔尸子〕曰：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元案：總章總期之義，皆同合宮，以各禮總于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于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則同也。

〔今文尙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曰：闢四門。

元案：城中朝寢，無四門之制，此亦指郊外明堂也。四方諸侯來朝大典，則於明堂中行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祖顓頊而宗。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吳天於闕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章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

宗堯舜廟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元案：禘郊祖宗，四者皆爲配天之祭。鄭注明白可據。總享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顓頊與堯配祭，自王肅有心違鄭，謂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誤切爲宗廟之祭，非屬明堂，遂致其義不明也。

夏明堂

〔考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室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氏注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元案：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尙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古字世大通，故大子又稱世子。世叔又稱大叔矣。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始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專爲祀祖，即如夏小正爲觀天測時布令之書，禮亦當行于世室，與舜在璿璣玉衡于文祖同。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室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街，象八節。

元案：此云一室之上爲五室，世室乃一室中央之室也。較他室爲尊，故稱之爲世室。世與大皆尊稱之辭，成氏以大廟擬之，是也。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室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室與。

元案：此自指郊外明堂而言。

〔禮記〕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舜祖顓頊而宗禹。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章昭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殷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元案：鄭注以爲王宮正堂非也。此所言仍是郊外明堂之制。至于國中寢宮之制，止取郊外明堂四面之一，向南爲之，斷非如郊外明堂四面皆有堂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心，蓄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

〔尙書〕洛誥曰王入大室禋王肅注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禮記注引

元案此亦指郊外明堂而言。鍾鼎款識所載伯姬鼎師毛父敦敦敦敦等銘。所云大室蓋皆指謂廟中央之室。古者朝諸侯。祀祖考。獻俘馘皆在明堂也。

〔逸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既生霸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宗祀明堂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禮記注引

元案此東宮亦指郊外明堂。攷工記匠人左祖右社疏引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是明堂在左矣。

〔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

公彥疏云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日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元案此雉門乃國中之雉門蓋以明堂所藏之治象月吉縣之國中挾日仍藏之郊外明堂也。

〔禮記〕月令

元案此篇文多不錄。呂覽同。以此皆古帝無路疑專居明堂布政之遺制。周時王居城中路寢。此禮未必全行也。

魯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元案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臧哀伯即以清廟茅屋爲說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于大廟行之。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元案此禘即禘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禘于大廟。一也。惠徵君云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魯無明堂無圓丘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禘也。

〔春秋〕文公二年殺梁傅曰八月丁卯大車于大廟躋僂公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

元案魯大廟猶周明堂。明堂天法之所在故曰無天。

〔春秋〕哀公三年左氏傳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視而審禮也。

元案天子靈臺在明堂中諸侯觀臺亦當在大廟。周禮春官大史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故視朝與登觀臺並書也。

泰山下明堂

〔孟子〕梁惠王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趙岐注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之。

元案此明堂即壇也。與他處明堂異制。周禮春官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儀禮親禮云諸侯親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即指此也。泰山在齊州齊居天下之中有王者起於山下朝諸侯即於山上刻石紀號行封禪之禮。

〔史記〕封禪書曰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元案泰山下明堂據此西漢時尙存其迹。自元封二年秋武帝因公玉帶所上之圖作明堂于汶上後王莽又作明堂于長安泰山下明堂遂不可攷矣。

漢明堂

〔漢書〕河間獻王傳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又終軍傳曰建三宮之文質服虔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

元案武帝明堂在奉高未嘗立于長安。禮樂志言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儀立而已非實立也。河間獻王所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藝文志載其目。胡梅嶠以爲對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

〔漢書〕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後漢書〕世祖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元案明堂建于長安實始于此。非建于武帝時明矣。

〔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元案八常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元案八常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元案八常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元案八常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元案八常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元案八常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元案八常七字之誤。蓋靈臺辟雍太學三者異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乃漢人之說，最為明白可據者也。計東陵之大，非一二邑所可盡。陵之為形，乃長山之形，其脊棱然，縣延而行，水分兩地而流，方稱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即是東陵之首。過此以東為潁州，清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揚州甘泉江都，始為東陵盡處。試觀此陵，縣延數百里，其脊分南北，脊南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于淮，界限分明，雖起伏高低，或有平行之處，而以分水之法測之，則瞭然可見者也。予出揚州西門，至古井寺，陳家集，橫山，治山，見一路皆有嶺脊之形，問之農民，皆言嶺脊雨水，南則入江，北則入湖，再由治山至紫山以上，直接潁山，皆然。潁之清流，其形最顯，此揚州之所以名曰廣陵也。此江都東鄉，所以有漢東陵亭廟也。後漢書郡國志：江都廣陵有東陵亭，即此地也。統而言之，皆禹貢之東陵也。禹貢于彭蠡之下，書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書曰：至于東陵東，是明以東陵為北中兩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為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江同起止矣。東陵盡處，即北江盡處也。或曰：東陵之脊，水分南北，北流東陵之尾，將至東陵廟。即後漢書注之東陵亭廟，在今張浦鎮，即古廟，近之處，約去揚州府城三十餘里，漢廣陵太守張闓所故。方止。今邵伯湖水，由山過揚州府城而入江也。曰：此陵脊在今府城北灣頭鎮，禪智山，光兩寺之間，為最低之處，乃吳夫差溝池江淮之故，非禹貢東陵本來之形勢也。予嘗讀爾雅各陵矣，注者唯以西險雁門為北陵，可致餘皆不能確有所指。予于十七年至山西，稽問西險雁門之陵，橫亘數百里，是非一二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二字，見于爾雅，又見于禹貢，必非舒處之間，一山所能當此。此非今由廬州至潁州揚州之廣陵，而何爾雅曰：東陵，夙之一字，迷失數千載，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攷定之。

毛詩王欲王女解

許氏說文，金玉之王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王也。从王有，讀若畜牧之畜，是王與王音義迥別矣。毛詩王字皆金玉之王，惟民勞篇王欲王女，王字專是加點之王。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言王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王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王為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為金玉之王矣。蓋王，畜好，与，古音皆同部，相假借。淮南說林篇曰：白雉有考，汎論篇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即朽，朽，即王。謂王之璜也。王有璜，即是有孔。故考工記爾雅，皆以璜之孔為好。好，即王也。呂覽適成篇：民善之則畜也。注：畜，好也。說苑尹逸對成王曰：民善之，則畜也。此畜字，即王女字也。說文：始，媼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方人謂媼好為胡畜，畜與媼通也。禮記祭統云：考者，畜也。釋名云：考，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即好也。好，即王也。畜與同音，故詩婦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為好好。凡此皆王字加點之王字，與畜好相連。

學經室一集卷四

禹貢東陵考

余昔在浙，已攷浙江即禹貢三江之南江。禹貢東池北會于匯，乃自池州石城東過會于彭澤，至餘姚入海。稽之漢以前古籍，無不合者。漢以後各家之誤，可指諸掌矣。嘉慶十一年間，予在蕞處為卜葬之事，西上治山，見所謂廣陵者矣。十三年，由汴梁過臨淮，臨清流關嶺，更見所謂廣陵者矣。十八年，山江寧湖江至池州九江，乃曉然于禹貢至于東陵東池六字，為確不可易。廣陵即東陵，晉以後人誤之久矣。晉以後人誤解北會於匯之匯為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彭澤以上求東池。求東陵不知大江之勢，自武昌至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以至江寧，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為北江也。按地數由西南向東北斜，歷南北經度，將及三度，非比由武昌至彭澤，自正西至正東，緯度平行也。且名曰東陵，自應在九州之東，若在彭澤以上，則荆州界內，不當云東矣。東池之處，即在池州古石城，由石城而趨震澤，實是正東流。由池州至震澤，正禹貢于東池之上，書曰：至于東陵，是以東陵定東池之地。後人既見東池之地，即當于相近之地，求所謂東陵者。晉人誤以東池在彭蠡之上，遂失東陵之名。不知漢書地理志：廬江，郁下，班氏自注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句北入江。由江之北岸，此

古文尙書孔傳出子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問者符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

Table with columns for 說, 天子, 諸侯, 大夫士, 升歌, 笙歌, 間歌, 合樂, 正歌, 用樂. Each column contains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musical rituals and instruments used in various contexts.

說曰古之歌詩成樂自天子至大夫其升歌于堂也笙歌于階也間歌于堂階也堂階合作也詩不同而分爲四節則同也若夫詩之用于此四節則有天子饗諸侯諸侯燕大夫士之別大夫士相見之樂爲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即用鹿鳴然則兩君相見之樂爲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也亦即用清廟兩兩相比其例相同矣至于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不在此內者諸侯大夫士或用爲合樂所謂合樂樂者是也天子諸侯亦或用爲房中之樂矣...

賓入門奏鐘鐃爲樂賓升堂之後金奏即闕與升歌之用琴瑟間歌之用笙迥不相涉也若以鄭氏詩小雅譜論之其辭曰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元龜謂鄭說不盡然也左傳襄四年叔孫穆子不拜工歌文王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國語曰夫歌文王大明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之所敢聞也此明云諸侯用大雅而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闕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據此明是金奏肆夏與升歌清廟區爲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鄭云天子用大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非矣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升歌鹿鳴見于燕禮若燕動王之大夫始于入門時用金奏肆夏見于燕禮記若天子燕羣臣天子卿大夫爵與諸侯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羣臣歌鹿鳴合鄉樂非矣總之肆夏別爲金奏鄭以天子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未合皇氏孔氏更多支蔓矣考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夫先樂金奏曰先樂明與肆夏迥異過果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之所敢聞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闕縣即特牲賓人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闕孔子屢歎之周禮春官鐘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磬亦如之...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補箋。刺幽王以褒姒為后，任用小人，退廢諸賢臣，致天變也。義詳皇父卿士補箋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補箋。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八食限，朔月，月朔也。

雍正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八年，算上經史所推，久有定數。今據史記魯僖公五年距周幽王六年，積一千二百一十一年，算外並之，得自雍正元年癸卯，距所求之周幽王六年，共二千四百九十九年，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

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三八一六。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

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六。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三三四四二相乘，得通積分。

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置通積分其日滿經法六十去之餘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二一六，與經法相減，餘為天正冬至日分。

紀日一十七。以天正冬至日數，加一日得紀日。

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置中積分滿經法分二二三四四本，天正冬至分七七一一五八八四得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置積日加朔期一十五日二六三三得通朔。

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一一五二。置通朔以朔數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數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三秒九二四四，一三三四四相乘，得三十四萬一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〇八。

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數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三秒九二四四，六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二六四，以宮度分秒之為積朔太陰交周。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置首太陰交周朔數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二秒四十九微，減積朔太陰交周，得首朔太陰交周。

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為太陰八交有食。置本年首朔太陰交周，以太陰三秒五十五微，遞加八次，得周正十月朔太陰交周。逐月朔太陰交周，自初宮初度至初宮二十一度一十八分自五宮八度四十二分至六宮九度一十四分自十一宮二十度四十六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為太陰八交，今十月入交，即十月有食。

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以太陰入交月數八，與朔策相乘，得二百三十六日二四四七二四二四，與本年首朔日分相加，得二百五十二日四六〇三九三六，即平朔距冬至之日數，再加朔日一十七，滿紀法去之，得二十七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自初日甲子起算。

案。大衍術日餽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翻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餽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餽說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為往古所無，今遊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厲王時事，斷難執以爭矣。

於何不滅（補箋）於讀如學，發聲也。爾雅，粵於相轉注。

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幽王二年，三川震而復竭，岐山崩。史記幽王二年云：是涇洛渭三川先震而後竭，岐山亦崩，震與竭為二事。周本紀之言，明白可案。此詩因六年日食之變而作，並溯及二年川震之事，故曰沸騰，孔沖遠疏以為沸騰與竭不同，非是。

皇父卿士，補箋。皇父乃南仲之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為大師，大師戶位，號石父為卿，巧諛好利，用是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頌皇父之聖，復怨其安於退居也。

箋以皇父為厲王時人，故以司徒潘等七子，皆厲王妻嬖，女禍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固不合。即王肅皇市諶，以此詩為幽王時事，亦以皇父等與嬖妻同視為佞，亦不合矣。元案，大雅常武之詩，乃宣王征淮夷時事，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皇父為大臣之字，南仲之後，宣王時為大師，卿士命征淮徐，與召虎尹吉甫同時者，明矣。幽王為宣王子，則皇父為先朝老臣，宜倚用之，乃幽王嬖廢，任尹氏為大師，卿士號石父，與周世案云：幽王以號石父為卿，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善諛，好利，王用之，廢申后，去太子，是廢后嬖嬖，皆號石父之惡，尹氏戶位不讓而已。為卿而退，

皇父，故詩人一則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言告皇父，此生尚非不辰，何不就我謀，政事，再則曰：皇父孔聖，作都於向，言其甚聖，哲今不用之，皇父亦安於退居采邑，不以國家為憂，怨責之也。三則曰：不懲遺一老，俾守我王，言不留此一老成人以衛王，一老即皇父也，如以皇父與常武皇父為兩人，則前後二三十年間，不應同官者復同字，其不合一也。如以皇父為女禍權佞，不應不居王都，反退居於向，讓尹氏為大師，卿士，其不合二也。幽王六年，尹氏為大師，卿士，如皇父在朝，為權寵豈二人並居此一官，其不合三也。詩曰：不懲遺一老，二句，在擇三有車馬之間，如是貪淫，則語極不順，其不合四也。節南山之尹氏，史記之號石父，皆不在家伯仲允之列，忠佞判然，其不合五也。墨子所染，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毅，呂氏春秋錄墨子之說，作染於號公鼓祭公，而皇父以下七人，無一人列名其中，明非佞臣，其不合六也。大雅民勞，版蕩，抑桑，皆刺厲王，反覆於厲階，貪人與國語引

〔鄭箋〕愁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此訓較說文明確，以律諸經傳，可得其意焉。左哀十六年，哀公誅孔子曰：不慙遺一老。杜注曰：慙，且也。且，即心不欲而自強之意。晉語：愁，庇州羸焉。左文十二年，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昭二十八年，愁使吾君閉勝與滅之死也。以為快，此皆始不願而後願之意。而杜注文十二年為傷，昭二十八年為發語之音，皆失之矣。說文：愁，從秋聲，秋，犬張斷怒也。讀若銀。故春秋昭十一年，左毅會於厥愁，公羊作屈銀者，銀，愁同音也。銀與斤聲相近。左莊十一年，宋人請南宮長萬，宋公斬之，斬與愁音同，假借字也。斬者亦始不願而後可之意。故宋萬怨而秋之，服虔注：恥而惡之曰斬。杜注：戲而相愧曰斬。皆從下得，因語學文生義者，非本義也。杜注：愁，為他，漢本方言，音淡，入韻，發音詩，及哀公誅而為傷，傷之意，非古人本義也。

擇有車馬〔補箋〕三事大夫有車馬，重言以激責之。箋謂擇民之富，有車馬者，非是。

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補箋〕友謂臯父及諸大夫。兩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上天疾威，弗慮弗圖。〔補箋〕夏日昊天，即夏四月繁霜致饑饉也。秋曰上天，即秋八月辛卯朔日食也。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補箋〕順流而風曰淪，言淪淪也。胥，皆也。淪胥，猶曰胥淪與胥靡同意，相隨累皆得鋪也。

毛傳：淪，率也。胥，相也。鋪，備也。爾雅曰：淪，率也。漢書敘傳曰：烏呼史遷，蓋胥以刑，管灼曰：淪，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元謂毛詩之淪，本字本義也。三家之薰，同韻假借也。爾雅：小波為淪。郭注：言淪淪釋文引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爾雅：皆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史記亦言傳說。

胥靡，淪淪，猶胥淪，猶胥靡，皆隨累得罪之名也。史記曰：從風而靡，又曰：靡然鄉風，即韓詩順流而風之意。故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小雅卒章曰：國雖靡止，民雖靡靡，即繼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雅兩淪胥與抑之淪胥義同，彼時以為恆語，至於流泉一語，正從淪字生義，淪與靡意亦相近。若徒訓為率，則其義未盡矣。釋文引王肅註：鋪，病也。是王肅讀鋪為補，王義似較毛鄭為長。蓋與敗亡字一例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補箋〕臯父居向，不知醫御之勞，三公善謀，亦以車馬而退居於向。

周宗既滅，〔補箋〕亦豫決其必滅。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補箋〕邦君之在王都者，亦不肯朝夕省王。

如鄭桓公既封鄭，猶居王都也。

學經室一集 卷四

八九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補箋〕不畏，繁霜日食之變。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執御，憊憊日瘵。〔補箋〕戎兵成而已不退，飢餓成而已不遂，皆御自盡，塚事國也。謂言則退。〔補箋〕諸臣被譴，即退不若已，雖被譴言，猶勉勉從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補箋〕于仕者，勸諸友往王都從仕也。明知往仕甚急且危，但君臣之禮則然矣。若曰不可仕，則諸友非禮，得罪天子。若曰可仕，則朋友皆怨我。

石經岳本皆作于仕，監本譌作于仕。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補箋〕臯父三事，辭不肯居王都。

小明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補箋〕靡之言隨也。累也。止，語辭。鷹，大也。國與民雖靡靡，然相隨累，尚有敬用五事者。聖，謂臯父諸人，否則謂號石父諸人。

史記：服本紀，說為胥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詩：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傳：靡，累也。下曰：無淪胥以敗。言無相隨累率，率同至敗，即此靡字義也。鄭箋：以聖哲謀肅艾，為洪範五事是也。傳：訓靡止為小。

箋：訓靡為無，訓止為禮，訓靡為法，皆義曲。與下二句不相屬矣。訓靡為大者，巧言亂如此。憊，詞氣同此。爾雅：鷹，大也。鷹，靡音皆同也。鷹，韓詩作鷹，尤與止否誤相近。至文字，始轉其聲與敗字相韻。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補箋〕國民靡然相從，如泉流順風，戒其無相從皆敗也。詳兩無正淪胥以鋪補箋下。

進退維谷解

毛詩大雅桑柔曰：朋友已讎，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箋皆訓谷為窮，考谷無窮訓，此與文生義也。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為穀。爾雅：天，東風謂之谷，風，邪注，谷之音，穀，音與與，味谷，周禮：人注作椰。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

近在不言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為韻，即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例三百篇中往往有之。元始稱之，前人無言之者。即如小雅：憂樂之近在憂或或之，下嫌其二憂相重，即改而為或。或曰：毛公訓詩古矣，今訓為善。

有據耶。元曰：漢人訓詩，究不如周人訓詩之為有據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者？晏子對曰：嬰聞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

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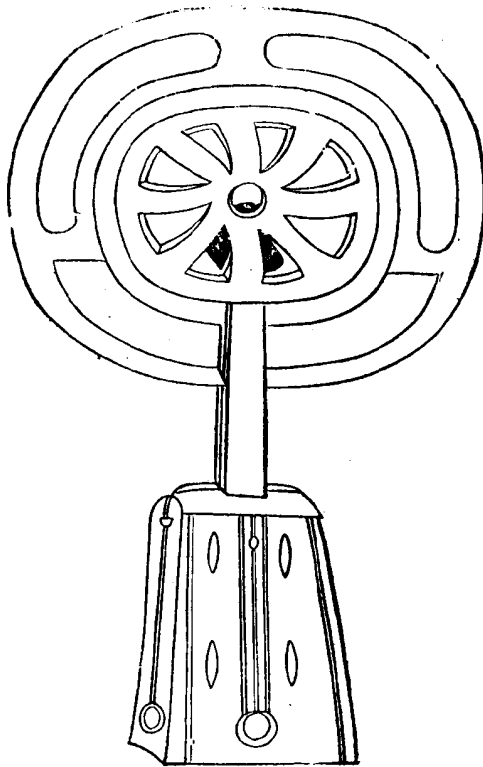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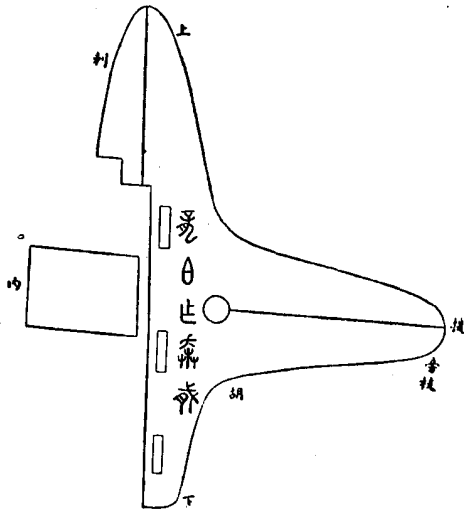
學經室一集 卷四

則不能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超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時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二書一則叔向之言，一則魯哀公時齊人之言，曲體二人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即明訓谷字也。段氏說文注謂進退維谷之谷字爲翻字之同音假借，惟解推曰：翻字也。元謂翻谷同韻聲相近，非如谷穀之同聲。或以左傳深山窮谷，則谷亦有窮義。元謂谷音通川之名，義近于通，不近于窮。其曰窮谷者，言谷之有窮者也。乃疑義，非當義也。惟推解曰：翻字也。元謂翻谷同韻聲相近，非如谷穀之同聲。

學經室一集卷五

古戟圖攷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不平頭之戈矣。說文解戟曰：有枝兵也。義亦相成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五之，倨句外博，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是戟之異于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與刺是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今世所傳周銅戈甚多，而戟則甚鮮。鄭注又多晦誤，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漢碑吉金拓本冊中見一戟，乃欲程駮齋教所手拓其刺直



銅和考

古銅器中有下半長方形而空其下口以待冒者，上半橢圓空中如兩輪形，中含銅丸，擊之離重，然搖之其丸鳴於兩輪中，其聲鶴鶴然。考古圖載李氏錄云：是漢武帝時舞人所執之鏡，遂謂之漢舞鏡，誤矣。鏡者似鈴而無舌，周禮所謂以金錢止鼓，樂書所云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懸而擊之，象鍾形，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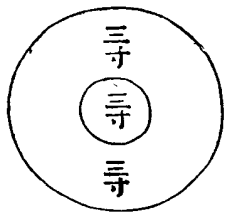


上出于秘端，與旁出之援繫之，正中乎矩，且刺與援長相同，愛圖其形于後，以爲考工說文之證。
七圖考
七所以載鼎中之牲體者，易坎詩大東，七以棘，禮記雜記，七以桑，說文篆作𠄎，亦當象形，然古木七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七首劍樹，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使用也。文選鄭氏曰：然則得見七首，可知七形矣。庚午冬在京師，見門下士山西劉師陸所藏古銅七首，今繪其形于後，其柄上有旁枝，即𠄎字旁一小枝之所以象形者，古七以棘桑爲之，當如此形，特柄長可以撓于鼎中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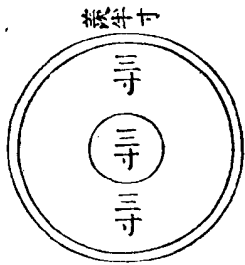
旁有二十四銑。非此之謂。此乃古車之和鑿也。變亦作鑿。鄭氏注載記云。鑿和皆鈐也。又云。鑿在衡和在軾。此據大戴而云。然謂鑿在衡之端和在軾之前。此器近世流傳甚多。其下方空處。應即冒車前軾兩柱之端。故有旁孔以待橫貫。使不致脫。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鑿鳴。鑿鳴則和應。蓋鑿近馬首。乘則馬動而鑿鳴。和乃應之。左氏傳云。錫鑿和鈐。昭其聲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鑿和之音。皆此物也。鑿者謂橋圓之形。爾雅曰。轡山。詩曰。棘人鑿鑿。分。婉兮。皆謂瘦削之形。執其鑿刀。亦象其形。或以爲象鑿鳥鳴聲者。此又從其聲而生義以名鳥也。和字乃桓字同音假借字。車前軾兩柱如桓。和門然。若以爲音聲之和。則誤矣。

壁漢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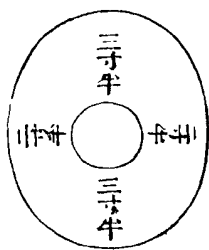
琢玉石爲周尺。徑尺之璧。于周禮壁羨之說考之。而有得焉。春官典瑞云。壁羨以起度。考工記。玉人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爾雅釋器曰。肉倍好謂之璧。按爾雅之說。肉倍于好。即名爲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故玉人曰。璧琮九寸也。若謂上下肉各倍于好。則好得肉四分之一。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羨餘一寸。此即名爲璧羨。猶曰羨璧也。此璧于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即命爲一尺。凡度量皆從此推起。猶之玉人以鼻琮爲權也。鄭司農之說本不誤。鄭氏康成以羨爲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袤一尺。此說非也。璧未有不圓者。若如鄭說。是橢圓形矣。非周禮爾雅本義也。



玉人云。璧琮九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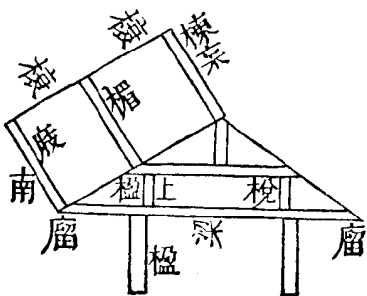
玉人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典瑞云。璧羨以起度。



後鄭訓羨爲延。成橢圓形。

棟梁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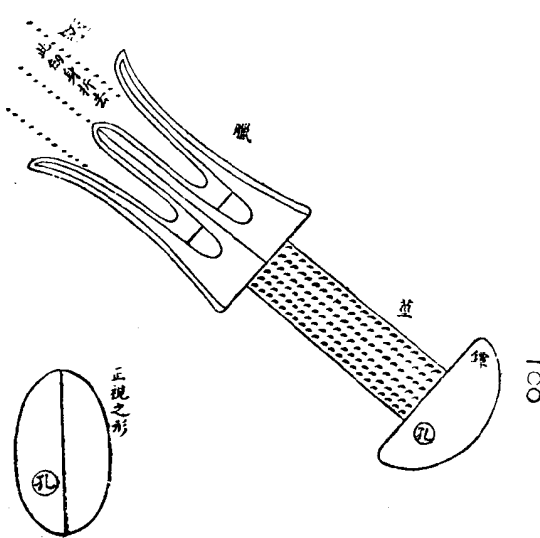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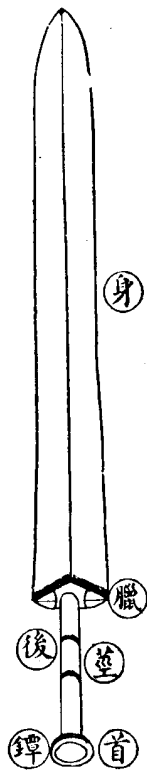
屋材之大者曰棟曰梁。以今考之。棟者五架屋由東至西。最高中脊下橫木之名也。今俗名梁者。屋中四柱。前二柱曰棟。由北至南。縱架柱上之木名也。今俗名是以棟宜三。而梁宜二。梁木上受短柱以載棟。下架于南北兩楹之上。而更出乎兩楹之南。北楹之北。以載南北兩檐。自傳注或以楣冒梁。而今人俗稱。或以梁冒棟。於是始相淆矣。今以諸經義考之。爾雅釋宮曰。案。案謂之梁。說文。案。棟也。釋名。案。梁也。楚辭大招注。案。屋宇也。據此。知通乎棟與案之大材。始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案爲南北兩檐。然則梁乎其間者。是南北之縱。非東西之橫者矣。今人俗名梁曰大梁。案爾雅。于案案謂之梁。下即繼之曰。其上楹謂之稅。其字指梁而言。惟梁之上方可架上楹。上楹即短柱。若楣與棟安能再上楹乎。且上楹對下楹而言。下楹即屋中四柱。梁之所加也。古者大梁或作曲形。今江南屋。或尙曲之橋梁之梁。謂梁之梁。梁之梁。皆是上曲之形。說文。以橋梁爲木。訓。棟梁之梁無訓。故西京賦曰。巨雄虹之長梁。結筌棧以相接。西都賦曰。因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皆明乎其如虹之曲長也。列子曰。韓娥謳歌。餘音繞梁。惟其梁有空虛相架之處。故可云繞。長門賦曰。委差參以棟梁。棟虛也。爾雅。自秩謂之闕。至落時謂之危。皆專釋門戶之名。其間楣謂之梁。一語。乃專指一門一戶上之小橫木。亦借梁楣以爲名。所謂門楣非屋楣。不可以此與案案謂之梁之大梁相混也。古屋五架。正中曰棟。再南一架則稱楣。故儀禮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曰。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底。是也。聘禮公當楣再拜。公食大夫禮。當楣北鄉。注此者。但當云兩楹之上。橫木曰楣。即明矣。今鄭氏乃兩引爾雅。謂之梁。一語。遂致學者久惑。不知爾雅。謂之梁。乃專指門戶之上而言。不但梁非正梁。即楣亦非正楣。與儀禮當楣之楣。迥別。不然。曷重釋梁也。說文曰。出。門木。曰。案。案。謂之梁。棟。文。棟。亡。悲。反。或作。棟。亡。棟。反。是。降。盛。明。木。作。楣。而。或。不。作。也。許。氏。則。相。爲。門。楹。之。橫。梁。與。案。名。屋。楹。楹。爲。楣。兩。物。名。然。鄭。氏。所。見。爾。雅。決。本。則。作。易。山。知。梁。架。楹。上。更。出。楹。南。也。五。架。之。屋。棟。次。曰。楣。楣。前。曰。底。底。者。懸。而。出。之。名。爾。雅。曰。祭。山。曰。底。縣。儀。禮。欲。射。禮。但。曰。鉤。楹。內。由。楹。外。而。已。不。開。兩。楹。前。更。有。兩。柱。如。今。人。之。屋。有。楹。柱。也。既。無。楹。柱。則。前。當。楹。字。何。所。支。底。是。必。梁。之。曲。而。下。者。更。出。乎。兩。楹。之。南。橫。梁。一。木。以。爲。楹。密。矣。



古劍鑄臘圖考

古劍鑄臘之名之制及古劍之存于今者已見之欲程氏通錄錄矣予在京師又得一古劍其劍首鑄與通錄錄同不過如今胡桃之半殼而已吹之殊無大聲莊子所謂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尙未合也余門生錢塘陳均自秦中歸得古劍柄其首之鏃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如人鼻孔大吹之其聲噦然清高聞于百步之外又其莖上之臘作四出長鬚形如今梔子花蒂莖上小銅釘周滿留手不滑亦不刺手不必綴繩特其臘以上之劍身折去耳必如此則臘之所以名臘

獵獵然如長鬚者乃可見也今程氏及余所藏之劍其鑄臘皆僅具其名而簡其形制者也陳氏劍柄乃考工之本制本形也莊子所謂劍夾即臘也以其夾劍身也戰國策馮煖所彈之長劍即夾也臘也左傳所謂長鬚者相即其義也爰考之并圖其形此程氏通錄錄所載及子所藏之古銅劍形蓋僅具鑄臘之名而簡其制非考工鑄臘命名之本制本形也



鐘枚說

子所見古鐘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即考工記之所謂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漫鐘不一形竊思古人製器必有所因此枚之說將爲觀美耶未足觀也然則欲此樂樂者何用乎乙丑春余在杭州錢學宮之樂鐘與程氏述田李氏說共算其律以定其范將爲黃鐘者及鑄成則失之爲夾鐘矣鑄工曰若不合者當用銅錫傳其內可改其首余乃令其別擇一鐘挫其乳之說者乳鈍而首改矣夫

乃知考工但著摩聲之法而不著摩鐘之法者爲其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

轉字瓦拓本跋

嘉定錢君既勤得古瓦作轉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其奇古可愛並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轉即聲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因象形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非聲二徐尙不知辨之爲聲宜更不知辨之爲聲因而刪改耳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豐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轉之爲聲也丰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一部古音平聲屬微齊皆庚上聲旨尾聲點去聲至未海祭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丰字雖未見於詩而書字從丰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閔官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禮禮禮最近則豐字之从丰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渠部次于丰部許云从木推丰元謂此下亦當有丰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刪之耳渠與豐亦同部相近也从丰得聲者尙有李勣二字從勣得聲者尙有勣製與豐字同部豐豐从豆丰轉皆聲口因爲象形口因爲與丰轉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豐字無口明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右高作丰形今本作丰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既勤審定之庶無疑中郎不分豐豐之謂乎

與程易時孝廉方正論聲直縣書

通藝錄論考工記聲直縣于鼓上及鼓右之際設孔已明白大著于儒林無疑義矣今又得讀注君孝嬰推算所以中縣之數以孔爲衡而平其繩直其繩其理益明元竊謂聲縣重法如等子法以遠勝近也蓋股之所積少而鼓之所積多以少稱多而縣能直者鼓下垂而近股外揚而遠股如等鍾鼓如等盤與五金孔其等繁也聲直縣已見之通藝錄六證記矣元又謂考工記聲氏經文本明言直縣爲言經文本直縣也聲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所謂摩其端者股之上角向天如圭之端者也圭有端故曰端端者上銳之形也所謂摩其端者鼓之外邊所以曰旁也若非直縣曰端也端之一字直縣之確證也端製聲之工于既設孔之後即不能再改孔矣于是縣之而股或昂而上是鼓少重也乃摩其鼓之旁抑股或墜而下是股少重也乃摩其股之端如此則輕重相稱而縣直矣二鄭注謂上下爲聲之清濁似誤矣經所謂旁者乃鼓厚一寸之處若摩厚爲薄是摩廣三寸之面不得云旁矣且若摩其端之兩面則股必減輕縣者不直矣

王伯申經義述開序

昔鄧人遺燕相書夜晝曰舉燭因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也國以治

治則治矣，非書也。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買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會舉獨之義，幸而治，誤解鼠璞，則大謬。由是言之，凡誤解古書者，皆舉鼠璞之類也。古書之最重者，莫過於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於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其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其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其訓詁，遠邁前代。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經傳中質字易訓，虛詞難釋。顏氏家訓，雖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所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古聖賢經傳之詞氣，最為近古。然說文惟解特造之字，如「而」不及假借之字，如「爾雅」所釋未全。讀者多誤，是以但知攸訓所，而不知同迪。攸與由同，由通古音相轉，通音當如淮，淮之从攸，當之从由，皆是轉音，故通攸音近也。釋名曰：當淮也。但見言訓我，而忘其訓問。爾雅音問也，即詞之問也。雖以毛鄭之精，猶多誤解。何況其餘。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說，每為解頤。乃勸伯申勸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而共證此快論也。元昔教浙士解經，曾謂爾雅坎律餘也，為歐事詮也字之說，幸楮先生趨之，又謂詩鮮民之生，書惠鮮鮮寡，鮮皆斯之假借字，詩綱直如疑，如當解為而，疑乃實指其疑與登。同非此語，傳並並誤。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為佳，同之說。老子，夫佳二字相連，為辭者甚多，若以此之說，學者執是書以求之，當不悖謬於經傳矣。論語曰：出辭氣，斯遠鄙倍。可見古人甚重詞氣，何況絕代語釋乎。

焦氏離菴樓易學序

周易為經之首，古今治此學者，獨多有列國人之易，有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有元虞之易，漢學也。所存古法尚多。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全空矣。靜而思之，推而論之，聖人之造易也，象因卦生，辭因象著。大之天地山川，小之非緇車鬼，豈知詞人屬文，隨意接藻乎。是必有一定不易之辭與字，存

其中焉，易有爻有位，豈如今人并互體亦不論乎。是必有錯綜經緯，千變萬化，極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有吉凶悔吝，豈如今人三錢占替者能之乎。是必有不盡之言與意，隨所遇之，而取決焉。乃今求之，皆以後之易，皆不能使易之經文語語有因字字有據。然則空論而已。古聖人造易，必不若是。江都焦氏居北湖之濱，下帷十餘年，足不入城市，尤善於易，取易之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得所謂旁通者，得所謂錯者，得所謂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驗其往來之迹，于經文之中，而知其所以然。蓋深明乎九數之正負，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使聖人執筆著書之本義，豁然大明於數千年後。聞所未聞者，驚其奇，見所未見者，服其正。卓然獨闢，確然不磨。雖使義海以下諸賢，衆喙之而不能折其說。此我大清文治之所以軼乎前也。豈焦君一人之所通哉。焦君之易之為書也，曰：章句十二卷，曰：通釋二十卷，易闢略八卷。其大旨見於闢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為顯據。可例其餘。或曰：比例為闢，因其末之同，而迥其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元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特各于相通處，偶舉一隅，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因事而撰筮，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盡之言，使各象變適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于今易辭之外，藉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之所說哉。或曰：通釋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幾鑿乎。元曰：古未有字，先有言，有意，言與意立乎諸字，未造以前，伏羲畫三三而定其言與意，至倉頡始造乾坤之字，故徒言，而避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疾同意，傳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即此道也。若立乎其後而分執之，蓋未知聲音文字之本矣。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魚為避魚，韓詩外傳何以羨黎為據疾，元與焦君，少同遊，長同學，元以服官，愧荒所學，焦君乃獨致其心與力于學，其初治易也，亦不闢至斯，久之，如有所觸，而此學竟成。元于嘉慶十九年夏，連郵過北湖里中，見君問易法，君勿勿于終食間，舉三十證語，元即有聞道之喜，及至江西時，時趨其寫定寄讀，讀竟而敘其本末如此，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是學之謂乎。嘉慶二十一年夏四月。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子姻家劉端臨，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禮樂，雅言者，論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為魯之方言也。執禮者，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輅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尚釋之，况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為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記小辨一篇，足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

學也。魯國當時或有此學。納漢急就章。宋王安石說之類。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達志。順與訓通。借。即訓詰之訓。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亦因十變之祺。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學。甚明。何後儒之昧也。訓詰。則言語錯。執古聖之書。以小辨破其言。而斷論之。道義皆錯矣。使古聖人見後人如此。錯解之也。必啞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爾雅之學。則五經四書。皆鼠璞矣。今子為爾雅之學。以聲音為主。而通其訓詰。余與許之。以為得其簡矣。以簡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樂。不下席。余與子接席而辨之。其樂何如。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定之足下。蒙問爾雅注義。欲撰爾雅集注一書。誠說經之盛心也。元昔亦嘗有志于此。徒以官轍鮮暇。力有未逮耳。竊謂注爾雅者。非若足下之深通乎聲音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為其轉注假借。本有大經大緯之部居。而初識首基。其偶見之蹟也。山水器樂草木蟲魚諸篇。亦無不以聲音為本。特後人不盡知耳。如轉注。聲義與考工。鳥氏爾雅。手語。轉注。同。九章。考工。市軌。出爾雅中。蓋同。轉注。同音。假借。從高。得聲。得。義。與。亦。而。之。與。立。死。補。之。與。輪。前。接。皆。與。之。與。天。初。羽。大。而。之。與。同。故。音。義。皆。相。通。故。以。聲。音。文字。為。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懷。祖。先。生。之。於。廣。雅。若。膺。先。生。之。於。說。文。皆。注。爾。雅。之。短。幾。此。事。足。下。識。超。而。年。富。正。宜。及。早。為。之。古。注。之。善。者。采。之。淺。者。誤。者。棄。之。其。有。新。義。即。下。己。意。不。拘。郭。氏。一。家。之。學。兼。采。友。人。精。確。之。說。要。當。以。精。義。古。音。實。申。證。發。多。其。辭。說。為。第。一。義。引。經。傳。以。證。釋。為。第。二。義。也。

學經室一集卷六

考工記車制圖解上

作車以行陸。聖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者。車為多。考工記注。解釋尙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經文。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既宜之矣。于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率馮陋識。訂證牙。齒。相。載。輪。綆。車。耳。陰。軌。轅。深。任。木。衡。輓。等。十。餘。事。作。輪。解。第。一。輿。解。第。二。轅。解。第。三。革。解。第。四。金。解。第。五。推。求。車。度。次。弟。解。第。六。解。所。未。明。圖。以。顯。之。作。輪。圖。第。一。輿。圖。第。二。轅。圖。第。三。

輪解第一

察車自輪始。所以運車謂之輪。

車者。輪與輿之總名。故老子曰。致數車。無車。車雖有輪與輿之分。而其用莫先于輪。故考工記曰。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輕。是輪又為牙。輻。載之總名矣。考工記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今就兵車乘車為解。

輪網謂之牙。

考工記曰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蓋朝非一木其曲須揉身或其次爲瑣或合五而成規或合六而成規經無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爲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

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牙則加木作榘解曰車輞會也蓋榘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榘此餘義也考工記曰其齒不圓說文作齒齒也此蓋可證名牙之義又亦若夫牙寬牙厚之度則有記文可求記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是牙圍一尺一寸所謂牙圍者乃輞牙周

幣之大圍圍凡物圍者乃謂之圍牙圍一尺一寸即牙大圍面寬一尺一寸也牙寬同輪崇榘漆內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是漆其近幅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釐三毫古分法當云參分寸之一今概用分秒法

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毫也此記文本自明確無疑義再由榘其漆內等度推之亦無不合又車人大車輪崇三柯六分輪崇一爲牙圍亦如此法可以互證自鄭康成氏誤註牙圍及漆牙之度即爲言車制者首加一蔽注曰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參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

參分寸之二令牙厚一寸參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也釋鄭氏此義蓋以牙圍一尺一寸爲牙內外二面及建幅一邊踐地一過共四面之圍然上下牙邊之厚及內外牙面之寬雖同在此一尺一寸之中而寬厚之數尙無由定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毫兩邊得三寸三分三釐三毫餘七寸六分六釐六毫內外兩面分之以爲牙寬之數是牙寬三寸八分六釐六毫也復以踐地之邊厚及

牙面近地之一寸不漆是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毫爲一尺一寸之參分之一也餘參分之二爲建幅邊厚及近幅之牙面漆也由今論之此說不合者有五考工記凡言圍皆指圍者言之所謂牙圍實指輪輞大圍而言平度之得數不必定即其身而規之也必使其身而規之則牙內外及上下邊實長方形不得曰圍其不合一也輪人以牙在輪外踐地而行必須堅固故使之寬一尺一寸乃不匡

敵若以記文牙圍一面之一尺一寸爲兩面兩邊之數則牙寬祇三寸許太窄無此理其不合二也小車純參分寸之二是牙厚二寸記有互文詳經解今乃令牙厚一寸六分六釐六毫是以意命之也豈知記於牙寬已明言之牙厚則存于純數之中不啻明言之寧待後人以意命之曰令牙厚幾許乎且

牙厚一寸許毋乃太薄其不合三也不漆踐地一寸許其漆內得六尺四寸中調之三尺二寸爲設長設太長應門不能容詳推求再度次其不合四也車人言大車設徑一尺五寸合兩幅長四尺五寸兩牙圍三尺共九尺爲輪崇與輪人相證其制益明若以一尺一寸爲牙四面之數則車人所謂六分其輪崇一爲牙圍又將何說其不合五也

大車之牙謂之渠

考工記車人曰渠三柯者三鄭司農注云渠謂車榘所謂牙尙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氏注曰渠車輞也是渠即牙也

又案車人大車雖以柯起度制實相同今釋其文並附輪圖於後以資牙圍純數之互證也車人曰柯長三尺又曰輪崇三柯九又曰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牙寬一尺五寸又曰設長半柯一尺其圍一

柯有半四尺五寸徑又曰幅長一柯有半四尺五寸兩幅長也又曰其博三寸厚三之一又曰純寸又曰渠

三柯者三輪崇外周二十七尺也大車制輞故設徑輪每輪一尺二寸五分三柯者三輪崇外周二十七尺也大車制輞故設徑輪

考工記曰榘其漆內而中調之以爲設長榘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榘與光廣二聲同轉音與光廣四設者輻所濤也設中空謂之設

三寸六分六釐六毫榘之得五尺八寸六分六釐六毫又中調之即爲設長是設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毫此兵車之設至長者也故司馬瀟曰成方十里出長設一乘詩小戎曰文茵暢設毛傳曰暢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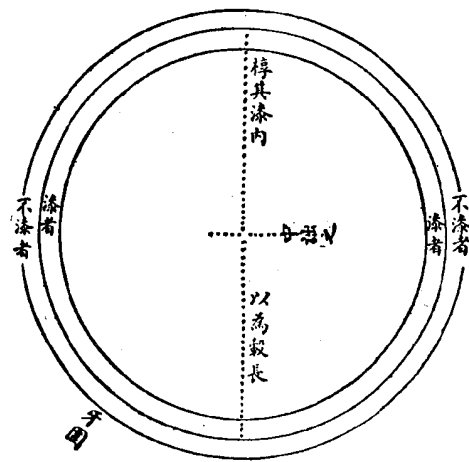
長設也記又曰以其長爲之圍是設長即設圍也淮南子曰郢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設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考儀禮註中人掘圍九寸三圍二尺七寸今設巨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毫故曰可也若其設中空處所以貫軸者則名曰設設說文作榘解曰車設中空也餘就篇作榘

榘榘聲之轉也榘爲中空之物故景亦名之儀禮聘禮記十六斗曰榘是也觀記曰量其數以黍是設設雖不必定如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先後鄭氏亦並以數爲設中空但司農讀數爲榘榘之數康成氏訓爲衆輻所趨皆指設外建輻之鑿爲言非設中空之謂矣記又曰以其圍之助指其數鄭康成氏註訓助爲參分之一此以圍助爲榘圍誤以數爲設中空處實大穿小穿之通名大穿曰賢小穿曰軹其圍度則記所謂五分設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是賢軹之圍即

微廣必加純數。元案鄭氏此說非是。記曰。純參分寸之二。則牙厚二寸。輪乃固。少薄。即不同矣。牙厚二寸。試三分分之。每分得六分六釐六毫內一分。與輻蚤曲刻處相齊。中一分為蚤。外一分常輻較殺處。是曰。純也。純寬六分六釐六毫也。輻所殺之。既與牙邊不相。當似乎牙向外出。其實合股之不殺者。視之。正與牙平。並不外出也。且所以必殺為純者。不過為濇泥之故。記曰。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並無別事。諺巧。而戴君東原又釋鄭氏輪算不。掉之義。以為輪不純。必左右搖搖。純則車勢。注於內。無傾掉之患。此益非記者之本意。大凡較長穿軸相得者。則安。較短而穿軸內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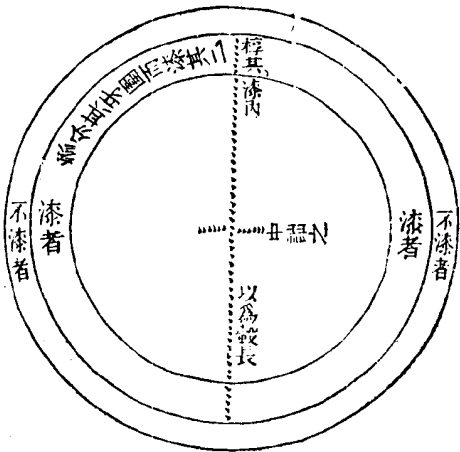
者則掉。若令牙厚出輪外。絕無關於掉不掉也。再案。大車小車。皆輻廣同。牙厚。純數居牙厚參分之一。何以明之。車人曰。輻博三寸。此則大車牙厚三寸可知。又曰。純寸。則純居牙厚參分之一。可知。今輪人惟舉純數。不言牙厚。以有車人之例。可見也。且以此制人人皆知。可以省文。初不料後人如是誤解之也。故不細釋車人牙厚之義。及輪人輻較外殺之制。則輪純之說不明。而牙厚亦無從起度矣。

漆輪牙厚漆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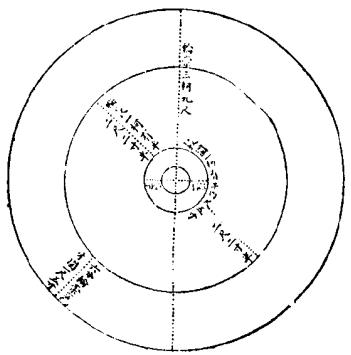


一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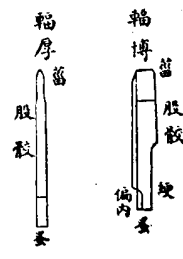
鄭注牙圍漆。牙厚漆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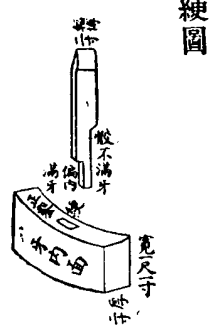
大車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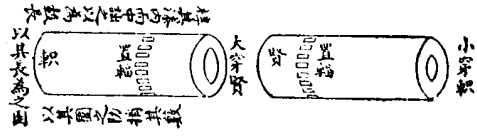
輻圖



較圖



純圖



一一一

車微謂之軌

輻圖東音餅之餅謂輪勢也。蓋漢人呼輪如餅。故餅可與假借字以定其聲。若說文輻勢之義。則不相涉也。

古者經涂九軌。軌廣八尺。匠人以爲度。軌自爲微迹之名。說文曰。軌。車微也。从車。九聲。蓋乘車兵車。車等。崇卑雖不同。而兩輪則同廣八尺。不如此。出門不合微。故禮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是也。孟子曰。城門之軌。莊子曰。車微中有鮒魚焉。亦並指車迹。軌寬八尺。比與兩旁各寬七寸者。輪必少。遠于軌。且以爲軌外設。屬建兵地也。輻內大穿之。較長九寸一分一釐。除去在外七寸餘。二寸許。藏入輻底。鄭氏以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純參分寸之二。湊足其數。非也。小穿較厚二寸八分。若其輻廣以倍之。則較長三寸。有是事。又兩輪頭亦名軌。詳見條下。

又案。輪人爲蓋。其部斗枚。鑿宇曲。句股。舊說皆不誤。故不爲蓋立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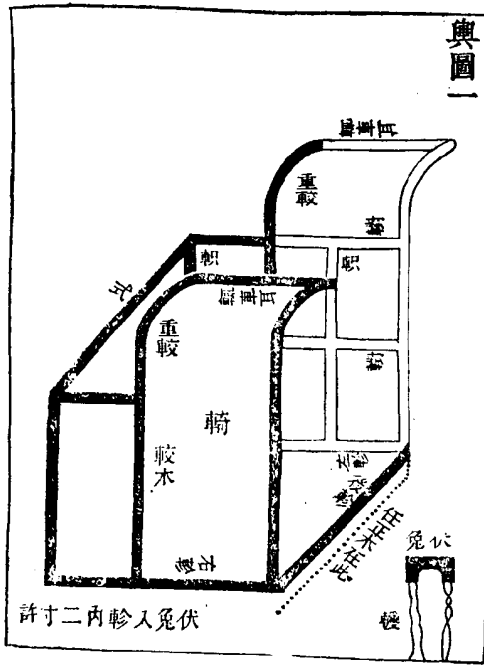
輿解第二

車上受物曰輿。說文曰。輿。車底也。續漢書輿服志曰。上古聖人觀轉蓬爲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故輿後于輪。輿者。軫輪軻之總名。專謂較式內爲輿者。非考工記曰。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是與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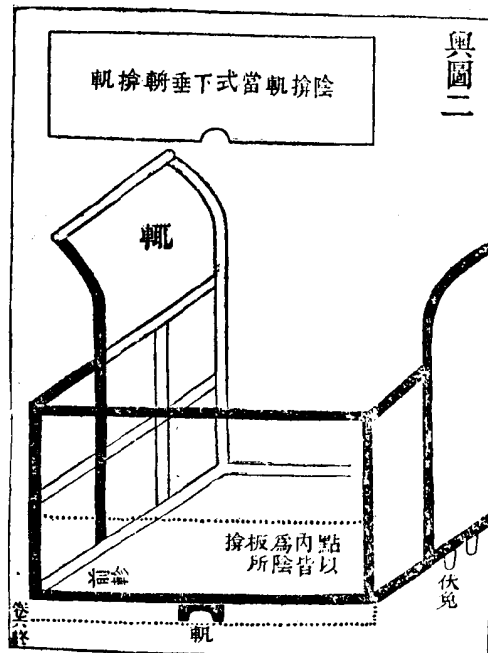
一一三

借易繫辭曰：範圍天地而不遺，禮運曰：范金合土。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通俗文曰：規模曰範，廣韻曰：範，模也。釋此諸義，自是半規而可模，範物使不過者，名曰範。範在前軛下，所以範圍軛身使不過也。故記曰：環濶自伏，兔不至軛七寸，考伏兔至軛一尺四寸許，環濶七寸，居其半，餘七寸始至軛，軛當與軛寬等三寸許，與環濶尚離三寸許，故曰不至軛。此由內而數至外也。記又曰：軛中有濶，謂之國，軛案，軛在輿前，人目及見，若環濶則在輿底，目不及見，故須察之。此由外以觀其內也。合此二者，其地確不可易。如此，記又曰：軛前十尺而策半之，此正為軛身起度，試略移其處，亦即不合此經文之可參考而知者。至傳說家若鄭司農、杜子春、許叔重，並曰：軛，車式前也。其意謂軛當式前下耳。非式上之前別有軛也。特以訓辭少，睡軛之為物，亦將與任正之木，同歸湮失，而車不可行矣。又周禮夏官大馭祭兩軛祭軌，杜子春云：軛當為軌，少儀祭左右軌，注：范與軌聲同，軌之物小，而必祭之者，因軛身不掉，全恃乎此，與軛共為關要，故孔穎達曰：祭之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使渾稱軛為車式前，並無其物，則將祭于式上乎？抑輿下乎？抑軛上乎？斯不然矣。又案：記者于車工之木，中乎度數，有定法者，必詳言之。若輻、軌及轆板與底橫木、陰板、輓等，工人皆可以意為之，惟取堅固，故不言其制，非無其物也。所以拚軌，謂之陰。

陰者，輿前式下板也。詩小戎曰：陰，輓也。毛傳曰：陰，輓也。箋曰：拚軌，在式前，垂輓上，稱名亦曰陰，陰也。橫側車前，所以陰容也。蓋輿前後皆空，又前軛下有軌以銜軛身，此陰板拚乎輿前，空虛下垂至輪上，并軌亦拚之，使不見，故陰即名拚軌，且為輿前容。



飾也，或直命拚軌為輓者，誤矣。



輿經室一集卷七

考工記車制圖解下

輓解第三

曲輓輓

輓者，曲輓駕馬者也。以其形曲，故與舟同聲。曰輓，軛身通長一丈九尺餘，車之材莫大于此。木之中輓者少，故必須揉治，乃中軛前上曲及弧深之度。禮運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出木根車，皆言瑞運之應。山木自生垂鉤之形，中乎輓度，不須揉治也。輓所以必揉曲之者，為登降均馬力也。輓人言直輓無搖之弊者，皆所以發明輓不可不撓之義。觀直輓之弊，可知曲輓之和矣。輓身在輿下者，正平長與輿等，四尺四寸。若夫出軌以前，軛身之長及所撓深淺等度，則舊說甚多，蓋輓身者，任正當免等剛，所據以起度者也。考工記雖無明文，必有互文見義之理。且輿前至輪端之長不定，則輿前駕馬之地，長短無準，揉輓深淺之度不定，則又有深則折淺則負之弊。記者安得不示人以定法乎？要知記文本自簡明，可據自鄭康成氏失解之，而其度不可求矣。今且依鄭注述之，其誤可見。記曰：國馬之輓深四尺有七寸，鄭注曰：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八尺，則餘七寸為

衡頸間也。又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注曰：謂軌以前之長也。據此，則鄭意以軌深四尺七寸為軌直垂下至與軌平處之高，得四尺七寸，除輪半崇及加輿與轅之四尺不入算也。且以軌前十尺為軌身之長也。後當免諸圖夫使軌前十尺為軌身，則軌身不能無挽，其挽之數，經無明文。于是又意為解曰：凡弓引之中，參揉軌之倨句中二可也。中二則參分損一耳。即十尺之曲，參分損一，得六尺六寸六分之直，再以軌深之四尺七寸為倨，以求其股，則股長四尺三寸三分有奇。即使服馬尾近著陰板之前，而軌端之衡已近居馬脊中矣。有是理乎？且國馬高八尺，亦就昂首者言之耳。中人皆長八尺，若馬頸壓衡處高八尺，是與人頂同高。馬再昂首高一丈餘矣。古馬納今馬，安有如此高者。此項至高不過六尺且記明言軌深，今解為軌高，于字義亦遠失之。又案：鄭注曰：軌前十尺十寸，或作七令七為驛四尺七寸，為句以求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此注，亦自知股太短，不足容服馬，訂七為訛字。但以七尺之驛為非，固以十尺之驛為是矣。若以十尺為驛，則軌身絕無挽矣。且即以十為驛，四尺七寸為句，得八尺零八分有奇之股，亦尚不足為驛馬地也。由前之說，則與前短縮，衡亦太高。由後之說，則與前略寬，軌又無挽，舛誤至此。皆由誤解記文之故。然則記文果何解耶？元案：記曰：軌前十尺，此自軌前直引至軌端，長十尺也。記曰：國馬之軌，深四尺有七寸。鄭司農注云：深謂軌曲中，此解極精確，不刊。觀記文，一曰：

凡輶，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軌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為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軌端下垂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軌身中心之長。考軌身有圍，即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軌身當以徑三寸入算。何也？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共深五尺，為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半圓之半圓形，不差分釐也。又軌身既有圍徑之三寸，則當有膺有臑。今以軌前十尺內，減兩端軌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半圓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毫。此軌身膺數也。若並軌兩端身徑在內，為軌前十尺之通徑，合軌身三寸，于深四尺七寸為五尺半徑，求半圓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毫。此軌身外背之臑數也。既得臑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為九尺七寸之通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適當轉圓得半圓半周，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毫。此軌身中心之長也。據今所推，則軌身之長，實定于軌深四尺七寸，及軌前十尺二語之中。記文本自簡明，可據鄭司農說，亦不誤。今密推之，亦適得半圓中規如此。不知康成氏何以必變其說，致一往皆謬也。又案：考工記車人曰：凡為輶，三其輪崇，此雖為大車直轅起度，而小車曲轅，亦同此法。凡字所括正多也。特以輿人既有明文，本不必遽據車人之文，以為典要。然恐輶深軌前等所推之數，未足深據。則試再以車人之文證之，乃益知記者省文互義，無不密合也。記曰：兵車乘車，輪崇六尺有六寸，三其輪崇，得一丈九尺八寸。今以所得軌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毫，加輿下軌身四尺四寸，其長一丈

九尺六寸三分六釐六毫，兩數比例，差一寸六分三釐四毫。但軌身膺數與軌底曲處相齊，若軌中心則已占八輿下軌身一寸五分，是所差實一分三釐四毫耳。制作之密，至于如此，古人精心，非後人可及也。至于軌身之衡，去地之高，則約六尺，何以明之？國馬高八尺，就昂首者言之耳。若其頸脊之間，服輶之處，至高不過六尺。中人皆長八尺，此與入胸相齊。今試擇馬之至高者驗之，皆如此也。漢書景帝紀：衛綰奏馬高五尺九寸，衡未平。此正壯也，馬十歲外尚平不得出關。此實就頸脊之間高者言之。故五尺九寸為極高。西漢初較周尺已差大。若建初慮使銅尺，則比周尺又大矣。又案：記曰：田馬之軌，深四尺。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此為半橢圓形，與國馬之軌為正圓者不同。故恐軌長三其輪崇，或有不合。試再推之，以軌前為通徑，軌深為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臑二數相減，得田馬軌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毫。法詳推車中，度次第解再加輿下四尺四寸，其長一丈八尺七寸四分四釐一毫。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九寸，差一寸五分五釐九毫。復除軌中心占八輿底軌一寸五分，亦僅差五釐九毫耳。是田馬之軌，亦密合也。又記曰：駑馬之軌，深三尺有三寸。記不言駑馬輪崇，然軌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以三寸遞減。田車輪崇減，于兵車三寸竊訂駑馬輪崇當六尺也。今亦以軌前為通徑，軌深為小半徑，求橢圓積得橢圓半周臑二數相減，得駑馬軌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毫。再

加輿下四尺四寸，其長一丈七尺二寸零零一毫。三其輪崇，得一丈八尺差二寸零零一毫。再除軌心占八輿底軌一寸五分，所差亦僅五分零一毫耳。是駑馬之軌，亦密合也。由此數者求之，可益證軌前軌深之說之非誤。而訂駑馬之輪崇六尺得數于記文所未及者，亦不為無據矣。又案：漢石刻武梁祠像，及孔子見老子畫像，皆有二馬車，右雖殘闕，形尚可辨。其車輪出輿下平至馬尾始昂而上，與古輶軌法，已不能盡合矣。輶絲軌以上為疾，疾謂之頸。秋官大行人立當前疾。司農云：疾，轅前胡下垂挂地。惠君定字曰：疾乃疾之說。唐石經已然。禮說曰：疾伯立當前疾。論語疏：小雅麥蕭疏引作疾，尚不誤。元案：惠說是也。胡疾一聲之轉。凡物下垂如人喉者，皆曰胡。故戈援之下亦名胡也。疾謂之頸者，秋官之疾，即考工之頸。同處異名，亦異名同實。蓋輶絲疾以上，其漸漸殺矣。輶後投任正謂之頸，當伏免者為當免。輶者，投任正之中者也。記言十分輶長，以一為當免之圍。是當免圍最大與任正同。記又言五分頸圍，去一為頸圍者，以頸投任正，中故殺之也。輶兩端木為任木，前端駕馬為衡任，後端持輿為任正。

考工記于輪人特出木之名，又言衡任正之制，漢以來說者多誤。鄭康成氏以任正為輿下三面材，戴侗已辨其為軫矣，而任正之制，尚然未覩。元案：任木者，輪兩端木名，衡任者，即轆前之軾，駕馬者也。任正者，軸後端之橫木，當車後持輿之後軾底者也。任木最關重要，故考工記于輪人特曰：凡任木，凡字意括，任正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又恐拙工之鑿小之，故終警之曰：小于度謂之無任。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也。匠人凡在案約大派其版謂之無任，文意同此。任正木最大，長應與輿廣等。橫安車後，與轆為內鑿之投作一形，因而加軾于軸，作一形，又加輿于軸上，作車形，輿後軾與任正交固若一，前軾下之軾規定軾身，是輿已安置軾上，不傾仄矣，而輿底與軸猶相離也。于是左右軾內有伏兔者，下鈎乎軸，是輿又得左右衡制之力，不動掉傾脫矣。故輿與輿軸三物合一，堅固不離，全賴此任正之力，試以馬引軾，軾與任正并力，載輿以行，而輿下伏兔又夾軸以行，輿下之軾，欲左右動移，而輿底伏兔及軾之力制之，軾上軾身欲反側，而輿與任正相合之力又制之，此任正之所以為正也。自解者不識車後有任正之木，而記又明有任正之名，遂以任正歸之軾，試思軾別為一直木，軸別為一直木，縱橫交處，非有內鑿之投金革之固也，因而加輿于軾，加軾于軸，無論軾身與輿不足以安輿，即軾在輿之下，軸之上，兩無關繫，直可抽出矣。縱令有金革以固之，百步之中，未有不敗折者也。以有任正之堅固如彼，無任正之外，謬若此，究其名物致誤之由，總由于輿後橫木為軾之一訓也。考工記軾屬於輿人，任正屬輪人，本不相涉，特以加輿于軾，其後軾與任正相合若一，又以輿左右前三面皆有板人，所不常指名，所指名為軾者，惟輿後耳。故左昭二十一年，張句抽艾而下，子城射之折股，曰：扶服而擊之，折軾，襄二十四年，踞轉而鼓琴，服虔曰：轉軾也。此皆獨指輿後之軾為言。世因有車後橫木為軾之訓，遂軾之名于任正矣。但考方言曰：軾，謂之枕，郭璞注：車為橫木，說文曰：軾，車後橫木也。釋名曰：軾，枕車前，若臥牀之有枕。就枕生義，故說車後者，車前。是揚許劉三君，雖以任正為軾之名，而任正之木向在，故或曰：車後橫木，或曰：如牀有枕，皆見其物，指其處，且象其形也。至鄭氏注周禮，知軾屬輿，不屬輿，因舉而歸之輿後，而于所謂任正者，竟以輿下前三面材當之，于是車後絕無此任正之橫木矣。總之，漢以前任正，因近軾而冒軾之名，漢以後歸軾于輿，而失任正之木，誤之又誤，鮮辨久矣。

又案：近戴君東原謂任正為輿，衡任為輿與軸，考工記凡任木以下三十八字，先發下文之意，下文乃舉其制，故重言衡與當兔之圍，此說亦誤。以今考之，其不合者有四：考工記周文最省，至車工之事，尤為簡潔，容有事當明言而省文互見者，斷未有先已明言其圍後又重復言之者。細檢記中無此文體，其不合一也。記以衡圍即起于衡長，故惟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其字下不必加衡字，而任正之圍，則起度于軾，故曰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圍，於其字下特著軾字以別之。若任正即軾

身，則其下軾字為贅疣矣，其不合二也。設使任正為軾，衡任為輿與軸，先言其圍，下文不妨再言，何以下文惟言軸圍及軾當兔圍，獨置衡圍於不論乎？其不合三也。軾之通長一丈二尺，斷不得以當輿下之六尺六寸，指名為軾，其兩端之長，置不入算，果軾為五分其長之一，則圍當二尺有餘，即輿下五分軾，則一為軸圍，大相矛盾，其不合四也。

小車衡，大車衡，所以鍵衡，謂之軾，所以鍵衡，謂之軾。衡，即衡任也。衡者，大車衡名，說文曰：軾，大車轅端持衡者，軾，車轅端持衡者，論語曰：大車無軾，小車無軾，包成注：軾者，轅端橫木以縛軾，軾者，轅端上曲鈎衡，其說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軾，端橫木，即衡也。軾乃持衡者，此已足正舊說之謬。戴君東原又為之證曰：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吾不知為車軾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元案：漢子晉問曰：子墨子曰：公輸子曰：子之為說，不知軾之為車軾，須與軾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軾非子所引不同。按：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軾，軾，所以引車，必施軾，然後行，伸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軾軾喻伸，包氏以論丈之軾，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軾，軾疏矣。據戴氏說，則包說謬矣。元又案：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氏注曰：軾，穿軾端著之軾，因軾端著之軾，鄭氏說本不誤。集解葉鄭取包，可謂無識。揚雄太元經曰：閏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故我軾軾，貴以伸也。此即子雲用論語之義，其曰：拔則為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也。此皆軾軾為衡高鍵之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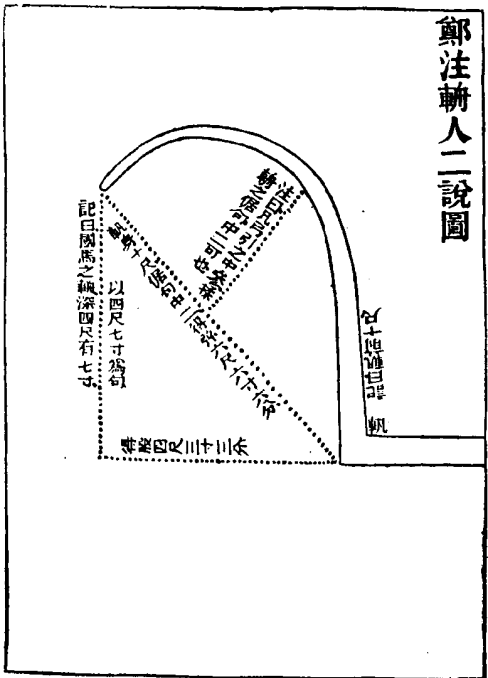
衡高下扼馬牛者，軾，謂之鳥啄，衡下兩軾，曰兩軾。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軾端直木也。車人曰：兩長六尺，亦直木也。若其壓馬牛頸處，則別有曲木縛於軾之下，以下扼馬牛之頸，包成論語注曰：軾者，軾端橫木以縛軾，此雖誤解軾為兩，而其言軾縛於軾木之下，則漢時日驗猶然。皇侃疏曰：古作牛車二軾，不異即時車，但軾頭安枕，與今異也。即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仍縛軾兩頭，著兩軾，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軾頭，又別取曲木為軾，縛著橫木以駕牛，即時一馬牽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軾別為衡高下曲木，其明。至梁時，此制尚存，故得以日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既言軾，又言軾，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軾，衡軾為二物，甚明。儀禮既夕曰：椁，如軾，上兩末，椁乃未合，椁置尸口中者，為半規形，木向上，據此，可知軾曲半規，特末向下耳。軾又名鳥啄者，鳥啄合聲為提，凡以手扼物，曰提，扼提，皆半規曲形之名。故詩韓奕曰：籥革金厄，厄，即軾。毛傳訓為鳥啄也。鄭氏爾雅：軾，鳥啄，即詩所謂蝟蝟者，蝟，行屈中，即名厄也。蝟，蝟曲，蝟曲，考工記：盧人刺兵，欲無蝟，亦此義也。釋名曰：鳥啄，向下文，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此象形則得矣。釋義則其謬也。兩下駕牛，軾用一軾，若衡下駕馬，則用兩軾，故兩軾又名兩軾，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軾而還，昭二十六年，中橋九，蘇胸法，軾服度，曰：軾兩邊，又馬頸者。

所以貫綬謂之軸。軸末謂之書。書謂之軌。軌謂之軛。軛上鍵謂之鞅。鞅謂之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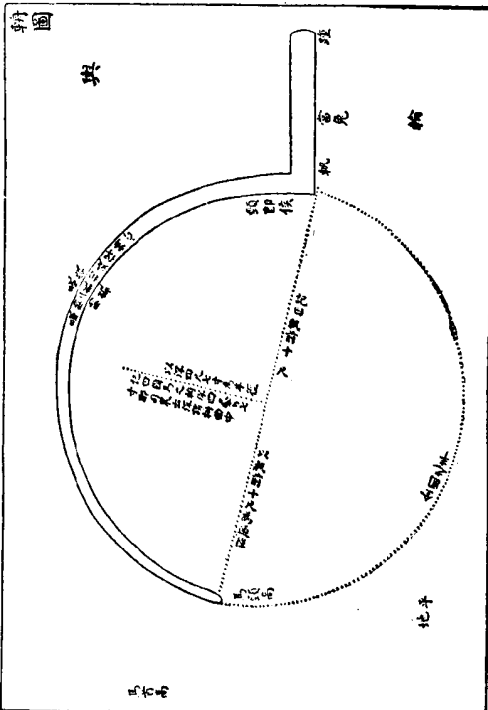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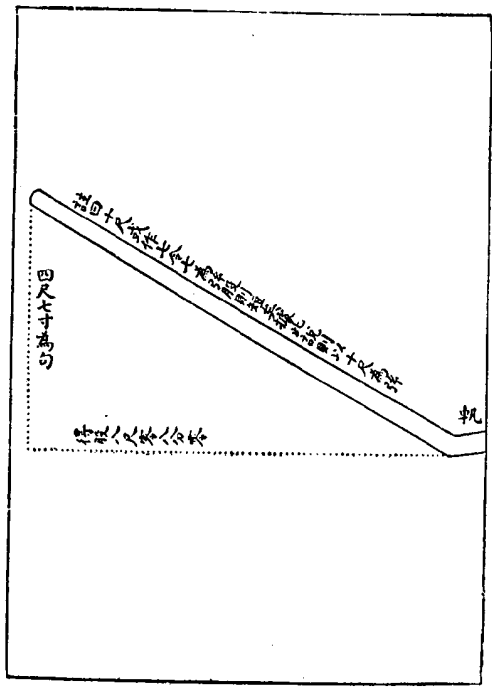
釋名曰。軸。抽也。八穀可抽出也。說文曰。軸。持輪也。史記淳于髡傳曰。髡言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蓋軸橫與底穿兩輪運於穿中。滑之乃滑也。謂軸末出殼外為書者。說文曰。書。車軸端象形。或從持作轉。書長而細又在殼外最易相敲。故敲從書。晏子春秋曰。齊人好敲。敲相犯以為樂。史記齊田單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傳鐵節。皆謂此也。書又為軌為軛者。王先生懷祖曰。詩。濟盈不濡軌。此軌字與少儀同。少儀曰。祭左右軌。鄭氏注曰。軌與軛於事同。謂轉頭也。今本亦誤。據正義。周禮。大駟祭兩軛。與少儀兩軌同處。是軌即軛也。輪半崇三尺三寸當軌。詩曰。不濡軌。言其淺也。王齡謙云。毛傳棘軸以上為軌。上

蓋于上字也。此辭有有潤濟難。為也。不求其軌。其。皆字。字相對。為。軌。為。軌。為。軌。則。求。聖。太。遠。矣。元又案。曲禮曰。國中。以策。肆。勿。驅。塵。不。出。軌。此。言。國。中。不。疾。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道。上。之。軌。即。塵。也。安。得。不。出。乎。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穴。出。也。李。巡。注。水。從。旁。出。為。沈。此。甚。背。車。兩。軌。之。形。故。名。同。矣。晏子春秋。於。公。為。西。曲。頭。其。深。減。軌。軛。本。殼。末。之。名。今。軸。末。亦。名。軛。者。二。物。相。近。名。即。相。移。釋。名。曰。軛。指。也。如。指。而。見。於。殼。頭。即。謂。此。也。謂。書。鍵。為。鞅。者。說。文。曰。鞅。車。軸。端。鍵。也。象。兩。穿。相。背。从。舛。從。省。聲。又。轄。从。車。寄。聲。同。鞅。詩。曰。開。關。車。之。鞅。分。是。也。問。關。鞅。也。非。鞅。詩。人。從。不。以。鞅。之。長。三。寸。四。寸。惟。所。便。故。淮。南。子。曰。夫。車。之。能。轉。千。里。所。者。其。要在。三。寸。轄。戶。子。曰。文。軒。六。軌。無。四。寸。之。鞅。則。車。不。行。是。其。證。也。鞅。又。為。輪。者。曲。禮。曰。僕。展。輪。効。駕。是。也。桐。城。馬。宗。璉。曰。禮。先。言。展。輪。次。言。衛。衣。由。右。上。則。輪。為。書。末。之。輪。非。與。中。之。輪。可。知。曲。禮。疏。引。盧。植。注。曰。輪。謂。轉。頭。也。不。誤。釋。文。引。盧。植。注。曰。謂。轉。頭。則。誤。矣。

鄭注轉人二說圖



一四〇



吳子兵法曰：汗鑄有餘則車輕人。

方言曰：鑄，鍊也。廣雅曰：太不御，引釋名謂作鑄。元案：鑄，文曰：治金也。鑄為鈴，鑄為鐘。鑄，皆非車上之金。蓋鍊即鑄字。鑄即鑄字。音同而俗相假耳。據此則鑄一物穿內以鍊，鑄一物鑄上金也。方言：謂在善謂之精者，儀禮既夕記曰：大服木鑄，鑄今文為精，喪用木精，平日用金可知。謂車環為指者，爾雅釋器曰：環，謂之指。郭璞注曰：著車衆環，謂衡上環為轆者，爾雅釋器曰：載轆謂之轆。郭璞注曰：車轆上環，所貫也。說文亦曰：轆，車衡載轆者。高誘淮南子注曰：轆，元案：金革之事，考工不詳，而鑄鑿錫指等，並為至要，故詳解之。

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

案：考工記車工之事，文省事該，其言度數，每建首一物，明言其度，其後或多或少，分析推之，或略或闕，交互求之，加減比例，毫釐不差，元既因其度數之關於大體者，考于解中矣。復類其次弟相求之故，及未推之事，步算如左。

記曰：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得輪崇六尺六寸。

記：不言輪周，然以輪徑求輪周，其數可得。古法徑一圍三，皆是疏率。徑一圍三，乃六等邊形。每徑與圍半徑相等也。考工于大車則用疏率約計之，觀車人乘三柯者，可見輪人不言牙周，密率故也。隋志載祖沖之所開密率，實得古法。觀轉牙天求孤背得數，與三其輪崇。說合知古人本有密率，後人失之耳。其率：徑一者，圍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今用此求得。

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零。

記曰：六分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今推得牙面寬一尺一寸。

牙面寬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推得牙面漆者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不漆者三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牙厚，今以車人文互校，求得牙厚二寸。

牙厚二寸。

記曰：梓其漆內面中曲之，以為較長，推得較長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以其長為之圍，推得較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較徑，蓋有圍即有徑也。密率圍周一零零零零零三二一八三零，今用此求得。

較圍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較徑，蓋有圍即有徑也。密率圍周一零零零零零三二一八三零，今用此求得。

記：不言較徑，蓋有圍即有徑也。密率圍周一零零零零零三二一八三零，今用此求得。

較徑九寸三分三釐七豪。

記曰：五分其較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今依鄭注，訂去一為去二，推得賢圍一尺七寸六分。

軹圍一尺一寸七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賢軹徑，今以密率求得賢徑五寸七分零四豪。

軹徑三寸七分三釐四豪。

記曰：參分較長，二在外，一在內，置其輻，說知植立之也。設植古同。詩商頌：置我輻。漢曰：輻博同牙厚二寸。除輻博，推得

小穿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二在外，一在內。

大穿長九寸一分一釐一豪，一在內，一在內。

記：不言輻長，今以輪半崇，除去牙面寬，及減較半徑，求得輻長一尺七寸三分三釐一豪。舊並本入錄。

記：不言輻博厚，今以車人校之，求得輻博二寸。

輻厚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參分輻長，殺其一，其一，即較也，推得輻股長一尺一寸八分八釐四豪。

輻較長五寸七分七釐七豪。

記曰：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較圍，今以股博股厚二數，推得較圍。

股圍五寸一分四釐一豪。

較圍三寸四分二釐六豪。

記曰：繩參分寸之二，今所殺輻博外三分寸之二為較，不滿牙外邊，即繩也，推得繩六分六釐六豪。

記曰：以其長為之弱，推得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當等，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當等，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當等，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當等，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當等，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當等，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當等，得

弱長三寸。

記：不言蚤長，今求蚤長約與當等，得

弱長三寸。

張長三寸。舊說張長同外。而寬。張穿外。出之加。非是。蓋乃橫貫牙面。蓋他不脫者。若有髮。必足見足字解。牙足之足。則大。則矣。

右輪

記曰。與崇車廣如一。推得

與廣六尺六寸。

記曰。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隱。推得

隱深四尺四寸。

記曰。參分其隱。一在前。二在後。採其式。推得

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

記不言輪較深。今除去式深。求得

輪較深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不言式長。今求式長。與與廣等。得

式長六尺六寸。

記曰。以車廣半爲式崇。推得

式崇三尺三寸。

記曰。以隱半爲較崇。推得

較崇于式二尺二寸。較通高五尺五寸。

記曰。六分車廣。以一爲軫圍。推得

四軾圍一尺一寸。

記曰。參分軾圍。去一。爲式圍。推得

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豪。

記曰。參分式圍。去一。爲較圍。推得

較圍四寸八分八釐八豪。

記曰。參分較圍。去一。爲軾圍。推得

軾圍三寸二分五釐九豪。

記曰。參分軾圍。去一。爲軾圍。推得

軾圍二寸一分七釐二豪。

右輿

記不言國馬輿長。案記曰。輿前十尺。輿深四尺有七寸。由此求正圓半周爲軾身。得

軾身中心長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軾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
軾十五尺七寸七分九釐。

記不言田馬軾長。案記曰。田馬之軾深四尺。今以軾前十尺內減軾身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爲大通

徑。軾深四尺爲小半徑。爲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二十九尺五寸九分七釐八十一豪。半橢圓周

十三尺六寸二分一釐三豪。此腦數也。再以軾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軾身徑三寸于四尺。共深四尺三

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三十三尺七寸七分七釐。此腦數也。以腦二數相減。得

尺五寸六分六釐九豪。此腦數也。以腦二數相減。得

田馬軾身中心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四釐一豪。

記不言駑馬軾長。案記曰。駑馬之軾深三尺有三寸。今以軾前十尺內減軾深兩端六寸。餘九尺四寸

爲大通徑。軾深三尺三寸七分二釐二豪。此腦數也。再以軾前十尺爲大通徑。加軾身徑三寸于三

尺三寸。共深三尺六寸。爲小半徑。爲半橢圓形。求其積。當二十八尺八寸七分七釐。此腦數也。以腦二數相減。得

十六豪。半橢圓周十三尺三寸二分八釐五豪。此腦數也。以腦二數相減。得

駑馬軾身中心長一丈二尺八寸零零一豪。

記曰。十分其軾之長。以爲當免之圍。推得

當免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曰。參分免圍。去一。以爲頸圍。推得

頸圍一尺零一分五釐零。

記曰。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推得

踵圍八寸一分二釐零。

記曰。衡長車廣如一。推得

衡長六尺六寸。

記曰。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衡圍一尺三寸二分。

記不言任正長。今求任正長。與與廣等。得

任正長六尺六寸。

記曰。任正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推得

任正圍一尺五寸二分三釐六豪。

記不言軸長。今求兩輪相去八尺爲軌。兩輪加小穿各長一尺八寸二分二釐二豪。再約以一寸六分

一蓋一蒙爲出設設之地求得
軸長一丈二尺。匠人應門二徹全注曰三徹之內八尺三寸二分四尺半之爲一丈二尺與今所求相合蓋應門容二車也依此法法則徹八尺外小穿各長三尺六寸軸通長一丈三尺四寸應門樞固不能容車矣

記曰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推得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

軸徑與大穿徑不相當其中爲鋼厚也今以兩徑數相減求得

鋼金厚七分四釐九毫

右軾

右車制圖解元二十四歲寓京師時所撰撰成即棄之其間重較輒前十尺後軾諸義實可辯正鄭注爲江慎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且以此立法實可閉門而造駕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書出元後其于任木梢數等義頗與鄭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亦姑與江戴諸說並存之以待學者精益求精焉嘉慶八年阮元識於浙江節院時年四十

學經室一集卷八

論語論仁論

孔子爲百世師孔子之言著於論語爲多論語言五常之事詳矣惟論仁者凡五十有八章仁字之見於論語者凡百有五爲尤詳若於聖門最詳切之事論之尙不得其傳而失其旨又何暇別取論語所無之字標而論之邪今綜論論語論仁諸章而分證其說於後謹先爲之發其凡曰元竊謂論語解仁字不必煩稱遠引但舉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及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和入偶之人數語足以明之矣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入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入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齊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爲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入偶之道是必入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入偶之注即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旨能近取譬即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即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蓋孔門諸賢已有未仁難竝之論慮及後世曾仁之務爲高遠矣孔子答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訥夫言訥於仁何涉不知浮薄之人語易侵暴侵暴

則不能與人相入偶是不訥即不仁矣所以木訥近仁也仲弓問仁孔子答以見大賓承大祭諸語似言敬恕之道於仁無涉不知天子諸侯不體羣臣不帥民時則爲政不仁極之視臣草芥使民糜爛家國怨而畔之亦不過不能與人相入偶而已秦隋是也其餘聖門論仁以類推之五十八章之旨有相合而無相戾者即推之諸經之旨亦莫不相合而無相戾者自博愛謂仁立說以來歧中歧矣吾固曰孔子之道當於質者近者庸者論之則春秋時學問之道顯然大明於世而不入於二氏之塗吾但舉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不必多其辭說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唯唯弟子不能學也

元謂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即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等論之曰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入偶而仁始見也即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所謂不墮錫類也己欲達德行亦必使人達德行所謂愛人以德也子子所謂人非人不濟正是立人達人之道也亦即近取譬之道也此皆不視仁太高誤入聖字也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達者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達

元又謂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爲心義猶人之所以爲路非謂即心即仁也若云此仁即真是心斷不可云此義即真是路也總之聖賢之仁必偶於人而始可見故孔子之仁必待老少始見安懷若心無所著便可言仁是老僧面壁多年但有一片慈悲心便可畢仁之事有是道乎

許叔重說文解字仁親也从人二段若膺大令注曰見部曰親者密至也會意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和入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入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人相入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入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元謂賈誼新書何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以上諸義是古所謂人耦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即人之也元案論語問管仲曰人也詩匪風疏引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爲仁也意更顯矣又案仁字不見於虞夏商書及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尚無此字其見于毛詩者則始自詩國風海美且仁再溯而上則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

子此匪人字實是仁字即人偶之意與論語人也魯伯氏邑相同蓋周初但寫人字周官禮後始

造仁字也。鄭箋解匪人為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慢。皆不知人即仁也。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介尹子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並稱。孔子謙不敢當。非特不居仁。且不居智。孔子又言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此可驗聖仁智三者之次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元謂以上三章。孔門論仁近譬之道。子夏恐學者視仁過高。將流為虛悟遠求也。故曰。勿謂仁不易知。但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道即可近譬而知。此數語。將皆宋以後一切異端空虛元妙之學。晉人最重遠道。遠與近譬近思相反。儒家學案。標新競勝之派。皆預為括定。曾子子游。虛子張於人無所不容。過於高大。不能就切近之事。與人為仁。亦同此說也。其曰。為仁。可見仁必須為。非端坐靜觀即可曰仁也。曰。就為。並即相人偶之說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元謂右三章。皆言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顏子克己。己字即自己之己。與下為仁由己相同。言能克己復禮。即可克己為仁。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道。仁雖由人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即不仁矣。孔子曰。勿謂仁者人也。必待人而後說。為仁。當由克己始。且即繼上二克己字。而申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亦可謂大聲疾呼。明白曉暢矣。若以克己字解為私欲。則下文為仁由己之己。斷不能再解為私。而由己不由人反請辭氣。與上文不相屬矣。顏子請問其目。孔子答以四勿。即克己之謂也。視聽言動。專就己身而言。若

克己而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斷無不愛人。斷無與人不和。人偶者。人必與己。故為仁矣。但言之。若曰。我先自己好。自然愛人好。我要人好。人自與我同作好人也。一介之士處世。天子治天下。皆之道也。視聽言動。不涉家國天下。一字。而齊治平之道。具在。孔子恐學者為仁。專待人而後並為之。故收向內言。孟子曰。仁內也。即此說也。然收至視聽言動。亦內之至矣。一部論語。孔子絕未嘗於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虛言仁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孔子向內指之曰。其心不違。可見心與仁。究不能使之渾而為一。即仁即心也。此儒與釋之分也。又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問右尹子革。諷所招之詩。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可見克己復禮。本是古語。而孔子皆引之。且觀楚靈王之事。可知克己復禮。則家國必仁。不能克己復禮。則國破身亡。夫求鼎訴天。豈止不能克己。究其始。亦不過因不能克己。充之至於如此耳。

毛西河檢討四書改錯。曰。馬融以約身為克己。從來說如此。惟劉炫曰。克者勝也。此本揚子雲勝己之私之謂。克語。然己不是私。必從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為私。稱曰。己私。致集注謂身之私欲。別以己上添身字。而專以己字屬私欲。於是宋後字書。皆注己作私。引論語克己復禮。為證。則誣甚矣。毋論字義。無此。即以本文言。現有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且克己不是勝己私也。克己復禮。本是成語。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問所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是夫子既引此語。以欲楚靈王又引以告顏子。雖此問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己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故春秋莊八年。書師還。杜預以為善。公克己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敷上書云。克己引愆。顯揚。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即北史稱馮元興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自來。克己。自下。直作卑身。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別以克字作剋字。正以措剋。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故云。則是約己自剋。不必戰勝。况可詰私字也。

凌次仲教授曰。即以論語克己章而論。下文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已對稱。正是鄭氏相人偶之說。若如集注所云。豈可曰。為仁由私欲乎。再以論語全書而論。如不思人之不已。知。其學而及。皆問不病人之不已。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修己以安人。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皆人已對稱。此外之己字。如無友不如己者。人潔己以進。仁以為己任。行己有恥。莫己知也。恭己正南面。以為厲己。以為誘己。若作私欲解。則果不可通矣。馬注以克己為約身。最得經意。邢叔明忽援劉光伯之言。謂嗜欲與禮義交戰。蓋

劉襲春秋正義所述者。不知劉氏因上文有楚靈王不能自克之語。故裂文生義耳。與論語何涉。竊以馬注申之。克己已即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中庸云。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動實兼視聽言三者。與下文答顏淵請問其目。正相合。辭意尤明顯也。臧用中太學曰。按左氏克己復禮仁也。即論語克己復禮為仁。古志本有是語。孔子嘗稱之。左氏引以論楚子。論語引以答顏淵。注疏家各裂文生義。爾雅釋詁。克勝也。又勝。克也。展轉相訓。杜元凱本之。楚靈王誇功伐。多嗜慾。不能修身自勝。以歸於禮。故劉光伯疏有嗜慾與禮義交戰之說。此以釋左氏。而非以釋論語也。馬季長以克己為約身者。能修己自勝。約儉其身。即下文非禮勿動四者。是范武子訓克為責。責已失禮而復之。與下文勿義亦通。馬氏約身之訓。即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約身則非禮勿視聽言動。故克己復禮連文。左傳論語馬杜范劉等說。義本互通。惟劉光伯嗜慾之言。意主楚靈王。而邢叔明襲之以釋論語。遂開集注訓己為私欲之端。與全部論語人已對舉之文。方鑿自柄之不合矣。

元謂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如見大賓。語似敬恕之道。與仁無涉。不知古天子諸侯之不仁者。始於不敬大臣。不體羣臣。使民不以時。漸至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廢爛其民而戰之。若秦隋之殺害羣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思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究其始。不過由不敬不恕充之。以至於此。沒而謂之不愛人。不人偶人而已。若有見大賓承大祭之心。行恕而帥天下以仁者。豈肯少為輕忽哉。此所以為孔門之仁也。又子夏論。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此亦為邦之道。不仁者遠。能使枉者直。此即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道。亦即天下歸仁之道也。

又案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為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周禮。凡言大賓客。皆諸侯朝覲之禮。爾雅曰。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不得稱大賓大祭。此與夏時股輅之例同。

又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晉曰。季之言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語本此。孔門師弟所述。半為古人之恆言。故孝經中語。每見於左傳。世人以其出於孔子。則重之。出於子夏。皆臣則忽之。豈知此皆夏商以來相傳之言。孔子且奉為準繩。所以春秋時學行為至中庸也。顏子仲弓所請。請事斯語。乃有事於孔子所舉之古語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元謂此章即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元謂兼五者之長行之天下。始可謂仁。必如此始能愛及天下臣民也。又何疑於敬恕之非仁乎。大

約聖仁二字。所包甚廣。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元謂此章亦論治天下國家之道。動之不以禮。謂不動民以禮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元謂此章論王者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為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亦也。何如。子曰。亦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乘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元謂仁之有益於人民者甚大。孔子尚不敢當。故但以治賦為宰。與賓客言。忠清許人。而不許以仁。子貢視仁過高。故孔子近而易之。孟武伯子張視仁太易。故孔子難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爾雅。穀。食也。邦有道。穀。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集注本。自克伐怨欲以下。分別章。讀。

元謂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為仁。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元謂右三章。可見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之序。孝弟為仁之本。即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所以堯典必由親九族。而推至民。雍也。博愛平等之說。不必辯而知其誤矣。為仁為孝弟之本。故

孔子謂宰我欲短喪為不仁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元謂三人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許之。愛人之道也。愛人尚謂之仁。况愛君至於如是乎。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元謂夷齊讓國相偶而為仁。正是己立立人已達達人之道。諫而餓死。與比干同。愛君之至也。衛君反是不仁可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元謂以上四章。以比干夷齊證之。其說更明。聖門論仁。為富貴生死所不能奪。所以聖人之言。反正經權。行之百世而無弊。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元謂此二章。論管仲不必以死子糾為仁。而以匡天下為仁。蓋管仲不以兵車會諸侯。使天下之民無兵革之災。保全生民性命。極多仁道。以愛人為主。若能保全千萬生民。其仁大矣。故孔子極許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糾之小節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或曰。雅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佞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元謂未有佞人。假人以口給。而能愛人。與人相人偶者。所以仁道貴訥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元謂以上六章。由司馬牛問君子及憂無兄弟推之。可見為仁須訥言。修行恭敬忠勇。自然四海之人。各以仁應。雖之絕域而不可棄。無兄弟亦無害也。亦即顏子天下歸仁之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元謂以上二章。可見為仁須剛勇也。

子曰。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元謂上二章所言。乃剛毅木訥之反。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周有大賈。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元謂以上六章。皆言為仁須擇仁人與我相助。觀此。則相人偶之說益明矣。

用力無不足。即一日克己復禮之說。又禮樂亦惟仁者始能行之。如春秋之世。列國尚行禮樂。親饗朝會皆禮樂也。若觀兵滅國。仇殺相尋。何必揖讓於階肆間哉。

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元謂右三章。可見為仁之道。若不明其過。必失之愚。有此不可陷及惡不仁兩事。始見孔子論仁之全道。不應更有一毫流弊。其有弊者。因不能證明聖言而失其本旨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元謂以上四章。言為仁之道。在於悠久。顏子但許三月不違。可見為仁之難。心與仁不違。可見仁與人心。究不能渾而為一。若直號仁為本心之德。則是渾成之物。無庸用力為之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元謂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為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

又案。元此論乃由漢鄭氏相人偶之說序入。學者或致新辭之疑。不知仁字之訓為人也。乃周秦以來。相傳未失之故訓。東漢之末。猶人人皆知。並無異說。康成氏所舉相人偶之言。亦是秦漢以來。民間恆言。人人在口。是以舉以為訓。初不料晉以後。異說紛紜。狂禪迷惑。實非漢人所能預料。使其預料及此。鄭氏等必詳為之說。不僅以相人偶一言以為能近取譬而已。

學經室一集卷九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間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孟子反之。一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毫流弊。貽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其於心。然其心者。仁之端也。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為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賴有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為仁也。孟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即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

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出於老子之說，韓非託之，而遂至於大壞，釋氏襲之，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相從，以次相序，仿彙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為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為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即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即所謂格君心之非。宋經將之楚，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為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失口曰利。吾國而孟子所關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至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所以不顧人之文繻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為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為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至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即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至是猶齏齏而強酒。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天子當歸於齊，至惟此時為然。

孟子曰：仁言不如至得民心。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至不仁者乎。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六章，言為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之道，正經界，薄稅斂，不罔民，久行而待時，民之受處。

政者必歸之，莫之能禦，是以大國畏之，與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至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至亦終必亡而已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至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至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為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至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至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鄒與魯閔，至君行仁政，斯民視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至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而賦斂好戰，陳廢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蕩危變辱，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流為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禮者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為禮者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聃之原委也。故韓非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舉國而國威。民治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驥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即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子之流為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為道。則人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篆體。从人二。訓為相人。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字亦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人與仁言之。即聖人之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即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向不忍。王見牛向不忍。況相並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即後章折枝是不為。非不能之能。後章推愛牛之恩。即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謂孟子並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為重。義禮智但四端而並言之。即如此章言四端。皆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至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為性善。所以仁為人心也。仁之端於乍見孺子。將入井時。視之。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善最確實之據。象紂幽周。縱習為惡。但於乍見之時。未必無此心。是以孟子決其為善者。全以乍字為憑。仁非外探。求之則得。況蒸民之詩。足為先聖相傳仁道之實證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至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按此章言仁。其於人心。猶五穀之種。穀種須種之方熟。仁須為之方成。乍見即穀初生也。穀乃美種。可比人之性善。美稗則牛羊之比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至達之天下也。

按。良能良知良字。與趙孟之所貴非良貴也。良字同。良。質也。見漢注。無與旨也。此良知二字。不過孟子偶然及之。與良貴相同。殊非七篇中最關緊要之言。且即為要言。亦應良能二字。重於良知。方是充仁推恩之道。不解王文成何所取。而以良為聖賢傳心之秘也。陽明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儼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一照皆真。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無所住處。陽明之言如此。學者試舉以求之。孟子七篇中有此境否。此境可以論孩提愛親之仁否。陽明直以為佛氏之言。而不之諱。且此儒佛相附。亦不始於陽明。本可深辯。但此命意造語之超妙。尚非全是佛氏之言。此乃晉宋間談老莊者。無可再談之時。亦雷次宗一流人。講禮厭繁之後。遂造次宗。乃走老聃。厭棄周禮。據晉子問。四時周禮者。莫如老子。而歸於元妙之故。復擇取清言中。自然神理。最清遠超妙者。與白蓮社諸人。合西僧之說。相近相似者。傳會之。委縱之。譯為釋言。而昧所從來。由此傳流南北。遂成風尚。再成禪學。其風愈狂。蓋老莊之書。具在。止於此而已。不能以其本無者。託之。至於釋氏梵書。則非譯不明。慧業文人。縱筆所之。無所不可。無從驗證。故晉會稽王道子傳曰。佛者清遠無慮之神。夫清遠無慮。非老莊清言。而何。陽明宗旨。直是禪學。尚非釋學也。

又按佛經大指。具見漢四十二章遺教等經。不過如此。無大玄妙。自晉常山衛道安以彌天俊辯之高才。獨坐靜室十二年。構精神悟。始謂佛經為舛。道安乃第一大譯主。遺教為第二次譯主。此以晉人玄學入釋學之始。蓋舊經本非舛。然必以為舛。方能以玄學屬入變易之也。故蓮社魏道生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言道矣。舊學僧徒。以為背經。據此。可見晉宋人以老莊玄學。改增佛說之實據。舊學僧徒。拙守本經者。見其相背矣。道安既與佛圓澄合。互相標榜。符會如一。復令玄宗流布。分遣弟子四出。道安與慧遠入襄陽。慧遠又入廬山。與雷次宗周續之。宗炳等合。雷次宗。周續之。宗炳。與慧遠。本皆通儒才士。慧遠少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從釋道安受業。周續之少從范甯通經。窮研老易。預蓮社。宗炳富於學識。尤精玄理。入蓮社。雷次宗博學明詩禮。入蓮社。以上見宋書。北魏書。及蓮社高僧傳。周續之。雷次宗。又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見陸德明謝靈運。亦此傳。宋以前名蓮社。十八行狀。慧業文人。故晉宋以後。西僧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多以神驗見異於世。至於翻經著論。非藉名儒文人之筆。不能隨事。本引人喜入彼道如此。此以玄學入釋學。而昧所從來之蹤跡也。至于梁達

之盾，皆謂甘食悅色為非性哉。趙岐注本未錯也。又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形與色尚直謂之性。何況味色聲臭安佚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易牙之於味也。此一節更為明顯與告子食色性也四字無異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至四體不言而喻。

按：此章可見仁之根於心，孟子即以爲性，即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至自求多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不忠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至近焉。

按：上四章言仁爲人之心術，加一禮字，爲反求諸己不怨人之說。實論語克己復禮爲仁之正傳也。墨者夷之，至夷子慙然爲問曰：命之矣。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至惡能治國家。

按：以上三章，皆孟子闢異端之說，充塞仁道也。即農家者流如許行者，尙必置辯，此時韓非老莊之

說尙未興，釋氏之言更未起，若孟子親見其說之害仁，其闢之更當何如。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

按：此章所言殺一不辜，即不仁也。

又按：古人論上等人，又分三等，曰：聖人、仁人、智人。論語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又曰：未智，焉得仁。

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陽貨曰：可謂仁乎，可謂智乎。合之孟子此章，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則聖

仁智三等，分明之至矣。又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章但言始智終聖，中間尙

有仁之一等。孟子雖未言及，而實包舉在內。蓋有仁而未聖者矣。未有未仁而聖者也。此章定是始

智中仁終聖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始終之閒，原有中之一層。

淳于棼曰：先名實者爲人也。至衆人固不識也。

按：此節論伯夷伊尹，下惠皆爲仁。孟子又許伯夷伊尹爲聖，是古者皆以仁爲聖之次也。

公孫丑曰：高子曰：小弁，至五十而瘞。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至可謂親愛之乎。

燕人辟，至又從而爲之辭。

按：以上三章，皆言善處仁道之變，而不失爲仁道。

學經室一集卷十

性命古訓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尙書召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且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即天命也。若子初生，即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歷年長短，皆命也。哲，越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即性之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智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

敬施於資主。知者得以明智。賢達善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聖賢不倦。而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反而為文。性命之訓。最為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密。豪無虛障。若與君諧相並而說之。則更明。則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為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為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即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即哲也。天道。即吉凶。歷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習之復性之說。雜於二氏。不可不辨也。

尚書皋陶謨。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皋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而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天棐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按尚書此篇。為禹皋之訓。最古。凡商周經義。皆從此出。慎修身者。即節性之訓所由來。思永者。即祈天永命之訓所由來。知人則哲者。即今天其命哲之訓所由來。無教逸欲。有邦。即孟子不謂安佚為性所由來。五典。即孟子仁義禮智之訓所由來。能官人。能安民。即孟子知之於賢者。聖人於天道之訓所由來。天命有德。即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訓所由來。日嚴敬德。即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之訓所由來。堯舜禹皋陶文武周公。孔孟。未嘗少有歧異。虛高之說。出於其間。九德。凡十八字。古訓多矣。本無靜寂。覺照等字。雜於其間。

尚書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故天棄我。不有康。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按以虞夏商周四代。次之。性字始見於此。周易卦辭。爻辭。但有命字。無性字。明是性字。包括於命字之內也。此篇性字。上加以天字。明是性受於天。孟子所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鄭康成注。曰。王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鄭氏以度調。以修教法。調迪率典。是也。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迪率典。即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典即虞書之五典也。紂自恃有天命。逸欲不修。身敬德以祈永命。所以祖伊言。惟王自絕天命也。蓋罪多者。天以永命。改為不永。不能向天責命。此祈命之反也。性命二字。相關。始見於此。質實明顯。易習之復性之說。自謂諸書之性。性道。殊孔孟。而不足為。故先舉詩書各經古訓。而列之。比而說之。略加按語。便可共見。擬於諸經之義。疏已於前矣。

又按。周以前聖賢之言。皆質實。無高妙之旨。性之一字。始見於此。次見於召誥。詩卷阿。宋王應麟以。為言性始於湯。語。此由不知降衷。復性。乃古文尚書也。

尚書召誥。周公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尚書之虞性。節性。毛詩之彌性。言性者。所當首舉而尊式之。蓋最古之訓也。學者遠涉二氏。而近忘聖經。何也。樂記曰。好惡無節。王制曰。節民性。皆式尚書節性之古訓也。哲愚吉凶。永不永。皆命於天。然敬德修身。可祈永命。不率典者。自棄其命。孟子所謂命也。有性焉。是也。若諉之命。而不可祈。豈周公金縢。皆作偽哉。

尚書洪範。箕子曰。九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按。福極皆通天下。臣民言之。天下人之福極。皆由君身所致。皆天性天命也。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股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按。此所謂命。皆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之天命。修德。即召誥不可不敬德之德。命。雖自天。而修德可求。故召誥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蓋文王之詩。與召誥句句相同。皆反覆於股周之天命也。

詩大雅卷阿。泂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爾士。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爾受命長矣。爾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云。彌。終也。鄭箋云。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

按。詩三百篇。惟此詩三見性字。與命字相連為文。且周易卦爻。全無性字。可見周初古人。亦不必定於說性字。此詩俾爾云云。之文法。與天保定爾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等句。相同。雖言性。而有命在內。故鄭箋兼性命言之。且但言無困病之憂。即是考終福命。蓋彌性。如洪範之五福。反之。即是六極。此周時人所說之性。非李習之所復之性。如果李習之所說者。為是以三百篇及今文尚書皆絕無其說也。

詩大雅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訖謏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古文但說威儀。而威儀乃為性命所關。乃包言行在內。言行即德之所以修也。於此詩可見其概。德在內。而威儀在外。故鄭氏箋云。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訖謏定命。即春秋左氏傳。以定命也。之定命。所以當敬慎威儀也。出話有玷。不輯柔其顏。則愆于威儀矣。不淑慎其行止。即愆于威儀矣。是以威儀如宮室之隅。包於外。德命在于內。言行亦即在威儀

之內行止之不愆在於不僭不賊而可以為法也古人說修身之道如此尙書禹曰慎乃在位安汝止即淑慎爾止在止於至善之止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毛傳云宥寬密安也

按此即敬天之義寬安非秘密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者養之以福各本皆謂作養之以福惟漢書律志五行志漢劉向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致敬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勝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其命矣其不反乎

按此中乃陰陽剛柔之中即性也即所謂命也性字从心即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人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即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禮樂以節之修道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為威儀威儀所以定命定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於禮樂威儀以就福性之福祿不能者惰於禮樂威儀以取非命之禍亂是以周以前聖經古訓皆言勤威儀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言之說以淑明通照復性也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視視為在外最粗淺之事然此二字古人最重之竊別撰威儀說以明之

威儀說
晉唐人言性命者欲推之於身心最先之天商周人言性命者祇範之於容貌最近之地所謂威儀也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臣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開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和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又成公十三年年曰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致敬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勝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其命矣其不反乎

則以定命也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致敬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勝戎有受服神之節也今成子惰其命矣其不反乎觀此二節其言最為明顯矣初未嘗求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境也或左氏之言少有浮誇乎試再稽之尙書書言威儀者二順命自亂于威儀再稽之詩三百篇中言威儀者十有七沈彼柏舟一見實之初經四見既醉以酒兩見見其在運一見見亦旁止一見上帝載

於左氏所引此外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則皆同乎北宮文子劉子之說也威儀者言行所自出故曰慎爾出語無不柔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謂謹慎言行柔嘉容色之人即力威儀也是以仲山甫之德則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矣魯侯之德則穆穆敬明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矣成王之德則有孝有德四方為則永永印印四方為綱矣且百行莫大於孝孝不可以情貌言也然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靡不有孝自求伊祐矣又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矣且力於威儀者可祈天命之福故威儀抑抑為四方之綱者受福無疆也威儀反反者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也此能者養以之福也反是則威儀不類者人之亡亡矣威儀幸迷者喪亂蔑資矣且定命即所以保性卷阿之詩言性者三而繼之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四方為綱此亦即假樂威儀為四方綱之義也凡此威儀為德之隅性命所以各正也匪特詩也孔子質式威儀定命之古訓矣故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與詩左傳之大義無毫釐之差孔子之言似未嘗推德行言語性命於虛靜不易思索之地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左傳鄭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死之知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釋五月鄭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按此言知天命在利民為大不以一己吉凶之命不利民

春秋非公元年殺梁傅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按以道者天道也

周易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

按情發於性故說文曰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許氏之說古訓也味色聲臭喜怒哀樂皆本於性發於情者也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為對故詩蒸民鄭箋曰其性

在厥初生。今天其命。正是孔子上智下愚之分。有哲即有愚。哲者愚之對。子魚楊食我等。天命下愚而更習惡也。

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幸短命死矣。亡之命矣夫。

按。此皆明以生死富貴為天命。以孟子性也。命也。兩節合之。則正變各義無不備矣。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按。性與命分兩事。兩字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命即所以為性。性即所以為命。與孟子所說不謂性不謂命。若合符節。子思之學。傳於孟子。一步不失也。修道之教。即禮運之禮。禮治七情十義者也。七情乃盡人所有。但須治以禮而已。即召誥所謂節性也。若以性本光明。受情之昏。必去情而始復性。此李習之惑於釋老之說也。不視不聞。即不愧屋漏之說也。非如釋氏寂靜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未發之中。即禮記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即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中。中者有形有質。有血氣。心知。特未至喜怒哀樂時耳。發而中節。即節性之說也。有禮有樂。所以既節且和也。天地位。萬物育。即周易所謂各正性命也。

禮記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蓋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按。中庸此節性教。即申言首節之性教也。所謂至誠者。概是由治民獲上信朋友順親以至反身明善而已。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有辛妙靜明之道也。所謂明善者。則祇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事。事著力實地而來。一事不實。非虛語而專明心也。雖愚必明。言明善也。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也。即孟子所謂有性焉之命也。自明誠謂之教。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即孟子所謂有命焉之性也。非如李習之所謂覺照而復性也。儒釋之分在乎此。

禮記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按。鄭氏注曰。德性謂性至誠者。即孟子所說有性焉之性。召誥既哲又節之性也。道問學。即修道之教。即學問思辨行也。

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和殺謂之人忠。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按。此所謂七情。即包在孟子所說性也之中。所謂十義。即包在孟子所說命也之中。而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即是此篇以禮治之之道。心之大端。治之必以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可以靜觀寂守者也。

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入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按。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句。就外感未至時言之。樂即外感之至易者也。即孟子所說耳之於聲也。性也。孟子所說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樂記反躬窮人欲之說也。欲生於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是善惡之惡。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數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高懸緊矣。此孟子所以說味色聲臭安佚為性也。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若惟以靜明屬之於性。必使說性中本無欲而後快。則此經文明云性之欲也。欲固不能離性而自成。為欲也。記又曰。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此亦言哀樂喜怒哀樂。乃樂音之哀樂。喜怒哀樂。非人性之哀樂。喜怒哀樂。敬先王以樂之哀樂。喜怒哀樂。敬人。性情之哀樂。喜怒哀樂。敬也。竊釋氏之言。者。必顯拒六者於性之外。言性為至靜至明。至覺。無情無欲。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又按周易繫辭傳曰。易。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節所言。乃卜筮之鬼神。處於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處。因人來卜筮。感而遂通。非言人無思。無為。寂然不動。物來感之而通也。與禮記樂記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為音樂言之者。不相牽涉。而佛書內有言佛以寂靜明覺為主者。皆唐人樂從其言。返而索之於儒書之中。得樂記斯言。及周易寂然不動之言。以為相似。遂傳會之。以為孔孟之道。本如此。恐未然也。

又按。易此節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言神道在易筮之內。寂然不動。凡有人來筮者。能因人感而知天下之故。所以易道為天下之至神。非說儒者之身心。寂然不動。有感遂通也。否則天下至神。雖周孔不能。况一介儒士乎。李習之之言性。以靜而通。照物來皆應。試問忠孝不能說在性之外。若然。則是臣子但靜坐無端。倪君來則我以忠照之。父母來則我以孝照之。而我於忠孝過而曾無留滯。試思九經中有此說否。

禮記樂記則性命不同矣。按。此言君臣貴賤。率類不同。各有性命。即召誥所說罔不在厥初生。亦即詩所謂實命不同也。禮記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按。此血氣心知。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即中庸喜怒哀樂之既發也。

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性也。

禮記王制可徒修六禮以節民性。

按此節性即書召誥所說之節性亦即中庸修道之謂教也。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

按性字本從心從生。先有生字後造性字。商周古人造此字時。即已諧聲。聲亦意也。然則告子生之謂性一言。本不為誤。故孟子不驟關之。而先以言問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蓋生之謂性一句。為古訓。而告子誤解古訓。竟無人物善惡之分。其意中竟欲以禽獸之生。與人之生。同論。與孝經人為貴之言大悖。是以孟子據其答應之然字。而以羽雉至犬牛人之性不同。關之。蓋人性雖有智愚。然皆善者也。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孟子非關其生之謂性之古說也。釋氏視人性太過。竟欲歸於寂靜。告子視人性不及。幾欲併於蠢動。惟詩書孔孟之言得其中。

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義外也。非內也。

按告子言性。杞柳湍水。矢口即誤者。因不能得詩書言性之傳。而但習滑稽之辨也。孟子最深於詩書。得孔子子思之教。故言之最實。實無差謬也。告子此章食色性也四字。本不誤。其誤在以義為外。

故孟子此章。惟關其義外之說。而絕未關其食色性也之說。若以告子食色性也之說為非。然則孟子明明自言之。於味目之於色。為性矣。同在七篇之中。豈自相矛盾乎。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鑿我也。我固有之也。非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按天生民有物有則。即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即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說。以此詩為據。故如山嶽之不可撼搖。性善之說。始於詩。不始於孟子。告子等坐不習詩教耳。凡言性命者。舍五經質實之言。而別求高妙。未有不誤者。好是懿德。即洪範所說攸好德。有物有則。即春秋左傳劉子所說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殫其心。不貳。修身以俟之。

按聖賢言天命有一定者。不貳。即一定也。然命雖不貳。而可修。可祈。修身之說。即召誥所說德之用。

祈天永命也。修身。即孟子所說君子不謂性。不謂命也。在其性。即召誥所說節性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按孟子此節言性命。乃聖賢至周密至質實之道。易曰。各正性命。天正性命。以與人。人必正性命以事天。乃所謂知命。乃所謂盡性。卷阿天保。保定福祿。罔正命也。然邪子利民而卒。亦知命正命也。比干諫而死。伯夷叔齊餓而死。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啓手足。亦正命也。皆盡道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即此道也。道以忠孝為本。比干夷齊不死。是不忠。曾子手足有傷。是不孝。盡其道。則盡忠孝。乘夷物則之道也。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墻之類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按此形色。趙岐注。以體貌言之。尚書洪範。五曰考終命。五曰惡。鄭康成亦如此。以形色言之。此漢以前經師相傳之舊說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按趙岐曰。性之性好仁自然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漢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聖賢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按此章乃孔子言性與天道之大義。必得此性命兩節相通相互而言之。則五經性命之古訓。無不合矣。晉唐人嫌味也。聲臭安佚為欲。必欲別之於性之外。此釋氏所謂佛性。非聖賢所言天性。聖賢以後言禪宗者。以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明頓了無生。試思以此言性。豈有味色。此與李習之寂照復性之說。又遠。與孟子之言。更遠。惟孟子直斷之曰。性也。且曰。君子不謂性。則召誥之節性。卷阿之彌性。西伯戡黎之虞天性。周易之盡性。禮記中庸之率性。皆範圍曲成。無不合矣。趙岐謂

仁施父子。義施君臣者。如武王周公爲子。周公召公爲臣。此命之得以仁義施者也。命也。亦性也。若以舜爲舜之子。比干爲紂之臣。此處變不得以仁義施者也。亦命也。然有性焉。仁義存乎性。舜必以底豫而修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與比干。不諉父頑君虐於命也。禮敬施於賓主。如孔孟適各國終無所遇。聖人得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天下。孔子不得爲東周衰不夢周公。此各正其道以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正者正命。即變者亦正命也。皆所以事天也。忍性者。忍食色等欲也。忍性。比節性更爲用力堅苦矣。豈靜復乎。

按唐李翱復性書曰。情之動靜非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性本無有。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情何所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誠者定也。不動也。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按商周人言性命多在事。在事故實而易於率循。晉唐人言性命多在心。在心故虛而易於傳會。習之此書是也。尙書毛詩。無言不實。惟周易有虛高者。然彼因言神明陰陽卜筮之事。是以聖人繁辭。不得不就易道以言之。中庸一篇。爲子思微言。故言亦或及於幽明高大之虛。然無言不由實事而起。與老釋迥殊。樂於虛者。見易中庸之內。寂然不動。誠則明等語。喜之遂引之以爲證。又因禮記人生而靜。孟子先覺等語。喜之遂亦引之爲證。不知已入老釋之域矣。按周易寂然不動。乃言卦爻未揲之先。非言人之心學也。誠則明者。乃治民獲上信友順親之事。明善者。乃學問思辨行之事。亦非言靜寂覺照也。人生而靜。言尙未感物。非專於靜也。先覺覺民。如詩之厲民孔易。非性光明照也。此不可誣改。經以飾釋典者也。至於釋典內有云。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乎。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爲。而居不爲之域。處言教之內。而止無言之鄉。寂寞虛曠。強名曰覺。翻釋佛獨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有感斯應。體常湛然。形由感生。體非實有。魏書自性本覺。詳見於質相經。自居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翻釋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釋以上各釋氏之說。皆李習之復性之說所由來。相比而觀。其述自見。蓋釋氏見性。極是明心。不但不容味色聲臭安佚存於性內。即喜怒哀樂亦不容於性內。甚至以不生情爲正覺。性明照則情不生。然而易文言明以利貞爲情性矣。又言六爻發揮。旁通情矣。然則情可絕乎。性待復乎。恐未然矣。

又案釋氏所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性字。似具虛寂明照淨覺之妙。此在梵書之中。本不知是何稱名。是何字樣。自晉魏翻譯之人。求之儒書文字之內。無一字相合。足以當之者。遂拈出性字。遂就假借以當之。彼時已在老莊清言之後。蓋世之視性字者。已近於釋老而離於儒矣。晉書運通云。假性失至理。六朝人不諱言釋。不陰釋而陽儒。陰釋而陽儒。唐李翱爲始。魏收所云。虛靜通照。湛然感應者。此明說是佛性。不言是孔孟之性。不必辨也。李翱所言寂然靜明。感照通復者。此直指爲孔孟之性。斷斷不然。不得已不辨也。象山陽明更多染梁以後。禪學矣。

王康瑤詩云。編譯家大人另有性說一篇。因其言似近于諸故。不列入此卷之內。然發明性字。誤入老釋之故。則則轉之。至後刻入三集內。近于子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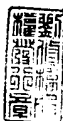
學經室一集卷十一

註經精舍策問

兩漢學行醇實。尙近于春秋列國之時。漢末氣節甚高。黨禍橫決。激而爲放達。流而爲老莊。爲禪釋。宋儒救之。取學術中最尊者爲性理。至明儒學案紛紛矣。惟考列國時。孔曾游夏諸聖賢。及各國君卿大夫之德行名言。載在三傳國語。孝經論語者。皆爲處世接物之庸行。非如禪家遁于虛無也。即如仁義禮讓孝弟忠順等語。與孝經各章。事事相通。語語相合。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語實爲聖門微言。蓋春秋時學行。惟孝經春秋最爲切實。正傳近時學者。發明三代書數等事。遠過古人。于春秋學行。尙未大爲發明。本部院拙識所及。首爲提倡。諸生如不鄙其庸近。試發明之。以成精舍學業焉。

石刻孝經論語記

六經皆周魯所遺古典。而孔子述之。傳於後世。孔子集古帝王聖賢之學之大成。而爲孔子之學。孔子之學。於何書見之最爲醇備。則孝經論語是也。孝經論語之學。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於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乎中。詳論子弟友之庸行。而皆歸於實。所以周秦以來。子家各流。皆不能及。而爲萬世之極則也。孝經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講。而弟子之首推者。曰顏曰曾。顏子之學。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何朝親聘射冠昏喪祭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詩書即文也禮也易象春秋亦文也禮也其餘言存乎大學中庸諸篇大學中庸所由載入禮經者以此其事皆歸實踐非高言頓悟所可掩襲而得者也管子曰吾道一以貫之管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故管子曰忠者其孝之本孝經之學兼乎卿士庶以及天下國家管子十篇皆由此出其言皆盡人所同之庸行忠恕而已故孔子曰忠恕遠道不遠君子之道四其末能一焉所謂一貫者貫者行也事也言豈是皆身體力行見諸實行實事也初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之訓行事見于爾雅漢書與仍舊貫無二解也若謂性道之學必積久之後而頓悟通之則孔子十五志學以後學與年進未聞有不悟之時亦未聞有頓悟之日也顏曾所學於孔子者如此其餘諸賢可以類推之然則集古聖大成之道者莫如孔子傳孔子之道最近而無偏無弊者莫如諸賢孔子諸賢之言所載之書莫如孝經論語然則今之孝經論語儒者終身學之不盡太極之有無良知之是非何暇論之古本孝經不可見惟漢石經論語殘字原有存者金匱國子監學生錢泳好學善書敬書孝經論語二經刻之石且博訪通人定其隸法文字泳刻將成欲歸其石於曲阜孔子宅樹石於壁以貽後之學者屬元記之

惠半農先生禮說序

十三經義疏周禮可謂詳善矣賈公彥所疏者半用六朝禮例于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瞭所考證者多在九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制之存亡漢注之與義皆未能疏證發明之我朝惠半農先生家傳漢學所著禮說十四卷實足補賈氏之所未及此書雖經鏤板而行世甚少余于丁未年在京師廠肆購得一帙反覆讀之服其精博無比後為友人借去未歸至今深憶之戊午夏與縣友人江貢廷持一帙見示則上海彭純甫所刻本余喜插架之可備且一時同學皆得讀之也因為序之余昔有志于撰周禮義疏以補賈所未及今官轍鮮暇惜難卒業如有好學深思之士據賈氏為本去其謬誤及偽緯書擇唐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惠氏此說策引近時惠定宇江慎修程易田金輔之段若膺任子昂諸君子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者彭君家貧好古多讀書聞此書之刻竹皆出館費何其賢也

胡肅明先生易圖明辨序

元幼學易心疑先後天諸圖之說庚子得毛西河先生全集中河圖洛書原舛篇讀之豁然得其所源委友人欲渡次仲延堪謂元日子知西河之辨易未見吳興胡肅明先生易圖明辨尤詳備也元誠之求其書不可得繼在京師見四庫館書目錄之曰其書一卷辨河圖洛書二卷辨五行九宮三卷辨參同契先天圖太極圖四卷辨龍圖易數鉤隱圖五卷辨啓蒙圖書六卷七卷辨先天古易八卷辨後天之學九卷辨

卦變十卷辨象數流弊引括經典原原本本于易學深為有功元向往益切丙辰視學至吳興始求得讀之蓋距所聞已十六年矣魏開道之甚遲嘉斯編之未泯亟命其家修板刷印廣為流傳以貽學者因竝識其事于篇首至其辨圖大略則萬季野先生發言之已盡茲不贅論

漢讀考周禮六卷序

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言韻者多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未之有也說文解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例未之知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之說經傳也或言讀為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言當為作義疏者一切視之學者概謂若今之音切而已其誣古不亦甚哉聖朝右文超軼前古淳氣鬱積金壇段若膺先生生於其間學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犀舌可以別淄澆巧可以分風墜流其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為一脂微齊皆灰為一之哈為一職德者之入病物迄月沒易末點歸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隋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刪近脂尤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音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某形從某某聲者古形也云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象乃完也其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尙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視祭于稷說之本義也如尙書曰無有作故周書曰布重寬席說假借此字之義也如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臨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豐從一豐之意易曰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引以說古音者如說讀若詩施鼠讀若子遠汝鈞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可通之處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考發微例謂讀如主於說音讀為主於更字說義當為主於糾正誤字如者比方之詞為者變化之詞當為者糾正之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為必易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為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言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摘道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善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即引疾養親食貧樂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己者深歎先生說經之書尙有毛詩訓故傳微毛詩小學古文尙書撰異皆深識大源不為他必之言行將盡以備學者云

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元居在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與化顧進士文字九卷李進士成裕序劉廣文端臨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橋王黃門石體孟孫汪明經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丁未戊申間元在京師見任侍御相問難為尤多侍御卒後所著弁服釋例傳之弟子山陽汪祭酒瑟琴廷珍蕭山王進士曉聲紹從祭酒手錄以歸其兄進士致勝宗美亦遂於經為吳會宿儒乃手校訛舛寫以付梓問序于元元謂侍御早年以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四庫書書之提要多出其手所輯呂忱字林深衣釋例諸書已付刻茲秩釋弁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百四十餘事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訛燦然經緯畢著矣侍御吾鄉先進也悲菴曉聲吾友也今得致勝校成之學者傳習不墜元序之奚敢辭

張皋文儀禮圖序

儀禮圖六卷張編修惠言之所述也編修字泉文武進人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方以學問文章受知于朝不幸早卒子舉于鄉與編修為同榜其舉進士乃予總裁會試所取予知之也久故序而論之編修幼孤家至貧母姜孀人撫以成立及長修學立行敦禮自守性剛而廉貌若和易而中不可干其為人勤于事親友于弟睦于族編鄉之善士無勿友也與人審而後交交者必端凡為其友者無不稱之敬之其為學博而精旁探百氏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居母孀人憂喪法儀禮為時所推嘗遊京師大名杭欽間及官京師弟子先後從受易禮者以十數其所著有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墨子經解握奇經正義青囊天玉通解及文集四編詞一編凡十六種編修既精治易禮所著以周易虞氏義儀禮圖為最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予已刊行之惟儀禮圖六卷今年春始得于武進董君處見其手錄本董君名士錫編修之高弟子即編修之妻也因屬董君校寫刻之于板昔漢儒習儀禮者必為容故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為頌禮家為頌皆宗之頌即容也後儒以進退揖讓為末節薄之不講故言朝則味于三朝三門言廟則闕于門揖曲揖言寢則眩于房室階夾言堂則誤于禮階階上辨之不精儀節皆山之舛錯而不可究非其蔽歟宋楊復作儀禮圖雖禮文完具而位地或沿編修則以為治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事按而讀之步武井然又詳考吉凶冠服之制為之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為六服加降表貫穿禮經尤為明著予嘗以為讀禮者當先為頌昔叔孫通為綿蕤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書地以肄禮庶于治經之道事半功倍也然則編修之書非即徐生之頌乎

王質齋大戴禮記解詁序

南城王君質齋聘著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目錄一卷其言曰大戴與小戴同受業于后倉各取孔壁

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小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實賈有取于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真集也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為家法有德于近日諸儒妄據他書徑改經文之失其為解詁也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為孔擴約諸家所未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為功鉅矣元從北平翁覃溪先生得識王君王君厚重誠篤先大夫敬之以為有古人風無南人浮競之習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王君書成屬序于元元更出元素校大戴本付王君王君或以己所校者衡量之加以弄取別為大戴記作釋文數卷不更善乎

春秋公羊通義序

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說以授公羊高公羊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為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說者既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草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與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絕學矣我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氏復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絕學凡漢晉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術學湮於征南殺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為公羊疾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仿最為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說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諸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為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為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為襄公二十三年都婁我來奔云都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都婁快來奔傳云都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宣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脫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讖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貶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論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別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

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懼春秋之失惜。篤生文孫。使明絕學哉。元為聖門之甥。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

兩漢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釋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豈如朝立一旨。舉即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于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為橫被。則繫之堯典。實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與義單辭。論替可惜。若之何哉。庚戌寅除夕序于桂林行館。

孔檢討 大戴禮記補注序

今學者皆治十三經。至兼舉十四經之日。則大戴禮記宜急治矣。夏小正為夏時書。禹貢惟言地理。茲則言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登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十七篇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為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為極重。管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為詳。袁公問字句。較小戴為確。然則此經宜急治審矣。顧自漢至今。惟北周盧僕射為之注。且未能精備。自是以來。章句滯。古字更舛。良可慨歎。近時戴東原庶常。盧紹弓學士。相繼校訂。蹊蹶漸。曲阜孔編修。乃博稽羣書。參會衆說。為注十三卷。使二千餘年古經。復明於世。用力勤。而為功鉅矣。元從編修之嗣。昭度得觀是書。編修之弟。廣慶付刻。元為序之。元鄉亦曾治是經。有注有釋。鄙陋之見。與編修間有異同。今編修書先行。元寫定後。再以質之當世治經者。

焦里堂 羣經宮室圖序

焦君里堂作羣經宮室圖二卷。凡九類。曰宮。曰室。曰門。曰屋。曰社。曰宗廟。曰明堂。曰壇。曰學。為圖五十篇。皆于衆說分證。羣言祖峙之際。尋釋經文而折衷之。圖所不能詳者。復因圖為說。以附于後。其所見似

瓶而通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合乎古之制也。嗚呼。用力可謂勤矣。顧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學。似或致疑焉。余以為儒者之于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欲移易田孝廉近之善說經者也。其說考工支載鑄器等篇。率皆與鄭注相違。而證之於古器之僅存者。無有不合。通儒碩學。咸以為不刊之論。未聞以違注見譏。蓋株守傳注。曲為附會。其弊與不從傳注。憑臆空談者等。夫不從傳注。憑臆空談之弊。近人類能言之。而株守傳注。曲為附會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元向有考工記車制圖解。其說亦頗異于鄭君。今得里堂此書。而鄙見為不孤矣。圖中新定路寢之制。吾友凌次仲移書爭之。元謂里堂所抒者。心得也。次仲所持者。舊說也。昔許氏為五經異義。而鄭君駁之。何氏為公羊墨守。而鄭君發之。究之各成其是。於叔重邵公無損也。里堂以葉本寄都示元。元學殖甚荒。無以益里堂。聊書平昔之所見者而歸之。里堂其以余說為然乎否耶。

與臧拜經書

臧陶謨。據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或疑亦偽孔所增。由淵如觀察暨足下所說推之。元竊未敢定也。蓋所以疑之者。其大端有五。一則史記夏本紀敘此經文。于侯以明之下。直接禹曰命。無此七十四字也。一則馬鄭逸經注。絕無此七十四字注也。一則說文引。據以記之。為周書也。一則鄭注鄉射取。但引尚書。作教。引不。據以記之也。一則公羊疏稱。敷奏以言。三句為逸書也。按史記引尚書本有。訓節之處。不獨此七十四字為然。即如臧陶謨。一日二日。萬幾天。彼有典等二十餘句。亦未引之。故史記所未引。未可以為本無此七十四字之確據。偽孔但能割堯典為舜典。割臧陶謨為益稷。無他技也。舜典首二十八字。并偽孔亦不能造。直至姚方輿始偽獻于朝。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如果偽孔增出七十四字。當年朝議。無論是非之。但必有及之者。六朝以來。不容絕無一語及之也。馬鄭逸注。或有或無。本難深據。况其存者多。出史記注中。今史記既無此段書文。則注亦因之而佚矣。說文據古文。遮引周書。遂以記之。段氏若臆已謂。從乃支之訛。周乃虞之訛。既可訛支為虞。寧不容訛虞為周也。元且謂。臧即虞字上半。所由致誤也。儀禮鄉射經文。但有。本無。字。鄭之但引。作教。引不。據以記之。宜也。公羊何休學引尚書曰。率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明是虞書。而徐彥疏。誤為逸書。如果逸書。一語出自何氏。倘有可疑。若徐氏直刊本之誤耳。春秋繁露。潛天論。皆漢人之書。其引車服。有庸。皆連讀。敢不讀。敢不讀。應二句。若以此二語為說堯典者之詞。亦無確據。且偽孔苟作偽。則舉服賦。納頗見新異。曷不用之。而反用誰代時。用庶代試也。其餘小節。不必置詞。惟此五疑。究無確據。經文至重。未敢輕議。且俟異日。或者再有所考。見何如。

與洪筠軒 論三朝記書

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論語並重。今世以其文字。艱深。莫之學。夫孔子之言。存于世者。無多。豈可不發明。

以觀聖道哉。今子注之甚善。余袖釋之。有疑而為解之者。為子列之。于乘篇記曰。卿設如四體。毋易。毋假名。毋重食。元謂易事。謂變易政事。假名。謂假人名器。重食。謂增食采邑。此皆指魯三家之弊。記曰。立有神則國家敬。此仍是鬼神之神。與四代篇昭有神明之義同。記曰。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媿。元謂誘讀如吉士誘之誘。誘進也。君子即詩吉士。謂主其婚者。故曰。義。若子女。專。則為姦。此記文八節。與周禮秋官士師八成相應。此一節。屬周禮邦均。均。當讀為媿。約之。由記文推之。可見鄭司農注。周禮為掛酌。刺探尚書事之誤。此邦均。如今律之姦。周禮列在賊盜之前。三朝記列在盜之後。賊之前。其明也。四代篇記曰。如艾而夷之。艾。讀如刈。斷草也。夷。平也。庚。戴德篇記曰。黃帝。慕修之。慕。乃。字之。訛。慕。也。記曰。開施教于民。由記中。東有開明。推之。凡記中。開字。屢見。皆。啓字。漢人避諱所改也。小辨篇記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元謂順與訓通。即爾雅釋訓之訓。遂志。通意也。學。訓。詰。方能通絕代別國之言之意也。少開篇記曰。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戮。當為。句。不得以疾死。死。當為。句。故字。屬下。以千乘篇亦有民不得以疾死之文。下亦有故字也。凡此數事。致之子以為何如。

十三經注疏後期記序十三篇

古周易十二篇。漢後至宋。晁以道。朱子。始復其舊。自晁以道。朱子以前。皆家集。家言。分入上下經。卦中別為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篇。鄭元。王弼。之書。業已如是。此學者所共知。無庸細縷者也。易之為書。最古。而文多異字。宋晁以道。古文易。擇。擇。為之。如郭忠恕。解。解。季宣。古文。尚書。之比。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於晁士惠棟者也。而其校刊。雅。雅。雨。室。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為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於考證而已。元於周易注疏。舊有校正各本。今更取唐宋元明經本。經注本。單疏本。經注疏合本。雜校各刻。同異。尉元和。生員。李銳。筆之。為書九卷。別校略例一卷。陸氏釋文一卷。而不取他書。妄改經文。以還王弼孔穎達陸德明之舊。

自梅賾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為。今文。實。自。范。甯。始。甯。自。為。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為。古。文。作。者。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為。數。云。之。為。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觀。始。為。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為。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間。不。復。有。之。更。經。喪。亂。亂。書。府。所。藏。亦。不。可。同。矣。開。成。初。鄭。眾。進。有。經。悉。用。今。文。

前此張參之暨後。此長與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尚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二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魯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尚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為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臣於尚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臣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顛末。著於簡首。

考異於毛詩。經有齊魯韓三家之異。齊魯詩久亡。韓詩則宋以前尚存。其異字之見於諸書可考者。大約毛多古字。韓多今字。有時必互相證。而後可以得毛義也。毛公之傳詩也。同一字而各篇訓釋不同。大抵依文以立解。不依字以求訓。非孰於周官之假借者。不可以讀毛傳也。毛不易字。鄭箋始有易字之例。顧注禮則立說以改其字。而詩則多不欲顯言之。亦或有顯言之者。毛以假借立說。則不言易字。而易字在其中。鄭又於傳外研尋。往往傳所不易者而易之。非好異也。亦所謂依文立解。不如此則文有未適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所謂文者。今所謂字。言不可泥於字。而必使作者之志昭著顯白於後世。毛鄭之於詩。其用意同也。傳箋分而同一。毛詩。字有各異矣。口漢以後。轉寫滋異。莫能枚數。至唐初。而陸氏釋文。顏氏定本。孔氏正義。先後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盡一。自唐後至今。錢版盛行。於經於傳。箋於疏。或有有意妄更。或無意譌脫。於是釋義莫可究詰。因以臣舊校本。授元和生員顧廣圻。取各本校之。臣復定是非。於以知經有經之例。傳有傳之例。箋有箋之例。疏有疏之例。通乎諸例。而折衷於孟子不以辭害志。而後諸家之本。可以知其分。亦可以知其一定不可易者矣。

有杜子春之周禮。有二鄭之周禮。有後鄭之周禮。周禮出山巖屋壁間。劉敞始知為周公之書。而讀之。其徒杜子春乃能略識其字。建武以後。大中大夫鄭興。大司農鄭眾。皆以周禮解詁著。而大司農鄭康成乃集諸儒之成。為周禮注。蓋經文字不可讀。故四家之學。皆主於正字。其云故書者。謂初獻於祕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間傳寫不同者。則為今書。有云讀如者。比擬其音也。有云讀為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當為者。定其字之誤也。三例既定。而大義乃可言矣。說皆在後鄭之法。唐賈公彥等作疏。發揮殊未得其肯綮。元於此經。舊有校本。且合經注疏讀之。時聞見其一二。因通校經注疏之謬字。更屬武進監生臧庸蒐校各本。并及陸氏釋文。臣復定其是非。凡言周制言漢學。容有藉於此。

儀禮最為難讀，昔顧炎武以唐石刻九經校明監本，惟儀禮為脫尤甚。經文且然，況注疏乎？賈疏文筆冗
 意詞意難曉，不若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世注疏各為一書，疏
 自成平校勘之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迄今已無從一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為刪
 潤，在朱子自成一書，未為不可，而明之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於儀禮注
 疏舊有校本，本旨充石經校勘官，曾校經文上石，今合諸本，屬德清貢生徐登原詳列異同，復定其是
 非，大約經注則以唐石經及宋嚴州單注本為主，疏則以宋單行本為主，參以釋文，識誤諸書，於以正明
 刻之為，雖未克盡得鄭買面目，亦庶遺唐宋之舊觀。鄭注益古今文，最為詳數，語助多疑，靡不悉紀，今校
 景經，寧詳毋略，用鄭氏家法也。

小戴禮記附唐志並二十卷，唐石經所分是也。貞觀中，孔穎達等為正義，舊唐志皆云七十卷。晁氏讀
 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同。案古人義疏，皆不附於經注，而單行。猶春秋三傳，詩毛傳，不附於經而單行
 也。單行之疏，北宋皆有鈔本，今僅有存者。儀禮穀梁爾雅，間存藏書家，而他經多亡。正義多附載經注之
 下，其始謂之兼義，其後直謂之某經注疏，其始本無釋文，其後又附以釋文，謂之附釋音某經注疏。最後
 又去附釋音三字，蓋皆紹興以後所為，而北宋無此也。有在兼義之先為之者，今所見吳中藏本，有春秋
 禮記二種，春秋曰春秋正義卷第幾禮記曰禮記正義卷第幾，皆不標為某經注疏，其卷數則春秋三十
 六卷，禮記七十卷，皆與唐志正義卷數合。蓋以單行正義為主，而以經注分置之。此紹興初年所為，非如
 兼義注疏之以經注為主，而以疏附之，既不用經注之卷數，又不用正義之卷數。春秋為六十卷，禮記為
 六十三卷，遂使唐人正義之卷次不可知。蓋古今之遞變如此。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吳泰來家，乾
 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為字四十七百有十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
 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義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猝然備具，為之
 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本者，是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近年有巧偽之書，取六十三卷舊刻，添
 注塗改，綴以惠棟跋語，鬻於人，鏤板京師者，乃贗本耳。今屬臨海生員洪震煊，以惠棟本為主，並合舊
 校本及新得各本，考其異同，復定其是非，為校勘記六十有三卷，釋文則別為四卷，後之為小戴學者，
 庶幾有取於是。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嘗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祇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者，不言左氏經
 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之記及論語，亦未嘗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讀
 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
 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
 孝經，又北平侯高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

壁中有春秋經文為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
 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與於賈逵服虔鄭眾諸家，杜
 預因之分經比傳，為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臯象所書本，
 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刻經
 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校九經鑄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
 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為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
 元間，吳與沈中實，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雖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
 校，萃為一書，蓋田敏等所鑄淳化元年所刻，皆最為善本，而畢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
 者。元和陳樹華，即以此本備考諸書，凡與左氏傳經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
 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自然不同，然亦間有可采者。且更病今日各本之踏駁，思為正。錢塘監生
 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
 本，精詳挈其為校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連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
 懸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冀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

漢武帝好公羊，治其學者，胡毋子都董膠西為最著。膠西下帷講誦，著書十餘萬言，皆明經術之意。至於
 今傳焉。子都為景帝時博士，後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莫不宗事之。公羊之著竹帛，自子都始。戴
 宏序稱：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意，意與弟子胡毋子都著於
 竹帛，是也。何休為膠西四傳弟子，本子都條例以作注。著公羊墨守，公羊文證例，公羊傳條例，尤遂於陰
 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為乖礙大體，非過毀也。公羊傳文，初不與
 經相連綴。漢志各自為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世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
 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氏漢後人為之。而唐開成始取而刻石。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
 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
 遵明，不為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那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
 乃止二十八卷，其差之由，亦無可考也。唐舊有校本，今更以何焯所校蜀大字本，宋鄂州官本，及唐石
 經本，宋元以來各注疏本，屬武進監生臧庸，臧氏同異之字，為訂其是非，成公羊注疏校勘記十一卷。
 釋文校勘記一卷，後之為是學者，俾得有所考焉。

六藝論云：穀梁善於經，豈以其親矣。於子夏所傳為得其質與。公羊同師子夏，而鄭氏起膠，則以穀梁
 為近孔子。公羊為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今觀其書，非出一人之手，如隱五
 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即尸佼，佼為秦相商鞅客，鞅被刑後，遂亡入蜀，而為微引，必無是事，或

傳中所言者非尸位也。自漢宣帝善穀梁，於是千秋之學起。劉向之義存，若更始唐固，廣信孔衍，徐乾皆治其學。而范甯以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著為集解。晉書范甯傳云：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似徐在范後，而甯中乃引邈注一十有七，可知邈成書於前，范甯得以相拾也。讀釋文所列經解傳述人，亦可得其後先矣。漢志經傳各自為秩，今所傳本未審合併於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即范氏之所合與？范注援漢魏晉各家之說，其詳所揚，士助疏分肌理，為穀梁學者，未有能過之者也。但晉家魯魚，紛綸錯出，學者思焉，康熙間，長洲何焯者，焯之弟，其所據宋熒經注殘本，宋單疏殘本，並希世之珍，雖殘編斷簡，亦足寶貴。臣曾校錄，今更屬元和生員李銳，合唐石經元版注疏本及閩本監本毛本，以校宋十行本之訛，復定其是非，成穀梁注疏校勘記十二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春秋易大傳，理人自作之文也。論語門弟子所以記載聖言之文也。凡記言之書，未有不宗之者也。魯齊古本異同，今不可詳。今所習者，則何晏本也。元於論語注疏，舊有校本，且有箋註，又屬仁和生員孫同元推而廣之，於經注疏釋文皆據善本，雖其同異，暇輒親訂成書，以語學者云爾。

孝經有古文有今文，有鄭注有孔注，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尙書之偽傳，決非真也。鄭注之偽，唐劉知幾辨之甚詳，而其書久不存，近日本國又撰一本，流入中國，此偽中之偽，尤不可據者。孝經注之列於學宮者，係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諸儒之說，因藉措撫以僅存，而當時元行沖義疏，經宋邢昺刪改，亦尚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繇闢孝經之門徑也。惟其謬字實繁，臣元符有校本，因更屬錢塘監生嚴杰，旁披各本，攷文苑英華唐會要諸書，或疑或校，務求其是，臣復親酌定之，為孝經校勘記三卷，釋文校勘記一卷。

爾雅一書，舊時學者若其難讀，今則三家郵書，疊不讀者，文教之盛，可云至矣。爾雅注，郭氏後出，不必稱審，而從前古注之散見者，通儒多愛惜擗拾之。若近日寶應劉玉應，武進臧庸，皆采輯成書，可讀。邢昺作疏，在唐以後，不得不辭唐人語為之。近者翰林學士邵晉涵改弦更張，別為一疏，與邢並行，時出其上。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為日多，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臣元搜訪舊本，於唐石經外，得明吳元恭，仿宋刻爾雅經注三卷，元熒等密書院爾雅經注三卷，宋熒爾雅那疏未附合經注者十卷，皆極可貴。授武進監生臧庸取以正俗本之失，條其異同，纖悉畢備，且復定其是非，為爾雅注疏校勘記六卷，上中下三卷，後之讀是經者，於此不無津梁之益。陸德明經釋文，此經為最詳，仍別為校訂訛字，不依注疏本與經注相淆，若夫爾雅經文之字，有不與經典合者，轉寫多岐之故也。有不與說文解字合者，說文於形得義，皆本字本義，爾雅釋經，則假借特多，其用本字本義少也。此必治經者深思而得其意，固非校勘之餘，所能盡載矣。

漢人孟子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為固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於

蒞訓無所展，七篇之微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為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勳矣。唐之張繹，丁公著，始為之。晉宋孫奭，宋二家之善，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末皆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為正義十四卷，於注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鈔孫奭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宋子所云，鄧武一士人為之者是也。又盡刪章指矣。而疏內又往往詮釋其所創於十三卷，自稱其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其可議者，自明以來，學官所貯注疏本，而巳疏之悠繆不待言，而經注之謬舛闕逸，莫能臚正。吳中舊有北宋蜀大字本，宋劉氏丹桂室巾箱本，相州岳氏本，肝郡重刊廖聲中世經堂本，皆經注善本也。賴吳寬、毛扆、何焯、朱奕、余蕭客，先後傳校，迄休寧戴震，授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鈔版，於是經注謬可正，闕可補，而注疏本有十行者，亦較它注疏本為善。今屬元和生員李銳，合諸本，釐其同異，臣為辨其是非，以經注本正注疏本，以注疏本行本正明之闕本，北監本，汲古閣本，為校勘記十四卷，章指及篇敘，既學者所罕見，則備載之。音義亦校訂附後，俾為趙氏之學者，得有所參考折衷。日本孟子考文，所據僅足，利本古本二種，今則所據差廣，考孟子者，殆莫能舍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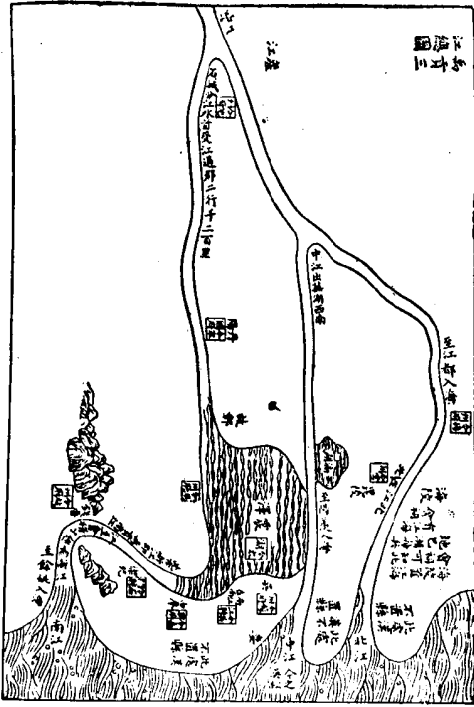
爾雅注疏及序，曾呈進呈覽，尙有進呈摺子見二紙。

學經室一集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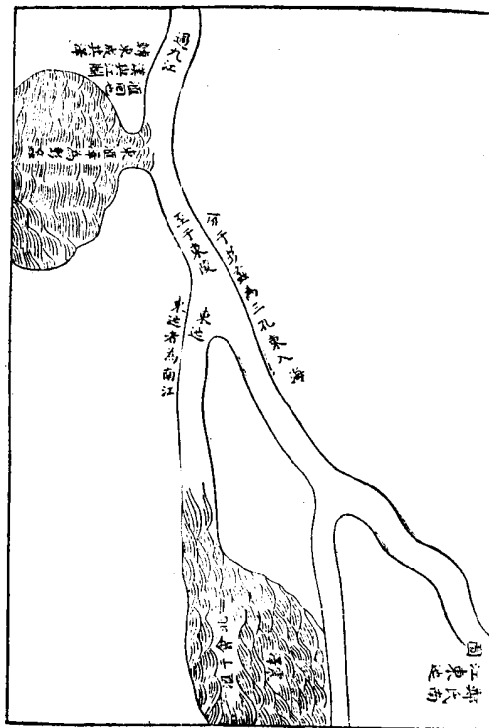
浙江圖考上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為峴江，以浙江殺水貫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晉學浙省，往來吳越，開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為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致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為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放之曰：江者發原峴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峴江。江山江，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即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峴江。由高淳過五塘，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峴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為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揚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為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峴江之委，即由吳江石門仁和海，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浙江水，殺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為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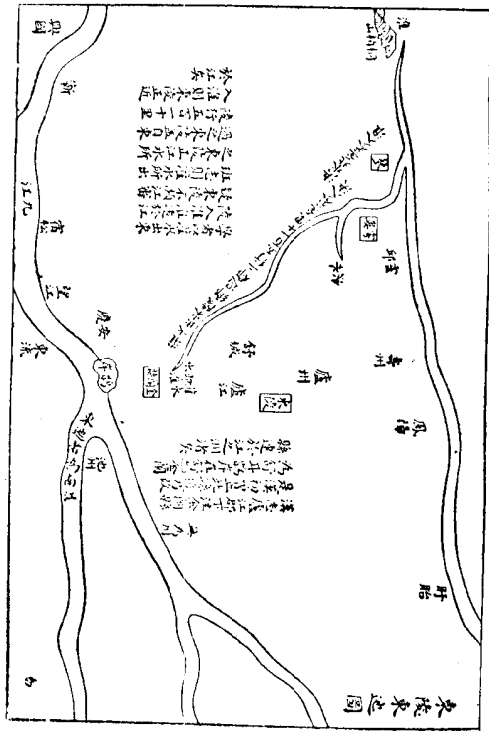
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為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沙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為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溶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即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為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真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偽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鄧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郡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晉立話。經精舍於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啻數萬人。間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以浙江究為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為解。鄭氏尚書禹貢注。讀東進為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為鄧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為功。豈不甚鉅。固宜為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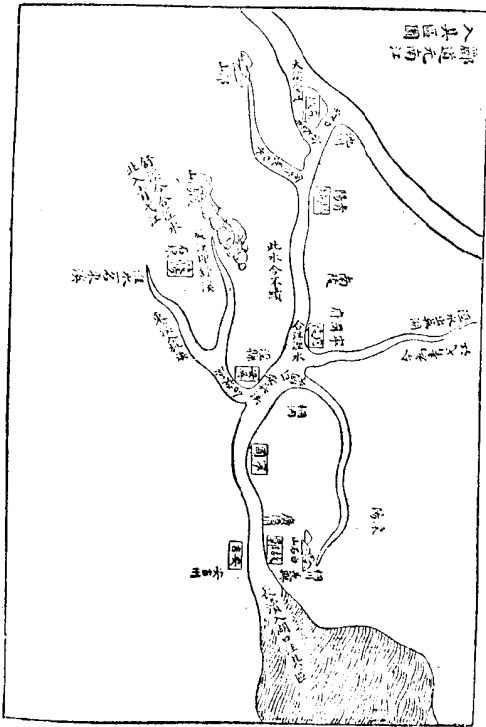
華經室一集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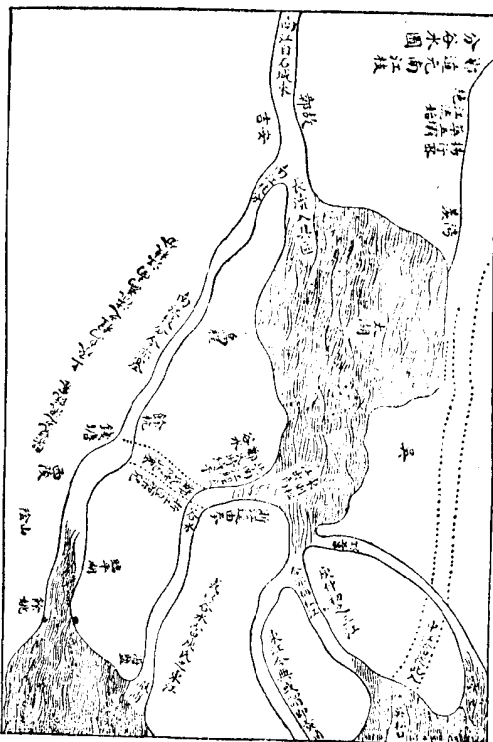
華經室一集 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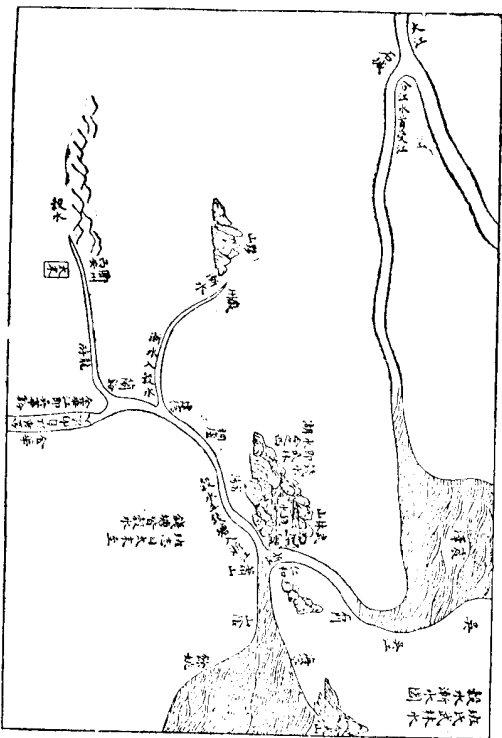
一四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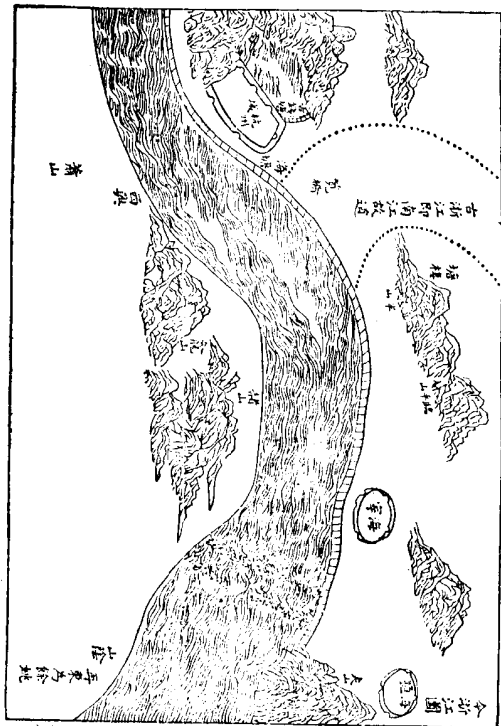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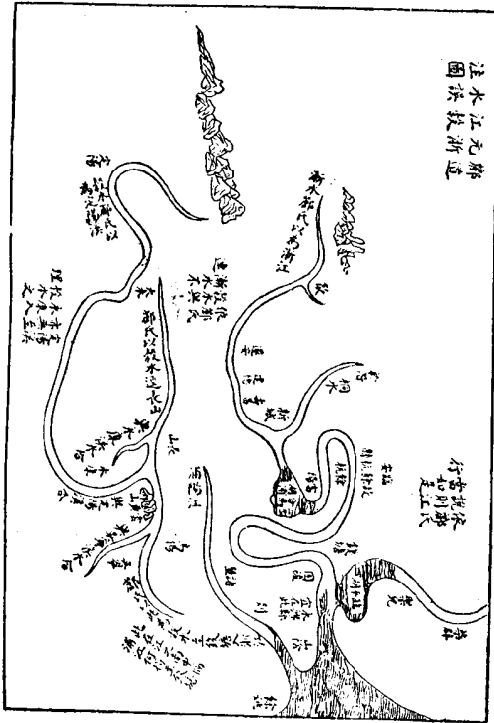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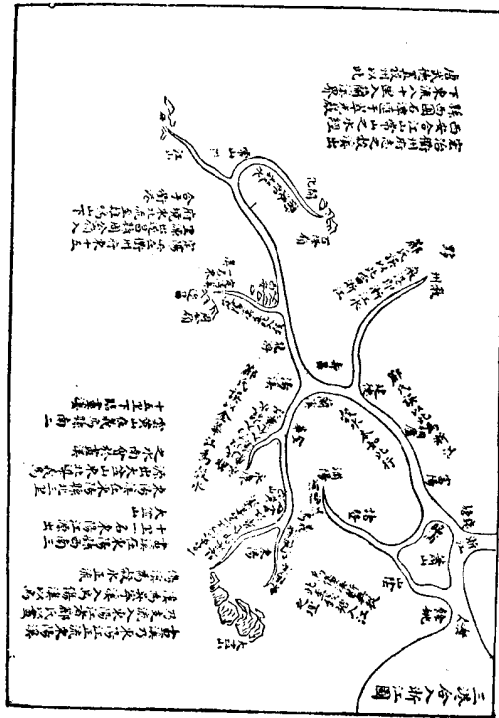
一四五



一四六



一四七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嶧冢導深，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過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過者，為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即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尚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注三江既入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為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為一孔。後之以合漢為北江，合彭蠡為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偽孔傳以既入為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惜。蘇軾以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為南江，尤非鄭氏之惜也。又鄭氏注東過北會于匯，云東過者為南江，言東過者，則鄭氏讀禹貢東過為句也。

三江之中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匯所謂北會于匯也若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開有依地說不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沱水是也未有憑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自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過者為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為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入江為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自石城分為南江正是東過也見說文南江至吳縣南入其區其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過者為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即鄭云為三孔入於海也鄭解九江孔殷云從山絡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為說也孔爾雅訓為開與空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偽孔傳乃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

經典釋文曰三江章昭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並松江為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賦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章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為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史記案隱引作錢塘江蓋唐初人已辨浙之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為浙江遂改稱錢塘耳顧夷與庠仲初同為晉人其說同鄭道元已駁破之郭景純雖生章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班氏舊說以為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知其詳耳

章昭雖分浦陽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蓋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者大小不配也正義所謂南人正指章昭庠仲初之流則正義亦駁之明矣乃章昭不以大江為北江而以松江為北江浙江為中江郭氏即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為北江松江為中江浙江為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尚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鄭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章昭庠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為三既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為震澤康成以既入為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初學記卷六地志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

目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昔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賦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為中江自嶧家導漢東流為漢過三澗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以入於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納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泔之說馮之錢漢水也曰嶧家導漢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澗至于大別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為彭蠡矣安能復出為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馮之錢漢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過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安能自別為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為北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馮以味別信乎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嶧家導漢東入海為中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泔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蘇沈宗庠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晦矣近世胡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庠仲初之三江夫庠氏之說三江無足破也取蘇氏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前鄭者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真偽是非惟鄭之說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顧異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攷正義所引之鄭注細為審度知其仍本於班志未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攷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為典要而初學記詞殊尤甚豈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版用久失其真則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偽孔傳見在絕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核竟舍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既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駁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真鄭注強而場合於一如其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入於海偽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為之詞曰三孔即指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為分矣真鄭注云東過者為南江偽鄭注云會彭蠡為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為之詞曰猶言東過北經非以東過為句也蓋斷東過為句則必北會連東過北為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為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真鄭注可據也彼以為分此以為合彼以為北此以為南無論東過北為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其真鄭注可據也彼以為分此以為合彼以為北此以為南無論東過北為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其真鄭注可據也彼以為分此以為合彼以為北此以為南無論東過北為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其真鄭注可據也彼以為分此以為合彼以為北此以為南無論東過北為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其真鄭注可據也彼以為分此以為合彼以為北此以為南無論東過北為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此章句即令經文可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曰東進者不曰東進北者於此而仍據為其鄭注不亦慎乎然則可斷之為偽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蓋與合於彭蓋不同一也北會於離必非彭蓋二也初學記而外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並稱鄭孔注四也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真偽辨則蘇氏之說不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進為句不必改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並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蓋合為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即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為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回流分邊在北者為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為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江則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蓋為南江岷江居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蓋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為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敘說惟永樂大典尚具有二十八圖內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云是為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為孔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並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固以蘇說為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為己證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度云近世蘇文忠之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以東進為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為三矣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蓋東合為一江者以為今之三江王應麟最好採摭遺文而王海言三江惟舉蘇氏會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為三江蘇氏指林陵京口一江為三江若絕未見初學記者即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攷攷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氏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即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質之乃疑實合為一而名別為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閱者察焉

胡氏謂禹貢雖指曰諸說為蘇賦同鄭康成為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蓋為南江岷江居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蓋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偽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記竊稱鄭元孔安國注肅明則專稱鄭康成注後人不深攷遂以為真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為大江至九江

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徐陵當是廣陵亦合三江為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亦將與鄭氏同柱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即知引鄭注之非鄭矣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曰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於彭蓋為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蓋以下又有三孔詳釋其義則三孔實即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為一條初學記引稱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敘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為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鄭云東進者為南江者猶云東進北面會於離者為南江也彭蓋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蓋為在北矣

元案偽鄭注與真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偽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並稱為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蓋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進者為南江言東進北會於離即東出為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言自彭蓋江分為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蓋為南江岷江居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蓋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江分於彭蓋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為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蓋合為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蓋西垂於東為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蓋則三江為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蓋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為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並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為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肅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為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蓋與南北合金氏強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蓋以下天下固無以分合者矣徐堅所引直是偽文不必索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 吳

故國周大伯所邑其區澤在西揚州數古文以為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滿氏道

禹貢嶧山在西微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即用職方氏之說亦即禹貢揚州三江既入也胡肅明禹貢雖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水爲南江

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肅明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江之支流然鄺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即吳南之水而不以歷

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奈何拾鄺氏所謂南江支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以詆鄺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滿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

過郡里數與分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

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

江都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以明江至江都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也

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塘爲自北而少西南山錢塘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如鄺氏所敘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姚故於吳記南江在

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山猶環曲之義折則

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江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潑水勢折歸故曰折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即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

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彭中漸水自西而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即浙之義亦未當或又假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

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尙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

湖水底定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肅明謂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不明則誤自肅明始也

丹陽郡 彭

漸江水出南暨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彭縣南暨中師古注漢書即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未爲成浙也

會稽郡 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浙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既於彭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

一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盆山西流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

三源同流顧氏此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德入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

而後不名穀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爲漸豈嚴州以西轉得冒之爲浙乎顧氏謂穀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尙非班義也若果漸江卽浙江則穀水入浙江宜在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並流已數百里至錢塘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可見穀與浙非一水卽可見吳南之江從錢塘東折爲浙江而穀水從開化常山歷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曷云入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今則然如約而後人味之何也

會稽郡 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元案武林水卽闕駟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穀也班志

學經室一集 卷十二 二六二

凡記餘既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浙江水。即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謬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即今西湖水。古錢塘當為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清波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尚在西湖之西南也。

〔說文解字〕

浙。水出蜀滿氏微外嶧山入海。从水。折聲。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从水。折聲。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嶧山。東別為沱。沱字下。即次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江水即從上江字連屬而下。即指嶧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蓋江自吳縣南歷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以西不名為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與說文同。案。隱引韋昭言。浙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陰。說文言至山陰為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之也。又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此言亦本於說文。

漸。水出丹陽鄞南暨中東入海。从水。斬聲。元案。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之次於江。猶勃之次於河。漢之次於漢也。浙次於江。明其為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明矣。

通。家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通北會于匯。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通則同。鄭訓通字注。已不備。說文訓家行。正足以相成也。禹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為入。此水經於彼水。為會。無所入。無所會。第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沱。曰別。彭。曰匯。澤。曰滄。南。江。曰通。皆獨出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為播。沱。出而復入。則為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故為匯。榮從地而上出。故為滄。江至石城分而斜行。自為一支。非別。非匯。非滄。惟通足以當之。下文東為中江。亦是東通。相連屬以為文也。若謂南江即彭。蓋無論江會。彭。蓋。豈非斜行向東北。即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漢河。即漢之自嶧。蓋。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滄。其為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東通乎。且導漢既云東匯。澤。為彭。蓋。

則彭蓋之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同也。漢與江。關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於導漢。屬之。既屬於導漢。不必又復叙於導江。流之會於漢。淮之會於泗。沂。泗之會於滄。曾於滄。波。非流所成。泗。非淮所成。滄。與滄。非沂。泗所成。故曰會。彭。蓋。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而回旋。則謂之澤。既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通同於東匯。所異者。通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勢。匯則形容其聚而瀦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也。會之不可為匯。猶會之不可為通。今以東匯。澤。為彭。蓋。即是東通。北會於匯。是以東匯。為北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匯字雖同。而指趣各別。禹貢有兩滄。沱。且不得混為一。況匯。為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猶。彭。蓋。可為。大野。亦可為。彭。蓋。可為。匯。其區亦可為。匯。也。知匯。之為。匯。成於江。漢。之。關。則禹貢分。較。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為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為彭。蓋。又東為北江。江則東通。為南江。又東為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較。於導江。導漢。而彭。蓋。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通。句連東為中江。特注曰。東通者。為南江。夫江。漢。同其大矣。漢。匯。為澤。為北江。而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為彭。蓋。不連東為北江。則東通。北會于匯。豈連東為中江乎。鄭氏注。東通者。為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司馬彪。晉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云。有浙江。即說文江至山陰為浙江也。

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尚未斷也。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為桑欽撰。王應麟疑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鄧注引桑欽說。則書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即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江水篇

江水東過新蔡縣南。又東。過下雒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鄧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零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零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即淮水也。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即利水之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績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鄉。左傳昭五年。吳敗楚於郢。杜預曰。縣有鵲尾。然則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鵲州。即鵲岸。景漢之舒地直達大江。湖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逕。正實指至此。東。逕。為南江也。導。漢。云。過三澗。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漢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例。正。同。南。江。東。逕。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零。婁。決。水。北。至。參。入。淮。又。有。灌。水。北。至。參。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零。婁。在。霍。邱。縣。西。南。參。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零。婁。縣。南。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鄧。氏。以。淮。水。即。灌。水。灌。水。自。東。陵。至。參。是。自。桐。城。廬。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逕。即。石。城。分。水。何。疑。

沔水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島。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

學經室一集卷十三

浙江圖考中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即欽也。元案。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亦後人所改也。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郡。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發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舉。即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通。充必以此為

安得逕牛渚而方屬石城也。蓋經之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鄆氏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之當塗為江漢九江郡歷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不知此牛渚即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即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故其逕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鄆氏知分江水即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清謂其改置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置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饋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饋口欲斷江，胡三省通鑑注云：即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即清谿口。鄆注言谿水受江，蓋即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玉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即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城縣西之樸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玉鏡潭，入池口，達大江。秋浦，玉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溼水。

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青陽縣也。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城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尙屬南江之遺。蓋既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城樸山之源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句溼，章昭曰：溼水出蕪湖，然則溼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溼縣，入於南江耳。江南通志：貴谿在溼縣西南一里，溼水流至縣西爲貴谿，北入於青弋江，又青弋江在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

山，會石城太平旌德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城東北至溼陽，受漢二谿水入溼縣界，爲貴谿。顧氏方輿紀要云：貴谿一名溼谿，其上流即石城縣之舒谿，然則貴谿上連青弋江，下接舒谿，中間正蕪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結，遂合舒谿，青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詵，以谿流東徙於貴谿，西擊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谿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嶠，其北爲北嶠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鄆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鄆氏所說，蓋猶古述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谿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山，又北左合旋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即宛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縣在青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鎮。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大江，即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城縣，續文獻通考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余谿，嶽谿諸水，下溼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谿即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曰：淮水出呂山，徑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鎮浦，合濠水爲濠清河，繞縣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碓渡，入青弋江。又云：呂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爲石竇，有泉涌出，即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即東谿，入舒谿，即入旋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溼水南注者，迥然各判，今則南江既溼，而旋谿北合溼水爲青弋江，然舒谿溼水之閒，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元案，即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郡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郡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縣南一切，乃流

南江又東，逕故郡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郡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縣南一切，乃流

於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郢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舊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宏治湖州志曰故郢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為長濱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其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著籍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濱注於湖趙濱當即長濱之故迹全氏祖源謂鄞氏以南江當其區然南江注其區而復出為南江非以南江即其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為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

元案鄞氏以松江為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為中江也班志於會稽吳縣注曰吳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南湖今水經注南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夷地會於南湖由南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山陽溪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閒蓋中江出南湖之口既漣南江逕吳兒之流亦兼

浙江逕吳兒見後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莫可究問而虞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南湖而出南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南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鄞氏較南江注其區東出為松江明以東出者為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爾。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為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庚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庚氏三江之說鄞氏已駁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豁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為南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為湖今之南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為澉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為高澉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出于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為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浦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澉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為海口實無內水與海相通此予日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注曰謝靈運云其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謬誤餘姚非餘暨鄞氏常知之。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嶺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

元案以漸為浙自鄞道元始鄞氏較南江與兩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為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自有鄞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關關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與安吉即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鄞氏以為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溼也其正流從長濱注太湖東出為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澉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奪於枝分蓋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澉浦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塘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鄞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漸江而為漸所冒矣下塘連道由石門嘉興上浙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豁一帶有古澆等地窪下積水揆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融謂餘杭即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泰畧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為江也江水又東逕嶺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水又東逕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晉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高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乘世家分夥故川衍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繇亦未必一得其質也。

寧波一集 卷十三 二七九

元案鄭氏敘南江自石城至餘姚歷歷如繪雖混浙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水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夷中

元案鄭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為浙道元未加深致遂切浙水即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闕駟十三洲記以新安江水東流為浙則誤漸為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逕其縣南浙江又北歷黟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逕遂安縣南谿二百步浙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即漸水也鄭氏誤為浙江水自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有十二瀨瀨皆峻險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為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弟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既至建德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

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浙江不敘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今桐廬

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間在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塘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既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

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
臨口壘船其狹狹中乎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即臨安縣界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
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即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即苕谿鄭氏既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開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烏傷北蓋誤浦陽江爲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鄭氏所云浙江正穀水也

穀水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即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即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鄭氏不知浙之非漸既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以致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之流矣長山即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蘭谿縣之西南類雜穀水因號穀水是猶穀水之遺稱李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即今西安衢江即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合焉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谿亦曰穀谿又東北歷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金華江入之鄭氏既以穀水出太末又以定陽谿逕長山注於穀水案之形勢

均有未合。

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縣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縣水。

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縣水。即金華江。東陽縣。導義烏之水。為烏傷縣。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鄞氏以穀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既誤金華江為穀水。故永康縣水入金華江。而以為入穀水。烏傷縣入金華江。而以為吳寧縣入穀水。又以吳寧縣水入穀水。謂之烏傷縣水。然則至錢唐入浙江者。即此烏傷縣水矣。烏傷縣源出大盆山西流。而以為是穀水。東注。是今為源而古為委矣。自此北及錢唐。既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鄞氏攸之。又山烏傷歷諸嶺。始寧為曹娥江入海。此烏傷縣何山入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即入江亦在南岸。何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即鄞氏之浙江。鄞氏不明浙江。非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關關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惟浙江。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即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胙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詔息湖。咸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逕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即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間。

浙江又東逕兜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兜兒。是也。浙江又東逕柴洋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舉辟塞。渡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為南江即浙江之證。可為南江由吳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為南江由吳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鄞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即原於故籍。而浙江逕兜兒柴洋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鄞氏惑於浙江即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兜兒柴洋之浙江。不敢注入河水下之南江。而歸入浙江。下之彼浙江。訖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兜兒至於柴洋。一似浙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河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

為穀水。下自餘杭為南江枝分。此逕兜兒柴洋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鄞氏時已中塞爾。

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相塘。謂之相塘。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即浙江也。許慎竹均說。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

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鄞氏至此稱浙江不誤。宜云浙江南逕柴洋南。又逕兜兒鄉。又逕固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嶺山之成功橋。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條浦陽江與今合。前穀烏傷縣水為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即錢塘江何也。

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地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其區即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為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為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鑿禹井揚州山。鄭云。會稽在山陰。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為三道而入海。正用鄭氏禹貢注。分為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闔閭傷將指。還卒于檣。去檣李七里。

杜預注曰。檣李。吳郡嘉興縣南。檣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檣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章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章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隨之。

章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以上皆吳語。

章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章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

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章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是也。湖乃未字之訛。

是故敗吳于固。又敗之于沒。

章昭注曰：固。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今核班氏地理志。既定為自吳江歷嘉興石門矣。吳越之疆界既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為越嘉興以北。為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檣李。伐越。則至越之界。越陳于檣李。是檣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檣李。則今嘉興之地。檣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是也。闕廬。傷足卒于檣李。檣李七里。此已為吳境。闕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為傳釋經不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

之于江。而轉戰于五湖。敗于夫椒。逆之。即逆于吳江也。吳不遠至檣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歷石門嘉興。而至吳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越春秋言其山境上而檣李。亦山南江上泝至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章昭以吳江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連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固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有南武城。因閭所起。以備越。越絕書謂辟舉為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閭閻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即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為湖。今謂為當湖。然則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為吳越分疆。可以歷歷攷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鄞。富春。治。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亭縣。非如漢時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即南江而誤。以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為吳越之松江。兩漢刊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以上皆吳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洳。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洳。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為楚。餘干為越。分時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北。若廬州和州。無為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其區以兩分界。可攷矣。其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借圍陽。其地不可攷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為越地。則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劑楚于越南夷之民。

元案此亦古之江通于湖之證。

〔越絕書〕

吳古故從由拳辟寒度會夷泰山陰辟寒者吳備候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由拳縣柴辟故就李卿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樞李也後漢書郡國志由拳屬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樞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樞李今爲嘉興越絕書此言可爲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鄞道元水經注敘浙江逕禦兒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樞李于是吳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陳明日將戰于江乃令于中軍銜枚迎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迺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圍。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樞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即越絕書所敘吳泰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敘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即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境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

句踐既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南西至樞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骨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播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鸕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國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自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洛。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即此州也。元案周安誤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爲郡郡。

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湖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所行與史記同其山丹陽至錢塘即南江故道也。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在荊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自雲夢下觀籍柯蓋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隨縣唐至德三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樞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流爲南江秦皇于此亦東進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郡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

晉平吳始分丹陽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之雲陽山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道度牛渚秦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漢陽漢當春縣在會稽郡漢陽縣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越絕書以漢陽釋丹陽蓋以秦之丹陽爲漢漢陽地漢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德之地于此立郡郡後又改郡爲丹陽移治宛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郡句渾相次其近宛陵故郡可知非唐縣之丹陽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郡郡又舉潤州屬之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即過寧國水經注所謂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即由吳縣南而歷山舉禦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惡臨浙江即臨南江東折之處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性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迺殺而西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即武林諸山之泉水下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即泉耳南江行于武林山泉亭山之間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皇艘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艦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大江也故始皇于此艘舟步梁錄謂斷橋裏大佛頭正在秦皇艘船石山上通言可察故述可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案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為禹迹云于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為吳郡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尉吳越諸家為說不同以為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之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為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為分界以為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輿地記云越國西界至禦兒今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為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為是淳祐志所引三說皆不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道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為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為吳有宜其祖道止此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為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為吳地乎杭州府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潛氏所駁亦未能折其喙若將去國羣臣送之未及境而忽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而言送至渾言之以見不能踰境耳後句踐歸國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復鄉國必至浙江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為越之鄉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為兩義此駁尤為未盡平情論之杭不專為越地亦不專為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為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章昭言夫椒構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為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

以駁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駁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錢塘皆得為浙江則以禦兒為越境者正以浙江為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歸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即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學經室一集卷十四

浙江圖考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 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蓋即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潛時築東自海西至笕浦以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睦歙諸水會流矧自觀山起至笕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為可備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潛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曆舊志曰李潛萬歲登封六年為富陽令督築捍江隄自笕浦至東觀山計三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蓋即尖山一帶西至寬浦即今寬橋寬橋在良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耳胡氏謂禹貢雖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麻鳥程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考蓋從鳥程南以東達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至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瀉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纏絡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楊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即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向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即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則其時水道尚未盡遷也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據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覲于會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唐錢唐令劉彪遣將張垓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鄭注南江支流自鳥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來至于唐末其途尚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

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于竹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鑰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既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

元案自杭州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水絕南江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高於良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渡江非真以內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江之正流總在寬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此見傳禹貢集解所引蓋其所據新經也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

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置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毗江自江都入海之江即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荆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于蘇常潤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舊嘗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於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如郭景純以爲毗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即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即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東江東南爲谷水即今松江東流匯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貢之三江爲庾仲初之三江而以鄭氏所稱之谷水爲庚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口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即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益之再得于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熟諒之遂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

元案傅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即吳江向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班固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壤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開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

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溪也班固必詢之符行漢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漢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敘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過安青縣麻長濱今太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漢陽之與陽溪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寒故各水分入耳程氏據目前以溯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蕪湖至陽溪者自緣築五壩而斷其迹尙有可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則江合于淮故濱已成陸地向非經有明文將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演繹〕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湖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郝鄭之類則浙之得名既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低特第以古語爲證則出歛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水屬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此正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嶺此則後人名稱之誤所謂徽州之浙嶺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嶺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何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案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涉于導江導漢之中江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尙書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論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遊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編瓦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曷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爲典要然問三江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尙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溪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青麻長濱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

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直學邊寶修崑山志言大海至西泮分南北山轉斜而西來陳涉謂之揚子曰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案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溪一自石城至安吉其水道多漚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改誠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渭〔禹貢錙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卽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支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鄭氏恐遺漢志反以厥爲程縣南者爲支流而中江盡于荆窰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疑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鄭氏水經注謂長濱入具區者爲南江山鳥程者爲南江支流蓋據班志三江確爲禹迹胡氏駁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鄒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至秦漢歷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衰周吳越以人力爲之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志脫上北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溪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滬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支流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注自彭

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

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切鄭注而不能辨其真偽。遂至詆班志三江。而以為皆北江之支流。南江中江在南。彭蓋北江在北。江漢山分而合。山合而分。禹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駁班志三江非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流北會于海。指因塘看白琴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太郭璞注。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為精確。乃以東述北會于匯為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氏以東述者為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未詳。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解孰為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純解三江者。賦江松江浙江也。以常之斯為定。一州之內。其山鎮澤數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浙二江者。即松江之在當時。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中言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閻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即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庚仲初之說。尚未盡合耳。

全氏祖望《水經注七校本》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為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兼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即浙字。水經誤分為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嶽嶽港者。與衛整之豁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三。一曰在閩西。海北。即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即廬山之源也。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河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為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傅同叔之上。惟以浙為漸則非耳。又云：嶽港合衛整之豁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謬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體會于班志分水逕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為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為仍河水篇以立文。其駁非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為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獨稱浦氏道下云：禹貢嶺山在西。傲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城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謬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乃以無禹貢字斷為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既如是。則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即本以注禹貢。何得如蘇氏時三江合而為一。遂以合漢彭蓋為三江耶。又曰：說文有浙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為浙江。則黔縣之浙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江。無浙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里。補此一句。以見浙江之即浙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里一語。以浙江即浙江。非也。浙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里。自是譌文。疑屬穀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辯》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南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即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始別為之說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蓋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為彭蓋。東為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連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為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辯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為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真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蓋分為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為三江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為三。而以行南道者為南江。行北道者為北江。行中道者為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為精密。考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辟駁班志者之非。

考之水經。河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為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為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為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為中江。其載河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水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鄭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蓋餘姚

入海之江。即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閒。為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為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即南江至餘姚入海。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灘湖分行。而同會其區。故鄧道元以南江即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谿為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為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高陽之說。惟不辨鄭注為偽。故駁之。然鄭氏自謂分為三孔。未嘗言合為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即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即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即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為笠澤。而外傳以為江。則笠澤即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為江者。亦即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其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矣。是故今之松江。即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為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閒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關關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鄧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皇山東出為滄浦。其枝分厥為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皇分派。東至餘姚。又為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即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三江之說。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為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見。然則中江以南為越。中江以北為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為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為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即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既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即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即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初學記之謬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為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晉諸通江准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為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閒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為。而可以為即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焉得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為衰周時人力所為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宜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即鄧道元所謂南江逕宜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為之也。地志曰。高淳之中江為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庚侯伐楚。舍舟于淮。納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即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為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為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說也。此可破其謬。

然則江漢既合後之分。而為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於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於南。故以中江南江屬之。江漢各為源。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為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滄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為江。可也。以為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過者為南江。所以為解經之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柰何非之。曰。子柰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歟。然則子柰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言。真可為學者法。余既辨鄭注之偽。復有取乎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為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達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達。惟其本非鄭注。而傳寫者譌以誣之。則正宜為鄭氏白。非深求乎鄭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真偽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志其地。景純誣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即班氏分江水至餘姚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殊于

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滌唐宋以來諸謬說。故備錄于末。以為百川之海云。

寧經室二集卷一 目錄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

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國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四世祖妣太恭人傳

卷二

雷塘阮氏墓園記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園記

雷塘阡表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寧經室二集 目錄

揚州阮氏家廟碑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北湖小志序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林清泉公傳

節孝林母傳

李晴山喬書西二先生合傳

胡西琴先生墓誌銘

劉端臨先生墓表

浙儒許君積卿傳

安徽巡撫袁山錢公傳

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循吏汪輝祖傳

蔣士銓傳子知廉

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朱勇烈公傳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次仲凌君傳

通儒揚州焦君傳

李尚之傳

寧經室二集 目錄

卷五

- 嚴忍公子餐方貽傳
-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既堂墓志銘
- 默齋張君誄
- 知不足齋鮑君傳
- 武進臧布衣傳
- 孫頤谷侍御史傳
-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妻許恭人墓表
-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表

卷六

-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唐君墓志銘
-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君傳
-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 叢處士墓表
- 江都凌君傳
-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 臧拜經別傳
-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 武康徐母周孀人傳
- 朱母高太孀人傳
- 淨因道人傳

卷七

- 鮑姑辭後
- 女培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 封泰山論
- 泰山志序
- 焦山定陶鼎考
-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 知不足齋詩集後序
- 蔽厓考古錄序
-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 南江邵氏遺書序
-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 西湖話經精舍記
- 金沙港三祠記
- 荊州寄金洲考
- 江隄說
-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 通鑑訓纂序
- 史紹通鑑釋文跋
- 四史疑年錄序
-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卷八

- 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 恭注御撰以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 瀛舟書記序

洋程筆記序

淮海英靈集序

廣陵詩事序

小滄浪筆談序

皇清碑版錄序

江蘇詩徵序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兩浙輅軒錄序

兩浙輅軒錄補遺序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己未會試策問

海運考跋

海塘肇要序

嘉靖摺紳冊跋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吳烈婦存金紀事卷跋

吉蘭泰鹽池客難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嘉興嘉禾圖跋

硤川煮賑圖後跋

新修廣東通志序

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

學經室二集卷一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臣聞三極彝訓其書言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說帝王稽古同天聖德備焉欽惟乾隆五十五年皇上八旬萬壽萬萬壽臣仰思盛德大業非三代以下史冊所可擬萬一惟宗諸經傳以徵聖壽或管窺而得其詞焉臣謹案尚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壽者福之初詰福者德所致也恭讀五福頌以為壽富諸事皆受於天惟好德修于人五皇極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皆五福主德之證至哉聖人之德即福之基聖人之所以壽也帝王之壽必本於天書曰天壽平格孔安國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禮記中庸謂大德必得其壽徵諸詩曰保右命之自天中之我皇上昭事惟敬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恭釋讀召誥篇一言以蔽之曰曷其奈何弗敬以誠民為祈天之本以敬德為誠民之本其理益明焉大戴禮曰戒慎必恭恭則壽又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亦其義也皇上躬親郊壇大祀極致精虔其在周禮曰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圓丘夏日至澤中方丘祭法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以正月上辛祈穀孟夏常雩者公羊春秋曰郊用正月上辛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春秋曰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是也社稷壇加玉者祈農事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春秋外傳曰玉足

以庶除嘉穀朝日夕月諸中祀茲復躬親一週及於岳瀆成命使祭告禮記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禱郊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公羊春秋曰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也定壇廟祭器者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禮記郊特牲曰鼎俎奇而蓬豆偶法古制也我朝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皇上寅承丕基無事不敬法列祖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我國家創業東土締造維勳皇上編開國方略以闡功德書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寬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跡書薩爾濟戰事者仁者無敵受命伊始書曰壹戎衣天下大定諭立臥碑述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者遵成憲也詩曰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又曰率由舊章作紀恩堂前後記敬誦實錄者述事聖祖不忘恩教也皇矣之詩述文王逮事大王大王受天命及王季文王其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又曰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四巡盛京親製詩賦以彰謨烈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又曰昭茲來許緬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皇上上繩祖武下詒孫謀五代一堂古今未見復致王牒十一世之慶爾雅曰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元孫元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暱孫暱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皇上明俊德以親九族恩深澤厚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詩序曰行章忠厚也皇上勤於庶政睿思所周事立必豫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御書無逸篇揭為座右銘臣伏讀經筵御論君子所其無逸訓所為處與召諸王敬作所相發明聖人之言經訓所折衷也法官行在皆秉燭待章孟子曰坐以待旦視事移晷傳餐饔午書曰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內外奏章皆丹毫親批日數十事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皇上猶無須內史之讀也內外臣工日有召對下至一命亦無道焉周禮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宰夫敘宰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是也法祖六巡江浙觀民察吏不自暇逸岱岳五臺豫河皆親駐蹕易曰省方觀民設教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禮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詩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天下庶獄事必親覽茲復恩詔減等王制曰刑者備也備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耕藉之禮必躬親者禮記月令天子乃擇元辰躬耕藉藉春秋外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棄盛於是乎出食為民天民為國本皇上愛民重農民數穀數要會時開周禮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禮記王制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周禮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至於謝雨澤驛詢天下雨暘收穫每霑足豐稔必詩以誌喜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穀梁春秋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又曰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正賦漕運歲千萬計皇上臨御以來免賦者三免漕者再茲復恩蠲天下正供臣謹案

周禮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遂大夫皆有辨其施舍之事鄭康成讀施為弛蓋周時什一雖輕皆無免之事豈若我皇上獨貸至二十萬萬乎臣伏讀經筵御論有孚惠我德以九五君位惠即我德當置惠心于勿問聖謨洋洋所以損上益下有孚元吉而說無疆也偏隅偶款恩加獨賑截漕平糶以劑益虛卹民也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萬民之食而闢其急平其輿河防者民生所關皇上命濟陶莊六塘伊家諸河清黃交匯誌水宜洩海塘建石重隄保障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游賦帝距川考工記曰以防水禮記月令曰完隄防春秋外傳曰隄障九澤民間五世同堂二百餘家壽逾百齡同居十世皆壽世人瑞也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禮記曲禮曰百年曰期頤孝經曰示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命重舉千叟宴者皇建有極效福以錫庶民也禮記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爾雅曰黃髮鬢齒齡背壽也皇上典學高深文德淳懋每歲必御經筵宣講書曰念終始典于學抑戒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臨雍講學釋奠幸魯崇儒重道也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應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御製三老五更說證以左氏孟子其義乃明重排石鼓文者存周法物用光我文治武功也詩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吉日序曰美宣王田也御製詩五萬餘篇文千餘篇尚書帝庸作歌易伏羲畫卦文王作卦辭大戴禮曰武王作機經帶十七銘庶足擬焉御書寶繪成臻極詣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親定祭祀朝饗樂章及詩經樂譜其在周禮大司樂大呂應鍾小呂夾鍾皆歌以祀享詩鹿鳴以燕羣臣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水律和聲即其義也鍾鐘特磬列於大樂御製笙詩依義補辭其在爾雅曰大磬謂之磬大鐘謂之鐘儀禮鄉飲酒燕禮諸儀皆至南陵華泰白華山庚諸篇即其義也河源淮濟涇渭諸水考厥源委其在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書曰導淮自桐柏導沈水東流為濟詩曰溼以潤濁即其義也詔收天下遺書分為四庫儲以七閣其在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所謂三墳五典也皇上開闢闡後正科之外六開恩榜再舉制科書洪範曰俊民用章詩卷阿序曰言求賢用吉士也皇上神武邁倫嘗發廿矢中十九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也每歲秋行園木蘭蒙古進宴所以詰武綏遠也穀梁春秋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詩時邁曰薄言震之莫不震懼皇上奮武開疆勦暴柔遠蕩伊黎平回部收金川定臺灣為亘古未有之功業書序稱湯伐三虜成王踐奄皆不足比數左氏春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為七德惟皇上武功備焉至於先征而後歸服者謂之歸降回部緬甸是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也不加征而自來歸者謂之歸順土爾其特技俄山安集延痕都斯坦布魯特哈薩克巴勒布是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集命遠國自來也邇者安南王阮光平八規祝釐則我皇上推亡回存承天時行之道大戴禮曰重華南撫交阯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海外遠國若高麗暹羅琉球南掌皆入貢壽宇不可殫計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

周禮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遂大夫皆有辨其施舍之事鄭康成讀施為弛蓋周時什一雖輕皆無免之事豈若我皇上獨貸至二十萬萬乎臣伏讀經筵御論有孚惠我德以九五君位惠即我德當置惠心于勿問聖謨洋洋所以損上益下有孚元吉而說無疆也偏隅偶款恩加獨賑截漕平糶以劑益虛卹民也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萬民之食而闢其急平其輿河防者民生所關皇上命濟陶莊六塘伊家諸河清黃交匯誌水宜洩海塘建石重隄保障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游賦帝距川考工記曰以防水禮記月令曰完隄防春秋外傳曰隄障九澤民間五世同堂二百餘家壽逾百齡同居十世皆壽世人瑞也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禮記曲禮曰百年曰期頤孝經曰示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命重舉千叟宴者皇建有極效福以錫庶民也禮記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爾雅曰黃髮鬢齒齡背壽也皇上典學高深文德淳懋每歲必御經筵宣講書曰念終始典于學抑戒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臨雍講學釋奠幸魯崇儒重道也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應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御製三老五更說證以左氏孟子其義乃明重排石鼓文者存周法物用光我文治武功也詩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吉日序曰美宣王田也御製詩五萬餘篇文千餘篇尚書帝庸作歌易伏羲畫卦文王作卦辭大戴禮曰武王作機經帶十七銘庶足擬焉御書寶繪成臻極詣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親定祭祀朝饗樂章及詩經樂譜其在周禮大司樂大呂應鍾小呂夾鍾皆歌以祀享詩鹿鳴以燕羣臣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水律和聲即其義也鍾鐘特磬列於大樂御製笙詩依義補辭其在爾雅曰大磬謂之磬大鐘謂之鐘儀禮鄉飲酒燕禮諸儀皆至南陵華泰白華山庚諸篇即其義也河源淮濟涇渭諸水考厥源委其在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書曰導淮自桐柏導沈水東流為濟詩曰溼以潤濁即其義也詔收天下遺書分為四庫儲以七閣其在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所謂三墳五典也皇上開闢闡後正科之外六開恩榜再舉制科書洪範曰俊民用章詩卷阿序曰言求賢用吉士也皇上神武邁倫嘗發廿矢中十九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也每歲秋行園木蘭蒙古進宴所以詰武綏遠也穀梁春秋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詩時邁曰薄言震之莫不震懼皇上奮武開疆勦暴柔遠蕩伊黎平回部收金川定臺灣為亘古未有之功業書序稱湯伐三虜成王踐奄皆不足比數左氏春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為七德惟皇上武功備焉至於先征而後歸服者謂之歸降回部緬甸是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也不加征而自來歸者謂之歸順土爾其特技俄山安集延痕都斯坦布魯特哈薩克巴勒布是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集命遠國自來也邇者安南王阮光平八規祝釐則我皇上推亡回存承天時行之道大戴禮曰重華南撫交阯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海外遠國若高麗暹羅琉球南掌皆入貢壽宇不可殫計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

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大歲大歲禮曰海外虛懷北發搜提氏光來服是也惟我皇上大聖大仁允文允武用是承天純佑盛德日新登八衍範念用庶徵奮用五福巨仰見庶徵之應本於五事寅恭對越為壽之基此貌之非作也也庶幾優渥是可愛曰時雨若矣王言作則臣下聚令此言之從作也當陽用命是可愛曰又時賜若矣克知約見照管幾先此視之明作哲也德化如春是可愛曰哲時懷若矣達聰兼聽發慮出謀此聽之聰作謀也凝成萬物是可愛曰謀時寒若矣精一執中廣潤齊聖此思之睿作聖也從欲風動是可愛曰聖時風若矣皇上臨御五十五年慶壽八旬由是推之萬萬年為萬萬旬易策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絕卦皆八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自然之數也又萬壽年幹在庚爾雅曰太歲在庚曰上章庚猶堅強也章明也月曜在西酉為壽星之次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是生成推衍皆與苞符象曜相應故曰聖人之壽皆本於天錫漢延洪惟億萬年天保之詩臣下歸美崇尊頌福祿也日詒爾多福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猶歎盛哉聖壽之徵諸經者蓋遠迺皇王哉翰林編修巨阮元恭紀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臣向疏那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強大數辱漢使者在廷諸臣未有為陛下畫一策者都議延壽副校尉湯遠戍西域特發符勒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威名王斬關支氏請縣首莖街夷即以威遠服是沈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議者徒以湯矯制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不避死難為國專恥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于大宛曠日持久靡敵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那支之功當十倍于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詳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皇上奮武開疆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來編廢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那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掉其大功下至未弁微勞亦無遺焉絕未有若延壽等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冀聖謨授機宜有戰必克閒有偶遠廟算者即不能速獲豐功又孰能于睿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微幸立功者耶此其不同者三也

詔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附資政大夫督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應天府君行狀

年家子胡長齡填諱

太府君諱玉堂字履庭號琢庵始祖諱諱當明神宗時由江南淮安山陽遷揚州江都明末遷居城北四里湖中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高祖諱文廣任榆林衛正兵千戶曾祖諱秉謙以孫諱

匡衡官宦賤贈武德將軍祖諱良曾贈昭勇將軍父諱時衡諸封奉政大夫曾贈昭勇將軍凡五世皆有隱德至太府君生而備僚有志慨長身健臂行止偉岸與中人立而僅及胸少能挽強馳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為古文詞詩歌援筆立就康熙五十年辛卯占籍儀徵鄉試中式武舉人主試者為江蘇巡撫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會劾奏本科文鄉試交通關節事總督反奏解巡撫職遷之揚州館舍太府君於是佩刀挾矢護左右同寢食數月及奉旨昭雪復巡撫職清恪公極感太府君之義而太府君諱書勵行一生清介所以深得清恪公教者亦多在此時矣五十四年乙未武會試中式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分隸藍旗教習五十六年五十七年聖祖仁皇帝幸熱河兩次隨扈五十八年授藍翎侍衛雍正元年二月蒙世宗憲皇帝賞給三正三月送聖祖仁皇帝梓宮賞銀四十兩八月送太皇太后梓宮加一級本年癸卯科殿試武進士詔舉技勇馬箭步箭皆稱旨賞給三正銀五十兩十二月十三日奉旨授三等侍衛賞戴花翎三年五月十八日引見外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兵部給都司簽書管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兼管左營事及洩任兼署右營取士嚴整有律五年八月遭父喪遵例在任奉諱服除十年三月部議改設撫標中軍遊擊員缺為參將經大將軍岳鍾琪以軍前才能之員揀補仍留軍前効力太府君署理參將印務十月軍政卓異十一年六月引見奉旨准其卓異交部照例陞用欽此四月以都司銜陞銜補廣東提標後營遊擊時巡撫德齡奏請以陞銜仍留湖北署撫標中軍印務奉旨著照該撫所請行欽此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恭逢恩詔加一級乾隆元年正月兼署右營遊擊三月奉旨將到任交印卸事旋署與國營參將七月改署苗疆九路營遊擊二年奉旨諭督撫各據所知之人秉公保舉湖廣總督史貽直保舉阮某才守兼優奉准紀錄一次注册五年五月湖南城步殺軍兩縣山內苗民數萬人盤踞山谷接辰州數百里殺傷官兵肆出劫掠道路不通奉檄領九路營州洞庭常德共四協營官兵隨鎮鎮總兵劉策名會夜掩勦兵駐三界溪苗悉精銳屯山口因即相度地勢偵探賊情六月六日進攻薄賊寨太府君身先士卒遠施鎗砲近接刀矢斃賊甚多賊大潰遂乘勝奮殺焚燒山寨俘獲糧草器械三界溪為賊門戶賊屯此為最動自官兵大捷後賊退保各寨其勢遂分提督軍門杜凱報捷奉硃批這所奏欣悅覽之將士奮勇爭先甚為可喜嘉俟事竣之日從優議敘欽此閏六月初四日攻八樹寨克之追殺數里巢穴焚燬殆盡七月二十二日攻長安墮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各寨皆次第克之此五寨地勢險隘林菁深密太府君步行率士卒冒矢石敗其伏兵鼓銳力戰遂於一日中連克之賊勢已大潰因駐兵搜捕山管逸伏焚燬茅蓬登獲糧米甚多是時上慮兵糧未一命貴州總督張廣潤來湖南總制全軍甫到城步即察知謀勇最著督緝二聯勞獎極力南山大等屯賊正多屢攻未克張公令督各營兵進剿賊積木石斷山路兵不能入太府君日率兵伴攻正道探知間道夜率健卒五百攀藤越嶺而入誤墜賊傷賊流血滿足以布縛膝進益力夜半及正道微開木石是時賊數千人已覺來拒鳥鎗繩火紛如亂營太府

...

君命兵負嶠伏藤牌護前賊至鎗齊發我兵寂不動賊易之久而乃鳴一大賊鼓兵直下如建瓴賊乘敗而正道兵無木石阻亦大進合勦殺獲甚多及曉搜獲龍牌刀標槍等器械及糧草無算又復得前被賊殺之巡檢官印一顆賊餘黨共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不支開出數十人近營跪哭乞降太府君察其誠為請於張公張公設賊詐汝當此答耶太府君以死任之次日率賊眾近大營跪乞降張公云發三賊不畔去乃其降耳即對衆登三大賊斃數十人餘衆股栗莫敢轉側蓋賊太府君拯護之恩故忍死無負如此張公於是始受降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逃保入橫坡八月二十二日奉令領各營官兵相繼督勦張公又令遊擊區明李登華帶兵隨太府君進勦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九月二十八日率官兵由左路奮登奪殺前進遂入寨中鎗砲齊發賊精銳殆盡遂大敗焚燬居室一空生擒男婦子女二千餘人賊寨盡平十月初三日復親督各營官兵于橫坡各山四面搜捕生擒男婦子女千餘人又搜獲窟室男婦數百人刀杖銀兩無算皆親解赴張公所張公欲盡誅其生口太府君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師者當殺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張公始如所請太府君出營分別男女年歲苗人環跪哭聲震山谷先擇壯年有須者斬之其餘全活獲髮給以口糧張公雅知賢能不深求仍獎勵有逾諸將太府君奉令所剿之賊寨前後十餘戰皆謀勇並著兵無少挫功為諸將最攻戰少暇即賦詩校射以為樂各寨平後徵兵回九營營總督班第具題奉旨分別等次交部議敘十一年兵部議敘頭等軍功加銜一等隨帶軍功紀錄二次八月為苗疆事宜保舉十三年推陞河南衛輝營參將九月洩任太府君之在九路也訓練勤而兵無虛額賞重而閭閻感故湖南勦旅以九路為最城按之役有兄弟皆為兵因母老例汰一人兄弟爭出母亦請二人皆從而自役於署中有勇知方如此及至衛輝營務廢壞已極兵貧而惰弓矢朽折不可用太府君洩事限期操練兵本市中無賴子素不習武說步伐為怪事十四年十月相率辭職罷去大吏以操兵過嚴舉劾奉旨交部議敘部議革職回籍家無一畝田蕭然處居郡城而湖山寄興詩酒頗自娛也十六年聖駕南巡跪迎於高明寺甫奏名上在舟中問曰可是鄂容安所參者誰對曰是旋奉旨以都司錄用以徵臣姓名聖心不忘於數年之後由此見皇上愛惜人材神慮周密纖細不遺太府君每言之未嘗不感思泣下也十七年四月補放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一年陞廣東欽州營遊擊太府君之往嶺南也以卑濕故未奉母周太淑人之任及至欽州多受瘴氣病足夢寐中語多念慈闈屢欲告養歸周太淑人諭止之未果於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卒於任所兵民哭之失聲太府君性剛介接奉各督撫尊卑盡禮之外言語辭色無少附庸於僚屬事多為保全不以告人受者久而知感所至凡饋餉一切陋習皆裁泰懷金者不敢造門太府君未第時家素裕備宿衛後將十年山舍闕盡及外遊意廉介自矢家無一日儲不計也九路城有北山周數十里兵民皆仰給此山有明季指揮家姓之子孫謠言山本指揮舊地總督委官勘將將為所奪矣公慨然入省申

辨過洞庭湖舟覆賴商船救得出至省力言地即家姓地亦明代事且絕數萬家之葬空樵蘇芻牧而以資家姓為利數大不伸總督即違前議從太府君議九路兵民大感悅偶騎而出見木石委積詢知將謀建生祠太府君立斥徹之兵民不得已家祀一主書長生等字乾隆四十四年閏元父客漢上遇九路老兵為言太府君去後此祠旋立歲時祝之不衰所著有珠湖草堂詩集三卷珠卷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卷太府君生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距卒得年六十有五康熙六十年草恩授階奉政大夫乾隆元年草恩授階昭勇將軍卒後櫬歸自欽州入城治喪乾隆二十五年葬於揚州府城北中雷塘以元配汪淑人繼配江淑人合祔嘉慶元年以孫元官誥贈資政大夫嘉慶四年贈光祿大夫汪宜人贈淑人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諱浩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江宜人封淑人一品夫人欽縣誥贈資政大夫諱承瑞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八日卒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子四長為元伯父承德汪太夫人出娶李氏次伯父承義以元官地贈儒林郎儒林院庶吉士娶江氏她封孀人次伯父承仁未娶卒並庶祖妣吉孀人出又次即元父承信江太夫人出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晉封光祿大夫戶部侍郎配妣林夫人救贈安人晉贈夫人晉贈一品夫人女三長適太醫院吏目江都鮑雲書次適江都耿鶴齡次適儀徵生員賈天凝孫三人長兆麟長伯父生原官揚州高郵營汛千總次元乾隆己酉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職編修補詹事府少詹事正詹事南書房行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授兵部禮部戶部侍郎誥授光祿大夫次亨元次伯父承義子晉孫一人常生元之子二品廕生按察院阮氏世以武起家自元之生獨習馳射力輒不支父固憐之命改就經業暇時為元述太府君平苗之捷曰是役也奇績聞當世然妣江太夫人寢食不安者十閱月故子馳騎射不事今命汝讀書成江太夫人志也比元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官檢閱長編太府君官階戰績稍具其略乾隆乙卯嘉慶己未間復以趨庭之訓比次追述用紀梗概託立言之君子固不朽焉孫元謹狀

此乃嘉慶五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
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

次曾孫福謹識

諱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孽嬰至重奉職無狀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酉時府君考終於浙江撫署正寢由四百里馳驛奏聞即於十五日交代巡撫院南北關關防七月初二日奉檄登舟候旨初三日由四百里驛奉上海院元現丁父憂所遺浙江巡撫員缺著清安奏調補欽此不孝即於是日解維歸里入城治喪不孝伏念府君仁厚孝慈總行直節彰著人耳目無待不孝開揚而後顯然不孝負恩深重視然苦內之間仰呼高天此慟何極若不亟以狀呈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以乞表章則罪戾滋重矣府君諱承信字

賊事。皇上有誠感神祐之論。此後水澳築橫兩村亦悉被浙師剿滅。惟蔡奉令尙置於閩浙間。冬府君聚同族謀曰。我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聚族於城北之公道橋。甲科世衍。世系日繁。今無祭祠。非禮也。乃獨捐俸購地。建阮氏宗祠於公道橋鎮之南。購田爲祭產。俾族姓春秋祀焉。更延名師。在祠側設塾。教族中子弟之能讀書者。又於太府君雷塘側建墓廬十餘楹。每展墓止宿。深寓哀慕。八年二月。爲府君七十壽辰。不孝僱船上壽。時恩賜壽字玉如意。適至。不孝鑄鐘以斬眉壽。欲程易時。孝廉考之中。二月夾鍾之律。以爲奇。應。不孝又與諸友選商周十三吉金酒器。酌酒上壽。各賦詩一篇。門下士陳壽祺。吳鼎。姚文田。鮑桂星。查揆。顧廷綸等。以詩文介壽者甚多名。篇製傳誦一時。府君感諸君子之懷心。頌而樂之。九年春二月。不孝復集諸友。別選商周十三酒器。賦詩爲壽。府君呼元語曰。築園池。美居室。吾不爲也。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品廟五間。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銅爵。祀高曾祖。廟四世。祫者藏夾室。此今制也。今吾家惟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於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京察。諭旨謂汝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汝奉職無微勞。何能當此。願儉於躬。勿儉於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受命。下地於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與仁街。即隨曹憲文選巷故址。鳩工庀材。秋廟成。祭服祭器。成備。府君喜。遂素志。將擇日歸揚州。奉粟主入廟矣。八月二十六日。府君晨興。將就盥。忽頭眩目昏。藥水傾仆。不孝時祭吳山神祠。頭歸省。知左股外之筋絡有阻。不便行步。即延吳下各良醫。內外調治。入冬漸愈。猶不良于行。府君自五十歲後。患濕熱之疾。六十以後。加重。膈肌時作癱瘓。或侵脾胃。則食減神疲。然尙能騎馬。至是濕病與左股筋絡爲痼。開形痛楚。今年入春。猶未愈。府君家廟既成。必欲親奉粟主入廟。兼以反初。往可避杭州微濕。且吳下名醫。不能棄其極業。久客杭州。擬於途次就之。乃挈孫輩。及家屬。奉廟主自杭登舟。道出姑蘇。鐵屋暫居。爲就醫計。本意實在奉廟主至揚州也。夏至後。服藥無大效。不孝請府君勿往揚州。歸杭州。府君凄然淚下曰。吾竟不能奉神主入廟耶。大暑時。天氣暢晴。服藥復少差。醫者猶謂脈甚健。可待秋涼歸杭州。繼復懷腹浮腫。夜眠不安。府君始決計歸杭州矣。不孝遣長子常生代奉粟主。由蘇歸揚。入廟。不孝在嘉興與災賑。迎於平望。拜見舟中。悲喜交集。府君神明不衰。歷問海洋盜船。浙西賑濟。川米平糶。諸事皆盡委曲。猶以不克親奉廟主歸揚州爲憾。迨抵署。以病久氣虛。旋挂不能見功。又忽腹瀉。不可止。閏六月十五日。不能食飲。氣息漸微。以酉時。遽爾棄養。春秋七十有二。嗚呼。嗚呼。不孝侍奉無狀。且以未諳醫理。調治失宜。負罪深重。百身莫贖。今而後長爲失怙人矣。終天抱憾。尙何言耶。府君性正直剛毅。心事光明。復忠厚仁慈。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凡人家子弟。門下士見者。謫然如坐春風中。每於戚鄰故友。無不加以惠愛。禮曰。孝友陸燿任。任。府君實當之無愧。此桑梓之公論也。且智識明決。每論人料事。纖悉不爽。早年往來楚粵江湖間。帆背驚風。篷窗夜雨。與榜人舟子共之。性喜游覽。嘗侵曉登廬山。徘徊

寧波縣志 二集 卷一

三四五

移日。京師之涼水河。飛放泊。山東之秦岱大明湖。雅華。佛峪。龍洞。靈巖。浙江之桐廬。九里洲。半山。西湖。靈隱。龍井。諸山寺。莫不棹舟策騎。誠僕從。探幽勝。留連忘返。或爲圖畫。別諸友。門下士題咏之。不孝視學政時。每教曰。取士當先器識。取文亦當無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見。爲去取。必有棄材矣。及不孝爲巡撫。府君于兵刑之事。時切于懷。每盜艘往來。兵船追獲。必一一記之。聞盜黃葵等。全捕投降。放出難民。府君深喜曰。此活數百人。勝于燬火中擒獲者遠矣。每秋。謝及審重囚時。府君每於屏後坐聽。冀得其情。有所平反。不孝兼司杭州關樞。府君曰。吾早歲涉歷江湖。深惡關吏苛橫。爾可便行旅受困。耶。寬以惠商。嚴以御下。治權之道也。有司關人入署者。府君詰之。對曰。惟聞司關人斥行旅。行旅不敢忤者。今乃行旅斥司關人。司關人不敢忤之矣。府君笑而頷之曰。可矣。武林門普濟堂。不孝所創。建。嚴冬賑粥。府君親視頒粥。歸而喜曰。吾見老稚貧民。可以卒歲。即小人亦有聊賴矣。府君治家事。性儉約。嘉慶六年。諸暨縣水災。府君出銀四千兩助賑。九年。浙西水災。復出銀一萬兩助賑。曰。此吾爲汝儉省廉俸而積之者。今用以賑饑民。得用之道矣。不孝整飭育嬰堂。收養棄孩。較前倍增。禁金華府溺女。賞喜銀籍存之。貢院號舍。素泥濘。全斃石版。亦皆府君教也。府君惟不孝一子。未冠失母。府君嚴慈交至。鞠育訓誨。迄於成人。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府君蒙太府君清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具文武之材。發光積善。以貽于不孝之身。不孝備位卿貳。府君每動以矢清矢忠。勤職業。毋失祖志。今年夏初。浙西復災。猶訓不孝。亟請賑恤。以仰體皇上子惠元元之意。嘉興歸途。見領賑者舟載而歸。絡繹不絕。心乃喜。不孝德薄材短。獲從君子之後。罔致失墜。皆府君所以策勵而董教之者。不少疎也。祿養未久。遽遭慘酷。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又何以偷生視息爲哉。嗚呼。嗚呼。吾阮氏系出陳留。南宋以後。遷江西之清江縣。元末。以武功顯。明初。徙家傑實。江南乃居於淮安府。明神宗時。小槐公諱巖。自淮遷揚。爲遷揚始祖。崇禎時。遷居城北四十里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官榆林衛正兵千戶。三世祖諱文廣。四世祖爲府君之高祖。諱秉謙。以係匡衡。公官。地贈武德將軍。高祖妣屈恭人。地封恭人。節著揚州府志。曾祖諱樞良。贈昭勇將軍。曾祖妣蔣淑人。誥贈淑人。祖諱時衡。封奉政大夫。曾祖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祖妣周夫人。誥封宜人。曾封太淑人。贈一品夫人。父諱玉堂。號琢菴。遷居揚州府城儀徵縣。康熙乙未。科武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歷官參將。誥授昭勇將軍。議敘頭等軍功。贈資政大夫。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事見元所撰行狀。琢菴公元配汪淑人。贈一品夫人。候選同知。江都浩公女。繼配江淑人。贈一品夫人。欽縣縣贈資政大夫。承瑞公女。側室吉氏。以元自地。贈夫人。府君兄弟四人。長伯父諱承德。汪太夫人。以姪爲己子。次伯父諱承義。早卒。以元官地。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府君以族姪亨爲之後。娶於松江王氏。生子祿。次伯父諱承仁。爲長。賜並側室吉夫人出。次府君。江太夫人出。府君配先妣林夫人。勅贈安人。誥贈夫人。一品夫人。不孝元林夫

寧波縣志 二集 卷一

三四七

孫官誥贈光祿大夫戶部侍郎妻周氏誥封淑人誥贈一品夫人公生于康熙七年九月初五日卒于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子二長諱玉堂元祖也次錦堂其先世族譜詳元所撰阮太恭人傳暨祖昭勇將軍行狀

門下士烏程張鑑填諱

四世祖阮太恭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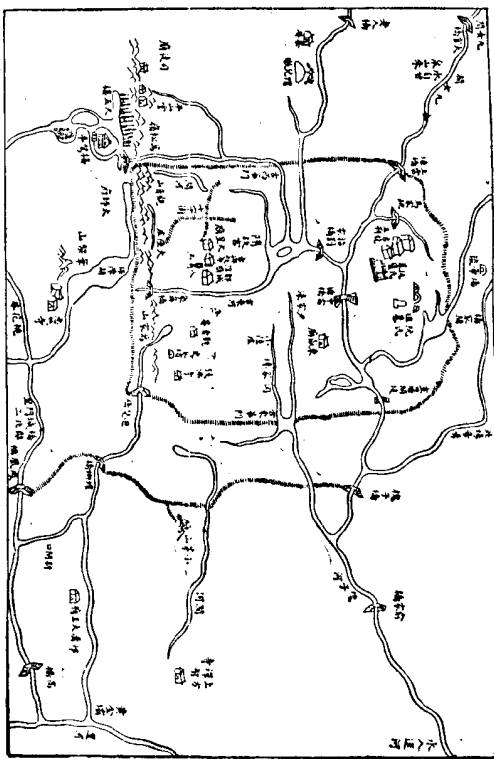
恭人姓阮氏江都人吾阮氏自淮安遷揚州三世祖諱文廣當明萬曆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罷官歸居郡城今舊城阮千戶巷是也生四世祖諱秉謙娶恭人生四子伯樞敬仲即元高祖諱樞良叔樞忠季樞恭皆幼四世祖早卒恭人守其節上孝于翁下慈于子崇禎末黃得功駐儀徵高傑駐揚州城外兩鎮構兵之後城危民懼恭人請于翁曰兵事如此諸子皆幼不可居宜早避之乃懷白金五十兩隨翁四子出北門四十里止於北湖之僧道橋居焉路遇亂兵身衝翁子而被刀傷幸逃免三世祖卒後國朝收揚州恭人以勤儉治家教四子成立治田宅致富樞忠中康熙庚戌科武進士得詔贈為太恭人樞忠子匡衡武德將軍及元祖昭勇將軍亦皆以武進士起家孫曾中式武舉人者六人太恭人生于明神宗三十三年卒于康熙六年節行載揚州府志栗主祀江都縣節孝祠家藏遺像墓左刀痕尚紅色夫事衰翁以禮孝也撫幼子有成慈也守貞三十年節也知變避兵保其宗今北湖阮氏成大族智也漢劉向傳古列女有賢明智節之目若太恭人者比于諸傳無媿也

學經室二集卷一

雷塘阮氏墓園記

雷塘在揚州宋寶祐廢城之北漢謂之雷波亦謂之雷陂六朝後稱雷塘有上中下三塘之分中塘最大長巨東南形如連阜築其缺處可潏水千畝今惟田中一澗寬數丈出其方缺處而已雷塘水源從西北甘泉山來行十餘里入秦九女澗又十餘里入上雷塘中雷塘又五六里入下東塘由槐子河入運河別有楊帝溝水出上雷塘之後由中塘之北而東至辰方交于中雷塘之水其迤南之巽方即元祖昭勇將軍墓所向也元考光祿公墓在祖墓之昭為子午兼壬丙向刻立阡表阡中灰隔深八尺闊四丈崇銘在灰隔中墓中不藏寸金片玉今以第八世光祿公墓起算山墓向西北為酉辛開線長一丈五尺為叔祖禮開公墓由墓向西北為酉辛開線長四丈為祖昭勇將軍墓為坤中間線十六丈為高祖妣將太淑人墓為曾祖光祿大夫宗尹公暨曾祖妣周太夫人墓為叔祖禮開公墓之配秦太安人墓為亥線十八丈為庶祖妣吉夫人墓二十一丈為二伯父庶吉士方訓公暨配江安人墓為四伯父長孺端四公墓為寅線六丈五尺為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墓為辰巽開線十九丈五尺乃至神道碑下為坤線一百二十丈乃至墓道石坊及墓廬阮公樓下為辰線二百三十四丈為雷塘出水之巽方楊帝溝今俗名楊家

湖在楊帝墓南一里許此雷塘阮氏墓之大略也別為圖以明之嗚呼佳城何常惟德是依耳祖父以德居此子孫不以積善行德永保之是不孝矣書此刻於神道碑陰子姓誥者其敬深之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園記

揚州府西北三十里之大儀鎮地勢甚高其脈自其西南橫山來至大儀特起復東北行二十里至黃子湖潞為九龍岡即今公道橋鎮也水名僧度橋橋鎮距府城四十五里出府城北門北行過上雷塘橋方家巷雨音橋一名火避風飛渡湖始達于橋鎮鎮居民千餘家有關帝司徒諸廟明末予三世祖奉軒公四世祖妣阮太恭人聖四子避高傑兵亂自城逃止於此因聚族居之去鎮西南二里許有小橋曰陳家橋大儀以南甘泉山以北之水東匯于荒湖北流經橋南繞鎮而東而北為黃子湖矣陳家橋之北百步內之平岡即予三世祖四世祖妣高祖學循公墓所在也予妻江夫人舊殯雷塘嘉慶二年奉光祿公命卜葬于四世祖妣墓之西北向西兼南以予視之其所謂樂哉取耶者乎阮氏宗祠及樓則在鎮市之南面臨湖水西望墓田近在目前也因記雷塘墓遂并圖記之

守氣章不上口。塾師莫能為力。顯妣曰：爾姑從我緩讀。已而乃成誦。復手寫白居易詩授元讀之。教以四聲對之法。元於是能作詩。及為成童。於親師取友。謹言慎行之道。誨尤切。府君壯歲游楚中。乾隆五十六年。元官詹事。在南書房行走。就養京師。元官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巡撫。皆迎養。嘉慶五年夏。安南偽總兵盜船。及閩盜風尾等船。勾結數千人。闖浙之松門。元會水陸兵於台州禦擊之。府君在杭州。冒暑臨鑄大礮工。濟軍前之用。時時寄示機宜。元得所。六月廿二日。大風雨。盜船薄覆。元乘風擊之。獲其餘盜。及安南偽總兵偽爵侯。府君教也。杭州廂建普濟堂。冬賑粥。貢院士子萬舍。皆焚石版。若茲事。亦府君教也。府君教元練兵省刑。毋諱災。嘉慶五年六年。金華諸縣等縣災。九年十年。浙西災。府君教元請振卹。以體皇上愛民之心。前後凡蒙恩賑二百數十萬口。府君自出俸銀一萬四千兩以助賑。曰：此我數年來儉積之廉俸。今用以扶饑。得用之道矣。我阮氏聚族于府城北四十里之公道橋。族姓繁。未有祖祠。府君獨出俸錢建祠。置祭田。合族春秋祀焉。祠側設塾。延師教子弟。使之讀書。知學。又於府城文選樓後街建阮氏家廟。遊大清會典一品官制。廟五間。兩廡三門。以少年祀高曾祖。廟四室。及東西兩廡。曰：受封。附於朝。為正一品。猶若庶人祭於寢。可乎。茲所立廟。為古禮。亦國制也。府君性正直剛毅。仁厚忠誠。生平不為欺人之語。不為刻數之事。與顯妣相敬如賓。顯妣治家事。不動聲色。皆就理。故府君出遊無內顧憂。族咸中有學識者。則顯妣論事。理。曰：真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猶不及也。顯妣性嗜園籬。亦愛山林。嘉慶從父之官福建。澄西湖。嚴湖。仙霞嶺。諸勝。常常言之。乾隆辛丑八月二日。以暑疾卒于揚州。府君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以濕熱之疾。卒于杭州巡撫署中。以元官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累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顯妣初贈安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嗚呼。吾顯考蒙祖考清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兼文武之材。發光積善。以貽於元之身。且考妣惟生元一人。撫之育之。教之助之。凡元之學有所進。識有所明。少備國家任使者。皆數十年義方之訓。劬勞罔極之恩也。茲以合葬。刻石於阡。以表我二親之德。爰出家牒。乞翰林前輩奉賢陳先生廷慶書石。并填諱書先世。男元表。湘圃公諱承信。字得中。曾祖諱樞良。贈昭勇將軍。配蔣淑人。贈淑人。祖諱時衡。封奉政大夫。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周太夫人。封宜人。太淑人。贈夫人。一品夫人。父諱玉堂。康熙乙未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湖北撫標湖南九谿河南衛輝參將。廣東欽州遊擊。議敘頭等軍功。諱授昭勇將軍。累贈資政大夫。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汪夫人。繼配江夫人。贈淑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湘圃公江夫人出湘圃公生子。孫曰。常生。曰。福。曰。祜。曰。孔厚。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學經室二集 卷二

三六〇

奉賢陳廷慶書石填諱

揚州城北中雷塘。即隋之大雷。漢書所謂雷波也。其地勢自甘泉山來。兩水夾地而行。數十里會於塘之東南。元四世祖武德將軍晉光公。明天啓開寶始葬於此。六世祖曾祖考光祿贈君宗尹公。七世祖考昭勇將軍孫應公。八世考光祿封君湘圃公。皆以昭穆附葬焉。墓西南半里許。有菜廬。廬北有樓三楹。高二丈許。東望松楸碑石。皆在目前。每當霜草風木。寒雪夜月。噉然以號。不可言已。樓中繪四世象。刻於石。焦君循書扁。贊之曰。阮公樓。庶幾先世靈神。棲降於此。顯視子孫。內舍無恙。罔所憫也。爰記此。命于常生書石之後。俾子姓世守。蒼新之。九世孫元敬記。十世孫常生福祜孔厚侍。

揚州阮氏家廟碑

嘉慶九年歲星次甲子。元撫浙五年矣。父呼元于庭。語元曰。元。汝知古禮乎。知今制乎。孝經謂守其宗廟。為卿大夫之孝。禮君子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故古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二三品官。廟五間。兩廡。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饋饌。祀高曾祖。廟四世。禱者以昭穆藏于夾室。此今制也。我顯考孫應府君。以武功貴。雍正十三年。受恩贈封祖父皆昭勇將軍。妣皆淑人。吾教汝學。汝貴。嘉慶四年。受恩贈封曾祖祖父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吾家惟北湖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于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崇矣。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帝考。吾考。汝之。帝曰。汝元。有守有為。清儉持躬。救部臣加一級。汝奉職無微。恩至重。寢至榮。易克稱此。頌儉于躬。勿儉于乃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拜受命。曰。唯。迺下地于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與仁街。鳩工庀材。越九月。廟成。奉高曾祖。廟四室。木主及附位。主入廟。祭田祭器。祭服。成備。以成禮制。以致孝敬。樹碑于外。東階。與文選泉東西相直。銘曰。阮氏假姓。肇受商周。晉宋之間。著望陳留。唐末。乃南臨江。分流元末。江右。武功。以顯。明徒蒙傑。江淮運轉。大河阮氏。族姓乃衍。明季。舊類。脫籍于揚。崇禎之終。遷于北鄉。我朝選材。甲科騰。匪曰甲科。實有隱德。歷世仁厚。節儉正直。內備宿衛。在帝之側。出將楚兵。南征有苗。十戰皆捷。受降于郊。碑題綏帶。家藏佩刀。帝錫四世。陪如孫秩。作廟揚州。得祀四室。非敢後也。有待今日。祖德蔭後。後嗣奉先。隆厥棟梁。潔我豆蓬。子孫孫保之。萬年。萬年。永保。作壽降祥。報國之恩。衍家之慶。文武孝慈。世系繁昌。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舊城文選樓。樓文構。考古者以為即曹憲故宅。嘉靖圖志所稱文選樓者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於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云。文選樓。即其處也。煬帝嘗幸焉。元案新舊唐書。曹憲。江都人。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尤速。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博雅。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辛年百五歲。志始以梁昭明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都李善。相繼傳授。于是其學大興。羅官沛王府參軍。

學經室二集 卷二

三六一

所之中官盡欄牛吏同冠虎遂攜家南徙股衛籍此山陽族譜之大略也余家揚州舊譜諱巖公於明萬曆中由淮安遷揚州似相合矣惟是諱字不合恐傷心妄敢於世系所從來傳會斷之耶然淮安大河阮氏之世系實不可不知故附此闕以補後人

再准阮氏皆表孺人出淮譜舊記云表孺人積德縣人光祿卿表公天祐之女隆慶初元風居公偕計入都至山東某縣負襁被宿逆旅中少頃遇父顏白者叩公名氏色甚略詢家世姻族急索制舉藝觀之遂奔去公亦不置意比夜則市中人語喧嘩車馬馳驟聲聒耳不能眠閉目新巡方至矣厥明公將戒途有騎而至者持刺邀公去方誰何問已挾之而馳及堂皇則時昔所遇者盛服俱立以埃延就賓館極燕衍之盛居數日郡邑有司頻煩將命而至議館甥焉蓋表公以緇衣巡按山東偶宿神廟中夢觀天榜其第一人為阮某表時有愛女及笄擇婿無當意者得是夢輒心動微行時潛物色之忽於逆旅得公以為天作之合也公承命殊不自得再三辭不獲命遂於行蓋結褵焉明歲戰南宮已在魁選主者以策語觸時忌改置副榜第一旋注銓籍授官非公所樂也表孺人歸後舅姑安其衾益陽惠政亦多裨助吾宗生齒不繁至風居公始昌越數十年小宗又復衰落今之聚族於淮奉類義而衍箕裘者皆表孺人所出也嗚呼神麻一夢豈偶然哉孺人卒於萬曆庚子年五十三封孺人

林清泉公傳

公諱廷岳字詢四號清泉姓林氏晉愍帝時黃門侍郎顯從元帝渡江入國四十六世顯當明天啓因倭變遷江南鳳陽之桐城鎮復遷揚州府甘泉縣陳家集自顯至公復九世公為得齋公之子梅翁公之弟公天性淳正忠厚篤于孝弟里閭咸慕皆稱敬之得齋公年六十有四病公嗣于天以身代到臂肉秘以入藥病遂愈後二十年得齋公再病再到之病亟不能食藥而卒今臂痕猶然奉母汪太夫人亦竭力致壽九十公以梅翁公服官途不求仕以養親為己職梅翁公清官有貨向有未償者公或代償之集諸子及梅翁公諸孫焚其書券曰吾受伯兄教昔代償者今忍言乎諸從孫皆拜泣各出錢以奉甘旨公受之曰使爾等心安亦一道也公幼篤學治周易著詩古文詞精於醫尤善治口積不失明者千百人為閩越齊魯之遊以山水自娛善鼓琴善弈習鎗槊性嗜茶于屋內壁間置茶窠泉必自淪游必自蒸其各種茗葉盡烹而奉客有玉川之風公生平無惡念無俗情無不可對人之事卒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四日年八十一太學生敕封承德郎子三長蘇門公衍聖公府庶府事乃為其孫次稼門禹孫念曾曾孫續祖論曰縣舉孝廉方正一人嘉慶元年恩詔也大吏以名不易稱難其選而斬之夫大吏之有封蔭亦恩詔也未聞有以祖德不立子才而辭者何獨于氏之賢者而斬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賢士若公者或所謂孝廉方正者乎元梅翁公外孫也知公深無虛詞無溢美也

節孝林母傳

節孝高夢輝之女年十九歸揚州甘泉梅翁林公為側室林公元外祖父也以舉人選授大田縣知縣外曾大父母年老畏遠涉留外大母俞夫人奉養公盡大田無以養內政乃以節孝隨節孝綜理諸內事能代公勞公潔已愛民官齋蕭然無兼味節孝曲體公意儉以律身勤以率眾邑人翕然稱之越三年外曾大父母終於家公性至孝哀甚毀疾遂不起時嫡出四子皆在揚州節孝甫生庶子名閻憐不欲生親黨之在閻者以扶欄撫孤勸乃強食粥及扶欄航海由年浦抵家元外大母俞夫人亦前卒一歲之中遭三喪外曾大母日在涕淚中節孝茹荼哀侍奉能得老人心戚族嘆美以為難元舅氏四人年皆長名閻者又天折節孝傷之大舅氏以次子啟竹為閻後所以慰節孝也諸舅氏皆館於外復相繼卒所遺孤皆幼節孝借諸孀子婦操作教諸孫力學書聲與紡聲相和如是者十餘年諸孫乃屹然有成立者嘉慶七年族黨共列其行請於朝得旌表節孝建坊于門嘉慶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七元母林太夫人感庶母之孝節也事之甚恭且禮法性情若契而合元幼隨先妣住外家嬰病節孝助先妣撫元者備至故知其行為傳焉

李晴山翁書西二先生合傳

李先生諱道南字景山號晴山先世由丹徒遷江都富于貲父敬修光祿寺典簿和而介疏於持壽好施與家遂貧母早卒無子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既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先生既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子時所居草屋數間冬衣葛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之歎學官吳銳李安溪高弟子嘗借客過其廬講學逾時太孺人解蔽衣穴屋後席壁屬鄰媪賃錢市盤飧享之遇斷炊輒賈市餅以為食先生慰文必以微言發經義恥為華靡常曰文以勵行若視為科第之階未矣故試屢不中式貧益甚然雖險以不妄受一錢乾隆己卯省試以第八人貢于禮部辛卯會試中式第二榜初發總裁同考官知先生名願早見且招致之先生不往既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始講學師是以名益重總裁莊方畊開學士以東獨招先生往論學術相契愈深謂先生曰子之學問人品予知之矣願甚貧何以歸予將命同人贖子先生固辭既而車馬至先生館舍致感者甚衆先生知其意概謝之開學士聞而歎曰介至此乎先生例還知縣不赴選設教鄉里生徒數百人雖宿儒皆執贄受業督主泰州通州淮安書院講席先生穎敏過人而操行剛正以古名儒自勵對策劃切詳盡事母孝事兄悌所著有四書集說十二卷太孺人將卒執先生手曰還是讀書先生以是語名其堂太孺人誠齋數十年道斷誠益饒先生每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為誄其事先生錄為斷誠吟一卷兄雷亦善屬文既沒先生輯兄文及先生文為同懷寸草錄四卷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子二本善元善

象之者宗彥乎。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即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皆憐愛。胞姪。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謂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澈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即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既免喪。猶饑寒。衣疏食。恬淡無官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為事。君子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後千餘年。儒者所未發。是為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為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愉悅。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允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勸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學所以為大也。其周廟就考。世室考。能章元成。劉故。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唐虞廟制。書缺有間。夏五股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遂焉。行享嘗之禮。由遠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為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為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後稷為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為太祖。孝文孝武為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禮。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不。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歧。并奉合廟祧為一。夫祧為遠廟。必非與疑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為別立此名。循

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皆失之矣。至乃列世室于昭穆。忘其為明堂之名。藏遷主于祧。二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為五廟二祧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為文武世室考。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其他如日行諸解。辦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儒之連篇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妻梁氏。子六。兆奎。延榮。延澤。延敬。延凱。延毅。女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元。與君丙午同舉于鄉。已未會試。元副宋文正公為君座主。又以子女為姻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為傳焉。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公姓錢。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文端公見之曰。子其為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裴山。先世本何氏。始祖貴四。于明初坐事戍黔。屬其子格於錢翁。遂從其姓。四傳至裴。嘉靖朝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後贈太常寺卿。事載明史。又四傳至贈光祿大夫。綸光為公高祖。子長即文端公。次峯。慶貞。生。候選訓導。為公會祖。以居父喪哀毀。卒。旌表節孝。任太夫人撫八歲孤子。汝鼎。以文端公蔭監生。需次州同。知為公祖。生子潛。為公考。亦以居父喪哀毀。卒。是時公八歲。姑程太夫人。上事姑。下育孤。貧不繼。薪米。質釵珥。盡乃釋。居。親授公讀。大風雪。夜。紡績。聲。中。且。相。答。也。三世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公幼乘母教。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貢入成均。充四庫館。錄。四十五年。應召試列二等。四十八年。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四庫書成。議敘知縣。不調。選。五十四年。已酉。恩科禮部會試第一。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明年。散館。改主事。軍機處行走。補戶部福建司。公性本明敏。銳志精勤。入直常早。故直常遲。承旨撰擬。無不曲當。軍機大臣所傳述者。以故軍機多倚重之。六十年。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升江南司員外郎。祖妣太夫人卒。以承重。髮歸。服除。供職嘉慶三年。戊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士廖宗驥等。秋。命提督廣西學政。泗城鎮安二府。極邊。例令赴南寧。就提學試。遠者行二千餘里。士勞而費重。公奏請。歲科。連考。以惠貧士。得旨。允行。擊士使之。五年。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留學政任。任滿復命。仍直軍機。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郎中。截取繁缺。知府。引見。記名。賞四品頂戴。九年。京察一等。記名。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年。補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升光祿寺卿。命。偕侍郎吳公。職。按事河南。十三年。又命偕侍郎文公。字。按事山西。公遇事鎮靜。而決獄尤不敢忽。不。輕用刑。囚或不輸實。跪之庭。連日夜危坐。鞫之。卒得其情。歷數省皆然。是年閏五月。授河南布政使。陛辭。上諭。以宣。嚴。相。濟。勤。慎。辦事。勿。效。近。時。習。尚。因。詢。家。世。公。備。對。陳。敘。母。教。伏。地。感。泣。上。為。動。容。曰。此。賢。母。也。于。是。太。夫。人。時。僂。優。諭。以。賜。公。焉。既。到。官。每。味。爽。起。謁。巡。撫。白。事。還。接。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窗。布。簾。無。器。玩。之。設。合。惟。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最。為。限。制。令。分。季。解

司官民無擾累。兼護河南巡撫。署河東河道總督。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鹽
 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價日增。山西巡撫初公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請
 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限。減價食鹽。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許證滋紛。
 請勸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例。酌定限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十四年十二月。擢
 廣西巡撫。十五年二月。抵任。廣西多客民。依山為寮。誘土民為盜。事發。遣去土民。獨罹重法。公謂盜莫
 善于保甲。乃酌行衛章。令客戶一體編列。設巡船哨。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險。訪緝。懸
 重賞為勸。于是獲逸盜甚眾。弊卒吏。先換守。後才能。願督諸人。才難得。應勸者不少。而時存愛惜。造就
 之意。其才識未充者。隨事教誨。若師弟子。然。重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為僚屬法。凡所設施。必陳奏上
 嘉勉焉。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十六年二月。抵任。會上巡幸五臺。公請陛見。至山西。命閣士子所獻詩賦冊
 扈蹕。還。至。正。定。召對。十六次。賜費無算。四月。還武昌。有旨。來京。以待。郎。用。論。兼。程。來。京。供。職。補。戶。部。右
 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時。南。陽。盜。王。勝。子。等。所。過。劫。掠。襄。陽。毗。連。南。陽。公。飭。地。方。文。武。豫。防。之。總。督。馬。公
 懋。裕。奏。請。少。留。巡。撫。張。公。陝。漢。至。湖。北。公。乃。交。印。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弊。四。事。曰。漕。米。之。運。荆。州
 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定。沿。江。洲。地。宜。悉。立。契。毋。卸。報。給。以。杜。爭。端。提。督。署。宜。移。駐。襄。陽。府。淮。鹽。價。昂
 川。鹽。漲。價。皆。賤。宜。減。淮。鹽。價。以。杜。私。販。奉。旨。命。湖。廣。總。督。等。議。奏。行。至。孝。感。奉。旨。署。河。南。巡。撫。並。諭。嚴
 捕。王。勝。子。等。王。勝。子。者。山。東。人。與。裕。州。民。常。幅。等。乘。饑。掠。人。銀。米。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亦
 獲。王。勝。子。解。河。南。公。訊。治。據。實。奏。奉。上。諭。錢。楷。奏。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甚。相
 符。辦。理。亦。覺。過。當。等。語。所。見。非。是。錢。楷。著。調。補。工。部。左。侍郎。仍。交。部。察。議。旋。命。巡。撫。安。徵。兼。提。督。銜。例。戴
 花。翎。離。汴。之。日。百。姓。老。幼。遮。道。送。公。論。以。循。分。安。業。有。泣。下。者。八。月。抵。安。慶。時。碭。山。李。家。樓。河。決。宿。州。當
 其。衝。壘。壁。界。宿。亦。被。災。泗。州。當。下。游。漲。不。能。洩。思。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勢。備。餅。餌。飼。災。民。支
 席。為。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月。之。食。前。署。河。南。巡。撫。時。於。孟。津。諸。縣。災。飭。各。屬。吏。勘。明。災。戶。數
 後。具。奏。得。即。發。帑。茲。亦。如。之。奉。旨。發。銀。凡。四。十。餘。萬。兩。公。復。率。僚。屬。捐。資。廉。為。倡。紳。士。繼。之。或。平。糶。或。賑
 粥。司。事。者。無。不。竭。誠。冒。瀆。請。所。奏。正。賑。加。賑。日。期。及。分。別。被。災。輕。重。調。緩。錢。糧。皆。荷。允。行。上。復。以。黃。河。漫
 口。應。如。何。設。法。疏。導。俾。順。流。入。湖。為。詢。公。復。奏。宿。州。壘。壁。泗。州。境。內。惟。離。河。為。誠。黃。總。路。然。不。能。容。全。河
 之。水。李。家。樓。營。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尚。不
 能。容。今。沒。口。未。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固。無。從。疏。導。且。亦。窮。於。尋。探。批。答。隨。之。明年。春。決。口。合
 積。水。漸。退。民。得。安。宅。如。公。所。云。徵。縣。人。張。良。墮。探。生。斃。嬰。女。多。人。守。令。前。鞠。未。明。御。史。入。告。命。公。鞠。之。良
 墮。年。七。十。餘。特。無。說。陽。賈。賈。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十。日。太。夫。人。命。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若。有
 使。之。者。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冤。上。命。公。鞠。之。原。贖。張。山。杜。魁。等。為。盜。山。叔。父。萬。倉。以。拒

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為盜。賊證備具。賊止袍一裘。一布二疋。而裘故非貨。公委山于典裘券册內。察得其
 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為竊者。實非盜。立釋之。其平反活人多類此。安徽穎毫壽鳳等處。俗悍多訟。秀民
 傳邪教。習拳勇。以脅衆。若無為齋。龍華會。顯聖義和拳等。公悉會治。每決囚。終日不樂。食為之減。視學廣
 西。病瘴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難。氣益耗。歷官數省。益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得胃疾。漸以不
 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舍。年五十三。遺疏入。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章京。行走多
 年。供職勤慎。自簡任。封折。歷更數省。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溢逝。伊本係孤子。孀母程氏。
 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為可憫。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
 悉予開復。欽此。尋復諭祭。特賜全葬銀。公裔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殊存。不恤勞瘁。儻直機密。筆不輟書。
 遇直讀史賦詩。不自暇逸。液外職。益勤案牘。每吉且焚香告天。願賜豐歲。若將降咎于民者。願降咎于某
 身。祈晴祈雨。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跬步不失矩矱。款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同。但陳
 己見。不輕斥人。非行不效。益自克。服官二十餘年。不親家事。家事則程太夫人自治之。曰。不使兒分心誤
 國事也。事程太夫人至孝。迎養官署。暮若孺子。所著有緣天書。詩草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繪事。蓋
 公五世祖鶴庵公瑞徵。善畫松石。而高祖妣陳太夫人。南樓老人。工寫生。兼善山水。故公畫有法。恭繪
 御製詩意。及五臺山圖。寫文殊師利所說經。以進。皆蒙容賞。配陶夫人。側室吳氏。梁氏。皆無子。以同祖弟
 械之子承志為後。女一。德容。梁氏。出。公卒後。太夫人命字元之子祐。太夫人卒于公卒後四年。元與公未
 第時。即相友善。復以同榜成進士。登堂拜母。知母教及官跡甚詳。于公歿後。屬姻家。故為傳焉。



學經室二集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懿夫唐虞之際仲尼致歎堯舜之道孟氏所陳然則際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謨明窮諸非道不言聖天子納所啓沃以爲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微乎始終乎于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崖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開遠祖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開德三遷道山黃閣河遂爲黃閣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尙綱明末官游擊曾祖必名祖登俊我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父文炳陝西盩厔縣知縣始遷籍于順天大興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曾祖母白祖妣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正月十二日生于盩厔縣有兄三堂垣錫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省爲知縣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受經于高安故公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母艱補哀毀府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于鄉與叔兄齊名震都下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式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國書座師阿文勳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隆十六年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大考二等授侍講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授侍讀學士公所撰進文冊陳宮中高宗純皇帝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于此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復命旋奉使告祭南嶽登祝融峯明年

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福寧州府事殿和合等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表自位假平濤灣功鸞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請妄逆者識之僅戮一撰請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憂戴星奔至京口阻風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于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逆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衆公鈞之不少縱然僉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葺如墮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爲散州與鄉寧并隸平陽府改霍州爲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設十萬餘石配放兵糈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士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爲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卹之且予修費借穀卹其民種蒙古之地并請卹之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于地方事無整頓明年入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命尙書房行走侍今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于今皇帝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力行之及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閩浙江江蘇召試卷五十二年授禮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作圭田記冬還朝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經筵進講時諸皇子侍班聽講高宗純皇帝頌今上曰此汝師傳講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乘小舟與鄉民同渡賑宿陽山靈璧泗五河盱眙民以糶借懷遠鳳台壽民以糶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分廠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恩賞糧種免民欠高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巡撫怒其欲縣令屬掌亭人以餽餉進者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尙書皆留巡撫任嗾閩人貢呈土物于總督卻之嘉慶元年征苗調兩廣兵萬二千親調遣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降旨內召曰將欲用爲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殺前命仍加恩補安徽巡撫以陽等州有水災蒙恩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籌防禦備蒞潁亳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示前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開安徵無以邪教倡亂者明年授兵部尙書調吏部尙書留巡撫任宿靈壁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早親賑之民無逃亡凍餒之苦明年蒙恩復水卹賑如之高宗純皇帝上賀于今天皇帝初親政卽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太上皇帝龍馭上昇崩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

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為奇。以繼志述事為大。親政伊始。遠聽近默。既運乾綱。務施淑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但之仁。無幽不決。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皇上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上嘉納之。及至京輿。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凡國家大政。有所諮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廬且隘。賜第西華門。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充實錄館總裁。國史館總裁。己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尚書。時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于是安徽有加贈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察。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漕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並令漕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陸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坍塌靡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坍塌。別有淤地。亦不肯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係。要于名不正。子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叢奏。上皆聽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尚書。公之與夫。殿傷禁門兵。免太子少保。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與入門昇之。遂例議降二級。仍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膝。賜醫賜食。絡繹于道。遣內監查核。論至第視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月小愈。即趨朝。夏會典館總裁。閱殿試卷。七年秋。扈蹕澤陽。宣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銜。公謝摺云。豈有嘉謨嘉猷。入告我后于內。勉期無欺。無隱。仰惟上質于天。八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春夏皆為留京辦事大臣。閱大考翰詹卷。九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率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幸院。賜宴聯句。御書天祿儲才扁。奉刻院堂。以墨蹟賜公第。公在翰林。為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領袖清班。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制拜禮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上以是命為選先帝遺詔也。命詣裕陵。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遲蹇。肝火觸右目微昏。上曰。此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邱二老莊。祭墓。過戒壇。潭柘寺。秋復祭墓。游西山。時公年七十六矣。九月。奏乞休。上曰。待八十常為壽。旋命戶部尚書戴公。衡亨。賚賜詩十韻。及玉鳩杖。諭天寒。開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召對。每召對。則預定召對後。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召對。降階。忽痰塞第。第。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疾少差。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坐外軒作芻賦詩。有云。天道神難測。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衆。居所自持公。上將親臨公第。丁卯。復命戶部尚書戴公。來夜逾子。痰氣微退。是五日戊寅也。報聞。上震悼。泣諭朝臣。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

蒙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涖歷兩司。內用為翰林學士。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讀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武出任封圻。有守為賢。聲益懋。迨擢至正卿。皇考即欲用為大學士。朕親政後。召命還朝。在南書房。保直有年。前任給事中。深資啓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為端人正士。界倚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久。氣體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力疾進內。朕鑒其誠悃。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並遣御醫診視。冀得就痊。正擬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茲聞溢逝。深為悼惜。于初六日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實馬陀羅。羅經。被。並著先派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醴。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旨。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已卯。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宮不待內閣擬證。特賜諡曰文正。復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溢逝。業經降旨加恩。因思乾隆年間。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賜諡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于岩絕。督任內。曾經獲咎。視職。復蒙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敷歷督撫。內而洊直給事中。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靖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林時。皇考簡為朕師傅。爾時朕于經書。已皆克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即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啓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擬請。著即賜諡文正。本日朕親臨奠。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嗟念道風。憤懷未已。著于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自送。以示朕眷懷舊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杼痛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公斌。于殯前焚之。壬辰。命禮部尚書承恩。恭侯阿拉。諭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御蹕時出入。禮不久殯。乃以甲午。殯殯庚子。葬于二老莊。呂邱舊阡。陳夫人。補焉。明年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已日。上謁西陵。踰路距公墓數里。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詣墓賜奠。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補職上之重賢。傳任名臣。納晉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非公之清介忠正。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為仁若渴。抗義不撓。坦白公誠。絕無城府。于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蓋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誠心銳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薦被落者。讀而泣之。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名于朝。奏誓一介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受外僚贈遺。不留資生。銀布政數省。平除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圍。闔省洋商。陋規事發。欽使蒞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于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為仁之。本事父愛敬。本于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憫母氏早歿。事庶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必有

杜韓蘇陸侍講庶歌賜賚稠疊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版之文照于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議提倡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履滿戶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衆公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爽言性道則符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爲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節義尚名節爲渠之誠本于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謂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室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於經史文獻金石萃編書補詩傳湖海詩傳琴書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編紀聞關車雜志朝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尙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楚受公道言撰碑銘不敢辭既除服乃爲銘曰

向于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經術爲治荏弱于文無能即戎折衝千里于經鮮通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昧言性道者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躡賢聖皇熊疏義拙于文詞陸沈漢籍樸學不知華實並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蓋匪不比冲澹其神靖其其位敬歷中外進退禮義公爲名臣帝嘉厥功金川磨盾紫閣發弓獄平政飭本孝于忠瞻彼中江秀鍾峯柳海內清聲雲開大老雖不整道亦吹壽考佳城鬱鬱霞蔚之中杏歸春雨纓起秋風勒銘無愧碑樹桓豐

吏部左侍郎公墓誌銘

公姓謝諱璠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野先世會稽郡人系出晉太傅陸陵郡公後遺諱諱一遂嘉善縣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輝皆以孝友文學傳其家並因公貴累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南巡召試第一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翰林院事諱翰林院文與繙書房指詞說謬落職廿四年獻平定回部鏡歌復原官在尙書房行走充起居注日講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涪陞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憂去官起復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卅九年提督江蘇學政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御製告成太學碑文特賜先睹于是讓平定金川說得旨嘉獎四十四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殿試讀卷上擢錢樂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卽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京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盤備賑賑恤請改本色爲折色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防吏弊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饑民之急需河務命公親往履勘勘知前奏誤請議處奉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

試不公對語嘲誦入告至是召對訓劾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尙書房各官曠課上以公在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命在尙書房行走和詩賜福字恩遇如前公病濕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今皇帝既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尙敬詢起居伏林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期每遇旬陪輒以悲繼喜逢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節額贈尙書忠勇公贊文襄王若神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學者再論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義策問尤急甄拔丁西拔貢科所選皆孤寒尤重江都汪中容甫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于時公語人曰予之上容甫也如以學子于容甫北面矣其不惜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勵極力居公第讀書數年高郵李進士惺嘉定錢進士唐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景通州胡壽士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金陵徐孝廉蒿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據藝者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泣爲幸公所著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雖心好沈博絕離之文而擇言必雅國家有大處大功難容擢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東野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絕尤深文律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論證秦漢諸儒之說刊正二徐鄭康成同揚而周伯奇等

譚謙尤好鑄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慎篆文乃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彝鼎鼓石鼓則形事意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奧令人解頤形聲轉注假借三事亦博探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爲小學也依據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晁注合之盧學士文弼所校鈇板貽學者公初娶費夫人贈一品夫人繼娶金夫人封一品夫人子五昌際庚寅舉人蚤卒恭銘庚子舉人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候選八品京官揚鎮欽賜舉人應鑄捐職州同知卒度鍾太學生女二孫八江宇澄淮河漢濟泗伏保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子恭銘等葬于嘉善縣四區藏字圩夫人稱焉時

元督學浙江敬勒銘曰

吳越之間靈秀所鍾仁感之後必大厥宗懷誠純篤實生我公我公孝弟蒙于幼冲推以事君適克錫忠帝曰汝才既博且鴻用汝于文黼黻邦隆臣殫厥學庶非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毓毓其光能熊秉鑑景徹物無遁容氣伸萬異淚感孤窮士效經術皆公之功惟帝育臣子石代農惟帝教臣協恭和衷惟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尙充詩書維嗣子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隆雲飛桓表日冷高松靈善漆簡題淚共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唐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初由清江以武功隸大河衛七世祖嘉林宰益陽舉

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會祖管縣學生。與同邑閻百詩。應鴻詞徵。祖應詔。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以公贈通政司參議。公生之夕。父夢客以寶石贈。故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傳。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館通鑑輯覽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公入直甚勤。秋。扈蹕木蘭。會京師制辦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鞠。日一具奏。大端以為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為諸城劉文正公。久於樞廷。識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辦事有人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鞫山東亂民王倫。召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為弟是罪人。兄為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刀弟頸。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擬絞不可。且非稱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又有兄殺弟。而父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為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陷父充徒。恩義所傷。實重。使依前擬。不特父不能無憾於子。子亦何能一息自安。應改子首。如父自首例。令其弟代父充徒。則無愧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會有議復讎例。宜刪除者。軍機大臣集議。公撰議稿曰。查律載。父母祖父母為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即以擅殺論。細詳律意。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當場目擊。怨憤。不惟不暇告官。並不及慮。已擅殺。故得勿論。至少遲則仍是當場目擊。怨憤。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不告擅殺之罪也。若既逾時到官。有司不為昭雪。或勢豪稽誅。兇手詭脫。子孫含憤操戈乘隙刺殺。則所仇者實為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有應得之罪。但國家明罰救法。冤無不伸。律文雖載。引此者稀。縱有一二藉口報仇者。然國法已彰。私仇即泯。假如其父之冤既伸。其子即無仇可復。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為罪所應得。至於律文稱浩已久。自當仍舊。以俟法外之仁。庶幾情與律兩得其平矣。卒如其議。公之理刑。允正類若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諸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部臣奏公名。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監禁待質之犯。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牛允復。邀獎。五十二年。扈從滌河。授校文津閣四庫全書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榭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廷鞠。晝夜無少間。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先基公文修。淮安學廟。設瀛壖會諸生。日聚一錢。為修廟資。至公時。歲有餘。公為置田名一錢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橫街。居鄉。修勾湖草堂。汎舟湖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恪。公改置麗正書院於城東。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界諸生讀焉。公性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君交。京邸設有寒吟秋兩

山東籍道淵如孫君傳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諡忠愍。禮部尚書慎行。諡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勳。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大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且而君生。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為忘年交。君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苦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關。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與彭文勤公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滿志賦。用史記。胸胸如。和相國。坤。疑為別字。置二等。引見。奉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寧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次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即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為。自是編修改官。得員外。前次吳文煥有成案。或謂總辦秋審。君所居。增室焚香。為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為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蹕天津。會大風。御舟阻上。改府。與至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冊里赴宮門。辦事。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聞莊敬公嘗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詰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誠等罪。應流。君以為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實。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擬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為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期服。因宗子主祭

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揭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為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翁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向書為東竹梅，隨所亂，官刑曹時，即撰集古文，向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為尚書今古文注疏卅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天官書攷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稿五卷，借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津館文稿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尚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欽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其餘篇簡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於江寧，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為長離園集，君初以弟星衡子鏞為子，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厥，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偽言偽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謬誇者，不獲乎大府，于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元爰為傳，且贊曰：

循吏汪輝祖傳

君姓汪，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妻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為治，疑難紛紜，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半情靜虛，伴境攝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歲進士，需次謁選，得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知縣，縣雜俗，積逋而多訟，前令被訐去，攝者政姑息，點者益伺，問為挾持地，流丐強橫，沙淘淘，君下車，即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慚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輟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也，聽剖條發，不與輕重，及其援摺比，傳推義所到，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益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子杖，呼之前曰：君律不可道，然若受父母所懲，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為善，延見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稽記之，然後教民多種，知禮讓，惜廉恥，誠昏禮之費，而民知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儂之俗，翁然不變，歲以大稔，復行鄉飲酒，資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開移君，約之，則喜，寧遠當食淮鹽，而鄰境多食粵鹽，淮鹽直數倍于粵，民多食粵私，大府

遣營弁微服偵捕，人情惶擾，君為帖白上官，請改准引為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容鹽不及十斤者，聽償，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稜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舉公沉，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值其議，稱善，知縣云：官寧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劾，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與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告險，塘開數邑，田廬，巡撫覺羅公長麟，君先後遣官勸君，其不獲辭，與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讎校，以讓述課子孫，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辭，君少尚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平得力在喫緊，為人四字，故其自治汲汲，學學，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己成立，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沒身為期，凡傳誌銘誄詩數千百篇，莫為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深自防，固敢阻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君佛然曰：為淑女塞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為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大遠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普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姓名錄四十卷，龍莊晚稿六卷，汪氏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軸雲初筆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行學治臆說四卷，佐治樂言二卷，嘉慶十二年，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樂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于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為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故學與仕合，濟于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于孝廉者，觀于汪君，其效不益可觀哉。

將士銓傳子知廉

將士銓字心餘，一字若生，號清容，王祖將，其先為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將，其父望有奇節，貞校將，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王祖將，斷竹蔑為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一父縛之，馬背遊太行，金德成，讀鳳臺王氏藏書，王祖將，冠而歸，金德成，補縣學生，學政以孤鳳皇稱之，王祖將，士銓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

士入翰林故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講蕪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

初入京師才名藉甚... 銓遂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士銓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上恩

銓感上恩... 母沒服終入京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士銓身長玉立眉目朗然嶽峙磊落

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 銓遂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士銓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上恩

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 銓遂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士銓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上恩

學經室二集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李忠毅公名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岸公生而儻警敏甫入塾即弄筆書天生我材必有用七字性至孝母喪既除益讀書習騎射乾隆辛卯科武進士藍翎侍衛屢扈蹕乾隆四十年年二十六補浙江衢州都司累遷提標遊擊太平參將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閩中求良將於浙提督陳大用以忠毅應遂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掩捕南日涇洲之賊數十人餘黨解散會鄰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者被參革職忠毅出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出擒盜首林權等數十人又擊盜陳營於大昨盜善火器忠毅週舟擴上風以長竿繫月鏢斷其帆線須眉皆燦躍入盜船斬獲以歸福郡王平臺灣歸加禮善遇之檄郡縣曰李某用火藥所在支與之海盜林明灼陳禮禮等入浙戕參將張殿魁總督屬忠毅捕之遂獲之奏功以遊擊起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參將選鋒自隨作商人裝屢獲賊明年丁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遊擊仍留銅山六十年安南夷艇始入閩閩人驟駭忠毅以小船入擊之三澎救商船賊舍商拒兵忠毅歷兵伏船內待賊破盡過賊東發一礮碎其舟餘盜夜相逼公計寡不敵乃以八船首尾緝為一詰且賊東來則以東一舟應之至八西來亦如之迨環至暮賊乃去嘉慶二年授澎湖副將

定海鎮總兵純皇帝召見。論曰：汝勤于捕盜，故有此授。三年，至定海。時定海累更盜患，艇火登岸劫擄婦女，官士嬰城。至是始有所恃，復擊盜于衢港。窮追入山東界，獲之。秋，攻盜于普陀。明年秋，擊盜于澗頭。皆斬獲無算。秋，聞盜以尾引夷艇入浙，其百餘艘。忠毅追擊至溫州，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三船困于賊，忠毅返舟入賊圍，救出之。窮追至廣東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總督玉德巡撫阮元奏其事。奉旨：李長庚奮勇，為賊所畏懼。此次追剿，洋面風濤，亦不得不稍為持重。李長庚為傑出之員，總宜用于要處。弗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復奉旨賞戴花翎。五年五月，至寧波。與巡撫阮元提督者保議造大艇船三十，以攻夷盜。六月，夷盜大小七十餘艘復入浙。阮元謂賊多非會剿不可，會剿非有謀勇者為統帥不可。于是奏以忠毅為總統，得旨允行。忠毅既統水師，遂條申軍令曰：一定海鎮船居中軍，用黃旗。總領用五色方旗。黃溫二鎮居左用紅旗。總領用五色尖旗。閩鎮居右用白旗。總領用五色尖旗。一、中軍船實行插五色旗。夜懸三燈。將領二燈。弁兵一燈。中軍船起頭篷之後，掌進號一次者紅旗行。二次者白旗行。三次者黃旗行。一、遇賊船，無論何鎮先見者，即插本旗。使後船見之，仍視中軍所持五色方旗所指。前後四方，隨指進攻。若中軍掛五色旗于大篷者，收兵。一、各鎮雖分三色旗，又于本旗心黏他色，以別其隊。何隊犯令，即罪其領隊者。一、中軍船高插五色旗者，收兵。夜中軍船放火號三枝，各總領二弁兵一亦收兵。支更護等，夜見有外船近者，鳴金一陣，各船互傳見近，乃擊之。毋遠而亂。若收船旋須行者，中軍插三色旗。各船毋放杉板船入海。一、遇大盜宜安靜，前後左右以旗進退之。遲者亂者，按以軍法。既進盜，速逐擊我，我毋避。如有船陷賊，本隊救者罪其長。一、追捕遇無風時，必加棉。若心怯將遂，或疑或驚者，罪之。前船若速，必回待後船。後船不加速而亦回住者，罪之。一、泊舟各總領船插黑旗。禁縱兵上岸。一、中軍傳將備出黃旗。傳千把外委，出藍旗。傳隊目挖工，出紅旗。一、兵船獲盜船，以盜賊物為賞。兵船過礁門，必魚貫爭先者，罪舵工。六月，安南夷艇尾盜六七千過閩入浙。逼台州松門，將登岸。巡撫阮元勒兵于太平松門擊之。二十二日，忠毅率師至海門，將會黃巖鎮謀攻取。夜風起，明日風益甚。盜船覆溺于松門外。僅餘二、三船。漂出外海。海門兵船亦多損。忠毅船隨潮溢入田，柱木而止。賊在松門，據破船及泗水登岸者，黃巖鎮率松門兵縛俘合水陸悉攻俘之。獲安南四總兵印，及偽侯侯倫貴利碟之。又獲安南王勅，擲還安南。自是夷艇不復入浙。海秋，忠毅以夷寇難滅，閩盜尚有水澳蔡牽，乃條船往來閩浙間，屢獲劫盜。李丁郭林俊新楊烏李車黑陳帖李廣高等船，全獲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玉德以忠毅福建人，奏請迴避。奉旨：調浙江提督。六年，新艇成，忠毅入閩，留浙初阮元以造艇銀距萬，全付忠毅。曰：船乃兵將所寄，命文官不善于工，請公自造之。忠毅曰：公不疑我，我當任之。命守備黃飛鵬及族人費銀入閩造艇。至是艇成名曰：靈船。最堅壯，加以大礮，兵威大振。夏，蔡牽于鼓頭東雀等洋，擄獲甚夥。七年春，獲盜張如茂船于□□□□□□于閩東滬是時水澳等賊，以次殄滅。海盜提督船頭賊八年正月，蔡牽匿定海北忠毅

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糧藥盡，蓬索朽，造其黨千道員慶祿，乞降于總督。總督不虞其詐，招撫之。牽又言果許降，勿令浙兵由上風來逼我。總督調浙兵居下風，牽以其間器備物揚帆去。總督大怒。趣浙兵擊之，已無及矣。十一月，擊牽于三沙沈其船一。牽北竄，匿之于溫州南兜。奪其船二。沈其一。焚其一。斬獲無算。是年兼攝定海鎮。凡十閱月。蔡牽畏靈船，厚賂閩商更造船之大于靈者，令商載貨出海。濟牽用商歸岸，偽報被劫。牽得大船，遂能渡橫洋。渡臺灣。九年夏，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會閩粵聞盜朱潰斷糧，牽分米飽之。遂與潰合八十餘大船，猝入閩海。溫州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船入閩運船工木，總督選檄振聲擊之。振聲陷于潰，死之。賊勢甚熾。六月，玉德阮元會奏請忠毅總統閩浙水師。以溫州海壇二鎮為左右翼，專捕蔡牽。秋，牽潰同入浙。八月，追及之于馬蹟。牽潰結為一陣。忠毅督兵衝貫其中，盜分東西竄。遂至盡山。沈其二船。斃牽船盜數十人，俘餘船五十餘人。終以牽船高未獲，遁去。牽責潰不用命，潰怒先返。自是牽潰始分牽亦少衰。忠毅建議禁商造大船，無為盜資。十二月，潰結粵盜何金廈，忠毅擊走之。奪其船二。於甲子洋。牽據臺灣，奉旨調福建水師提督。十年夏，牽山臺入浙。忠毅擊之於青龍港。阮元奏浙江提督孫廷燧不諳水師，奉旨復調忠毅為浙江提督。九月，被風于盡山。所部船多損。冬，牽乘船百餘，復據臺灣。結陸路無賴萬餘人屯洲仔尾。沈舟寒鹿耳門。阻官兵。十二月，忠毅至臺不得入。然分力回拒忠毅，以故臺灣府城得不破。時南北汕、安平、大港門、三處尚通小船。忠毅掘之，以小澎船五十，令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將王得祿進攻之。焚獲三十餘船。盜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忠毅令許松年進柴頭港。自領兵截港外。松年得祿水陸夾擊之，焚獲甚夥。二月朔，令松年夜入洲仔尾。登山焚其寮。大船，盜至鹿耳門者掩至。忠毅別遣將以火攻船。從南汕出其後燒之。松年進營之，焚斬無算。二日復登岸擊陸賊，以火焚其小船。尸橫七八里。賊大敗。棄洲仔尾。困守北汕內。僅餘五六十船。七日東風大潮驟漲，鹿耳門所沈舟漂去。賊奪門出。忠毅追擊之，奪其船十餘。而牽竟遁去。詔奪公翎頂立功。自贖。四月，牽潰在福寧。追擊之。牽入浙。又擊之于台州。八月，擊之于定海漁山。忠毅專擊牽舟，牽瓦石火器雨下。公額身皆受傷。牽復遁去。詔賜還頂戴。果擒。許錫世職。九月，擊牽於閩之竿塘。獲牽姪蔡添米。十二月，擊牽于溫之三盤。多所斬獲。初，忠毅與阮元同志氣。十年，元欲造更大于靈船之大船，寓書忠毅。旋以父喪去官。忠毅言于總督，請造之。總督阻之。牽自鹿耳門遁入內海。甚狼狽。蓬柁皆毀。四月，至福寧。得岸奸接濟，易新蓬。勢復張。忠毅督列狀奏聞。上切責閩文武官。逮總督。以阿林保為總督。阿林保初至閩，聞官交謫公。阿林保密劾公因循逗留，捏報斬獲。奏五上。上以聞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辨之。九月奉諭云：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無因循懈玩一摺。所奏甚屬公正。阿林保前此密奏李長庚因循玩，種種賄賂，請將伊革職治罪。朕覽該督所奏，即覺不愜。阿林保身任總督，原不能無參劾之舉。但伊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一切未辦。海洋情形，素未熟悉。而于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輒行參

次參奏專以去李長庚為事殊屬冒昧是以降旨令清安泰公詳查俟奏到時再行核辦而本日據清安泰覆奏則稱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回署清安泰曾于致阿林保信中將其兩年在外公爾忘私之處敘及特阿林保尚未接到耳又據稱海船若不勤加燻洗則船底苔草盤結結輒駕駛不靈故隔越兩三旬即須傍岸燻洗李長庚收船進港委非無故逗留而李長庚所獲李按實係蔡牽夥黨俱經審明確鑿並無捏報斬獲情弊並據另片奏稱八月十六日李長庚帶兵圍攻蔡逆坐船一事將盜船燒沈二隻斃賊無算生擒七名不但李長庚身受多傷即黃飛鵬亦被砲彈擲傷腰腿又官兵受傷者一百四十餘人清安泰又轉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亦均稱李長庚實在奮勇並無怠玩等語是阿林保前此參奏李長庚之處均係捕風捉影全屬子虛設朕誤信其言不加詳察即照阿林保所奏辦理則李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為國殲賊之際忽將伊革職鞫問成何事體豈不令水師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於李長庚者乎阿林保未見確實任意糾彈殊屬冒昧朕又不昏愾糊塗豈受汝蠱惑自矢良將耶李長庚平日既無逗留惟怯情事此次在長途洋面痛剿蔡逆身先士卒躬受多傷實為認真出力朕已特降恩旨先行賞還頂戴以示獎勵并將勦辦蔡逆一事責成該提督勉以成功李長庚感激朕恩既知責無旁貸自必倍加奮勉兵船在洋捕盜全在地方官協力幫助文武和衷方克有濟從前玉德在閩浙總督任多年于李長庚兵船勦賊之時事事掣肘如所需火藥砲位船隻兵米等事不能應手而于盜船接濟之路又不為之嚴行杜絕以致兵船日形匱乏盜船肆行自如追捕不能得力此等實在情形朕皆洞悉是以將玉德革職逮問今兵船正當勦捕喫緊之際若阿林保尚不知以公事為重屏除私見猶復輕聽人言罔恤公論甚至因此次參奏李長庚不能遂意因而挾私逞忿心存嫉忌遇事掣肘使其不能成功以致蔡逆通逃海疆貽誤則阿林保之罪甚大玉德即伊前車之鑒朕惟執法懲辦是此時李長庚不至革職治罪而阿林保不知改悔轉恐不免矣阿林保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諭溫承惠清安泰知之十二年奉 忠毅追入粵擊之于大星嶼四月擊粵盜鄭一于佛堂洋獲其二艇七月請回寧波辦軍政詔飭之八月即出海十一月擊牽于閩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粵海廿五日實明至黑水外洋牽僅存三舟忠毅以浙江親軍專擊牽一舟斃賊甚夥又自以火攻船挂牽船將成擒忽賊發一小礮適中忠毅喉忠毅遂殞閩帥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願不受提掣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遂率舟師退幸乃遁入安南夷海中阿林保以其事聞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詔曰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幹不辭勞瘁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命為總統大員督率各鎮舟師在洋剿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拿統兵在閩浙臺灣及粵省洋面往來跟剿艱苦備嘗破浪沖風實已數歷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剿殺前後殲斃無數擒獲盜船多隻蔡牽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阿林保等奏到李長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由南澳洋面駛入粵洋追捕蔡牽望見賊船祇剩三隻窮蹙已甚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而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近維住賊船後船正可上前擒獲忽暴風陡作兵船上下顛播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于二十五日未時身故覽奏為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于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在洋出力屢經降旨褒嘉並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誠不意其功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閱奏章不禁為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克捷必能擒獲巨魁朕原欲俟捷音奏到時將伊封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連年痛剿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自當縛致巨魁況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師今歿于王事必當優加懋賞用示酬庸李長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著于伊原籍同安縣地方官為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其靈柩護送到日著派巡撫張帥親往同安代朕賜奠并查明伊子現有幾人其應襲封爵候伊子服闋之日交該督撫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著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示朕篤念勞臣恩施無已至意部臣以伯爵請得旨李長庚著封三等壯烈伯承襲十六次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均替其卹賞銀著再給四百兩全葬葬賜諡忠毅忠毅無子以族子廷銓為後襲爵忠毅治兵有紀律恩威兼施諸盜皆畏之為之語曰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海盜沈振元自言為盜時泊浙海夜夢公至一夜數驚遂革心投誠為水師健弁公家故豐悉毀于兵事好讀書究戰略為詩古文修學波學官置義塚為粥食俄氏士民皆感之忠毅舉武科會試即航海入天津讀海軍中形勢及在水師識風雲沙線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及之在兵船誠所落齒寄其妻吳蓋以身許國慮無歸槓也閩健將許松年王得祿等皆公所薦拔者朱洪後為許松年破所斃其弟滙率乘降于閩十四年阮元復任浙撫八月十八日福建提督王得祿浙江提督邱良功始共滅蔡牽于温州黑水洋

朱勇烈公傳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先世居山西洪洞曾祖鴻應徙貴州貴筑家焉祖繼昌諸生父成林貴州荔波營把總曾以公貴贈武顯將軍荔波歿兄弟三人奉母歸貴筑公就傅讀書復乘學入營伍以孝養且自樵采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以安順府提標後營從征緬甸功拔外委從征小金川大金川古鴨嘴拉嗎等處屢立戰功歷官川北平遠協把總貴州新添營千總賞戴藍翎荔波營守備湖北施南協都司襄陽鎮右營遊擊廣西賓州營參將貴州平遠協副將賞戴花翎公沈毅果決臨陣敢戰自初隨征即為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帶九傷殺賊無算敵燭樓十二所器械無算領積功劄十三次傷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簡授湖南鎮寧鎮總兵調雲南普洱鎮為極遊擊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最為逸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冬奉旨補授福建福寧鎮總兵明

年調四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積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福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麻營大山克黃土坡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貴魚城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賞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槐滋事再文備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辛曉張世龍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自達州巴州儀隴大竹鄰水開萬通江江諸縣大爲賊窟公既回川先破王三槐于金義寺得旨議敘既焚金義賊巢進克茨菇梁商成寨賊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山後三槐中鎗逆破重石香鋪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寧先是圍剿方山坪首逆再文備羅其清未獲而方山坪即保寧所轄也奉嚴旨責以奮勉立功三槐竄梁溪遊擊之擒苟文宰等三十七名復馳擊三槐徐添德風門鋪角山茶店殺賊四百餘人得旨褒獎明年借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于儀隴雙路場追擊之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濟川橋賊擒張碎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馳應之賊潛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再文備羅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俱殄得旨議敘包正洪羅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圃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吳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路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潰得旨褒獎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擊八石坪破之張添倫幸應蜀湖北巴東已復竄房縣遇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我營擊之擒潘受榮等時公威冒風寒病幾危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復旬陝西回各賊滋擾通江江寧路額公微公副捕公力疾馳往大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追擊至朱家壩賊望風遁由是經略奏公分剿通南明年張世龍屯聚草廟公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剿公從南江雷音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公猶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致于險事聞照提督例議卹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承襲陝戶部主事予祭葬七年陝西獲賊公者賊目李目剛上命礮之設公靈致祭復傳首祭于公墓八年入祀昭忠祠賜諡勇烈公自乾隆三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高宗純皇帝恩遇由伍伍拔擢至副將又專圖五省每入覲以老臣目之于請賀萬壽聖節奉有汝舊人也不必來之諭皇上御極復蒙異數錫賞便蕃凡有微功必邀甄錄公感兩朝知遇臨陣奮勇賊畏之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即抽戈而起嘗慨然曰某受恩深重即致命疆場何不足以仰報萬一其威奮如此其在軍恩威兼濟軍容整飭訓練有方民不騷擾士皆用命尤軫卹難民拯濟者不下萬人公死兵民皆流涕賊既退營卒倉卒收公骸歸葬遺其左足明日川民于賊處得之別葬于潼川府鳳皇山仙人掌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留之遂別爲墓建祠祀之弗能歸也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張君位中字立人江蘇上海縣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知縣歷署四川射洪遂寧中江所至與民敦禮義重廉恥民以此樂之嘉慶二年調署大竹是時自蓮教擾川北山營山竄渠縣與大竹近君訓練鄉勇爲堵截計十月遇於礮洞門殺賊三牛擒三割首級三十一月賊犯石壩口殺賊八賊趨柑子鋪官弁禦之殺賊一再遇河灘殺賊二十三賊窺觀音橋鄉勇夾擊賊甚衆薄暮雨甚乃逸既而賊犯天華山君會官兵擊之殺二百餘生擒三首級二十六賊竄鄰水君分路截之殺賊八十騎賊一賊勢衆君堅立木寨設滾木礮石以禦十二月賊由與仁王家二場竄入境君禦之殺賊三百賊分在鄰水者萬餘至鄉勇不能禦退保周家場賊焚大安壩君馳禦之殺二十餘生擒賊易文祥次日遇七礮石及大安壩賊五十餘賊屯周家場縱火將通擊之斃二百餘復分領首級賊後夾擊賊潛由鎮石橋攻各卡木石擊斃五十餘乃退君分率鄉勇追剿殺賊五騎賊三三年正月賊徐添德擾運道與張瑞登合遂圍城焚南北西三門君率縣丞能泗教諭馮均外委王耀龍分門奮擊復絕鄉勇出城斃賊甚多騎賊十餘戴花翎者中鎗落馬爲賊衆挾去又傷賊一皆曰雷元帥也次日圍益急復殺賊百適副都統至圍乃解四月賊王三槐由達州至墩子河分兩隊君鼓鄉勇截殺越二日賊又分五隊君亦分鄉勇爲五殺賊二十又獲執大旗賊目掌號賊目各一明日復集斃賊三十餘生擒三而鄉勇賊賊於石橋鋪者亦獲首級十二月五日賊撲柑子鋪斃百餘徐添德等乃復由堡子壩趨城君率鄉勇迎擊生擒四再遇踏水橋領首等鎗矛並舉斃賊百餘賊潰北遁七月賊竄月漢坪分隊至雙河及楊通廟而陝賊阮正隆張漢潮闖入川與再文備合踞大神山將渡河君沿岸堵禦八月賊攻義門關趨李家場擊卻之賊越山鄉勇黃瑄殺騎賊一圍練首周發遠殺賊十餘獲白旗一賊乃東南分竄九月媽媽場賊五十賊由土地壩向龍門洞縱火兵勇各路奮擊斃七十餘十月徐添德等備茅峯壩竄入永興場鎗斃十餘賊分隊從波渡河至石橋鋪復殺二十餘賊乃由鎮石橋潛至木魚池遇伏殺賊三十餘各圍領復斃四十餘騎賊一其撲石門口等隘者乃不能踰賊趨鄰水追擊之殺賊八十一月賊王光祖四出焚掠去城僅十里鄉勇并力衝擊斃五十三生擒二君告諭居民無不奮勉殺賊二百餘十二月賊攻月城寨斃賊無算而堡子壩亦殺賊三十二賊徐添德乃由渠縣趨礮洞門軍功張倍等殺六十餘賊欲爲久持計因縱火焚其寨殺二百餘乃退四年正月賊繞烏木灘薄城君約鄉勇三路進剿以白布印義勝字注名其上賊氣懾懼黃泥橋遁去追殺二十餘次日復殺賊旗賊一旗黃黃將軍字又獲賊目文添富林萬氏燦之賊越李家壩山鄉勇出其背斃二十餘八日徐添德從渠縣闖入圍城三月賊王登廷挾衆出山殺賊四是役也賊自斃及墜洞死者四十餘生擒一拔出男婦三百餘四月賊衆由蚊蟲溪渡達河鄉勇盛之鎗斃賊四賊由涼風壩周家場連結擊卻之五月賊包正洪與王光祖合約萬五千人往來摩定六月竄東嶽廟去城甚近官兵殺

騎賊三。七月賊張子聰包正洪蕙復至擊殺賊九騎賊二由鄰水而遁自是連月堵禦民力凋瘵君設賊三月活九萬餘口釐定規約一歸遠方被脅男婦資糧護送一被脅歸業者補入保甲一歸業者分別給與籽種一散給口糧皆樂長約保一被圍之戶遺產清查居民山是帖然五年正月賊由整江擾龍門寨殺賊四十賊或聚或散跡頗詭秘三月賊二千窺永興場及山梁寨直趨東流橋去城十里勢益張十四日大隊由新寧竄入境與徐萬富合君率官兵進禦十五日且君率外委王耀龍至城外東嶽廟與賊相拒君鼓衆進戰殺賊數十賊衆勇不能支君馬上發四矢斃騎賊一傷賊二賊冒矢合圍一賊以矛衝入君拔腰刀擊之賊傷衆賊爭進君力竭死之左巨指爲矛所折身被八創外委王耀龍及家丁差役皆死先一日廟中地忽生一蓮光采甚耀人以爲君之祥也是日賊屯王家場至十九日乃遁然城所以不破者君之功也大吏上其事奉旨禦賊陣亡之大竹縣知縣張位中交部議卹君當縣多事時與利除弊籌畫無遺勸里甲互團練諭鄉村修築遇警則親督戰死事者捐俸撫卹平居勸民息訟耕作以裕其食著高竹居詩一卷父泰源生員祖成舉人曾祖麟子一悼誼襲雲騎尉論曰君生沃土貌清肅書生也乃馬上殺賊衛民存城得死所倖矣哉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李府君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璣乾隆壬戌進士江西寧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樹先生學孝於繼母收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嘉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者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庶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才優覆奏奉旨送部引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三月奉委署台州府知府奉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陞見閩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蔬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竹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卻掃元理浙浙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借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溫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糶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實惠及民復分賑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衆及澄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瘠悍睚眦小怨兩族聚衆持械相

攻捕甚則施鎗殺傷人名曰械鬪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搜捕之我獨資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鬪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橫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鬪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循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語之縣人也視爲真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君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復督七百兩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朱爲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請普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督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駁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二事指爲賊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厥除至漏蓋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罪案事者福州知府索詞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牀以歿寢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朱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林天等公呈於使者云故藩李公學輝經術才裕藩宣前在天心惠字民報歷官卅載居閩五年先縮郡符濟濟方伯持躬謹飭散事精勤抱慙依忠安良戢暴其平反疑獄困囹無冤禮士愛民窮黎存活蒞漳時首撤書役避風敘述閣郡稱神其止息鬪爭則如龍溪縣屬之歸德堡鄭蘇滿巨族仇殺多年公察知緣爭佔祠墓起衅親詣秉公勸斷兩造冰釋相安無事其禁戢姦宄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立堆房兵役防守商旅坦行土盜禁可黃鐘在海甸劫勢漸熄張公移行沿海廳縣嚴查口岸匪船逃竄隨後督飭漳浦詔安等縣擊獲盜首所有議敘仍歸各屬不自居功此仁教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能殫述詎意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部民同聲嗟悼荒村僻里婦人童子亦知欽惜公館臨終景况淒涼不可言狀質衣質棺殮具儉陋寄丁孤寡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集汀漳憲轄人民咸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懺其抒哀思猶恨無以爲報伏念生而澤被閩閩歿而資逾草布義有必勸德無不酬林天等泣號昊天若半途而失父母尸視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朝廷議禮秩宗且俟馨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非同違禁之生祠現今閩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道愛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待旨允行之且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辦法道孫爾準素與李君善經紀其喪君歿後家無以爲炊烟之歸也士居僚友頗多賻贈君之子自尙幼幸以嗣節節居於嘉興評曰元在史館欲寫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稿俄奉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既論定上疏書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後也元故以良吏名此傳以貽史館之纂循吏者

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範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雖然矣。學聘親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徵，而夫婦之別，雖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面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親，則疏矣。喪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賢，則分階其俎用，介，則其陪其俎用，賤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禮，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稱義，而大義亦可以減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鳥視先王制禮之大原，是故以昆弟之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奢渺而不可據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

之，即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編繪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敬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本，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板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性極於幽深微渺，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節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蓬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懲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爲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然開釋氏之言，心性極其幽深微渺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渺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鳥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鸛鳴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嘆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渺，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矣。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曰：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含禮，無以爲教也。賢人含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其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其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歸心，求諸禮始可以復。

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禮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言之禮，而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譯五旦七調之說為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又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遠史四旦，定四均二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為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即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即今之俗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凡六五乙仕伋伋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祇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祇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歿，病卒，年五十有五。

通儒揚州焦君傳

焦君名術，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為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為周易之學。祖鏡，父愷，皆方正有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即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廣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字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豐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般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般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舍閉戶著書。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離波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夜在樓中，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瘵。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號慶生，孫三授，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達於經。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

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變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為憾，病瘵，嘗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為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為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非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為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為无妄。故睽之噬嗑，即噬嗑之噬嗑。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是即離之日，是豐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遁，相錯為謙，故歸妹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為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離波樓易學。共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齋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為主。號咷密雲蹤跡，其顯蕤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質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探近儒數十之家說，而多下己意。台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為勞，借雍為豐，通字為浮，而訓為務，疏解斯為斷，而釋為賤，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為高簡，故疏者視為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尚書者，多以孔傳為偽，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偽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祥，訓辟為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言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權，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為司馬懿女婿，日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且有以爲懿師，即用以為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平農頗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瑕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為大，嚴千萬世制禮之

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義文王周公之旨。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隱。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西貢三江。歸揚州。撰西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學經室圖二卷。為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為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蘇復無次。戴庶常勾股割圓記。務為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角。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孤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為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圓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法。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縣李君尚之。欲汪君孝製。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奏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尚之。尚之為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為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尚之之說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繼城郭邢臺之後。為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琥曰。李樂城之學。余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洋。雖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故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疏疏。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盡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即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為王叔文黨。君為之。且曰。山山藏古。蘇軾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不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勸求故友。遺書致致。不倦。黃珪橋有老屋一區。為前明忠臣梁公于淡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者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賢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為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探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四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為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州事。成

邦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讀其類。未或朋友之書。無虛經史子集。即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遺稿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孝論一篇。皆有補于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離羣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為事。湖山為娛。壯年即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熙齋家。宰見君易學。鼓之以為。幾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葉。舊地靈。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死。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為之傳。且名之為通儒。誌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李尚之傳

李銳。字尚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為九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啟李之藻。徒從而演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獨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虧方程之說。梅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為密而少。廣為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不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固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勾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李君起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其著細草詳論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矣。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治之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祥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歷。見於洪範。歷學乃致治之要。為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慎乎。因著歷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顛頭夏股六歷久矣。陳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股歷。立法疎闊。三統術雖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國朝之橢圓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歷。宋荆執禮。曾天歷。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古經實祐四年會天歷。中求其術。而為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考。六科而已。又有召諸日名考。方程新術草。勾股算術細草。孤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高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為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教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得中。且蘭草未微。曰。炊烟夢行自傷。得略血疾。成少歡。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致歿。元昔在浙。延君至西

湖按禮記正義子所輯時人傳亦與君共商權君之力為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子曰
向之歿矣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天元一術然委草形正負之法詳讀難通因
寄尚之俾為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為精密越兩月而回問至良可哀也四元
玉鑑乃子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識是書者矣君之子繼淑書來求作傳書中
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其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為之傳君中
年無子以兄之子繼淑為子及三娶薛氏始生一子今尚在襁褓中也悲夫

聖經室二集卷五

嚴忍公子發方貽傳

錢塘嚴杰通經術余詰經精舍題材生也為忍公先生之八世孫子發先生之七世孫方貽先生之六世
姪孫生以其家狀請為傳遂合傳之曰
嚴武順字忍公明餘杭人父大紀嘉靖乙未進士官太常寺正卿公補增生入南京國子監生而穎異七
歲為誦詩輒驚人及壯與兄調御弟勳相師為學海內稱三嚴先生武順學以正誼明道為宗尤究心
於經世之務諸史傳志得失成敗制度沿革靡不通其源委善古文詩詞彙行草亦善鑒別尊韓書畫
生平坦直勇於赴人之急守已嚴義利之辨動以古人為師所著有古秋堂詩文集十二卷鑑閣集四卷
讀史質疑二十卷子沈

沈字子發幼讀書以孝聞為詩古文沈沈六經史漢為西泠十子之冠善射命中無虛發順治十二年進
士改庶吉士御試第一十三年帝諭吏部庶吉士教習已一年授為科道果有忠言讜論始不負所學沈
授兵科給事中沈疏言臣蒙恩簡庶常特授言職正矢忠報效之日伏念皇上側席焦勞求治甚切而諸
臣習為故常因循諉卸積弊不除六部大臣總司政紀近遇大政會議皆借端推諉時廢事請以後事

在某部滿漢堂官先盡心參酌詳列上陳勅下廷議可否裁定請旨即開地方利病亦不得輒設督撫查
議致延時日而卸職任至諸臣條奏因時變通豈無足錄亦當虛公酌量不得執泥成規止以無庸再議
塞進言路得旨所言是嚴沆可謂不負委任所疏議行旋歷吏科戶科刑科禮科給事中太僕寺少卿倉
部御史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沈在臺省先後疏言各省皆有經制額兵又諸路道滿兵駐防互為犄
角今遇警即請禁兵以致勞師糜餉宜專責成各督撫提鎮標兵精加訓練與駐防兵同心協勦不得專
藉請援自疎職守各省廢弁宜令回籍不得仍留舊地藩丁製械南北水驛不得借起運官物名色橫索
牽夫開截鄉民充夫解役倉解逃人途次強住民房需索橫徵請嚴行禁止立限鋪遞刑榜懸示戶部各
差回部例應考核再進聖差今往往借掛欠之名遲年餘未考核者宜立限聖堂官親注冊督撫請告
理宜候代乃具疏後閉門養安嚼廢數月宜嚴申飭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宜擇有才望者調用皆議行十
三年疏云大軍運征湖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請專設四川總督從之十月授倉場侍郎公試士以公明
著康熙丁酉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公所主山東試奉旨不必覆試己未詔舉鴻博科朱彝
尊方象瑛魏禧皆公所薦舉也十七年卒於官所著有北行日錄二卷皋園詩文集四卷奏疏十二卷子
會集

什渠字方貽早傳家學才識超越善行楷書康熙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廣西道御史十一年補河南道
御史在臺疏言刑部民命每奉有所擬太重尚輕之旨即此類推凡六部各案事同罰異引例不當者更
多地方利病下部題覆者動稱毋庸再議大抵滿漢司員多而意見不一始則議論參差繼且因循推諉
及限期既迫草率具奏請嚴申飭督撫保舉賢監吏員異途出身人請詳列居官政績聽部察議庶庸流
不致冒濫皆議行十二年以父任倉部御史迴避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補江南道御史二十八年補
右參議尋轉遷鴻臚寺卿三十年遷通政使十月遷太僕寺卿三十一年遷副都御史三十六年授兵部
右侍郎三十九年卒於官公廉謹自厲居官無所儲蓄之夕幾無以為殮有詩文集四卷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君諱應聚字文起號清泉為商阿衡之苗裔世居汴州陳留陳留有古莘城唐末諱顯者入閩至寧化居
焉二十世至清泉君君明諸生君生明季入本朝由生員歲貢入成均選順昌縣訓導時值賦運之擾有
偽劉將軍者掠郡縣劫君使從逆君誓死不為動嘗榜極苦卒不能屈以免於難康熙中天下無事有
司舉賢筵之典君三為鄉飲正賓卒於康熙辛卯十月二十有六日年八十有三葬城西謝家料安陰宜
人管宜人子為舉為舉生經邦縣學生經邦生朝棟乾隆己丑進士刑部安徽司主事官至光祿寺正卿
地贈君奉政大夫又數十年朝棟子秉綬復己己西進士刑部郎知揚州府事於戲君以校官值變守正
不屈大節如此卓然傳矣細行雖不可書也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公姓阮諱湖字少川號浦亭先世系出晉陳留阮瑀後遷巴陵宋名子宗者始遷新建名達者宋承事
 郎名宜名節者皆未進十簡官祕書省校書郎簡七世孫子升徒忠孝鄉之竹山又八世為公曾祖士漢
 績學不仕祖嗣中縣學生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知河南通許縣擢湖北黃州府同知有惠政公幼聰穎
 善屬文試輒高等以第一人補廩膳生壬子中式副榜就教諭歷署餘干縣學教諭廣信瑞州府學教
 授所至以造士為己任虛民開孝節為吏所舉乃親諭各鄉舉報之餘干之俗奸民貨錢於生監之富者
 不遂輒撫事訟之學公曰生果惡當訟之縣令訟之學聞傳訊洩忿耳擲其詞俗乃變廣郡早隨知府集
 紳士減價糶穀民以安公為進及兄子為監為見為景等皆先於公中式舉人公以甲子科始中式舉
 人乙丑會試不第閏六月五日卒于京師年六十歸葬於新建公性孝弟母丁宜人疾侍藥衣不解帶父
 卒於官致哀毀扶柩師伴宿三年下葬地北極西山南至瑞河足跡遍百里跋涉寒暑蓋其慎也新建阮
 氏族譜無專書公明世系辨昭穆支分而總輯之譜成曰松湖族譜告之祖考構屋於省城為試館名曰
 雲溪別墅後堂祀同知公象曰念德堂子孫應試者咸居讀焉子姪讀書者公終年約之在塾戒毋外遊
 毋習浮靡書馬伏波誡兄子書于座右其視諸兄之子猶子也嘗語人曰吾不愛兄子是秦越吾兄也且
 自吾父吾祖視之皆孫也疎之非祖父志也誠子弟曰爾曹勿營私吾兄弟蒙祖父澤只知有骨肉不知
 有財利皆名言也竹山阮氏無祖祠公度地與工構祠堂甚宏敞祀始祖始遷祖于寢室各房小宗以次
 附於東西廳事復立四室分祀儒學官績孝義文藝置田五十畝為奉祭祀課子弟讀書之用祠右半畝
 園建雲溪書院為子姓讀書地名其軒曰靜軒取濂溪主靜之意撰鏡心銘贊二銘揭于東西廂諸遠祖
 墓皆立碑時修飭之輯高祖以上遺文及曾祖老開居士詩古文祖六開子集等編為阮氏流芳集老開
 居士舊殯于宅前琉璃岡公于其地建祠專祀曾祖祖父三世統名曰司馬祠又於父墓封岡墓建廬十
 餘楹為展墓止宿之所事諸兄盡弟道手足相依雖白首如童時所著有古今體詩餘千吟等集十八卷
 病于京邸猶作文雉賦以見志妻唐孺人生為進嘉慶戊午舉人揀選知縣繼妻劉孺人生為昇為壽皆
 幼讀書孫一孺為進子也公蒙先業飭祠墓奉祭祀修譜牒教子姪讀書皆有成可謂孝義矣偶為校
 官輒盡其職使治民當若何然觀其諸所設施厚矣後之子姓當更有大其宗者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既堂墓誌銘

卷五

四五三

卷五

四五五

運使沈公諱業富字既堂元代由吳興徙高郵明代遷貴州普安官河南按察副使奕琛者復歸高郵曾
 祖躬官廣東高州府知府遷儀徵祖文對遷江寧父之亮徒揚州府城公猶以高郵通籍祖父皆贈公
 官公幼穎異好學嘗學使敏始拔之年二十二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國書有謂公早途為倖
 者里巷擊析者曰吾每當子夜風寒時過沈氏書樓未嘗不開讀書聲何倖也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制
 誥文辦院事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正法衡文得士為盛
 尤屏絕聲氣關節不通館舉重之前後充國史館編修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章
 院劉文正公曰纂書之勤無如君者欲留公京秩未果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吳嘗尤盡職己丑
 大水城野成巨浸公隨布政司坐浴盆經行郵落公曰太平昔年賑多者三四萬口今非五十萬口不可
 賑乃大行當塗縣大官好決公夜半至見遠郵肆伴火光銃聲不絕公自為密札十下各官好勤富家糶
 濟曰本郵人而相識鄰郵即路人矣今當各保各郵毋轉掠掠是皆皆路人也互相殺能保富乎今密
 札不顯諭者別有以靖之也有告某富家不糶者笞械之曰汝奉何明文令富家出粟耶民始定糶濟大
 行總督聞之下其法于他郡辛卯秋泗州水撫部裴公知公賢檄治其賑公益戶口之弊民受其惠乙未
 旱歲雨無應為文哭祀社稷木主卒得雨庚寅大疫設樂局瘞局絕幸祈禳民乃寧前後課各邑種柳數
 百萬株官路綠陰相接成帷竹理幕露十餘萬楹有一郵同時舉數百棺前明之棺尚在者民始而詳及
 見其親之骨感泣曰非府君教督不至此戊子制辦妖妄案起羽檄紛馳捕搜徧各郡獨太平不獲一人
 有諱者立出之上司責公公曰本無奸易捕焉無湖有兄弟訟者公察其詞出一手杖主證者兄弟悔悟
 友善如初當塗有師弟互以陰事計者公取火盆置案前卷盈尺避火之曰爾等詞必有稟可上控曰郡
 守焚案不汝斬也師弟皆泣訟乃息貴池有以墓地訟于部者塵案山積公夜視舊牘得成化二十一年
 閏四月官契公謂愚民安知閏檢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閏四月文遂據以定其讞公治郡資最深每考績
 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公曰求之得可恥也不得更可恥也逮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純皇帝所特簡也
 河東鹽池受淡水賦產商運蒙古鹽多勞費及鹽虛產而弊益多商益乏公曰鹽池自古為利不當若
 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二奸商棄撥肥一也我浮地遠火搜其
 利二也簽代之期實當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
 為五十六路路各一籤令各商圖分籤掣之於是賂絕而弊不行泊乾隆六十年後廢商運蒙古鹽內侵
 嘉慶十一年復舊制皆如公所預燭者公所蒞皆興學愛士修書院習樂舞進河署西陵地仿鄉場號舍
 立四十舍月課諸生才人黃景仁歿于山西公署公經其喪厚其賻送其柩歸常州海內高其義事母以
 孝聞在官市一年以母老宜奉歸歸終喪撫部不許固請乃許之俄而湖北陸撫部有凡官親老者勒令
 終養之議撫部曰非一月前入奏今無以對子矣公曰但得終養即勒歸無憾也母卒喪以禮服闋以溼

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齋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
 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子在廷以十三年某月于支葬公于某
 某山之原配鄭淑人耐焉子一在廷癸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工部郎中裴正文孫二勤增太學生員
 次勤植元昔以長女荃字之余女嫻勤植亦未冠卒公與先大夫友善且為姻家故公子樹元為銘銘曰
 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宜勤于從政飽民之饑瘵民之病以史斷獄以道出令
 苦隨既調澹泊無競以孝辭職壹志滋帶既享其壽乃歸其命歲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謚僉許曰正
 默齋張君誌

誌經精舍生烏程張鑑通經博覽善詩古文佐子書記者有年矣嘉慶十一年丁父憂十二年秋述其父
 之言行以示予予謂立言為三不朽之一讓歲一言可知其賢今張君之言善是宜傳而為之誄也君諱
 德奎字聚東號默齋國子監生父元熙為長生會育嬰堂諸善舉君繼之勿替每出遊開月一歸鏡下為
 鑑講柳州小記馬伏波誠兄子書韓昌黎寄符城南讀書詩讀古今忠孝事至漏三下不止嘗訓鑑曰凡
 人為忠孝事不獨身名俱泰即祖若父亦蒙其榮否則里閭恥談其姓氏而行路之人唾棄之故心術不
 可不謹也又曰為善之大小有不同其存乎心者則一余生平不自知其善與否然未嘗為惡昔范孟博
 臨終與子訣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吾欲使汝為善則善不為惡此雖有激之言終與聖人樂善
 之旨有開汝宜思之君以同學計魚計學行淵雅命鑑從之學學或不進即怒之嘉慶辛酉鑑選拔貢生
 從諸城劉侍郎入都君教之曰此行遇合有命任事不可不謹汝身安則我心安矣鑑試畢旋里予招入
 幕君教之曰食焉勿怠其事汝勉旃甲子鑑中副榜舉人十一年從予在揚州冬君病鑑奔歸得順風一
 晝夜行四百里抵家治湯藥逾數日乃歿年七十有八著八詠樓吟草四卷君善醫著桐雷歌訣二卷誄
 曰
 惟忠與孝祖父榮聖賢樂善有令名嗚呼張君言之而能行
 知不足齋鮑君傳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欲縣學生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
 命其子仁和縣監生士恭由浙江進呈既著錄矣復奉詔還其原書其書內唐闕史及武經總要皆聖製
 詩題之皇上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云齋名沿鮑氏闕史御題詩書若不足于文以序推注云齋額沿
 杭城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詔采天下遺書鮑士恭所藏最為精夥內唐闕史一書曾經全漢題
 詠嗣後其家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以唐闕史冠冊用周輿圖千文以次排編每集八冊今已八十九集可
 為好事之家矣嘉慶十八年方公受時巡撫浙江奉上面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第二十六
 集進奉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

幾暇亦曾加題詠茲復據浙江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
 古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秘籍亦藝林之盛事也元按君字以文號涑飲
 世為徵人父思淵居浙娶于胡胡卒又娶於仁和顧生君幼而聰敏事大父能孝念父遊四方恆以
 孫代子職得大父歡大父卒既葬君父攝家居杭州君事父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前人書以
 為歡既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資然為大藏書家自乾隆進書後蒙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翠得勝圖
 金川圖四十五年南巡狩迎鑾獻頌蒙賜大緞二疋皇曆兩朝異數後獲彌隆君以進書受知名開當世
 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書善本公諸海內至嘉慶十八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二十七集未
 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遺命子士恭繼志續刊無負天語之褒君勤學耽吟不求仕進天趣清遠嘗作夕
 陽詩甚工世盛傳之呼之為鮑夕陽元在浙常常見君從君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惜所在見于
 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葉真偽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
 卷君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

武進絨布衣傳

布衣姓絨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山東東莞人遷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父兆魁
 幼貧困失學冬寒無厚服日得四五錢以為食及長勤人理業誠謹勤奮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墳卜
 葬藉葬以終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寡者贍之孤女嫁之負貸者代償之嘗旅行遇虎見履舟皆無懼色
 蓋有以自恃也生子四鋪堂鑾堂禮堂祀堂卒于嘉慶元年春秋六十有九布衣殆敦孝友篤行于鄉里
 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玉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稱為隱德君子所著經義
 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水經注纂三卷皆未
 傳于世布衣篋藏之不失片紙命其子鋪堂禮堂從餘姚盧召弓學士遊以經術不期以科名遂通九
 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啓其篋校錄之曰四世相傳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于地下矣嘉定錢辛楮
 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儒者之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啓後學不及
 此吾是以論而著之

孫函谷侍御史傳

孫君名志順字詒穀字或作函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
 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欽差通州平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著
 書為事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積愆
 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鏡下讀之不厭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董浦厲樊樹張
 曠亮諸君子皆相與賞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

進莊公策問李鼎昨周易集解惟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表公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獄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輅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肅然諸施予無德色皆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母嚴所樂讀書而已率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勝字非民間所有又夢見故友顧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謂曹多而為政舉吳越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歟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偽難鄭評聖背經既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偽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群書凡肅所則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鈎盜之獲真藏也其有功於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潘樞堂何義門諸校本泰稽衆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明叢商權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顯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廳錄七卷考論經子樞要折中精詳實事求是為警空武斷之論怒然如其為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偽托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歷錄續籍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為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君諱和字煦初江西新建人系出晉陳留阮瑀自陳留徙巴陵宋徙新建松湖鎮明遷竹山鎮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官通許縣知縣擢黃州府同知有循聲君讀書有才略少隨父任習民事甲午遵川運例為知州試用之四川丙申署天全州印又署會理州印會理居蜀邊夷獠雜處土司請悍互吞并君以德感之皆帖服丁父憂去官民哭之為立碑辛丑服闋仍赴川署天全州事調署雅州府軍糧同知統轄漢土官兵兼領關稅務綜理番夷歲驛事皆無誤癸卯實授廣安州知州甫下車即革拾獲移屍諸惡俗州城多傾圮君捐俸倡修之東南隅當渠水衝以石隄捍之城中少水君浚塘注水以濟火災倉穀書院次第經營屢決大獄無冤縱者癸丑調署汝川縣事又署樂陽縣事雲陽多險灘瀾既東陽尤甚舟行易溺君鑿石平之嘉慶丙辰大寧邪賊起廣安民日夜望君回總督亦以川東北緊要徵君回廣安九月遂州邪教王三槐等倡亂往來鄰界君獻議大帥曰遠州邪匪勞動王帥川東北民受害已不小茲復擾擾嘉陵江以西東鄉太平等處賊黨橫行隘口水次更須嚴防卑州城內現設寨八十四座大寨約三五千戶小寨五七百戶及千餘戶不等卑職傳諭各寨首領五六寨為一團同團以二十里為度按戶排壯丁一名每月操練一次如有賊圍攻彼此互援辦理已有成局又古制寓兵於農今似可仿行查卑州額征糧五千餘石按糧一石二斗催募健勇一名每名全年的給工價銀錢二十千著令糧戶公捐每糧一石攤銀錢一千七百卑州約得鄉勇四千名遵照兵制操習行伍慎選舉貢生監為領隊逐日操演軍器由

官捐備火藥赴局支領並請委武弁六員來州教習鎗箭敵愾禦侮事竣論功行賞文武領隊以得秩議敘鄉勇或准作武生或酌賞銀自當人人奮勇爭先如此以逸待勞似可事半功倍若川北川東州縣均能一律辦理則處處有義兵戡殺逆賊無所逃遁首惡既誅黨羽必散矣奉大帥准行乙卯王三槐兩入境皆以防堵嚴密去丙辰五月又來州屬之金山場青崗場君率士勇禦之乃折回大竹梁山而逸六月川賊冉文份陝賊張漢潮等由清溪場通州境徐添德又由大竹鄰水入州焚掠八月王光祖由大溪口竄入河東九月張添德張子聰徐添德冷添德各賊分竄州境之河東西焚掠各寨民竭力防守城不可攻野無所掠賊知廣安嚴相戒勿犯州北老鷹巖者峭壁高州城數倍中間一窩約十餘里君曰此造物設險以護人若棄不守必為賊據賊據則挾建嶺之勢以臨我州城危矣乃亟商之樓尉集紳耆召匠築堡於是鄉民移居者踵相接為錫名曰安居城州城由是益固而民間牛馬器具糧食益有所屯積矣己未四月冷添德入境君督鄉勇對壘三日賊不進乃請參贊額侯督兵來州城冷賊於石笋河餘黨暨殆盡大帥入告額侯復爵而君名勞率殊圍軍功議敘加二級自後張子聰張添德包正洪以及各賊竄入境者不下二十餘次莫不望風走自丙辰至庚申凡五載廣安獨無恙若君設策保護功也是誠謚理順慶府知府事總督勸公以君團練得法通飭各州縣遵照辦理曰毋讓阮牧獨為好官辛酉五月州民張老五李合等以亂米起畔聚眾滋事君率壯丁親往捕治外委王家元破賊巢并獲役十餘名張老五李合自稱元帥總督發兵勦捕殺賊一百餘名生擒一百五六十名張老五李合藏山林君懸重賞鼓勵寨民搜山親擒首逆張老五徐悉平奉上諭知州阮和不能先事防範本有失察之咎但首逆張老五係其親自擊獲功過尚足相抵加恩免議處君因勞勩年齒衰邁遂告退君治廣安前後十六年署他州縣六年一本其父治通許者治之而在廣安盛遭賊擾艱難又復過之乃履險如夷卒能全城全百姓皆盡心愛民所致也去廣安之日士民如失所怙送者數百里始返歸祀家廟垂游久之凡祖墓歲必再三至視其碑漏察其燥濕事父孝夜嘗為父接足父母遺象朝夕拜之有微物必獻每視象若有憂喜色者輒應休養素惡分羹曰吾雖不能為張公慈姑待吾沒世可也嘉慶九年夏病卒年七十有四葬于某某之阡以軍功遇恩授奉直大夫父父母如其附妻夏氏繼妻梁氏子三長貽昆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妻葛氏出次經江都縣丞次為蜀國學生並梁氏出嘉慶十六年貽昆在京師乞元表君棠元之先自元末明初系出江西為同姓遂載筆焉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素志銘

君諱鶴書字東鏡先世居閩泉州曾祖式瑣遷福州閩縣祖應瑞父起龍皆以農業佐儒術起補縣學生君幼穎異家貧雖于文試輿高等宋文正公紀文遠公王文端公在閩皆賞拔之累不墜于鄉補歲貢生教授鄉里生徒業多習注講仙遊龍巖郡武潭平上杭書院皆有經法弟子多舉科名者君怡怡端謹

守身如玉。質直好義。交不逆詐。詩集數卷。古體沖淡。近陶章。今體綿婉。近白陸。嘉慶十五年七月。于支卒。年六十有五。以子壽祺官得封。妻亦封宜人。子三人。壽祺已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總纂。京察一等。記名御史。壽口壽口。皆儒業。壽祺幼被父教。文藻博麗。規畫揚馬。通達經傳。精究小學。康熙己未。乾隆初年。皆有鴻博科。儒術為盛。嘉慶己未。雖非制科。然如張惠言。王引之。壽祺等。擬之前人。似無讓也。願壽祺之學。皆出于其父之教。然則君之所學可知矣。壽祺為元門生。在都開計。星奔歸葬。來請銘其墓。銘曰。

君行履誠。君學通明。匪有金在。藏而教子。惟經。子顯揚其名。名重者勢輕。山靈氣清。鬱鬱乎佳城。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妻許恭人墓表

公諱枝生。字一鳳。氏曰孫。先世定遠人。明初有諱與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侯之從子。諱繼達。以行省都鎮撫守禦常州。賜田宅。是為武進孫氏。凡二侯。三指揮使。登庸司者百人。尚書慎行。尤以清望著。其傳世與明相始終。公會祖。封翰林院檢討。祖自儀。桂陽州同知。封翰林院編修。父諱康熙。辛未科進士。禮部主客司郎中。禮部公清官家貧。既沒。公尚幼。其從兄鳳飛。官廣西州吏目。公以諸生從之。廣西。許于許氏。公念門戶中衰。二親早棄。養親身。非學無以自立。乃下帷讀書。刻苦無間。晨夜體素。誠遂致疾。雍正九年四月壬子卒。年臘二十有六。嗚呼。公以望族。丁其祥。讀書勵行。天不假以年。無事業著述。表見于世。微乎微矣。然公之子若孫。以學行綴甲。名滿天下。交遊僑之。非公之隱德餘蔭。曷克及此哉。公妻許太恭人。以嘉慶十年六月辛未卒于其孫山東糧道任所。春秋九十有八。距公之卒。蓋苦節七十五年矣。太恭人以二十三歲而寡。乾隆二十四年。奉旨旌表節孝。今之節母。且致上壽。未有如太恭人者也。太恭人父建。宜興人。以舉人官廣西義寧縣知縣。無子。欲為太恭人擇婿。見公于鳳飛家。器異之。以為節甥。二年生子。又二年一鳳公卒。義寧君欲奪太恭人志。而以公之子為許氏後。太恭人誓且泣曰。女何不若兒孫氏。一綫不可絕。父無子。我當祀許于孫氏。義寧君知不可奪。從之。旋卒。太恭人以一婦人自粵西奉父及夫之棺以歸。陟嶺嶺浮湘湖。山林叢密。風波險惡。猿啼于晝。鬼獻于夜。太恭人抱孤子以泣。願連修阻。卒遂江左。奉義寧君棺葬于宜興。道公道遺言。厝棺于來世祖塋。病侍藥。不解帶者五月。喪如父禮。以贈嫁陽美田。易田于常州為祭田。奉春秋祀事。又以子官俸。置祀田于宜興。歸之許氏宗祠。孫氏歲時祭祀。必兼祀義寧君夫婦。以至于今。太恭人性於嚴廉儉。不苟言笑。不拜佛誦經。年近百齡。每奉壽觴。必戒曰。吾食半盂飯。即飽。製一衣著數十年。無受屬吏金幣為也。方太恭人之初歸江右也。先人敝廬。二開有半。炊煙滿梁。太恭人長夕操作。紡織織蓄。以易食。夜篝燈課子讀書。子有過。必責之。責必哭。教孫學。亦如之。嘗反鍵書室。自隔納食。故學行迄有所成。嗚呼。方在粵西。孫氏之系不絕如縷。非太恭人矢志撫孤。力資教學。又曷克及乎此哉。公于名勳。中乾隆癸酉科舉人。句容縣教諭。載取河曲縣知縣。署渾源州直隸。

君諱威。字若李。號旭軒。先世出鄭世叔。唐末遂始自周。始從闕王入閩。至宋文肅孫桂。又自建陽至長樂。康熙開高祖鍾元。為耿逆所掠。遂家福寧。著籍霞浦。曾祖勝岳。生員。早卒。祖增州。鄉飲賓。父給。生員。以孫貴。誥贈奉政大夫。母程宜人。晚生君。故尤鍾愛。年十八。始鄉學。下筆驚其長老。試輒冠其曹。屢為學使者所器。然卒不遇。以明經老。君性孝。侍贈公病。無倦容。祭必泣。素不習書。為家言。以葬贈公。遂通其說。母程晚喜飲酒。左右必盡歡。有女弟早寡。割宅宅之。為之立後。居平課其子極嚴。光瓚成進士。歸令授徒。禁與外事。將調選。則教之曰。吾上世皆積行累善。汝無以吏事害其家聲。既而選漳州教授。則又諭之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汝勉旃。造叔子光輝。以進士官翰林。歲必以金畀之。曰。詞臣清貴。毋以行傍人門戶。及為御史。以事降官。君乃頌命之歸。晚尤愛交友。種花果。垣自無城府。暇則為文酒之會。談先世勤儉孝弟。則聲譽不倦。年七十有二。自營生。曠時。之司容表聖。嘉慶十年閏六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九。例授修職郎。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曾封奉政大夫。妻王宜人。繼葉儒人。子四。光瓚。庚子進士。福州府學教授。光繼。勅封儒林郎。光輝。己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皆王出。光瓚。葉出。孫六。大劍。大鎔。皆廩生。大鏞。大琛。皆附生。大芳。大謨。

沁州事。孫三人。長星。行乾隆丙午舉人。丁未科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改刑部主事。陞郎中。授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今官山東糧道。次星。衡。河南候補縣丞。署洛陽縣典史。次星。衡。直隸候補布政司經歷。署安州州判。一鳳公初以子官勅贈修職郎。句容縣教諭。後以孫官誥贈奉直大夫。刑部直隸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曾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太恭人初勅封太孺人。曾封太宜人。太恭人。嘉慶十年冬。附葬一鳳公墓。墓在常州府某地之原。

誥封奉政大夫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表

君諱威。字若李。號旭軒。先世出鄭世叔。唐末遂始自周。始從闕王入閩。至宋文肅孫桂。又自建陽至長樂。康熙開高祖鍾元。為耿逆所掠。遂家福寧。著籍霞浦。曾祖勝岳。生員。早卒。祖增州。鄉飲賓。父給。生員。以孫貴。誥贈奉政大夫。母程宜人。晚生君。故尤鍾愛。年十八。始鄉學。下筆驚其長老。試輒冠其曹。屢為學使者所器。然卒不遇。以明經老。君性孝。侍贈公病。無倦容。祭必泣。素不習書。為家言。以葬贈公。遂通其說。母程晚喜飲酒。左右必盡歡。有女弟早寡。割宅宅之。為之立後。居平課其子極嚴。光瓚成進士。歸令授徒。禁與外事。將調選。則教之曰。吾上世皆積行累善。汝無以吏事害其家聲。既而選漳州教授。則又諭之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汝勉旃。造叔子光輝。以進士官翰林。歲必以金畀之。曰。詞臣清貴。毋以行傍人門戶。及為御史。以事降官。君乃頌命之歸。晚尤愛交友。種花果。垣自無城府。暇則為文酒之會。談先世勤儉孝弟。則聲譽不倦。年七十有二。自營生。曠時。之司容表聖。嘉慶十年閏六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九。例授修職郎。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曾封奉政大夫。妻王宜人。繼葉儒人。子四。光瓚。庚子進士。福州府學教授。光繼。勅封儒林郎。光輝。己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皆王出。光瓚。葉出。孫六。大劍。大鎔。皆廩生。大鏞。大琛。皆附生。大芳。大謨。

君諱威。字若李。號旭軒。先世出鄭世叔。唐末遂始自周。始從闕王入閩。至宋文肅孫桂。又自建陽至長樂。康熙開高祖鍾元。為耿逆所掠。遂家福寧。著籍霞浦。曾祖勝岳。生員。早卒。祖增州。鄉飲賓。父給。生員。以孫貴。誥贈奉政大夫。母程宜人。晚生君。故尤鍾愛。年十八。始鄉學。下筆驚其長老。試輒冠其曹。屢為學使者所器。然卒不遇。以明經老。君性孝。侍贈公病。無倦容。祭必泣。素不習書。為家言。以葬贈公。遂通其說。母程晚喜飲酒。左右必盡歡。有女弟早寡。割宅宅之。為之立後。居平課其子極嚴。光瓚成進士。歸令授徒。禁與外事。將調選。則教之曰。吾上世皆積行累善。汝無以吏事害其家聲。既而選漳州教授。則又諭之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汝勉旃。造叔子光輝。以進士官翰林。歲必以金畀之。曰。詞臣清貴。毋以行傍人門戶。及為御史。以事降官。君乃頌命之歸。晚尤愛交友。種花果。垣自無城府。暇則為文酒之會。談先世勤儉孝弟。則聲譽不倦。年七十有二。自營生。曠時。之司容表聖。嘉慶十年閏六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九。例授修職郎。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曾封奉政大夫。妻王宜人。繼葉儒人。子四。光瓚。庚子進士。福州府學教授。光繼。勅封儒林郎。光輝。己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皆王出。光瓚。葉出。孫六。大劍。大鎔。皆廩生。大鏞。大琛。皆附生。大芳。大謨。

門讀書通治理服官數十年有功於河淮者為多。洪澤湖五壩龍門水誌。舊以上游正陽報水誌長落尺寸為準。乾隆二十九年。公官山旣通判。湖暴漲而正陽未報長。且亦有正陽報長而湖不漲者。大府委公勘之。公徧歷各縣。歸呈圖說曰。准出桐柏千里至正陽。所并之水已多。正陽長落。固可為誌。但正陽以下。額肥洱洛。天英諸水雜注之。乃至懷遠縣。又下則有渦灑游東南。深月明湖諸水注之。乃至臨淮縣。又下則有沱滎濉四水注之。迄于旣臨縣。所并諸水。額尤大。若正陽以上水未長。而額諸水驟長。湖必漲。正陽不知也。正陽報長而額諸水不長。准至正陽下。且將倒盈諸水之料。而後進。迨歸湖十僅二三。是以湖不與正陽相應也。宜增設快遠臨淮兩誌。椿與正陽相證。乃不債事。大府用其言。請以行。故今懷臨兩誌椿之設。自公始。公赴豫工時。阿文成公與河督議改河之策。決計于公。公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壩所能當。欲逆挽歸正道。難矣。今但于南岸上游百里外開引河。則不與急流爭。其全勢易掣。以逸代勞。此上計也。文成公始定計開闢引河。至商邱歸正河。以公總其事。功以成。得旨嘉獎。擢開歸道。公管南岸工時。新引河既成。溜逼甚險。乃復請于儀封十六堡。增開引河。曰。史邨歸河。達大河。夏水發。果分為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繞儀封舊城之南。達所增引河。又于毛家寨。請增築月隄。長餘丈。隄汎七堡。建挑水壩。溜勢乃暢。下無潰決。自公管南岸。駐工防守。迎溜決幾者二十餘處。皆急護無患。五十三年。官河北道時。屢奏安瀾。公測河勢。知將有變。乃請于銅瓦廂工。大隄後。增築捍隄二百四十丈。河督蘭公第錢。以為歲修有定款。險在臨時。今非時。無故忽興大工。難之。公固請乃行。次年夏。銅瓦工內塌決。不移。請調任河督李公奉翰。初視河曰。奈何。公曰。若待其塌。透必大決。決則全河頓徙。今當于隄之下口。新築捍隄。內掘數丈。使水迴溜而入。入必淤。淤則大隄撐隄合為一。是河直注之力已殺。而隄可保。河督從之。隄合而險平。河督曰。君之所以出奇制勝者。在前此之預築隄也。公前官銅沛時。亦決下游。使水迴溜停淤。兩隄合。一是公善用放淤平險之策也。又宿虹之夏家馬路。黃運交信。公親擇其險。與河水淺將漫。隄公往舟中。效黃河清水龍法。疏河底之淤。隄乃安。徐州城外增築石工。石磯增增爛石工。城乃無患。衛河水弱。漕艘不利。公請掘地千二百餘丈。引決挾濟以助衛河。其他畫策。領患者不可悉數。公嘗論治河之道曰。河行挾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勢。曲以殺其威。無廢工而不可備。無爭土而不可讓。守此岸則慮彼岸。治上游則防下游。皆名言也。公官宿虹時。立捕蝗法。率官弁按鄉搜撲。蠲盡而民不擾。於其去也。民爭送者萬人。守節。懲鈔關胥吏苛索之弊。嚴申禁令。凡空船者不征。人載。但稽其人。舟載稅百錢。舟大者一再倍為限。商旅便而稅亦無缺。觀察河北時。修書院。延師課士。增膏火。贊輯三郡志。書其他諸善政。不具書。其治淮事之大者。公元配吳氏。封恭人。子二長。登。戊午科舉人。側室劉氏出。次。劉。側室姚氏出。十一年六月十四日。葬於城西下家墩新墓。元與公弟仁植。為同年舉人。又與公弟子。為同學生。營請為碑。銘。既葬而卒。十二年秋。乃踐諾為銘。其辭曰。

聖經室二集卷六

山東分巡齊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揚州郡城。垂三百年之舊家。以官績著者。唐氏其一。唐先世由秦州遷高郵。復遷江都。八世諱虞。明進士。虞生明獻。明獻生之日。天之天。官靈山縣知縣。生詩。詩為之日。後詩生六子。紹祖。繼祖。皆官翰林。綏祖。由舉人知縣。歷官江西湖北巡撫。兩湖總督。綏祖生辰衡。乘衡。辰衡歷官至巡海道。生侍陸。乘衡早卒。總督公命侍陸為之後。即克沂曹濟道芝田公也。公字贊宸。又號梅庵。幼讀書。補廕。生隨總督公任。習奏牘文案。屢試未第。乾隆二十六年。陸生引見。以通判用。二十九年。發南河。三十年。題署山旣通判。三十二年。實授通判事。署宿虹同知。三十六年。調裏河同知。復調銅沛同知。暫署外河同知。三十七年。仍以銅沛管外河事。四十年。以在工屢著勞績。舉卓異。四十二年。陞湖北鄖陽府知府。四十五年。丁本生母劉夫人憂。四十七年。服闋。將入都。時河南青龍岡屢築屢圮。阿文成公特奏公精明強幹。熟悉河務。請旨發河工。途次得旨。巡赴河南。四十八年。以河歸故道。擢授開歸陳許道。四十九年。丁母孔恭人憂。五十一年。奉旨署河南河北道。五十五年。丁本生父憂。五十七年。補山東運河道。秋。調克沂曹濟道。五十九年。以失察前曹縣民毆斃民案。降級調用。遂以病歸。不復出。嘉慶九年十一月朔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二。公生名

浩浩洪河，湯湯淮水，履之測之，知水之理，瀉之養之，曲彼直此，民田民居，河淮之東，決則為害，治則為功，受其益者，孰知唐公公若不歸，將總河政，情未竟展，居里而病，清白之家，終焉無說，鬱鬱新阡，公所自卜，若斧若房，拱茲幸木，勒碑刻銘，拜者來觀。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唐君藻志銘

君諱仁植，字凝厚，號柘田，先世由常州遷泰州，復遷高郵，再遷江都，曾祖詩，康熙甲戌進士，累贈太常寺卿，湖北巡撫，崇祀鄉賢，祖綏，康熙丁酉舉人，由河南封邱縣知縣，累遷至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父辰衡，由通判歷陞雲南迤西道，生子三，長仕謹，官潮州鹽運司運同，次侍陞，由恩廕生官河南開歸陳許道，彰德懷道，山東運河道，兗沂曹道，君其季也，君生而英敏過人，讀書善記，善屬文，事親孝，家庭有制度，隨任迤西各郡，讀書之暇，講求吏治，幕中諸老宿，僉曰：此名家千里駒，始有宿根，乾隆庚子，丁內艱，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君以國子生獻册，召試列二等，賞綵緞荷包，尋中丙午科舉人，丁未成進士，殿試二甲，授浙江饒州府知縣，饒僻地，君捐俸葺書院，增膏火，講明禮教，修節孝祠，以彰風化，仁聲洋溢，治行稱最，調任仁和，為省會首邑，君審案定讞，士庶之畏懷者，一如在隸時，有唐青天之稱，尋丁外艱，服闋入都，簡發江西，補樂安縣，調豐城縣，豐城濱大江，多水患，君修堤以資捍衛，歲甲寅，以失察事落職，家居數年，庚申，就教職，選全椒教諭，值江南高家堰及山圩五壩役工起，遂以通判投効南河出力，加同知銜，乙丑安東縣陳家浦工起，君以熟諳修防，留工遣用，工竣，授通判，戊辰，署商廣通判，時桑家堤馬家坊險工屢出，君晝夜築堤，得無決，踰年，實授，尋署懷慶府黃沁同知，沁水瀑漲，武陟埽幾破，刷君率兵夫馳救，得無決，加知府銜，壬申，實授黃沁同知，十月，調開封，北河同知，復保關陽十五堡之險，護河北道印務，擢署開歸陳許道，戚友有以君之伯兄曾任此官為言者，謂今昔情形不同，河工全在應變，非若地方事有一定準繩也，是年下南廳之黑岡工甚危，君晝夜防堵于烈日寒雨中，屢枵腹不得食，險始定，洎睢州決，大工興，舉君總稽出入，往來兩壩，積半年之久，眠食幾廢，合龍後，蒙恩賜按察使銜，而君力亦既瘁矣，丙子，署河南按察使，君素有疾，至是感冒加劇，遂請解職，丁丑，蒙諭旨回籍調養，歸江都，是年長子錦，捧檄至豫，君誠之曰：吾家世受國恩，祖孫父子，皆蒙祿養，今年力衰，未能報汝其他之且，汝曾祖任封邱時，上邀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超顯秩，汝初膺民社，適亦在茲，當承承道緒，毋墮家聲，觀君之言，可以為世家教子弟之法，君生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卯時，卒于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子時，年六十有九，元配宋，誥贈淑人，繼配李，誥封淑人，側室錢，君生四子，長錦，河南通許縣知縣，次璠，國學生，早卒，次琦，國學生，次鏡，候選知縣，女子子二，長適同里，試用縣丞秦，次適紹興，候選鹽場大使陶德華，孫二，女孫三，君與余同年，舉于鄉，余撫河南時，奏君權臬事，且訪輿論，知商虞蘭陽武陟黑岡之不決者，君之力為多，嗟乎！洪河浩潮，障之極難，其決也下傷民生，上勞國計，余過睢州，見決堤跡，心傷之，然則于將決未決

時，能履保之勿決者，其力巨矣，君之可傳者在乎此，余知君，故為銘曰：君之兄弟，皆治河渠，功留保障，法密鑿疏，君于豫岸，捍之無虞，非君之力，大梁其魚，曲突焦頭，相較何如，德隆後嗣，封樹待諸。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劉君名台斗，字建臨，星槎其號也，先世蘇州鹽運使，曾祖諱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康熙甲午副榜，父世葵，貢生，靖江縣訓導，兄台拱，字端臨，為世名儒，君少而敏悟，由本縣學生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嘉慶己未會試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君傳經學于其父兄，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通籍後，持服家居，講求尤確，服闋，兩江總督鐵公，河帥徐公，奏留南河，協塞減壩，工竣，得功，奉旨以同知用，會黃河南溢入射陽湖，衆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君作黃河南趨議千餘言，駁之，上之總督曰：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進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湖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淤，此難成者一也，現行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下壩上潰，未見其暢流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堤，又須于清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堤，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瀦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滔滔下注，久當涸出，五壩之水，不當停積中流矣，謂之為湖，其形必如孟如釜，外仰內凹，故水滿則溢，水平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瀦激者，以瀦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為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流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壩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年之後，必淤阻，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尚且淹漫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為黃水之道，則清水去路，為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開河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為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為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過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清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于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就下之勢，必入興化

事恆樂爲之。修京師揚州會館。獨捐數千金。又修歙縣洪橋。鄭氏宗祠。上律寺。遠祖海公宗祠。置香火田。建祖父江寧宗祠。三置祭田。由縣立案于府。又督族族譜。舉親族中婚葬之不克舉者。建親樂堂于揚州宅後。子姓以時奉祭。嗟乎。席豐厚者無足重。重乎孝義也。不以其財助鄉里。有益于人。之善事。不以其誠爲睦鄰。任卹之正事。卒之不豐不厚。求一事銘墓者不可得。所謂孝義者安在。若先生者。其始庶矣。先生總司職事十餘年。諸授通議大夫。候選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萬壽。加一級。召預千叟宴。賜御製詩及粟帛。又以輸軍餉一萬兩以上。議敘加五級。覃恩誥封中憲大夫。刑部山東司員外郎。生于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十日。卒於嘉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子二。長。瀆。附貢生。候選州同知。次。宗。汝。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孫三。兆。玉。候選州同知。兆。珏。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誦出。兆。理。大理寺丞。宗。汝。出。曾孫六。烜。烜。烜。熙。下。於嘉慶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與其配吳恭人合葬於江寧之南鄉琵琶井。因伐石而系以銘曰。黃山鎮山。廣陵林陵。鄭公之鄉。人以德與。孝祀以度。善義力勝。富而好禮。昔賢所稱。革薄積厚。人所罕能。用綏眉壽。老年以登。子孫繩繩。施于重曾。既安。惟靈所憑。藏此貞石。風塵春歷。

董處士墓表

君諱孝源。字雨川。先世義烏。明季遷鄞。祖某。州判。父某。國子生。有孝行。勵學。與妣孫孺人相繼卒。君纔六歲。居喪如成人。以祖母陳命。依季父居。季父嚴。以君力學不事生產。出之外舍。有地數弓。乃益發書讀之。從師游。遂通小學史漢。旁及百氏。既壯。舅陳。明經。廉知孝友。妻以女。復以舅爲師。然不事舉業。嘗曰。吾先人以隱居著書。不求官達。今有書有田。復奚志哉。由是入則橫經。出則負耒。歲以其入。關親黨之貧乏者。有券至四百緡。悉燒之。復力疾修遠宗墓。雖困踰不顧也。戊午。槐以儉行第一。入太學。明年考取武英殿校錄。秋。順天鄉試中式。聞主君已疾。頓首入曰。吾殆不起。異日當助兒以酬浮崇實。勿替祖父之訓也。疾竟卒。年六十七。子一。槐。女四。表曰。

古獨行農而土。帶挂經室懸棺。存爛。絕估修。老能教。長可紀。式。錄。訓。生。才。子。銘。既。藏。表。足。祝。崇。善。良。告。悼。史。

江都凌君上敬傳

凌士職。字禹臣。其先世江南泰州人。明海樓會都御史之後也。海樓諱儒。明嘉靖癸丑陳謨榜進士。有直聲。言事遭廷杖。時論盛之。事詳明史。著海樓集。士職祖。康熙乙卯科武舉人。官古琅所千總。父。國。子。生。工。詩。文。屢。試。不。第。授。生。徒。于。郡。城。因。家。焉。士。職。遂。爲。江。都。人。幼。孤。貧。身。親。勞。苦。手。足。胼。胝。以。力。養。母。妻。張。氏。亦。紡。績。以。佐。之。家。稍。成。立。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卒。喪。葬。盡。哀。禮。有。同。產。兄。八。人。皆。悌。敬。備。至。生。養。死。殯。悉。資。助。之。而。自。奉。則。甚。約。故。人。皆。以。孝。弟。稱。之。士。職。讀。書。識。字。僅。記。姓。名。性。和。易。無。急。言。遠。色。里。閭。有。爭。輒。以。微。詞。解。之。爭。者。斂。手。退。曰。長。者。言。不。可。違。夫。以。布。衣。居。鄉。里。未。有。勢。利。加。于。人。而。

人皆聽之。非其生平性行。積誠以動人。何人折服之深也。士職自悔幼失學。遂教其子讀書。嘉慶十一年辛酉。年八十有四。仲子。際。博。覽。工。文。詞。治。經。傳。不。爲。俗。學。從。父。教。也。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編修諱維輝。字璞齋。又字遠峯。江蘇長洲人。彭氏爲蘇州之望。定求官翰林。修撰。其孫。際。亦。由。修。撰。歷。官。兵。部。尚。書。世。所。稱。祖。孫。皆。會。元。狀。元。者。也。際。豐。生。紹。成。貢。生。紹。成。生。希。洛。乾。隆。丁。未。進。士。官。御。史。力。行。善。事。歲。饑。輒。平。糶。捐。貲。繕。育。嬰。堂。歿。祀。鄉。賢。希。洛。生。維。輝。五。十。日。而。其。母。陶。恭。人。歿。維。輝。幼。頌。十。歲。從。父。官。京。師。稍。長。工。詩。文。嘉。慶。三。年。順。天。鄉。試。中。式。南。元。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初。授。兵。部。尚。書。吳。江。金。士。松。孫。女。繼。娶。南。河。總。督。平。湖。吳。璣。女。七。年。歸。蘇。州。八。年。在。清。江。十。年。入。京。師。任。館。職。是。時。淮。南。屢。被。水。災。編。修。與。徐。侍。御。寅。亮。等。在。京。師。捐。募。白。金。屬。友。人。至。淮。南。村。墟。活。餓。者。甚。衆。冬。十。月。奔。父。喪。致。哀。毀。十。三。年。服。闋。入。京。充。國。史。館。文。穎。館。協。修。夏。六。月。上。試。翰。林。八。人。于。南。書。房。編。修。列。第。五。賞。紗。緞。皇。帝。五。旬。萬。壽。獻。文。冊。蒙。獎。賞。紙。筆。是。年。得。略。血。疾。冬。十。二。月。九。日。竟。以。是。疾。卒。年。三。十。有。二。是。可。哀。也。編。修。儀。度。玉。立。性。仁。厚。端。謹。有。志。概。接。三。黨。以。誠。家。世。積。善。濟。貧。恤。廢。戒。殺。放。生。敦。勉。不。怠。文。筆。清。麗。讀。史。森。古。人。方。當。樹。聲。詞。苑。世。濟。忠。美。乃。忽。天。折。而。死。子。疑。福。甫。四。齡。亦。歿。妻。吳。孺。人。諱。懷。珍。性。善。慈。勤。夫。及。子。亦。相。繼。卒。或。疑。作。善。而。不。獲。報。其。善。有。未。至。耶。非。也。論。語。曰。死。生。有。命。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而。天。愈。于。不。仁。而。壽。者。且。仁。者。非。責。報。于。天。而。始。積。善。也。不。然。顏。子。何。不。得。天。命。哉。揚。州。阮。元。爲。編。修。已。未。座。師。哀。其。亡。也。于。其。葬。紀。以。銘。曰。

臧拜經別傳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賈。康熙間。有與閩百詩同時。老儒玉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詔。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抱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于學士。學士驚異之。于校經與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所。青浦王侍郎祀。金壇段縣令玉。講學術。錢公王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蘭。嘉慶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三年。纂誌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校刊于板。而臧氏經義雜記諸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誌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誌。校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萬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存。編。修。其。彥。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柳。太。守。未。經。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關。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

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延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沈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績其高祖將絕之學俯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友乎其為學根柢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為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亦稱之用筆固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敘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潛王之說閩縣陳恭甫編修詩歌為絕識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為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宋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干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二卷訂謬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為輯韓詩者衆矣此為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于人元初因寶應劉端臨台拱繼交拜經十年之間予我乎館者為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為副本以原本還其家敏玉林先生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焉顧儒林為國史文體宜備乃復述所未盡者為別傳以告後之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誌銘

君諱鐸字鳴于漢陽縣人父遵王伯兄劍歷任南陽尉氏知縣君幼佐兄理吏事習政治捐納鹽場大使分發浙江歷青村場許村場權諸暨縣知縣調平湖縣大計卓薦擢杭州府西海防同知君明敏和正所治之縣皆有益于民未嘗妄刑一人幸諸暨伸十餘年未發之冤人情快之平湖水鄉故多盜賊君能弭之每課書院皆捐廉以資膏火海塘鉅工修防誠實予再莅浙方將倚君治大郡之事而君以嘉慶十四年正月乙酉卒生於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二妻吳宜人先卒子文瀾戊辰進士分發福建即用知縣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地之原乞銘其墓余以君廉靜篤實善治民從余治浙事者八年矣歿之日吏民皆惜之曰好官如路公何遽死豈余私言哉遂銘之曰

個個無華安靜吏月計有餘民乃治不緣飾以媚世不逸惰而廢事安得如君置有位君德有餘蔭後嗣歸葬漢南視銘字

諒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陳君諱遇清號瑞庭先世出穎川宋平章事奉國公某之後十三世祖明河南參政有治河功十二世祖官祭酒諱文莊事具明史居華亭之南橋今奉賢地曾祖慈明季杜門講學祖祖壽父基貢生基三子君其長也君生儼儼善讀書年二十一補華亭學生國子監生以父老歸家口益衆與南弟折居恭詳包之

風築室於舊居東南以奉親親病時君訪醫進湯液惟謹不解帶者經年父母相繼卒君哀毀骨立立憲窳窳靡不誠怒族之人秀異者造就之其有貧乏殯葬不給有急難者仗助之生平未嘗謁公庭丙子邑大祿君倡賑粥十里為一版版有紳士而君為之綱所居奉賢為分邑無學宮縣令廉君高誼諸於君首捐千緡事遂集居家教子弟以法廷名師禮意俱備丁酉季子廷慶授桃源訓導令律書構屋數楹如諸生是年廷慶中式癸卯長子廷溥中式己酉廷慶以員外郎充山左副主試君教以恪矢公慎俾得人為報稱明年廷慶典郡天陪垂問父母兄弟廷慶對臣有父母年俱六十八歲兄廷溥舉人上曰爾既有兄登親正可廉慎供職報効國家廷慶叩頭謝七月廷慶迎養至辰州君諭以勤補拙以儉養廉數年之間大吏以廷慶為能者君有以訓率之也甲寅夏患瘧滯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二君性嚴峻而仁孝於族尤加意祖塋祠宇歲必葺之又其修築浚渠飯餼衣凍糶之事不可殫舉虎谿書院添設講堂廊舍聚奎樓以及脩脯膏火其大焉者也尤精琴藏書晝晚繪耕讀圖一時如沈宗伯德潛王光祿鳴盛多為題詠其隱居之志殆有素焉以子貴例贈朝議大夫妻顧氏諱封恭人恭人為同邑南陵縣訓導級之女性端恪幼不苟言笑動合禮法母陳授內則列女傳涉口成誦父以為女職治酒漿習織紉而已因不復歲年二十一歸于孀君事舅姑盡婦道能先意承志佐孀君讀書教行暇事女紅自孀君君偕厥孀立學宮家事悉以委恭人恭人整齊肅肅繼曲周到為二子延師必酒肉豐潔三下四下皆籌課讀也先是族有無後者議以廷溥繼之已而易他人其家將以質之半貽廷溥恭人以義卻之戊戌父南陵君卒孀君歸自京經其喪恭人致其哀廷慶之授教官也恭人謂之曰當正身率行仕學兼勉勿謂冷曹不足為也是後遇恩眷必為焉丙辰廷溥舉孝廉方正戒之曰此特科毋以虛聲貽誚廷溥因力辭不赴恭人素敦六行其調御親黨一如孀君嘗以君遺命捐義田五百餘畝修祠墓葬地及贍同祖五世之人米布以饜母妻兩黨均有教養之資嘗有九喪未葬者特畀重資以濟之丁卯十一月以疾卒於家年八十有五先是孀君卒葬於柘林之魚塘溥光字圩至是附焉禮也非躬行孝義德符梁孟曷克有此宜乎子孫食報之未有艾也子三廷溥舉人候選大理寺丞加一級改授內閣中書廷慶由故貢成進士庶吉士改廣東司主事選員外郎己酉山東副考官湖南辰州府知府署辰永沅靖兵備道女二長適貢生張鴻圖次適候選按察司經歷夏必達孫三泰熊慶生泰較泰彪曾孫二光裕光璇

武康徐母周孀人傳

子督浙學三年于湖州府賈儀行生一人曰徐熊飛熊飛少孤寒力學事母孝文筆斐然越三年子撫浙聘熊飛為平湖書院院長熊飛母死泣以行略聞為傳之曰徐母姓周氏武康人而明慧四歲幸經成誦隨諸兄入塾讀書春秋左氏傳資治通鑑皆能覽之年十九歸武康徐氏時熊飛父喬寓上柏賣藥授生徒甚貧熊飛年十四父卒無以為教母鬻破屋治喪葬借鄰人草屋攜子女居之口授熊飛經使為童

子師已則非夜貼錫鐵籍以易食。貼錫者磨錫爲紙，便製冥錢，籍籍者資山商裝茶筴皆苦而值微者也。母多寒手龜坼，脂補之，氣蒸蒸從凍冰出，夏蠶蟻集腐，亦非少報。徐母之商家亦衰，就養于徐母，晨易米一升，煮爲糜，浙其成粒者奉母，餘以豆屑野菜糝雜，與子女分食之。歲饑行販，母不就販，曰：吾能餓死，忍寒杖，向里正乞活耶。熊飛既長，爲學生員，館于平湖，歸輒索其饑，見與人論學書則喜，否則訶責不少容。或爲謀遷居，平湖曰：先人墟墓皆在此山中，不可首邱邪。熊飛名日重，授經多束脩，母乃贖周氏老屋之半爲居，奉徐周兩姓木主，命子姪歲時祭之。知平湖縣事李府君，贈熊飛以金，母喜曰：此廉吏金，當爲吾置棺。嘉慶六年十一月初九壬午，母卒，諱稱英。

論曰：母以舊族耐勤苦，支兩姓寒寒之祚，教子學成，可謂賢矣。不然，貼錫籍籍，薄業也。茅屋豆粥，貧媪也。死則死耳，學士大夫，烏得譽其事而稱之。歐陽公母以藜藿地，貧者學也。故備述母勤苦之事，知熊飛所推心飲泣而欲著表于世者，正在此也。

宋母高太孺人傳

嘉慶元年，予奉命視學兩浙，以經學詩古文武士于平湖，得宋生爲弱，根柢深厚，不爲俗學，而賞拔之。又三年來撫浙，招生課子弟及子，是秋生領鄉薦，明年應禮部試，兩歸前一月，其大母高太孺人嬰疾卒于家，生以家孫承重，列狀來請爲傳，因得背北路，按狀，太孺人姓高氏，系出渤海，曾祖士奇，受仁廟特達之知，世所稱江都廢事是也。祖輿，以編修供奉內廷，父信，候補州同知，母樊氏，實生太孺人，七歲從女師授毛詩，左傳國語，戰國策，列女傳，輒通大義，遇貞烈節孝事，尤樂道不厭，父性嚴峻，好潔，能先意承志，不辭勞瘁，以是絕愛憐之。年二十，歸宋藥房先生，先生諱英，爲桐鄉令族，績學敦氣，誼事二親，以孝聞，兄弟八人，仲兄某，官翰林，叔兄浚谷，主政兵部，家聲方振，而太孺人躬習勤苦，不假婢媪手，隨諸婦似問安視膳，無失時，無倦容，病侍湯藥，夜不交睫，焚香籲天，請以身代，舅姑先後歿，哀毀不欲生，遂得痰嗽疾，終其身不復癒，曾藥房先生以荃之獄，皆廢入蜀，編三十七年，太孺人以紡績所入，課子讀書，學成名立，既補弟子員，卽遣入蜀省視，先是浚谷兵部無子，病中欲以弟之子爲後，並馳書蜀中，亦許之矣。太孺人初以獨子難之，及兵部歿，慨然曰：吾夫安知不卽歸時姑從其言，第他日吾重有望于吾子，今若驟富，必廢學無已，以所遺財與諸子姓分之，庶可繼也。其持大體類如此。乾隆乙巳，藥房先生蒙特恩釋歸，明年抵里門，白頭相對，諸孫林立，里鄰傳爲美談，且謂先生入蜀後，所以再新門庭者，皆太孺人力也。又四年而先生歿，太孺人又後先生十三年而歿，享壽八十歲，子一，鴻猷，桐鄉邑庠生，兼承兵部宗祧，孫五，爲躬，庚申舉人，爲欽，爲均，爲發，均皆諸生，爲兵部後。

論曰：晉書稱韋母宋氏，與夫在徒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諷誦不輟，晝則樵採，夜則教誨，遺後仕爲太常，母年八十，視聽無闕，猶設講堂，隔紗幔授經，誦文君，今宋母以青年丁家難，夫婦啜離，在數千

里外，歷三十餘年而復合，中開門戶，楹柱，以一弱女子任之，教子教孫，皆成立，噫嘻，何其難也。視韋母，蓋跡異而心同者與。仰聞藥房先生，就逮蜀中，非其罪也，徒以兄故，慷慨赴義耳，世以是多之，易曰：恆其德貞，若朱母者，又能成夫子之德者矣。

淨因道人傳

淨因道人者，余老友甘泉秋平黃居士文鳴妻也。父張堅，甘泉公道橋北湖儒者，母徐氏，北湖坦菴先生曾孫女，道人幼讀書，習詩禮，知孝義，兼工繪事，夜觀恆星，皆能指而名之，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賊黨咸呼之曰：趙五娘，用琵琶記故事也。其孝可知，居士雖于文，爲里中老宿，屢不第，家貧，以館教自給，道人常典簪珥以爲炊，或以畫易米，與居士相偕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舅姑歿，寫借隱圖以寄意，乾隆歲丙午，饑甚，居士有貧友來投者，道人解衣衣其妻，而自忍凍分米爲糜以食之，吳梅邨祭酒之孫貧，饋于竹西路，居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長官慕道人，求見其詩者，閉門謝曰：本不識字也。曲阜衍聖公尚幼，余薦居士往爲之師，道人與居士以六十自壽詩相倡和，由左傳傳之，居士長余二十七歲，余童時卽見居士，道人于掃垢山房，歲癸亥，適二老來西湖，扁舟涉江，登虎阜，汎鸞，湖皆有詩，余于署中開別館居之，每二老出游，竹輿小舫，秋衫白髮，蕭灑于湖光山色間，余內子孔弟暨長子婦，道人經其喪，勞且哀，季冬居士歸，道人以微病卒，僕媪鄰婦來相擁而哭，感其仁質，血滿地，不知誰者，道人卒，年六十有七，所著綠秋書屋詩集五卷，子二，金寶，盛其家諱稱因。

論曰：程子引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以證雖餓而民稱也，有以哉，道人之賢孝且慈，且貧，異矣，非然者，吾烏得而稱之。

鮑姑辭敘

鮑姑爲元祖考之長女，與元考同爲江祖妣所生，適江都鮑公雲書，事舅姑甚孝，鮑公歿，命婦于外舍，俞婦者，某縣尹之妾，乘其尹死，挾貨而逃者，也以故舅姑不許之入室，俄尹之子訟鮑公，鮑公畏罪，挾婦入京師，舅姑漸老病，家亦漸貧，家事賴于姑，姑致力爲養者二十餘年，鮑公廬以醫，自給于京師，久之入太醫院，爲八品吏目，俞婦生子永觀，乾隆五十年，始迎姑入京師，俄鮑公卒，姑歸揚州，姑無居室，于是元考迎姑居于家，及元官內外，舟輻所至，皆奉姑，無少離，永觀一足病，孺卒，生子三子，皆性落拓，不能有所業，姑是以不能終于阮，道光二年正月十日，卒于廣東節署，年九十有二，柩歸揚州，姑性仁厚，知禮盡孝，其生平大節，在力奉舅姑，生養死葬，三黨所共稱也。先是俞婦已與鮑公同葬，姑常命曰：我死當別葬于北鄉，故元不爲墓文，姑九十歲時，有撰鮑姑辭爲壽者，引列女傳宋鮑蘇妻女宗爲比，鮑蘇仕衛，有外妻，女宗在宋，養姑貞，一去，宋公表其閨曰女宗，劉向列之爲傳，以今擬古，事極相類，且同鮑姓，爰爲敘

以誌之。

女婿張熙女安合葬墓誌

余之女子子安孔夫人所生。余得一古鏡。有孔靜二字。遂字之曰孔靜。幼明敏。未嘗習鍼黹。師錢塘龐厚民讀書。師奉新劉蒙谷學畫。其詩受教於父母者為多。頗能析理。泰景年十三。許聘江都張熙。熙字子興。又字定江。翰林給事中。譽之曾孫。賜三品銜。約之子。是厚民又館于張氏。與武康徐雪處。送教熙。熙性沈靜和厚。不妄言笑。詩亦有法。十五六歲時。得肝風疾。時疾時已。嘉慶二十五年春。熙年十八。其父命隨其歸。歲來粵東。資余署中。且讀書受余教。雖新婚。而內外有兩書室。各讀書賦詩不少。慨熙以嶺南草木物產考之古籍。頗著於篇。又自以鑄溪巨石。雕為硯山。曰臨瀟秋色。給事本籍臨瀟。乾隆甲子。陝西解元也。十二月。熙肝風病發。甚劇。道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卒。是時安年二十。初有娠。哭幾死。家人以嶺路遠。勸緩歸江都。保姬冀得遺腹子。安乃節哀慎疾。夏秋身甚健。然嘗指其腹私語其保母曰。我望伊是子。我故保伊性命。將來伊真是子。乃保我性命。是以家人恆防之。孟秋月死。既產。乃女也。猶語家人曰。女亦佳。勝于并女無之者。不哭泣。然色甚變。心鬱志烈。內熱外發。氣若蒸。八月二日。猝然死。家人疑其吞金。檢其金無所失。蓋其久蓄死志。以死為願。故產後不慎疾。若懼恐其疾不速者。余雖哭之。慟而心許之。曰。禮也。人孰無死。死。未嘗婦人而絕夫之後。非禮也。篤夫婦之情。雖葬懸壑。橫屍其親之遺體。非禮也。舅姑老。不留身以事之。非禮也。今產女病而死。熙不患無繼子。舅姑未衰。尚有妯娌三。是則合乎禮。不逾乎情。而同至命矣。安嘗于所居粉壁前。登几畫梅。縱橫盈丈。幼隨母親分梅花百詠。得五言律十餘首。又廣梅花百詠。再成百題。獨作一百首為一卷。詩中為其師點改者十之二。又有百梅吟館詩一卷。熙有宜之室詩文遺稿二卷。熙五品頂帶。安宜人。于其合葬也。命當生書刻於石。

羣經室二集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二代。易姓而王。祭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册。刻石紀號者。著一代之史也。說文後序云。書者。如也。五帝三王。改以條體。封泰山者。七十二代。原有同焉。然則為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德有醇駁。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武帝之用讖緯。宋真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不足為封禪答奏。始皇尊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議封禪。或行或不。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宋真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晉放之古矣。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後漢書注云。泰山者。王者告代之處。為五嶽之宗。故曰岱宗。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之中也。爾雅曰。齊。中也。又曰。齊。州。中州也。又曰。齊。州。中州也。上古水土未平。中國地偏。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為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以服衆。功足以制人。即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賦其以羣勳之力。收天下之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册未興。設非大朝會升中天。刻石

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易恭祖爲欽祖者。金避顯宗允恭諱也。考存作孝莊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刻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爲莊。莊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香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官至婺州刺史。劉麟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知足齋詩集後序

詩三百篇。雅頌之作。皆古名臣大儒之所爲也。唐宋以來。名臣大儒。多有詩集。詩者志也。可以觀其志而
不能辨。詩者持也。可以驗其所持而不可拔。性情心術。政績遺遇。皆可於詩見之。顧古人詩集雖多。而庶
幾之作。究不能累牘疊見。且古帝王有詩集者蓋鮮。即有之。而與名臣大儒言懷論道之作。更不多見。是
惟吾師大興朱公知足齋詩集。爲最盛矣。我師未弱冠入詞林。與兄竹君先生說。早被高宗純皇帝任
使。敬歷中外。純皇帝深器德量。命直上書房。侍皇上講誦。有甘盤舊學之義焉。方出使在外時。純皇帝嘗
以御製詩郵示。往返命和。褒錫甚渥。皇上望遠寄懷。專爲師而發之。歌詩者。不下數十首。師亦皆雅音
而敷至道。都俞陳音。何其盛也。雖吾師學運行修。得以際茲隆遇。實由兩朝容製。曠古所無。是以交慶明
良。徵韶成樂。此集卷秩。開得以發其光華而極其典重也。元奉命巡撫浙江。師嘗以詩寄示。爰請於師。得
授全集。將刊之於板。師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編修壽祺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以前編爲二十
四卷。師之詩。閩中肆外才力之大。無所不舉。且直吐胸臆。真情至性。物物動人。未嘗求肖於流派。而自觀
者。衡量之。實於杜陵昌黎爲尤近。刻既成。欣聞甲子春。奉上繼美前徵。隨幸翰苑。師之資最深。且掌院事。
恩加太子太傅。領袖清班。極一時詞臣之榮遇。西園東壁。撰獻之作必多。甲子後之新編。更應美富。古名
臣大儒之專集。未有盛於此者。然覽者當知吾師之志。與師之所以持。庶幾於雅頌開求之矣。

藏匿考古錄序

鍾君啟臣。甘泉人名。長于余三歲。余年十七時。與君同受經于李晴山先生之門。君居二邱廟。蔬田之
西。左倚碧城。右依綠園。花晨月夕。每相過論文史。嘗雪後泛舟。衝寒破冰。至小香雪後山。又嘗獨燭作詩
于海棠花下。舊遊固如昨也。予入京師後。藏匿以讀書自娛。耿介謹厚。以敦行自勉。殊不汲汲于科名。歲
甲子年四十四。始受知于諸城劉學使。舉優行生員。明年秋。余以丁憂歸揚州。君適病病遽卒。余在苦次。
未得見君。傷哉。又明年余從君子。委嘉紫君遺書。令其就正于執友焦君里室。里室爲寫錄之。成四卷。更
爲藏錄。余途刊之于板。以付葵嘉。少暇當再錄其詩。續入英盛集也。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蕭山毛檢討。以鴻博儒臣。著書四百餘卷。後之儒者或議之。議之者。以檢討好辨善言。且以所引證案諸
本書。間有不合也。余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長而正其誤。若苛論之。雖孟荀無完書矣。有明
三百年。以時文相尚。其弊庸庸。陋陋。至有不能舉經史名目者。國朝經學盛興。檢討首出于東林。疏山空

文講學之餘。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當是時。充宗起于浙東。黜明起于浙西。寧人百
詩。起于江淮之間。檢討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
書授徒之家。數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端之功。則不可。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黜明之
先。發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詩。取申氏之偽。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禮四書。所辨正尤博。
于古文詩詞。後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而檢討猶不欲以留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至
于引證。開有說。則以檢討強記博聞。不事翻檢之故。恐後人欲訂其誤。畢生不能也。我朝開四庫館。凡
檢討所著述。皆分隸各門。蓋重之也。余督學兩浙。按試紹興府。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
陸生成棟。家藏西河全集。刻版請序于余。因發其遺于卷末。俾浙士知鄒先生之書。有以通神智而開蒙
塞。人當一編。以教子弟。所藉以興起者。較之研求注疏。其取徑爲尤捷。余曩喜觀是集。得力頗多。惟願諸
生共置案頭。讀之。足勝名師十輩矣。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先生舉鴻博科。已官庶常。不與試。擬進二賦。
抉漢志唐志之微。與試諸公皆不及。精通經史。故也。予視學至鄞。求二萬氏全氏遺書。及其後人。慈谿鄒
生動。奉先生經史問答來。往返尋繹。實足以繼古賢。啓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吾觀象山慈湖諸說。
以空論敵朱子。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頃刻可見。而卒不可踐。萬全之學。出于梨洲而變之。則如百尺樓
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成。噫。此本朝四明學術。所以校昔人爲不憚迂遠也。

南江邵氏遺書序

徐姚翰林學士邵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選精之學。經學史學。並冠一時。久爲海內共推。無
俟元之縷述矣。歲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爲學者。有高郵王慎剛。興化任子田。暨先生而三。元成隨事
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南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學者唯知先生
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於經則單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若干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
遠勝邢書。可以立于學官。在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輯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
多出先生之手。先生又曾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訛。欲刪傳若干。增傳若干。頗
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於官。所著書。惟爾雅注疏。先已刊行。今令子秉華等復刊南江札記四卷。南江
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攷異。大旨諱跡
錄。方與金石編目若干卷。未刊。將次第刊之。以貽學者。元既心折於先生之學。行。又喜獲交於公子秉華。
能輯先生之書。俾元受而讀之。得聞先生未罄之緒論也。謹記數言。以誌同學者。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西莊先生編定詩文全集四十卷既成。屬元為之序。先生自歸田後。以經術文章發海內者數十年。大江南北承學之士。知究心經術者。實奉先生與竹汀少為歸焉。古來為才人易。為學人難。先生少歲入詞館。出使車。聲華燦然。既而杜門著述。今全集告成。元尤幸得先視。先生生平論詩。以風人為主。在唐如玉溪飛卿。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宋元古法漸失矣。先生詩。上者法六朝。次亦確守三唐規範。以視世之抱韓尊蘇者。超然遠焉。先生之文。紆徐醇厚。用歐曾之法。發鄭服之學。凡序記論說考議諸體。皆高視今古。天台齊宗伯。稱其為文不名一體。體各造極。非虛言也。夫漢人治經。首重家法。家法亦稱師法。前漢多言師法。後漢多言家法。至唐承江左義疏。惟易書左氏為後起者所奪。其餘家法未嘗亡也。自有破樊離者。而家法亡矣。以先生之才。倘吐納衆家。自關室與。安知詩文不將駕唐宋而上也。乃斤斤守古。不肯厥宗者。蓋深感家法之亡。而于詩文寓其轍耳。然當涵濡既久。其達之者。守古之法。無守古之蹟。寔寔乎周秦漢魏之間。又足為私心自用者。關其口而奪其氣。則才學之卓絕。所以矩範後來者。豈淺末之可觀測哉。元學術未成立。何足以知先生。幸得序先生之詩文。闡相先生確守家法之意。挂名前編。有榮施焉。元和蔣氏徵辭。最服膺先生。其與元言先生者甚詳。今因蔣氏之歸。書此贊之。先生不識先生以為知言否也。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于忠肅公於明室有再造功。以徐石奸譎。故遇害。元在京師。聞徐桃邵學士晉誦云。嘗見明景泰間通政司舊册。內署某月日于某一本為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記憶。元以此語仁和孫御史。志願御史云。英宗不當復辟。則以帝之易儲。亦未為過。惟景帝疾篤時。公若上疏請復沂王為太子。而景帝從之。則仁至義盡。何致有徐石之事。豈學如忠肅見不及此。然則邵學士所見通政司舊册。有于某一本為太子事者。當不在易儲之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斷斷然矣。文氏漫鈔。謂憲宗於忠肅褒卹之典。有加。憲宗曾見公手疏之。故斯言更可證矣。此前賢未彰之事。特為揭之。

西湖詰經精舍記

聖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詰不明。漢人之詰。去聖賢為尤近。嘗之越人之語言。吳人能辨之。楚人則否。高曾之容體。祖父及見之。其仍則否。蓋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也。元少為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唐求晉。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詰。故而難稽也。于督學浙江時。聚諸生于西湖孤山之鏡。成經籍詰。百有八卷。及撫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詰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詰經者。不忘舊業。且助新知也。諸生講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曹補王君述庵。竟沂曹濟道陽湖孫君澗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帝。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於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汝長。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並祀之。乃于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本主于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元昔督學齊魯。修鄭司農祠墓。建通德門。立其後人。是鄭君有祀。而許君

之祀未有聞。今得並祀于吳越之間。匪特諸生之志。亦元與王孫二君之志。謂有志於聖賢之經。惟漢人之詰。多得其實者。去古近也。許鄭集漢詰之成者也。故宜祀也。精舍之西。有第一樓。生徒或來遊息於此。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雲。文雅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詰。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詰求經。其經不質。為文者尚不可以味經詰。況聖賢之道乎。

金沙港三祠記

西湖孤山六一泉之三祠。權輿于前明南關權使陳公調元。祀慕懷兩朝諸賢。我朝太守張公奇逢。復祀列代名賢于左廡。分正氣先覺兩室。又于西廡移前太守李公祀之。則又遺愛堂之權輿也。鄉之人乃建遺愛堂。奉相國李公之考等。并附祀鄉賢孝義之士。故先覺較多。此三堂之始末也。乾隆間。置更修六一泉。改堂廡為佛宇。遂以數百粟主納諸兩序外夾室中。地極湫隘。吾師大興朱公。曾倡修之。刻碑書名。今屋與主又且朽壞不可收拾。且地狹甚。亦不能廓之也。金沙港有大開數椽甚宏敞。元遂有改遷之舉。因舊祀之人無定例。集詰經精舍諸生議之。諸生言多可采。而議各殊。元遂以己意定之曰。正氣之言始于楚辭。遠遊。而文丞相正氣歌實發明之。非有死節至行如文山者。不得與也。先覺之言始于孟子。在歐歐則樂道。任天下則覺民。非有任事如阿衡者。不得以類從也。遺愛之言。始于孔子之泣子產。非有功德及浙民如鄭僑者。不可也。元今所定金沙港之三祠。較之六一泉。有互遷者。有除祀者。有增祀者。六一泉正氣閣。則漢嚴公光。唐褚公遂良。宋公瑗。張公巡。許公遠。顏公真卿。郭公季儀。李公泌。陸公贊。白公居易。宋林公通。范公仲淹。歐陽公修。蘇公軾。岳公飛。韓公世忠。洪公皓。葛公郊。文公天祥。徐公應鑄。明方公孝孺。高公遜志。于公謙。孫公燧。邵公經邦。萬公燦。楊公燾。左公光斗。魏公大中。袁公化。周公朝瑞。顧公大章。高公攀龍。周公順昌。周公起元。穆公昌期。李公應昇。周公宗建。黃公贊素。劉公鐸。丁公乾學。夏公嘉遇。林公日瑞。陳公士奇。崔公文榮。馬公如蛟。劉公照。衛公景瑗。朱公之。范公景文。倪公元瑞。李公邦華。汪公偉。王公家達。孟公兆祥。周公鳳翔。施公邦曜。凌公義渠。吳公麟徵。馬公世奇。劉公理順。申公佳胤。陳公純德。吳公甘來。王公章。陳公良謨。許公直。成公德。金公欽。蔡公懋德。孟公章明。蘭公剛中。陳公龍正。劉公宗周。邢公彪。住黃公道周。余公煊。黃公端伯。陳公潛夫。王公道。張公。陳公。子龍。夏公允。陸公培。楊公廷樞。黃公尊耀。顧公成。建。吳公爾。姚公奇。胤。吳公開。禮。葛公寅。張公煊。言。朱公拱辰。國朝朱公昌。祥。范公承謨。陳公升。亦。葉公映。榴。劉公欽。鄒公。馬公。高公成。臨。錢公。鄧公。錢公。徐公。尚。介。王公。萬。鑑。徐公。修。一百五人。今改嚴公光。郭公。子。儀。陸公。贊。林公。通。歐陽公。修。葛公。郊。徐公。尚。介。王公。萬。鑑。亮。皆歸遺愛堂。六一泉先覺堂。列宋趙公。抃。楊公。時。張公。九。成。王公。十。朋。呂公。祖。謙。楊公。簡。元。仇。公。遠。明宋公。濂。方公。孝。孺。王公。琦。桃公。燧。陳公。選。章公。懋。李公。明。宋公。顯。昌。王公。守。仁。盧公。雍。盧公。襄。茅公。瓚。

海口之遠也。江愈高。田愈低。陸愈險。誠末如之何矣。黃河由大梁宋曹入淮北。日見其高。亦安東以下淤遠故也。河若北行。泛濫於北。若南下則進揚之阻。積土矣。故河必使中行。聖德固尤爲難治。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廣州省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爲內外通中扼要之地。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瀕望皆水。漫無道束。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穿丁雞頭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築建礮臺。或曰。山前瀕望皆水。若賊船不近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此即昔人所以不於此建礮臺之故也。豈知水雖瀾漫。而沙厚積於遠水之底。外瀾內江。急水深泓。所游靡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舟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束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礮臺爲第一門戶。進而橫橋鎮遠爲第二門戶。此大虎爲第三門戶。又於大虎之內。新建德德大黃二礮臺。爲第四門戶。方今海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懼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遠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內山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游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嶺南瀕海。虎門洞開。乘湖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無堅不摧。波恬風假。橫極乎此臺。

通鑑訓纂序

北宋學者。嘗推司馬溫公。于經史皆最淳正。公于經未多成書。又成書儀切韻等書。若以公之識力。開宋之經學。則其流派必更淳正矣。公于史成資治通鑑。通鑑之後。爲此學者。若王應麟之地理。史紹之音釋。司馬康之釋文。胡三省之注。殿行之補。皆于此書爲有功。至于溫公當日領袖萃賢。博采載籍。斟酌異同。乘取裁截。後之學者。望洋而歎。幾不盡知其所由來。安能全見其命意之所在。且其中有無差異。又安能是正乎。江君鄭堂。專治漢經學。而于史百家。亦無不通。于通鑑讀之尤審。就己意所下者。抄成資治通鑑訓纂若干卷。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引覽甚博。審決甚精。昔胡梅圃等。未能通經。故僅立乎史之後。今江君由經子百家。而及于史。蓋立乎史之前。譬如挽十鈞之弓者。更挽百斤之弓。裕如矣。使其此精力學識。在彼之時。溫公必引置劉范之右。此江君所以有古人不見我之恨也。

史紹通鑑釋文跋

通鑑釋文。宋史紹撰。紹字見可。眉州人。嘗爲石宜義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其曾祖清卿。爲紹紳所宗。蘇氏兄弟。以鄉先生事之。資治通鑑釋文。在宋時。有二本。一爲司馬公休注。刻於海陵郡齋者。名爲海陵本。一爲史紹撰。爲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以釋文附注本文之下者。名爲龍爪本。自龍爪本行。而海陵本廢。自胡三省本行。而龍爪本又廢。直齋書錄解題。稱公休名康。爲溫公之子。史紹之書。與公休大

略同。而加詳焉。紹蓋因其舊而附益之。然則紹書本。是康注。宜得凍水著書遺意。乃三省作辨誤。據其一二。缺失。詎史者。且以譏康。未免太過。三省以地理名家。而小學不甚究心。大率承襲史氏舊文。偶有改易。輒成繆漏。此本近代藏書家。鮮有著錄。惟吳門蔣氏。有宋校本。前有紹興三十年三月。左朝散郎權發遣。黎州軍州主簿學事。給雲馮時行序。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卷數相同。玉海稱其紹興三十一年上。則當日因進之於朝。不可以胡氏一家之言而緘之也。

四史疑年錄序

書之性。近於史。史傳中。遙遙華胄。瑣瑣姻亞。常娓娓言之。欲於史有所請業。予檢錢辛楣先生疑年錄付之曰。易廣求之。書之乃由兩漢迄于兩晉。求之。得數百人。寫成七卷。其中如因張湯之母而推湯傳。周陽侯侯上脫懿字。顏師古誤爲趙。兼因曹大家傳。而推知文選東征賦。永初有七爲永元。有七之訛等事。頗有證據。至於沈約之書。則尙未能從事。予曰。南北朝以後。書籍漸多。是須博覽。未可但據正史。此非婦人所能。勿勉強爲之。反多遺漏也。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海內藏書之家。最久者。今惟寧波范氏天一閣。雖然獨存。其藏書在閣之上。閣通六間。爲一。而以書廚間之。其下乃分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乾隆間。詔建七閣。參用其式。且多寫其書入四庫。賜以圖書集成。亦至顯榮矣。余自督學至今。數至閣中。繙所藏書。其金石。常錢辛楣先生修縣志時。即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命范氏後人。登閣分廚寫編之。成目錄一十卷。十三年。以督水師復來。寧紹台道陳君廷杰。言及之。陳君請觀其目。遂屬府學汪教授。本校其書目。金石目。並刻之。刻既成。請序焉。余聞明范司馬所藏書。本之于豐氏。歷坊此閣。構于月湖之西。宅之東。牆圍周迴。林木蔭翳。閣前略有池石。與閣閣相遠。寬閒靜闊。不使持烟火者入其中。其能久一也。又司馬沒後。封閉甚嚴。繼乃子孫各房。相約爲例。凡閣廚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指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夫祖父非積德。則不能大其族。族大矣。而不能守禮。設書則不肖者。多出。其間。今范氏以書爲教。自明至今。子孫繁衍。其讀書在科目學校者。彬彬然。以不與祭爲辱。以天一閣後人爲榮。每學使者。按部必求其後人。優待之。自奉詔旨之後。而閣乃永垂不朽矣。其所以能久者。三也。觀察刻目錄既成。即以板畀其後人。皮閣下。甚盛舉也。余更有望者。此閣所藏。五萬三千餘卷。皆明天啓以前舊本。若明末。晚國朝之書。概闕焉。范氏子孫。若有能繼先業。而嗜典籍者。以哀藏繼之。則書益以富矣。且閣不甚高。敝木亦漸朽。新而增之。不益裨歟。又案甬上。舊傳曰。范欽。字堯卿。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有治行。遷工部員外郎。時大工頻起。武定侯郭勛。爲督餉。張其欽。以事件之。助譜于

帝下獄廷杖。知袁州大學士嚴嵩其郡人也。嵩之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字。欽不可。世蕃怒欲斥之。嵩曰。是抗郭武定者。踏之適高其名。遂得寤。稍遷按察副使。備兵九江。歷遷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擢劇賊李文彪。平其穴。疏請築城。程鄉之深居村。設一通判。以消豫章閩粵之奸。復攻大盜馮天爵斬之。遷兵部右侍郎。解組歸。張時微屠大山亦里居。人稱爲東海三司馬。欽築居在月湖深處。林木鬱然。性喜藏書。起天一閣。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尤善收說經諸書。及先帝詩文集。未傳世者。浙東藏書家。以天一閣爲第一。卒年八十三。因並錄之以見司馬事實。又黃梨洲先生有天一閣藏書記。亦錄而刻之於卷首。

聖經室二集卷八

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我皇上御極之九年。山東巡撫臣鐵保。采輯八旗詩進呈乙覽。蒙皇上錫名熙朝雅頌集。製序以并其首。誠聖代之大文。藝林之盛事也。隨經鐵保奏請命臣刊刻。并恭撰跋語於後。奉旨俞允。臣不勝欣躍榮幸之至。伏讀御製序文。仰見皇上於右文成化之中。兼肄武習勤之意。敬天法祖。垂訓諄諄。以品端心正爲先。公忠體國爲尚。凡茲臣僕。獲視宸章。無不感激奮興。竭圖自效。何敢忘勞耽逸。專事謳吟。我朝聖聖相承。勵精圖治。萬幾餘暇。間及篇章。領製鴻編。永垂奕禩。涵濡既久。自天潢貴裔。以及勳衛文武之臣。或近侍嚴廊。或宣勞行陣。或致身館閣。或敷歷封疆。皆能以忠愛之忱。發爲咏歌之什。尤宜蒐采。勒爲成書。茲鐵保所輯。自崇德辛巳後。莫不詳加甄錄。格取其正。詞取其真。百數十年間。得書一百三十四卷。自今以往。億萬斯年。景祚洪延。文明日啓。則繼斯集而作者。日益以富。是書於嘉慶九年九月開雕。閱月而工竣。臣幸躬逢其盛。綴名簡後。祇遵聖訓。忠孝爲本。詞章爲末。奎文示教。日月長昭。正不獨斯集之媲美。庶和其聲以鳴太平之盛也。已。

恭注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欽惟我皇上傳堯舜周孔之學。行內聖外王之道。見諸政治。四海安平。十年於茲矣。巍巍乎帝德帝學。煥乎久著于文章哉。臣伏讀味餘書室隨筆。乃于御製文之外。別成一書者。其中發經史之至理。持政教之大端。愷切肅。非唐太宗帝範所能企及。然唐臣賈行章公肅。尙有帝範之注。其詳見于四庫書提要。臣愚以爲我大清之治。上掩漢唐。雖謂兩乘。皇上之教。任使內外。于唐臣賈行章等。亦未敢多讓。是以繹泉音敬爲之注。味餘書室隨筆二卷。共五十二章。第一章論五常之性。以和爲貴。涵養太和。歸于中正。第二章論爲政之道。必資賢才。禮善遠佞。立法萬世。第三章論天道好生。治民尙寬。敬敷五教。以振君綱。第四章論代天宣化。不可違時。謹持小節。以杜侈源。第五章論用賢則治。任邪則亂。開元初政。姚宋皆賢。第六章論心平氣和。感通天地。天下民安。本于君身。第七章論正己之道。大公無我。積善存誠。物來畢照。第八章論臣道忠純。學須寧靜。諸葛儒者。優於管仲。第九章論智者通方。先濬心源。仁者愛物。先培元氣。第十章論安民之道。在于知人。平天下者。先致其知。第十一章論安民之道。勿妨農時。損上益下。行政施惠。第十二章論至誠之功。悠久不已。朝乾夕惕。推誠布公。第十三章論奉天治民。本於至公。臣竭其誠。民心悅服。第十四章論五倫達道。皆止于善。無過不及。合乎中庸。第十五章論易道首乾。健行不息。不騖不憂。存理解欲。第十六章論除暴用兵。乃不得已。武王七德。秦楚反之。第十七章論管獻內亂。五易其主。晉文雖歸。尙扶舊業。第十八章論晉悼入國。六官得人。後世失權。三家分晉。第十九章論舜禹大聖。好問拜言。文王卓華。使獲五善。第二十章論利用正德。幅富安貧。義利之辨。必遵大學。第二十一章論君臣威儀。本於禮意。做到侈佞。民不畏愛。第二十二章論憂樂薄利。中韓墟國。欲得正言。先擇仁人。第二十三章論川澤容物。天地寬大。光武裕遠。德宗猜忌。第二十四章論好惡之正。與民同之。中和而仁。不拂其性。第二十五章論禮爲儀本。儀爲禮末。禮主于敬。行之以和。第二十六章論君子之道。和而不同。小人逢迎。辨之宜早。第二十七章論春秋書法。懲惡重名。君子保名。思義循實。第二十八章論黃鍾之數。萬事根本。聲律身度。天地合德。第二十九章論禹謨三事。培養惟和。藏富于民。垂戾不生。第三十章論洪範八政。治國澤民。五事三德。以建大中。第三十一章論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剛柔得中。仁不犯順。第三十二章論取民有制。重效必亡。民足君足。保安國本。第三十三章論仁取仁守。卜世縣長。秦用凶德。二世而絕。第三十四章論天人相與。無非一誠。人倫日用。自成之極。第三十五章論貧賤飢渴。不可害心。察小莖大。取義舍利。第三十六章論名器不假。借竊不生。出信制禮。威福無作。第三十七章論稼穡機備。闢民生死。無逸重農。知民之依。第三十八章論天下要需。據于形勢。地利所在。尤重人和。第三十九章論才智不同。皆宜勤學。小人。不學。亂所由生。第四十章論泉矣九德。作事無悔。正修治平。子孫賴之。第四十一章論大舜諸孝。朱向自棄。豫倫心性。盡人合天。第四十二章論用人行政。敬天澤民。勤則不惰。怠則失之。第四十三章論官人用賢。尤在察奸。有如石顯。林甫安石。第四十四章論德過于才。可以大受。有才者教。恃才者敗。第四十五章

章論思不出位，各盡其職，克去己私，不驕不倨。第四十六章論易道研幾，成天下務，聖人至誠，極之于深。第四十七章論天地萬物，皆本至誠，人欲不聞，久道化成。第四十八章論民心所存，即為天命，畏天敬大，畏民勤民。第四十九章論惟博故厚，惟高故明，悠久不息，參贊化育。第五十章論顯仁藏用，內外如一，宅心寬仁，慎獨窮密。第五十一章論德無小大，但分體用，非有並行，不害不悖。第五十二章論愛民救民，作民父母，聰明誠信，恭己憲天。以上五十二章，皆九經四書之正道名言。廿二史通鑑之治理大義，諸子百家大學衍義等書，無所不包。誠由皇上文學淵博，深于古文之法，故氣盛理明，所舉經籍，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而物之大小畢浮。以學殖淺薄，雖博為引證，猶多舛漏，未能發明聖製於萬一，謹錄成二冊，呈容，易勝悚戰慄之至。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欽惟我皇上稽古右文，思教開堂，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特命如內廷四閣所藏，繕寫全冊，建三閣於江浙兩省，諭士子願讀中秘書者，就閣傳寫，所以嘉惠藝林，恩至渥也。四庫卷帙繁多，嗜古者未及徧覽，而提要一書，實備載時地姓名，及作書大旨，承學之士，鈔錄尤勤，毫楮叢集，求者不給。乾隆五十九年，浙江署布政使司謝啓昆，署按察使司秦灝，都轉運使司阿林保等，請於巡撫兼署鹽政吉慶，恭發文淵閣藏本校刊，以惠士人，貢生沈肯綸，士恭等，咸願輸資鳩工集事，以廣流傳。六十年工竣，學政阮元，奉命直文淵閣，事又籍隸揚州，揚州大觀堂所建閣，曰文匯，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每見江淮人士，瞻閣二閣，感恩被教，忻幸難名。茲復奉命視學兩浙，得仰瞻文淵閣於杭州之西湖，而是書適刊成，士林傳播，家有一編，由此得以津逮全書，廣所未見，文治洋溢，狀騰海宇，豈有既歟。是以敬述東南學人歡忭感激之忱，識於簡末，以仰頌皇上教化之思於萬一云爾。

瀛舟書記序

予于嘉慶四年冬，奉命撫浙，其時閩浙海盜，則有安南大艇，四總兵，三十餘艘，鳳尾水澳蔡牽三幫，各六七十艘，著橫小幫，浙盜二十餘艘，予造巨艇，大砲尚未成，而五年六月，神風助順，乘風勒兵，擊之安南，巨盜五六千人，及土盜小船，全蕩平于台州松門，四總兵溺死者三，殲死者一，奉旨以總兵勒印，鄭還安南，于阮光纘，光纘言，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其入浙為盜，上表謝罪，自後安南夷寇，不復入浙。六年，巨艇成，尾風水澳著橫三幫，以次擊滅，此三鎮大船，大砲之力，蔡牽率向京于閩浙間也。七年冬，蔡牽率被浙兵勦，逼惟餘二十四船，通閩詐降，繼而得橫洋大船，始往來於臺灣，其始往臺也，第為避兵船之計，繼而在臺劫得船米，會合粵盜朱清，遂復入內海，與兵船相抗，以致溫州胡總鎮在閩被害，繼且過臺上岸攻城矣。十年夏，余以喪去官，其時蔡牽尚在閩，續出之黃葵幫，已於十年春在玉環投誠，所餘者和尚秋等三五小釣船而已，然蔡逆未能殄除，有負國恩，且恨且憂，疚心靡已。十二年，息彭于雷塘臺廬，偶檢數年來

辦兵事之書記稿本，流連翻閱，其開調度兵船，獎飭鎮將，製造船械，籌畫糧餉，諸役事，一一如在目前。且其間有可憂者，可喜者，可憤者，可哭者，有與提督督公保，李公長庚商籌者，亦一一如在目前。回憶當時，每發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謀慮而為之，有自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者，有幕友起草而自為改訂者，筆墨之蹟，如蠅如細，以之覆瓿，殊為可惜。因被十數日工，刪其繁，存其要，授寫書人，錄為六卷，存之家塾，俾將來覽者，知我苦心而已。弟仲嘉別有洋程筆記二卷，歷敘兵船盜往來勦獲起滅之事，亦頗詳明，可與此相輔，因附錄于後，丁卯二月。

洋程筆記序

元前任浙江巡撫數年中，蕩平夷寇等事，有案牘冊籍可稽，弟幸因采之為洋程筆記二卷。元奉諱家居，時有李忠毅公之事，蔡逆愈猖，獷攻臺灣，立偽號稱王，元復任浙撫時，張阿治投誠後，蔡逆乃族滅，亨復有後記一卷。敬讀皇上御製詩集中，辛未春勝聯句詩注云，浙洋土盜鳳尾水澳蔡黃各幫，在蔡牽之前，最為猖獗，撫臣阮元，派令總兵岳復等，督兵四處搜捕，探知蔡黃幫匪在太平縣屬之狗洞門等處，遊奕肆劫，因飭舟師出其不意，于夜半迅駛抵彼，直前攻擊，鎗砲齊施，蕩斃無數，獲牽盜船十二隻，生擒盜首江文五等一百七十餘名，蔡黃幫自此勦滅。始洋匪之滋擾浙省者，安南夷艇為尤甚，夷艇本巡夷洋，乃私入浙境之松門，勾結水澳鳳尾各幫，屯聚伺劫，阮元駐師守捕，先散布間諜，令其互相猜忌，水澳一幫，旋即駛退，因籌兵進剿，適風風驟起，賊船百數十號，俱蕩蕩擊碎，覆溺無算。官兵乘勢奮擊，賊棄船登山，悉就擒戮，餘匪漂出外洋，經阮元飛檄各鎮，向遼遠島嶼，遍行搜捕，盡滅艇匪及鳳尾二幫，由是安南夷不復為患，而土盜亦日漸零星矣。海洋積年首逆，稔惡稽誅，惟蔡牽為最，朱清次之，朱逆由粵竄閩，尚剿匪船四十餘隻，經許松年等追入粵界，在南澳長山尾洋面，督兵奮擊，守備黃志輝坐船，撞翻大賊船一隻，並焚燬牽獲多船，殺賊無算。餘船潰竄廣澳外洋，探確該逆已于此次被賊轟傷，旋即斃命。蔡逆窮蹙日久，剩船十餘隻，潛逃浙江之魚山外洋，王得祿邱良功，約會閩浙師船，臨蹤追及閩幫，擊散各匪，浙師專注逆船，極力追剿，直抵溫州黑水外洋，兩省舟師合圍，火攻燒壞逆船艘尾樓，王得祿用坐船乘勢衝去，斷其後能，逆船遂沈。該逆同伊妻被浪捲沒，夥眾盡散，逆船二逆罪惡貫盈，先後殄除，人心大快。閩浙兩省自朱清張阿治投誠後，全境俱已肅清，而粵省尚剩烏石二幫，方郭學顯投首時，該匪亦有乞降之請，經百齡奏開，奉旨查明伊等果出自至誠，即照郭學顯之例辦理，奈該匪自外生成，心存攜貳，竟以乞降為緩兵之計，仍敢逆縱伺撓，圖劫村莊，百齡知其怙惡狡詭，飭令舟師探剿，臨至儋州洋面，該匪船三十餘隻，正欲駕逃，兵船驟集，奮力圍攻，將該匪及家口全行擒縛，并擒首夥烏石大烏石三鄭耀章楊片客等，百數十名，餘匪滅無遺，自此鯨鯢翦盡，海不揚波，陬蕩騰歡，共樂承平之宇矣。元并敬錄冠于兩記之首，戊寅六月。

淮海英靈集序

吾鄉在江淮之間。東至于海。漢唐以來。名臣學士。概可考矣。我國家恩教流被百餘年。名公卿為國樹績。其餘事每託之歌詠。節臣孝子。名儒才士。吟人列女。輩出其間。雖不皆精詩以傳。而鍾毓淳秀。發于篇章者。實不可泯。元幼時即思輯錄諸家。以成一集。而力未逮。入都後勤于侍直。亦未暇及。此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奉命移任浙江。桑梓非遙。徵訪較易。遂乃博求遺籍。編于十二邑。陳編纂。列滿几閣。校試之暇。刪繁紀要。效道山中。州十集之體。錄為甲乙丙丁戊五集。又以壬集收閩秀。癸集收方外。虛己庚辛三集。以待補錄。曰淮海英靈者。宋高郵秦少游舊名其集曰淮海。唐殷璠選唐詩。亦曰河嶽英靈集矣。書成雕板。用廣流傳。余之錄此集。非敢取鄉先生之詩。衡以格律而選定之也。亦非藉已故詩人為延譽計也。廣陵者舊。零落百年餘矣。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已刊專集。漸就散失。近年詩人。刻集者鮮。其高情孤調。卓然成家者。固多。即殘篇斷句。僅留于敝篋中者。亦指不勝數。頃求之猶懼其遺佚而不彰。遲之又久。不更替乎。且事之散者。難聚。聚者。易傳。後之君子。懷舊之逸。繼采淮海之淳風。文獻略備。庶有取焉。

廣陵詩事序

余輯淮海英靈集既成。得以讀廣陵舊事之詩。且得知廣陵舊事之。隨筆疏記。動成卷帙。博覽別集。所獲日多。遂名之曰廣陵詩事。其間有因詩以見事者。有因事以記詩者。有事不涉詩。而連類及之者。大指以吾郡百餘年來。名卿賢士。嘉言懿行。綜而著之。庶幾文獻可徵。不致零落殆盡。且余生于諸君百餘年後。亦藉此收羅殘缺。以盡後學之責也。退其餘閒。檢付弟。子常生。鈔錄成書。將以付刊。至于蔚里族。或有舛誤。遺聞佚事。再當補述。尚望同志君子。訂而續之。

小滄浪筆談序

余居山左二年。登泰山。觀渤海。主祭闕里。又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朋輩觴詠。亦頗盡湖山之勝。乾隆六十年冬。移任浙江。回念此二年中所歷之境。或過而輒忘。就其尚能記憶者。香初茶半。與客共談。且隨筆疏記之。何君夢華。陳君曼生。皆曾遊歷下者。又為余附錄詩文于後。題曰小滄浪筆談。小滄浪者。居浙南時。習遊大明湖小滄浪亭。卷首數則。皆記小滄浪事。遂為風舟之濼耳。

皇清碑版錄序

元數年來。仿朱子宋名臣言行錄。李幼武續錄。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玉錄之例。閱文集數十百家。及碑誌揚本。為皇清碑版錄數十卷。歸里後。復屬丹徒王柳邨。補輯之。又幾十卷。茲不過隨時鈔錄之書。是非去取。次序先後。皆無義例也。

江蘇詩錄序

嘉慶元年。余在浙督學。選輯國朝浙人之詩。曰兩浙輶軒錄。刻之。又選輯國朝揚州府及南通州之詩。曰

淮海英靈集。刻之。復欲輯江蘇各府州之詩。勞勞政事。未能也。歲丙寅丁卯間。伏處鄉里。見翠屏洲王右柳邨。儲積國朝人詩集甚多。而江蘇尤備。柳邨欲有所輯。名之曰江蘇詩錄。余乃歲資以紙筆鈔寄。柳邨遂益肆力徵考。於各家小傳詩話。尤多採探。管下榻攤書於焦山佛閣。中月色江聲。與千百詩人精神相激。鐵冶亭制府。聞而異之。因題北閣曰詩徵閣。柳邨選詩。謹守歸忌。別裁家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於雅正。忠節孝義。布衣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尤多。可謂摭懷舊之密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丙子歲。輯成五千四百三十餘家。勒為一百八十三卷。屬余訂之。余方馳驅豫楚。心力不足。目力亦昏。不能如在浙時從事於此。束其稿入粵。同里江君鄭堂。許君楚生。凌君曉樓。皆在粵館。爰屬三君子。刪訂校正之。梓人告成。莫然巨集。庶幾自酬夙願。而柳邨亦不虛致此力矣。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欽惟我皇上。文啓重光。學承道統。體仁孝以繼德。本忠信以臨民。海內之士。莫不身被至教。中心誠服。沈懷膝入京師。親見備禮敷政者。本年己未會試。命朱珪為正考官。劉權之。阮元。文憲副之。伏念江淮下士。學識庸愚。由內廷翰林。洊陟卿貳。受恩逾格。感激之忱。與棟棟之念。交發焉。茲承任使。襄校禮闈。矢竭顛蒙。虛公將事。伏思校數千人之文藝。必當求士之正者。以收國家得人。之效。欲求正士。惟以正求之而已。唐裴行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之遠大。不易見。觀其文。略可見。文之淺薄庸俗。不能發聖賢之意旨者。其學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深於學行者。萃其精而遺其粗。舉其全而棄其偏。簡牘之間。或多流弊矣。故愚以為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學之文。且皇上之所以得士者。多其數以擢拔之。寬其途以登崇之。育之以成其材。教之以端其術。積數十年後。供皇上內外任使者。必有今日之士。然則士之砥礪濯磨。期無負乎皇上教育之恩者。當何如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則多士之心。服聖人。願趨左右者。實聖人之仁。孝忠信。有以篤啓之也。

兩浙輶軒錄序

余督學浙江時。輯淮海英靈集成。蓋江淮間一郡之詩。采錄尚易。欲輯江蘇一省之詩。則力有未能。繼思余督學于浙。乘輶軒采風。非力之所不能為也。爰訪遺編。求總集。備于十一郡。自國初至今。得三千餘家。甄而序之。名曰兩浙輶軒錄。嘉慶三年書成。存之學官。未及葉板。六年巡撫浙江。仁和朱朗。來謁陳曼生。請出其稿。願共彙之。乃畀之重加編定。序而行之。別為條例。以志其詳。此雖余少年好事之所為。然力有可為者。則為之耳。未計其他也。獨念吾鄉自國初至今。詩人輩出。他時或有好事者。乘使者車。至大江南北。輯而錄之。乎。是有望焉。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予督學時。所輯兩浙輶軒錄。既梓行矣。其間應錄而未錄者。頗有之。惟以為置吏之收。不復能從事于此。

楊孝廉^{彙初}等各以所輯補者將葉板行之就正于予予緘閱之誠能補前錄之所闕佚鉅卿名士本不以入錄爲重而錄詩者不可遺之至如一介之士或特聲律以自表見與其刪之毋寧存之故元于此補錄者不泰一人也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問取士之道宜先行誼而後文藝頌文則易知行難驟考當若何觀察以得其實歟以四書義取士垂數百年明初勸製成書爲五經大全編載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經術教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疎雜濫之弊歟得人之法在於命題務隱辭則困英士偏一體則棄衆才當若何平正體要使人各能盡其所長歟鄉試則二三兩場功半頭場歲科則防弊之力半于閱卷當若何勤敏以督房考而肅關防歟士之治經史者或短于文詞工文詞者或疎于經史專學藝者或鈍于時務習時務者或荒于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長教其偏以求全歟江浙爲人才淵藪被國家太平之治自餘年矣化顧蒙以學業榮草茅以科名諸生他日尙有膺取士之任者宜若何虛懷誠求勿遺佳士以酬聖人教養之恩于萬一也其悉對毋隱

己未會試策問

問孔子假年學易雅言詩書執禮易有三而周易獨傳漢晉唐宋說能擇其精而析其弊歟乾坤象龍馬用九六然則象數可偏廢歟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有詩而後有韻律歟或詩韻必取同部開有分合然歟同部假借轉注能言其例歟詩中訓詁見於爾雅者幾何未見者幾何尙書見於史記漢書者孰爲古文孰爲今文孔蔡傳解句讀可別白參解否堯典中星至周而差後星東行確可據歟三江合經文則支條歧出淮泗何以通焉敷淺原三毫確在何地儀禮宮室制度若誤則儀節皆舛試舉正之鄭注後孰精其業試指數之周禮小司徒田賦與司馬法異而同歟鄭注讀爲讀若之例與許慎同否禮記月令節物可與夏小正呂覽諸書參考歟經注正義詁脫可校補歟我國家經學昌明其各舉所知以對

問正史二十有四應補撰注釋音義者何書表志與紀傳並重孰詳孰闕歟儒林文苑道學應分應合歟史通所論得失參半歟編年與紀傳分體資治通鑑前何所本後何所續歟二劉范祖禹胡三省輩有功司馬者何在紀事本末體何所啟袁樞以後誰爲繼作通鑑綱目何所裁別夫經述修治之原史載治亂之蹟疎於史鑑雖經學文章何以致用耶我朝史法遠邁前代舊唐書舊五代史備列于正史御批通鑑輯覽及評鑑綱要欽定明史及通鑑綱目三編于未明開位并存年號以示大公遜國復辟議禮三大案皆有定論直紹春秋以垂教萬世諸生能講貫條舉微體用之學歟

問察吏所以安民也民生艱易賴乎守令守令廉貪視乎大吏廣廷三載考績周官六計弊治此允益之要也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唐考功有四善二十七最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當若何循名責實乃有裨於官箴民命歟兒寬當課殿民爭輸租張綱卒於郡寇亦喪服究何實以臻此廣漢孫寶同尙嚴威張

訪張堪皆崇德化寬猛何以相濟歟楊震遺子孫以疏食陸贄受刺史之新茶廉吏所爲可指數歟袁安爲河南尹名重朝廷范純仁識吳仁澤起於簿領儲材采望可期大法小廉軼卓修樞亦務蓋藏德秀賑饑親行郵谷民生安危不基於此歟明孝宗朝六卿得人則賢能輩出正內以飭外察吏有漸更有本歟我皇上躬先仁孝舉錯大公董正官方肅清綱紀賢士乘時敬應其各言爾志

問弭盜之法寄於軍政周禮司馬掌兵而追胥謁作屬之司徒掌禁暴禁誅于秋官然則兵法與教訓通歟漢制南北軍而郡守即爲將唐制驍騎而裴李奏厥功宋則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陝西有保毅強人荆湖有義軍復有川陝士丁涪州義軍夔州壯丁然則團練精銳隨地皆可弭盜歟韓琦籍陝西義勇程琳以廂兵補募兵司馬光言鄉弓手不宜刺充正軍利弊可晰舉歟王安石減兵節財變行保甲何以有流弊歟蘇軾疏河北弓箭社事宜其說可採歟用兵弭盜在乎將略若明項忠之擒滿俊彭澤之平河南四川韓雍王守仁之破斷藤峽其謀勇可述歟剿撫兼行必先勦而後撫若原傑撫荆襄流民四十餘萬王守仁撫降田州蠻其方略可法歟我皇上廟謨勝算簡命經略勦辦川陝餘匪俾獲其渠首赦其脅從德威並用計日蕩平多士盍考古而抒所見焉

海運考跋

以海運易河運不特數百年舊章不可驟改且數萬丁伍水手失業無賴亦爲可慮然近年河運屢梗塞且天庾無多儲萬一南船不達則嗟而不食可爲寒心者也嘉慶八年十一月欽奉上諭爲預籌海運一事即與倭屬盡心集議外訪之於人內稽之於古知數百年來民生國計籌之未嘗無人徒以目前牽率之時萬不敢以待供之度支取符試於一旦故入告之章曾有海運非必不可行之事然非萬不得已而後行之之語蓋不敢決然行之亦不敢決然不行之也後得皇上福庇河流順帆其議亦寢然九年十月洪澤湖水低弱力不足以刷黃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糧船全不能渡因開祥符五瑞閣放黃水之上流入湖誠黃助清于是清黃始平復開小引河數里飛輓各船始能渡河當引河水未通時七省齊奏備駁運之法然以七省數百萬之糧用小船以萬計方可達淮民情必致擾動浙省尤少船須向外江爭先封僱費尤鉅勢難全濟皆歸駁運不得已乃時籌海運一法十一月招致鎮海縣由北來南之船約得一百餘艘此種船開松江上海尚有二百餘艘約可得四百餘艘每艘可載米一千五百餘石略用兵船護出乍浦即放大洋其裝卸之費俱與之議立章程以待不虞交卸如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較河運省費三之二後以河道復通遂不復用然未雨之綢繆聖人不廢且近年民困于丁丁困于河東南之力竭矣運費增則民力困運費減則民力紓因重理舊說凡致之于古與參之于今者纖悉著之于簡都爲海運考一册昔明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皆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大患汪倫過爲遠慮請于無事之日尋元人海運之故道云云則

元猶此志也。夫以聖人御世。山川效靈。亦不必尋蹈故轍。以為下虛一得之效。而以臣子過計之心。夫亦何所不至。故不忍棄去。綜而述之。或用此法分江浙全漕十分之幾。試而行之。可乎。嘉慶十年春。

海塘墾序

浙江海塘。為杭嘉湖蘇松常六郡民田廬舍所關。圖計至重。晉唐以後。南江道舉。南宋嘉定以前。湖山中壘出入。南北兩岸俱無所寄。自嘉定十二年。潮失故道。水力直趨於北海。寧州南四十餘里。滲入海水。而禪機河莊兩山間。中小壘旋刷旋淤。不能不藉塔山石壩以殺其北衝之勢。且使大潮不得闖入。以為油刷之資。斯萬世不易之良法也。乾隆二十七年。翠華南幸。軫惜民瘼。親臨閱視。見其橫截海中。直備大節。因斷自宸聰。添設坦水竹葉木楨。隨時鑲築。遂為東南永奠之基。夫海猶河也。治海而不安其性。猶弗治也。恭讀聖製閩海塘記。視塔山誌事諸碑文。知西南六郡。數十年安恬之福。非大聖人不能總其樞要者。可耕鑿而固知帝力乎。元自庚申撫浙。捍禦多年。今聖天子履念要工。月披圖奏。繼先志也。元晉虞治河有書。而治海無書。治河如潘新諸書。雖用力不必盡同。皆能發明水利。確然措諸施行。而治海自翟均廉海塘錄一書之外。新志缺而未備。是亦未覓今廟謨之所在矣。爰于嘉慶六七年間。屬門生陳編修壽祺。纂成全志三十卷。繼因奉諱去官。未及梓行。東防同知合州楊君蒞任。究心斯事。請其稿于元。而加以刪葺。別為海塘墾要一書。以續長白瑣公所輯新志。歲戊辰。元復來撫浙。又期年而此書刊適成。來請序。其書以修築工程為要。而考古次之。浙之官士。可仰識聖澤之高深。且知耕漲之形勢。工用之準則矣。

嘉靖捐紳冊跋

余家藏嘉靖捐紳數冊。得自闕里孔氏。其京職一冊。題曰捐紳。至外省一冊。則但題曰仕宦備覽。若河間紀氏所藏。順治十八年捐紳。則無分京外。皆曰捐紳矣。冊中于都察衙門。既列各省總督撫按。而各外省又重列之。已駭駭乎不列于京職矣。故冊首葉題曰新刊隨省總督撫按總領捐紳。曰新刊隨省者。明乎舊之不隨省也。其外省總督。則陝西三邊四川一員。江南江西一員。福建一員。浙江一員。湖廣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漕運一員。河道一員。共八員。巡撫則提督操江。兼巡撫安徽。徽寧池太五府。廣德州兼轄光州固始黃梅廣濟湖口德化地方一員。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宣府一鎮。密雲等關一員。直隸保定直隸廣秦地方。紫荆等關一員。山東一員。山西太原等處。雁門等關一員。河南兼河道一員。陝西一員。延綏一員。寧夏一員。甘肅一員。總理糧儲巡撫江寧等處地方一員。浙江一員。江西一員。南贛汀韶惠潮郡桂等處一員。福建一員。湖廣一員。撫治陽等處一員。偏沅等處一員。四川一員。廣東兼鹽法一員。廣西兼鹽法一員。雲南兼建昌畢節東川等處一員。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一員。鳳陽等處兼理海防一員。共二十四員。總督皆兼兵部尚書。或兼右都御史。或兼左右副都御史。銜巡撫或兼兵部左右侍郎。或兼右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銜。其江南省督撫按之後。則列江南等處。左布政一員。右布政司兼鹽法一員。按

察使一員。提督江安徽寧池太廬鳳八府。兼和廣三州。上江學政按察使一員。提督淮揚蘇松常鎮六府。徐州等處學政按察使一員。外省提鎮亦列京職。在鑾儀衛衙門中。或兼左右都督。或兼都督僉事。銜。外省亦各隨省列之。凡此皆足以資考證也。

揚州府志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自古史傳。人事與地理相為經緯者。人事月改日易。而終古不易者。地理也。同一郡縣山川。在漢某年為治。為亂。在唐某年為失。為得。賢良之捐。忠烈之嬰。守。災。害。利。弊。前。史。其。在。修。郡。志。者。是。宜。專。立。一。門。以。備。考。覽。揚。州。太。守。伊。公。以。修。圖。經。之。事。訪。于。余。余。為。立。志。一。門。凡。經。史。書。籍。中。有。關。揚。州。府。事。者。編。年。載。之。始。于。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迄。于。順。治。十。六。年。曹。質。死。瓜。洲。之。難。纂。修。諸。君。依。余。言。撰。之。成。六。卷。三。千。年。事。繁。然。舉。著。矣。太。守。以。雙。去。官。此。六。卷。稿。與。各。門。稿。本。皆。存。余。家。余。除。服。入。都。巡。鹽。御。史。阿。公。續。修。府。志。延。余。門。生。姚。文。田。等。撰。之。余。以。此。門。授。文。田。曰。勿。可。改。也。故。此。門。至。今。刊。成。獨。詳。備。特。名。事。志。曰。事。略。耳。又。立。氏。族。表。一。門。氏。族。表。者。仿。唐。書。宰相。世。系。表。為。之。者。也。一。縣。之。中。必。有。大。家。舊。族。新。貴。儒。門。以。此。為。主。而。收。其。族。凡。內。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鎮。協。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敘。先。世。遷。徙。之。由。表。中。詳。載。各。房。名。字。自。生。員。以。上。皆。附。見。于。表。即。如。江。都。甘。泉。儀。徵。之。耿。氏。唐。氏。楊。氏。常。氏。鄭。氏。秦。氏。許。氏。阮。氏。興。化。李。氏。高。郵。王。氏。寶。應。劉。氏。喬。氏。秦。州。宮。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勳。爵。將。撫。等。官。家。自。為。譜。余。皆。借。而。次。第。輯。成。表。稿。惜。余。入。都。後。當。事。者。有。所。礙。而。未。之。纂。也。又。立。圖。說。一。門。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繪。為。一。圖。周。回。徑。直。不。過。二。三。里。耳。圖。內。為。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即。成。一。鄉。聚。四。鄉。即。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隴。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為。圖。經。也。惜。在。官。不。能。集。事。圖。說。一。門。遂。止。矣。余。在。雷。塘。嘗。畫。雷。塘。一。地。保。之。圖。刻。為。木。板。印。百。紙。呈。太。守。尉。其。額。之。縣。為。式。使。各。保。具。此。圖。遲。之。又。久。卒。無。圖。者。余。路。經。侯。城。呼。其。地。保。詢。之。曰。若。其。所。管。地。圖。乎。若。見。所。願。圖。式。乎。地。保。曰。未。之。見。也。縣。吏。匿。其。圖。曰。各。保。如。欲。圖。式。者。輸。我。錢。若干。故。至。今。未。具。圖。也。余。懼。然。而。止。不。敢。再。言。嗟。乎。幸。地。保。之。未。具。圖。也。便。再。促。之。未。有。不。轉。斂。錢。于。村。民。者。弊。之。難。防。如。此。雷。塘。一。圖。余。載。之。雷。塘。記。篇。後。可。覽。而。知。其。概。也。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西湖葛嶺之下。舊有吞金洞。嗣後有某。慕為吳烈婦所葬。烈婦姓戴。初與錢塘學生吳錫居比鄰。戴父死。哭之至失。人呼為孝女。因聘焉。既歸後數年。而錫疾。戴侍湯藥。知不治。請先死。錫曰。吾未死而汝死。是以死促我也。戴泣而止。將屬纊。呼弟倫曰。汝嫂將必死。我死。屬家人伺之。及死。戴以首觸棺。碎首。血。被。面。家人環伺之。絞以巾。刺以裙。刀。凡求死者七。最後吞金不得死。乃密墮。取。戴。吞。其。廉。腸。斷。嘔。碧。血。數。升。

死。里人祠之。事載毛西河檢討所為墓誌。視其家所藏傳記加詳。吞金者。志烈婦之志也。烈婦之死。或以玻璃不成辭。故以吞金志之乎。祠既毀。墓將不可識別。其後裔因梁山舟學士為之表。乃復建坊於其地。余前任浙撫時。曾訪其墓。入祠。揖其主馬嘉慶十四年春。吳氏後人以此卷題。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烈烈婦之志。有不可得而泯者乎。是亦守斯土者之宜。與也。爰具書以歸之。

吉蘭泰鹽池客難

予之奏改吉蘭泰鹽為任商自運自售。不定鹽額。而止水運。於皇甫川增河東鹽課八萬餘引也。客有難者曰。易為稅權乎。余曰。稅若不定額耶。則與余所改不定引額無異。定額耶。誰其補所虧也。且新設各官皆鹽官。而改為稅。則常改鑄監督印。改名不改實。可勿更張矣。客曰。近年吉鹽為內地商民之累。曷絕之。而以此鹽課歸地丁也。余曰。吉鹽累商及民者。賸課酒派也。今已請弛之。曷累焉。昔河東鹽課歸地丁。為課數。始自國初。故可也。今吉鹽之課始增於嘉慶十一年。若歸地丁。是加賦始吾君。曷可也。客曰。有議以鹽池賜還藩王。示不屑有之者。似得體也。余曰。阿拉善部在河套西。即古賀蘭山。康熙初多羅禮無所歸。聖祖仁皇帝賜以此土。孝遊牧者百餘年矣。吉蘭泰乃其部之鹽池。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任回民馬君選等販鹽。侵濫准。皇上執回民罪之宜也。瑪哈巴拉懼而獻其地。皇上收之。使商運之。亦宜也。今曷與之。且若與之。亦當曰再賞之。不當曰還之。客曰。吉鹽不至管二年矣。民未開談食。有議封禁之。勿水運之。是也。曷使內運焉。余曰。吉鹽性重味佳。鹽物能久。利漕漕。荷不貴。民甚利之。若內運。可以平濶鹽土。鹽鄂爾多斯鹽之價。藩民及塞外貧民。賴為生計者數萬人。曷絕之。客曰。既不可絕。而今以皇甫川為止。是絕其半矣。余曰。藩民不可使之太富。亦不可使之太貧。太富則不安。太貧亦不安。今半絕之。所以權衡使適中也。且皇甫川一大使耳。能全絕私船乎。皇甫川距河東引地六百里。一二年後。河東私鹽必侵而北。皇甫川私鹽必侵而南。兩使則兩為平準焉。民食裕而市價賤矣。譬如南北二家之田。中隔開地六畝。歲既久。兩者必稼而北。北者必稼而南。兩私則不爭。爭則官治之。并開田失之矣。客曰。河東商曷肯增引也。余曰。吉鹽二年不至管河東之行。無引之鹽必多。特無實據耳。然不收久。久則懼或發之。余之許其增引。知其實有可增也。余之請止吉鹽於皇甫川。蓋除制藩部太富之計。非為河東增引計也。客曰。河東道但請禁水運。商人以增引策請何也。余曰。此道官與商同氣也。水運常禁自禁之。不在增引。商引當增則增之。不在水運。水運若終固挾而求焉。余將勸而請速治之矣。商知余之不可要。乃終請增引而不復敢言禁水運也。客曰。唯唯。時壬申五月二十九日。此余在山西。孟辦察古鹽事。

致杭嘉湖道李垣書

浙江之性。非折不行。乾隆中年。杭城以東海寧城以東皆有護沙。而中間老鹽倉一段數十里。獨受衝衝。則以南岸有牛舌尖沙之故。惟其有此尖沙。吐尖向北。故江水之下也。過尖衝北岸。則折而向南。潮水之

上也。過尖衝北岸。亦折而向南。兩頭向南。故護沙生而受衝。險工僅中間一段耳。乾隆五十年間。有不諳塘工水性者。以牛舌尖沙為可惡。若截而直之。則中段亦望護沙之漲。于是截牛舌。開引河。導水刷沙一空。孰知不但中段不生護沙。并兩頭護沙全失。杭城烏龍廟外。全受衝衝。潮撲民居之。塘外桑田。盡為滄海。海寧鎮海鹽以下。亦皆一片大海矣。余保障危險。調劑水性者數年。至嘉慶十一年以後。兩頭護沙復生。則以南岸漸復尖沙之故。元方以為深幸。但恐將來復有惡尖沙不直者。故以奉告耳。庚午秋日。

嘉興嘉禾圖跋

嘉興馮懿庭前帶。以嘉禾圖卷來屬題句。元案嘉興本嘉禾郡。以地產嘉禾得名。顧所謂嘉禾。今老農未之見也。嘉慶九年甲子五月。江浙大雨。水汎濫。沈浸。浙西三郡。皆被災。禾之已種者爛于水。民厄且饑。六月水退。民補栽苗者十之九。秋甚燥。晴雨相開。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至九穗者。老農詫以為異。士之知古者曰。此即吾郡所謂嘉禾也。相慶以為帝之德所感召焉。方水之橫行也。魚遊于民。舟越阡陌。帆而行。余具狀馳驛入告。帝憫甚。命發倉穀數十萬。賤其值。糶于民。或以粥。或以錢。米賑貧者三十餘萬口。歸緩地丁漕米數十萬石。勿徵于民。邑之富者。各出錢穀。卹其郵。民少安。而游食之徒。復乘災鳩聚。橫于鄉里。余飭文武官。摘其渠。散其黨。民乃益安。迨九月。禾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此帝之德足以召祥和。故其轉也。為甚速。若大吏者。方省愆之不暇。收負天和為己力乎。且田之終不能補種。并禾而無之者。尚比比也。寒多雨雪。就食窮者尚萬人也。余披圖感悚。如此為天之恩。帝之德而已。今皇帝尚德政。不言嘉祥。未敢以此開于朝。亦未敢為詩歌以侈之。謹識其事於卷末云爾。

硤川義賑圖後跋

救荒無善策。惟因時制宜而已。余撫浙無德。屢致災。嘉慶九夏年。浙西大水。已行平糶。賑濟。借籽種諸政矣。十年夏。蠶麥又失敗。民益困。乃遵欽定工賑紀事。粥賑之法。奏設粥廠於十五州縣。凡三十四廠。大率相距二三十里。即分設一廠焉。始也議者紛起。以為粥必有石灰。非救民。乃害民。又以為婦孺必相踐而死。又以為人多必致疫。又以為司事者必侵蝕。民無實惠。余曰。此數弊皆所素。有但在人為之耳。于是每廠皆延誠實紳士。委以錢穀。發賑之事。官吏不涉手。惟鈎算彈壓而已。硤石惠力寺。其一也。海寧馬君鈺。以部郎居鄉。平日好行其德。委以賑務。力任不疑。余又薦原任臨海縣令尹無錫華君瑞。為號令。散等分男女兩廠。佛寺大廡。無雨淋日炙之苦。貧民盡舟而來。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棚。棚為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推搡之虞。有疾者給以藥。老病廢疾者。別有廠。婦女有廁。終數十日。無一人死于廠者。粥濃厚。皆遵余令。以立箸不倒。裏中不滲。為度。馬君及分司者。與飢民同食之。無一盡。除領官銀之外。凡可以格外便民者。馬君皆力為之。以故硤石之賑。尤盡善。夫水旱之事。不能必無。國家休養之。息百數十年矣。昔之八口食十口者。今數十口食之矣。今之六分災。敵昔之十分災也。倘不以此次災

賑爲謬。數十年後若有荒歉，或可微而行之。或曰分廠賑粥，不如分鄉散米。余曰：分鄉散米固善，但一二縣之地，有良有司，善紳士爲之，乃可。若數十州縣必有流弊，且賑粥專爲下下貧民供朝夕也。若錢與米，則中中下下人皆走索之，反使下下之民知其賑期矣。總之賑災無善策，惟相時地之宜，實惠及民而已。馬君繪此圖，屬華君示予，并請題後。是仁者之用心也。曷再以原奏及袁弼散籌各章程附錄于後，俾後之人益有所考焉。

重修廣東省通志序

元祖兩廣，閱廣西通志乃嘉慶初謝中丞啓昆所修，喜其載錄詳明，體例雅飭，及閱廣東通志，則猶是雍正八年郝中丞玉麟所修，書僅六十四卷，四庫書提要稱其一年竣事，體例概樞，未悉訂正。且迄今九十餘年，未經續纂，若再遲則文獻愈替，是不可不亟修纂矣。爰奏請開局纂修之，大略以廣西通志體例爲本，而有所增損。凡總纂分纂探訪校錄，莫不肩任得人，富於學而肯勤其力。三年有成，奏進御覽，志三百三十四卷，爲典一、曰訓典，爲表四、曰郡縣沿革，曰職官，曰選舉，曰封建，爲略十、曰輿地，曰山川，曰關隘，曰海防，曰建置，曰經政，曰前事，曰藝文，曰金石，曰古蹟，爲錄二、曰官績，曰諡官，爲列傳八、曰人物，曰列女，曰耆壽，曰方技，曰宦者，曰流寓，曰釋老，曰流裔，爲雜錄一、共二十六門，古人不曰志而曰經，故闕重最。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不可見矣。今則一縣一州爲一圖，沿海洋汛又爲長圖，按冊讀之，粲然畢著矣。廣東通志，舊有康熙十二年劉中丞爾瞻所修之三十卷，明萬曆二十九年郭業所纂之七十二卷，嘉靖三十六年黃佐所撰之七十卷，嘉靖十四年戴崇所撰之初稿四十卷，各書多就殘佚，惟黃志爲泰泉弟子所分撰者，體裁淵雅，原有存本，今求得之，備加採錄。元家藏秘籍，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亦多採錄。是以今志閱書頗博，考古較舊加詳，而選舉人物前事藝文金石各門，亦皆詳覈。至於國初收粵平削尙藩諸鉅事，則已載在國史，此志不得記之，與廣西志同例也。書成刊校，爰敘其後道光二年閏三月。

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

欽惟皇上聖德天縱，典學日新，爲政本乎六經，教士先夫儒術。此我朝聖聖相承之極軌也。臣幼被治化，肄業諸經，校理注疏，綜核經義於諸本之異同，見相沿之外誤，每多訂正，尙未成書，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分校太學石經，曾以唐石經及各宋板悉心校勘，比之幼時所校，又加詳備。自後出任外省，復聚漢唐宋石刻，暨各宋元板本，選長於校經之士，詳加校勘，自唐以後，章疏分合之不同，明闕附音之有別，皆使異同畢錄，得失兼明。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七十七卷，附孟子音義校勘記一卷，釋文校勘記二十五卷。昔唐國子博士陸德明，虛籍舊散失，撰經典釋文一書，凡漢晉以來，各本之異同，師承之源委，莫不兼收並載。凡唐以前諸經舊本，賴以不墜。撰是書，竊仿其意，連年校改，方畢，敬裝十部，進呈御覽。臣自維末學，莫贊高深，深望聖聰不勝戰慄悚懼之至，謹奏。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

羣經室三集卷一 目錄

- 南北書派論
 - 北碑南帖論
 -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 復程竹齋編修書
 - 晉永和泰元額字拓本跋
 -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鐵鑊字跋
 -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 卷二
- 文言說
 - 數說

名說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與友人論古文書

雙岐秀麥圖跋

江鄉籌運圖跋

糧船量米捷法說

影橋記

再到亭碑陰記

定香亭筆談序

杭州靈隱書藏記

焦山書藏記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廣東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修隋煬帝陵記

曲江亭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重修旌忠廟記

重修郝太僕祠記

秋雨庵埋骸碑記

記任昭才

記蝴蝶碾子

蝶夢園記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置湖南九谿衛祠田記

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商周銅器說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山左金石志序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釋宋戴公文

晉真子飛箭鏡拓本跋

秦琅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摹刻泰山殘字跋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金石十事記

散氏敦銘拓本跋

甘泉山雅石記

二郎廟疏圃雅石記

積古齋記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與王西泮先生書

商銅距末跋

宋揚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吳蜀師範考

南屏司馬溫公錄書家人卦考

秦漢官印臨本序

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嘉慶九年重游杭城水利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焦山仰止軒記

連理玉樹堂詩序

晚鐘山房記

鄭氏得墓圖跋

碧紗籠石刻跋

二老重逢圖跋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顧亭林先生肇城志跋

浮屠說

六合縣冶山祇洎寺考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蔗齋集序

卷五

紀文遠公集序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凌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里堂學算記序

舊官堂集後序

綠天書舍存草序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華陔草堂書義序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邗上集序

惜陰日記序

存素堂詩續集序

是程堂集序

徐雪廬白鶴山房集序

郭書屏鶴井集序

靈芬館二集詩序

畫舫錄序

王竹所詞序

翠雅集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跋

郝戶部山海經校疏序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杭州紫陽書院觀瀾樓記

諸城劉氏族譜序

岱頂重雅齋刻石殘字跋

葵考

化州橘記

自鳴鐘說

清遠峽記

新建南海縣桑園圍石工碑記

恩平茶院硯石記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學海堂文筆策問

藝經室三集 卷一

五五四

鍾衛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之間世重獻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齊梁以後始

為大行南史劉休傳羊欣重于敬正錄其世共宗之石 梁亡之後秘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始得而秘之

顯氏家訓云梁氏絕國散逸以來昔見二王真草中書得十卷方知蘭閣 加以真偽清雜當時已稱難辨

智永 見世南 由陳入隋官卑不遷書亦不顯爾時隋善書者為房彥謙丁道護諸人皆習北派書法方嚴

逾勁不類世南世南入唐高年宿德祖述右軍太宗書法亦出羲之故賞虞派購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

為八十卷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偽 夫以兩晉君臣忠賢林立而晉書御撰之傳乃特在羲

之其篤好可知矣 藝文志 後矣歐陽詢書法方正勁挺實是北派試觀今魏齊碑中格法勁正者即其派所從出

習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見索靖所書碑宿三日乃去夫唐書稱初學羲之者從帝所好

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蓋鍾衛二家為南北所同托始至于索靖則惟北派祖之枝幹之

分實自此始褚遂良雖起吳越其書法適勁乃本褚亮與歐陽詢同習隋派實不出于二王

之諸書碑石難以隸筆今有存者可覆按也 褚臨蘭亭改動王法不可強同虞世南死太宗歎無人

可與論書魏徵虞遂良曰遂良下筆適勁甚得王逸少體此乃微知遂良忠直可任大事為其人非薦其

書其楷法本為北派與世南不同此後李邕蘇靈芝等亦皆北派故與魏齊諸碑相似也

藝經室三集卷一

南北書派論

元謂書法遷變流派混淆非源其源為返于古蓋由隸字變為正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

正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

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虞詡高遵沈復姚元標趙文深丁

道徽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始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後直至

識矣。

王右軍蘭亭詩序帖二跋

王右軍蘭亭修禊詩序。書於東晉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當時見者已罕。其元本本無鈎刻存世者。今定武臨神諸本。皆歐陽率更褚河南臨摹本耳。夫臨摹之與元本。必不能盡同者也。觀於歐褚之不能互相同。即知歐褚之必不能全同於右軍矣。其定武本。余惟見商邱陳氏所藏一卷。餘皆一翻再三翻之本。其定武本。雖歐陽學右軍之書。終有歐陽筆法在內。猶神龍本之有河南筆法也。執定武而以爲右軍書。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據也。昭陵原本。誰見之耶。況此外。類上張金界奴。奚僧押縫等。百數十本不同。耶。領字或從山。崇字或作崇。更大不同耶。要之。右軍書之存於今者。皆展轉鈎摹。非止一次。懷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後人筆法。屬入右軍法內矣。然其圓潤妍淨。不多圭角。則大致皆同。與北朝帶隸體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等者。不同也。世人震於右軍之名。圍於蘭亭之說。而不攷其始末。是豈知晉唐流派乎。蘭亭帖之所以佳者。歐本則與度化寺碑筆法相近。褚本則與褚書聖教序筆法相近。皆以大業北法爲骨。江左南法爲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故爲致佳。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則不知更何景象矣。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無功。再舉進屯泗口。義之移浩書曰。區區江左。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莫若退保長江。引咎責躬。與民更始。以救倒懸。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浩不能從。遂有九年秋七月之敗。蘭亭鼓作於浩屯泗口之後。敗走譙城之前。其憂國之心。合於文字之內。非徒悲隱迹也。

摹刻天發神讖碑跋

三國吳天發神讖碑。舊在江寧。嘉慶十年。燬於火。人間拓本。皆可寶貴。元家有舊拓本。合之繁昌鮑氏舊拓本。共得二百二十一字。十四年春。屬長洲吳國寶。鐫刻以昭絕學。按此碑。張勃吳錄。以爲皇象所書。張懷瓘書斷。以爲官至侍中。八分亞于蔡邕。梁書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此碑始末。見於王司寇金石萃編等書。其字體乃合篆隸而取方折之勢。疑即八分書也。八分書起于隸字之後。而其筆法。篆多隸少。隸是中郎所造。以存古法。惜人不能學之也。北朝碑額。往往有酷似此者。魏齊諸碑。出于漢魏三國隋唐以後。歐褚諸體。實魏齊諸碑之苗裔。而神讖之體。亦開其先。學者罕究其原流矣。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因刻石置之北湖。家塾。泰華碑之後。以存古鄉賢之知健焉。

復程竹齋編修 那遊 書

秋初接奉還書。知夏間奉命一函。已經入覽。藉知林居清適。怡志文翰。爲慰。案書檄帖。隨後奉寄。來函書法益進。篤志歐褚。喜與鄙見相合。竊謂書法自唐以前。多是北朝舊法。其新法南派。多分別于貞觀永徽之間。隋龍藏寺碑。乃丁道護等家法。歐褚所從來。至今可見者也。歐之皇甫碑。體泉銘。乃其本色也。化度

寺碑。乃其參用永與南法者也。虞之夫子廟堂碑。非盡虞之本也。亦參用率更北法者也。是以廟堂原石。頗有與化度原石相近之處。今二摹本全入閩。與閩帖。木模棧者同矣。貞觀以後。御書碑。如晉祠紀功。頌昇仙太子之類。皆是王羲之真傳。與集王聖教同行一轍。即如石渠詩中。方勁之筆。皆繫北派。迥不相涉。終唐之世。民間劣俗。輒石。今存舊跡。無不與北派周附相似。無似義獻者。蓋民間實未能沿習南派也。王著摹勒開帖。全將唐人雙鈎。懸搨之本。畫一改爲圓圓模棧之形。北法從此更衰矣。開帖中標題一行曰。晉某官某人書。皆王著之筆。何以王述謝庚諸賢。與王著之筆。無不相近。可見著之改變多不足據矣。昭陵碑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己法。參入王法之內。觀於兩本之不相同。即知兩本之必不同於禰本矣。皆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動人。此語無人敢道也。大約歐褚北法。從隸而來。其最可見者。爲乙字。捺脚。飛出。內圓外方。全是隸法。無論一字。書末出鋒矣。若江左王法乙字。則多鈎轉作乙。此其分別之迹。此外南遠於隸北沿於隸之處。踪跡甚多。若不持成見以求之。皆明瞭可見。幸今北石尚多存者。再過數百年。更無人見矣。行書如顏氏爭座位等石。皆是北派。率未爲後人盡改。圓熟。流入妍妙一路。至于藥毅黃庭道德等帖。世稱爲逸少真跡者。其來處皆不可究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董文敏骨力。得力於歐。張文敏得力於顏。皆以北派工夫爲骨。所以能卓然自立。乃二公一生不知南北之分。矢口惟二王是尊。豈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隱然爲隋唐人所籠罩耶。生筆札。極劣。議論武斷。屬存至要。敢以奉商。何如。

晉永和泰元額字拓本跋

此額新出于湖州古家中。近在蘭亭前後十數年。此種字體。乃東晉時民間通用之體。募人爲壙。匠人寫坏。尚皆如此。可見爾時民間。尚有象隸遺意。何嘗似義獻之體。所以唐初人皆名世俗通行之字。爲隸書也。義獻之體。乃世族風流。習之。唯尼如意。惟王謝子弟。握之。非民間所有。但執二王。以概東晉之書。蓋爲閩帖所愚蔽者也。况其義獻亦未必全似閩帖也。不獨此也。宋元嘉字額。亦尚近于隸。與今開帖內字跡無一相近者。然則唐人收錄珍秘。宋人展轉鈎摹。可盡據乎。

永和元年十月
晉泰元九年十月庚子

宋元吉加六事已已

隋大業當陽縣玉泉山寺鑄錢字跋

丁丑春，余過當陽玉泉寺，得見隋鑄錢字，揭之，凡四十有四字，每字方徑二寸許，其文曰：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常陽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錢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考此錢乃彼時民間所造，民間所寫，其寫字之人，亦惟是當時俗人，其字亦當時通行之體耳，非摹古隸者也。而筆法半出于隸，全是北周北齊遺法，可知隋唐之間，字體通行，皆肯乎此。而趙宋各法帖所稱鍾王者，其時世遠在此等字前，何以反與後世楷字無殊耶？二千書猶可云江左與中原所尚不同，若鍾書則更在漢魏之間，其偽也不爽然可想見乎。

隋大業十一年歲次乙

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

縣治下李慧達建造錢

一口用鐵今秤二千斤

永充玉泉道場供養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金華蘭亭乃明正統間兩淮運司何士英從揚州取去者，相傳以為汴京容思紹彭遺石思陵南渡失于

揚州者，殊未必然。然明時據自揚州古木蘭院井中，則甚確。是必唐刻之摹本也。嘉慶己巳長夏命海鹽吳厚生在杭州摹勒一石，歸置揚州北門外古木蘭院中，聊還故蹟云爾。



羣經室三集卷二

文言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轉相告語，必有遺誤。說文，言，从口，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難於其間，始能遠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於修詞之意，幾於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言外也。蓋詞，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說，說文曰：修辭也。詞之師者，乃得為文，不得以詞即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贊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

即如樂行疑遠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閔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澤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借極天則偶也。隱見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記曰。凡一器之聚於一也。謂之象。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

數說

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是以有韻有文之言。行之始遠。不第此也。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洪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二十篇。名之曰語。即所謂論難曰語。語非文矣。然語雖非文。而以數記言者。如一言三省。三友三樂。三戒三愆。三變。四教。絕四。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皆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秦漢間。伏生尚書。公羊春秋。傳經說經。尚復全以口授。數傳之後。始著竹帛。復何疑於簡策之少。記誦之多哉。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

名說

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更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者。而以口耳傳之者也。易六十四卦。詩三百篇。書百篇。苟非有名。何以記誦。名者。數交而文見焉。古人銘詞。有韻有文。而名之曰銘。銘者。名也。即此義也。釋名曰。銘。名也。銘。記也。銘。記也。銘。記也。銘。記也。

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為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為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為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為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成韻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信屈盡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為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為文也。專名為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于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繁。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為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為諸家所取。故

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于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為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沈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為古文者。為其別于四書文也。為其別于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皆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于纂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于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為一脈。為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為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為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于籍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為激音。不為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為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號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為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留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為其以立意紀事為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為古文者。以彼所棄。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際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末嘗少為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雙歧秀麥圖跋

昔嘉慶九年。余撫浙。嘉興秋稻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梁山舟侍講諸鄉官。皆有詩畫紀之。二十年。余撫江。西麥大熟。多雙歧者。奉新劉丈蒙谷為畫此圖。此二事。屬官皆請奏獻。余皆以聖天子方崇實政。不尚瑞符。卻之。姑記其事于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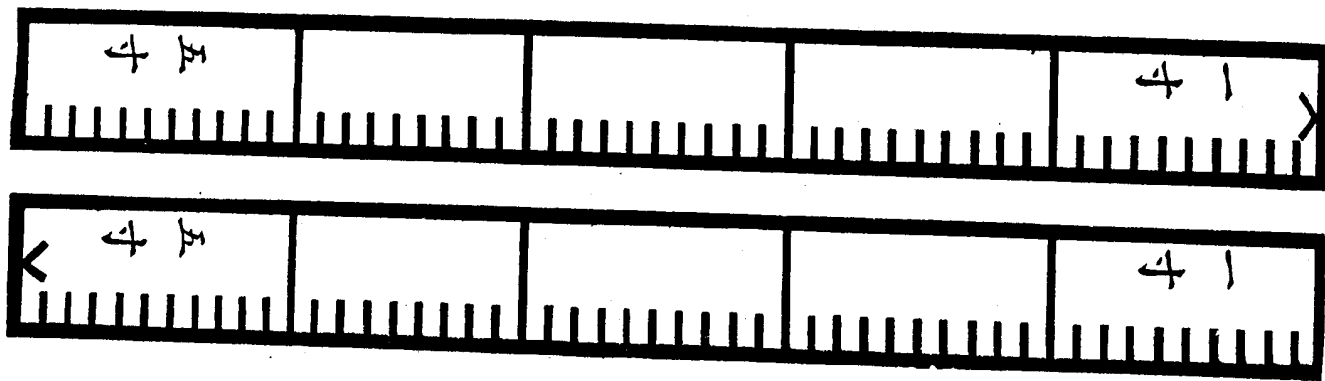
江鄉籌運圖跋

嘉慶十八年春。余督四千餘船。運粟四百萬石于江淮間。因作此圖。入夏以後。過邳州入山東一路。饑民

數萬。洶洶相聚，似有奸徒煽于其間。余乃陽分其兵為露夫，若若干夫，使連丁食以粗糲，實陰散其勢以安之也。夏秋之間，秋田漸熟，饑民歸于田。九月，漕船南歸，會山東河南直隸邪教作亂，將梗運道。漕標兵遠不濟急，余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壯丁三名，授以兵械，齊以號令，令五號前後連環，互相保護而行。此時各運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運河者甚多，皆恃此保護。首尾相顧，無過濟寧南下馬濟寧東昌等處，城門盡閉，官民乘城固守。盡撤浮橋渡船，而邪徒猶時時渡河而東。中夜驚咆，賴壯丁響應，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是以不致敗亂。凡夏初不惜為練夫之饑民，咸令入練者，至此則凡不合練步驟者，不令一人入練，以防亂也。二十年冬，空齋清暇，偶展圖卷，迴憶兩年前事，猶警于心，因識卷末以示兒輩。

糧船量米捷法說

漕運總督管八省之糧，應過淮盤算者，其五千船，船十餘艘，船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船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查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船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為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



影橋記

浙江學使者駐于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園。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之曰影橋。蓋乘影所聚也。池中風濤洩然。是有池影。亭與橋皆紅欄。是有園影。岸邊豆萼牽牛子。離離然。是有離影。其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其花則有梅。桂。桃。荷。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散采。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移幽石。而影皆在橋。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啼髮。挈榼攜鏡。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人之影繁之。故余以影名橋。為乘影所聚也。而橋之自有影于池也。不與焉。

再到亭碑陰記

余於乾隆六十年。自山左學政。移任浙江。至則使院多頹敗。大堂梁柱。久為蟲蝕。嘉慶元年。余鳩工易而新之。冬市中火。延及鼓樓門。廡復葺之。二年夏。二堂西廳忽傾。復葺之。題其東小室曰澹凝精舍。共費白金將二千兩。宅內多老桂。共十株。補植梅。桂。桃。柳。百餘株。遭凍僅存強半。西園荷池。游之花。盛開歲至千枝。池上石橋。余以為乘影所聚。名之曰影橋。撰文為記。池中小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意。名曰定香。命諸生讓賦。青田端木國瑚。賦獨出冠時。池東有屋三楹。舊名再到亭。余校刻書籍。碑版皆在此。有碑。仆瓦礫中。余立之。亭下刊數語於碑陰。以記近年之事。若夫內外居屋多破漏。願後來者繼修之也。

定香亭筆談序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殘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伯。借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已未冬。雲伯從余撫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中漏略尚多。爰出舊稿。屬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刊之。並識其緣起如此。

杭州靈隱書藏記

周官。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據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刻成。為我置一。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頌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窟。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尚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莫之其為藏也大矣。

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驚韻。韓愈詩字編為範。選雲林寺玉峯。偶然二僧。簿錄管餉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編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

條例

-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號。
-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收滿字號。再收讀字號。
- 一、印鈔書面。雙首。雙尾。每本皆然。
- 一、每書或寫。或掛。或掛。或掛。以便查核。
- 一、守藏僧二人。由監運司。月給香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極之以為修書增貯之用。不給勿來。
-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繕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醫借書者。外人有堪編檢者。皆免之。
-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 一、唐人詩內。對天二字。將來編為後對後天二字。
-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詳細知文字之。符充補之。

焦山書藏記

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為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窟。開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繼欲再置焦山書藏。未克成。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菴。翠屏洲詩人王君柳村。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瘗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餉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為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算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莫之。且即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為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條例

-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號。
-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收滿相字號。再收此字號。
- 一、印鈔書面。雙首。雙尾。每本皆然。
- 一、每書或寫。或掛。或掛。或掛。以便查核。
- 一、守藏僧二人。由監運司。月給香銀十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極之以為修書增貯之用。不給勿來。
-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繕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烟燈毋許近樓。僧有醫借書者。外人有堪編檢者。皆免之。
-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詳細知文字之。符充補之。
- 一、編號以相此胎禽等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餉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公百川。為治此藏事而藏之。此藏立則。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算所藏之書。藏此藏者。皆莫之。且即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鎮江二志。為相字第一二號。以誌緣起。千百年後。當與靈隱並存矣。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

右十三經注疏共四百十六卷。諸案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刻木。實始於此。逮南宋刻本。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由元入明。遞有修補。至明正德中。其板猶存。是以十行本為諸本最古之冊。此後有閩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監板。乃明萬曆中。用閩本重刻者。有汲古閣毛氏板。乃明崇禎中。用明監本重刻者。機轉翻刻。訛謬百出。明監板已燬。今各省書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閣毛氏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元家所藏十行本。有十一經。雖無儀禮附雅。但有蘇州北宋所刻之單疏板本。為賈公彥邢昺之原書。此二經更在十行本之前。元舊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雖不專主十行本單疏本。而大端實在此二本。嘉慶二十年。元至江西。武寧盧氏宜旬。讀余校勘記。而有慕于宋本。南昌給事中黃氏中傑。亦苦毛板之朽。因以元所藏十一經。至南昌學堂重刻之。且借校蘇州黃氏不烈所藏單疏二經重刻之。近隨巡道胡氏稷。亦從吳中購得十一經。其中有可補元藏本中所殘缺者。於是宋本注疏。可以復行於世。豈獨江西學中所私哉。刻書者最患以臆見改古書。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誤字。亦不使輕改。但加圈于誤字之旁。而別據校勘記擇其說附載於每卷之末。俾後之學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據慎之至也。其經注文。有與明本不同。恐後人習讀明本而反疑疑宋本之誤。故盧氏亦引校勘記載於卷後。慎之至也。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竊注疏不終卷而思臥者。是不能潛心擊案。終身不知有聖賢諸儒經傳之學矣。至於注疏諸義。亦有是有非。我朝經學最盛。諸儒論之甚詳。是又在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尋覽之也。二十一年秋。刻板初成。藏其板於南昌學使士林書坊。皆可就而印之。學中因書成請序於元。元謂聖賢之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安敢以小言冠茲卷首。惟記刻書始末於目錄之後。復敬錄欽定四庫全書十三經注疏各提要。於各注疏之前。俾東身修行之士。知我大清儒學遠軼前代。由此潛心效品。博學篤行。以求古聖賢經傳之本源。不為虛浮孤陋兩途所誤云爾。

編纂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即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備。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善人參觀。而得益矣。校勘記法。亦不盡善。故家大人不以刻本為善也。

江西改建貢院號舍碑記

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檐觸其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濘陷足。舍尾廟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汗。而羣資為飲。且潦盛之年。其水浸入閣西。場舍者深輒及尺。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國恩。廣額加錄。道才猝增。虛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踏出。千人坐。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之。于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徹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掘東湖淤土。增培舍

基。舍高而湖淤。蓋兩得之。舍屋之椽。盡覆以瓦。舍巷接石為路。舍尾改造廟室。以穴遠流。其礎于屋之外。加鑿鑿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閣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棟檁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臥而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為省內外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賢鳩之。非衆義之積。苟克舉事。非有所倡有所勸。苟克成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者王少宰。暨僚屬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頭煥然。氣象聿新。不其偉歟。今而後文學道誼科名之盛。當更有翊乎聖運者。爰誌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鳩工捐金名氏。而後之于碑。

改建廣東鄉試闈舍碑記

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即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予為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寬舒。撫浙及江右。見其舍皆湫隘。曾修改之。道光元年。予兼辦廣東巡撫暨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粵東試闈。本在粵秀山。應元宮前。國初用闈地。封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字舍太小。烈日凍雨。殊難耐之。予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若北段拆去巡屋。尚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廳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甬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闈後。間之在籍翰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吳蘭廷。李清華等。金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尚易。集子思浙及江右。皆曾修改試闈。今粵闈何不可辦。乃率官屬倡借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闊暨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者。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牆至前號舍之後牆。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為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為四尺六寸。舊舍左右牆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為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為六尺五寸。舊寫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簷之外長巷。舊多泥塗。雨水浸人。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滲泥之患。澆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廟。臭延於內。今為高廟。歌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瓦木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舊購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入。對讀所增建對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土地。舊有溝。雨潦陷足。今亦鑿以輻石。是役也。共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榜其工用之數。使其見之。以示不誣。工將成。請撰文刻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道光二年夏六月。

修陪場帝陵記

場帝被執後。殯於流珠室。室在宮中。應是今揚州宋寶佑廢城子城內。繼葬于吳公墓下。墓在雷塘之南。

貞觀中以帝禮改葬於雷塘之北。所謂雷塘數畝田也。嘉靖維揚志圖于雷塘之北畫一墓碑。碑刻隋煬帝陵四字。距今非久。不應迷失。乃問之城中人。絕無知者。嘉慶十二年。元住墓處。偶遇北邙老農。問以故址。老農言。今故在。土人名為皇墓墩。由此正北行三里耳。乃從之行。至陵下。陵地約畝四五畝。多蕪莽。者。陵土高七八尺。周圍二三畝許。老農言。土下有隧道。鐵門西北向。童時掘土。向及見之。予乃坐陵下。呼鄉民。擠土來。委土一石者與一錢。不數日。積土十八石。植松百五十株。而陵乃巋然。復告之太守伊君墨卿。以缺碑。築而樹之。

曲江亭記

出揚州鈔關。東南行二十四里。為佛成洲。或名浮洲。洲故揚子江心。所謂廣陵之濤。當在此矣。枚乘七發狀廣陵之濤。數百言。或以今揚州無大濤。執錢塘江潮以當之。誤矣。伏讀高宗純皇帝廣陵濤辨。足以證千古之疑。而黜朱彝尊等之論。且彝尊惟以山陰縣有廣陵王廟為據。不知宋之諸王封廣陵者三人。今山陰之廟。安知非南渡苗裔所僑建。豈徒江都于山陰耶。江海之變。為桑田者多矣。瓜洲上下。揚塵之地。皆古大江。既不能定江濤之必不變為桑田。又安能定漢之濤不在此。為大觀也。佛成洲中有紅橋。外通江潮。萬柳蔭翳。不見曠影。春桃夏竹。映帶于茅屋釣磯之間。秋冬木葉脫。金焦兩山。並立林表。予訪王布衣于洲中紅橋之南。乃畫其宅西地數畝。而建亭于竹樹之間。名曲江。尊高廟之說。思有以敬明此義。而誌此古蹟也。嘉慶十二年冬記。

元大德雷塘龍王廟碑記

余家業處在雷塘之北。其地名龍王廟。願求其廟無有也。問之老農。曰。廣前石坊之西王氏墓。乃廟故基。明代王氏以廟基為墓。遷其碑于虛東土神小廟。後余乃重耕土神廟。出其碑。洗而拓之。碑正書。篆額。乃元大德五年辛丑。昭毅大將軍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李闔奚等。重修宋龍王廟之碑也。雷塘在唐宋為巨浸。以其立都。淮運運當入泗。汴水濟漕故也。元用海道。而塘水尚存。明漕于燕。不特塘水仇怨等。乃洩水開阡陌矣。元讀碑有歲於靈蹟數百年。究不可沒。乃以墓處三楹。立座設龍王。庶使鄉民歲時有所禱祀。以濟旱暵。立其碑于庭之南。而記其略于碑陰。嗚呼。王氏者。明大宦。毀廟為墓。侯矣。余四世祖武德將軍。以明末葬于鄉之東北。曾祖考三世。神葬焉。今余獲碑。而復神祀。禮也。碑載龍有降雨之靈。宋封昭佑王。元代混一。區宇合淮。東宜慰司。錄于揚命中書。刻九行。司事撫治。全淮公元勳世家。頌德。重製式副。一字。己亥庚子。禱雨。皆應。八月廟落成。殿六楹。門六楹。環塔三十五丈。中塑像。旁繪兩部象。揚州路儒學教授馬允中。撰文并書。辛丑四月立碑。同官者正議大夫揚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移刺慶堅。奉政大夫治中馬居仁。奉政大夫同知。推官馬。判官劉知事。劉經。歷張提控。林監工。許其列。銜字。闕矣。居右之首行。移刺慶堅等。以次左之。蓋用元國書右行法也。官制與元

史皆合。惟字闕矣。以中書行司事。官揚州。于史無徵。元史列傳卷十八卷二十卷二十二。名字闕矣者。凡三人。考其官蹟年代。似皆不合。移刺慶堅等。亦皆不見于史。蓋此字闕矣。為史所失載之人也。

重修旌忠廟記

揚州舊城旌忠廟。祀宋統制魏公俊。王公方。康熙開墾。正曹棟亭。修之。朱檢討撰碑文。載在縣志。書集。余謁廟。廟毀甚矣。亦壞碎。求檢討碑。不可得。豈當時未刻石耶。嘉慶十二年秋。予鳩工重修之。立其象。設其主。與知古好義者。同祭而落之。

重修郝太僕祠記

江都郝太僕。明末守房山。死流寇之難。卹諡甚備。載在明史及表忠錄者。詳矣。祠在蓮花橋南法海寺旁。嗚呼。平山十里。笙歌畫舫。四時不絕。其來祠下拜而弔者。鮮矣。丁卯秋。余重葺之。敬誌數言。以待後人繼。其之也。

秋雨庵埋骸碑記

禮記有掩骼埋胔之文。宋漏澤園本于漢河平四年之詔。豈惟釋氏骨塔云爾乎。揚州西門外長邨三里。枯家壘。骨多暴露。城中路死者亦置於此。顯瘞之淺。多為犬所掘。鴉所啄。是可感也。嘉慶丙寅。余首捐錢。樹秋雨庵。掩埋三楹。拾男女之骨。別而藏之。及其滿屋。乃瘞之。陳君景賢。捐庵側地數畝。為義家。僧人更築長牆圍之。以限犬蹟。于是城中好善者。各出錢助僧。成其工。僧曰。無以紀之。是溼人之善。亦不足示己之無私也。請仿漢石題名書錢之例。刻于石。具明白矣。丁卯秋記。

記任昭才

任昭才。鄞人。善泗海。余撫浙。治水師時。募用之。昭才入海底。能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嘗言海水十餘丈以上。有浪城人。再下則水不動。湛然而明。冬日甚溫。海底之沙。平淨無淤。亦無他異。浙海有珊瑚。但不若南海之堅。在海底視之。甚鮮。采之出水。則嫩萎無色。魚不一類。過泗者之旁。不相駭而去。惟大魚能吞人。當避之。大魚之來。其呼吸動及數里之水。水動知有大魚來矣。宜急避之。余所獲安南大銅砲重二千餘斤。甚精壯。甚愛重之。兵船載砲。皆遭風沈於溫州三盤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余命昭才往圖之。昭才用八船分為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一番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八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為一番。繫既定。乃撥其石入第二番之空船。是石船變為空船。浮起者數尺矣。復以二番四繩之末。繫二番之石船。繫既定。復撥石入第一番空船。是浮起者又數尺矣。如此數十番。數日之久。船與砲畢升於水面矣。余命昭才入水師食兵餉。擢為武弁。以病卒於官。

記蝴蝶磯子

嘉慶五年。余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門。獲其軍器。其砲重數千斤者甚多。其銅砲子圓徑四五寸。

又有蝴蝶蝶子。戰時得之。其子以兩半圓空銅殼。合為圓毬之形。兩殼之中。以銅索二尺連綴不離。蟻其索納入兩殼而合之。鎔鉛灌之。鉛凝而礎堅矣。以礎入砲。砲發礎出。鉛鎔殼開。索連之飛舞而去。凡遇砲船高橋帆索。無不破斷者矣。余仿其式造之甚良。姑記之以廣武備之異聞。

蝶夢園記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于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崗。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而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為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奈。丁香茶蘼。藤蘿之屬。交柯接蔭。玲峯石井。欹崎其間。有一軒二亭。一臺。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散綺看花之句。常懸軒壁。雅與園合。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為太常仙蝶。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圖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是園又屬他人。回憶芳華。真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為畫園圖。即以思翁詩繪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武昌節署東箭亭記

聞亭池館。古人恆為之。然微歌行。亦之修。無謂也。矯之者或不窺園。且微風伐木。其過不及也。亦相去非遠。予每駐一地。必備草葑花木。以寄消搖之情。武昌節署東南有圃。久廢。不易治。乃擇東北隅十畝之地。築土垣以界之。用廢園門材。立為東箭亭。曰東者。所以別於署西馬射之堂也。亭之外。植梅柳桃桂。及雜竹樹。又移廢圃之石。蓋為小山。暇日或較步射於此。且書卷案牘。雜陳於竹窗花檻之間。摘蔬滷茗。泊如也。勿以華靡損其性。性損者折。勿以枯齷燻其情。情燻者偏。譬如射者立乎中道而已。

置湖南九路衛祠田記

先兩球庵公。以武進士侍衛。乾隆初年。出任湖南九路營遊擊。值逆苗侵擾。城步綏寧。公隨鎮章鎮總兵劉策名。躬蒞身先士卒。十戰皆勝。苗穴平。餘苗八百戶。乞降于公。公力保于總制張廣泗。皆得不死。又以九路北山歸軍民為糧牧地。軍民感德甚深。于公陞任後。建祠堂于九路衛城。歲時祭祀。歷久不衰。嘉慶初。元寄資為修葺計。湖南按察使秦瀛。復率屬加修為既公祠。記刻于石。二十二年。元奉命來制全楚。秋九月。閱兵至湖南東路衛水各營。方擬回至西路來拜祠前。而在衛山奉移制兩廣之命。速由永州入粵。未得到祠。瞻拜于心。惘然爰復留白金二百。屬澧州牧慈利縣令買田若干畝。留于祠中。以增修祭之用。刻石記之。

羣經室三集卷二

商周銅器說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為古人篆隸。非經文隸楷。楷傳寫之比。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彝器。故繁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觀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妄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箪瓢不為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鐃不為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

山左兼齊魯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萬峯之時秦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命視學山左首謁關里觀乾隆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觀相圃次登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衍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濟寧學觀戰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所得漢洞石象歸而始有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舉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舉使者爲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倍皆始爲修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命總督兩湖繼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之暇即事致覽引仁和朱朗齋文錢塘何夢華元編假師武虛谷儲益都段赤亭等爲助竟濟之間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賸備肥城展生員文

縣家有石劍光似泰山金石志蓋本亦亭亦有益都金石志蓋之得刻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遺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僭釐沂鎮靈岩五峯諸山亦亭或春極而行架岩澗水出之惟脫相載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桂未谷錢塘江程香吳江陸直之鍾鉅野李退亭伊濟寧李鐵橋東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守州牧縣令舉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入錄者亦日以聚舊家藏弄之目錄如曲阜孔慶部在滋陽牛空山運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淵如觀察竟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即以入錄石之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并毀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搜羅未到及尙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人續而錄之以補今時之缺略焉六十年冬草堂斯定元復奉命視學兩浙舟車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校勘凡二十四卷所以資經史彙錄證據者甚多若夫匡謬正譌尙有礙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生方督師轉餉鐵逆撫豫寒暑勞勩嬰疾已深雖有伏波據鞍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故楚雖羽被粉飾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爲元詞館前輩與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治山之外舅也學術情誼誠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哀然成卷祿而先生竟未及一顧也噫是可悲已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此册款識五十九種爲王順伯復齋所輯內舉良史禮識十五器皆秦燔之物此外朱敦儒一器禮識數行以詞意推之亦似燔筆蓋敦儒子爲燔所用宋史本傳所識語甚遲而節不終者此外周師且鼎楚公鐘饒姜鼎爲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乃劉炎張昭洪達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王復齋所

輯裝成册而釋之者也兩浙名賢錄云復齋名厚之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歷官淮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洪容齋四筆云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在王順伯家順伯別有復齋碑錄已散佚宋陳思賢刻蓋編引之又慶元黨禁中興編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僞學之籍其人之行誼學術可以觀見三代法物自足萬古不以遇秦氏爲辱不以歸王氏爲幸周孔之書爲趙忠定朱子所讀又何嘗不爲秦檜韓侂胄所讀嘉慶七年予得此册于吳門陸氏加以致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之

釋宋戴公戈文

戈之內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朝次行八字曰王孟戴公慈也考改下牛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造何以謂歸爲朝也詩怒如調飢釋文作朝今作歸者字形相近而刀鑿少誤朝音周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觀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每同字也謂商戴公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已辨于商賈末跋中史記戴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爲歸者石鼓文作歸是是其證也謂等爲造者古戈造字多作等形即告字造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有齊節墨者乃即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刻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作至于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歸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故文鑿而非非後人所僞託矣

晉真子飛霜鏡拓本跋

真子飛霜鏡迄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菊一人披衣坐成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童短劍二鏡一又一物不可辨右方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帶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值鏡之中虛其腹下即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街半月形月中有顧兔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真子飛霜真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帶畫月內加兔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霞句日中有陽鳥同此形矣真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即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子豫章宋書戴逵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達一人實兼綜之真子將毋即達也錢博士站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真子若非戴逵微此鏡則真子無傳矣爲遠鏡可寶非遠鏡尤可寶也

秦琅邪臺石到十三行拓本跋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秦石刻墮入

海鄉。福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邪臺秦二世石刻。巋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傲諸城學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沉黝。質甚粗。而堅若鐵。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許許。前知縣事。秦州宮懋讓。鎔鑄東之。得以不頽。前知縣事。信父某。于碑南面磨平。進裂痕。刻長天一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蓋同一有事於此。而學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首行五夫；二行五夫；楊穆皆二世所刻從官名。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少異。今計首行五夫；三字。二行五夫；楊穆五字。三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四行始皇帝所爲也。今製八字。五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六行始皇帝其于久遠也。七行如後世爲之者不稱八字。八行成功盛德四字。九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十行史夫；臣德味死言臣九字。十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十二行因明白矣。臣味死請八字。十三行制曰可。三字。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碎點。是始推擊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兩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行八字。二行與三行相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藤蕪皆滿。稍去周視之。再無可辨之文矣。別有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助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雅琳所載。宋荅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又元仲夏登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間。由此可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下耳。

秦泰山石刻殘字跋

秦泰山石刻殘字。乾隆間燬于火。世間獨本漸少。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以舊拓本。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漢西嶽華山碑石。同置北湖祠。遺。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西嶽華山廟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缺處。

漢延熹華嶽廟碑拓本軸字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刻本。即四明本。明時藏事波豐學士。無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謝山有跋。載諸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奮物。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成展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刻未標。是以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燬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衛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子所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也。其第三本。爲明陝西東雲駒兄弟郭允伯國朝王山史張力臣。凌如煥黃文燧諸家所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爲明長垣王文孫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尹所藏。藏。有王覺斯朱竹君等跋。今歸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刻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既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墓祠矣。復攜拓本至京師。拓本紙力已敝。急爲裝池。成軸。復借鈎長垣百字補于缺處。并記以詩。嘉慶十五年華山碑既標。成。從桂香東少宰。乃處得觀長垣本。摹其碑右所全百字。雙鈎補于此碑缺處。是年冬。竹君學士之子少河。錫。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之龍泉寺。各攜山史四明二本。校讀。日。二本蓋同時所拓也。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

金石十事記

客有問於余曰。子於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數指而計之。有十事焉。余真山左金石數千種。勸爲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真兩浙金石千餘種。勸爲兩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積金拓本五百餘種。勸爲積古齋鍾鼎款識。事之三也。揚州周散氏南宮大盤。東南重寶也。藏丁卯。離使者獻於朝。余模鑄二盤。極肖之一。藏府學。一藏文選樓。事之四也。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爲二。一置杭州府學明倫堂。一置揚州府學明倫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揚州甘泉山。得西漢中殿第廿八二石於厲王冢。天下西漢石。止此與曲阜五鳳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遺書佐至諸城琅邪臺。剔秦篆於棗井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漢府門之倅大石。二人仆於野。爲樵牧所殘。余連車運致。曲阜。與相圖中並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華山廟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殘字。與天發神籙二碑。同置北湖祠。事之十也。客曰。善。此十事於金石爲有力矣。余曰。不敢不勉。尚願增其事焉。

散氏敦銘拓本跋

此敦朱兵部爲。釋析父之義甚精。陶太史。釋散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太史又謂此篆瘦刻勁挺。蓋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木爲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于土范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范爲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

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即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量與否。梓人任其責。考工記。鄭而實不盡。非在梓人。抑填範金者。但遵梓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鋒不出鋒之別。此散效銘。以刀刻木之蹟。顯然可見。查瘦而出鋒者。

甘泉山發石記

嘉慶十一年。予在雷塘。慕虛。曉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蓮于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帶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間。歸而命工以紙搗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弟百册三字。其二石尙未能辨。以俟識者。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即登置郡齋審視之。復以搗本示江君鄭室。江君曰。此漢淮南厲王冑家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家。早。嗚鼓攻之。輒致雨。今家基不可覩。而西峯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臯子。然則臯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即罕觀。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古。若應太守。惠政雅風而出者。十二年。太守以此石于府學。暨開。并屬元記其事。遂書之。

翁覃溪先生蘇齋跋云

廣陵厲王冑。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亂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冑子竊。此文稱中殿第幾。則是冑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冑中石也。漢刻最在前。由冑初變隸。有橫而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鄒君開石門字。亦未變隸字勢。而遜此石動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國除。在五鳳四年。此蓋在昭宣之間。視五鳳二年石字更在前耳。

二郎廟蔬圃後石記

嘉慶丙寅。予過揚州新城。華提庵僧舍。經二郎廟蔬圃。見有破古石并闌。似有字痕。洗拓之。乃三石。三石。數字。黑字之上字不完。似是淳字。蓋以熙爲年號。逾十年者。在揚惟淳熙耳。十字下似是年字。爰移置華提庵東廂內。并記之。丁卯秋日。

積古齋記

李義山詩云。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義山唐人。尙不見器而重其詞。況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詞。且有其器耶。所以予於鐘鼎古器有深好也。與吾同好者。有平湖朱子。甫。右甫。得一器。必摩挲者。證之。於經史多所裨。予政事之暇。藉此羅列。以爲清娛。且以備案牘之勞。兒子常生。好兒童之篆刻。亦刷拭以待。壬戌臘日。舉酒酬賓。且屬吳縣周子。相。相。積古圖。是日案頭所積。凡鐘。二。鼎。三。觥。一。豆。一。區。二。蘇。一。卣。一。斝。一。角。一。爵。一。解。三。瓶。一。洗。三。劍。一。戈。六。壘。一。弩。機。二。削。一。鏡。二十。鏡。二。及刀布印符之屬。同積者有五鳳黃龍天冊與寧成和永吉天冊。蜀師八觀。謂之積古者。元督學山左時高。

宗純皇帝賜御筆筆誤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誤。試題積古論爲積古論引過一事。元泰摺謝恩。奉批答云。文佳。非徒頌即規。巨懇。豈能于聖德規頌萬一。而積古一言。反有深愜私衷者。因名蘇山左金石之齋曰積古齋。所以紀念述事也。茲之名圖。猶此志也。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竹雙勾刻石。尙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奇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間。使諸生究心史籍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間。并拓二本爲冊。審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結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遠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有郭香祭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嗜書者。語見都南漳元。引徐季海。古跡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無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信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閉居柘。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即左信之弟。必是信使敏促邕入都。當歸以官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注信敏意矣。延熹八年春。信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道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哀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當與伯嗜相善。伯嗜延熹八年以後。蹤跡或在宏農。或在醴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郎。案帝熹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冕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嗜首發議。趙郭香四分術。爲非安。光見議罪。光和三年。伯嗜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勸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嗜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遊之蹤跡。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嗜卒。年六十一。論災異時。年四十七。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跡如此。然所據者徐季海言而已。亦未敢定也。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伯嗜本傳。光和元年。年四十六。與六十一卒。相舛一年。未知孰是。

余所藏古人名印，以百數。子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史有所見者，自漢至唐，得廿八鈕。余因第而錄之，即命常生釋注之。一曰：秦泰嘉，作曲短形，旋轉五字。曰：海上嘉月餘。此印形曲甚古，世所罕見。秦嘉立楚王陳涉之倫也。

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陳王初立時，陳人秦嘉等皆特起將軍，圍東海守陳。陳王使武平君平將將軍監都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陳王。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因遂以王命殺武平君。時及陳王敗死，秦嘉等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龍使秦王，欲與并力。秦王曰：聞陳王敗死，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龍曰：王不請楚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于天下。田儼謀殺公孫龍，地理志泗水有淺縣，考淺在今安東州地。

二曰：李廣其漢飛將軍耶。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傳。廣，關西咸陽人也。廣家世受射，孝於十四年，廣以其家世受射，乃為史記。子擊匈奴，為郎，為武騎常侍，孝景中，從為上谷太守，武帝立，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後以衛尉為將軍，擊匈奴，兵敗，免為庶人。數歲，召為右北平太守，居頃之。

三曰：劉勝，勝景帝子，封中山王者。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為中山王，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枝，樹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四曰：劉慶，六安其王孝武所封。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東漢王帝，以孝武皇帝封于枝，樹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五亦曰：劉慶，河間孝王。漢書卷三十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慶於故衛山地為六安王，立三十八年。五亦曰：劉慶，河間孝王。漢書卷三十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慶於故衛山地為六安王，立三十八年。

六曰：司馬遷，遷漢太史。史記卷一百三十三：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諱司馬遷，字子長，自周之末，歷世相傳，世為太史。七曰：張勝，同蘇武使匈奴者。漢書卷九十四：蘇武傳。武使匈奴，張勝與武俱，武使匈奴，張勝與武俱，武使匈奴，張勝與武俱。八曰：孔奮，後成君孔次儒也。漢書卷五十一：孔光傳。光，字季美，少為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九曰：楊忠，漢安平侯。漢書卷三十三：景十三王傳。楊忠，漢安平侯。十曰：陳萬年，漢廣陵太守，御史大夫。漢書卷三十六：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人也。為郎，更察舉，為郎中，遷為御史大夫。十一曰：張山拊，漢儒林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漢書卷五十八：儒林傳。張山拊，字長安，平陵人。十二曰：王莽，漢平陽侯外戚也。漢書卷六十八：元后傳。王莽，字稚孫，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在女政君，入掖庭為家人子。後宣帝選送太子宮，嘗有身，生成帝。元后崩，元后崩，元后崩。十三曰：鄭崇，哀帝時丞相。時為御史大夫，後為御史大夫，後為御史大夫。十四曰：王匡，起綠林攻莽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莽以安農為名，將數萬人北度河，入左朔州，圍城。十五曰：王憲，自稱漢大將軍，東宮太傅，後宮乘其輿服。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莽以安農為名，將數萬人北度河，入左朔州，圍城。十六曰：劉玄，不仕莽，後封安眾侯。後漢書卷五十五：安眾侯傳。玄，字聖公，南陽人也。十七曰：李忠，後漢豫章太守。後漢書卷十一：李忠傳。忠，字仲德，東萊黃人也。元始中，為郎，王莽時為新野侯，長始立拜都尉，官遂與

任光同本光武有大將軍封武國侯。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建武十四年，三公典選，為天下第一。選豫章太守，去官十九年卒。十八曰：張根，漢武始侯子，當之兒。後漢書卷二十五：張根傳。根，字公典，選為天下第一。選豫章太守，去官十九年卒。十九曰：張根，漢武始侯子，當之兒。後漢書卷二十五：張根傳。根，字公典，選為天下第一。選豫章太守，去官十九年卒。二十曰：徐成，漁陽太守。後漢書卷七十一：徐成傳。成，字仲德，漁陽太守。二十一曰：張成，千秋江夏太守。後漢書卷五十七：張成傳。成，字仲德，千秋江夏太守。二十二曰：寶武，大將軍也。此印模範嚴正，篆跡明切，凜然有生氣焉。後漢書卷五十九：寶武傳。武，字仲德，大將軍也。二十三曰：李豐，蜀諸葛武侯表為江州都督。三國志卷四十四：李豐傳。豐，字季德，建興八年，請葛亮表為江州都督。二十四曰：陳武，三國吳偏將軍。三國志卷五十五：陳武傳。武，字子烈，吳將也。二十五曰：劉淵，晉元海大單于。晉書卷九十九：劉淵傳。淵，字元海，大單于。二十六曰：張偉，北魏征南將軍。魏書卷七十八：張偉傳。偉，字元海，征南將軍。二十七曰：馮亮，北魏魏高好佛理者。魏書卷七十八：馮亮傳。亮，字元海，好佛理者。二十八曰：雞林道經略使，印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為由知為仁軌印也。雞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專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新唐書卷三十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為雞林道經略使。二十九曰：雞林道經略使，印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為由知為仁軌印也。雞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專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新唐書卷三十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為雞林道經略使。

與王西泮先生書。往歲奉到賜書，閱元所刊鄭可農碑頭垂筆所防，元已據洪氏隸續，及目驗今曲阜漢碑舊式為對矣。既思漢碑之所以有垂筆者何故，其垂筆或左垂或右垂者何故，今似得之。取以就正于有道古碑之制有

皇朝通志 卷三

皇朝通志 卷三

皇朝通志 卷三

皇朝通志 卷三

皇朝通志 卷三

皇朝通志 卷三

二、為中廷麗牲之碑。一為大夫以上非空之碑。禮記棺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碑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記注云：豐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柩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為鹿盧下棺，以梓繞天子六梓，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梓，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梓，二碑，士二梓，無碑。孔冲遠疏云：梓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槨，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未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據此數義，知古人葬碑有穿以貫鹿盧，其梓繞鹿盧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為此輩，以限梓使滑且致外脫，如今石井欄為繩所漸離之形矣。漢碑有穿有輩，必效三代遺制，其輩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縫水蓋其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即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商銅距未跋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觚，觚各闊三分，頂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橫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填之。曰：商。距。未。用。蓋。商。國。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沈。君。心。醉。據。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距。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為。弩。飾。孔。檢。討。約。亦。以。為。飾。弓。箭。者。此。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為。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繁。物。距。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距。子。巨。黍。異。黍。同。機。據。此。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倬。注。欲。改。黍。從。來。誤。矣。此。末。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人。為。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適。密。此。銘。區。黍。相。韻。蓋。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錡。同。部。平。聲。之。之。與。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譏。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末。字。者。此。弓。箭。未。必。即。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仿。其。名。而。為。之。故。國。策。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箭。末。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尊。溪。閣。學。據。商。國。二。字。以。為。商。器。按。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蓋。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為。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于。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詩。也。皆。其。證。也。

宋揚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余藏宋揚鐘鼎款識册內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公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榮也跋云：紹興十四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名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奏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為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奇，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之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刊，咸其妄仍，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北宋時所攝，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即諸家所刊，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册至武昌，與

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不知存亡，願留此揭紙流傳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揭本，得度藏于節樓之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觀察蔡廷共摹其篆，并楚諸鐘鼎文字，揭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間，題曰楚中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佳八月甲巳，楚公自作夜雨雷鐘，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中六七月間，每夏雷雨之少，此鐘所鑄，裸鬼，即是雷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年雲霧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不旱，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殷其未歇，臨窻展册，再題後尾。

吳蜀師輓考

吾鄉平山堂下滄河得古輓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間，久載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為何代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輓，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為吳中作輓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為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輓為孫峻所作，廣陵城變無疑矣。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為司馬溫公筆，苦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摩崖碑，為公仲孫備制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仲孫備作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為有據矣。

秦漢官印臨本序

揚州方君槐精于刻印，以乳石撫秦漢印，無不肖其形神，刻將成，弟而讀之，以類相從，曰王，曰石，曰侯，曰侯夫人，曰將軍，曰將，曰督，曰軍，曰尉，曰司馬，曰軍曲候，曰大夫，曰太守，曰牧，曰史，曰丞，曰長，曰從事，曰相，曰宰，曰佐，曰士，曰使者，曰三老，曰祭尊，曰監，曰臧，曰橫夷王君，曰橫夷侯，曰橫夷長，其印以數百計，古人之印有鑄者，有鑿者，有精工者，有粗略者，各極其妙，今悉以刀法摹得之，可謂形神畢肖矣，秦漢人文字不多見，此印文一紙，可以備秦漢摹印之法，兼以補證漢書官制地理之遺，豈徒篆刻哉。

以重修落成命十一府士子賦詩紀事。凡得詩千有餘篇。極一時之盛。擇其佳者。付武肅齋孫泳錄之。沐從金版來寓此。庀材樹石。實始終其事。即為元述此大略。屬為記。且自以錄古書丹刻石者也。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杭州水利自古重之。今之省城南北十里。東西五里。為長方形。西湖居其西。湖水入城有三路。一。湧金門。居正西。一。湧金旱門。環帶溝。居西少南。一。清波門。底流福溝。居西南。流福溝。自清波門外學士港。導水入流福寺。溝入城。由街底伏流出。府西青龍庵。經府南面。自東折而北。過府學。逕司東。至杜子橋。環帶溝。水西來會之。東過紅門局。三橋址。折而北。至定安橋。湧金水門之水西來會之。入滿營城。八字橋。分為二。一。東出滿營。過聚安橋。入小河。至中河。一。西過龍翔宮。至丁家橋。折而北。出滿營城。過泉司。西至回龍橋。折而東。由觀橋入小河。過金管橋。入中河。中河匯各水南行。至新宮橋。其金管橋之下。有濬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水來會之。太平溝水亦自三橋址分流而南者也。中河過新宮橋。又至撫院西。分為二。一出鳳山水門。東行城外。北折至候潮門外之永昌壩。一。由通江過軍二橋。出候潮水門。至永昌壩。入城河。又至會安壩。達東新關。至海寧州。是水凡三折。貫通城內外數十里。南至閘口。北至武林門外。波濤舟楫皆賴之。乃數十年來未加濬治。惟湧金水門向通湖水。其環帶溝微通涓滴。流福溝塞久矣。且連河三橋址數里高淤。滿營河亦淺阻。每遇大雨。城內泛濫。司府縣署刺舟而入。居民多臥水中。府縣賦以枯槁。出獄多瘕囚。下河中河之水。反致淺濁。無來源。水利若此。當治乎。甲子春。予首捐廉俸。官士商亦各出資。計銀四千八百餘兩。計開廣學士港十五丈六尺。自學士港流福溝。至三橋址。掘七千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橋址北至滿城。南過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金管橋。通江橋。過軍橋。慶豐關。等處。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由是清波門首受湖水。清清洽洽。入流福溝。過運司。前會環帶溝。至三橋址。會湧金水門水。入滿營城。暢通無泛濫之苦。濬司前諸山水亦入太平溝。暢流無阻。其西之湧金。西南之清波。正南之興隆。西北之聖塘。澗水石函六開。設金木水。火土五版。視西湖水盛衰。增減啓閉。委其事於杭州水利通判專掌之。兩縣主簿。運司經歷。分司之。院司府縣督察之。別具文案。以備考。自茲以後。每歲十一月。濬治一次。毋減工。毋累民。是役也。杭州人候銓同知邱基。知水之理。身任其事。經營十閱月。工乃畢。刻碑記之。并刻圖于記文之後。且載捐銀人名于碑陰。置碑于吳山海會寺。是寺也。為祈晴雨。長官共集之地。庶幾其覽而知。勿久而廢。焉。嘉慶十年上元日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元幼為文。漢學而壯。未能精熟其理。然說文脫字。時時校及之。昔但得元張伯顏明府諸本。即以爲秘册。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爲無上古册矣。按是册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無錫尤延之在貴池學宮所刻。世謂之淳熙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間

擊經室三集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錢塘表忠觀。宋熙寧十年。趙清獻公請於朝。始建於龍山吳越文穆忠獻兩王墓側。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此以修護之。理宗時。官給田三百畝。以旌奮功。元至元初。遇兵燹。觀墓俱毀。明。正德開。遂爲江尚書兆域。嘉靖三十九年。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巡按御史周斯盛。布政使胡堯臣。按察使胡松。提學使范惟一。以靈芝廢寺故址。遷建新觀。即吳越時故苑。在湧金門外。今所重修之地也。當時有武肅十九世孫德洪。自餘姚來守此觀。飭俎豆。輯譜牒。湖山靈爽。神實憑依。春秋脩。爲最盛焉。崇禎中。都御史熊飛復修輯之。國朝康熙四十四年。聖祖仁皇帝南巡。賜保障江山額。雍正四年。世宗憲皇帝加封爲誠應武肅王。今皇帝六次南巡。屢駐蹕。凡五賜宸章。褒功述事。且命有司。以時致祭。蓋自忠懿宋初。納土以來。未有食報增榮如今日者也。今武肅裔孫璋斌等。以廟宇少頽。呈請有司。修葺。於是巡撫吉公慶。布政使張公朝。總督運使阿公林保。各出俸錢。命知杭州府李公亨。特董修之。增建碑亭。左右六間。畫廊三十間。正殿基培高三尺。易墜垣以甃石。重肖五王像。設計費白金三千四百兩。有奇。又增給銀六百兩。置礮連司庫。發商權子母。爲歲修之費。歲事于乾隆六十年元。以是年冬奉命督學浙江。入觀展拜。樂觀厥成。爰

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某定間止卷二八葉及卷九十九葉書口並有某定壬戌重刊本記可見其中佳處即以脫文而論如東京賦上下通情注宋本卷三毛本脫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廿二字又重舌之人九譯注宋本卷三毛本脫韓詩外傳至獻白雉于周公廿三字秋興賦天見朝以彌高兮注宋本卷十毛本脫杜荀至高明廿字以上毛初刻本思元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宋本卷十毛本脫蕭該晉至廣雅曰彼邪也卅五字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我求明德注下宋本卷廿毛本脫正文得候戾止八字注文卅二字七發客見太子有悅色下宋本卷廿毛本脫數百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中異文如蜀都賦千廡萬室宋本卷四晉府本毛本室改屏則與上下文出術等字不韻矣羽獵賦羣娛乎其中宋本卷八翻張本晉府本毛本媿改媿則與漢書楊子雲傳不合矣宋書謝靈運傳論莫不寄言上德注引老子德經宋本卷五翻張本晉府本毛本並作道德經不知德經二字見陸氏經典釋文及禮記正義也吳都賦鱗材悍壯注引胡非子宋本卷五毛本胡改韓不知胡非乃墨子弟子見漢隋史志也騷下山鬼篇宋三秀兮于山間宋本卷卅注文三秀上晉府本毛本增逸曰二字此沿六臣本之舊崇實本不當有也永明九年策秀才文自胡俗澆弛宋本卷卅及齊故安樂昭王碑文攝照明庶宋本卷五十翻張本晉府本毛本胡改然古書多作萌也亦非他本之所可及元人張正卿翻到是書行款一切頗得其模範第書中字句同異未能及此若翻張本及晉府諸刻改其行款更同自鄙矣情是册缺第四十一四十二兩卷近人即以正卿本補入雖非完書實亦希世珍也此册在明曾藏吳縣王氏長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則內容實氏泰與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吳氏獨怪册中皆有汲古閣印而毛板說脫甚多豈葉板後始獲此本未及校改耶元家居揚州舊城文樓巷即隋曹憲故里李崇實所由傳文選舉而為選注者也元既構文選樓于家廟旁繼得此册藏之樓中別為校勘記以貽學者裝訂既成因序于卷首

送楊忠愍公墨跡歸焦山記

楊忠愍公墨跡一卷共五幅一為開煤山記一為曠所苦陰雨述懷詩一為哀商中丞詩一為元且有感詩一為與于繼津書此卷本藏謝東野少宰塘師家師嗣將神庶常恭銘以贈梁山舟侍講同書侍講不欲全留之但割存與于繼津一書而返其四有跋記事與翁覃溪開學方綱跋并存卷中庶常以元撰少幸慕銘故以此卷贈元元卻之不許藏數年欲歸之焦山故於卷中鈐以官印尚未致送也焦山仰止軒者明天啓間建奉忠愍木主舊在水晶菴今兒無存嘉慶丁卯付秋屏覺鐘請改立忠愍公主于焦際菴後屢中元稍葺新之重題木扁且邀翠屏洲詩人王柳邨豫歸之焦山軒中此風願也明嘉靖壬子忠愍約唐荆川至焦山詩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妾如須先生接仰止軒詩云六派風流今不

滅十行疏草未全焚原因報國成忠愍翻似完身傍隱君今卷中詩文并存仰止軒舊與漢隱菴遠今軒在荏後似姜先生詩據為今日兆者二公忠義之氣與江山共千古茲與漢定陶鼎同置方丈固其宜也又元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府志二部乃張本青學士藏所贈其開舊聞古蹟甚多極可寶貴乃謀之鎮江人無有葉之者今亦附忠愍卷同付秋屏暨其師借庵巨超兩詩僧世守之如翠刻墨跡鈔寫志書祇可在山為之勿令俗夫持去也嗟夫卷帙之藏昔人比之雲煙過眼若賢忠之遺蹟史志之文獻固未可等量之惟是子孫少不肯非飽蠶蠶即歸鬻失平泉艸木能終不與人哉世家祕閣之藏不如名山僧寮之寄較然明矣茲送卷歸山事元作記存之拙集中且當代賢卿名士亦多題詠載之各集海內共知為焦山之物若他日有不肖僧徒以此賣之他人之手陳之几皮之架人皆能說所從來而賤之恐世間無此僧父也

焦山仰止軒記

明嘉靖壬子楊忠愍公與唐荆川先生約同至焦山忠愍詩有云楊子懷人渡揚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天啓開郡守于水晶庵後建仰止軒奉忠愍木主今已圯矣漢隱庵者舊祀漢焦孝然先生其後軒甚虛敞余與寺僧覺覺丹徒王君豫議以後軒名仰止軒加以修葺立忠愍木主祀之又余舊藏忠愍墨跡五紙共一卷久為墨林所重因鈐以官印跋而歸之軒中王君亦以所藏忠愍文集板同置軒中庶幾忠烈之氣與江山共千古矣同奉主至焦山者甘泉陳本禮黃金余之弟亨子常生并題名葉有後金霞霞泳書

連理玉樹堂壽序

辛未夏元在京師得表叔江玉華先生書知由欽來揚州應其弟吉雲表叔之請也古人偶一相思千里命駕況此連牀笑問風雨至情至性骨肉之恩在焉是可感已元童時遊樞里舅祖之庭舅祖文詞名家素持禮法閨門以內既和且肅先生以孝謹著于時吉雲先生為先生幼弟先生教之友愛備至吉雲先生亦事兄彌篤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歲丙寅先生于欽村老屋建小軒三楹題曰知遠實有戀鄉里返素朴之志乃由揚歸居于欽又恐吉雲先生或失故步將去揚而志四方也故題揚州老屋曰留雲閣以寓意于今蓋亦五年矣中間先生來揚州者再今且壽七十吉雲先生總離務不克歸欲省其兄乃復迎兄至揚將離離思解海船兄弟之間怡然如此先生幼諳書工詩善措法惠定字腐樊謝沈學子諸先生皆曾館于家先生習染所及聞見深遠履蹈儒術沈潛書史不食兼味遠聲色而淡貨利又其壯年涉歷江湖退隱定省施濟貧困陸陸甚廣垂囊而歸蕭然寒素迨去江淮紛華之區依祠墓耕讀之地卻掃課子若將終身常作招隱詩以示弟然則先生生平行誼可以概見矣昔諸葛武侯有契于淮南子濟泊凝靜之旨擬之先生豈為過哉連理玉樹堂者揚州康山之麓有二玉蘭樹交柯連理而生元舅祖亭先生所居也吉雲先生既為鶴亭方伯後于先生雖出為從弟而情誼彌篤無異鶴亭梓里南

先生之相友愛也。連理之木。古人以為嘉應。故在漢碑中為圖刻之最古者。論語曰。君子務本。又謂孝弟。乃為仁之本。本之不立。枝葉尚不能榮。況連理乎。斯樹之生。蓋有所應。爰繪為圖。以徵戚友之詩。元文詞。鄙拙。不足表揚。惟是幼年受知于先生最早。撫之無異子姪。故知先生亦最深。用記頌末以為序焉。

晚鐘山房記

杭之淨慈寺。所謂南屏晚鐘也。昔江少司馬蘭讀書寺中。寺西南牆外隙地。司馬構屋數楹。北轉外環以廊。中奉佛像。嘉慶八年秋。余過揚州。司馬語余曰。此屋未圯耶。吾遠祖吳越侍御有德于浙。均設斯主。余曰。六一泉三堂余已遷主數百矣。是屋也禮亦宜之。九年春。司馬治河赴淮。北江君鴻。江君士相。以資來葺新之。于屋西建樓一楹。可望西湖。余名其屋曰晚鐘山房。樓曰屏山樓。于屋之背立一龕。設吳越侍御史充鎮海軍節度判官江公景房栗主。以皇清誥授中議大夫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江公承珩。誥授光祿大夫。賜布政使銜。江公春。誥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江公進。誥授中議大夫。候選知府江公昉。四主從之。侍御名景房。字漢臣。吳越常山人。宋太平興國初。吳越納土時。充鎮海軍節度判官。奉版籍歸宋。吳越賦重。增三斗有奇。民病之。侍御沈其籍于河。以罪自劾。幸免。手誅。後王方贊奏定賦一斗。浙東西十三州民受其德。賦減于王。沈籍實始于此。事見元張樞所撰沈籍記。及宋史王珪傳。以六一泉遊愛堂之例。準之。是主固宜也。轉運使。侍御二十六代孫也。雍正元年。以戶部郎中出知嘉興台州二府。用宋子舊法。修台州太平水利。撥鹽運使。輸資修海塘。有惠于商士。齊次風侍御。公所植土。隸書院稱弟子焉。方伯贈少司馬太守皆侍御二十七代孫。贈公以子蘭賞。贈如其官。今修山房江君鴻者。轉運之孫。太守子為方伯後者也。士相者贈公之孫。少司馬之子也。修山房設主既畢。遂書石記之。俾浙人知侍御史之主所由來。他日江氏子孫往來揚敬者。入山房而拜焉。不亦宜乎。

鄭氏得墓圖跋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產。生四子。元嗣。元化。使如。元勳。即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傑事。被訛言遇害。元化子為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傳。使如後人。修休園志于雙忠事略不少。并官職亦略之。殊無識也。職方事實。見李清王心滿。杭世駿所撰三傳。而杭傳為最詳核。余與職方裔孫新市孝廉。是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寄得墓圖題。案圖職方公孫諱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率其僕。昇板渡江。遠避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于江南。句容。穿長林而東。至鄧家邊。潘姓。卹一老者。自言向及見葬事。并能指其處。但在深山。為虎穴久矣。請朝募徒衆。操兵仗。渡溪嶺。遂達墓所。斷碑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載展道圖。敬此忠孝得墓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舊藏職方畫山水一幅。各傳亦未言其善畫也。并舉此畫歸之茂才。以為先忠手澤。可寶也。

碧紗籠石刻跋

王敬公之才之遇。豈關黎所能預識。為之鈔籠亦至矣。而猶以詩愧之。福哉敬公。相業誠有可議。然其揚州大渠利轉運。以鹽鐵濟軍國之用。亦不為無功。坡公詩以關黎為具眼。亦過激之論也。古木閣院僧心平。屬書碧紗籠。遂論之如此。

二老重逢圖跋

朱竹垞。鄭寒邨。兩先生為老友。寒邨元孫勳。持竹垞贈寒邨詩墨蹟索題。余既和詩。且書二老室。俾勳奉二先生矣。勳復屬友繪二老重逢圖。蓋取竹垞詩別久重逢。轉傾倒之句。為此是時嘉慶三年秋七月。勳以薦舉老廉方正。寓吳山讀書。朱氏元孫萊墨林等。亦將來赴省試。相與拜此圖下。舊家世澤。百年未艾。是可慕也。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錢塘嚴氏。厚民杰之四世。五世兩代祖墓。在今京城永定門外。當明嘉靖時。有宦于京者。葬于此也。此後子孫在明。有內官京卿外官布按者。在我朝。有官侍郎總督倉場者。皆得近祭之子孫。以試事選官入京者。亦皆祭之嘉慶辛未壬申間。厚民從余在京師。每朝望必展其墓。親以土崇其封。復恐後人迷失之。乃畫圖多幀。首其地形。分藏族人家。且屬元以小記記之。其用心追遠。良云厚矣。墓在永定門外劉家窯之北。南向有碑。墓在七聖庵之東三里許。庵舊名安樂禪院。近在永定門外里許。墓之東南曰九聖庵。東北曰瀋家莊。西北曰李家村。高廟在墓東北二里許。墓後負城。城中月皇臺。可望而見也。至于祖墓祠之在杭者。厚民又積筆耕之資。買田以完糧祭掃之用。厚民敬宗孝祖之義。可以風矣。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為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為長。此至論。未可為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歎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

浮屠說

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或稱為佛圖。雖音同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為聲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佛也。說文佛字。訓為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皆稱佛。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後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詔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使當日苟單稱佛。則詔書曷不稱佛而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於後漢書。

西域傳明帝少見金人羣臣或曰魏收撰書以爲傳錄所對傳本無此西方神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壽宗爲宋人時始有佛之稱壽宗以晉宋以後之恆言改漢之舊語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遜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嘗浮屠屠道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藏于闐臺石室桓帝時襄楷言佛化黃老以諫魏明帝從宮西佛圖洛中白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化佛化與浮屠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按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乃成文其譯爲淨覺也何字爲淨何字爲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爲佛訓爲覺是浮屠爲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但一義蓋非其本矣其安曰佛者漢言覺竊謂單稱淨屠爲佛當始于晉宋之間北朝亦當在魏秦之際故石勒時尙稱淨覺爲佛圖澄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爲佛殆中國文士所改非蘭臺舊經本單稱佛也又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爲僧僧字不古亦晉宋人所造也

六合縣治山祇洎寺啟

嘉慶十二年余在揚州入西山酒城拜外祖林榮祿公墓治山者更在西數十里遂登之山多鐵可拾而鎔也治山之勢自西北崇山來西北東三面皆迴抱而虛其中有二泉自山中出匯爲溪南流注於江其東南之峯下而上銳有石脈出其下起爲岡脊南延數里爲原田實爲溪之東岸一在原上曰上陳莊別有下陳莊更在其南莊西向溪經其前溪之外有近山山皆卑迤邐相接至西南桂子山而止實爲溪之西岸立於莊之前西望近山之外復有青色遠山山形正方如屏與莊相對夕陽落山外時嵐黛更濃矣治山泉石濼迴水木清澗非郡城所有之境也山口有祇洎寺寺屋十數楹甚荒陋無舊碑記可讀然可少憩焉十四年多余重入翰林檢承樂大典見宋紹熙儀真志載唐開元二十三年六合令房翰祇洎寺碑文凡千餘言碑稱此寺吳始爲象塔梁以地若祇洎遂以爲名宋國公鎮吳州建寺隋皇爲晉王時立白樓隋末焚壞唐開元重建且有座飛萬鶴門結千龍影殿香臺雕甍楹柱三百間蓮宇十八變雲圖諸語然則此寺最古唐時且甚壯麗矣又碑云八百人遂以名村然則上陳莊即稱之爲祇洎村也亦可愛致而記之以告遊斯山者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余自束髮受書誦孫興公天台山賦慨然如聞金石聲嘉慶丁巳奉命督學浙江按部至台既竣事遊山中宿輿數十里出入泉石雲霞間飄然有出塵之思夜宿方廣寺寺在石梁之上飛瀑自枕遊瀉落如驚風凍雨終夜有聲次日曉發遇雨飛流百道動與人是相安午下天姥山鷓鴣清涼寺登仙遺像非徒太白之悲吟也嘉慶己未復以巡撫來浙中以防海事時往來其間然碌碌途不遑遊覽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矣今夏山中各寺僧以松江陳通判所錄方外志序於余台山之有專志始於元之無名氏

其書世已罕觀方外志則明高明寺僧無盡所撰也錢希言嘗稱其學識高出道流所撰山志甚有禪藻云初乾隆丁亥僧化募請於齊息園先生刪益無盡書爲四册刻板行於世然體例既不協一繁無幾疑其爲未定之藁今通判取而訂之其用心勤矣元又命錢塘嚴生杰修訂之嚴生云錄熟文過繁山水寺觀反如附錄宜做宋范氏成大吳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詞之義從之書成釋靈在繪圖二十有一靈在住此山中所繪或得其真面目亦從之列於卷首

蕪查集序

宋寶祐廢城在今揚州城北唐宋以來之舊城也通池已夷峻隅又頽興廢之感當與明遠同之今揚城亦繁富遊人舟楫所到僅在平山一隅若廢城之古不闕院諸處非詩人逸客覓句訪古無遊蹟矣木蘭院即唐王播題詩處今名惠照寺寺有大鏡鏤二又有古銀杏七八株綠陰夏滿黃葉秋容極開淨荒寒之趣已故詩僧誦茗者舊居寺中所爲詩清微雋永警悟脫俗予龔維海英靈集竟未得誦茗詩入錄是余疎漏之咎也誦茗弟子圓燦以其師庶查集示余余乃序其詩集并彙之以廣其傳圓燦亦能詩善畫圓燦務致律弟子能文字禪者主此古院庶不墮誦茗之教也

羣經室三集卷五

紀文達公集序

我朝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至於貴微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後學則河間紀文達公足以當之夫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恆問世一出河間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破服儒術六藝具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千餘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履躋清要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徵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光緒古之聖治傳於無窮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國家舉大典禮恭進頌册恭和聖製御製諸作皆從心所發雍容揄揚有穆如之風公受兩朝知遇有所疏奏皆平徹開雅爲對揚軌儀請試士子春秋文以左氏傳立論輔以公羊穀梁二傳而廢胡氏傳尤爲有功經學他所著撰體物披文不襲時俗所爲詩直而不佞婉而不佻抒寫性靈醞釀深厚未嘗規撫前人罔不與古相合蓋公於文家得失者深矣公著述甚富不自真集故多散佚公之孫香林員外勤爲搜輯者數年得詩文集十六卷梓以行世屬序於元元以科名出公門生門下初入都公見元所撰書

稱許之自入詞館。開公議論益詳。蓋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析詩文流派之正偽。主持風會。非公不能。至於此集。雖非公所自勸。然亦足以覘全量矣。

王文端公文集校本跋

王文端師詩文不自以為重。蓋公所重。在立朝風節也。公薨後。公子增時。收羅雜稿。寄至江西。屬元編刻之。元乃手編。為葆淳堂集若干卷。又訂成年譜一卷。付之梓。梓成。元勿勿移河南。爰以板寄閩。是時公子已出守閩郡矣。板中誤字頗多。同門友李許齋。鑿手校一過。改補之。此李公手校本也。故跋之。

澆母王太孺人壽詩序

吾友凌次仲官軍國教授。明年太孺人壽八十有一。將稱觴於學齋。以書來。屬元為文。書諸屏。元與次仲交久且深。凡以詩為壽者。元固宜序其事矣。次仲長元七年。合志同方。誼若兄弟。以故知太孺人最悉。太孺人姓王氏。海州舊族。次仲嘗謂元曰。昔先君子以依親成。自欲寄海州。娶太孺人。某兄弟實生於是焉。某六齡而孤。兄年二十有六。貧不能自給。太孺人獨得而便。就塾讀書。記名姓而已。少長。習賈于市。往往為人所給。太孺人曰。汝為賈而恥與人爭利。恐難成。而從事于學。然學非新為博士弟子之謂也。必通經立行為古之儒焉。且獨學無及。則孤陋而寡聞。吾有汝兄侍養。汝其游四方。就師友以成之。於是次仲乃挾書出游。博通經史。善屬文。尤精三詩及推步之學。乾隆辛丑。與元訂交於揚州。開學相長。各期東身修行。少有所表。見於世。以無忝所生。未幾。次仲入都。翁覃溪先生奇其才。教以制舉業。勉之應試。遂以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次仲例選知縣。投牒吏部。改教授。以奉母。是時天下識與不識。無不重次仲之學者。嗟乎。次仲生東海僻陋之鄉。非太孺人勸之。以游。則鬱鬱與馴。老矣。烏能顯名於天下哉。癸丑。元奉命視學山東。詣熱河行在。元與次仲同為王韓城朱大興兩公所待士。時次仲寓韓城公直廬。元往別焉。公於座中謂之曰。吾不能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且吾亦嘗為此。然非耐貧不可也。今次仲之貧如故。而循陔致養。閉戶著書。其志趣為何如。太孺人怡然安之。其德教又何如也。至於時書。極腐之言。尚冀始終無負。他日太孺人登期頤上壽。元當躋堂賦詩。為諸交游倡焉。

里堂學算記序

數為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遠。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瑣。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以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章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為算。後之學者。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為。其學始衰降。及明代。濶以益微。聞有一二士大夫留心此事。而實測圖者不知天元。習回法者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息矣。我國家稽古右文。昌明數學。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高宗純皇帝欽定

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人。鴻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輶。隸首而上之。以故海內為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王墨閣。錫蘭。潘川薛儀甫。鳳祥。宣城梅徵君。文鼎。儒者兼長。則有若吳縣惠學士士奇。婺源江慎修。永休寧戴庶常。莫不各有撰述。流布人間。蓋我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里堂深探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橢一卷。總而錄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為物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考算氏之遺文。汎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與西。枝條雖分。而本幹則一也。如地為圓體。則會子十篇中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那明日月不附天體之說。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說。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說。寓渾於平。而崔靈恩已立義以渾蓋為一矣。的谷四方行測。類蒙氣反光之差。而姜炭已云地有游氣。蒙濛四合矣。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彌生眚域。安所習而毀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微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說。闡其隱秘。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為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推精。意扶以文義。洵以道術者。成篇草。今里堂之說。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所謂扶以文。潤以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記。固將以為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略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國朝以來。惟泰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舊言堂集後序

昔陸士衡觀才士之所作。而得其用心。良以用心之地。觀之實難。蓋均以降。大同以前。昭明觀之。可謂審矣。自茲以降。李唐趙宋。文體變遷。士衡昭明。非能逆觀者也。學者身處近代。遙隔前微。享其所素習。屏其所未知。執以一端。蔽夫衆體。何其陋也。吾師烏程孫松友先生。學博文雅。尤深選學。熟慮劉魏。心志實同。夫且上溯初唐。下沿南宋。百家書集。體裁所分。古人用心。靡不觀覽。是以濡墨流翰。兼擅衆長。不泥古而奔今。不矜今而廢古。擬撰四六叢書二十篇。各窮源委。冠以敘文。學者誦習。得研指趣。今哲嗣復真刻殘稿。為舊言堂集四卷。諸所擬議。成其茲篇。又其古今體詩。托跡中唐。衷以風雅。文家能事。亦備於斯。元籍列門生。舊被教澤。凡師心力所詣。略能仰見一二。謹為後序。以誌文家。

綠天書舍存序

袁山錢中丞。幼勤于學。工於文。孝于節母。余丙午歲。入京師。蚤相交善。己酉同榜成進士。入翰林。登堂拜母。益相愛重。泊余出使在外。袁山直軍機。相見為稀。及袁山亦出撫粵楚。遂不相見矣。中間以詩相酬和。

者頗多。彼此半逸其稿。庚午辛未間。天子方重用之。而裴山避以病卒。天子傷悼。故於飾終之典有加焉。裴山有一女曰德容。程太夫人慎于擇婿。松相國舉金子祐于太夫人。太夫人既見。甚愛之。曰。吾早識裴君。裴君與吾子善。且姑致佳。遂締姻焉。太夫人手一書付祐之母曰。此亡兒之詩。需雲登訂之。余受而讀之。始見裴山前後數十年詩筆之全。其詩風格清超。性情縝密。粹然想見其為人。裴山將母至勤。而不墮于王事。可謂秦山之竹。丹冉孤生。朝陽之桐。婆娑盡力者矣。余既爲作傳。復刪存其詩。編爲六卷。刊于廣州。昇其嗣子承志。俾世守之。嗟乎。人生聚散心跡。奚可預計哉。當丙午丁未間。余與裴山居京師。嘗共乘轎車。以文藝相示。俄爲翰林。裴君有一言及于外省官。又裴君有一言及于兒女子。乃二十七年而裴山卒。又四年而太夫人卒。嗚呼。一星後際。古人所哀。徵其抹山。賤子何忝。嘗成酌酒悲從中來。存致之情。結于涕泗矣。嘉慶歲戊寅十月。序于羚羊峽舟中。

孫蓮水春雨樓詩序

上元孫君蓮水之詩。蓋出于隨園而善學隨園者也。蓮水從隨園游。奉其所論所授者以爲詩。而本之以性情。攝之以游歷。以故爲隨園所深賞。有一代清才之目。而蓮水亦動必曰隨園吾師也。不敢少味所從來。謂蓮水之詩。非出于隨園不可。然隨園之才力大矣。門徑廣矣。有醉而肆者。亦有未醉而肆者。使學之者不遂。益其所肆者。而肆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不受也。即不敢肆其詞。而道其辭焉。以爲出于隨園。而隨園亦不受也。吾觀蓮水之爲詩。清麗有則。唐人正軌也。且不苟作。不多作。意必新警。語必通峭。一字未安。吟想累日。所以性情正而詞氣醇。與其肆于詩之外。無事有所蓄於詩之中。吾固曰此唐人正軌而善學隨園者也。乾隆乙卯春。予識蓮水于歷下。同爲蓬萊觀海之遊。嘉慶己未冬。又同爲武林之遊。詩中蹤跡略可見。壬戌夏五。蓮水歸林陵。訂春雨樓詩爲書數語于卷首。林陵山水清麗。而壯子不見之久矣。今春雨樓中詩境相似。爲掩卷凝思者久之。

華陰草堂書義序

今平湖令尹嘉定李同年許齋。早年以經術名於江南。及從錢辛楣前輩遊。盡得其學。經史文辭。披華瀟實。六書九數。靡不綜覽。乾隆丙午秋。朱石君師典試江南。合經策以精博求士。於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元以第八人中。相見于春明。性情學術。契若兄弟。庚戌石君師總裁會試。會元既定。擬之曰。此似江南李許齋。及揭曉拆封。自第六人始。平湖實第六人。大駭訝。繼拆第一人。乃欲朱君樹文翰。蓋蒼柳亦以經史爲根抵。兼工漢晉古文。酷似平湖者。吾師之所以取士。吾友之所以受知。皆於書義中具見全量。然則平湖之全量。不可以書義盡之。實可於書義見之矣。平湖事母孝。出爲孝豐。德清。平湖三縣令。以潔白養政聲聞都下。毛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斯文有焉。且讀斯文者。當知寓經

疏史志于明人法律之中。爲近時獨闢之徑。未可以尋常程式比也。

王柳邨種竹軒詩序

予昔聞翠屏洲王君名久矣。歲丙寅丁卯間。相遇于揚州。讀所著詩。驚異之。心爲之下。既乃爲翠屏洲之遊。洲在焦山北岸。桃柳數萬株。雜之以竹。人跡罕至。江湖到門。留詩人於此。問安得不異。於是相與選訂本朝詩集于曲江亭上。此江蘇詩徵所由助也。此後予馳驅南北。別數年。復以癸酉春相會于揚州江上。同訂詩徵已四千餘家。王君復出柳邨詩選。屬序之。予軍艘轉運。迴舟泊高明寺。夜雨瀟瀟。春鐙搖焰。讀是詩。至子夜。歎其體裁正。性情真。才雄氣靜。將擬之古人。其靖節耶。明遠耶。正字摩詰耶。嘉州蘇州耶。抑子美太白耶。將毋同也。於晚唐後擬之。無相似者。夫乃歎其洵有異于時俗之所爲也。王君身處蓬茅。名滿海內。布衣而老。必爲傳人。是集頭當刻板以貽同志。王君子名。屋年尚幼。已工詩。有佳製。曷附錄數詩于集後。以誌家學。

邗上集序

元龔輯淮海英華集揚州圖。經湖閣各家詩集。于邗上事蹟特詳。未嘗不歎風氣人物。園池觴詠。每藉當時名家別集。參見側出。掩卷凝想。如將見之。明代國初不具論。近年馬氏玲瓏山館。材力非甚健也。徒以聚書好客。扶助風雅。迄今家資散盡。而故宅瑤璣一石。猶得歌于松風。觀察詩集中。餘可知矣。觀察工詩善書。甲子乙丑間。僑居揚州。勒所得詩爲一卷。曰邗上集。體格蘊藉。如漁陽在揚州時。相遇之客。則有若吳毅人。胡西庚。洪稚存。方子雲。王惕甫。樂蓮裳。諸君子。遊藝之地。則有若徐園。康山。休園。白沙。翠竹。江村。各園亭。相主之人。則有若沈既堂。江子屏。楊竹虛。江文叔。諸荷家。詩之以邗上而得。歟。抑邗上之得人詩也。余故幸邗上。不甚陋。尙得屢見于各家之詩。甚且以此專勸集名也。福寧觀察。大觀縣人。

精陰日記序

漢書云。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後儒之自蓮子虛。而爭是非。于不可究詰之境也。豈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門戶。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實事求是之教。仁和宋氏咸熙。潛修力學。丙辰丁巳間。助予纂集經註在精舍中。爲前一輩學者。嘉慶辛未入都。以所著精陰日記相質。其間考訂經史古籍。皆據實以求。是非沈瀟雅雅之才。能若是乎。

存素堂詩續集序

詩帆先生詩前集。元爲之刊於杭州。收入靈隱書藏。後集未校刻。而先生卒。先生子中書桂馨。以稿寄江西。屬訂而桂馨又卒。迨二十餘年交誼。傷悼不已。念先生其良史才。主持詩派。莫于雅正。足爲後學之式。平生學問。交游。敦篤。雖已元。雖勞于積稿。或先生之誼。願爲校閱付刻。其年譜一卷。乃先生子錄奇雜稿。錄成者。亦加刪定。附于續集之首。福寧觀察。學士法書。

是程堂集序

予於浙西見文筆三人曰陳白雲曰查伯揆曰屠孟昭白雲文筆清古拔俗伯揆則宏麗矣孟昭學于白雲而友于伯揆故其風骨文采出于其間年雖少而波瀾老成三人皆館閣才也乃白雲以進士授知縣伯揆不願舉進士以舉人就知縣孟昭成進士入翰林矣復改知縣所治之縣各著循聲是天使其循良之政早及于民不徒以文學掩壯年歲月也儀徵吾邑也地處大江之濱北接淮河繁劇難治孟昭領此邑裕如也邑累于稅孟昭自除之邑有難獄孟昭力斷之邑民貧且惰孟昭以木植蠶桑耕織為教而民化之邑有鹽梟日益橫孟昭聚武士擒治之民開頌聲日騰遂聞于遠方其政成矣而其文筆復莫然成集知不以政廢其學且其所以為學者即其所以為政也余早識孟昭之才與學于吳山讀書之時余雖抗顏然今邑民也知其循政親切不誣茲序其集在于甲戌自今以往政績文學懋勉益上者當與年俱進焉得以此百里地十四卷書衡量之耶

徐雲處白鶴山房集序

昔張楊園先生幼孤貧受業于其母母召之曰孔孟稱兩家無父兒也是以既長而得叢山之傳自古孤根危路得母節激厲而成其學者多矣豈非席豐者易渝于草木貞苦者可勒于金石哉武康徐雲處孝廉予昔一覽而異其才既而屢試之知其幼破質母苦節之教是以行誼文章卓然有成其詩矢正旨而持雅潔清遠峻潔不移于俗斯體文得齊梁初唐之遺交遊既廣乃莫不知為賢母之子克自樹立無忝所生者予昔所以試雲處者在文筆茲序其集豈在文筆哉東廣徵補詩曰白華朱夢被于幽薄予為雲處誦之

郭書屏鶴井集序

余在浙與守令言民事無暇言詩文然守令中有學者未嘗不知之鄞縣令郭君可典文誌其人也郭君海疆劇於海寇郭君拊之多循聲郭君國中進士予每令其拘海中閱悉知其鄉語以故鞠盜甚多得其情無酷枉者余考績卓異薦之其先為海上汎舟之役近乃奉總督檄采銅於濱夫渤海之大昆池之遙極其遊矣所為詩爾雅真摯實事求是亦足以紀其所遊鵬之所搏鵬之所徙乃可以擬之鶴井云乎哉

益芬館二集詩序

益均之騷類性情物無所不有唐宋人詩各成流派即以爲同出于騷亦無不可吾讀益芬館詩二集而益有悟于此吳江郭君頌如雁而清如鶴如玉白一周與余相識于定香亭上其爲詩也自抒其情與事而靈氣滿天奇香撲地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深于騷者乎或惜其久試未第惟以文得名子曰不然新舊唐書列傳夥矣全唐人詩亦夥矣予未見繡讀唐書之人多于繡讀全唐人詩之人也然則亦各斬新

于不朽滅而已矣何情焉郭君廣涉歷喜交游山川芳草所助者實多所爲古文辭雅潔奧麗有古人法度所填蘅夢詞浮眉樓詞清婉穎異具宋人正音卓然名家久爲王闈泉吳毅人諸先生所推重殆亦乞靈于騷而揚其清芬者歟

畫舫錄序

揚州畫舫錄十八卷儀徵李君艾塘所著也揚州府治在江淮間土沃風淳會遠股振翠華南巡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艾塘于是綜蜀岡平山堂諸名勝園亭寺觀風土人物仿水經注之例分其地而載之以上方寺至長春橋爲草河錄以便益門爲新城北錄以北門爲舊城北錄以南門爲城南錄小東門爲小秦淮錄分虹橋外爲虹橋上下東西四錄分蓮花橋外爲岡東錄岡西錄蜀岡錄共十六卷別紀工段營造錄舫扁錄二卷凡郡縣志及汪光祿應庚平山堂志程太史夢星平山堂小志趙轉運之壁平山堂圖志所未載者咸紀於此或有以楊街之孟元老之書擬之者元謂楊孟追述往事此錄則目觀昇平也或有疑其采及瑣事俗談者元謂長安志敘及坊市第宅平江紀事兼及仙鬼談諧俗語此史家與小說家所以相通也且艾塘爲此垂二十年考索于志乘碑版咨詢于故老通人采訪于舟人市賈其裁製在雅俗之間洵爲深合古書體例者元受讀而服其善因序其略俾知吾鄉承國家重熙累洽之恩始能臻此盛也

王竹所詞序

詞人之作小令以五代十國爲宗守其派者有晏氏父子歐陽公張先秦觀賀鑄毛滂諸人慢曲以清真白石爲宗若其流者有吳文英張炎盧祖皋高觀國王沂孫周密蔣捷陳允衡諸人自元明以來傳染草堂結習而花間集樂府雅詞絕妙好詞諸書之遺意莫或窺尋無怪乎詞學之不振也王子竹所深於詞三十年前即以之名大江南北茲復手自刪訂帶去軌轍從俗之作其所存者小令則寓穠纖於簡厚慢曲乃如溪流澗風波紋自行而冷光翠色一望演漾不可盡蓋於四聲二十八調中獨得唐人精髓深於此者乃知其爲必傳也

羣雅集序

昔歸愚宗伯訂別裁集謂王新城執嚴滄浪之意選唐賢三昧集而于少陵鯨魚碧海或未之及此宗伯獨親風雅之旨其實新城但于三昧集持此論耳其裁爲體與宗伯固無歧趣也近今詩家輩出選錄亦繁終以宗伯去淫濫以歸雅正爲正宗與其出奇標異于古人之外無寧守此近雅者爲不悖于三百篇之旨也丹徒王君柳邨之論詩也以宗伯爲歸近日數大家聲氣炫赫之時王君獨去之若晚抱殘守拙以爲吾恐其言之或非雅也以故伏處大江金焦兩山之北清而交遊亦幾偏于海內用是著錄國朝別裁以後諸家之詩積成卷秩名之曰羣雅集即以歸愚宗伯居首雖爲先輩友人錄其著作而編詩大旨

亦即在是蓋已汎濫于宋元諸家及明嘉隆前後之蹊徑門戶而折衷而得所歸焉又何慮近時門逕之少有出入者乎王君以未定之草示元圖元爲序元將入觀馬首戒途函達未備讀而其大旨已得覽之乃爲之序

重刻宋本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一書成于太平興國八年北宋初一編未亡其所引秦漢以來之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考其書傳于今者十不存二三焉然則存御覽一書即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洵宇宙間不可少之古籍也惜世所行者自明人刻本外鮮有善冊吳門黃蘊圃主事有刊本三百六十六卷乃前明文淵閣宋刻殘本又五百廿卷亦依宋鑄所抄其餘缺卷並從各家舊抄過錄予乙丑丙寅間在甯塘庵取明黃正色本屬友人密加謄校知黃本顛倒脫落至不可讀與明活字板相似其偏旁之訛更無論矣且彼本妄據彼時流傳經籍憑臆擅改不知古書文義深奧與後世何然不同淺學者見爲誤而改之不知所改者反誤矣或其間實有宋本脫誤者但使改動一字即不能存宋本之真不能見重于後世故余所校者以全依宋本不改一字爲主今此刻本又皆全依余所校者付梓且精校再三不滋舛脫足使藝林稱快後世委心古藉古人皆藉是更垂不朽矣

郝戶部山海經疏序

左傳稱禹錫鼎象物使民知神意禹鼎不可見今山海經或其遺象歟漢書藝文志列山海經于形法家後漢書王景傳明帝賜景山海經河渠書以治河然則是經爲山川輿地有功世道之古書非怪怪也且與此經相出入者則有如逸周書王會楚辭天問莊子爾雅神農本草諸書司馬子長于山經怪物不敢言之史家立法之嚴固宜耳然上古地天尚通人神相雜山澤未判非此書末由知已郭景純注於訓詁地理未甚精微然管人之言已爲近古吳氏廣注徵引雖博而失之蕪雜畢氏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尙多疎略今郝氏究心是經加以疏疏精而不繁博而不濫察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爲之疑板以傳郝氏名懿行字蘭皋山東棲霞人戶部主事余己未總裁會試從經義中識拔實學士也家貧行修爲學益力所著尙有爾雅疏諸書蘭皋妻王安人字瑞玉亦治經史與蘭皋共著書于車鹿春廡之間所著有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書于此經疏並多校正之力亦可尙異之也

宋本附圖列女傳跋

此圖當分別觀之余嘗見唐人臨顧愷之列女傳圖長卷其中衣冠人物與此圖皆同若衛靈公所坐之低屏漆室女所倚之木柱顧圖中皆有之絕相相似否則誰能畫柱爲枯株之形也觀其宮室樹石如孟母圖中書院之類或有宋人所增然即此尙可見宋屋之形至于人物鎧扇之類定爲晉人之筆無疑且恐晉人尙本于漢屏風也

杭州紫陽書院觀濶樓記

康熙四十二年浙江鹽運使高公龍徵創建紫陽書院於杭州省城紫陽山下有詩十二章分詠其地今之聽事北向者爲樂育堂堂後高屋三楹拾級乃登者爲五雲深處折而東有池廣一畝湛然清深曰春草池池上水閣南向今名凌虛者曰南宮舫東向者曰簪花閣池南有山如重巘山之空明處皆南宋人所建山之最上者曰看潮臺臺久圯嘉慶八年都察院巡鹽使者延公因書院生徒日多附課者皆給以膏火之資席不敷坐乃建高樓五楹以冠此山移樂育堂朱子栗主祀於樓下祀魁星於樓上藉爲生徒藏修息游之地本孟子之義名之曰觀濶樓斯樓處山之顛俯視城市萬屋鱗次長江如帶環曲於外若其風日流麗波濤不驚越山清遠澄流東下有足觀者又若潮汐自海聲騰而奔雲馳雷動震盪心神發聳耳目更有足觀者然則學者觀濶之術可知矣觀于海者難爲水游聖門者難爲言聖言莫大於孔子海濶莫大於浙江濶乎趙岐之言曰所覽大者遠大觀小者志小朱子之言聖道大而有本學者漸乃能至生徒之登斯樓者莫不志於大道成章乃遠教生徒以學者亦將操此術於登科之流水以觀之矣使者名延豐滿洲人家世甲科卹商愛士使浙四年多惠政書院院長王君名宗炎蕭山進士深於經術學行醇厚生徒三百二十有八人董斯工者教官楊秉初丁治時五月初甲午

諸城劉氏族譜序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諸城在漢爲琅邪郡今屬青州故乾隆二十一年宰相劉文清公以翰林視學安徽賜詩有曰海岱高門第也嘉慶十九年諸城劉氏共修族譜成以前明宏治由錫山遷諸城之祖爲始祖迄今三百二十餘年傳十四代列表者八百二十一人誌其祠墓記其遷徙井然秩然何其慎也劉氏之望二十有五漢唐以來將相名人不可勝數今諸城譜謂錫山以上不可稽不忘推世系又何慎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以宰相著其姓今諸城文正文清兩公非徒爲宰相且爲賢宰相天下仰之族譜不因宰相而修而賢相更足立族譜之望嗚呼此聖翰所以特許爲海岱高門第也烏有先帝已推高門第而猶不本老泉族譜序意元宗睦族莫系分房者乎是譜之修非止世家之乘且裨國史之表誠不可緩于今日矣元爲文正文公門下之士文清公亦爲館師今大司農又同榜進士也大司農以譜屬元爲序元不取辭敬書大德附卷末云爾

岱頂重獲秦刻石殘字跋

泰山秦李斯刻石存二十九字乾隆初年碧霞宮火石失世間拓本最可寶貴故余以舊拓本合漢延熹華山碑同摹刻于揚州北湖也嘉慶二十年前任泰安縣常熟蔣君因培在岱頂玉女池水中搜得殘石二尙存斯臣去疾味死臣請奏臣十字新搨清晰如故尙爲快事後之攬者當有感焉

葵考

葵為百菜之主。古人恆食之。詩斷風、周禮隨人、儀禮諸篇、春秋左氏傳、及秦漢書傳、皆恆見之。爾雅于恆食之菜、不釋其名。為其人人皆知也。故不釋其非惡之名。而但曰葷山韭、葷山蔥、爾雅不釋葵。其曰菟葵、芹葵、戎葵、葵、皆葵類。非正葵。亦非惡之例也。六朝人尚恆食葵。故齊民要術、載重葵術甚詳。鮑照葵賦、亦有厥耳鳴掌之喻。唐宋以後、食者漸少。今人直不食此菜。亦無知此菜者矣。然則今為何來耶。曰古人之葵。即今人所種金錢紫花之葵。俗名錢兒、淑氣、即蜀葵二字。者。以花為玩。不以充食也。今之葵花有四種。一向日葵。高丈許。夏日開黃花。大徑尺。一蜀葵。高四五尺。四五月開各色花。大如杯。此一葵之葉。皆粗澀有毛。不可食。惟金錢紫花葵及秋葵葉可食。而金錢紫花葵尤肥厚而滑。乃為古之正葵。此花高不過二尺許。花紫色。單瓣。大如錢。葉雖有五歧。而多駢。誠有如鮑明遠所謂鴨掌者。異于秋葵之葉。大多歧不駢。如鴛爪也。齊民要術稱葵菜花紫。今金錢紫花葵皆紫無二色。不似蜀葵其各色。秋葵色淡黃也。左傳云。葵猶能衛其足。杜預注云。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向之者誠也。玉篇云。葵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皆言葵之葉能衛其根。即為葵庇本根之義。非言其花向日自轉也。蓋為豆莢。豆之花亦豈向日而轉哉。予嘗鋤地半畝。種金錢紫花之葵。其葉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兩中地暖。春夏秋各皆可采食。大略須地肥而葉嫩。大如錢。乃甘滑。儀禮士庶禮稱之曰滑者。以此又余嘗登泰山。其懸崖窮谷。曲磴幽石之間。無處無金錢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種。山中人采其葉菜食之。但瘦耳。然則世人雖久不食之。而名山古地。尚有留存者矣。說文云。菘。豆之少也。余嘗種豆。采其葉而食之。味亦美。葵葉之味。與菘正相似。益可知古人葵菘並舉之義。秋葵葉嫩時亦可食。但此與葵性相近。非正葵。葵之花開于夏。此則至秋始開。其葉不能四時常可種食耳。

化州橘記

按志。橘紅出化州者佳。化州四鄉多橘。以城內者為佳。城內多橘矣。以及聞州街。誰鼓者為致佳。及聞鼓之橘多矣。以街內蘇澤堂前者為致佳。蘇澤堂前祇兩樹矣。才推根氏園中老樹一株為致佳。老樹久枯。其根下生新樹。今數十年高丈許。故復稱老樹。賴氏守此世為業。買者就樹摘之。以示其真。花多實少之年。一枚享千錢。雖官不能擢之。園中近老樹者數十株亦佳。然惟老樹皮紅。有白毛。執手香烈而味辛。識者入手能辨之。夫蘇澤堂橘。官物也。徵之者多。則州牧不暇給。長官若買之。則官不受價。否則擢而已。于庚辰十一月過州。知相園之橘可買也。命僕人入園訪老樹。賴氏曰。老橘實已盡。惟存丁數枚矣。即以數千錢摘之。賴氏其古橘中人歟。或云。化城多寶石。蘇澤堂當石上。而賴園老樹根下。寶石之力或更巨。物性所乘。或亦然歟。

自鳴鐘說

自鳴鐘來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小學紺珠載薛季宣云。其屬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鞞彈。元謂鞞彈即自鳴鐘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耳。西洋之制器也。其精者曰重學。重學者以重輕為學。術。凡奇器皆出乎此。而其佐重學以為用者。曰輪。曰螺。是以自鳴鐘之理則重學也。其用則輪也。螺也。古扁壺盛水。因扁壺水。水乃漸減。遂以為輪之轉運。是水由重而漸減為輕也。自鳴鐘。以鐵為卷。置銅鼓之中。振之。使屈其力。力由屈求伸。亦由重而漸減為輕也。鐘凡二鼓。一鼓以記時。一鼓以擊鐘。記時之箭。外纏以管。第二塔輪之力。塔輪者。形如臥塔。所以受繩也。塔輪奪第三中心輪之力。記時之鐵管乎中輪。中心輪奪第四直輪之力。直輪奪第五齒輪之力。若齒輪無物以節之。使齒聲其數以漸退。則各輪之力。不勝鼓中鐵卷之力。素然立解。其繩頃刻已盡。而其卷亦驟伸矣。故有懸鐘往來搖動。藉以節之。與齒輪之齒相應。齒輪漸退。則四三二輪亦遞退。繩漸解而卷漸伸也。擊鐘之箭。外纏以管。以管第二塔輪之力。塔輪奪第三擊鐘之力。擊鐘者。外管擊齒內樹。以動鐘。鐘。第三擊鐘奪第四鳥頭輪之力。第四鳥頭輪奪第五小輪之力。第五小輪奪第六風輪之力。若無風輪。使其力少重。而滯于轉。則其擊鐘也。甚速無節矣。擊鐘之鼓。其機亦管乎時輪。時至則擊齒。而鼓中鐵卷之力伸矣。伸少者擊少。伸多者擊多。擊畢則齒礙而關其力。以待後時。或以二鎗錘代鐵卷之力。則無兩鼓。其為重學也。益明。兩鼓各輪皆合于二銅版。其合也。皆螺釘之力。其轉也。皆輪之力。究其塔輪與鐵卷亦皆螺旋也。綜其理皆由重以減輕。故曰重學也。此制乃古刻漏之遺。非西洋所創也。

清遠峽記

除廣嶺而南。至清遠縣。凡南雄韶州連州之水。皆匯流清遠峽。始至三水縣。南趨于海。此峽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峽北有飛來寺。立寺門與隔岸人可呼而相與語。甚狹也。然而三郡千里之水。舍此無由入海。觀其曲折夾束。貫行之勢亦奇矣。若水舍此而別有所由。則此間計惟數十畝平田耳。指寺前叱價之地。謂為古揚帆之地。誰其證之。凡水分流有二。最易留其一。塞其一。此峽之上古無分流。故千古不塞也。又安知古亦有二流。已塞其一。而留此一也。三江者。禹貢所著也。南江在今蕪湖以上。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皆有分江水。豈非後人耶。今塞耳。或人疑池州寧國之間。皆山無古江之故道。此未多歷地形也。余歷地所見。如清遠峽最狹者有二焉。一則浙江桐廬縣之七里瀧。一則廣東高要縣之羚羊峽。此二山行水之地形。皆與清遠等。而羚羊峽過廣西一省之水。尤為尤巨。豈可足未爾于崇山之中。而遽斷其為無是哉。

新建南海縣桑園園工碑記

南海縣之西南。有西樵山焉。勢高而基厚。連綿甘竹。飛鶴各小阜。盤礴數十里。西北兩江之水。所共抱而洩海者也。此山古必居海湖中。數千年兩江泥沙附山而停。漸滲漸廣。山之距水亦漸遠。于是始有田。田患大水之浸。于是北宋以後始圍以隄。始有桑園園之名。田之未圍隄也。大水浸之。則泥沙加積焉。一年

積二三分厚之泥沙百年即高一二尺厚之田地自有隄而田無水患地亦不復加高然而順德香山新會下游之海變為田者愈久愈多下游之田既多則上游兩江浩瀚之水難速洩以難速洩之水抱不復加高之田水高田低且以不堅之隄捍之為能不險而潰哉國朝以來屢經修築以衛民生湖宋元明事載前碑誌不具述余于嘉慶二十二年冬初蒞粵是年夏水決三丁基民命田稼所傷實多察知歲修資少乃籌庫資發商生息歲得銀四千六百兩以濟之然終不能無大患南海人伍元蘭伍元芝兄弟並官刑部郎捐銀六萬兩新會人盧文錦前官工部郎捐銀四萬兩請于險處皆建石隄以障之其險者如三丁基木又基天后廟大落口吉贊橫基諸處隄上用條石墊之隄坡根用礮石護之共疊石一千六百餘丈護石二千三百餘丈始新役者南海令仲振履終斯役者南海令吉安躬斯役而勞心力者佐貳顧金臺李德潤舉人潘澄江何毓齡等二十五年工或用銀七萬五千兩餘銀還之三都郎三都郎不願復受請以濟三水縣隄及公事之用夫桑園圍內數十里如一小邑隄者滑則順德龍山諸地兼受其衝伍與盧無田虛在其中乃捐銀至十萬之多志在保障可謂好義而樂善者矣是役也工鉅用多不可不奏而行二十四年元會同撫部奏奉旨允行道光元年以工竣奏且請照禮部建坊例獎伍盧以坊題欽定樂善好施四字奉旨又允行余閱水師出虎門歸過順德歷斯圍各險處勸其工謁海神廟致禱焉且誠圍中各保紳士耆老等自茲後歲逢大水七隄之薄者厚之低者崇之漏者塞之石隄之壞者增之惰之礮石之卸者增之壘之官士請樹碑以記其事書此付之庶幾此一方永獲安定焉

恩平茶院硯石記

嶺南恩平縣南廿餘里溪盡處入山又廿餘里有嶺曰茶坑產異石嘉慶初山民始掘之持至端州端州硯工見之曰此非普通石何佳乃爾于是端州工始采為研以冒端州石端州老坑石幾盡院閉不復采今采者新院耳新院有魚腦青花火捺鴉鴉眼諸色與老院同恩平石無魚腦青花而石中有黃龍火捺綠眼又多綠脈或縱橫相交此則端嶽所少矣端州新院潤而滑不發墨恩平石雖不及老院而發墨勝于新院端州之石潤于洞故石外無皮裂硯者必削其硯使中規矩恩平石則天成橢扁三角等形積萬小石或土成火巖由碎礫不相連屬采之者如拆壁掘地而得或重數十觔或重數十兩石外有皮色或黃或紫或紅如榴皮或如燕支或綠如蕉葉如苔錢如行帶如蛛絲或如皮或如斑如虎皮或青綠如古藤器刻之其中或有黃龍紋如氣水之流或有綠紋如細線之結或青綠數層相疊種種形色與端嶽大異而硯工必盡去其異者以冒端嶽故二十年其名未顯余近知此石佳惜其久冒端嶽而不自立名也爰命硯工買石留其形色而琢為硯且記之

福謹案海文解為水之理非石製也而考工記曰石有時以潤則潤者似有裂空今觀各坑石一大塊之中復有文理顯其理擊之即裂研工指之曰此水理也凡石皆有水理石久即裂裂必從水理之理由此可證考工記文互明之說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序
余從韓桂輪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文誥於嶺南王君學識淹通深於史所撰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尤精博匪特聚百家為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陋余於接席間歷扣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王君曰蘇詩編年注不始於施德初與顧麟也當元豐間坡公遷黃彭城陳師仲為編述密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事載東坡集中今王龜齡集注姓氏錄彭城陳師道後載有陳希仲以其注內劉共父或稱洪父張敬夫亦稱欽夫例之是希仲註即師仲也其後坡公北歸有前後集編年註則趙次公宋援李德載程頤四家也李敬齋載在古今註謂之四註本繼有林子仁者復附益之改四註為五註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而自政和上湖建中靖國僅一十七載註已兩刊德洪親見黃魯直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可為崇觀時刊行四註五註之證是編年註出於北宋者也次公同時有趙夔者嘗知榮州納交於叔黨別創為分類註垂三十年而刊於紹興之初自鳴一家復有師民瞻任居實孫倬李堯祖四家接踵於後其為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納入之是為八註十註庚溪詩話載乾道初梁叔子入對阜陵謂近有趙夔等註試詩甚詳而龜齡集註序則云舊得八註十註考夔序其詩分五十類自為單行與編年五註各不相牟乃刊定後閱三十五年而阜陵目為趙夔等註此即夔註五註並入八註十註之證夔序仍以分類首首故云趙夔等也龜齡集註實由八註十註推廣今編年五註猶有存者檢對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獨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懸殊此是十家分合具可考也龜齡在隆興朝力持國是阜陵方倚為用其不及集註者龜齡亦僅有此八註十註而已迨至乾道漸知諸將不足用於是一力請外專以及民為務而其排纂亦在此時以阜陵不及集註考之是書成後六年矣呂伯恭廣慶註為七十八類龜齡實主呂本故集註亦七十八類載入姓氏錄伯恭名下而變之分類亡今其序猶存而與集註分類不符由於此也龜齡序又云自八註而十自十註而百均之百人此又八註十註積累至百之證計其所均之人列門牆預後進者為黃魯直陳無己秦少儀潘邠老王直方劉無言曾公衮晁冲之韓子蒼李商老潘仲達蘇養直釋祖可出魯直西江派者為謝無逸洪朋高子勉楊信祖夏均父何人表洪芻饒德操李希聲謝幼槃徐師川洪炎汪信民釋榮中流入播遷者為王性之汪彥章林敏中呂居仁王長源江端本元不伐林子來通計北宋註可知者四十七家南渡傳聞學者為劉子輩黃通老陳德仁汪聖錫饒實之胡邦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雲卿登朝籍及開放者為張孝祥汪藻吳明可馮國用萬國器胡元任鹿伯可陳少章王壽朋葉飛卿丁鑑叔孫彥忠項用中葉思文喻叔命王百朋張器先傳薦可通計南宋註可知者三十一家此編年累改為分類類為集註之大略也施德初登張孝祥榜龜齡出五載始入為著作佐郎其與顧麟為編年註應在淳紹之時據陸游原序概論作詩事實而下云德初絕識博學係指題下施許紀事又謂助以顧麟該洽係指句下顧註徵

典紀事引本集樂城史傳不載出處。徵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手。卷端施氏順氏。以次標列。亦可與序參證。卷中疵議趙變程額等註。輒曰舊註。而於次公間一標名。其編年依仿五註。亦見施順所因。又凡原引經史正義已盡。則避去佐以別載。此緣施順不時繙校五註十註。是以相為表裏。所在符合。其體段概可知矣。施宿為餘姚令。乞序於游。至嘉定付刊。已較集註後出三十五年。凡刊五十五年。至景定而曼德。鄭羽為淮東倉。汰其字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版。自此流入元明。無復表見。而集註有元刊者。則已增入劉須溪註。須溪在宋為國博。終於元季。書雖元刊。內有補列數家。當即須溪所為。其去宋刊固不遠也。國朝康熙間。宋牧仲得施顧殘本。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因以編年為施註。而目肆本分類為王註。沿說至今。肆本省七十八類。為三十類。在前明已有之。而不詳所自。或言此出吳興茅本。而新安朱本復省為二十九類。然迥非龜齡集註之面目。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翁君覃溪得牧仲施刊本。馮君星實兼得宋刊編年五註後集。及元刊龜齡集註。夏重補施。星實王施並補。參覈得失。皆能赴其力之所至。然於各註遞為乘除。而貫串一氣。卒無有言其義者。此編年註出於南宋。近又兼并分類之大略也。余復讀王君之書。知其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然後能集諸家之成。而發其所未及。王君蓋淵變法改法之不明。則由於史。胡蘆洛黨之不辨。則由於史。諱紀事之不常。則由於註。改編補綴之不確。則由於註。此皆於兩公本事未爛貫於心。而徒馳愈於外。故其岐舛脫治之愈狃。爰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誌傳。以統各案。而補所不備於蘇海識餘中。於是擊空踐實。而裁為其體。意向畢達。其前之以王補施也。先因肆本樛轉。莫測誰某。論者無徵。五註集註出。馮君星實猶以南渡後爭向蘇學。解人乘為言。蓋相沿王註。悉出南宋之舊說耳。王君乃嚴趙呂之類。窮施顧之編年。上追豐祐。下逮貞元。發明北註南註。先後變易。成於風會。且其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感分合。本末明斷。泰然大同。是皆確有所據。足補前註之未達矣。坡公立朝犯難。語言文字。志節不磨。得王君發之。始無所遺。誠括衆美而舉其全矣。余適觀是書之成。復問而知其心得之要。著於簡端。俾海內讀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意。洵盛事也。

學海堂文集策問

問六朝至唐皆有長於文長於筆之稱。如顏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是也。何者為文。何者為筆。何以以後不復分別此體。

男福謹擬對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為古文。於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稱。竊考之唐以前所稱。似不如此也。唐人每以文與筆並舉。又每以詩與筆並舉。是筆與詩文似有別也。由唐溯晉。則南北朝文筆之稱。多見於史。分別更顯矣。況金樓子文心雕龍諸書。極分明說。謹綜六朝唐人之所謂文。所謂筆。與宋明之說不同。而見於古史者。不分年代。類列之以明其體矣。

漢書樓護傳。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晉書蔡謨傳。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騰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北史魏高祖紀。帝好為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魏書溫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

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

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為之。

北史溫子昇傳。張泉寫子昇文筆。傳于江外。

北齊書李廣傳。廣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為之敘。

陳書陸瑛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劉師知傳。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傳。工文筆。

徐伯陽傳。伯陽年十五。以文筆稱。

按。文筆之分。稱此最顯然有別。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守其章句。運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權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家繁風雅。名墨墨刑。虎炳豹變。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盡而非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為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聖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獨觀文士。略盡知之。至于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彦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擬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摺神稚齒。閱巷小生。學以浮動為貴。用百家則多尚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家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頭。強相附會。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極矣。

按福讀此篇與梁昭明文選序相證無異。皇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筆之分。足以證昭明序經子史與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筆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按文筆之義。此最分明。蓋文取乎沈思翰藻。吟咏哀思。故以有情辭聲韻者為文。筆。从聿。亦名不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為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為據事而書之證。南史孔珪傳。高帝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敬傳。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

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為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之繫辭也。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即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从言。从司。釋名曰。詞。詞也。令撰善言相續。詞也。然則詞之从司。即有繫辭之意。詞為本字。辭乃假借也。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古義也。宋後此稱少矣。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繫辭傳上下篇。用韻者一百一十。與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王充論衡。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乃彰萬世。

按此筆即記事之屬。梁書任昉傳。昉尤長載筆。才思無窮。按南史本傳。作尤長為筆。沈約傳云。彥昇工於筆。考禮記史載筆。任彥昇長于碑版。亦記事之屬。故曰筆。

唐書蔣儉傳。三世顯修國史。世稱良筆。按此筆亦記事之屬。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事。必命陵草之。陵瑣瑣有令名。深為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救付瑣。

按此筆謂詔制碑版文字。故唐張說善碑誌。稱燕許大手筆。梁書劉潛傳。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按詩亦有韻者。故與筆對舉。明筆為無韻者也。上曰工屬文。下曰筆曰詩。蓋詩即有韻之文。與散體稱筆有別。

南齊書齊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按此文章。是有辭有韻之文。詩又有韻之文之一體。故以文章詩筆並舉。梁書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鑄銖。嚴景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加之。

北史蕭圓肅傳。圓肅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劉禹錫中山集祭韓侍郎文。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金元好問詩云。杜詩韓筆。此本于。楚來體似情願結。應感。

杜甫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韓詩賦幾篇。按此皆以詩與筆並舉。南齊書高逸傳。歎口不辨。善於著筆。按此筆為無藻韻之著作之名。晉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明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燎。燁。而譎誑。按此賦賦及十體之文。不及傳志。蓋史為著作。不名為文。凡類于傳志者。不得稱文。是以狀文之情。分文之派。晉承建安。已開其先。昭明金樓。實守其法。家大人開學海堂于廣州。與杭州之誌。經精舍相同。以文筆策問課士。教編先擬對。爰考之如右。家大人以為此可與書文選序後相發明也。命附刻于三集之末。

學經室四集目錄

卷一

- 御試擬張衡天象賦
- 御試一目羅賦
- 擬潘安仁射雉賦
- 奕輶賦
- 嵩嶽賦
- 赤壁賦
-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 賜御筆筆誤識過墨刻卷恭謝摺子乾隆
- 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以下曾嘉慶
- 賜御製邪教說墨刻摺子
- 京察議敘恭謝摺子

學經室四集 目錄

六六五

卷二

-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 奉勅進經籍纂詁摺子
- 賜御製養心殿記墨刻恭謝摺子
- 賜御製原教三篇墨刻恭謝摺子
-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庚寅
- 重修高密鄭公祠碑
-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 重修揚州會館碑銘
- 蘭亭秋禊詩序
- 謝蘇潭詠史詩序
- 四六叢話序
- 葉氏虛墓詩文卷序
- 歷山銘
- 注曾子研銘
- 落日餘霞研銘
- 白圭詩館研銘
- 水師正威大廟殿銘
- 官齋精舍銘
- 寶齋鐘銘
- 剡廟鐘銘
- 雙鐘銘
- 古蘇鐘銘
- 揚州隋文選樓銘
- 南宋元本文選卷首畫象銘
- 西瑯阿侍御摹坡公笠屐圖贊
- 方維祺太守以我觀我圖贊
- 桂林隱山銘

學經室四集 目錄

六六六

學經室四集 目錄

六六七

宋硯銘

端溪璞石硯銘

端溪茶坑天然大硯銘

茶坑硯山銘

端溪老岩研山銘

西齋銘

乾隆癸丑仲冬上丁祭曲阜孔廟文

祭天目山神文

擊經室四集卷一

御試擬張衡天象賦 以奉三無以齊七政為賦 大考論第一等第一名

惟圓象之昭回。建北極以環拱。擬磨旋以西行。儼笠冒而中據。陽乘健以爲剛。氣餘機而非重。分五宮以各正。圍列宿而高聳。既承天以時行。亦後天而時奉。昔虞廷之治象。命羲和以互參。仰璇璣以分測。廓四儀而內涵。惟周神與宣夜。合渾天而爲三。溯洛下之善製。亦鮮于之極詣。地平準而天權倚。黃道中而赤道兩。惟中陸之相距。廿四度以相含。割渾圓爲象限。分弧角於輿地。歸隸首之實算。斥鄒衍之虛談。原夫日周天步。月麗天衢。日一度而若退。月十三度而愈紆。分十二以合朔。乃會應以同符。冬起牽牛之次。夏極東井之區。秋遇壽星之位。春在降婁之隅。惟九行之出入。亦四道之殊途。致日至之圭景。尺五寸而不逾。分高卑於遠淵。測里差之各殊。月令通于小正。夏時合于唐虞。驗中星之遞徙。又知歲差之不可無。至若別五星于五天。踏經緯於日晷。金一年而周天。丑未終而寅戌始。水周天以同金。井絡終而降婁起。歲周年以十二。爲衆星之綱紀。四仲則三宿已遷。孟季則二宿非淵。火二年而一周。入太微而分紫。土周歲以廿八。將彌月而度乃徒。旋七政以同天。能左右之曰以。列宿廿八。正自重黎。指以招搖。正以攝提。惟角亢之七宿。升蒼龍而上躋。正天門與衡柱。有角首之杓。攝虛女股乎北位。爲子丑之端倪。執火股乎南紀。

當三台而光齊。冒昂畢之七宿。合首尾於參奎。占伐旗與滂澆。象白虎於其西。分野占星。斗羅惟七。機青樞密分其區。魁雍衡衡其術。四輔連乎理樞。陰德近乎太乙。內階映文昌之宮。衛尉對丞弼之秩。帝座御而華蓋高。開道啓而勾陳出。王良卻而造父馳。柱史明而開陽吉。斜漢絡乎天半。夏案戶而光貫其棘。垣外而居南極者。亦縷數之不能悉。事天以敬治象。以正三光。宜精四時爲柄。圓而動者。施其德。高且明者。布其令。奉三無私者。惟君。建五有極者。惟聖。屏靈曜于緯書。撰靈志以互證。是以黃帝制器以推策。有虞撫衡而齊政。惟有道者。萬年協清寧而衍慶。

御試一日羅賦 以類爲賦 館一等一名

羅因鳥而始張。鳥以目而向逸。羅惟取其周遮。目非貴于專壹。羅之初聽夫丁丁。舉焉乃觀其乙乙。多爲之備。得之在少。而不在于多。密爲之防。獲之在疎。而不在密。然而偏于少。則綿綿未成。惑于疎。則恢恢反失。觀離志作罟之方。掌禮張弧之術。豈織于絲之網。以一統于如祝。一面之羅。解三留一。原夫爲罟爲罾。曰羅曰麗。或成掩畢之箕。或作翻車之軸。雉何事而離。學鴻何爲而漸。陸理密文。絲交花簇。隙漏相承。玲瓏互視。本一緯而一經。乃或衡而或縮。兔有蹄兮不忘。齒爲輪而非獨。至于網舉目張。網開鳥覆。逸翮莫翔。修翎已覺。故結羅者必有四維。而得鳥者惟憑一目。此亦如百獲魚罟。非九罟皆習鱗鱗。七屬犀齒。惟一札或當金鐵也。若乃經連極。繩結無多。非連置之組織。異數罟之差妙。人惟一孔之智。則非四寸之網。空成方面。彷彿。縱爲網其若何。若兩網虛設于網。莫加采。若單緯初施于機。未極金梭。結比繩。繩一繩之徒具。張如繩。瑟何一弦之可歌。蓋集目成羅。惟一羅乃收衆目。而分羅得目。非一目可抵全羅。是以空爲結網之求。終作臨淵之慕。豈虛張而寬其自投。抑徒設而思其偶遇。編一絲以爲罟。欲求翡翠之毛。鍊寸鐵以成宗。願挂珊瑚之樹。正恐魚綠木上。未識其難。鳥萃藉中。罕知其誤。我皇上道契乾綱。網開寶路。綸祥宣而人仰。瓊條理密而世欽。法度廣搜羅于四海。未嘗或有遺材。析節日子萬幾。安得紀其成數。張鳥羅以有待。豈同文字之書。加一目以何爲。無取正平之賦。

擬潘安仁射雉賦 館中作

挾良風以游聘兮。從文翰之原。鸞飛登於高閣兮。聽鸞鳴于平林。思逐羽而捷獲兮。矚難技以愉心。伊茲禽之英麗。備采藻于修翎。乘離象而耀耀。應璣衡之星精。賦鶴鷖之殊質。審鷓鴣之異聲。性專棲以矯處。誰能界其必爭。爾乃秋草乍衰。枯桑脫落。驚沙暮飛。晨霜猶薄。深栗色於垌野。燎宿莽于既穡。始奔羣以迅翼。勢將集而更躍。聚肅氣以耿介。勵狡力而慮。盡地開。曷度阡分壤。盤馬獨出。奮臂右。始擊。而求穴。繼厥衝而直上。關淵蕭以擬。弦激括而成響。嘖。嘖。以值鋒。墜錦毛于十丈。若乃黃泉潛沸。微陽。回山。明積。地伏。鳴雷。成。震。聲。而始。維。勾。采。頭。以。羣。來。交。斑。駝。之。離。襪。振。緇。翼。之。陪。。紫。間。滿。滿。黃。肩。巧。控。機。商。偏。正。手。權。輕。重。意。決。一。發。雙。雙。必。中。重。翻。同。摧。兩。膺。並。洞。及其。熙。熙。春。陽。陶。陶。孟。夏。麥。垂。穰。

以迎秋。泉度剛而微瀉。恐宴圖之失禽。瞻晨星而夙覲。登崇邱以周覽。揆懸刀以調翰。雖呼□之驟應。猶猜猶而盤桓。曳補綸于袞背。時積赫之赤冠。步疎趾而予。舒濛濛之烟。顧影登角。驚聲陳視。敘翻善。碎首未起。禾穎駭動。向露箭尾。俯青時而低瞰。發銜鑄以下振。乍仰懸而長鳴。已決背而裂粉。若夫大夫既娶。未聞笑言。如翠親御。輕地鶴軒。巨黍鳴兮飛鏃。雉子獲兮摧班。藉一矢以宵巧。解三年之鋼顏。又若瑯琊舊族。近徒茂陵。春田設罾。曉蠶分朋。筠箱馴鷺。茅障隱鸞。舉巾誘媒。發音清激。挾兩粉至。或籜或花。翠調狎而擾烟。復怒妬而跳。悍屏息以勵。履窺寶鑽而命。至如南皮輕騎。江表貴游。輪輿微動。絃蓋平流。矯白羽以振箚。華翠顯以點眸。終撤撤而從。又何論夫焚蕙。懿彼名輩。雄傑見戕。獄獄避株。粉紛采蕙。縱入秦而化。石慮歸楚。而誤。若折。碎破焚。飲壇場。所以。嗚。李氏之。供。其。時。哉。于。山。梁。

采輿賦 以美輿中其流

爰有稷下辨才。齊中賢者。轉異為同。變黑成白。逸談天之。過離龍之。味非大道。背朕。傾出羣言。灑液。周迴無。妙於。轉。氣。能。可。凌。甚。於。親。炙。粵。有。物。焉。命。之。曰。輿。盤。堅。無。傷。形。圓。非。橋。滑。行。內。盛。堅。金。外。表。史。言。貫。鼓。法。輪。不。在。了。疑。詩。詠。載。脂。接。軸。何。傷。輿。守。以。緩。火。乃。滲。漉。而。徐。流。持。近。洪。鑊。亦。淋。滴。而。競。墮。若。夫。便。給。極。捷。滑。稽。無。窮。苟。有。談。而。必。劇。亦。無。辨。之。不。難。何。管。艾。艾。期。期。語。燥。唇。吻。之。際。試。聽。幡。幡。載。載。懸。流。齒。牙。之。中。突。梯。聚。糧。無。辭。或。滯。涕。唾。流。沫。有。說。皆。融。皆。之。衣。輿。匪。敢。屯。符。快。流。轉。於。輦。輦。實。沃。澤。以。淳。然。如。蘭。缸。初。焚。暗。丹。鎧。柱。似。香。醴。既。盡。小。滴。銀。槽。談。折。子。成。期。難。及。舌。論。殊。莊。且。輪。反。為。瓦。其。始。也。批。御。導。軌。其。繼。也。分。理。析。肌。聖。瓶。之。智。不。盡。恥。疊。之。器。何。時。非。瓊。異。黃。流。難。吟。瑟。彼。異。壺。中。冰。潔。莫。賦。溫。其。脂。章。之。行。可。通。豈。如。不。食。之。鼎。天。倪。之。言。日。出。乃。同。無。當。之。厄。方。其。過。稷。門。坐。徂。邱。折。賓。客。抗。諸。侯。垣。車。悉。納。井。精。初。投。火。守。輿。而。炎。既。滅。脂。得。火。而。凝。凝。始。流。出。之。愈。多。如。飲。二。斗。而。賜。餘。灑。揮。之。不。竭。若。操。一。盃。而。得。滿。管。所以。世。驚。非。馬。人。用。虛。車。以。非。為。是。強。有。為。無。守。口。如。瓶。言。何。相。反。矣。手。可。熱。事。究。何。如。杖。亦。足。以。關。輪。智。嚙。武。叔。奈。何。須。乎。量。載。拙。笑。輪。輿。而。金。遺。口。饑。不。窮。者。必。窮。釜。共。舌。焦。無。盡。者。終。盡。雖。為。齊。人。所。傳。實。為。吾。儒。所。哂。宣。王。之。世。辨。客。聯。鑊。戰。國。以。還。俳。優。接。軫。軸。輿。為。滑。也。忘。子。之。遇。合。堪。羞。方。柄。圓。整。能。入。乎。孟。氏。之。高。風。不。隕。

蕪薇賦

繼余舟於漢皋兮。策余馬于荆山。當季春之佳令兮。敷乘芳於林帶。有蕪薇之嘉卉兮。施條條于樹端。紛撲撲而修翳兮。亦澆灌而交攢。或隱被於柴園。或偃日而如蓋。或圍圃而作樊。謝人力之培植。植蘄斧而不刪。苗瓊藥而成莖。綴白華之檀藥。香芬烈以盈路。散春風而未殘。欲折枝以相貽。箴刺手而莫攀。雖奇馨之襲人。光服媚而靡艱。絕木之求思。如漢女之貞。鄰無異于棠梨。斥淹治于牡丹。色皓皓其自變。騶陽春而不寒。疑碎剖其下。球玉英而為。聖神女之弄珠。結百珠之珊瑚。昔筆路之

初啓。登斯木之盡刊。何益均之多頌。惟叙佩于芷蘭。斯楚騷之所遺。爰摛詞而永歎。

赤璧賦

丁丑之春。余從郡下移節武昌。復以簡兵之行。溯滬歸蘇。陵操舟師。下荊州。乘風東歸。過所謂赤璧者。慨然歎曰。余所經之地。古皆竊竊於曹公。維彼亂世。實生奸雄。攬茲陳迹。不知感慨之何從也。斯璧也。抗洞庭之北。據監利之東。乘山巖。絕壁留紅。春江曉開。殘月落弓。戈船假旗。軍旗靜綠。天下治平。舟楫盡通。東吳西蜀。往來憧憧。湖建安之挾令。出南郡以與。或。擁江陵之軍。林北馬于渚宮。舍彼精騎。泛此艦。波濤之性。不習。檣櫓之用。未工。斯不待吳廷。斬案。已先決其無功。況夫公瑾用智。孔明效忠。公覆贊助。載蕪。衝。進。夏。口。以。西。在。當。烏。林。而。鏖。鋒。憑。沙。漢。以。自。守。射。連。艦。而。進。攻。破。江。天。之。寒。色。縱。一。炬。以。橫。空。起。鳴。雷。於。萬。鼓。崩。崩。女。于。殘。冬。付。髓。于。露。出。化。猿。鶴。與。沙。蟲。幾。于。林。鳥。焚。巢。臺。雀。墜。銅。折。鼎。一。足。當。津。路。窮。笑。江。波。而。迴。指。乃。僅。免。于。華。容。余。固。曰。非。亦。壁。而。亦。敗。矧。天。假。以。東。風。余。今。出。荆。門。回。鄧。中。順。江。水。以。安。流。乘。長。風。之。風。飄。飄。而。校。武。修。隄。防。而。劬。農。擬。蘇。子。于。黃。州。乃。情。地。之。不。同。毋。徒。傷。于。古。人。之。故。壘。惟。擬。然。于。江。上。之。青。峯。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 乾隆

欽惟我皇上學海探源。地符開遠。德誠法祖。那居駐蹕水之陽。功在信天。拓地極崑山以外。道元之標。鍾石未如登齊老之峯。茅溝之會。湯泉似僅見蒲昌之海。昔著考而流。已刊。今加識而河曲愈明。伏思瀟水久訛。河源彌遠。舜禹之世。略在西荒。漢唐以來。陷于絕國。惟我皇上削平四部。落休養卅餘年。金河百道。何異山莊武列之川。禹貢一篇。未似御製河源之考。蓋能通二萬里未通之地。故得決四千年未決之疑。且以漢使之行。久編西域。明修之志。徒首南音。持節者未必身親。操筆者徒知耳食。豈如今一介之使。運達真源。九譯之言。皆歸胞。此又因武德之無遠弗屆。故拓地而及天池。文學之無所不精。故審音而刊元史。紀略既修以後。宇內雖有專書。熱河作考在前。卷中必須題識。真珉繼勒。初分筆彩于華箋。翠帙類。更仰恩光于墨寶。所有。感激微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睿察。謹奏。

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 乾隆

欽惟我皇上典考唐虞。道積今古。萬幾咸理。事皆親御丹臺。半字偶殊。文乃特鑄墨。昔知過以著論。聖人之言已滿堂。茲識過以摘辭。周武之銘仍在筆。竊思天行至健。有過度之餘。差地開。見殊途之歸轍。見為誤實為無誤之驗。識為過豈有或過之時。況乎考道德於百王。時以積而成。古。乘典。談於千古。事因積乃可稽。稽之訓。見。與。典。成。之。注。積。之。為。義。詳。荷。勸。學。之。篇。因。異。而。轉。以。見。同。是。二。而。還。知。為。一。辭。文。旨。遠。知。聖。論。之。無。不。包。容。氣。盛。理。明。讀。奎。章。而。彌。深。悅。服。所。有。感。激。微。忱。合。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睿。察。謹。奉。硃。批。非。徒。頌。即。規。

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摺子

本月初四日翰林院以經筵講官缺請旨奉御筆圈出阮元竊臣業荒書府學愧經術慕漢宋之儒先...

賜御製邪教說墨刻摺子

竊臣接奉恩賞御製邪教說墨刻一分隨恭設香案叩頭祇領伏讀之下仰見我皇上體天地以立心統...

京察議敘恭謝摺子

竊臣接閱邸抄恭遇京察大典欽奉上諭浙江巡撫阮元有守有為清儉持躬着交部議敘欽此...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

本年正月十六日蒙摺差弁回浙奉到御賜福字并批諭云親書福字賜卿願兩浙士民同霑厚福欽此...

福壽案是摺乃嘉慶六年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家人又奉御賜福字一幅...

奉勅進經籍纂詁摺子

奏為恭進經籍纂詁仰祈聖鑒事於七月初十日而奉諭旨命將所撰經籍纂詁呈進...

賜御製養心殿記墨刻恭謝摺子

竊臣標提塘費捧到恩賞御製養心殿記墨刻一分當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祇...

賜御製原教三篇墨刻恭謝摺子

竊臣摺摺差弁回淮捧到恩賞御製原教等篇墨刻二册又三卷到當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澄敏官方修明武備戒貪墨以厚民業警叢腫以亮天工不惜丁疑反覆以求詳固由疾痛顛連之在抱
 惟漢唐以後類多變端或失取於強藩或寄權於重鎮或儲備之太甚或邊釁之多開揆其致事之由
 究因失德之故今借卦教而造逆本非失業無所賴之民突禁地以肆邪出乎人情不及料之外聖心之
 慈祥愷惻本共白於臣民聖德之正大光明亦無慚於史冊皇上乃以返躬之誠為昭事之本哀無罪則
 推原於教化之未至訓有位則引咎於人政之未宜苟有心知無感泣雖至頑鈍亦當奮興敢不離
 慮深神竭謀致力盡當為之職事戒積習之因循冀蒼高深稍寬尸素所有深遠感悚下忱謹繕摺具
 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睿察謹奏

賜御書福字恭謝摺子戊寅

竊 齋摺差弁回粵捧到恩賞御書福字鹿肉饜肉山雞一分並奉硃批書福錫卿以迓春喜欽此當即
 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訖伏念 聖恩厚植委任連圻驚陸瞻顏億趨承於隔歲羊城移節愧報稱於
 高天值茲改歲之初倍切玩時之警適荷奎章親御溫諭特頒既普錫以春禧復寵分夫珍饌歛時敷錫
 聖主以福 者福民宜化承流 敢不以迓恩者迓喜 惟有勤思綏靖推洪福於兩粵東亞敬體柔
 懷布天福於重洋內外冀佐盛隆之治稍寬尸素之譏所有感激欣幸下忱理合恭摺具奏叩謝天恩伏
 乞皇上睿察謹奏

聖經室四集卷二

重修高密鄭公祠碑

元符博綜道經仰述往哲行藏契乎孔顏微言紹乎游夏則漢大司農高密鄭公其人矣公當炎祚陵夷
 清流沈錮泊然抱道遂情墳典卻謝車服隱德彌修所學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孝經箋注百餘萬言石渠
 會議無以逮其詳貫扶風教授不足擬其旨趣又嘗比核算數甄極步線兩京學術用集大成天下師法
 久而彌篤固不以齊魯城焉今皇帝惇崇儒術表章經學纂定三禮義疏多采鄭說是以海內學人翕然
 依嚮言性天道無敢馳其虛悟禮度書文靡不通其原本庶幾孔壁簡策得以訓言儒生耳目未傷昔瞻
 被公之教斯為至矣公墓祠在高密縣西北濰水東岸四杜結構于鄭公之鄉高車並軌于通德之門是
 北海太守孔文學所開建也元以視學泚止斯土展省祠墓圯墮甚幸木不捍于樵采葦沙坐見其飛
 積趙商漢碑未傳於著錄承節奉理蝕于泥土遂乃倡捐紳之夙願鳩木石之工材始于乾隆五十九
 年冬十月至六十年秋八月成掘沙百尺門防易以東向植樹四垣饗堂翼其兩旁聽事啓楹則長吏齋
 祀所止也茅廬楹楹則賢裔祈讀便僑除也復將擢彼秀異用請于朝以奉登俎世勿絕庶使大儒
 之祀不致忽諸之歎治經之士無歎仰止之懷居斯鄉者績學砥行感憤而起不益偉與爰樹樂石表德

刊銘其辭曰

秦儀威經漢學證聖於鑠鄭公禮堂寫定網括衆典東修懿行學徒知歸異說反正子雍多毀仲翔善諍
 日月豈能載彼敏政礪阜之勞灘流湯湯草衙有帶沙走無蕪林薄新雉陸彼墜廟貌聳崇祀事孔明
 長白之嶺別啓贊室粵推茲士司農之鄉

重修會稽大禹陵廟碑

粵昔五德代興紀號天中二典遞禪立都西北惟神禹之陟降皆在江水治水之終始皆在會稽何者
 已西夷生靈奠于石紐江之原也爰民東教封葛桐于會計江之委也若夫黃帝中經所載宛委覆釜所
 藏登臨夢登金簡玉璣出焉灑沈潛災底定者于八百國其始通水之理實在會稽至于會諸侯詔奉神
 誅後至者而大計其功窟謁已甚綬緘猶薄迄于今參耕之賦宛然非古之上畝賦然則月適庚子年加
 中西亦終乎此矣或謂九州修貢山川成書會稽主名不著于冊然三江分派以浙水為南支萬里峴流
 指山陰為歸宿古今遷異俗儒駭之是知胼胝勞蹟必登茅山之巔成旅中興實存大越之祀也吳越春
 秋謂少康封庶子無余於越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漢書地理志會稽山有禹井禹祠是故陵之有廟其來
 已古我朝列聖相承續舊績以平水土東南江海間幾勞太僕之駕焉今嘉慶歲星次庚申聖天子孝祀
 配天望辯維謹乃修階壇勤丹楹用承祀事巡撫阮元來拜廟下以考其成嚴整盤盤江海深阻維往廟
 貌巍然鎮之瀛精玉帛如來百神之朝馳慕風雲或降二龍之烈郁郁乎蒼水探穴于其初元圭填德於
 其既固夏后氏神聖之所發藏亦吾聖天子之所以稽古帝報功德也爰作頌詩銘諸樂石其辭曰
 浙為南江地臨越絕青泥藏書白雲出穴陵者葬陵跡留標標農不徒徒樹不改列厥有原廟肇祀少康
 山川風雨日月陰陽階扶筮石棟抗梅梁肇新世室載啓元堂昂星孕珠喬山輯玉龍蛇天容龍蛇古屋
 伯益奉經庚辰侍羣封並蒼梧廟同猷龍龍飛五載障淮塞河錢塘礎石海無驚波新廟奕奕南鎮峨峨
 神功聖德今古若何馬祠遺法鳥田修祀禮享金鼎符探玉簡漸海訖聲登山刻字被碑以文載之景風

重修揚州會館碑銘

京師宣武門外揚州會館始建於乾隆初年汪君從晉出白金四千金君門韶益金而成之者也其事詳
 於舊碑六十年來頹壞日甚雖屢有修葺而莫能新之和會堂聯星堂地勢甚卑鄰水來侵夏不能居牆
 圯柱傾公車罕至嘉慶元年鄭君宗彞官吏部郎請於其叔鄭君鑑元得白金四千兩君志道張君緒增
 黃君祥又各出白金一千乃合資重修之和會堂聯星堂暨東西箱築基增高三尺許治其井置水有所
 歸第三四兩院以次修立復建閣于聯星堂之東以祀神位焉先是屢欲修而未成今嘉慶四年歲次己
 未乃集事讀舊碑乃知創修者前己未歲也始亦有數存其開平工既成乃築石紀名兼載圖事俾後之
 人知今義舉之盛必將有踵而後行者使舊基無廢新構益增也勒以銘曰

江淮合城。牛斗垂躔。靈秀隴區。人文出焉。穡穡人文。濟濟甲第。魏闕聯班。春明並騎。斯館肇修。已未之春。輪奐並美。桑梓同鄰。堂開和會。門接宣武。公車之來。於時處處。歲深垣圯。莫不莫疑。瓦廡積草。庭潦生萍。又六十年。歲周己未。惟我鄉人。與廢舉墜。乃構其堂。乃高其基。應瀆井廢。其無不宜。嘉樹可巢。甘棠勿拜。靡垂紫綬。藥翻金帶。神之恩。時於其東。文昌下照。其光能照。孟夏之朔。星珠聯瑞。鳩工庇材。適當其會。維我廣陵。連會日昌。元甲天下。解領江鄉。是科文武解元會。元探花皆出揚州。作此銘詞。以乘樂石。後有繼者。永永無極。

關亭秋禊詩序

在昔典午中移。啓江東之雲岫。耶邪南徙。持吳會之風流。山林之秘。驚吳。鴈詠之情。咸盛。雖悟老易之指。猶切彭殤之悲。豈非神州不復。易輿陸沈之歎。中年已往。莫釋哀樂之懷。鍾情既深。發筆斯暢。是以林表孤亭。結山陰之幽契。定武片石。傳永和之逸軌矣。元以嘉慶二年八月。上巳。按部於越。嘉賓在坐。簿領既微。游情共馳。再揚山水之波。展脩秋禊之禱。浴沂湖典。本無問于春風。采蘭賦詩。實有異于溱水。是時清風未戒。白雲乍晴。幽谷屢轉。重山爭峻。發崇岩之柱氣。起秀麓之松風。迴谿接步。種陳迹于古人。爽籟入懷。屬高情于天表。夫倦心既往。無韶景而亦悲。撰志詠歸者。臨瀟節而彌適。況今朝野殷闈。敬修名教。吾輩遊歷。皆在壯年。白駒未熟。動空谷之離輪。旅雁羣飛。集江湖之素羽。振翰無采。雖憶元長之才。侍宴承恩。曾效廣微之對。良會已洽。清吟紛來。內錄賓客成黨之詩。外納儔侶生徒所詠。凡有作者。皆著于篇。

謝蘇潭詠史詩序

在昔詠史之作。肇於仲宣。太冲。然皆綜覽興衰。論列流品。五言成製。風已古矣。自宣遠。矢音於留國。延年。託詠於秋胡。篇什所陳。乃有專屬。三良致哀。五君興感。異情同調。分合又殊。有唐一代。詠史七言。惟周曇。孫元。宏積。數十百首。然皆斷句。罕見律篇。未有上下一千六百四載。賦五百二十六人。揚清風以作誦。激濁流而成調。如蘇潭先生之。以律詠史者也。先生擢穎詞垣。囊筆史局。講幄內。直方岳。西分政簡。益清才優。暇。嘉慶二年。移治南浙。以詩示元。元出按。按。南極永嘉。山水方滋。芳草未歇。每手茲編。情賞逾美。觀其錯綜紀傳。點竄贊評。銜儻事於鐘鐃。飾高情以斧藻。聞見彈洽。故所用者宏。衡量均平。故其論可定。古今成敗。燦然畢視。君子於此。得經世之大端焉。若夫負聲振采。並擬唐賢。子美之慷慨沈雄。玉谿之縝密工麗。發鼓吹於唐音。扶瀛奎之律。七言能事。咸備於斯。又其取材富博。正史之外。雜篇小說。凡數百家。昭明之選學。在樓溫公之草蕞盈屋。安得李善。胡三省之徒。爲此五百章疏證之哉。

四六叢話序

昔考工有言。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資借。事歸鑄鍊。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以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瓊火。文王壽考。詩人美其追琢。以竹雜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儉樸。文之與質。從可分矣。謗夫人。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商賈觀象於文。

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調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大羊虎豹。反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矣。周末諸子。奮興百家。並爲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折善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蹤。是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之先。隱耀深華。驚天絕艷。故聖賢贊傳。六藝於此分途。文苑詞林。萬世成歸。固範矣。賈生枚叔。並榜漢初。相如子雲。聯鑄西蜀。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南京文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羅采騰文。駢音麗字。故雕蟲補祝。擬經家。雖改修。涼月露風。變本者。妄執笑柄也。建安七子。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冲景純之徒。派雖弱於當塗。音尚開夫。正始焉。文通希範。並具才思。彦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節。難以成韻。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采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勸選。六代範此規模。彦和著書于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極傷靡敝。天監大業之開。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並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賡徐之健筆。若夫燕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之編。莫不並授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集。簡曲暢國事。藉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繁辭相高。柯古詔誄。以新偉領異。駢儷之文。斯稱極致。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宋。始脫履。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傷其無華。工謝雕幾。蘆葉呈其機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名集。渭南北海。並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寔失。元之哀揭。堯弁一世。則又揚南宋餘波。非復三唐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曜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數而皆雙。錦百兩而名四。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風笙鏞。聽鏗而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泉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並升荷孟之堂。核其敘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議。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疏。此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發虞析其流別。任防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許臨才華。豈知古調已遙。矯枉或過。莫守彥和之論。易爲真氏之宗矣。我師烏程孫司馬。職參書鳳。心擅雕龍。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覽其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秘。王錕選話。惟紀南宋。謝叔談。略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况夫學如滄海。必沿委以討原。詞比鄴林。在揣本而達末。百家之雜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秘笈奇書。更吹斐火。凡此評文之語。勸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儷。觀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補。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遺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即今下筆于言。未許茲茲。醜醜也。元才兩兩。實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備開緒論。安執并管而西行。願附驥尾。

而千里。因知盧王出於今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歷日月而不刊者矣。

編選案司馬孫公乃太平府同知。名梅。烏程進士。丙午科。房師也。

葉氏廬墓詩文卷序

乾隆歲庚戌。元與葉雲素先生。相識于京師。蓋同出宋王文正王公門下也。先生學術深厚。貫通古今。至性過人。篤于實踐。執親之喪。疏食廬墓。其事見於汪稼門制府尺牘中。嘉慶歲辛未。先生子東卿。以尺牘詩文卷屬序之。元嘗讀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每歎斯言。以為臆。況親喪斬然。邱隴未乾者乎。墟墓之間。情境非一。禮記所謂哀者。風聲月色。雪地霜天。實為砭骨刺心。直發天性也。夕陽欲暝。樵牧歸。散麻衣不濕。孑然獨立。松柏鬢其寒色。桑榆收其晚景。少焉風入林表。聲如遠濤。悲從中來。未有不潸焉出涕者矣。或若生魄之月。低至下春。樹影雜亂。露氣滋濕。徒倚俯仰。四無人聲。時有伏兔。竄出淺草。或驚此時得聞太息。及其終不可見。夜已邇曙。噉然以號。曷可言已。又若夜守初曉。積素滿山。獨來墓門。埽數尺地。布菜而坐。微風振于木末。飛葉落于懷袖。寒霜霜重。策杖草廛。燈燭滿履。時櫻棘刺。寒節有黯然之色。變人有恍然之心。一身若朽。百念盡灰。先人邱壟。微廬內舍。若將終焉可也。且夫熙攘之跡。馳驅之勞。人世所不能無也。苟為流俗所染。境致乎炎熱。粉華之地。情懷於從風。迴憶家山。阡墓間。風霜雪月。情境若此。未有不潸然慘然。自發其天性者也。以此言哀。哀何如之。嗚呼。彭殤雖遠。非齊業禮之物。開廬可恬。奚黍蒲湯之坐。用我儒修。敷此禮說。二氏之誘。知不溺矣。

歷山銘

乾隆六十年。滄集單閣。七月庚戌朔。起居注日講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提督山東學政。儀徵阮元。遊歷歷山。勒銘樂石。其詞曰。登彼翠微。堂基戴石。倍麓分陰。嬌田啓陌。雷雨坐生。峯巒競碧。樓駕三重。崖懸百尺。繞騰虹落。穿閣雲飛。碑頭六代。松要十圍。岑苔籍屐。天花滿衣。磴隨客意。嵐成佛輝。下浦泉源。清交水木。湖平鏡搭。城迴帶曲。野氣沈邨。林煙隱屋。兩岫同秋。千簷共綠。平原似海。曉日開天。燕齊道直。蓬萊影圓。山棲壽佛。臺降飛仙。後之來者。亦百千年。

注竹子研銘

中四憲通六藝。省言行。謹身世。測大員。窮禮制。聖所傳。賢勿替。

落日餘霞研銘

己未秋日。借邸于京師。循聖公賜第。退直後。少得清暇。因銘研云。落日就暝。餘霞在天。蟬吟高樹。魚唼涼泉。蕉花垂露。竹葉含煙。羊鏡執扇。几席清妍。

白圭詩館研銘

白圭之玷。猶可磨。斯言之玷。不可訢。詩不可訢也。訢。訶也。若平。較南譚之譌。訢化也。立行有玷。更若何。

水師正威大銅殿銘

赤堇之質。黃金之色。清神脩質。自交趾國。長風兩尋。規圓繩直。嘉慶五年。天風薄賊。傲而破焉。全其本德。歸正服道。允宜厥職。忽海奔雷。萬鈞聲力。值發無虛。當堅必克。守我浙東。制彼遐域。元戎寶之。視茲銘刻。官齋精舍銘

構茲精舍三筵之地。銘於半隅。所以自治。無欲乃澄。先明厥志。毋躁乃靜。道遠勉致。坐而共圖。行者之事。以此保民。以此計吏。虛己集益。委懷分寄。賢者守堅。能者耐勸。曰恕與忠。曰仁與義。不計其功。務正其誼。勿近于名。勿放于利。放利民傷。近名政僞。勿安于陋。勿舞其智。舞智必窮。安陋多蔽。勿備而隨。勿激而肆。操勿迫。整寬勿廢。墜廉勿矯。俗居勿求。備士狹齒。繁情濶用。惟其太平。更難撫字。否毋諱疾。泰毋侈瑞。令頗愈擾。事監不緻。闕當速補。過戒終途。平情持準。難說使器。中不逾情。庸不立異。心鎮常安。神清多識。制行實難。矢口則易。凡茲恆言。學焉未至。靜思自箴。靖共爾位。

寶蘇鐘銘

元受兩朝恩。待從禁近。備官司徒。惟帝五年。歲在己未。命臣撫浙。臣辭。帝手詔曰。卿宜力任仔肩。為朕宣贊贊化。臣拜受命。撫浙三年。海濤未徹。風雨未蘇。作器能銘。臣何有焉。惟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六日壬戌。臣父年七十。受祿于帝。封光祿大夫。敢作寶蘇鐘。以應中春。英鐘之律。以勸眉壽。綿綿多福。以對揚天子。不顯休命。阮氏子孫。其永寶用之。

刻扇鐘銘

惟帝八年春二月。丁酉初吉。越二十有六日。壬戌。臣父年七十。受祿于帝。封光祿大夫。用作刻扇蘇鐘。以應中春。英鐘之律。將命銅史。命徒。連其甲子。司其商刻。而自擊之。嗚嗚。雖離。以勸眉壽。于無疆。以對揚天子。不顯休命。阮氏子孫。其永寶用之。

警鐘銘

時至則鳴。鏘然而警。叫且戒。雖夢亦醒。士稚雞聲。產國圓枕。趨朝澣政。視此乃寤。

古蘇鐘銘

惟嘉慶八年秋八月。浙江巡撫。阮元。親帝于樂。帝錫宴三。錫玉如意一。荷囊四。刀一。衣一襲。質鹿。歲荔支之。賜。臣元敢拜頌。首用對敷。天子不顯休命。九月戊午。歸浙。紀帝恩。命刊銘古蘇鐘。永寶用之。

揚州隋文選樓銘

揚州隋文選樓。甚多見于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等書。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昭

明太子讀書處也。羅願鄂州集所謂文選巷。劉氏墨莊亦其地也。予之宅爲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冬。遊先大夫遺志。于家廟西建隋文選樓。樓下爲廟之西塾。樓上祀隋秘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守。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嘉慶十二年服除。乃爲銘曰。

文選樓巷。久著於揚。曹氏瀕隋。李氏居唐。祥符以後。厥有墨莊。阮氏居之。廟祀江鄉。建隋選樓。用別于梁棟。充書扶。窗散芸香。刻銘片石。樹我山廡。

南宋九本文選卷首畫象銘

蕭選曹注。學傳揚州。貞觀之後。是有選樓。貴池宋本。琴板始尤。海內罕觀。數帙僅留。雷塘菴主。樓居邗溝。錦絨展校。裝幀曬收。繪象卷首。一笠橫秋。

西邗阿侍御琴城公笠履圖贊

彼何人斯。既笠且履。偶然相君。誰主誰客。日雨團團。衝泥策策。樓隔涼雲。山留遊跡。孰柱其冠。孰文其鳥。惟此笠履。於道大適。僮曰東坡。未異肥瘠。我履欲蠟。與此同癖。細雨斜風。蒼苔白石。

方維祺太守以我觀我圖贊

大學修身。顏子克己。觀我之道。本爲儒理。易觀我生。尤咎即吉。豈無進退。道不敢失。

桂林隱山銘 并序

余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效順寧人謝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余歲五十有六。駐於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于城西唐李勣所開之隱山。登降周回。中行六洞。羨茗讀碑。竟日始返。竊以爲此一日之隱也。爰作銘辭。刻於北洞。

士高能隱。山靜迺游。之非名。闢此奇秀。一山盡空。六洞互透。不鑿自通。雖探莫究。穴無雨來。岩如天覆。虛腹開潭。垂乳滴瀉。寒澈鏡盆。傳壺漏引。月入峽。吸雲穿竇。磴曲風傳。泉清石漱。仰壁藤垂。摩碑苔結。蓮憶古香。桂疑秋瘦。招隱巖前。朝陽洞右。涼堂北開。高亭東構。獨出春城。清遊晴晝。曉風入懷。夕陽滿袖。

一日小隱。千古古岫。何人能復。西湖之舊。隱山在西湖口。突有所存。舟塢地更奇。今爲田矣。

宋硯銘

古人之硯古之式。用以擊發守墨。凡事求是必以質。如石堅重。教於國。

端溪璞石硯銘

荆山之璞。以爲良。曷若不鑿之守其黑于石。

粵溪茶坑天然大硯銘

粵溪之石。泐于往古。苔斑繡峯。松皮覆雨。磨爲巨硯。以鎮書府。書以銘之。雷塘弄主。

茶坑硯山銘

端溪片玉。松煙所浴。石壁留紅。天池瀉綠。溢浪低生。織雲橫束。畫意詩情。大疑一幅。

端溪老岩研山銘

端溪一卷。因其自然。以爲硯山。古蘇爛斑。

西齋銘

西齋老圃。似野人家。無多離落。少著桑麻。視惟墨守。天有綠遮。端巖列翠。讓木分徑。查前有一井泉本爽。階水勿斜。南離石。

斜離水。

楊橫蒲席。窗護葛紗。鷓母啄稻。鹿女踏花。離枝摘荔。引蔓縣瓜。長匏扁豆。紫馨紫茄。困樊觀棹。歌廊裏茶。滌煩習靜。存樸黜華。學爲圃者。忘在官衙。

乾隆癸丑仲冬上丁祭曲阜孔廟文

於戲孔子。傳道帝躬。用治斯世。斯道乃隆。堯舜賢遠。文軌大同。帝敬孔子。禮備儀崇。華魯釋奠。講學臨雍。教被瀛寰。豈惟域中。元奉帝命。視學於東。津逮洙泗。仰止聖宮。深承時祭。癸丑仲冬。瞻俎習禮。循牆慕恭。宗廟既入。百官景從。壇杏化雨。庭楹古風。簾鳴金石。壁振絲桐。兩楹之間。三獻既終。輟無歎風。室拜躅龍。神志雖肅。精誠匪充。聖道如天。敢希格通。惟聖之裔。子孫其逢。逢大也。洪範疏。句與從同。爲韻。惟聖之鄉。多士質忠。以元禮爾。秉籌何功。聖人佑之。啓秀發蒙。斯文在茲。天下所宗。帝方顯俊。聖惟達聰。

祭天目山神文

天目兩山。作鎮杭湖。出雲降雨。匯于具區。惟吳淞口。入海尾閭。洞天福地。神明所都。雷輿電掣。龍起雲敷。開扉霽陰。風爲驅除。宜晴而晴。野無沮洳。宜雨而雨。暎者立蘇。神功聖德。佑民非虛。近年數郡。水旱堪虞。田未豐稔。潦浸田廬。長吏省愆。政刑有渝。未能感召。致鮮嘉符。今致潔饗。民隱上疏。香醴入山。牲帛載途。拜求靈佑。惠此越吳。益桑倍收。麥稻大餘。功佑聖世。恩及農夫。願東所報。謹竭其愚。

琴經室四集詩目錄

卷一

己酉

雨後過瀛臺

家吾山少司寇妻生屬題表圖編修學浩勺湖草堂圖

庶常館聽寒柝

庚戌

崇效寺法源寺看花晚集構荔宴懷舍人齋中

皇上萬壽恭進宗經徵壽說文冊

恩賜大猷恭紀一首

辛亥

御試賦得賦鏡

二月大考紀恩一首

琴經室四集 詩目錄

六九七

琴經室四集 詩目錄

六九八

壬子

同沈雲椒少宰初南書房散直賜貂裘恭紀

初秋同孫淵如星哲言舉雲朝樞兩同年遊萬泉寺涼水河後數日招同沈雲椒少宰那東市廛成同

年再遊

牛欄山

密雲縣迎駕

癸丑

泉宗廟扈駕御園道中

芭蕉

溧陽道中

月夜過趙北口

兗州道中

發落卷

曲阜城東

甲寅

萊州試院曉寒

寒亭

登州雜詩

登州聽海濤聲

過黃縣

題秦二世瑣邪臺石刻

泰山碧霞元君廟

瓶中碧蓮

雨後泛舟登臨波樓

山左學署八詠

小滄浪亭

明鏡太保祠

秋日同徐太守大榕至龍洞途遊佛峪還憩壽聖院攝元豐順應侯碑

琴經室四集 詩目錄

六九九

升上海家秋日作花

靈巖山

同人登俗至對松山日暮而返

登峰山

鄞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

早行

卷二

乙卯

喜晤焦里堂補師丈於東昌寄懷里中諸友自禹登山白雲峯東三里至佛峪

歷城白雲峯西北至錦屏巖慈雲聖院

壽聖院西南石壁上有龍洞出入里許

由龍洞巖下西過三龍潭十里至黑峪而返復至佛峪

寒食日長山縣道中雨

過臨淄縣齊侯墓

題江寧孫蓮水園漢上舊遊詩後

海棠

木筆

萊州蜉蝣島

題海濱獨立圖

登蓬萊閣

鷓鴣不注山

小滄浪亭雅集和馬秋藥前堂題

五日澗櫻橋小集遲馬秋藥前堂小疾不至以詩來即和原韻

小滄浪亭

東孫淵如同年

四照蓮

題何夢華元錫林外得碑圖

獨遊佛峪

東坡集 四集 詩目錄

爲新城王文簡公書立墓道碑

渡河

展母墓

敬題御賜保壽平撫元人萬竿煙雨圖

敬題御賜保壽平撫黃鶴山樵松崖翠壁圖

丙辰

嘉慶元年正月人日射鴿子於浙江學署之西園即事聯句

題胡維君虎環山小隱圖

秦小峴觀察招遊西湖晚闕表忠觀適錢表山同年偕過訪未值有詩見投報以一律

渡錢塘江星同舟諸友

梁湖道中

過謝氏東山

上虞縣

恭進授受禮成文冊蒙賜蟒袍一件荷包一對恭紀

會稽山謁大禹陵

女桑

陵雨後登吳山

五月二十一日曠登吳山雨霽復泛西湖

即事

七夕

修葺書亭成

題錢可廬明經大照蕉窗注雅圖

桂蕊

題董文敏摹趙文敏鵝華秋色圖

金井梧桐歌

湖州懷吳蘭茨太守

丙辰重九登靈隱石笏峯

陳古華太守廷慶同爲桐江之遊至嚴州而返投詩贈別賦此爲報

東坡集 四集 詩目錄

和陳古華前韻桐廬道中韻

嚴州七里瀟瀟江水

印泥

春夜江上聞角聯句

卷三

丁巳

桐廬九里洲梅花三萬餘樹侍親登岸遍遊奉命賦詩

金華夜泊

夜至永康縣

栢蒼山雨歇示諸生端本國刷等

題方洪屋溥所藏張南華 圖 雲溪圖即用南華元韻

遊古永嘉石門觀瀑布

自麗水放舟至永嘉四首

將由溫州至台州過雁蕩前一日宿扶容村曉過四十九盤嶺至能仁寺

大龍湫歌

常雲峯

寄雁蕩

過馬鞍嶺

卽景

淨名寺蔬飯

試雁蕩山茶

登靈峯望五老靈芝諸峯

度謝公嶺望老僧巖

遊石梁洞

石門潭

出山宿大荆營

小窗

咏鐵拄杖

與興化顧橫怡仙根遊山卽題其詩稿一絕題謝侍御 編定金焦夜遊圖

予在山左帝一馬甚駿及至浙不施鞍勒者輒淡旬日柔脆以死詩以惜之

題王蘭泉司寇題三泖漁莊第七圖

張子白同年攜攜石翁畫至杭州展讀於定香亭上題詩記之

七月十一日同人過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

海寧安瀾閣雜詠

八月望後至海寧州登海塘觀潮

秋采四首

題道場山歸雲菴孫太初墨跡卷後

謝靈山前畫題蘇潭圖

題凌次仲教授題蘇校禮圖

卷四

戊午

上元後一日春講和謝蘇潭方伯韻二首

五更過蘇堤列炬中見桃柳正妍

半山桃花十餘里春仲僧人兩次來遊元和蔣蔣山 靈巖武進陸邦生 靈巖陸紹開 均皆有圖詠

紀事因題冊中

上巳桐江修禊

溯嚴灘至蘭谿

金華試院宋自公堂後雙古柏

冒雨由紹雲趨麗水道出桃花交青黃龍諸嶺雲氣萬狀勝於晴時

山花

春盡日隕風青田和張子白同年 若采詩韻

重遊青田石門觀瀑布

蕉林驟雨

溫州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台州試院在城北龍顧山之麓有樓巍然名曰四照書榜歷之

由臨海至天台

國清寺

華頂茅篷

薄暮重過石梁

夜宿上方廣寺藏經樓

萬年寺題僧達本壁

天台山紀遊

竹兜詞和陸九鼎

天台藤杖歌

遊山陰陶石簣讀書處水石洞

戊午五月二十六日靈鷲峯銷夏聯句

嘉慶三年西湖始建蘇公祠誌事

秋日任滿還朝同人餞於西湖竹閣賦詩誌別

贈吳鑑人曾其

贈鮑以文廷博

贈朱朗齋文瀾

贈何夢華元錫

贈何春渚

贈朱青湖彭

贈周樸齋

贈端木子植

題江子屏

書窠圖卷

己未

會試閣中夜雨和 石君師韻

恭和御製立秋日遣閣元韻

移竹

九月望裕陵禮成旋踵復奉命敬閱山陵工程謹成八韻

趙忠毅公鐵如意歌

題宋高宗瑞應圖同彭芸楣館師作

羣經室四集 詩目錄

題五代馬楚復溪州銅柱拓本

暖房示書之

武林歲暮

卷五

庚申

春日台州

庚申正月督兵海上往返天台未能入山

天台山大雪三日守凍刻溪

守凍

送趙介山文僑殿撰李墨莊 卅元 舍人奉使册封琉球

題孫淵如觀察萬卷歸裝圖

綠葉

題西湖第一樓

題徐碧堂司馬 秋艇狎鷗圖二首

贈李西巖總鎮

附李壯烈答詩

上虞道中

天台行帳題楊補帆 昌籍畫天台桃源圖

台州夜坐

初秋台州獲安南海寇事畢曉發回杭州

寫榜作

瀟園晚眺

仲冬詣天竺復過靈隱蔬飯冒雪登西湖第一樓

浙東賑災紀事

屬王椒畦同年畫珠湖草堂圖即題

題王椒畦畫金華戴詠樓圖

登八詠樓

卽事

羣經室四集 詩目錄

桐廬九里洲看梅花四首

辛酉

賦得雷乃發聲

蘇隄春曉

二月十七日過翠亭山看桃花用六言律體

廿三日自海塘迴舟曉過翠亭復成一律

登鎮海招寶山閣新造水師大艦

臘月朔日入山祈雪出山過訪經精舍訪題千里巖折城在東 輔堂用去年得雪詩韻

壬戌

曉至西溪祭社稷壇

海寧州迎潮

安瀾園小憩

自乍浦彩旗門觀海至秦駐山

題江蛟門先生少壯三好圖

秋日西湖泛舟

駐杭州時每九月花奴自揚州載菊來奉

親宴爲寫秋江載菊圖題之四首

同人分詠古十印得劉濶之印

置西漢定陶鼎於焦山麓之以詩

浙撫署東偏誠本堂巨石嘉慶七年移立潛凝精舍方池中以予字字之日雲臺並用蘇黃畫中九

華信和詩韻

卷六

癸亥

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年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

潛凝精舍卽事

吳蜀師嘏

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堂上壽得商父丁角

爲朱椒堂爲題朱氏月潭八景圖冊八首

自題珠湖射鴨圖小像

潛凝精舍卽事

綠陰課語經精舍擬作

潛凝精舍初夏

那東市同年由廣東奉使過浙賦贈

飛霜鏡引

壬戌孟夏由靈隱徒步過稻光菴直上北高峯頂癸亥孟夏又還留題觀海畫卷

夏日過雲棲

西院平臺落成

虎邱後山小憩

沂州道中二首

曉過教場

羊流站

自新泰至泰安登岱宿夜宿孔子廟曉觀日出作

癸丑七月赴山東夜宿新城縣南今復以癸亥七月入都適此以一絕紀之

出古北口上親獲鹿於山莊得賜割鮮

過普陀宗乘須彌福壽二廟

萬樹園賜宴恭紀一首

中秋日山莊恩賜曲宴用唐王建詩韻

過青石梁用陳雲伯願鄰鄉 延翰倡和詩韻

秋柳

題錢妻山同年使車紀勝圖

馬秋藥光祿用曹唐遊仙七律體爲古人贈答詩擬擬三首

珠湖草堂因洪湖汎濫屢在水中癸亥入觀過揚州尚無水患小住一夕分題八首

夜宿母墓

癸亥九月十九日與諸故友相聚於平山堂爲展重陽詩會卽以贈別

九月廿一日爲金焦之遊

重題秋江載菊圖卷二首

題桃花春浪渡江圖

冬至前澆凝精舍閒坐

甬江夜泊

題陳默齋參軍畫 擬書圖三首

種園葵

冬至測暑

臘月十九日拜蘇公祠

立春日恩賜福字恭紀

卷七

甲子

題陳曼生種榆仙館圖

復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堂上壽得周兕觥

春日澆園卽事

題秋平黃居士文暢淨因張道人四堵塔山房聯吟圖

朱右甫爲畫摹楫楫繪鼎款識作秋齋摹摹圖因作論鐘鼎文絕句十六首題之

由永康至縉雲

過桃花嶺

山花四首

觀青田石門洞天瀑布夜宿洞口

由澁州渡江至樂清

遊天台桐柏宮觀瓊臺雙闕

宿國清寺

雨中至高明寺

雨後至石梁觀瀑宿上方廣寺

曉登石梁

萬年寺前古樹

山禽五首

回杭州

題牡丹巨蝶畫屏

桐花落白綿名曰桐綿咏之

曉過西湖

古之蘭乃澤蘭非今之蘭也種之階下并繪之

題畫扇三種花

八月十五閨中作用坡公八月十五催試官詩韻

附徐司馬聯金和詩

試院煎茶用蘇公詩韻

題朱椒堂西冷話別圖

修西湖行宮舉奉安仁皇帝純皇帝龍牌恭紀

題和內子畫歲朝圖獻堂上韻

乙丑

安瀾園月中作

命海塘兵剝柳三千餘枝遍插西湖并令海防道以後每年添插千枝永爲公案

行版湖州示官士

卷八

丁卯

辭雷塘裏菴

渡河

月夜拜滕文公廟

曲阜鐵山園贈衍聖公孔冶山慶錄內弟

河間

定興曉發

渡漳沱

渡漳水望銅雀臺遺址

廣王右丞夾門歌

陳留懷古寄示二弟仲嘉孝子常生

大梁除夕

文選樓詩存

戊辰

答陸九龍

大風飄登吹盞

過密縣

中嶽嵩高詩三首

嵩山三石闕歌

嵩陽隱居

大梁

嵩嶽歸步得春鞋誌喜一首

臨淮關阻雨

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爲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

初秋澹凝精舍小憩

題曲江亭圖

題曹夔音琴趙松雲樂志論圖卷

拜岳鄂王廟

分詠歲寒雜物二首

將渡錢塘江後宿六和塔院

姚江舟中除夕

庚申六月余乘風破安南寇船于台州獲其四總兵印銷之爲劍今八年矣戊辰冬復剿蔡牽于海

上夜舟看劍寫詩劍匣

己巳

題何夢華上舍訪書圖

靈隱置書藏紀事

題趙忠毅公癸卯年自書詩卷後

蔣蔣郵學博請書廣樊榭徵君墓碑置祭山

八月十五日浙江提督邱公其功會福建提督王公得祿於寧波普陀洋十七日先追及蔡牽於台州魚山洋檣之十八日復會擊之於溫州黑水洋沈其船牽及其妻子皆死於海詩以誌慰

題家藏漢延熹華嶽廟碑軸子

題北湖翠碑圖

真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歌集翁蕙溪先生齋中作

屠琴鴈鹿常將出爲縣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繪圖卷索題

詠梨亭以畫冊寄案題

題朱野雲處士鷓年祭研圖

卷九

庚午

與諸表兄弟共建外祖榮祿公林氏祠堂於揚州陳家集天后宮側記事一首

己未借寓京師衍聖公邸會栽竹三叢藤花兩本庚午再寓添栽槐柳桃海棠棗枝丁香并舊有古

槐榆椿棗殼共三十餘株記以一律授之館人

門生屠琴鴈以翰林改宰儀徵翁覃溪先生倡詠餞送遂亦以詩贈行

綠樹

題內子綠靜軒圖

題陳受笙均十三首畫詩稿後

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卷

題女蘿亭香影移梅詞意圖卷

昌運宮白皮松歌

覺生寺觀永樂大銅鐘

雨後遊萬柳堂

京師揚州會館第三層院中種竹百餘竿題其軒曰小竹西

新秋月夜

過瀛臺見秋荷盛開

辛未

唐花歌

秦小峴少司寇予告歸田餞之於萬柳堂即題其城西草堂圖愛司寇和余萬柳堂四律韻

二月十八日雪後獨遊萬柳堂題壁聞元人畫景畫中

寒食日偕朱野雲遊萬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復看花柳

上巳日萬柳堂同人小集看野雲處士栽柳和翁覃溪先生韻

野棠處士種柳萬柳室自作園卷屬題

與法梧門前遊式香同遊西山先過八里莊慈壽寺

渡桑乾河入西山登羅嶺嶺

游澗石山宿岫雲寺倚松閣

遊戒臺寺

戒臺寺古松

途中小雨

獨遊萬柳堂

辛未初秋移寓阜成門即平內上闕新居有小園樹石之趣題壁四首

中秋小園鐙月

同野棠山人小園坐雨

昌蓮宮爲古道院白松七株麝蔽霜雪松下青苔平鋪竟地雨後來遊聞無人迹

研背坡公笠履像

聽福祐孔厚諸兒夜讀

王楷堂比部廷和齋中七尺鐘溪大石硯歌

種菜

題吳荷屋榮光登岱小照

題圖布曹墨閣二公戒壇祠圖

題書之靜春居圖卷

壬申

小園初春

三月二十日駕幸南苑大閱恭紀

夜宿萬柳堂贈覺性開士和翁覃溪先生韻

小園雜詩

首夏奉使山西辦蒙古阿拉善鹽池事內子饒於小園率賦

過井陘園

太原晉祠

晉水

懸瀑山

臺貽廟

聖母祠

古柏

貞觀晉祠銘

涼堂

曉涼

磁州溢泉道中

正定喜雨

小園

寄題焦里堂姊夫半九書塾八詠并示瓊鐲

中秋小園鐙月

出古北口四百里至木蘭園口

木蘭園口

初用眼鏡臨清舟中作

題破淥荆關露華樹稿

拜汶上分水廟

仿錢漢建初銅尺歌和翁覃溪先生

十二月十一日夜宿海州雲臺山東海營次日閱兵

過海州板浦弔凌次仲教授

卷十

癸酉

高郵雨後舟中歌

泊瓜洲晉進自題江鄉籌運圖

題郭頻伽塔神慮圖卷

題蝶夢園圖卷用董思翁自書詩韻

遊淮陰柳衣園憶京寓蝶夢園

隋宮瓦

題柳徑停雲圖卷子三登萬柳堂詩韻

蘇代版

重陽泊天津登芥園小樓

甲戌

春草軒詠春草寄仲嘉二弟

與王柳邨處士孫丁柏川觀察雅方諍也茂才士曠焦山僧借卷同立焦山書院詩以紀事

賀翁覃翁先生重赴甲戌科恩榮宴

過珠湖草堂用自題射鴨圖舊韻二首

夜宿雷塘墓

曉發攝山

兩後過青陽五溪登翠華亭看雲中九華山

九華憶古二絕

舟過小孤山

冬至日雪窗偶成

登滕王閣

詠十三金石文房

甲戌除夕接雷塘庵僧心平書詩以答之

乙亥

齊侯毋歌

伊梁卿太守乘轍由闕赴都過南昌賦別

用余家瓜洲紅船爲式在南昌造船以爲救生諸事之用瓜洲船乘風歸去三日至瓜洲矣

夏夜雷雨題楚夜雨雷鐘銘宋榻本册

夏夜

讀吳毅人前帶錫錄有正味齋續集即用見寄原韻和寄

題雪窗圖卷用去年韻

丙子

正月八日立春游百花洲

春雨

東坡全集 詩目錄

百花洲春晴

百花洲課士作得花字

以沈檀爲勾股形筆筒嵌鏡於其弦處卽以爲硯屏照墨也刻詩代銘

題金帶園花開宴圖

將由豫章赴中州過廬山作

大梁丙子立冬後一日卽得寄四寸再疊雪窗圖韻

治大梁撫署後園偶題

臘前三日將出都與野雲山人同宿萬柳堂覺性開士方丈曉行賦別

十二月過趙州茶亭僧舍

丁丑

春日安陸道中題王藍畫楚山清曉卷

彝陵峽口望蜀江

荆州懷古

泊調弦口

荆襄雜詩九首

瀟湘雜詩

閩洞庭水師畢登岳陽樓

望君山

丁丑九月十一日謁南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唐懷素緣天庵

遊涪溪讀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韻

過瀟湘合流處

自湖南零陵入廣西全州避雨宿湘山寺次日曉發

卷十一

丁丑

桂舟三章章四句

登沙角礮臺閱水師畢即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外洋看大嶺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閱香山兵

因題船額曰瀛舟

東坡全集 詩目錄

戊寅

初食荔枝

節樓前木芙蓉

詠玻璃窗

肇興七星巖下樓武墾石硯山

伯玉亭節相寄示臨安平夷紀事詩書念二首

自梧州泝灘江經龍門劍峯之險

桂林微雪堂雪窗舊韻

桂林除夕憶雷塘庵僧心平

己卯

隱山三章章四句

八念八首

登桂林棲霞巖隱山諸韻詞

桂林春望

桂館春夜初晴

憶江南春

送春日去桂林

柳州柳侯祠

龍賓道中

上林道中

由賓州至邕州過崑崙關觀狄武襄進兵處下橫州烏嶺大灘拜馬伏波將軍廟

嶺南荔枝詞

賦得喜雨課兒擬作

夜宿清遠峽曉登峽山飛來寺

英德道中

度梅嶺

東林道中詠扇與嶺中桂花

過肥水

鳳陽漲阻夜泊

宿趙北口

正大光明殿萬壽宴蒙恩賜杯酒恭紀一首

渡淮有懷河北諸公

偕仲嘉宿甯塘庵樓

結蘇亭于木蘭院竹南古銀杏北

遷樓蠟梅

偕張芝塘維嶺步過渡春橋小憩倚虹園

風雪夜行樅陽江

舟中望廬山

由南康入蠡澤

宗勛

梅嶺張文獻公祠看梅花

度梅嶺用前韻

庚辰

望遠鏡中望月歌

鷓鴣歌

端州北岩綠硯石歌

桂林陳相國元孫繼昌中庚辰狀元且為解會三元廣西蓮窠方伯有詩紀盛和韻一首

粵西平樂峽中

新秋夜行陽湖灘水上

庚辰嶺南除夕

辛巳

西齋待月

壬午

過合肥見陸廣文繼韓出示文集談杭州舊遊

壬午述職歸過珠湖草堂

及門陳雲伯文述為江都令尹邀遊焦山作詩即和雲伯韻時同遊者王柳邨僧借庵令尹之子表

庶常館聽寒析

空街夜冷欲三更，閣閣何人相說鳴。靜掩齋窗聞斷續，夢迴虛枕數分明。催殘月影低無色，敲碎霜華落有聲。明日早朝清漏急，車中聽到紫微城。

庚戌

崇效寺法源寺看花晚集楊荔裳與舍人齋中

匆匆春事月已三，看花幾度來城南。城南草杜曲復曲，按記兩處尋伽藍。入門嘉樹生叢綠，柳絲榆莢柔可翫。粥魚茶板寂無聲，珠宮琳宇深潭潭。雜花園殿作香界，一瓣不著飛龍龍。丁香細乳結瑣碎，棠棣弱幹垂籬籬。何如三丈海棠樹，千枝萬葉相交參。前度看花值紅雨，小苞溼透臘脂含。今朝櫻極色反淡，鉛華爛漫春尤酣。祇林奇卉我未識，毋乃此是優鉢曇。惜難十日花下臥，不及蜂蝶時時探。夕陽門外散金影，歸來小巷同停驂。元規有塵拂扇落，但以嘯詠生清談。我雖不解酒中味，一杯目飲知其甘。春鏡垂爐街鼓聲，欲去不去情猶耽。相約更待鼠姑放，借開再訪枯禪庵。

皇上萬壽恭進宗經徵壽說文冊，恩賜大緞，恭紀一首。

敬稱符典贊皇唐，采段承恩出尚方。豈有高詞繪天日，猥蒙華袞被文章。絲綸曉奉金門詔，經緯親歸玉尺量。共拜瀛壖靈輅下，拂衣已染御爐香。

辛亥

御試賦得眼鏡

得他字五百八韻
大考一等一名。

引鏡能明眼，玻璃試拭磨。佳名傳雙豔，雅製出歐羅。窺戶穿雙月，臨池滿一波。連環圓可解，合璧薄相磨。玉鑑呈豪穎，晶盤辨指螺。風中塵可障，花下霧非訛。眸瞭寧須此，瞳重不恃他。聖人原未御，目力壽徵多。

二月大考紀恩一首

乞假方期省故園，上年冬，請假旋里省親，掌
院阿公以大考將近不允。敢期親擢冠詞垣。元卷本第二，上親
擢區一等第一。曾將一册邀宸賞，上年冬，上閱元所
進宗經徵壽說文
冊，蒙
賜衣，
更幸
連篇
被御
論，
一
登
記
之
舉
以
獎
勵。備尹青宮室有範，向來大考編檢職任學士已
為最優元卷恩更獲少恩。值班西殿室皆溫。

旨在懇勸
南書房
行走。微臣何以殫心力，始答生成曠代恩。

同沈雲椒少宰初南書房散直

紫垣散直半斜陽，暑退秋尚未涼。待得上車風氣透，東華門外晚荷香。

賜貂裘恭紀

垂問衣貂未，頒裘到從官。恩真同顧復，臣本最清寒。著雪趨金殿，含香下玉欄。歸來面慈父，持共采衣看。

之柳邨之子風余弟亭

西南風阻留住采石磯太白樓

大姑山阻風看月

落日放船好

大暑節坐滄江虹紅船由江都直達洪都江湖夏關月明如畫或阻風太白樓下盡看青山夜臥皓

月或乘風馬當山外夜濤湧海俄頃百里紀以一律寫留船中

香稻米飯

大榕

述職後謁昌陵回粵七月度梅嶺再尋梅嶺舊韻一首

余撫浙江江西皆曾修建鄉閣號舍今督粵粵閣號舍七千六百餘間更湫隘皆改建寬大之秋兼

撫印監臨鄉試書誌一律

聖經室四集詩卷一

己酉

雨後過瀛臺

淡虹殘雨飛飛埃，清練霽微霧色開。青鳥拂雲歸闕苑，白魚吹浪過蓬萊。神仙此日應同駐，車馬何人不暫回。半縹金甃橋上望，水南猶自轉輕雷。

家吾山少司寇委生屬題裴園編修學詩句湖草堂圖

雲堞依春浦，長淮瀉古渠。朝川王氏宅，笠澤陸家廬。公本金閭彦，文探玉署儲。量才原有尺，銜命屢登車。彭澤歌歸去，天台賦遂初。湖波通一勺，書卷富三餘。賞雨宜茅屋，看花奉板輿。小山多桂樹，秋水足鱸魚。柳才藏塔，風蒲不礙蒲。過橋開齒著，繞舍種榛筍。陸屋東西住，陶樓上下居。燕泥春戶斂，螢火夜窗虛。祕笈人爭借，遺經我自疏。山東皆法鄭，河北盡師徐。詞賦傳司馬，春秋學仲舒。名猶傳魏苑，地不改經畝。詎意洪河決，旋教別墅游。居人憂滄海，之子歎沮洳。舊列門生籍，來應使者旗。齋香心暗記，荒草手親鋤。葑沼疏盤水，蘭堂曳佩珣。文翁新講室，尉氏古門閭。丙歲初經此，中年青降子。竊險學使賦，及拜侍郎裾。地利三篙水，家餘萬軸書。竹林能免俗，把臂意何如。

琅嶼仙館詩略



壬子

初秋同孫淵如是寄言泉雲巖同年遊萬泉寺涼水河後數日招同沈雲椒少宰那東甫成同
年再遊

鳳城南去鳳泉頭。尋得招提一再遊。涼後苔萍留野岸。雨餘禾黍壯平畴。三叉小徑依村轉。九曲清溪抱
寺流。兩日不來風色老。最宜秋亦不禁秋。

蓼花蘆葉自縱橫。車馬何曾此處行。重到游蹤皆一轍。數人心跡總雙清。濯纓臨水歌相和。拄笏看山眼
倍明。我本忘情學機事。灌園許聽桔槔聲。

三月垂楊六月荷。半年情未此經過。門前高樹西風早。橋外野塘秋意多。遠色蕭森歸別業。詩心淡定對
頭陀。誰知九陌黃塵外。自有清涼十里河。

望裏清光有所思。湖山非敢憶羣絲。詩人會處須乘暇。游子歸時未有期。野性消磨天趣少。吟懷荒落夕
陽知。晚來倚馬茶亭外。一段高情斷斷碑。

牛欄山

小山徑數里。盤踞連牛欄。輪蹄歷磊砢。頑石圓如盤。雜樹夾崖口。木葉聲初乾。逕迤入山腹。宛轉拓地寬。
人煙成小市。氣聚無風寒。出山抱山勢。屢屆且噴。一錢白狼河。入寨清流湍。衝沙走東麓。崖澗相鉤盤。

順流望瀟河北。漕漚白帆夕陽自。今古駐馬為盤桓。

密雲縣迎駕

重邑據形勢。庠屢接白檀。山分通塞遠。水急刷沙寒。盤道依紅樹。舟梁護碧欄。天顏初日霽。共喜聖躬安。

癸丑

泉宗廟題詞

維皇履德澤。甘雨滿郊原。曉晴雲尚漬。夏首綠初繁。東勾柳成谷。西雉稻名村。泉響蛤猶吠。露涼蟬未喧。
宮槐交翠蓋。堤草藉龍軒。青疇契宸賞。黃屋瞻崇尊。敷筵坐臨水。賜食共銜恩。清醴度雙闕。于此鏡心源。

御園道中

雲淡星爭出。風微月有波。五更殘雨歇。四野嫩涼多。溼氣歸林薄。清香發黍禾。行行天欲曙。休問夜如何。

芭蕉

關心寒落依草木。手種芭蕉數葉長。讀畫略同抽卷軸。煮茶聊與鬪旗槍。塵穢微隔綠遠淨。風雨不來心
亦涼。何況昨宵聽漸瀝。小窗藤枕復匡牀。

深陽道中

初陽照千峯。向背分晦顯。雲霞忽建標。風碧色已淺。山村起炊煙。輕風任舒卷。沙泉聲自清。露草光猶泫。

策馬循迴溪。崖谷迷宛轉。舉首望日輪。東西始可辨。

月夜過趙北口

燕南殘暑淡星河。為避秋炎月夜過。露草清香蟲語細。水楊疎影馬蹄多。三更蟹舍明燈火。十里虹橋壓
鏡波。豈有公孫能避世。太行西去隔滹沱。

兗州道中

平田泉水自成渠。村口秋林日影疎。著我肩輿安穩過。半看黃葉半看書。

登落卷

積案盈箱又幾千。此中容易損華年。明珠有淚拋何處。黃葉無聲落可憐。冷傍青氈猶剩墨。照殘紅燭已
銷煙。那堪多少飄零意。為爾隨風一惘然。

曲阜城東

庫門東去意蒼茫。泗水西流向夕陽。陵上白雲留少皞。地中黃土認空桑。策書字在郊麟死。鐘鼓聲銷海
鳥藏。過客未談三古事。莫教先賦魯靈光。
魯庫門以大庭丘
庫得名。他國無之。

萊州試院題壁

渤海陽和尚未回。曉聞新鼓發輕雷。山風入院旆初動。潮氣滿城關未開。昨夜清樽思北海。何人博議似
東萊。此時頗讓江南客。官閣春深落古梅。

寒亭

五千年下讀遺經。灑水橋東馬暫停。海右無如此間古。樹尋亭北有寒亭。

登州雜詩十首

險隄分圖遠。萊牟鑿境通。山高絕怪石。海闊有長風。兩地魚鹽薄。沙田黍稷豐。我來千里外。小住一城東。
鎮院汲旬久。驚寒衣轉加。地東天早曙。春遠樹遲花。夜雨逢三月。雲濤落萬家。成連渺何處。寒水滿平沙。
三面瀟湘水。舟行繞岸回。風波休轉漕。斥堠必登臺。漁戶編船住。番夷納寶來。去年英吉利。受吏過蓬萊。
城闕通帆舶。滄溟壓女牆。旌旗風裏壯。鼓角地中藏。秋汛丹崖險。春耕竹島長。晚潮人散後。飛鳥上樓航。
桑田言本幻。日主祀無名。人到之宗島。雞鳴不夜城。秦碑湮舊迹。漢使失回程。當日求仙處。皆從歷市行。
凡史記載蓬萊求仙之說。今皆
有墟市。蓋方士所藉以惑人者。

冠山森傑閣。吐氣接洪濤。隱戶宜賓日。低簷可避風。
謂蓬萊亭。捲環連碧玉。磨鏡出青銅。何處攜東海。坡公一
袖中。

南洋遠越越，北岸接遼關。小買輕航海，餘丁出壘山。人家挂綵羽，時節望刀鐮。略有唐風儉，惟留歲晚閒。
山川饒毓秀，風土亦能寒。春女皆稠髮，鄉民愛素冠。比居千戶靜，近市一街寬。見說民稀訟，清閑是長官。
俗樸難挑遠，衣衾相與青。何人同獻賦，有士始橫經。古款才難得，今求地有靈。當年施與宋，風雅總飄零。
人歎新耕後，閒情在小邨。雨煙送歸路，花柳發春園。石壁支茅屋，蔬田結枳樊。轉慚行客過，車馬一時喧。
登州聽海濤聲

海雨溼土奉初晴，海雲自北趨南行。風來渤海轉轉急，吹落黃泥濤濤聲。初疑驅車來遠道，輪雷欲動連
而輕。後如閉閣伏虛枕，窺前凍雨千條傾。或是汝南馬旋磨，否則試院煎茶館。相視不語共欲聽，出戶仰
首巡南榮。天空盡靜日將落，頗有雨氣來山城。城頭雉列屋鱗次，其中直作波浪鳴。丹崖田成近三里，長
流迥泐開縱橫。日行北陸海底暖，潛陽蒸起龍蛟聲。龍聲騰沸鳥喚振，夕沙淘汰沙石清。洋洋一洗耳底
淨，心體虛豁無凡情。人生不俗即仙骨，豈有大藥真長生。更待夏仲望岱嶽，遠收青色歸雙睛。耳目至此
歎觀止，或令豐韻開聰明。

過黃縣

風軟平田不動塵，柳初麥甲總宜人。行過百里東萊路，來看黃睡雨後春。

題秦二世琅邪臺石刻

我求秦石刻，若秦之求仙。求仙不可得，石刻終難湮。借石經火燬，碑石徒再鐫。之罘墮入海，海水滯為淵。
登哉琅邪臺，推何般。嶺首三萬戶，金石三千年。石高丈五尺，怪鐵鍊精堅。劍落盡三面，小篆留西偏。
披羅復刻錄，拓紙鳴槌罷。我來讀詔頌，載籍合馬遷。臣斯臣去疾，穆德名並傳。筆力入石理，玉柱動且圓。
點畫說偏旁，益知叔重實。所情頌與詩，變化隨雲煙。信父磨粗沙，俗字鐫長天。餘此十三行，斯墨誠可憐。
特立石鼓後，屹峙五鳳先。海風吹不倒，流徒悲斤權。蘇公頗好事，模刻城臺前。亦惟八十字，文款本未全。
每見宋元碣，殘暴如廢觀。乃以羸氏物，存者猶歸然。豈有鬼神護，而免列缺壞。誠因麻石性，余所見秦及西漢碑皆麻石
故歲月無磨研。得此足以豪，神發忘食眠。更思寄同好，南北翁孫錢。比部辛相宮詹

泰山碧霞元君廟

元君唐代宅，帝女裝宮封。向背分齊魯，高明冠岱宗。萬山階下小，雙曜殿前逢。斗柄迴霄極，霞標建日容。
銅甍棲翡翠，藻井倒芙蓉。恍惚堂生樹，精誠廟見松。臨軒增地厚，卷幔發天容。披星文動袞，垂水樹環
洪。河衣帶闊，滄海鏡花鎔。挽洗盆疑舉，開關闕並嵩。玉華留宋祖，象迹失秦翁。木德原宜殺，神功盡在農。
漿梨香稅款，鏡火夜梯重。繩鎖登先早，循牆走獨恭。翠微寒氣積，赤纒午光濃。試拜生雲石，應飛降雨龍。
私懷零饋志，敢接向禽蹤。明日云亭路，難聞上界鐘。

瓶中碧蓮

帶得明湖水氣清，廳前兩日碧雲橫。粉衣零落青房小，研水塵風一段情。
雨後泛舟登匯波樓
急雨繞過水上樓，門前齊解木蘭舟。垂楊小屋蓋蒲岸，不聽涼蟬已覺秋。
湖裏荷花百頃田，清香如霧綠如天。會須盡翦青蘆葉，頓放花光到客船。
就樹營巢湖上家，鱖魚小約水三叉。南豐祠下無人到，離落開開木槿花。
鵲華清翠近城多，十里泉田足稻荷。樓外斜陽秋色早，更從何處覓鷗波。

山左學署八詠

落日城頭晚，東風泉上春。湖光復山色，齊向倚欄人。四照樓
落落橋上人，冷冷橋下水。顧影獨懸冠，清歌懷鬪子。濯纓橋
烏浴蘭花外，魚跳窗影中。滄江臥米叟，畫舫記歐公。帆亭
十丈赤珊瑚，紅泉入鏡湖。輞川圖畫裏，惟解種萊萸。海菜
岱雲一片白，風雨雖玲瓏。落地化為玉，明明對裴公。玉玲瓏
臺迥煙波闊，燈虛夕照明。寒蟬靜無語，霜氣滿秋山。鐘樓
西軒石如菌，松杉得甘露。恐有仙人來，采與東坡去。芝石
吉金與樂石，齊魯甲天下。積之一室中，證釋手親寫。積古齋

小滄浪亭在鐵公祠旁，與學署近隔一湖。其後軒元題為水木明瑟，用水經注語也。夏秋間，每泛舟
過之，茶罷書牀，流連竟日，較之春秋行迹，頗分勞逸。

小港西軒外，扁舟北渚涯。百弓開柳岸，六柱泛蘆葦。獨往常無約，高情或有儕。李公休皂蓋，杜子履青鞋。
橋外圍栽草，亭門窄縛柴。軒窗商啓閉，几席合安排。表裏然雙鼎，攤書占一齋。寫碑金石錄，題字水松牌。
檻曲看盤鶴，臨陰認篆螭。舊詩猶在竹，午夢閒依槐。起對山盤擁，開隨天鏡揩。風光遙接案，波影上平階。
巖屋小於匣，池魚細似蚊。接梁多古意，泉石滿秋懷。拄笏西風爽，褰簾夕照佳。新涼流玉宇，春色動銀淮。
月露收園籟，輪蹄憶管輅。江湖浪遊跡，襟抱未全乖。

明鐵太保祠

易謁金陵廟，難櫻歷下鋒。兵戈驅石佛，風雨挫真龍。死願先平保，功甘讓盛庸。明湖舊祠外，秋水薦芙蓉。
秋日同徐太守大榕至龍洞遂遊佛峪還至龍洞穿洞出小憩壽聖院揚元豐順應侯碑

錦屏巖下扣禪關。林汲泉頭石水還。得路卻隨支道馬。迎人都是范寬山。碑陽帶墨琴官勸。洞裏然燈照佛顏。既欲狂遊須盡興。城中難得一朝閒。

舟上海棠秋日作花

春深行部失花期。不見殘紅下歷陵。葉底西風關外雨。泥人猶放兩三枝。

靈巖山

山谷通靈氣。伽藍出世情。群支孤塔影。卓錫古泉聲。松間何年種。碑題過客名。慚然念塵迹。翠壁白雲橫。

同人登岱至對松山日暮而返

未及上翠微。曾攬松山勝。嵌巖置修除。綠壁起盤磴。拂衣千仞上。闕危不可凭。峯高多夕陰。天半風初動。坐我萬松間。蒼翠互相競。白雲橫不流。中有新寒凝。林壑翳幽姿。泉石動清聽。已忘世人情。羨彼飛鳥性。

登嶧山

絡繹羣山勢。茲山定一尊。元謂羣山二山皆以古來得名。尚書所謂曰嶧曰嶧也。爾雅曰。嶧者。說文作。嶧。排天雲作嶧。入地石連根。魯柝邾相近。秦碑魏不存。秦碑爲北魏主所作。杜少陵云。孤際秦碑在。名蹟也。祇今遊覽處。不必到昔門。嶧山秦刻石。

鄒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

霸王代謝百年開。夫子風塵又轍環。若使靈臺開晉國。豈能秦石上鄒山。遺書賴有邪聊校。古廟惟餘博士閒。今夜斷機堂外住。主人鐙火照松關。

早行

戒道雞聲歇。炊煙起孤村。寒林無雜葉。隨鳥下平原。平原多枯草。繁霜被其根。鳥來無所食。還向空巢翻。村中有老農。曉起抱諸孫。傳聞達官過。策杖倚蓬門。屣西積草履。屣東延朝暉。布衣木棉厚。顏色有餘溫。懸知爾室中。尚有升斗存。

羣經室四集詩卷二

乙卯

喜晤熊里堂補姊丈於東昌寄懷里中諸友
光祿樓前見里堂。執襟一問江鄉。十年舊雨兼新雨。幾處青楊閣白楊。用甫史何蕭奉。元白州鄰會共卜。庾周肥瘦各勝常。累君同作風塵客。敢詠冰心寄洛陽。

自禹登山白雲峯東三里至佛嶺

茲山何召巖。神禹之所登。東行入虛谷。泉石媚清激。側徑隨深谿。馬足猶兢兢。午嶂屯春陽。陰厓積素冰。石無附土樹。壁有綠隄藤。雲護巖上佛。泉養廚中僧。何當看秋瀑。灑落山三層。巨流曳紳帶。細溜垂繚纒。靈臺出其上。衆勢歸馮凌。我情亦趨舉。振翻隨花鷹。

歷城白雲峯西北至錦屏巖憩壽聖院

靈湫住天龍。誠福關初地。但見元豐碑。破屋已古意。繞階漱清冷。摩笱積蒼翠。泉急石九轉。雲過松花墜。前峯不可梯。高鳥儲其翅。誰爲造孤塔。中使金仙睡。後峯如太華。巨壑壁爲二。誰爲駕飛梁。鶴彼摩崖字。古人具精力。恥作尋常事。否則整如僧。碌碌老荒寺。

壽聖院西南石壁上有龍洞出入里許

神龍扶壁入破壁復飛去龍去壁已穿介然用成路當門立大佛乍見心疑怖石澗面如削曾向夢中遇
前多步石人無過此入深院乘燭遂暗度俯行尻益高相呼不相顧一隙忽生明目開夜嚮曙不知出何山
奇險更難步手中得葛蘿足下生松樹蜿蜒攫爪痕是我題名處

由龍洞巖下西過三龍潭十里至黑峪而返

三龍潭峽口如防復如室千丈屹相對古色交青黃其下狹數尺亂石駁羣羊短衣雙不借眼底無虛莊
路窮遂仍達地暢崖復當水消尚存迹日午已稍光陰森料山鬼蒼莽防奔狼有客獨結廬無乃非人鄉
十里暮始返華岫月微茫城關明燭火春漏聽三商

復至佛峪

潤草迴新綠巖松發古春泉翁三月雪佛現六朝身馬足熟知路僧寮開可鄰誰知城裏客當作入山人

寒食日長山縣道中雨

風雨近清明蕭蕭過驛程烟橫林影斷青遠麥田平行部三春事思鄉十載情雷塘今日路知復是陰晴

過臨淄縣齊侯墓

畢竟仍存土一抔邱明晏子兩春秋可憐上古無書籍何處青山葬爽鳩

題江寧孫蓮水湖漢上落遊詩後

扁舟無那漢泉迴詩向樊川刻意裁交甫何期珠佩解牧之曾見紫雲來恐因極樂能消福如此多情祇
爲才欲洗胸中愁萬斛試翻春海到蓬萊

海棠

星娥海上曉妝時洗盡鉛華世不知今日清明花下坐滿天靈雨落胭脂

木筆

一樹臨風四照開白雲晴日麗蓬萊欲知花頂春多少更與仙人上玉臺

萊州蜉蝣島

山根走入海出海更成山一碧捲銅鏡孤青擁鉤鑿潮生春漲起月黑夜珠還誰復能齊物蜉蝣天地間

題海濱獨立圖

山根入海海連天蒼我臨崖思渺然同是蒼茫千古意不知生後與生前

登蓬萊閣

下見滄溟上綠香城頭一閣獨超超天能包括鯨波靜日有光華歷氣銷島外帆移千里目坐中人壯午
時潮曾遊山海東經內鄆注江河總寂寥

過華不注山

兩年山下記行蹤秀澤單衣破重南渡濟流初起嶽北離傍鏡獨成家三周人與車聲遠九月秋如畫
色淡不是明湖開曉鏡鄂鄂誰照芙蓉

小滄浪亭雅集和馬秋樂前韻

北渚離塵映明湖澄翠微深梁宜客性山水願人歸樂趣莊逢惠吟情孟與章孤亭復虛樹徒倚意無違
每有論文暇遊懷相與偕豪華非絳帳蹤跡共青鞋軟草平陵路圓荷半帖階隨時齊物理生也亦無涯

五日濯纓橋小集暹馬秋樂前韻小疾不至以詩來即和原韻

灤泉涌地出城裏流汗漫吾家散衛處汨汨穿葭亂此境雖荒率頗受冷士附魚依橋影聚鶴應人聲險
遲客獨不來坐久風荷亂小疾居灤源詩情隔湖岸今日當薰浴未有綠絲絳求炙及鴛鴦好音在芹泮

我用銅艾虎持同梁鏡看是日出梁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日鏡諸生各成詩願就君改判我有石菖蒲連絡根不
斷鑿見清水蓬萊白石彈節物無好句坡公應知歎落日池上飲賴有顏與段謂顏延生段赤聲展讀所得碑石
墨光燦燦

小滄浪亭

獨泛滄浪平底船軒窗面面葉田田風光誰許平分得人與池心四照連池中碧蓮一枝心分出因以名之

小庭穿池不礙花種花人住艇爲家教收荷葉三霄露供我齋厨午後茶

筆牀書篋向池攤池上荷花高過欄捲起烏篷遮午日一雙銀蒜壓青竿

北渚紅橋結笠亭蓀衫執扇此消停夕陽若爲人間立留照湖山半角青

蟬歇殘聲綠樹間霞痕山影共闌珊微風吹動金波色月在東南箕斗間

我向滄浪獨立時五更露氣到清池城頭落日輕黃色多少鴛鴦睡不知

東孫淵如同年時初任究沂曹道尙未至山東

濟南亭館傍湖開湖上秋風且尚催萬朵荷花五名士一時齊望使君來五人謂馬秋樂桂未谷武盧谷顧衡齋朱明齋

一枝折向水晶盤十二蓮心共一攬儘有花光酬坐客不妨樽酒合圍看

題何夢華元錫林外得碑圖

孔林牆外夕陽明永壽碑酬訪古情我後何君來曲阜手摩殘字得真平癸丑冬元帝曲阜通黃小松之請碑人院手刷其文乃真平二年石也

獨遊佛峪

院手刷其文乃真平二年石也

山深易得秋。一雨衆秋足。西風吹涼雲。蕭然出空谷。寒花隱荒蕪。疎葉下林木。久坐依盤陀。泉石交耳目。雖未攜琴樽。情賞兩幽獨。

爲新城王文簡公立墓道碑

先生墓道在山阿。兩載輶軒伏轡過。司_元李吾鄉推大雅。皋陶從古善庶歌。翰林風月誰能似。齊魯聲華近若何。多恐此碑容易泐。未如詩卷不消磨。

渡河

水色開眉宇。縹緲拂箭袍。西風新雁起。落日大河高。斷岸立千尺。歸帆輕一毛。安能用舟楫。全代馬蹄勞。

展母墓

嚴霜限寸草。巖風城長樹。哀哉我慈親。竟向此間住。慈親昔愛我。一日欲百顧。欲及我之冠。欲畢我之憂。教我讀古書。教我練世務。哀哉皆未及。竟忍舍我去。五年守里門。幸得依墳墓。十年爲帝臣。未踏雷塘路。年年寒食節。悲酸向誰語。今年奉命歸。許祭叨異數。蹀躞北郊外。一登欲十步。哀哉我慈親。長年竟此處。繞隴亂叫號。迷感竟無據。直欲挾七閩。呼母應而寤。回寤終不能。白日黯已暮。簡書矢靡暨。料此難久駐。更悲去家後。寒暑尚三度。北林多雨雪。西風吹露露。夕陽散樵牧。夜月窺狐兔。而我居官齋。錦綉難然卸。斯志期無忝。安敢計溫飲。惟有勞國事。聊以酬悲慕。

敬題御賜壽平樵元人萬竿烟雨圖

兩山雲欲流。奔泉出其麓。沙石餘青蒼。潤氣滿林竹。御園依玉泉。龍繡森如束。每因恩躡遊。得以豁塵目。癸丑銜使命。濟滌踐行轍。城西習遊處。秣菴蓋泉屋。乙卯冬至浙。小住西湖曲。三里五里中。盡是質籬谷。置臣於此中。天意不令俗。慨然思有斐。何以瞻淇澳。雪餘冰暑清。石渠畫共讀。分題得此君。烟雨互尺幅。灑然襟帶清。稅者巖眉綠。人間與天上。領取臣皆足。

敬題御賜壽平樵黃鶴山樵松崖翠壁圖

南田逸趣勝。虛放自寫閨身上。小艇壁臥斷溪飛。翠影松含清吹落。輕濤綸竿宿。狎烟波老。翰墨今懸秘。開高。臣愧不如柯敬仲。漫叨恩賜獎微勞。

丙辰

嘉慶元年正月八日射鵠子於浙江學署之西園卽事聯句

虛庭開春首。_{丙辰}修竹挂日脚。朋戲盡素心。_{子白}稠進澆清約。揚鱗酒已具。_{庚辰}射鵠與可託。鵠鼓音微轉。_{中之程發和射鵠二}時射韻非錯。對柳借梅列。_{江安}量步破苔薄。西十北十符。_{里堂}左个右个作。護龍籍之茅。_{伯元}當箭懸以幕。加槁委髀奴。_西設侯用文釋。尺壁肉倍好。_子大泉輪滿郭。五花棗陣回。_{庚辰}

儀換丸羅。星緯各成天。_中月望不留魄。紅點嵌星星。_定白宰圍暗暗。圍圍雜元黃。_里紛披範青纒。藉者竹象交。_伯樞之森爲索。致弓我既張。_西鳴鑼匠復削。志傳爾雅名。_子射道成惡。渾沌破七竅。_{庚辰}相攘出六

鑿。講法深穩。_{中之時淵閣封君年}編須人嬰傑。_{胡西華先生年七十八}飲決看誰先。_定相衣云盡各。燥淫擬重輕。

陰晴變今昨。特力挽取強。_元敢遠立反卻。心慕飛衛神。_西笑勝投壺樂。竿將一吹。_子淵深深拓。是

講者叱者。_{庚辰}亦翻若矯若。吻厲驚飢鷹。_中翰飛聽匪驚。旁人不及瞬。_定喝者或曰著。叩鳴善于開。_里響應

真如諾。投石散水量。_伯擲彈碎花夢。儼絲貫于針。_西若鎖投以鎗。其衷將直取。_子他心竟能度。虛中窺穀

驟。_{庚辰}無極存匡廓。或契或武巖。雙。_中或連參斷續。或四巖井儀。_定或五兩鏡落。或觸植顛墮。_里或維網結綽

揚或準出處。_伯抑或蛇赴壑。止或陷區夷。_西斜或拂枝格。拙每成獨笑。_子巧翻致衆愕。既微待獲旆。_{庚辰}乃

飲無算爵。功力相箴規。_中得失互嘲諷。雖蕪近乎道。_定此禮其猶醜。當風醒薄醉。_里臨池度曲約。餘情看

洗馬。_伯畫者更盤纏。_{四華時封君}作洗馬圖

題胡君瘦馬環山小隱圖

環山學人愛著書。經術密矣生計疎。慨然載書出山去。江湖一刺陰五車。烏乎有山不能居。無山欲買願更虛。君不見山中老農不識字。一生涸跡樵與漁。

秦小峴觀察。招遊西湖。晚講表忠觀。適錢表山同年。備過訪未值。有詩見投。報以一律。

天使浮雲自往還。春晴喜借一舟閒。共舒中禁鏡前日。來看西湖雨後山。_元與小峴遊山在中禁。吾輩冠裳烟

水上。君家祠宇竹松間。好將千首新題句。都就詩人仔細刪。_{新得諸生表忠觀}

渡錢塘江呈同舟諸友

虎跑泉頭列騎迴。六和塔下布帆催。纔當春日江心暖。知有風潮海上來。隔岸峯巒青已到。同舟賓客興初開。古人縱愛山陰道。不抵諸公酷愛才。

梁湖道中

屈曲梁湖水。舟行亂過橋。山深皆有路。浪靜不通潮。暮色浮松頂。清香動麥苗。謝公吟賞處。蹤迹祇漁樵。

過謝氏東山

雲水東山春放船。謝公裙履憶當年。蒼生寄托傷溫浩。青史功名冠石元。捐盡有人知喚鶴。圍棋無暇笑投鞭。始疑疑豈今何處。惟聽風泉似管弦。

上虞縣

曲水穿岸長林綠。堰垣石橋多似路。山縣小於園。白舫依官渡。紅梯倚成墩。劇憐溪谷裏。考績尚稱繁。恭進授受禮成文冊。得旨云。措詞典雅。尚為得體。賜餅袍一件。荷包二對。恭紀。

會稽山謁大禹陵

會稽巨鎮東南雄。宛委嵒嶺靡青空。文命之陵據呂墨。朝衣九拜揚春風。典謨有字選有紀。豈假弱筆陳豐功。惟思禹德在於儉。無間再歎世折衷。山川主名遍天下。此山不載禹貢中。揚州城廣漸海表。刊定未紀夷與戎。東教躬勞遂道死。參耕韻畝封葛桐。陵者蓋陵澤。蒼梧之野將毋同。豈如後人說且侈。沙邱邈至咸陽宮。子元誕妄太白陋。亂引汲竹疑重曠。夏家天下子亦聖。為薄葬於越東。試以吾言問二子。無稽之說將立窮。我拜既畢題窆石。白雲滿穴春陽紅。帝之瑞應氣郁郁。神所出入光熊熊。重黎受命地天絕。惟有陵嶺猶相通。

女桑

婀娜春風柔桑已拂穉。曾經纖手種。剛與一肩齊。綠影初勝翳。青園未上梯。閑閑在何處。猶隔小牆西。雨後登吳山

足下峯齊列。雲中日未生。萬家殘夢歇。五月曉寒輕。草木宜山氣。江湖納雨聲。若非登眺遠。空自臥嚴城。五月二十一日曉登吳山。有晴意。復泛舟入西湖。途大霧。

破曉登吳山。來風力尚微。扁舟入西湖。冷然吹我衣。西北雙峯高。雨氣猶霏霏。東南倚山郭。隱隱明朝暉。颯然長風至。與波相因依。初日忽激盪。敗雲自翻飛。柔櫓劃清朗。照見山四圍。江湖卑溼氣。廓然空所歸。歸來日未午。園林地漸暝。撫我壁上琴。燥氣生命微。

卽事

虛亭風氣接清池。銷夏情懷懶正宜。一泚芙蓉三逕竹。兩箱金石半牀詩。修書最樂刊成後。望雨翻驚到時更。待曉晴看洗馬。蕉林蝙蝠拂簷垂。

七夕

碧霄雲淨露華清。靈匹迎涼渡已成。河絡漸從西角轉。月弓將近半弦明。農桑本是人間事。兒女猶關天上情。菡萏夜深深珠戶曉。一般秋影看縱橫。

修葺書亭成題之

久與坵南訂舊盟。江湖蹤跡髮星星。六旬歸築三間屋。萬卷修成一部經。鷓鴣灘頭秋芋熟。落興步外古槐青。笛漁早死雙孫老。誰慕遺書向此亭。

題錢可廬明經大昭荊南注雅圖

錢君磊磊古丈夫。治經亦復箋蟲魚。解字九千分部居。字字剖出光明珠。更肆精力及其餘。雅讓廣雅釋且疏。唐宋以後此學盛。有如蹊逕生榛蕪。吳氏棗板猶模倣。坐令文字多細黽。錢君一一為把梳。旁達衆說通經郭。此學吾見王石臞。與君同歸而殊途。焦窗在屋西北隅。是即錢君之可廬。臨風把卷吾愛吾。慨然一笑何軒渠。畫師吮筆為寫圖。綠天會與錢君俱。玲石一卷蕉三株。中有鬚髯蒼而腴。焦之為物雅所無。雅讓所學在漢書。列傳管解馬相如。擗蒼傳至曹江都。選學欲問曹公徒。江都曹憲有廣雅音。李善得曹憲之傳。試注子虛之巴苴。芭蕉始見于上林賦。列子蕉鹿之蕉。蕉為蕉。即說文之蕉。非芭蕉也。

桂葉

叢桂將花又一年。淮南同是早涼天。小山露白人初隱。翠木秋高月未圓。濃意半生含雨後。清陰都在試香前。誰來金粟林中坐。不到開時是妙禪。

題董文敏摹趙文敏畫秋山圖

誰畫秋山圖。趙吳與周草窗所作也。草窗本濟南歷城人。所居在蕪華兩山之間。其祖時遷居吳興弁山之陽。故自號弁陽老人。同時張句曲亦為此圖。鳴波同元曾見之。句曲圖不可見。惟見其題句于自書詩冊。鳴波圖舊為董思翁所藏。思翁摹之不止一本。元今所藏乃思翁癸卯年所摹。帶水長林。浮煙遠岫。草窗松雪。風韻雙清。吳興山水。本以清遠移人。然濟南據岱嶽之北。七十二泉隨地涌出。匯為明湖。澄鮮滌滌。萬荷競發。流出城北。濼澗于華不注前。每當秋林初晴。橫雲斷。正如此圖畫中矣。元兩年歷下。復到吳興。思翁此幀。常懸行館。單椒秀澤。尚愛此山看不足也。

思翁本是江南客。老與吳興圖風格。一卷分籠鬱墨林。自染青山上生帛。歷下青山有誰華。山前原是草窗家。吳興清遠家何處。碧浪秋蘋自作花。道人同住鳴波裏。為畫齊州好山水。秋色山光尺幅中。西風鄉思千餘里。我曾兩歲按齊州。湖裏荷花水上樓。七十二泉流不盡。青煙兩點蕪華秋。蕪華山色真奇絕。畫意詩情不能說。螺黛濃描京兆眉。劍鋒碧削昆吾鐵。白雲如帶蔽林鋪。雲外單椒翠影孤。若愁難到雙峯下。試看華亭此幅圖。華亭妙筆朝朝見。壁上雙峯歷歷吳。我今攜畫到吳興。惟有秋山大如弁。何事老人居弁陽。繩繩想亦成香光。鴉又展石何時足。又上城南古道場。

金井梧桐歌

老風夜啄青琅玕。露華飛溼金井闌。美人倚瑟愁不彈。碧紗如水生夜寒。夜寒缺月下金井。玉繩斜繞銀牀冷。井波無聲澀修綆。秋風搖動梧桐影。館娃酒醒扶頭歸。促管繁箏燭十圍。卻下繡簾遮不住。棲鴉驚

向隔林飛。

湖州懷吳園太守

碧浪湖中寄畫船。道場清遠著吟鞭。愛看山色經千遍。爲采蘋花住七年。郡志頗詳名宦事。鄉人新錄舊詩篇。口碑畢竟江湖在。我鳳雙趺共渺然。吳園在蘇州。吳園在蘇州。吳園在蘇州。

丙辰重九。逸同孔幼。韓丈。陳古華前。徐揚。農部。大。何夢華。上舍。陳無軒。廣文。

城中風雨。驢肩不我容。相約來登湖上之高峯。江山湖海向我共磊落。安能苦吟寒菊花。前輩豪興較我更十倍。先使研中硬語除纖穢。近來塵痾不藥而自愈。惟覺高秋爽氣來相逢。憶昔策馬秋過華不注。徐君與我健足皆無節。直穿百丈石壁龍洞出。巖下餘客瑟縮不敢從。又曾登岱題字摩崖下。巖與出入動與雲霞衡。其時正值九月上。弦後。足底羅列萬朵青芙蓉。即今石筍峯前樹奇絕。焉比對松巖外之長松。諸君有未遊者有遊者。終當繼此向雙高。歸舟狂興入詩亦入酒。西山峯影競落深盃。回看白雲橫斷共登處。高樓百尺合臥陳元龍。

陳古華太守同爲桐江之遊。至嚴州而返。投詩附別。賦此爲報。
錢塘江上秋潮生。送我直到桐廬城。七里瀝中秋水落。留我卸帆瀟口泊。列戟危檣二十枝。夜深燈火照溪聲。過船賓客深盃盃。水雲昏黑詩情頹。天明夢醒入瀟口。兩山直夾蓬窗來。面山阻水絕無路。多恐前舟誤行去。山迴水折路忽通。舵機已失才行處。吁嗟此水何時通。松雲石壁開鴻濛。客星放曠臥不起。坐令列宿全其功。出瀟盡行七十里。頗有清風半颯耳。兩行翡翠敲疎砵。十頃玻璃滿平水。此時秋氣壓生紙。謝沈刻意別關喜。辰州太守尤清狂。出門兩月詩滿囊。三湖鱸魚不下箸。野船偏買纖鱗鱗。野船雖好不可住。別我吳淞江上去。明日乘風我上灘。百里颯分睡初驚。他年記取分帆處。嚴州城外桐廬渡。

桐江水色與雲同。兩岸青山接碧空。山逐江流無斷續。雲分山勢各西東。風颯二百里其速。日影未中時更紅。況是華賢其秋色。半歸畫裏半詩中。
新安江東過嚴州。建德城外入七里瀝。即水經注所言漸江是也。別有殺水出衢州西安。至蘭谿縣。金華諸水。又自南來會之。東至建德。與新安江合流。入瀟水。經注所誤以漸江殺水爲浙江者也。余兩駐嚴州。以一律紀之。
幾番鼓柁下嚴州。秋雨春風滿驛樓。江合雙流爭入峽。山盤千巖竟通舟。天教清氣歸吳越。地走靈蹤出女牛。獨有客星來大澤。高臺終古一羊裘。

印泥

玻璃窗暖書盈榻。晶盤玉碗花瓷合。刀圭輕撥印泥開。一勺芳脂浸紅蠟。秦家玉鈕漢金龜。五色泥封天上詞。澤抹紅紗翻縷篆。未知佳製創何時。宋人抹印猶調水。誰鍊丹青落縑紙。銀綬三年艾吐綿。箭鋒九轉祿飛紫。雲笈真沙蘇合油。銷凝若日又經秋。珊瑚枝共明珠碎。琥珀花同桂屑投。象牙樓字輕劍刻。花乳燈光圖新式。譜上宋文揚兩京。烏絲闌壓燕支色。讀畫鈔詩露寶光。卷中磊落扇頭香。若無研北花南趣。財後繪金空自黃。

春夜江上聞角聯句

一江花月換邊愁。此語山崎性福知廉句也。春夜俱讀及此。共補成之。頓覺蒼茫滿客舟。林道源。南國春情多在夢。古人心事重防秋。

詩中我已驚吹曉。秦夜俱讀及此。共補成之。城上誰能獨倚樓。陳京。壯懷銷盡爲清游。

擊經室四集詩卷三

丁巳

桐廬九里洲。面江背山。梅花三萬餘樹。侍親登岸。遍遊奉命賦詩。

梅花三萬樹。春湖長九里。上接戴山松。下照桐江水。目力所不到。花勢殊未已。雪光晴不落。香海浩無底。詩人誇鄧尉。較此百一爾。卸帆登中洲。漸入深林裏。十圍合抱圓。數丈拔地起。拂帽更礙路。眩轉聊徒倚。四顧無所見。惟見萬花蕊。萬花爭一人。一笑親顏喜。

金華夜泊

百里春風滿。翠帆英色橫。遠山連野燒。淡月下灘聲。塔影自孤直。津頭將二更。千家尚燈火。遲我婺州城。是日民四千家燈。

夜至永康縣

四山若野燒。一路入荒榛。石臥垣疑虎。松明遠照人。城闕延過客。行李累齊民。爲憶去年好。山陰畫舫春。

括蒼山雨歌示諸生端木國瑚等

括蒼之山應天符。粵惟華仙之所都。軒皇既遠洞天閉。何處尚有仙人問。我來菱嶺足足望。但見青峯萬

丈竚立東南隅，是時仲春日已矣。陰隆起盤蛟龍蘇，盤厓百里直到郡。鵲石已見雲合厓，一日二日雷車驅。三日四日雨始濺，春城夜聽溜滂沛。北天晝看煙燭燭，遙知風門天井飛。飛瀑激起萬射光明珠，翠林度地散成霧。溼氣互結松千株，棠溪漢溪流並急。箭激不受山榮封，陽開陰閉復幾日。此時真有翠靈趨，仙靈福地不能到。誰來示我經與圖，却喜臨江水新漲。石門山色迎川途，我行寫此示國珣。有山不吟毋乃為廢儒。

題方洪屋所藏張南華圖

我聞棟水城東南，就中小結南華菴。南華散仙據梧坐，濛濛之樂情所諧。玉峯徵君極好事，直欺靜寄軒相探。雲溪之妙不可說，請君拂紙以筆談。溪上白雲四時好，今當初夏猶澹澹。雨晴風軟懶欲臥，橫空大雪堆青嵐。忽然低飛雁茅屋，綠榆翠竹相交參。此時賓主靜無語，惟見毛穎揮毫。山中白雲贈陶隱，南方草木歸結舍。雲溪頗擬范墟宅，若作友議應成三。南華仙才不久駐，徒令和者悲而慙。姚江學士又化去，卷中有邵二雲事雙瞳想亦傷藍髮。方君此卷失復得，水隨帆棹山隨勝。屬我長歌韻成疊，涓城欲唱無何賦。今日扁舟展卷讀，石門波影相吞涵。溪中雲氣不能盡，況有垂瀑飛風噴。是日同遊石門看瀑布

遊方水嘉石門觀瀑布 石門新營在江西非會田，但李大自即以此屬之謝公。

永嘉謝守弄奇諠，手鑿石門山壁裂。侵晨直上青雲梯，一派寒泉迸龍穴。崖頭百丈直如削，逼令泉飛出其缺。當其欲落未落時，衝擊紛披忽三折。坐教破碎飄輕清，不使涓滴成注泄。偶經宿雨更爭來，少得迴風便旁掣。橫入雲氣派將斷，影漏初陽眼尤覺。沾衣溼意託沉陰，撲面清光仰霏屑。何人拍手喝曰奇，若使彼驚少吞咽。到地灑石無喧聲，此石千年洗真潔。澄潭半頃綠光淨，如著一塵即污斃。老僧新焙春中茶，燒松煮水快一啜。櫻桃蔗漿漫相勝，難復此時納內熱。蒼天風日諷不到，寒想冰絲半空結。安得誅茅四時住，坐對天紳自怡悅。出山一步一回顧，隔斷青林始忍別。行看雁蕩大龍湫，與此相衡孰奇絕。

自麗水縣放舟至永嘉縣

桃花楊柳背通津，十里溪山扳舵頻。面壁每驚無去路，望烟始識有居人。怒流不怕千回折，窮谷應遲半月春。若使客星逃更遠，此間幽漸好垂輪。雲徑歸樵忽有歌，數家小屋倚坡陀。秋松為圃思擒虎，豎領成田便種禾。岸下停舟妨亂石，磴前臨屐挽修羅。不知如此荒寒趣，比似銷金湖若何。夜眠只合在深溪，月黑巖高望已迷。但見蒼頭爭上下，偶因斗柄認東西。舟人寄從先尋夢，山鬼荒燈或暗啼。且掛風窗護紅燭，小瓶春色看棠梨。東甌圍在海山邊，十里江城萬井煙。已見颶風傾節尾，誰平鯨浪駕樓船。三盤鳥喚參差出，百粵帆檣雜

還連。豈似登州高閣上，碧環千里接遊天。

將由溫州至台州過雁蕩山前一宿狹容村

一行分兩戒，其南極雁蕩。重壓沙海頭，險扼東甌吭。永嘉山水滋，康樂尤清放。度嶺惟斤竹，緣溪阻修嶂。天地惜靈秀，不易使人瓶。及其終難秘，疏鑿任靈匠。已勒大通碑，更示詎那相。坡公遊山分，去平生頗自位。惟以詩酬圖，未足供跌宕。龍湫百二峯，吾耳久知狀。竊疑形容者，奇幻言或妄。今春渡臨江，百里山海。上瑤嶺據海濱，風潮午初漲。復與厲石梁，足底走鹹浪。晚程猶未歇，茲山已入望。情隨風氣清，心與飛雲壯。且投村屋宿，行李聊披搗。吾徒侈清遊，一飯若轉餉。損之又損之，勞費已莫償。惟願明朝晴，風谷助清曠。同行若春雁，斜向峯頭掠。懸知今夜夢，先受山靈悅。

曉同江浦僧，錢可慮大龍。蔣竹塘，張農開。方洪屋，何文伯。孫諸友，暨家叔。咸陽，樂清。坐令尹。雙形過四十九盤嶺，至能仁寺。

曉程將何之，四十九盤嶺。高盤愈仄，曲折若修綆。肩輿未及上，相顧色已憊。陵嶺感回棧，心怯息尤屏。不登丹嶂高，安見海天永。白雲翳人目，初陽生樹影。度嶺入深谷，倏忽關嶺境。竹若讀古書，艱難難省。至於入之深，道指乃可領。行行至招提，幽巖泛虛靜。中懷既已平，泉石生春冷。

大龍湫

山迴路斷溪谷窮，靈湫陰闕龍所宮。眼前無石不卓立，天上有水皆飛空。飛空直落一千尺，鬼神不任疏擊功。絕壁古色潤兩破，山腹元氣沖然通。有時靜注絕不動，春陽下照神和融。有時飛舞漸作態，已知圓嶂生微風。一甌春茗吸已盡，水花未散猶復搖玲瓏。飄然乘颿更揮霍，隨意所向無西東。不向尋常落處落，或五十步百步皆濼濼。豈料仙境在人世，誰作妙戲惟天公。雲煙雨雪銀河虹，玉塵冰綵珠簾櫳。萬象變幻那足比，若涉擬議皆非工。石門飛瀑已奇絕，到此始歎無能同。惟有天柱矗立龍湫中，屹然百丈與此爭雄雉。

常雲峯

怪石立崖前，巖巖雲常在山。翻疑碧峯走，出沒白雲間。雲氣無時盡，此峯終古閒。遙知滄海上，認取掛帆還。

寄雁蕩

我開雁蕩波連頃，却在最高峯上頭。雲裏龍鱗接煙水，泥中鴻爪識春秋。欲攀危磴千層去，難向深山一日留。果有經行古竹者，椰詩還使逆波流。

過馬鞍嶺

林薄無疎影，川谷莽回互。崖轉得新蹊，已惜忘舊路。延緣入東谷，披嶺可度。盤磴引高情，飛泉入危步。停策如披鞍，雙谷兼盼顧。沉雲散靈風，萬石盡豁露。伽藍遠撲地，靈荇騎春樹。宿心既中寫，景物相昭遇。

徘徊下層階，嶺脊難久駐。

即景

毛竹青陰日影遲，亂飛鸚鵡拂晴絲。杜鵑花落松花落，正是山田秀麥時。

淨名寺蔬飯

石色峯峯曉，溪聲步步斜。樓閣圍野屋，杉竹隱春花。入寺聽詩板，穿林刷筍芽。鐵盃香稻飯，匙上有雲霞。

試雁蕩山茶

嫩晴時候焙茶天，細展青旗汲沸泉。十里午風添暖湯，一甌春色鬪清圓。最宜蔬筍香廚後，況是松篁翠石前。寄語當年湯玉老，我來也願種茶田。湯顯祖云雁蕩山種茶人多姓阮。

登靈峯望五老靈芝諸峯

春陽已西，遊者殊未倦。復谷宵以深，羣峯闐然見。參差各離立，戕削盡成片。負峯忽中空，直罅裂如綫。凌厲出林表，蟠逕將升。三休始及上，九折石猶旋。當門飛冷泉，入腹抗高殿。虛牝喧聲聚，陰森和候變。奇觀意已驚，靈跡情彌眷。頗知吾去後，定復來期羨。

度謝公嶺望老僧巖

謝公巖業早生天，履齒曾經到嶺前。峯上丈人猶化石，不知成佛更何年。

遊石梁洞洞深可容千人石梁互其外

古洞空山腹，飛梁窺洞門。橫空規日影，分罅夾雲根。仰險危將墜，探深勢易奔。操蛇神若至，應有夜光屯。

石門潭

蕩陰雙閣水，齊向石門東。淺瀨平春浪，澄潭受遠風。晚潮歸海綠，落日滿山紅。回首三重嶺，都藏雲氣中。

出山宿大荆營

嶺嶽遙見大荆營，麥隴茶田取次平。斤竹潤通新驛路，石門潭抱小方城。沙邊落日監瓊蕊，渡口春風畫角清。今日郵籤促塵鞅，他年重與細經行。

小窗

小窗紗影細如煙，窗外蕉林綠滿天。鷓鴣乍鳴茶半熟，醒來方悟挾書眠。

咏鐵拄杖

瘦蛟飛舞盤龍愁，六尺錚錚敵佩鈎。曾伴古仙登葛嶺，合依衰將住并州。氣寒斷不因人熱，骨重何能繞指柔。若是樂全生日錫，已隨銅狄較春秋。

與興化顧樞怡仙樓遊山即題其詩稿一絕

湖光山色上吟衣，幾日閒遊便欲歸。歸去詩情更何許，清晨登臨看雲飛。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七七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七七五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七七二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題謝侍御擬定金焦夜遊圖

北固風雲靜此宵，詩情酒興落金焦。江聲夜滿松寥閣，月色深深玉帶橋。縹緲一帆孤掠雁，蒼茫雙寺共乘潮。舊遊我亦披圖見，十載鄉心向海搖。

以惜之

予在山左畜一馬甚駿，馳驅齊魯，動致千里。及至浙，出必以舟，不施鞍勒者，概浹旬日，柔脆以死。詩

腐儒豈是九方歟，負爾昂藏六尺身。空使湖山埋白骨，未從秦楚踏黃塵。懸金難得無雙士，裘革從來有幾人。我本將家羞墮武，敝帷零落下檣輪。

題王園泉司寇題三泖漁莊第七圖

捕魚老屋三泖邊，一圖題詠五十年。英辭妙繪滿湖海，流傳半在吾生前。先生作圖髮初冠，七十手辭白雲案。刻溪特賜賀知章，不是經秋憶張翰。當年七子重三吳，已詠漁莊第一圖。輞水才人猶未第，草堂十志早傳盧。星虛特奏相如賦，從此漁莊不能住。鳳皇池上早朝來，五柞宮前秋獵去。忽與姚西出師上通井，絡下昆池。盾鼻飛磨露布墨，弓衣細織簫鏘詩。每當鐵馬金戈日，卻念綠簪青箬時。還朝顏色動天子，岳牧親民南奉使。雲生藍澤雨成霖，門對瀟江心似水。泉陶巖拜復廣歌，從古詩人西部多。久居臺省劉祥道，舊狎煙波張志和。釣艇歸來殊未老，手結香茅向圓渚。東都經訓鄭可農，堂下羅生書帶草。湖中人是畫中人，千首新詞七尺輪。淞水風前草葉冷，江南雨裏杏花春。先生來踐西湖約，第七圖詩屬我作。鐵鑿吹雲過塔山，橋橫蓬閣上小瀛園。但寫開盟鷗鷺身，誰知竹畫麒麟開。我亦家居雙社湖，往來蹤跡惟樵漁。弱冠登朝謁蒲楊，公京邸蒲楊山房。似公早歲逢歸魯，暮年若許歸湖曲。學畫漁莊到七圖。

張子白同年，攜攜石翁畫至杭州，展讀於定香亭上。是時池荷怒發，盆蘭襲人，把酒論詩，極一時清興。題詩記之。

蓮花過雨清宜畫，圍籬臨風韻似詩。記取丁年秋七夕，定香亭上晚涼時。

七月十一日同人過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

湖心有客夜停船，白露如煙月滿弦。風裏雲裳無定色，水中星斗落高天。直愁銀漢浮身去，惟見金波著地圓。亭是月中仙樹影，四圍虛滿玉輪全。

塵中仙侶認瀛洲，一片清光共舉頭。極浦荷花騰夜氣，出懷詞筆破涼秋。人因地勝方能聚，景是天開恐易收。來有浮雲歸遇雨，三更露色爲君留。

海寧安瀾園雜詠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登程室四集 詩卷三

修竹影風淪清意每相娟。秋逕有人來。颯然破空翠。竹聲清

老竹露花垂。新竹風稍亂。莫聽琳琅聲。微妙在真觀。御題詩

叢桂抱幽亭。秋香聚圓谷。懸知昨夜晴。明月三更足。天香

小閣據木末。千花向開開。不知出花上。花底看人來。翠芳

窗前十畝池。月出定泥濘。今宵難待月。金波入清想。樓月

陵陀易留人。頗可釣寒碧。雨餘秋水深。又沒一層石。白石

風來月復到。吟弄當如何。我不識禪理。惟知張志和。烟波

雲生竹趣深。雨歇荷香定。有客放舟來。風蟬動涼聽。竹深

虛庭雜花樹。料此宜春宵。笙歌初散後。滿地花影搖。和風

癡叟說青藤。藤古叟尚幼。竭來八十年。入秋更堅瘦。水樹

乘輿每登樓。坐見芳林杪。寶思發春華。高情屬雲表。樓

石徑滑蒼苔。危欄四面開。何人屢脚健。直上此亭來。翠

八月望後至海寧州登海塘觀潮

錢塘江湖秋最巨。未抵鹽官十之五。我來鹽官塘上立。月初生。露日暎。午。江水忽疑不敢東。海口哆張反

西吐。潮不推行直上飛。水不平流自僂巖。海若憑陵日再怒。地中四振千雷鼓。馬衝高坐蛟龍舞。拔箭倒

發錢王弩。須臾直城塘根去。搖動千人萬人股。如捲黑雲旋風雨。如騎陣馬關雞虎。如陰陽炭海底煮。如

決瓠子不能觀。二千水擊徒滄溟。十二城懸倒天柱。氣欲吞於越。天勢將一洗餘杭土。吁嗟乎。地缺難

得蟠皇補。大功未畢悲神禹。此是東南不足處。豈爲區區文與伍。滄海桑田隔一堤。魚龍窟首相鄰處。我

皇功德及環瀛。觀築長防俾安堵。全用金錢壘作塘。不使蒼生沐鹹鹵。邇來龜緒漲橫沙。卻指尖山作門

戶。雁齒長橋十萬行。魚鱗巨石三層礎。王充論前有古蹟。枚乘發後無奇語。吁嗟乎。此塘此潮共千古。詞

人心樂帝心苦。

秋桑

吳興桑田之多。與稻相半。丁巳八月下旬。按部至此。西風落葉。飄飄然有深秋意矣。因成四律。以

適和者。且以此課郡中詩士。

羣經室四集 詩卷三

扁舟衣袖乍驚寒。下若桑林綠意殘。初響天風知半落。未逢夜雪已先乾。樓前有日蒼涼出。陌上無筇錯

難彈。若使秋胡今駐馬。黃金原向網機看。

西河古社重徘徊。木葉應知庚子才。淇水秋期貧婦怨。晉廷九月餓人來。采菱織手空成妒。舞柘輕要

共迴。偏是吳儂感憔悴。十年牆下記親栽。

底須三宿問他鄉。誰向花前笑索郎。醜穢時光宜薄醉。調弦情緒動詩商。但教天下輕綿暖。何惜林間

葉涼。試種東坡三百尺。艾來終比暮春長。

漁陽八月已空枝。還是吳興霜露遲。飛鳥雨晴猶護羽。野蠶風定尚懸絲。遠揚試伐深秋後。光景能收落

照時。料有蒼溪老桑學。垂虹秋色滿新詩。

題道場山歸雲菴孫太初墨蹟卷後

山人化作秋雲飛。吳山松冷雲初歸。草庵白塔不能到。惟見白雲翻夕暉。去年道場山上去。杖策直叩枯

禪扉。聽詩頗有古錦版。侑茶不用黃金徽。今秋移文入山去。直取柴雲來棘圍。滿堂賓客共翦燭。把卷奉

歎所見稀。以文入山向僧取卷留文爲券 山人詩翰清似鶴。華陽其逸猶嫌肥。後來過客五百載。線指半爲山

人揮。蒼煙過眼月露溼。疑有雲氣沾人衣。此卷不可染塵俗。送爾以詩歸翠微。

謝蘊山前輩書。自南康遷居南昌。別業有池。谷潭溪先生名之曰蘇潭。先是草溪先生視學江西。

先生清望似蘇公。小住南昌別業中。自有謝城任人奪。卻將蘇步與師同。翁爲謝

方塘好印鴻。爲乞新詩壓圖畫。鑿香先寄北平翁。

蘇齋久已入詩談。更與西江水共參。坡公立四詩 學士坊邊新改井。先生溪上舊師尊。論交白髮清同照。若

雨蒼生味定甘。五百餘年書卷尾。恐將終號謝公潭。

題凌次仲教授廷堪授禮圖次石君師詩韻

周儀治天下。厥功逾督誥。批讓升降中。精義靡不到。吾友凌經師。無雙齊許諾。蘇臺容臺上。不受介紹導

既有戴聖學。且持高密操。志氣堅不城。精力滿無耗。弱冠我同游。許我入堂奧。嚶嚶兩鳥鳴。頗異凡味噪。

實事必求是。虛聲其恥盜。君之入京師。以禮爲履蹈。始知士相見。盡化頑與暴。北海一席間。驚擊馳四塊。

惟知抱一經。不願雙鸞將。賈城冷官舍。投詩志雅好。昌黎所苦說。而君力排算。經文溯江河。疏義析滄溟。

得聞發一難。皇慶買公產。不敢報。餘情述周紳。知天若禪窟。重輪引虛綫。測視目無眵。淺儒襲漢學。心力

每浮深。豈知后與慶。家法傳衰老。凌君發禮例。楊復李如圭。不屑買金輪之程。易田及劉。臨虛召可。相

視互不傲。調來文更難。魏管力能造。始知才之奇。實惟天所賦。吾師極重才。愈奇愈憐悼。新詩榮于蓀。華

袞被單。緝制科儻三舉。會見交章告。翹然負負車。豈徒離席帽。平生學何事。許國收格憐。辟雍仰天藻。詎

羣經室四集 詩卷三

七七九

止許芹莖。吾才爾且小。地極若藤部。與君素投分。又若邱與垣。同在文公門。藉混各樹蘇。親老修天爵。斯言昔所誌。君今潔白養。恩勤慰孺。已勝餽驅時。負米比轉漕。手此十七篇。怡然志無愧。天將厚其後。茲特先草藹。所以吾師詩。披圖深勸勞。

聖經室四集詩卷四

戊午

上元後一日春酒和謝蘇潭方伯韻

月輪還見十分圓。金綺餘情不夜天。鏡色照開花苑外。歌聲飛過彩雲邊。民騰善氣春如海。官有清聲酒亦賢。同是南江持節者。共將歡慶祝堯年。

天爲人和每放晴。望舒偏向小園盈。春生北海賓朋坐。詩帶東山絲竹聲。半月開心珠箔領。一時仙吏話蓬瀛。同安九人。以京朝官外任者。東風八律鯨波靜。玉燭先調十二城。

五更過蘇隄。列炬中見桃柳正妍

清鐘動疏櫺。缺月猶在天。山光餘夜碧。湖水生春煙。春煙約微風。飛落蘇隄邊。你騎青驄來。暗柳拂絲鞭。行燈一路明。照見桃花鮮。譬如蓬島夜。綽約棲羣仙。燭龍啓潛壑。驚起仙人眠。尋常春夢遠。日影移花甌。今宵破曉曉。醒在翠花先。東方雲漸白。六橋虹影圓。不惜沾衣露。濕紅殊可憐。

半山桃花十餘里。春仲僧人兩次來。游元和蔣蔣山。

事因題册中

聖經室四集 詩卷四

七八一

武進陸祁生 陸紹聞 皆有圖詠紀

卓亭山下多春風。千樹萬樹桃花紅。江城愁雨二十日。破晴小舸來花中。三篙新漲紅到底。一片絳雲飛不起。仙子霞裳住赤城。麗人飄服臨春水。蘭漿搖搖行復回。橫塘香霧轉輕雷。薄寒小雨燕支濕。留住澆酣緩緩開。兩年我爲行春去。每到花時不相遇。崔護重來似去年。劉郎又到成前度。詩裏情懷畫裏身。坐中慘綠盡詞人。若非才子樽前筆。孤負臨平二月春。

上巳桐江修禊

去年修禊到蘭亭。今日春江倚畫船。上巳風光晴更遠。富陽山色晚逾青。要將舴艋臨流水。還向輪竿拜客星。瀟瀟屣屨何處好。釣魚臺下碧泠泠。

湖嚴湖至蘭谿

春江三百里。一鶴衆山破。流雲如秋潮。始識風力大。連颿撲天去。其勢頗無懼。亂峯不知名。絡繹復坎壈。終日蓬窗中。把卷向山坐。轉如立灘頭。盡遣羣山過。晚來有明月。莫擁黃綉臥。

金華試院來自公堂後雙古柏

自公堂後雙古柏。六百餘年老未客。蟠根鬱律透重泉。生氣勃然出堂脊。一株櫻雪紋節轉。一株皮厚腹中城。等閒空燕不敢來。絕頂花雕寒翻瓦。溝殘日落青苔子。蒼鼠奮髯噴其液。此堂支柱多古礎。乾道七年魏王宅。湯陰惡樹列不盡。衆落松楸種何益。此柏幸裁節度家。頗有清香凝畫戟。徒恨苦身長百尺。未與冬青樹爭碧。堂陰誰可語時昔。六碑首問熙寧石。堂後有石碑六。皆兩宋物也。

冒雨由縉雲趨麗水道出桃花交青黃龍諸嶺雲氣萬狀勝於晴時

春城晚淪淪。四山雲氣蒸。曉發縉雲雨。雨勢方奔騰。延緣起修燈。巖壑來填膺。眼前快磊落。足底慙凌兢。傳壁凍傾瀾。接石度高陵。路窮嶺直立。遂乃衝雲登。雲深不見路。叱馭將毋能。陟險有悚志。探奇多曠情。松篁易成響。况以風雨聲。雜花滿四山。紅白垂繁英。土有千仞峯。蒼翠流餘清。下有百道泉。亂石交喧鳴。其中互白雲。與我相縱橫。

嶺上多桃花。花落初生葉。芳草何羊眠。染濕綠蝴蝶。不知凌絕險。轉覺開易躡。迷漫十步外。白雲飛帖帖。浮風青數痕。中有峯千疊。若令廓清寰。飛鳥去猶厭。

青巖亦已轉。陸嶺山之陽。林潤正懷煙。花軸納屯香。降隨猛泉落。升共高雲翔。翔雲扶我行。冷逼單衣裳。欲招青田鶴。謂瑞木。國瑞。矯翼來低昂。仙都在何許。雲海春茫茫。

山花

野花滿山紅白黃。山丹踞踞高良莖。青桐蓋小不來風。鶯微拂露跳麝香。紫門短碣沒春草。叢祠破壁開斜陽。野火亂燒半枝死。樵斧却放柔條長。鳩啼綠陰不知處。引我眼到青巖旁。君不見竹林堂前飛蓬末。台州紅栽潤州鉢。沃土清泉護曲欄。三日不澆根欲渴。請看青巖石上花。白雲如水養之活。

春盡日阻風青田和張子白同年 見投詩韻

又放颺江黃篋船。棧生風力透輕絲。山來一一重相見。春去堂堂不受憐。恬澗清流千百轉。秣陵秋雨十三年。今宵良話應無夢。泊近西堂對榻眠。恐是芙蓉海上城。盡都望見月初生。宵來定有胎仙過。春盡曾無杜宇聲。屐齒溪山開後想。燈花詩句客中情。請聽一夜船頭浪。已覺東風暗裏更。

重遊青田石門觀瀑布

石闕開雙扉。未登心已羨。沿溪溯游深。越谷望葱蒨。飛流百仞上。先向林表見。敢拜天神垂。時與白龍戰。曳影澄潭涼。觸石生衣漣。雨餘情彌壯。風定勢猶旋。疎響靜凡喧。搖光引清眩。茲來春夏交。山花落如散。重遊意更洽。坐久心逾安。能搆巖棲。聊息水程倦。

蕉林驟雨

黑雲開日來蓬蓬。芭蕉窗下生微風。忽翻白雨破幽獨。萬點秋聲戰寒綠。此聲入耳心亦涼。動搖眼底迴清光。何處驟陽火熾熱。何處大道風塵黃。跳珠蹴玉驟復緩。簾波不動清陰滿。半响疎齋已坐忘。案頭茶冷青瓷碗。

溫州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獨向江心挽倒流。忠臣投死八東甌。側身天地成孤注。滿目河山寄一舟。朱鳥西臺人盡哭。紅羊南海劫初收。可憐此嶼無多土。曾抵杭州與汴州。

台州試院。在城北龍顧山之麓。有樓巋然。出于林表。虛窗四敞。雲山相圍。余置榻其上。留連浹旬。昔山左濟南試院有樓曰四照。為施愚山所題。余極愛登眺。遂復以名此樓。書榜懸之。

靈江通海。雲霞圍一城。孟夏方陶陶。林薄含餘清。林中有高樓。神撫羣山平。風光泛疏牖。嵐氣通環甍。與言懷謝公。為此登樓情。

乘峯不同青。一雨淨萬綠。啼鳥悅初晴。晴雲翳深木。朝陽未上城。人煙猶隱屋。曉起神自清。復此豁遙目。隱囊風氣涼。隨窗一晷沐。

山多雲氣聚。少暖即成雨。翔風海上來。颯然破微暑。輕涼潤笳簫。清氣入玉塵。高林接繁柯。森森繞窗戶。情賞在無言。列岫靜可數。

西嶺鬱崔嵬。夕日早銜光。路壑起輕陰。穆然何清蒼。歸鳥入林小。樵徑盤雲長。曠色漸近人。樓外浮昏黃。豈能無世慮。及茲澹欲忘。

茲樓四無礙。下視未十仞。勢憑山已高。天垂月尤清。清露生明弦。流雲散華暈。燈火遙樓青。笙歌夜風順。誰知卷幔坐。吾方悅幽蘊。

傑構臨湖山。南蔽居齊州。茲來章安郡。夢與愚公遊。連糧既窮窶。遠嶺亦清遒。龍顧頗宜夏。龍華空復秋。願得施宣城。臥吟百尺樓。

由臨海至天台

驟暖蒸涼雨。新晴得快風。馮來清澗上。細繞碧山中。淺浪連村麥。高陰滿路桐。赤城知不遠。遲客晚危紅。

國清寺

朱閣瓊臺未及攀。長松鐵草叩雲關。六朝山色禪光定。雙澗泉聲客性閒。止觀何人參智者。題詩此處是寒山。老僧若問天台賦。惟有三幡句不刪。

華頂芽蓬

華頂芽蓬底。枯僧忘世情。披雲採春茗。剗雪得黃精。虎跡穿林見。龍腥帶雨生。此中百五輩。疑有應真名。芽蓬五小皆苦行。惟此止處。幽巖各計一百五。餘所。

薄暮重過石梁

獨倚長松白詠詩。曇花亭下白虹垂。飛流縱向人間去。莫忘石梁清激時。

夜宿上方廣寺藏經樓

雲梯飛上高眠近。太清星辰低北戶。鐘鼓發初明。塵土十年夢。風泉一夜聲。却嫌採藥者。翻重世間情。萬年寺題僧達本壁

天台山紀遊

天台一萬八千丈。我來迢迢出羣峯上。碧山如海不能平。天風足底催高浪。山下白雲凝不流。浪花卷出青髓頭。惟有經臺立天表。不與元氣同沉浮。飄飄直過八重嶺。百尺飛流石梁頂。龍門懸破走崑崙。銀漢扶回瀉天影。金庭雙闕不可攀。玉沙瑤草非人間。曾記桃花古仙客。夜騎元鶴吹笙還。七籤空說子微悔。七蕊可馬海山爲。明如人十六福地。李明柏嶺今安在。多爲遊人乏仙骨。割盡胡麻踏東海。昔登海關望蓬萊。赤城又見霞標開。羽人雖去洞天在。白日照耀金銀臺。可憐寄馬不肯住。今夜月明宿何處。揮手一抹羣峯平彩雲。填滿千盤路。若非清夢落天姥。定繞仙壇轉飛去。

竹兜詞和陸九

越嶺登山雙竹君。平安日日我須聞。何人支起西窗坐。只隔斜陽不隔雲。若我天台雁蕩間。青琅玕繫碧連環。昨從惆悵溪頭過。軟似詩情穩似山。

天台藤杖歌

福庭本是羣仙窟。漢代桃源尚如舊。仙人手種祁婆藤。擲與人間春蠶壽。敲破鏡管捫榔栗。擎起蛟身看

清瘦。我來天台親見之。萬年嶺上垂金枝。猿猱引臂弄光澤。筋髓石骨堅無皮。鹿樵偶向夢中得。七尺珊瑚淡紅色。豈須芝草始長生。著手已能助仙力。石梁雨滑生蒼苔。聽笙看月登瑤臺。恐隨飛瀑化龍去。直撥白雲尋鶴來。持歸拂拭奉堂上。要脚輕便不汝仗。驪馬才從靈隱回。橫膝聊為壽者相。庭前倚杖聽兒時。如策長藤到台游。

遊山陰陶石簣讀書處水石洞

飛夢下天姥。餘情入吳越。鏡湖波通山。石簣水搜窟。飛梁覆重門。立柱抗高闕。冷壁悟禪面。瘦峯露仙骨。定役靈匠心。莫謝天機伐。削成夏圭斧。奇拜米顛笏。清風漱玲瓏。澄潭倒窈窕。紅樓四月寒。烏舫一篙滑。藤枝莫更長。頰花香未歇。勝境豈在多。覽古興超越。緬想山阿人。沿流弄明月。

戊午五月二十六日靈慧峯銷夏聯句

出郭種激波。本賢陳廷沿隄快新霽。綠縵千樹漫。安邑宋壽紅繁萬花麗。符與先後來。靈慧峯之松磴兩三憩。靈芝山疊足山龍窠。鎮塘何元撲眼石陵厲。泉噴橋影圓。儀徵阮亭敞茶烟細。呼屨已無聲。古飛鷲頗有勢。張翼障日高。山垂珠啄雲銳。迴陵遠流音。山圓澤近同諦。結夏慧理巖。夢論古咸和歲。開山自贊蟻屐穿玲瓏。成相始藤杖闕迢遞。一派瀉龍泓。古千盤擁螺髻。其相嵌莊嚴。山題名雜分隸。洞窺一綫天。黃崑崙千佛偈。登頓竟忘疲。夢脫略了無繫。高軒補葺梅。靈台羅囊更有老梅已結。余固前補葺之為韻補梅軒層椒運訪桂。往迹追白蘇。夢忘形到支惠。佳莽浸清寒。山伊蒲出新脆。解衣到劇讀。山臨池更游藝。畫法尚夏圭。夢時芝。硯懷抱劉蛻。余誠管成和韻竹陰午夢清。靈槐院晚蟬嘒。歸思趁吟鞭。古涼風襲行袂。出山尚聞鐘。山臨湖重鼓棹。回指翠微間。山卻眺烟波際。此遊殊耐吟。夢後會良可繼。景誠翻避人。靈我東日西逝。古

嘉慶三年西湖始建蘇公祠誌事

蘇公一生凡九遷。筮履兩到西湖前。十六年中夢遊徧。况今寥落七百年。西湖之景甲天下。惟公能識西湖全。公才若用及四海。德壽不駐湖山邊。區區明聖一堂耳。易補缺陷開淤填。長堤十里老荷卷。北峯頓與南峯連。雨雲雪月入吟袖。裝抹濃淡皆鮮妍。水枕鏡東山俯仰。百吏散後登風船。可憐紗縠去不得。欲歸陽羨愁無田。江頭斑白說學士。碑在口上無勞鐫。三百六十寺巖巖。竟無一屋祠公焉。前年我來拜公像。聊以山水娛四賢。柏堂竹閣今尚在。一祠畢竟公當專。淮海秦公世交後。謂小辦此醴出清俸錢。歲寒巖下百弓地。宅有花樹池多蓮。讀書堂字公手蹟。一匾橫占居十椽。全墓公所遺讀書堂吁嗟乎。公神之來如水仙。靈風拂拂雲娟娟。樓臺明滅衣羅襪。萬珠跳雨生白煙。琉璃十頃清光圓。水樂驚起魚龍眠。我歌

公句冰絲弦。馮秋菊與孤山泉。神歸來兮心超然。望湖樓下湖連天。秋日任滿還朝同人。歸于西湖竹閣賦詩誌別

誰家有此好湖山。况是西風竹閣開。秋水正寬情共遠。賀鶴初到客將還。汪倫潭上舟迎岸。辛漸樓頭酒照顏。為問淨慈古開士。再來我可不綵雙。

贈吳鑑人

秦家五字劇縱橫。付出偏師陷長卿。寄語蘇州漫相許。語兒還有小長城。贈鮑以文

贈朱朗齋

清名即是長年訣。當世應無未見書。何處見君常覓句。小閣干外夕陽疎。雨後清溪遠屋流。膝床著膝看魚游。先生竟似陶貞白。萬卷圖書不下樓。贈何夢華

却因風木常多病。不為清狂始詠詩。一種閑情誰解得。夕陽林外讀殘碑。贈何春渚

贈朱清湖

清聲無奈左難知。老戀林泉未肯離。若論不求閒達好。此人付賦却徵詩。白髮吟詩猶閉閣。著書常被八人刪。龍泓未見山人癖。別起書堂又抱山。贈周樸齋

贈端木子孫

中法原居西法先。何人能測九重天。誰知處士巾山下。獨閉空齋畫大圓。誰是齊梁作賦才。定香亭上碧蓮開。梧州酒監秦淮海。招得青田白鶴來。題江子屏

書窠閣卷

江君未弱冠。讀書已萬卷。百家無不收。豈徒集墳典。款識列尊彝。石墨堆碑版。我年幼於君。德與君友善。談經析鄭注。問字及詩箋。書窠小東門。出城路不轉。時從書裏坐。左右任披展。何期丙午荒。負米致假筵。祕笈遂散失。今乃存者鮮。給此一幅圖。感慨良不淺。余為進一言。聊以當解辦。世有聚書人。充棟富編簡。腹中究何有。九流盡垂舛。江君書雖佚。等身多述撰。精華在一心。糟粕笑輪扁。樹石滿書窠。雲烟任過眼。己未

會試闈中夜雨和石君師韻

人材昭代盛。淵藪盡充盈。密別推先輩。師資得老成。風流歸古籍。雷雨泣清盟。况有文昌氣。銀河洗甲兵。

移竹

微涼過殿開，秋向鼎湖來。曉露深天幕，西風感谷才。禮修軍帥賞，詩助侍臣哀。籌筆思疑鼓，銷鋒靜草萊。仰惟純孝志，決奠下方災。諸將恩皆重，新兵氣更催。共當迎爽候，合力挽河回。一洗羣氛盡，龍驄不起埃。

移竹

南西門外竹，攢葉破曉移。栽一百竿，到處軒窗皆洒落。我家門運本清寒，夢回涼雨疎疎聽。坐對秋風細細看，獨抱愁心向誰說。此君逃莫報平安。

九月望，裕陵禮成旋蹕，復奉命敬閱山陵工程，留住四日。每當夜月，瞻望松山，潛焉出涕，謹成八韻。幽哭龍輻外，橋陵已閉宮。千官歸扈蹕，一介代司空。鑿石題名馬，攀髯泣寶弓。松楸孤月下，樓殿萬山中。是斗環人近，神靈護勢雄。定知雷雨後，直使地天通。大葬前二日，夜雷。肅穆常侵夜，悲思直溯風。何當春祭畢，周文王。葬于畢，還從屬車東。

趙忠毅公鐵如意歌成親王教作

趙忠毅公鐵如意，傳世甚多，銘詞形製，大略相同，而年款各異。其最古者，施念曾宛雅所載一柄，為神宗戊申春製，銘曰：其鉤無鐵，廉而不剛，以歌以舞，以弗若是利。維君子之器也。此後厲樊榭韓其武、沈歸愚所歌，皆未識年月。若壬申製者，今在初陽園中丞處。天啓壬戌張鼐奉製者，在吾篋一處。天啓癸亥製者，在陸丹叔侍郎處。今皆存。此柄又為天啓甲子，是當時所製非止一也。戊申之銘，作以弗是利，利與齒器為韻，餘者作折或象文相近，摹仿之訛，與或讀是字為絕句，則折字又與下不屬矣。

趙公老死不如意，公如意圖不墜，逆璫鑄錯滿六州。三尺寒鐔天所棄，公引正士登朝廷。在地為岳天為星，小人倒竊君子柄。二十六字空鐔銘，我讀此銘重太息。銀篆銷磨鏡花他，指揮曾見三君來。神傑能教四凶歸，嗚呼此器鉤無鐵。廉而不剛古所稱，天啓搜羅出呈秀。摺紳點寬歸廣微，嗚呼此器以歌舞中外。折折望政府，清流終勸東林碑。戊骨幾埋代州土，嗚呼此器以弗折。百鍊精剛正臣節，一握難收婦豎權。六人甘死瑣瑣鏡，公銘天啓甲子年。是年十月公南還，五更一星對殘月。石硯與此同清堅。忠毅公東方日，殘月，碑太白，瑣瑣三，更五點。此時拜疏擊大奄，亦成策汝功，否則同沈既。天不佑明使公賤，公賤乃將縱大奄。摩挲金氣動星文，太白歸天夜曉

題宋高宗瑞應圖同彭芸閣館師作

康王天命為元帥，先使臣民應符瑞。南渡須收奉璽心，北盟早識投權志。緝帶蕭郎待詔才，江山半壁手中開。御將希古浪浪法，勳寫中興瑞應來。上河曾記清明日，鄭俠監門傳諫策。漫說東京天水流，竟看艮岳宮車出。此日惟知崔府君，小奴先見識行人。兩河將相占丁甲，百萬蒼生繫鬼神。鬼神馬河堅凍，白

侯仙亭偶然中，冰天何處走青衣。御營已協黃袍夢，夢中江海半模糊。泥馬金牛事有無，却聞風樂花燭使。歸寫吳山立馬圖，此圖綉勝延祥觀。半臂雙環莫同玩，回憶黃羅帶將時。祇今道服披圖看，臨中燈火似焚樓。膽水殘山屈馬劉，圖中尚是中原地。半是磁州半澤州，李宗韓岳皆思戰。願飲黃龍恢赤縣，此事當年最吉祥。凌煙惜未開生面，赤符龍圖渡瀟沱。自古中興瑞應多，白水真人真護厚。惟聞苦戰不開和。

題五代馬楚復溪州銅柱拓本

此柱朱竹垞檢討舊有二跋，吳任臣十國春秋載此文流數字，且沿五代史士然之說，今觀拓本實士然也。柱今在保靖縣十里，舊茅灘上。館師彭芸閣大司空以拓本屬題。

伏波銘銅柱，歸車得說揚。馬殷無功德，天以湘濱授。酬勳在千年，毋乃是華胄。士然一角蠻，豈如微側富。不為錦溪長，甘作辰溪寇。盜用盤瓠兵，敢與九龍鬪。借偽當虛時，材力每雄厚。梯棧破溪寒，焚林縛猿狖。五姓跪飲血，求醫僅自救。王曰與爾盟，鬼神實詛咒。伏波文學博，四羊印骨灸。當年若勒銘，定能正蒼狗。天策十八人，無出宏舉右。雄文與功稱，所學亦不陋。亦董丈二尺，鑿字硬且瘦。情哉灑掉尾，蠻煙蝕銀鏤。前年有苗格，露布出雲岫。拓本來軍中，南昌辨其誦。史校薛歐關，跋訂吳朱謬。吾祖昔征苗，午夜揮兵走。十戰九洞中，碧血染袍袖。此柱當戰壘，刀鏢或親扣。披册三摩挲，仰視日中晝。

腰房示書之

落日黃塵暗錦繡，退朝且就曲房眠。別開茶熟香溫地，好待風餐雪虐天。索爾新詩憑素壁，記人往事有青氈。燈燈夜讀 慈機下，此事傷心二十年。

武林歲暮

武林逢歲暮，風雨正凄然。短燭論文夜，寒雲聽雁天。客懷清似水，官舍冷於禪。莫道長安遠，峰巒共此年。

羣經室四集 詩卷五

七九八

送趙介山文楷殿撰李墨莊顯元舍人奉使册封琉球

同是中朝第一流，雲螺彩蚌拂麟洲。狀元風度今莊叔，才子神仙舊鄒侯。四月西湖留駐節，萬人南海看登舟。翰林盛事知多少，如此乘風乃壯遊。

題孫淵如觀察萬卷歸裝圖

魯民爭道送歸程，萬卷圖書短轡輕。使君去後一帆遠，惟有微山湖水清。
右丞渭城一曲，取調甚高，遂爲之觀。北宋臨有能唱之者，東坡濟南在好意初用其調未知否。

綠葉

我家讀書處，團雲蓋老屋。茲復來吳山，繞屋列嘉木。已當衆芳歇，萬葉成一綠。北窗人意閒，瑣碎搖晴旭。疎雨過南樓，蕉桐滴鳴玉。半年勞簿領，春筍積成束。賴此清陰澆，稍可障塵俗。隔簾影逾淨，下階涼更足。不知此何時，但見青梅熟。

題西湖第一樓

高樓何處臥元龍，獨倚孤山百尺松。人與峯爭爭氣象，密收湖海入心胸。經神誰擬無雙界，闔影當憑第一重。卻笑扶風空好士，登梯始日鄧司農。

題徐碧堂司馬麟秋艇狎鷗圖

鑑湖秋水放輕舟，賀監歸來未白頭。誰與先生最相狎，舟前三十六沙鷗。
灤梁秋水坐忘機，一抹青山淡夕暉。愧我今年機事重，海國終日背人飛。

贈李西巖總鎮

儒將威名定不虛，風濤千里鎮儲胥。海天飛瞰親鼙鼓，夜月揚帆坐讀書。造得戈船浮木榜，築成京觀擊鯨魚。封侯自有黃金印，射石將軍恐未如。

次韻剛阮雲臺撫軍

李長庚四

開府推心若谷虛，要將民物納華胥。風清海外除奸蠹，令肅軍中畏簡書。報國自應親矢石，酬知未盡掃鯨魚。庸疏何幸叨青眼，媲美前賢愧不如。

文章高映斗牛虛，絳節重臨護象符。帷幄申嚴三尺法，指揮妙合六韜書。不嫌樽棹加丹漆，肯意箴規減釜魚。漫許胸中有兵甲，運籌未稱待何如。

上虞道中

曹娥江外靜篔簹，百曲清溪繞石梁。夏氣出山雲莽莽，晴烟歸壑水浪浪。風前高樹吟蟬早，橋外平田吠

羣經室四集詩卷五

庚申

春日台州

滄波圍古郡，弭節一登臨。緯耒農人意，樽船將士心。麥愁春雪厚，帆虛海雲深。世事積如此，天台安可尋。

庚申正月督兵海上往返天台未能入山

前年遊屐入天台，今日禁山不肯開。縱使石梁難再到，飛流可向夢中來。

天台山大雪三日守凍剡溪

天台三日漫天雪，頓長千峯一丈高。華頂定當排玉樹，石梁想見凍銀濤。瀟瀟迷險磴常翻馬，溪擁寒澗不受篙。安得春風吹暖日，四山春水下輕颿。

守凍

剡溪百步寬，積雪寒流漲。我舟陷其中，尺寸不可動。豈無漿與楫，力士失其勇。非冰時敢舣，少涉即沒。此時計春糧，如珠但盈捧。四顧絕人迹，惟見玉山翁。南中春水煖，岸草媚丰茸。爲想下天台，輕帆坐中擁。豈料三日雪，寒壓山川重。事勢變莫測，及此乃深悚。所以海上寇，吾豈在隔雨。

始涼卻羨老農耘稻畢。一般閒意立斜陽。

天台行帳題楊補帆 晁補之 天台桃源圖

天台仙境去仍遠。百道清流萬壑山。洞口桃花隨水出。巖前瑤草帶烟閒。誰教一路生靈藥。卻有雙仙並綠鬟。空吹月明元鶴背。樓臺霞霧護松關。歸雲隱隱聞雞犬。飛瀑泠泠雜佩環。千載偶逢開玉戶。春風常為駐紅顏。每依錦瑟終年坐。除種胡麻鎮日閒。如此好山猶別去。仙源那怪斷人閒。

台州夜坐

雨後得秋意。草蟲聲漸多。樓陰流素月。山影接明河。坐覺風初定。遙知海不波。此時間韓說。何處夜橫戈。

初秋台州獲安南海寇事畢曉發回杭州

寫榜作

列炬搖紅唱夜闌。屏風老吏待開官。忽聞佳士心先喜。得上名經寫亦難。擗柱五千古文字。銷磨八百舊孤寒。榜花已說孫山好。還向孫山以外看。

瀟園晚眺

碧樹西風裏。闌干開更長。萍開魚影亂。松靜鶴巢涼。涼水交平岸。秋山耐夕陽。不知惆悵久。歸棹入昏黃。

仲冬詣天竺復同孫蓮水 吳山尊 汪芝亭 李四香 陳曼生 陳巽伯 文遠 林廣泉 焦里

堂 過盤隱蔬飯冒雪登西湖第一樓

空山寂無人。同雲開然合。微雪何荒寒。僧境頗宜臘。翻翻蠶屨來。開堂見老衲。鑪火蒸松明。茶烟出福榻。煮筍出山去。湖光更蕭颯。檣聲動烟水。如與雁相答。山樓對南屏。萬樹擁一塔。窗虛兼影歸。懷冲雅情洽。古人重清遊。良貴朋簪盍。寄言儒家子。禪悟不可雜。

浙東賑災紀事

冰凌寒裕整積雪。明翠山。飽飯被復陶。猶覺此地寒。矧茲災餘民。食少衣復單。庚申夏六月。風雨夜漫漫。山海本交錯。蛟龍出其間。夷寇蕩頗盡。整括民亦殘。狂流破山出。百道開噴坑。平地水一丈。牆屋崩驚淵。漂人及雞犬。決冢浮笠帽。清賦為石田。沃土成沙灘。高頃稻始花。擢拔同草菅。客如疑此言。試看高樹端。樹端枝椹。椹結猶交攢。爾時不死民。垂淚呼長官。長官發倉穀。倉破穀不乾。升斗縱不多。尙可數日餐。飛章入告帝。民隱動天顏。帝曰毋諱災。赤子皆恫瘝。近者急軍儲。度支殊艱難。體帝之心。不敢少吝。金穀四十萬。皆吏伺為姦。察之苟不密。何異官貪頑。民受官所授。著手親分頒。我來如視傷。一一索其瘢。治寇在於猛。卸災務於寬。致災已不德。有力敢不殫。所積高田稔。米價平市閭。種蒔亦成熟。雖貧心已安。終思卅萬人。家室何時完。朔風生彌道。伏軾與長歎。

屬王椒畦同年畫珠湖草堂圖即題

月落湖水平。珠光弄殘夜。夕露已媚人。況是斜陽下。吾家雙社西。隨水有茅舍。當年達人歸。謝靈運賦。我行吟得清暇。投壺登小樓。射鴨來虛榭。柳細早分涼。荷香始知夏。我豈不懷鄉。塵鞅安可謝。武林好山水。未宜稅烟駕。終念甘泉山。青光向湖瀉。

題王椒畦同年畫金華秋景圖

夫容峯下碧城頭。百里清江繞樹流。如此好山原入畫。祇須名畫一登樓。荊州詞賦思王粲。元暢詩篇說隱侯。我亦欲來同覓句。恐開鴻雁不勝愁。

登八詠樓

蛟龍城外迹。鴻雁澤中聲。山破雲猶積。野荒風易生。三冬氣寥落。六代意縱橫。怪底休文瘦。誰能遣此情。

即事

鴉盤老樹晚來寒。密霧蕭蕭打竹竿。風色滿天雲更緊。絕無情緒倚闌干。

桐廬九里洲看梅花

九里江洲好畫圖。梅花曾見此間無。花農不記花開數。約略一洲三萬株。澗眼花光江岸前。半成明月半成烟。若非天女散花地。便是神仙種玉田。香和雲氣染人衣。花與山光共四圍。一片暮雲花上落。可憐香重不能飛。十萬瓊花路百盤。入花容易出花難。老僧巷外三千樹。已耐詩人半日看。

辛酉

賦得雷乃發聲

嘉慶六年正月。久晴未雨。望澤甚殷。十六日。頒到御賜御書福字。並批諭云。親書福字賜卿。願兩浙士民同享厚福。欽此。是夜春雷應節。雨澤優霑。士民交慶。十七日。試三書院生童。擬作試帖一首。敬書玉旨。宣示諸生。使知共被恩膏。勉膺福澤也。

蘇堤春曉

北高峯上月輪斜。十里湖光共一涯。破曉春天青白色。東風吹冷碧桃花。

二月十七日過泉亭山看桃花用六言律體

泉亭山下春色。甘遜鄰前夕陽。柳葉纒勻鴨綠。梨花盡染鴉黃。雙橋遠水弄影。畫舫晚風載香。況是碧桃萬樹。我來權作瀟郎。

萬樹。我來權作瀟郎。

廿三日自海塘迴舟曉過皋亭復成一律

蓬背東風太緊。曉來桃柳橫斜。溪頭飛漲紅雨。山半飄殘綠。流水一年春色。武陵何處人家。莫尋洞口。漁父且看紛紛落花。

登鎮海縣招賢山閣新造水師大廳

怒濤如雪擁蛟門。百道樓船過虎蹲。山旗鼓一新人氣壯。風雲四合戰光屯。句章郡縣來相望。橫海將軍許細論。果使水犀騰浪去。不教海外有孫恩。

辛酉臘月朔入山祈雪即日得雪出山過許經精舍訪顯千里

歲歲山嶺嶺。陳迹兩年合。峯巒洩春氣。一雪復成臘。空谷無行人。白光凍千納。出山入精舍。拂衣花滿榻。延賓有陳蕃。下車愧衛蘄。煮茶說羣經。鄭志互問答。登樓對南屏。遠見去年塔。和雲澄墨澱。圖中認王治。撫景觸愁懷。鄉園戶空闕。慈竹壓蒸門。風雪定紛雜。

壬戌

曉至西溪祭社樓壇

路轉西湖曲。松陰散曉涼。五更山雨歇。八月稻花香。流水開天影。頽雲壓電光。儘多新報意。無德感勾芒。

海軍州迎潮

青峯岑寂碧雲開。忽見江流亂卷迴。虹影化為秋水立。日光曬倒雪山來。難分龜窟東南路。怕聽鹽官日夜雷。塘裏桑田外滄海。教人爭不重徘徊。

安瀾園小憩

秋園風雨歇。坐覺惹衫冷。竹樹含清陰。如雲淡無影。苔岑蟋蟀吟。空庭幽幽靜。我本懷秋人。情賞相與永。自乍浦彩旌門觀海至秦駐山

八月試新寒。蒼茫海岸間。天風吹大水。落日滿華山。潮汐防衝突。蟻蟻計往返。勞勞千里事。行路反成閒。

題汪蛟門先生少壯三好圖

汪君磊落古丈夫。朗朗玉立清而腴。百尺梧桐閣上居。持麈卻鹿爲醇儒。君舉博學。以未搗腸注腹萬卷書。其才鬱塞不可舒。一使金尊玉帶窮醴醑。一使哀絲豪竹催調餼。人生豈能無嗜好。要問好者爲何如。既不能讀五車。又不能注蠶魚。縱令好色皆登徒。備糟醜爲居。嗟乎汪君磊落古丈夫。儒臣法更心事俱。在詩五字生心步無多。字只在德臣法更間。白雲青史相縈紆。文如介甫詩韓蘇。蘇詩山人胸中經緯大有用。一視餘子離離而蠶疎。君不見汪君之友馮鶴臚。寫此少壯三好圖。龍泉象隸陳坐隅。彈箏撥管皆名姝。如有歌聲遺爾內。一展卷後飛空虛。青天白眼五馬塵。酒氣拂拂搖其鬚。此圖流傳在江都。秦君林下供清娛。五箇僂僂

貯萬軸。嗜好未與汪君殊。秦敬夫編作博覽多藏書。壯年司新。編藏書之目曰五經博覽。居元題。馳書寄國家我句。我句能寫汪君乎。不能願曲不能飲。自斷俗吏爾且迂。惟有簿領來儲背。又有經籍堆篋廚。此間開圖呼女奴。酬君以酒勝花。佩更裁。繁霜重臨。百家題句寫無餘。吁嗟乎汪君磊落古丈夫。風流文采今所無。眼前之人誰如蕭彦瑜。

秋日西湖泛舟

三面青山倚夕陽。桂花天氣半溫涼。不須泊岸尋花去。湖上秋風鎮日香。駐杭州時。每九月。花奴自揚州載菊一舟來。一時瓶盞軒階俱滿。奉嚴親宴花下。饒有家鄉風景。爲寫秋江載菊圖題之。

寫秋江載菊圖題之

重陽花事滿江關。千里花奴獨往還。瓜步西風潤州雨。一船秋色過金山。爲寫秋江載菊圖。黃花同我往西湖。我來日飲西湖水。更爲澆花調一符。花稱鄉心酒半酣。老人安穩住江南。階前半畝方池水。便是延年古菊潭。松間石畔竹籬根。栽滿黃花即是園。記得童遊開兒輩。此間可似傍花邨。揚州城北傍花邨。種菊甚數。自歐田家。蘇落風。蘇絕佳。

同人分詠古十印得劉淵之印

漢寶缺角咸斗亡。永嘉六龜歸晉陽。中間竊數數十載。天生漢甥劉元海。元海二角真英雄。蛟龍那得居池中。可憐王侯降編戶。劉淵名但鶴頭銅。此銅鑄印尚青粗。隨陸文策絳灌武。朱范同門傳五經。曾以書緘封印上。無端玉龜來河汾。改元刻瑞增三文。淵字中得玉龜增淵。海光三字或元河瑞。平陽光昌漢天子。豈監司馬家兒軍。當塗典午皆成算。昭烈廟中出降禪。公主之孫能復仇。人心到底思東漢。惜哉和曜性不仁。不及李淵生世民。若使石符奉漢璽。諱淵久已如唐人。我今得印繫之肘。剛卯金刀辟邪鈕。回水爲淵屬象形。想見單于文在手。元海生有文在。乎曰淵故也。

晉西漢定陶鼎於焦山贖之以詩

西漢陶陵鼎。以漢虛僮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稜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隴

廉陶陵其厨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并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隴廉陶陵其厨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并其厨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理志。隴廉。并二縣。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隴廉侯。續漢書。郡國志。隴廉。誤也。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漢竟洲刺史。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之陶。卽其地。定陶其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自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道大司馬驃騎將軍。明東送。葬於定陶。貴震山東。其王傳。哀帝二年。追尊

其王為其皇帝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共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險崖沂二邑共此器故曰共府銅鼎鐘鼎款識漢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府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汾陰共官銅鼎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廚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為小廚裁足祠祀款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廚孝成廟銅三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因有二鼎蓋與器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有周鼎若以漢鼎配之經史引微可增詩事爰以官版達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並加册於楮繪圖揚款鈐印備錄諸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碧山一角浮春潮中有周鼎開雲歌古文十行照江水百家詠釋窮秋堂千年古篆變為隸西漢款識多鑿雖我有漢鼎五十字險崖沂銘供定陶斗斤兼記古權量汾陰好時同禮說濟水東流帝陵起臣莽掘厨金不銷齋中拭刷出古澤鼎雖轉徙猶堅牢煙雲過眼莫浪擲送爾安穩棲松寥焦山尚鉞解爵共相健雁鏡翹鳴清宵壬戌之秋木葉脫海門風起江飛濤蛟龍踏浪避金景蒼然古意生單板此時此鼎入山去江天寶氣騰輕艘海雲室中多古木兩鼎扁扁耳初遭周儀可補視禮闕周禮呼史册命之儀可補禮文之不足諸家詳考未詳及

漢事志傳徵班曹倉籍字破鬼夜哭八分不似周王朝一波一礙漢水石同隱有似由與巢胎仙他去亦偶耳華陽銘向鸞鳴曉可知古人嗜好事以詩勝鼎各訂交他時得暇或相訪雲驪一片橫金焦

考杜佑通典京口有離山成太平寰宇記亦以離山為成海口之山余家藏嘉定鎮江志云江海焦山詩舊本作離山是北宋以前尚名離山北宋以後始以焦孝然事傳會之孝然避兵妻婦於揚州見三國志注爾時孝然年尚幼似無離離山三詔之事且孝然為魏以後人蔡伯喈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贊當別有一焦君似無為孝然作贊之事又焦山古鼎王西樵始據韓吏部如石言為京口某公家物嚴分宜奪之康熙間人說以為詩歌故實然自嘉靖以後明人書集鮮及此說天水冰山錄于分宜家物無所不載古銅器款中祇有古銅鼎二箇其重一百一十四斤且有蓋並未言及款字此鼎一鼎之重已不止百餘斤矣朱竹垞翁撰漢二君深於考古者其焦山鼎詩中皆不言此事為其無據也故余謂焦孝然嚴分宜一事等語無稽勿遽可也

浙撫署東偏誠本堂有巨石以漢虛僂尺度之高一丈二尺有奇勢如夏雲初起卓立成峯足固甚小而要頂幾兩倍之老之可望可穿上下通透者三十一穴余於嘉慶七年移立濟寧精舍方池中以余字字之曰雲臺峯余鄉本有雲臺山也因用蘇黃壺中九華倡和詩韻題之

雲臺海上有高峯何日為雲上碧空隨我南來三峯外引人遊入九華中臨池當戶堂堂見透月穿風面

面通欲與石交商一語那如鏡壁不玲瓏

羣經室四集詩卷六

癸亥

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年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

春風四十度與我年相期駐心一週想意緒紛如絲 慈母久遠查長懷難燕悲 元十歲時母嘗點白香山燕巖君七句健以年喜可知人生四十歲前後關壯衰我髮雖未白寢食非往時生日同白公恐比白公賦 自香山正月二十 百事役我心所勞非四肢學荒政亦拙時時懼支離官較白公早樂天較公遲我復不能 福慶俗日追隨何以卻老病與公商所治

澹疑精舍即事

雪消青草出晴沙淡綠梅枝滿著花石上寒泉冒深淺風前春色試清華一峯已染苔痕溼半鏡還分樹影斜難得小窗閒坐久夕陽時候啓窗紗

吳蜀師範

八韻時節同人

吾鄉平山堂下游河得古瓶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間久載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為何代

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概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為吳中作觀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為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概為孫峻所作廣陵城概無疑矣

吾鄉江淮間寬闊為地輒非韓列堆如泥塞函谷漢末之故城當是魏所築孫峻壽春將作竹觀行遣此一尺概在平山館有文曰蜀師匠者或師蜀永安及太康蜀師吳所屬廣陵魏久據不領孫氏牧惟五鳳二年欽文為峻所登城雖未成一篋已多覆殘甃今尚存吳志朗可讀孫峻斃于耳殺格

何其酷格所不能城峻也安能稍揚城無降將嬰守每多變哀此古鎮顧屢受石與鐵注晉書廣陵野云廣陵一城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摩挲蜀師文千年歎何速晉城久已蕪廢池更喬木宋姜夔詞云自邊馬亂江去後廢池尚存猶見詩兵子不出于其間為尤甚吾鄉少古碑得此漢概足五鳳當延熙稱漢遺綱日朱子綱目吳五鳳二年仙館列八概照以雁鏡衡為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刻燭或聯吟詩成受迫促清暇想李程日光照如玉

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為堂上壽得商父丁角商父丁角有蓋鑿山世文並錄內銘三十二字曰庚申王在東門夕王格寧據從錫貝五朋用作父丁寶彝十六月惟生乙祀丙又五外銘三字曰庚丙商器十六月者遺通商君自始即位月通數之例也且商器之銘月每在前而記在後也

吾鄉有酒器十三銀鑿落今吾積香金其數亦相若就中文多者厥有父丁角暨發突矜孺山雷運盤確銀花漫青白金衣發斑駁三足自鼎鼎雙角何嶽嶽無柱亦無流求形異于爵其容當四升今量三爵弱鄭說角卽觥若兒露持携內銘卅一字東門王夕格庚申宰祝從魯錫貝員其末紀五數特角有手提東門居青陽重屋榭松栢幸機名無徵商書本闕略賴此詩篆文勝于左邱削大寶宮五朋金錫付鑄錯父丁為王臣銘詞殊敬恪伊巫暨甘傳世系誰可度外銘庚丙册亦難推月朔紀月至十六斯乃子氏學歐陽疑未明董道識顏卓先月後乙祀股禮考鑿盤萬物孰最壽吉金至堅確況此四千年傳之自殷迄舉以奉親娛春酒周尊酌諸友飲且詠絕麗復沈博寶用新永年眉壽長綰綰仲春日丙辰錫玉適連

珏擬待述職旋紀恩銘諸詞二十日蒙風賞白玉詩字如意一枝

為朱椒室 為編 題朱氏月潭八景圖册

黃鳥何現院楊柳何依依未若紫陽山鶴鳴且飛柳堤鳴鶴

松石交清蒼晴風浮翠虛亭寂無人此中有古意松石鳴鶴

苦嶽新綠深隔溪煙雨暗垂釣本忘機清川向人淡鳴鶴

一夜風雨聲聽耳何縱橫曉來看飛瀑石上春雷鳴石門

月出東南偶澄澈影先得疎林風定後浮作淡黃色澄潭

莫買鵝溪絹畫作堂前屏請看南山西巖如螺髻青南屏

晚山綠沈沈平林煙漠漠聞殺寺門秋一杵殘鐘落晚鐘

空山多雨等倘有千年樹詩人暮月潭徹處在何處玉壘

自題珠湖射鴨圖小象

射鴨復射鴨鴨向蕪蕪飛蕪蕪何蒼蒼秋樹何依依扁舟泛珠湖西風吹我衣湖波清且遠日暮澹忘歸

昔日俗情少今時塵迹遠但讀孟郊詩竹弓無是非

澹澹精舍即事

難得從容愛景光今朝初覺暮春長石邊蕉葉簾前綠窗外花枝鏡裏香鳥壓簾稍低著水魚跳池影上搖鷗新茶一椀人清暇不管西山下夕陽

綠陰課話經精舍擬作

幾番在雨亂紅披重到園林一月遲涼意轉生亭午後清光多在嫩晴時輕寒輕暖人初靜如水如雲鳥不知待過黃梅好時節新蟬嘶破影參差

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許戴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遂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遠一人實兼綜之。則其子將毋即達也。錢博士姑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器。則無從開矣。故好事者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其子若非戴達。微此錢則其子無傳矣。為達錢可寶。非達錢尤可寶也。

五更曉月霜天高。匣中寶鏡悲六朝。鏡如霜月月如鏡。人間天上常相遭。鏡中何所有。其子坐彈琴。琴中何所有。必是變徵清商音。竹筚出林遠出池。其子坐當春夏時。一彈天地有秋氣。蓮葉慳淡遊神龜。再彈長空轉寒月。鳳皇夜叫雙梧枝。三彈四彈清霜飛。素娥青女嫵蛾眉。菱花內有古人面。凜然冷道誰敢窺。刻溪高人戴安道。作畫范銅盡工巧。或是王門被琴後。幽凍三商真大好。又疑其子原無名。以鏡寫神琴寫情。霜華落指君不見。惟見鏡臺秋月明。秋月復秋月。千年磨不滅。負局聽琴聲。琴聲久消絕。琴聲絕今真子歸。劍沈秋水。分鏡滿春暉。掛高堂兮曬日。懸池館兮照衣。吞露琪絲七絃。溼新篔簹。解桐桐葉肥。繁星徹夜早。尚暖何處寒。霜背月飛。

壬戌孟夏。由靈隱徒步過箱光庵。直上北高峯頂。癸亥夏日。又至箱光。留題箱光觀海畫卷中。潮聲不到北高峯。惟見樓頭海日紅。健足直凌山色外。詩情渾付竹光中。胸前泉石千層起。眼底江湖一望通。欲學樂天遊兩寺。那堪吟眺總悠悠。

夏日過雲棲

入山三五里。修逕夾松篁。滿地綠雲滑。隔林紅日涼。客來惟飲水。僧老但焚香。莫向城中去。炎歊日正長。

西院平臺落成

平蓋石磴路三盤。到此方知眼界寬。百尺梧桐扶碧柱。四圍雲岫倚紅欄。隔江風雨連潮聽。入夜星河帶月看。本欲乘風便歸去。瓊樓高處況無寒。

虎邱後山小憩

虎邱開北戶。平野意蒼然。遠水千邨稻。斜陽萬樹蟬。風迴殘暑外。人在暮山前。三度來遊憩。流光已八年。

沂州道中

殘暑懸河北。浮歎殊未收。農心愁晚早。客夢怯長郵。密雨漫天落。涼泉滿地流。風雲真快意。一氣接新秋。百里蘭陵路。秋風生拾衣。晚涼蟲語靜。新雨豆花肥。脈脈黃昏月。頻頻綠翠微。遙知秦蜀外。到處靜朝暉。

曉過放陽

曉月淡無色。自向西嶺斜。東山鬱蒼翠。絢以朱明霞。佳哉羣山松。松柏紛如麻。單椒冒秀澤。百丈青蓮花。香隲廢不得。千載停征車。孰可比秋色。倍陰雙鶴華。

羊流站

羣經室四集 詩卷六

去嶽尚百里。羣山已壯哉。白雲出梁甫。青氣隱徂徠。日暮吟何在。南州碑亦推。古人塵轍外。幾輩叱車來。自新秦至秦。安僕馬已憊。而日始午。更乘山輿。登借夜宿。孔子隔曉。觀日出作。

羣山居東。其高已無量。孰知秦山麓。遠在羣頂上。羣陰二百里。嶽起地勢仰。行行過徂徠。巖巖入高嶺。仲秋日當午。將登氣先壯。險嶺成迴馬。懸崖記御帳。盤道多旋折。秦峯無定向。飛泉浹其聲。天風與之激。絕壁松倒垂。雕鷲不及掠。何由浮蒼翠。白雲日相養。石磴十八重。直立無可傍。前踵接後頂。志氣時敢放。及其登天門。萬里跌蕩蕩。半點梁父煙。一綫汝河漲。平野若滄海。衆山起青浪。落日雲霞昏。翻騰變千狀。拂拭舊題名。容拜孔子象。小夢日輪轉。午夜天雞唱。日觀開扶桑。元氣浴澗澗。色錫黃金天。嶽影搖清曠。陽鳥突躍出。電采忽飛颺。雙眸修爾明。一嘯劃然響。氣從平旦復。心與天機長。嗟此封禪基。土壤古不讓。七十二代君。何年路始艱。持此問古人。夷吾亦惆悵。

癸丑七月。赴山東夜宿新城縣南萬柳月。明蟬聲徹夜。今復以癸亥七月入都。過此以一絕紀之。會是新城借榻眠。深林涼月夜鳴蟬。十年四度匆匆過。又是秋風退暑天。

出古北口

盧龍古塞曉霜飛。千里陰山鐵作圍。城塞水寒宜飲馬。關門風緊乍添衣。到來幾樹初黃葉。此去無山不翠微。為語白檀沙上雁。江南依舊稻梁肥。

上親獲鹿於山莊得賜割鮮

神武調鎗準。山莊鹿柴前。近臣新賜食。置吏亦頒鮮。饌味思茸客。延齡借角仙。擬供室上膳。恩意厭華筵。

過普陀宗乘須彌福壽二廟。武列多秋水。東流石槎老。都綱如小邑。大藏盡高墉。丹壑方千尺。香臺疊七重。石門雙白象。金屋九黃龍。樓曲層層起。欄迴面面逢。鐵旗輕似羽。銅鑿響於鐘。蕃部膜為拜。語天玉作容。晚來邊月滿。孤塔出青松。

萬樹園賜宴時。蒙古王公及回部越南貢使。皆列坐。參贊侯德榜奏亦凱旋紀恩一首。

深山秋霽御筵開。上將初銜飲至杯。東走名駒大宛到。北飛馴雉越雲來。魚龍戲畢諸藩拜。薇芻詩成二雅材。何幸使臣歸述職。得叨恩命共趨陪。

中秋日山莊恩賜曲宴用唐王建詩韻

宮槐月上動昏鴉。賜宴歸來燭已花。今夜真如天上住。瓊樓西畔一仙家。過青石梁用陳雲伯顧鄭鄭延綸倡和詩韻。盤龍身蜿蜒。飛鳳翼。山勢雖雄奇。非人終寂寞。庚庚青石梁。跡阻心驚愕。時能驅輪設。上與石相搏。漢行久依張。金元亦藉。疑是烏相閣。或為慕容駭。山脈向東走。象緯測外博。盤旋登傾脊。攀援上層巒。羣馬嘶枯槎。滑足塞清河。客嗟行路難。人說遊山樂。及其升高梁。激眼頓揮霍。南山與北山。萬壑低於脚。

白雲參錯之一一起堪憐。山光翠太濃。天色青轉薄。仙靈定來往。虎豹敢騰攫。是時秋八月。西風寒始作。寒雁向陽飛。蕃馬思北躍。去來望吟侶。驛首倚家廓。吳山吾管領。四載住城郭。春遊嫌驕驕。夜景阻窈窕。縱有得句時。但向梅花索。願陳詩並好。山林復憂閑。披圖想塞垣。心旌共懸度。快哉度此梁。心胸展開拓。語險山失奇。筆銳石將削。我朝合中外。威德連北極。四十九藩臣。奔走惟少卻。逾茲與桓嶺。振以尼山鐸。三秋駐翠翠。萬象呈豁豁。聲道仰鬱盤。馬蹄遠連絡。金根天子車。陰羽王會鶴。高山作康之。周雅歌和酌。御氣通虹梁。豈復有虎落。所以輪蹄健。日與石火燦。今年秋氣早。霜月已彌魄。迴思癸丑秋。十年事猶昨。天外多劍峯。依然礪青鐸。詩人復歸來。得句定各各。行吟涉澗水。如嵩繞伊洛。梁上雲漫漫。梁下波漠漠。

入古北口

策馬初迴紫塞間。斜陽閣煞萬重山。晚來小雨西風急。人與秋雲共入關。

古北口月夜

邊月照長城。蒼涼萬古情。西風入遙夜。秋色更分明。客路無多日。鄉心何易生。江南如有夢。香露桂花清。

秋柳

盧龍塞內古漁陽。秋柳蕭蕭一萬行。邊馬歸來猶戀影。曉鳥驚後漸飛霜。還思歷下西風裏。又過琅琊大略旁。況是淮南悲落葉。隋隄千樹接隋塘。

題錢裴山同年使車紀勝圖

西南山川天下奇。山靈望客來圖之。僮臣足底無遠道。不行萬里空吟詩。吾友錢君富經術。吳山越水開須眉。文章一出冠天下。奉詔偏走西南陲。西陲何所有。蜀道一千里。人盤空外行。棧從上天起。劍閣天彭橫。白雲巫峽巖。塘湖秋水。此時使者班筆來。短衣匹馬秦關開。題詩一夜過井絡。諷謔祠外銀河迴。蜀才樂得獻其秀。巴猿不敢鳴其哀。南陲夫如何。衡雲連粵桂。瀟湘弔二妃。蒼梧拜虞帝。蕩浦藤江到處佳。玉笥瑤臺列無際。使者到此詩更新。放筆直欲無古人。三江五嶺入卷軸。蠻花蠻草扶車輪。以詩教士在溫厚。孤寒八百皆遇春。或云官似漁洋叟。入蜀年同三十九。天將靈境付詩筆。一百餘年入君手。我云杜陵詩則同。桂海虞衡彼未有。長安八月藤花館。錢君示我雙圖卷。固知君不以詩重。遊事關心應不淺。西川殘寇正加兵。交趾庸臣系將珍。聚米爲山過隴西。鑄銅成柱來崇善。癸亥入都喜見君。太平氣象皆欣欣。越裳入貢册藩服。兩川奏凱候將軍。君久執筆在樞密。河頭爛漫騰高文。帝曰汝楷文且勤。勅之宰相書其勳。我來展圖題句出都去。但見西南萬里無煙雲。

馬秋樂光祿用曹唐游仙七律體擬爲古人贈答詩一卷。屬於歸途玩之。做擬三首。

武林漁人誤入桃花源附隱者

桃花流水趁鱖魚。誤入秦源見隱居。與我談如新讀史。諒君藏有未焚書。津邊汛泐非依楚。海外神仙不

遇徐君問相。是問何客。太元年代武陵漁。桃源深處爲逃秦。問客何緣得主賓。嬴氏帝應三十世。桃花紅近一千春。滄桑我尚悲黔首。雞黍君休告外人。洞口春風最惆悵。再來爭得不迷津。

桃源隱者贈別漁人

漁人重尋桃花源不得

萬壑千巖路已差。更於何處覓田家。白雲采采藏流水。紅雨紛紛漲落花。一宿山邨疑夢幻。扁舟天地感年華。永初以後誰相似。處士門前五柳斜。

珠湖草堂因洪湖汎濫。屢在水中。癸亥入覲。過揚州。尚無水患。小住一夕。分題八首。

將軍舊游地。草堂成小築。雙社走明珠。三面繞林屋。開窗弄夕霏。光暉生草木。

陂塘三十六。曾說古揚州。一角黃子湖。最向東北流。虛亭人不到。五月涼如秋。

高樓臨柴門。六尺南窗小。廿里甘泉山。隔湖出林表。遠峯更江南。雨餘青了了。

曲渠如碧環。循行六百步。晚來撤板橋。不接鄰前路。中多徑尺魚。魯望有漁具。

一壑復一邱。自謂或過之。偶聞黃鳥聲。豈然生遠思。升高何所賦。三復穉贊詩。

芳沼射堂西。綠樹繁陰接。疊石作坡陀。采蓮不用楫。昨夜夢靈龜。游上青蓮葉。

采菱復采菱。乃在湖之湄。春水生菱葉。秋風摘菱絲。芙蓉渺何所。隔水露筋祠。

扁舟竹枝弓。小篷打雙槳。南湖與北湖。隨風任來往。落日歸草堂。悠然洽清賞。

夜宿 母墓

夜月滿雷塘。邱隴積縞素。衰草咽殘壘。泫然溼寒露。時有微風來。搖動長松樹。哀哉遠遊子。歸來泣母墓。

四年持使節。皆在杭州駐。廣廈席厚旃。明鏡雜香炷。豈知檐外月。照此荒阡路。乃知仕官久。不及童與孺。

草廬四更冷。幸得兩宿住。或有歎息聲。愴然一來顧。夜氣將爲霜。烏曉天已曙。傷心黯無言。又拜墓門去。

癸亥九月十九日。與諸故友相聚於平山堂。爲展重陽詩會。即以贈別。

不到虹橋漫四年。歸來松菊尚依然。家山乍見翻疑夢。故友相逢盡似仙。慈雨一番文字飲。重陽兩度暮秋天。芙蓉樓句何珍重。吳楚連江又放船。

九月廿一日。舟至瓜步。康山主人江表叔文叔。送余至江上。乃同爲金焦之遊。是日秋霧曉。澄江無浪。遂登山。步玉帶橋。憩水月菴。觀坡公玉帶。時風從東南來。三折輒至焦山。丹徒縣尹萬君。亦擊舟登山。偏游林徑。過危棧。觀陸務觀題名。歷松寥閣。海雲堂。諸精舍。觀周南仲鼎。瘞鶴銘。

承記

亦擊舟登山。偏游林徑。過危棧。觀陸務觀題名。歷松寥閣。海雲堂。諸精舍。觀周南仲鼎。瘞鶴銘。

承記

亦擊舟登山。偏游林徑。過危棧。觀陸務觀題名。歷松寥閣。海雲堂。諸精舍。觀周南仲鼎。瘞鶴銘。

雙字及余所置漢定陶鼎山有僧巨超號借菴工詩以新詩一卷相示過午登舟北固諸山蒼然解立高颯縱橫上下無際兩岸秋風作花數十里明若積雪風力催舟颯然已至京口矣爲賦二律簡康山主人兼寄借菴萬令尹

揚州隋宮臥地過瓜步紅船處處催渡口有人共賦江心何地起樓臺橋痕挂水夜潮落塔影橫空秋

日開解讀坡公留帶意百年能得幾回來
布帆收向午湖中松閣雲堂曲棹通終古碧螺浮海氣滿山黃葉受江風已看寶意生雙鼎更喜詩情屬
巨公手把一編歸北固蘆花如雪夕陽紅

重題秋江載菊圖卷

霜滿蒲飄風滿窗金焦山色碧雙雙今年添得詩中畫我與黃花同渡江
莫嫌秋淡魏公家載入江南瘦影斜花自無人自淡肯教心事不如花

題桃花春浪渡江圖

兩岸桃花百里紅一江春浪受東風武陵溪窄漁舟小未必能如此畫中

冬至前游凝精舍開坐

深水初歸百事并今朝稍覺案塵輕日光當戶玻璃暖霜氣入池沙石清晚桂數枝依瘦菊春蘭一索伴
香梅時紅中曉桂復開數枝春蘭亦開一索香梅獨向有花者在同至冬之時友人多賞之
開來一籜長構賦金碧離宮憶鎮京

雨江夜泊

風雨暮滿滿荒江正也湖遠颿連海氣短燭接寒宵人靜住聞角衣輕欲試貂遙憐荷戈者孤島夜蕭寥

題陳默齋卷軍

安瀾圖外暮潮平數徧藏書又論兵我與將軍同意氣半爲將種半書生
萬丈長塘海勢危四年與我共支持如今投筆圖中去錢弩三千卻付誰

交南戰艦難摧破尚有孫恩賊水仙孫恩我欲勸君更橫海擁書萬卷上樓船

種園葵菜食之

自種園葵烹鴨胸幾番翻摘更蔥蔥智能衛足開三徑心本傾陽耐一冬古鼎乍調春雨滑瑤戈閒刈綠
煙濃不因考古事嘗此欲問彭山辨穀農田穀

冬至日游凝精舍分詠得測暑

日行極南陸短景縮昏曉黃道廿四度最遠離赤道往者必將返經緯爭分秒我有銅象儀泰西之所造
渾圓與平圓規運窮晷吳微陽射影筒一點明且皎簡平記三波渾蓋演之藻化冰以爲平飲大寄之小

一尺銅箭中極目望天表何須鏡指南所向無不了日輪距天頂今日投渺渺斜升復旁降半西亦半卯
甲子交下元日向北來繞初昏測恆星亦頗見參昂儀背其方知望影兼直倒高遠此可求不必學海島
窺器驚其奇掩卷歎茲巧鼙鼓夜沈沈垂鐙春香窗外寒月出梅影落冰沼明朝試來看一綫旭光早

臘月十九日拜蘇公祠

西湖臘後待春還寂寂祠堂竹石間澹澹閑情如遠水嶙嶙殘歲似寒山幾枝柔梅搖清響百樹梅花破
冷儂記取坡公此生日一年好景最相關

立春日思賜福字來浙恭紀

內殿近籌策東南乘節旄兩朝天藻麗五福畫堂高力薄因恩重心漸爲龍峯儒生乏經濟豈有微勞
近有顯親揚名不改儒生本色親濟日典
顯出何事不可爲勉爲一代偉人語

雙經室四集詩卷七

甲子

輒贈曼生種榆仙館圖

白雲飛斷天空青抽筒鑿鏡窺窺冥上有神仙之福庭壽星躡次開畦町白榆落葉如蓬瓠呼龍耕煙種
不停仙人山館微未屬十行高樹圍虛亭銀河瓊瑤聲可聽河邊大石排蒼屏石破漏雨驚秋遠瑤枝玉
葉敲瓊玲仙人館中睡不醒一夢下墮一百齡精光在心耿耿靈有時如珠復如葵粉陰古社春風馨館
中書卷甘石經夜半起看天南星門前歷歷疎如檉

復與諸友分賦商周十三酒器爲

堂上書得周兕觥觥高七寸下器皆如爵上有蓋蓋作犧首蓋裏及器皆有
錄九字曰于鑿在商作文父乙鑿造作犧首所罕見

歲華周綺甲介壽重舉觴古觴十三器羅列別成行友朋多歡心一一登予堂分器視用壽子亦奉兕觥
兕觥高似爵有蓋制特強蓋流作犧首斛然額角長蓋葉亦如葉相合誠相當左右各有缺雙柱居其旁
器蓋皆有銘九字成陰陽四火加辛尼子某字莫詳在那作爲畫文父蘇何咸安知公與卿莫辨周與商
獸面縮困益雲紋浮青蒼爲吟商風詩稱此爲無疆惠子冰其斛旨酒思不忘鄭曹諸大夫燕饗觥皆揚

古人致孝深，且以合嘉祥。戒稽卷耳傳，義勿求毛長。工歌聞鐘磬，酌酒春風香。諸友共飲御，歌詩各成章。願言千百年，詩如金石長。

春日澗園即事

澗園水閣偶來登，九曲欄干一一凭。好景行當春二月，遠山看到第三層。我雖久作西湖長，那得閒如小院僧。莫道鳴珂過院去，六橋花柳太飛騰。

題秋平黃居士

淨因張道人 壩壩山房聯吟

高義漢伯燮，裘褐得賢孟。同居踏陵山，彈琴事吟詠。其詩情無傳，但傳樂案敬。吾友黃居士，德與少君并。兩篇柳絮吟，途晚鹿車迎。山居得壩壩，一塵不來凝。盧雁紙開開，嵐翠相揜映。乃知因與緣，天意使之淨。幾卷冰雪文，相和不相競。一洗凡塵空，恥比玉臺鏡。秋樹繞高庭，蒼苔積幽磴。遙想聯吟人，山開共閒凭。城中萬人家，俗氣風不定。惟此小山居，但見白雲橫。

朱右甫

翠軒綴錦鼎，識作秋齋摹。圖題子按昔人論，詩論詞論畫皆有絕句，因作論錦

鼎文絕句十六首題之

山齋竹樹起秋陰，多少銘文寫吉金。說與時人渾不解，四千年上古人心。高齋周鼎古文詞，宋幣經書已足奇。誰識齋中鐘鼎字，錢當周孔未生時。鐘器銘銘古大夫，一篇款識十行餘。尚書二十九篇外，絕說說殘汲冢書。左史真能讀典靈，均曾以善書聞。若非篆體蕭森在，舉世無人見古文。德功册賞與動聲，國邑王年氏族名。半訂傳訛半補逸，衆來能敵左邱明。象形指事最精微，假借諧聲見尚稀。一字寫成百疑注，那如隸草任人揮。秋齋揚字譽登登，油素摹成一片冰。犀漏折釵皆不似，澗如挑漆結如繩。一字經人十日思，卻從許慎上推之。韓蘇若解摹周篆，石鼓詩歌當更奇。有篆方增綠器重，無珩始見鍊金純。若將青綠爲題品，不是真能識古人。或交繩帶或雲雷，半是鎔成半鑿開。幾氏煎金真不朽，幾多竹帛盡成灰。晉唐俗字不知古，直至宣和書始傳。七百年來零落盡，一兩圖篆印方圓。鼎兩盤珠戲敬鐘，刻成石帖與金同。百千古字今猶在，第一動推薛尚功。卻怪復齋與噓堂，百千鐘鼎皆亡。如今積古齋中物，又是當年誰氏藏。子孫永保萬年用，過眼雲煙亦遂觀。自秋齋摹篆後，幾家寶守幾凋殘。先生嗜好何吾同，日日齋中篆古銅。庚鼎周鼎朋樽酒，大林鐘磬動金風。篆形字與畫同之，後世稱奇古不奇。今日秋齋圖句裏，古人若見也應疑。

由永康至縉雲

山巒漸無路，雲開時有風。鳩啼新雨後，馬踏亂泉中。香草暖愈烈，巖花濕更紅。行春一何遠，千里浙江東。

過桃花嶺

白雲橫絕萬峯齊，更踏東峯向嶺西。掉臂已過白雲上，回頭盡見萬峯低。何年道士栽桃樹，終古征人散馬蹄。我向東風催戰艦，封關那用一丸泥。

山花

括蒼山外春春來，嫩蕊殘英次第催。記取年年三月裏，青桐花落桃花開。等閒樵斧向山中，割得嬌花與草同。幾日春風又春雨，杜鵑依舊映山紅。蒙茸草樹蝶交飛，但覺薰衣香氣微。忽見山風披綠葉，一枝白破野蒿微。小樹黃花似馬纒，紫葳蕤間碧瓏玲。野花多少不曾識，笑四山相對青。

觀青田石門洞天瀑布夜宿洞口

午發括州外，夕歇石門陰。春流出雙闕，暮色隱高岑。孤峯新綠聚，危約雜花沉。路轉境屢變，巖回情愈深。飛流冒天半，噴瀑壓平林。時有迴風來，激此奔泉音。涼聲乍灑淅，素影何蕭森。冰絲暗撲面，珠塵濕沾襟。仙都自清幽，過客屢幽尋。誰可離塵鞅，聊將清道心。乘燭出洞口，舫舟眠水濱。夢殘山月曉，松頂鳴胎禽。

由温州渡江至樂清

春風海上來，披拂東甌山。山海舊相識，三度茲往還。白潮汎孤嶼，青嶼抱嚴關。浪恬笳鼓靜，麥熟漁樵閒。掛席指江北，疊嶺重清攀。奇峯互虧蔽，兼瀑爭潺湲。香草生澗底，衆花開雲間。情未進帆海，觀睇到玉環。

遊天台桐柏宮觀道臺雙闕

逆流踐飛瀑，峻嶺九折通。仙都豁然闢，義旗桐柏宮。神泉正平敞，圓抱千百弓。一渡分三橋，四面環九峯。巖巒謝險僻，雲氣何沖融。金庭古洞碧，福地天光紅。司馬嘔杜呂，一一留仙蹤。玉笙棲子晉，丹竈居葛翁。道書雖微茫，史傳殊可宗。所以俯仰間，神契孫與公。前臺汲醴泉，西地逾臥池。境變五里外，瓊臺居葛空。乃如巨壑底，孤塔高巖巖。上有一道士，茅笠無春冬。麝麝不敢到，題貼無能逢。毋乃青谿上，景純昔所從。其南夾雙闕，四圍來天風。霞標出其間，倒影移西東。何時明月夜，鸞鳳鳴離離。遠人肯到此，氣已超凡庸。緬懷老瞿言，順物守以冲。詎必瞻瓊輿，真入雲天中。

宿國清寺

一庭聚花氣，雙澗合泉聲。眼色漸相近，山雲殊欲生。松杉迷屋角，蝙蝠拂鏡奩。筍蕨有餘味，虛堂藤榻橫。

兩中至高明寺

路轉深山駭見開，雲風吹雨白紛紛。萬鴉鼓翅溪翻浪，一飯開炊谷溢雲。寒耳雷輪人不語，當門咫尺樹

難分仙都爲客開奇境。豈似尋常放夕陽。

雨後至石梁觀瀑宿上方廣寺

披雲臨修磴。冒雨厲鳴澗。九曲沿花谿。千步落松棧。乘興馳高情。遊心得奇觀。飛瀑出雲中。石梁亘天半。隨指落斷虹。翅掌扶雲漢。動地春雷鳴。開峽白龍窟。奔爭勢益狂。激落派皆散。言念西池謠。聊與呂梁歎。攀援登迴梯。憑臨上層岸。懸流目光搖。飛渡足力憊。歸雲宿樓際。鳴河喧枕畔。坐嘯擬遊仙。入夢謝俗宦。神清眼易足。獲鳥已呼旦。

曉發石梁

曉起一樓開。華山壓戶來。晴雲分石塔。初日上經臺。藥氣滿山發。泉聲徹夜催。定知桑下宿。端不及天台。萬年寺前古樹八。九株高十餘。丈俗名羅漢松。

非樞非柏古何樹。唐寺門前八九株。萬葉倒垂青路案。一身高矗綠浮圖。往來鸞鶴應當住。供養雲煙定不枯。留語後人三百載。八峯中有此松無。

山禽五首

行入蒼山路百盤。絕無人處白雲寒。泉如擊筑風如籟。忽聽一聲山樂官。石門洞浦夕陽低。右傍青巖左碧溪。爲問行人歸去否。杜鵑花裏杜鵑啼。

處處山村布穀聲。梯田百丈有人耕。西峯高與東峯並。鸚鵡畫眉相對鳴。

幾多惆悵過雲溪。亂竹叢中飛竹雞。千樹碧桃花落盡。綠陰深處一鳩啼。

斤竹嶺邊新竹樹。天台上好花枝。綠陰直接剡溪路。都是黃鸝百囀時。

回杭州

水陸一千九百里。舟車二十八晨昏。桑麻歲歲家家業。耕讀漁樵處處村。擊嶺開山愁水旱。分田析屋養兒孫。長官那有安民策。惟望豐年是本原。

題牡丹巨蝶畫屏

牡丹一叢花百片。絕艷名香與春戀。蝴蝶雙雙大如扇。飛上花枝踏花瓣。一蝶嬌黃碎金。掀鬚豎眉喚花心。一蝶翠毛暈藍碧。橫遮花陰長一尺。花陰五銖輕剪衣。輕紅濕透燕支肥。天香露氣逗春曉。重壓彩蛾酣不飛。蝶不驚花花安貼。麻姑霧罩玻璃葉。那比菜花村裏來。染盡滕王金粉淡。花是洛陽第一花。蝶是羅浮仙繭蝶。

桐花至芒種前後。乳外飛落白絲。滿院飄揚。絕如柳絮。名之曰桐絲。且咏之。

青桐花發乳垂枝。飄落輕絲四月時。淡白多沾么鳳翅。清微雅稱古琴絲。石欄梅雨香無定。金井蘭風影乍移。雖讓女桑能作繭。也如柳絮韻吟詩。

晚過西湖

獨擊小艇過西湖。狎鷺盟鷗好畫圖。雲影遙浮雙塔動。水光閒浸一山孤。白蘇磊落情非昔。韓買荒唐事也無。酒醒笙歌多歇絕。士民岑寂長官迂。

古之蘭乃澤蘭非今之蘭也種之階下并繪之

蘭草古都梁。香爲王者香。乘蘭飄滌滌。緞佩賦瀟瀟。既比同心德。還徵入夢祥。綠抽高節直。紫攢細莖方。小籠青袖額繁華。白滿瓊枝枝旁對出。葉葉正相當。春雨千枝秀。薰風二尺長。煎來宜沐浴。稿後更芬芳。君子芷同室。古人椒共房。漫將今俗卉。襲號泛葳光。

題畫扇三種花

棉花 浙東沿海最多。民類爲利。花葉皆似秋葵。而小。結實如菟子。大。結實則扁出。

短亞秋葵耐暑風。綠苞秋綻白玲瓏。吳儂漫說春絲好。難到茅檐霜雪中。

茗花 浙東最多。杭州清山所產。皆名種。葉茶三四尺。枝葉甚繁。秋末冬初。葉老開花如梅。五瓣淡綠色。

旗槍摘盡又生芽。三尺梅枝淡綠花。莫怪君謔辦香茗。看花須到野人家。

蘭花 詩經謂古稱所稱之蘭。皆澤蘭。一名都梁香。方對對葉花。小。枝葉皆香。俗稱爲蘭兒。

兩兩青枝對節生。紫花香葉古風清。詩人溫厚騷人怨。一種芳華各自情。

八月十五開中作用坡公八月十五催試官詩韻

八月十五夜。月愛杭州好。西子湖邊似蟾宮。試官堂外如仙島。少年科第不覺難。爲歎白袍人易老。八月十八潮。其險天下無。海水驟來高一丈。長堤力護役萬夫。濤聲入院夜春枕。驚夢常繞雙浮屠。和二塔。世間萬事難預必。三更無雲月始得。我且向東看月背官燭。遠寄羽書招海鶴。

次韻 皓魄月圓。莫若中秋好。主人前身玉局仙。揮斥十洲兼三島。此來監試六籟開。坐對湖天秋色老。老觀舍昔所有。石道昔所無。浙蘭子于戲舍一萬一千餘間。計試所一百九十餘間。向爲泥。今俱毀之。以石捐修。歷金五千有奇。自今一任蟻封魚入戶。不用帶體塗足如排夫。明經千佛於斯出。何曾慈氏覺浮屠。朱衣點頭那能必。使君之思忘不待。不見使君與爾坐爐三條燭。期爾同爲摩天鶴。

試院煎茶用蘇公詩韻 我聞玉川七碗兩腋清風生。又聞昌黎石鼎螭釜蒼蠅鳴。未若風簷索句萬人渴。湖水煮茶千石輕。時賦水千石入院。煎茶。封院銅魚一十二。開學古人品茶意。古人之茶。碾餅煎。今茶。點葉。煎泉。坡公。蒙頂一團自飲。士子之茶水。

誇獨不聞龍井一旗綠如玉。得茶解渴勝解飢。我與詩士同揚眉。開籠放試大快意。況有筆牀茶壺常相隨。今年門生主試半天下。豈似坡公懷惱照寧新法時。
甲子補試。余門生爲主試。若江南。以蜀河南。隨往。是湖北。上引之。四川。羅國仁。貴州。張師。廣東。陳。廣西。吳。凡七省。坡公。煎茶詩。意。照寧五年。王。安石。新法。試法。專試。千。可。也。

題朱椒室西冷話別圖
 一卷新圖好護持。送君應到鳳皇池。邀將金石論交契。付與湖山記別離。談徧五年書裏事。藏來七子集中詩。
在子。以。內。下。今。去。者。吳。澆。川。燭。木。子。燭。生。伯。蘭。生。童。君。都。東。臨。井。朱。榮。堂。爲。七。子。交。飛。騰。願。願。請。君。去。但。惱。雲。山。寂。寞。時。

修西湖行宮舉奉安仁皇帝純皇帝龍牌恭紀
 兩朝德澤滿南中。越水吳山御紡通。縣馬歸猶勒石。鼎湖龍去尙遺弓。百官載主來行殿。雙麓扶輪過梵宮。豈似連昌舊詞客。風前但詠落花紅。

題和內子畫歲朝圖獻 堂上韻
 吳山春滿大觀臺。森戟凝香燕寢開。柳絮白銷三日雪。椒花紅並一枝梅。吟成彩勝庚辰正月初五。庚寅立春。畫得金幡乙乙乙丑年。回共祝陽春真有脚。煖從堂上履遊來。

安瀾園月中作
 亭林浮暝色。春月交黃昏。梅花開一山。香影動清源。緩步石橋外。晚風柔且溫。澹池池中波。寫此玉煙痕。參橫不知久。獨立愁無言。

命海塘兵剷柳三千餘枝。遍插西湖。并令海防道以後每年添插千枝。永爲公案。
 十里西湖波渺渺。柳不藏爲半枯葉。舊樹婆娑新樹稀。折柳人多種柳少。海塘一百七十里。萬樹綠楊夾馳道。誰是年年種樹人。騎兵已共垂楊老。長條齊剪三千枝。遍插湖邊任顛倒。幾時春雨浸深根。多少新芽出青杪。一年兩年影依依。千絲萬絲風嫋嫋。待與遊人遮夕陽。應有飛絲裊芳草。補種須教有司管。愛惜還期後人保。昔日何人種柳枝。曾拂翠華榮羽葆。今日離宮有落花。颺地春風共誰掃。白隄插滿又蘇隄。六尺柔荑惜纖小。且把千行淡綠痕。試與桃花鬪春曉。

行賑湖州示官士
 天下有好官。絕無好行吏。政入行吏手。必作害民事。士與民同心。多有愛民意。分以賑民事。庶不謀其利。吳興水災後。餓殍良不易。日聚數萬人。資糜以爲食。士之任事者。致力不忍避。與官共手足。民乃受所賜。濟臺不由徑。公事本當至。閉戶獨善者。亦勿強相致。

常生等案。以下丁憂無時。丙寅。望。恩。復。在。家。養。病。故。丁。卯。辭。墓。詩。曰。一。皆。君。恩。

羣經室四集詩卷八

丁卯

辭雷塘墓廬

孤雲戀林薄。新霜被草根。西風吹落日。間淡沈平原。此時庵中人。逝將去墓門。百念傷中腸。哀哉復何言。枯僧留丙舍。寂寞依晨昏。待爾清磬聲。通我夢寐魂。我昨愛且病。息影居邱園。豈不眷松楸。當憶王事敦。感此出處間。一一皆君恩。雪涕竟長往。浩然乾與坤。

渡河

朝泊黃河南。夜宿河北浦。河流決射陽。所患難盡語。驅車尋修途。遙遙指鄆魯。四野霧沈陰。愁雲趁行旅。回首望江南。蒼茫隔寒雨。

月夜拜滕文公廟

停車滕國廟。寒月四更天。老屋燈昏壁。寒林霜化烟。平原五十里。殘碣一千年。願與迂儒說。開來試井田。
曲阜鎮山園。附。聖。公。孔。治。山。廟。內。弟。

世家喬木三千載。海內斯爲第一園。九曲修藤雲假蓋。十圍老柏石蟠根。蒼苔紋蝕方壇鼎。黃葉聲喧曲

運門并繞大峯無數立，平泉綠野總休論。

莫道園林欠掃除，略加修飾便堪居。春花五色裁宜滿，秋樹千株種莫疎。勝日娛親常奉酒，他年教子定攤書。儒家不說神仙事，多恐神仙未此如。

上公弱冠久綽綽，介弟相攜更有情。小象半屏如玉立，新詩一卷似冰清。貌將溫厚歸名教，句埒繁華近老成。愧我風塵無定所，半竹聚首便長征。

河間

車班斑來河間，河間廣墟堆如山。燕南垂，趙北際，十里烟波隔塵世。塵世那有常閒身，水催帆楫車催輪。豈知山深水遠處，別有漁樵解笑人。但曾少識漁樵趣，須緩行時能且住。

定興曉發

晨星初落落，平野鬱蒼蒼。日色冷東海，霜威森太行。農閒村戶靜，馬緩驛程長。裁詠泉華句，休教懷故鄉。

渡滹沱

破曉到滹沱，連橋策馬過。沙明猶帶月，冰合尚翻波。呼渡驚王鷁，離鄉老趙佗。滔滔千古事，流水暗消磨。

廣土右丞夷門歌

老翁七十監夷門，臥內寧瞻思父恩。虎符擊出送公子，白首紅顏同日死。公子急走邯鄲城，一椎擊退成陽兵。平原夫人破顏笑，阿弟乃爾知侯嬴。侯嬴究竟為何死，刎頸原非報公子。蹈海仲連天下士，不肯帝秦同恥耳。

陳留懷古寄示二弟仲嘉 子當生

渡河蒞大梁，近識陳留國。陳留尉氏邑，阮氏著傳德。汝穎稱其西，衛郡據其北。靈秀毓文學，沃衍饒稼穡。元瑜樂詞翰，嗣宗醉元默。德猷秉威正，仲容具神識。遙集及思曠，疏放故逃職。典午昔播遷，銅駝尚荆棘。何況一世家，能不轉滯洳。遙遙古苗裔，世系求未得。惟有讀晉書，往往足於式。方今聖治隆，有道皆正直。我來乘使節，過都敬遊試。書刻常侍碑，千年石不泐。特許陳內侯陳常侍名氏與先時慨焉長太息

大梁除夕

河干逢歲暮，雪意滿梁園。古木羣鴉集，寒雲大霧翻。黃埃餘良岳，青瑛繞夷門。卻有孤吟客，焚香坐不喧。

答陸九 禮道

太華一朵雲，飛過嵩山來。從風落我手，尺素飄然開。故人苦久別，新詩為我裁。纏綿積幽思，慷慨生餘哀。

江東有二陸，可敵機雲才。憶昔相與遊，仙氣凌天台。關中壯川嶽，健筆增奇快。我今復南行，往事誠悲哉。寄言遠遊客，何日驅車回。

大風飄登吹臺

清角騰噴上吹臺，愴然髮髮復髮。風沙捲地來河朔，春氣隨雲去汴淮。豈有都枝開賦雪，更無李杜共登階。李太白，杜子美，高適，岑參，共登吹臺，各有三賦。步兵不念蓬池近，西望蘇門自詠懷。

過密縣

鄆鄆風詩在，今來滾滾開。雲生風后嶺，日落大隴山。儉俗皆陶穴，居民多就土窟穴處。愚民不乘簡。最憐春麥短，地福食尤艱。

中嶽嵩高詩三首

粵若稽山經，太室維嵩嶽。爾雅釋禮祀，維爲五岳中。陽城測土圭，外方連大熊。太歲在戊辰，春仲山氣融。穆穆麗朝陽，蒼草披東風。我來祭廟廷，敢謂精誠通。峻極仰方正，深蔚含和沖。明神若降鑒，昭然垂太空。

右太室

少室峙天西，勢竝太室高。定思滌難涉，但覺神理超。峯巖削雷雨，靈爽通雲霄。敷以帝休華，流以白玉膏。輾轉關左闕，險隘同成阜。漢武幸西來，于此獲靈應。登禮尚不答，二室各一年。豈期少鍊鍊，摘藜惟其侏。

右少室

啓母候禹，開趾母乃來。跳石鼓誤鳴，塗山慙見能。魏來母往三室間，化石不肯回。禹曰歸我子，啓生石邊開。鴻烈集古訓，斯言何怪哉。班書載漢詔，石已居山隈。我乃向石拜，擬古發崔嵬。曷觀詩頌篇，鳥跡生郊隈。

右啓母石

嵩山三石闕歌
嵩嶽三闕同高，低左右雖立八尺齊。啓母一闕距其北，太室峙東少室西。誰其建者漢朱，呂誰其書者皆堂路。漢魏川篆隸詰屈銘句奧，請降雲雨生蒸黎。畫圖月兔木連理，駕車乘馬鈞象犀。閱魏太武周久視，夏暴烈日各流蕩。二千年來屹相向，厥質靈緜絳色焦。二室神祠始奏漢，產啓已說嵩山妻。要之陽城本禹地，三塗四載應無迷。此闕空祇久呵護，歐趙訪古何未稽。嵒嵒縮本我早見，茲來策馬尋荒蹊。闕間頗足容二軌，壁壘未可窮攀躋。周魯雉闕制可見，雉度入以穆非以難。古城闕之雉乃度以雉也，雉乃穆同音，自雉名也，非。誰能拓取華豐寶，之無異奉元圭。更洗奉堂，即奉室。額東石一行刻字名留題，神君與雲

嵩陽隱居

關中起廟，騰漢柏春鳩啼。

嵩陽多隱居。巢由處鴻一。張彭種放之。倫皆稱接趾。司馬溫公居洛。亦曾買地于壘石溪爲別館。同邵堯夫常來游居。蓋陽城北背轅轅南限。汝伊古以來。山深林密處也。

嵩陽多隱士。千古見清輝。穎水洗塵去。箕山放犢歸。夜來蘿月滿。曉起松雲飛。言念處鴻宅。深深在翠微。

成陽下洛陽。春風滿大梁。古人通汴泗。千里接淮揚。廢苑皆黃土。荒隄尚綠楊。裴回重帟古。回首憶雷塘。白雲移鏡曉。且蠲神靈力。挽好春回。雲連泰嶽恆山去。雪自洪河渤海來。頓起盤龍三日雨。交馳驚電百聲雷。中原民慰吾歸矣。千里東風驛路開。

臨淮關阻雨

清明旅館原宜雨。楊柳桃花最見春。短榻橫風看步馬。長淮繞戶固留人。

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爲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

粵海關天接煙烽。大星如斗墜殘冬。一生精氣乘箕尾。百戰功名稱鼎鑪。死後人知其盡命。生前帝許得崇封。至尊震悼廷臣哭。早有孤忠動九重。

薛道孫恩刺一船。非公追不到南天。公觀察來於粵。噴間被砲。後 遠探蛟穴五千里。苦歷鯨波二十年。隔歲

過門皆不入。公遠年在海不歸。即亦俱在。 蔡奉惟制軍制入安南海中。 潮潮徹夜每無眠。雅之若與半之合。早見澎濤縛水仙。

六載相依作弟兄。節樓風雨共籌兵。元乙丑以臺去浙。後總督 公與元所共擊賊。敗如水澳。尾 海上如連萬里城。絕吭原知關氣數。寄牙早已斷歸情。公在洋封府。落難寄夫人。 誰憐伯道終無子。好與恩勤

待俯甥。公無親子。爲侍者。族子也。其女婿同知陳大 蔡從公久。知警情。余與留浙江。補寧波同知。

甬上重來特建祠。舊時部曲竟依誰。鈴轅月冷將軍樹。余來甬上。 公捐修府學。曾 提督康寧中。 泮水苔深叔子碑。 自撰碑文記之。 如此致

身真不恨。爲何資志也休疑。麥城久合關家讖。仿佛英風滿廟旗。公出師時。請於寧波。關帝廟。占得籤詩有 云。到頭不利。吾家本留得。名萬古傳。

初秋澹凝精舍小憩

政繁嫌短少。暇便心清。偶爾精舍。悠然生遠情。屏隨人意曲。榻爲夢魂平。自笑勞勞甚。秋來句始成。

揚州城東南三十里。深港之南。焦山之北。有康熙間新漲之佛威洲。或名翠屏洲。詩人王柳邨居之。丁卯秋。余與黃符吏部。梅叔弟。屢過其地。梅叔買其溪上數畝地。竹木陰翳。乃構屋三楹。

亭一。笠於其中。柳邨又從江上郭景純墓。載一佳石來。置屋中。予名之曰爾雅山房。又名其亭曰曲江亭。以此地乃漢廣陵曲江枚乘觀濤處也。戊辰秋。柳邨來遊西湖。出曲江亭圖索題一首。以誌舊

遊。

長江千里來巴蜀。流到廣陵山復曲。古時滄海今桑田。翠屏洲漲焦山北。江北橫生十里沙。廣陵濤變子人家。九折清溪夾修竹。萬株高柳藏桃花。朝川本合詩人住。況是忠誠讀書處。送暑曾過深港橋。涼秋每喚瓜洲渡。送暑尋秋向柳邨。藤床竹枕宿南軒。千章夏木全遮屋。八月秋潮直到門。門前月色連清夜。稻花香重荷花謝。記得曾探北固秋。何緣又結西湖夏。今日披圖似夢醒。游聲還向夢中聽。錢塘八月西樓臥。錯認揚州江上亭。

題曹彥音舉趙松雪樂志論圖卷

龔讀仲長統傳心緒論之。程衡衫茶扇題樂志論圖卷。因發之於詩。

衡門之下地必小。沁水洋洋不求飽。賦詩尋樂樂無窮。古人之志頗易了。良田廣宅車且馬。談何容易焉可求。必如此圖始言樂。樂未能得先多愁。聖賢柄柄各有志。儼瀾筆筆皆易地。人人盡是仲長氏。天下生民誰與治。公理卻笑當時人。本無責任加其身。有山有山不歸去。披圖孤負江南春。可樂不樂徒自苦。仲長之風亦千古。

拜岳鄂王廟

不戰即當死。君亡臣敢存。狗憐嗚背者。未遂馬蹄魂。獨洗兩宮辱。莫言三字冤。投戈相殉耳。餘事總休論。分賦寒雜物二首

溫研

俗塵滿案拂還多。相此溫溫一研磨。墨煖易乾寒易凍。筆尖最好是中和。

寒鏡

夜來風雨弄青苔。留照書牀味最清。但有紙窗燈一點。凄然便得歲寒情。

將渡錢塘江夜宿六和塔院

月黑山空已半宵。燈昏古寺對殘音。風催夜氣將成雪。水落江沙不起濤。詩思覺來禪榻靜。夢魂騰上塔輪高。出門翻得荒寒趣。絕勝城中俗事勞。

姚江舟中除夕

丈亭古堞接餘姚。除夕停舟待弄潮。迴憶家庭非往日。轉宜兒女避今宵。鏡中霜薄髮初白。蓬背春寒燭易銷。屈指四年同此夜。雷塘冷落大梁遙。乙丑丙寅除夕在 雷塘。丁卯在河。

庚申六月。余乘風破安南寇船于台州。獲其四總兵印。銷之爲劍。今八年矣。戊辰冬復剿蔡牽于海上。夜舟看劍。寫詩劍匣。

銷鏑夷寇印。庚申安南阮光平。于光復之柄。臣陳寶玉。私使總兵四人。駕船砲艇。進浙海。掠殺商民。余乘風擊之于松門。溺死者無算。俘八百人。夷寇片帆無返者。四總兵印。劍匣。皆就獲。生擒總兵。進蘇。獲寶劍。利發于杭州。總兵。暫斬于台州。其

銷鏑夷寇印。算作八百人。夷寇片帆無返者。四總兵印。劍匣。皆就獲。生擒總兵。進蘇。獲寶劍。利發于杭州。總兵。暫斬于台州。其

銷鏑夷寇印。算作八百人。夷寇片帆無返者。四總兵印。劍匣。皆就獲。生擒總兵。進蘇。獲寶劍。利發于杭州。總兵。暫斬于台州。其

第二人 仿錄古吳鈞。入手才三尺。隨身已八秋。拭磨舊銅篆。漸恨此瀛舟。誓斬閩中賊。如誅亡國侯。阮光復
身佩銅篆。上蓋篆之。後為吳郡侯
阮阮所併。漢即今恩封之。越南國也。

題何夢華上舍訪書閣

偏訪列仙傳。終不見一仙。惟有一卷書。可以千百年。前賢其精魄。亦復待後賢。訪之苟不力。變沒隨雲煙。
吾讀古藏略。中心每拳拳。何君涉九流。咨詢在古編。足跡陳謁者。腹笥邊孝先。擬之於道家。亦是葛稚川。
我昔校天祿。直閣兼文淵。稽古中秘書。猶恐有佚焉。四庫所未收。民間尚流傳。問侯曹倉開。索待海船旋。
或以一瓶借。或以青藜然。或在管階後。或在元宋前。何君爲我行。時汎貫月船。寫進六十部。恩賞下木天。
丁卯冬。元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若
聖乙覽。補錄遺書。後又進四十
副。墨亦可誦。我或儲琅嬛。何君繪此圖。
志學何精聖。昔日求金石。雅意同清堅。靈隱置書藏。更扣西湖舷。近余設書藏於靈隱
寺。凡書皆可收藏。 萬卷能常存。即是古
僊佳。

四月十日同顧星橋吏部。宗憲。陳古華太守。廷慶。石狀元。三院長。暨朱椒堂兵部。蔣秋吟
太史。華秋桂。何夢華。王柳邨。項秋子。張秋水。諸君子。集靈隱。置書藏。紀事。

尙書未百篇。春秋疑斷爛。列史志藝文。分卷本億萬。傳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書樓。難聚易分散。
或者古名山。輿俗隔崖岸。碧巖靈隱。琳宮做樓觀。共爲藏書來。藏室特修建。學人苦著書。難殺竹青
汗。若非見著錄。何必弄柔翰。舟車易遺亡。水火爲患難。子孫重田園。棄此等塗炭。朋友誥黃金。文字任失
竄。或以經覆瓿。或以詩投滄。當年無副本。伏後每長歎。豈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亂。名家勸巨帙。精神本注
貫。逸民老田閒。不見亦無悶。雖不待藏傳。得藏亦所願。我今立藏法。似定禪家案。諸友以書來。收藏持一
券。他年七十廚。卷軸積無算。或有訪書人。伏聞細披看。古人好專心。試共後人論。既汎西湖舟。旋飽蔬筍
飯。出寺夕陽殘。鷺嶺風泉洩。

題趙忠毅公癸卯年自書詩卷後

高邑千秋節。中年一卷詩。艱難憂國事。慷慨息居時。未雨鷓鴣苦。當關虎豹疑。待銘殘月研。值得等如絲。

蔣蔣學博。請書厲焚榭徵君墓碑。且與里中諸君子共登祭田。報官立案。歸西溪交盧菴管理。
詩以紀事。

劉樊榭說明州。遺說西溪土。一邱多分神仙無。子在但憑天地有詩留。他年碑碣碧苔古。此日墓田香
稻秋。記取法華山下路。詞人長與護松楸。

八月十五日浙江提督邱公。其功。會福建提督王公。得勝。於寧波普陀洋。十七日先遣及蔡率於台
州魚山洋擊之。十八日復會擊之。於溫州黑水洋。沈其船。率及其妻子皆死於海。詩以誌慰。
八月温台急水師。孫恩海上族全夷。定知故神神靈在。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看爾長鯨就戮時。蔡逆滿于温州
廟旬
聯句
詩注。

題家藏漢延壽華嶽廟碑軸子

太華三峯削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仙人染作延壽碑。飄落人間止三卷。長垣王。一册歸商邱。宋蔡今
損偏旁最完善。華陰東。郭宗。又一函。椒花館中見者鮮。謂朱竹君學士家以上二
本皆刻於唐人題名。 我今快得四明本。玉軸綿
囊不覺顯。豐。全。范。天一。錢。三百。入我樓中伴文選。予藏宋元
表本文選。 驚心動魄竹垞語。七尺巖巖關
空展。渾金璞玉天所成。幡然不受人裁翦。全碑本
別墅本。 唐宋題字皆分明。衛公兩款夾額篆。全身平列廿二行。
波磔豪健盡能辨。一字一葉青蓮花。玉女翻盆墨雲輓。已已篆鐫向北湖。市石蔡書書在道。湖邊更刻秦
山碑。時余以八月廿二日即入觀揚州。以取秦山
碑。碑字與秦山碑同。城北四十里。湖橋墓祠中。 嶽色雙雙照人眼。

題北湖秦碑

秦泰山殘字。漢西嶽華山碑。三國天發神讖碑。近代並毀。拓本皆可寶貴。予藏三碑紙本。摹石置
之北湖。冀祠塾中。偶檢家藏王範臺山水小幀。遂畫友添畫碑石及刻碑者於其披陀之上。名
之爲秦碑圖。以詩紀之。

吾愚未學。緣與秦唐陵宋閣多然疑。但付手摹十石鼓。刻畫史籍誇研岐。下此秦碑立秦信。石刻明白丞
相斯。延熹蔡郭華嶽廟。江都鼎象神讖碑。近代數碑次第毀。一紙在世驚神奇。定武各石歐褚耳。數十本
尙談姜夔。三碑真跡下一等。況是秦漢三國時。古人筆法入石理。何嘗格墨差豪釐。吾齋積古見三絕。訪
古者至皆嗟咨。客曰是宜并摹勒。一日不刻人嫌遲。江南市石北湖去。九龍岡上吾家祠。雲鋒吳氏善篆
隸。秦刀碧巖親磨治。浚深完缺盡相會。登登林下鳴龍趙。十夫扶起鼎足立。桓桓並視平不敬。巖巖疑疑
雙嶽色。蒼崖翠壁交陸離。建業古氣盡銷鏗。林陵一抹無嫌卑。甘泉山色隔湖見。朝風浮動青松枝。西漢
殿石我手獲。填壇可配魯祝其。余於甘泉山手獲
漢殿三寶篆上石。 範臺畫已百年久。林屋豈爲我圖之。我來補寫刻石者。三
碑添在珠湖洲。坐使此圖成故實。摩挲合作秦碑詩。取邱之樂古所歎。他年老倦願相思。

貞觀金塗造象阿彌陀銅碑歌。集翁覃溪先生齋中作。

蘇齋而坐將哦詩。袖中我出金塗碑。碑高四寸寸之六。黃金塗滿光陸離。阿彌陀碑四字額。左右盤以雙
翠蟻。其文六行行十許。駢麗猶是初唐辭。一編佛象其頗造。丹青金玉矜瑰奇。慈風慧日振法界。卻從勝
範觀。貞觀造者趙婆長孫輩。其人泯滅知是誰。貞觀紀年廿有一。正是四海安平時。此乃唐初正書體。出

於北魏周齊隋北朝遺像百千計。今多石刻留山陵。刁遵高滿各銘碣。分明附末歐褚師。江左韓陵石顏少。中原楷法茲其道。秦刀刻銅力恢展。字小如黍微如絲。蠅頭蟬翅劇難揚。金枝細書庶見斯。蘇齋老人驚歎賞。碑者卑也此最卑。予曰鉅細各不朽。大碑屢見唐人爲。君不見貞觀是年銘晉祠。晉祠銘亦貞觀廿一年。文皇御筆書淋漓。又不見三龜造象關在伊。登善大書摩勒之。

屠案陽庶常。將出爲縣令。所寓京城米市胡同有古藤二株。自繪圖卷索題。

吳山樓前多竹樹。舊是詩人讀書處。昔藥師與查梅史。瀟湘亭上看花來。偏我來時君又去。君去正見江南春。章杜東風不相遇。記戀城南三宿住。兩樹藤花小葉陽。去聲。

詠絮亭以資册寄案題

海棠

春雨初飛二月時。灑成萬點好燕脂。偶然落爾生花筆。寫出垂絲棠一枝。

紅白桃花

白桃淺淡綠桃肥。半著冰霜半著緋。莫道漢人無綺語。曹全碑裏有桃姿。漢曹全碑桃姿與此同。

牡丹

薛將深色爛東風。著力催成花一叢。曾見宋人團扇好。一枝春滿十分紅。曾見宋人牡丹香滿團扇花大滿一扇。

棠花蠶豆

蠶豆棠花黃間青。吳中生計滿春騰。農家隴上半五飯。寒士窗前一盞燈。吳中豆爲飯菜爲油。

梔子石榴

妙香須自濟中回。妙色休從澁處拈。拈得一枝合微笑。紅裙何事妒花來。

蘭箭

兩箭幽蘭香意足。妙似詩情淨如玉。湘波如見二妃來。薛荔青青女蘿綠。

白荷蜻蜓

茵蔯白開涼雨後。蜻蜓紅點夕陽時。盡工知是有新意。愛讀放翁團扇詩。此幅用放翁詩。白蓮香初過。團扇紅蜻蜓。對不寒風。意也。

桂花

一枝仙桂發天香。染上生綃書共藏。披與一經無落葉。兒曹漫與下雌黃。

木芙蓉

落盡芙蓉氣味濃。還從木末看芙蓉。拒霜莫道無風力。接引寒花直到冬。

松枝山茶

松枝低亞山茶花。歲寒清景詩人家。敲詩讀畫不知冷。雪滿庭松聽煮茶。

題朱野雲處士鶴年祭研園

久與端溪訂石交。歲寒爲爾拜深宵。須知一片閒雲意。除卻蒼巖不折腰。不食官倉不種田。一家耕石祝豐年。來年再寫新詩卷。更是焚香買浪仙。

羣經室四集詩卷九

庚午

與諸表兄弟共建外祖榮祿公林氏祠堂於揚州陳家集天后宮側。記事一首。

西山大田外。榮祿啓專祠。舊德傳爲政。清芬合誦詩。祭分唐世系。象表古威儀。老屋梅花樹。新牆楊柳枝。書函留宅相。元功時玉珂請與氏與元節時元曰宅相。經術記門楣。見說何無忘。來題歲日碑。

己未借寓京師衍聖公邸。曾栽竹三叢。藤花兩本。庚午再寓。添栽槐柳海棠。樂枝丁香。并舊有古槐榆椿棗榿共三十餘株。記以一律。授之館人。

三公庭下例栽槐。更取時花處處栽。淇竹低隨青柳密。海棠高共紫藤開。還添闕里楸中杏。但少揚州江上梅。待得十年深雨綠。綠陰紅樹滿春臺。

門生屠琴鵬。以翰林改宰儀徵。翁覃溪先生倡誦。遂亦以詩贈行。

展我泰華碑。磨我八觀研。蘇齋倡吟篇。舊友共相饒。蘇齋詩云。仍磨八觀研。蘇齋詩云。仍磨八君若正壯年。出宰我鄉縣。鄉縣尚不陋。長江繞芳甸。近者集鹽艘。民風少爲變。鼻徒頹泗來。小門竟如戰。我昔謀增兵。請者議未善。爲此多隱

憂保障匪易見我早識屠君沈沈吳越產清名滿湖海高文冠翰院百里非庸才帝欲使之練執意亦緊州巧得願謝選學者所設施豈與俗最殿循吏未汝陰亦入儒林傳蘇齋收勉之古誼深吞吞我豈無贈言力行在無倦履之而後艱折獄言難片我于浙士民拊循詎能徧惟不負乃心或不報於面今日春明門花前競吟謔海棠思召伯鳴琴琴子賤行矣春江潮勿為瀛洲戀

綠樹

長安原是慣風塵無奈風塵送盡春一夜碧雲催密雨滿城綠樹接芳鄰開窗活翠能驚目掃徑新陰欲翠人如此槐廳最清暇門前遮莫響車輪

題內子綠靜軒圖

卉木無蹤意穆然含情際況有幽閒人情實相與深小軒遠塵墟竹樹密成林泉禽傍蕉石香草被苔岑雨餘見曉影飛絲何沈沈碧雲澹無迹半染詩人襟窗櫺闔窺窺坐此生道心乃知山水間太古誠希哲畫長萬籟靜一聲惟素琴

題陳受笙均十三鏡齋詩稿後

嶽色河聲太倉莽吳山越水劇清柔合將畫筆兼詩筆直寫杭州入華州百二秦關收爽氣十三古鏡照高秋奇才菴見吳南野卻讓陳生隨塞游嘉興吳興詩入關更勝

題陳迦陵先生填詞圖卷

卷中自康熙以來諸名家佳作如林各體皆備惟無七言長律賦此避之聞道元龍氣最豪平原補像喜相遺烏絲細壓欄邊字火色頻添頰上毫陽羨書生鈎黨在維摩天女借禪逃江山一曲周郎顧絲竹中年謝傳陶名士說題黃絹婦清班不藉鸞輪袍歌喉井水新爭柳扇面烟花舊恨桃符酒盡田依壯悔吹簫園館記如泉詞人那識東林意湖海樓原百尺高

題女羅亭香影移梅詞意圖卷

五年香影太匆匆不是忙中即病中待得閒來披畫卷才往靜裏見春風舊時月色還如此今日詩心更許同聞道家園梅樹好女羅亭外玉瓊璫

昌運宮白皮松歌

昌運宮在香山鄉古松七株百尺長入門暫眼驚相望白龍亂竄千條光鱗鬣欲動冷忽似森然結夏堆雪霜陰羽鶴飛來涼仙人聖以瓊瑤漿十步之外聞古香下捫其膚賦若助俯視柏樹老蒼相憐若

覺生寺觀永樂大銅鐘

明古洞應斜陽

永樂洪鐘閱古今虹梁龍柱屋沈沈銷兵奏政成餘習儼佛蕭梁本疚心一棒難超無量劫萬鈞豈躍不祥金華嚴轉輪轉朝後始聽蒲牢自在音

雨後遊萬柳堂

京師崇文門外東南隅萬柳堂相傳為元廉希憲野雲右丞別業即國初馮益都亦園也一時鴻博名流皆有題詠後歸倉場侍郎石公文桂改為拈花寺今池館雖廢寺尚在

雨後涼雲重驅車趁曉行尋沙無履跡訪寺得鐘聲屋外青林合樓前綠野平不來荒僻地那見古人情

妙繪見鷗波疎齋共聽歌草堂圍萬柳驟雨打新荷廉野雲遺松樹虛鐘齋於萬柳堂命家姬歌擊雨打新荷曲松樹雨後迷濛之趣松樹白題七律于上方之左剩水長蘆占孤亭老樹多若非詩卷在此事半消磨

最好佳山集遙收松雪圖荷連清露堂折柳得野雲扶池館留名跡門廡列衆儒滄洲思早臥此地已江湖

火城關不住見佳山堂詩付與佛拈花今日伽藍地當年宰相家風流雖歇絕水木總清華陳跡且休論但催僧煮茶

京師揚州會館第三層院中種竹百餘竿題其軒曰小竹西

繁華庸何傷惟趣不可俗歌吹沸天時但須一路竹維揚置行館近在韋杜曲已圍桃李園余於第四層院香清花用唐人香風得意詩意題其扇曰看花館更築竹簷谷為竹作主人何止戀三宿人荷無世情誰住春明屋所賴有此君瀟瀟

慰幽獨九陌多風塵適館方有蔽入門拂緇衣一笑對青目宛然禪智西亭外千竿綠

新秋月夜

煩襟已厭著迎秋殊願涼徘徊起中夜復此明月光閒情關重閣朗抱開虛堂風槐動疎影露井含清香

盃新乍吟砌益時時度墻散髮理象檣淪著移藤牀所欣在真境豈辨何有鄉但覺舉動息亦復答言忘

過瀛臺見秋荷盛開

妙蓮花界淨浮瀛翠蓋仙童露未收八部香嚴會龍海萬真飛舞下麟洲光明湧現雲霞色清淺折成珠

玉流百丈虹梁平踏去人間天上共新秋

辛未

唐花歌

燕京宮花出豐臺鵬月已見華花開海棠牡丹門紅豔更好淡綠江南梅我佈書室小且暖地爐窗日微

相煨瓊盆瓦缶滿几案拂拭何異竹與鼎衆芳列坐若佳客千卷書作賢主陪轉移春風入戶牖外釀瑞

雪中收雷渾然元氣在何許扶持枝葉滋根荄前花未落後花放次第不覺三春催開門越頭出城去水

邊林下花初胎。那知屢與寒氣候。已經百日看花來。今年冬多再封密。一歲春花香雨回。

秦小峴少司寇。予告歸田。饒之於萬柳堂。即題其城西草堂。關。慈司寇和余萬柳堂四律韻。

草堂欲歸去。把酒送君行。雅望推文學。恩綸獎政聲。病憐長補臥。法念釋之平。君德優臣禮。遲遲無限情。

宮論論文處。佳山昔詠歌。萬柳堂爲滿都相國別業。小峴本生高祖若峴宮。論爲益都通判。門生堂中多遊。見文集。重來折殘柳。歸去製新荷。舊侶江湖

少。遺編淮海多。元豐詩帖在。真石待鶴磨。可題時奉其先世淮海先生竹詩墨戲卷共贊。

城西運惠麓。畫出草堂圖。圖爲唐。關爲唐。關爲唐。山看微雲抹。園添一杖扶。林泉容老輩。書史便衰儒。蹤跡更何許。扁舟

凌太湖。

春雨江南足。軒前有杏花。秦氏有。秦氏有。秦氏有。途巷新几榻。吟社舊人家。小峴家有途巷。又沈則芬山吟社。關亦小峴先人詩事也。把卷清魂夢。臨風攪髩

華。穢詩如寄阮。好待侑僧茶。若峴先生編詩寄溫洋山人。題曰寄阮集。

二月十八日。雪後獨遊萬柳堂。題壁聞元人雪景畫中。

佛籠拾得元人畫。裝成重向東廡掛。遺留想是佳山堂。一百餘年僧不買。畫中白雪粉痕多。冰泉直擊青

山界。兩客策騎同折梅。相色雖渝猶不壞。欲題未題待雪來。直到中春雪始化。正馬披裝獨出城。要看圖

中門光怪。詩成晴雪滿松籥。雲破陽春撲廡曉。

寒食日偕朱野雲遊萬柳堂。夜宿寺中。清明日復看花柳。

東風吹夜雨。洗出長安春。城闕已清淑。況此遠水濱。邱壑共明瑟。桃柳相鮮新。夕陽絢紅影。開照亭中人。

煙霞亦何物。乃爾怡吾神。

薄暝月漸明。碧雲復微合。暗影抱青城。遙情識孤塔。徘徊松樹間。花陰更叢雜。歸來話西窗。高眠接禪榻。

清夢夫如何。繞林定三匝。

心清夢易醒。聞鳥已知曙。出門復看花。潏然迷白霧。霧氣滋花垂。似雨亦似霧。幽石淨可憑。春沙輭勝步。

試問六街塵。豈得此時趣。

上巳日。萬柳堂同人小集。看野雲處士栽柳。相翁草溪先生。

藉田上巳待躬耕。是日待上耕藉田。園向林塘曙影橫。夜雨澆開春水色。暖風吹散曉鶯聲。客來南郭心皆遠。屋對

西山眼更明。記取道人栽柳意。送行懷古不勝情。集中委小峴少司寇附贈。

野雲處士種柳萬柳堂。自作園卷題。

豐登何處有康家。偶指城南憶竹垞。康君承賦野雲。其萬柳堂別墅。成以爲在南西門外。豐登相近。然今香不得其遺址。而朱竹垞日下登聞。則以南城內東南隅地當之。故不列於郊。而列於南城。即豐登都

羣經室四集 詩卷九

八六一

亦開也。亦開。石氏後。改爲拈花禪寺。朱野雲處士自喜其技巧。與廉合。遊詩友來遊。且爲種柳。栽花若有風。綠者。處士夙緣。還種柳。詩人微笑共拈花。商量水外千行密。點染

關中一道斜。知是野雲深意在。城東欲學李西涯。

爲法梧門前。式香。同遊西山。先過八里莊慈壽寺。

城裏石西山。遙青未可攀。峯林逸客夢。車馬趁春閒。學士還清健。書生本劣孱。一簪僧一笠。法學十。好與

叩松關。

浮屠出荒寺。試讀舊碑銘。蓮月開雙相。劉明李太后及神宗象。松風語百鈴。早收花外劫。豈有夢中經。吸茗渡河去。春

深萬柳青。

渡桑乾河。入西山。登羅喉嶺。

待渡桑乾河。沙飛風力勁。所遊設若斯。毋乃盡清興。呼舟達西屋。林密野風定。車馬猶逶迤。風絮已相迎。

邨遙柳色新。山靜花光靚。紅杏千萬株。梨雲與之競。遠樹蔽迴峯。近枝礙幽徑。名山匪易探。先受一嶺橫。

籃輿扶峭岩。竹枝撥危磴。興逸忘此勞。山深悅吾性。煩襟漸使閒。濁慮澄已淨。何必訪孫登。始聞人嘯詠。

游灤石山。宿岫雲寺。倚松關。

中峯何隆隆。九峯外環繞。展轉入寺門。三幡風嫋嫋。香殿據層巖。孤亭出林表。柘溪飛冷泉。引派分渠沼。

穿屋瀉清流。曲折關工巧。虛室何精緻。階下亂風篠。聽明文杏花。砌觀碧莎草。高松與塔齊。倚閣爭天矯。

納客入此間。直若猿與鳥。再宿戀已深。流連玩昏曉。藉昔魏翩翩。賴始志釋老。文人侈浮辭。途爾從禪藻。

深山泉石間。原使精神深。若欲治身心。終當守吾道。

遊戒臺寺

戒壇高處護天龍。盤磴回欄四五重。石殿烟霞東面暖。香臺金碧上方濃。殿臺皆碑塔皆

河走桑乾擁一峯。何事遊人留不住。出山和磬是清鐘。

戒臺寺古松

戒壇古松枝葉繁。問年上溯遼金元。或如舞鳳來軒軒。或如雲上蒼龍蹲。奇節老幹何足論。勿論其末論

其根走根久。已入九原穿山破。石深無根。養以蒙泉包厚地。千脈萬絡紛繁。雲欲出山爲所捫。先與松

根相吐吞。夏合涼情多含滯。房山元氣來渾渾。詩人攀樹徒煩言。試與至道探真源。

途中小雨

春來何處不風沙。小雨才能醒麥芽。出見野田憔悴色。愧教庭院日澆花。

獨遊萬柳堂

蘆芽盡茁柳條垂。一水濛濛染蔚藍。但是鶯絲飛到處。管教風景似江南。

辛未初秋移寓早成門。內上岡新居有小園樹石之趣。題壁四首

羣經室四集 詩卷九

八六三

莫道鄉心憶選樓。城西似邗溝。老槐引入三橋路。雜樹圍成一院秋。小有多樹同石屋。無多窗檻擬瀛洲。此間風月真清暇。竟日能來幾度遊。

春來未及海棠開。接引繁華可半年。松菊雅逢秋士健。畫梨低待小兒懸。磨磨鮮荔披風密。壓壓藤蘿漏月圓。更與梧桐添綠影。芭蕉滿酒竹便娟。

小園賦漫比靈公。乳鶴藏狸處處同。桑翳雙亭清夏氣。椒香一閣散秋風。澆花井水朝分研。掃葉聚牀春拓弓。雖是賃居非廡下。未因稚態愧梁鴻。

二百卷排新著書。高齋插架見經鄧。讀碑結習成迂論。時著南北書流論。修史深情向舊儒。時修儒林傳。老圃客來秋選外。西山青到石臺隅。墨莊子弟如相問。寫與詩篇抵畫圖。

中秋小園鏡月
秋宵涼氣滿花臺。幾度開園剪燭來。雜樹陰中鏡影亂。流雲缺處月華開。衣深應有三更露。研淨原無一點埃。共把清吟酬此夕。不催絃管不銜杯。

同野雲山人小園坐雨
風雨秋園竹樹搖。黃昏時候更瀟瀟。卻如江岸荒庵裏。早拚柴門避晚潮。

昌運宮爲古道院。白松七株。蔚蔽霜雪。松下青苔平鋪地。雨後來遊。閱無人迹。滿地濕苔衣。松身白十圍。松凝秋雪。鬱蒼綠雲肥。古殿絕行迹。覆牆空夕暉。祇應明月夜。元鶴獨來飛。

研背坡公筵履像
蘇公片石攜袖中。有東海。研背勒眉山。英靈動真宰。我昔到蓬萊。天東望渤海。一笠翻海光。知有坡公在。縱橫一萬里。上下七百載。此意遠茫茫。碧環若爲解。補中有東海東海如碧環。皆坡公句。

聽福祿孔厚諸兒夜讀
秋齋展卷一鏡青。兒輩須教得此情。且向今宵探消息。東窗西戶讀書聲。

王楮堂比部 延和 齋中七尺端溪大石硯歌
王郎抑塞磊落才。嗚呼延我來秋齋。雖騎黃菊立亭苦。秋陰室下多強檮。齋中一硯真奇材。端溪七尺極安排。以兒爲匣髮髮胎。紫雲綠雨摩幽崖。平方正直誰拉我。我之宅裏一片階。任人十手執筆來。儘可一研究其質。鑿墨無聲墨頓摧。如蠟塗釜膩莫措。日非端州何石哉。器大反與恆情乖。楮堂寶此休輕開。神寒骨重勿受猜。急須刻字銘研限。滿座百斛無能埋。

種菜
秋果墜西風。秋花濕疎雨。小山苔草深。時有涼蟬語。呼童荷鋤來。剛破半畦土。種菜能幾朝。已見青莖吐。夕陽開灌園。香味在老圃。桑陰石几間。凄凄生雞黍。自起剪秋蔬。付與行齋煮。

題吳荷屋 榮光 登岱小照
巖巖東嶽上。俯視萬峯橫。試問來遊者。何人敢自輕。當前爭樹立。此意足生平。風度真相似。松泉如有聲。

題圖 蔡布 學園 二公戒壇祠圖
西山有古壇。冥冥出塵界。誰是登壇人。先當受孔戒。二老共遺榮。山僻性逾愛。松石寄精神。栗主一祠對。我曾入山游。高風想先帶。讀記念我師。更下祠中拜。祠中碑記乃朱文正師撰。山南二老莊。我師墓亦在。歸途謁墓門。梁木悲茲境。文正師墓在盛澤橋西十里二老莊北之呂都

題書之靜春居圖卷子
選樓宋墨莊。清江劉氏出。朱子撰六詩。靜春居其一。賢母教兒孫。曾見安定胡。筆。我家居選樓。先祠式安吉。他年成一房。望祐以經術。攬此靜春圖。藏書思石室。

一卷藏書圖。吾母著慈教。冊載繁哀思。五鼎豈云孝。茲圖何足論。其貌亦頗肖。愛此膝下兒。光景似吾少。文學固所期。心術尤至要。一片折髮心。待爾春暉報。

春花雖灼灼。惟靜乃吾應。何因致疑靜。賴此萬卷書。慕昔宋劉氏。累代守經畝。報國敦孝悌。兄弟怡怡如。淨華吾所惡。勤儉保令譽。勉哉爾母子。勿負君子居。

壬申
小園初春
殘雪樓園林。半在小山北。初陽麗南軒。溫然滿春色。榆枝拆嫩苞。東風已有力。一夜結輕冰。又覺餘寒勒。向午成微和。此焉見消息。

三月二十日。駕幸南苑大閱恭紀
羽林齊駐。瞭鷹臺。聖主戎衣策馬來。萬乘躬勞千籟蕭。九天春壽八門開。座臨山嶽人如海。陣走風雲地有雷。端爲太平親詰武。簫鼓歸唱帝之回。

三月廿一日。宿萬柳堂。贈慧性開士。和翁覃溪先生韻。
但有鴻儒無白丁。亦園原不在郊坰。綠波深漲橋頭板。清吹閒鳴殿角鈴。舊牘樓臺猶楚楚。補栽楊柳故青青。春風禪榻茶煙歇。共看三更月滿庭。

小園雜詩
清明才過見新黃。穀雨催花已放齊。一樣風光何似柳。十分春色古棠梨。登登紫綠浮身起。繞繞繁紅炫眼迷。半嚮不知花影換。月輪東上日沈西。

好花宜趁曉來看。起向花前攤盞盤。霞色忽搖隨水動。露華猶覺著衣寒。折枝遊蝶真成畫。嚼蕊聽蜂每

忘餐記否空林春未到。迴風飛雪撲關干。
 才是春明三月中。紛紛已歸落花風。恰當半謝新生綠。翻似初開少放紅。一例分箋酬令節。幾番乘燭入芳叢。與人究竟曾何補。慚愧家庭樂自同。
 古藤幾架紫華鷹。小刺茶蘼蓋曲廊。上番筍抽新竹密。午時陰幕老槐涼。黃扉退直鳴珂靜。青簡修書刻箭長。忽有微風生夏氣。疎籬初試菜花香。
 終日麟麟九陌車。久晴容易起風沙。洗春一夜廉纖雨。破夏千枝芍藥花。研北銅瓶開繭栗。嶺東玉軸展鴉叉。此間門巷清如水。綠樹陰中是我家。

小園休賦庚陶成。但向幽軒較雨晴。入戶風圓飛絮轉。鋪池水定落花平。偶思晝寢安橫榻。更爲齋居結小棚。多少案頭書史在。商量可似古人情。
 首夏奉使山西。辦蒙古阿拉善鹽池事。內子饋於小園率賦。
 好將蔬笋餽餘春。舉案居然我是賓。肉食到前運下箸。自思可是遠謀人。

澗將論兵處。輅車竟往還。背分綿蔓水。心壯井陘關。柏柴斜陽淡。榆門古意閒。何處曾亦轍。四顧歎青山。

太原晉祠

晉侯叔也始於魏收書

晉水初生處。虞祠閭魏隋。桐圭青野葉。參宿白開旗。華木森瑤壑。雙泉競玉池。晚來涼月下。蕭穆有靈祇。

晉水

山海經。懸壑之。晉水出焉。

水經晉水篇。鄴注晉愛誦。何幸茲來遊。綠山入懸壑。沈沈女郎祠。靈堂抗高棟。下有百斛泉。瀆湧出空洞。沙淨水逾明。石觸波始動。夏暑翻若冰。冬溫不知凍。蔽日蔭繁林。終年漾青葢。石輪健派分。水磨一亭舫。東流繞晉陽。歲作霖雨用。連陵稅稻香。滿澤芙蓉種。灌城反滅瑤。平晉當讒宋。娛集尋飛梁。宦子昔迎送。清川瀆不收。山月暮將弄。風泉一夜聲。洗我空林夢。

懸壑山

海內讀山經。晉水一源發。懸壑連靈龍。閭康玉爲窟。重巖朝已隳。夜遊更超越。竟登柏巒山。遠見禹時月。上有避暑宮。高。北漢見。道山詩。山川太古心。萬載未銷歇。

臺駘廟

汾隴驅自滄蜚初。元其世業大夏墟。臺駘手障晉陽澤。沈沈實出汾沮洳。金天大禹黷白壤。宣通下滷生蒲魚。昌疑兩象按劍坐。唐封神爲昌黎公。弟兄原未相離居。閭伯實沈日尋戰。尤格臺駘本相善。太平興國火晉陽。干戈誤讀邱明傳。果憐灼艾託官家。何愧參商不相見。

聖母祠晉源之神。晉名女神。祠宋熙寧中。加聖母號。居正殿。別立女郎小祠於其上。閭伯實沈。神知爲邑安也。
 漫說靈祠住女郎。亂臣原是古周姜。雲冠松蓋山樓靜。翠葉銀花水鏡涼。開母有娥居少室。夫人辭帝降清湘。后妃治法分明在。底事河東見武楊。

古柏

古柏生何代。應生楊李間。南臨雙派水。西夾一梯山。臥幹青銅柱。高枝碧玉鬚。寄言後來者。省識好相攀。

貞觀晉祠銘

舊揚唐銘一丈碑。碑陰今是刻名時。六朝隸楷翻貞觀。隋以前碑與刻分。以蓋之帖法。青碑自唐初始。
 作傳感恩處。獨題辭。高君雅等誌。瀛洲學士誰能此。使我摩挲歎色絲。

涼堂

曾開水上結飛梁。目送清流下晉陽。欲借鄴君經注筆。綠陰深處補涼堂。水經晉水注云。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夏日來游。池館頗多。獨無涼堂之名。因闕門生太原尹魏來田補書此。以存古蹟。

曉涼

晉陽暑雨夜初收。曉起涼深似暮秋。不是雁門風色緊。未知身在古并州。

磁州浴泉道中

百里邯鄲道。塵生暑風。今朝新雨裏。一路亂泉中。驚向稻田白。倚依柳陌紅。江南好光景。此日憶相同。

正定喜雨

浮沈滹沱日卓午。禾黍與人同畏暑。常山雷起臥龍飛。勒轉風雲射涼雨。雨停溼氣蒸夜林。曉程起望猶濃陰。大凡一片墨雲下。總有萬家歡喜心。

小園

長亭三百轉。輅車暑退涼生始。到家得少閒時。才覺倦。坐看園叟種秋花。

寄題焦里堂姊夫半九書塾八詠。并示號甥。

離菴樓

君子樂瑕邱。真白不下樓。我亦有丙舍。近在龍岡頭。他年好魂夢。相約來往游。

柘離

樓北樹已森。樹外離更好。春芳蔓青條。秋花隔香艸。若喜柘枝頭。毋能采菊老。

紅薇翠竹之亭

紅薇駐夏日。翠竹延清風。虛亭疑一笠。雜樹疑成叢。中有著書者。樂過仲長公。

蜜梅花館

乘卉已驚寒黃梅獨耐。況是先人遺。書館勿翦拜。一片冰雪心。留在湖波外。

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

密室括圖書。先生獨注易。妙悟契天元。數如正負積。孟費勿分家。泰李合其席。

木蘭家

昔年玉浮圖。今留一坏土。花身雖不存。其名是今古。樣以磁石峯。將為刻銘語。

仲軒

公理論樂志。有志未能樂。何如黃珏湖。深遠似巖壑。況是樂孔顏。於焉寫著作。

花深少態慕

君子守歲寒。所貴非有態。李固豈弄姿。魏徵豈嫵媚。毋為插春華。遠思旣晚翠。

中秋小園鐙月

小園鐙影花。影徹夜草香。露香遙憶二分明月。平開一半秋光。

出古北口四百里至木蘭園口

策馬塞山下。泉石生清音。延緣入寒麓。出邑絢丹林。席藟在幽草。晚風吹我襟。夕陽下西山。朝氣門蕭森。

木蘭山口

羽林初散木。悶閣北暮諸藩拜宴歸。剛近重陽試風雨。四山黃葉帶雲飛。

初用眼鏡臨清舟中作

高宗壽八旬。目無雙鏡照。賦眼鏡詩。褒許得優寵。爾時頗自恃。焉知情壯少。無何中年來。淚泣屢哀弔。

題張綠卿 露華掛稿

綠卿昔在余幕。既乃客遊山左。作靖東萊。詞采驚人。年華成舊。今廿年矣。露華詞句。雅近玉田。吳

殺人祭酒

以詞題其集。有云。付香弦一聲。咽尋常。吹全洗。綠柳故不名。胡余昔有漢銅印文。曰張明之印。以贈綠卿。綠卿即自名為明。此皆本事也。

廿歲才人說綠卿。江湖小集刻初成。七條弦咽真情味。一寸銅香古姓名。齊客例應為贊塔。吳蒙還是作書生。富春山色揚州月。并作秋懷寄歷城。

釋汶上分水廟

尚書宋畫策本廟。白曼奇謀抵決排。秦嶽餘根歸魯衛。汶流分派入漳淮。五千帆楫能逾嶺。二百泉源盡到階。心折古人甘下拜。神賜飛鸞過松牌。

仿錢漢建初銅尺歌和翁覃溪先生

蘇齋寄我漢尺篇。三尺分彝詩應聯。以二尺分。蘇齋鑄子而自留其一。摩挲蟻眉屢歎息。此尺與我尤多緣。江都閔氏舊寶此。鑑藏尚在吾生前。

一從法物歸闕里。較量禮器相後先。憶昔再試四氏學。出才借尺會兩年。

一別十七載。王中復由魯至燕。壬申年。予從闕里借漢尺。至京。

得其一。日本銅質鎔精鑿。黃氏用日本銅仿錢三。尺予得其一。此四錢也。

不夾符貨泉。予於庚申。中復由魯至燕。壬申年。予從闕里借漢尺。至京。漢尺拓本仿錢。今以原尺較之。一分有奇。不及漢尺此錢分毫。不與。世間尚有晉前尺。周漢尺。輜揚本傳。

晉尺亦為我所得。復齋宋册相駢連。世間除此漢尺。外惟宋王復齋鑄錢。其尺銘載與周。漢鼎尺。定陶仿錢。並與權。惟度景衡。其二器。周漢制度。今兼全。

漢鼎尺。定陶仿錢。並與權。惟度景衡。其二器。周漢制度。今兼全。

十二月十一日。夜宿海州。寒盡山東海營。次日閱兵。

雲臺山下結軍帳。弓矢連車共一屯。田已為桑原。是海營。惟柳半成村。潮頭沙影猶清淺。月底松光更

海門。為語胸東諸部曲。水仙容易有孫恩。

決河向州。奔海。卻波共吐吞。東去淮沂頻轉路。西來蒙羽尚連根。誰分賈讓三條策。得溯張燕萬

里源。若與黃流較源委。此山遠欲抵寬舒。

過海州板浦。弔渡次仲教授。

山海應如舊。斯人世已無。因文明禮樂。本孝礪靡隅。耐久真成友。成名定作儒。那堪三十載。到此式台廬。

遺物非忘才終待才人厚。

題蝶夢園卷用董思翁自書詩韻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賃屋於西城阜成門內之上岡有通溝自北而南至岡折而東岡臨溝上門多古槐屋後小園不足十畝然亭館花木之盛在城中為佳境矣松柏桑榆槐柳棠梨桃杏棗桑丁香茶藤藤蘿之屬交柯接蔭而獨無牡丹園有一軒二亭一臺玲峯石井嵌崎其間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車塵也余舊藏董思翁自書詩扇有名園蝶夢之句辛未秋有異蝶來園中識者知為太常仙蝶呼之落扇繼而復見之於瓜爾佳氏園中客有呼之入匣奉歸余園者及至園啓之則空匣也壬申春蝶復見於余園臺上畫者祝曰苟近我我當圖之蝶落其袖審視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園故無名也於是始以思翁詩及蝶意名之秋半余奉使出都園又屬他人回憶芳叢真如夢矣癸酉春吳門楊氏補帆為畫園圖即以思翁詩繪裝冠卷首以記春明遊跡焉

春城花事小園多幾度看花幾度歌花為我開留我任人隨春去奈春何思翁夢好遺書扇仙蝶圖成染袖難他日誰家還種竹坐與可許子猷過

遊淮陰柳衣園憶京寓蝶夢園

誰家池館傍淮濱薄暮風光潑眼新初月殘陽交弄影綠楊紅杏共扶春去年花事詩猶在今日京華迹已陳但是園林遊便好莫教苦憶舊芳塵

隋宮瓦

隋宮黃土迷蕪城大雷小雷春草生玉勾金斂掘已盡荒原還有耕夫耕我過蕪城見耕者拾得隋時故宮瓦但有雙環四出紋惜無文字周迴寫回廊宮芳林門知是何方窟溜痕流珠堂成象殿建瓴形勢分明見一規翠闥闕千年祗宜琢就圓池視蔚煤礱場寫陪書護兒先錄來家傳

題柳徑停雲圖卷子三疊萬柳堂詩韻

癸酉春都中陳鍾溪少司空邀同其叔石士編修兄玉方員外暨朱野雲山人潘芝軒大司空葉琴柯給事葉芸潭劉美初董琴南饒晴鄰謝向亭編修同遊萬柳堂山人畫萬柳堂卷子寄余翁厚溪先生題卷首曰柳徑停雲并題五言古詩一首諸公所作多題卷中朱蒼楮比部諸公亦有題句寄到濟寧舟中因三疊舊韻題答

僻寺看花處諸公載酒行題詩邀鷺羽補柳得鶯聲連社清風聚闌亭曲水平那堪廉孟子偏遊不勝情柳堂舊法時帆先生韻作古人

羣經室四集詩卷十

癸酉

高郵雨後舟中歌

舊年一雨洗春去花落春明難飛絮今年一雨浮春來楚州烟水迎船開楚州珠湖好烟水但恐狂瀾來未已遠邨新綠上林梢野寺江梅破新藥如此淮南好畫圖一漲便教成釜底河水原從天上来湖隄究竟由人毀春風起兮吹春波今年秋風復如何中流擊楫愁心多且掛江帆催渡河

泊瓜洲督運自題江都籌運圖

高臺日映海門紅楊子春江二月中獵獵千帆開北固幢幢一蘇引東風蘇處大旗風則鳴擊升之權擬始由北固渡江來舊遊已歇華年改故里還疑夢境同今日伊婁河上住幸無詩稱碧紗籠

題郭頻伽神廬圖卷

名園多樓臺乃遂圖畫久金谷能幾時蓬廬同其偶不死惟谷神神構即不朽郭子本清貧計出李倫石尻馬御飛輪造化盜而取精神見山川其氣為戶牖彈指樓閣成縮地箱篋受示我神廬圖尊我入廬走謂腹即生松運肘亦化柳巖語破平泉疑文斥繇守若不言本無安知非真有始歎甲第雄不敵詩畫手

兩載疎春波，朝遊復夜歌。兩年與山人，深杯依嫩柳。短榻接銅荷，人遠夢猶戀。圖新詩更多，小窗三硯外。山人三編寄，爲我墨重磨。

寶華停雲字，池裝柳徑圖。書牕曾共覽，吟杖記相扶。壬申春，寶華先生遊高柳堂，并訪先生。居先生室時，讀書處距堂一里許耳。詞侶隨前望，經生奉大儒。墨雲題一片，飛到蜀山湖。

湖水掘已盡，苦餘紅蓼花。時各湖積水疏濬，殆盡以濟漕運。萬帆爭轉棹，一舸學浮家。望雨占雲氣，催程趁月華。相思多舊侶，把卷伴琴茶。

簪代脈

此癸酉六月作，及九月歸舟至德州時，直隸豫東邪教作亂，乃每船各選壯丁給兵械，合首尾五就，連環相助，至十一月始肅全漕歸江南境。

鴻雁年年飛，所謀在江湖。閒民無聊賴，慣作牽船夫。粟米四百萬，轉運達帝都。南漕五千船，船與甘夫俱。牽夫十萬輩，歲歲相挽輸。南牽來瓜洲，北牽過長蘆。負絳面撲地，蹴踏聲齊呼。前船呼邪計，後船唱嗚呼。嗚呼無蓋蓋，蓬寒無袴袴。陰雨沐毛髮，烈日炙肌膚。岸宿犯霜露，川涉陷泥塗。或爲船首，或爲船尾。兵吏促行程，執朴相逐驅。懸船如懸家，執首爲逃遁。問伊何所樂，問伊何所圖。一飯何所樂，一身何所圖。所累惟此口，耕船相爲佃。有時力就盡，溝壑在路隅。年豐尚謀食，歲荒食更無。今年春夏旱，山東二麥枯。農民無收穫，握粟如珍珠。俯首掘草根，及藟與茶。仰首割樹皮，屑及柳與榆。魯宋數萬民，買買來川途。川途亦無麥，守死能須臾。饑民爾勿死，爲我牽船。一船加廿人，數萬抵飛笳。爲夫不得力，不慣相與妻。不惜鳴欸乃，不惜合步趨。雖不合步趨，聊使相挽扶。才牽牖河船，使得飯數盂。腹飽心且安，人分勢自孤。何管說相販，與販實無殊。方今太平世，爾曹壯而魯。得食即帝恩，養此七尺軀。今年湖水漲，處處阻且迂。別運耗既多，加夫費更需。一船有一軍，軍困復誰蘇。豈不欲軍蘇，賦勿加越吳。東南農力困，安可再多逾。軍農尚困乏，何況牽船徒。自古食爲天，無食良可虞。所賴豈有他，一飯真區區。

重陽泊天津登芥園小樓

樹老寒蟬斷，斜陽獨倚樓。浮雲連渤海，新漲下漳流。挽粟能歸廣，來船任觸舟。迴帆天氣好，祇是已深秋。

甲戌

春草軒詠春草寄仲嘉二弟

淮陰二月柳，萎萎帆影車。痕上碧隄，節鼓春回行馬外。尋詩晚出射堂西，池塘雨過人猶步。河朔風和綠漸齊，愁說微山湖水盡。香齋芳杜滿新泥。

與王柳邨處士讀了柏川觀察雅方靜也茂才士侯焦山僧借菴同立焦山書藏詩以紀事。

書賴名山藏，山向古書觀。萬貫連雅雅，桑欽亦傳授。嶽鎮若非書，其名久舛謬。我昔立書藏，錢塘置靈。茲復來江南，焦山藏新集。焦山本誰人，罕識其從。於詩見江淹，於典稽杜佑。樓倚椒山祠，正氣充宇宙。周漢二鼎間，常有海雲覆。鶴銘殘字多，編刻簽廚富。萬卷壓江濤，千函寄烟岫。付與詩僧收，何異長恩守。況是仁者靜，山書亦壽壽。千載傳其人，更有史遷副。

賀翁聖翁先生重赴甲戌科恩榮宴

弱冠科名花甲周，新恩重得會瀛洲。三春補赴瓊林宴，榜在九月。萬卷真傳石墨樓，先生之學淵源於黃氏萬錫爵自甘遲二載。辛未科，元等在京師，即論先生與是科之契，先生以壬申尙少一年，願以甲戌科進二年與宴，計六十二年矣。著書人好共千秋，先生謂前甲戌科多著書之跡等，亦能著書者也。先生學與精神合，試看江河萬古流。

過珠湖草堂用自題射鴨圖舊韻二首

扁舟入珠湖，帆共湖雲飛。浦澈白回繞，蒲柳相因依。破暑得微涼，輕風生葛衣。憶與草堂別，七年今始歸。擊從昆弟來，欣然意無違。淡若遠城郭，蕭然無是非。鷗鷺狎湖水，不向江外飛。泛泛蘋藻間，烟波常相依。羣從棹湖月，夜披白苧衣。念我宦遊人，故里偶一歸。在外十九年，情尚多遠。相念且相勉，行年應知非。

夜宿雷塘菴

離鄉遠遊子，常悲歲月深。一朝暫歸養，汲汲情寸陰。茲來得展慕，仿佛同此心。敝廬僅一宿，徘徊戀舊林。暮愁夕陽際，曉迫明月沈。夢魂詎能定，毛色忽已侵。速存勸時昔，塵塵念斯今。行行重回頭，涕泗空沾襟。

曉登攝山

秋光標勝最高峯，石磴雲霞疊幾重。二十九年入再到，松風更比舊時濃。

雨後過青陽五溪登望華亭看雲中九華山

九華若奇秀，遊眺昔未曾。峯人夢想烟霞，我膺今來五溪上。駐馬試一登，是時秋雨後，雲氣猶鬱蒸。九峯在何許，訪及溪上僧。僧指深雲中，恍惚見未能。欲待難久待，應惜誰敢憎。天風搖然動，雲勢初翻騰。乍聞若翠巒，驟破疑裂縑。忽於白雲際，迸露青巖。有如九老者，山頭降且升。隱隱松風際，時見笠與簷。有如九遊女，僊捲綺窗憑。烟鬢曉未散，墮馬堆嬌鬢。又如水蒼玉，琢出青丰稜。又如碧茵茵，采采波上凌。九峯不齊見，三五互減增。將滅意欲秘，復見能轉矜。屈指知第幾，注目第多層。徘徊涉江去，回首秋光凝。

九華憶古二絕

九峯縹緲一雲連，采采蓮華碧上天。試把山光比詩思，飄然真似李青蓮。顧野王時，此山名九子山。唐李太白始改九華之名。

雲中一一出青尖，風力誰能似此鉅。欲與荆公鬪詩筆，故應好處是修纖。王介甫九華山詩云：盤根錯節，其末乃修纖。

舟過小孤山
蓬萊浮陽九派流，波心清滿一秋秋。獨撐江漢成孤注，遠壓金焦在下游。活翠巖邊霜葉樹，淡紅山頂夕陽樓。乘風破浪尋常事，但惜仙槎未泊舟。

冬至日雪窗偶成

南土候多暖，今年特地寒。朔風過彭越，快雪似長安。爲此陰晴計，端因稼穡難。稍閒聊自慰，戾氣淨餘干。

登滕王閣

千年詩序至今存，誰見當時樂飲尊。爲有大文射牛斗，才教高閣老乾坤。棟雲雁雨復飛卷，彭澤臨川相吐吞。倚檻獨思百城寄，寒江極目靜無言。

詠十三金石文房

以唐文泉子紫石硯，硯匣上嵌漢貨布。以漢五銖泉范爲墨床，以漢宛仁小弩機爲水池。以漢印鈎爲水匙，以漢尚方辟邪銅箭爲筆筒。以宋王晉卿鍍金鎮匣爲墨匣，內貯長壽半鈎唐魚兵符。以梁大同隋開皇仁壽唐會昌四造象爲筆架，共成一盤，以供清賞。

彩鮮翡翠珊瑚皆避席，好同歐趙共清緣。
甲戌除夕接雷塘庵僧心平書詩以答之。
勞勞已終歲，今日少務閑。靜坐玩窗影，積雪何增寒。言念君恩重，肩力懼未殫。忽來詩僧簡，古院憶木蘭。我家雷塘裏，去院數里間。登樓原可望，中惟隔一山。暮處有梅樹，神道開松關。當茲歲云暮，夜雪飛漫漫。復念千里外，豈不心爲酸。簡中何所語，蘇亭多喜權。上言草木好，下言民食艱。民食聊相助，草木常相看。

乙亥

揚州早民其難，余已捐助。賑災加助於近鄰之貧戶。寫詩代答簡，轉問竹平安。

齊侯鐘歌

此鐘銘在腹內，十九行，一百六十八字，乃齊侯鐘。賜田桓子及其妻孟姜之器。桓與桓通，借字。汪容甫所藏陳逆篋，又作桓子，音同。則假借無定。銘辭有奉齊侯受命于天子，曰爾期璧玉樂舞，壺鼎鼓鐘，用綴爾大舞，錫爾善新，用御天子之吏。桓子孟姜用新眉壽等字，語工字古銅堅而黝色。澤絕似焦山之鼎，余昔購之安邑宋氏葆醇。

於戲此鐘乃齊景公之所爲，賜與田桓孟姜實用之。案雷德帶交陸離，獸面兩耳雙銀垂，篆在腹內難攝。一十九行列銘，辭璧玉樂舞，鐘鼓司，聽命天子曰爾期，恒桓假借古無疑。萬年眉壽爲爾祈，太叔姜氏育有姪，再世遂至稱孟姜。五世恒昌應卜龜，受此器者田乞，鳳皇于飛陳厚施，晏子諫禮知齊衰。此鐘

之銘當此時，玩辭可見公室卑，孔子謂扶衰姬，此鐘屹然竟不移。尙父祚短弱尾旗，不抵庚昭傳至斯。精金堅鋼真難鑄，百六十八字畫奇，歷三千年文在茲。我姑酌彼遺嘏詩，周賦五時學見余藏文父乙卯賦如舊有蓋，上有頭頭雙角之形，蓋蓋皆有九

齊侯鐘歌

常生

鐘乃酒器形如壺，郭注爾雅會辨諸，其別有五小曰坎，餘者爲鐘名無殊。古人祭祀及朝享，用備彝鼎。致精美，天子飾玉諸侯金，義別尊卑著天壤。吾家積古古物多，爵觚觶角紛搜羅。酒器前後共廿六，嘏詩久已同摩挲。後得一壺更雅奇，形符古制雙耳垂。兩環繫耳吐馨馨，古氣磅礴盤雲雷。雷聲近義取此，孔疏訓解得古旨，勗曰銘辭十九行，環列南下勗腹止。口小腹大舉揚難，銅花青照江水寒。篆文百有六十八，猝難釋辨非彫殘。吾師椒堂朱鶴部，篆篆秋堂博三古。孔悝讀銘未云多，張敞識鼎豈足數。嘉慶甲戌季冬時，吾父拓寄請釋之。雄文奇字句估屈，一朝識破無虛詞。首列齊侯鐘數字，用錫恒子作危器，恒桓借聲古通借。乃知此爲景公制，自古人臣著勳績，始制彝器答宣力。桓子無字齊奚功，易祿萬年加勳錫。我憶景公當是年，公室已卑陳氏專。五世其昌協策下，齊國之政將歸山。若使景公早此鑑，或知守禮思憂患。何至失刑陳厚施，晏子自晉歸納諫。此器已兆齊祚移，焉育于其代斯吾撫此器再嘆息，水懷遠誦全鐘詩。

伊墨卿太守

伊墨卿太守，乘轍由閩赴都，過南昌，賦別。
夜雨尊前酒，新晴柳外鶯。洪都三宿住，淮海十年情。子子皆孤子，嚶嚶是友生。此行廣陵郡，一路綠棠清。
嘉慶乙丑，余丁憂回揚州，時墨卿同年爲揚州太守，旋亦以憂去官。

用余家瓜洲紅船爲式，在南昌造船以爲救生諸事之用。瓜洲船乘風歸去，三日至瓜洲矣。
南人使船如使馬，大浪長風任揮灑。紅船送我過金山，如馬之言殊不假。我嫌豫章無快船，造船令似金山者。鄱湖波浪萬船停，惟有紅船能把我。洪都三日到江都，如此飛帆馬不如。

夏夜雷雨

夏夜雷雨，題楚夜雷雨鐘銘末本册。
楚夜雷雨鐘，鐘銘雷神之形。銘在鐘裏，篆跡雅古。宋政和中出于武昌，後歸秦檜家。今册中舊據乃王復齋所收北宋本也。豫章暑雨應時，農田大稔，清宵聽雨，偶題長句。

豫章農田正愁，團團升雲常夜雨。西山夜半轉雷車，天遣雷公伐雷鼓。雷公像象在楚鐘，政和榻本墨向濃。篆跡盤旋霄雷勢，每疑夜雨騰蛟龍。我尋鐘文三歎息，濕染千年墨雲黑。何時墮地見雷神，雷神象見鐘象書銘傳半國。今年雷雨動滿盈，有雷不震民不驚。涼宵淪老看古篆，雨聲喧喧隔鐘聲。

夏夜

新月淨如洗。夜花涼若秋。風前雙燭地。燼下一盤流。暑氣清將滅。詩情淡不收。竹床與蕉扇。欲得半時愁。

讀吳毅人前深鶴賦有正味齋續集即用見寄原韻和寄
浙海多區。元前後七年。相邸詞垣恩早。已西庚戌。先生為那柳堂。尚書之。師館阿文成公。第中元與。餘堂。先生當以。難。見。示。詩。壽高雅。詩。逾。健。政。抽。還。驚。句。未。酬。此。夜。雨。應。秋。燭。底。新。傳。見。先生。距。元。家。前。文。選。權。最。近。

題雪密園卷用去年韻
去冬今春雪太多。甚寒。慮有。及五月。麥大熟。且多。雙較者。秋稻亦大熟。斗米較上冬賤百餘錢。始知宜寒也。乙亥多雨。至小雪節。又甚寒。得二寸之雪。喜題卷中。

丙子
正月八日立春游百花洲
較雨量晴又一年。課農餘事課花田。時補。偶來水木雙清地。疑到蓬壺小有天。香破早梅知嶺近。綠爭高柳見春先。鹿勞自愧詩懷少。半日能遊便似仙。

小園蝶夢憶芳辰。如此林泉也暢神。四面樓臺皆近水。一家筆硯共吟春。香初茶半留連處。山色湖光滌蕩人。莫使宦遊忘物候。度江十二番新。余在江。見十二春。

春雨
半月暢春晴。翻生望雨情。東風變雲氣。密雨下江城。遙想匡廬上。應多瀑布聲。湖山一千里。處處起新耕。

百花洲春晴
曉來濃霧滿江城。緩緩春光滿滿晴。過午日酣風氣暖。水烟山翠不勝情。

百花洲課士作得花字
城裏瀛仙館。湖東隱士家。山林騰嘯水。木木滿清華。孤嶼亭亭立。圓波面面斜。樓臺雙有影。風月四無遮。地領千年勝。人栽百種花。香深雨露萬。色動雲霞過。客多題壁。春行偶散衙。莫教芳樹下。忘却課桑麻。以沈僧為句。脫形筆簡。嵌鏡於其詩。即以爲硯屏照墨也。刻詩代銘。

將山豫章赴中州過廬山作
廬山高連天上雲。雲天與山殊不分。香鑪峯裏雲氣。朝霞暮雨何紛紛。香鑪峯在嶺半。嶺高千。且嶺勢阿曲。向西北而落。居其中。其形殊不似香鑪。但其中雲氣常生。如香烟之出。乃悟古人所以命名。以雲香也。我行百里廬山館。遠嶺青靄近峯綠。東林秋落白蓮花。却向溪南望山北。家

舊草堂。惟留古木森豫章。香山草堂已無一椽。惟留唐木。西風嫋嫋下木葉。隨雲飛過天池旁。天池君靈不能到。勞人空使山盤笑。昨因霖雨拜疏來。長願山靈答明詔。但是西江夏旱時。定發雲雷灑龍瀑。廬山不列。夏旱。余撰文祭禱之後。遂出雲霖。雨。七月。將即印時。拜疏爲山。神請封祀。且前未致作祭之。奉旨封禪。廣濟神說。

大梁丙子立冬後一日。即得雪四寸。再疊雪窗圖韻。
瑞雪迎冬早。梁園氣已寒。吏民其清靜。川嶽各平安。願得來年熟。何愁撫字難。夜窗重展卷。素食詠河干。

臘前三日將出都。與野雲山人同宿萬柳堂。覺性開士方丈。曉行賦別。
承恩辭九陛。奉節戀天關。幾日蕭蕭。今夕聊徜徉。稅車過蕭寺。晚飯來柳堂。山人興逸。開士意亦長。是時近佛臘。永夜同僧房。空庭澹落月。古木含清霜。地鍾石炭。雙紙窗。律燭光。齋廚出。寒蔬。福。蕪。香。境。僻。息。羣。動。意。深。難。坐。忘。爲。言。五。載。別。屢。度。千。里。航。頻。年。變。漚。水。兩。度。歸。雷。塘。彼。既。慮。寇。近。此。亦。恐。盜。藏。滑。臺。快。擊。滅。時。那。東。雨。同。年。清。第。近。在。東。南。郊。將。士。防。禦。于。福。壽。之。間。語。長。緒。往。復。非。過。猶。慨。慷。前。春。柳。柳。處。近。在。冰。池。旁。春。深。野。桃。紅。秋。高。離。菊。黃。停。雲。寄。畫。卷。賦。雪。留。詩。畫。蹤。跡。青。清。遠。須。眉。今。老。蒼。短。夢。暫。歇。枕。曉。鐘。已。越。裝。征。途。送。遙。日。離。念。繁。中。腸。

十二月過趙州茶亭會舍
五度沒向走驛車。衝寒冒雪過僧家。買絲客去休澆酒。餽餅人來且喫茶。午喝未忘曾熟炭。雪途還記得浮瓜。請石老樹。惟開坐。尚把。星。霜。改。鬢。華。

丁丑
春日安陸道中。題王鑑畫楚山清曉卷。
我藏舊卷。閱楚山。清曉。身未到。楚山。安知此。境。好。今春來。武昌。苦雨。意。殊。惱。寒。食。渡。江。去。漸。覺。春。雨。小。行入。竟。陵。西。陰。雲。豁。然。增。近。嶺。已。飛。飛。遠。峯。猶。莫。莫。是。時。東。方。明。旭。日。將。加。卯。潏。潏。平。湖。湖。低。向。山。根。透。

新霽氣逾清。若浮海中島。一片綠沉沉。強半是春草。烟淨湖水明。山影向湖倒。碧鏡舒黛眉。給事逐茲巧。連村柳色多。入麥菜花少。宛轉登山樵。翻翻出巢鳥。始知望山色。城中苦不早。鼓枻下滄浪。青苔猶未了。橫看數百里。巨幅展江表。橫手卷宋人表名之曰橫看子。

隄口望蜀江

隄江本是願朝宗。底事巴西繞萬重。峽口山光青似劍。荆門水勢白如龍。吳船快放三千里。蜀客愁歸十二峯。莫問猿聲在何處。綠雲可待種芙蓉。

荆州懷古

紀南山外古荆州。一片江城渺渺愁。春夜梅花沙市月。西風荷葉渚宮秋。蕭梁書畫名猶在。巫峽雲來夢可留。豈有才人不惆悵。未應王粲獨登樓。

泊調絃口

布帆安穩楚江天。橘樹花香野嶼前。南望洞庭好春色。華容山碧水調絃。

荆襄雜詩九首

羊杜祠

羊杜督軍事。被服皆雅備。襄漢據上游。用此終吞吳。漢石有墓焉。晉碑何處無。襄陽漢詩碑。今尚存。本台碑。謂羊公杜公二碑。

鹿門山

隔水鹿門山。沙漲漁梁渡。渺渺滄浪間。隱君從此去。遠岫多松雲。鬱積幽人趣。

襄陽城

漢水以為池。滄蕩本天塹。何以三千年。屢見攻與陷。守取在人謀。慎哉以古鑑。

大隄

春風吹漢水。日落峴山西。我自城東來。青旗繞大隄。蕭然何所有。芳草空萋萋。唐以前都關中。道狹為水陸。故築此也。

武當宮觀

峯碑五百載。樓觀猶堂堂。老桂綴青子。春松生古香。羽士無反側。任爾耕武當。所遺遺漢玉虛宮及各處。皆有古樹。周庵老桂。高出三層樓。上水皆如神。補山以爲生計。時雖難。難滅流。千古之。

鄖中山

鄖竹萬壑山。民在山深處。賊平民微特。吏造新屋住。壘山復種田。春深麥遮路。白運賊往來鄖竹之時。民多逃亡。或結營山頂。本不須前明流民與賊相背。今賊淨民安。逃過數年。民安老林。壘山種麥及包谷。多造新屋。頗安樂。

橫江猶未極。歇息此鄖中。章華在何許。禾黍空故宮。惟有屈宋辭。萬古流春風。

荆門蒙泉

紛紛春月白。沉沉夜山青。鳴泉出石竇。清渠抱幽亭。何必登高臺。始講蒙卦經。山中有陸泉。山以卦名。余謂蒙卦。出泉之泉。有冒勉長進之義。故蒙泉也。一卦之象。不專一義也。

赤墜

千古大江流。想見周郎火。草草下江陵。匆匆讓江左。縱使不東風。二橋亦豈鎖。晉書。居三國志。疑年錄。謂曹操。赤壁之戰。二橋年皆三十以外。操必有續二橋之心。杜牧之詩是爲失旨。

萬園聽鶯

繁林千樹合。夏氣一山清。連巢亂絲羽。倚戶得嚶鳴。百轉猶未已。雙柑殊有情。羨彼谷居者。交交朝暮聲。

閩洞麻水師畢登岳陽樓

木葉西風外。秋光滿洞庭。波平萬頃白。露肅千山青。遠浦一何澹。此心相與疑。戈船人散後。楚客自揚靈。

望君山

終古君山色。蒼然壓洞庭。橘烟寒鬱鬱。竹雨夜冥冥。蘭芷因飄佩。魚龍何樂聽。莫教徒鼓瑟。多恐泣湘靈。

丁丑九月十一日謁南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瀟江夜雨連湘灑。午晴雲氣餘秋炎。南行不似重九後。風和川靜如春暄。山村竹路百轉。再宿始到南岳南。入廟拜神謝且禱。今年有雨無不。更願神功福三楚。豐年屢協魚鱗占。餘閒躋勝上石廩。羣峯接闕相間探。磴高嶺仄下馬走。遂隊扶過肩輿籃。天門憑石作壁壘。上封鑄鍊爲瓦甍。飛流直下絕壑底。千年不卷珍珠簾。風高氣繁殺凡木。但能擁腫生松杉。攝衣步上祝融頂。雲開石出何巉巖。七十二峯四千丈。匪底一一森青尖。昔聞湘中望衡岳。舟行能識九面巖。我今遠從巖上立。那見葉葉湘中帆。惟見帶水自轉折。一條白氣相吞涵。蒼梧地荒禹跡遠。山中近事差可談。少陵側身歎朱鳳。昌黎擲笏多憂譏。郭侯結廬在何處。烟霞留與張文潛。南軒新安雪中住。直同文定通洛濂。此外仙釋殊不少。我心鈍拙安能參。胸懷有碑索不得。奇文易出楊升庵。名山自念久遊歷。歲月動與行蹤添。嵩高二室昔陪雨。泰岱日觀早具瞻。竭來雙鬢雖未白。霜色強半生我髯。登峯幸門屢脚健。不扶銀鹿身猶堪。鴻雁若過試寄語。吾於五嶽今登三。

唐懷素綠天庵

蕉葉在何處。曲折入繁林。秋暖無黃葉。徑幽多綠陰。壁間狂草在。石上古苔深。安得住三宿。清宵聽鼓琴。

遊涪溪讀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韻

帆隨湘轉潯溪深，登岸欲摩唐宋碑。密林接葉山徑寂，青嶺當路垂秋絲。橋邊清波眼到底，亂石懸崖藏魚兒。蒼崖百尺懸于西，削成絕壁鳥不棲。碑乃魯國之所寫，頌乃次山之所爲。三千里外有水部，十四年後無太師。人贊地勝文筆古，過客墨揚爭灑揮。壁立積錢屹不動，安者見安危見危。江湖豈獨漫郎宅，又道山谷來題詩。各人忠愛各朝事，大都楚澤騷人辭。事有至難最可歎，靖康俄與靈武隨。惟有溪邊古漁父，欸乃湘烟無所悲。

過瀟湘合流處

零陵城邊黃葉渡，柳侯祠前多竹樹。布帆無恙掛西風，正是瀟湘合流處。瀟湘秋水徹底清，碧山如黛照波明。隨波轉望忘世情，翠鳥趁魚時一鳴。

自湖南零陵入廣西全州避雨宿湘山寺次日曉發

湘源山下借僧廬，翠嶂清流古畫圖。夜雨瀟瀟聽曉竹，曉雲夢夢望蒼梧。初冬黃葉猶依樹，百里青松盡引途。夾道古松，青蒼蒼天，百里不斷，其名爲引路松，其間又多雜以丹楓黃葉。怪底古人遊興好，聯翩飛過洞庭湖。並謂韓文公品仙曹唐范石湖。

擘經室四集詩卷十一

丁丑

桂舟三章章四句

毛詩風雅多三疊換韻之體，古人唱歎，必三疊而歌之，而後人罕效之何也。丁丑季秋，由楚入粵，登桂舟三章，聊學風詩換韻之體。

桂舟千里上巴陵，細雨斜風過洞庭。岳陽一望碧波遠，愁絕君山相對青。

桂舟千里溯瀟湘，細雨斜風橘柚香。合江一望淩波遠，人意詩情誰短長。

桂舟千里逐湘灘，細雨斜風下九嶷。峽山一望白雲遠，南海西江相見時。

登沙角峻嶒，閱水師畢，即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外洋，看大嶺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閱香山兵。

因題船額曰瀟舟

茫茫沙角外，巡海一登臺。潮向虎門落，舟從龍穴開。瀟帆乘夜月，火燄動晴雷。回楫澳門外，西夷迎節來。

初食荔枝

廣州五月天清露，荔枝園中摘新荔。碧葉猶連翡翠枝，紺苞急綻珊瑚蒂。尤物由來不易得，久遺詩人與佳麗。我今飽噉復何難，翻覺古人心太契。味中嫌帶醴酪香，新荔中微覺有酒氣，故白樂天云甘酸如醴酪。豈難微醒入柔脆。我性與酒不相中，欲使甘蕉共彈例。譽之固過彈亦非，嗜好酸鹹各生蔽。瓊漿迸齒清沁脾，且擲榴榔與藤嘔。粵人以檳榔共食之，難以調酸共食之。

節樓前木芙蓉

樓前幾樹木芙蓉，看到初冬更覺紅。海暖竟無霜可拒，堂高本有日常烘。千枝次第開相亞，三色參差變不同。最是晚晴廊下坐，一家人在此花中。

詠玻璃窗

紙護窗櫺已策功，玻璃更比古時工。虛堂密室皆生白，曲榭高樓盡避風。尺五天從窺去近，一方垣許見來同。儘教對鏡層層照，不用開軒面面通。疑畫幅裁花爛漫，勝晶簾卻月玲瓏。常留淨几香烟碧，分射深廊燭炬紅。隔斷寒塵明澗澗，看穿秋水影空空。雖然遮眼全無界，可是身居色界中。

肇慶七星巖下校武望石硯山

星巖何嵯峨，石室有仙殿。山南開武場，陣馬得平甸。歲寅節小雪，溫暖猶持扇。出城風滿旗，入埭草鳴箭。東南斧柯山，峽對羚羊轉。明霞冠翠微，流露電光現。石氣福生輝，文彩相與綰。儼若几案列，硯山當吾面。直史古今筆，共此一巨硯。踏天工如神，籌火巧剗剗。星華結三巖，水防截萬片。官求戒騷勞，民取任利便。新阮多鴉噪，劉賈竟殊賤。吾家舊紫雲，知自茲巖鍊。今日置船窗，似人返鄉縣。忠義老磨研，古人可想見。

伯玉亭節相，寄示臨安中夷紀事詩書二首

元老奮天戈，平夷堵穴過。將軍依大樹，百姓種新禾。斬關勞諸葛，收微倚伏波。若非公速捷，吾亦誓莊河。

時粵西

昔與相國同官，時事秋冬，同登香榭，滿庭余故有一枝竹，題此。

白梧州泮灘江經龍門劍窰之險

桂林山南衆水聚，聚水成川必流去。穿窰破峽挾石開，百折千回自成路。此路惟許清灘通，誰使連舟向灘沂。天寒水落石更出，直下龍門如瀑布。水底森然劍戟多，石與水爭激生怒。來船不戒偶一觸，立見欵沈亦何遑。逆行難離尙少虞，順水飛流每多誤。去年鼓棹險不知，今日重來人始懼。我家珠湖烟水平，小

疑忘機落鳴鷺。過灘人倦夢初來。夢到波亭狎鷗處。余家北湖有三十六陂亭。

桂林微雪巖窗倦韻

桂館逢殘臘。居然刻意寒。山情太奇峭。民事本平安。集霰一何急。迴春應尙難。嶺雲殊惱意。繁牒碧闌干。

桂林除夕憶雷塘庵僧心平

每常歲暮多風雪。是憶雷塘老衲時。雲色昏寒低石馬。濤聲鳴咽起松枝。巖門梅樹開猶未。精舍蒲團坐可知。本不能如僧伴住。桂林何況隔天涯。

己卯

隱山三章章四句

余生辰在正月廿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謝客。獨往山寺。嘉慶廿四年。余歲五十有六。駐於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於城西唐李渤所闢之隱山。登降周回。串行六洞。袁泉讀碑。竟日始返。竊以爲此一日之隱也。

隱山之峯。蘊軸可容。一日之隱。客不能從。

隱山之北。覆巖幽澤。一日之隱。栖此泉石。

隱山之中。雲岫四通。一日之隱。我辰所同。

八念

我念雷塘北。庵樓對瀟波。雷塘即漢香齋。瀟波即漢香齋。松楸阡外路。霜露墓前碑。每遇歡華境。常思闕淡時。昔年翹足臥。幽獨避人知。

右雷塘庵

我念樓下。廊廡窗復深。詩書秋客意。金石古人心。自我閉門去。是諺憑樞吟。卻留經詰在。聊復擬珠林。

右隋文選樓

我念珠湖岸。先人舊草堂。到門布帆落。曳屐板橋長。偶捕鮮魚羹。旋春新稻香。農鄉好賦賦。那得久相忘。

右珠湖草堂

我念祠樓上。西窗對墓田。俞度橋祠樓。西窗陳家園。墓及江夫人墓皆三里內。小橋橫白水。老樹帶蒼烟。歸夢曾三宿。鄉心在百年。杜公有圓石。收與郭香鑄。蘇刺華山。碑在樓下。

右北湖祠樓

我念平山路。清溪十里源。如將萬花谷。并作一官園。烟月家家舫。樓臺處處門。卅年閱川賦。邱壑不忘觀。

右平山

我念康山上。高堂出女婢。奮題思白筆。雅集隲書詩。竹馬曾遊處。蒲帆屢過時。故家惟此在。悽絕失蘭池。亡至江夫人家園有蘭池。今兄弟無人。蘭池廢矣。惟此山爲其從弟來耳。

右康山

我念曲江山。亭中王子猷。詩鈔千卷富。竹看萬竿修。紅雨桃花漲。黃雲稻葉秋。所思殊邈邈。曾此泛虛舟。詩人王柳村於江洲。子猷曲江亭。柳村選詩千卷。

右曲江亭

我念木蘭院。廢城陪故宮。一林黃葉樹。千載碧紗籠。禮塔思坡老。聞鐘談敬公。墓庵殊不遠。香火老僧同。廟未闕院。即玉樓題詩處。禮塔墓庵。庵不遠院。僧心平。畫堂墓庵常住之。

右木蘭院

登桂林棲霞巖隱山諸高洞

奇峯陽朔盡如簪。一路簪峯到桂林。聯文公有帶水簪山之說。足力尙能躡此勝。山容真可駭人心。隔林已見星門迴。波出岫雲籠入岫風。巖皆有洞洞皆通。敢來月窟天根裏。竟到山腰地肺中。九曲穿行人似蟻。兩頭垂飲石如虹。偶因尋得桃花路。東洞外。多桃花。不料潛過絕壁東。

春風幾日滿天涯。平野村林盡有花。流水晴光更搖漾。夕陽暖翠不成霞。人齊飛鳥萬千尺。城象盤龍抱萬家。爲喜盛時留靜靜。佛泉宜煮瀟溪茶。

六洞唐賢共隱名。何能吏隱臥山城。但教識得林泉趣。自可消除市獄情。道路會須還坦蕩。峯巒毋乃太縱橫。驢鞍頗憶衡湘北。萬頃重湖一掌平。

桂林春望

榕門二月雨餘天。曉霧新晴嫩可憐。山色淨時烘暖翠。李花樓閣鬱春烟。閉門豈是陳無已。懶讀將同邊孝先。不爲秀峯留我住。寬窗關已著吟鞭。

桂館春夜初晴

才見春宵晴後天。流連光景未能眠。月如停處當頭近。風到和時撲面圓。廢園竟無花一朵。荒塔惟有石千拳。閉門守黑猶非妙。白不須知是妙玄。

憶江南春

五嶺數千里。氣候判南北。廣州三冬時。雜花已春色。花色既不雅。香氣亦頗奇。入春每驟暖。否則冷雨逼。

今春在桂林寒氣更鬱寒不見韶光來常愁嶺雲黑中惟三五朝放晴雨暫息桃李強自開豈敢風雨力
江鄉春最暢花事苦相憶風日暄和時香重豈何極斜陽踏芳草光景舊省識始悟江南春明新不可得

送春日去桂林

人在天涯送遠春遠春還送欲歸人風光漸掃細絲雨雲水原隨淡宕身玉筍參多通桂驛木蘭舟小翠
榕津祗憐花事成狼籍那有殘紅上繡茵

柳州柳侯祠

柳江猶抱柳侯祠定是風光異昔時青碧綠荷非舊日黃蕉丹荔有殘碑徙移故蹟頻消遠想望高樓合
詠詩多少文章留恨在鶯啼花落又羅池

龍賓道中

柳南山水接龍賓更度梓河問遠津青草氣香疑有綠綠榕陰重情無春當年木客曾詩客今日猶人是
稻人四月畚田耕種畢此間久已不文身

上林道中

木棉林外鷓鴣聲人與青山相抱行三面翠屏方翠畫一行白鷺更分明烟消斥埃郊軍射水滿畚田種
婦耕自古百機穡遠徵莫將容易說昇平

由賓州至邕州過靈峯關觀狄武襄進兵處

宋史狄青余靖廣源州蠻等傳載青破僂智高事甚詳李謙長編曾彙錄所載亦為得實惟沈括
括夢溪筆談一段為世人所口炙者余昔嘗疑之今親至邕州知其侈也筆談言智高守窺崙關
按上年十二月鈴轄陳曙戰敗于金城金城在關之南曙兵弱而少若智高固守關曙必不能至
金城惟智高狃于金城之勝所以更不分賊在此為守備故會眾雜錄載青之言曰賊不知守此
無能為也筆談又言青值上元大張燈燭欲燕飲三夜次夜二鼓青稱疾潛出至曉座客未敢退
忽報是夜三鼓已擊崙崙矣此亦謬也余今由賓州九十里至關頂由關頂四十里漸落平地為
金城寨由金城至南寧府即邕城尚有六十里而歸仁鋪距城北僅二十里若武襄十六夜二鼓
出賓州登三鼓即能到關賓州又何以曉即得報今以道里及時日推之必是十六日暮謀已報
關無守備武襄遂夜冒風雨而出即使騎速亦須五鼓到關方夜出時必留密令步兵十七日
曉發非奪關後返報也步兵約十七日午後可到關可至金城十八日曉行午前可到歸仁
所以一戰即勝也狄青傳亦惟言整軍騎一晝夜絕窺崙關出歸仁鋪耳所言飭者自是指前後
之大軍而言固未嘗張燈為三徹夜之燕飲也武襄到賓即斬失律者三十二人而陳曙之敗余
靖實迫之武襄不能罪同列而斬其次所以桂人哀之而立廟王明清揮塵後錄有蘇東坡謂陳

崇儀死非其罪之語夫斬將士至三十二人之多雖曰明罰然旋為三徹夜燭燭之燕飲恐無是
情藉曰僞示賊以暇恐賊謀未聞而軍心先惰故示其五日糧元宵犒兵或有之三夜燭燭座客
待曉武襄未必如此沈括所說非盡實矣余觀崙崙關不甚險惟山谿迴復數十里宜防伏兵謀
者非祇謀備關與否尤以謀有伏與否為急若有備伏遂不進乎余思武襄必有伴攻正道潛兵
越行間道之計今按賓州西南行由武緣本有路可達南寧城特多百里耳又按余靖平蠻京觀
碑及平蠻三將題名碑皆言正月己未青至歸仁鋪賊舉衆出城拒戰大敗之宋史仁宗紀則以
為戊午日當以碑為得實宋史皇祐五年正月壬寅朔己未正是元宵後三日乃正月十八日也
余靖碑誌又言追奔十五里是也宋史狄青傳言追奔五十里亦誤也由歸仁至城僅二十里此
碑之所以勝於史也

皇祐三年冬武襄入西粵蕃禁合土兵師集歷三月文臣不相牽官官不相視三十二罪人毅然縛而殺
降敗靖追之有廟祀鈴轄一戰大成功軍制明賞罰我今來賓州武襄所頓歇豈為宴上元必待謀而發
我來窺崙關武襄所奪謀知賊無備靖河未及察若其備伏嚴此險難直達間道在關西倂攻且潛越
我來歸仁驛武襄所遣伐山平蕃騎使左右易馳突賊氣失標牌軍聲動刀鉞此戰以馬上刀斧
城武襄之所拔諸朝數旅人智高已夜脫武襄料賊明騎賊使步賊武襄在江已請諸藩賊
出決倉猝武襄得地早過險勢莫遏武襄防患深不遑窮其窟戰績載史書雖曾識頗末若非見地形游
談誤沈括

下橫州烏蠻樓船齋此間伏波橫海去合浦獲徵還人拜磯頭廟灘噴水底山篙師能撥險激刺出江海

嶺南荔支詞

嶺外書傳唐伯游（蘇文忠公嘉文賦詩自注）漢水元中交州道嘉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換奔騰死亡羅延賊毒蟲之害者
見交趾七郡嶺南荔支龍眼等為嶺南州土地炎熱蟲毒最熾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
升殿未悉延年益壽云云（後漢和帝紀）元興元年唐元上香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本宗廟初有進者宜愛民之本其致
太官勿
風枝露葉漢宮秋（荔支賦）風枝露葉如新採（三輔黃圖）漢武帝破
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得名自交趾移植自株于庭如何天寶年間事（通鑑）天寶五
載移之（通鑑）欲把涪州換廣州（荔支賦）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荔支取之（通鑑）用蘇說
中道取涪州荔支自午谷進入（胡三省通鑑注）用蘇說
人道驪山驛騎長涉疑不是嶺南香渭河自古通扶荔（唐書）唐武宗時由揚州入斗門渡淮入汴由汴入洛由洛入渭
而後始實飛騎一晝夜可至長安（通鑑）天寶五載天下風靡以嶺南節度使
交若云馬上七靈夜必無此步此路難喘張九章（唐書）張九章傳其第九章（通鑑）天寶五載天下風靡以嶺南節度使
張九章真最性實為之舉應在此時（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廣州南海郡

士真嘉支考東西川土真皆無支又樂志載南方遊嘉支字若是蜀其當云南方也又杜子美詩憶昔南
海使奔騰嘉支又云南方每據朱櫻樹此數語已為確實況于美生於唐代目擊其事其為嶺南之嘉無疑矣
尤物誰曾比嘉支（蘇詩初查嘉支詩）不知天公有意無道此尤物生海
曲江風度那相宜（唐詩張九齡傳）安執馬
料應自悔初年賦錯與掖垣人說知（曲江集）嘉支賦序云南浦都出嘉支每至夏季其實乃熟
狀甚堪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四掖嘗其稱之

新歌初譜嘉支香（新唐書樂志）元宗幸臨山樓賞紀生日命小部樂樂
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嘉支因名曰嘉支香豈獨楊妃帶笑嘗（杜牧之通雅清宮詩）
來應是殿前高力士（唐書宦官傳）高力士潘州人潘州今高州最將風味念家鄉

紅雲宴罷有降王（十國春秋南漢後主本紀）大寶三年帝命嘉支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嘉以為常（宋史劉錫傳）太宗
為諸降王長馬上海鞍入大梁（御批通鑑輯覽）能性巧絕其寶貨燦然之餘尚存珠玉四十六顆皆以珠結成物此果竟
太宗大矣（十國春秋南漢中宗本紀）乾和十四年周道使來時帝欲盛誇嶺南之強館接者遣使者以
難降待去自應也號小南強（十國春秋南漢中宗本紀）乾和十四年周道使來時帝欲盛誇嶺南之強館接者遣使者以
宋利文其名曰小南強蓋禮之也宋時後主入汴諸臣不識壯丹有朝臣謂之曰此名大北勝蓋

不妨長作嶺南人（蘇詩）日曠嘉支三（太平寰宇記）廣州居南海之中漢置儋耳郡以其人饒銀
百願不妨長作嶺南人儋耳郡冠竟欲真（蘇詩）在廣州有椰子冠詩云更將空殼付冠師
南食昌黎歸去早（韓昌黎集）有初南食歸元十八條律一首樂雜此詩但言椒橙魚蛤未會真夏復探春（蘇詩惠州
探春先種樹
買夏欲歸園

端倪從出本天然（明史陳獻章傳）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獻章之學以
靜養為主其說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發出端倪類明珠露下圓靜裏工夫誰領得江門
真有嘉支仙（廣州府志）江門海在新會縣城東北十五里寨白沙講學于江門
世人稱為江門之學白沙嘗就嘉支樹吸其露作詩云我是嘉支仙

不須誇畧尚書銜懷核歸來味共參（廣東通志）今粵嘉有名尚書懷核者
乃明進若水從風亭懷核歸于西樵此是白沙真種子（明史方孝孺傳）帝
為端日城下之日夜必不降幸勿
殺之粉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甘泉浸得水枝甘（廣東通志）進若水字元明增城人一時學者稱為甘先
生甘泉乃白沙弟子學中凡近水之嘉支名水枝近山名山枝

賦得喜雨課兒擬作
得雨如何喜民心造物知疾雷消亢氣雄霓展愁眉翳切誠求後情酬仰望時欣欣方被澤物物已忘飢
治粵憂歸我名亭力在誰還因天子德儼渙遍蠻夷
夜宿清遠峽曉登峽山飛來寺

嶺水願南歸曲江故相曲將與海通波又受峽山東新秋浪瀾瀾清遠碧如玉古寺何飛來高出二禺麓
歸猿夜半啼老樹終年綠欲登阮隴選截取伶簫竹更陟雲臺峯披雲望晴旭願得此處山必宜著我足
北馬有阮隴多竹簫志有雜語
靈臺二字今不存余補亦立石此山閱世人今古若飛速人自去來耳山寺無往復
英德道中

殘暑難消白露中蒲帆猶自趁南風孤城古塔三叉水遠雨斜陽半截虹生翠石看翠玉染泥金霞愛容
天煥鑿窗盡日閒如此翻可行程著靜功
度梅嶺

郵程猶畏暑乘夜度梅關雲氣更成嶺星光能照山事停心少靜途遠力愁騰試向梅花語開時待我還
東林道中詠肩輿中桂花
洪都樓桂綻新黃折向肩輿石路長何異桂林三百里行人步步得秋香
籃輿未肯留蓮社五柳先生自有家若是桂香應小住料因不愛白蓮花
過澗水

禹貢東陵即爾雅之東陵賦此大陵在大江之北不應迷失蓋東陵即廣陵自合澗水由巢湖入
江合肥地勢平衍至潁州清流關江浦近江為陵之中江都東及秦州為委長數百里此陵不與
安慶桐潛相連為有澗水界之甚分明也禹貢曰至于東陵東迤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然則大
江向東北流將入海之處最長大之陵非此山而何此山非東陵而何古稱南北曰輪東西曰廣
廣陵稱廣正因東西甚長至于東陵東字則對四方之陵而言也

禹貢東陵爾雅收清流關直到揚州請看灑北淮南路此是東陵西起頭
鳳陽潞阻夜泊
洪流下商壘浩瀚失平楚野岸不知名危橋泊何所瑟瑟淮南秋瀟瀟夜深雨我亦感江湖燈前意千縷
那堪鴻雁聲嗷嗷又遶渚
宿趙北口

紫極星垣近望中七千里路暢西風得看兩次團圓月才自南雄到北雄
正大光明殿萬壽宮蒙恩賜賜杯酒恭紀一首
萬壽稱航金殿開至尊手賜亦松醴膝行前席依龍衮首戴深恩仰玉杯既醉福年真樂只載歌感拜亦
康哉敬將慈惠繼巨意溥灑仁膏到越臺
渡淮有懷河北諸公

九月黃流楚岸低迴波又見下青齊馬踏去處皆秋水鴻爪回時已雪泥歸夢快醒湖墅上停雲愁在沁

團西春深聽琴單續好使桃花漲舊隄

借仲嘉宿雷塘庵樓

空山雨雪獨立時何人至此方能悟情迴意迴得返真世俗那得知其故松楸多風草多茁暫來灑涕樓
雷塘墓門夜露月少光庵樓翳鏡寒對床官遊光陰最飄忽支枕阡岡能幾月村屋荒雞叫明發弟入江
城兄往粵此間雪還寂無人豈換初心對華髮

結蘇亭于木蘭院竹南古銀杏北

修竹園若屏古樹高如塔木蘭北院中綠陰翕然合孤亭一笠新茶甌復繡榻風欄終日閒吾不如老衲
舉以闍坡公相呼可相答

遷樓蠅梅

六載游踪未到家春時每憶遷樓花今年得在樓前過黃蠅梅開鬢也華

借張支塘維步過渡春橋小憩倚虹園

幾年不到平山下今日重來太寂寥回憶翠華清淚落永懷詩社舊人彫樓臺荒廢難留客花木飄零不
禁樵剩有倚虹園一角與君同過渡春橋

風雪夜行擬陽江

荒江走頹波昏月弄寒色飛雲帶雪來長風起東北我舟逆流去超越殊有力遙夜速水程十二時行四百餘里六晝夜自

廣州至 龍索敢斜勒喧聲澎湃海濤窗月復黑危坐待晨光長燭幾回刻

舟中望廬山

殘夜滄江雪匡廬頂上明曉來青嶂外疑是白雲生全奔虎溪迹多涵鹿洞情此中吾道在難與淺人評

由南康入藍澤

兩年詩卷住南州未向彭湖鼓棹遊今看匡廬得真面竟推左蠶作遊頭沙光明淨居陽島雪力清強促
夜舟欲向浩翁問詩派橫流可要挽江牛

宗舫

予舊造紅船取宗整長風之義名曰宗舫為金山上下濟渡救生諸用三面使風最為穩速十數
年來創使遠行竟往來湖北江西諸地而江西蕪湖等處亦仿造之為救生之用所救者多近年
宗舫之外又增三舟子名其一曰滄江虹一曰木蘭身梅叔名其一曰曲江舫己卯冬予由揚州
乘此七日即至滕王閣下曾奏言此行之速而上下江長官趨公亦聞有乘此始能速達者換舟
赴留留題二詩

金山飛棹本名紅我道來回楚越中帆脚遠行須把定莫教孟浪願長風

滿江晴雪幾舟紅似似唐人舊畫中

子橋頭萬里浪滕王閣下一帆風

梅嶺張文獻公祠看梅花

嶺南古梅祠下到此已如到家欲問曲江風度料應即似梅花

度梅嶺用前韻

古梅開扉嶺芳訊動江關寒減度州水香先庚浦山落帆納驢臥登鷗竟忘屏細雨澆花裏人從天際還

庚辰

望遠鏡中望月歌

天球地球同一圓風剛氣緊成盤旋陰冰陽火割向背惟仗日輪相近天別有一球名日月影借日光作
盈闕廣寒玉兔盡空談搔首問天此何物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為山明者水舟楫應行大海中人民也
在干山裏其夜當分十五日我見月食彼日食若從月裏望地球也成明月金波色節衍善談且勿空吾
有五尺窺天筒能見月光深淺白能見日光不射紅見月不似尋常小平處如波高處為許多泡影生魄
邊大珠小珠光皎皎月中人性當清靈也看板星同五尾也有時人好子弟抽鏡窺吾明月形相窺彼此
不相見同是團圓光一片彼中鏡子若更精吳剛竟可窺吾面吾與吳剛隔兩洲海波盡處誰能舟義和
敲日照雙月分出大小玻璃球吾從四十萬里外多加明月三分秋地球大于月球四倍地月相距四十八萬餘里

雙羽歌

神鸞之品亞鳳皇和鈴振響何鏗鏘前年曾說到衡嶽雙音一串疑歸昌前年衡州有大鳥飛鳴鳴鳴鳴鳴
異彩那得見片羽不得留清湘今來嶺表控桂海仙翎頗出暹羅航焦明振振搏如帝不入翡翠千金裝
翅修三尺尾五尺更比孔雀金花長連錢珠眼二十四駘青舞舞開吉光其四眼不及孔雀之金翠但一羽有二十四五眼次相連古人
乘雷向海精況此肅肅威儀翔一揮筆几俗塵遠宛然長麗飛女牀

端州北巖綠硯石歌

綠石巖在高要七星巖北在羚羊峽西北數十里粵人以綠石為不饒墨然余所鑿之研硃膩而
發墨王安石詩云鳳池新樣世爭傳況以盤溪綠石鑄是北宋已有綠端石矣宋人皆稱端溪為
盤溪故梅堯臣端溪圖硯詩云案頭盤溪硯其狀若圓璧
端溪北巖藏硯硯苦滿烟生暖如玉何人剖玉出山來更比端州江水綠春波綠淨睡不可山石綠肥有
雲葉清風吹落筆牀邊還是沈沈雲一朵窗前蕉葉接梧桐可憐顏色絕相同李賀休歌踏天紫南唐漫
品細絲紅結鄰稍遠蓋羊峽墨池裝入香檀匣怕傳新樣出盤溪豈有刑公可為法

桂林陳相國元孫繼昌中庚辰狀元且爲解會三元廣西運使方伯有詩紀盛和韻一首

文運原因天運開一枝真自桂林來盛朝得士三元瑞賢相傳家五世才史乘慶會合名字時方伯與狀元本名守恩因

人占佳氣說樓臺廣西真院前大樓久傾以爲廢已若從師友論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近科狀元

粵西平樂峽中將立龕其清陳沈及陳繼雨餘秋乍新灘江瀾鳴急殘雲臥半山松際一何溼清瀟弄飛泉雨巖夾水立襲人山氣涼空翠入呼吸

新秋夜行陽朔灘水上

千峯如九華直立皆千尺向暮森青尖入夜瀟深碧一水相與漾淺漱峯根石餘波拭玻璃淨照天影白

此時秋已新涼蟾半生魄玉宇淡雲流檜花何歷歷斜看露脚飛夜氣溼將滴幽草生暗香蟲喧破山寂

何期來此間清景得今夕停卻扇與鏡野風透絳綵

庚辰嶺南除夕龍鼎忽已升舉世一棄臣官幾何年兩遇此大事義觀德殿道路昔猶記深林闕寒雲彷彿入夢寐

先皇廿五載功德滿天地我朝五元年皆有兵事議順治十八年有鄭成功等海寇李康照六十年有烏魯木齊

惟今歲庚辰四海靜車騎若非德力全安得臻邦治文武紹前徵明白付神器繼聖又有望大仁復大智

在昔姬周時世德隆于四不聞成康後重光永昌熾臣昔在翰林叨以詞筆侍豈期斗臂才久受節鉞寄

今夕是何時閉門散羣吏急景摧人心縱橫抹涕泗黯然寒獨前殘夜勸初志

辛巳

西齋待月南海月尤近虛齋先得明花香才淡掩樹影忽從橫小徑三回折閒階一丈平此時聊自憩涼意在林筵

壬午

過合肥見陸廣文繼特出示文集談杭州舊遊

廿載才名博此官省君清與甚相安著書絕勝芙蓉鏡卻病無過首稽盤舊日池亭如古蹟故人詩卷得

新刊嘉慶初定香亭學友如張子白張長聞江浦勞勞似我君休問試將霜鏡付與看

壬午述職歸過珠湖草堂

畫車畏炎鳴夜騎雷雨滑脫然舟入湖如魚縱活潑落帆到草堂烟波接雲閣結亭黃鳥隔新結草亭一笠

避暑坐清樾平日懷鄉人今朝此暫歇情未待夕霽行沙弄明月于橋上可坐而

東坡室四集 詩卷十一

九一七

東坡室四集 詩卷十一

九一七

及門陳雲伯文述爲江都令尹邀遊焦山作詩卽和雲伯韻時同遊者王柳邨僧借庵令尹之子裴

之柳邨之子厚余弟余壬戌秋送潘君焦山詩云他得暇訪雙鼎帆帆一片橫時得暇或相訪雲帆一片橫金焦好山成舊約勝侶會高情僧老詩仍健江深暑亦清

何當遊外史還石共題名

西南風阻留住采石磯太白樓

南風連日阻江船太白樓邊水接天且借詩仙樓檻下橫鋪一榻納涼眠

謝宅青山近可攀朝朝風翠入樓間飄然詩思生花筆一朵蓮花青敵山

樓前夜夜月輪新不見扁舟捉月人若把古人較今月謫仙應是月前身

東風偶轉晚涼生急掛長帆趁月明月下看山青更好可能不憶謝宣城

大姑山阻風看月

南風吹山北巖橫紅船逆流也不行紅船非上水正頂風皆可偶然驟雨洗湖熱月出蟲東還夜晴大姑山

南水萬頃放船一望何其平月與水平我平月金波玉浪碧光精須臾轉出碧山頂冰輪碾塔如有聲星

漢西流過蓮背斜飛露脚涼晶晶秋風秋色渺何所夏氣不退誰能爭涼船燈火客船笛夜來且識江湖

情陰陰俗拙坐不飲余不能酒半但著水枕睡便清廬山夢高月將墮彷彿芙蓉開玉京

藍簾展船好

阻風大狐塘兩日每至日落便放船出湖乘涼待月

落日放船好彭湖百里寬山如螺子黛浸入水晶盤窈窕不須問蓬窗撒盡看還當就明月涼洗浪漫漫

大暑節坐滄江虹紅船由江都直達洪都江湖夏闊月明如晝或阻風太白樓下盡看青山夜臥皓

月或乘風馬當山外夜濤湧俄頃百里紀以一律寫留船中

可是江天夜夜虹綠帆紅船皆油一路月明中開窗遠接滄浪水握花初迴船簾風銀漢微明低入海匡

廬深碧上連空米家書畫尋常事莫與雷家劍氣同

香稻米飯

家鄉香飯一孟多半耐嚼嘗半耐嚼似到水田聞露氣稻花開處有殘荷

大榕

秋暑午猶烈帆影何彤彤牽船拆轍水篷低喝難容安能有美樹使我船可覆前川忽東轉臨水多大榕

盤根岸涵涵翳蒼波溶溶藏舟入榕底愛此涼陰濃交柯復接葉老綠盤盤重漁人與舟子榕下間相逢

何時解纜去且待上下春前江有新月相約采芙蓉湖南南嶺縣

述職後謁昌陵回粵七月度梅嶺再登梅嶺寄韻一首

春渡滇江水。秋旋庾嶺關。新恩咨桂海。沉櫛哭橋山。君聖初行健。臣衰不敢孱。朝廷有聲教。仍求德威還。
余撫浙江江西。皆曾修建鄉關號舍。今督粵。粵函號舍七千六百餘間。更湫隘。皆改建寬大之。秋兼
撫印。監臨鄉試。書誌一律。

廣廈何曾有。高閣聊開矮。屋庇孤寒。節交白露天。猶暑氣吐背。雲地忽寬。爽垲竟德。邊舍樂。風簷頗似在
家安。他年多士兒孫住。可識從前坐臥難。



羣經室續集自序

元四十餘歲。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竊不安。曰。此可當古人所謂文乎。僭矣。安矣。一日讀周易文。恍然曰。孔子所謂文者此也。著文言說。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經史子區別之。曰。此古人所謂筆也。非文也。然除此則可謂之文者。亦罕矣。六十歲後。乃據此削去文字。稱名曰集而刻之。昭明選錄。歸于文。讀當書。諸周。公。成。秩。無。文。始。知。詩。之。稱。文。自。此。始。著。成。秩。無。文。解。

又十數年。積若干篇。至七十六歲。予告歸田。以所積者。刻為續集。不肯索序于人。抵于此自識數言。以明己意而已。前集所自守者。實事求是四字。此續者。雖亦實求其是。而無才可誇。無氣可使。無學可當。考據之目。默然退然。自命為卑。毋高論四字而已。

道光十九年歲次己亥。節性齋老人阮元自識。

羣經室續集 自序

羣經室續集目錄

- 卷一 續一集經
- 堯典四時東作南僞西成朔易解
- 釋圉
- 明堂圖說
- 孝經郊祀宗祀說
- 帑禮餘說
- 大雅文王詩解
- 咸秩無文解
- 釋侯
- 釋來
- 左傳引康誥解
- 釋訓下篇

羣經室續集 目錄

平秩曰平在者爾雅曰在察也此在即在在璿璣玉衡之任義比平秩尤專重也是此四段共四十六字皆言天象實測造曆之法亦即用日月食四方一齊辯驗之法

交食之候有食分深淺有食時早晚有起復方位此非四方極遠數官同時並測不能相與而驗萬世

天算皆始於此也

唐開元元年至元我朝唐曆皆分地實測之益遠而準者皆唐虞之日月星辰遠近交食不及於此

東南西由日觀發歛辨秩之而得中氣之盈由中氣以授朔數而作之爲之成之也朔則由合朔之數辨在之而得朔數之盈以授中氣且得日月食相交易之數也故下文即并四方測算既定者而命之曰汝羲暨和共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

釋此句則知當時本定朔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爲閏非如春秋時歸餘于終及秦漢皆用平朔平氣否則朔名何故必以日月食之義造之閏月所置何以不曰定歲終而曰定四時也是故當時有定朔定氣原雖知而由造朔置二字及以閏月定四時句釋之則

周禮馮相氏掌十二月二十八辰二十八星辨其序事以會天位如康成引尚書東作南爲西成朔易以爲序事會位之注此鄭氏注未以東作南爲西成朔易屬農事也何也馮相氏所序之事斷非農事是元說似與鄭氏意合也保章氏掌日月之變動即日月食也所與尚書不同者麻法在周爲因故不過辨其序事志其變動而已若羲和則是創造曆法之祖故曰作爲成朔也觸夷鳴谷味谷幽都自是地名南交則其初本非地名所謂南交者亦以夏之日行交出於赤道之極北二十三度半確爲中國極南致止之處因此起名義也

交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午表北影從同止同也其始雖非以地名起義然後人因此即定爲地名交趾曰南交州皆沿其義而名之也蓋曰夏至之日交極北止於此南地也猶朔字但因上古專司日月合朔在北而虞夏時即名北爲朔方也

孟夏曰南交黃赤二道隨節氣以成交距月與日會皆有交道

日月于南而今特著南交者蓋專言夏至日永之黃赤道交以定極南致止之位也平秩南爲者言辨次南方之日觀及日月之交而造麻法也敬致者即周禮冬夏致日孟子可坐而致之致此言測夏至之日表景至短北來止此也冬則與此相反而相比可省文矣虞夏書備言置閏渾天

七政中星諸法不應于定朔日食之法這不一言及之不知古聖人以日月食爲災異恐懼修者然其食也本有一定之繩度雖有一定之繩度而天象示變之時亦適與人事相應聖人知之而不詳言之惟包其事于秩任之中而以朔易二字寓其法故唐虞羲和之道于後世之法無所不包若天算不密食不在朔而以爲異或知食有一定而不懼天象之變皆非也詩曰十月之交此交亦言

日月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情事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與內有字何以遠從月或造字之徒直平周詩始見自有食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自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不過此也凡造字皆有初義其字見于何代則其義即起于此代之前朔置有三字因然義起于唐虞之前矣又

如雙字亦見于虞夏書說文曰雙字亦見於周禮亦專爲日食而設言日月食偏見不全也且其者即今朔時帶食牛見也有字雙字皆日月食造字之初義也

有雙在下汝羲暨和乃假借字用之也然則許叔重解朔置二字始以曲爲始蓋疑臣之說耶曰周禮以日食爲變漢時尤因此多所省說故叔重反收說置二字與尚書五行傳合而不能言朔有定也又前篇月節與魄同月全魄乃魄漢書律曆志曰死魄朔也凡由晦而朔即爲改革之象焉從革得音且其義故易曰天革而四時成周易六十四卦而以治明時之革者豈非以爲變乎際定四時日月食皆以朔易月節爲本易曰革曰日乃學國已者改也改從已得音得五革者改也此已日乃字之已通通借爲己之已故六二曰日乃革之而九四則直著之曰有孚改命交收命即湯武革命也改從已從內革改變皆一變之也

是詩也可以明虞書交朝之義矣此解乃元多年蓄念未著于書甲申歲貼此經試學海堂多士無見及此者乙酉歲白露節雨足秋涼始筆之爲篇

周禮太史圖月詔王居門終月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案此門皆明堂之門也虞夏以來之古禮也然此惟月朔行朝禮時暫居之暫立之以終一月之政事耳若堯謂常居之常立之以終一月無論郊外明堂非王者常居之地即城內路寢亦斷無居門終月之事未可以辭害義也

即居嘗屬左个編居行朝禮也明堂分東西南北十二堂各於何月後置閏王即當以其方之門居之立之明堂之法與麻法相關也周禮惟言閏月王居門中而不言十二月所居者已括于朝告朔一句之中鄭氏注此曰於文句謂之閏許氏說文收閏字於王部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

閏月居門中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案此許鄭之說皆是堯舜以前之古說元著明堂論由周明堂月令溯至黃帝神農或疑明堂月令乃秦呂氏之說即使周有此制而堯舜以前未必即有十二堂之制非也禮逸篇王居明堂禮鄭氏康成以爲殷禮引之以注月令可見王居堂个門皆上古之制且管子尸子呂覽淮南子等書或不可據尚書虞書亦不可據乎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閏字始見於此此明則是王居門中之字會意確無可疑若唐虞以前不以無中氣之月置閏又無明堂王居門中之制爲倉頡已造此王居門中之字乎故唐虞以前明堂堂个之制不可考而可據閏之一字以定之沈虞書所謂寅于四門闔四門者舍明堂更以何門當之是故虞夏書內字字皆可考據即一閏字而古麻法明堂之制皆明矣

余嘗與東作南爲西成朔易考已言及堯舜時本有定期定氣以無中氣之月置閏矣以此證之更合矣余謂明堂論已言郊外明堂與城內路寢有別矣以此證之更合矣黃帝之時豈不知或主節氣或主月朔二者皆可以授民時乎黃帝堯舜則主十二月朔爲歲以無中氣之月置閏成歲者彼時雖仲夏和仲三氣必有定法欲以節氣爲歲不主朔者豈則考古法而合氣與朔以定之又合節氣與朔之法而斷之曉諭之以爲君主濟秩節氣爲歲不置閏不主于授民時也必須主平在朔易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定于月閏定朔始明白使民共見也今時大小四洋法皆主節氣爲歲而不置閏月唐時九執歷已如此今虞夏漢人皆以冬至第七日爲元且行禮晉宣城梅氏和仲宅四之法鳴八子弟成入西夷其然矣

393

个之義奈何。案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介个即作介。个介相同。即是一室兩旁夾室之義也。考工記。梓人為侯。侯有上兩個下兩個。亦皆其旁夾之形。即廟之東西兩夾也。左傳昭公四年。使置饋于个而退。是非明堂尚可數名稱个。何況明堂乎。

戴氏曰。四正之室。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其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此說則甚合。其圖之所以丈尺不合者何也。按其圖直以明堂之東西九筵分為三。以其中為明堂太廟。以東為明堂左个。即青陽右个。以西為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四面皆如此。如此則與經文室二筵三字不合矣。何也。以明堂三分之一筵一室。則明堂左室應寬三筵深七筵。無論與室二筵寬深之數顯然不合。且是長方之形。若以明堂為主。則此室向南者寬三筵。向西者寬七筵。若以青陽為主。則此室向東者寬三筵。向南者寬七筵。何所適從乎。且中央容太室之地。丈尺亦同不能定矣。

汪氏中述學之圖。謂明堂概一面向南之室。無東西北三面之室。以月令為誕妄不經。非也。謂月王居門中。見於周禮。

堂十二月以不著王所居。禮通鑑有王居明堂禮之名。此謂必在漢書志明堂禮。若然者。則無論九筵七筵。尚不抵今大府之大堂。豈成鉅制。試思九階當如何安置。且其圖分九筵為五。而平列五室。以五室居五筵之後。乃經文室二筵五室當有十筵。室比室多一筵。斷不能合也。

王平日所居聽政之路。疑曰明堂者。此地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襲其名也。郊外明堂。即月令之明堂。有四室八個重屋五室。非城內廟。疑也。洛誥周公之明堂。即此制也。近代汪氏中述學金氏禮義。皆以親禮後半段親諸侯之地。祇有門壇無屋。遂謂明堂屋為妄。非也。洛邑周公之明堂。非壇乃屋也。孝經宗祀明堂之宗。亦加。周書曰。王八太室。使無屋室。王安所人。親禮後段為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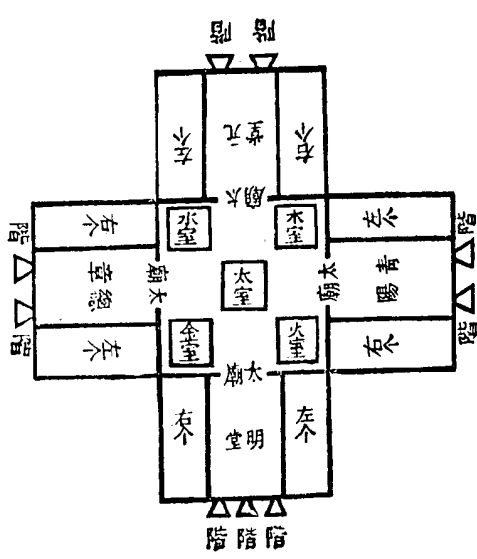
為壇祀方明者。此乃王巡狩不定何地盟諸侯之親禮也。即東遷魯之明堂亦必有屋若無屋而惟石。况考壇。實王何由欲毀之。自古惟開明堂未開明壇。

工記匠人所記之明堂。確為王都郊外之明堂。未可以城內廟疑當之。無論逸周書明堂四阿。左氏傳言清廟茅屋。顯有屋室。皆在郊外。不能指為城內廟。疑即考工明言明堂度九尺之筵室二筵矣。復曰。室中度以几。室上度以筵。宮中度以祿。明此度几之室與度筵之室不同。几為城中路寢之室。筵為郊外明堂之室也。儀禮親禮。自篇首至于饗禮乃歸。此段乃諸侯親天子于王都之正禮常禮也。且歸則歸矣。曷又祀方明乎。其後段自諸侯親于天子為宮壇朝日祀方明以下。別為一事。乃天子出巡方岳及不定何地盟諸侯之親禮也。是以祇立門壇。全無室室。成王盟於陽穀。皆侯親踐土作王宮。皆其事也。

因謂嘗謂曰。成王盟於陽穀。皆侯親踐土作王宮。皆其事也。明于王所嘗侯作王宮于踐土。出入三則此說。實用親禮後段門壇之禮。後段之禮。為此等事而設。

方明之事。惟有此等親禮行之。朝日之後。反祀方明。義主盟誓有如此日月山川也。否則室室王都。巍巍明堂。及至大祀之時。祇憑四尺之方明木乎。然則此門壇者茅簷之意也。又鄭氏親禮注後段。謂四時朝親受之於廟。此後段門壇謂時會殷同也。此亦有誤。城內之廟。或一二國諸侯來觀。則于此行前段之禮。若時會殷同。應在近郊者。則于明堂行之。即周公明堂位之禮也。此禮無方明。若會盟於遠地及巡方岳不定何地。始用後段門壇方明之禮。必非王在京城近郊之禮也。後段言拜日于東門外者。此門乃壇之東門。非京師之東門也。

今定四面堂个廟室圖



功宗之禮。即命以功宗作元祀矣。成王於是時復多祭文王武王。但二辟。不祀上帝。又入明堂太室。王賓亦威格。使人共見無疑。仍即歸歸。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祭文武。而未祀天于郊。祀上帝于明堂也。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孔子若謂雖以武王滅商之大武。未能受命。臣我多遜。惟周公以孝祀文王配天。始能定命。臣我宗多遜也。此孝經至德要道。上下無怨。四海來祭之大義也。此義久蓄于心。未筆於書。因補疏孝經。于此事引證繁複。固于舊說。不微經義。是以說此教之。至于各經可推明此說者。命福引證之。

尚書洛誥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迪將其後。多方曰。爾乃迪屢不靜。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洛誥曰。亦識其有不享。

福案。此諸侯尚未盡服。殷士民亦屢叛。民未和睦。上下有怨。未行配天之禮之事也。家大人曰。王氏引之。讀四方迪亂未定句。于宗禮亦未克教句。公功迪將其後句。孫氏星衍尚書疏及之。而經義迷聞不存。此條者。自因說文引書亦未克教句。未敢破之也。但宗禮即宗祀。漢人未發此義。故許讀師傳如此。其實王讀是也。此處第一未字指四方亂定。第二未字指克教宗禮。明是兩事。故以亦字夾于其間。公功迪將其後。即克教宗禮也。漢讀未可墨守也。若以公功屬上。則於宗禮外又有公功。似非經意矣。

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臚。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

福案。此召公先來成位。庶殷肯來攻位。伏生尚書大傳。周公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即其事也。

召誥曰。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詩。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福案。此乃周公來祭天。以后稷配天之事也。牛二。天與后稷二牲也。洛誥曰。王如弗敢及。天其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福案。此成王因諸侯庶民反側未定。初不敢來洛之事也。及天基命者。乘此配天禮成之時。基受天命也。定命者。行宗禮定受天命也。

洛誥曰。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福。不視工。汝乃汝其悉自教。王若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

福案。此成王命周公行宗祀之禮之事也。曰功宗。曰惇宗。將禮。曰臣我宗多遜。曰于宗禮亦未克教。凡此宗字。皆明堂之宗祀也。讀者皆不察之。功者明堂宗祀工之大者。詩。肅肅謝功。申伯之功。皆言大工也。用乘急事曰攻。庶民攻之。攻位洛。是也。工力盛大曰功。謝功。申功。功作元祀。是也。詩。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維濟曰。維濟。維濟。文王之典。肇禮。迄用有成。維周之祿。小意曰。予其懲。而懲後患。又曰。未堪家多難。

我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康誥曰。周公初基。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多士曰。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召誥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詩。大雅。文王其七章。五十六句。禮記明堂位全篇。

福案。此皆周公在洛明堂行宗禮。諸侯殷士皆來助祭。以定天命。即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大約此時。惟周公申明天之命。文王之德。反覆以夏殷之事。誥治之。諸侯殷士始肯服之。始能成此大禮。詩所謂肇禮。迄用有成者。即克教宗禮。詞氣宛然可見也。否則諸侯殷士叛服未定。宗祀幾乎不能有成。周家更多難無賴矣。釋詩各句。情事可見。故孔子切指周公其人。再釋詩文王七章。則全是在篇而追言。作洛祭文王于明堂配天之事。其情更見矣。清廟之多士。即尚書之多士。我將之將。即惇宗將禮之將。肇禮。即肇稱殷禮初基也。清廟。即明堂。維濟。即清廟也。多士曰。臣我多遜。又曰。臣我宗多遜。明明多一宗字。必非閒字。孔傳訓宗禮為尊禮。殊空也。

君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

福案。此可見配天之禮。本於殷禮。洛邑新祀。實殷禮也。又家大人云。詩。頌之肇禮。及此肇稱之肇。皆當即與兆同。兆者增之營城。即洛郊攻營之位。不常專訓為始。猶詩訪落之落。即洛誥之洛。加艸為落。從洛起義。義不專于始也。周禮小宗伯曰。兆五帝于四郊。詩。生民曰。以歸肇祀。肇。肇者。郊之神位。于郊祀天。詩又曰。后稷肇祀。箋亦云。郊祀。箋蓋以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為據也。許肇稱殷禮。亦言在洛郊為兆位舉行殷禮。此時周公未行周禮。故但曰牛二。蓋二牛皆白。禮記明堂位。詩。魯頌。白牡。即皆守殷禮之遺也。洛誥末曰。文王驂牛一。武王驂牛一。前郊不言驂。是白牡明矣。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月令曰。季秋大享帝。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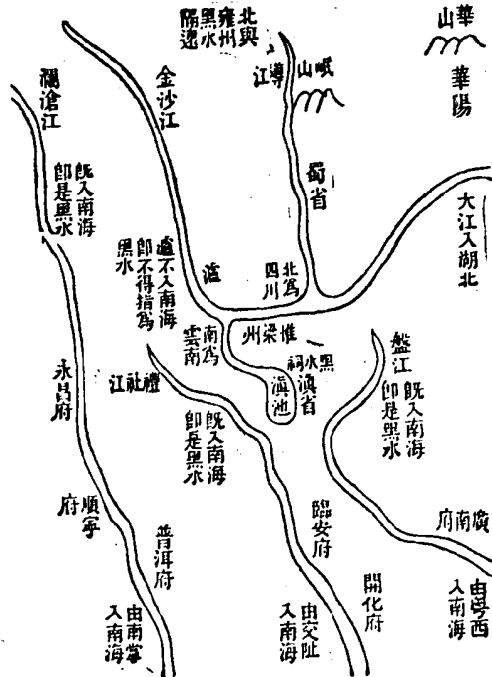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禮記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周公其達乎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受天永命。



中庸說

中庸為子思所作。自天命之謂性。至父母其順矣乎。似中庸篇之大義。已止于此。自鬼神之為德已下。似別成一篇。與中庸無涉。此乃子思專言祖德配天。俟百世之聖人。雖孔子生前不得位。不敢損益三王。制作禮樂。而至誠為學治天下之道。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齊明盛服。承祭孔子。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孔子之神。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此子思之微言也。此應別有篇名。但子思明哲。身不敢明著。名而接存于中庸篇之後。以授于傳經之弟子。門人耳。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以為孝經春秋二經之事。淺人詫之。不知此必子思微言。傳禮之門人述之。鄭氏尚得之于古禮說。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此說當傳之子思。漢志中庸說。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二篇。皆雖不傳。似分二篇為說者。

詩書古訓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為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為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為據也。詩三百篇。尚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為學。以此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奉不疑。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為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曰某某即此也。書曰某某即此也。否則則自說有偏。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今人之引訓於詩書。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匿。非修德

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于孔子。孔子推本于詩。是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徵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詩。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為訓者。采繁于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繁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乘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為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思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于後。以晉為斷。蓋因漢晉以前。未以二氏為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尚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思已經引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中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孝經先王即文王說

孔子作春秋孝經。皆推本於文王。故春秋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孝經首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先王雖未明謂文王。實亦文王也。聖治章。言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孝德無以加。四海來祭。即章首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堯之舉舜。克諧以孝。此古帝以孝睦天下之道。文王周公傳之以順天下。故康誥四方民大和會。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公成勳。蓋成王時。非周公暨洛。多方和睦。多士無怨。孝祀文王。臣我多遜。則周之天命。終未受也。聖治章大義。開明於此。所謂開宗明義也。首章之末。引大雅曰。無念爾祖。非修厥德。夫詩書言孝者多矣。何獨引此。此詩即周公明堂禮成。所作之樂。引周公文王之詩。以證文王周公孝德之事。正與首章先王相應。更可見章首先王為文王矣。卿大夫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先王亦指文王。若泛言三王。則豈可服夏王商王之服乎。惟孝治章之明王。或應章之明王。始泛言聖王。否則曷不亦言先王。而變其文曰。明王哉。孝治章言得萬國之懽心。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亦反覆申明首章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義。自古民之怨。秦怨。隋極矣。是以禍亂速作。唐之天寶。宋之新法。亦皆怨而不和。是以災害禍亂。惟民心和睦者。天下必久太平。孔子之言。歷歷明驗矣。余于此經之義。已著之孝經宗祀即尚書宗禮篇矣。義有未盡。復述之如此。王辰

六宗解

自虞書內有禋于六宗之文。後人求六宗而不可得。人各異說。何止數十家。紛如聚訟。愚謂禮乃祭之名。六宗即明堂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五帝。五帝及配帝非六宗乎。周公宗禮亦本于虞禮。即方明。明明白白。數言而解。若舍實事求是。而別為亂說。即數萬言亦不能定也。餘詳孝經宗祀之六面。明明白白。數言而解。若舍實事求是。而別為亂說。即數萬言亦不能定也。

日有食之不宜有解

說文有字在月部。解曰。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聲。按此解總有脫錯。春秋祇曰有食之

君子何敢元之相背。且有字文義。亦是舍失弓者而別有所指。明射手失弓者一人。君子白哲又一人也。元之當之也。在佛以元其響。或元其下結。或以元杜。彼時兄弟兩人。情事可見如此。今因考蓋型二字之義而得之。其義杜注以公職。之乃因上私字。蓋文以生義耳。

乃知杜元凱誤為一人。經義之失久矣。陳占字子善。占善猶今人百善者也。故詩書曰。明考刑書。占善無見也。

武子開與子嗣。度皆是心存公室之人。銘中既以樂舞御天子。復誓于大司命。有事于南宮。必不似蓋子乞收民心以圖齊國。觀哀十四年陳子逆語。闕子我曰。且其遠者不過數人。然則遠者非即開疆家乎。

陳頌南農部慶輔又云。子嗣非諡武子。其諡昭子乎。左哀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取昭子莊為成子兄弟。以充八人之數。而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

莊字疑即蓋字之說。形相近也。昭子莊當即昭子蓋。亦桓子子無疑。杜氏既誤以昭子為傳子之子。又誤蓋為莊。其說治自服虔。唐孔疏未正其誤。且徇服杜。經昭子莊為成子之子。出于世本。而索隱所引世本無此事也。司馬駁之。知昭子不名莊。然卒莫詳其名。更不知杜氏強以昭子充數。今證以齊魯得論世知人之助。

馮柳東三家詩異文疏證序

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訓詁之學。必自形聲始。自六書之旨不明。于古人傳授師承。求其義不得。反疑古人改文就義。不已慎乎。三家詩實先毛公。魏晉以路絕學。喪亡。其散見于往籍者。千百之一耳。伯厚王氏詩攷之。緝毛舉大指。未暢厥流。余嘗病之。柳東太史。潛羅經史。精選博綜。實欲突過前哲。其言三家多今文。毛多古文。三家多正字。毛多假借。按之羣書。無不融合。又推原傳授諸儒。有以知其說之所宗。一派別而證之。由形聲而得訓詁。由訓詁而得義理。俾千古微學。一旦揭日月而列星辰。則三家雖亡猶存也。夫自有宋以來。學者類沿于空疏之病。王氏獨能網羅載籍。實事求是。闡發許鄭之言。願尙有待于後人之補正。柳東以名翰林。出為縣令。不三月以親老解組歸。而教授伯厚之鄉。得其流風緒。益肆力于學。可不謂好學守道者與。曩余在廣州開學海堂。集說經之書。為皇清經解于四百卷。而獨缺三家詩石經。今于滇中始得見之。爰亟為編入續編。并敘而歸之。柳東尙有論諸經說。何不盡出而觀之也。
柳東名登庸。

學經室續集目錄

卷二

續二集史

-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 擬儒林傳稿凡例
- 集傳錄存
- 重建肇慶總督行臺并續題名碑記
- 英清峽鑿路造橋記
- 例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蘭汀林公墓表
- 平樂府重建至聖廟碑記
- 南昌府同知暨堂徐君傳
- 高郵孝臣李君傳
- 碧雞臺記

卷二之下卷 續二集史

王石隱先生墓誌銘

鳴人傳利瑪竇論

鳴人傳湯若望論

鳴人傳蔣友仁論

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安事齋詩錄序

賽車里外城情形摺

賽車里土司襲職摺

雲南井鹽記

太子少保贈太子太師兩廣總督敏肅盧公神道碑

戶部侍郎春海程公神道碑銘

野雲山人傳

劉孟瞻揚州水道記序

因病求解任摺

謝再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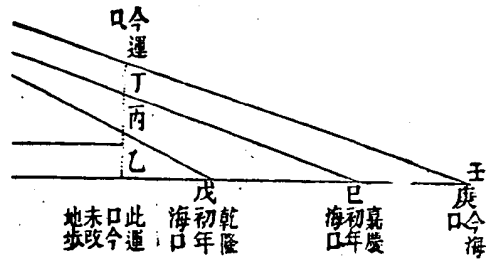
因老病再請解任休致摺

恩准開缺致仕謝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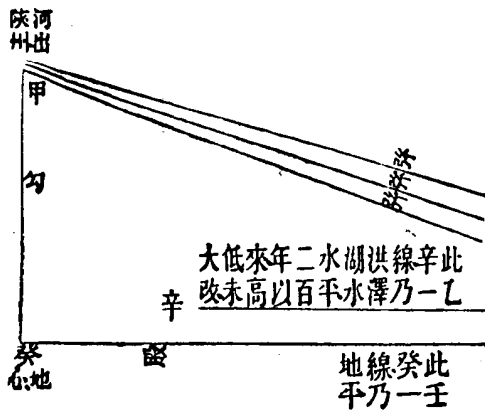
軍經室續二集

黃河海口日遠連口日高圖說

黃河挾泥沙入海。一歲之中。泥沙多不可量。此泥沙積於海口。愈積愈多。愈積愈遠。閘門沙亦愈推愈遠。蓋必然之勢也。乾隆初年之海口。非康熙初年之海口矣。嘉慶初年之海口。非乾隆初年之海口矣。蓋遠數百里矣。今又三十餘年。而清黃交會通漕之處。則未尺寸移故地也。然則連口昔日。清高於黃。今常黃高於清者。豈非海口日遠之故乎。夫以愈久愈遠之海口。行陝州以東之黃水。自中州至徐淮二府。逐里逐步。無不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此亦必然之勢也。而湖水之壞。則不能再加高。此亦一定之勢也。如此而欲數千里平行之黃水。獨在徐淮一帶。獨自刷使深而且低。再仰而出於海口。竊憂其難矣。譬如梯梯斜下十三層。梯腳占地一丈。如乾隆初海口如庚癸。其第十層離地高三尺。如連口。今於梯腳接添三層為十六層。使梯勢不陡。必多占二尺餘地矣。如今海口。是其第十層離地者。必加高尺許矣。如今連口何也。梯腳占地遠也。遠之一字。今言河者皆未言及。私心揣測。聊為圖以觀之。道光七年記。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陝州

地

凡水行於山石不平之地。隨地形為高低也。若黃河出陝州之後。由陝州以至海口。數千里之遠。數百年之久。必平無高低如弦之直矣。何也。地勢本平而沙填又久也。故自河南至淮南海口。則日熱日遠。河身必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高者填之使仰。如弦之直如準之平矣。加以屢次決口。屢次挑為引河。少有大尺之高者。亦無不平矣。此合乎勾股弦矣。右闕癸庚股也。甲癸勾也。甲壬弦也。股與弦同此日加日長。而獨欲使丁之弦屈曲低落如丙乙之舊。使乙水仰出於庚。此斷斷不能之勢也。此理易明。人所共曉。尺幅之間。此理此數數千里之遠。亦同此理。同此數也。蓋測天測地。未有勾股直而弦曲者。亦未有大股已加長改位。而弦不加長改位者。如庚改庚。乙改丁。

擬儒林傳稿凡例

- 一、史漢始記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強為分別。殊為褊狹。國朝稍明史。混而一之。總名儒林。誠為盛軌。故今理學各家與經學並重。一併同列。不必分岐。致有軒輊。
- 一、各儒以國初為始。若明人而忒仕於國朝及行止有可議者。皆不得列入。
- 一、國朝百餘年來。聖化所播。學人輩出。天下之大。山林之僻。學者萬千。今僅列百數十人。雖示謹嚴。恐有

掛漏。如同館諸友所見者。不妨酌補。

- 一、次序以順棟高為始者。因高宗純皇帝諭辦儒林傳。奉為緣起也。此外則以年分相次。
- 一、凡各儒傳語。皆採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下。以記來歷。不敢杜撰一字。且必其學行兼優。方登此傳。是以多所畧許。以見我朝文治之盛。至於著述醇疵互見者。亦直加貶辭。此外私家狀述。涉於私譽者。謹遵館例。一字不錄。至於各句雙注。將來進呈御覽時。應否刪去。候總裁核定。
- 一、唐華憲在隋曾為秘書學士。唐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政大夫。入唐書儒林傳。元金履祥當宋末。襄樊兵急。履祥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莫能用。元德祐初。起為史館編校。辭弗就。入元史儒林傳。欽定續通志儒林傳。熊禾。宋咸淳進士。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胡三省。宋寶祐進士。入元不仕。馬端臨。宋丞相廷鸞子。蔭承仕郎。宋亡。入元不仕。皆蒙欽定列入元代儒林傳。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舉人。在桂王時曾為行人司行人。浙江黃宗羲。前明布衣。魯王時曾授左僉都御史。明亡。入我朝。皆未仕。著書以老。所著之書。皆蒙收入四庫。列為國朝之書。
- 一、四庫全書提要內。多褒其書。以為精核。今列於儒林傳中。而據實書其在明事蹟者。據列代史傳及欽定續通志例也。
- 一、國朝脩明史。儒林傳。未列孔顏曾孟傳者。用史記孔子世家例也。曾孟程朱後人有名而多著述者。未得其人。應俟加訪。
- 一、滿洲蒙古漢軍。凡有學行者。大約皆已登二品以上。其官職未顯者甚少。然亦必有其人。此傳已專屬編修陳公傳經采訪撰集矣。俟為補入。
- 一、傳中事蹟年月。恐有舛錯。文理序述。不免差謬。仍乞館中諸友。詳加校對。始為定稿。元勿匆交出。實未及細審。不可恃也。

壬申八月漕運總督阮元。交出前在翰林院侍講任內撰稿。

集傳錄存

毛奇齡字大可。文字初晴。廬山人。康熙十八年。以廩監生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四庫書提要。充明史纂修官。以非親假歸。得痺疾。遂不復出。奇齡少穎悟。明季避兵其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先生傳。已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既以避孽流寓江淮間。失其稿。乃就所記憶。著國風省篇詩札。毛詩寫官記。復在江西參議道施閔章處。與湖廣楊洪才說詩。作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明嘉靖中鄧人豐坊。偽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四庫書提要。載在史館

著古今通韻十二卷進呈聖祖仁皇帝善之詔付史館。傳李天錕歸田後。傲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託於其兄錫齡之緒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古筮書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篇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其言易發明荀處于侯諸家。旁通卦變卦綜之法。是後儒者多研究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實自奇齡始。而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有功於經義。先是奇齡官翰林時。康熙乙丑會試為同考官。分閱春秋房卷。心非胡傳之偏。有意撰述。至是乃就經文起義。著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條例明晰。考據亦多精核。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喪祭禮。宗法廟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學校諸問答。多發先儒所未及。傳凡例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亦多所考證。而大學證文。及孝經問。皆援據古本。力傳後儒改經之非。持論甚正。奇齡之學。淹貫羣書。所自負者在經學。數稱東漢人行誼。謂足見人真性情。經與府志惟好為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如古文尙書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偽。及閱若璣作古文尙書疏證。奇齡則力辨以爲真。遂作古文尙書冤詞。又刪舊所作尙書廣疑錄爲五卷。以求勝於若璣。而周禮儀禮。奇齡則又以爲戰國之書。至所作經問。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璣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視如此。故不得爲醇儒沈德潛別載其小傳奇齡素曉音律。其家有明寧邸所傳唐樂笛色譜。在史館時。據以作章山樂錄四卷。及在籍開聖祖仁皇帝論樂。設琴臣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闡考證撰聖諭樂本解說二卷。皇言定聲錄八卷。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南巡。奇齡迎駕於嘉興。乃以樂本解說二卷進呈。蒙聖祖勞聖祖三巡至浙。奇齡復謁行在。賜御書一幅。是時奇齡已歸蕭山。故居越數年卒於家。年九十有四。無子。以兄子遵宗嗣。盛傳山志遺命勿輯文集。沒後其門人將編輯。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種。文集詩賦序記及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庫全書收奇齡所著書目。多至四十餘部。奇齡弟子陸邦烈。盛唐。王錫。章大來。邵廷梁。等著錄者甚衆。李蟻最知名。廷梁學自有傳。見本集及四庫書目邦烈字又思。平湖人。嘗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真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也。四庫書目

沈國樞。字求如。餘姚諸生。以明道爲己任。入劉宗周證人社。會講歸。而門姚江書院。與同里曾宗聖史孝

成。講良知之學。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初山陰郝彪佳與國樞善。彪佳以御史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整數人。會國樞至。欣然以告。國樞曰。亦聞曾子哀矜勿喜乎。彪佳後嘗語人曰。吾每慮因。必念求如。孝成字子虛。繼國樞主姚江書院。學淵之士多歸之。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沈史歿。書院報講十年。縣人韓孔常繼之。孔當爲國樞弟子。餘姚學人。又有邵曾可者。師事孝成。爲學專提致知。見復堂書目又有勞史者。字麟書。躬耕養親。夜則披卷誦誦。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纖悉。必依於禮。發塘桑調元。陳姚汪監。皆史門人。調元雍正十年進士。工部主事。請學轉師說。刻餘山遺書。史所著也。調元所自著。有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有孝行。人呼爲汪孝子。魏晉文苑四庫談泰。字階平。江寧舉人。官南匯縣訓導。泰博覽勤學。精於天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游法。增補武城朔閏譜。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考。三統術。推一歲食限數。交食一月終數。推漢高九年六月晦。孝文十一月晦。孝文元年。至七年大小餘。孝文二年。五年天正冬至。靈帝光和元年大小餘。四分術。諸劉宋武帝五年天正冬至。又著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略。天官書節次斗分辨。分野辨。操機厄言正誤。圓堂周徑積實。祖沖之漏法辨。漏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溢說。五服經帶數等書。又著古算書細草十餘事。江蘇縣志桂馥。字未谷。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徵與歷城周永年同置籍書園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於其中。取許慎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著札樸十卷。晚學集三卷。印心堂文集

錢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鏡。桐城人。與嘉興魏學渠交最深又嘗問易於黃道周。其撰田間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黃道周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易學田間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尙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即今輿記以考古之同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探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學澄之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之次子。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行。幾何約。珠算。算。尺算。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真輯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勸爲一編。新度好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以智博極羣書。撰通雅五十二卷。皆考證名物。案數訓詁音聲。窮源溯委。詞必有徵。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

導幼見王懋宏朱澤澂之書始筆程朱之學以道自補書數音韻天文律呂名物理義理莫不窮考其說
事親以孝養遭二喪蔬食四年著論語補注漢學拾遺荀子補注經傳小記及雜文其編為遺書四卷三
禮詩書並有纂著未成書而卒見劉氏遺書又來行狀注中宰官甫江都拔貢生好古博學長於經誦王昶傳於詩古
文書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微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說疑經俗學孫星衍餘見述學內外篇注中

孔廣森字衆仲又字羈軒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錄之孫戶部主事灤汾之子孔氏大乾隆三
十六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敏著述莫不與要人通謁
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信歸堂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有五宗文誌廣森聰穎特
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所學在公羊春秋信歸堂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廣森沈深解刺
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於胡母子都董仲舒何劭公條例師法不墜公羊通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
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為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
為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制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尋偏或熄以為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
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
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焉乎託之託之春秋之為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
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日日王法者一日說二日說三日說
人情者一日符二日親三日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
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燧火之餘時則有胡母子都董仲舒皆治公
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臧公孫咸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
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而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
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為漢制作黜周主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絕不見本傳自重自
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妙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
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祀下存宋襄滕
薛邾其儀父賤殺鄆而貴盛邾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而外四裔始所謂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為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為
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為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貳成之卿又質本
於不言割立以惡行之義且論諸晉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固成今以曼姑攝舉陶則與許曼殺人

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殺受皆成
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嘆趙橫與宋儒踵繼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為所侮
其贊毀三傳率推拾本例而磨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虛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
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固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義記曰周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
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
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營展之賤曹邾宋萬宋督之為大夫未嘗不同說祭伯齊而曰祭公
使而曰來介為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為魯天王入於成周乃非魯出者為
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妻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
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
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周有不勝
健指述者諸誠同姓莫名獨衛侯燧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
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瑩碎
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
鄭祭仲之事祭仲權一時之計紆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
秋鄭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為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仲仲之權而
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子殺母
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服公羊行禮
之義者蓋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嘖嘖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
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
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以不日為略則以日為變以日為變則以不日為
變甚則以不月為變其以月為變則以不月為變以不月為變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變將使學者屬
辭比事以求之其等其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
唯趙訪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
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
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意如之
為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季孫意如之公如例時裏如楚則危而
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恙乎當辭備職日許戰不日獨至於殺許戰而亦日
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秦已葬晉文公皆殽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

經義室續集 卷二

經義室續集 卷二

經義室續集 卷二

日讀其經曰。辛卯衛寧喜欲其君制。甲午衛侯復歸於衛。設弑之迹。亦日之而見。春秋雖魯史也。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章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衛而非衛。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德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惡。有難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登之媚桓。秋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尤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出謀發慮。久已不純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登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結君亂國。蚤已放流之。又何不逆德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何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隱。貶登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唯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登公子也。而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不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勿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深探。微登在所謂開之世。諛言貶之。遂在所開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闕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為篡。成風之舍。貶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為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登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讓施。每就人情所易感者而顯示之。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登諸侯而後以晉人書。宋人書。漢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徒。義公子側之假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母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十句。公子結。專其所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卒矣。鄭襄公昔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鄭。伐管文無以異。至其子襄。經與或。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為不待貶絕。爾未若秋之之顯也。故襄公昔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喻而察之。胎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嗒然自以為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獄。父已見。度之誘討難知也。名度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蔡。蔡之臣子。可釋憾於楚乎。則又見諸蔡。蔡公以為為虐。仲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同則也。賊及君。義屬般則度也。此其比在刺蔡。而譏猶釋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為大夫。既為大夫。即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替。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

備矣。而又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諱惡。聞之有虞氏。德。夏后氏。貴。殷周貴。親。春秋。四代之令。建百王之通。軌。尊親而實其賢。賢者有過。是不敢諱。親者有過。是不可諱。賢者有過。是不忍諱。爰變其文。而為之諱。諱猶諷也。傳以諱與賢。賢者有過。是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承徐人伐吳氏。則滅而不嫌非。齊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成不繫。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夫去。見諸侯。以國為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見司寇。有八議之詳。於防於。賢於。父。見君。臣。無相為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遂之於所不諱。則會。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諱。聞。所。以。為。始。為。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文。炳。炳。彰。彰。如。此。皆。病。左。氏。規。隨。擬。議。經。三。年。題。云。齊。陳。桓。執。其。君。寘。于。舒。州。天。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而。穀。梁。本。義。沿。於。武。子。唯。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接。任。城。何。休。解。詁。列。在。注。疏。漢。儒。授。受。之。指。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學。守。殺。廢。廢。左。氏。行。官。春。秋。漢。疏。文。諱。例。之。等。尚。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譏。率。應。未。能。醇。會。傳。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尋。我。於。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放。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媿。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傳。不。疑。詭。引。以。歸。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為。傳。詭。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賤。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踏。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撥。殺。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諱。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牽。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秩。次。為。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毋。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為。略。依。胡。毋。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造。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聖。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舉。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法。掛。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唐。巨。儒。借。此。傳。之。隱。絕。而。眾。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伯。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公。羊。通。義。廣。森。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

元 江蘇儀徵人己酉進士由太子少保兩湖總督嘉慶二十二年任

英清峽駁路造橋記

廣東英德清遠兩縣峽江為各省通行之要路自宋嘉祐六年轉運使堯誦始開峽山棧道明嘉靖四年府判符錫曾修十五年兵備道吳憲復加修治國朝康熙初元平南王重修歷今百有餘歲蕪圯極矣行旅負錘之人涉傾危履危棧板竹木腐水石莫不履險而畏其險也道光五年元議修通之乃於閩兵罷州時往來親督勸丈于三百七十餘里之中分為南中北三段南段自清遠縣白廟起至英德縣細廟角止元率隨運司霍公 督辦商治之中段自英德縣大廟峽起至新旺汛止上驢院卿督理粵海關遠

公 名遠 率南洋商治之北段自英德箭選山起至彈子磯止廣東巡撫成公 名威 率南韶連道衍公 名衍 治之凡平治道路二萬四千四百餘丈修造橋梁一百四十五處鑿崖石壘棧板伐竹木六年秋工始畢用銀四萬九千兩有奇每年冬查勘修補一次以為例時元將往滇池書此以記其歲月工段待後人視此程式耳

例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蘭汀林公墓表

公諱蘭字苑西號蘭汀江都人贈榮祿大夫浙江巡撫乾隆癸酉舉人闕大田令梅谿公第五子也梅谿公父諱文璉為高郵大學士王文通公之孫增蘭汀公繼配亦文通公之元孫女也公幼承祖父詩禮之教教孝弟之行補江都學生屢試高等補廩廩貢成均善屬文尤長駢體亦善行楷書與兄崇庭公并以詩翰名于時年五十有四卒詩載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徵元配吳安人早歲卒繼配王安人有大家禮範以勤儉相夫生子悅曾怡怡曾有病疾怡曾幼得母教讀詩能文補江都學生復祖父之業孝養節母援例受州同知職故例贈儒林郎配例附安人王安人壽七十族戚共稱觴為祝遂以疾終道光五年冬卜合葬於揚州西山添丁橋北左之原阮元為公外甥怡曾屬元表墓公生於乾隆己未年卒於壬子年吳安人生於乾隆辛酉年卒於甲午年王安人生於乾隆丙子年卒於道光乙酉年怡曾生子榮慶華廬富慶

平樂府重建至聖廟碑記

平樂府治背山面川峯巒秀發宋元學宮在城外明遷城外鳳凰山麓國朝順治康熙再修建百餘年多就傾圮道光二年知府唐鑑倡議重建知縣常規佐之于是各邑紳士奮興從事鉅工乃集改舊正殿為大成門而新建正殿于後山高處是以基廓而地爽輪奐崇焉大成殿崇三丈七尺有五寸廣六丈輪四丈五尺臺廣三丈九尺輪三丈六尺兩廡崇丈八尺左名宦祠右鄉賢祠改舊尊經閣為崇聖祠左尊經

開右昭文閣以舊啓聖祠為明倫堂泮池門壁皆微新之道光三年工既成九月壬午奉 聖旨主人廟元適以簡閱官兵來西省丙戌年平樂官士以修廟事告元入廟拜瞻敬且喜焉夫修建至聖廟乃官吏紳士職誼當為之事無所為舉惟是時天子承平敷政四海又安兩廣疊出三元何元狀元科名鼎盛元之至此官紳士民之安仁而好義士民愛戴長官惜其去也留之思之自元發兵搜山賊之後各邑民能以保甲自辦安辦無警匪徒農田豐熟是可慰矣今而後文官廉明以養民武官治兵以衛民士讀經史教孝弟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凡事皆當贊諸廟中 聖賢而不悖以明其道豈以新廟翼翼而計其功哉官士請記其事爰書付紳士汪呈玉關士礪李直等勒于石

南昌府同知壁堂徐君傳

君姓徐名聯奎字壁堂號訥齋浙江山陰人先世由奉化遷郡城遂入籍祖禹謨父宗元博涉經史有文學以鹽大使借補縣丞能官歸授生徒以自給君少力學督學于文襄公拔第一人入學試輟高等君學雷公鑑資公光華皆賞拔之食陳饋舉優行中乾隆乙酉科舉人丙戌科進士引見以知縣即用授江西東鄉縣知縣巡撫吳公紹詩知君名即擬調南昌縣君以資淺辭歲餘終以人品端方才猷疎遠奏調之乾隆三十六年擢南昌府吳城鎮同知四十四年丁母陳憂四十四年服闋江西巡撫奏取君辦堤工四十五年補授德鎮同知大計卓異保薦四十八年調南昌府同知四十九年以俸深部推陞湖北鄖陽府知府俄因事連累落職君為同僚分勞絕口不辯恬然歸田不再仕矣君少孤得母教堅苦力學文律深細無所不到入學後適出任司道府幕以其資供孝養以吏治明于未官時及官首縣同知凡省中重案多委君審之大吏章奏亦每就君屬其稿故君以一同知歷署吉安瑞州建昌南康南安袁州各府事而署撫州九江府者再蓋君之德與才有為列郡守所遠不及者乃甫陞一守即不復仕命也君雖精于吏事而不輕定讞秉燭披牘夜分無倦所至書大堂楹曰眼前皆赤子頭上是青天其聽訟皆以平心易氣及人所不經意處得之東鄉民甲與乙爭山對簿呈契君曰偽耳焉有雍正年書券而前避乾隆年御名者水豐生員甲誣乙侵其地擅毀乙屋久不理君詰其據甲以族譜家塾八景圖說為證君曰圖內有大江環左小江環右之語大小江亦爾家所有乎且滕王閣詩序有衡陽之浦若藉辭管地則湖南為江西所屬矣星子民斧荒山案村人謂其竊墓樹殿之民以斧傷村人手縣令以罪人毆所捕人折傷擬絞君驗屍量地地浮二畝有奇斧案者官地也誠其罪應陵民捕獸置高弓斃行人縣令謂已如例設望竿及抹眉案免其罪君詢民望竿何物抹眉案何狀民無以應蓋縣教之也論以罪臨川民李某某寓宜昌時方捕逃兵李某官以其姓同執之擬斬李某訴原籍晉陽川父母故惟伯父存湖北移江西其伯父畏累辭無從君遂得其父母墓碑名氏合移得免死與安生員之子妻婦噉焉者強索食毀毀之附未定生員死于獄子告縣令枉其父曰丐死在前月某日妻婦在後月某日君檢舊時憲書後月日不吉前月

是時不之仰章惟公疏據經義最為得體是以特蒙嘉納疏中正論至今人猶誦之是年三月命巡淮安漕九月又巡濟寧濬我隨規道路所經吏治民生皆奏之蒙聽納施行十二月授直隸永定河道積弊一清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二丈高出于陸南北岸同時溢奉旨革職逮問尋奉諭水漫過廣濟橋面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到王念孫加恩發河工出力不但免其前罪尚可酌量加恩七年奉旨督辦河間沙工秋賞六品頂戴暫署永定河道八年奉諭王念孫于水利講求有素著加恩賞主事銜留于直隸令其周歷兩省遇有開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俟一二年後交直隸總督奏辦公乃上總督顧頡書願舉職輔水利章程願公據以奏是年九月河南衛家樓河決奉旨隨同費淳查看且籌新漕奉諭王念孫于河務情形熟習著即馳赴災區隨同吉綸辦理旋奉旨著山東運河道九年奉旨給四品頂戴實授運河道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省數十萬十五年調直隸永定河道召見詢河務甚悉甫旋任東河帥請蘇家山開引黃入微山湖以利漕運召入都決其是非公對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原非良策但暫行無礙並陳運河情形皆詔行之是年永定河水復異漲如六年之溢公自請治罪奉旨以六品休致年六十有七矣道光五年八十二歲奉諭王念孫年登耄耋茲榜重逢尚屬越林瑞著加恩賞給四品職銜准其重赴鹿鳴以光盛典十二年正月公引之官禮部尚書以公病奏給假賞假召見垂問明年九十歲且論以服人獲之方善為調養越數日病重諭引之等曰吾受三朝厚恩未能報稱汝必盡心竭力以報主知且諭諸孫曾服官讀書以繼世德遺命畢而卒學者稱石履先生元子先生為鄉後學乾隆丙午入京謁先生先生之學精微廣博語元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樂以為教元之稍知聲言文字訓話者得於先生也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言文字訓話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學士晉涵為爾雅疏金壇段進士玉裁為說文注先生遂不再為之綜其經學納入廣雅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話之旨本于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于爾雅說文之外似乎無所不達然聲言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乃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張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為惠氏定字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為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為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擬作然先生所分者乃二十一部東一蒸二侵三駭四陽五耕六真七諄八元九歌十支十一至十二脂十三祭十四盍十五緝十六之十七魚十八侵十九幽二十宵二十一案之羣經楚辭斬然不紊其分至祭益緝為四部也則更顧段諸家之所未及陸法言所未析者先生又長於校讎凡經子史書皆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記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證博及萬卷折心解頤他人百思不能到子引之撰經義述聞亦多先生過庭之訓故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此自少至老澹然以著

述自娘處世接物善善惡惡皆出於誠喜怒哀形於色人有一善一長道之不已生平學問之友久而不渝早年居鄉與李君惇實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瑞田以古學相示極一時之盛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諸書長以經義嘉慶己未科元副宋文正公為會試總裁引之中式以五策拔其萃殿試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編修道光八年引之官至工部尚書階光祿大夫封公官階如之公配吳氏附翰林編修銜之女孝慈勤儉相夫教子勸中禮法贈一品夫人次子敬之州學增生孫八人壽昌廕生官戶部郎中產和廣西西林直隸州壽朋早歿壽同拔貢生皆引之生壽山候選從九品壽祺附生葆和葆定皆敬之生引之敬之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日奉公柩葬于六合縣東北鄉東原下廟鎮之南原癸山丁向請徵徵阮元為誌銘

先生之貌如石之體先生經濟優于河渠河患未已乃阻厥謀天逸先生使著其書先生學行漢之醇儒忠恕直誠不飾不諱古辭古訓確證精疏學深許鄭皆適劉徐萬卷皆破一言不虛續傳儒林先生首歎今歲在辰歸葬于吳佳城既築積善慶餘

時人利瑪竇傳論

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啓至謂利氏為今日之羲和是何其言之妄耶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士講明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談性命不務實學而此業遂成虛臺官步勘天道疎闊彌甚于是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矯然自異矣然則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我國家右文尊道六藝昌明若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於數學實能盡得西法之長而匡所不逮至休寧戴東原先生發明五曹孫子等經而古算學明矣嘉定錢竹汀先生著廿二史考異詳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而古推步學又明矣學者苟能綜二千年來和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士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于中法是蓋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

時人湯若望傳論

明季君臣以大統發疏馬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詎未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餘年間辯論講譯之勞若預以備我朝之采川者斯亦奇矣夫歐羅巴極西之小國也若望小國之陪臣也而其術誠驗於天即錄而用之我國家聖聖相傳居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此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術之疏由是習於西說者咸謂西人之學非中士之所能及然元音博觀史志綜天文算術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存古今之長而為之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如地為圓體則管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陽高卑與考靈曜地有四游之說合靈氣有差即委及地有游氣之論諸曜異天即郭昉不附天體之說凡此之等安知非出於中國如借根方之本為東來法乎蓋

步算之道，必後勝於前，有故可求，則修改易善。古法之所以疏者，漢魏之術，冥合圖識，唐宋之術，拘泥演
 撰，天事微渺，而徒欲以算術繼之，無感乎其術之未久輒差也。至授時去，積年日法，不用一一憑諸實測，
 其于天道，已能漸近自然，然則由授時而加精，不得不密於前代矣。彼西人者，幸值其時耳，使生於授時
 以前，則其術必不能如今日之密。唐之九執，元之萬年，可證也。且西術之密，亦密於今耳，必不能將來永
 用，無復差忒。小輪之法，旋改輪圓，可見也。世有郭守敬其人，誠能備通古今推步之法，親驗七政運行之
 故，精益求精，期於至當，則其造詣當必有出於西人之上者，使必曰西學非中土所能及，則我大清億萬
 年朔朔之法，必當問之于歐邏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當知所自立矣。

時人蔣友仁傳論

古推步家齊七政之運行，於日躔曰盈縮，於月離曰遲疾，於五星曰順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縮遲疾
 順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
 之慎也。自歐邏向化遠來，譯其步天之術，于是有本輪均輪次輪之算，此蓋假設形象以明均數之加減
 而已。而無識之徒，以其能言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誤認其若若者天，果有如是諸輪者，斯其大
 惑矣。乃未幾而向所謂諸輪者，又易為橢圓面積之術，且以為地球動而太陽靜，是西人亦不能堅守其
 前說也。夫術假象以明算理，則謂為橢圓面積，謂為地球動而太陽靜，亦何所不可，然其為說至于上
 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畔道，不可為訓，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地谷至今，才百餘年，而其法屢變如此，
 自是而後，必更有於此數端之外，逞其私知，叛為悠謬之論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夫如是，而曰西人
 之言天能明其所以然，則何如曰盈縮曰遲疾曰順留伏逆，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終古無
 弊哉。

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父鶴書，歲貢生，以文學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皆有經
 法。有詩集數卷，事實詳元所撰彙誌中。壽祺五歲讀書，易於成誦，舉止端重，性靜且敏，成童即海貫羣籍。
 一覽輒解，文藻博麗，有六朝三唐風格。其鄉先生陳秋坪謂之曰：當以千秋自命，勿爭名一時。年十八，值
 幕潯林爽文之亂，有海外紀事詩，見之者歎曰：此諸將嗣音也。泊嘉勇福公平臺凱旋，其卷將郭公，即壽
 祺母之族叔祖，代撰上嘉勇公百韻詩，並序沈博絕麗。一時傳誦，稱為才子。其序一篇，今刻集中。武進
 張惠言讀之曰：擬之燕許，何多讓焉。年十九，乾隆己酉科舉於鄉，嘉慶己未，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會武
 閣中，其卷為人所遺，元言於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博學鴻詞科之名士乎。聞某卷經策是也。遂者猶摘
 其四書文中語，曰：此語出自虎通，於是朱文正公由後場力拔出之。既選館職，文正公愛其才，重視之。

在郡下，以經術文章與同年武進張惠言、全椒吳璠、敬縣鮑桂星、高郵王引之、齊名。辛酉散館，授翰林編
 修。請歸省親，會元巡撫浙江，延主講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諸經精舍生徒。元修海塘志，其纂經古義為
 經郭壽祺皆定其義例焉。癸亥冬，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丁卯典試河南，已巳會試房考，所得多名之士，
 張岳松、劉光三，其尤也。其衡文嶺南中州也，二三場遺卷一二萬，盡閱之。在都十年，恬然寡交遊，惟日以
 討論經義為事。同年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又及見碩儒錢竹汀、段懋堂、王懷祖、程易時，諸先生，故
 學益精博。中督被公卿論薦，京察書上考，擬陪。南書房，俄以丁父憂歸。時庚午歲也。初，壽祺將以是歲
 逾秋告歸省親，未幾遘丁憂，星奔痛鉅，乃自悔其在都之非，其所逃至今人不可卒計。時年方四十，即抱
 退志矣。服闋，陳情乞養，母主泉州清源講院者十年，與諸生言修身勵學，教以經術，多士奮興。一洗空疎
 之習，皆正定清源書院先賢祀位，並率諸生增置祀產，以資祀事。奉朱子於東舍，從以先賢之傳道，而祀
 鄉學者明蔡文襄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峯陳氏、紫溪蘇氏、慕琴王氏、素庵林氏、國朝李文貞公。凡八
 君子位左右，扁曰先覺祠。為之記，陷石壁間。丁母憂後，終於家居。主道峯書院講席者十一年，釐立規約，
 整肅課程，每月兼課經史文章，其教士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為尚。作義利辨，知恥說，科舉論，以示學
 者。士始畏其束縛，漸安之。久之，悅服不能忘。公卿間有以名薦者，終不出，計自丁父憂後，養母十年，去官
 二十餘載，里黨義舉，多為之倡。若省會 文昌祠、大成殿、廡、明倫堂、恤養廠、官院號舍，莫不首其議。
 與諸同志成之。桑梓利弊，蓄日痼心，往往直陳於大吏，冀獲挽救。雖間擾逆耳之怒，弗恤也。壽祺志在表
 揚先賢，以漳浦黃石齋先生之孤忠絕學，久欲請祀。孔子廟，道光四年，遂偕紳士呈於督撫曰：明儒漳
 浦黃公道周，行完忠孝，學貫天人，著述本乎六經，節義與乎百世，建言直諫，斥佞黜邪，蒙難捐軀，詠歌弗
 輟。浩氣足以塞天地，正性足以扶綱常，其德業在梁溪考亭之間，其志節在文山青陽之列，其發明聖學，
 衝道宗經，大旨與劉公宗周相近，是以榕壇叢山，並峙宇內，非獨出處節概，兩相頡頏，今劉公既崇祀西
 廡，請並黃公從祀，以彰名臣之軌範。樹儒宗之圭臬，正人心而維世教，翼聖道而勵貞修，實有光於國家
 庠序之典。總督趙文恪公、巡撫孫文靖公、隨之。即屬壽祺代撰疏稿。壽祺因謂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所
 陳深中時弊，足為萬世龜鑑，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特賜專諭，禮其生
 平著述尤富，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而尤深於易經孝經，其講學恪守朱子道
 脈，遂本此意成疏稿。督撫會疏，請從祀東廡。明年春，禮部議如所請。秋八月，大吏率文武吏奉主人祀孔
 子廟，時方鄉試，鄉士大夫及胥吏千餘人，相從行禮，其扶翼名教如此。壽祺又以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
 種，及榕壇開業，或已著錄四庫經解，雖久經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積十餘年蒐
 訪之力，購得易本象、郭山講義、耕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壽所撰黃子年譜，又
 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子平所編公全集

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篇，集成全集，重定目錄，輯為六十六卷，訂以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閱者通志，舊志多誤，六十餘年文獻散失，請加纂輯，督撫從之，壽祺乃為之，擬立議例，採訪事實，舉才者分任之，而自總其成，書成而病，以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有四，壽祺解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義，輒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許鄭，靡不洞徹，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尚書大傳定本三卷，五行傳輯本三卷，左海經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梓州室詩集六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又著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兩漢拾遺，遂初堂雜錄，元選其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及文集中之說經者，人皇清經解，壽祺雅慕武夷山水，紫陽精舍，晚年自號隱屏山人，作隱屏山人傳，疾時不殺食，卻醫藥，惟日啜八夷巖茗，噉柑柚少許，枕上作絕句云：夢想仙巖二隱屏，問天應著少微星，人間無此溪山好，便欲乘雲上幔亭，詞意倘悅，若有所會，子三喬，權道光乙酉舉人，朝樞，鴻禧，喬樞等計來演，請以壽誌，元不為誌而為之傳。

論曰：山人以強仕之年，告歸養親，可謂孝矣，親終，不復仕，非如義之督，有所激也，恬而已矣，立身於道義之中，而經學博通兩漢，文章雅似齊梁，其學行卓然傳矣，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秋坪之言諒哉。

安事齋詩錄序

安事齋詩錄徵費，部符符所作也，仲符與元同為秀才時，即相友，以文學齊名，丙午同為朱文正師所舉，己酉又同進士榜，仲符春試，賦得草色遙看近卻無，有碧蹄行馬外，青到灑龍隅句，都下傳誦之，朝考第一，分吏部，由考功主事海陸正郎，復授石經，考功為綜覈名實之地，仲符執法不阿，日久怨積，因事為人所傾，竟成西望，未幾賜歸，恩鑒其無他，許復原職，既而歸鄉，登址吟嘯湖山，故有況我南陵正紫裘，不出非為鱸魚饌之句，雖友人代納貨為外道，恬然不復出矣，仲符政治明敏，所仕未展其才，文章壯麗，詞宏而力健，學博而識高，所為詩，遇忠節之事，纏綿慷慨，見其性情，及用韓蘇語，如更生馬蹏踏于山嶺中，而變為奪稍，巧力兼到，甲午秋，公子正元寄遺稿至，滇屬元選訂之，歲寒斷紙，鐫火青燄，拭老眼讀之，凄然于昔，荷侶之久逝也，為錄存大半，釐為四卷，寄揚州付二弟梅叔梓之校之。

奏軍里外城情形摺

奏為查辦思茅土賊滋事始末，及外城情形，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照思茅應所屬車里土司刀繩武，向其叔土舍刀太康攻，因不遂解息，先經奏革，嗣因其不知悔罪，投歸，且又勾結，經弁兵捕拿，復帶印寶逃現，將所遺土職，另行擇設，另摺具奏外，臣等伏查滇省沿邊土司，悉係內地藩離，土司之伯叔弟兄，皆為土舍，各有分管之地，其土司舍目，多與外城往來，修睦，車里土境在西南極邊，其地約有數郡之廣，全境插八外城，東南鄰於南掌，西南鄰於緬甸，而通羅所屬之部落，莫不于臘，又鄰其南境，內十三版猛地方，

分內猛外猛，各立土弁分理，由土司統率，其中有荒遠僻野數處，即不全服土司，嘉慶八年，經前撫臣奏明，有案，刀繩武生前兩月，即父死承襲，全由伊叔刀太康撫養，護理，迨刀繩武及歲婚娶，乃太康退為土舍，分居外猛，與緬甸鄰近，相與修睦，因緬甸與于臘向來不和，南掌又與于臘親好，刀繩武不知避嫌，處置失當，偏向南掌，與于臘，適有奸徒播弄，以致緬甸有疑，及刀繩武之事，被擄入緬，土境之人，皆以刀太康辦辦，至道光五年，內地曉諭緬甸，始將刀繩武由騰越送回，仍充土司，因其與刀太康積有嫌怨，曾令弁目人等解釋，歸於和好，經前督撫臣長麟等奏明，取結立案，迨後刀繩武因自稱歸師，既身欠補償，復積欠漢債，被緬日遣人索取，欲向土弁商派未就，因而輕聽讒言，仇及其叔，遂謂蓄謀，奪廷，欲逐刀太康，全收外猛之地，於道光十二年冬間，集練向攻，刀太康抵禦，致成互鬥，刀繩武潰圍之後，許以割裂猛地，分酬附之諸好，並寄字南掌及于臘之屬，勇猛南等助兵未果，刀繩武又妄給漢夷，以土弁職銜，擾及內地，且欲請官兵幫助，官不允助，遂縱使所糾之人，冒充難民，騷擾內地，人心搖動，非將其革職，無以弭衅，迨至革後，尚令招諭自投，詎刀繩武又添聚標勇，始終藐抗，不得不派弁兵攻捕，及至兵到卡破，練散，自行帶印潛逃，是刀繩武先之同室操戈，猶為可恕，而後之糾結外夷，脅官跋扈，騷動內地，實屬罪無可道，至刀繩武於互鬥後，以刀太康欺蒙款送，撫飾辨稟，於民亦代為投呈，請兵，經鎮道委員查明，均無實據，因叔姪互相怨望，於民亦聽聽怨控，此刀繩武肇衅，諱飾及漢奸附和干預之情由也，臣等查極邊土司舍目，俱當和外安內，為邊界屏藩，刀太康以極邊土舍，尚知內地法度，此次衅起家庭，由於刀繩武先發，自不能深責刀太康，加之罪，且暹羅與緬甸有仇，從前緬緬交攻，即以車里為兩戰之地，夷民逃散，近年始多安息，刀太康與緬人素和，而於南掌暹羅，未甚款洽，前次于臘受刀繩武之唆，曾向刀太康請賞，嗣南掌進貢，使目過刀太康之地，刀太康即與之誓水盟和，意將由此通睦於于臘，是刀太康輯睦外夷，尚為有術，緬國自乾隆三十年間，屢侵內地，數為邊患，致與經略大兵，勞費甚鉅，至乾隆五十三年，緬甸始請入貢，上年進貢，道使到滇，咸仰皇上德威，臣等亦懷柔維厚，南掌上次入貢來滇，亦極馴謹，于臘屬於暹羅，近於南掌，今刀太康處於極邊，界於數國之間，先修睦於緬甸，今又與南掌盟和，莫衷與緬為仇，而與南掌相親，可由南掌而推及于臘，使緬莫之隙漸消，則土境亦可無牽擾之虞，乃刀繩武不知遵依前諭，和其骨肉，屢以私忿而先攻舍目，固知其必自蹈於潰裂，是以屢傷解息，假使其豈觸相爭，輕聽土司於民之請，偏助以兵，遂滅其叔，則刀繩武不睦於緬，加以其本不忠，而緬亦時防其害，莫衷必有事於緬，緬亦必疑及刀繩武，黨附南掌，豈不遷畔土境，兵連禍結，甚至涉及內地，致有不能收束之勢，是刀繩武之乖謬，道源竟委，何可曲徇任其債事，今已被革，所遺土職，刀氏世家寥落，但乾隆年間，前土司刀維屏帶印潛逃，雖投同歸，亦不准其子承襲，茲若再以刀繩武之子，議毀無論事係違例，而現在各猛土弁，尚計刀繩武之劣，是子履父習，更恐外患未至，內衅先生，自應照例於親支

內另行選舉。茲據鎮道等稟。親支內惟刀繩武之父刀太和。與刀太康為親兄弟。士弁日或公舉刀太康之子刀正統。繼與刀太和為嗣。頂戴。衆情允協。舍此別無可受之人。則當以邊地安和為重。未便以叔姪嫌疑。拘泥微節。以致另啓爭端。貽誤將來。況刀繩武被革。不投歸待罪。反請印遠逃。自絕其子之喪。家屬法應另徙。與其伯祖刀維屏如出一轍。今為其父刀太和立嗣。繼以延其祀。此已國恩加厚。無存偏抑。亦經飭令鎮道明白曉諭。以杜潛賊之漢奸。妄生離黃。搖惑生事。此又區等與鎮道往查。飭查先後酌辦。期於邊地安和。免生各幹之緣由也。前次奏報。因有未經查出情節。尚未詳晰。聲敘。茲已事竣。臣等謹將辦理始末各情形。恭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甲午

奏軍里士司製賊摺子

奏為已革土城遠逃未獲。地方安靜。撤回兵練。另擇製賊。以靖邊圉。恭摺具奏仰祈聖鑒事。竊照思茅車里士司刀繩武。輕聽奸徒。播弄。屢次集練。先向伊叔士舍刀太康。因抗不遵諭。解息。甚至脅官求兵。偏助。縱夷激。內地被其騷動。響不暇。當經奏明。將刀繩武土職撤革。如其知悔。來投。按其情節酌辦。嗣因刀繩武仍不知悔。帶其隨練。復糾練夷多人。據山札卡。再向招諭。仍不解故。自投。經該鎮道斥退。派令弁兵攻捕。刀繩武卡破練。帶印遠逃。又經奏奉諭旨。飭令鎮道委員追緝。緝拿在案。臣等因該處擾亂。難息。民夷多有流離。並令妥為撫輯。再行次第酌撤防兵。其所遺軍里士職。亦速查合例之人承襲。去後。嗣據普洱鎮邱奉。馳進。南道胡啓榮。委員林樹。錫。等稟稱。刀繩武攜印不繳。於潛逃後。由沿途奔竄。分飭兵練追拿。截獲。附從漢奸王瀛等數人。刀繩武仍無下落。邊地完。自已遠逃。邊外。實亡之。已不能再滋事端。不值令兵深入外域。窮追。其所攜土印。亦難保無失落。且以已革通逃之人。即使執此。亦屬無用。現在責令沿邊隘。留心偵查。去路。密為購緝。並諭外城近邊土。如有逃入。即行拿送。另行稟報辦理。至士舍刀太康。本有分管之地。刀繩武聽讒猜忌。因與匪。前此互閱之後。刀太康。解息。撤練。退回。乃刀繩武結。不休。頻結。再。入內。騷動地方。自加調防。兵。震以威。並於捕。奪。刀繩武時。先行斥。散。後。始就安。現查所。散。皆已。歸。其邊外。原住山。被。及。逃。亡。夷。民。分別。招。徠。安撫。亦皆。復。業。料理。春。耕。除。酌。留。本。處。防。練。外。將。先。調。之。目。練。及。弁。兵。一。千。數。百。名。並。調。之。官。兵。千。餘。名。於。正。二。月。分。起。撤。回。所。遺。軍。里。士。司。世。職。查。定。例。士。官。練。事。革。職。提。問。不。准。親。子。承。襲。另。擇。本。支。叔。伯。兄弟。及。兄弟。之。子。繼。襲。今。刀。繩。武。負。罪。帶。印。遠。逃。其。子。例。應。停。襲。以。杜。後。弊。當。即。諭。飭。軍。里。所。屬。十。三。版。猛。各。土。弁。人。等。乘。公。選。舉。查。明。刀。繩。武。並。無。弟。兄。親。支。惟。其。祖。刀。士。宛。生。其。父。刀。太。和。與。其。叔。刀。太。康。二。人。太。和。太。康。係。嫡。親。兄弟。止。此。兩。支。此外。遠。支。稀。疎。亦。多。事。故。無。人。可。襲。刀。太。康。現。有。二。子。公。議。以。親。支。士。舍。刀。太。康。長。子。刀。正。統。年。已。及。歲。繼。與。刀。太。和。為。嗣。襲。且。同。是。刀。士。宛。之。親。孫。亦。皆。悅。服。無。不。踴。躍。各。具。保。結。自。應。即。以。刀。正。統。繼。襲。俾。刀。士。宛。之。世。系。不。絕。而。土。城。亦。有。資。成。照。例。將。宗。阿。册。

結呈報。至刀繩武家口。未便留存邊地。已與緝獲漢奸分起解省。候照例查辦等情。前來。臣等查已革土職刀繩武。既因遠逃邊外。追緝未獲。自不值令兵練深入窮追。轉涉紛擾。該鎮道等已督令沿邊隘口。偵查緝。並諭外城近邊土目。拿送。俟有無。獲。另行核辦。現在。漢。夷。散。盡。歸。農。土。夷。各。皆。復。業。耕。兵。練。撤。回。內。地。其。為。平。靜。所。遺。土。職。應。即。舉。定。以。資。撫。順。從。前。乾。隆。年。間。土。司。刀。維。屏。棄。職。帶。印。潛。逃。復。經。投。回。監。斃。其。遺。職。以。刀。維。屏。之。弟。刀。士。宛。承。襲。改。印。印。篆。刀。士。宛。即。刀。繩。武。之。祖。今。刀。繩。武。始。而。尚。係。同。室。揆。戈。迫。後。勾。結。要。挾。騷。動。內。地。於。革。後。猶。復。帶。印。遠。逃。以。刀。維。屏。之。異。其。家。屬。例。應。遷。徙。安。插。其。子。不。准。再。襲。實。為。罪。所。應。得。茲。經。鎮。道。等。飭。該。十。三。版。猛。土。弁。公。議。以。士。舍。刀。太。康。之。長。子。刀。正。統。繼。襲。刀。太。和。為。嗣。襲。職。夷。衆。悅。服。土。境。亦。有。資。成。是。授。之。定。例。既。屬。相。符。察。之。輿。情。亦。皆。允。洽。臣。等。另。行。照。例。具。題。其。銅。印。並。請。山。部。另。頒。以。重。職。守。至。軍。里。極。邊。遠。荒。處。處。與。緬。甸。南。掌。及。暹。羅。瓦。干。臘。接。壤。土。司。新。襲。仍。令。鎮。道。督。飭。該。應。襲。土。司。覈。士。舍。刀。太。康。各。猛。土。弁。等。同。心。協。力。辦。理。水。靖。邊。藩。不。得。稍。有。貽。誤。致。干。罪。戾。所。有。前。調。兵。練。應。備。糧。糶。及。撫。恤。等。項。均。係。於。滇。鹽。溢。課。留。備。本。省。邊。用。項。下。照。案。支。用。毋。庸。另。行。動。款。除。刀。繩。武。家。屬。應。徙。之。地。並。附。陵。之。漢。奸。等。犯。確。審。定。擬。另。辦。外。臣。等。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甲午

雲南井鹽記

雲南鹽出於各井。井中滿煎成鹽。某某井行銷某州縣。有定額。乾隆以前。由官辦。官以此為利。運鹽至某縣。某縣分派四鄉。四鄉又分派各井。無一能銷。照數繳價。與錢糧無異。因而苛役。鄉保。又加錢價。民不堪其苦。嘉慶初。革除此弊。貽厥夫買之。某井銷于某縣。一切官不經手。惟在井收課。民困蘇矣。而又不常銷。不足額。四川井私及鄰井無課之私充斥。以致額課虧短。官緣為奸。患不在民而在官矣。余于道光六年。查滇。即將弊蠹之員。奏劾數員。風氣頓轉。特用參將曾勝。即十二年。曾勝。貴州。兵。建。等。署。東。路。曲。靖。協。副。將。開。通。運。東。雲。貴。兩。地。銷。路。曾。勝。不。受。私。用。文。官。亦。同。之。不。受。又。令。各。井。毋。以。無。課。之。私。占。有。課。之。地。又。飭。鹽。道。梁。公。管。束。井。官。上。下。清。潔。是。以。銷。如。額。矣。又。一。二。年。不。但。足。額。而。且。溢。額。每。年。約。多。課。十。萬。矣。先是。雲。南。屢。有。邊。事。自。嘉。慶。初。至。道。光。初。總。督。帶。兵。出。省。剿。平。者。十。二。次。奏。案。可。移。勞。師。糜。餉。捐。兵。傷。生。頗。不。安。靜。自。余。奏。以此。盜。課。請。一。半。歸。公。餉。一。半。留。備。邊。事。之。用。奉。旨。獎。准。之。後。各。邊。豈。無。蠢。動。然。旋。旋。辦。旋。旋。原。摺。內。云。邊。微。廣。袤。夷。獯。紛。居。糧。餉。相。爭。事。所。常。有。且。恐。內。夷。自。鮮。索。動。外。夷。惟。在。邊。員。及。早。相。機。查。辦。所。費。或。不。過。多。若。空。手。從。事。彈。誤。奏。轉。耗。費。轉。鉅。等。語。至。今。十。年。邊。務。如。龍。越。野。夷。出。山。搶。掠。普。洱。軍。里。土。司。爭。亂。未。連。緬。甸。越。南。邊。亂。等。事。總。督。皆。未。帶。兵。出。省。惟。沿。邊。鎮。道。府。廳。得。此。財。力。道。令。辦。理。徒。薪。曲。突。皆。就。安。平。其。餘。小。弊。旋。起。旋。定。保。全。生。命。更。不。勝。數。余。摺。內。之。言。今。皆。驗。矣。 丁酉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附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敏肅公神洪碑

敏肅諱坤字靜之號厚山居涿州涿州盧氏自漢已著高祖振奮贈文林郎甘肅莊浪縣知縣曾祖大成祖秉健父士瑚本生父士璽皆以敏肅貴贈光祿大夫敏肅以乾隆甲寅舉順天鄉試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職兵部隨園木蘭校步射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廣東山東兵備道皆在仁宗朝今上登極由湖北按察使甘肅布政使授廣西巡撫陝西巡撫南山東林講者謂易處奸不宜舉敏肅著論謂此地漢唐皆開關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翬開關為據遂加聖治至今賴之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甘肅有軍務特旨以行衣陞見馳驛往甘肅會總督辦理轉餉時逆回張格爾據四城精銳屯喀什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奇會於阿克蘇轉為魯木齊糧濟之敏肅上議曰烏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石需糧二石用駝一需駝二百五十有奇每站駝五百有奇始供一往一還之用其需駝一萬六千有奇關內外各站需駝一萬有奇烏魯木齊駝七千尚缺二萬有奇請剋期購撥出關內地之銀餉軍火器械即以此駝運又請以伊犁糧由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報可大兵進剿至凱旋共撥軍需銀一千一百餘萬兩轉輸不竭用無虛糜敏肅之功也服關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頭品頂戴調山西廣東江蘇巡撫陝西總督十二年湖南逆裔趙金龍作亂敏肅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凌阿已在寧遠之下境破獲誘賊副將游擊等皆戰歿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寧諸土匪應賊起衆數萬敏肅抵永州隨行士卒不滿百調諸路兵九千有奇未即至令堅壁清野敵將奔各路防堵迨湖南湖北兵大集元亦奉命發貴州兵一千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率往助之至瓊州距賊巢十餘里會大雷雨我兵乘勢進剿賊悉其衆屯於羊泉街羅思舉等晝夜督將奔及楚黔兵立泥潭中仰擲火九火彈燒大屋數十斃賊數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伴詐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及頭目數百金蘭易服乘間逃為我兵所殺遺有所負木像餘賊先後就戮天子嘉獎之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方捷許之未上也上命御前大臣戶部尚書宗室福公恩盛京將軍瑚公松額來視師未至軍已戒事廣東逆裔趙仔青糾衆數千入楚界聲言為金蘭報復仇即與欽使率新任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剿辦敗之於濠江又敗之於銀江擒仔青至衡州縶於市廣西逆裔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芳林渡均華為楚界防兵所執斬之時廣東連山排獠又作亂官兵失利欽使奉命率曾勝剿平之敏肅亦調任兩廣總督時排獠新定敏肅編查戶口設獠長猛目漢民村寨設總改綏獠同知為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選俸報可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游民馮生疔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偷入內洋官兵擊其八船餘悉平西洋來粵貿易喚哨閩人離嘯嘯逐法度敏肅照例封船停其市嘯嘯噤道護貨兵船自外洋闖入虎門我兵擊斃之輒以駁拒駛至黃浦奉嚴旨督辦敏肅用大船

被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運水更設警備斷入省之路其後路在老洲間復命將弁備大石船道其歸又備草船火攻其脅之唯嘯嘯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其懼服澳門夷商伽唯唯助之請命久乃令出虎門奏上嘉諭之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向合機宜不失國體敏肅之經濟表見者如此敏肅蓋年留心經濟為有用之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疆所施設不自矜許細之則案牘法則析及纖微而曲盡人情宅心忠厚不為苛刻鉅之則兵革無辟剗除凶孽緩服外夷皆有實效其餘察吏安民練兵弭盜採異備荒辟地設險諸政不勝書宜其上契宸衷重遊倚任奏道光十五年八月四日以疾卒於位年六十有四帝深軫惜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賜諡敏肅諡祭葬長子端勳長子端實孫長生等六人以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葬於涑水並上之阡端勳以大學士揚州阮元為敏肅己未座師乞銘神道之碑并序之銘乃門下士作

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春海程公神道碑銘

公諱恩澤字雲芬號春海程氏東晉時有為新安太守者居篁墩又遷徽南代有隱德曾祖筠祖步矩郡生員父昌期乾隆庚子賜進士第三及第上書房行走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項氏總兵項穆木女公年四歲讀書穎異斷後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輪之先生嘗語學士曰此子遠冠所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公甫十一歲哀毀如成人及長補學生員益博學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力弓最後乃與凌仲子先生遊及其聞與先生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內閣中書金應瑨以女妻之嘉慶甲子鄉試中式舉人居京師益勤於學大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辛未會試中式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官道光元年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蘭魁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今戶部侍郎郭公鴻藻同召見親給聖訓出語同朝皆榮之旋奉敕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充四川正主考二年補奉坊中允恭校刻御製詩文初集三年放貴州學政補翰林院侍講侍讀五年補奉坊右庶子冬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次年調湖南學政奉命回京仍任南書房行走奉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八月補國子監祭酒九年侍母項太夫人疾其孝有過過於禮而不告人者太夫人卒丁憂歸歿十一年起服入京仍在南書房行走壬辰以候補祭酒未與考差特放廣東正主考十二年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郡王學王敬禮師傳出于至誠講學為詩古文書法皆日有所進甚相益上與王論公為人有和而不同之目十三年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冬充文淵閣直閣事十四年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十五年知貢舉調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充殿試讀卷官閏六月諭程恩澤部務繁著無庸在上書房行走十六年復充殿試讀卷官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夏受著醫逾月病

因老病再請解任休致摺

奏為假滿病未就痊，仍懇開缺以重官守事。竊臣前因病勢未痊，奏請開缺，仰沐皇上恩施，再行賞假。自開月以來，多方療治，未能見效。皆因多年濕熱，及邊地氣候，難入氣血之內，以致右足筋絡疼痛，若濕滲太甚，則喘急心忡，頹弱之情，支持不住。伏念臣蒲柳衰容，稔稔健忘恍惚，遇事模稜，乃因老病之日增，深荷聖恩之體卹，假理屢展，慈注就痊。焦灼日深，寸衷憂迫，因不敢辜恩而輕為離職，更不敢恃恩而弗懼曠官。萬不得已，惟有仰懇天恩，准予開缺休致。此後如醫治仍難輕減，俟秋涼再回籍調理。南中尚有一良醫，臣骸骨餘生，得延殘喘，則此晨昏歲月，悉出自大造生成之所賜矣。為此瀝情恭摺具奏，伏乞聖鑒。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奏。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恩准開缺致仕摺摺

奏為恭謝天恩事。臣因病軀難以供職，懇請開缺休致。本月十三日，奉上諭，大學士阮元，由翰林游陟封圻，歐歷中外，經朕簡任，綸扉綜理，部務盡心職守，清慎持躬。前因病請假，復經具摺懇辭解職，朕憐予假期，俾資調養。茲復奏稱老病日增，醫治未能速效，力請開缺，情詞懇切。若再懇留，伊心恐曠官，轉難調攝。非所以示體恤。阮元著准其開缺，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給半俸，用示朕優待。著臣至意欽此。開命之下，伏地叩首，感激涕零。竊臣班荆，景迫桑榆，久逾致仕之年。本難奉職，況值積疴之後，益恐誤公。乃因老病之纏綿，上荷宸衷之鑒察，准其開缺，予告退休。恩覆轉以如天，心感愧而無地。伏念臣幸遇昌期，深蒙溥眷，備員綸閣，既兼贊之未能，忝任攝折，復撫綏之乏術，有負裁成於九陛，徒蒙培塿於三朝。茲以蒲質衰靡，仰沐楓宸體恤，原銜寵給，仍邀開閣之榮。半俸叨支，倍切素餐之懼。從此衡茅戀闕，長向念於大廷，或亦骸骨餘生，冀少延於盛世。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回籍日期摺

奏為奏開事。竊臣蒙恩准予致仕，並邀賞食半俸，優示體卹，仍命調攝。臣感沐鴻慈，淪肌浹髓。現在足疾仍未痊愈，右腿出水過多，浮腫酸痛，行步甚難，精神衰弱。及此尚能食息，擬於八月二十七日起身，由水路回籍調理。惟是身離闕下，心向日遊，依戀之情，繫於寤寐。伏念聖主恩重如山，涓埃未報，撫躬循省，萬分不安。所有臣回籍日期，理合具摺陳明，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十八年八月十九日。

謝恩晉宮太保在家食俸摺

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大學士阮元，歐歷中外，宣力五十年，清慎持躬，克盡職守。前以年邁多病，再三懇請解職，已俯如所請。准其致仕，在家支食半俸。茲據奏明擇定行期，朕心彌深眷注。著加恩晉加太子太保銜，從茲怡志林泉，善自靜攝。俟辛丑年朕六旬萬壽慶辰，屆時身體康健，即行來

京祝嘏，以慰履念。欽此。竊臣猥以菲材，忝居高位，渥承簡畀，受三朝雨露之施，未嘗涓埃，無一得為萬之。猥躬循省，時切悚惶。茲以老病纏綿，蒙恩致仕，歸期初下，溫諭重聞，既明天祿之頒，更荷宮銜之特。晉鴻慈榮，冀蘇痼骨，於秋風，頓難難忘。盼效歡呼於來歲，此日言歸梓里，衡門常被恩榮。他時再覩楓宸，當同仙舞，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聖經室續集目錄

卷三 續三集子

- 荀子引道經解
- 塔性說
- 復性辨
- 書東莞陳氏學部通辯後
- 學部通辯序
- 文前說
- 學海堂策問
- 四書文話序
- 摹刻諸竹齋華山碑全字跋
- 兩浙金石志序
- 宋捐醴泉銘殘字跋

變彝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即馬蹄天放也。即所謂初也。以天放為初而復之。此老莊之學也。唐李翱復性之書。即本之於此。而反飾為孔顏之學。外孔顏而內老莊也。內莊已不可矣。況又由莊入禪乎。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而莊子以為誠。無以復性之初。然則禪家不立語言文字。儒家借良知為宗旨。非以莊子此說為祖乎。周孔顏曾之學。首重文。後人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復初之一說焉。可以謂善。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樂趨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太繁。釋家別開禪學。可以不說一切經。而面壁見性也。

書東莞陳氏學部通辨後

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出于禮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五倫皆禮。故宜忠宜孝。即理也。然三代文質。損益甚多。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禮折之。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乎禮以行。空言理則可彼此之邪說起矣。如朱子與陳氏等不合。朱子晚年與李季章書曰。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又曰。熹今歲益衰。足歸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果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聞未死。且與了卻。亦可以瞑目矣。答應仁仲書云。所論禮。如此固佳。然卻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里外。恐此日不能成。為終身之恨矣。答葉味道書云。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又答李季章書云。國君承祖父之重。康成注。賈疏。其義重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按朱子所論者。乃禮記喪服小記不繼與備句下。孔疏引鄭志答道南之文。故朱子有向無節度成則此事時未有斷決之語。此美以朱朝野難

肥。所載不詳。而此書以為鄭注賈疏。則又涉及禮記喪服傳父為長子三句下疏文也。一日。與黃直卿書云。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併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病骨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楚。此朱子一生拳拳于君國大事。聖賢禮經。晚年益精益求精之明證。雖若如王陽明。釋朱子以晚年定論之說。直似朱子晚年厭棄經疏。忘情禮教。但如禪家之簡靜。不必煩勞。不必悽楚矣。適相反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何可不讀。蓋未有象山箇墩陽明而肯讀儀禮注疏者也。其視諸經注疏。直以為支離喪志者也。豈有朱子守孔顏博文約禮之訓。而晚悔支離者哉。此清濁陳氏所未及。亦學海室諸人所未言者。故特著之。

學部通辨序

道光八年春。粵中學人。寄學部通辨來。演請序。元謂此書四庫全書目錄。載在子部儒家。注云內府藏本。是此書曾為內府所藏。而非外省所進也。此書專辨朱陸異同。推尊朱子。四庫書提要曰。朱陸之書。其在其異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輯朱子晚年定論。顛倒歲月之先後。以朱就其說。固不免矯誣。然建此書痛詆陸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亦未能平允。元於東園清暇。重加披閱。選提要之言。手將病狂失心等語。加以刪削而還之。蓋除此所刪。則皆表章正學之要言。即有過激之論。無非欲辨朱子之誤。粵中學人。固當知此。鄉先生學博識高。為三百年來之崇議也。

文韻說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恆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恆言所謂韻者。固指押韻而言。亦兼謂章句中之音韻。即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沈約於為韻。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節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靈均以以來。此秘未觀。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答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韻也。即如魏晉遺說。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為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為韻。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于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有意。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經。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音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即如濕濕漣漣。虎視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為漣漣濕濕。即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即無聲音矣。此豈盡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觀。正所謂文人和輕者矣。不特文音也。文音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于卜子夏之詩。大序。序。口。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誦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嗷嗷之。鄭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孔子文音聲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嗷嗷。以成文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騷雖鴻洲速押韻有韻。而文字不韻。得服側押韻有韻。而文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

成文之宮初也。此豈詩人暗于韻合匪由思至哉。王國維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人所有者。如有韻。則聲韻必。聲韻必。無一字不相。此豈詩人天成時合。全無意匠于其間。此即于其所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因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音。且多偶句也。鄭人邦國。風教。三。志。為。詩。三。之。足。之。四。也。世。世。亡。國。偶。五。天。地。鬼。神。偶。六。聖。教。人。倫。化。風。俗。偶。七。八。化。下。則。上。偶。九。日。之。間。之。偶。十。禮。政。教。偶。十一。國。與。家。殊。偶。十二。人。倫。其。利。政。偶。十三。發。乎。情。止。乎。禮。偶。十四。之。風。偶。十五。聖。之。周。室。之。召。偶。十六。正。始。于。化。偶。十七。其。初。樂。思。賢。才。偶。十八。其。偶。之。長。者。如。周。公。召。公。即。比。也。後。世。四。書。文。之。比。基。于。此。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籀。即如孔子文。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籀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嘆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因曰。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韻字不見于成文。而內實有韻字。從音從句。許氏所未及之古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約之說。或可橫指為八代之遺體。孔子子夏之文。豈亦幾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于孔下。此非上哲不能擬也。乙酉三月。閱兵香山。阻風。舟中筆以訓福。

學海堂策問
儒字造字之意何在。儒名始於何代。儒行始於何時。魯孔子時。顏曾諸賢之儒行。所尊尚者何等事。所講習者何等事。其大指何在。當細釋魯國聖賢言行。在孝經論語大小戴禮記諸經文內者以求儒之正本大原而釋之。至於荀揚及漢唐宋各家之說。且不必涉及。不必辨論。
自東晉劉宋至隋兼北朝。其間經史諸學皆是極精極博極明敏之時。南北朝人學力之專之銳之深。非後人所能窺企。中唐以後。人。幾。視。六。朝。不。知。唐。初。諸。經。正。義。及。教。修。諸。史。無。不。本。於。北。朝。人。或。據。或。掩。寶。存。而。名。亡。後。人。於。北。朝。之。書。多。不。能。解。即。如。陸。法。言。等。之。音。韻。分。部。幸。為。中。唐。以。後。人。所。不。能。解。故。未。經。擾。亂。而。學。自。國。朝。江。蘇。江。陰。陸。法。言。始。明。古。法。其。餘。如。三。劉。熊。徐。等。之。於。經。疏。呂。忱。李。登。等。之。於。小。學。廣。蔚。之。崔。靈。恩。等。之。於。禮。服。徐。廣。臧。榮。緒。姚。察。等。之。於。史。傳。皆。非。唐。人。所。能。及。唐。初。人。猶。讀。北。朝。人。之。書。天。寶。後。知。其。學。者。鮮。矣。試。論。而。表。章。之。

今大小西洋之歷法。來至中國。在於何時。所由何路。小西洋即今港屬等國。在今回疆之南古天竺等處。元之回。回。歷。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廣。東。海。船。而。來。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國。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後。孰。密。孰。疏。其。創。始。造。歷。由。今。上。溯。若。千。年。準。中。國。之。何。代。何。年。西。法。言。依。巴。谷。在。漢。武。帝。周。顯。王。時。確。否。六。朝。番。舶。已。與。廣。東。相。通。故。達。摩。得。入。中。國。中。國。漢。朝。明。已。有。諸。曜。不。附。天。之。說。後。秦。姜。及。已。有。游。氣。之。論。宋。何。承。天。立。強。弱。二。率。齊。祖。沖。之。立。歲。差。等。法。皆。比。漢。為。密。與。明。來。之。大。西。洋。新。法。相。合。是。

皆在遠歷未入中國前也。至於唐時市舶。與西洋各國。往來更熟。元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何。以。不。來。於。唐。九。執。法。之。前。九。執。法。又。自。何。來。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為。東。來。法。也。其。考。證。之。唐。宋。人。每。輕。視。漢。魏。六。朝。人。以。為。無。足。論。無。論。宋。齊。疏。疏。跡。非。唐。以。後。人。所。能。為。即。如。邵。公。之。為。人。絕。無。可。議。其。學。如。海。亦。非。後。人。所。能。窺。公。羊。之。學。與。董。子。繁。辭。相。表。裏。今。能。通。之。者。有。幾。人。哉。不。能。通。之。而。一。概。掃。之。可。乎。試。為。漢。何。邵。公。贊。

四書文話序
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人。無論為何藝所取。皆歸于正。下等人。無論為何藝所取。亦歸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困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誦習。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甚多。勝於詩賦遠矣。唐宋詩話多。文話少。而明以來四書文話更多。非無話也。無算之者也。余令學海堂諸生。周以清。侯康。胡調德。纂之。諸生共議分二十四門編之。一原始。二功令。三格式。四法律。五體裁。六命題。七程文。八稿本。九選本。十墨卷。十一社稿。十二元鏡。十三名譽。十四考核。十五師承。十六風氣。十七典。十八流弊。十九起衰。二十假借。二十一答。二十二談。二十三軼事。二十四五經文。雖未甚精詳。然已稍卷秩矣。錄成二部。一存粵東學海堂。一攜歸江南。蓋江南遺文術說。為嶺南所無者尚多。俟再令家塾子弟補成之時。甲申冬日。

摹刻諸書華山碑全字跋
嘉慶十四年。余摹刻漢延熹華山碑。未刻本於北湖祠樓。其右方缺石一。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三字。因以家藏歐陽文忠公華山碑。成墨蹟。摹補於缺空處。俄入京師。得見成親王所藏已刻本。雖無碑額題名。而余碑缺字。彼皆未缺。遂借鈎入。未刻本缺空處。道光三年。在廣州購端州巨硯材。復摹刻成。親王本未缺之字。及後銘詞內民說二字。同置祠樓。若兩石並擗。遂成全碑矣。好古者以兩擗本。刻補合裝為一碑。可留歐公書而分裝之。亦可。

兩浙金石志序
余在浙久。遊浙之名山大川。殆遍。錄浙人之詩數千家。成兩浙輶軒錄。刻之。訪兩浙帝王賢哲之陵墓。加以修葺。成防護錄。刻之。以其餘力。及于金石。刻。搜。訪。摹。搨。頗。窮。幽。遠。又。勒。成。兩。浙。金。石。志。一。書。爾。時。助。余。搜。訪。考。證。者。則。有。道。晉。齋。魏。何。夢。華。元。錫。諸。君。許。周。生。兵。部。宗。彥。亦。多。考。訂。增。益。且。錄。全。畫。以。去。勿。勿。十。餘。年。矣。道。光。四。年。粵。中。有。鈔。本。十。八。卷。校。原。甚。文。有。所。刪。鐘。鼎。錢。印。之。不。定。為。浙。物。者。亦。多。所。刪。然。亦。簡。明。可。喜。李。鐵。橋。加。訪。錄。浙。人。之。官。于。粵。者。校。刻。之。不。兩。月。而。工。畢。今。而。後。藏。板。於。浙。印。書。通。行。使。古。金。石。自。有。稽。泰。有。刻。以。下。迄。于。元。末。皆。著。於。篇。好。古。者。得。有。所。稽。不。亦。善。歟。夏。五。月。望。日。書。於。嶺。南。節。院。

之定辭堂。

宋揚體泉銘殘字跋

凡六朝唐人碑，別有一種筆力，良由製筆之工，尚存古法。今世之筆，特湖州工人所造，便于松雲筆法耳。于北朝隋唐之碑，直是不合。試細觀此碑，筆當用何等柱，何等裏毛，精思巧製，若得此等筆，則古書法不亡矣。

與學海堂吳學博書

自陸澹言等定四聲韻為二百六韻之後，唐人作詩賦，并皆為寬，沿至今，祇一百六韻矣。以今韻為今詩文，則可若作古賦詩辭而用今韻，不今不古，識者哂之。至於唐宋以來，獨用通用，後人所為，已鮮依據。或且越以時俗土音，動輒亂用，直似以元人劇曲之韻，擬唐人為律賦，更不如今一百六韻矣。豈有不明音韻篆文訓詁，能上擬相如子雲者哉。即如昌黎送學解韻，用無法，世罕知其韻者。然則將奈何，因思古韻之分合，近惟金壇段氏若膺六書音均表十七部為善。如之脂支哈四韻唐人皆并為四支合用，孰知羣經楚辭皆斷分三部，絕不相混。文選亦分不通用乎。高郵王懷祖先生，精研六書音韻，欲著古音一書，因段氏成書，遂即輟筆。余十年前即聞此論。

然其分廿一部，甄極詩騷，剖析蒙亡，不但密于段氏，更有密于陸氏者。予屢欲併廣韻，而以古音分部，使便於擬漢以上文章辭賦者取用之。迄未暇為之計。學海堂中年兄深擊古音，易就段氏精審之，而進以王氏之學，定為古韻廿一部，以羣經楚辭為之根柢，為之圖範，庶無隔部越用之謬乎。或曰：漢晉文章之韻，已有出此圖範者，奈何以此限之。答曰：漢晉文章齊梁之韻雖寬，而之支脂等韻，未嘗通雜若學漢晉文辭，而更能謹守此漢晉以上之韻，取法乎上，撥亂韻而反之正，不更善乎。況以今韻一百六韻，而并為廿一部，已寬之至矣。學者亦何憚而不用此韻哉。年兄試再與堂中林竹橋諸子商榷寫定。即如部至寶類各韻中各字，據補而出，而刪去餘韻之字。即可在堂中裝板成帙，不過數萬大字，即可嘉惠學古之士。予雖老，亦樂得觀之，且可以分授家鄉子弟矣。庚寅閏月。

虞山張氏詩經室記

唐人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然則人生所見數十年耳。將欲使後人見今，如今人見古，博聖賢之事，記文史之詳，殆非書不可。虞山張氏金吾，世傳家學，代有藏書，不但不多藏書至八九萬餘卷，且撰書至二百餘卷，不但不多撰書，抑且多刻書至千數百卷。其所纂著校刻者，古人實賴此與後人接見也。後人亦賴此及見古人也。是詩經室詩史閣，求舊書莊，諸地皆羅列古今人，使後人共日之地也。此於古今人前之有功，於己謂之有福。夫遺金不如詩經，猶徒為一家讀書計耳。曷若以書公之天下後世乎。世之有命者，無

所不為，獨不肯用之於世。若是者謂之無福。若在己無學術焉，則雖有之肯之，亦無能用之。若是者亦謂之無福。雖然，福不可擅也，福雖不可擅，而有功以補之，則其得此福而居之也，豈不宜哉。因詩經室主人求記，而論之如此。

金子青詩集序

己丑春，子青子以詩集寄演南。元於東園暇日，往復披讀，如見久別之友，且益慨然於其才與遇也。子青子詩，驚采絕艷，宛委沉鬱，兼萃唐之三李，而得其神理，長吉短命，而子青則甚焉。義山坎壈且有數，而子青為名門之培，處節使之幕，恬淡不干榮利，有譽於時，太白得入翰林，而子青無官，然太白仙才固不以翰林重，且今人謂唐人詩者，無不醉心於義山，而於令狐氏則無聞焉。文章之事，固有不能以位說者歟。子青子何慳焉。子青近年之集，皆客隱於竹西草堂所作也。元竹西人也，弱冠後惟持服三年居竹西，計子青子詩之在竹西者，前後數十年。湖山登眺，交遊贈答，讀其詩，憶其地，懷其人，豈能無故鄉舊友之感哉。韻語一函，長江萬里，年如逝水，思切停雲，聊寄數言，解慰此情云爾。

一切經音義跋

齊釋道惠為一切經音義，其書不傳，傳者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其中引證古書，如鄭康成尚書論語注，三家詩，賈逵服虔春秋傳注，李巡孫炎爾雅注，等書，極其精博，學者寶之。其中古字古義，皆遠社慧遠出次宗諸人，用經典中文字，翻改佛經之確據。試問西域梵字經中，有用古詩書春秋倉雅者耶。即如華嚴音義內，有曰：頑固鑽仰，無所適莫者。有曰：洪纖得所，修短合度者。觀此而猶不悟一切經為中國儒者文人之所改易潤色，不亦不惑乎。然而去禪尚遠，禪則惡棄音義如土瓦矣。是故釋家為音義，音義中尚有倉雅，禪家為語錄，語錄中但有偈言如柏樹子乾矢橛，無古文字矣。

石畫記序

古翠石畫，元微之石硯屏詩，始有濃淡樹林分之句。歐陽永叔有山松石屏，蘇子瞻有月石風林硯屏，皆號山石。狄詠有雪林石屏，清異錄載玉羅漢石屏，皆非漢石。雲林素園兩石譜，皆良隸之類。惟陳眉公號古錄有石屏如董巨之畫，名曰江山晚思，此或是大理石賦。今雲南大理府點蒼山第十中和峯之腰，出文石，明時見重于世者，以大屏大案白質黑章為貴。崇禎時徐霞客遊記，親至大理，見淨土庵七尺山水二大石，又云：第八峯新石之妙，大空山樓閣徑二尺者五十塊，俱妙著色山水。李白華六硯齋二筆有云：環列大理石屏，有荆關董巨之想。乾隆初，高總制又分鑿水雪月淺綠微黃諸目，是著色山水。漢中久有之。何翠傳于江湖乎。今之所產著色者亦多。山民采賣，賴以為利者，千百人。其石色備五采，氣若雲水，較裝畫法，更神脫天成。非筆墨所能。乃造化所成也。余到嶺數年以來，所見不少。已如雲烟過眼，又於到點蒼時，張氏蘭坡，為余親至石屋，選買數十幅，間有題詠，或持贈戚友，或見舉乞去。又蘭坡諸公，在省

肆其石。各請品題。余擇其得古人詩畫之意者。不假思索。隨手拈出。口授指劃。各與題識。付闕坡賢姪陸。或鐫或記。半不憶為誰之石。否則各石雖有造化之巧。若無品題。猶未盡破泥沌。且記畫畫之書雖多。未類此格。余曾見宋元真跡數百種。亦未見此格也。其未經余見而不得品題者。更不知幾何。此亦如人。才不遇知己。殊可惜矣。昔歐陽永叔梅聖俞。蘇子美。蘇子瞻。范純甫。皆有月石風林硯屏詩。吟賞不已。是其意趣遠於俗情。今之石勝於宋石。更惜歐蘇諸公未見耳。

毘陵呂氏古觀文字楮本跋

曩余在浙。得漢晉八觀。聚之一室。為八觀吟館。後數十年。又得數觀。除五風天册。無甚佳者。歲丙申。四明教授馮柳東通家。寄示所刻浙江觀錄四卷。乃知近三十年浙東西出土古觀之多。丁酉夏。呂堯仙。自蘇。自其殿君四明郡署來京。購獲古觀甚多。楮本四册。自漢吳晉宋以至唐宋。披玩之餘。喜不釋手。古觀自洪文惠始著錄。乾隆間。張芑堂亦摹刻于金石契中。今呂氏四册。奚翅倍蓰。堯仙于拓本文字。考其年歲。合之史籍。古地古官。多所印證。引榷弓之盟。周顏氏家訓之燒塢。尤為精博詳密。且晉宋間。隸體如聚書手在于目前矣。王著所摹晉帖。余舊守無徵不從之例。而心折于晉宋之觀。為其下真跡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試審此册內永和三六七八九十年各觀。隸體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寫。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隸字。尤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當是羲之之族。何與蘭亭絕不相類耶。堯仙知古者也。試共商之。

永和六年八月日丙氏

庚戌歲

晉永和七年大序

派味女弄月

羅茗香四元玉鑑細草九式序

嘉慶間。予得元大德朱世傑四元玉鑑三卷。進呈聖鑒。蒙賜收入秘書。予以副鈔本。因何君夢華付之李君尚之。略演其法。李君選卒。吾鄉羅君茗香。士琳。乃取此書各段。演全細草。又於四草外。演為九式一卷。以盡發朱氏四元之意。精思神解。貫徹古今矣。羅君不但九數精通。抑且六書明微。文章雅潔。絕似初唐。體清才銳。愧我相知之晚也。昔元朱松庭嘗遊廣陵。學算者雲集。若松庭見此所演。相悅何如。然則羅君在廣陵。即今松庭矣。

重修演省諸葛武侯廟記

漢省五華山武侯祠堂中。惟中間有武侯一象。祠亦久不修。漸朽壞矣。余于道光十五年春重修之。余謂漢時從武侯在漢立功者。宜從配祀。乃演廟非蜀廟也。遂增設左右二龕。右塑二象。東面西向。為漢興寧侯。建寧太守。廣漢將軍。領交州刺史。李恢。西威將軍。博陽侯。牂牁太守。馬忠。西面東向。為陽遠亭侯。雲南太守。呂凱。隨丞相南征。駐安上縣。遙領越嶲太守。龍祿。又于門塾左右。塑三像。北向立。西對領軍建寧縣習。東對降後封御史中丞朱提孟獲。降後封將軍朱提孟炎。改誓正中栗主曰。漢丞相南征至演諸葛武侯侯位。乙未二月工畢。

汪容甫先生手書跋

汪孟慈戶部。喜其考容甫先生。上謝東壁師書六紙卷。請題識。元展之。有成于師友在昔之情。今五十餘年矣。此內情事。元知之久。昔東壁師督學江蘇。識拔學人。得容甫先生。極賞重之。先生學與文。在彼時交游間相知者。不過劉端臨先生等數人。餘皆不能知先生。先生性真率。每簡之。以故時人毀之。先生益簡之。不諳于人。會丁酉拔貢之年。自學官以下。無不毀先生于學使前。師曰。汪中即為渾沌窮奇。橫機發發。吾亦拔之。先生每有古文章。必呈師。師皆深賞之。且語人曰。吾之上容甫。爵也。若以學。吾于容甫北面矣。嗚呼。今有如先生之學者。耶。有如師之能識其學心好彥技者。耶。師在上。吾房。年節例以紙研之。類進于御前。每屬先生覽之。故書內云。然。書中稱阮封君者。先大夫也。元在京官廢事時。先生在揚州。常與先大夫相見。且書內云。阮門生之父。信家。人也。讀之有餘感焉。元于乾隆四十七八年間。識先生于揚州。常與凌仲子先生諸人。同泛舟平山。先生議論經史。風發泉涌。又曾得見先生搜大戴記初稿。入京後遂不相見。及元赴浙江督學時。先生已卒。乃於嘉慶初得先生述學稿。合孔搆約先生。錢既亭先生。三人書。刻於杭州。道光初。又合先生各著作。彙刻入皇清經解內矣。元老入京。孟慈亦常相見。孟慈之學。大得父教。而其不諳于俗。亦略有父風。但余許之曰。孝。何也。凡容甫先生所著書內。片言隻字。余與孟慈言。孟慈無不析及精微。心知其意。又于先生手蹟。斷箋。紙。無不寶而存之。若此。子弟之佳。有如此者乎。丁酉九月。

闕里孔氏詩鈔序

風雅頌三百篇。若非孔子于春秋時定之。則必不能全傳于後世。然則百世之詩。皆洙泗教也。伯魚過庭。受學詩之訓。且為周南召南。然則闕里家庭。世世皆當學詩。更為家教矣。補峯先生。為至聖七十二代孫。勤學善詩。在大宗近今二百年。輯錄詩九十餘人。足以見溫柔敦厚之風。藹然聚于一門。其間如東塘。約諸先生。有經史文章著述者。別已專行。此不過采錄數篇而已。未錄閔秀十餘人。元為七十三代門墾。亡室荷經樓詩。亦得采焉。以是為幸。道光十八年春。補峯先生以稿本見示。將付梓人。屬序其事。亦祖庭之掌故也。

梁中丞文選旁證序

文選一書。總周秦漢魏晉宋齊梁八代之文而存之。世間除諸經。史記。漢書。之外。即以此書為重。讀此書者。必明乎倉雅。凡將訓纂許鄭之學。而後能及其門奧。淵乎浩乎。何其盛也。夫豈唐宋所謂渤海者能及乎。遊選之文。漢即有注。昭明之時。注者更多。至於隋代。乃有江都曹李之學。書探萬卷。涉逾百年。且有公孫羅許淹。諸說。是以沈博美富。學守師傳也。唐開元後。有六臣之注。五臣自欲掩乎李注。惟少實事求是之處。且多竊誤雜揉之說。文選刻板最早。初刻必是六臣注本。而單李注本。幾於失傳。宋人刻單李注本。似從六臣本提掇而出。是以五臣之名。尚有刪除未盡之處。今世通行單李注本。最初則有宋淳熙尤延之本。尤本有兩本。一本子所藏。以鎖隋文選樓者也。一本即嘉應間鄱陽胡果中丞據以重刻者也。我朝諸儒之學。難者弗避。易者弗從。為此學者。已十餘家。而遺義尚多。可謂難矣。閩中梁置林中丞。乃博采唐宋元明以來各家之說。計書一千三百餘種。旁稽博引。考證折衷。若有獨見。復下己意。精心銳力。捨易為難。著文選旁證一書四十六卷。沈博美富。又為此書之濶海矣。余昔得宋本。即欲重刻之。且欲彙萃諸本為校勘記。以證晉府汲古之誤。繼而胡中丞已刻尤本。是以輟作。今又讀梁中丞此書刻本。得酬夙願。即使元為校勘記。亦必不能如此精博也。欣然為序。

羣經室續集目錄

卷四

續四集集

謝賜御筆福字壽字鹿肉摺子

祭南海神廟文

簡性齋銘

蘇文忠公象贊

陸宣公從祀廡額

學海堂集序

謝御賜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摺

謝賜紫禁城騎馬摺

謝賜回疆方略摺

謝授協辦大學士摺

謝賜七十壽摺

謝授大學士摺

教習庶吉士謝摺

繡甸進奇異花象賦 補庚戌

紙頌

奉帝命。部伍是選。舟迴海外。祀事再親。敬將俎豆。祈神福民。尚饗。

節性齋銘

周初召諸。聲言節性。周末孟子。互言性命。性善之說。乘雍可證。命哲命吉。初生即定。終命彌性。求至各正。邁勉其德。品節其行。復性說與。流為主靜。由莊而釋。見性如鏡。考之姬孟。實相逕庭。若合古訓。尚曰居敬。

蘇文忠公象贊

象蘇內殿。蘇齋曾見。嶺南洛山。又逢真面。古人精神。成排立傳。古人衣冠。夢中頓現。胡向切。頓現。注目生光。如影如電。

陸宣公從祀廟廡頌

於戲宣公。既文且忠。未嘗講學。實踐在躬。以仁輔世。以義立功。學孟子學。異乎禪宗。請祀孔廟。帝曰當從。及門與於事。陸宣公。請從祀。本旨推行。給事。附錄。宋文。因為此。附錄。

學海堂集序

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周公尚文。範之以禮。尼山論道。順之以孝。是故約禮之始。必重博文。篤行之先。尚資明辨。詩書垂其彝訓。傳記述其法語。學者誦行。畢生莫釋。譬之食必菽粟。日不可廢。居必棟宇。人所共知。奚更立言以歧古教哉。若夫載籍稱博。束閣不觀。非學也。多文殊體。輟筆不習。非學也。次因之士。區區勉於科名。踏土之傳。匪愚蔽其耳目。率曰乏才。豈其然歟。嶺南學術。首開兩漢。著作始於孝元。治經肇於黃董。古冊雖失。佚文尚存。經學之興。已在二千載上矣。有唐山江。誠明忠正。求之後代。孰能逮之。讀其初學。乃多詞賦耳。文辭亦聖教也。曷可忽諸。大清文治。由朔暨南。明都著於因民。離隔增於往代。余本經生。來總百粵。政事之暇。樂觀士業。嶺南海氛未銷。日督戈船。猶開礮舍。矧茲清晏。何獨闕然。粵秀山峙。廣州城北。越王臺故址也。山半石巖。古木蔭翳。綠榕紅棉。交柯接葉。闢萊數丈。學海堂啓。珠江潮海。雲濤飛沉於其前。三城萬井。烟霞開闔於其下。茂林蒼巖。先來天際之涼。高欄夕風。已生海上之月。六藝於此。發其秀。百寶所集。避其神。采。前文苑之麗區。儒林之古境也。昔者何邵公學無不通。進退忠直。非有學海之譽。與康成並舉。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於海。乃見主名。多士或習經傳。詩疏義於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於倉雅。或析道守。晦菴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並擅。若迺志在為山。虧於不至之禮。情止盈科。未遂進放之本。此受蒙於淺隘而已。鳥視百川之匯。而深哉。道光四年。新堂既成。初集斯勒。四載以來。有筆有文。凡十五課。潛修實踐之士。應穎博雅之材。著書至於仰屋。豈為窮愁。論文期於騰壁。是在不朽。及斯堂也。升高者賦其所能。觀瀾者得其公術。息焉游焉。不亦傳之久而行之遠歟。

謝御賜福字詩字并餅乾果摺

學經室續四集

謝賜御筆福字詩字鹿肉摺子

奏為恭謝天恩事。道光三年正月二十日。臣暫摺差弁回粵。欽蒙皇上恩賜御書福字詩字並鹿肉到。臣當即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伏念。臣甘載封圻。六旬頽齒。常懼涓埃未效。實慚廩祿虛糜。昨歲入覲天顏。滯遊帝賞。茲復時叨恩澤。倍錫春祺。已賜福箋。珍隨甲鹿。更加詩幅。綉繞雲龍。臣敬念福者備也。臣何以備。宜聖德於蒼生。壽者酬也。臣何以酬。願降施於片陸。再臣犬馬之齒。甲子已周。氣力不充。髮鬢多白。悚惶無地。頓忘蒲柳之先衰。平格自天。益深桑榆之有失。惟勸思職業。仰答國恩。惟景福於兩粵。東西兆民有慶。願聖壽於萬年。儲祐南極無疆。所有。臣感激欣悚下忱。謹摺具奏。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祭南海神廟文

惟道光五年三月己亥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等處地方軍務。阮元。致祭于南海神廟。曰。五嶺之南。至于海濱。洋洋萬里。迺廣通輪。祝融正位。實為大神。惟神之德。順天布仁。惟神之威。如雷發春。內清外晏。無波無塵。風和雨節。年豐俗淳。戈船估舶。息浪通津。遠服夷國。近育粵人。元

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齎摺差弁回滇。捧到恩賞御書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願伏念臣散等材。弱質庸才。值此亥吉之歲。仰邀中命之麻。寶墨凝揮。帶九天之瑞氣。春祺普洽。生一路之星輝。共瞻合璧以成文。恰在五雲之多處。竊惟南郊樂土。地以福名。演境山居。人多壽考。荷恩來之自北。益物與之皆春。而且珍果連函。瓊酥疊餅。自是澤周外漢。醴醴潤桐。桐之香。即若功定西疆。杖及櫻桃之茂。臣惟有勤思受祐。切戒奢榮。美意延年。冀上承夫天壽。庶民敷錫。勉安鎮於坤維。所有臣榮成下忱。理合恭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賜紫禁城騎馬摺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道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旨。袁貴總督阮元。著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竊臣職效南車。材同下驥。封圻滄歷。愧馬齒之徒增。節鎮久膺。撫駒光而自惕。遭逢聖治。慶澄清於攬轡之前。感激皇仁。勉嬰鏢於據鞍之日。茲屆觀光而述職。適蒙錫馬以趨朝。垂慈步履之微勞。榮傳紫禁。曲念筋骸之漸老。龍昇丹繪。恩重戴天。感增行地。伏念臣南演歸極。馳征懷歷及之心。北闕瞻雲。願仗仰不成之烈。花門雪盡。藉秣與天馬同來。玉殿春回。被核及小輿并載。從此馳銜日警。益矢馳驅。即今奮力時勤。更蒙策賦。半九十里。慎行路晚節之難。戴三百篇。守思馬無邪之訓。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賜回疆方略摺

奏為恭謝天恩事。竊臣齎摺差弁回滇。捧到頒賞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全函。臣嘗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願欽惟我皇上駿業光昭。鴻功香定。繼承謨烈。軒孤炳象於遐陬。綏靖城垣。姬錄垂型於萬禩。茲茲張格爾。貳員餘俘。陸梁荒微。皇上鈞樞默運。神策親裁。迅掃妖氛。生擒渠魁。允宜彙編訓誥。算輯典謨。五七言首列宸篇。八十卷全羅偉伐。將丹闔以獻誠。銘紫閣而酬庸。壁水告成。鐵山紀績。其間開十條而授略。總八校以檢材。知幾其神。罪人斯得。莫不開卷而仰窺祕畫。披函而難測神謀。紹塔圖而歲紀庚寅。功符準部。頒瑞策而籤標甲乙。恩逮邊疆。臣忝任封圻。遠叨宣賜。仰聲靈於九伐。軍志詳臚。欽宵吁之單心。宸猷式煥。從茲映赤虹於東壁。玉府增輝。歌未登於西陲。金城永寧。鼓舞難名。所有臣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授協辦大學士摺

奏為恭摺奏謝天恩。並請旨赴京叩謝。仰祈聖鑒事。竊臣於道光拾貳年秋月拾柒日。接准吏部咨開。奉上諭。阮元著協辦大學士。仍留雲貴總督之任。欽此。臣跪捧恩綸。伏地叩頭。感悚莫可名狀。伏念臣秉質至愚。受恩極渥。以深愧植。崇蒙高厚之施。任重材駘。未有涓埃之效。道光捌年十二月。展覲進京。稍抒戀慕。仰沐恩施。稠疊為臣所弗克負荷之恩。備蒙訓誨周詳。皆臣所極當服膺之訓。撫衷增惕。循分難安。茲

復仰荷鴻慈。欽承特簡。尤龍光之逾格。非夢想所敢期。自顧何修。遽附參知之列。忝叨非分。彌思節使之難。開命之下。懼敢交深。感激涕零。不能自已。臣近年筋力尚可勉持。惟心力所竭。漸形不足。祇有懇求命旨。准臣趨詣闕廷。叩覲天顏。虔申謝悃。跪聆恩訓。益有遵循。如蒙諭允。俟奉到批摺後。將應辦各事宜。與撫臣伊里布次第商定。循例於起身時。將雲貴總督印務。交撫臣伊里布署理。臣無任瞻依待命之至。所有感慕下忱。謹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謝賜七十壽摺

奏為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壹日。陛見抵京。泥首宮門。叩覲天顏。虔申謝悃。由軍機大臣傳知欽奉恩諭。以本年臣七十生辰。特加賞費。當由軍機處頒到御書。功錫額額一面。御書福壽字各一方。佛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蜜蠟朝珠一盤。陳設十件。緙絲蟒袍一件。大卷江綢四疋。小卷江綢八件。臣謹叩頭謝恩。祇願伏念臣材同朽散。資本寡微。蒙我皇上高厚殊施。渥邀恩眷。未有涓埃之效。屢加非分之榮。忝任封圻。方懼難勝繁節。驟躋揆席。更慚協贊。輪屏。茲因馬齒加增。復荷鴻慈眷注。榮膺懋賞。龍錫奎章。亮功瞻雲日之章。恩輝露瀼。錫祐篤臣民之祉。宸翰春生。溥玉林而壽寓同登。綏猷毅而福疇並衍。禮莊嚴之法。相式溫潤之瓊。枚。貫珠懷記事之勤。藻繡思草身之稱。十寶陳于藉鼎。千絲輝映乎元纓。凡茲寵錫駢蕃。洵屬非常遭際。心銘溫諭。非夢想所敢期。頂戴深恩。矢竭其而勿替。異數出於天錫。七十稔沐。轉收之恩。殊榮被及。暨臣萬億齡上升恆之頌。所有臣感激榮幸下忱。謹恭摺奏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謝授大學士摺

奏為恭謝天恩事。臣於道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接准吏部咨開。奉上諭。阮元著補授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伊里布現在啓程來京。陛見。阮元俟伊里布回任後。再行來京供職。等因。欽此。臣即恭設香案。敬捧綸章。望闕謝恩。伏地九叩。感悚交切。莫可名言。伏念臣江北庸材。維揚下士。叨居前職。游陞鄂武之班。繼領封疆。復荷連圻之任。國恩重受。備落天地雨露之優。聖澤未酬。實無尺寸涓埃之效。已忝參知之秩。留司外饋。於邊陲。茲膺簡用之仁。晉授平章於綸閣。臣既愧素無才識。未能仰贊昇平。復將權此。誠恐以勉。本策。且以持衡邦。經理秋官。履比甚繁。折中須慎。愈覺撫衷而增惕。皆非少寐所敢期。惟有奮勵精神。攝持心力。倍加謹慎。冀無負逾格之寵光。矢竭枵腹。庶常沐垂慈之恩。容。臣遵俟。仰督臣伊里布回任後。即行交卸起程。趨赴闕廷。跪請聖安。虔申謝悃。敬聆訓示。所有感激下忱。謹先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教習庶吉士謝摺

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六日。奉硃筆。著阮元經彭阿教習庶吉士。欽此。竊惟桂林獻策。芸館儲英。萬萬

吉人見此時之多士。誰能嗚鳳。明他日之良臣。宜加繩尺于長材。俾臻圭璋于完璞。臣學荒蕪。業智竭頽。肅荷聖恩。命司教習。悚惶丹地。榮耀木天。身到瀛洲。寶書森于玉署。選成文賦。靈雲起乎翰林。辭貴立誠。非徒擢漢士。先尚志。豈獨離龍。我皇上聖學淵深。文章炳曜。取士已極其慎。重拔文尤。致其精詳。臣學荷恩。服司衡鑒。知簡拔其讀書之士。庶澄習為有用之材。敢不竭力有成。虛衷共濟。奉聖人之教。以爲教。咸求玉琢金相。程學士之文。以爲文。各勵春華秋實。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奏。

種甸進奇異花象賦 庚戌前韻

若夫滇海西流。孟山東轉。莫里人遙。嘉良路種。松盤隔微而溪多。香象渡河而水淺。瑤光晨散。彩分玉御。金蕉雍由。闕來貢勝。執牛露犬。原夫種人之處。南荒也。蒲甘達萬里之關。猛密有五城之擅。漢初則擢國時。唐代則顧民互戰。強如饗登。登階後舞於三旬。豈比蛛蝥。湯網疏逃於一面。昔者僧會特險。尙久覆於辨。今茲孟頴款關。乃自投於荒甸。於是重譯而朝。奉琛以進。其表瀛誠。其辭效順。千金錫塔。頓梯七級。以徠歸。四象充庭。更獻五花之奇。備。寶匪白牛。輝瓶。出於大夏。周頭。物高巨。屢乘黃。來自白民。謨慎。爾其性馴。彌善。色麗。尤奇。白首拂拂之潔。青參陀國之藍。試教牽出。伽那。雜文。斑駁。爭看。驅來。羅我。交彩。陸離。毛駝。毛駝。卑彼。驅黃之色。文炳。文蔚。美於。虎豹之皮。於是。通以。象。傳。由。驛。騎。金沙。江。隔。即。爲。飲。鼻。之。區。銅。壁。關。分。半。是。藏。牙。之。地。昔。聞。大。食。無。今。花。樣。之。奇。舊。說。文。單。遜。此。花。紋。之。異。圖。蒸。異。色。來。盤。燻。瘴。雨。之。鄉。斗。應。七。星。比。威。鳳。祥。麟。之。瑞。金。鈎。初。試。麟。麟。始。加。形。庭。耀。彩。玉。陸。呈。華。立。仙。仗。以。威。蕤。色。映。星。旌。羽。葆。駕。輅。車。而。容。與。光。分。翠。蓋。芝。葩。兩。管。人。南。極。之。馴。載。以。黃。門。鼓。吹。笑。唐。世。御。樓。之。舞。駝。來。金。葉。蓮。花。蓋。惟。我。皇。上。開。符。字。於。無。疆。闢。坤。輿。於。極。廣。未。嘗。勞。我。羈。縻。莫。敢。不。來。庭。享。故。雖。遐。爾。遐。隔。亦。自。呈。其。花。象。此。日。木。邦。金。齒。已。似。乾。陀。他。時。阿。瓦。潤。治。更。通。南。掌。況。乎。元。會。則。四。國。齊。仰。震。疊。則。兩。番。內。附。巴。勒。布。哈。風。受。吏。獻。其。貝。葉。梵。經。進。羅。斛。識。海。來。王。表。以。南。金。大。瑞。何。如。六。牙。千。葉。別。具。奇。姿。不。數。林。邑。梁。山。徒。充。常。賦。祝。聖。人。之。壽。億。年。延。曼。沃。之。祥。觀。上。國。之。光。萬。里。展。西。南。之。路。

右乃大人官庶當時時時之作。久遠其稿。乙未教習庶常。始從館賦中錄出補入。況昔讀時補句又更顯。象。象。與。車。其。司。之。職。使。種。甸。南。掌。相。和。兩。掌。亦。進。象。象。西。南。諸。路。俱。有。瑞。光。故。應。補。錄。入。續。四。集。結。五。

紙頌

自今溯古。所由千載。如見者。昔耳。昔以紙爲之。忠孝勇節之人。或不知文字。而其人傳。紙傳之也。學儒才士。則能自傳之。且代人傳之。百年千年。積之於紙之中。後人之欲知古者。窺而得之。如見古人。古人亦得以與後人見。雖詩集小說。亦若親其言。觀其神情。然則自漢以來。惟賴此紙相引。勿替矣。愚夫愚婦。祇在世食粟數十年耳。不知世也。鉅工大商。祇在世求贏數十年耳。亦不知

書也。仙佛尚空虛。然其言其名亦頗紙也。故吾曰紙爲貴。乃頌之。赫麗以後。乃有蔡倫。與竹泰遠。與帛墨鄰。二千餘年。製造日新。刻木印字。其用更神。若無此物。罕見古人。若無此物。世多愚民。筆墨相寄。爲世奇珍。一室之寒。得之則溫。一廬之暗。得之則明。

華經室續集目錄

卷五

癸未

道光癸未正月廿日。余六十歲。生辰時。督兩廣兼攝巡撫。印撫署東園竹樹茂密。虛無人跡。避客竹中。煮茶竟日。即昔在廣西作一日隱詩意也。畫竹林茶際圖。小照自題一律。

福兒。設得學士。泉表。若作詩。因再題竹林茶際圖中。

癸未四月。住閱江樓。閱巖巖八營官兵。

宿閱江樓

羚羊峽。東即端溪研洞。今有水不令開。鑿福兒。隨來端州。住閱江樓。數日。呈詩文一卷。題其卷首。

廣州城西。荔支灣。荔枝林。夾岸白蓮滿塘。即南漢昌華苑也。諸兒遊此。折荔枝。歸來題圖一首。

五月廿七日。內子生辰。復避客。獨遊荔支灣。題巖巖亭。歸示福兒。孔厚。即用前寒韻加刪韻。

堂院中。用竹木架成。平蕙與簷齊。爲夏夕趁涼之所。秋即拆之。

道光癸未。狀元爲廣東吳川林召棠。報主尊。越華粵秀兩書院院長。同稱。喜復用三元詩韻一首。

道光辛巳恩科兼攝廣東巡撫監臨事和德文莊公乾隆庚寅監臨試院中舊屆詩韻題甲子浙聞

試院煎茶詩卷中

督署西室木棉

題海印閣

不浪舟小坐

坡公謂嶺南涼天佳月即中秋不以日月為斷癸未中秋天涼月佳續其句成一律

楊桃

重九夜過端州

過平樂

癸未秋閱兵粵西道出濠江

陽朔舟中

清澗石壁圖歌

題羅翁關策騎圖

藤波

粵西

由粵西入粵東

將由肇慶往雷州至新興河頭水最清淺

由高州望欽州書示兒輩

過龍白溫泉題僧壁二律

雷州道中

題頤道堂詩集卷首

雨腳

卷六

甲申

省城詩社之詩有刻本見蠶心豈擬作二首

西齋

唐荔園

種沙擊竹子西齋

華巨室詩集 目錄

文選樓詩存十三目錄

題小瑯嶼畫付福兒

修廣州城及城北五層樓工成

西洋米船初到

題杭州詩什噴溪詩卷

乙酉

正月二十日學海堂茶隱

三水縣行蓋書院新成停舟登三十六江樓

乙酉春宿端州開江樓四夜

乙酉春夏間屢登粵秀山憩坐學海堂因題

賦得仲秋上弦月 得中字書院聯士作

西齋有欅廊將傾徹而新之且安茶竈

西齋茶廊坐雨

遊花田翠林園

泊舟峽山寺登飛泉亭回憩玉帶堂晚飯

老蚌珠光研研石中有石紋同量數層莫知造物之理鑄時代銘

余屢過羅浮山下皆未入山誠以地方供帳俗習牢不可破誠從選行殊為無謂弓刀小隊更非所

宜乙酉冬閱兵惠潮六過此山亦惟遙看山色而已

惠潮海邊四詠

乙酉仲冬留日閱礮石鏡水陸兵全海肅清夜看海月

過豐湖書院

過寒婆徑

揭陽策騎

題嚴厚民查書福樓圖

卷七

丙戌

漱珠岡萬松山上建漢楊子祠

焚香

自陽朔溯桂林再題陽朔奇峯圖卷

華巨室詩集 目錄

文選樓詩存十四目錄

粵西舟次題周步巖學使評梅山館圖

題潘紅茶封使富良江使槎圖

桂林東郊耕藉田

沿紅水江至遷江縣宿東軒春月甚朗十年中三宿于此皆見明月因題曰寓月軒

行過遷江古之瘴鄉今雖瘴少然氣候殊不齊

閱邊

啜茶

邕江舟中

得復初齋全集邕州舟中讀之即寄野雲山人

祭馬伏波將軍廟舉放船下橫州大烏灘

潯州道中

過端州羚羊硯石峽

三月晦日立夏節過端溪

定靜堂前手種荔支今夏結子頗多植雨甚涼甘漿欲進學白沙就樹啜荔法噉之

奉命移節泐泐行拜天后廟

檢書

劉侯石彬華 何湘文 南銜 謝里甫 生 胡香海 張榮村 葉南 李維子 韓平 諸世院院長暨學海堂

學博生徒皆有詞詠送別題答一律

別醫者范素庵

避暑

舟過廣西陡河謁分水神廟

泊舟潯溪登屠亭

湘江村舍

泛湘川過南嶽得雨

日出洞庭湖

夜泊

八月七日又泊

過會同

沙岸坐月

過黃平登飛雲巖再用登中九華韻

過清鎮安平縣

重九日登黔西老鷹崖

雲南督署之東園亭館花木之勝為歷任所未有心念此間宜有鶴未幾日忽飛一白鶴來翌日又

有一鶴盤旋空中鳴聲相呼薄暮並集於園月餘遂馴且能舞矣作來鶴篇

栽花

滇園莖茶

雲南督署宜園十詠

閱兵至開化

夜坐

卷八

丁亥

宜園

正月廿日雪晴莖茶于竹林中題竹林茶隱卷

倚松書屋春祭齋居

仙館花臺欲栽牡丹價貴遂栽蜀葵

月來政前頗就滇園之樂詩以自警

摘蔬

南雲行

上巳日東川道中

過以瀧河

聞黔西威寧鎮兵

可渡橋夜月

回省看宜園新綠

詠雙綠蝶

緞家書後

須臾

孟夏草木長
 滇南小暑節
 閱盤龍江登雄川關望滇池
 小暑節賞菊
 滇南伏日
 立秋日敬一堂晚坐
 西臺
 登西臺
 以藜爲拄杖
 中秋宜園鐘月
 暮登西臺看碧雞山色
 逕西邊曉發
 重九日登祿豐之鰲頭峯得伊莘農中丞寄贈登鰲詩即答
 住大理閱兵三日看點蒼山
 麗江雪山
 天生石橋
 南詔殘碑
 建極銅鐘
 古哀牢
 渡瀾滄江鐵索橋
 宿永昌池館流泉樹石泚然清華名之曰小蘭津并詩示鎮府諸公
 漾濞溪道中
 漾濞合江上看月
 遊黑龍潭看唐梅二律
 余不能飲最多一杯而已滇園梅花盛開不可無酒命釀白糯米飯即熟花下欣然小酌仍不能醉
 詩以自嘲
 梅園晚景
 宜園三詩
 羣經室續集 目錄

除夕園庭之花卉見者桃梅杏山茶玉蘭海棠木瓜櫻桃馬櫻春蘭薔薇木香迎春水仙長春報春
 蜀葵十餘種
 戊子
 定光寺看紅山茶花
 上元登西臺望月
 和女羅亭東園花月
 出西城十里遊龍門山海源寺
 倚松書屋齋居
 同李文園學使 登 遊太華山憩太華寺
 仙館東新開二方石池一栽荷一養魚池上栽蘋果樹二株梨二株并於園南栽橡養山竈以爲民
 先
 牡丹一枝開極大
 梅花蜜
 老鶴
 登西臺看耕種
 東園初夏
 近華浦大觀樓新立石柱水誌
 晚飯於福兒齊登西臺觀稼是日劃得七種園蔬桂花紫葳同開
 東園夏日
 詠滇南景物
 重九曲靖道中
 白水河看瀑
 貴州省城南新構小閣正對溪山余名之曰翠微閣并書扇
 鎮遠行臺在鎮陽江上江即澗水也後倚石屏山東橫大石橋橋南岸卽中元洞洞之上又有一亭
 東向川途余題扇曰上元亭
 沅江綠蘿山
 清浪灘
 武林舟中食蟹
 羣經室續集 目錄

荆州渡江

南陽道中早飯

孤裘

戊冬述職賜賚善廉紀恩四首

卷九

己丑

雪夜曉行擬楊誠齋

翻沉水源入黔

黔大定以西古羅施鬼國也穀雨過此牡丹處處盛開

由七星關入烏撒

東園夏日

大理石小屏方尺許宛然設色山水巧合天際為畫二句詩畫

伊中丞過東園蔬飯見一律即和原韻

滇南風景

登西臺

大簪節桂花初開

秋祭東園齋居詩四十韻

中秋塔鐘

以八月十六日為中秋

秋園

暮登東臺

題伊幸農中丞不倚園

以園中柿芥餉幸農中丞見謝長篇因亦以詩相酬

曉坐後院石壇

東臺待月

霜降日暮登臺看西山

大理石屏四時山水歌

過開化天生石橋題名刻石

文選續詩存十六目錄

戲客家人

坐月壇坐月

新造投敵演成速戰陣和伊幸農中丞韻

報春花

大理雪浪石屏用蘇公雪浪石詩韻

冬至後連得大雪

山海棠

臘八日園梅有開者

園梅半開

月夜遊園

東園殘臘

庚寅

正月八日遊西山花紅洞法界寺

正月二十日偕王劉二叟竹林茶隱

立幅雪浪石屏 高一尺六寸 寬一尺三寸 再用坡公雪浪石七律韻并鐫字曰琅嬛館仿蘇公雪浪齋孫知微畫法

西宅後有紫薇二株其後屋題曰紫薇花院

紫薇花院後園坐月壇

澗泉

署西木臺將朽遂拆之遷於澗泉西南七丈許用七千土壘為方臺名之曰碧雞臺

食家園新麥麵

東園夏日

蜀葵花

紅紫杖

夏登碧雞臺

野鶴羣

題碧雞臺

大理石屏正面立看合疎影橫斜水清淺背面橫看合暗香浮動月黃昏

九日登西臺

西行閱兵慈雲南縣青華洞

點蒼山寺所見

過蒼山第十五峯下登橋升庵寫韻樓又至大宴堂外觀龍女花

重修承華園教場閱武

臘月十四夜游宜園

大理石擬元人四時山水小幅

卷十

辛卯

承華園為校武場重修之後墮地甚多且有流水使花奴居之種花果

東園詞賦畫十二月花神像

觀牡丹盛開列置坐右

點蒼中峯陶石屏

大理石五色雲屏

雲浪石屏第三幅

題仇池穴小有天大理石屏用杜工部詩韻

梨花雲石屏

仿王晉卿煙江疊嶂圖石屏用東坡韻

題花陽夕陽遲石畫研屏

五色杜鵑花

梅子黃熟摘置研旁其香更幽於花

石雲圖方石屏

青山白雨硯屏

題仿小米山林小石屏

登西臺觀栽秧畢

詠荔枝櫻桃木墩盤芝

雲臺圖石屏

題烏林雷雨石屏

文選樓詩存十七目錄

和伊辛農中丞龍雨閣石屏歌

蕉林天影小硯屏

摩陽孤桐石屏

大理石宋柏圖川杜工部古柏行韻

野鷓鴣

大理石仿古山水小册十六幅歌

題相送柴門月色新石屏

屢年年豐民安辛卯秋仲民間願祝聖壽懸燈結綵亭葦相留十日之久又值秋試遊者如雲為向

來未有之盛因紀一律

暮登碧雞臺

霜降芋田收芋

為林小汀表弟怡曾為兵此司指揮題綵絲來青書屋兼以青綠山水瀛石寄之

作石畫記並題

題大理石雲林石屏用蘇黃雲林石屏韻

雲林石硯屏第二再用蘇黃韻

小方兩面石硯屏

論石畫

壬辰

壬辰春園梅盛開有畫者說我為采芝選石措柏扶梅四圖

遊鶴龍潭者采唐梅一枝來

茶隱日作

辛卯南寧國貢馴象到省歲已屆寒冬留至壬辰春始令北行行時又到臺前辭行

余因女蘿之辛自四知樓遷住致爽軒有柏石再賦致爽軒前百玲瓏石用蘇公臺中九華韻再用

山谷臺中九華韻

健忘

松雲身

仿李成寒鴉圖即歐公鴉石屏

四更山吐月石畫硯屏

題林屋洞天橫石研屏

樹林石硯屏

浮嵐巖翠天際鳥雲兩面石畫屏

天台應真圖石屏

點蒼山中畫仙人歌

題重住婆伽亭册

和香山知非篇

卷十一

甲午

題彩瀛仙府閣水花峯大石屏

對峯題兩石屏

題點蒼山畫仙人石畫象

題雙仙畫石圖研屏

改造與春樓

驚筋神祠

雲浪第四石

冬日昭通道中

乙未

大西洋銅鏡

題降魔圖石畫屏

僧文相國字奉使易州有詩見投即答一律

丙申

丙申正月廿日茶隱于城南龍樹寺題癸未竹林茶隱小像卷中

過衍聖公第見舊時手栽雜花盛開

萬柳堂僧覺性折花相道云是余所栽者

每奉事到隨輒於前一日宿集賢院願可清耳

丁酉

正月二十日獨遊萬壽寺

仲夏辨八旗軍政住宿集賢院八日之久

夏日雨晴題畫天急雨石畫硯屏

阮公墩

戊戌

快雪時晴石畫研屏

後賢侯勳歌

予告歸里敬遵恩諭怡志林泉謹賦十韻

歸山後仲嘉弟呈珠湖漁隱圖請題

文選樓詩存十八目錄

學經室續集卷五

癸未

道光癸未正月廿日余六十歲生辰時督兩廣兼攝巡撫印撫署東園竹樹茂密虛無人蹟遊客竹中煮茶竟日即昔在廣西作一日隱詩意也畫竹林茶隱圖小照自題一律

萬竿修竹一茶爐。試寫深林小隱圖。豈得常閒如圃老。偶然兼住亦廬吾。傳神入畫青垂眼。攪鏡開奩白滿囊。二十餘年持使節。誰知披卷是迂儒。

福兒汲得學士泉。茗茗作詩因再題竹林茶隱圖中。

酒中有至樂。恨我絕不諳。近歲作茶隱。聊以當沈酣。禹山到鹹海。已是珠江南。怕汲斜水斜。

元相志。那隱水。今名隱水。出縣東百三十里。太平寰宇記。南齊時有那隱。後改爲正隱縣。廣東通志。山川略。那隱水。出始興縣東南那隱山。水有別源。曰集賢。東嶺特流。奔瀾相阻。祖源注。合爲一川。

戒酌貪泉食。廣東通志。山用略。石門水一名貪泉。出縣西三十里。平地即食廣州刺史陸。忽聞學士泉。輕與雲相瀉。廣東通志。學士泉在番禺縣北七里。明天順中。學士黃謙。廣州。其井水爲鹽。南第一。福源取稱之。山泉經於井。泉。此泉。白磁罇中。隨罇入。隨沈。而不飲。以試他泉。則浮散者多矣。

符調得一擔。松柴與石礫。煮試來吾男。茗技龍井葉。咀味清且甘。諸孫與杯勺。

一享便可乾與坤。更向夢微道老杜。試學重碧輕紅。杜工部嘗說州使君。...

唐荔園記

廣州城西荔支灣。舊謂劉漢昌華苑。福謂不然。蓋植荔非十餘年不實。...

沙摩大竹如玉碧

一夜雷雨抽一尺。猶頭。桂海虞衡志。抽頭竹。...

看老節成拱把

那復尚枝許。拔擢年來種竹瘦。可惜此竹實一當百。...

錫心近泉石

他年儻有山公來。定識林間竹阮籍。...

題小那娘畫付福兒

乾隆五十七年。孫淵如年伯。為家大人題畫。...

修廣州城及城北五層樓工成

山如海上覆金甌。賊浪騰雲勢太豪。霸氣欲銷千里遠。...

西洋米船初到。以前國使者。慮稅不...

西洋米船。既。即呢羽毛。可衣服。其餘多奇巧。...

在稻紋。西洋米頗賤。大人自注。僅有...

其出口船貨之稅。蒙允行以後。內地平價之中。...

如米船。則關稅仍不。米船來頗速。以我茶樹枝。...

豈在督促。苟能常使通。民足稅亦足。以後凡米。...

題杭州詩僧嘯溪詩卷

杭州南屏。有僧廬在竹林最深處。詩僧小爾居之。...

乙酉

正月二十日學海堂茶隱。癸未春。大人。...

又向山堂自袁茶

木棉花。堂外大人植木。下見桃花。...

林真古茂

文人同苑最清華。六班千片新芽綠。...

三水縣行臺

三水縣行臺。三水行臺在江之北岸。...

滔滔三十六江流

滔滔三十六江流。齊到行臺古渡頭。...

乙酉春宿瑞州閱江樓四夜

瑞州四度閱兵來。大人庚寅十月巡閱瑞州 今日春光時後開。若眼無非好山水。高眠難得此樓臺。前

風氣涼如雨。枕底江聲隱似雷。迴憶昔遊何處勝。祇曾一榻臥天台。庚申大人有宿天

乙酉春夏間屢登粵秀山。觀坐學海堂。因題。

夙好在詩書。高情獨與雲。峨峨粵秀山。盡啓南海秀。層巖三疊成。粵海堂在山中。皆秀山

本有老樹數百株。枝葉如楓。交柯 堂開古木中。木讓乃肯構。就其山麓。皆平之地。為堂。堂向

觀。堂中。遊見百里。山水重復。上盤下海。堂後倚碧岑。清樾密雲覆。巖谷與繁柯。夾蔭堂左右。海月出黃昏。新涼

滿晴窗。山水滿清華。動靜驗樂壽。炳焉有文章。壯麗復沈厚。山房在翠微。精舍頗不陋。到此林更深。軒戶

殊氣候。最高結笠亭。望遠又明透。隨山為綠垣。萬綠圍一窟。堂房易於新。樹石難此荷。何由新耳目。還以

古籍授。賦得中秋上弦月 月中字香院。課士作

西月平秋色。生明月正中。二三分漸滿。八九夜當空。桂魄猶減半。銀河恰在東。房心剛掩映。箕斗欲騰騰。

縱末全開鏡。真如已挂弓。玉弦邊門角。銀箭漏敲銅。珠海宵潮減。羊城瑞采融。壽星南極近。祝嘏萬方同。

西齋有歇廊。將傾微而新之。且安茶甌。西人自注。是陳兄。曠拓小園於北。湖香。西人自注。是陳兄。曠拓小園於北。湖香。

措起歇廊得五楹。破廚修好茶茶鑪。却從樸略粗疎處。聊寄清澹定情。柳徑不因遊客步。菊田還為種

花耕。依稀舊舊祠外。根觸秋懷是弟兄。西人自注。是陳兄。曠拓小園於北。湖香。

西齋靜似野人家。小坐常宜散晚衙。廊接五楹排雜樹。窗開兩面見秋花。風須飄飄涼幾透。雨縱瀟瀟聽

不諱。好使樵青燒石碓。嫩黃開試六安茶。大人立。六安州茶。

遊花田翠林園
茉莉開初歇。秋菊又黃。林巢生翡翠。池渡野鴛鴦。理玉香成土。栽花土亦香。何須問園主。自看碧簪管。

泊舟峽山寺。登飛泉亭。回憩玉帶堂晚飯。
朝京遠過此。病足已三年。稍得秋風健。重來峽寺前。扶筇登巖壁。跋石聽飛泉。一飯惟閒坐。何庸肉食禪。

老蚌珠光研。研石中有石紋。問筆數層。莫知造物之理。鐫詩代鏡。

千年老蚌化為石。中有珠光暈圓白。南海方諸生古魄。非露更向淮南夕。太極因成點周易。研中物理頗

君格。余屢過羅浮山下。皆未入山。誠以地方供帳。俗習牢不可破。誠從逕行。殊為無謂。弓刀小隊。更非所

宜。乙酉冬。閱兵惠潮。六過此山。亦惟遙看山色而已。

六次羅浮山下過。不曾去問鐵橋津。祇因俗吏能留我。未免名山屢笑人。胡蝶聊同故園夢。梅花豈向遠

官春。轉因天界三峯遠。離合煙雲更有神。惠潮海邊四詠

薯哇。花蔓滿寒畦。甘瓜地中結。俗名。穰穰抵晚航。縣縣勝生。秋冬之留。

灑沙鋪萬池。搗白何皎潔。冬海暖如春。聊以當南雪。粵山由曬而成。其

蔗林。高蔗若蘆林。霜譜甘且白。海外多棉花。有無正相易。兩邊不種棉花。棉花皆自西洋來。而

榕村。村村有大榕。一榕蔭數畝。愛此村中人。冬溫夏無暑。即南多暑。春秋皆熱。多借其

乙酉仲冬。留日。閱礪石鎮水陸兵。全海肅清。夜看海月。陰。即冬日偶寒。亦足禦風。

我看月圓幾百回。何曾看月海上來。也曾兩度涉滄海。月黑水深雲不開。礪石南邊無石處。再欲南行行

不去。樓船直啟岸根來。馬足新灘浪花駐。東海蒼茫月已高。西海朦朧日初暮。此時冬半暖如秋。碧海青

天汗漫遊。萬里絕無山礙目。三更況有月當頭。當頭月照山頭。海光如鏡湖如雪。今夜天空水亦澄。昔

年氣惡常侵月。風伯曾令交趾平。水仙終在溫州滅。漫言清晏不揚波。一萬軍軍還荷戈。月當盈處常慙

缺。如此滄洲做若何。過豐湖書院

行過豐湖上。如遊隱士鄉。橋通釣魚艇。山抱讀書堂。竹影皆依水。蕉陰亦滿牆。幾人來寓此。足以散清狂。

過寒婆徑。泉石清涼雲霧深。非風非雨氣蕭森。世人春夢知多少。須向寒婆徑裏唵。

非霧非烟山氣平。晴半雨雲光。風勢或凝或散。天時乍暖乍涼。行過沙路石路。間有草香藥香。莫少莫多。茶飯勿單勿厚衣裳。

四邊

魏土官守邊。山猛耕讀亦安然。今斷嶺內外舊村。全人保甲。其舊民有讀書者。由來盛世恩威久。遠勝前朝寇亂連。細雨春波出藤峽。閉雲落日望思田。如今若問岑家事。拜職孤兒十六年。前明岑氏。世代編亂。岑氏受之。事雖經明。現定。定。定。亂。今。山。州。岑。歸。本。道。以。孤。兒。十。六。歲。大。人。願。請。歸。岑。者。

吸茶

葉暗枕椰孔雀飛。萬山潑潑起春雷。橙江新汲綠如酒。此水能無飲一杯。

舊江舟中

舊州古巖巖。據江以爲壑。五管此最遙。按部駐亦暫。勾當軍事畢。江船欲東帆。論程尙逾千。計月已盈三。十萬大硯山。兩岸排成砌。參差誰位置。玲瓏匪雕鑿。絕似金錫鎔。猝投寒水灑。遂使天工成。不受人力欠。空洞能藏舟。通解亦繁縟。巖怪心屢驚。穴多目費瞰。屏列蒼翠翠。深青或揚紺。吾鄉得其一。嗟者必泛濫。歎此奇峯多。盤荒自埋陷。屈指古畫家。未見亦可憾。歸途抵勝遊。已足係思念。况有木棉花。千樹極紅藍。野廟鳴鳴啼。深林苦竹喧。落日西山平。春風一江濼。

得復初齋全集。舊州舟中讀之。即寄野雲山人。

我初聞蘇齋。蘇。公。是。開。凌。氏。說。凌。兵。仲。子。學。于。蘇。方。州。是。開。凌。氏。說。乙。巳。年。開。在。揚。州。及我入翰林。公乘學使節。山東我代公。大人授山東學政接公任。石帆亭上別。居杭又數年。公詩自緝。寄來前數集。刊校始于浙。刊成度盛隱。書藏由此設。兩家詩卷中。自此頗親切。我重入翰林。此事遂中輟。蔣氏來嶺南。後集續刻錄。續刻。相。國。爲。公。門。生。督。學。時。又。刻。其。後。集。六十有六卷。十七集臚列。

暮年續一集。四卷李所攝。公。小。門。生。李。慶。章。又。刻。其。未。集。四。卷。去年洛陽紙。棕墨新印刷。於是復初齋。詩乃全無缺。書藏與朝鮮。寄去情勿竭。憶昔庚辛間。袂與野雲紅。紅履足不到。常向蘇齋謁。談經兼論詩。金石緣亦結。石墨書樓中。屢逢通碑碣。有時坐詩境。消言落玉屑。有時石畫軒。山雲贈怡悅。東郊古寺遊。拈花聽僧佛。王秋澗水詩。柳亦亦園折。丙冬復相見。暖室長寒雪。爾時公漸衰。則亦嗟大益。公邊歸職。遺集今悲閱。集中惠我詩。一字不減。十卷金石錄。小印爲我額。欽州竟無書。詩筆從此絕。大人以。宋。鑄。金。石。錄。十。卷。寄。公。題。識。公。作。詩。並。刻。小。印。且。云。欽。州。山。區。氏。家。有。全。錄。可。借。事。刻。之。於。欽。州。無。此。書。公。此。詩。後。祇。有。刻。一。首。遂。絕。筆。

好古久同心。敢比老彭竊。橫江春夜船。老眼一鏡覽。

祭馬伏波將軍廟畢放船下橫州大島灘

百里奔流抱山轉。山麓巖頭抗神殿。棉紅榕綠江春深。溪澗香毛鼓鐘。羣舟敲鉦下灘。架檣挾谿如待戰。怪石如林堆水面。水與石爭浪花濺。灘底埋山不可見。惟見洶騰亂渦旋。灘師昂然坐船頭。指點從容色不變。四時水石猜高低。總避石鋒尋水線。棧棧一撥柁扶。折出龍門。灘。下。石。激。如。箭。水。強。舟。弱。舟。自。搖。搖。動。篷。窗。作。寒。顛。津。吏。送。我。似。自。愁。我。喜。下。灘。飛。棧。使。灘。遙。石。盡。春。江。平。躍。鯉。猶。驚。掠。波。燕。廟。中。感。伏。印。伏。波。不。止。馬。一。人。但。印。則。直。漢。物。也。

潯州道中

鷓鴣天氣半時陰。野路荒江取次吟。新漲綠齊芳草岸。夕陽紅助木棉林。雲歸巖洞開還合。春入猛邨淺復深。差比陽明多逸興。思田行過又豈潯。

過端州羚羊石硯峽

千里青山百道舟。合流一峽在端州。會齊萬派清泉眼。潤透三巖膩石頭。蓋障磨開天不惜。懸根鑿破爾應愁。羚羊有角成何述。莫向詩禪捉摸求。

三月晦日立夏節過端溪

木棉花過看桐華。潯。州。滿。岸。木。棉。一。路。桐。華。看。到。家。萬。疊。青。山。千。折。水。好。春。才。去。即。天。涯。定靜堂前手種荔。支今夏結子頗多。積雨其涼。甘漿欲進。學白沙就樹噉荔法噉之。東堂栽荔已三年。雨後甘漿曉最鮮。就樹噉鮮原有法。不妨竟學荔支仙。那堪七日馬鞍駛。一日離枝變已多。如此須臾真不離。色香與味問如何。

奉命移節演說行拜天后宮

自我領封疆。初出即籌海。浙粵東復南。于今十七載。目視鯨波平。扶桑發暈彩。交南與泰西。國威動真宰。至誠雖感神。自懼晚節改。頓首瀛洲宮。庶幾寡尤悔。

檢書

十載居嶺南。積書數十架。茲爲南韶行。安得全棄卸。戚友可以別。此事豈能罷。損之又損之。已勞四牡駕。兒曹復好事。豐碑載泰華。余。請。檢。書。碑。以。行。瀨池雖控夷。內政頗清暇。正宜理陳編。青鏡坐清夜。思昔若無書。未免動嗟訝。彼鮮誠非家。一編安所借。琴鶴欲相隨。莞爾可辭謝。

劉棖石。彬。何。湘。文。南。廷。謝。里。甫。國。生。胡。香。海。森。張。榮。村。葉。南。李。禧。子。不。諸。世。院。院。長。暨。學。海。堂。

學博生徒，皆有圖詠送別，題答一律。幾年嶺表虛先，深得暇遊。儒士林講學，是非須實事。讀書愚智在虛心，沒投澗海古修綆。氣盛衣冠朋合籍，此後懷人各何所。半看圖詠半登臨。

別醫者范素菴

四年病脚氣，兩足殊支離。豈無千金藥，豈無三世醫。奈此溼與熱，兼之勞且衰。不劇已為幸，安能有痊期。君恩念老臣，移節居瀕池。彼聞不寒暑，紹葛無所施。彼聞不卑泓，高燥如京師。即使自乞郡，亦惟此地宜。范氏送我行，遠過端江涯。為言相別後，當是去病時。

避暑

路出蒼梧中，節氣過大暑。川途已苦熱，況復日當午。近岸得茂林，離落成小圃。修竹高逾樓，老柚密如戶。可識綠陰中，幽翳勝棟宇。願涼風暫清，計日暑將處。西山卷起雲，挂帆向前浦。欲添溪上波，須聽今夜雨。

舟過廣西陸河渴分水神廟

峨峨海陽山，一源分兩湖。南與南海通，北與湘湖溟。陸河三十六，設牖不使漏。我來欲溯之，福逢庚伏後。安能陸陸舟，來朝馬將走。俄看風轉帆，油然雲出岫。涼雨漫天來，入夜遽且透。漲發大榕江，津吏啓河竇。壓水舟尺許，水今二尺厚。若到天平間，勢易轉河右。山巖更示奇，巧待入陸候。烏雲天際垂，復令秋雨過。又聞四月旱，禱雨得神教。古祠林樹清，平野稻花秀。我今適嶺脊，順流行更驟。回首謝山靈，豈非得顯佑。

泊舟涪溪登岸亭

桂舟下湘水，又來著涪溪。欲試兩脚力，故尋十載蹤。蟻履漸相得，層亭殊可躋。漫曳舊祠宅，野納重招攜。嘉慶廿二年，大人過此，題名。石壁外有次山祠，舊祠尚在。再讀中興頌，還拂山谷題。碑頭走螺螄，巖角鳴鸞鶴。高林蒼猶嫩，截健日易西。安得凍雨洗，待看湘雲低。

湘江村舍

湖山如翠黛，湘水如碧玉。巖下有居人，林深不見屋。落落百尺松，陰陰萬竿竹。竹密一徑空，照見人皆綠。況有流泉聲，清冷比琴筑。如此山居幽，其人定無俗。笑我坐蓬窗，秋陽正相曝。

泛湘川過南嶽得雨

三湘水鬱蒸，衡山降雲雨。直將巖頂寒，下洗人間暑。剛風激低雷，涼氣落平楚。餘電爛殘夜，曉煙返前浦。天北暫放晴，明霞半軒舉。時於金碧中，恍惚覓幽嘯。嘯嘯不可見，朱陵秘靈府。青登祝融峯，鐵峯捲秋宇。今來苦炎熱，秋陰蓋天柱。或變或不變，各如所願與。

日出洞庭湖

日出洞庭湖，蒼茫垢楚吳。星河隨夜去，雲夢入天無。景色非南海，鄉心比具區。秋帆向沅浦，猶恐失東隅。

夜泊

新秋沅水上，向晚泊輕航。岸草萬蟲響，山松織月涼。心依清夜永，夢繞楚川長。北斗天邊近，遙遙思帝鄉。

八月七日又泊

愛此秋船月，清光逐夜添。特移歌几榻，盡捲簾窗簾。露氣沈沈淨，風濤細細恬。絕勝官閣裏，煩熱閉深嚴。

過會同

近夜中秋月，沅州與靖州。山圍百蠻靜，月照五溪流。駱水連疆去，吾家舊樹留。昔年受降處，八十六回秋。

沙岸坐月

秋月明如畫，江沙白似霜。停舟催晚飯，登岸坐新涼。地喜離卑溼，途非虛阻長。惟思各兒女，五處共清光。

計此時伯兄在京，隨行至桂林。弟行至靖州，叔弟及妹在揚州。

過黃平登飛雲巖再用登中九華韻

羅浮海上合巽峯，又逐天風向遠空。已掠桂梧過嶽麓，又飄蘭芷入黔中。雲能化石山形覆，石復成雲水氣通。惜未東巖看瀑去，祇聽幽澗漱玲瓏。

過清鎮安平縣

山阻舟車廢，路深阨陌長。敗花秋雪白，稻葉晚雲黃。穀賤農翻拙，貧與織已忙。教民栽橡粟，竟欲抵柔桑。

重九日登黔西老鷹崖

朝朝盡繞青山走，已有文書到心手。忽然直上老鷹崖，竊想今朝是重九。老鷹崖下晴空，危巢即在懸崖中。此間祇許飛鳥過，何年人跡西南通。百丈一盤，十丈一折，愈折愈高。且盤且歇，負筆雙引竹與竿。石火迸生馬蹄鐵，衰翁顛漢據鞍人。廿里高崖竟登越。

雲南竹器之東園亭館花木之勝

為歷任所未有心念，此間宜有鶴。未幾日忽飛一白鶴來，翌日又有一鶴盤旋空中，鳴聲相呼。暮暮並集於園，月餘遂馴，且能舞矣。作來鶴篇。

我入滇池數千里，載萬卷書非得已。不將一鶴伴琴來，多恐禽軒翼行幸。宜園亭館清如仙，周遮竹地梅

花天開塔十丈草如席。惜少羣羽來。踴躍忽聽園中發清唳。亭邊橫落車輪翅。一鶴適從何處來。老叟澗
園詫奇事。一鶴忽來已詫奇。雙口又得一鶴隨。嗟我念鶴鶴豈知。鶴來隨我誰使之。胎仙識我是清休。昔
來啄料兼催詩。我詩昔未向鶴吟。今與爾同萬里心。羽帶點蒼山上雪。步入瀾滄江水深。風和對舞百花
下。蝶寒相警青松陰。如此園林如此鶴。屈指廿年無此樂。惟憶春明仙蝶來。修書未了秋花落。昔大人在京
石仙蝶來園
中。

栽花

前叢栽花樹。留香與後來。我來百年後。樹更四時栽。人縱和隨老。花還不斷開。世臣與喬木。此意在官梅。

雲南督署宜園十詠

仙館盤雲 具瞻仙館。粉壁無款。在園東北。前有曇花一株。高
覆玲石。大人以紙書題。加於木匾之上。

虛齋香雪

有梅齋已清。况是梅皆老。繁枝滿覆檐。苔根亦合抱。得雪香極清。無雪香更早。春深階下晴。落葉不可掃。

山房賞月

我家買月船。千里凌滄江。船不到瀕池。山房抵小巖。明月隨我來。夜夜貫入窗。窗西曲池水。印月得一雙。

花棚序射

昔在杭州時。西園曾射鵰。三十有二年。此憶頗根觸。兩臂亦已衰。勢孤力不足。惟呼健兒來。花棚看飛鏢。

石釣觀魚

種菊成老圃。種菜成家園。新霜壓肥綠。清炒殊難豚。短鋤親手劬。養以佐晚菴。試語知味者。其香尤在根。

深染說魚梁。機鋒法始開。固知門狂禪。本自清談來。獨遊石池上。悠然得所哉。欺方乃君子。非道枉庸材。

宜亭來鶴

宜亭在仙館南。觀音海天閣西。多古柏。有高三丈者。大人九月蒞滄。十月八日。忽飛一
白鶴。來次日。游於亭。又一日。鶴盤旋空中。與先鶴相應。亦落於園中。皆其馴。月餘能舞。

翩翩雙白鶴。飛來亦何奇。頓使虛庭前。松柏增清姿。我來看鶴舞。鶴亦聽我詩。鶴固宜此園。園得鶴更宜。

竹林茶隱

大人在粵。始竹林茶隱。乃攝署
園也。今則園竹數千竿。茶隱更宜。

山隱在粵西。竹隱在粵東。今遊瀕水園。所隱將毋同。閒步玲石逕。靜坐深篔簹。茶煙滅不得。輕颺林外風。

頤嶺怡雲

與春樓東。仙館北。有土山。登之可望四圍遠近。山。大人築石蓋石几
於山上。題曰。見後詳地理志。即瀕中。嶺山也。今省城北。山皆稱嶺山。

嶺上多白雲。雲豈為我白。我情自與怡。持之亦無迹。石臺覽四山。悅性水晨夕。自署曰雲翁。不復分主客。

閱邊兵至開化

重鎮初逢昭代開。明以前皆
未置郡縣。嚴疆三面萬山回。江流盡向南交去。至交陸界
百三十里。驛馬惟從北路來。東南西皆走
交陸路也。阿雅

維摩沿里築。今各里皆宋元明阿雅諸兵。據
嚴沈氏之舊地。城府印石。儂人變子異衣裁。一
阿雅
一村。即雅裝異俗。可知上國恩威遠。此地猶高

節使登。夜坐

靜閣寒城已二更。節樓西畔月斜明。遠山夜色沉沉碧。百八鐘聲萬里情。

諸孫黃果如飴共甘悅。黃果形如櫻中之櫻香色味亦相似
倚松掛屋春齋齋居

屋前梅樹老於我。斷後支牀皆古松。晚階仍養六安著。早飯特翫東園松。西山朝來有爽氣。太華晉河南人山名太華

夜碧聞清鐘。衰翁終不悟道妙。惟將戒慎持溫恭。

仙館花蕊欲栽牡丹。價貴遂栽蜀葵。

十戶中人賦換花。此情曾助樂天嗟。何如多買葵花種。終歲傾心向日華。溫中蜀葵。自正月開至臘月。

月來政簡。頗耽演園之樂。詩以自贊。

舊遊無此好樓臺。頗識前人費度裁。一百餘年人遞去。八千里路我能來。風亭月榭參差見。仙館神祠次第開。止水恰容魚活潑。閒階儘設鶴穩穩。聘懷端在春三月。涉趣何妨日幾回。筇杖試攜鑿翠石。茶甌親把劃蒼苔。雲流燕鶯誰先到。棠蒂桃夭合共栽。山磴看山收畫本。竹林隱竹伴茶杯。抱書孫至還教拜。壁紙詩成不用催。適意如斯壽遠否。此翁未是鎮邊才。

摘蔬

摘我園中蔬。古人詩可味。譬如鹹菜根。其香勝腸胃。我園春菜多。綠畦隔花卉。每看家僮斫。亦課園丁溉。折腰手親摘。傾筐盈且饜。呼兒共晚餐。使識蔬筍氣。一家肉食者。遠謀問能未。豈可對陶詩。不自慚其貴。此以澹性情。非復計惠費。若云拔園葵。在今亦無謂。

南雲行

仰看雲在天。未辨行遲速。今日穿雲跨嶺行。豈知疾過奔馬足。平地風氣清。吹雲天上行。今日披雲動涼氣。始知風在雲中生。山不見路惟見雲。桃花梨花近不分。北雲壓山鳥欲雨。南雲映日紅氣盈。下山直自雲中落。雲中之人輕似鶴。翩然可是隔仙凡。假嶺山頭接雲脚。我聞仙人乘雲駕御風。仙家幻術安能通。不如安坐南雲下。笑指此雲稱老翁。

上巳日東川道中

導江已說岷山遠。更遠岷山路萬重。青海波瀾皆是雪。金沙雲氣尚疑冬。大江正流。自青海入雲南為金沙江。行數千里始會岷江之水于成都。
春我到東川外。佳節誰教上已逢。若把此川當曲水。一船流去是巫峯。

過以濯河

行過山嶺又水涯。山桃紅褪柳抽芽。連村萬樹堆春雪。都是梨花類果花。河在會澤縣。
聞黔西威寧鎮兵

摩經室續集卷八

丁亥

宜園

梅花如屋竹如門。管領春光在此園。石徑不須倚筇杖。共來扶我有雙孫。

正月廿日雪晴。煮茶于竹林中。題竹林茶隱卷。

滇南才過立春節。已覺春光齊漏洩。忽然一夜北風來。捲落漫天玉花雪。我不見雪已八年。頗似故人成久別。今日東園雪滿林。翠柏青杉枝欲折。況是梅花四十株。冷玉寒香同互結。年年茶隱竟成例。快雪時晴日光熱。竹林春氣透浮筠。洗出檀欒綠尤潔。玉川老婢來煮茶。梅瓣雪泉試同啜。借問一日得披阿靜坐幽篁自怡悅。

命和原韻

男福

春雷早已催時節。隨嶺雲蒸復雨洩。雨餘天氣轉春寒。忽將夜雨飛成雪。此景教人憶故鄉。若憶嶺南又殊別。東園梅花正繁。花放隨枝勢盤折。雪花梅花成萬枝。一片香光氣團結。竹林又遇煮茶時。拾取松枝蘸初熟。一雙白鶴不避烟。也識茶香最清潔。我家茶隱自年年。兩弟今年未隨暇。親顏喜付與

鳥撒接鳥雲，皆歸郡縣中。山高森白石，氣冷運春風。寒食常多雪，桃花也自紅。古人誰在此，故實竟空空。

章棚六十三年慣炎暑，幸將高爽快生平。

閩盤龍江登雄川閣望滇池

橋東峻坂石突兀，橋西行人鑿出沒。一樓窗外萬山深，風弄溪聲洗春月。春月竟是山中多，百夷安樂春氣和。橙花飛落山村坡，兒女吹笙跳月歌。

噴出碧雞坊，盤龍江路長。四山青過雨，萬畝綠分秧。水利村村足，天時日日涼。滇池環傑閣，登眺滿華陽。

回省看宜園新綠

橋在威寧宜園二州滇黔分界處

竟將萬綠換千紅，祇在離家半月中。清氣勝於花爛漫，午陰比似屋嵒嶂。不嫌鵲角山光隔，更許橋頭水色同。惟有兩般難並綠，一雙白鶴一幡翁。

詠雙綠蝶

風浮仙蝶，若提一蝶來，則其蝶雖離，必夜來相從。縵子東園付巨蝶，全嫩綠色，大如掌，綠之四喜登縵。上其葉忽又有一綠蝶來相從，東園去四喜數百步，中隔數室，其蹤跡似縵浮蝶，縵人云：縵來未之見。秀才頭非熊，見縵樓中縵綠縵化爲蝶。

雙雙來巨蝶，蹤跡似仙家。妙色頻婆果，前身葛綠華。滕王圖未備，鳥足葉猶差。且非疑是雙棲化，裙腰一

天香爛漫懸中省，畫戟清森繞節堂。暑雨已晴秋月轉，紫薇花外桂花香。

西臺

寄知曾在嶺南人，萬里滇池也送春。兩月晴多初望雨，終朝風起不生塵。饑蚊飛蟻全無跡，夾帽重棉未離身。爽垲已堪雙足疾，況於松鶴日相親。

節院致爽軒軒扁，爲福嘉勇公所題。西南昔有錫樓，用白錫當瓦當板，甚華麗。登見西面翠雞太華諸山，且見平田耕機，今樓已無存。福兒用木架板爲方臺，略施梯欄，費一流銀，遂還舊觀。秋日登臨，致有爽氣。

頻果

有花曰優鉢，有鳥曰頻伽。詰屈開梵音，便覺奇可誇。頻果乃大奈，滇產尤珍嘉。首夏已堪食，季夏皆如瓜。甘鬆若棉絮，紅綠比玉瑕。或醃稱頻婆，其言出釋家。譯語爲相思，探聞雜記果類豈是思無邪。何以竊梵言，呼我果與花。因思譯性者，謬恐千里差。

吾遊借未登太華，卻到華陽碧雞下。碧雞山接太華山，西嶽峻峭名可借。省西南大山在會東碧雞山在會西。碧雞山接太華山，西嶽峻峭名可借。

頻果

有花曰優鉢，有鳥曰頻伽。詰屈開梵音，便覺奇可誇。頻果乃大奈，滇產尤珍嘉。首夏已堪食，季夏皆如瓜。甘鬆若棉絮，紅綠比玉瑕。或醃稱頻婆，其言出釋家。譯語爲相思，豈是思無邪。何以竊梵言，呼我果與花。因思譯性者，謬恐千里差。

城裏深居隔山色，可使高梯木成架。金碧岑樓再構難，架木省工更廉價。問名終是四方益，無瓦非樓亦非樹，滇池六月常棉衣。爽氣朝來不知夏，登臺萬丈列蒼巖。遠見層坡近平場。

孟夏草木長，莽莽滿一園。鬱林高百尺，密蔭園青垣。樓榭垂絡索，覆瓦遮前軒。新篁放萬葉，稠綠蓋石門。池上開紫微，池邊多樹叢。雜葵備五色，爛漫花正繁。旋魚有止水，縱鶴無近樊。園北雙古柏，森然在高墩。登臺坐石几，四山雲氣翻。策杖過南園，離落成野村。蒼真樹枝穩，密脾蜂韻喧。瓜山引修蔓，菜畦灌香根。摘蔬供晚飯，獨樂靜無言。試衍陶公詩，可與陶公論。

城裏深居隔山色，可使高梯木成架。金碧岑樓再構難，架木省工更廉價。問名終是四方益，無瓦非樓亦非樹，滇池六月常棉衣。爽氣朝來不知夏，登臺萬丈列蒼巖。遠見層坡近平場。

孟夏草木長

孟夏草木長，莽莽滿一園。鬱林高百尺，密蔭園青垣。樓榭垂絡索，覆瓦遮前軒。新篁放萬葉，稠綠蓋石門。池上開紫微，池邊多樹叢。雜葵備五色，爛漫花正繁。旋魚有止水，縱鶴無近樊。園北雙古柏，森然在高墩。登臺坐石几，四山雲氣翻。策杖過南園，離落成野村。蒼真樹枝穩，密脾蜂韻喧。瓜山引修蔓，菜畦灌香根。摘蔬供晚飯，獨樂靜無言。試衍陶公詩，可與陶公論。

登臺終日見昆華，滇人稱滇池曰海，或曰昆華，非太華也。則稱曰昆華。恰好樓臺住一家。玉嶺西橫皆是翠，彩雲南現半成霞。千村綠稻

滇南小暑節

滇南五月氣猶清，雲重爲陰輕復晴。非夏非秋別成景，不涼不熱最怡情。棉衣休用蒲葵扇，花院全無竹

真秋色，十里清瀟是海涯。更比藥天州宅壯，惜無元九寄詩章。元微之以州宅於天詩云：四

奪得青藜出短檠，削成拄杖等身長。扶人石徑去行樂，攜鶴松亭來啄糧。早歲校許竹秘閣，老年飲酒未

中秋宜園鏡月

小園蝶夢記秋亭。幸未在京寓阜成門內之十四，屋後小園有太常仙蝶來，大人名曰蝶夢。又是演園夢蝶醒，粉靜花涼秋淡沓，鏡紅月白意瑤玲。

暮登西臺看碧雞山色

夕陽山外沈暮色，起山內似有烟氳氣。亦非雲變疑，初見青出藍，繼復蝶染黛。凝碧已詫奇，生翠亦可愛。

巡西邊曉發

西風曉起拓遊樓，省城西。霜氣初來雨氣收，繞過昆池三十里。碧雞關外萬山秋，關前在碧雞山之四山時道。

重九日登祿豐之鰲頭峯得伊莘農中丞寄贈登鰲詩即答

浪花卷出青鰲頭，大人自注昔登天。舊句曾記天台遊，大人昔游浙，戊午庚申甲子三年。今來青鰲頭上立，一覽

六詔邊關秋，遠山遙若大波起。鰲足不動凌滄洲，去年跨山過重九。老鷹崖上吟詩走，在貴州普安縣阿都

詩如健翮但展風，那解情憐菊。花酒今年鰲背宜，亦詩我詩未得君先之。揮毫直似釣鰲手，一餌飛過昆

明池我與老鰲共霜節君亦與鰲成久別君昔曾收渤海綸

住大理閱兵三日看點蒼山，通志云在大理府城西三里，即山也。自北而南，綿亘百里。漢書謂那離雲南山俱扶風太

嶽巖點蒼山蒼翠極可愛平列十九峯

嶽巖點蒼山，蒼翠極可愛。平列十九峯，峯之中特尊者名曰中峯。中峯之北為巖，巖之南為嶽，嶽之東為巖，巖之西為嶽。

日鏡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

日鏡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白龍。

終年生靈難，有時冠峯頂。不動鎖相蓋，有時束山腰。飛白若長帶，有時繞出岫。禁此壁壘碎，四山皆無對。

獨此雲常在，其一在于雲。山頂雪最大，冬春雲未奇。六月白何怪，我來九月中。夜雲積嶺背，假使亦終日。

不長秋陽關，其一在于泉。山頂分流派，蕩蕩歸百橋。清冷漱鳴淵，穿城為渠塘。灌田作溝澗，家家可流觴。

處處響水碓，其一在洱海。東望氣沉瀟，乘檣成巨浸。南北兩關隘，必有千頃波。始與此山配，海光開月鏡。

恰共屏山對，蒼屏百廿里。我來坐屏內，地因高乃舉。山在西易晦，三宿未及登。亦足擅勝概，唐宋諸詩家。

罕到此邊塞，遂使古大山。寂寞經屢笑，我兩鬢霜。吟到萬里外，所遊天下山。竹影蕭蕭僧，大人于甲寅於

麗江雪山

上關山缺處，北望何茫茫。天低雪山出，白影交清蒼。麗江雪山，一名玉龍山，十里積雪，經年積雪，若

天生石橋

洱海靜且澄，出橋即橫決。蒼濤九曲曲，翻雲復堆雪。天生石橋，在大理府城西三十五里，洱河下流，橋堅深碧，石

南詔殘碑

文章與書法，確是唐賢派。上溯東魏碑，此碑在曲靖府陸涼州之東南二十里，真元堂，立碑身之上，有碑陰碑文。

建極銅鐘

建極銅鐘，在大理府太和縣城西北蓮花山下，三塔寺中作上下兩層，每層六面，上層每面高二尺五寸，廣二尺二寸。

我欲聞古音

我欲聞古音，撞鐘百八杵。唐樂久銷沈，此音足千古。唐詩南詔傳，天寶初開闢，風子風加，人宿，拜禮，禮，恩賜

古哀牢

萬里哀牢外，高秋駐馬時。彩雲連百濮，蜀都東有巴黑水下三危。元老曾經略，神功屢創垂。漫言平定易，輕視此西陲。

渡瀾滄江鐵索橋

康熙御筆承紅紙，四字在橋上，與橋同。在橋東岸，大吏過者先拜祭。 宸翰仰高樓，飛橋祭武侯。金繩橫水上，鐵索鎖山頭。險是天成斷，行如浪顛舟。鐵索十六條，長各數十丈，橫西南通一線，走瀾滄梁州。水其府西，江即黑。

宿永昌池館

流泉樹石，湛然清華。名之曰小蘭津，并詩示鎮府諸公。
莫言傳舍爲他人，漢郡無如此最真。府治平昌，東漢立郡，必在此地。郡名治漢漢至今不改者，此亦最確。 勅石先題古柳貌。後漢明帝時，李王樹貌內附。 引泉應

號小蘭津

華陽國志云：李武時，通博南山，渡瀾滄水，入歇之。曰：漢德廣開，不復渡博南，因瀾滄水爲號。 治功類首思張翥。漢書明帝紀：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張翥討之，後太守巴郡張翥，政化清和。

事從頭學鄭純

華陽國志：士女曰鄭純，純字長伯，蜀人也。爲益州四郡都尉，地出金，純與郡人張翥，作此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毛不取。漢書張翥，三司及京師貴重多鄭氏之，明帝嘗之，乃改兩郡爲永昌郡，以純爲太守。在官十年，本列董。 今日昇平同在此，一池秋水十分春。

漾潭溪道中

漢志云：在益州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其源有三：一出大理，源曰漾潭，出山，由鄧州，源曰海流，入府城爲漾水。一出吐蕃，可賦海，由豐龍入府境，一出劍川，繞點蒼山，後入府境爲漾水。二水合流，至府西，曰漾潭溪。 漾潭溪道中，一出吐蕃可賦海，由豐龍入府境，一出劍川，繞點蒼山，後入府境爲漾水。二水合流，至府西，曰漾潭溪。

漾潭台江上看月

點蒼山背亂峯堆，漾潭雙流轉百回。雲水萬重山萬里，一輪明月總追來。

遊黑龍潭看唐梅二律

千歲梅花千尺瀑，春風先到彩雲南。香吹鳳凰龜茲笛，影伴天龍石佛說。玉斧曾遭國外調，瓊珠常向水中探。祇嗟李杜無題句，不與通仙李迪談。

鐵石心腸宋開府

玉冰魂魄見蘇詩，古梅花邊功自壞。鮮于手，仙樹遂歸南詔家。白香山新豐折臂翁詩：昔來燒不盡，鐵石心腸宋開府。寶邊功，樹因忠實邊功，鮮于仲通。 今日太平多雨露，當年萬里隔烟霞。老龍如見三滄海，試與香林較歲華。

余不能飲

最多一杯而已，瀾園梅花盛開，不可無酒。命釀白糯米，數日即熟。花下欣然小酌，仍不能醉。詩以自嘲。

梅園晚景

遊遊吾得渡瀾滄，惜未隨花入醉鄉。萬籟已成香雪海，一缸宜釀玉浮梁。咏吟大可思何遜，慷慨如將傲杜康。畢竟先生真醉否，深杯還是淺和嘗。

宜園三壽詩

壽石 玲石立一峯，刻字在明代。園宅有廢興，此峯故常在。石壽幾千年，勒字三百載。石南刻字云：萬曆七年，柏亭可改。可暨全立，二可乃沐諸家所置也。

壽柏

柏亭始明代，亭前有古柏。壽逾三百年，翠高六十尺。高六丈，一畝。昔植老僧處，今森節使宅。

壽梅

園中多古梅，數百年之壽。春花正綉紫，苦身更堅瘦。若較龍潭梅，彼老此尚幼。香得遊前古梅十餘株，雖皮老，顯大，反包於鐵之外，故可見其壽十分之三。

除夕園庭之花齊見者

梅、桃、杏、山茶、玉蘭、海棠、木瓜、櫻桃、馬櫻、春蘭、薔薇、木香、迎春、水仙、長春、報春、蜀葵、十餘種。

此地可名妙香園

妙香園見佛典，俗以爲南即妙香園，見通志。 此時可似百花居。海國見開，海外有島，百花皆名曰百花居。家鄉事事皆堪憶，惟有羣花比不如。

戊子

定光寺看紅山茶花 定光寺裏紅山茶，紅光不定搖朱霞。古卉那肯在城市，南野獨立枯僧家。登樓看花及花半，尙有半出樓簷牙。高柯難見更引領，濃豔極賞翻香嗟。青琅玕葉雜翠玉，紅珊瑚樹增丹砂。挺立巨幹若壯士，嬌凝帶影羞吳娃。英雄兒女各有說，蘇東坡王梅給山茶詩：昔曾嘗梅爲兒女花。 維摩色相皆無遮。世間桃李苦代謝，老樹不自知生涯。惟知寒山多雨雪，一寒一度生寶華。龍潭北望頗不遠，相期應是唐梅花。

上元登西臺望月

皓月照昆海，元宵登眺來。雲山繞城郭，鏡火上樓臺。年熟民皆樂，春晴雨勿催。遙知深夜裏，游客踏歌回。

漢俗上元前後三日有燈川人滿山天府發令節遊
三更今歲始向城隍廟今年燈月明遊人更多

和女羅亭東園花月

驚蟄漢池尚未出東園已見雜花開月從金馬坊邊出春向五華山外來卻爲芳林常乘樹
花開不妨清夜再登臺感時兩地成遙憶鳳沼輕冰江北梅
黑花水
香皆開

出西城十里遊池門山海源寺
守近於五平車
明沐氏重誌

漢南二月初三日頗似江南上巳天曉色照人出城郭春風引我到林泉玲峯峭壁瀧池外疎竹澗花佛
閣前
紫辛夷吐
丹重開
隨處輕爐吹活火近時茶隱又經年

倚松書屋齋居

齋居小屋意從容臥聽茶聲起看松窗外露寒雙立鶴城頭風定二更鐘掩書頗似學僧靜拙政還當愁
我備爲憶選樓齊宿處春花滿院月溶溶

同李文園學使乘遊太華山題太華寺

華嶽五千仞峻嶒上天金天若與漢池較池在華嶽巔池上有高山名借太華傳華陽勸國志地括南中漢
梁州與黑水自古西南連頭縣昔漢郡太華居西偏城中看西山蒼翠隔野烟春風得開暇勝侶邀一賢
出城載茶棹適野破險觀松杉圍巖翠雲水開天闊拾級入古寺樓殿逾百年寺南辟虛室萬頃何茫然
浩浩天外浪棧稜草際田雙槍辨遠郭片帆識漁船山外壁更峭方削不肯圓搔首或落雁登頂難采蓮
石室誰可攀未許香夷眠我無攝生術神昏力衰房爲語瀛洲偕安能從羽仙惟當隨瀛流乘槎歸日邊

水地大略陝州約略與蜀州相平乃東慶州江遠而高仰逾千里金沙江又高流入徽州江瀧池又高流入金沙江共數千里
是瀧池高於華頂明矣若乘船出瀧池入口金沙江又入蜀江折瀧池河可直達天津至太華之名不知起於何代以出言
華陽梁州及常璉志推之此山名爲太華極宜顯顯即瀧池見漢書志太華山山牛之寺也於元代大建於康熙時其木石皆范
曾承勳與送宅運去瀧池公有太華紀勝文刻大理石嵌瀧池壁上石巨盤其頂材也寺中有明沐潘世像亦有范公像

仙館東新開二方石池一栽荷一養魚池上栽蘋果樹二株梨二株并於園南栽橡峯山益以爲民
先

勸東荒地手親勸砌石栽花二月初兩樹甜梨兩樹奈一池香藕一池魚繼教園客來烘繭也看家兒學
著書除却茶兼解字更應何事算公餘

牡丹一枝開極大

花大如盤放樣新一枝何止十分春高扶浩態恐成醉勃發豔紅疑是曠玉鏡乍開香氣力紫泥催足暖

精神惟憐南詔詩家少莫道天涯無處人

梅花

園中梅花盛開至兩月之久二月蜜房已滿割之是梅花所釀也

春半園花殘蜂釀可收拾呼童開其房蜜脾垂數十一脾穴滿百蜂頭何戢戢
可含黃粉翅能翕蜂含花蕊于頰下沾花黃于翅股之間登如冰益清白若玉質濕計彼冬春間花稀寒不熱惟有百樹梅衙
衙探之急蜂一日有兩衙劉脾留半堂蜂王所居有室劉脾須留其中劉脾少則蜂衙多則蜂衙淋瀝注且挹梅花香與魂全與蜜爲入甜味盈

老菊

爛漫齊開紅繡樹樹杪吟啞飛屬玉何如老鶴靜無聲卓立蒼苔看修竹
平野浸清瀟環城百頃田喜逢新雨後剛是種秧前橫笛遙村帽抽帆小港船碧雞山色綠低與稻畦連

東園初夏

初夏尚清和東園日日過雙池涼氣合三徑綠陰多瘦鷓常隨步幽禽各占窩引飛新燕子亂叫野鷓哥
莫染藤脂飯置收粟爾爾奇花現侵鉢鮮果結頻發嫋嫋風袖荷琅琅雨打荷留深時可以琴在不須歌
搗幼還扶杖看山更上坡但逢嬾意處休問老如何

近華浦大觀樓新立石柱水誌

雲影天光四面背高樓欄外比滄溟瀟瀟池淨拭琉璃界華嶽平開翡翠屏欲使萬村同水利先教丈石立
淵浮浦前刻碣題名處遠想焦山瘦鶴銘瀧池之水消滯皆到華山人說或于立三石柱一在金牛寺一在蓮華池一在昆
陽州海口以驗其秋漲水之尺寸而知瀧池之深淺及海口之通塞

晚飯於福兒書齋登西臺觀稼

晚飯於福兒書齋登西臺觀稼是日剪得七種園蔬桂花紫微同開
西齋晚飯比山家六月棉衣不用紗七種日挑園內菜一甌同飲竹中茶摘來青李兼蘋果開滿紅薇又
桂花城外稻田似城裏高臺園外即昆華

東園夏日

東園積雨半歸池密樹陰陰日影遲音風避人啣柏子紅魚浮水啜蘋絲幾府石磴登臨處四面雲山坐
看時杖得青藜隨步履不妨竹笠向風吹

早歡散後掩園扉氣候涼驗化機

早歡散後掩園扉氣候涼驗化機蜂窠四時香不斷爾蝶五月破還飛釀花成蜜供丸藥據樹歐絲著

絮衣喜是郊原我稻華。橡林又報野蠶肥。

方塘砌石接平沙。白藕栽成看水華。落日晚香宜晚飯。晚涼收露點春茶。關邊雨過翠痕響。竹裏風來紅

影斜。就此課孫知雅訓。花名菌菡葉名藍。

菜圃斜陽小。晴綠杉林下。晚風清。豆篷瓜架隨人坐。瓠葉茄花礙足行。素飽宜知藜藿味。忘機可聽桔

槲聲。開來願愛灌園叟。除却肩鋤無世情。

詠滇南景物

人以縑袍兼伏臘。六月臘月皆可著縑衣。花無月令開循環。四時花不斷。且午日開有柱。中秋開山茶水仙。除夕花開于瓣。碧桃紅梅滿盆。梅花頂果皆結實。不是春秋亦

佳日。別有天地非人間。

重九曲靖道中

邊地西風早見秋。今年重九又東遊。登高佳處說鞭馬。待穩開時多臥牛。驛路正當千里遠。農田全是十分收。黃花縱好不相賞。飽看黃雲到貴州。

白水河看瀑

有如此白水。未及上翠微。高谿瀉鳴瀾。激不可礙。如驅萬鴉琴。鶴鶴鼓翅飛。及其落深潭。百丈開晴暉。又如千疋帛。裂擲天孫機。境更夜郎遠。奇僻與世違。太白所不到。自古險者稀。詩人若相賞。不惜澌征衣。貴州省城。水南新構小閣。正對溪山。余名之曰翠微閣。并書扁。

水南小閣題名後。一段林樾未可忘。黃葉多時有霜氣。翠微空處即秋光。眼前盡意任舒卷。溪上詩情誰短長。莫怪闌干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陽。

鎮遠行。在鎮陽江上。江即澗水也。後倚石屏山。東橫大石橋。橋南岸即中元洞。洞之上又有一亭。東向川途。余題扁曰上元亭。

鎮陽江外四山皆擁列。懸崖石似屏。曉起連看東嶺日。暮來少見北垣星。當關關隘嚴兵衛。登岸岸柯證水經。爲愛橋南巖洞好。憑高題出上元亭。

沅江綠蘿山

綠蘿巖勢頹。懸藤釣沅清。漁詠幽谷中。浮響若鐘庚。明鏡澈清潭。風韻傳空浦。鄧氏注水經。足跡未到楚。何以接虛均。妙出湘沅語。子厚永州文。安能及斯古。

清浪灘

沉灘最是清浪大。四十里中石坎珂。兩山亂石原連根。豈計奔流從此過。清沉千里趨洞庭。鼓浪直攻山石破。壘石若梯狹若門。直下如春漩如磨。石當因水有撼搖。水亦因山多折挫。水石相通舟始來。第一舟

應莊踏坐。我待下灘心氣平。不敢恃強亦無懼。灘聲已遠新月低。擲筆燈窗漸思臥。

武陵舟中食蟹

武陵水落晚泊舟。漁家饌裏多鱸鮓。十載不嘗郭索味。紫螯入手橫霜秋。桃花米飯洞庭酒。尖團何擇應兼收。監州與蟹別憎愛。符竹那許橫行求。計我管地已無蟹。况所監者將百州。思量必有少卿在。更恐空惹坡公愛。蘇詩欲向君王乞符竹。但愛無蟹有監州。川益少補也。

荆州渡江

遠帆一片指荆州。雁陣斜飛過我舟。身在江天渾不覺。怕人尋句正登樓。

南陽道中早飯

黍糜麥餅晚菘根。月店霜橋飽復溫。何苦貴官誇貴食。更將海燕壓鷓豚。

狐裘

一白狐裘廿四年。南邊天暖久相捐。今朝河朔當風雪。溫厚何曾減却前。

賜紫禁城騎馬

紫掖朝天日。恩教策馬來。未能多製錦。何敢少馳騫。曳履星垣近。鳴珂玉漏催。小輿還命坐。帶子散朝回。次日又命坐小輿。給以代馬。時伯父月都郎中。與弟刑部郎中。

乾清宮面賜福字

錫福齊生筆。丹砂金繪箋。御前敷鴻範。頂上戴堯天。御筆書福。賜受。內監持福字從頂上過。春滿璇宮裏。香依玉案前。傳宣加壽字。恩意在延年。字一福。

賜御筆出門見喜春帖子

玉尺裁春帖。祥雲繞筆花。喜從天上至。恩近日邊加。吉語傳中禁。龍光拜一家。春明門外路。誰道是天涯。

賜黃瓣荷包

若若荷裳帶。黃如御佩同。包含太和氣。搖曳早春風。品勝金魚紫。光分駃火紅。幾回拜優賜。依戀玉階中。

萬見談 百丈峯樹抗冷顏。留此一詩破荒寂。光無故質問鳥蠻。

東園夏日

春花未及看。及看夏初花。四月東園盛花 樹結瓊漿果。田生哈密瓜。出京帶哈密瓜種。種之十日即生。 抽絲成繭邑。時樂繭成。第二午又成。 割蜜散蜂衙。蜂衙。八月未割。及初割。之。蜜。色。芳。香。尤。濃。 倦向此園臥。便如歸我家。

大理石小屏方尺許。宛然設色山水。巧合天際鳥雲二句詩意。

天際鳥雲含雨重。欲畫此情筆難弄。樓前紅日照山明。此景兼圖更難共。何期大理點蒼山。石畫天生出。蠻洞。黑雲日影分五層。雨意和舍補其空。雲中斜罽漏日脚。一片紅光向山送。奇景能傳玉局書。幻詩早入君謨夢。巧匠裁石妙使縱。若使橫裁便無用。蒙段何知藝與蘇。造物天然遠和中。嵩陽萬里有古情。青眼相看是清供。此詩此石誰後先。曾向蒼巖較唐宋。

伊中丞過東園蔬飯見示一律。即和原韻。

園如谷口有山橋。客似梁同見招。風裏筍櫛抽筆直。雨餘荷蓋蕩珠搖。迴廊隱隱茶烟颯。行甍青青菜把饒。共此籌邊多少事。苦心却不是詩瓢。

滇南風景

萬里西南地。人間別有天。三春不歸雁。秋深雁雁南。西南飛去。春不見歸。或由滇南。滇南。滇北。歸。或入。則未必能歸矣。 六月未鳴蟬。天涼蟬聲少。六七月便面涼。停扇。深衣夏亦絛。七月制一日。離。衣。卻。嗟。唐。宋。客。詩。句。少。相。傳。

登西臺

每是登臺必解顏。平時遠接翠雞關。鵝黃鴨綠新秧地。眉翠鬢青過雨山。趁市船來漁舍外。近華樓在浦雲間。耕耘已畢農歸臥。喜得良閒官亦閒。

大署節桂花初開

終朝涼雨不開雷。北戶何曾肯暫開。今日節時交大署。開窗爲放桂香來。

秋祭東門齋居詩四十韻

余正月廿日生辰。與白樂天同日。余四十歲時。曾和香山四十白髮詩韻。今匆匆廿六年矣。香山有六十六歲詩。又是年落二齒。有落齒韻。似老年一關鍵也。清夜剪燈。作詩自付。

我昔年四十。曾和白傅詩。白年六十六。有詩言其衰。七十欠四歲。白髮。天知。我亦如其時。我昔知命年。目力先

華經室續集卷九

己丑

雪夜曉行擬楊誠齋

夜雪迷路曉勿馳。其矣不見岐中歧。驛卒獨捉老馬騎。爲我覓路行逶迤。皓然大塊白玉版。我以輪蹄碾琢之。又忽匝地成巨紙。細行草稿來題詩。題詩直到黃河岸。橫阻渾流望洋歎。河南河北白茫茫。一道金繩分兩半。

溯沅水源入黔

一夜漫山雨。三筵上水船。已交寒食節。不是治春天。歷歷幾千里。匆匆將半年。江南好煙景。想到杏花前。黔大定以西。古羅施鬼國也。殺雨過此。牡丹處處盛開。

魏紫輕紅洛下姿。東風吹放滿羅施。郵亭院落皆雙蓋。茅屋人家也數枝。漢水未能資春色。黔山頗不負花期。小瓶旁插肩輿裏。一日看他四五時。

由七星關入烏撒

七星岩外七星關。幾輩詩人到此間。難得知名似塞士。少經題句是邊山。三春霜雪行多氣。山。高。風。寒。雪。雨。後。到。成。壘。城。見。

差池。今復十餘載。品鏡腹改移。今歲歲用七髮白雖少年。大半自其愛。今年耳所聽。亦覺收聲遲。我嫌人語

低。股股將在茲。白公於是歲。二齒落有辭。我幸非餘齒。全在無所懸。居粵八九載。濕氣注四肢。詩云微且

肥。脚氣殊難醫。入濕氣涼爽。左足去其疵。右足尚有病。夏來加藥治。近亦可半愈。兼以息身疲。園中有山

臺。藜杖閒可撐。院中有紫羅。遊山偶一騎。仲秋多祭祀。齋宿今其期。東園好亭館。雜樹交秋枝。鐘鳴鶴聲

靜。清夜因自思。我無白公才。我比白公贏。今亦六十六。官重非分司。自公每乞年齒與職位。不關至於斯。老

妻攜季子。歸守墓與祠。服官有二子。效力居京師。滇南官最遠。今惟仲子隨。仲子文筆拙。經義微能窺。疏

經成十卷。時見筆經閱之頗解頤。貨郎任子間。所執或不卑。聚者固相慰。遠者歎相離。健亦勿侈樂。衰亦

毋心悲。君門隔萬里。昔人常嗟咨。我君令臣喜。去冬聞御宴。因門見喜春帖于喜氣盈須眉。春明門外路。豈是天之涯。惟念

老媪具。精力將難支。安可龍鍾叟。頽然籌邊陲。然不籌邊陲。偷安又何為。為此齋居夕。自省復自疑。尚其

式古訓。亦且力威儀。大事在於祀。惟福資以之。左傳。養以之福。本謂公室。以福。

中秋塔燈

月中塔影又懸鐘。丈六支提九節青。一夜忽看造阿育。二分無賴照樓臺。花明滇上昆華館。秋滿江南福

壽庭。萬里清輝共邁首。天邊風露度疏星。

以八月十六日爲中秋

雨餘昨夜無明月。三五佳時空上樓。忽計今宵月纔望。正該十六作中秋。凡中秋十五無月。而望在十

秋園策杖繞山行。更比春園氣候清。到處開花皆有色。許多幽鳥不知名。白梨紅柿攀枝摘。甜菜香茶共

饗烹。菜脯制完還把卷。夕陽澹似老人情。

暮登東臺

西臺遙對碧鷄園。更看東臺金馬山。秋日有情此城郭。夕陽無礙好峯巒。未能酒飲須茶飲。縱不朝開可

暮開。石上虬龍清坐久。朱霞照我得醺顏。

題伊莘農中丞不倚閣

古人曾有言。地上即是天。惟天爲足倚。此外何取焉。有莘特立人。不倚更不偏。宛然中規矩。折方周亦圓。

所佩有緩急。在革亦在弦。賦性得竹力。可與立與權。如此無所倚。已五十餘年。閉閣識生面。但坐草草莘。

華經室續集 卷九

二四九

除彼室與戶。去其車與船。不著屏與几。勿傍林與泉。是日強談話。豈非賢者堅。道光七八載。暨我居清瀨。

開心共兌句。苦意同籌邊。我少本無倚。況復今華顛。即此恃天處。竊欲相比肩。題詩即言志。晚節肯勉旃。

以園中柿并餉莘農中丞。見謝長篇。因亦以詩相酬。

既不能爲田舍翁。毛雉長劍誰離離。不如治事有清暇。可以老圃兼老農。東園古柿高五丈。二三千顆垂

秋紅。涉霜摘落去其澀。甘脆與梨爭異同。秋來北地寄菜種。入土即綠成晚菘。蕊香芥芥潑生菓。咬根得

味亦饒多。東鄰西鄰并薄餉。傾筐送去田家風。暮接分嘗牙將笑。兩家氣味皆冬烘。果然牙齒嚼清慧。已

有長句來詩筒。君選入賦亞平仲。元修有菜吟蘇公。君不見吾家開地向數畝。新栽小麥青茸茸。好待明

曉坐後院石壇

侵曉石壇上。居然農圃間。晨光銷落月。霜氣肅邊山。野趣暫相借。閒愁難盡刪。不知南去雁。何處北飛還。

東臺待月

東臺至明月。悠悠照遠村。天光澄碧落。山影接黃昏。頗不負今夕。祇因遊此園。歸來行竹徑。相送似柴門。

霜降日暮登蒼碧西山

霜氣初嚴雨氣衰。碧鷄峯色碧參差。况當落日餘霞後。正是塗金刷翠時。堆起佛頭見華頂。磨開銅鏡照

昆池。子安山紫潭清句。付此方成絕妙辭。

大理石屏四時山水歌

己丑冬。又見大理四石。縱橫皆一尺外。巧如畫幅。第一橫幅。春山睡綠。湘烟疊疊。其痕宛然有欲

銷之意。用子厚句題之曰。煙銷日出不見人。欽乃一聲山水綠。此湘烟春濤也。第二方幅。橫嶺連

峯。沉陰黝綠色。下有雲起。上有雨來。用許渾詩意題之曰。溪雲初起。山雨欲來。此夏山欲雨也。其

三立幅。特立方峯。右連綠嶺。天飄雨脚。雲落峯腰。亦用丁卯詩意題之曰。殘雲歸太華。疎雨過中

條。此華嶽秋晴也。其四橫幅。石紋如坡。公雪浪。石青白相糾。酷肖風雲。江流寒瀾。波浪之勢。即用

坡公句題之曰。畫師爭摹雪浪勢。此寒江雪浪也。

南雲石幅。天生奇。乃造物爲畫師。煙雲雨雪各有態。高山流水分四時。造物筆墨何手持。何年穴山爲

畫師。豈獨勝於畫師畫。更得巧合詩人詩。子厚漁翁句久讀。不料此詩在山腹。湘烟疊疊銷成痕。駿透春

山朔新綠。夏雨欲來垂雨紋。山下潏起深中雲。雨雲山色漸不分。風聲颯颯如可聞。詩人行過瀟湘道。華

嶽秋高晴更好。殘雲疎雨中條山。繪出江南許丁卯。又聞東坡雪浪石。蜀江畫師留白紙。東坡雪浪石。畫師

如蜀道所。石

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雲江頭浪花白。孫太古。米襄陽。吳洪谷子。狀。趙子昂。狀。世間相

如蜀道所。石

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雲江頭浪花白。孫太古。米襄陽。吳洪谷子。狀。趙子昂。狀。世間相

如蜀道所。石

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雲江頭浪花白。孫太古。米襄陽。吳洪谷子。狀。趙子昂。狀。世間相

如蜀道所。石

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雲江頭浪花白。孫太古。米襄陽。吳洪谷子。狀。趙子昂。狀。世間相

如蜀道所。石

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雲江頭浪花白。孫太古。米襄陽。吳洪谷子。狀。趙子昂。狀。世間相

如蜀道所。石

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雲江頭浪花白。孫太古。米襄陽。吳洪谷子。狀。趙子昂。狀。世間相

如蜀道所。石

可如此畫飛寒濤。風雲江頭浪花白。孫太古。米襄陽。吳洪谷子。狀。趙子昂。狀。世間相

素易漫遊不若石畫能久藏。天工借人智力。妙手偶得天文章。詩情畫意破石出。蒼天返雨吟點蒼。

過開化天生橋題名刻石
大道何平平。到此已萬里。誰知坦途下。橫貫巨川水。路深岸愈高。絕壁水面起。惟此兩壁巖。相接復相抵。此橋真天生。百步平若砥。橋邊勿駐足。亦勿俯而視。隨深知其危。奔流浩無底。問水何所歸。百里即交趾。論蜀屬相如。題名難到此。

戲答家人

非但發心兼養目。高年遠宦少看咨。家人勸我言如此。我答家人意可知。豈有劉伶嗜酒。祇應輪扁老。攻車。此中也有養生法。不用三仙飽蘇魚。

坐月壇坐月

坐月壇邊夜色過。梅花香動影交枝。直從茅屋黃昏後。坐到參旗掛月時。壇旁詩事 壇一闕。

新造樓閣演成速戰陣和伊莘農中丞韻

聖武征西速戰平。楊家演得陣圖成。楊家係通晉魏樓閣。故平回部。此方居多。今在溫傍道此。一戰。敵成此陣。敵不過五十斤。月而放五。一過。能。傳來雷聲千聲。
噫。抵過弓刀一萬兵。目擊手靈燃火急。步齊肩背轉環輕。治兵頗可移朝畢。還共致詩入詔城。

報春花

滇中報春花。弱草也。葉類江南之虎耳草。而無白紋。其穗高不逾尺。花五瓣。小如珠翠之盤。色在淺紫紅翠之間。不畏霜雪。冬初即開。凡抽穗至三。即交春矣。近時翡翠玉中有一種紅翠色者。女衣綉布中。亦有比其色者。皆名曰報春花也。

翠應淡于羽。紫亦淺于微。遠比西夷玉。新宜少婦衣。石邊自往萬。雲裏長芳菲。報春何足論。耐得送寒歸。

大理雪浪石屏用蘇公雪浪石詩韻

大理石片如方立。幅之止。一波翻白突起。似有磯激于其中。波上進起浪花。浪花外水紋又成點。波青白色數層。皆具飛濤走雪之勢。昔坡公云。余得黑石白脈。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畫水之變。畫雲云。孫知微水石圖。一石高數尺。滿流激注。飛濤走雪。今此石頗似之。應亦名之曰雪浪石。置香齋中。

太行石畫如雲屯。人巧不到天工。花石網幾許河凍。雪浪齋破寒雲昏。蘇公久別此石去。尚留銘字埋荒村。黑水梁州玉斧劃。別有大理開國門。孫知微死八百載。點蒼山裏招其魂。畫家粉本入石竹。詩人魄。力通天根。飛濤向天學。古。雪。地。變。玉。痕。片。片。幻。出。海。浪。定。州。一。卷。非。所。論。況。此。翻。瀾。激。石。屏。立。不。用。蘇。齋。盆。齋。前。梅。花。亦。香。雪。日。擊。雲。子。香。道。存。

冬至後連得大雪

風暖潭池冬不寒。同雲難見彩雲間。忽飛冰雪鋪千里。直灑冰車飽百糧。火熱石爐煖蔀屋。溫人少棉衣。則于屋內石炕。煖。時平鐵甲解遊園。歐陽永叔詩云。須。甲。冷。鐵。甲。四。十。餘。萬。也。送。兵。登臺更向園林去。放眼遙天萬玉山。

百樹松杉凍壓枝。竹梢垂葉釣清池。即今玉圃猶筇日。去歲黃河渡雪時。路有鴻泥已陳迹。家如鷄卵半輕隨。况當香雪花初拆。合請嬌翁坐詠詩。

山海棠

滇山中有大樹。名山海棠。冬至前開花。交春方謝。其花紫皆似海棠。蒂亦垂絲。而澁密過之。霜雪滿山。紅林獨盛。偶買連枝。插瓶。此花富民縣多。昆明縣少。余使花奴移買。種者植之。署中。何來冬嶺樹。道是海棠枝。萬卉彫零日。此花覆地時。凌雲垂郭不。傲雪濕燕支。桃李春風耳。歲寒誰與詩。

臘八日園梅有開者

雪後雲陰意冷清。閒隨雙鶴繞園行。梅花有性真天放。得到開時便縱情。

園梅半開

霜寒風寒連亦齊。幾枝曲直任高低。林中香性誰知得。我道梅花似馬蹄。詩中不助。臘川。字。說。明。是。芝。假。不。妨。從。不。可。外。儒。而。內。玄。

月夜遊園

己丑臘月十四日。霜雪之後。南風減寒。憐睡月出。清景朗澈。遂乘村輿出香雪齋。池上林梅初開。仙館將東。臨池小憩。雜樹葉脫。月光在粉壁池水之間。明潔如畫。復由茶隱亭過宜亭。而南止于射圃。園田遠敞。得月更多。綠杉影直。雙鶴靜立。老梅南枝。向月耀白。城鐘已動。坐賞良久。復回仙館。登北山石臺。東望城中。萬屋鱗次。城外金馬諸山。羅列楚楚。山外流雲橫亘。似霞非霞。天宇空碧。霜而不寒。坐待參昂既高。與月同轉。始由山後而返。何地無月。何人不得月。若不記之。則此景付之太虛矣。

夜園月皎幽。登臺境更開。梅月守靜虛。雲山廓清白。我見王輞川。近臘愛月夕。我見蘇東坡。月影玩竹柏。我無憂與張。但與月主客。後之視今者。或如今視昔。

東園殘臘

幾竹孤負好年華。如此園林聽放衙。三徑有苔皆步鶴。一年無日不看花。歸邊心力營巢。送臘時光赴。擊蛇。除卻雷塘庵外。未應春雨更思家。

庚寅

正月八日遊西山花紅洞法界寺

邀遊古巖穴，更在西山西。遨頭策蹇馬，山足指碧嶺。松柏鬱蒼翠，榆柳含新黃。巖底響泉竅，嶺頂林雲佛。石門謝康樂，林間孔稚圭。轉折見崖洞，指點尋招提。旌旗嚴梵像，董鶴非御題。寺殿有聖祖御筆，萬里傳經四字。參天玉閣立，拂殿紅茶齋。歸途視每俯，平野望弗迷。太華列屏障，演池明玻璃。偶然共遙集，聊復遺故躋。出山已蹉午，落日春風低。

正月二十日，偕劉王二叟竹林茶隱。

三人二百五十歲，隱入竹林同所憩。舉觴吸茗作壽朋，少破從前獨遊例。桐城壽者百四齡，談笑游行嚼甘脆。自言弱冠入演池，眼見乾隆平緬裔。浪穹老年七十九，手披經解講六藝。時學海堂經解初刻成，寄到道。共一千四百卷，與王叟講其數。此乃門中古桃李，却並尚書紅杏麗。兩軒前古杏盛開，軒乃乾隆癸未年書香在廬前，亦有年樹矣。南中地險難立春，已似山陰欲修禊。時花香葉青春深，時梅已開，桃李初開。綠籬新篔簹夕陽霽。兒輩燒松烹洱茶，竹亭爐烟風細細。園東竹中有茶隱亭。羊求三徑寂無聲，惟有林間鶴清唳。香山七老今得三，疑我年者使之計。左傳曰：疑年使之年。

浪中有百四歲劉壽叟者，名廷植，桐城人。步履目光齒力皆健，鬚髮未全白。如六十許人，語音高而善笑。叟於壯年在迤西，見大何首烏重百餘斤，購得之，剖吸白漿，日光頓明，精神增健。由此得長壽。無他異術，家人曾仿唐人何首烏傳，作劉壽叟傳。又有家人己未門生王樂山大令者，名崧，榜名潘。浪穹人，年七十九，學問淹博，為滇中老宿。總纂滇省通志，精神步履亦強健。福乃於庚寅正月二十日，邀劉王二叟，在宜園陪家大人遊坐，福侍茶為壽。三壽共二百五十歲。唐白香山初為七老會，其中尚無百餘歲者。家大人人生與白公同日，七老九老，再俟諸他日，福謹記。

立幅寫浪石屏，高一尺六寸，寬一尺三寸。再用坡公雪浪石七律韻，并鐫字曰琅嬛館仿蘇公雪浪齋孫知微畫法。畫仿眉州復定州宛然澗雪激奔流，摹成水法有藍本。捲出浪花皆白頭，石脈千年磨不滅。江波半幅翦來收，誰能挽得狂瀾住。詩力蘇齋抵萬牛。

西宅後有紫微二株，蒼其後屋題曰紫微花院。
正西玉 糖牙齊列紫微花，千枝瓊樹石成岩。一片

西堂後屋似開窗，收拾荒園可住家。山頂平橫青玉案，案山 糖牙齊列紫微花。千枝瓊樹石成岩。一片卿雲半是霞，須與民間共荷撥。莫將官樣負清華。蘇方語，紫微名用梅花，梅處區，詩神。撰不勝枚舉，陰游時，兩紫微為宜標花。

舟丈花垣一丈壇，石欄駁著晚盤桓。風知少女微時好，月向上弦圓後看。園東有古柏二株，石後見月便遊。竹柏兩人影閒暇，星河萬里指闌干。且休久戀金波色，清露之中逸氣寒。

澆泉

紫微花院後最西北，有井如符，發其覆石汲之，溼二丈之繩，其脈由陋山來，當五華山出水甚清，白無鹹苦之味，然亦不甘，蓋甚澆矣。名之曰澆泉。

汲得無波井，其深如古潭。由來上池北，穴出五華南。澆欲生虛白，清何計苦甘。竹陪隱之酌，似此又焉貪。署西木葺將朽，遂拆之。遷於澆泉西南七丈許，用七千土壘，壘為方臺，名之曰碧雅臺。草草荒園起一臺，不勞民力不傷財。兩層白紙糊虛廡，四壁黃泥壘大坯。寒重雁驚飛雨雪，春深繞屋走雲雷。縱橫方丈尋詩地，那值文人苦費才。

排闥誰何到此臺，碧雅山特送青來兩三峯。向研池立，四十里將屏畫開。疎雨晴時沒數點，夕陽沉後翠成堆。登臨更比東臺近，阮眼相看日幾回。標碧雅見西京，唐梅何如細讀王褒傳，標碧光中節使來。魏王與文。水照青天似鏡臺，不因城市染塵埃。茫茫千頃新清濁，采采中央詠湖洄。金馬山前多佛樹，黑龍潭上有

半是公餘可上臺，坐看耕種到星回。浪叟以六月廿四日為星回節，以松娘祀田祖，登臺望之，明若紫星。不言不動，知風自生，魄生明記月哉。柔以惟思鄭純法，籌邊休用費皇才。祇今一片演池水，唐宋何人得見來。食家園新麥麵。

後園開地多偶種，數畝麥。春來抽穗芒，有浪深二尺。園丁攜月鑿，刈之付磨石。露府出重羅，無以比其白。今年餅餌香，荷臘雪霜汁。快此麥秋風，黃雲滿梁益。
東園夏日

園池長夏樹扶疎，待到閒時意自如。為試輕驅去尋鶴，但拋香餌不釣魚。老年可得惟加飯，結習難除尚著書。俗客何來詩客少，使君家似野人居。未用杜牧之句。

蜀葵花

蜀葵春早是演池，夾路當階復滿離。五色各爭高一丈，萬花分與占千枝。牡丹極豔可曾久，秋菊能高又惜遲。惟此向陽開不斷，芳菲接到雪梅時。浪叟春中已開，直到冬末。一經初殘，數種復起。計花之久而繁，誠過此者。余後二年，其多有紅紫黑白紺五色，又分大紅桃紅粉紅三色，僅無黃也。浪叟狀耳。

紅菱枝

青菱枝數枝三年矣。丹漆之名曰紅菱。欲象唐之赤藤。

老龍拔鬚搜壁。南詔盤藤如血赤。昌黎喻能香山。山亦有南詔赤藤。高里雲天隔梁益。我持節

住六詔南。欲覓此藤無處覓。園中自有老菱根。斫取數枝探青碧。三年未免色模糊。半染苔痕半手澤。忽

加丹漆華而堅。柳樞橫擔五六尺。太乙吹火紅照人。不許珊瑚園王石。嬌翁攜此東園來。一笠圓棕雙蠟

夏登碧雞臺

六月滇池上。登臺引與長。郊原雨氣水木泛雲光。尚覺棉衣薄。全將羽扇忘。昔年泰山頂。似此得清涼。

野鶴羣

六月廿六日。有野鶴羣。盤飛于宜園林杪。與園鶴相和而鳴。久之向南飛去。數之恰十雙也。園

丁云。此鶴與園鶴朱頂者無異。滇中多有之。久晴將雨則入澤。久雨將晴則入山。秋田既熟。羣飛

損稼。農人逐之捕之。雲南舊志惟有灰鶴無白鶴。蓋習見野鶴耳。野鶴毛色不甚鮮白。宜園鶴初

來。亦不甚白。登之逾歲。始全皓潔。滇鶴與余鄉淮海之鶴無異。惟自喙以下一尺頸全黑。不似淮

海鶴乃黑白二色相糾轉也。忽驚林杪白紛紛。甘鶴盤飛自結羣。濕羽昆池嫌滯雨。振翮華麓快晴雲。高吭引和清相應。衆翅搏風颯

類碧難畫

不難終日住樓臺。難得從古跡開。山在益州雞綠碧。節持漢使羽裙毳。二千年上神光在。五色雲中翠

影難。若是倚樓橫翠雁。王褒還擬洞簫來。

大理石屏。正面立看。合球影橫斜水清淺。背面橫看。合暗香浮動月黃昏。

疎影暗香交水月。若教作畫頗難工。誰知和靖詩心在。透入蒼山石骨中。清淺到垂枝掩映。黃昏斜倚氣

朦朧。妙從不甚分明處。兩面縱橫覓句同。

九日登西臺

九日登臺近更宜。豐年佳氣滿昆池。直從綠雨鋪成後。看到黃雲捲盡時。拙政無如觀穫樂。新炊端可似

烟知。白菰一石銀纒兩。穀賤傷農是惡詞。

翡翠玉效樂天樂府。翡翠玉來補句。朝廷不寶之。此玉入流俗。色不尚白青。所貴惟在綠。炫以翡翠名。

利欲其爭逐。佳者比黃金。價更倍五六。滇關蛇玉來。鱗皮皆碌碌。貪緣在皮中。若可見其腹。或以千金享

或判下和足。及剖乃異色。今多淡紅。昔通色。即似春花色。幾于抱玉哭。或見綠一斑。與斧少價賤。若得綠一卒。即能潤其

屋。種火類為利。斷之彼窮辱。此貨走東南。狗之豈殊惡。貴賤有何常。好尚誰反覆。所寶若青紅。綠璞成賤

璞。

西行閱兵慈雲南縣青華洞

青華古洞最清華。水木分明又一涯。湖壑翠飛朱頂鶴。是日有鶴數十隻飛水上。人不知名。鶴呼之曰朱頂紅。郵亭凝發白崖花。縱來

遊客難尋穴。洞有水。可有詩人此住家。但使琴堂非俗吏。必收元狩舊雲霞。雲南立縣。始漢元符。至于彭雲。見於白崖之說。不見於古書。

點蒼山書所見

睡醒榆川夜雨殘。曉來積雪滿蒼巒。早霞西掩青為蓋。初日東升金作盤。雪嶺不知何處去。火雲忽變作

奇觀。赤城紅燒烟消散。玉嶺依然白氣寒。

過蒼山第十五峯下。登揚升庵寫韻樓。又至大雲堂外。觀龍女花。升庵過龍女花。龍女花惟此地有之。數丈。花似翠。白。花大而

十五峯前洱水涯。傍樓還是野僧家。楚雄垂柳不堪折。折得一枝龍女花。龍女花。皮色亦相似。惟葉止而不。以山茶之別。殊歎。

重修承華園教場閱武

省城內五華山西。有校場。即前明沐氏之柳營。今名承華園。其堂有康熙辛卯年舊扁。曰景武堂。

庚寅冬。重新之。周築土牆三百六十丈。留取土之坎。以為荷池。堂後存古柏四大株。餘樹皆朽。今

栽新柳數百株。加以雜花。此地閱小隊官兵。演連環操。最便。

柳營舊是沐家場。今日重修景武堂。坐榻頗宜依大樹。射屏還與種垂楊。池邊共遂為鴉願。階下還疑畫

戟香。旗假梅花軍士散。吟鞭歸去又斜陽。

臘月十四夜遊宜園

殘臘月將滿。月下宜有梅。古梅三十樹。衝寒香半開。梅邊宜有鶴。雙鶴立老苔。與梅夜相守。不覺清鐘催

宜亭竹柏影。參差接東臺。試問此園境。豈不宜我來。扶藜復行樂。去年此夜。獨往無人陪。斯時思所宜。宜

于瀟新館。雅欲學古人。對月引一杯。白醞不我醉。白鶴不我猜。梅花再百臘。我亦古人哉。

大理石擬元人四時山水小幅

仿名家四時山水小景四幅。石質皆堅滑如玉。其一。高五寸五分。寬一尺。上方綠色橫山。起伏有

情下有烟霞青紅二色。勢亦起伏。題曰春谷烟霞。仿趙鳴波設色也。其二。高八寸三分。寬七寸五分。中橫赭色山。似有峯意。山上烏雲橫流。鬱然含雨。題曰夏嶺蒸雲。擬高房山染法也。其三。高八寸三分。寬七寸五分。下有坡樹。中隔溪水。水外山村。色雜黃綠。具霜林之趣。題曰秋山黃葉。翠黃子久筆也。其四。高九寸八分。寬五寸五分。主峯中立。皴染無多。而積雲甚厚。峯外雲氣滿天。題曰寒峯曉雪。用倪雲林簡筆也。

點芥山裏石。畫繪皆天生。乃不曰天生。翻云人畫成。子昂與子久。二難何可并。房山力醇厚。倪迂多逸情。既謝縑緜質。豈許丹青爭。春谷霞彩暖。夏嶺烏雲橫。秋村有黃葉。冬嶽曉未晴。設色尚非異。神韻入妙精。筆跡不可求。渾脫疑且驚。我縱各題品。未足揚其名。此物自不朽。造化詩無聲。

華經室續集卷十

文選樓詩存第十七

辛卯

承華園為棧武場。重修之後。隙地甚多。且有流水。使花奴居之。植花果。

笑指清溪百種花。此間即是汝生涯。隨筆寫實花語詩。紅桃白李初栽樹。細柳新蒲盡發芽。方剛縱來能幾度。王戎雖好莫專家。祗須贏得他年說。買夏探春近五華。

東園祠畫十二月花神像

正月梅。二月杏。三月桃。四月櫻。五月榴。六月榴。七月紫。八月桂。九月菊。十月山。十一月山。十二月山。
月。臘梅。又加牡丹花。玉蘭。蓮花。海棠。紫雲。蓮。海菜。山。富。民。移。種。之。變。受。大。如。麻。去。年。產。於。香。粵。聲。後。院。

譜出翠芳是喜神。素卿阿裏又朝真。本為花園妙香園。合現官身女子身。廿四番風半弦月。十三回問兩頭春。石榴皮澀梅枝老。書畫皆當問道人。

樹老園深合有神。冥冥煙氣列琴真。妙將畫譜分仙譜。笑指花身即應身。諸品有情皆示相。一年無日不生春。千紅萬紫東風面。可識寒香是主人。持梅者。觀近念。

龔畫牡丹盛開。列置坐右。

龔經小室紙窗虛。老共名花一室居。笑異青蓮拈亦可。意同紅杏關何如。留香荷令濃蕩坐。作記歐家雅著書。莫道春光不相稱。任將華髮對花梳。

壓案花光隱豔明。繞牀花韻暖風輕。視中綺語春休洗。凡上有形壯。丹石皮子賦。鏡昨天香夜更生。貴客獨饒書卷氣。美人靜過管弦聲。不顧不伎亦君子。莫嬌恆情諱愛情。

點芥中峯圖石屏

芥山平列十九峯。峯峯黛色卷天濤。惟第十峯居正中。最高當與雲霞衝。此峯右坳產畫石。丹青幻出山千重。世間雲山畫不了。且能自畫其形容。上峯下樹合古法。皴染一變成南宗。豈非荆浩傳關全。放筆直掃青芙蓉。

大理石五色雲屏

龔足既立還補天。有五色石可以鍊。石破天驚秋雨晴。彩雲流作雲南縣。雲南縣。漢元狩置。舊志以為因雲現。漢元狩雲入芥山。二千餘年看不見。雲化為石無處尋。石若為雲亦能變。五丁夜半踏天來。割取彩雲持一片。是雲是石渾不知。紅綵青黃雜公絢。雲中君兮在雲中。冠劍切雲采衣移。前驅留舒後飛屐。旗幟虹霓雷電。連蟠兮島歸來。歸極蒼山脫真面。燦然立作四尺屏。配我端溪三尺研。此石附陳雲。似畫。自有和詩。謝詩。又米蘭云。道光十三年正月十日。雲南五色雲現。

雪浪石屏第三幅
走雪飛濤浪花濺。孫知微畫世罕見。江海波翻浪濤濤。石畫忽然開片片。坡公詩句在定州。萬里神工為時鍊。黑白白脈纏兩面。雪浪奔騰復回轉。石可言詩素為絢。奇妙獨到水中莊。蒲家活水懸壽院。亦能瀉跳盡水鏡。此為雪浪第三圖。入水不濡非紙絹。可惜坡公未曾見。持與蘇齋問真磨。

題仇池穴小有天大理石屏。用杜工部詩韻。

正面橫巖出岫不多。中留一洞。極為清絕。背而略如道家開徑之大鈎。大鈎之下。即清虛無礙。及迎日光。鏡光。照之。則山形多現於夾層之中。洞影透於鈎之下。頗非尋常。真老杜詩所謂萬古仇池穴。帶通小有天也。茅君內傳云。王屋第一洞天。曰小有清虛。天。即老杜所謂云。小有天也。昔坡公在揚州得笑石。因杜詩名之曰仇池石。蓋為希世之寶。此石似更得老杜詩意。

點芥雲裏石。王屋洞中天。杜老仇池意。茅君福地傳。穴山潛見日。磨玉潤生泉。萬古清虛境。來吾尺似遊。

點芥雲裏石。王屋洞中天。杜老仇池意。茅君福地傳。穴山潛見日。磨玉潤生泉。萬古清虛境。來吾尺似遊。

萬古弄石者，再賞開其宗。此畫有鉛氣，毫右多黑松。是真可詫之怪石，況有離琴瀟瑟之孤桐。主者絕似嶧山峯，披嶽略與梅花道人同。桐身孫枝老更綠，蒼然特立秋色中。魯南嶧山隔萬里，乃有蒼海文石爲化工。山靈讀經又讀畫，丹青幻出人無功。今當立我背觀側，聽我萬壑彈松風。

大理石宋柏樹用杜工部古柏行韻。

畫宋柏樹用韻一尺八寸半，正面有石身，體極備。雲枝葉無多，似以雲氣背而則枝葉繁多，形似滄東。

黑水漢洞森宋柏，南詔蒼山劉文石。石中柏影八百年，幹老陰澁三五尺。潑成翠瀟唐梅影，琢出蒼虬龍女槽。圓障翻爲兩面圖，雲破枝回月輪白。眉山兄弟來類東，畢宏草像泣幽宮。醉翁松石畫何在，皴山過眼雲煙空。豈料今日滇水上，更貌古柏爲屏風。埋骨難期石不朽，論心還是詩有功。笑余昔怨常充棟，萬里舟車已愁重。更題此石將如何，夜靜月虹若爲送。君不見孔明廟柏幾回種，唐碑字蝕開羅風。千年古木化炊煙，石鼓曾爲春米用。

唐梅宋柏皆在昆明黑龍潭，余夢漢志，昆明有黑水洞，即黑龍潭。蘇子瞻于由過涪州，歐陽永叔以嶧山松石屏令賦詩，大蘇詩有我爲華安草像，蘇軾山下，昔可朽爛心難窮，顯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之句，讀女花古樹惟大理有之。

野鷲哥

園林綠羽日紛紛，舌弄蹇蹇是野鷲。千里相投作鸞語，門前多少郝參軍。

大理石仿古水小册十六幅歌

仿古山水小册二册，各八幅，八直八橫，皆以七寸半四寸半爲度，就其題名，克肖詩畫，各能精妙。八直幅：一、翠峯倒影，仿小李將軍法，太白廬山謠，翠影紅霞映朝日。二、夕陽花鳥，仿黃鶴山樵，杜彥之詩，花鳥夕陽暈，背面倒看，亦得柳塘春水漫之趣。三、湘烟漁曉，仿方方壺柳州詩，烟銷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背面有日未出烟未銷之意。四、山紅欄碧，仿柳川著色，浪之詩，山紅欄碧紛爛漫。五、天際鳥雲，仿大米法，蔡君謨夢中詩，天際鳥雲含雨重，樓前紅日暈山明，背面青綠甚鮮，而畫不入格，故不選。六、夕陽沈綠，仿鳴波設色，魚玄機詩，夕陽沈沈山更綠。七、峯陰凝紫，仿高房山澹染，少陵詩，紫閣峯陰入美陵，亦兼取王子安烟光凝而暮山紫意也。八、寒峯縹渺，仿營邱水墨，陸魯望詩，左右皆跳峯，孤峯挺然起，因思縹渺稱，乃在虛無裏。公詩云，縹渺營邱水墨仙，浮空出沒無間，邇來一機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八橫幅：一、梅春渡，仿黃子久著色，用粉點梅花，杜必簡詩，梅柳渡江春。二、湘江垂暈，仿王晉卿卷尾一，晉卿和蘇詩，晴雲漠漠曉龍岫，碧嶺蒼蒼春接天，背面倒看，更得湘江之趣。三、杉林茶焙，仿范華原密林法，皮鹿門茶焙詩，九里共杉林，杉林焙名也。四、石壁烟虹，仿夏禹玉劈法，張燕公詩，石壁淡烟虹，背面合返照入江，翻石壁之景。五、荷納遙青，仿曹雲西，孟東野詩，開荷納遙青，遙

青新畫出，六、雲深采藥，仿梅花道人，賈浪仙詩，祇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七、翠微黃葉，仿郭河陽，和靖詩，村落飄黃葉，人家濕翠微。八、雙峯立雪，仿馬一角，東坡雪時，試掃北臺看馬耳，未曾埋沒有雙尖。

點蒼石畫畫者，造物不以心爲師，模山範水有古意。半出唐宋詩人詩，詩中妙景即畫本，唐宋元畫成派支，小李大米馬一角，房山鳴波黃大擬，水墨雖變金碧法，吳裝設色今方滋，研磨丹楮持青綠，勻和粉墨調燕脂，石髓如泥任搏造，更如學杜得骨皮，化工心力在於此，餘事付與人間爲，但見匠人割取怪石出，間以詩畫曉不知，化工得意曠然笑，文章天成乃爾偶得之，煙銷日出柳州句，山紅欄碧昌黎辭，雙尖白雲埋馬耳，夕陽綠黛吟蛾眉，集此小册十六幅，宛然手筆新淋漓，石可共語索題句，幅幅幼婦韓陵碑，既爲特健之古藥，亦非密機之絹絲，反借古人不見此，收藏鑒賞今何遲，君不見洱海蒼山中有詩畫窟，一經拈出多神奇，我所不見更什百，拙工橫割尤可悲，所以自古才人恨不遇，畢宏草像死猶發巧思，若使歐蘇選石如選士，世間作器應無不遇時。

水叔若松石屏，令東坡賦詩曰，我爲華安草像，蘇軾山下，昔可朽爛心難窮，顯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化爲詩論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蘇軾與詩人同，顯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題相送柴門月色新石屏

先乃園幅，損邊，改爲方幅，不足尺，畫者無多，畫迹，上有淡黃兩道，似兩岸夾一溪，下有淺鳥波一道，似山非山，及四日光暈光，照之則鳥波如木橋，高寸許，橫九幅，門外之光，明，真是月色一潭，兩岸綠，向江而去，溪中黑，又似舟帆，故以杜句題之詩境，補出矣。

紛紛月色滿柴門，杜老詩情細與論，不料照人能白石，竟如送客過黃昏，清溪兩岸海成影，野艇孤帆遠著痕，何日暮天秋水外，得扶衰叟詠江村。

屢年年豐民安，辛卯秋仲，民間頗祝聖壽，懸燈結綵，亭臺相望，十日之久，又值秋賦，遊者如雲，爲向來未有之盛，因紀一律。

民心祝聖壽，帝德被民夷，石米錢千筒，滇中市解，隨處不同，計糧米百斤，銀千錢耳。三坊樹萬枝，昌丰遊皓月，歌吹滿滇池，試觀其消息，路旁無乞兒。

暮登碧雞臺

暮登碧雞臺，西山碧如玉，霜後風氣清，斜陽明水木，曾見分秧時，卅里平時綠，轉眼覆黃雲，村村已暮，半年好晴雨，天意憐鄰屋，歸來治夕殮，一盃新米粥。

霜降芋田收芋

去年種蹄鼠。人士深一尺。其上覆以土。更種小來麥。麥熟拔數斛。餅餌香可炙。夏時芋發苗。入秋甯雨澤。霜降掘其根。粟熟糶千石。曬衣佐晚飯。膩若玉肪白。風味似田家。錦里先生宅。

爲林小汀表弟 竹曾爲兵 題綠線來青書屋兼以青綠山水瀆石寄之

有官小試執金吾。軟紅塵裏乘鋒車。車前列卒持鞭呼。又聞柏臺臺上烏。此君掉頭仍讀書。橫治山色青其巖。廣陵最好西山色。橫山青青治山碧。我昔竹爲山裏行。雅愛山中好泉石。結茅更宿溪上村。況近古甯外家宅。嶺山相國 王文通公 君外家。慕出松柏橫山遮。牛眠卜此豈無意。所以踏上題梅花。 即外祖榮祿公 書來告我新園小。收得西山山色好。我選瀆石遠寄將。畫出西山若天巧。秋田稻熟兒能文。排闥青來綠將繞。君家山色閱人多。寄言我又垂垂老。

作石畫記並題

畫家能寫景。妙與詩情通。人力不能到。始識天有功。北宋號山石。幻出月與松。歐蘇共題賞。畫法擬畢宏。今之點蒼山。石畫生中峯。 第九 湖波所自出。五色生山龍。 今紅綠透明者。出龍王廟洞內。昔惟白與黑。今更綠且紅。分樹及開闢。著色皆南宗。雲霞綺采采。水月交溶溶。霜樹澗其秋。雪林染於冬。畫梅女字枝。畫樹點翠綠。畫雨極雨勢。兼挾雷以風。或耀金碧色。或示希微踪。 蘇松石等詩。上有希微踪。或仿董北苑。或摹米南宮。近可及馬夏。遠或成浩全。品畫各靜妙。寫句尤巧工。透光借鏡照。滑澤塗蠟烘。碌碌或如玉。星星真有銅。 石內或顯出銅星灼。可見各色皆銅氣也。 小屏立硯北。大幅懸牆東。收藏鬱林船。江夜月貫虹。吳裝非古派。其時值段蒙。可以石畫法。皆與吳裝同。蘇黃作詩時。大理已誠僞。何於唐宋句。曲盡其形容。演少詩畫友。得友在石中。舊交久零落。歎息感於衷。豈無新交遊。自顧嫌龍鍾。宜此特健藥。 畫畫之佳者。名曰特健藥。與之相磨。更如與談理。點頭對生公。我固愛石友。石亦依雲翁。

題大理石雪林石屏用蘇黃雪林石屏韻

晴雪浮白煙。紫樹猶含陰。飛飛玉山氣。森森翠柏林。皓色透石背。林影相與深。蘇黃若驚見。奇妙深詩心。雪林石硯屏第二再用蘇黃韻

此石以淡墨鏡出白雲數峯雪景分明如畫

夜雪滿山野。曉色猶洗陰。北風撼松雪。雪落森翠林。遠峯立翠玉。寒意分淺深。何能日無事。聊娛匪石心。小方兩面石硯屏

正而題雪風暖。較黃子久。無幾染之。 述昔題鶴山。舍雨竹曾草湖邊詩也。

畫家無此好。峯樹權作丹青一。燈真若手。翠痕殊不冷。沾衣風氣未曾乾。始知山裏神仙巧。應笑人間筆墨難。名蹟漫題黃子久。苦吟還想鄭都官。

論石畫

古今諸畫家。各自具神理。染煙復染雲。畫雪亦畫水。至於日月情。能畫者罕矣。惟此點蒼石。畫工不得比。 如日觀峯烏雲紅月中山。峯樹天水間。空氣須遠。即使遠可視。無迹誰能指。潏然似演演。道濟難到此。脫影相。紫門月色新詩幅。 化有真神。渾融成妙旨。若畫沒骨山。門逕從此啓。宋元虛妙處。唐人已難擬。此石更妙處。元箸超超耳。始歎造化奇。壓卻絹與紙。

壬辰

壬辰春。園梅盛開。有畫者。我爲采芝。選石措柏扶梅四圖。

一采芝。香雪齋後。丑寅卯三歲生三芝。皆大如團扇。其色綠。

高齋北廊外。三歲生三芝。綠受梅雨潤。堅得松風吹。采之思止止。虛室吉祥時。

二選石。年來頗愛大理文石。衆石雜陳。以能合詩畫之意。有色澤者。入選。

我心詠匪石。惟石可以轉。文石出天工。棟棟我所選。譬如古畫圖。入手頗能辨。

三措柏。梓署二門外有古柏兩行。西北一株上已槁而旁出一枝。均垂有勢。惟虛風搖雪壓。借以木措。余易以鐵。永愛惜矣。

古柏科上槁。計已數百年。一枝垂天矯。何以全其天。鍛鐵措柱之。其壽可以千。

四扶梅。香雪齋射圃古梅。皆百年外樹也。其腹空癩。而花頂尚繁。玩其生氣。皆由皮肉上行而

出於枝。處其折也。皆扶以柱。

古梅半朽。槁繁花生皮肉。譬如年老人。會須與杖扶。我亦扶紅裝。并梅同一圖。

遊黑龍潭者。采唐梅一枝來。

耳鼻有聲臭。聲臭安能長。隨風即消散。歲月空茫茫。昨有今已無。何況朔李唐。演中有唐鐘。我得聞鑿鑿。演中有唐梅。我得嗅芬芳。計我耳與鼻。好古非尋常。一枝浸研水。氣味千載強。世少百年鼻。花有千載香。

茶隱日作

杏花春雨梅花落。又見桃花接杏花。處處東風無不到。年年物候未曾差。病餘須是開看竹。飯後還宜淡

煮茶。屈指古梅甚相近。真饜可得臥京華。

辛卯南園國寶馴棠。到省歲已屆寒冬。留至壬辰春。始令北行。行時又到幕前辭行。

南華茫茫古越裳。禮部則例云。今南華國即古越裳。朝天萬里願梯航。譯來水象皆編字。盤觸無爭替水長。譯曰。嘗者象也。南華以象其國。去水入其到。與通外。謂落境水。故牛盟誓。以後。和不相。亦佳事也。南華。其表及。是越裳文。亦不用紙。皆用蒲。通。字。橫行。蒲似木。其尺。實寸。而。以。知。塔。之。漆。木。器。是。時。聖。德。正。爾。通。象。

馴象高頭跨錦鞍。象高六尺餘。碧雞坊下萬人看。分明各有花名字。傾隊相呼服官。象各有名。如此次。應。特向。轅門。報。象。來。轅門。應。為。象。雙。開。欲。從。遠。看。趨。開。先。到。行。中。書。外。臺。象。入。城。先。到。後。始。歸。象。房。運。口。再。到。空。院。見。象。有。名。語。令。之。行。止。則。行。止。令。之。跪。拜。則。跪。拜。其。可。有。動。驗。之。言。象。皆。能。聽。之。行。至。北。地。過。流。等。事。象。數。每。令。之。止。而。未。斯。今。論。象。官。應。禁。之。類。句。亦。其。象。之。言。又。與。南。華。象。官。不。同。

魏觀馴象入門狹。買使夷奴次第排。向上能行長跪禮。青麥糲飯食常陪。象來見。象。入。門。至。大。堂。下。行。長。跪。禮。食。之。象。產。炎。方。未。見。塞。遠。行。總。要。保。平。安。中。州。風。雪。須。教。避。似。解。人。情。亦。喜。歡。

豈獨情柔到遠人。此心柔象象皆馴。楚南一路為花地。送爾行看上國春。予。奏。象。生。南。方。長。花。象。皆。看。買。上。京。翰。林。詞。賦。早。年。成。乾。隆。五。十。四。年。補。句。其。花。象。時。子。在。翰。林。曾。作。賦。一。篇。今。詩。送。爾。春。明。去。好。侍。鸞。儀。水。太。平。象。負。寶。瓶。取。太。平。有。象。時。子。在。翰。林。曾。作。賦。一。篇。今。詩。送。爾。春。明。去。好。侍。鸞。儀。水。太。平。象。負。寶。瓶。取。太。平。有。

余因女蘿之卒。自四知樓遷住致爽軒。有柏石。致爽軒。外。列。茂。林。臥。榻。前。森。古。柏。蒼。皮。繁。取。十。六。圍。直。立。若。身。六。十。尺。老。梅。根。下。亂。石。中。刷。出。玲。瓏。作。盆。石。其。高。半。尋。重。十。鈞。其。穴。可。穿。已。逾。百。我。坐。軒。外。如。老。僧。以。石。為。主。我。為。客。他。年。此。石。閱。人。多。弄。石。幾。人。如。米。耕。桐。杉。甘。露。寶。符。齋。此。柏。對。寧。沐。澤。宅。暫。遷。將。基。不。可。少。但。行。列。者。柏。皆。數。百。年。物。似。沐。澤。地。也。

軒屬為福嘉勇公所題。心念致爽軒乃米元章寶符齋西軒之名。有上皇山八十一穴之巖石。今豈似之。日暮無餘。開步林下。得一石高五尺。重三百餘斤。運置軒前。老梅石盆中。剔其穴。通貫者百餘穴。大者貫以梅條。小者貫以細線。細曲不能穿者。以壺水灌之。則串注四出。是此石之穴多於米石。且米石如梳容指者。未必皆通也。米石百夫。連此則四夫。舉之。軒前古柏。圍八尺。高八丈。比米石。新植之。桐杉復何如耶。

再詠致爽軒前百玲瓏石用蘇公壺中九華韻。再。詠。致。爽。軒。前。百。玲。瓏。石。用。蘇。公。壺。中。九。華。韻。

西軒柏下列奇峯。風雨雕鏤月嵌空。小有天居大有上。九華石在五華中。西。軒。柏。下。列。奇。峯。風。雨。雕。鏤。月。嵌。空。小。有。天。居。大。有。上。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九華石在五華中。

曲不能穿注水通。應把朝來石山笏。拂袖還拜百玲瓏。再。川。山。谷。壺。中。九。華。韻。

飛來峯不能飛去。雲寶清虛雲寶空。石乳欲誇丹井畔。冰心還在玉壺中。曾聞仙客三山遠。祗笑迂儒一孔通。白日黃昏休與唱。使君本不聽玲瓏。

健忘有病藥休管。老去中懷難自強。公案煩勞心少力。早年記誦學全荒。本無蘊夢鹿何夢。不但空忘魚亦忘。歸帶爾若何所防。可知此意出蒙莊。

松雲身松。雲。身。三。十。斤。形。如。小。兒。一。根。直。貫。而。穿。抱。之。其。所。謂。抱。木。神。也。予。名。之。曰。松。雲。身。

古松將千年。其根常有神。化為長壽峯。其形頗似人。一根貫頂。抱木斯為真。演雲所疑結。可號松雲身。仿李成寒鴉圖。即歐公鴉石屏。

我慕集古六一翁。家有石畫諸屏風。已樹東坡吟石松。更自題出鴉盤空。營邱寒鴉圖最好。鏡山仙人得其稿。何年畫入石屏中。故道歐陽以為寶。今時復遇者山仙。給出寒鴉圖。恨不得獻歐公前。泥公再與詩一篇。金石說。牡丹記。古人玩物各有志。我題蒼山百石屏。詩畫情深亦佳事。更題山月石屏中。世有歐蘇知此意。

四更山吐月石畫硯屏北。宋。有。鑿。山。月。石。屏。歐。陽。水。滸。題。命。蘇。子。真。曾。有。詩。蘇。子。瞻。又。以。月。石。研。屏。題。畫。硯。池。純。甫。亦。借。和。有。詩。東。坡。志。林。又。云。月。石。屏。其。者。必。平。然。則。豈。時。有。假。而。不。平。者。此。石。山。畫。硯。屏。月。石。屏。上。非。徒。非。屏。余。以。社。少。段。四。更。山。吐。月。句。題。之。不。謂。之。四。更。不。可。也。

兩山揖主客。讓立虛其中。煙雲不分明。夜色寒滿空。夢醒看山影。有月生於東。不知夜何其。但見轉月弓。擬弦則未滿。比眉乃又豐。若是三更夜。當與弦相同。若是五更盡。眉將細腰隨。四更山吐月。杜老句恰工。何以蒼山仙。畫與杜句通。闊然尺幅裏。結搆情渾融。清輝出峯上。稍有輕雲籠。月石必有詩。雅意思醉翁。古今師友間。誰復如坡公。還思星硯側。月石雙屏風。

題林屋洞天橫石研屏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此石為廣福山石。有洞洞內自雲洞左。右之上有紅色紫林竹。則此山一抹。平波無際。山頭綠點似萬松翠。法法推近房山。則之林屋小屏。則是大壁不能相擬。

重神寒聲正希此石留遺者
海心亭壁間

冬日昭通道中

一年農事最關心，較雨甚晴直到今。今日金沙江上路，麥苗尖小似秧鍼。

乙未

大西洋銅鏡

予於道光初在廣州，以銀一斤買得大西洋銅鏡用之。蓋油於上瓶，而下注於鏡管，候管之氣安為鏡紅，鏡紅之其光可大可小，其油極而不流，輪而不滲，在鏡其少不於前，其鑄之巧非筆舌所能述也。今十餘年不用，始知此鏡，惜知而買用者少，詩以登之。

泰西之人智，製器巧且精。鐘表最利用，其次銅鏡鑿。高祇一尺許，譬如人立整。屯符於首額，一臂伸且平。手指撥棉絨，輪符使火明。首臂通手指，不洩亦不位。無烟不刺刺，其光靜且清。勝於巨樹鏡，一柱敲五更。照我十餘年，不使老眼盲。足酬秀才時，燈火青熒情。

題降魔圖石畫屏

方尺餘中立一佛，左手披髮，左立一鬼，面黧髮，手中撒花，花向左前，而反背鬼身面者，皆紅紅。水初注阿羅在，身開降魔，天電被句，矣道子有降魔圖，故紅紅曰，鬼似鬼阿羅道子，高堂巨壁，高降魔。

古佛獨立金剛沙，說法會答庵提遮。魔女來試手撒花，禪智不動持法華。忽然鬚髮變野叉，神力隔石開。看閣反風吹花向魔斜，魔身魔面紛紅葩。降魔海地鵬怖擊，歸山袖手披袈裟。吳裝道子唐名家，畫仙即可金仙耶。此石與此。

命和作

男祐

蒼山文石割且磨，空花變幻雲煙多。掃空破幻具法相，金沙洗出真頭陀。般若堅定石不轉，放眼忽地來天魔。魔力摧壞不可測，欲施雄健先妍和。葉檉水上寶華爛，娟娟妙舞成青蛾。散花不著花自落，立見煩惱消三摩。須臾變態作恐怖，百千頭臂撐嵯峨。豈知雄妍本一色，天女便是阿修羅。精滅八石復出石，向壁作畫非蹉跎。山靈竹學吳道子，題詩必索蘇東坡。況神力指乘香國，名山處處湖湖迎。一片石付法眼藏，魔兮爾奈阿羅何。

僧文相國李奉使易州，有詩見投，即答一律。

甘肅論交契，多從奉使時。
曾同山西河清，飲同晉源水，棲共桂林枝。東閣初聯步，西山復並馳。高懷兼雅度，吟和雪窗詩。

丙申

丙申正月廿日，茶隱于城南龍樹寺，題癸未竹林茶隱小像卷中。

入都憶昔廿三歲，屈指於今五十年。北闕恩光思不盡，南城景物看依然。春初又作茶中隱，地僻休違竹外賢。祗是披圖還攪鏡，老羅那似六旬前。

過衍聖公第，見舊時手栽雜花盛開。

春風如此是榮華，四十年前借住家。拚取莊周盆內水，洗開眼淚再看花。

萬柳堂附覺性，折花相道。是余所栽者。

老僧折送好花來，道是昔時余手栽。數十年前舊桃李，春風祗有幾株開。已未門生，今惟滿家，學史大司憲。賈大宗伯，日大廷尉，老副憲，數人。

每奏事到闕，輒於前一日宿集賢院，頗可清夏。

北沼園新綠，高軒敞集賢。晚涼初吹蛤，夏淺未鳴蟬。已秀連畦麥，初栽出水蓮。柳陰遮落日，選石坐清泉。

正月二十日，獨遊萬壽寺。

似此招提境，何殊隱竹林。重來清遠地，陶寫樂良心。計我分衰壯，一身成古今。風前七松樹，還作老龍吟。余于辛亥壬子間，與宗室席華道人，蓮筏方丈，在此作詩。寺有大白皮松七株，蓮筏號七松樹下老人。七松如故，而今方丈乃蓮筏五代徒矣。

仲夏辦八旗軍政，宿集賢院，八日之久。

春花落去綠陰涼，午影何妨到曲廊。拓起虛窗開坐久，薰風吹送蕙花香。北園老樹擁虛亭，樹外西山晚更青。飛盡柳花無覓處，眼前換得一池萍。

夏日雨晴，題澁天急雨石畫硯屏。

近嶺蒼蒼夏木蒼，遠山翠日映霞紅。一天急雨飛騰後，半面斜陽變幻中。風掛白痕尚銀竹，雲收翠影欲紗籠。世間無此丹青手，石畫方屏是化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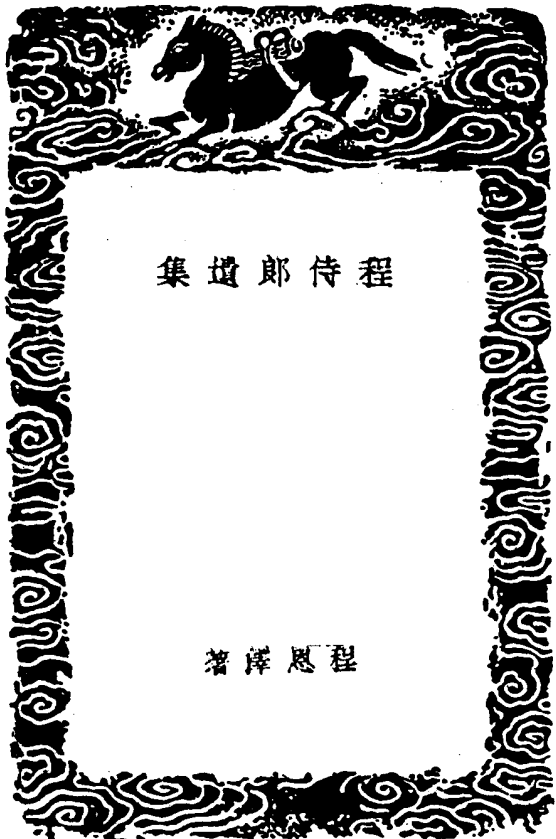
阮公墩

余在杭時，游西湖，嘗於湖心種野地，數十年後之清者，加積之，阮公呼之為阮公墩。又蘇軾柳近又建亭，題詞一絕句。

三十餘年老蒼堆，小亭花柳幾時栽。一墩自向西湖出，不似王家爭得來。

快晴時晴石畫研屏

今年天早寒，初冬雪已快。三夜白盈尺，及晨寒氣殺。開軒天乍晴，朝陽滿窗曬。忽憶時晴帖，合此石中畫。巖翠翠林間，玉煙透光怪。狄家古石屏，詩留山谷派。晉帖及蘇題，一段好詩話。若更評丹青，應下米顛拜。



程侍郎遺集

程恩澤著

程春海先生集序

嘉慶九年先生年二十來鄉試江寧始相見讀其歐史詩若干首先君子呼曾亮曰汝見程公子詩乎渠長汝者一歲耳及道光十一年先生來主講鍾山書院相見益親夜過其邢氏寓聞月出園中竹石如沐池光遊人面坐水檻中盡讀其所作於別後者而幼聞得名以黃蝶詩及前見者俱不復存矣是時總督陶文毅公政寬簡民吏樂逸多與復湖山寺觀而葆益舟觀察尤好為主人泛酒船至燕子磯飲絕壁下遊過嘉善石壁訪梅花水夾羅峯飯半山亭聽銅溝水聲循定林寺古道歸以為常先生及曾亮數人皆其座中客也復至京師為先生戶部副官遇我一如其舊山前野寺未嘗不偕偶有賓客未嘗不與也有所作必見示時命同作然常十不副一而先生則於詞無所窮其稱情暢意足以射聲叩以如高貴者無所志而不就也丁酉夏忽見語曰吾庭中樹鴉數百夜噪而飛故巢去此何祥也未幾而病呼余與訣余雖悲猶以為倘不至若是後十餘日竟卒自先生去江寧其同游者任階平王竹嶼汪均之皆已死而觀察亦歸殯京師聖騎馬之墓側先生往哭甚哀及余與徐運峯先生去哭觀察時未三四年今運峯又亦久死先生之卒已十年矣悲夫戶部尚書鄭公以其孫幼孤遺孤或放佚屬張石州大令編而校之竹荒不可無一官繼於末也先生平生無時去書其學實事求是而能網羅新義阮相國何子貞編修及石州已詳言之故惟逸少長離舍南北游處之款以見略勢分而篇古直如先生者殆不可多見以誌吾哀至

程侍郎遺集序

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先大父宰歙徧交其邑之名儒而戶部侍郎春海程公之考闈舉士以童子從父後肄業斗山亭特為大父賞拔舉士家極寒大父召入署躬督教之衣食視諸子不數年諸經注疏皆精熟為文灑辟精粹試必冠曹舉乾隆丁酉拔貢入成均連擢編科儀直內廷聲望斐然願職於嗣晚乃誕公公丰儀玉曠父母珍若連城七歲就傅每日讀書不過二時而寒燠晦氣候失和皆輟課曹履少宰大父庚寅分校南關所得士也時官侍講先君子從之遊與學士同邸每抱持公問以書不能答則徧檢與辭不經之字相詰難蓋好奇不羣幼性爾也比學士卒於山東舉政任所高宗純皇帝特簡歙人之官清要者俾往經紀其喪因以少宰嗣司校事少宰延先君子同往至則為庀其行篋撥公手送之登車年十有一矣已而先君子會試入都見學士舊僕訊以門戶近況則言公子發憤力學入邑庠大被宗師賞異出應試小賦名驚綺麗歎為絕倫逮乙丑再赴禮部試公亦偕計吏來京師風雅淹博益下其推為才子又越七年遂與先君子同舉進士入翰林公皆贈禮部試公亦偕計吏來京師風雅淹博益下其推為才子又越七年遂與公負奇氣博觀強誦於經訓史策天象地輿金石書畫王道太乙脈經格學莫不窮極要妙究析發皇之而精神所到卓絕岸異必然可傳於後者則其有韻詩文也詩初好溫李年長學厚則昌黎山谷兼有其勝又際會清寧無金革沈離之患傷其耳目故形之篇詠者率排慕安帖力健聲宏琅琅乎若鸞鳳之鳴

程侍郎遺集序

程侍郎遺集序 所作深博偉偉讀者當自得之非言詞所能贊也雖然先生之異乎流俗者豈獨其詩文哉人嘗屬竹亮以事而匿其情漫為請於先生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某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給也其行已情深而義方雖他事類如此傳曰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又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先生殆無愧斯言夫殆無愧斯言夫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元梅曾亮識

於穹霄也。程於癸巳之春。初待公直園。情好之洽。久愈。不三五日必召過。飲投巾振袂。談議交錯。寒士之被禮者。殆無與比。嘗請公自訂其詩。公曰。吾詩險而未夷。能飛揚而不能澹。思力所及者。腕每苦其不隨。更讀書十年。殆可相質邪。嗚呼。執意所業之途。止於斯歟。丁酉夏。程將歸。應鄉試。行有日矣。公置酒相餞。滿酒。拳拳不放。別。乃程甫出都門。公遽感暑疾。久不瘳。那淳父向書曰。往省之。沈頓之頃。尚以程試事為念。遺言乞儀徵相。歸其墓。而向書書之。次年。程將南游。迂道入京。師哭。公曰。德威以遺稿相授。遂乙涼。首尾多不完。或篇題殘。投乙酉以前之作。竟無一字存疑。公尚有消水。德威之別。德威未檢獲也。謀更事。搜采成完。扶。程未遑而德威又以措交。庫款赴野。卒於劉仲寅觀察署中。觀察名景昌。公視學貴州。所拔貢生。公歿後。所以嗣值其家者。有加。德威卒。命其弟送柩返歿。買山營壙。并葬公及金夫人兩世三棺。其孤孫。養。之。寄寓京師者。則那向書為經營。擁樹之。觀察又議以幼女。妻德威之子。而娶其女為己子。婦。迎公全家入。相。依。以。久。嗚呼。師恩友誼。人有同情。當公賓客填咽之時。距知身後巨卿。乃此兩人。設。程。幼。聞。先。君子。之。所以。稱。公。者。長。而。公。之。相。待。略。如。大。父。之。待。其。先。德。知。己。之。威。永。永。弗。變。也。今。年。春。尚。書。謀。刻。其。遺。集。曰。以此。為。初。編。續。有。真。錄。補。梓。易。耳。程。既。恐。殘。斷。之。稿。并。歸。落。又。德。夫。錄。名。偽。讓。者。之。厚。程。公。也。乃。借。公。門。人。何。編。修。程。基。排。比。為。賦。一。卷。詩。四。卷。又。凡。稿。舛。之。失。題。者。及。詩。餘。試。帖。共。為。一。卷。碑。志。哀。誄。撰。備。雜。著。之。文。五。卷。總。題。曰。程。待。郎。遺。集。而。敘。其。緣。起。如。此。以。開。公。知。兼。志。余。痛。道。光。二。十。有。五。年。端。蒙。大。荒。落。三。月。既。望。平。定。張。程。序。

誥授榮祿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春海程公墓志銘

公諱恩澤。字雲芬。號春海。程氏東晉時有為新安太守者。居篋墩。又遷歙南。代有隱德。曾祖。祖。步。短。郡。生員。父。昌。期。乾隆。庚。子。進。士。第。三。人。及。第。上。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項。氏。總。兵。樛。木。女。公。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意。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補。之。先。生。皆。語。學。士。曰。此。子。遠。冠。所。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公。甫。十。一。歲。哀。毀。力。學。及。長。補。學。生。員。益。博。綜。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弓。最。後。乃。從。俊。仲。子。先。生。遊。及。其。闕。奧。先。生。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嘉。慶。甲。子。鄉。試。中。式。舉。人。居。京。師。益。勤。於。學。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辛。未。會。試。中。式。殿。試。二。甲。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元。年。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蘭。翔。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曾。知。宜。更。守。素。行。今。戶。部。待。郎。公。獨。獲。同。召。見。親。聆。聖。訓。出。語。同。朝。皆。榮。之。旋。奉。敕。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充。四。川。正。主。考。二。年。補。春。坊。中。允。校。刻。御。製。詩。文。初。集。三。年。放。貴。州。學。政。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五。年。補。春。坊。右。庶。子。冬。補。侍。講。學。士。次。年。調。湖。南。學。政。回。京。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補。國。子。監。祭。酒。九。年。項。太。夫。人。卒。丁。憂。歸。歿。十。一。年。起。服。入。京。仍。在。南。書。房。行。走。十。二。年。以。候。補。祭。酒。未。與。考。差。特。放。廣。東。正。主。考。十。二。月。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親。王。學。士。敬。禮。師。傳。出。于。五。誠。講。學。為。詩。古。文。書。法。皆。日。有。進。益。相。益。上。與。王。論。公。為。人。有。和。而。不。同。之。日。十。三。年。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待。郎。

冬。充。文。淵。閣。直。閣。事。十。四。年。授。工。部。右。待。郎。兼。管。錢。法。堂。十。五。年。會。試。知。貢。舉。調。戶。部。右。待。郎。管。錢。法。堂。充。殿。試。讀。卷。官。閏。六。月。諭。程。恩。澤。部。務。較。繁。著。無。庸。在。上。書。房。行。走。十。六。年。復。充。殿。試。讀。卷。官。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夏。受。暑。醫。逾。月。病。愈。深。遂。以。七。月。二。十。九。日。卒。明。日。遺。疏。入。上。嗟。嘆。悼。惜。久。之。諭。曰。程。恩。澤。由。翰。林。游。升。卿。貳。前。在。南。書。房。行。走。有。年。人。甚。謹。飭。辦。理。部。務。克。盡。厥。職。近。因。感。受。暑。溼。賞。假。調。理。方。冀。速。就。痊。愈。益。資。任。茲。聞。溘。逝。殊。堪。軫。惜。伊。子。程。德。威。著。加。恩。賞。給。舉。人。服。闋。後。准。其。一。體。會。試。公。學。識。超。於。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本。工。篆。法。益。熟。精。漢。許。氏。文。字。之。學。官。貴。州。學。政。時。與。布。政。司。吳。榮。光。勸。士。民。育。粟。蠶。其。利。大。行。於。民。又。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郭。公。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平。日。好。士。說。士。技。若。己。有。典。試。廣。東。期。取。實。學。之。士。知。曾。劍。之。名。必。欲。得。之。劍。久。丁。憂。公。不。知。也。書。榜。大。失。望。然。得。佳。士。亦。甚。多。出。閣。後。與。學。海。堂。學。長。吳。蘭。修。等。遊。白。雲。山。名。士。會。者。數。十。人。有。蒲。潤。賞。秋。之。圖。所。編。流。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寫。定。本。其。餘。多。未。成。書。實。不。自。料。其。遺。折。詩。文。雜。錄。博。覽。強。記。金。石。書。畫。亦。多。考。訂。苟。有。叩。者。必。舉。以。應。元。入。京。與。公。居。相。近。尚。以。暇。相。講。習。元。偶。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詁。本。是。韻。字。其。詁。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以。示。公。公。獨。深。會。其。意。謂。詩。芬。芬。孝。祀。韻。詩。作。韻。芬。孝。祀。韻。字。毛。韓。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為。加。一。證。公。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木。火。同。度。嘗。有。火。災。人。驗。其。言。而。趨。之。吉。地。築。發。因。水。之。故。曹。文。正。問。公。古。有。之。乎。公。曰。水。蓄。王。季。葛。見。棺。之。前。和。呂。覽。載。其。事。所。撰。國。策。地。名。考。如。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晉。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反。諸。條。皆。確。不。可。易。公。之。歿。也。年。僅。五。十。有。三。朝。野。皆。悼。惜。之。金。夫。人。以。道。光。元。年。卒。二。年。繼。娶。劉。夫。人。孫。一。名。新。龍。公。於。元。例。稱。門。人。且。仲。子。先。生。為。吾。友。學。術。相。契。因。為。之。志。銘。曰。公。之。為。人。和。而。不。同。岸。內。峻。德。氣。外。沖。兩。世。內。廷。在。位。靖。其。聲。名。品。學。守。之。惟。公。公。學。之。大。啓。於。凌。氏。約。禮。博。文。實。事。求。是。研。究。經。義。及。於。子。史。即。以。其。學。望。之。於。士。嗚。呼。天。命。限。公。不。祿。帝。諭。飾。終。賞。延。世。篤。遺。書。未。定。集。之。可。讀。我。鶴。此。銘。永。貞。幸。木。

誥授榮祿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春海程公墓志銘

公諱恩澤。字雲芬。號春海。程氏東晉時有為新安太守者。居篋墩。又遷歙南。代有隱德。曾祖。祖。步。短。郡。生員。父。昌。期。乾隆。庚。子。進。士。第。三。人。及。第。上。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項。氏。總。兵。樛。木。女。公。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意。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補。之。先。生。皆。語。學。士。曰。此。子。遠。冠。所。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公。甫。十。一。歲。哀。毀。力。學。及。長。補。學。生。員。益。博。綜。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弓。最。後。乃。從。俊。仲。子。先。生。遊。及。其。闕。奧。先。生。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嘉。慶。甲。子。鄉。試。中。式。舉。人。居。京。師。益。勤。於。學。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辛。未。會。試。中。式。殿。試。二。甲。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元。年。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蘭。翔。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曾。知。宜。更。守。素。行。今。戶。部。待。郎。公。獨。獲。同。召。見。親。聆。聖。訓。出。語。同。朝。皆。榮。之。旋。奉。敕。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充。四。川。正。主。考。二。年。補。春。坊。中。允。校。刻。御。製。詩。文。初。集。三。年。放。貴。州。學。政。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五。年。補。春。坊。右。庶。子。冬。補。侍。講。學。士。次。年。調。湖。南。學。政。回。京。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補。國。子。監。祭。酒。九。年。項。太。夫。人。卒。丁。憂。歸。歿。十。一。年。起。服。入。京。仍。在。南。書。房。行。走。十。二。年。以。候。補。祭。酒。未。與。考。差。特。放。廣。東。正。主。考。十。二。月。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親。王。學。士。敬。禮。師。傳。出。于。五。誠。講。學。為。詩。古。文。書。法。皆。日。有。進。益。相。益。上。與。王。論。公。為。人。有。和。而。不。同。之。日。十。三。年。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待。郎。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一

程賦并序

激憤固食笱齋後土阜有嘉樹三居者過者皆問識其名予初亦嘗焉繼察其華實枝葉審諦之定爲北山之柎按柎南見詩一見周禮一見爾雅屢見山海經時毛傳云柎棧也即用爾雅文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按木皮少正赤者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棟而細莖正白正名曰萬歲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柎材可爲弓弩幹也郭注雅云似棟細葉材中車輞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樞其注山海經從同同說文作柎別有柎也三輔黃圖曰冷詣晉宮闕名曰萬年樹太平御覽曰柎也而本草經及李氏綱目不載豈以其非藥味歟廣雅棟雅棟亦不載審此柎非難識之物自三代以來書屢見則無古今之異西都南都皆賦之則無南北之殊然自宋以後若錄漸少豈非顯隱有時人與物忽不相值耶遂作賦曰

有物於此蔭於堂背其枝羽翫而句其榮佩折以碎豈理文身若錯綺綺而被繪畫也子有棧而方一葉一葉四核一房生青葉葉執赤煌煌將零拆苞若蓋山巖臣愚不識敢詢國場或僂言於側曰此大鷲偕棟而素識者歟葉偕杏而益繼者歟萬歲之名聞者頌者所意快者歟其汲之山華林之園特游之宮周秦漢以來所具瞻者歟或採車輞致遠而利往或製弓幹揚武而捍患有虬其條琅然振風有情其埃月

程侍郎遺集 卷一

九

程侍郎遺集 卷一
曾璣璣嘗一世而遊知則不相尋於斧鑿外多曲而委蛇根剛柔而藉中願託根於魁父之邱思指名之洵洵故夫梓以爲羣棟以爲友種以爲偶聞諸北山樵者之口夫是之謂柎也

南都耦耕圖賦并序

鄧子湘泉與其兄子振顯鵬齊名友愛至篤子振不欲其弟爲知縣諫聽兩圖以寄蓋取披公慎勿苦戀高官職詩意湘泉亦作耦耕圖以見志乃爲賦之其詞曰
客飢阻以旅餐兮干通侯而東南陸汚萊而不歸兮又轍道乎長安資嫫而索納兮邊髮徒而阻之思孟晉以道羣兮或差誰而取之出即脫乎簿尉兮又奚乘乎令長視已事以志墨兮定物遂而民向文豹欲潔其羽毛兮宜鶴亦厲其高響安能以身之察察兮試紫水之澗泱惆悵而私自憐兮委銀艾若泥塗吾將老於耕壟兮吾將息乎詩書矧吾仲之清羸兮託長鏡以爲命考豐年之瓦盆兮有倡于而無和聽天屬既昇子有兄兮獨奈何其舍旃前履已虛擲兮後俄景其益遠累別緒而成疾兮況家紛之世離予不從仲以歌舞兮仲日邁其難支朝三圭而夕萬鍾兮予不易此耽樂也丹吾毅而覆公餗兮予又安知其以市惡也芥無垠兮天字候駕鸞兮來下仲有書兮促歸威淮南兮賢之群圖蒼茫兮雨浪浪書不盡言兮圖之詳季發絨以盟嘯兮探予心而鑄辭編舊盟於合勳兮夢已接乎東菑乞丹肯以抒懷兮聚伯亞於冷風之折仲發絨亦當盟嘯兮胡與予心若相期系曰季才俊兮適慎進兮仲知命兮季益信兮返井通兮耦兩翁兮在南都之宮兮

應制元夕觀鏡賦

皇上帝宇之三年乘鏡執規以順陽和大學禮樂之盛儀凡所以聯上下之意協臣民之慶莫不賡備而元夕設鏡樹陳百戲煤燭於禁裡得與觀者尤所榮幸小臣囊筆侍從銜恩飲膏日淡月深茲復趨陪於圭組金紫之采延頸跋趾快心貽目沃穰歎不知所云承命授簡用賦斯事小文末學無以闡述惟就賓主問答之辭以張中外同樂隆平邦治之景象云爾謹拜手稽首賦曰
擊壤老人嘆榮而聖撫塵而遊方春令節上元將娛乎耕生之肆與冠蓋之州觀金支之華秀覽百戲之夥敏適敏於青紫丈人曰恭聞聖天子率庶六合徵召五越新政新命照灼丹旆兵銷殺殖海鏡河軌民氣衍衍萬方送喜於時青陽告辰鶴雲東行萃九字之樂思以諧乎陽伯大謠之樂聲東市有銀花之樹西市有金羊之鏡南市有鑽星之樓北市有結綺之棚火戲電輝飛揚雷騰拖鉤拔河尋獲走繩魚龍曼延雲霞蔚蒸乃明月照夜助以白雪士女炫服錦車溢體標燭琳圖出入金穴鮫鬚黃髮踏歌引節才賦乎閭巷心又馳乎觀闕聞竹肉而竟逐還燭龍而中輟息鼓木其遊耀鑿秋空而未徹故夫周處風士之記宗傑歲時之書綵山珠翠之麗芳政蒲桃之殊莫不窮瑰璋之極形通數宵而畢顯子大夫照書之暇盍往觀乎青紫丈人乃盱衡而答曰上元然鏡權輿於太乙神祠僕相羊於葉倉果掩層霄而上之皆以上元之夕獨涉乎石渠天祿見長樂之繁富殊人世之軌躅子徒胸轉於銅駝金市而宋樂濟夫嚴裝宜曲也方今聖天子坐乎璇題玉英之宮召製宿使舉樂驅犢囑而命黎庶盛羽衛之上儀聚五色

程侍郎遺集 卷一

一一

而宜八風陽秋西匿光在鏡樹影游表道。繡闥雲布。聲場空寬。橫以槿柱。於是三河健兒。賦勇氣怡。噴筆下。戲。雁頂交頤。乳雙門。威。暮老。秋千高。踞。設。歌。奔。俯。人。方。角。技。彼。且。笑。語。樂。聲。味。嚼。來。白。朱。波。假。蓋。治。滿。作。態。煒。燁。印。度。二。八。繡。褶。持。斧。同。工。具。曲。俱。解。舞。舞。劉。吃。施。勞。倦。翻。反。據。兩。兩。拍。張。連。臂。若。狙。立。駿。馬。於。明。曉。效。解。散。而。跳。走。巨。便。而。燕。輕。試。木。照。而。上。翔。粉。字。舞。之。陸。離。排。絲。紗。而。耀。光。班。文。鸞。以。相。顧。列。碧。翠。而。重。行。爰。乃。暮。窺。彌。望。圓。蟾。欲。湧。列。炬。煥。夕。枰。檯。燈。檠。棋。匣。匣。以。方。圓。藏。頃。刻。之。奇。花。昂。龍。首。以。額。珠。散。雉。尾。而。成。鏡。神。絲。千。純。芝。蓋。九。葩。焯。美。蓉。於。掌。中。倒。珊瑚。而。槎。枒。或。繁。榮。若。飛。星。或。熠。熠。若。金。蛇。或。疊。疊。若。編。珠。或。零。零。若。割。紗。或。檉。檉。若。落。英。或。儻。儻。若。繁。瓜。或。闌。戶。而。下。虹。或。貫。月。而。成。桂。絲。管。并。舉。細。音。程。羽。則。以。鹽。散。節。以。鐘。呂。火。鳳。來。下。頰。蚪。對。處。既。蒼。萃。而。成。劍。條。驚。人。以。風。雨。列。獸。迅。走。如。矢。脫。絃。萬。雷。雷。地。萬。鏡。飛。天。萬。燄。繞。林。萬。燭。照。田。赤。埃。之。氣。蒸。於。赤。泉。動。動。沉。沉。鬱。鬱。為。祥。烟。乃。復。珍。豔。別。館。華。炬。載。更。法。駕。移。輝。丹。天。炳。明。虹。膏。瀾。翻。駭。液。激。清。惟。上。穹。之。需。雲。隨。所。遇。而。象。呈。若。僕。所。言。十。分。而。未。得。其。一。端。目。可。治。而。口。不。能。名。也。且。夫。有。淳。耀。偉。大。之。德。以。出。納。夫。火。政。而。節。宣。其。赫。曦。於。是。乎。無。災。燿。之。虞。得。改。燿。之。宜。陳。火。戲。之。義。查。在。斯。也。我。國。家。置。宇。開。拓。伊。古。無。偶。於。是。乎。其。羌。歌。與。蠻。舞。提。鷄。畫。而。與。鳳。首。示。厥。脫。之。雁。臣。俾。奔。走。而。恐。後。我。國。家。大。武。三。會。人。習。擊。刺。於。是。乎。寓。兵。機。於。登。鞠。程。勇。力。而。相。試。嘆。干。城。之。足。用。鑿。綺。帛。而。龍。賜。又。況。豐。年。穰。穰。紅。粟。盈。倉。天。子。儉。德。素。風。捐。珠。犀。而。抵。珠。璣。惟。欲。洽。文。母。之。歡。心。乃。怡。豫。而。愷。康。澤。四。海。以。蓼。蕭。錫。臣。都。以。篚。篚。於是乎值傳柑之嘉時。進露於臨光也。青藜丈人。陳說未畢。舉壇老人。乃翹首而頌曰。侯其禱哉。當堯舜之時。日月光華。星辰爛陳。紉綬卿雲。或或圖關。持以喻禁苑之景光。與不夜之良辰。洵異代而同春也。夸於市人。異見異聞。相與婆娑乎九衢。不知東方之既昕。

山榭花圖賦

恩福堂師園中榭子花夏曠未放。經秋涉冬。花盛繁。師有句。命澤同作。因賦。
 雪。於。松。兮。六。出。藍。簫。支。掩。其。轉。兮。於。山。之。隅。其。心。孔。豁。兮。其。房。則。孤。窈。兮。傲。兮。夏。丹。冉。兮。兩。架。歡。兮。長。願。領。兮。嶠。兮。嶠。兮。益。藉。趨。兮。秋。增。枚。兮。冬。茂。荻。兮。唯。有。美。之。當。陪。與。衆。并。而。異。分。塊。獨。得。其。清。逸。兮。通。疏。伽。之。遠。聞。犯。嚴。威。而。弗。瘳。傷。兮。豈。特。幕。容。之。輪。困。樹。本。既。其。厚。兮。雖。欲。際。而。爛。新。諒。不。棄。遺。於。君。子。兮。惜。堂。堂。之。芳。且。際。搖。落。而。采。擇。兮。懼。巖。巖。之。就。漣。亂。曰。心。同。而。面。殊。兮。知。臭。味。之。無。差。池。詠。風。露。而。未。央。兮。將。貽。夫。子。所。思。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二

詩

橡園十詠并序

黔郡州十三。富郡二。曰黎平。曰遵義。黎平以木。遵義以藁。藁不以桑。然非賴於遵義人也。乾隆開守陳君實教之。於是食藁利凡數十年。春秋兩成。歌舞祠陳君如生。道光三年冬。澤試遵義。旋過橡林。開風策策然。葉鱗鱗然。記所歷郡。皆有橡。不以藁。今過平越。都勻。上益沃。宜橡。因嘆曰。處處有橡。處處可藁也。富獨遵義乎。過鎮遠。見方伯吳荷屋先生。廉訪宋仁圃先生。頒令甲勸民種橡。訓懲懇著。時夕陽爛如。駐馬。讀之。過思。南。還。校。官。某。釋。劉。出。則。方。伯。廉。訪。督。使。巡。上。下。游。購。橡。子。教。播。種。期。三。年。成。食。藁。利。嗟。乎。居。尊。官。視。民。為。謀。百。世。利。思。深。哉。可。謂。君。子。儲。矣。黔。士。游。黔。民。勞。無。所。獲。遂。積。廢。不。自。振。曉。之。曰。利。在。某。不。信。視。某。地。民。遽。然。而。歸。角。畦。枝。有。美。蔭。皆。金。錢。其。點。者。慮。利。與。害。俱。且。種。之。曉。之。曰。有。百。世。利。無。一。日。稅。也。則。又。慮。購。器。械。具。紛。然。貨。未。入。先。貨。曉。之。曰。如。購。種。法。皆。官。為。夫。民。孺。子。弟。也。官。慈。父。母。也。孺。乃。情。慈。乃。周。以。周。起。情。情。乃。勉。皆。可。學。而。能。也。數。歲。利。必。若。遵。義。富。甲。西。南。維。矣。澤。賦。在。文。字。咏。歌。之。可。乎。分。題。十。各。繫。四。十。言。附。長。篇。一。則。仍。冬。作。也。道。光。四。年。秋。九。月。上。游。貴。州。督。學。使。者。程。恩。澤。撰。

茶陶無妨一筵共荒齋土窪註爾雅錫關貂續醉文風人生何地不能樂况乃千林散花松側開西陸
 雪對山又聞黃河冰塞關津吏舉義幾時歎將軍懸甲猶未振老農既散土膏沃安得新晴道春晝
 鼓中春可憐階前已拆紅梅瓣

次嚴處生同年見贈元韻

楚甸風生軫春城斗轉杓青冥來一鶴丹桂舊同依學掄紛繪井文包選雅姚霜天五劍立月窟九從燒
 吳步通輪廓前身倚太霄長楊空百賦矮屋困三條宵鄧封侯筆翻吹乞食簞干戈淹蜀碧見數匪之雙
 風雨敵秦豹易借將軍馬難求博士靴君平甘隱肆高朕許聯鑪君曾在蜀顧我餐飯手無緣識孟椒占
 星露有節焚祝未逢苗君未相遇候爾博沙聚欣然奉檄招鹽車借賦填瓦注辱虛島玉骨嶙峋盛仙
 鬚颯爽飄盃傾無待熟藜煖即相邀話到壘門峻重懷石棧遙三峽故從君問壘門之勝登堂拜尊宿
 公賦黃鸞代讀風話首遇揚雲俯情隨伯雪消清奇偏嫵媚高介轉和調游獵談因管崑崙墮為超承明
 寒殿助葉縣得王喬下走儂幽介中年感舊要卷書頻旅館總鼓儼僧寮客服雙弓米親擊數斗焦黔湘
 漸刺楮寒暑倦乘蹇遂狂珠璣爾如看虎豹跳氣吞雲澤月聲帶海門潮徒人欲覓彈冠友先尋拔俗標
 引商難若和駟柱歎微玄

訂交詩贈鄧湘皋同年學博

同語偶然耳對面不相識神交共千里何況几席側早春造我園秀眸映秋色警詞接曉語握手出胸臆
 詩名三十載山海溢殘墨傾倒公諸侯操卷面向北如何賦窮鳥屢鑿垂天翼古有通榜法原以網奇特
 使君不奏腐寸管孰華國誰知高蹈心兼不受吏職苟有田可墾亦非百宿食我聞師儒官以道以賢得
 士乃天下本學用三代式此地屈宋豈乏走籍湜徒以利祿誘詩禮亦作賦壇字倘能關來者踵相涉
 我呼我友助俯仰愧所植我友昌於道其道去華飾詩文道之餘實具龍象力文得歐蘇正詩欲杜韓通
 萬卷紛在眼萬卷付銷燬何必擬前古要自道個個我意從同同三款轉默默我別我友後院鎖不鑰關
 心知四山外花鳥紅相織我得我母書慈體康且直幸賴韓康樂其誠陽慶德且念遊子出家人易惶惑
 頻歎北堂曲告以頤養則傾蓋如白首此事已堪勸矧更隆我母此意尤憐憫我將盟夫子海枯石以勸
 讀君詩若畫仰屋三款息我步屐子韻投足畏荆棘乃步我韻雲棧失其仄豈免過情譽恐是相親誼
 會否過殿子風雨一鏡黑甘否話行客行客正遙憶同心而離居後會宜愛畜愛畜君子交毋使流俗測

題湘皋哲兄雲渠茂才聽雨山房圖

有季有季阻京雒欲往從之足力窮燈昏夜闌歌不寐何當風苦雨又虐一家氣血尚岑寂旅人傍徨何
 所託遙知客去酒尊冷獨立空階數寒柝季抱雄心未甘老思排肯雲奮長鏑公車不錄趙元叔虛想承
 明備著作州縣之役徒勞耳不圖人縛適自縛何如歸來顯明燭以誦新詩起行樂百奄奄忽有時盡留
 此白首相盤錯箕冠履具不復御收東黃領入超錄賤貨尙恃支離餒富貴先愁乾干雀圖成寄李弟橫
 下季日進止仰引卻引卻季進進季仲願不能肥季使季削誰知季心遠和印已揣巾志守且格深憤賦輟

隔雲水久茲沮湖耕荒莫款門忽到天涯季一笑西嚙未渝約長林大被枕資眠昨夜雨聲殊不惡

張琴家學博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圖

琴家名案貧無立錫焉得此屋蓋畫其意所欲也

洞庭之水吞其區瀟湘之竹天下無牽船岸上即為屋安用綠窗朱戶誇妍都我來小舞揚其社但覺偏
 柳瓜牛庭斃盆作池砌種竹何日一碧雲模湖湖南提學願思長沙地清絕應有天上員莊居其沙省中
 泮宮先生古林通宅不枕嶽當襟湖豈知身外無一毫虛想水竹斜川蘇彈琴攪深醉則愉吟詩肩背口
 則吐巖壑不置謝幼與乃使闌干首宿連庭蕪我欲謀之郡大夫為築回軒容釣徒資邵之際多林於問
 有安樂行窩乎新化教諭小園深裏隘而翠明鏡曲照離樓梧詩成琴罷酒百風風月與客爭清壙何時
 眼前突兀見此屋再繪宏景移家圖否乃往叩涪溪吾家天一鶴猶可呼湘南有卜居涪溪之想

綠蘿巖丁亥春日作

玉人曉臨鏡綰作墮馬髻自顧一嫣然光照姊與姊名流醉鼓帽衣角飄風前書味森胸中俯仰皆可憐
 玃山勝以態千古向人拜不假草樹色濃秀發天黛回離叩其腹其響若鐘鼓其腹疑有月夜夜白如許
 桃花日暮天祇愁化流煙安得棹漁舟守山長不眠

桃源詩

避秦入洞窺世世長子孫如何唐畫詩競指仙之人避秦即避宋淵明寓言耳如何武陵客日尋澗口水
 或謂錯築城投春鍾者流或謂聖拾棋曾與仙子遊漁父無姓氏實以黃道真劉歆非晉人子驥豈前身
 持以問淵明不足當一吹高歌臥北窗下請從羲皇說河漢至奪望處處神仙家三度過洞戶今年逢桃花
 桃花爛若錦北風猛如虎一飯不可留耿耿憶前古

桃源偶作

調朱注寫煙髮澆淚道成石上斑亦有形同吳寸趾可憐愁煞豆青山
 玉源三歸倚丹霞賺得純郎啜落花幸有南軒玉簫在不教陳跡拾胡麻
 栗里柴桑豈足耕纈然欲作洞天行偽書不顧淵明唾太守漁郎補姓名
 陶公不似謝公頗遮莫來尋澗口煙一樣桃花雨香雨永初而後太元前

濟巖

左揖元道州右揖柳柳候玃巖者不得兩先生姓字留得無草木含泣泉石羞兩先生者不得玃巖遊得
 無神物闕惜慳其求淺淺二詩老山谷引出千詩聖山綠我尋黃九到石屋雙戶舒然差遞而折旋如入
 暗室藴香爐忽規天光大其圓若啓巨壺側以懸人自躡中窺見天橋口齒齒藤藤亦亦有鳥道容攀緣
 躡坐臥人百數千迪其北西幽且偏其勢總與天光聯磊磊落落方圓反正凸凹百石友各帶詩痕刻星
 斗但能飲墨使嫵媚况乃苔青赤赤風驟雨蝕朽可憐嘉祐迄今日蘇絕前賢在深淵或者沒字碑中雜
 元柳後檢不得遂謂兩先生文未會有是時春雲鬱沈沈老龍抱珠潛太陰卻說黑暗有若泉迸出深穿

雙雷雷雷爲之暗。冷飈襲衣毛髮直。...

涇溪詩

絕壁照字江清妍。影落波底字寫天。...

春寒

電光灼冰冰欲熱。疾雷驅下五更雪。...

洗筆池懷緒中令

宸妃欲閉回心院。英國空謀陛下家。...

烏語

短竹卑聳錯雜鳴。啾啾不願睡人驚。...

望帝頭山有懷伏波將軍

下澤車。款段馬。春紅初發綠初亞。...

屋。三千年來素帕首。想見蒼黎當日哭。...

朔北風澗州道中作

西北朔雲頂且積。怒風驅之黑縱橫。...

澧州

北枕澧與澧。南帶澧若道。澧澧澧澧。...

大風渡澧水滿天雪意

郭外朔風殊跋扈。田間輾水亦春擁。...

贈王大令香杜兼呈鄧湘泉學博

衡郵未得歸。墨鞋行且朽。色衰未能遠。...

君筆鐵盧八角錄能殺人怒婦與龍擊鳥鴉先奏兩漢開其氣宏且剛上取縱得中不失韓柳行

直竹中箭箭羽鐵筆賦健筆入無間萬卷成厥大才識生於學學生於不解文始須放縱繼乃戒捷快

東海何洋洋子懷遠買才安可使廢置尚有黃金臺名山多皎魂焚溺盡魚灰窮達戀薄祿萬一親顏開

斯文吾道開清切惟畏友與若己者處覺銳寫我醜吾拜先生筆欲作每籍口吾拜鄧子詩提管輅棘手

讀破岐黃書不如搗病情父喪父熱女則明投熱母投寒女一議出父乃生代死古所難天公怪其旨血

欲將安樂行窩築其奈菲龍蒼不新湘學或戲造膝喜當交讓樹窺垣時見一方人君下榻贈齊相時

東鄰年來飲偏沅水依菰菜無飽滿東鄰豈有天花落講堂談經習業為誰忙會披椒棗求芳草要屏爭

湘泉以歲暮書感時見示獎謝過情因呈前韻答之

齊居見說清於水風雪初關物候新湘學之君如將開荒徑我

刀愧步光我自蕭齋拜詩佛夜寒親試玉蕊香

詠史仍疊前韻

粟轉梯山連歲腐發生甲冑幾回新定知額額稱飛將不是拘拘一鄙人爰翹窺身翻敵隊添殺交網轉

出奇休恃陣堂堂銀鶴虛奔底事忙未見兩陣皆脫肉卻疑左肘屢生楊老謀已竭哥舒翰將種新除解

風屑積灰勢未殫臥開冰箸墮珊瑚舉杯欲共天酣醉命駕先愁海浩漫人逐王恭初著嘔詩隸東野不

簡裏鏡刀日益殫尚思朋酒委盤璫黃羊亦是尋常饋郭禪原非耳目官信有日明何可燭不因人熟乃

銀蚪掉尾避蒼官尚作春來數日寒此土已戕旁不冝岳州今歲多蝗我師猶戍折羅漫老梅姪蛇

二老臨亭倚檻話二老藉苜蓿作界坐石一老風骨最是漢循吏次公翁明微其真碩厥外讀書成蕭瀉

水快為政禽賊不用械不應所仕塞其兌歸來息園解冠佩遂與四皓成古會花竹瀟灑地幽隘往往談

卷圓珠勝其下島岸秋毫見其上星斗動搖頃我會遊近鏡唐湖開道海昌尤怒駭湖因作是歸來仰

我未晤雲山不知其人視其友中虛乾我已讀其書即今誰是宋元手我識雲山壯時面火色高頤

乘流快意下風又助其賦竹香寬落濤無亦觸坎止風水力一悟雙槽莫不已三老詛風伯不計上瀾彼

詠史仍疊前韻

上瀟等尺寸帆覆互相倚依然背篙叫手前足交艇風性至無定且暮不可待水高折必東吾亦欲東耳好山常俯仰倚鳥同臥起況聞報郵登日已行百里

沈栗仲同年辛鄴縣以弦歌化之邑能鼓琴者四十餘戶其治可想以詩贈之

一夫弦歌千室鳴古有單父東武城三代以還無此聲能使王侯貞閒暇無事修太平化我鷓鴣所生雲秋之水北入沫上有神父乘周禮摠深澤憐萬事理偶欲登高臨淶水諸生十百希厥旨路人咸詫問所以指林桐曰命之矣菲丁夜月彈流泉行聲響相糾紛稍涉北鄙便自愧何況涖酒斷斷焉那君灑軒殿古篇邦人和之如乘德趨拜炎陵求鍊弦其青牛到雙角變襄虞技班僅鶴神農大笑投緒鞭此調不傳數千年恨君不識袁孝尼恨我不識元魯山于齋于曲已備誦廣陵妙散胡可慳不成章我亦不作但欲博我高堂歡時賦君學聖道觀君藝何編爛能詩畫書奕戲丸所可測者器數開不可測者海波瀾廿年同舉今甫面冰雪同清鏡同鏡惜惜琴德美可香君山豈受宜平薦五技都窮臥花縣何當密友羅曲宴三疊胎仙舞深院座中那有鍾子期祇恐肝胸側冠弁

郴州五蓋山至峻屹其巔有峯益高戴龍漱下坎產石若端溪郴人取而礪不知硯材也刺史曾君狂識而寶之以爲勝端溪下巖丁亥秋余在長沙忽一夕夢造刺史室室盡硯遺賞之遂懷一去覺而寓書於刺史以爲笑時絕不知有得硯事也刺史嘗書述果得硯故且詫我夢我亦自詫其賦小除刺史餉視二啓視之皆夢中所見也刺史有詩作此奉酬

五蓋齒齒蓄霄漢上猶有峯安可窮其峯陣兀戴神漢云是雷龍所宮潯源一棧穴兩解蓋液饋饋蒸雲紅雲乾液枯漸可制化作百萬圭璋誰何人欲斲不敢斲斧鑿落處飛晴虹尺寸偶佳使君眼云此寶與端溪同試琢平坦著子墨其色黝黝花邊邊館飲陳思八斗血能了潘谷三年春左右驚誇誇環環使君荷面親相從使君能文善詩古以石爲友嘗爲農故因華妙聞帝所册以即墨諸侯封況復俎豆韓張李得不誠感昌黎公時正北朝建文公報以文玩助文藻潘染柳筆傾湘東卻怪遲歸與江管無乃夢幻空其空而我以夢語君所自堂祖室窺廉機畫屏果几發奇怪是何物者光熊熊如肌肉活法指按如煙霧疑愁風攻紫者賦德比剖竹青者摧墨儕攢一廬之內臥碌碌有似馬磨環其躬我懷其一拜君去仿佛度嶽開清鏡覺來搖鏡索席恩依舊敗瓦欲詩筒乃修魚素博君晒君若有鹿藏隕中我欲願途詠其事君乃錦帕雙其囊繩開匣燭然出與夢所見無殊殊急解并華過一斗不暇作字專磨磨磨香酒凝衫袖腕一笑殘歲峰嶸終轉轉硯不入君鑿女以爲練男錫路有若偉士遊荒陞頭白志拙無遭逢即今走馬望五蓋欲詣君室偏匆匆何妨昔昔夢爲僕手把推新破蒙茸并擬撰銘五千首一一劃偏仙芙蓉大呼石超爾何在爲亦拜倒甘南豐其賦亦有石超道人

忠孝女沈將軍歌
獻賊殺人若蓬草長沙以南無完堡避賊鋒者走且僞諸統制師督女郎守備獨以孤軍當沈女父沈珍賊過半身乃戕身戕其骨爲賊得孝女哭哭淚盡血刀如青霜馬如雪白甲白旗白袴捲一隊銀龍翻虎穴

賊見孝女疑鬼神弓不暇發矛不獲但覺仆如木偶人多羅棉手劍鋒利左鏗右鏗恣我意帳中萬賊俱伏地忠臣肯在孝女肩歸來一懶雲野天環陣士卒誓死守忠臣屍與州城全獻賊不敢復其藩孝女志與州城堅昭昭輝輝遊府十六芳齡帥魏虎五嶺以外聞其鼓鼓聲忽死靡不揚天誅熱血埋干將夫亦戰死爲國驅孝女夫夫遂父去魂洋洋妾成身世何蒼涼脫我綠沈之甲還君王羅斯能跌奔故鄉青鏡萬卷聲琅琅殺賊手說經口宜文女徒環座右花時不作兒女夢夢見彎弧射天狗滾桑一變無何有只此能忠能孝能節奇女子女室臺上三不朽况復文能傳經武能戡亂俯盡天下雄才首不見明瑤輔帳麻灘祠異代猶作勤王思嗚呼孝女何其奇

書劉母田太宜人事應觀亭司馬之請

太宜人姓田氏雄縣巨族女公子父宦伊涼侍杖履芳年玉映蘭閣裏孝經內則常在手更尋列女到彤史喜觀相人書喜覽事斯經喜繕遺編典冊喜講司空城旦刑學成一笑凌霄雲百家古有義成君斯時劉大令正宰古浪縣志子琴絲忽中斷誰歎來續鴛鴦線太宜人歸甫卸扇即能撫前夫人子如已兒憐其羸弱不可支趣爲納婦似結斯兒薄祿相孫舍佗大令政成殞厥命官衙鴉散雪霜進嗟哉太宜人血涕掩雙鏡以一手持大廈傾以一手扶旅櫬行提孤寡嬰愁避兵突風吹到刀架聲萬賊據險不可爭急卷雪衣投柳營兒弱弱竟以衰毀死可憐兩樞父若子御願祥柯尙千里有姪廷模遺諸途弟交頤下紅模綸姪已遷還不入都願送阿姆還鄉便卜窆步藏王苑與吾宗者廷模乎奈何欲以閒冗出乃搜購布括珠蕊遂以貨領大尹秩廷模池苑楚水濱太宜人笑花縣春太宜人歎廷模詞其諸官事失厥倫太宜人曰爾治爾邑無冤民我歎我親未邱首我生未履易之阜此生得照易水否到時族黨知何有阿誰能似聊並母廷模一朝報最北入京板輿遠過雄之城太君不諱東平望忽過田父僕而耕問之指點說宰樹再拜祠下成霜露父老太息子弟驚乃屬子弟往迎雙玉棺由郡下以送易干嗚呼田氏有孝女劉氏有賢母相夫治劇久訓姪治謹守使夫有孫繼厥後使姪佩印大如斗使親得瘞故山石今紛紛拜太宜人者皆廷模之友乃問吉嘉同因醜云能貫穿李常容包括嗚嗚負我正告諸君曰問太宜人當以大節先求之古豪賢恐無多讓焉

道光辛巳夏秋子兩過東湖高帝堂前盡通守鳳翔爲東道主丙戌戊子之夏子兩賦衡州帝堂觀祭是邦兩招飲於湘燕之許撫今追昔匆匆八年矣賦此志感

東湖之水碧且潤君投其石蠅鳴燕湖之水弟若兄君挂其笏紅亭明坡翁一別轉子遊可惜熊魚不雙矣爾來王佐頌邦君已見文章開講舍不疑自守慈母訓興祖一任妻孥謝然夏非秋非秋雁以霜從君遊憶昔醉我岐下月鳳凰耳畔嗚啾啾君歸我臥兩寂寞明日蹀躞周原頭豈料共飲蒸湘流手拂石鼓維扁舟十日閉從作新婦一朝泮散如風鳴嗚嗚八載幾彈指我爾其而君皆矣各有高堂皆髮白苦無二頃供甘旨公侯衰衰君其徒竹嶺城且司容書我似鶴奪託周車未免孤落散江湖前年的我紅亭側竹樹團團裏筵碧今復期我衡之屏想見九疊環亭青有之何時再訪瑣溪

寒日未曛。亭光已向東。煙曉大地白。霜薄半天紅。帆布支提杪。人家菜把中。欲招圖畫手。破曉坐微風。樞曲四五折。花增千百華。使君能顧楮。過客正書裙。在國改書。並大令。綠厚園逾古。茶香鳥共聞。登高知政理。耕織日紛紛。

呂麗室太守射虎圖戊子

民奔呼。山有虎。朝暮食三人。一媼一婦女。民奔呼。太守呻。虎胡為哉。噉我赤子如噉豚。糾我衆。驅我矢。虎來虎來爾必死。虎不負。得無政感神所相。虎就誅。誅無狀。白羽洞背直達吭。虎魂寄星。虎膽喪。殺虎如鼠。歸來歌太守之勇。于廣何。恤其被。醫弔其室。太守之仁。與均。斯時。穰穰黃髮。腰鎌夜穫。無恐。驚除民樂。設社酒。招遊健兒。飲一斗。

小谷黃丈善繪事。官湘山之綠勝江南。因賦此。

柔風東來小波舞。夕陽睡起湘之游。但覺蕉梧繞窗戶。不道羣山碧如許。近山茸茸如裏煙。遠山楚楚混。遠天。小橋蘆花幽。折入奇石老樹。周遭圓。誰歎。此山媚。媚黃大呼山來前。廿年夢裏盡蒼翠。要與造物爭天然。六朝雲氣滿行篋。片片隨入西巖榭。憑將十斛好螺黛。染取百幅羅裙褶。春歸嫩晴殊可人。米家几研若爲新。祝君畫取詩中意。消得柳侯一綠字。

題黃小谷畫

楚楚丹青。黃樹鮮。疏疏籬落帶花妍。綺蕭亦有江干屋。吹破西風已十年。杏花絕。柳柔柔。尾角春禽促駕牛。縱不有秋聊自樂。絕勝辛苦覓封侯。

蒲圻道中

鐵練雙糜巨艦排。馬蹄浩浩走風雷。蒲山勢到沙羨俯。修水源從下雋來。萬頃稻肥秋雨缺。三更雞睡大星催。蒼茫憶古空搔首。不見東吳右部才。

蕪湖

距漢口鎮十餘里。有湖焉。匯蕪水及江。支流阻塞孔道。約四十里許。春夏閒非舟不能渡。秋盡冬來。則成坦途矣。

排空萬櫂舞連漪。無限斑駁脫玉繩。人道秋田特甘井。天教夏潦作湯池。商量更鑿梁山滌。反覆誰歌鴻。鄒陵時有縣。鄒田之說。卻愛遠村開夕照。柳行如屋竹如籬。

有感

濃朱厚黛。相天眞。况復躊躇強效顰。但倚市門都辦此。何須絕世浣紗人。連宵珠彩貫晴秋。月在東南第一樓。喫語離朱皆不得。卻教象罔漫相求。

黃陂道中

南司州地才經過。平楚蒼然四望陰。金氣西來風跋扈。旱雲東積火熾燄。忍看龜兆千尋拆。不乞龍鱗一。滴深。我亦鋤犁能把者。苦無千頃換黃金。

武勝關

昔蓋直轅天下險。今驅駝馬踏雲來。了無磴道千盤峻。但覺回腸萬盤長。淮漢昔流收亂水。申黃自古關。雄才果然談笑能。擒賊合向牛醫尉。一枰。黃叔度擒司馬龍放。事見天祿閣外史。

西平道中

刺促成何事。差池不可齊。功名上蔡犬。歲月汝南雞。種種憐秋髮。紛紛恨夏畦。誰歎佩霜劍。浮礪向菜畦。臨道道中。日暮途歧已自憐。何堪猛雨助憂煎。涼翻一馬行將斃。風殺雙鍾不可然。羨彼無緣瓢欲棄。金闕何處樹空懸。楊朱失路渾如此。忍誦駝夫四牡篇。

穎川書成漢。穎川郡。今許州也。

穎川黃與太邱陳。怪底精靈感召神。庭廡時時下鸞鳳。盃盤草草聚星辰。豈無北舍來闕雀。亦有東行說異人。畢竟傳疑即傳信。蕭然明德藹如春。

曉熱

山形入莽蒼。秋旭向昏黃。露稻迥背重。風荷隔塢香。心疲成漫漶。語澀漸疏狂。試問勞勞者。竹思枕簟涼。過新鄭喜晤家益堂大令。德增。

相逢草杜松花曲。爛漫同傾種穩盃。入座樂緣車武起。叩門聲誦孟公來。青山歷歷游如昨。宦海茫茫首重回。今日驅車尋桔枿。鄭南門也。人傳若是惠人才。

由豫入燕日看太行

自渡金河北。連山盡太行。鬱雪朝礪礪。團月夜蒼涼。形勢幽并豫。波濤沁衛漳。西虹飲東海。千數里而強。

邯鄲懷古

若花顏色夢中栽。錦瑟銀箏絕可哀。豈有壽陵能學步。斷無斯發解憐才。溫明尚記蕭王殿。歌舞難尋主父臺。祇有宮池舊眉影。夜深還化月鉤來。

索炬歎

一月不雨稻不粒。東時西時屛水急。官符夜下鳩了男。明日行騰昇貴官。鞭之不起訴非懶。心迷枯槁輪。裏轉歸來一飯未安處。忽聞伍伯詬且怒。踏破柴門索炬炬。

沾名心宛轉托形史。政思親病親吟呻。孝子使欲忘其身。苟有一策可拯。何暇計及要譽於友於其鄰。嘗沾名者胡不仁。請觀十三弱女子。一割再割皆天眞。吁嗟乎一割再割皆天眞。豈期名著邀恩輪。

春浦直廬後垣黃菊盛開賦詩見示即次其韻

楚芳黃香壓帽鈴。鈴鈴秋影上烏紗。曾窺節節鶯聲柳。菊菊以小而黃者為上。補節所賞。即此種也。色種起于晉以後。補節所不及。其不作重陽爛漫。地僻滯霜滯雨。賞稀疑草復疑花。相逢欲以兼金結。特為新菊舉畫叉。

恩歸東陵途中口占呈同直郭春浦

又作鴟夷託屬車。滿湖醇醪腹如壺。斯翁取醉吾何惜。給札成文字甚都。踏碎月華花款段。搖殘燈影錦屠蘇。毛錐也具封侯相。寫到邊功廢倍虛。時呈上告西陽功於東陵故御製詩中屬及之

雪後經冰沼上風景如畫

一白全遮一碧圓。有冰如鏡雪如氈。潛魚黑失琉璃夢。遠鷺明投罨畫天。屋角火溫千籟靜。塔輪風急四馳煙。麻鞋合稱歸龍袖。詩與寒花共壓肩。

雪中退直賦呈同直郭春浦池菴庭

敗葭凋柳覆江岸。中有老漁雪沒軒。詩心畫手競橫寫。那識天上風花爛。風樓金倚皎於月。不待東明已先且。白蓮龍尾幾千尺。紅掩畫樓才一半。溼雲封牖虬淵澗。香篆鑄鴛鴦。風前烏鵲總馴狎。午後貂狐各分散。九重壘下寬仁詔。大祀特獻精誠祝。南郊大祀之禮。故應呼吸動賜雨。能使人無天。我曹筆筆書大有。日侍玉皇青玉案。微吟使注灌香劑。每食恆拜醍醐灌。豈無黃芽凍十指。共坐暖閣春風轉。歸來策騎經太液。但見丹虹飲銀漢。可憐草竹半摧抑。只有青松森直幹。欲謀一醉款二客。其奈驢聽不受絆。便當獨對冰壺子。破流空庖無可盡。明朝且緩趁官鼓。時充國子監丞。酒臥聽寒雞話枕畔。

春浦和韻見示因答之

乘桴枻廣須至岸。裁衣衣長宜蔽心。光筆力爭一到。乃與張蔡同榮爛。何人夜呼孔賓出。翦刻花天給霞且。遂將野雲蒼下里。連筆如風燭未半。鳩鵲雲從兩袖起。太液冰隨一笑泮。君如畫我如蟹。蹤跡年來幾合散。自慚臨奪非國器。乃使蕭艾同薰。君適用若儉。我無成比不才。駭記曾同路洞庭。俯視岳麓平于案。記曾對楚兩相望。有酒相餉瓜共灌。我於行部訪文教。無限生徒指經綬。秋來同直屬玉館。舊事蒼茫付斜漢。池波汪汪憶叔度。謂在田直氣品備推公幹。君詩近境益神變。天馬全脫朱索絆。我詩成便自焚草。君審聽謂奇音。筆似墨凍正惆悵。又見借灰屑天畔。

倒屣雪中退直韻謝池菴庭

紅杏先生酒醉吟。扼腕屢歎柯亭琴。行過古演得池子。自謂飛黃入吾紳。宋正卿先生其文詩集曰。紅杏可憐紗帽已無絲。剩對花陽盧子幹。余亦愛知正卿先。暗傳詩句御屏上。金管琅琅賦銀漢。助事金林持衡出關陝。爭看英英扶車輦。韓庭典成子先生已作古。暗傳詩句御屏上。金管琅琅賦銀漢。助事金林持衡入南。道短兩行蘇侍案。彩雲在闕霧全駭。碧雞來儀羽不馴。故用韻事。與君搖佩踏初堂。正值紫壇禮

程侍郎遺集 卷三

四七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三

戊子八月十四夜。借郭春浦中允。昆明湖踏月。八月初九日。老磁復命仍入南。與房。

秋生玉宇瓊樓夜。月在長楊五柞間。黑樹陰陰處。水紅苔藓影碧山。幾年官耐仗銅斗。一日春雷響。歡響似此。蕭閒仍富。嗚呼。清夢戀江關。

春浦中允以余卜居鄰近。投詩相賀。即步元韻奉酬。

真謹酬知未敢。憂漸看舊樹。拆波。論文喜得元才子。取友無如左伯桃。願以清泉灌交讓。何妨暖柏葉。寒號。用委。松栢。寒。遠。桑榆。望。詩。意。而。反。之。怪。來。策。僕。皆。親。暱。園。戶。曾。投。一。盞。懸。

春浦中允以余城直齋奉母。賦詩相賀。仍疊前韻。

侍學三天感二豪。功名草草付雲濤。先大夫在尚書。魚軒曾借華林馬。時家慈曾到。聖園。鳩。戲。爭。皆。御。苑。桃。出。鮑。臨。食。重。城。秋。銜。迎。竹。笑。漫。勞。夜。雨。起。評。說。日。風。雨。交。作。風。前。欲。博。慈。顏。醉。合。乞。宮。靈。九。醞。醞。

題陶孝女封骨瘞母無應于可權學博

金剛截臂肉。洗血被肢體。壯夫且弗勝。乃出十三弱女子。一樹墮地。竟不得蹤。思再割手無力。竭誠作氣。爭頃刻。氣偶一弛。不自克。弱女處此何從容。一割委地。如殘紅。再割入水。煎芙蓉。兒肉如兒心。知母病所行。且攻兒肉。即母肉。補母瘞。瘞母乃充母。有病分兒。有藥強飲。強食病不作。吁嗟乎十三弱女子。豈有

鳥銜餘飽今借詩仙... 見攝山一角沈天涯...

新開河道中即事示子堅

江擁泥沙沒舊路... 霜萎歎奇謝戴子宜郎中

貂裘歎奇謝戴子宜郎中

貂裘遺自先大夫... 附乎我亦簪筆形...

雨盛不果遊攝山答楊子堅

有約不遊棲霞山... 天碧山中幽客屢...

邗溝舟次寄別侯逸舟觀察

觀察古君子方寸... 托身雖未門不費...

寄別林方伯少穆

方伯球荒富奇策... 何年更何地嘉樹...

題張芥航河帥遊第十圖

吾聞治河青玉書... 葛欲到不得但見...

餘年來無此愆... 汎方穀強弓弦... 一夫失所聖懷...

題林陽谷年丈餽餽圖

眸子激明骨相清... 海山清水自生肥...

高郵湖即事

覽社湖中弄明月... 白鷗飛盡一扁舟...

題張芥航河帥遊第十圖

吾聞治河青玉書... 葛欲到不得但見...

魏侍郎遺集 卷三

右丞筆墨千古以畫點綴成園林。況當山水清妙處。一鳥一松皆解音。功成身退儘得此。綠野平泉皆下矣。誰歎寄托出深意。關西詞伯也。夫子萬福威名草木知。王竹大勇東南毗。苦心久夢緇衣使。亦手能縛坐支那。天顏左顧見疑柱。不到三槐不能去。久旅忘家禹所歎。那得蕭關別芳樹。矧今蘇絕藍田莊。無地可起樓與堂。問君倚杖定何處。門前春水桃花黃。

邳州道中

十六年來此重過。石梁全圯水增波。樹如客鬢凋疎早。路似人心坎屢多。但使耕桑歡賦賦。不勞詞賦動關河。行蹤已踏天涯半。豈料羸驢困礙窩。

差馬行

王營雇車客欲擇馬。牙僧輒以肥應。三里涉鹽河。車以舟。馬則潤。僧以瘦馬潤而過。肥則匿之主。僕皆不知。即忽以行。

書生苦路長。差馬頗馬良。牙僧奉來果肥俊。四蹄踏鐵耳削刃。以車任任猛且迅。馬鳴蕭蕭。五鼓渡頭載車以舟。解勝而酒。隔岸見馬影。匆匆駕車走。昨日馬如龍。今日馬如狗。主僕憊然皆不知。但覺馬鈍鞭絲遲。今日杜而黃。昨日叱而曬。嗟乎孫陽相術流弊抑至此。驢驘甘受皮相死。

魚山二絕句

神弦各奏豎歌長。佳傳猶留鐵研香。西晉才人多似鮑。不知何事悅絃郎。
東濱金隄思最深。武皇英異亦驚心。此山平後功難已。惆悵秋風直到今。

過腰站有感

廿年清議一身持。四海賢才到耳知。叔子去人真遠甚。房公食詐最凄其。燦金安用羣兒防。投符終教阿母疑。識到白雞諸事了。有誰簪響激桓伊。

富莊驛盜警

交河有驛名富莊。市廛閭閻衝街長。使臣報車旅贏綱。風宵雨晝行洋洋。客舍十甍饋五漿。竹肉燈聲燈燭光。大吠不驚雞不荒。行者指稱安樂鄉。不知誰何竊盜掘。盜匿其室登其牀。夜出剽剽刀如霜。十五五手破槍捷若飛。鳥來屋梁。束縛壯健揮麻冠。恣飲金帛肢篋囊。開門大笑各嘲強。才驢西鄰又東廂。旅人駭駭踰獻裝。居人糾徒相守望。我夢驚覺心傍徨。但聞火器碎碎。都知鐵事紛紛。各握利刃聲高揚。儼如登陣爭堵防。盜殊開眼行翻。投開抵隙仍相背。倡盜東矣西攘攘。倡盜西矣東息。人聲稍微盜語唐。盜何悍勇人何恒。孰主宰是使猖狂。我求其故不可詳。牛缺大儒且被狀。王鐸盡室皆喪亡。吁可畏哉。遇迷陽。迷陽幸勿傷吾行。況當世平年豐稔。青天白日鼠跳踉。錦衾肉食難奴。是誰之咎當淨量。

憶昔

憶昔最高樓。溫簾夜上鉤。清談數韻桂。佳句闕應劉。老父歸何遽。羣賢歎不休。惟餘起草石。常共綠苔留。

魏侍郎遺集 卷三

魏侍郎遺集 卷三

憶昔樂泉西。高荷拂馬蹄。板輿花底卸。紗帳水邊齊。賜果親先拜。分甘幼共攜。那堪春夜月。來聽嘯鳥啼。
憶昔老翁翁詩壇。表大風人如秋水。白天與夕陽紅。自謂千言得。何曾五技窮。靈光吾亦仰。絲竹擁江東。

憶昔

憶昔風痕蒼。雲崖十載強。新詩閱都魯。古賦動侯王。桃實成三竊。梅花醉幾場。不龜如可錄。願獻百金方。

春浦

春浦倒臺前。前見東又和。君才洋洋海東注。猶復戀此婚。我憐提選徒。步步步。與梅花三百樹。兩番結繡桑下住。夜看星辰共開戶。有鏡須向江心鏡。照徹寒天十重霧。

井里有醜女。七發俱不正。工藏自塞兌。媒妁不許偵。日行蒙霧羅。夜坐背燈檠。賦命不窮薄。遂得兼金聘。其得昏寂妾。焉能庇家政。萬人所吐弃。野宿不失信。以茲結歡心。謂是貞介性。狎習日既久。不以貌為病。寸良未盡味。自怒怒擲鏡。如何天壤開。容有面首情。寧使血嗣絕。不令姬媵并。睽睽十目視。一手眼非竟。但解判黑白。難免動嘲詈。且夕歡意改。姚冶鬪華盛。百惡盡顯暴。厭斥等鼻。猥長欺愧其倍。投身入深窞。

醜女

果子狸謝祝衛哇同年。百果精華化玉屑。千狐文采作襜褕。深憐諸葛薦鉤絡。堪歎張蒼肥瓠壺。瓦飯松薪差免俗。牛刀龜手故嫌齷。昨宵夢到秋山裏。梨栗成行兩兩呼。

初春

初春澄懷開。春浦兄見東元韻。眼昏校字隔甚露。丹黃一錯六州錄。時有凍雀覘新戶。側聞尊師此小住。百年慨人十年樹。聞松亭前在。為朱文正。花老屋。請君低徊循故步。昔者遊蹤。而今九轉頭過酒。我來願。何日了此。此魚注。

春浦

春浦倒臺前。前見東又和。君才洋洋海東注。猶復戀此婚。我憐提選徒。步步步。與梅花三百樹。兩番結繡桑下住。夜看星辰共開戶。有鏡須向江心鏡。照徹寒天十重霧。

魏侍郎遺集 卷三

殿前走馬拂花霧。人道子昂無可誇。獨抱明月掩朱戶。便欲回山作長住。誰知上林借一樹。天路漫漫此

此開大隱如隱。奚必羅沽求金錄。奇并陝國書當戶。君心妙筆無所住。飄然文鳳集溫樹。新詩捷敏止

銀河左界雙栖處。三面披光帶茂林。願鹿過山知草薺。流雲暗雨覺花深。碧天破曉卿能繪。遠道衝泥我

未到呼號際。先祈黑輦祠。農情隨地改。聖敬有天知。卜坎將登缶。占雲已蔭蓂。應成洗兵兆。早晚待紅旗。

江鄉會小住。風味通春來。尺飯騰浮玉。珍鮭聚大雷。白傾鮫客淚。紅奪美人腮。石首持相比。翻成鱉蟹才。

驚恐復驚恐。幾人覆餅甗。木稼復木稼。達官聞之怕。達官畏死畏失職。求為農夫不可得。農夫歲歲求豐

三日琢出琉璃天。導我遊者水鳥先。詩廊步詩倚一椽。夕照送到西鄰煙。先生我與君卜鄰。凡兩邊。水容

窮圓。與君夏約寄浦。恐君仗節維則。獨我守此觀相瀾。看取魚戲青田田。君時三復擊若茶。華不繁

犬性不吠日。嗾者職其咎。屢禁食食。大忿乃狂吼。許告及誘民。憑仗吏為剖。右民而左犬。大怒憤益厚。

美人一笑千花紅。眼波流入人影中。人人衣上生春風。夫君裏我錦繡叢。嗚呼。嗚呼。都避債。恐一彈指傷

吳君行政若琢句。果力精心不旁鶯。吳君選句若選才。廣甄約取能別裁。翰林主人賢太守。永叔荷花柳

大隄坦且平。絲楊翼成帷。前有蒲輪車。後有黃金羈。花天逐隊行。夜月無聲馳。問誰實築此。前人好為之。

柳侍郎遺集 卷三

有晴聲松有韻，卻歎湖船早且隘。人坐，匪底仰啓蓋。良期促，歸情憐。喜其過放，惜其快。忽聞驛從，語業蒼翠者紛紛，促行旆。回顧帆影失前潮。拋簾又走泥塗內。

傾城

傾城一笑玉無瑕，慣作新妝惱孟家。繡帟纖纖輕采鳳，翹鬟楚楚幻靈蛇。但教翡翠娛關闕，莫使蟾蜍蝕桂華。一樣笙歌明月夜，兩樓蕭寂北樓碑。

廬州吟

廬州淮以南第二重鎮也。其地博大夷坦，有山不當孔道，有湖越在偏隅。是人爭必爭之地，而非天險不可度之地。自來兵家談陶淵，往往以廬為天險，非未曾目驗，即相承剽說耳。作此正之。

有山不當孔道，有水越在東南。北來不及濠若蒼，南走僅恃桐與舒。頻嗟千騎飛入境，復恐萬艘直擄翻。自是戰地非守地，以戰則克守則愚。

易水懷古

京瑟如礪築崔嵬，女使傳宣鐵戶開。忽見補衝天上舞，不知樓櫓地中灰。謀身那及田疇固，劇險須教石虎來。既讀兵書還避世，凝兒徒抱自焚材。

苦旱

有勇不能神，擊刺非所詳。吾恐魯句踐，不過秦武陽。既真神勇資，擊刺必其善。吾恐百慮虛，不敵一句踐。樂盡提七首，一足廢鹿盧。誰謂老荆卿，困夏無且。將軍已冤死，督亢安可復。何如高漸離，從容一錫筑。

河間道中

三月京畿一雨，觀陂塘成。井泉乾，鹿風草午。蒸炊熱，重露深。宵噴噴，寒海畔。龍呼不起。漢中女，慙怒相干。祇今處處皆祈禱，活我官羊不忍餐。京南一帶亦旱，因屬地方官亦不絕肉食矣。

素食

家貧不能辦素食，食蛙乃有二十七。爛蒸爛鴨是氣盡，拆煮淋鴛為花豬。生耳唐園負此腹，每喚周妻能何肉。況當炎暑騰騰蟻集，縱有侯鯖亦當覆。幾句以而數百里，土渴風乾井無水。已聞解嘲助悶悶，應使履線斷刀几。吁嗟乎，使者既無段公稱，又無來生香。坐致甘澗隨車箱，乃率徒來飽此大官羊。方丈一箸干陰陽，何如飲水作齋保。吾素自啓，朽龍放雙兔。

杜辨與和辨，於人了不同。賢王聚宮富，姪女數錢工。靜日管弦語，寒宵剽掠風。我曾逢盜跖，幾為舊近窮。去冬官莊，聯壁。明通少不詳。

程侍郎遺集 卷二

六四

程侍郎遺集 卷三

六六

東阿道中

陶邱荷澤都無涉，股有安山一道清。七十二泉連約突，伏流何處不分明。

阿膠

節度天平古鄆州，中都元父望中收。西馳宋汗無關隘，南下淮徐等置郵。蠶尾山前雲似夢，虎頭崖畔雨成秋。我來一洗呼號耳，入山東界鬱鬱長桐已沒牛。

汶上道中

俯入一村綠，倒涵雙沼清。燕披松雨屑，鶉助草風聲。臺石新場圃，豐碑古姓名。遙憐春挽處，五復正縱橫。開河水少，牽挽不易。

魯道

嶽雲樓畔館花妍，說水橋邊墨剝鮮。胡祿獻策才一面，林宗埽地又經年。此綠陰深巷，爭果夕照高。原馬急泉，猶憶計偕奔走日。柴車茅舍兩如烟。

彭城

山環如珠水如弦，繫馬臺邊傲望思。孝伯語言張暢答，佛觀風采寄奴窺。江淮遠帶真屏幃，楚漢交爭古奕棋。不道昇平全盛日，隄防黃汛抵雄師。

宿宿莊作宿州所轄

辛巳五月杪，奉命使西蜀。初握衡校枋，且喜且畏縮。退食告慈母，慈母歡意足。屈指不十日，便欲簪棘軸。呼兒帶書箋，仿婦理箱篋。婦亦樂容步，天病為檢束。強起頭潯潯，奔行足踉蹌。俯歎病漸深，仰歎我行速。血敗內風發，嗽嗽幾絕粟。帶孔日以減，消到臂上肉。我時迫事冗，千緒接心曲。偷暇議方藥，醫腫已滿屋。其元浸虧損，萎萃豈能復。母亦知疾革，私冀鬼神福。對母我伴笑，背母我潯哭。茹苦二十載，痾痛相育物。一旦小騰靈，藥之若轉絃。卿忠自易瘡，我訣胡太酷。卿言初奉使，無令爾妻促。我病儻不起，來世再相送。卻嘆堂上母，何以慰幽獨。怪哉造化弄，病者漸清淑。神效形復振，食飲能到腹。其日六月八，車脂馬脂陸。

六五

程侍郎遺集 卷三

六七

重慶

天孫親付九張機手爪織織任意爲左顧鸞鸞裁錦瑟南飛孔雀織縷連當窗恆做千金笑掩卷羞看十

市娥

彈琴結屋上高堂燈馬鳴彈關異妝水畔洛神留后舞園中天舞教義婦人出表收奇樂獻客江南解

過桐城憶羅子錦詩以代東

憶我天真友披猖老未休有書娛癡饋無路取公侯性厚肺肝熱言迂枝葉稠

重慶

沈陰不散地埋髮冷雨三句苦未休幸不侵陵農事晚已難消受旅人愁

重慶

夜聞鬼車啼有感一友

木冰

乾雪不封條溼雪常裹樹冰散散作千林花寒氣蒸成百里霧日出團團雞子黃

木冰

我獻鳩車始君登虎榜初試所取士時余方八歲卅年懷把晤一見重如舊

木冰

我獻鳩車始君登虎榜初試所取士時余方八歲卅年懷把晤一見重如舊

木冰

我獻鳩車始君登虎榜初試所取士時余方八歲卅年懷把晤一見重如舊

木冰

我獻鳩車始君登虎榜初試所取士時余方八歲卅年懷把晤一見重如舊

木冰

我獻鳩車始君登虎榜初試所取士時余方八歲卅年懷把晤一見重如舊

木冰

我獻鳩車始君登虎榜初試所取士時余方八歲卅年懷把晤一見重如舊

重慶

木落淮南雪已來平原一尺豆蔻灰混茫雲欲排山至料峭風能勒馬回

重慶

雪中賦騎驛中鞭孤負尋春爛漫天誰似能詩曾子固眠花睡柳十餘年

重慶

淮肥交漲澤陂連一碧混茫直到天翳翳驚行風外絮團團雅點樹頭煙

重慶

有人夜半決金隄坐使黃流改舊路河伯已眠驚欲死愚公此舉太無稽

重慶

君不見浮山作堰遏淮水鎔鐵欲鑄蛟龍門一朝浪破上下格東數百里雷聲奔

重慶

海鷗排雲插不羣其聲一一上清閣常嗟陸陸不能武莫效王文揚空屬

重慶

北沙河

重慶

所見

重慶

奇胎之車濕注馬羽林孤兒飲飛者黃鹿合處夕陽下一隊鷹鷂落平野

重慶

洋莫回首

重慶

洋莫回首

重慶

洋莫回首

霞隈水馬爭街九嶺至，海龍高擁三山來。是時紅日正當午，剛卯鐘響粉挂戶。侍臣獻能尚書符，詔賜鳴
 鼓一聲鼓。汝南詞客眼福奇，五雲深處窮樂道。萬蒲酒綠樂聲盛，拜舞歸來懷玉厄。嗟予亦逐豹尾後，適
 持英鷄黔南走。水磨過錦未親見，剩有輕羅拜恩久。婆娑樂神年復年，漆塗船底能爭先。聖人一笑能其
 戲，波臣川后皆愕然。堯舜千鍾孔百斗，大禹何妨覆旨酒。禁中炎威斷飯童，閩海紅塵辭尊首。側聞吳越
 錦繡都亦屏散樂，捐華備但教五探縛苦棟。奚事百劇絲飛絕，此圖細寫天中樂。士女如雲柳如幕，紅芙
 缺處水天寬。想見黃龍圖青雀。

題陳酒錫先生手畫應陳堯農吉士屬

明時掃地鍾譚出，誰挽頽風說建安。卻愛閉門陳正字，清如郊島類如韓。
 招降功竟謝征聲，自檢新篇續舊題。筆陣不隨荆棘沒，過江猶見索征西。
 朝衣已換洪甯九，記室空嗟史道鄰。一卷谷音留開氣，湖湘耆舊宋遺民。
字子遠為史正公相室即時
正衣冠者其出處與陳君略

題吳梅梁京兆傳視圖

帝選大京兆於此，通德門循良太守誰誦。墨花三世香温，果下合胎膝上喜。手把毛雞畫池水，康史
 無田只耕石呼出。公才親付此，京兆賦賦傾班揚。爭看落筆中書堂，京兆直聲復朝野。多少行行遊馬
 作文草疏都如風，數屐中外通昭融。問渠造詣何狂進，只在青蠹磨穿功。況傳治譜背箱中，河南第一推
 吳公。方當據案審庭訟，豈意瀛輪來詩筒。用韻君不見鄧家視，外孫得。晏家視，女婿扶。何如范喬流
 涕受，寫名臣心模祖德。模祖德
吳武觀銘東臺走馬緩綬，自汲清泉漱殘墨。

題潘屏齋公子蓮塘消夏圖

錦心玉兒公子，水風風家麗。應有開花好句，吟香飛上銀河。
 執扇明時月上，玉闌憑處秋高。邂逅采蓮人過，須防吳苑宮袍。
 霧夕何郎得意，初陽謝客論文。并六鷺鷥驚起，都緣詩響凌雲。
 臨頓園林可愛，風池毛羽多聲。定向柳陰積夢，手磨人鏡澄明。

詠史一律

廿八華展笑未休，如何杜若出坊州。人誇林甫真仙骨，客道何郎是鬼幽。汲汲成狂幾可罵，羅羅相附五
 諸侯。納涼總愛冰山好，只恐陽鳥在上頭。

秋感一首

連夕風兼雨，烏鴛角哀。模倣收暑去，辛苦送秋來。鎖院三條燭，軍門百道雷。搗香期早晚，天笑五雲開。
 贈史荔園中丞

倪寬帶經鋤地，東坡識字耕田。怪底三秦父老，望公如望神僊。
 處處香花舊葉，行行清風冷風。斥函都生梁稻，無人不顧史公。

河內方思借寇，黔中又盼來廉。公到梯田問俗，請看樓櫺織。
 題李石栢松筌吟館圖
 綠窮湘管爛糊架，縱不吟詩亦可人。何況新篇筌跳出，萬花飛繞鳳凰身。
 昔日江干挽鹿車，而今敲佩住東華。從知白蠟蠟親遍，無限魚軒拜大家。
 一字師前五推許，萬書囊裏共廣綱。好憑翰墨和鳴館，壓倒籀書寫韻樓。
 追題心餘先生攜二子遊廬山圖
 公是詩流有數人，談忠說孝出天眞。伊誰能賦廬山峻，歐陽有廬
山詩只有蘇齋動鬼神。
 一門仙骨拜君家，季孟元卿隸少靈。卻笑雍通梨栗後，但能昇得竹萌車。

題小紅雙樓圖

老梅清勁小梅溫，付與能詩維誦孫。試看長安諸甲第，榜門多少奉誠園。
 廉鄰如瘴困浮家，何似藏園水木華。飽即讀書饒煮字，醉來飲水嚼梅花。
 藤花蒸食一首奉春浦光祿

初夏激憤圖即事

送綠千章合，浮花一水回。鶯從長信囀，鹿自定昆來。問字留僊侶，聽詩拜上才。離門蕭寂甚，卻傍五雲開。
 喜雨
 聖主齊嗟上帝聞，龍星催雨下層雲。滋培焦土高低徧，泮散災黎億萬羣。南畝歡聲三輔合，西山霽色九
 衢分。生成一例無甘苦，試看離邊菜草薰。

題曹傅相師三老圖

辛丑科三元榜，太傅相公天下仰。助崇德大錫殊禮，名位遠駕百僚上。班中忽聞輩行呼，得非保相德水
 盧。佳時吉日興莫孤，曷借曾點歌風乎。南城種花蠶旌節，詩清文綺出冰雪。每從二相索廣和，如杜王岑
 關奇傑。我師視事河南時，正值德水瓜代期。榻坦綸閣互先後，一雙鳳皇栖一枝。我師持節篤度嶺嶺，其後
 亦駐南城。歲歲寒老友墨緣古，送客虎溪成一笑。我師最長精力最有餘，佐機理事恢恢如。德水神慧性
 強記，師乃倒前銀瓶書。南城服師詞翰妙，洪鐘一鼓出萬竅。軍書旁午日就映，搖筆向答球鍾調偉矣哉。
 文潞公富韓公，孰肩隨之君。既從勳階福壽總第一，琴瑟杖履皆春風。回思綠衣少年日，玉貌照人如玉
 筆。五十年來一彈指，耿耿三星聚奎壁。更推辛丑己亥年，三神山上三神德。吾親亦結金石契，令我
 展卷心茫然。山公在上等北斗，願師長進香英酒。

近光樓消夏第一集，步廊春浦閣部前。井來田季高四兄。
 樓上月缺復圓，樓上人歌自憐。風蕙露蓋清且娟，塵出表裏琉璃天。杜田先生玉堂倦，曉窗著書午窗眠。

文字之飲不獨的恐開呼友賞澄廓十年聚散紛在眼此夕此杯無此樂雲龍上下曾有期難得破芥浮瓜時玉匣爭誇藥特健健是日良辰拓十七宮袍合鼓蕭參差山四况就中浴是向太喜昨夜新添半篙水就中嗟憫何太急昔日柳陰今若此

季高四兄以試館舉首超升學士尋放奉天學政文人外遇所罕見也賦詩送其行

幾年謁帝承明廡幾年手把種樹書幾年尚節伏壁至一日作賦凌空虛九重嗟賞動丹筆天下傳師奔鈔書遼陽帝鄉華華誰其導之成碩儒為師為政本一貫合用文黨兼相如西風冷然催使車高吟直過盤巫閭華祭博古北蕭憐弓衣補字東扶餘大海蕩蕩賢愉愉飲幽作岐鳴鳥呼文武在上俗忠厚春賦則有鸞翎金僕姑居就美糧梁水魚以供名流櫻笏厨不知登高眺遠照可憐消夏傷人豈光柳紅蕙翠蓋遮不住月躍波底如明珠軒窗快與五雲接風露卻共良竹狙棋枰未冷香未涼易忽東矣田生俱聽雞騎馬十年事君去我來三逕蕪予與同道十年而共我思行脚偏寰宇未軼碩石窺元菟予足跡而未至幼安根矩相對語是為許君郭大夫春浦瀟生兩先生即今柳老荷盡枯送君並轡酒滿沽祝君學業比韓范豈知文采追嚴徐將軍侍郎半詞館滿筆合繪登瀛閣便當自署釣鼈客一網收盡青珊瑚

喜雨 數雨未聞雷田田麥苗裁帝咨參佛去龍喜捧雲來得酒千花醉逢春萬病回滂沱一晝夜池漲柳榴肥

贈徐博亭大令

一部神泉貫斗台通其若著詩細歷神吳城免中詩境豁然開徐氏為詩學者有免中徐公傳傳詩論故廣著毛詩音韻義疏及醫毛詩音義鳴和豈特高岑調先生五七網快真同馬鄭才王屋山頭頻引蓋天都峯頂鎮銜金九重方獎循良吏看取儒門大廈材

題郭大理畫蘭竹卷應吳大京兆扇

蘭竹畫魂魄中藏草隸精妙香無定相斜雨有奇聲作者郭忠恕珍之吳季英石交胡可得捲卷不勝情

題畫

畫源下筆傾前哲汪罕工儻絕有神劇愛孤山兩兒子萬花如雪舞初春南齋老輩紛題句臨者無端列上方想見維絀裁割際昂頭高士亦傍徨上方題詞以是為阮宮保節相以玉印泥盒并大理石畫屏遠賜成謝成二章

采玉鍾山隈字勝埋且勝琢器成大圓臨蓋掩而正琅琅四環聖切切兩規併用以雨芝泥溫潤出帶靄月影拖清液其氣自胚孕能助金印芒著緒倍明整朝陪姬公諒夕對謝傳冰如何負兩字市買來不賤繩躬既解傳看爭揣稱一日三摩挲每捧必端定雨節無纖其業凡照文繁逸然美華帶仰見君子性呂刀無此珍郭筆不能說心印備在斯笑抹拜嘉贈物巧不自知大匠器使之心影以類形何異造化為摹擬與雅似詞客忘其師一經指畫出宗派政中較

真哉石文章有米有黃倪氣韻極渾古皴染殊淋漓蒼山洱海色粲然明鏡披亦有吳越峯淺隱浮楸眉一經指畫出小品都瑰奇白石石點頭願為龍門基

灑上載書圖

累世襲顯家無磨石寄廉庶生孝子孝子亦廉吏雙親老壽去欲卜爽垲地藉非仁者粟奚以庀祭器粗糲作書實一棹走都肆上潮與下潮同極萬行淚但見虹貫月便識先生至負土成家羅列松柏翠弄錢取書值清絕古無二豈之購賸貨盡卻不為利至今東平雲豈然詩書氣豐碑不生金但長青蘇子謂明蒙駙馬墓作在今永定門外風昨

題郭蘭石大理詩冊

醉來搖筆醒來驚腕力心光結撰成書自顏行出書秀詩從杜律得縱橫禁中方獎元才子天上偏呼石曼卿畢竟前賢無此遇九澗三召問蒼生甘載郎當笑郭郎詩天月地恣飛揚東夷挾寶求珍翰西蜀焚香拜講堂四海墨花霑几席九河情淚瀾篇章何人為訂名山業此冊應同瓠本藏

題鮑聲山母謝太君課子圖

姊把金針弟簡編九秋風雨備鑽前須知節母心多苦一似蘭荷徹夜照漸看頭角玉堂標又說文章萬選錢兒日有開親日喜最難增益是親年草家紗幔勿勿撤鮑氏花廳步步工五色絲言風木裏一箭瀧表淚痕中我亦孤悵母憐憐折腰畫杖度霜天而今膺有衣衣夢哭倒青山又七年兩次過碧落洞皆未果遊作此追錄王原舉東作

感舊三首

學子廉詩 火色重瞳大呂聲行文亦麗亦縱橫詩心直接陳芳國才氣幾同彌正平人說疏狂多異態我憐直諫愛深情避籍漸逐西風散得一葉芒盡可驚

程侍郎遺集 卷四

塘發紅蓮母曰母久瀟汝為汝其勤慎報恩厚不離跬步阿奴在進退渾如左右手君家昆季可謂孝譽滿京華萬人口機豈自是文章伯賦穠奚殊直諒友樹頭啞啞返嘶鳥室內嬾嬾乳姑婦新居堂廡梅華深不似藤廳漸傾朽我傍山坳縛荻障風雨深搖柳且荷昔年亦奉板輿至彈指斜陽成發柳西鄰君況我所敬功名屈辱不先後君才英特我所拜行見長風萬里走每當明月憶元度俯仰仰讓相人偶爾來飄棄謝酒徒坐臥禪關一鏡守太君與發忽來止君定揚眉撫馬首平鋪紅雲蓋明鏡鏡中天地君知否不然往喫茅容饌看取盆池集領韻若新居有小池

謝人惠新會橙

嶺南二果天下奇惟新橙鮮荔支荔如好女澡秋月雪白花紅沁肌骨橙如名士中粹溫美言悅耳香悅魂我坐炎雲倍惆悵荔已曝乾橙未上妙才異地不同時夢寐芳馨會見之風吹削柿欲離離漣漣黃苞覆沾手冰霜遜冷蜜滲甘腴而不膩消而甜潤回太真三伏喝瘴得相如十年渴何當酒醒帕羅開玉人纖指親拈來可憐萬里得此果鄉向潘懷奚不可神奇腐敗同一車大摘小揀青霜餘天家不貴紅塵騎橘叟木奴浴故事拊將酸味押網茶豈無相公忠孝家熊魚並好應嘲我尙憶紅雲三百顆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五

道光十有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奉命敬詣西陵查工出都門口占

修飾珠工歲有程略如鳥象助芸耕深漸五雉司工正安用雙騎旋騎兵時事南陌霜沙盡點綴西山雲雪各光明恭聞玉殿多甘露先向松楸驗發生

初五日宿公輸廟口占

小寺明窗底鏡光迫晚冬遙鐘墮虛枕寒月倚高峯衲野無禪意花幽有醉容五雲來不遠其下萬株松初六日夜不寐

愧讀多官記經營喚奈何國工般爾少林木液滿多未講恆沙算先編舊築器運斤防新小况乃見偏如曷水成田光事

漏言汚卻田生耳田生到頸徇公子豈容客復知其事更聚白衣送易水奚曾揚言告秦矣嗚呼始謀不威乃若此寒風蕭蕭筑聲哀哀白虹黃日蒼鷹徘徊荆卿一足廢武陽如死灰開門坐待秦師來何如鳥頭不白馬不角七首不入國不削再訪高賢比劇樂

大費山成王彭祖事

八千漣女沈中易百生徒竄大費有婦堪陪石帽坐此身豈入東籬盛

程侍郎遺集 卷五

九七

程侍郎遺集 卷五

九八

澧水道中

亭午無人指路說強披莽莽踏冰過山光西到飛狐口水勢東趨拒馬河此日村墟駐細馬當年邊將枕雕戈沈沙無限英雄魄怪底顛風撼怒柯

喜將晤奎總戎先此致意

濟美文章貫沈機武略宣威名周召虎雅對漢虞延兼管段工故云瓊角昇平曲青鏡大度篇滿腔詩禮氣髯也望如億

昨掃師門席今登易水臺祇瞻松柏路憑仗棟梁材臨修等工有歸管三載停雲想雙騎送酒來詰朝鞍作几隨意坐莓苔

祇謁秦陵秦東陵昌陵恭紀

薄海人心悲悲惟憲廟朝孫神繩祖武任德啓文昭銀漢雙流迴後拒馬河丹山萬仞遙萬仞山名堪與雄關通月窟華蓋倚霞標龍虎盤終古精靈守大冢方中殊儉素斥土儘君遲初日懸金殿輕冰抱玉橋烏松伸九叩雉正重葦飲驗樹皆甘露披沙盡寶苗畏神兼服教弓劍在晴窗

徐無山懷田隴郎

白檀東選柳城分卷甲越風敵不聞怪底田郎作前導阿瞞猶暑漢將軍漢賊萌芽鼎未遷子春早天亦簡然若非空器苟文若定作東溟魯仲連

公孫樓上無行跡袁紹孟前失酒痕只有劉虞其死友西風鬼語到黃昏

桃屯北距縣州二十五里有桃萬萬株

沙填宜嘉果桃栽萬萬株春紅繡天地秋碧飽京都禾黍偏勞動輪蹄莫漫驅年年風日美誰佩紫微壺桃之外架亦夥云

旅壁有詩道關隘之險者作此正告之

入蜀青樓店通燕黑樹林奇兵須向導捷徑獨探尋劍開案塔據軍都有底深儲推無外旨空費史臣心鉅夫少馬前輩招同李芝齡少宰何仙槎大空史嘉園少馬潘芸閣長梅樂寺寶牡丹作此奉謝數葉深十數枝竹開水際參分畦風露不與人工齊繩北之宮僧自語錦標離閣昔何許舉袖猶作傾城舞暖風融盡燕支山綠陰幽鳥深掩關動地珂馬車班班從來賞芳兼賞葉如水如雲門窗溼柳絮成團葉蝴蝶僧飭供花燭供佛亦眠香極樂園自送飛航集芳月修竹請客鷓鴣園自午速申言笑噴莫遺蜀茶來叩門

九邊

星鏡一指九邊收何止燕雲十六州鐵勒南來皆屬國大宛西去半通侯渠彌有嗜魚龍睡曠脫無蜂虎豹秋自古得人寧降治長城萬里要深謀

遊水

程侍郎遺集 卷五

九九

逝水滔滔萬里。可堪志士日愁呼。更深月落星難替。春老芝英蕙亦枯。應劫豫且能結網。乘時象罔竟求珠。長歸知筆精神在。只恐輕提付淺夫。

乙未春閣至公堂知貢舉作

俊又四海萃。曰惟七千強。其學有馬鄭。其文有班揚。不乃命世才。借人為梯。不乃福無果。其文無短長。皆入龍門來。劇拂登朝堂。古槐開客多。亭亭覆中央。夜燭搖月輝。七千人心光。

愛士士易驕。試士士不靜。貌茲三尺法。難齊萬人性。豈無越畔戒。亦有挾脊令。方聞自苟。小已懷說。膠膠復擾擾。直欲反視聽。道修而經明。其本主一敬。日習孔孟語。胡為坦率行。矮屋平且氣。宜思國恩。八面可受敵。應舉亦何有。誰謂迷化術。棄書等狗。不求文義深。祇務揣摩久。官途味古今。見與吏胥偶。子經訓誥。于史得綱紐。其文縱未博。其學已可守。作者與知者。如以杵投臼。繆種倘流傳。朝廷亦頗厚。汲井取新水。滋釜試新粥。水香解春瀉。粥熟果朝腹。削版若砥平。且臥且書牘。經營一不當。懷中轉車。萬緒紛乘來。唇焦舌瑟縮。恐誤公期程。難卸乘怨語。夜深煎茗坐。朋勸可歸宿。忽聞衝廳發。欲捲車樓屋。傍復遂遠且。巡務若風燭。

風簾短檠火。歷歷十二宵。政忘昔苦辛。約束紛科條。皺眉對先輩。近者何嘗置。大弓不受繳。翻反任其招。憶我鶴立時。官廳更阿囉。檢身守令甲。遠志窮鷓鴣。彈指廿五年。師門日蕭寥。殘牙怯併餽。禿筆無瓊瑤。儻使促坐試。定須墨汁澆。此席已不稱。況乃冬烘嘲。

聞趙城警

城郭沿汾一灣。傳聞有盜起樓管。何緣突過韓侯嶺。莫使潛逃霍太山。猶更野心窺肘掖。老兵控目枕刀環。王師不費澆登力。第一須求破柱姦。絳帕焚香多伏魔。白丸入手漸橫行。深憐上地為儒禍。豈料忠宜闔戶兵。帝賜九河滿苦淚。天留一願鎮孤城。即今豈少鷹鷂志。須以卑飛萬壑征。

至公堂即事

整裝華轡鬥駘。高懸天秤此量才。西山樹色爭春遠。東塔鈴聲入夜來。雲鎖碧蓮煎茗院。日斜紅上候星臺。風簾四度辛劬甚。且凭朱欄爾一盃。

三月廿五日朱卷播教送內籙至公堂無事。塊然獨坐。作此道興。

春光溶溢花撲天。九衢車馬朝喧闐。閉門有客坐無事。但惜春去心茫然。文章五色煥龍首。評者滿堂出一口。關門有客不敢詢。卻送星輝上牛斗。由至公堂我居四角架中央。宛若守寂依禪房。煎茶午炎試水味。攤卷夜坐銀燈光。竊竊私耳啓閉節。兩頭鐵鐵盼新月。待看神駿送金泥。亦復歡如出籠鶴。

題從軍圖

五千兵練五萬兵。以勇以略皆飛行。大將談笑風雲生。諸將驚定還暗驚。卻願行軍老司馬。顏色不變殊瀟灑。問之何術可不思。胸有六韜金版也。秦蜀古道通嶺嶽。雪花洗戟風洗刀。秀眉玉兒真人豪。飛書羽

章用枚象。後來凱捷帝其喜。韓范動名從此起。關西節度持虎節。傳箭直到天山巔。憶昨把酒論將才。公目不測何時出。乘米山川要自。成城志氣誰能摧。從來貴精不貴衆。一失機勢衆何用。無謀無勇務輕進。坐見元戎斷鞭。於戲。多算勝者得其雄。三軍不敢羽扇風。何況蠅子子粉沙蟲。

送張石州歸里

空谷陸知見。北遊志所學。學成被放歸。不乃名所創。名食千載後。飄火塊獨覺。當其困憊際。如闕去其角。公然一第艱。年富志方卓。拙目且欺。無亦道太毅。詎知鴛分手。文錦薦美玉。西來佇好語。中夜鳴驚。經訓貴門選。博覽歧中歧。會枝入經衢。非博焉所施。君慧涉萬卷。如登高視。剝淺深。深守信尤勇。疑審缺等斷。其旁有神師。冥心備前古。所選皆欽奇。經明學既通。出處會有時。小學實羣籍。喜子通不執。六經皆勃空。麟筆尤所急。妙悟復證聖。匪豎匪重。餘事及詞翰。秦漢漢羅香。文成思則綺。豪龍墨猶溼。近志九容。欲使四元立。門水卻西流。開響當闖入。君祖授我嚴。獎誨若子姓。君嚴我同譜。欣契挫其敬。交誼六十載。詔君獨也。正逸氣陵參城。清盼徹水鏡。朱邱延不赴。待君三年。不賦書。宿臥以詠。記衰苦多。君去誰子。誰解私自喜。君去誰子。誰單軍。太行春。況乃朝風勁。古屋環水石。積卷帶錯。賴有那黃羊。犯雪遠相迎。在籍。

願潘芝軒相國金帶圖

公為天下才。花為天下瑞。奚論錫館比鄰地。東南出相東南花。扶桑日升海宇。黃齒巖雲兩際會。朝官野老同詠。幾人鼎魁作丞相。少已安排老尤壯。芙蓉鏡閱四十年。考樂階高歷級上。廣陵異種古所稀。以紅作腰金。作圖公歸。久在吳會。天於吳會開其機。不然輒料。應仕接。有惟忠惟孝。為難。和風甘雨人所祈。百穀草木生光暉。昔者四花應四客。今亦連開照瑞。公家公望各端倪。合有傳公金帶赤。道光乙未冬。日海。前。試。江。南。出。已。夏。致。收。太。僕。寺。牧。版。居。庸。題。壁。圖。索。句。

先生相士江南歸。龍文虎脊紛追隨。酒酣補壁施紫帶。句滿江山字如斗。回憶壯遊過雲州。五花款段千驂。隨邊日。黃。過。月。白。點。筆。雄。關。試。掃。墨。儀。騎。吊。口。都。入。吟。支。公。章。諷。其。苦。心。擬。其。英。俊。拚。其。雅。從。來。相。士。如。相。馬。從。來。相。馬。如。相。人。騎。石。一。願。空。其。羣。

為豐齋師題趙松雪蘭亭十三跋真蹟殘本

右軍鬼人榮祿。天欲一火焚其真。師于王趙為替人。雖火其跡存其神。六丁取去定無恙。半在人間半天上。丹霞燒月色愈皎。亦香焦桐聲益壯。從來奇蹟與異才。往往墮劫遭風。紀信孤忠伯。萬人淚灑。洪。君。不。見。昭。陵。紙。龍。龍。虎。鴻。爪。雪。泥。留。定。武。明珠錯落十三跋。行闕王孫用心苦。我師精寫還弄。藏。伴。兒。歸。助。騰。虹。光。豈。知。寶。玉。三。日。碧。真。宰。上。訴。天。蒼。茫。誰。摹。釋。山。垂。琳。琳。妙。戲。摺。摺。傳。復。黃。公。孫。弟。子。舞。劍。器。波。瀾。二。神。揚。揚。呼。嗟。乎。波。瀾。二。神。揚。揚。何。止。買。王。誇。得。羊。

追題吳南溪先生遊黃山圖

三。天。樹。石。清。而。蒼。水。環。老。屋。碧。環。牀。直。處。退。食。恣。晚。步。落。日。遙。見。西。山。黃。綠。窗。朱。戶。天。上。茅。竹。籬。非。

故鄉秋來對月歸思長。一夕夢繞秋雲涼。讀書咫尺恨未到。遊宦千里心茫茫。天都蓮花路險絕。飛鳥欲
翼猶疑。執事無事推行是。尻輪神馬紛紛翔。七十二峯欲過。巖花飛處松風香。先生峻節垂謙章。衆
山一窟如平岡。胸中碧海無際際。自然逸氣排天關。幻思感想乃實境。奚俟形骸成其光。我生五嶽見其
四。未得一浴盤砂。每朝把卷趨書堂。落日亦見西山黃。昨宵偶展夢遊卷。仰止嚮往殊傍徨。神駒樂鳥
餉子。便策竹仗松松。真耶夢耶不可詳。請隨赤松張子房。先生作此夢時在上書房直廡子思此
題錢舜舉梨花卷子

習嫺庵中半醉時。重復中醉時乃佳戲拈瓊管寫瓊姿。六陵煙樹春來否。寒食東風夢折枝。身事爲宋道
玉兒風貌雪兒姿。薄粉備故小立時。萬蝶分香渾不管。溶溶好月左橫枝。身事爲宋道
點酒花前雪壓枝。王孫佳句稱清姿。人間不少瀛洲雨。粉墨飄零又一時。身事爲宋道
此處特不知在何處。在人間世否。

春堂前望令嗣孝廉計借來京以卷索題

鐘呼忽歌。無端出鏡。難乘千里與。彌助十年思。重席談經口。雙柑斗酒詩。都將風月筆。付與稱家兒。
選近稱家兒。長望香時。雲黃黃。冰雪古松姿。合采長生樂。應刊絕妙辭。叱羊童子去。吾意欲東之。
喜雨二月十八日

鬱鬱黃雲捲暮沙。喧喧急雨掛簷牙。風圍數日翼移月。雪壓滿山桃李花。收拾瀟湘歸溟澤。龍光乍麥出
南芽。新花早葉愁炎熾。輸與濃陰作歲華。
看春口號

東風用一力。樹樹爭天斜。誰登五雲上。看遍九州花。

照齋夫子。以文孫申甫入詞館。紀恩詩見示。敬復原韻。
深宵吉寐語匆匆。又見文孫入殿中。天監忠忱增世祿。聖知詞學是家風。一門彩筆千霄翥。累代
宮花壓帽紅。說士肉甘真食報。故應萬口頌山公。
數到花瓶第六賢。自文孫公至申甫世
兄入詞館凡六賢。詩才賦口總仙仙。星辰雁向尚書接。文孫公。日月文從宰相傳。環
顧皆偉大手筆。玉玉。先生竊成同詠短。芝蘭。東山此樂超絲竹。滿目春光引鶴年。

徐廉峯仁弟詩律精密。才華華整。得唐賢三昧。頃以問詩圖相屬。因取問唐賢意。仿遺山絕句奉荅。

略舉數端。望漏正不少也。
頽波橫制補齊梁。合著黃金鑄子昂。爲問宣陽文百軸。何緣續以慶雲章。
宣城高詠開牛酒。淮頰清詩在鶴樓。爲問天才李供奉。等閒摹擬鳳皇遊。
少陵無體不雄奇。韓子精神托古時。爲問南山綠底作。可能無愧北征辭。
賦才雄氣合低頭。無本相隨逐未休。爲問坡仙與元子。漫勞辛苦誇詩囚。
儲章雅淡得天然。各體精能數百川。爲問高人誰比似。清詩句句盡堪傳。

后舟清畫工摹擬。五字章郎之賞音。爲問微鐘坐來歇。奚勞求應不弦琴。
賞花新井本傳語。內胤虞箴烟滅多。爲問司助衙子報。卻將輕語託維摩。
探源屈宋奇而歸。古錦嗚心在認慙。爲問少加名理處。幾何不讓堪維摩。
樊川俊逸飛卿。暮氣詞壇故轍登。爲問微之胡風。綠何抑孤。樊卿疑。
井泥博辨。韓碑與。疑杜疑韓不可詳。爲問潘離。得後。可容承旨復升堂。
不書姓氏識文房。少伯思清庶。可方。爲問偏師。攻得否。只堪佳句敵錢郎。
高歌金石留書。狂筆雷轟走雪車。爲問杜韓。何嘆賞。左攜白。右劉。又。
武功焉可配。若虞。絕倒張爲主。客圖。爲問黎神。胡異。餘波。卻道。四。蓮。滿。
鼎邊。喜。服。環。相。拜。灰。裏。陰。何。撥。欲。焦。爲。問。幼。文。辭。絕。妙。何。因。遍。訪。北。山。樵。
自題明星戒且圖

曠曠明星照我北堂。我母不寐。曙寒如傷。我省北堂。神饋。今母何在。索母無所。獨與。卿。鹿。明發。自。圖。
香懷夜氣。夜氣若何。夢母婆娑。

明星庚庚。我趨未火。窳窳我。昨。候。三。商。道光壬午冬。日。成。至。時。在。內。廷。值。直。未。請。假。也。君。恩。大。齊。母。拜。母。喜。曰。奔。其。餘。界。我。女
子。母。呼。女。爲。女。我。剛。而。從。卿。曰。非。宜。大。直。若。道。因。委。蛇。去。天。咫。尺。子。其。敬。哉。謂。余。不。信。明。星。體。體。
明星。焯。矣。日。載。曠。矣。母。曰。昭。昭。請。視。息。冥。凡。百。慢。心。萌。于。不。見。此。家。有。政。可。移。於。官。眉。睫。之。際。大。賢。所。難。
報。親。已。矣。報。君。還。矣。前。路。浩。浩。涉。淵。水。矣。天。下。有。道。我。賦。子。佩。與。子。借。老。

白小山尙書以狂草見餉。蓋一掌一掃也。詩以謝之。

右手持酒尊。左足躡履齒。枕榻林中月如水。不勝歪勺枕石眠。分其一股值萬錢。尙書待雪香山社。正割
駝峯。龍。鮮。德。之。休。明。致。遠。物。直。自。南。交。走。都。下。其。音。妙。麗。性。好。嗜。掌。能。拱。揖。能。提。攜。想。當。握。手。舉。肥。際。
欄。參。見。血。言。酸。慄。龍。中。惟。僕。及。酒。耳。此。語。已。感。黃。封。路。即。今。偶。見。胖。肌。跡。只。合。金。鐵。煮。銀。液。可。藥。可。藏。苟。
況。知。奚。必。女。將。廿。似。蜜。上。珍。尙。書。餽。我。勸。我。餐。我。攬。其。指。驚。相。探。囊。合。出。昌。谷。錦。椰。米。應。向。麻。姑。壇。
廚。爐。皺。眉。欲。削。雞。有。懶。其。手。熊。之。蹄。蔬。方。晏。冬。且。曠。招。朋。儕。洗。玉。盞。乳。蒸。酥。裏。遞。此。味。一。樹。春。風。敵。三。莖。
更。縛。珍。毛。配。斑。管。送。與。尙。書。青。古。閒。

青鏡有味。尙爲曹太傅師作。

寫此青鏡味。時當攝慕。天子丁巳年。尙書親講授。晨便屢回旋。凝鏡五千卷。飛騰三十年。秋堂風露好。紗
繞短檠邊。
赤子心常在。山來面目真。佛光初祖地。相業讀詩人。炳燭沈麟士。通經井大春。樽醴良有味。昔謂口粉輪。
幾年。味。欲。減。欲。苦。遺。忘。公。有。記。珠。在。皎。如。初。日。光。公。八。旬。強。時。如。少。壯。時。九天。紫。火。碧。五。夜。菜。根。香。清。黃。原。裏。
依然。舊。講。堂。
高文才八斗。巧對。雙。雙。聯。焯。燻。懷。三五。傳。鐘。偏。大千。公。門。下。十。詩。許。真。可。恃。虹。月。至。今。懸。何。以。答。明。主。每

朝辭百篇

遊寶藏寺清涼院

兩峯忽破處。一樹明以微。虛無盡齊一。萬緣與天遊。高樓出頭角。圓水盪盆盂。塔影墮煙細。城曲對雲上。九重連萬井。五色日晃麗。聖龍虎氣人。定自來往。天苑幾處羅。瓊樹夾金房。靈山背至。盛夏翠森爽。雲泉與月夕。清境勞夢想。誰將千里目。舒卷一指掌。澗豈不快。望遠失之悅。見牛不見鹿。離朱同象罔。三款返幽寂。鱗魚正交響。

三月廿二日奉命詣明園龍神廟謝雨敬紀八韻

聖主祈甘雨。川祇護醴泉。慈雲隨念至。靈液應時宜。麥翠三農慶。花紅萬井妍。趨公搖佩急。銜命獻香虔。廟貌山腰迴。牆陰水脈圓。周迴鳴鶴觀。清切濯龍淵。樹色深春後。煙光半霧前。歸鞍尤愜賞。活活滿新田。

送韓珠船侍御歸觀

博羅韓侯冰玉姿。工詩善繪能文詞。炯如秋華立太華。骨瘦氣俊神嶷嶷。白馬上章動帝咨。神羊識字逢清時。會看金紫拾芥得。卻道歸夢連環持。自別庭闈廿數載。大母舍貽二親待。從來愛日珍如璧。惜寸惜分金。不買上公華。衰水蒼現不及兒。嬰伯俞宋。延齡益算何物奇。遊子歸來壽人懼。春風料埋書畫舟。萬花紅到天南頭。望雲一日近一日。餞酒三醞還三酬。旗常鐘鼎君自有。存經一通常在手。句世閒豈少絕。裾人蓬著何善便。搔首。

憶春

細說金鞍就五都。衣香髮影仿三吳。海棠庭院春如繡。燕子年光雨似酥。衰裏遊絲難捉搦。夢中佳句半模糊。誰憐曠易扁屏客。看取無情舊綺鋪。

丙申三月下泮遊陳雪齋先生館理初黃香城溫雲心孫柳君諸君集眾花寺看牡丹分韻得寺字

袍單其履洛鄴粹。江關百變尤殊異。瑞來一抹媚娥而。偶見海棠紅照地。海東紅牡丹也寺中皆粉紅惟有瑞來一點七寶不欄獨不輟風焦日剝粉題殊可憐文齋齋其花亦包羞不能媚金車塵埃瓦鼓隔息嬌無言玉奴睡。不有夢中傳彩筆。誰喚花魂拭花淚。雅材博學抗希古。麗句清辭各名世。其才才淵淵浩浩香難測。相對渾如不識字。偶然談劇露鱗爪。一映吹來萬夫避。將何肉惱法喜。卻伊蒲瀾香積。有芳姿待正封味。無酒不令陶公醉。遂哉貞觀遠今日。幾飾丹雘燦傾墜。何況花光草露跡。一利羅頃琉璃器。試看諸老牛腰卷。更說傳人親手植。其香香松香。南能文字果持久。東海揚塵非所議。詞源心印刷五客。走亦龍東。下關綠陰啼鳥日。轉午紅香紫蝶春。已季。祇愁孟吏起頻來。復盼春龍滄芳意。其時正緒風且訪芍藥。後約斯烹善筍。歡豐臺。樂俱在。遠有與仍尋。瓊花寺。

題鎮北主政秋館課讀圖

關刀聲急響。窗外秋聲又風雨。兒飢母倦不肯休。心念哀哀九原父。母經通貫傳與兒。兒經背誦傾流泉。一鏡如豆眼如月。老屋荒江年復年。懿哉吾叔果英發。敏捷文章資金闕。春風一騎報鄉里。堂上太

君未華髮

君未華髮。鄰翁語話昔初。不負折髮親課書。丫丫雙角母喜否。今已為郎為大夫。母言科目兒固有。願得高名挂星斗。也曾口授范滂傳。亦頗心希仲鄧母。即今官暇萬卷開。千辟萬灌成奇才。問能起居問經義。潞河水滿安。雖來。時太夫人將。飲美入部。

穀雨後四日奉養芝齡少宰

仙槎大空。銜夫少馬。苦開葢長。小集園花堂。賞海棠。少宰以佳句見貽。次韻。

草具羅三白。林妝合五家。掃除青豆。枕藉赤城霞。小醜金尊。高談玉巖斜。好憑天上管。來染夜深花。春色遠如許。難禁蜂蝶狂。禪關扇采伴。芳園拜詩王。前輩餘壇站。清時有豆。長吾村畔路。還為落花忙。

縫仔玉印詩

裁肪方寸朕。可饜糞。為頭紛屈盤。日華。曉。暮。愁。熅。熅。點。朱。入。肉。紅。而。殷。繞。仔。妾。趙。文。四。言。纏。衣。為。縫。稱。去。婦。官。亦。云。健。飲。舒。舒。安。大。當。以。下。推。崇。班。班。武。會。制。中。宮。以。天。水。一。姓。三。其。疊。趙。夫。人。一。立。主。一。合。錦。鈞。弋。高。居。堯。母。門。雙。燕。飛。啄。食。瑣。根。若。云。攀。握。玉。鉤。關。得。無。織。指。親。控。擗。金。澁。欲。底。月。始。圓。得。無。繁。此。掌。中。看。光。珠。照。廣。體。寒。得。無。佩。此。來。珊。珊。可。憐。姊。妹。承。恩。歡。父。術。萬。金。非。趙。豈。何。如。望。氣。求。河。閒。奇。女。子。有。黃。雲。漫。時。無。昭。儀。位。尤。尊。金。章。紫。綬。同。賜。頒。錦。衣。時。使。任。最。尊。至。元。帝。此。紐。文。采。鸞。鸞。嚙。鴛。無。語。深。可。歎。見。人。小。影。尋。其。流。傳。自。冰。山。黃。李。竹。樓。此。印。在。在。在。在。上。亦。弄。墨。林。紫。桃。軒。墨。林。所。賦。比。來。歸。雙。復。歸。潘。潘。與。日。干。控。擊。百。循。環。蝦。蝦。舞。舞。秋。霄。于。想。當。印。信。初。封。完。輝。烟。視。花。破。顏。無。論。錦。帶。誰。聯。刃。總。貯。金。屋。珠。奩。端。三。千。年。來。數。梁。園。見。印。此。尤。芬。逸。夸。季。關。願。將。紫。泥。印。千。緡。監。呼。官。民。留。人。哀。

顧南雅畫梅為何子貞題

篆籀為花。艸隸枝能。將八法。變。恢。奇。林。通。老。去。圖。佳。婦。摩。詰。生。前。定。畫。師。大有精神向晴昊。可無題詠映當時。參橫月落寥寥夜。消得何郎絕妙詩。

丙申七月七日攜酒食就友石同年宅奉邀吳荷屋徐星伯兩前輩溫雲心同年各攜書畫會看荷屋有詩因答其意

七月七日宜曝書。東鄰竿。曳。貂。禮。輪。西鄰。遂。筵。長。庶。廚。標。絳。碧。鸞。錦。搏。蒲。蘇。經。家有。狡。獪。珠。盤。珍。闕。之。溫。與。徐。長。髯。秀。目。延。陵。吳。似。米。不。願。倪。不。送。藏。弄。精。膽。東。南。無。亦。攜。櫻。玉。籤。珊。瑚。兔。中。徐。公。今。漢。儀。手。繪。漁。澤。見。命。爐。火。伯。前。畫。經。漸。逝。袖。易。如。本。稱。宋。初。學。本。局。易。飛。卿。開。雅。清。而。體。欲。觀。北。苑。當。從。吾。年。歲。有。北。苑。門。看。之。蘇。侯。一。一。自。卷。舒。每。發。高。論。先。大。呼。雙。別。佳。尤。宜。談。論。九。經。三。史。誰。則。儲。家。以。致。失。顯。有。唐。宋。元。來。子。子。畫。訣。喜。見。龍。蛇。畫。畫。靜。對。煙。雲。鋪。或。徵。古。制。墨。與。風。知。人。論。世。訂。史。經。晴。虹。出。筵。光。照。盧。與。誠。鋒。敵。兩。都。評。畫。讀。畫。畫。畫。俗。夫。昔。有。龍。古。歐。陽。蘇。致。其。政。事。皆。偉。如。何。曾。越。越。越。越。下。駒。指。魚。反。兩。叫。鳥。虛。左。提。安。陵。右。開。閭。引。之。雅。筵。輒。嘯。嘯。易。若。守。此。千。金。空。以。較。博。奕。猶。賢。乎。我。珍。敝。帶。懷。斌。球。徒。以。耳。鑒。知。其。真。秋。光。似。水。雲。似。練。銀。河。倒。浸。新。蟾。蜍。滿。堂。欣。然。酌。市。沽。臥。遊。何。處。非。五。湖。穿。針。樓。下。走。白

州賦祀菊五十人侍腰銀綉功名百歲亦草草英靈萬古高巍巍俱言水仙合鹿菊爭向戒祖求傳友我詩險拙備劉輝公其晒我杜德機四賢詩成左右揮梅花笠影春風韓

陪儀徵相國游萬柳堂四首

風少水逾闊寺孤雲自行甘菜五畝宅梵樂六時聲壇坫名猶震園樹勢未平萬人齊種柳省識好風情補柳綠生波大夫子補柳花樓鳥亦歌星朝鶴舊雨詞意夕詠新荷人常宿此安用樓臺起依然風月多碧紗籠字處卅載未措磨

草橋休誤指柳徑履成圖公履此又有煙水傾東野風神瀟北湖公家塾望崇文潞國學貨漢經儒弗春從長者視半日話拈花春園與吳荷屋偶借郁厨饌兼分佛鼎茶水香留墨瀟瀟遊地僻入煙家再訪蘆中客還應憶子華

點綴霞標入畫家青騰楓逕一停車卻將夢裏邱遲錦喚作天南荀岳砂李文翰墨淵源自一家晴虹飛繞載書車歸袂只有鬱林石分脫都無玉象砂李文倪黃一角付煙家我亦追隨內相車淺綠峯頭歸夢遠玉池溫水養丹砂黃山有確砂峯下有確砂泉即溫池也

題吳荷屋前畫荷岳開雲圖

衡山如臥如障雲風出修野連江氣衡山上應修野五峯飛霜六月冷縱有皎日陰霾雪偶然耳往往自誇夸異聞海南仙人總三軍持旗批元排凶門桑弓失屬俱奔擊其僕鑿如招豚但將狂席莫瘡痂不與魏虎爭功去時望禮視視緊歸時凱歌雲鳥喧鳩鴉不杖杖師節乘與直到芙蓉峰巖翻鐵瓦步犀甲斗插鑽漏通天閣五更起看海潮湧九霞中擁黃金盆湘流五岳綠成帶楚山一抹青無痕翠惟開盪胸句磨崖卻少班師文年時湧荒走千邨肉其白骨歸其魂今茲勞午散羽傲獨坐大樹忘朝露岳巖鑿此一腔熱故假神柄開荒屯人爭持贈爛殘羊公亦屢拜當陽恩憶我瓣香叩華存眼前咫尺迷濛霧大星盤滴收絮裏奇冷蠟縮重裘反媿公同飲澗與沅公名遠掛扶桑殿

立夏前二日鍾夫前輩招借仙槎大空前輩偕同人集極樂寺看牡丹

漫勞撫景歎辰徂榮戟門高積慶餘見說星光明夜渚更傳茶體醜秋蕪日華學士非無賦城且司空別有甚自古人貨偏異用試看黃紉馬相如

每從方輓源方中便覺流光水揉同捫籥談天焉不學捧腹益信竟何功維維等用憐余拙竿瑟兼羅漢子工峰息東風過宜曲宮花先撥一枝紅

槎河山莊詩為劉燕亭太守作用朱文正韻

九仙山容九仙骨篤誠人物皆堅芳下有蓮宇樹奇古上眺瀉若煙冥茫文正讀書比文溫城秋不使三徑荒文清繼起相兩世掛讀燕許包韋匡江湖魏關天一方謝墩付與烏衣郎人多屋少笑語聞闔閭書難

題石少詩畫為吳荷屋中丞

大兼牛羊何人政政謝名航甘棠五畝留馨香山莊為方一屋幾比百孫院累世遂疑三公祥仙莊水石築元白妙筆烟景超倪黃披圖疊見瑞室頌並海先問麻姑桑西蒙里門鄭公鄉清芬舊德胡可忘居官

蘭切記先友存其肩構追黃裳

三月初九日晴風而雨土天漸黃赤且晦昏後忽小雨亥刻大雨次日卯刻乃休是日吉亥聖主行藉田禮喜而有作

曠曠未收風捲沙關窗無燭飛黑花須臾樹響砌紋溼如喝忽飲甘露汁堂虛幕冷度三更此時無聲勝有聲風力漸增榴溜動九衢車馬斷塵埃傳呼清淨法忽來綠雲鏡影觀耕臺暨尊旁布樂歌起風聲雨聲殊未已洪廣弗御天顏歡班三畢從天目觀黃金白壁買不得雨自九重念中出音官候律說協風況乃三白連春冬農官情職笑拊缶自今以始歲其酉

佛以香為國香緣即佛緣燕商三徑雨龍掌百花泉古閣餘焦土明進士新居儼列仙好春謀一醉曾為海棠願

玉淵潭茗話

東雉西勾路和風送翠華偶聆光政聲來飲趙州茶象笏勞參證瓶齋只啣嗟園中無限樹先放倚雲花

玉淵潭上水萬壑綺羅風風懸柳陰底山眠花霧中談高魚夢覺坐久鳥言窮太息王飛伯文章為底雄

題吳荷屋先生藩園

龍嶺猶提半段槍毅然雄略靖都梁故國武昌公已五年平聞天語六月培風到海濱芳草綠添新墨沼公前在閩州好花紅徧舊甘棠堂獎父老喃喃話博得遊兩鬢霜

沉湘使節際艱難左擁文書右據鞍十萬鴻警朝索哺三千瓠種夜探丸論功漫送鷹鷂志報國先求抵席安退食從容待治本一編官禮炳如丹通古今禮

憶昔初傾大雅材蕙馨仁氣拂雲來隨公種綠誇誇助我葉經影相蓋推測深微風削柳商量出處月衡歪誰知一紀重談議玉隆金題取次開

居近門幽儼陸沈茶瓜鑽火度宵傑偶因培壁成三絕備用封侯抵萬金此去再花旌節樹及時還講荔支吟春風帶雨東行急無限人開望歲心

解環固不易理絲良獨難矧乃環九規重以絲萬端心手俱茫然挑釐起長歎抽刀斷其絲引椎碎其環烟烟天際昨豈在牛背間

題賜馬圖

侍帝左右帝所親必有良馬如正人馬知人意惟所命一步一趨無不敬龍媒假億天開來曾游閭閻觀

題石少詩畫為吳荷屋中丞

題石少詩畫為吳荷屋中丞

題石少詩畫為吳荷屋中丞

題石少詩畫為吳荷屋中丞

題石少詩畫為吳荷屋中丞

玉臺再拜撫摩不敢驚。踏月追風倍珍惜。河開禮樂東平賢。朝回覓句龍吟鞭。道逢監牧王毛仲。猶說馳
雲城西貢。騎中口齒圖所難。並圖賜出真榮觀。何當駢驥鳴。馮下三世好。偕同好馬。

湘林侍郎以劉文清手跡見示。一七佛偶。一手札。一會榜貢士名及文評。各繫以詩詠歎之。

淨飯生牟尼。是為第一祖。如何金色伽。厥位次第五。意者大善生。乃與勝觀伍。聲若師子吼。口作梵唄語。
如何說偈時。乃成五七古。得無大迦葉。潤色金剛杵。洞門一童子。性契宗乘普。似六朝人書。姿態何媚嫵。
遠紹裴公美。飯依說淨土。石七佛偶。

二王揚其波。蘇黃溢其淵。匪為香香拖。吐屬亦可觀。公腕右軍鬼。公筆元瑜竿。千載懷袖中。字字青琅玕。
右手

花飛放榜天。官燭搖移初。闕名忽拆名。一笑淡墨背。論若重論文。昆命得意珠。朱衣旁點頭。品評殊不諛。
試官老歐梅。進士今韓蘇。古楮追鍾王。竊恐歐梅無。臂寫千佛經。智慧隨如如。右貢士名及文評。

花筓

截竹貯雲霞。如瓶累累加。鳳皇十二管。旌節百層花。旌節花是五尺層層有花綽約移春便。蒼騰拂帽斜。洛如文字樹。
比擬最清華。如花形似竹。自有文士即生。

殺青防迸裂。集賢鮮新金。帶圍君子。郭筓醉玉人。芳根深附托。大節本輪囷。一顧盈門爛。風前倍有神。

題徐訪巖同年瀘江送別圖即送之官皖水

出守甫六載。拜恩已三擢。天日照麾戶。臣節易昭呼。徐子路南傑。內豎外抱璞。瓊郎治劇郡。到處頌魯卓。
全活千萬人。適會閩災剝。閩人方載鏡。瀘江候鼓楫。望驩戲桂海。飛旆指瀟嶽。九叩謁前席。溫語聽數數。
君房善應對。德滿情益怒。還我待漏院。未語臂先從。君謂我皖士。定知皖純駁。我久別鄉里。風聽殊不確。
昔者邱公能。不受吏符符。偶施詳驛手。一怒痛呼琴。今聞周侯猛。巨怒挫牙角。清領半焚蕪。妖霧做蒙濁。
新安好山水。棚戶恣采斲。木伐山則童。石墮水乃竭。竄盜大藏垢。伍伯不敢撲。歲康尤可畏。山賊弄刀矟。
剔攘如何先。想見智珠握。憶我訂交始。丞相敵經輓。老鳳正軒昂。迎陵尙離。秋鏡諒風雨。一友忽剝啄。
邇來甘餘載。人事等夢覺。其聚若萍梗。其散若風殼。君從江鄉來。圖繪出新觀。詩筓舊雨贈。千珠貫百珞。
聊且避暑雨。聊且飲河朔。賦促襟未暢。別速感愈速。上將酬知厚。下不負所學。諸生選何武。試聽中和樂。

豐樂溪園為吳雲森明經作

竹樹園書共一村。樵夫談道女能文。最憐日午東風醉。十里溪花染白雲。春來桃

軒冕高華德業尊。幾多名輩托衡門。催租舊券澄心紙。半是容益屋漏痕。花屋漏痕

一雙牙管餘清在。十二珠璣舊跡蘇。曾記豐溪談講事。萬梅花裏翠天都。

老樹周遭曲沼明。疏花細竹遠離生。分明一覺江鄉夢。只少泉源徹底清。

黃鸞青太守。自潮州寓書來。並寄二律。次韻答之。

君宦東南天地開。我行病渴困江關。每當藥鼎煎熬夜。輒憶詞壇突兀班。賢守神明知肉袒。長官清潔感
珠還。如何忍厲投符志。急為蘊離返故山。

聞君曾球馮亭灰。陰德如斯合再來。寄遠勞勞頻付雁。登高草草一銜盃。魚龍影裏知交散。鸞鴨聲中將
帥回。快讀摩園好詩句。滿腔愁思豁然開。

題周梅圭前輩金梁夢月詞

綠酒初嘗元獻醉。月華如練范公吟。由來將相兼才調。不是吳兒木石心。
高才迺已遺端已。小令中唐從晚唐。更用驕心為樂府。漫天哀監李重光。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六

豐樂溪園為吳雲森明經作

竹樹園書共一村。樵夫談道女能文。最憐日午東風醉。十里溪花染白雲。春來桃

軒冕高華德業尊。幾多名輩托衡門。催租舊券澄心紙。半是容益屋漏痕。花屋漏痕

一雙牙管餘清在。十二珠璣舊跡蘇。曾記豐溪談講事。萬梅花裏翠天都。

老樹周遭曲沼明。疏花細竹遠離生。分明一覺江鄉夢。只少泉源徹底清。

黃鸞青太守。自潮州寓書來。並寄二律。次韻答之。

君宦東南天地開。我行病渴困江關。每當藥鼎煎熬夜。輒憶詞壇突兀班。賢守神明知肉袒。長官清潔感
珠還。如何忍厲投符志。急為蘊離返故山。

聞君曾球馮亭灰。陰德如斯合再來。寄遠勞勞頻付雁。登高草草一銜盃。魚龍影裏知交散。鸞鴨聲中將
帥回。快讀摩園好詩句。滿腔愁思豁然開。

題周梅圭前輩金梁夢月詞

綠酒初嘗元獻醉。月華如練范公吟。由來將相兼才調。不是吳兒木石心。
高才迺已遺端已。小令中唐從晚唐。更用驕心為樂府。漫天哀監李重光。

娟更按殘葉嗅芳澤。花亦笑人情太賤。桃花嘆息憶花態。欲待來歲開瓊筵。何如才士與時捷。開關求者
懷其緣。荒江老屋儘一過。先約梅花輸聘錢。

泮水道中

密筱依村曲。修梁逐水回。日斜高柳得。天闊遠山來。民瘼同耕袋。雞豚滿乳胎。胸中有巴蜀。圖畫若爲開。
本郡地割入魯。曾到蜀故云。

康蘭泉中承行年圖二十四首

鯉庭學禮

公十一齡卽學禮。入鄭孔室見根柢。口講手畫堂上喜。萬卷皆隨古淹中。公讀書法。以一經貫羣書。修國治身何隆隆。
年垂耳順未釋耜。

風雪歸帆

孝子之淚溢江水。江流嗚咽二千里。天亦助哀風雪起。何堪丹旆犯怒濤。恐驚盛爽不敢眺。橋烏凍墮偏
嗷嗷。

山陽僑寓

廉吏之子成數奇。歲暮義醫將何之。丹沁阻我交流漸。卜居難得近盤谷。卜窆難得鄰王屋。人極艱處天
所屬。

彭門負笈

司徒早識彭祖奇。以黃叔度爲之師。學有經術通知時。此後粵東說勳政。一賢大府一大令。識力皆自講
堂定。

金陵求友

姚比部文宗震川公。以雅管新其傳。輝映儕輩麟焉。名流自昔重求友。集思廣益成巨手。難得北海不
空酒。用茂園先生。

塞驢赴試

經義詞賦俱第一。誰家年少五色筆。走詢知乃弟若姪。父老爭逐謝客歸。可憐公子大布衣。鞭絲得得來
尋詩。

春雨課耕

秦渠所漸畝一鋪。先生自署識字農。既耕且養娛春風。安能獨先天下樂。蒼生日望深源作。太行之雲出
幽壑。

圻園射獵

環河帶沁圻園獵。騎出林刀架飛。公連火器如發機。區區嬰助奚足掉。聊復鍊此英雄骨。射虎時成醉
明月。

程侍郎遺集 卷六

禁垣同直

築松風骨宜星晷。況得季英杵臼交。謂與見宮花紅對錦囊集。平生契友數張劬。鼓柁湘江又同調。當年
太傅知二妙。

夜燭治書

不喜獄獄必能識。心平不欲才力顯。事平不受毀譽轉。十年五夜燈燭紅。民命一錢懸當窗。至今海內稱
何公。用何此

蕭寺聽琴

夕郎荷蓑給事歸。往往酌筵歌園。先生舉袂一笑處。獨尋關若坐清畫。要聽朱絃出深透。宦況蕭寥比
雲瘦。

遼陽扈從

輿登南京天所臨。東出山海遙且深。聖日蔽止上帝歆。締造艱難神武廓。侍臣擬和瓜縣作。更擬點竄極
與酌。

木蘭隨園

聖人臂弓入三驅。矢連六熊雙於菟。裘長捧瀆駭且趨。近臣四履木蘭蹕。會策駿馬逐禽逸。歸來獻賦說
揜車。

榆關持節

前席奏對動聖聰。以案獄課厥功。平反遂至榆關東。河可塞兮冤可洗。兩度乘節天顏喜。方叔召虎其
選矣。

薇垣仰屋

皖民嗷嗷待公哺。公似公渴以身赴。士歡而輸民則歸。謹其箝籥不取餘。三載封楮連屋隅。天下方伯宜
師諸。公隆統三年。檄繼至七百餘萬。以不取平餘。僅其出納之故也。

皖江潤養

帝知公孝問公母。謀及迎養帝寵厚。自潞達皖一帆走。人生何者爲親榮。能致帝問榮莫京。是子非是母
不生。

御園待漏

灑院并作中和樂。聲聞於天公錫爵。介圭入覲趨五柞。頗牧十年居禁中。別來苑柳何蒙茸。日高天語何
眷容。

瞻園懷舊

公知貢舉駐白門。賓主曲盡喧騰園。昔聽鹿鳴曾隔垣。公讀書時。瞻園曾見與書翁老樹遽如昨。師友蒼茫
那復聚。昔日茂才今大府。

程侍郎遺集 卷六

公通船閣工擊刺。慨然謀國修武備。日將山河子弟試。此意得之古范韓。況當江淮屏蔽開。至今走卒多陳安。故知知之。

桐陰課讀

家法讀詩聲。較菜日陳經史北面拜。覽舉養炬殊可愛。綠陰如水翔鷓鴣。磨祖之視瞻。父書。瞻園佳話其繼乎。

錦帳春

詩梅刪竹疏。流泉一屋花氣蓬蓬然。太夫人坐東風前。象簡導與子孫遊。慈顏一笑存。鶴寫明日。晴鳥滿鈴下。

庚嶺補梅

大阮栽花小阮補。月明鋤破玻璃土。春滿嶺南連北戶。公以威重鎮海疆。都道廣平鐵石腸。豈知賦筆溫膠香。

自營生瑛

漢逸人趙作迷者。唐司空圖慕其雅。惟公別具深意也。公以湛然知止心。香戀二親求諸陰。料同穿城文貞忱。

焦山度歲

先生風義古所無。奉遺命立外家孤。綠自河內東趨吳。擘曉殘歲風雪作。避俗乃臥松琴閣。揚州那識橫江鶴。

題吳蘭雪廬山紀遊詩後

瀑乃有源水。必觀水所都。山頂藏天瓢。傾倒出天壺。初如玉龍翻。曲折無所趨。擲地脫鱗甲。化作千琲珠。又如天女衣。出曝當晴暉。素練皎無紋。白雲飛上機。忽為日氣侵。文采雙虹霓。盡妃嬪之笑。天風生石竅。誰將金錯刀。迸裂琉璃翠。須臾補無跡。倍覺天手妙。依倚玉龍翻。鼓怒爭叫嘯。依倚天女衣。徊翔添綽約。石亦何齒齒。樹亦何蒼蒼。窅窅一綫微。布萬千丈強。高者飛作雲。下者瀟瀟為水雲。飛總還山。水深那見底。一峯通一峯。峯峯見首尾。首尾誰能尋。須上最高岑。公乃振金策。重見太上心。卻笑李謫仙。低頭下界吟。峯峯可觀瀑。黃巖乃為勝。其源滿深。其流浩浩。出險瀾。平積弱乃生勁。排空勢轉雄。受采體還淨。譬若韓杜詩。橫逸任所為。萬容作源流。頓挫成連瀉。兼有衆派長。酌以無當尼。我公今詩仙。復得山水助。示我觀瀑詩。玉竹當秋露。吸取韓杜神。出以華妙句。我昔到匡廬。苦未躋其顛。灑落冰雪容。僅探馬尾泉。今肯仰天字。喜見銀河懸。夢不到蠡湖。亦到銀河邊。

蒙花調寄海沙

程侍郎遺集 卷六

一種一秋。秋岸側。雁根。水天多少夕陽。併入歸枝風葉裏。紅似黃昏。雙宿更鳴。屯。簇簇紛紛。落帆沽酒對斜門。正是晚。霞魚尾赤。圖畫江村。

酬潘公子集齋調寄眼兒嬌

萬花深處五雲多。新雨昨如何。黃鸝三請。手標公子。且駐鳴珂。瓊玕碧。真留清響。知是風來過。七年夢筆。吾處可。愛人。影風荷。

胡蘆調寄沁園春

嗟爾胡蘆。蔓。縛絲。當門。獨懸。似歌來。張奇。內。租外。潤。鑽。將。屈。設。口。實。肌。空。盛。火。斯。焚。安。發。失。響。那。有。肯。田。蜜。汁。鮮。知。何。用。只。蟹。天。覆。大。配。箇。燄。圓。趙。州。十。壁。東。邊。甚。并。給。雙。眸。斷。復。迷。噉。文。人。附。答。難。裁。筆。管。道。人。留。飲。久。失。醫。籍。胡。廣。藏。身。征。南。病。頸。柱。被。人。嘲。拗。且。偏。江。湖。上。看。大。樽。五。石。空。腹。枵。然。

牽牛花調寄木蘭花

柔藍一架。小摘銀河秋影下。莫是黃姑。配得匏瓜樹處無。金鈴鼓子。喚盡芳名。渾不似。輪與郎誇。世上原無織女花。

風柳調寄望海潮

何年翠風。婆娑九尾。飄然來集幽深。眠重醒遲。雨多晴少。無煙亦自沉沉。山曲水之陰。有。畫。橋。橫。路。香。翠。盈。襟。一。面。風。偏。欲。隨。驢。馬。度。遙。岑。天涯別恨。侵尋。正。當。川。憶。萬。理。棧。停。鍼。思。覺。羅。絲。小。量。驚。旋。來。事。事。難。禁。人。影。倚。樓。心。恨。秦。雲。似。棧。獨。嶺。如。鏡。露。白。霜。紅。為。誰。憐。悴。到。而。今。

潘星齋公子藤花吟館調寄全奴嬌

玉郎華屋。正東風吹送紫雲裏。人本纏綿。花本豔。醞釀一庭紅意。玉手揮毫。朝。發。照。墨。字。字。聲。聲。媚。渠。儂。口。助。綠。鸚。歌。能。能。記。最。是。小。妾。情。深。少。遊。才。治。肺。腑。真。珠。紫。細。碎。篇。章。傳。師。偏。繡。入。吳。娘。袖。底。名。士。傾。城。撻。淚。滴。粉。貴。盡。長。安。紙。虬。枝。覆。成。畫。簾。人。影。雙。倚。

題開看兒童捉柳花圖調寄蝶影

撻香捲雪。正緒風款款。簾外初起。香口。甜。聖。巧。奪。狂。追。相。逢。欄。角。花。底。縱。教。盤。把。知。何。用。實。不。嘆。營。燕。子。款。晚。來。高。下。西。東。都。入。麴。塵。春。水。獨。有。青。楊。詞。客。愛。風。景。韶。麗。嗆。望。開。倚。何。太。輕。盈。如。夢。如。雲。惱。亂。揚。州。十。里。儘。無。捉。柳。難。珍。惜。轉。忘。卻。謝。家。詩。美。忽。一。時。撲。面。粉。粉。恰。趁。睡。越。窗。散。

九月十五夜登越秀山看月次吳石華韻調寄水龍吟

些些雲縷都無。不知誰掃。秋河。際。天。容。山。色。涵。清。混。碧。煙。中。有。水。風。定。尤。明。夜。深。全。白。一。空。林。翠。想。萬。家。清。夢。鎔。成。露。氣。把。樓。閣。扶。將。起。客。是。不。眠。吳。質。聲。吟。玉。壺。三。洗。小。隨。人。閒。舉。盃。能。此。廣。寒。前。事。海。上。琴。聲。一。彈。誰。和。美。人。千。里。正。窺。簾。的。的。素。娥。單。獨。似。敲。還。睡。

圓圓小像

楚魄柔香。成。晚。爐。香。天。然。素。華。甚。蕪。師。紅。拂。相。逢。越。第。押。衙。沙。叱。奪。返。韓。家。君。父。恩。替。英。雄。節。義。付。與。傾。

程侍郎遺集 卷六

城一笑。評寸。腔裏有柔情一點。誤了生涯。三珠監若朝霞。說四面菩提。八面花想。騎虎崗上。同心並坐。虎營屏畔。六嬌爭誇。晚節超然。看人墮落。不向侯門走。卸車梅。卸曲。縱千金。購燈。尙有等。七。

題吳鴻生中翰閩重九雅集圖

兩開遠菊。算人生難值。閩秋重九。小集開筵。推茂。少。蓬。蓬。多。又。楚。楚。詩。痕。燕。山。墨。雨。圖。畫。天。開。關。范。家。研。嘖。摩。挲。夸。向。詞。友。側。想。二。陸。高。居。蒼。茫。雲。樹。滿。座。題。糕。酒。七。十。年。來。鴻。爪。雪。付。與。武。昌。官。柳。桐。葉。能。知。英。爽。再。把。采。筆。還。依。舊。西。風。落。帽。訂。交。都。在。杵。白。英。事。

題成蘭生太守西湖照影圖

唐月成銀。拓山函鏡。花柳放出。空明。對雲銷盡。一碧。遊。秋。晴。憶。自。鄒。侯。照。後。蘇。和。白。詩。影。縱。能。來。者。先。盟。國。數。舉。手。濯。吾。纓。高。名。人。競。羨。冰。盪。洗。魄。玉。繫。儲。精。任。綠。水。青。山。坐。嘯。飛。行。莫。認。淵。魚。俯。察。心。印。處。殊。定。波。平。與。歌。好。西。湖。誰。比。比。似。長。官。清。

梅縣謝寄金銀

綠。瓊。枝。小。白。絨。絨。非。雪。非。花。非。絮。金。井。玉。闌。黏。欲。隔。昨。夜。露。華。疑。兩。傳。粉。難。乾。吹。香。不。定。恐。逐。西。風。去。翻。解。宛。約。合。人。情。緒。如。許。最。是。玄。風。竹。葉。妒。羅。襖。暖。應。有。安。巢。處。裏。住。離。心。奈。若。恨。不。放。一。秋。先。度。月。熒。初。平。雲。歸。正。賦。惆。悵。吳。娘。杵。蕩。衣。夢。遠。幾。回。錯。認。庭。樹。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七

釋卦

卦者何。本類星。末類卦。故謂之卦。卦無光。傳日而為光。故日東升則西指。日西降則東指。其光有晝天者。故曰長星。其質乃五星餘氣所化。故備五色。數不過五。其行有本行。故能速能遲。其體麗月天。近人。故於人事易感召。其應以出久暫。芒長短。行遲速。驗事大小。稠深淺。大抵一月準一年。二月準二年。三月準三年。或云無百日不沒之卦。然古書史志有二百日之說也。其氣能幻。故或化雲。或化雷。其氣先附於日。輪側。故五寅日以潑水。密日。可決其現否。其相以有字。有權槍。有畫。尤。有王。蓬。架。字。體。則。間。也。氣。四。出。也。權。槍。則。借。聚。裝。符。也。畫。尤。旗。則。類。卦。而。柄。曲。也。王。蓬。架。則。散。裝。若。架。或。有。芒。或。無。芒。行。甚。速。一。夕。能。歷。數。次。舍。也。夫。星。氣。變。性。其。本。皆。在。下。而。發。現。於。上。皆。人。腐。肉。生。疽。難。其。根。柢。皆。伏。藏。腑。也。雖。占。驗。尙。應。符。其。時。或。不。符。其。地。符。其。地。或。不。符。其。時。或。俱。符。俱。不。符。然。其。為。不。詳。則。不。符。也。亦。有。不。符。則。人。力。能。損。之。或。謂。卦。在。月。天。去。恆。星。天。向。六。重。氣。豈。能。及。譬。若。秦。人。惡。越。人。向。其。方。祖。之。越。人。豈。聞。知。不。知。日。輪。天。居。中。與。上。下。俱。闕。而。衆。曜。皆。受。其。光。能。及。氣。亦。能。及。矧。卦。傳。日。為。光。則。烏。容。有。闕。哉。故。歷。徵。史。乘。誠。星。變。時。與。地。相。符。者。多。不。符。者。少。人。力。謂。之。亦。開。有。若。若。祝。由。疾。剋。殺。潰。瘍。視。醫。高。下。而。已。然。則。王。者。受。命。君。天。下。視。先。兆。側。身。修。省。禁。事。銷。患。於。未。發。其。權。固。在。已。哉。

瓊十有二州說

瓊。與。嶺。十。有。二。州。馬。鄭。注。及。晉。書。地。里。志。皆。以。為。在。禹。功。後。漢。書。地。里。志。皆。以。為。在。禹。功。前。之。說。是。也。禹。貢。云。九。川。滌。源。九。澤。既。阨。泉。陶。謨。云。于。決。九。川。距。四。海。滌。泅。距。川。蓋。禹。功。告。成。之。後。其。利。可。百。世。豈。甫。疏。鑿。即。又。有。滌。通。之。役。耶。漢。書。地。里。志。云。瓊。置。洪。水。嶺。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帝。王。世。紀。云。瓊。置。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其。言。甚。斷。足。正。馬。鄭。之。誤。蓋。舜。居。攝。巡。狩。時。水。土。未。盡。平。正。禹。致。力。之。際。故。曰。滌。川。功。成。後。乃。分。九。州。山。川。澤。數。皆。以。九。算。勅。為。成。書。以。告。後。世。直。至。受。虞。禪。後。未。之。改。也。或。引。鄭。注。始。也。為。難。則。應。之。曰。十。二。州。肇。于。堯。不。肇。于。舜。且。大。傳。豈。作。兆。堯。鄭。彼。注。云。兆。域。也。為。營。城。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蓋。巡。狩。必。祭。山。川。兆。星。封。山。皆。祭。義。不。作。始。解。則。十。二。州。仍。堯。之。舊。益。非。舜。所。分。可。知。也。十。二。州。之。名。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揚。曰。荆。曰。豫。曰。梁。曰。雍。曰。營。曰。并。曰。幽。馬。季。長。曰。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置。幽。州。分。齊。為。營。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置。幽。州。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馬。鄭。之。說。蓋。取。周。禮。兩。雅。成。之。幽。州。有。營。無。閭。并。州。有。板。山。營。州。上。應。營。室。皆。可。據。故。舉。十。二。州。之。名。當。從。馬。鄭。以。十。二。州。在。禹。功。後。當。舍。馬。鄭。別。求。三。山。以。足。五。嶽。四。鎮。成。十。二。山。以。配。十。二。州。則。書。缺。有。閒。馬。鄭。所。不。能。也。

論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答郭淳甫

承。下。開。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經。與。律。俱。無。明。文。並。引。顧。亭。林。方。望。溪。之。說。判。其。同。異。具。見。閣。下。讀。書。心。網。古。人。所。略。者。澤。何。能。知。姑。即。所。見。及。者。奉。答。案。承。重。孫。婦。服。當。從。夫。並。不。計。姑。在。與。否。也。唐。律。云。婦。為。舅。斬。衰。三。年。其。夫。為。祖。後。妻。亦。從。服。婦。為。姑。齊。衰。三。年。其。夫。為。祖。後。妻。亦。從。服。祖。姑。政。和。禮。書。儀。家。禮。皆。遵。之。至。明。會。典。改。婦。服。姑。同。於。舅。今。通。禮。道。之。是。承。重。孫。婦。服。當。從。夫。著。於。律。已。久。況。承。重。者。荷。得。士。之。重。父。物。固。承。父。未。物。而。廢。疾。亦。承。其。婦。從。夫。而。服。與。姑。同。亦。何。嫌。哉。且。姑。自。服。其。應。服。之。服。耳。婦。自。服。其。從。夫。之。服。耳。彼。承。重。不。嫌。於。父。豈。同。服。遂。嫌。於。姑。哉。夫。承。重。者。承。得。士。之。重。非。無。形。之。物。也。周。制。封。建。曰。親。親。曰。尊。尊。故。承。得。士。者。雖。諸。父。不。敢。先。之。而。其。物。也。其。父。為。報。服。斬。衰。三。年。若。施。之。後。世。則。駭。矣。今。封。建。廢。已。久。惟。世。襲。者。尙。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長。子。不。幸。死。輒。引。長。孫。加。於。諸。父。之。上。曰。吾。行。古。禮。此。宋。以。後。拘。儒。不。達。世。變。之。所。為。也。若。唐。以。前。尙。有。解。此。者。故。台。侍。中。庚。純。云。今。五。侯。有。得。士。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內。則。統。喪。考。之。情。理。俱。有。違。然。則。律。文。何。以。著。承。重。之。服。豈。封。建。廢。承。得。士。者。則。代。代。有。之。律。文。豈。為。承。得。士。者。發。也。然。則。士。庶。家。何。以。行。之。曰。此。由。墨。守。家。禮。而。致。誤。也。且。承。重。者。承。得。士。者。則。代。代。有。之。律。文。豈。為。承。得。士。服。當。在。不。議。不。論。之。例。豈。若。宛。轉。從。俗。則。唐。律。以。下。所。著。甚。明。可。覆。案。也。管。蠡。之。見。輕。議。禮。文。恐。不。足。備。方。開。探。擇。惶。汗。惶。汗。

狄未翁孟子編年序

其孟子者有五誤趙岐孟子題辭都本春秋都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都非魯也今都縣是也又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子孫微分適他國是孟子本魯人而實居都不可謂都即魯也乃謂其數編年略以爲都即孔子國邑誤一司馬貞案隱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王四年己酉乃索隱謂在定王三十一年聽雨紀談作三十七年闕里志又作安王十七年誤二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即孟子所云齊人將築薛也是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薛經有明據乃金履祥通鑑前編季本事蹟圖謂孟子遊滕在赧王元年去齊之後誤三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年又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已五十餘故稱王曰王而王亦稱孟子曰叟各從其實也乃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即至梁通鑑綱目從之又參用竹書謂襄王元年始去梁凡在梁十八年誤四國策齊宣王命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報王元年事也取燕燕拔孟子之去宣王之薨並在是年大事記朱子綱目明白可據乃黃氏日鈔謂伐燕有二前伐燕在宣王後伐燕在閔王孟子集註又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說者因據以爲孟子後事閔王之證誤五有此五誤而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不可究詰矣漢陽狄求穎先生起而正之謂諸謬說歸之一是而後亞聖之生平如燭照數計於戲可謂有功於聖賢之門矣先生所著孔子編年其精核博遠勝胡元任有識者能辨之然爲孔子編年尙易爲孟子編年即淹雅如閔百詩亦謝不敏甚矣書缺有間令人嘆生千百世後之難爲學也先生著有四書補闕行即授梓合之兩書其有功於聖賢之門甚偉夫著述至今日幾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功於聖賢之門則不多見即謂先生爲聖賢之徒也可

癸巳類稿序

吾里學派自江戴昌之金程承之其緒蕃變率以治經爲宗都說經繁雜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凌次仲先生與師角立不倚則有吾友俞理初先生凡學無門則雜難則經學瀾漢宋天文學瀾推步占驗執一則陰隆則暖暖姊妹悅一先生之言墨守訓故甚且持古疾以病今理初先生憂之於是察兩漢門徑端其趨向於其歧則閉也復饋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偽則削也不甯惟是宋之亂漢易判魏晉之亂漢難判漣澠流合易牙能分之據古人之愚者辨黑白乃益見古說之可信矣書缺有間箋疏脫詁微之於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以爲助批練塵垢尙堪陶鑄矧其精者啓我質我不猶愈於求野乎然非先生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覽博辨差擇助論若是之廣且大歟先生著述甚富未暇寫定今春應禮閣試受知於王菽原主政主政剴刻未傳急索其著述飲金菜之盃欲以千秋身後名價俗耳目一第之榮也用心良苦聞者感歎惜乎時日稍迫僅得十之三四耳記十年前與先生等燈夜坐偶有作述援筆立就引證賅洽退而檢諸篋無一誤事誤言洵乎才學識有千萬人而無數者書將就委序於澤澤學術隨隨焉云知先生然私幸竝世見一傳人引吾里江戴之緒且未有艾也

癸巳類稿又序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俞理初所著也理初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復饋凡四五十年其善於始也人能入其妙於終也能出蓋籍城擁手縵縵不輟輻輳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載極見某度某籍某篇行語卽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繩繩千萬言某可據某可聚某不可聚某宜辭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論往事亦領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絢博而支絢斷而枝宋以後逮有明豈無博見強識則復陶車細質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徵千古之蘊辨足以息萬喙之爭當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別真偽之混然後縱橫物宰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也繩牽於注疏則隘駢離於訓故則野援證典例李甲新意皆陶鑄秦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塞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隨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醜醜歧說旁溢斯得之尤善言天象暨歷數以爲泰西法積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脈衝某時法是非區分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邇人所忽必當察察則萬一可據爲攻戰之導也至於草故之鍾名物之細聲詰之雅七緯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奧景教之歧凡諸儒橋舌方皇者稱引首首如肉貫串絲在欄則又非恆量所能測識者也加以受性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履先儒必力辨邪愧正否嫉賢必觀縷辨嗚呼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聰強審密不墮其著作未可涯此冊斷自癸巳年故曰癸巳類稿刻成索序於子讀之甚愜也爰就所覓及者誦之其諸廣遠以俟大雅

金石題詠彙編序

金石文字自歐趙著錄以後書不下百種而真其題詠爲一集則自甘君實庵始或曰詩以道性情至詠物則性情細咏物至金石則性情尤細雖不作可也解之曰詩騷之原首性情次學問詩無學問則雅頌缺騷無學問則大招廣世有俊才洒洒傾倒一時一遇鴻章鉅製則背然無所措無它學問淺則性情焉得厚況古今多三代物其文字與經表裏可補經闕樂石之最古者與金同其文字與史表裏可補史闕宋人藥訓詁談義理自謂得古人心不知義理自訓詁出訓詁外則義理亦舛又史傳年月官系之案非碑碣不能證譬若羣子姓譏祖術忽引一數百歲人在側噫然指其妄而議者紛紛退矣然則吉金樂石之有關於經史如此宜其自唐宋以來題詠不絕至我朝尤盛也況訓詁通轉幽奧詰屈融會之者恍神遊於皇古之世親見其禮樂制度則性情自莊雅貞淫正變或出於史臣曲筆賴石之單文隻詞證據確然而人與事之真偽判則性情自激昂是性情又自學問中出也顧金石題詠故在各集非藏書家好古士不能輯則實庵之功且出歐趙外矣余反復檢閱欣然序之時光十一年八月申

泰階六符後序

壬式之學失傳久矣明張仙槎得其訣於孫南峯遂傳姚少師之學所謂以支爲體以干爲用者也干能使支不能使干猶陽能使陰陰不能使陽不明道干則分毫無取論理門門之外如五地中黃經玉藻金英照心神鑿經直指析義等書俱能發道干之覆然用道干是矣未嘗專用道干用道干因而六之則

自先生始。是書也。探源於伍相。范大夫。而文之以東方大中。縱橫物。宰。九變復貫。錫析類神。至纖至悉。射覆。實丁若捕盜之用。遊魯。至其文采吐屬。蓋遠超金匱玉衡。龍首之上。下視漢唐。以來附託之書。不曾培塿矣。先生積學嗜古。無所不窺。尤好關天人之秘。此僅駢騷一毛耳。然開先生居恆長起。必焚香占一式。有求者則盡其求。乃止。若有奇驗。布在人口。澤誠先生於楚南。論古之暇。必及壬式。且言是世體例作意。時多遺未及。索讀也。今先生歸道山五年矣。嘉嗣鏡海前輩出此見示。並屬序於澤。豈不以澤千慮有一得。然澤維管公。明別傳云。術數有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山無書。是則先生占驗之神。才為之也。徒書云乎哉。道光十年。歲在庚寅。日于辛支。月將在子。加酉。古歛後學。程恩澤拜撰。

太原王氏族譜序

王氏巨族有三。曰瑯琊。曰太原。曰京兆。瑯琊太原皆出武城侯。離二子。曰威。曰元。元瑯琊祖之威。太原祖之漢魏六朝。瑯琊之望最著。於是太原之偉人巨公。往往混於瑯琊。唐一朝。王氏宰相凡十三人。瑯琊得其四。京兆得其二。而太原得其七。是太原之望於唐尤甚。榆次於古為太原郡。屬榆次之王。蓋自受氏以來。未遷徙者也。宜有譜。然世遠著錄。王氏族世居榆次。有裔長先生者。慨然曰。自吾十三世以上。吾歷歷可指數。若再上。則無聞焉。及吾身不著錄。則日月益遠。並此十三世將漸忘之。故吾作譜。斷自十三世始。吾見某族某譜。與史傳情者有矣。與碑碣情者有矣。官不辨制。地不辨沿革。開疑疑。廟以附會。是重經其祖也。吾何敢。吾嘗紀於近也。恩澤於先生之子蘭圃。大令為亞。聞先生之言如是。於是於敬宗收族之道。庶幾矣。夫太原之望本巨。其中更世遠。文獻不能徵。遂紀於近。蓋其慎也。昔老泉蘇氏作譜。僅及其高祖。且自謂益州長史味道。至其高祖二百有餘年。其開世次。皆不可紀。今先生乃能及以上十三世。不可謂不幸也。況作譜以後。其昭垂於後。蓋無窮哉。

遊香雪海記

吳郡以西之山。蜿蜒磅礴。若鼎峙而林列。惟其區實吞之而不能盡。若雜置大小石於庭。而引水灌之。其狀或出或沒。或仰或俯。或環或缺。人咸知湖之漫乎山。而不知山之發於湖也。故愈近水愈靈。秀殊異。當湖山之奧。曰香雪海。山固多梅。梅根欹於湖。而花醞釀於雲上。大江南北以梅著者。無與香雪海比。尋梅者以不得至香雪海為憾。甚則一涉其涯。而不見多梅。於是香雪海且負謗。道光十年二月。下泮。陳玉生觀察。招葉芷林方伯。汪寅禾編修。及余為香雪海遊。余謝不往。觀察詎曰。君素豪於遊。無君不樂也。奚其辭。余曰。前數日。曾一至。不見梅。登高眺之。則數十株。崩桑林間。乃詢海之農云。若梅何時可盡放。則應曰。盡放矣。然觀察強語不已。方伯亦使伴促登舟。余艱路。是夜北風號怒。雪皎皎。客皆噤聲。不成寐。昧爽。泊光福祠。起觀蓬窗隙。則曙光皎然。觀察曰。天且假人。倘花亦若是耶。遂乘符將徑抵香雪海。謂司徒廟觀四奇樹。於是昇者詳曰。欲觀梅。須至舊蒲潭及潭西。乃至舊蒲潭。蒲潭十數里。若明雲屯。積時驟降。乍升。芳馥瀰中。人如醉。酒至潭西。鐵架立。丹者碧者。縹者約者。色相絳者。如以錦綺糝虬。

龍。愈擊。援。愈。膩。媚。香。益。酷。烈。順。風。開。數。里。外。觀。察。乃。擲。揄。余。曰。若。非。香。雪。海。乎。海。固。不。可。一。地。限。也。君。曰。中。之。海。何。其。隘。吾。意。中。之。海。抑。何。寬。耶。遂。登。六。浮。閣。復。赴。蟠。嶼。山。山。斗。入。湖。湖。在。几。席。下。乃。食。於。鄧。尉。山。之。返。元。閣。登。鐘。樓。歸。途。經。潘。氏。園。入。舟。乘。夕。照。歸。稱。聲。穿。翠。綠。湖。山。光。水。態。益。明。蓋。來。時。既。無。所。見。也。是。役。也。攬。湖。上。之。山。佛。螺。帝。青。若。煙。點。著。明。鏡。上。則。蟠。嶼。最。自。萬。梅。影。中。擲。湖。光。於。掌。上。則。六。浮。閣。還。元。閣。最。花。天。然。而。勝。則。舊。蒲。潭。最。哇。現。珍。寶。各。競。殊。麗。則。潭。西。最。懸。高。下。視。使。疏。花。而。面。規。帶。則。香。雪。海。最。惜。哉。易。梅。以。乘。使。數。百。年。舊。柯。零。落。不。及。十。一。也。於。是。余。十。日。開。南。至。香。雪。海。矣。令。香。雪。海。幾。負。謗。者。子。知。香。雪。海。之。勝。而。偏。及。者。亦。予。然。非。方。伯。特。之。堅。觀。察。行。之。力。則。不。奪。於。人。官。亦。格。於。天。時。矣。遊。小。道。也。不。親。履。則。不。易。知。親。履。之。而。向。得。其。一。遺。其。十。矧。大。於。遊。者。哉。因。益。歎。余。之。憤。憤。而。服。方。伯。觀。察。之。去。人。遠。也。三。君。子。皆。有。詩。予。因。序。之。

重游北湖記

郴州北郭外有湖曰北湖。唐永貞初。韓文公由陽山貶所。量移而北。待命於柳所。船跡地也。湖蕪絕。有流涓涓出山。匯成潭。交絡其側。其窪處有舊形可規。今刺史會君。慨歎潭廢。導泉成沼。列植木草。闢堂三楹。拓堂以庭。環庭以欄。橋。令可俯瞰沼。堂祀文公。而以張員外署。李使君伯康。配焉。經始於道光六年春。日落成於冬。日。以澤嘗駐其地。屬記於澤。澤維公之待命於柳也。由貶陽山。其貶也。或以為論宮市。或以為論關中。天下根本。遭逢旱徵。徵不以急。或以為李質之潛。或以為公訪時政。有泄其語於王任。王叔文。章執道者。疑不能明也。夫小人之厄君子也。或問以所必無。或疑以所必有。或陷以有與無之間。然君子辨於是非。或不受其譏。轉相詰實。則君子之身。廢而其氣。伸小人之術。行而其惡。甚。惟其茫昧掩抑。不言其過。臨之以朝廷之怒。奔迫之命。則君子無可置喙。而小人得以顯述其罪。網周內之罪。嗚呼。術至此。亦巧矣。迨赦書既下。量移而北。猶復使公鬱鬱居此。則小人之朋未割。而其陰鷙沉毒。仍欲以茫昧掩抑相阻。使小人不即。則公之待命且無已時也。嗚呼。術至此。亦足以威君子矣。然公不云乎。凡禍福吉凶之來。不必在我。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不可也。不又云乎。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若築河隄以障屋。是則公居柳三月餘。肝衡相羊。快意於北湖之上。極又魚行酒賦詩之樂。所謂築河隄以障屋。而與騷人秋士。悲憤怨尤。激而為此樂者。固大相河漢矣。且公之始貶也。宜答李實。其待命於柳也。宜答任叔文。蓋貶以貞元十九年冬。其時李實方幸。而待命以永貞元年春。其時任叔文方幸。然則北湖者。乃羣小人舉以悅君子。而為君子樂天知命之地也。嗚呼。後之遊者。可以觀矣。會君名銓。第進士。能文章。其治柳也。有李使君之風。其濬湖建祠也。得李使君之志。不意千百年後。尚有聯韓張李之交。而令我文公傾倒者。也。若是不可以不以記。

重修有明何文簡公碑記

大清道光八年。龍集戊子。夏四月。恩澤以試士來柳。有明何文簡之裔孫名某。揖於途。以文簡所著若干種進。且曰。文簡物。有表其功。若德而裨後者。石歷久。將泐名。某等力任修。修竣。欲乞文以紀其事。恩澤惟

文簡以通儒偉才，歐歷中外，所至僑居，其功若德著於史與自著，不待觀續，然其出處也，以忠而善用忠也，以學忠故出處不私，學故識卓，識卓故見終始，明當明世宗嗣位初，議大禮者始萌芽，幸執百寮論未沸，而文簡於萬里外，抗疏首爭皇叔考稱名之非，而趙漢宜光武晉元之得禮，斥漢宜安桓靈之失禮，若有以灼見世宗必遂其私而後止者，此其識不可及，張桂與議禮意，文簡發十三難以折之，然不可奪，也不獲已，以哭爭倡，應者二百餘，而文簡厥此其忠不可及，設假帝與獻且去本生號，且考與獻矣，且加皇伯考於孝宗矣，且作世廟祀與獻矣，且躡與獻於武宗上矣，而後知文簡始議以哀安桓靈為諷者之灼見本末不爽也，而後知倡哭爭聲震殿陛之不為激也，且也張桂之爭有所為，文簡之爭無所為，無所為則以禮事君而已，引君當道而已，有所為則希榮顯排異己，不得君不已也，是則張桂之議，縱有合於人心，已失其本心，而況所議之詭於時而戾於古哉，斯時議大禮者，咸主漢議，然宋英幼撫於仁，與漢哀同，與世宗小異，張桂窺其隙，故其言易入，而世宗之始入也，即不欲暫處太子位，故承大宗之說，百喙若弗聞，若文簡之論，則以漢宜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則其識出於主漢議之上，蓋舜至孝也，未聞加號於晉，雖百張桂其何能辨，然張桂益以伸，文簡益以屈，張桂得君終以垢，文簡不得君終以潔，千載之下，莫不知文簡以忠退，而張桂以佞進也，且夫臣之於君，非休戚一體，則不能強諫，無真誠感人，則不能聚其徒數百泣而諫，當其諫也，不知有刀鋸鼎鑊也，然非真誠如文簡，則諫而退者有矣，不若是之激也，惟激愈見其忠也，愈見其以引君當道為志，而他無所冀也，惟激則愈見其識也，知張桂之熾日烈，世宗之心日渝，不棄其統與嗣，背禮遂私，不止也，吾故曰文簡之忠本於誠，誠本於學，學無所不規，而尤達於史，故言成敗得失，若指諸掌也，是故其識卓，其忠堅，若視公家事如楚越，君蹟而臣不扶者，其見唾於文簡必矣，吾慕其學，欽其忠，惜其於此，以為來者勸。

孟縣修文時開記

孟縣形勝甲河內，王屋迤其北，大河巨其南，渙水襟其東，周為盟津，晉為河陽邑，唐宋以來，皆為重鎮，河清柏崖無辟諸險要，皆基布境內，蓋受扶輿之力厚，故風氣通順，風聚散，皆靈響若蒼焉，吾友徐君勳，治斯邑有年，政平而訟清，穀種穰山委，繼以文字化其秀良者，而邑父老成稱邑之東南，向建鎖水閣，後圯於河文，遂不不振斯言也，然乎否乎，夫十室忠信，好學以成之，其舉措足以運量造化，人固不為地困也，然而有舉莫廢，實守土之責，又河漢之閒，使巍然萃然者居之，上足以奉星辰，下足以壯遠邇，瞻瞻所謂靈響若蒼者，意在斯乎，於是邑侯捐白金三百為之倡，紳士宮樞等輸白金三千，竟其功，鳩巨工，庇大材，經始於乙未之夏，斷手於丙申之夏，閱凡三層，崇五丈，祀文昌星，凡閱十五月，頓還舊觀，於是父老欣欣子弟，愉愉強強之聲，與大河聲相應，應俗且比鄰，魯竹科目之足言，而人材蒸蒸日上，亦相俾而至，理可勞也，此一役也，可以不朽事，成案記於予，予為易其名曰文簡閣，銘曰：

陶黃江先生崇祀鄉賢記

嘉慶十年閏六月某日，安化陶黃江先生卒於里，二十二年夏四月，湖南巡撫巴哈布公，學政謝君培樹，以先生祀鄉賢事，其疏題請，其年冬，奉旨俞允，道光八年夏，其哲嗣江蘇巡撫雲汀先生游寓於恩澤，屬記其事，以恩澤曾任湖南學政，知先生言行尤悉也，恩澤惟古大賢負鄉里，願望，物可祭，祀必也，秉純擊之性，抱千百人之才，其氣宏以剛，其力峻以博，於是乎氣足以舉事，力足以任事，人所不能為，不能強我為之，而必推及其至，至則威感則明，格乎天地，而幽渙乎神鬼，其生也名著，其物也道存，是故孝奉行也，先生之孝，至於親病嘗羹，感夢而親疾愈，則孝至，敬殮，人所勇也，先生之仁，至於親昏，而躬坎，則仁至，以行型於鄉，以文化於鄉，尤恐人心之不克勉，先生則曲從形家之言，以遂其欲，導其譽，費緇不置，病甚，不食疾風雨，不開卒也，形家言所因建者，建而書院亦從而華整，人心所趨，文業遂日盛，非義之至，烏能肩勞怨若是，是皆先生卓行華榮可紀者，且學人於治經史時，有所謂天文律算禮樂名物，分其一足撥擾一生，而先生囊括而并攻之，發為文若詩，又雄卓深健，楷後後生，非蓄氣之宏，且剛用力之峻，且博有不能為不能強者矣，恩澤使湖南時，凡湖南人稱篤行者，方聞者，必首先先生，言文若詩，若著述，必尊先生，先生之名，溢於其鄉，其道存，即其神無不在也，俎豆而尸祝之，誰曰不宜，古今鄉先生一行一言之修，湮沒者不少，惟磊落奇偉之士，流傳於無窮，且天必有所發焉，以顯著其才，若德，今雲汀先生治江蘇，宏績鉅畫，不可殫述，其任事也，必推及其至，則於先生之所蓄，蓋能探其源而揚其淵也，是能使先生之名，溢於一鄉，而兼達天下也，先生諱必錄字士升，號黃江，湖南安化人。

潘少白文稿序

潘與少白山人交凡四載，一日縱言至於文，因出示大著若干卷，三復讀之，窺其性情正功，力厚也，促付梓，梓成，潘欣然序之，其言曰：無範，非文也，為範以自盡，非文也，形似而多規仿，非文也，清而無包孕，非文也，夫文士之心，與天地之心相貫，其言皆人人所欲言，其言皆人人所不能言，其言皆賢哲所未盡言，然後其道尊，其藝博，是故狂文也，狷亦文也，正文也，奇亦文也，吾於少白山人信之，山人古狂者也，負兼人才學與藝，靡不通，足跡窮宇內，政事人理，物情靡不達，於是山狂返狷，遂進乎道，其為文也，探六經羣史諸子百家之奧，涵泳得義理，損益得法度，出入得鋒距，於是山奇反正，遂進乎道，夫神明於樂，雖有範亦無範，無所規仿，則可令古人似我，我包孕至厚，則澗然而清者，愈見，觀乎湖濤之清，與江湖之清，殊江湖大波起，則天地易響，其激也，魚龍百怪，隱現變幻，不可追視，而清愈昭然矣，蓋徒狷無施措才，徒奇無堅定志，人知山人之狷，而不知自狂，人知其文由正入，而不知自奇出也，使持此為用世資，其運量誰可涯，惜也，潘處獨，僅以文傳，然而道固在是，此潘促付梓之意也。

跋黃忠端楷孝經墨刻

右黃忠端楷孝經墨刻，此庶人之孝也，下增引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肯爾索綯，爾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廿五字，不知何所據，其題首云：孝經定本，似定本，即所據也，按忠端著述，有孝經集傳四卷，以集傳證之，亦無引詩廿五字，而右經一章下，注云：孝經傷本凡十八章，千七百七十三字，有豈本

月而工以藏夫求試而利祿。青衿員領事也。自把擾。遂什一者視之。弗急也。成者若是。意者人皆知重。儒不吝其賢以爲重。儒者亦從容受厥福。夫人不愛賢。則賢之數。人重儒。則儒之數。天相人。則落奇偉之儒。生人順天。則落奇偉之賢。棄使儒者徒受厥福。而不自淑其身。厲其學。則不惟。悖天。兼悖人。多士勉乎哉。異日名山。尊大儒。明廷尊大臣。所謂萃五金丹砂之氣。而英英以寶見重者。將必有其人矣。然非邦君倡於民。重儒。則倡無以應。非把擾。遂什一者。皆知棄寶而重儒。則無以若邦君之倡。蓋重儒之一念。上下相應。所關甚鉅。若廊舍寬則士舒。堂廡寬則校士者舒。去風雨之患。腫蓋之疾。猶其末焉者也。故紀其舉。舉大者。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八

河南按察使嚴公神道碑銘

公諱士鉉。字震叔。又字篤亭。江蘇丹徒人。先世太學生永中居汴。當宋靖康時。與大學陳東等。擊登聞鼓。請留李綱。不報。遂渡江。而南居京口。爲遷丹徒始祖。曾祖之錫。祖榮德。輕財好施。喜交魁儒。領注鄉里。敬之。贈中憲大夫。父璠。晉贈中憲大夫。妣華氏。曹氏。贈恭人。公爲中憲第三子。少端靜。及長。儀度修偉。性沈毅。寡言笑。喜愠不形於色。工文辭。尤留心經世之學。公叔祖元。以名進士。教於家。窮經治史。旁及星緯象數。公從遊。盡得其傳。乾隆丁酉科。公舉選拔。以知縣試用。四川攝秀山內江。題補鑿江。將赴任。以憂去。服闋。攝天全州。攝成都。兼攝金堂。題補鑿爲攝樂山。奏調華陽。以軍功擢資州。尋擢知寧遠府事。攝夔州府事。奉撥川東道。攝布政使。攝永寧道。攝按察使。擢湖南按察使。調河南按察使。未之任。以疾去。公善折獄。任華陽時。有以貸得道賊。仍充道商。負健商本不歸。健商訟之。某怙勢。亂法不爲屈。公謂定。被其職。加桎梏。蒙狴狴氣。又有以貸得副指揮。某利營叔母財。謀其與培。訟按察使。使公會鞠。檄懷利刃。欲自刺于庭。公廉知之。訊其指。無證。乃坐誣告。與宗人數百。伺公出。焚香泥首馬前。又富家某。貨一婢。忽逃去。婢家以謀殺控。公方集人證。研鞠。時按察使承。查明招佐者。陰偵伺。日一至縣庭。公疑之。廉得招佐匿婢狀。蓋招佐在富家。欲陷之。公帶幹役。出不意於二鼓後。排闥入。獲婢。即禽招佐。論如法。

程侍郎遺集 卷八



公發姦。編類如此。平反獄至多。錄其舉。舉大者。公尤知兵。乾隆六十年。湖南苗匪。亂。文襄王帥師。進剿。孫文靖再督四川。駐節秀山。時公攝夔州府事。據白帝。控界塘。奉水陸之險。又東。宿宜。昌。東北。表。鄖陽。北。指興安。南。涉施。南。古。戰。爭。地。也。公。願。修。水。陸。營。堡。誅。匪。徒。潛。伏。者。未。幾。白。蓮。教。匪。齊。王。氏。姚。之。富。張。漢。湖。單。加。輝。等。起。分。竄。荆。襄。宜。施。各。府。在。在。與。夔。州。牙。錯。公。亟。請。於。孫。文。靖。檄。權。銀。集。團。勇。積。穀。練。兵。爲。守。禦。計。選。健。卒。數。十。人。布。所。轄。六。邑。偵。覈。緝。而。大。寧。之。一。碗。泉。開。縣。之。周。家。槽。有。伏。寇。公。會。營。弁。疾。馳。掩。擊。殆。盡。是。時。川。中。教。匪。尙。未。盡。延。旋。旋。起。旋。旋。滅。文。靖。又。以。巫。山。爲。川。東。門。戶。徵。公。守。焉。巫。山。郭。俯。江。瀕。大。寧。河。距。楚。境。不。百。里。而。巴。東。之。塔。石。遠。箭。檣。拐。子。坪。皆。有。教。匪。欲。攻。巫。山。城。得。則。據。之。不。勝。則。奔。湖。北。與。大。股。賊。合。其。會。曰。侯。光。斗。李。宗。嵩。無。何。侯。之。宗。人。告。變。公。時。出。巡。陪。石。聞。之。道。親。信。入。山。偵。即。約。都。司。徐。朝。綱。議。剿。撫。時。公。度。賊。密。約。已。久。而。未。發。必。屬。從。者。衆。心。力。未。齊。也。乘。其。未。發。撫。之。則。不。煩。兵。矣。歸。都。司。都。司。審。曰。朝。綱。任。巫。山。久。與。各。寨。居。民。習。當。爲。公。往。公。握。其。手。下。拜。曰。君。信。有。膽。識。某。亦。同。往。義。不。獨。令。君。勞。也。各。帶。僮。僕。數。人。而。分。撥。兵。勇。每。五。里。置。二。人。爲。急。遞。脫。有。變。即。馳。報。巫。山。使。登。陴。守。瀕。行。探。卒。旋。曰。居。民。數。萬。戶。教。匪。三。之。一。耳。公。與。都。司。徑。入。不。三。十。里。有。冠。儒。冠。者。十。餘。人。迎。於。馬。首。詢。何。姓。皆。侯。李。也。曰。來。者。非。太。守。與。都。司。耶。曰。然。曰。是。不。可。入。中。有。教。匪。數。千。戶。將。揭。竿。奔。湖。北。矣。都。司。曰。知。之。衆。曰。既。知。之。何。不。帶。兵。而。單。騎。入。都。司。曰。吾。與。太。守。不。以。教。匪。視。吾。民。奚。兵。爲。且。爾。等。不。聞。湖。南。苗。匪。凱。旋。之。兵。十。餘。萬。圍。賊。於。巴。東。之。黃。柏。山。不。日。盡。剿。無。子。遺。乎。彼。棄。其。田。廬。墳。墓。妻。子。欲。往。助。至。即。授。首。耳。愚。甚。彼。能。悔。教。從。我。我。與。太。守。能。生。之。衆。頓。首。泣。下。曰。太。守。與。公。來。某。等。活。矣。某。等。亦。誤。入。教。者。公。於。是。拔。佩。刀。裂。袍。後。衣。一。幅。示。之。曰。所。不。許。爾。投。誠。而。食。言。者。有。如。此。衣。衆。曰。首。逆。謀。者。侯。光。斗。李。宗。嵩。耳。某。等。願。禽。以。獻。公。即。委。候。補。員。馬。鳴。鑾。吳。國。鴻。各。率。兵。勇。往。追。捕。自。與。都。司。徐。分。歷。各。教。匪。巢。穴。宛。轉。曲。盡。十。餘。日。而。備。皆。革。心。爲。良。民。尋。獲。侯。光。斗。李。宗。嵩。斬。之。公。下。令。赦。悔。教。者。於。是。數。千。戶。人。歡。聲。若。雷。嘉。慶。二。年。川。東。遂。縣。之。王。三。槐。徐。添。德。川。北。巴。州。之。羅。其。清。冉。文。偉。等。遂。起。陝。西。亦。然。三。省。連。兵。會。剿。而。賊。愈。熾。參。贊。德。榜。泰。公。駐。兵。開。縣。之。大。團。包。在。參。贊。營。總。糧。餉。乃。獻。策。曰。齊。團。練。使。之。守。招。鄉。勇。使。之。戰。參。贊。德。之。公。招。集。鄉。勇。一。月。餘。得。萬。人。選。隊。長。二。一。爲。桂。公。福。一。爲。羅。公。思。舉。今。皆。官。提。督。總。統。宜。福。公。參。贊。德。榜。泰。公。奉。旨。賞。帶。花。翎。時。賊。匪。出。沒。不。恆。德。公。屢。挫。之。因。選。勁。旅。乘。夏。漲。爲。下。峽。計。公。馳。入。夔。州。集。兵。船。三。百。艘。載。官。軍。隨。德。公。自。夔。門。下。抵。宜。昌。德。公。登。岸。將。將。隊。忽。前。鋒。偵。報。賊。匪。不。入。邵。陽。將。宜。州。出。襄。陽。以。齊。王。氏。樊。城。接。南。陽。德。公。恐。震。中。州。計。賊。匪。已。過。宜。昌。不。可。追。甚。憂。之。公。進。曰。可。仍。由。水。路。下。荆。州。因。手。令。箭。傳。呼。曰。兵。船。無。散。仍。載。大。兵。下。荆。州。舟。子。皆。變。人。成。公。傳。政。均。洵。躍。時。宜。昌。餉。糈。不。能。給。船。值。公。即。以。川。餉。給。之。剋。日。請。德。公。登。舟。德。公。喜。曰。此。行。扼。賊。不。使。過。南。陽。君。之。功。也。果。及。賊。於。荆。襄。敗。之。復。敗。賊。于。邵。陽。賊。之。公。以。軍。功。加。道。銜。隨。德。公。營。至。漢。中。府。漢。中。與。保。寧。接。公。調。川。兵。及。餉。之。保。寧。之。廣。元。而。士。匪。何。四。疊。刀。等。欲。起。應。賊。公。禽。其。首。餉。其。餘。境。內。以。安。大。府。上。其。事。以。道。員。卽。用。尋。授。川。東。道。仍。留。軍。營。嘉。慶。十。一。年。陝。西。寧。陝。新。兵。叛。川。東。毗。陝。西。省。公。赴。綏。定。綏。定。而。綏。定。新。

程侍郎遺集 卷八

兵亦翻城出欲由新寧窺巴山公即檄桂公涵迎擊盡淨時事起倉卒公籌畫凡十晝夜不寐公自乙卯兵與迄辛酉功竣凡七年在戎行運用神速知山川險峻故所策多勝算恆出諸將帥先耐辛勞尤儉約食等士卒一敵穹廡不避燥溼寒暑卒以是致頗眩疾大兵之後川北一帶州縣有未治城郭者方伯方公籍議開南江老林招商出售可得城郭資儲於常備公按行一閱月致書方伯以五不可阻之大旨謂南江山谷阻深毗陝西漢中為兩棧別支賊匪初平人宜散不宜聚聚則易因緣為盜而兩省墾荒之人不下數十萬皆衣食此山一旦設廠伐木是奪其利又老林為縣屏蔽伐之恐地嶮傷方公得書白制府能之未幾陝西南山大饑木廠倡亂人皆服公先見擬平相國蔣公攸銜時督四川知公練達詢以川省情狀公條吏治兵政邊防盜賊四事大約謂蜀中州縣起科日者半起投效者半易分門戶角技能又瘠瘼之後弱宜撫強宜戢當判其才之寬猛使各盡其長去其短拘常例輪委則上才屈擢地方肥瘠則私門開又軍功趨避往往起微末滯至方面流品至雜尤宜審擇蜀中兵久戰故兵強兵強則易叛糧芻不可移動訓練不可廢弛以勇將兵以誠將將則百萬統于一邊境番奪之黠者北曰果羅克三部南曰瞻對三部又建昌道所屬各州縣永寧道敘州府馬邊等處民番交錯易侵占啓軍盜賊之尤者曰囉匪囉匪有專律格殺勿論其民浮習易動故剽掠作姦不獨秀民富室豪強亦為之且匪猶與通賄尙巫信妖好結盟黨皆教匪之漸公所陳皆遠大將公一一施行蜀以大治始公以知縣辦西藏軍務大員某儀從入局索夫馬勢甚張公立擒治論如法嘉慶四年川督勒公被逮以某公代某公至將與大獄公從容陳白以情理折之其事遂解人謂公善用柔有如此公以嘉慶二十四年疾劇在告道光六年就養于楚南官舍八年夏感熱疾秋不起享年八十有三夫人趙氏封恭人晉淑人先公十有一年卒子三長學淵候選鹽場大使為公兄子銓後前卒次學澄舉人署湖南未陽縣知縣三學澄候選縣丞前卒孫六榕廷枋樞樞承會以道光十年正月初七日葬於城西曹王山枝之徐灣原趙淑人附焉記澤官時諡公門下士糜方伯奇瑜方伯稱公德量智術不去口恆奉以為法尋澤移官楚南以年家子禮拜公公時年過八十言語尚矍猶未釋去歲從將襄平夫子遊夫子譽公一如方伯所言嗚呼魁儒長者若若烈之昭著如是是可銘也已銘曰

其量淵淵其才聲聲洞深察微乘經遠權市朝原野皆天所喪戰人之命匪仁易恃五過有疵弱肉倏蝕公折鉅象制狼貍用武之國死者難草公起自骨授以文報或摧機牙或爭須臾騰越飛行如風御虛燒銷馬御難容坐論東井有格西川如鏡冊載服官七年枕戈心矯欲枯筋體猶磨展篋危篋退無四壁布裘白髮危坐獨息有子謙慎循吏通儒公活萬生流慶必都武惠山側嶽嶽華表過者式焉視此有道

威尚書神道碑

道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署工部左侍郎前四川總督威公於京邸旨加尚書銜照尚書禮賜卹越七月二十三日禮部尚書湯公金劍奉旨賜祭於私第戶部工部各道頒發祭銀如例其年秋公之喪至鎮江其嗣君郎中於義寓書於恩澤屬撰神道碑恩澤於公有世誼且辱公知好甚久不敢以不文辭按

狀公姓戴氏諱三錫字竹濬號淡門江蘇丹徒人曾祖京鸞祖士鵬湖北嘉魚縣典史父紀入籍順天補府庠生考取三禮館校徵江蘇青浦金匱主簿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例晉光祿大夫母張氏凌氏累贈一品夫人公諱期大用不為無益之學尤樂觀古名賢大君子出處施設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娶丑科進士以知縣用累山西潞城縣補陽邑縣縣彭如公撫字有方以治行聞時公父光祿公母凌夫人春秋高不能就官舍養公思慕不置一旦引疾歸而光祿公凌夫人俱馨膳不半載相繼歿人謂孝感若有先告云嘉慶五年服闋引見奉旨發往四川時蜀方治軍公至即攝營山縣縣當四遠之衝供帳絡繹公籌備無誤補南充縣攝綿州知州擢襄陽廳撫夷通判公在綸有惠政去之日父老邁道哭請建生祠公力卻之乃已歷攝資州各直隸州知州成都府通判保寧順慶夔州成都各府知府嘉慶二十一年公再攝邛州時有姦民黃子賢等嘯聚亡命千人約以州試文童日乘間發公偵知聚謀之所屆期仍屬試如恆密遣民壯數百突往捕悉禽之案具大吏欲以軍功奏公請戮首惡一餘以軍流處之得旨獎飾時公已擢茂州知州二十三年擢寧遠府知府道光元年擢建昌兵備道時雲南水北廳夷匪啓釁與寧遠界一金沙江川民騷動公募鄉勇集數百人朝夕練習防衛水北難民沿江就食甯遠甯遠兵弁欲禁不使渡江公謂避難難皆赤子悉撫撫之全活不下數萬人兵既息難民咸公德不願旋因著籍於川時制府蔣公素以人才為己任見公略能禦疆仁足撫衆願薦其力自是公膺特達之知不三載即以布政使署總督蓋聖主知人之明大吏舉賢之誠我公忠賢之政遂昭著於天下而天下百職事咸藉勉守道益奮朝廷遂收得人之效實自公始其年擢四川按察使二年擢江寧布政使引避原籍調四川布政使三年奉旨以二品頂帶署四川總督後復署成都將軍五年奉旨實授四川總督公久宦蜀知蜀民立懂好勇教不先也於是正哲院規制增義學三千餘區拓考舍一千餘區使士表其民化于士又以治兵定亂須摧其機獄科罪須平其衡蜀蜀多事非時過乃發致忠禍成即好殺喜功不幸而激大變七年新都姦民楊守一等倡邪教造妖書公弋獲之立正典刑越蜀生番特險遠時出沒劫商旅掠婦女食議欲加兵公但飭吏捕獲者數十人治之雲陽鹽販拒捕守令以夥身論公謂舊由官肆則非私販止十人則非夥當以重辟過矣惟當治拒捕罪耳官吏稱允其他涪渠堰水利禁販鬻子女斷鑿修修掩埋軍與死骸之骨表彰國傷不加之魂凡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靡不修舉傳云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惟公有焉七年七月公七十壽前期即蒙恩賞并賜御書數幅慶額時公督蜀於養任吏部員外恭肅赴蜀時人榮之九年內召署工部侍郎奉命恭詣東陵西陵查估歲修事十年奉旨以原品休致公具疏謝恩蒙召對上諭以居官甚好全始全終公免冠謝公以久宦思省邱墓入秋擬還歸即以是年六月得氣樂疾薨於京邸春秋七十有三公長身火色目矍鑠有紫光性清峻不受饋獻事上唯謹不阿從處同列以和不以己長掩人短精力適厚每當繁劇益見縝密極嗜翰墨工行楷尤工漢隸手錄詩及隸校書位儲喜讀薛文清呂新吾先生書記道光元年恩澤典四川試見蜀士民述公為州縣時視民若子其班春也過一村墟則父老咸邀停車奉茶果為奇編攜幼稚焚香環車前公知能指其姓氏與父老話農事課

兩晴偶及家人瑣屑皆默然應... 庶幾古循良之風復見於今矣...

公諱光瑜字尹號屏秋姓伍氏... 金陵歷五世皆世其官六世少西...

贈長蘆鹽運使伍公神道碑銘

公諱光瑜字尹號屏秋姓伍氏... 歲內風濤險巖全活無算又塗有殍...

三年終于長蘆官解春秋七十... 功浩孫十女孫十九曾孫女二...

公諱韻士字階庭一字鶴泉... 贈一品太夫人公穎特善屬文...

戶部福建司郎中鶴泉公神道碑銘

公諱韻士字階庭一字鶴泉... 海若阿拉善著土爾其特多至二百餘...

定審院年六十有五官郎中誥授奉政大夫以子貴晉贈榮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配...

光祿寺卿與縣康公神道碑銘

道光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前湖南巡撫康公薨越明年其孤兆奎以武進李兆洛所為行狀乞余銘...

墻及儲封世口今上元年有旨查辦陋規公奏數千言大意以陋規入奏似非政體若奏減其數則不減...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四十五年歲在庚子臨軒策士時賜及第一二名三名皆鴻才博學負天下清...

翰林院修撰汪先生墓誌銘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四十五年歲在庚子臨軒策士時賜及第一二名三名皆鴻才博學負天下清...

氏封宜人晉太夫人汪氏自先生以上五世文望輝赫祿位顯於朝先生蚤慧博覽典籍雄於文豪於詩賦冠軍每一篇出口相傳以熟走數千里垂數十年諷詠者恆不絕及其冠倫魁侍禁近文若詩益鴻屬名益顯天下士識其面者以為爲性沈厚喜怒不形外和易內方介守潔用敏設措部分才當什伯人其視學漢也漢士志學而苦無師先生行教家塾子弟法每試一題則操管成一藝試畢示諸生即召諸生環案前爲評點點言語婉婉使充然各有所得於是演之文日以上旁及詩賦皆離翰可誦值己西選選科得人稱極盛時功令當以五經並試先生以士專經久遠使策習或未能驟通奏請每科以一經輪試輪畢然後並試得旨允先是大理公惠愛在民效有廟祀屢著靈異先生按試大理拜謁於廟郡人以爲明德之後必有達者天道之可信如是相與焚香聲以送先生自使遠還朝帝心益眷顧優獎渾賜俱稠盛而先生涵養粹厲矧矧匪懈知與不知皆以公輔之望歸之執意年甫至強仕官未轉一階抱其瑰璋奄即長夜有識者皆歎生才之不易而才不覺其用爲尤可惜也先生同及第第二名爲江丈德量其三名即先夫夫先生視漢學上書房缺出先大夫實充焉又先後同直廬出肺附論契好每當春秋佳日險和談譚備然意遠其視權要薰灼之門若水火之不可蹈憶恩澤絕角時先生一日偕江丈集先大夫廬恩澤出拜謁因得識先生風範迄今思之座次言次悉在眼亡何江丈先歿次年先生歿次年先大夫歿嗚呼其舉也連茹其歿也連茹知先世結締非偶然而恩澤以十餘載之身忽忽三十餘年追憶大君子之靈抑何幸也又何哀也夫人陸氏封宜人例晉太夫人清德世官篤生賢淑逮事二姑曾得歡心先生早世而家以不墜教其子成名顯志以揚以顯皆太宜人力後先生三十六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七子三世植邑庠生世補附貢生世補進士官編修提督湖南學政女三長塔江西贛南道加按察司銜潘非常次塔直隸香河縣主簿管嗣許次塔邑庠生熊鍾祺孫三葆煜葆煜葆光女孫六先生著述甚夥多散逸惟葆沖書屋詩集若干卷手自編也詩奄有唐宋諸大家風卓焉可傳以道光九年十二月吉日合葬於嘉興縣六萬金港之原銘曰豐其才當其德則不克其庸也先生則才隳括於德中純鈞之銘而夫樹其銘宜其且崇而位未躋乎列朝書未滿乎名山尤可憫也宜後之人接武而隆隆也

候選同知李君嘉誌銘

君姓李氏諱某字堯階號竹君故金陵世族也曾祖國柱祖春父師驥歷任石阡南康知府誥授中憲大夫晉贈資政大夫妣凌氏封夫人生母徐氏封太夫人君年十二資政公及凌夫人先後棄世君哀毀骨立如成人事生母徐太夫人孝養周至尤慎疾則晝夜旁無息必安乃釋見李凡六君居四志趣不必需同君處之盡菲友仲兄關疾篤君念承先業非仲不克支乃焚香告天願以身代仲後後教猶子尤盡瘁兩江秋賦人數至多恆苦號舍隘每錄遺輒多所屏棄君請於邑宰白大吏願捐貨購隙地增號舍遂剋日鳩庇得八百餘間多士德之嘉慶十九年江寧游宦君捐貲無慮萬萬復于城西水慶寺設粥廠目視手告疲瘁不少休使老羸皆得所全活無算君家世庶豐慶約出之人以爲修謙出之人以爲倨君

獨守位奉之戒故堅持淡泊之志力行施予之惠誦法談道一濂金幹玉相之習而靜慧相發滋翰炳炳亦非時輩所及余知江寧府時君應童子試見其文與之事竣來謁則儀兒玉映進止溫雅知其醇於詩書者深是年君遊邑庠就余問字余欣然以爲爲國家得一俊傑尋余在淮徐君送錢江游猶殷殷訂後約不數年而君之凶耗至矣世有豐其德而蓄其德者則必不齎其壽今君數舉未得一第而其年甫壯而折若有可爲盡斷以歸九原嗚呼是可哀也已君生於嘉慶二年六月卒於道光十一年二月得年三十有五上元縣學附生候選州同知賜五品銜誥授奉政大夫地封中憲大夫妻于氏封恭人子二長作霖次作柏女一以口年口月口葬於口城之口山原銘曰

王君元長墓誌銘

君諱大濤字元長姓王氏世爲欽人曾祖廷格祖士璠父文遜兩世皆贈奉政大夫妣余氏贈安人君性強立能任事尤工心計世父某業淮北鱸算細多負命君振之君力竭度無可爲棄而之昆陵昆陵亦世業也君稱貸簪什一業以大興嘗語人曰凡業雖當察天時審人事知物力贏絀則天時得知俯仰高下則人事修然非巧算不能解故特精乎算凡數過百億則持籌者苦茫昧君即屈指高倡曰若干算持籌者必復復詳核曰若干算如君言蓋君算沙等恆河亦不持籌也澤昔經昆陵恆宿君肆之別齋君每犯星起服浣濯衣儼坐容止清肅子若弟雁行侍稍通悅即斥友朋造語皆唯謹心甚異之及處里門聞族健待君舉火者手指數百而君不特無德色人偶詢及輒引愧自咎恆若不慊嗟乎明算科不講久矣自司農司空之屬不能舉其器而奸吏日以文巧變亂射利君之算乃有天授不得爲在官用以市隱終可嘆也已君由太學生捐輸議敘通判銜加二級封奉政大夫以道光九年六月十五日卒壽八十配鄭氏繼配項氏陸氏子一太學生國屏先卒女九孫一會佑以口年口月葬於口山口原銘曰

通政司副使顧公墓誌銘

公諱彝字希翰一字吳漢號南雅其先世自江寧遷吳縣有貞孝先生名國本者載吳縣祀典爲公五世祖竹祖漸考授州同知祖階升國學生考應昌國學生俱贈中議大夫妣汪氏贈太淑人公中嘉慶七年進士官編修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七年御試翰詹公名列一等撥翰林院侍讀是年放雲南學政廿五年授日講官秋九月擢侍講學士十一月上疏不稱旨降編修道光九年擢右中允擢侍讀十年擢侍講學士十一年擢通政司副使十二年五月卒春秋六十有八公爲詞臣儒官凡三十餘年文學動天下而結主知崇物望實以奏疏顯其督學漢也道河南以風聞墨吏奸民入告嘉慶十八年開運匪林清變疏稱中禁嚴密若輩敢關入肆猖獗則開明國都城遠尤宜備其撥學士也適值仁宗升遐後疏稱方今時勢所急惟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三者爲尤要今上召見凡稱所言都是者三其復選學士也疏稱

西城逆回滋擾，不難錮於目前，而難預禍於日後。欲請於略什噶爾，添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沙爾、葉爾羌，又東南為和闐，皆有水草可耕牧，宜募民屯山，以備戰守。更請慎簡大僚，無分滿漢，務得諳識大體者任之，以廉靜寡欲通達事理者任之。其邊通政司副使也，適湖南北江、南、江西、浙江、皆大水，疏稱飢民與鹽梟糾合，易生事，鹽梟不盡去，終為巨患。緩治之則交禍深，急治之則召禍速。故欲禁其妄行，必先謀其生路。復請變通鹽法，聽民挾貨趨鹽地收買，隨時納課。收課之後，即不必問其所在，俟鹽產盛，丁力紓，即令課歸丁，不限疆域。二疏俱留中。公諫士嚴而恩，雖聞獄凡口講手畫，懇懇忘倦，必其人領悟乃已。漢士趨穎者多出其門，來京登者多就公問業，或就公廬止舍。凡四方士經指授者，皆砥躬勵行，有文學能自立，而公文壇老尊宿之譽。日益四馳，知與不知，皆欲乞書畫以自飾。為詩文，師大蘇賦駢體，俱師唐宋。書由歐陽率更入，晚乃微楷登善，間亦作墨戲，嗚呼！即所造就，已必傳無疑，而公所學深醇，實能通政教之源，以生平所讀書反諸身，驗諸事，為當世拯溺揀焚之具，加以忠愛惓惓，急公忘己，有所見聞，必獻之於當守，或冀一行，卒也。屢荷褒擢，履屐且大用，而公衰病不能待矣。史稱陸宣公言本仁義炳炳如丹，如公其庶幾乎。配汪氏，附淑人，以其妹為繼室，封淑人。子剛，會，以猶子條，會為嗣。女二，長適吳慶華，次幼，以口年口月口日，葬公於口縣口山之原。銘曰：

兵部尚書王公墓誌銘

道光八年，平西城功成，皇帝臨午門受俘，兵部尚書以組縛連會，生獻闕下。萬衆爭視，驚歎而青陽王公適掌兵部，禮成，得越等褒賞，公供職益虔，久不懈，上亦倚畀，不輕改他職。任兵部尚書凡十六年。道光十七年正月，薨於位。天子震悼，詔以清勤端謹克盡厥職，賜祭葬如禮。子元榜，乃以公狀屬恩澤為之銘。用不敢辭。公諱宗誠，字中孚，又字遠府，青陽王文信公子也。母阮太夫人，以乾隆戊申年中順天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賜及第。第三人，授編修。歷任禮部侍郎、署工部侍郎、工部尚書、終兵部尚書。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當純皇帝嘗帝時，嘗屢為雲南、四川、陝甘、省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及文武會試總裁。於河南、山東、江西，皆久任學政。及今上即位時，閱殿試朝考，故館卷凡數科。門下士既多貴顯矣。而公又少年早取科第，文信公官禮部侍郎，已為侍講學士，同恩賜東巡，嘗皇帝幸翰林苑，父子同席賜宴。詩純皇帝嘗錄成公以詹事為寫修，賜宴禮部，而文信公官尚書，為主席。後文信公以年引退，公又相繼入直上書房，奎章珍器，賞賜重盛。其一家父子，極文信公之厚。蓋同時所無。雖容皇帝亦嘉歎其兩世知遇，忠謹自將，時警天音，而垂清問也。而公謙牧自處，接同官及舊屬，疏友寒賤，後輩皆自居敵以下，不敢與鈞禮。後進見公，或避去不敢當，公之謙也。自少至老，未嘗一出言一舉足，失先於人。任學政，優禮愛士，然遇奸弊，必發抉，不稍受顏面，留根堂居京師，其宅常冠蓋盈門，車轍皆過不留。無錫以私者，其嚴介不如此。而人皆習其和而忘其峻。昔班固以道德之士，皆出於史官，知乘要執本。

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合於易之嗛嗛，一嗛而四益者，此特公之跡耳。恩澤自通籍時，即受知文信公，與公至款曲，每以禮謁文信公，必衣冠待。文信公即正容悟物之萬石君也。而公則策策數馬之太僕矣。自其學以孝謹著，世躋高第，凡鄉里稱篤行者，鮮不以名父子為首稱焉。其他嘉言善行，施乎家及乎朋友故舊，尤人所易知者，不具枚也。公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薨於道光十七年正月十二日。年七十有四。配江夫人，繼配翁夫人。大興翁學士方綱女。曾先公卒，子元林，詹戶部主事及三子元栻、太學生。四子元琛，皆早卒。今官刑部員外郎者，為次子元榜，女三，適上海趙榮、貴州邱煜、上元董斯廣。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鄉某原。銘曰：

吳宜洲墓誌銘

君諱銜，字宜洲，安徽歙縣人。曾祖尚選，祖文玉，父煒，光祿寺少卿。乾隆朝，官御史，直聲震朝野。君以名父子，工詞賦，應戊申科召試，賜舉人，屢試不得官。以平山縣教諭終。寄籍京師，歿非永定門外翟家莊。子贊，灑灑樞樞，誦苦于學，飢寒齊志，以歿。無嗣。君門弟子，鄉上舍復光，痛君之將斬也，謀于同里諸君，贈錢若干，以道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遷君柩，及配蔣，妾某，凡三子。石榴莊，欲徵園，俾祭掃無闕。時上舍適有西河之憫，抑哀制淚，奔走數日，乃定計。嗚呼！俗益衰薄，有子孫，豈置其祖若父，放不祀而餒其鬼者，上舍乃門弟子，獨惓惓于塾師而為之謀，永久之祀，而同里諸君，推友誼以及其所尊事，皆激于義，可為世風勸。且也乾隆間，倡建今飲館者，即光祿公也。其子孫之流寓者，乃托于義園，以食抑不幸哉。雖然，使上舍無此舉，則光祿不享為善之報矣。今門弟子一倡，而會葬者，響應皆詩書之緒所衍，抑何幸哉。

汪君別傳

汪君炳，字士光，號春齋，歙人。系出唐越國公華後。曾祖景晃，有醇德。婺源江經師永，為立生傳，稱其孝友。陸編任恤，祖泰安，養志潔身，秀水鄭贊善虎文，稱為隱德君子。父孝潛，為父吮疽，以孝聞。君承三世舊德，益自淬厲，為端人事，繼母以孝，則嫺嫺以惠，澤躬以詩書。凡相知契有喪葬，嫁娶不備禮者，皆飲成之。乾隆丁未甲寅壬戌年，鄉里饑，發粟減直，全活無算。家廟祖塋，但有修葺，皆傾囊，計不下萬金。行賈之暇，輒手一編，尤喜與文士接，立文社約，並捐貲為應舉者助。皆矧人不自言，不俟人報，然受金者輒稱道不置。居恆告其子曰：吾曾祖明若公，得汪先生之傳而傳，吾感慕汪先生，故自號曰春齋。子孫其勿違也。卒年六十有五，子三，時育，有時舉。

湖南提督軍門楊君繼室龍夫人墓誌銘

論曰：假人不德，不貴食人，不使不親戚愛之，衆人善之，所謂隱德君子也。昔文范先生以三世名德著，況四世乎？鄉鄰多隱德，其子孫或達或否，然達者或遺謝，而不達者終亦必達，且其美也。吾於汪氏卜之。湖南提督軍門楊君繼室龍夫人墓誌銘。

廿二歸軍門時軍門已貴顯爲總兵夫人幼讀書洞曉大義才果識偉柔而能強溫淑而敏斷與軍門愛敬無比嘉慶十一年春軍門以寧陝鎮總兵擬固原提督夫人留寧陝秋鎮所轄兵叛殺總兵某某及中軍遊擊等先是額兵六千名例月給米折銀三錢遺匪賊賊贖物值益昂所領不給食軍門自經略某具疏申請部議權加二錢俟三載後再定議及是執事者待報兵忍饑兩月有叛意攝總兵某不善撫以威我之故有是變時七月辛亥也有聞叛而請夫人行者夫人曰不可若我出而兵叛是知賊情也人其謂我何至夕叛者遂起焚廬舍劫軍民在官眷屬暨民婦女皆驚竄依夫人爲逃死載時未叛者譁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主帥恩賊入當以死拒脫不敵主帥歸見我輩屍見我輩心已叛者譁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主帥恩今迫而叛不與夫人夫人勿驚即仇怨有避夫人側者亦不報也夫人端坐後堂戒奴婢曰死生有命敢號泣者懲之警明叛衆叩閣請謁避難者皆繞夫人哭乞勿納夫人曰愚哉若輩欲入即入孰能禦之隨見則見何懼爲命啓門叛首數十人血淋漓環伏堂下痛哭曰我輩罪大惡極將欲竄身山谷緩須臾死恐去後有驚及夫人者求夫人行夫人大聲謂曰若輩雖戕官爲首者洵不可道於多人何尤主帥且夕歸且爲若輩白其事於朝非盡滅也可各能歸伍不然斬我首去衆曰我輩血誓同死生能聚不能散乃昇輿以俟夫人將升輿避難者千數百人齊備曰我輩死矣夫人復諭叛衆此總總者須隨我出毋傷殘衆皆唯唯於是出婢子衣履與在官眷屬結束先行乃扇殿其後出界衆復謂曰昨宵應城亦同時破衆掠未歸歸即傳來立隊夫人曰止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規制耶在此者亦毋張皇恐多人驚衆復唯唯送至調濟痛哭而返癸丑夫人抵興安越十有四日公子承注生會軍門自固原策騎馳于二百里入叛軍收降撫撫籠束歸伍乃誅其尤凶橫者而衆情洶洶有悔降意於是叛首潘大方等請於軍門往迎夫人以測軍門心軍門不介一奴許其成往夫人冒雪抱公子泰然登程潘大方王奉口角殿夫人止之至漢陰廬夫人端坐使左右鞭潘大方四十械而行者三日始釋之見軍門絕不言尋華帥官屬來賀夫人以其事詢軍門且偵叛衆軍門乃問夫人所以不告之故夫人曰知而不言是廢法也告而加誅法無重科爲妾謝衆官妾不見做不敢發而衆情貼伏何問爲衆官皆嘆服而退軍門以率叛故成伊輩尋赦歸潘夫人還里侍太夫人養蓋自夫人歸後頻年多故甫得謁太夫人太夫人風緩不能言手索頤指惟夫人會其意日夕在側太夫人喜見於色幾忘所苦亡何軍門復起鎮廣東率太夫人行夫人從軍門移鎮陝西甫之官而太夫人卒夫人素善病至是益困然借軍門返里門力疾營葬備盡哀禮居恆謂軍門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虛索繫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當軍門撫叛卒時自謂功足以贖過而夫人謂曰君必赴伊輩當別經年願履立奇績不久即還耳卒如夫人言嗚呼若夫人者可謂明智矣夫人教子極嚴善鼓雅琴工畫蘭時時爲之不倦以道光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薨於湖南提督署之內年四十有三封一品夫人子一承注恩蔭一品監生娶福建按察使蘇公兆登女一字原任陝西華州知州劉君某之子宗浩孫一恩楨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之某原空其左方爲它日合窆計則公子承注當夫人綸輓時皮其意而附之禮也銘曰

猶歎夫人識力堅定相厥夫子勸勉以正作廢之初既榮既都風車覆衣龍節虎符夫好文對講師律心兵不擾乃築鏡室主帥遠適叛軍一鳴男走女呼環城勸搖主帥有恩夫人贊之欲語叛軍以故之叛徒求謁夫人踞見責以大義示以不變攘攘涉蟲爭昇魚軒夫人叱之噤不敢言提嬰擊婦依夫人所翼之姬之遂脫禍罟其時夫人孕玉將產無驚無恐竟得難賢主帥與歸招降叛軍叛軍疑之請迎夫人叛舍忽門若門兩虎夫人鞭之若縛兩鼠帥誦帥遠乃移歲陰有姑白頭風緩不掛攜手歸觀載色載笑姑意甫動夫人以告夫人有子賢而多能教督不休大愛似惜娛此秦平夫賦妻佩無作若父能治內外生屋繞帳鼓琴終夕曲能寫蘭華葉盡碧嬌矍忽阻將星蒼涼幸即珂里一舟可航藍風灑灑瘴此明月女丈夫禍過者無忽

先母項太恭人事略

母諱口口字玉齊歙縣人父雲騎公際會母程宜人項固敏巨戴雲騎公任俠負逸氣能書畫騎射與我先大父朝議公爲中表節先大父於家課子若弟時先大夫學士公童年絕和異誦十三經若流雲騎公奇之母讀書內塾亦絕穎異以歲時伏臘謁先大父道勝常進退合度若成人先大父亦奇之婚議遂定先大父治家謹肅先大母與太恭人率子婦承事若嚴君寢門內不聞聲歎聲兒啼聲我母年十八來歸性至敬慎操尤勤力先大夫文名日益益謀試屢不第先大父望愈切先大夫固泊於名而權無以成親志也每報罷輒飲不自勝母始勸慰繼則相與飲泣遂成心疾幾殆先大夫官翰林僅值內廷母佐內政凡十數年攻苦食淡無異未仕時連先大夫奉命視學山左也母喜曰夫子以二老人嗾離故恆欲解組歸今遂迎養志矣孰意抵山左任甫七日而先大夫遽見背母痛絕時叔父儒林公在任所經紀舍斂百方喻譬母母懼以一死益感堂上心也度堂上聞此耗必不支必親堂上乃徇庶無憾遂扶柩挈孤聞關旋里門先大母一見恩澤涕下不可止先大父復喻譬母數四母乃事先大父母愈敬慎操作愈勤力先大母憐之因勞曰爾處官舍十餘年尙能親饋可謂賢矣然我念爾若若輒痛兒甚兒幸有子子賢不肯不可知但使我兒見勝其父之衣則我心釋然矣恩澤盡持東齊侍先大父側夜則侍母側母嘗鏡督恩澤謝恩澤弱且鈍吻燥口苦猶未成誦母且泣且口授向明必背誦無訛乃使語先大父所恩澤年十五入泮先大父尙在年二十舉於鄉年二十七成進士官編修先大母尙在至是先大母謂母曰汝撫孤事已就兒出身事方起教不可一日弛也先大母見背後三年恩澤奉母官京師及奉使於外皆迎養母教責尤嚴常曰爾履奉外使我豈不悅然奉使以廉爲體以明爲用汝何能明惟廉則生明若不廉則負聖恩悖先人德雖奉極華盛我不欲也恩澤奉外使凡六年母食不重味躬服澀澀且晝夜惕傷惟恐恩澤或墜於過差嗚呼痛哉母中歲頻厄所冀幸者一弱子耳未成立則豈未學則豈未仕則豈及能粗給供養而來日又苦短也況外迫公事則定省缺久膺幽憂則疾疾頻求從容笑語于燕閒時蓋亦不數數觀也嗚呼痛哉母事先大父母極孝記先大父病嗽上氣疾母治儲必使與方藥無停及病革晝夜不取休物後哀毀盡禮先大母病風緩神志恍惚臥榻凡二稔母時年過六十晝夜侍旁潔飲饌院廁

衣不解帶者亦二稔及物撫棺一備齒無故自墮者二承兄叔姊如以和御下公以寬生平無疾言遽色聞人有厄若身受成族稱貸雖與質勿吝是非善惡了然而不欲明辨讀書通大義幼所習者至老肯誦若流尤好岐黃辨寒熱虛實雖專家不能奪也常誨恩澤曰爾務泛覽而穿要若力行仁恕則所業進矣又舉漢劉寬傳相示蓋以恩澤持公事過亦急也嗚乎痛哉以恩澤慈惠而內不拂于家外不戾于官徒以有母在也今且失母知不免于小人之歸矣恩澤生四十五年自母視之猶孩提也寒暑飢渴日必三四詔焉今嗚呼之聲猶在耳而望其曠已矣如也嗚乎痛哉慈孝如我母明智如我母而不得食子之報侍養無狀其又奚道嗚乎痛哉母以道光九年二月十六日卒得年七十有五子一恩澤孫一德威以先大夫官學士封恭人以恩澤官祭酒晉太恭人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九

祭鍾東生夫子文

於戲聖夫子敏穎超特文而又儒學統萬緒以善千智未竟一勇既泊仕宦復廉取名用晦而思山壯遠老彌衰彌健半菽半枯豫克亡日經喪舍欲招詢友徒豈有所赴都錄錄台委羽進須音徵未沫春蘭秋菊請陳其藎夫子才捷文不加點成誦借書分古口授十手學脫乞姑徐徐千詩百賦子睡而就乘喘而吁博關典籍尤達鄭孔以經為邪情律兒賢芝蘭虎龍炎景誠裂因廓深遠百氏環聚九能大夫子皆稱言經生偉人昭代所儲香萃著述錄采梗概以遺南孤學核壇宇治課常變鈞折而賦子又稱言文蔽也雜詩蔽也經和易其體篤雅其節輔輔其法圭陰江左謝華啓秀鎔一編離欲刺橫流自守宗派以還古初子惠淵懿大直若曲處虛以愉子謙卓絕見微知著能斷且謀孝乎惟孝惟懷故也遺則嗚呼弗藉貴尚歷官清要屢持文樞沛然其上徹帝所遠波扶餘使向待用乘經達權可公可孤憶受知始賞賦顏裕胡冷疑符風雪清華鏡火夜集煥言娟娟情想理道標然靜雲覆四座隅十有八載半以賤離廷以閣疏文藎寸長差可表極子讓而譽憂患疾痛無可告訴子聞而呼既昨而文昔昔夢見猶恐窺觚歸拜膝下秋疾來宅再革再蘇不計生物迫恤貴富紛紛弄君子所息全歸為血不墮歧途遺草一鏡枕鄰所授莽之孤豈後死之責剗剛流布且銜且朱龍吉化矣獲人亡矣若津失柁尊酒既奠靈風飄然心光

如珠小文瀟劣捧土益倍但形其勉有道之碑鄭鄉之業則俟大巫哀哉尙鑒
祭宋芷溇先生文
於戲太白一去大蘇不來天憫詩境夷於委灰公腹奇氣如瀟高臺西摘落月東浴蓬萊化為明霞煌煌九核尋子詩境非蘇非李古與我合我不古慨超然之神萬益其始况門麟麟辭蘇揆蘇捷若天馬榮若媚子秋館桂魄春筵綺花醉耐千觴老手八叉草聖詩王公侯咤嗟今日宰蕭明日龍紗零縷碎楮傳走天涯為名翰林良二千石才逸遇塞卅五通籍使駘使蜀文路大開漢官一紀寂莫懷壁觀察一稔即削塵跡海內知己靡不悼惜歎聲所到遂成今昔澤入芸館學宮體文教之誨之伊子獨勤論符而擬漸爾弗芬人覽叱叱子覽欣欣謂我古賦蔚鼓不羣袖稿款客高吟入雲遂令走卒來歷大軍人雅重子信子所云子不惜譽溢其寸分我喜且慚歸求典墳郭林維流何處置斤子宜萬里我返鄉國尺帛不遠步想即得秋遇如約子北我北入都澤亦入都參軍之堂元龍之側之漢自倡子聽嚶嚶時時生先設燕擊歌近什公囑前而驚獨關管冷珠斗已仄送子上車微聞太息前此三年我使黔中子時在滇香耗偶通子過且聞黃城訪我所宮我詢子詩垂老愈雄我乞子書子曰遺勿我敬子政子謝無功我偵滇吏述子之風溇甸有會嘯聚羣凶肝人為餽喋血成虹武弁翼之利其朕寶大吏畏之恐肆邊陲子決殺之苦無尺鋒上製其肘旁縛厥躬子憤成疾勞心忡忡急練鄉兵鏗會以弓卒刺其頭以祭沙蟲曾否若是願聞始終子曰罷休此何足庸惟子官漢美政敏夥士歌民頌溢于道左小飲一雲欲問不果曾有玉管奚待瑣瑣我移沅極子曠楚嗣同居鴉尾乃逃隸坐轉粟天漢風雨坎珂歸乃疲茶四末窺帽遂令假幹為疾所觸跡子生平大才就就文能著武能將兵未嘗所用以詩文鳴不應所仕書日有名神劍夫捷三軍不驚偶露其鋒萬夫失爭子詩子書自視甚輕棄其膏餘後學所羨顏頰其貌感輔而笑類遇其性言簡以妙似狂似怒能忠能孝都不經意動中竅要天懷散朗或飲或嘯一錢不選萬卷獨授我登子室未見與窾多別少觀遠邇相照曾不避近轉賀為弔西恩傍徨如夜失暈江山文藻異代同調遠致絮酒願子速爾靈遊靈歸不聞嶺嶺於戲尙鑒

祭家也園先生文

於戲有古豪傑起於新安天昌乃名不騰乃官少而通籍老而為客黃金山傾所至削跡早抱大志恥卑狹流文章事功欲假滄洲當其赴前不暇量力乘藉而竄自顧甚得瑰意琦行珍裘玉輿神仙中人出入開都獻賦為郎遂入樞密兩轉銜署屢職刑律英蕩所指會雪厄冤亮節清風卻爾與撥熊湘戎車枕戈磨盾護麟符旋左虎右雀待其才望指顧九遷忽漫投筇弁九歸山進避權相成我高潔退游廟廊二老歡悅身公雄卓其施恢恢公續厥緒屢千萬開銅陵金穴非家所有揮霍在即追計其後窮賤俟來破公門賡復復貨公顏益溫生思死難錢通可轉論公所採積無量善尤愛端士與羣雅材既磨其身復廣其裁公性華逸詞翰俱妙壺醞一巡絲管並叫意錢博籥反雉鑿魚脫手忘懷舉手笑呼若公若侯皆金石友即滄海四海趨走公不羣勢人為名高息影江湖冠蓋滔滔筵芳友萃筵冷友散再復再盛衰樂

亦罕君後牧此柯古香噴對花豔豔得句款款答曰築巢以寄漫漶由踏使湘山湖北返別君六載共款
 晚曉慈暉隨喚叫天莫回扶引南舟炎暑忽出君送我行蕭寺夕來坐不忍起語不勝哀復留友情亦佐
 嗟嘆冀訂後約何年何地遂成長決豈所道計庚寅之春君赴所治驅拂吳會履遺詩騎我客白下命駕
 未遂此後五載若背風翅步既艱到書亦亦寄聞君措施大有賢聲千室鳴弦百夫得情文寫設堂臨參
 卸嬰敦厚溫柔詩教果行命不繫黃詩或射鏹驗老益工弗令吐傾梅景蓮花齋返蓉城君福福逸名山
 幾遍滌筆巨瀑大雲卷視久宿江洲梅月如練有隨清娛玉貌盛鬢郎吟妾繪淋漓東絹惜哉早化如露
 如電昨接手畢深慨香馮一官孤懸萬緒茫茫我徒依君曰銀河張惡耗遞來明君坐忘懷任彥昇哭盛
 孝章名輩漸稀詩道其荒丹旆東發大漸寒航靈煥或來垂帶相羊天末故人泣奠一船君知不知憑此
 心光為傳志銘後死所詳處遠大招臨風慨慷

祭曹文正文

於戲元老蓋豐夙夜盡瘁心景其淪帝乃震悼曰股肱臣前此數日猶率尺一獨獨恣恣如何
 不整精爽銷微寂無呻吟月正三日李將且南有聲察旬公歸上嘗朝野皇然失一正人泉壘之衷均知
 惟聖篤信惟聖守道不移心無偏曲特贈曰正伊公學術本末鉅細一主於敬懷繩準鈞執符明燭充繁
 之柄願善始善終不露圭岸莫克窮竟惟聖贊之獻可替否昭越而諍兒和辭訥不語不辯粹然雅性惟聖
 覺之弗辟雖怨專抑浮說明光若耀率魁水杓十有五年參贊廣勝縛縲龍沙圖像凌煙簪勺靖矣動合
 構宜山脈濤練習掌故親獲清靜大憤炳焉一覽覆記至意彌強封章委閣難次難如占對不窮皇心
 慰旃依之遠之左右綴之以壹衡懸無笑噴述無激揚語而能得實類類斯求比來繁望風而退端委
 立朝正容悟物中外肅然身仕三朝編歷六官相廿三載以文起家以惠濟美以才展采羣經背誦諸史
 括記體用攸在篤筆醇雅弗曉時好聯致貫珠最樂商榷體字夕起改謄章誦賦鬼瑣回穴謝以
 不解五典春官十持玉尺金鈞四海方聞聖人趨公所向成入模楷文軌既正道源所繫以建其率惟勤
 故敏惟儉故廉惟幾故深尤慎操履舉無口過嫌瑕可尋時際堯舜重恩厚鑒此蓋心公益奮厲深援
 安危思融古今一言一策未緒未達反還酌酌條宜事比必非必釋犯星以爵惟天聰明惟臣莫及敢竭
 樂忱綿懼之際猶念朝政請誦不禁溫綸綸中任子增秩公感何若經被覆躬珍瓊親體公憫何若親臨
 未臨天意愴然遺奠三爵留此耿耿眷顧愈厚思惟莫度欺聲所屈爰自廷躬以馳荒朔曰社稷臣百齡
 何憐九京可作公於先子結肺腑附契為金石盟我辱公知子彼生初先試啼聲婉孌近親崇重道直相行
 而成不干以私不遂以私愷公素情愷愷蒼天栽植之力推置之誠亦既孟竹竹不計圃杯土太行師哉
 師哉桐子諷誦日即隨公溫溫若氣之春百昌成起去尤見思若燧厚夜若復困水生加太傅劬諱
 文正哀榮極矣靡不撫撫靡不贈贈自當守始功著旗常流芳裔神在典祀大文清詩難雉麟麟充棟
 盈几千載而下測公笑矣惟恐故紙板空寬寬奔其不御悲嘆曷已雖風滿旗大星如月公其格止哀哉
 尚鑒

祭曹文正文公德配劉太夫人文

於戲文正返真甫祺臨常奈何斗端冥隨阻光亦有少室峯巖尤顯遂岱雲化匪四披日月設慶旋哭
 者三藉調純終送者易堪惟我女師婉婉德象以節度息作嬪丞相為曹大家為劉令嫺明月采筆天風
 佩環節度偉人母乃馮媛播染禮教廣開深見左右文正垂五十年戲佩有道海內稱賢綠輿在門黃裳
 之偶大帥卒願望而卻走閱觀孤道山公之妃辨才與量識幾燭微詎特內政修尼井井亦轉風化亦賴
 戒警先是司農奉九旬慈春履登登大雲覆之母以孫婦速祖姑事願指目謂動輒承志戴星劬煩燭
 織緝孝滋鄰譽頃傳迄今我暨倪時隨母拜母繞牀梨栗嬰春消九我母契母歡若後先傾吐肺腑情緒
 渺緜載乖載合條哀條樂我母前逝母意殊索我妻於金繼室以劉母甥母姓唯母喚吟絳帳生徒後堂
 弟子師恩母慈涵泳無已受性寬慈秉心感勤不貴華靡獨崇簡芬通知大義亦文亦史蘊才不露愈樸
 淵斂金幹玉積八爵九華與慶首行榮顯莫加蘭時內集屏諸深燕林蘭玉雍樹負朝族燭燭煇煇羨母
 福完祝句母福百分一端母曰茂哉細撥錫類宜島子姓以紹門地善容仁氣藹如薰風旁殿曲吹感及
 媼宜風靡贊鏡中懷茹苦篤心瘁矣豈待淮雨尚憶昨冬計及崇祠師入賢良母實尸之無成代終賴此
 朗誠警款在耳若前日事師未卒望後母歸乎春水方生又送靈輿惟子孫會彌賢彌俊足慰慈望金策
 玉印念及小己於真冷時哭奠椒漿其鑒之哀哉尚鑒

公祭李蘭卿都轉文

於戲風集華海內文明所過謙謙願聆其聲亦有神曠力竭猶勝仆於長坂見者哀嘆豐遇番筆述哉
 天聽夫豈偶然抱道窮聖若如郭侯如員半千生而慧成功即頤大千詩百賦借書于手文采必瀟歌欲
 萬有撮取顯第若探篋篋仰然自下不侈形謀屢涉華近風開樞垣黼黻卿雲懸河筆端益習經史通知
 時務出聲淵默攬捭四顧成君盛名則守思田如博九泥指掌方圓以渠龍骨則稻再熟以典雞次則戶
 勳讀百鼓執執益革而祖萬萬潭潭士妾而儒始是深不觀聽馬父母在庭豈亦消治始是聞耳塞
 日竹良師道源見學海淵寶寶提陀精夫缺徒養印自充仁偏禮趨銅鼓應桴鑿鑿錯采陽明再來辰在
 戌亥崗古阿彌陽明再來其開創功惟天下才展君領開則樞巨關船艤子徠銳燭吏茲決鴻害稼臥隄
 請命君盡止之弗雷奚病湖波寬緩瘴虹穹然全生滄苗萬人萬千權桌平亭揀荒如火種種不齊生計
 遂左一歲再致見賦吳都爾則聖土吾能降湖奈何賦重生金生粟圖始實難試視粵毅政和特達有過
 其選都轉山東借瀨瀨川平江練湖俟君盤錯遂編淮海紛擾大整百餘俄頃牙淺弦疾心光如月已迫
 消乙君常稱言以古為師破萬卷書實為政資狀狀黨儒效居此性真先後後刑厥化若神若樂山水勝覽
 跨鶴塞帷清暇觴冰開作江淮東隨方聞所都偉哉主盟比韓歐蘇憶同講讀君甫十八外溫內服丰儀
 俊拔二十歸雲花月萬篇廿三典試章貢多賢強仕過三如日方中好作功名圖騰下熊未聞臥疾遽即
 長夜天球中碎國棟折下翹想衛都吳岳衡州橫江連南溢湘瀟流悲感所集定謀尸祝勳為貴神上勳
 瑄宿著作藏山詰兒竟之身後千秋營魄懸斯椒漿泣奠銀澗側畔靈風蕭然助我三歎哀哉尚鑒

大清武德尉四川建昌營守備王君及其子武義都尉貴州思南營遊擊忠節諱井序

乾隆三十二年四川建昌營守備王君呈瑞備守備馬子健隨遊擊蘇爾相索克津泰入籍資貢以隆開於朝於是籍武德家獄其孤宗佑又十年遊擊蘇爾相通歸白其事於朝曰蘇爾相因索克津泰王呈瑞馬子健死于江皆不屈也於是官宗佑以完其家實為武義君又十八年武義以清江營守備將兵黔楚開苗苗始立功以都司將兵剿匪于蜀以遊擊將兵靖永綏又從征興義苗平之勞績無算實無算然寢食戈刃開凡三年妻創吮血唐以寒著病殆不支未嘗一日休也嘉慶三年七月四日武義在蜀營攻王三槐于安樂坪大軍失利提督死武義收散卒以寡搏衆身被數十創力屈伏地北面大呼曰不能報君恩矣遂卒於陣于是武德以忠節殉于蜀其子武義以忠節殉于蜀前後開于朝大白于天下嗟乎率使貴不辱命降不可也雖不死可也武德不死與蘇爾相通歸至今存無益也武義艱于獄勇于陳屢立戰功富貴而雍容雖白首執戎行可也然觀其戰先士卒篤病不少懈其心以為彰前名報國恩出萬死不獲一生可也夫忠節天之榮名也其父取之其子又取之率使臨敵人臣之大端也其父稱頌之其子獨創之太平之時而以忠節著尤不易之遺際也天何厚于王氏父子哉武德故黔人官于蜀遂家于蜀之西昌武義官於黔葬於黔復家於黔之思南武義子振基廕雲騎尉清慎有家法介安化令朱君以文誦澤兩世忠節宜誄也其辭曰

武德矯矯握節不削魂趨金沙心向丹闕萬里孤臣不求人知忽暴于朝天實為之孤臣有子不絕如絃

拜恩備得臥戈枕劍凡師之捷在義與勇武義一呼兵躍馬駭首首獲魁積甲嚙响武義順之龍費又新

先登陷陣病困不已生為國士死乃冢子金火重夷有肉若糜血碧蜀天化為虹霓鬼雄南笈直叩阿瓦

歸來歸來同食方社柳酒載清豐碑表表忠孝乎所得孰多朱波獻象紙結如井如何琅邪不幸斯幸

烏江熊掌漢來同忠孝之虛千古以風

王母朱孺人誌

龍轡之嬌未逾半秋而孺人僅三閱月也孺人之寡先喪厥姑而孺人泣三喪以血也任妻之少孤在在

側而孺人若流星之忽也然無子而有子子立而家底抑何慈且藉也世室而處瓶口而對爐不禮以節

也閨門雍雍內外斬斬族屬悅也曰奚自率之約而與人則周緯不恤也毅似孝慕字石甫以淚洗筆

寫老銀而播切也我居聖室未表母德叫蒼天而問極也

新晴文

道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廣東正考官程恩澤副考官那福山為久雨新晴事齋肅頓首致禱於所過名

山大川之神惟貴神膺沈澁之盛典董常羊之巨維卷豐隆於掌握起游說於呵吹故能沛百昌之沃符

與五土之熾苗今者小暑以後高原既泄非惟雨之又潤澤之淺已微乎上尺下尺深復逮乎六施七施

備霖瀉之不止轉損穀而壞菜非所以體奧苑之仁覆錫富媪之蕃益也矧使臣者奉天界之英錫併晝

夜而戴馳歷五都四瀆而不憚險遠且欲皮粵嶠而向窺珠海之塵迫有程限不可逡巡頃行抵河淮之

程侍郎遺集 卷九

一九七

開閱數日而為積潦所羈廢變小澗成窟化平涂為險巖馬十步而九蹶僕前進而退疑履食飲而忘

寢與會不半程而已茶疲噫嘻乎雲將雨師豈不屑使臣而為斯使臣官不足重材不足壯特恐淪海

共主之簡命即貴神亦以為非宜伏願速雨雨師迅收雲旗消芒晦于俄頃顯道與夕曉使臣御風而

行暑刻不差納節之日五善周咨是時觀大穗與長稔亦尤後而登京炎則貴神一舉而兩美備矣使臣

當九頓首而謝如天之祺

第二次祈晴文

某等前次祈晴僅告所過名山大川不敢致禱天神以天神尊貴非大夫所當祈也然春秋之義王人雖

微序於諸侯之上即行諸侯之事不為僭茲再禱風神雲神雷神以達寸悃恭惟天神宰制陰陽迭用柔

剛曰雨而雨曰暘而暘令者二句不見皎日厥各常陰厥過流淫瞻彼大田其患惟深哀我征人復什于

道懷私為每此懷非私瓜時而往瓜摘乃退使臣之心曾誓河水斯文未喪宜受帝社帝社伊何所助者

順霖止浚清乃利于進伏陰伏雨有干赫曠孰綱維是而令怨咨仇夫雖微曾拜帝命惟神聰明有顯必

昭

謝開霽文

夏開過宿州值霖霖不止作文祈晴於所過名山大川之神不二日而開霽茲復過此作文祇謝

焉

醫使者之南道兮值霖霖之淹旬懼程限之孔迫兮路坎輾而逶迤乞明神之嘉惠兮叩喬陟與滄海惟

灑靈之桴應兮發勁騰於九垓耀赫赫之鳥羽兮卷水雲之魚鱗前金蛇而後玉虎兮皆遁藏而不敢伸

聲震怒而忽澗顏兮非神力其孰振喜征蓋之不濡兮快劇驟之可循爛川涯之媚晴兮斂山翠之久翠

幸數日之偶開兮恐後途之仍屯何明威之廣覆兮隔千里而一均計自淮甸以達海壖兮無怪雨之或

津頃旋而納節兮豈周原之駱駝過符離之古城兮心倦倦於貴神忱止寸而恩倍尋兮雖巧言其曷

陳冀轟鳴而天聽兮熱真香以上申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十

曹太傅相國八十壽文

聖天子御極之十有四載。時聖道淳。六高晏然。仕獻於朝。農於田。於時我曹太傅相國老夫子位台鼎。凡二十二年。傾樞密。凡十有五年。而齡躋八。丹顏而華。顛天下望之。如周召公。如古彭。豈不以身繫社稷之身。齒冠中外。僚采之先。故介福者同。辭而冀。德者彌堅。哉。聖天子嘉乃元老。許謨不績。親觀丹壺。寵以得賢之章。書額書樓。祝期頤。與康強。大寶珍異。器重衣華。金朱煌煌。若滿。露之滋。鄧林。赫。曠之。耀。扶桑。宜其奮。榮。揚。輝。日引而月長也。十月。幾。望。歲。星。在。畢。五。老。人。正。中。天。使。乘。雲。繞。月。而。來。賁。乎。公。之。宮。南。而。巽。折。祇。述。天。顏。之。隆。公。九。頓。首。九。命。茲。益。恭。捧。盈。而。躬。躬。自。上。公。通。侯。九。卿。以。迄。庶。官。弟。子。門。人。莫。不。觀。盛。禮。而。欣。寵。崇。也。酒。行。樂。作。或。舉。觴。而。言。曰。自。某。處。公。門。下。見。天。使。凡。三。至。焉。歲。在。甲。戌。公。六。十。壽。拜。滌。恩。於。逾。格。實。臣。工。所。望。有。歲。在。甲。申。公。壽。七。旬。如。初。之。禮。卽。維。今。之。辰。自。今。以。始。且。屢。荷。天。之。申。豈。云。三。錫。而。未。之。前。聞。哉。故。語。體。兒。之。降。則。玉。潤。繪。像。宸。章。鑄。焉。紫。閣。闡。助。御。贊。縣。焉。青。花。龍。尾。之。道。易。屢。與。以。肩。焉。舉。輿。服。之。貴。則。翠。羽。吉。光。重。華。回。焉。乘。馬。吉。黃。紫。纓。翻。焉。其。它。殊。恩。異。數。玉。管。不。勝。編。焉。益。推。致。此。之。慈。以。寓。乎。座。賢。或。舉。觴。而。答。曰。公。以。世。祿。鼎。貴。致。身。清。要。詩。禮。之。氣。益。乎。廓。廟。書。誦。三。篋。而。不。遺。一。字。文。約。六。經。而。下。筆。典。誥。抑。諷。觚。之。說。詞。倡。和。平。之。雅。調。用。能。潤。色。鴻。業。概。括。雄。泉。是。以。玉。尺。凡。十。一。持。

程侍郎遺集 卷十

二〇一

而五典春官。門生遍海內。皆酌公之辭。波而不敢溢其瀾。至於總錄館。裁史成。領東塾。直西清。掌翰苑。則扞挾天之藻。侍講筵。則開說經之聲。而贊機務之要。尤為絲言出納之所。程是則公之鴻才。蓋濬乎銀潢而愈明也。公編歷六官。六官之職。皆舉謀謨。密勿。千端萬緒。若經緯之在杆。皇武既布。干羽屢舞。上安下視。各得其所。且也。公昔以參知政事。未三日。而拜其相。今也。加太傅崇銜。冠公孤之上。荷三朝知遇之恩。協百僚多士之望。然則公之鴻才偉略。其可度者。在守正持重。其不可度者。則密對與帝。也。然而智蓋一世。材總四海。名宰相之才也。略也。其本則基乎德。公抱忠孝節廉之資。以敬儉讓。為之式。少性恬退。絕權貴之謁。長益勤慎。勵賢貞之節。事無鉅細。一主於敬。聞室不欺。若對天與聖。平一己之好惡。以齊人之好惡。故有公非公是。而無私喜私怒。不激不隨。一趨一步。推量機於將萌。培元氣於已固。能使于子者視端行正。來同我舊平之路也。以儉表率。非它一家。以讓風世。自無人加。故實是。否。則善拜嘉。仁氣煦言。如春在花。以是服官。垂五十年。無纖毫挂於過差。尤可異者。聽記。強識。善斷。與謀。深自掩抑。如被褐反裘。卓識遠。洞徹。幽。載其清靜。而廟堂既修。惟聖天子察其單心。許其同德。獎以正人。覺試之。而愈優。祇之。而愈新。故寵眷稠疊。不可涯。而祿社。履職。以莫不臻也。加以耆期守學。編教。攝固。不懈。以久。建九紀。以立純德。以上登。旗。翼之。善。皆。語。云。惟。德。厚。者。能。受。多。福。揚。子。云。善。可。益。乎。曰。德。是。則。備。三。達。尊。膺。九。五。福。其。為。德。之。固。乎。內。教。修。舉。子。貴。孫。實。其。為。福。之。數。乎。合。座。乃。舉。醞。而。頌。曰。古。我。答。聖。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屬。誦。志。之。我。補。亦。有。甯。川。羅。侯。領。三。十。六。曹。年。百。二。十。猶。精。爽。而。不。憊。勞。亦。有。潞。國。太。師。年。九。十。餘。尊。德。樂。善。雍。容。玉。除。願。公。勳。名。燁。乎。潞。國。壽。考。齊。乎。甯。川。而。持。盈。握。款。則。如。答。聖。武。公。益。益。益。也。

王子吳鼎隨銘

虎阜寺寶王子鼎吳乘。失載訪者。程孟開。自梁子偵。洪季陳。仲據。凡省。古翠欲。垢灰未冷。捐灰。蘇翠。吐金泉。梁子且詠且語。訂龍。龜。攝。提。斗。柄。陳。仲。作。隱。閉。深。觀。作。銘。者。仲。篆。者。孟。王。子。有。知。定。首。首。首。

而東西暮銘

非鏡非臺器。圓。節。統。畫。刻。畫。以。鏡。欲。平。其。地。足。仿。鼎。可。升。可。降。極。度。等。東。表。東。景。西。西。景。日。中。無。景。何。以。省。乃。規。缺。月。拿。其。頂。頂。有。小。竅。透。光。幽。方。中。方。既。定。俄。頃。槐。樹。所。遺。寬。而。整。

為張石洲家書屋額并系以銘

游雷之滄。鄴不載。滄。至。作。萬。干。所。會。通。處。以。坎。皆。詰。再。恐。惡。修。省。乃。得。貝。文。孫。識。之。祖。語。誠。

晉靖王寶賢堂觀費為張石洲作

辦厥首印。不辦厥足。躄。率。然。蟠。朽。狔。以。躬。身。流。水。有。光。宜。受。別。恩。之。黔。吁。食。其。墨。則。行。三。兆。吐。其。墨。則。換。聯。聯。無。燭。黃。之。祇。而。有。草。元。之。擾。清。事。賢。邸。奔。以。密。銀。河。張。宿。寶。其。出。甲。子。五。光。兮。再。見。天。日。

祁淳甫食符齋圖記

南湖之北。樂泉之西。有食符齋焉。不由句廣而幽徑。僻。無。辨。藉。飾。而。洞。室。燼。闕。雲。飲。西。東。山。影。動。庭。月。貫。表。裏。水。光。鏡。戶。加。以。來。風。防。露。翠。澤。著。人。之。裾。冒。霜。停。雲。碧。成。冬。士。之。屋。小。室。停。袖。文。石。如。捕。得。非。李。

程侍郎遺集 卷十

二〇三

藥師所問訊王子飲所嗜賦賦時則有向書黃夫子水北門之旨縉東觀之籍羔羊委蛇魚鳥登札植援激水編町成筮酒澆鐘鐘之舖是寫升斤之影蓋十餘年而竹以森焉亡何尚書歸老衣衣還歸學士其與善能舞良夜成韻則擊然當心會大賦則率爾前往或擇迷醉而補植或見獲爵而剪拂在苒有年而竹復茂焉且夫詩賦節賦禮重浩道浮亞之旨可珍日華之胎以滄羊奚不致毋棄青甯此本義也八十之策乃爾愛所為兼兩之載亦汗青是削青簡日等讀書日編庶益不傳授之羽陵此進義也尚書味道得腴學士食字而化波瀾莫二屬尾相仍洵可謂水有異味誠張陸之會居舍開三徑待羊求而香至矣況士林之館藥院之廬樹分五柞之蔭泉指九成之醴孰謂是竹也非浮筠之幹哉之仙山嶺谷之產集茲鳴鳥也哉得十稔移中三宿桑下昔柄西勅今作東鄰猶憶尚書居此齋時展瑤局開芳筵縱聲初之態發華始之詠錦被之策不噴宮袍之奪必賞今則蓬閣之宅越在天末王室之弱懸乎夢想懷遠感舊我勞如何幸也其替人則黃羊大夫其轉徙則碧雞才士也說者乃曰官解也蓬廬也自有此屋歷有多賢奚視為甘棠之宅作為瑞室之銘乎然假之丹青不能壽其狀形之歌詠不能寫其神則無為貴知矣故疏房院說不必一再居冠倫魁能不必先後聚碧鮮玉潤不必月日蕃圖之詩之雖風牛異轍疏節殊候而一寫在握即千載猶面也則謂此圖為藏山之臥遊激憤之故事也奚不可

任階平太史寫經圖贊并序

階平先生博覽羣籍江庸余言庶角繁給已獲蓬步樹墨記柱尤傳家苑悼愛經典切率故訓以為巾箱之妙非賀玢所識關臺之私必中郎乃徵粵自開皇廢像長與離本人無書室之癖世乏書胸之雅况血封易滅記珠難索天口聖謬日付荷蘭良可歎也於是大鈔雪竊蒲莞柳刺陸古言凡之概方聞申難之際一經寫定盡歸默識爾乃龍伸蟻屈燭今典寶之奇紉紅許綠葉諸虎帝之躋蓋惟用志不二故能與燭然者爭年課功必誠故能與圖然者比遇柳氏自備古美其稱譽顧細審今向未報至於給五千番之麻紙以招俊父嗣十五年之嘉獻用錫金裝則稽古之美諒不越習者之門也爰為贊曰經紛紛兮井大春心若醉兮手之轉是副墨之子兮是維爾之孫

藤花吟館記

藤花吟館者梁陸林方伯少時所屬跡地也槐樹貫里樓柏小眠元瓠屯雲之勝屋山隨月之讀墨雨所瀟池飛翠蛟臂帶所懸綽白蜃鏡瀾倒檻則策策堂堂之聲蚪柯負字作瓏瓏壘壘之狀宜乎雪松大培沈東陽撫之長吟巖巖采鳳李贊皇息而寄句者也亡何西向一笑東楹遂寬禮星師子愛題秀質之居龍原許窟顧創開西之跡而先生方入侍鸞掖出操屢符不特中墨室之謝抑且乏孔席之嘆周怡赴官以獲為際思光東出居舟非水是則羅君章之蘭宅元貞子之回軒亦可遽虛視之逆旅睡之矣然而向子思君圍生多情滄波一盞尚泰字於故巢石牀雙蹠未淹蹤於雨雨憶筱中九反之飲締桑下三宿之緣輒未免池夢思遊際光政釋碧綠縹緲之句則絳園在前庶與泮竹里之章則則則口見此按成瑞室所以刻鐘嶽之銘而龜題浣花抑以述端己之志也更有進者先生胸具萬開之風而足滿長梁才

同九州之被而心儀環堵十住南還之斧聽土池西涼之聲尊傳則僅賦辭茅友讓則未謀贖券以故疏房礎貌偶托寶福積金運石未遑仙貨求之華靡尤所難能得緣蕭已破爛萍無定邱亭爰止梁塵暫棲每入白鹿之員莊過青楊之蕭巷輒作十日思焉何況甘棠五畝緇雅興於謝公竹林別室源芳年於遊登它日樊川野築淮水齋成賜大官符賭奇磁石花竹秀野水木明瑟意將以此圖為嗚呼備用小文再此亮管

陳芝楣觀察傳觀圖記

傳觀圖者吾友芝楣觀察其兩世清德鴻筆而以文之繪附之龍虎變化鸞鶴停峙見其神也星滿玉李雲華大穎曾其器也至於仲與無忝祖德超宗殊有風毛垂元珪之豐懿挺匪卑之異表匪惟繼美實能元宗而且青歲未敵黃九載波產天人科第之芝博尚書僕射之號柳誠懸所寶惟研了公雅傳之其育古有其事今乃過之編惟尊大文成郡君惠雨泱於參墟英風被於井絡祀赫桐鄉神藝難池宜其五色錦衾之雲覆諸筆海三疆次月之影落我石屏胸羅手摘逸氣可想尊甫宜城君學既博與書復洞精攜玉帶一角磨盾鼻三斗而汕幕遠冷廣文罷寒笏甫挂敬亭之雲頭已傾江令之雲矣雲封凍結有深慨焉至我友芝楣觀察清節內肅仁風外植名達華近得元才子之目澤洽州郡接顏有道之稱險弄風月則呼洋妃其神講論道意則置後人於側此者乘虹月之軀握英鎊之節露夕花午神怡務閑藏孟公之履者垂索習永之書者相折結都常御磨穴益深石言若曰是所謂副墨之子維爾之孫使對我若白科亦無悔也夫惟范蠡之觀傳之伯孫而孝行以著端明之視字於老泉而文祥以顯我友應升卿之兆傳扶君之經文則格日撫雲武則飛章草檄是以忠貞之子復為司隸清白之後仍生強項之才之望乃光於家且卿且公無愧於長況復繼而傳世風味有朋聚之一室比太邱之德星寶之百禩等文貞之棠笏不特學弓學冶湖濠門之高蹤抑且如風如錐增祝嘏之嘉話云爾

謝俞陶泉太守餉車登啓

江干嘯噓堪供中御之拘酒畔蛤蜊廉折元長之對乃蒼水元存之忽至引白中腕引以倍來自解答答欣看編何素腐勝雪比移角而能端紫殼騰花較姑勞而益厚醴饌寒潮之味洽舒新火之光當爾即消點湯欲化何如北海醇醴含不兩之漿藉甚維揚甘膾嘆二分之月豈意破十城之眼界致千里之鮭珍情深安邑之豬肝貴服屬州之蚌醬僕心慙劉洪議術鍾阮北山之隱士方饒東海之波臣難托珠宮新沐載旂揚萬里之詩翠釜初烹政拜王秦州之惠每當充腹輒切銘肌

謝祝衛畦同年惠果于狸啓

綠絲繫臂方當烹鯨之辰籃絡幽身忽視懸瓊之狀喜君以觀首為節使我換牛尾而歌為開肌膚大雪之凝都綠粟粟霜天之飽並煩笳笛以佐看燕白似截肪與花緒而競美香能醒酒比竹醴以尤甘弟前處鄉關會驗汪龍溪之對茲來京華又應管公明之占夢殘形以載與去正脊而猶緩況逢五月重五日得此八元第八之才謹當封以精邸此諸賜矣良期高義深憐鮭食之行表疑榻微敢報芥肥之帖

謝王都轉餉果狸啓

謝王都轉餉果狸啓
 廩肉已殘。方擬會參之操。時在。那。獲。致。果。飽。餉。乍。解。復。廣。侯。氏。之。詩。三。人。執。牛。尾。而。譁。一。笑。脫。裘。裘。而。換。肥。白。如。瓠。豈。柱。下。之。相。君。冰。雪。其。肌。類。貌。姑。之。仙。子。驚。刀。載。削。痛。飯。初。蒸。聚。空。山。百。果。之。菁。華。佐。淺。酒。一。樽。之。風。味。香。流。饗。似。給。事。之。裏。熊。筋。品。極。芳。鮮。等。孝。儀。之。夸。鹿。尾。君。從。何。處。致。此。不。來。備。搜。之。瀟。雀。之。旁。鳥。置。之。糟。邱。之。側。特。蒙。推。食。彌。切。采。頤。獲。珍。有。勝。于。三。狐。說。爽。奚。數。于。叔。豹。風。林。肆。請。吟。楊。萬。里。之。章。沙。地。雪。天。轉。憶。洪。容。齋。之。對。拜。嘉。龜。賜。誠。愧。鬼。生。

賀喜啓致陶宮保

賀喜啓致陶宮保
 麟。麟。豬。泉。已。覺。天。慳。之。破。破。銅。馳。穴。彌。微。地。寶。之。呈。四。民。盼。五。穀。之。精。連。日。得。六。花。之。瑞。伏。惟。宮。保。制。府。雲。汀。先。生。時。陽。時。雨。已。瀾。已。饒。文。昌。之。馬。才。過。希。逸。之。衣。旋。推。發。粟。振。義。之。意。挾。纛。三。軍。啓。憲。禾。麥。之。祥。賀。書。五。版。鋪。來。木。屑。桓。公。之。高。會。初。張。掃。入。茶。館。秀。實。之。清。風。可。挹。縱。春。旗。之。簇。簇。猶。臘。鼓。之。擊。擊。欄。下。尺。而。久。登。即。封。條。其。何。礙。某。倦。從。衰。臥。懶。耕。絲。書。六。朝。之。山。色。如。新。九。陌。之。車。塵。不。起。因。憶。聚。星。堂。上。仙。官。廣。白。戰。之。詩。定。知。堆。麪。井。邊。野。老。夢。黃。雲。之。稼。乍。嘗。甜。雪。裁。詠。甘。諒。

謝俞陶泉太守餉蚶啓

謝俞陶泉太守餉蚶啓
 暖。據。龍。帆。方。欲。致。到。羊。之。祭。二十。三。日。龍。帆。魁。陸。幾。疑。開。駭。鹿。之。山。列。瓦。縫。以。參。差。疊。饒。文。而。匿。匪。珍。同。天。樹。甘。號。蜜。丁。一。箸。探。紅。湯。沸。春。風。之。筆。雙。房。釀。紫。酒。澆。明。月。之。光。當。海。天。欲。雪。之。時。正。沙。艇。烹。鮮。之。日。然。必。瀾。江。東。去。始。當。塞。苗。嶺。嶺。南。馳。方。登。諫。草。若。教。寄。遠。定。致。投。郵。何。期。淡。然。子。專。車。而。來。一。似。左。元。放。釣。鱸。之。術。對。茲。瓊。瑤。瀾。切。夥。頤。外。形。未。折。夫。眉。渠。內。味。何。虞。其。嘗。嘗。更。自。晒。者。物。非。混。沌。人。實。養。養。芳。鮮。豈。白。蝠。之。遺。呀。呷。類。青。郎。之。咽。比。馬。甲。與。章。舉。若。尤。嗜。南。食。之。奇。持。羊。酪。喻。饒。饒。我。亦。守。北。人。之。學。昔。也。珍。貽。若。士。曾。一。修。化。雀。之。箋。今。茲。送。自。右。軍。並。得。寶。噉。蚶。之。帖。血。營。受。益。心。版。堅。鑄。是。所。謂。一。味。之。甘。必。劑。而。分。之。百。朋。之。錫。方。斯。茂。如。也。

謝汪均之餉鹿尾啓

謝汪均之餉鹿尾啓
 樂。章。殘。缺。方。肝。理。首。之。詩。時。汪。均。兄。所。舉。禮。注。分。明。復。講。鹿。尾。之。法。何。來。大。尾。用。佐。邊。頭。爛。斑。垂。蒼。玉。之。綏。圓。滿。截。丹。砂。之。柱。既。見。珍。於。鄒。下。更。遙。關。乎。遼。東。故。因。大。原。之。休。明。能。致。遠。方。之。瑰。異。操。刀。未。割。咸。君。憐。下。之。桐。承。實。是。將。引。我。疑。隍。中。之。英。事。類。拜。王。公。之。靈。極。情。同。餉。茂。先。以。龍。脩。定。知。卓。絕。筵。開。空。矜。舌。爵。兼。笑。采。薇。客。倦。徒。飲。乳。瀝。角。邊。之。瓊。片。難。盤。頂。上。之。珠。華。比。貴。惟。丁。子。之。獨。有。實。首。機。之。所。無。正。欲。敏。醫。氏。之。門。廣。岐。書。而。作。宴。何。妨。處。太。保。之。閣。撫。頰。帖。以。裁。箋。象。約。同。甘。牛。心。等。惠。

滄浪來稿圖記

滄浪來稿圖記
 攝。提。之。歲。閏。陽。之。月。逸。舟。先。生。再。權。廉。訪。寓。吳。門。蘇。長。史。之。別。館。簿。領。之。暇。既。既。水。石。時。則。雪。絮。將。灑。風。枝。自。鳴。皆。雅。畢。通。莫。雀。嘖。嘖。有。物。飄。然。降。自。霄。漢。兀。裳。綺。衣。昂。立。庭。除。先。生。心。詫。其。異。日。快。其。潔。且。恐。俄。來。旋。去。不。須。臾。而。海。天。日。城。矣。乃。復。儀。態。閒。雅。不。驚。不。怒。仰。喉。俯。喙。若。習。安。焉。不。數。日。先。生。有。權。江。寧。方。

程侍郎遺集 卷十

二〇九

伯之信賀艇同載撰而還識者謂其穴淵天禽鳥驗氣則夫冠雀柄宇三台其微靈鳥滿飲展根不次

伯之信賀艇同載撰而還識者謂其穴淵天禽鳥驗氣則夫冠雀柄宇三台其微靈鳥滿飲展根不次
 羽。魁。頗。軒。耳。燕。膺。鳳。翼。者。昔。冠。章。服。舞。儀。相。庭。識。字。含。珠。尤。絕。羽。類。知。生。祥。下。瑞。將。無。已。時。而。某。竊。以。爲。一。雙。入。雲。非。隱。弗。招。二。八。集。冠。非。聲。不。成。使。子。游。之。門。如。市。元。規。之。塵。汚。人。不。歌。舞。蘭。咽。即。卒。履。紛。擾。唯。鶴。實。智。且。避。之。不。暇。又。安。望。其。擇。木。而。止。傲。山。而。歸。耶。是。則。能。致。鶴。者。先。生。之。抱。超。乎。俗。能。調。鶴。者。先。生。之。才。餘。於。官。詠。庭。花。落。開。附。蝶。翔。可以。想。風。儀。致。政。治。矣。諸。君。子。皆。樂。道。之。繪。圖。繫。詩。而。某。爲。識。其。事。

人日游龍樹院詩序

人日游龍樹院詩序
 粵。以。蜀。人。貼。帳。之。日。登。高。賦。時。之。辰。欲。作。海。王。村。之。游。以。證。輪。寥。館。之。事。而。背。雲。煖。接。朝。寒。諒。甚。妨。東。郭。之。履。無。假。北。闕。之。步。於是。神。輿。既。集。備。歡。其。閣。臺。如。重。壁。有。作。屏。竹。之。庭。麪。堆。金。井。彌。懷。嘆。寒。之。徑。乃。策。疲。騎。聯。高。軒。徘徊。乎。鹿。王。之。宮。頓。息。乎。龍。樹。之。宇。虛。室。生。白。小。窗。多。明。遠。眺。五。陲。則。擁。絮。酣。臥。近。瞻。萬。雉。則。界。墨。益。顯。重。柯。者。句。喬。之。木。疊。帶。者。紆。曲。之。塗。掩。九。秋。葦。華。之。影。破。蔽。空。鳥。羽。之。墨。俄。而。寒。香。落。暉。醉。紅。千。里。清。桂。弦。月。深。白。一。色。漏。鼓。坎。坎。寺。鐘。沈。沈。疏。星。燦。燦。斜。漢。絡。玉。混。茫。天。孩。如。泛。烟。江。之。濤。回。旋。地。空。似。入。水。精。之。城。尤。可。快。者。照。春。前。屆。良。夜。已。暄。奇。謝。航。籌。笑。縱。談。柄。陶。陶。焉。行。行。焉。揚。今。推。古。賞。奇。折。疑。膏。以。繼。晷。不。知。其。劫。茶。也。嗟。乎。江。關。梅。信。即。在。琴。尊。之。南。上。元。燈。火。又。繞。星。辰。之。北。海。王。村。之。游。新。冀。少。人。向。可。約。焉。坐。客。與。荷。屋。中。丞。工。詩。善。畫。許。繪。一。圖。蔡。友。石。問。柳。梅。伯。言。郎。中。張。石。舟。大。令。俱。工。詩。皆。有。佳。什。是。則。幽。蘭。獨。曲。各。聘。妍。秘。之。詞。山。陰。鼓。棹。聊。乘。倏。忽。之。興。爰。拈。拙。筆。以。備。引。嚮。道。光。十。有。七。年。丁。酉。新。正。嚴。日。微。程。恩。滯。撰。

修葺世忠廟啓

修葺世忠廟啓
 古。之。君子。將。營。宮。室。必。先。寢。廟。吾。儕。小。人。皆。有。園。廬。以。避。寒。暑。當。春。秋。之。匪。懈。正。霜。露。之。既。濡。使。旁。風。上。雨。之。不。支。對。藻。藻。實。頌。而。有。作。此。新。宮。之。暨。茨。與。守。祿。之。修。除。爲。最。極。者。也。我。世。忠。廟。者。賜。額。於。大。宋。遷。基。於。有。明。規。撫。自。程。衆。而。來。棟。宇。在。簷。坡。之。上。雖。蒼。樞。弗。坐。儉。有。契。乎。舊。章。而。菲。龍。更。衣。豈。必。勤。乎。後。嗣。仰。惟。我。始。遷。祖。太。守。公。仁。能。撫。衆。如。朱。邑。之。祀。祠。鄉。我。忠。壯。公。武。足。禦。災。若。李。冰。之。射。江。水。有。功。德。于。民。者。國。家。禮。亦。宜。之。况。我。子。孫。念。厥。祖。考。凡。神。靈。翔。泊。之。所。皆。瘡。痍。經。營。之。區。必。占。棟。隆。之。吉。而。後。即。安。倘。有。椽。崩。之。虞。其。將。焉。仰。嗟。乎。服。先。時。食。舊。德。叨。福。蔭。者。二。千。餘。年。備。鼎。俎。陳。牲。薦。牲。薦。禮。者。四。十。八。派。豈。無。富。室。傾。千。金。之。粟。不。爲。多。亦。有。貧。家。獻。一。斗。之。粟。不。爲。少。譬。之。球。堂。上。之。疾。雖。割。臂。其。何。辭。醫。眼。前。之。創。縱。剜。心。而。弗。恤。惟。知。我。同。族。諸。尊。長。諸。先生。本。仁。行。仁。見。義。集。義。釀。青。蚨。萬。貫。得。大。木。百。車。所。見。有。烏。有。極。孔。且。碩。不。得。不。有。修。舊。曰。新。天。之。所。支。充。矣。在。高。明。之。室。神。罔。時。怨。愾。然。聞。歎。息。之。聲。謹。啓。

北極出地四十度加節氣平晷銘

北極出地四十度加節氣平晷銘
 扁。平。持。柄。向。北。后。柄。底。藏。丁。出。銅。表。取。表。插。孔。中。視。表。尖。影。所。指。在。某。節。綫。即。得。某。時。綫。某。刻。綫。蓋。節。綫。與。時。綫。相。經。緯。而。南。北。自。正。故。不。用。南。鍼。

程侍郎遺集 卷十

二一一

不規置於誠景噴也。綫節綫時。互經緯也。經緯正矣。誠懋也。極出地表。表所既也。朔高南下。一侯尉也。用四十度。丁象魏也。蓋皆通渾。西法絕也。執扇寫圖。疑且觀也。手揮日光。時或屬也。

龍泉寺檢書圖記附錄

歛縣少司農師程公既卒之明月。儀徵相國師阮公約同人集龍泉寺。檢其遺書。先一日基以告於公之孤德威。德威泣而言曰。先公於辨論經史。六書古義及天文地理。札記最夥。詩古文詞。亦為之甚勤。願不自存省。其僅未散失者。樓置書室中。往往無首尾題識。它日從容整理。稍就次第。當乞阮公鑒定。今苦山迫促未遑。願辱公及諸君子存錄之盛心。不可以負。有戰國策地名考二十卷。遂寫相畢矣。德威斬焉衰經。不敢躬詣。明日將浼宗人鎮北先生持正於阮公。同人既集。鎮北持書來。公披釋久之。歎曰。疵類有未善者。然既博且精矣。則尚無副墨本。余雖欲為審訂。未忍遽攜持去。屬鎮北還於其孤。且謂曰。諸君其急為校讐。使無遺憾。余雖老。幸及為覆。而弁言以行。胡勝明。禹貢維指。全謝山地理志。精疑。後此其盛業矣。並其它著作。當成大集。司農其可以不朽。為乎京師才士之。魁儒碩生。究樸學。能文章者。輻湊麟比。日有聞。至於網羅六藝。貫辨百家。又巍然有聲名位業。使天下士歸之。如星戴斗。如水赴海。在於今日。惟儀徵及司農兩公而已。然儀徵以文章經術。受三朝殊遇。歎歷封圻。入躋宰輔。儒生動績彪炳。人賞司農。繼先公關翹學士。後兩世入直書房。博學典故。頻膺使命。體用並茂。迄未足以行其志。儀徵公所著研經室集。十三經校勘記等書。手付劖劂。又刻宋本十三經注疏。益清經解諸巨冊。普惠天下學者。司農則詩文各種。既未寫定。即此二十卷成書。亦未知付某何日。儀徵公久得末疾。日有歸志。水學之士。謂京

師中儒林祭酒。繼儀徵者。惟司農。乃司農年不中壽。偶罹溼疾。遯歸道山。儀徵公年逾七旬。神明不衰。且勤勤焉。檢其遺書。流連而太息之。嘆資爽之異。學術之大。精神意量。包涵博挹之闊。且遠。司農視儀徵。亦幾如勝之斬矣。信屈殊勢。豐瘠殊形。脗短異數。如其不相侔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儀徵少年通籍。負隆譽。由乾隆至道光。六十年間。海內單經講學之儒。皆其先後所師友。或其門下士。或其再傳弟子。司農之起。後二十餘年。乾隆時老師宿儒。未及見者已多矣。然基久處京師。所及交。若劉丈申甫。潘丈少白。陳丈碩士。陳秋舫。魏人魏默深。陳碩甫。江鎮君。徐廉峯。管異之。陳東之。徐君青。鄭浣香。俞理初。羅若香。汪孟慈。陳頌南。張彥惟。許印林。張石州。沈子敦。黃蓉石諸君。大抵皆兩公所識。習而於賞者也。基自為弟子員。出司農之門。及成進士。改庶常。儀徵公實為館師。兩公居相鄰。其與強人孟慈。頌南諸君。過從游侍。蹤跡輒相屬。今司農已矣。儀徵既告歸。刊上文選一樓。如靈光魯殿。因念基所及交諸君者。前後數十輩。或既逝且老。其尚未至於此者。或浮沈郎署。或留滯公車。或汎濫江湖。如有著述。早付教青。天時人事。茫茫汗汗。知誰為後死。當檢其遺書者哉。讀斯圖。不禁為吾師雪涕。向天深悲之。而復幸之也。道州門人何紹基謹記。

程侍郎遺集跋

右程侍郎遺稿十卷。國朝程恩澤撰。案侍郎幼承家學。夙荷主知。翰筆木天。趨翔廊閣。讀書萬卷。下筆千言。著撰等身。文章名世。洵一代龍門也。而虛懷友士。折節下交。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宜其望隆山斗。獨步當時。屢蒙文衡。翕然相度。乃擢用方殷。玉樓竟召。八百孤寒。齊下感恩之涕矣。文兼燕許之長。而疑重學柳。詩擅杜韓之勝。而蒙宥似蘇。亦中朝之宿老。而曠代逸材也。集經張石州明經編輯。欲不遺一字。故失題及不完之作。並采以待後來補入也。余夙喜侍郎之詩。舊從友人錄得廿餘首。未見集中。今擬重付劖劂。並編入焉。而失題及不完之作。則概從斐難。以待後來。至律賦及試帖詩。多已刻於同館賦鈔詩鈔者。未免綴旋。似可不存也。明經序稱其精神所到。卓絕岸異。必然可傳於後者。則其有韻之詩文也。殆非過為推挹之言。又稱其自言吾詩。險而不夷。能飛揚而不能黯淡。亦可謂得失寸心知者矣。阮氏瀛舟筆談。稱其詩。儻然遠俗。清介可風。寒江云月。從京口白。天入海門青。錦瑟云。綠尊槐葉。紅袖瓊花。雁塞山。云。石根齊到地。風力自生潮。趙北口。魚鱗在水都成雨。帆影依天欲化雲。又云。傍柳人家春放鴨。落花時節女瀟湘。詩多不見集中。則其遺佚者不少矣。明經又疑其尚有清本。藏之別笥。何迄今未見也。噫。可慨已。咸豐乙卯花朝後四日。清明。南海伍崇曜謹跋。

稿 雜 覽 敢 唱

曹念生

曹念生應鐘詩文一冊於黃孝侯處得見愛其古雅聞有考證遂付諸梓念生工篆書嘗客吳子苾丈幕中爲其評考金石集中所詠漢印泥封七古卽吳丈所藏四百有奇從古善錄家所未見者也子苾丈子仲節孫庚生好古能文不墜其業余屢勸其刻文所善據古錄及輯漢印泥封爲一書猶未果也此集刻成附記之同治壬申七月吳縣潘祖蔭

昭敢覽館稿

昭敢覽館稿

歙縣曹應鐘

六書段借論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象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段借前五書皆有其事惟段借一書並無其字許氏曰日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令爲號令之令借爲命令令長之令力政切又爲使令之令郎丁切長爲長久之長直夏切借爲官長長身之長知丈切又長物之長直諫切拈一文以概其餘也鄭師仲氏曰學者之患在於識有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段借者無義也義也又曰六書之難明爲段借之難明也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段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其論至矣段借者本非我有借他人之有以爲我有辭之憊遷之徒借人之資以爲我用而其初並不我屬故曰本無其字也段借一書爲義極廣苟求其故引用所不能竭有一字兼數義者除本義外皆段借也如初本裁衣之始而借爲凡物之始易本斲易而借爲難易變易字財爲貨財而借爲財成適財字商爲商度而借爲官商商旅字台爲台說而借爲台予蚊與之切又爲台鼎土來切王爲王儂又爲裏壬字頃爲頃矣去聲切借爲俄頃頃歎去聲切又用古文鳳象形朋飛群鳥从呂萬數故曰爲朋黨字來周所受瑞麥來平一來二象象芒束之形又爲來去字竝洛該切又勞來洛代切鼠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函故借爲東西字又如今所用虛字皆古人實字出本出艸字本出氣也本州爲商雉字後爲借義所專遂加艸爲莖加口爲鳴加水加言爲諸諸字也本注酒器亦作卮卮卮象文念之形焉鳥黃色出於江淮開戈刀刃傷也豈豈弟也其箕也而煩毛也於孝鳥也凡此皆當以許氏爲宗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近來字書所

昭敢覽館稿

昭敢覽館稿

第 十 九 冊

載之字四萬六千六百有奇許冲上書云懷作說文解字凡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然則漢時所用出字包括乎九千餘字中其外皆爲贅文矣徐本有新附四百餘字好古之士多不肯用恒借化字以代之近鈕氏有說文新附跋一書雅可尋究後之學者苟知四萬六千餘文卽寓諸九千三百餘字中則得之美狀欲使知盡在此九千三百餘字中則必通段借而後可說文所無之字不知凡幾今試舉數字言之如遊聲皆借故傲亦然捧捧皆借奉住借逗亦用馮中句切亦廚遇切伊只作伊菴皆借用疎憤遺損串皆用貫又蟾蜍只借聲諸芙蓉借夫頌瑞珀瑪瑙借虎魄馬瑙如此類者不可備以指而要之不外乎鄭氏所謂有義之段借有無義也段借趙氏所謂有因義之借有無義之借有因借之借有轉注而段借又有同音竝義不爲段借蓋卽託生反生照生之說也學者明此將焚發之然不再加火州渚之州不再加水果不加艸須不加影而於許氏未嘗之惜默會而潛喻焉則段借一書自當於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五書中求之不能會五書而別有所段借也于是許叔重氏所謂本無其字者皆有其字矣

終南進士銜杯月下聽小妓彈琴圖贊
斜陽欲暈眼色猶薄暄風扇平陽春夕露濃平蕪時也終南夫子具重簪解袍笏絳綰當暑綠綰召醺千罇之銜足擊妖異蟪蛄之鳴投同廡春過延小妹奏新聲龍門之桐莖親之絲按軫試徵調宮叶徵流水幽細恬麟出聽高山鶴擬騫雌念宿先生當風危坐嗚月倒行擊卍久也掀須微笑雅音相和清韻斯酌夜氣既寥天風徐來雖大家續紀傳之書令暉念貧辛之客茂能過焉承命構思心慕神馳涼酌細斟酒爲贊曰
六橋三竺神仙之窟煙篆曩空清商徐發其音怡怡其

聲清越靜理默會仰見明月

李鹿隅紅豆華館詞鈔序

晴旭竟戶東風播暄迺自提籬水滌花菴嘉客莅止餉

已新牙同人舉鏡近就晨汲破芳隣而乞火命暨子以

拾葉使夫渴吻忘燥心學驟開碧烟一縷心思與之解

近絳絳半展精解通其噉欵遠趨欵翔於天際新意俄

會於寐端蚤起踟青猶迂嫵寒小步覺句亦也麗賜桃

季雙樹暮寫其緝態楊柳六橋搖曳其弱姿延佇乎曉

風殘月之天容與乎蕪蕪蕪莘之區於斯時也經史已

嚴密見疏古文因窳重不稠陳子部則每詭奇誕造詩

壇則罔闕厓琅其七俾辯之難恒背紆曲之情於是猶

幽入渺悄步彳行萬慮不生百骸如蛻然後鋪麗藻挑

鑿發拭鼎而聞鈔皂核彈而聽新弄熱雲被體幽芳著

人則鹿隅李君以所作紅豆華館詞鈔見示也夫其操

蘇滄勸舍餅揚荷墨羅綺於行開勃宮徵於長拍若鍊

變炎斐則律調陽珥若當風霧殺則紋疏絲葛柔痕倦

色秘思妍辭蘭風夕飲未足方其苾薜海棠香睡詎可

擬其窈窕使君架厂衙市廁身裸壤久且於蠶蠶之中

雜迹於攘攘之隣而欲希蹤影擲豔徵筆或尋煙而

樂秀或咨風而問月不其難乎幸而山靈貺其形迹江

聲淒其情性美人香艸無非比翼之資娟曼蟬蟬蚤語

姜柳之室洵可謂天授非人力矣應鐘門內棧生尋春

徑仄朝朝躡躡願感於微詞郁郁霏霏奚越乎東鄰當

此俗埃彌程情波亂泛祗欲與君裕衣迎颯高吟過嘯

整理辭條藻飾樂府倚亭畔之朱檻楨館中之紅豆抑

欲臥竹山之勝黃海之奇舉新安之名蹟為大好而補

注與茲神秀一校崇深豈不益使煙霞其痼開遠洽

其衷邪獨惜結麻之姿偏之筆莛之響雖復攬秀龍井

貨潤席跑將無意支鉉更何心而候火則湖光山色

徒頽沐乎三載陽晝白雪唯笛連於一篇

說文解字說

龐君作說文解字即以此四字名其書四字當兩事也

一曰說文一曰解字說文者說其字也文解字者解其

字也誼如一字云惟初太始謹立於一船分天地化

萬物此渾言也即說解也元始為解字從一從元

為說文天顛也至高無上為解字從一大為說文又東

云動也解字也木官溥說從日在木中說文也工巧

飾也此解字象人有規巨也與巫同意說文也據此則

說文自說文解字自解字兩不相礙也說文解字必雙

舉而竝稱明矣乃今出人無不阮索尋繹而求通其証

若若云阮索尋繹而說其文千百中一二百然則稱其

書僅當呼之曰解字迺不曰解字而說之曰說文是

不用其所用而用其所不用顧名思義亦奚取耶作說

文解字說以說天下之解字而不說文者

許少玉來題所賦頌上蘭亭子安舍人題謝君任方君

句題其首曰今易時廣文皆有跋借碑中

之賦符跋序

咸豐三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徐錫少玉公子索題於

兩瓶齋余攜坐九千參百午十三字齊拜觀數過銀句

鐵畫玉潤珠圓真乃希世之珍兩跋一籤珠琅相輔美

敢再贊一辭然欣幸之情不能自己據碑中句以題其

額竝附均語以資一噓

蘭亭笛遺韻藹然當算春汎此栢中物歎然會良辰今

又閱癸丑展阮漸水濱臨摹懷前哲誰謂迹已陳得知

千載上石古意尙新三君最精鑒願助識其真一顏合

兩跋已是垂上珍北野集群賢香風今有鄰

題徐子新聽水齋詩後

叢條振蕙鮮衝瀾激振響感至情自欲匪日悅所賞雜

筆拂瑤臺香氣自來注春風翔東阡珍望何莽莽新棧

增遠景清境蕩萬象悠悠山開雲虛懷結幽想

名言略淺喻三復維此心清吭轉高樹夏然志其陰頽

視碧水流坐對高山岑淵淵調終曲睨晚有餘音夜色

何漫漫酒薄吾自斟微醺觸紗理覺路非可尋高月皎

層波所悟一何淺

飛蓬騰迴風矯然冒學端羅綺昵其懷願幽以開豈

不眷顏色勁風薄宵寒絲弱不自振逝矣豈足歎緬彼

瓊樹枝遠望不可攀泛言羨高翮隨風時往還

張子淵徵君以御薦舉詩奇示即次原均四章以答之

晉季客西湖讀詩識先生延陵述行訖悅慕時交并看

雲懷高致當風沐餘清憑車行夷塗攬樹靜弗驚使入

孔氏室詎羨齋與耕

識面祝聖歲見晚厭所嗜究有識而時雖晚不恨遲把

舊道情素絮絮手重持感君瓊瑤惠君閱批案欲以悅

後却別後苦相憶但有懷人詩

今來誦新詩陸離古蘇尊太邱膺榮辟望重道所存行

義達其道正吟嘯

國恩聞致莘野聘乃開世柳門德範不示人忍秘此達

尊

奴駘老伏櫛年華逝駸駸諸公愛羣虞王子懷許開嚴

給諫江銅甫潘少甫兩廣文詞閣戶直到今後乞許君

低頭崇文範君清德令望是古調繡素琴天風載逸響

流水會遠心羨君裕後昆鸞鳳嗣厥音

六月二十三日與諸兄弟姓禮佛千佛寺時六姪彭洛

賃寺左廂為習靜計因止宿焉苦熱無賴遂賦一篇前

於屋壁

挾誠空舉礪道遠力不乏造險如梯天適與雲物接背

露晨未晞穰暹知道狹同行四五輩銳進一何捷岐徐

靡可問瞻前費偵謀險窺琳宮煥掛客門老納斯時衛

炎蒸煩熱迫著脅搗扇擊已罷持巾汗俱浹從容正冠

服相與詣環剎拜跪萬慮屏遊踪眾心愜谷禪松風翔

觀鼻檀煙市理鏡悟自徹祕悟融梵夾境易與以超禪

顯欽幽周廓歷委宅神樹鬱稠疊開軒挹清芬煨若拾殘葉地僻懼荒怪佛力供彈厭冷錢詩雲表題名類層塔塔影入書帷仲容跋峨巖山溪緜錦貯曉鏡覆吟樓虛窗隱修篁矮几燒艾納圖書祭今古安登良安帖靈地判疆界儒墨兩無涉謬余俗埃障菽粟技紛迷拒喧策网捲履靜志空合心神傲塵夢奔委銷慧業咸也顧我笑知我情已洽珍袪不令去返坐亦云輒欲行步不前涉想癡成覺自朝迄昏夜忙月詩思發說思恒苦遲有得先呈佛臺殿微風來清磬遙相答

吳子必先生索題漢泥封印冊 有序

此冊乃漢時泥封印榻本山左吳子必先生為關中方伯時所得者凡四百五十餘顆選蒐近良廣詢博采方能使奇文斐登蔚萃一方誠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者關陝為秦漢舊都故金石瓦擊之類恒集於是附器審象蓋古人寄物必有封識今人每趨巧便無論匡醫囊藥包裹備何或以布或以紙或以繩索纏其端而覆折紙纏裹之加印其上是已漢人不趨簡易多言泥封之泥溼則爽而賦傳於所封處使相著上以官印或私印印之事訖則舍而不用故至今尚存也當其初著時泥未乾隨印圍方觀其受印處四方高中央下其旁溢而鮮立者若附之承鄂凹凸扁薄慘澹不齊如綠巨周楷然今裝也成冊命鐘為述原委以視同好希世之珍不使西方之人獨擅其美幸甚幸甚且自魯至今究古之家官無一語相及是則今之作者真發前人所未發後之覽者亦見前人所未見也用系一篇以志嚮注惟揣度之辭問可能相肖否

昭敬覽館稿

縛訖以紙作結束層封疊識黏使實亦復以印鈐其端只是啓封皆裂垢古人封識雖近似不竭心計徑委捷竅匪裏載原不異封以丸泥類函谷以繩綫索擊其領以印印泥若扇篇交义背有纏絡痕正面完好無辟暴官印私印何學棠千丰萬年何歷歷緬管函漢都關中百官公卿所窟宅贈遺去緘柑日芬綸各勒銜名篆从繆作印代鎖益堅固受者采驗而後發當時常有豈足奇事訖注注遭棄擲在染干載堅似錢漢印實不爽菲髮是物由北為獨多深媿南人不相識先生開藩莅三輔蒐羅金石樂駢集今持錫駐武林大啟椰魚示賓客官名里名人姓名四百餘顆儘草樹泥壘四圍如女牆遠隔開亦有殘泐文從字順無反書希見寡聞眾心悅古人泥土今璆琳今人几枚顯羅列勞勞翹首望故山妖醜雖低氣猶鬱秦漢時物故不少近遭焚掠十去八兵勦首禍賊繼至賊去邪頑又繼賊殷富於今已不富即富能禁受技指除此南方舊所無奚怪觀者盡瞠目迅掃穢棺馳露布官印晶瑩耀星傲江波不動日當天好將纖巧變活朴凡我南人宜既察細細攷據作題跋漫言出處自泥涂寶貴流傳此金石

於定香亭讀程氏信古堂蠶蠶固經有題一首

栗陸驪連據高坐藍牧鶴立咎佛佐神鬼呵護寒暑過千季萬季若轉磨吉金樂石傳最古鼎自尊蘇戈戟弩作者何人看銘語款字凹入識挺出雲文易文符俗說半已剝蝕半殘泐一器欲示天下却值苦重累難攜持描寫更難尙奇姿何物浮屠術神技酒器使溼傳以紙須臾著墨見文理凹曲詰屈皆鑽研蛟影螺浮松煙雲雷一氣相迫旋期青剔絲露點畫二代篆文肆奇怪哆口欲讀每窒礙沙門何靈獲傳授手拓紙本以示及逃墨跡備查希有以此要譽身價重學士大夫分鶴率制作數十年來頗動眾諒非一日出功用

昭敬覽館稿



後甲集者家對山先生甲午以後館羅雷三年之所作也。先生學益成名益噪。四方請業者日益繁。願又善病而著述日益富。其率率應酬者。類緣手散去。今之哀然成集者。皆學學可傳誦者也。古之學者。月有程。日有課。以致驗其所造。何如歷三年必有進於前者。今徒視敬業樂舉。論學取友。為北面稱弟子之事。一抗顏而為人師。則封己自是。安望其知類通達。底於大成也哉。先生孜孜好學。惟日不足。自甲午以來。其所造又如此。嗟乎。由甲午而溯之前。此十年為甲申。則先生方設教於清溪白門之間。與方靈臯。朱師晦諸君子。相切劘為古學。又前此十年為甲戌。則先生方自聽竹軒。偕余兄弟。受經於恕菴夫子之門。出而與同郡金補山陶半邨諸人遊。歷歷若墟日事。而先生年今四十餘矣。世徒歎其著述之工且多。不知其苦心孤詣窮之久而將老也。豈不大可惜乎。雖然。窮達何足論。惟卓然自立者。為能不搖於世。故謀所以信今而傳後。先生之所造如此。更閱數年。安知不又有進於今。如今之進於昔者。耶。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先生其必思之。若夫是集之佳。世固有能道之者。子何敢云。丁酉春王。姪孫鐘謹錄。

始余從學南雷黃先生。見其好學之勤。終其身不倦。既又與毛西河遊。其宏覽博綜。馳騁古今。老而益厲。以故南雷。西河之集。徧天下。自黃先生沒。西河如靈光獨存。矣已。西河復厭棄人世。師友之閒。固其無人。而子亦廬而衰矣。山陰章子太顯。西河高第弟子也。予觀其深造不已。手胼口沫。不肯苟以從事。其探討六籍。能抉諸家之紕繆。而不詭於理。其文章。能躡班馬。韓歐之室。其為詩。標格閑遠。不墮言詮。而開卷之才。調以佐其趣。其所得若與西河議論。有時出時入。要其涵而操之。靡不該洽。固儼然瓣香也。鐵厓之序。潘溪集曰。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未嘗以某代家數。為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為吾文之體。而陳樂仲之序。又曰。文必傳諸師。因溯源於黃柳。又上溯東萊。蓋吾浙東先達之論如此。合二說以觀。舉之不可無心得。而又不可無師承也。審矣。後之人自度萬萬。不知潛溪。願有師心自用。白首而依然童習者。其可慨也。太顯以方剛智力。著作既炳。煩可觀。是集也。僅甲午後三年所撰。詩文雜著。其在。取而讀之。必有信乎前說之非阿者。予晚而歸田。嫻不即學。當壯盛時。謂大雅不多。觀幸一二人者。突兀相望也。今則惟懔然汗下。以無能繼。師友之淵源。而又見賢輩率壹意帖括。不樂肆志於古。代興無自。低徊久之。深喜太顯之進而益上。足以繼西河之武。而四方考德問業者。將謂益虛中。大有人在也。康熙丁酉夏五。甬上仇兆蔡滄柱題。

吾友章子太顯。將刻其甲午後所著詩文。而其開辨正典禮。綴述舊聞。以及一人一詩之可紀者。皆列而附見焉。總名之曰後甲集。既俾予卒讀矣。復屬予序數言簡端。慨自質學之不講。而士之獵取名譽者。多出於五七言閒。以聲韻相矜高。蓋取青媿白。足以文其固陋。且假杜少陵無韻之言。絕不能工一語。封己自足。故以近日而論。求能說理論事。曲折傾寫。行歐會文章者。指不三四屈矣。使進而欲其沉潛經訓。折衷儒說。而斷其疑。則概乎未之有見也。今觀是集之成。其詩之包茹今古。固已唾棄一切所作記鼓等文。正復本原深厚。翻翻不已。若經解數則。則又紛紛浩熟。綜漢宋之長。而參互正定。歸於至當。即瑣言碎事之雜出於筆記者。亦在資考證。廣見聞。而非以不根者逞也。然則讀是集者。其猶見先民窮理博物之實學。而異乎世之詞章繁軟矣。獨是予交章子二十餘年矣。知章子為最深。章子天性恬淡。無他嗜好。登意讀書。少以刻苦致嗜。血疾然藥裏書冊錯列左右。未嘗一日少輟也。人以文請者。亦捫胸腹應之。不以爲疲。著述之在吾黨。要推富行。則前乎甲者。固積而未出也。章子學已卓絕。而不自滿。假借閱籍。訪遺典。日夜乾乾。於曩時意欲舉羣說之不一者。會歸而蓋正之。可謂甚盛。開管語子。近年讀史。較前十年所讀大不同。則非深造有得者。不能爲是言也。吾知後之日新月盛者。又以是甲先之矣。會稽同學田易拜書。

後甲集者。吾友太顯。存甲午以後作也。太顯詩歌古文。雄長二十年。而所存止此者。其存偶也。舉今世感於聲氣。所號名輩。人必有集。集必通人題署其首相率。而爲豐茸美滿。苟以求悅。而亦同歸澌滅。視吾太顯。傷復涼涼。久而固然者。何如也。昔者玉溪生有樊南甲集。蓋歷佐戎幕。率應酬。晚而密爾自娛。綴造小文。未免帆俄。以從時好。太顯以拓落書生。強半家居。間一至金陵。竟外之交絕少。無有力之士。以鼓動聲氣。而當世所謂大人先生。章奏碑版。洋洋大文之屬。無從一借其手筆。亦幸以此不韻體所向。當其健關仰屋。排筌樂妙。輪囷鬱勃。而爲此也。蓋愁歎之音。與世之可悅者。殊異。然予以此決其必存。同學粹存華甫諸君子。既從史開。雖若嫺無關心。顧於太顯作。不殊異。且知當世必有愛好如吾黨者。寶玉在空山。波斯寶氣。即見不待捫摸也。予他時尙當取其少作。而次第存之。康熙丁酉長夏。同學金以成書於吳門廡下。

後甲集一名後甲館日記

卷上

- 記詩附詩話
- 記駢體
- 記文
- 卷下
- 記地
- 記日
- 記典禮
- 記事
- 記異
- 記語
- 記訓話
- 記人

後甲集 目錄

後甲集 目錄

- 記物
- 記世系
- 記原
- 記跋
- 記聲韻

後甲集卷上

過王文成公故居題

清 山陰章大來太顯稿

我行百府中，延眺來悲吟。前樓既已頽，後壁亦復傾。緬懷天泉橋，遺迹莽埃塵。潦池萍藻合，殘碣蛛絲繁。平生學道侶，感慨清襟桓。桓文成公勳，在旂常銘。何人記功宗，侯伯轉紛爭。主盟竟誰延，室構良苦辛。嗚呼明運圯，宮殿委荒榛。江衣多烽燧，行營半鬼燐。何況故侯第，松柏摧為薪。已矣勿復言，空庭起夕陰。

初至雷雷館有感寄諸同學并刻華姪孫

一徑穿林踏兩畦，土塋低築與肩齊。愁來憶弟看雲遠，時弟在淚墮思親望樹迷。白髮有情隨藥裏，青燈何味斷鹽齏。年時是處傷心事，贏得高齋入品題。

五雲一曲淨無泥，只在人間路杳迷。山遠城闕躡亦豹，河流天界劈青霓。斜陽入望多垂柳，暮雨行吟好杖藜。何事千金買一刻，春風不隔板橋西。

南枝向暖北枝寒，春到林梢盡解歡。便有紅香來蛺蝶，最多清影是檀欒。向平五嶽終須到，揚子孤亭亦少寬。岸檣流觴吾帶事，憑無勝具正蹒跚。時余

取次為花三月來，可能輕抱向人開。聲榮真覺魚非我，楚國誰教鳩是媒。多病已知千日醉，讀書終似十年孩。次宗開館誰能後，招隱何曾讓不才。

後甲集 卷上

欲折梅花寄所思，東風習習雨絲絲。蒼然暮色牛羊晚，餘柳春光車馬地。絕頂詩成留定石，大江吟罷倚

制府郭朝宗先生初度奉寄

鶴印文垂早建牙，嶽迎迎面控三巴。諸番按籍爲新賤，元老成功果世家。天眷自來西顧切，奉交從此萬

年加，白頭原有貞心在。粒粒辰丹九轉砂。半生仕宦自西秦，到處爭傳雨露均。赤壁風高持節迥，蒼龍日駁建標新。真靈位業同仙母，瀟灑文章屬

後人。宴坐深沈浮聲落，笑看鸞鶴下青長。

再題雙松圖謝朝宗先生

韋靈之筆寫雙松，影搖千尺摩蒼穹。兔絲女蘿不敢幹，離離相對如虬龍。誰與當此人中瑞，我公蒼然得
真意。功名已在天地間，期頤不待官家賜。當年侍從有高堂，仗前冠劍生輝光。巧穿楊葉排枝戟，論功那
數異姓王。我公早歲傷孤露，十步猶然九回顧。卿月分輝仙掌升，堂堂此是官階路。卓成信牧一朝先，李
下無踪真大賢。西陲跳梁絕地紀，中朝被社明天權。戰士不愁檣帆竭，龍沙轉粟推三傑。從此天顏喜漸
加，曰余外事汝陳泉。玉女頭盆清且明，華胥長樂新豐城。頭銜一轉一稱快，十年開府咸陽京。我公恩澤
何磅礴，春雨春風相間作。有時雷電拆句明，有時雲日烘蘭蕙。以此奏民輿轉思，銘功紀德無休期。邊官
不願爲啼歌，駐節長爲旌是說。廟堂濟濟需公策，高牙忽轉荆州陌。灌木叢篁伏獸多，蠻鄉犵嶺偏師厄。
公言若屬亦有志，窮年負固非其真。漸以仁恩摩以義招之，豈不爲農民駭馬嘯。嗚呼王言王意諄諄
開釋，三苗分背洞庭西。正似兩階干羽格，即今蕭相重入關。黃童白叟皆歡顏，軍無獍狎民無戢。和調將
吏樂自耽，坐略西戎靜邊徼。開疆闢土無嫌姚，黑番千戶盡歸心。紅苗何必非前寇，况也天災偶告凶。鄉
師爲粥吏佐饗，撫我頂踵摩我腹。百年野老歎未逢，七盤之嶺三巴水。不及我公恩德偉，召南久已頌甘
棠。清時正合歌喜起，羔羊朋酒蕩無疆。我亦追隨稱一舸，殷殷朱絲絳麟角。文章五采隨飛鳳，共言青雀
來。王母請看雙松拂帝關。

題史石帆秋園讀詩圖

丹青有意點秋光，小院風微桂有香。買斷人間三畝宅，琴書隨地且徜徉。
秀竹檀栾青風旗，斜陽茅舍映參差。紅塵應有人如玉，手點茶湯侍兒兒。
封門須借一丸泥，不放桃花出碧溪。我欲春山營老學，香爐茶下石帆山。

宗之案上小山

怪將南朝金粉多，十年灰裏撥陰何。宗之在任種詩思，歸齋清絕煙霞窟。也是先生手琢磨。
鑿石蟠胸畫不如，底須誇口玉蟾蜍。憑添金鴨餘香繞，正似山雲學卷舒。
巖石淋漓伴愁眠，一段青山在目前。布鞋遊未可煩君，若我小山遊。
蕭山陳烈女題旌建坊效香山體爲白石行

巖巖白石頂，瀟瀟冬青樹。香魂香難尋，哀此陳氏女。陳家有女顏如玉，養在深閨年十六。桃紅木過梅

未黃，夫婿金張猶未卜。何來一狂且，調笑等封狐。青松白石誰能玷，犬吠雞鳴恨已殊。更是玉前消不得

關，紅明滅滅烏鳥脫。我頭上縛，解我腰下帶。懸卻房中梁，不教阿母相牽掛。哭斷青天慘不聞，觀者填巷

陸。我聞天地間人爲貴，禮義廉恥曰四維。何以貞淫非一類，古來盜賊苦點洗。憤裂肝腸怨無那，女投崖

贈廣文李開遠先生時先生方訂華芳譜招余蒞定

天公染花滿山，脂膩斜插臙脂顏。龍門上日修花史，睡起恰在紅香間。偶然問字來函丈，條指華芳使
抵掌，絳綵塗成半紙鴉。抄羅還作張華想，坐我春風三月中。羅閣幾盡填心胸，橫盤不似庚郎非。楚苗燕
芥吳江，慙子榜腹惟一飽。若書未能助天巧，他年靈龍祀花神。來就先生讀書好，揚家載酒重徘徊。應
是春花秋月時，但恐天上卿魚鳥。早傍山陰絳帳飛。

讀諫諍公傳同馬伯樹作

本以剛功諫，胡然被罪幽。未能生見父，甚愧女同憂。士鼓潮聲助，天心雀報休。肯留絕塞上，辛苦竟誰優。

訪周粹存學兄其高弟姚遜、衍孚及招同鏡再錫劉咸欣徐笠山諸君歡宴歸而臥疾走筆代簡

籍履以時聚，意觸不世情。別離幾幾日，疾病又從生。過眼流三伏，逢人說二丁。盤龍加餐飯，好共短長聲。

少峯十四姪孫之蘭州詩以送之

此行非不濟，離別正堪憐。來路惟明月，催人易白頭。詩應秦國大，天爲嶽蓮秋。懷古登高日，將無笑鶴鳩。

送左恆姪孫調選

送別江關秋日晴，喜君調選有微榮。獨憐舊雨愁中散，未卜青衫身外名。出處從來雲變化，文章何處劍

雲泥異路何煩說，天水蒼茫亦可親。老去比隣燈火共，早年同學鬢毛新。風流到處花爲驛，醉眼開來印

有塵。倘過梨山問瓜瓞，爲余重拜續夫人。

過兩水亭訪陶筠卜前帶承示古今同姓名考四首獻耐久小傳率風奉贈

山鶴自愛亦徒然，不覺蹉跎近老年。碧海洪濤驚乍拜，孤燈寒焰歇無眠。凌雲託契惟箱杖，對菊盟心之

次日王素堂復招飲筵川再疊前韻
 愛煞王郎與轉深。烏蓬兩葉運同吟。酒無小戶分賢聖。詩有長城不麗淫。異姓弟兄花樹會。一堂主客董關心。相思箇處吳江遠。好打迴帆把舊林。此詩在吳
 折得梅花不忍簪。欲調生菜佐寒含。風流直被王郎占。品格應教奉信慙。九列功成遊綠野。三升酒壯清談。逍遙物忘彼我。肯使劉伶獨宴酣。
 少結宗盟自守誠。此詩在吳南山相對總離魂。酒杯驅使肝腸苦。此詩在吳藥餌消磨姓氏標。此詩在吳此日行盤飛玉屑。此詩在吳他年看月傍銀蟾。樊川也是神仙窟。拋得家山學探樵。

小青禮佛蘭為沈雨亭作

小青便是玉清仙。謫下凡間定可憐。深閉閉花春寂寂。片檀禮佛月娟娟。徒聞南郡操刀婢。不見西陵打漿船。石上精魂還在否。有人擬作並頭蓮。

龍山春曉限韻用唐人試體

千家龍帳卷。曉色上屏顏。鳥韻翻巢急。松虬挺蓋閒。地高花有露。春老石生斑。旭日添紅暈。流雲疊翠鬟。人來古殿早。目極大江環。不識衙門下。朝朝靜掩關。

賦得湖清雙鏡曉

曲折耶溪水。汪洋寶鏡湖。通流分海甸。徹底見天衢。露洗滄浪淨。雲來澹澹無。浮光呈玉練。散彩耀金鋪。獨汲開龍看。舟行把酒呼。綠空一鏡白。倒映晚妝酥。故破新磨好。雙雙入畫珠。美人鏡似秋。爽更堪娛。一水清何甚。天邊月更盈。影娥池有伴。出匣鏡同明。桂樹珊瑚潤。菱花苧菜榮。絳室低處現。空翠疊來輕。對映疑相妒。雙圓未可爭。波搖光激灑。彩散洞噴瀉。信是江妃照。還如織女妝。山濤能藻鑿。差可比芳名。

湖清雙鏡曉李翰林詩也翰林集一本刊精鏡考對句湖白雪山來似應從霜因再賦此

湖清雙鏡曉。湖圓水鏡平。中虛非有物。外象正如瑩。皎潔凌晨色。澄鮮出匣明。菱花低檻抱。螺黛遠山橫。照影來還唱。修眉卻月生。銳毛真可鑿。浮氣即時清。或恐軒皇鏡。惟應大冶成。滄浪垂聖聽。借我濯塵纓。

賦得夜雨長溪痕

山中一夜雨。水色淨玻璃。白石枝腰沒。紅橋場翅低。舊痕添雜樹。新漲滿前溪。借問鳴鳧侶。應知浩漭齊。

賦得樹影月中寒

愛此森森樹。團圓影月中。照深涼欲睡。坐久冷難融。蕭颯非關雨。陰沈不為風。夜鐘僧定起。秋角雁橫空。一片東西映。全身覆載功。賞心消夏景。已入廣寒宮。

與張孝廉登石蕙亭送之西湖還湘潭

孤雲一角見雷門。欲罷歸來月滿村。想得故人留履處。未應還說謝公墩。此詩在吳
 碧眼黃鸝第一流。箇中人物許誰優。西湖不作湘江看。如魚同舫遠遊舟。此詩在吳
 漢江秋色滿江橫。此去乘風萬里行。若過洞庭回首望。白雲紅樹兩關情。

味徐天池先生青藤

山人宅畔留青藤。千枝萬枝相覆水。盤空天曩有奇態。紛披珠珀交層層。忽疑天上蛟龍髯。又如西城金銀繩。不然凌雲垂倒垂。與爾附落筆書吳綾。大者徑丈細毛髮。行開茂密人未能。山人意氣殊橫嶺。山人風流何跌宕。破帽青衫拜孝陵。窮年老守青楊巷。當時文采掩空華。偏強蒼藤兀相向。秦松已死漢柏枯。要汝冷落精神王。已看枝葉蔭天池。何須天矯排雲上。只今花下疑牀歌。桐館櫻桃付澗澗。惟餘老幹閱滄桑。幾豈年年一舒放。中宵無人鶴歸來。月明彷彿遠高唱。千秋萬歲知愛誰。枯樹蘭成賦惆悵。此藤青青終不改。時有雲烟互飄颻。

今秋雨上鄭義門尋余臨書館不得仲冬望後雨中復借錢在德招同周梓存過訪維舟城外移時

遂別慨然有作

章三讀書處。亭館頗幽絕。竹深鳥雀喧。路遠蒼苔滑。朋來無處所。掩關似禪悅。幸有素心人。相思限城闕。秋冬一再探。判語成僞札。空林煙雨繁。雜露亂巾幘。扁舟催去來。此情向誰說。卷修託微波。寒濤半明滅。離愁城外外。誰能頭無雪。

附詩話

揚州人多買貧家小女子。教以筆札歌舞。長即賣為人婢妾。多至千金。名曰瘦馬。言如販馬者。養瘦為肥。得善價也。樂天詩莫養瘦馬。莫教小妓女。知相傳已久。詩中思復字或長律不免。而韻即不宜。然唐人多犯此。昌黎附張籍詩。乃至晉義皆同。重三疊四。殊不可解也。

律詩首句失韻。為入羣孤馬。落句失韻。為出羣孤馬。今人祇解首句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皆字。正此例。

古人對法不求工。如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名句也。而歸人三畝。句法不齊。如此類頗多。

翻衡之禍。本晉統。在蕭部中。杜詩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翻衡。白詩志業過袁安。才華似翻衡。皆隨俗語。耳。今楚人無不呼翻衡者。李白詩昔日翻衡如郭隗。之。上聲也。

越中於清明前後。兒童多放紙鸞。或琴鸞。有無名氏嘲之曰。薄薄裁成小小絃。無端吹汝上青天。縱使學得鸞鸞勢。也是兒童一線牽。聞者惡之。

伯兄曰。生之略陽。三年無信。余每登高望遠。欲以言志。曰。天青肯分煙。其。鴉。高。飛。今。無。遠。音。將。奈。余。心。分。見。在。漢。陽。刻。期。不。還。亦。作。詩。懷。之。曰。水。則。有。舟。分。山。則。有。車。嗟。我。子。兮。胡。不。歸。可。長。聲。歌。之。聞。者。皆。為。歎。息。今。年。二。月。見。歸。余。為。作。歌。曰。感。汝。婆。娑。欣。汝。母。為。汝。妻。婦。鳥。哺。雛。

有以秦望翠屏畫冊求題者。門人共題之。章。檉。聖。木。題。曰。一。帶。起。晴。曉。離。鐘。響。憑。誰。手。陰。陰。翠。色。深。朝。日。分。雲。母。畫。放。一。山。空。翠。屏。宛。在。側。落。花。春。暮。多。去。點。臙。脂。色。鉗。剛。詩。題。曰。一。任。白。雲。飛。青。山。終。不。變。春。來。翠。更。濃。疑。是。寄。陽。見。秦。峯。翠。補。空。知。是。雨。中。信。仙。人。知。姓。名。早。晚。丹。砂。傳。四。首。不。說。晚。唐。語。也。

余爲沈雨亭題小青禮佛圖鈕亦題一絕曰花墮塵中月墮泥一箇消受比紅兒深深拜起始無力
盼斷西天楊柳枝雖體弱亦稱題也

黃山道行一年三十許從余爲科舉之學小試不售者不解詩一日忽吟兩句下凌華山又一年吉凶
無定惱金仙問之云方閱堯山堂外紀用孟賓于事余綴成想之曰故園楊柳分明在定染藍衫早著
鞭故園楊柳亦用賓于賦主司中語

余不喜填詞而弟子有好之者又落筆頗艱傳導引佳填南鄉子咏漁舟僅得其半云日暮晚江秋掛
網垂楊繫小舟那管烟波名利客帆收明月蘆花古渡頭余續之曰適意做浮鷗魚飽鷓鴣灘上流沾
得香醪一醉清幽茅舍疎籬勝畫樓時有舟中吹洞簫者余因填簫聲半闕命續之看月滿江秋
忽聽悠悠嬌客舟靜掩蓬窗燈火寂煙收三弄梅花白了頭日聚散等浮鷗明月清波各自流疑是
當年秦氏女聲幽引鳳蕭郎上玉樓

今年玉羽下世老成凋謝無幾存者矣玉羽爲考功何昭侯先生次子生平以七律擅場編留時猶口
占數詩懷我同人其中警句如魂歸何處被推在路到懸崖撒手行宿世其神物也竹應坐雨常錄古
詩十數首寄余云原稿汗碎已付祖龍不知今尙有存否其哀江頭一首與平生手筆大異附錄於此
擊鼓何不揚刁斗志金殺衆心結爲城心潰城乃肉寶藏滿車夢夢了百六似有所指也

翠川張蘭芬容麗工詩名籍甚得山陰劉戒謀集愛不釋手適下姑蘇山塘駐蹕見隱舟少年憑几揮
毫紫翠觀歡笑忽飛風一紙入水張類視有宛委山人字宛委即戒謀集名心疑少年或戒謀令其弟
以素筆索書書訖付與乃知其戒謀也含睇流盼若不勝情懷而返輒舉語同類稱爲詩瘦上曰何
似何似者既調繫於腰寄意曰夕陽花影並仙舟心上客眼前頭垂楊夾岸浮殘月無計寄猶喜忽恨
愛成愁終日吟吟黃粉句珠樣淚落難收那能化作花間蝶隨風流飛過才子讀書樓江陰陳一泓
太史寄詩曰吳中近事君知否香閣爭呼詩瘦生武進秦龍光亦寄詩曰瘦生曾記謫仙評又見翠川
雅意傾几上卷開疑對影江邊水閣似聞聲宜與吳師石亦成四斷句末一詩云紫騮何處訪都知想
像春幃度小詞欲寫不成還記憶夢中潘玉倚闌時以上

戒折花文

消磨日月碧玉叢中點後乾坤錦雲雅裏與名花而作伴抑又何求繫造物之無私於焉可惜豈無紅淚
難薄命之英縱有黃金莫鑄長生之帶心乎愛矣被惱何妨薄言采之傷情已甚知非長者之命何來女
子之懷草滿廳前猶日觀其生意木臨山畔曾聞香殿天年此獨何辜而乃不赦所期勿勿敢護持好
嬌東君從茲自落自開消息憑歸大治我言維服諸君勿以爲迂花若有知此後應逢其笑

劉蕪山八景詩敘

綠文金簡大有藏書明月白雲都成佳趣牽季鷹之蓴菜近在瀟湘探句踐之園花遠寄楚曉他如四明
五洩山開即棹樓臺至於石室金庭洞裏乃神仙窟宅此皆形容莫罄故爾唱和偏多蕪山學兒時一

賦之日月偶吐微光量十笏之山河隨拈八景恨古人之不見知來者之可追詩畫旌亭人自克三春花
雨歌傳平水我將試六月松風

金母王孺人墓表

夫易垂北馬推利西南詩首關雎祇歌窈窕健婦僅誇於後人烈女不傳於五代無他竊則尙柔女儀從
婉宜其闕也然而教有陰陽治分內外六子之卦半存風火少女之氣亦判溫涼皇清得贈曾積王孺人
生於文山長於士族毀齒離親弱齡失恃誦詩書則婦眉才子明禮義則不梅書生康熙十三年潢池弄
兵高羅畔命山東則青嶺成妖河北則黃山爲信於是海水爭飛江湖橫溢火延池仲之家箭入趙禮之
室其父爾清公舉家避寇孺人固戶長號憑棺不去謂有母而不守縱偷生其何益既而燼灰冰泮寇散
天清曹娥擅黃絹之碑宣文開絳紗之帳異本壹枝和湯封股旁根荆樹立雪傳經此則既通大義不愧
天倫者矣康熙十八年歸我金君子職維時伯仲相以京陵之舊閨傲東海之寒鄉閨中三婦誰織流黃
關內將軍惟工矛戟而孺人則酒蕪蕪深調羹雜艱菜粟根株分攜不倦暨乎蕪砧一別破鏡難期望刀
環於萬里樹萱草兮北堂則孺人以婦代子以柔化剛影門有稅籌算確夫九章安邑無租錢刀出於十
指更有難者當米珠薪桂之年值老姑臥病之歲日痛心傷有朕無見孺人扶舌砥砥終朝千徧枕金篋
之剖膜逐珠懸而無恙茶條萼萼山濤既拜其母蓬髮垂垂菜子亦痛其妻而乃西京望重東觀名高推
較難辭展輪復出一老之衰疾依然二壘之纏綿更甚有無匪勉賊乃移山手足摩挲婦同補石時孺人
適舉一子嗶嗶泣而勿顧呱呱聽若罔聞遂至玉果長埋金刀忽斷甚而青天無語白露爲晞王鯉空躍
於沖波泉徒抱夫漢漢孺人毀不欲生壻而成禮聽殘杜宇聲聲啼血刺盡芭蕉葉葉到心昔者乳姑
上堂埋兒掘坎三女築陸家之墳少婦含東海之怨以此方彼孰多孰少必有能辨之者若夫惠則及人
思能逮下進舟贈琴閨房有文正之風割宅依人裙布有邱成之義從前做僧自許德感盡斯年來補佛
青慈心飯運乘轉成細事不足言矣景命不隴享年五十有六以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廿四日卒嗚呼靈
衣難復形管誰傳良可悼也即以是年三月二十日葬會稽一都之塘下鄉孺人後母章善宗姪女一子
王余門都謹以麗牲之柱跪求表隧之詞謝不能文允而後起後之君子知金委在當長憐別鶴之操
玉燕投懷并愛啼鳥之樹以上

雁賦

維時寒紅明滅隱月清微披襟視夜有雁南來十五五飛鳴以逝余觸之愀然能無感於斯耶
夫有定偶而乘信隨陽以順時適矯矯欲舉與浮鳥之上下而皇皇何之章等真鳳之求栖
是雁之悲也夫抑不獨雁之悲也夫余因爲之賦焉其辭曰
哀南歸以冥遠兮當草木之落黃中中澤以嗚嗚兮徒發味於藻堂激金聲兮墜天籟振玉羽兮飄雲章
願感兮分遊漢苑容辨鳴兮詣周堂夫何佗然斯不辰兮方衰暮而未央兮終高時而不如兮胡凌秋夜
之繁霜或俯仰而思稅獨兮光向燠水於微茫月隴隴兮影獨傷金風颯兮摧草宿如雁山兮愁雲

慘。迨衡浦兮夜氣涼。昔鑿畏途於地溝兮。終漂泊夫沅湘。胡遠彈月之飛瑟兮。懼午夜有翔翔。悲哉雁兮。其誰所之以徜徉。嗟余生之靡適兮。空凌雲而激昂。亂曰。雞驚爭食兮。迷不知其所。分。鴻雁高飛兮。余將與之偕行兮。望伊人其何方兮。惟指天漢以爲鄉兮。

撫金者說

或有獲金者。獲金人即其舅。而持金者。爲其甥之婦弟。少養於甥。而適與之偕行也。遂取之。婦弟與之。或笑曰。汝爲其婦弟。我爲其母弟。汝得養我。我獨不可得金耶。汝之甥迫婚矣。君子於此。不能無感也。設有入之母。責其婦。婦抗之。母曰。汝之夫吾兒也。汝之兒不養乎。又設有父呼子爲婿者。子駭之。父曰。而於婦翁何若也。有兄要弟盟者。兄曰。若於友。又設有後人子女。虛前入子女者。其子女曰。吾兄弟也。時昔之日。我父猶父矣。有一人好施德者。門有貧丐。則爲之給錢米。巷有餓殍。則爲之助葬埋。而其父母宗黨親戚。故舊。啼愁滿眼。則告曰。我亦貧丐餓殍也。有人好放生者。逢牛犬鮮特。輒恐懼。惟恐至謀利索債。則毀體斷肢。出妻鬻子。不顧也。告之曰。我亦將爲牛犬鮮特也。嗚呼。此皆俗人之言也。然可爲忘本者戒矣。夫獲金盜者。何以致其盜。并何以使有金可盜。君子謂我以薄德。人以薄德。以是知所慎也。夫獲金人。固吾之師也。

改魯陶先生墓誌銘

改魯先生子思。開遊晉陽三年。歸。葬其未葬者。三喪其祖父。皆自爲之銘。而獨以先生之狀來告曰。先公之生也。弗作其葬也。勿諱。吾子雖不見先公。子言實足以昭信後世也。於是先生歿二十餘年矣。而若有待於余。余何敢辭。謹按狀志之曰。先生諱某。字某。改魯其別號。家苦貧。飲食起居。有人不能堪。而先生哀憤力學。戊子。兵倡亂。令賊徒俱蓄髮。先生之父幼度公。病久未癒。營卒疑爲盜。欲殺之。先生長跪哀號。請以身代。時年十一。其至性如此。十六補蒲山弟子員。以冒籍聞於學使。學使張公愛其文。曰。汝曹不若生。何攻爲。更三試。三領其曹。遂第一。宗人舉。盡書大社。四方名士多來會。先生日騰躍。宰相推讓。觀者盈之。先生於六經諸子百家。皆強識。尤耽史漢。每當鼓三下。志氣慷慨。浩然長歎。不自知其寒餓也。意有所感。則發爲詩。淳古淡泊。油然成人。陶宗數千百人。其好學問者。不下數十家。而言博學能文章者。輒曰。生六公。生六公者。先生之行也。先生既以文名。越三薦不售。見者多爲痛惜。其歿也。遂以文學傳家。乘而不知先生負大節。陰行善。其待人不肯以愛憎之私。遂就其絲室。而其中有所主。其外有可信者也。先生自甲辰後。遊公卿三十年。於禮樂刑獄。軍謀策庫諸大政。度不究心。能理煩瑣。困而不自以爲功。其客山東時。主人方有急。持千金營解。大罵曰。爾賣我。辱爾金。顧卒護其事。免於難。族有被誣者。先生力白之。而其人故先生所憎也。其他德德甚多。人不能知。老僕德昌。則每向其主。指小主而言曰。郎善哉。善哉。我家他日必大昌。吾親見吾主之活人命。而完人骨肉者多矣。語及山東事。輒大笑曰。吾不解吾主。金實可受。即不受。何乃罵也。嗚呼。此可以見先生爲人矣。夫人號。能文章。或說身。縵縵。稍能排患難。即沾沾自喜。嗚呼。此怨。惟恐不得當以回報。若先生者。其真無愧古君子哉。先生生平惡異說。嘗朱二眉以

左道感當事。江右李大參。適先生出見。不交一語。曰。是安男子。敗露在旦夕矣。渠不知其身。何知我。後卒如其言。先生生崇禎某年。其沒也。在康熙某年。以某年月日。葬某地。配某氏。子男三人。思永。思思。思孫。幾人。某某。思永出。某某。思開出。其上世自復齋公諱性。登賢書。後一傳而達斯公諱。中成化丙午。舉人。知江西宜黃縣。再傳而未齋公諱。師文。中嘉靖壬午。舉人。知廣西柳州府。八傳而至先生。皆用儒術。累代不徒業。以老系以銘銘曰。

中憲大夫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副使唐公墓誌銘

公諱唐。字載。別號鴻菴。浙江會稽人。自宋參知公介以名臣顯。代有聞人。元時有義士諱。收六陵。遺骨葬。兩山者。公十八世祖也。義士十餘傳。至處士公諱。非。入郡志。義行傳。是爲公祖。中憲大夫。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副使。唐公諱。思。入郡志。儒林傳。是爲公考。公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成進士。除工部郎中。司主事。差南旺。三年。移本司。郎中。明年。典試山西。又明年。持贈公喪。服除。補光祿。大官署。正。秩。滿。遷。官。同。知。兼。權。撫。工。關。攝。郡。判。閔。九。年。而。知。山。西。大。同。府。六。年。陞。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副。使。三。年。候。補。參。政。道。閔。年。丁。魯。太。夫。人。艱。又。四。年。在。家。卒。公。之。成。進。士。也。於。先。 爲。同。門。友。先。 嘗。曰。文。章。非。以。道。風。行。塞。謂。讀。春。容。恬。淡。中。庸。乃。貴。公。庶。幾。近。焉。公。嘗。見。器。於。華。亭。陳。臥。子。而。文。範。不。同。同。歸。於。善。蓋。折。衷。深。矣。公。爲。提。學。時。過。鄒。平。謁。伏。生。墓。慨。然。歎。息。後。從。天。子。祀。孔。子。廟。庭。徘徊。久。之。歸。歎。累。月。曰。教。生。生。以。行。行。爲。文。務。崇。尚。經。史。先。是。公。典。試。山。西。嘗。言。文。章。足。規。福。壽。如。陳。廷。敬。李。賓。素。皆。當。代。碩。輔。名。流。今。不。徒。善。公。之。文。章。而。又。嘆。公。知。人。善。教。也。公。爲。政。所。在。持。大。體。尚。樞。字。前。後。凡。遇。三。大。禮。而。無。道。殫。其。在。官。古。五。勅。以。示。曰。勅。官。勸。士。勸。農。勸。商。勸。工。禁。長。生。大。乘。無。極。七。七。如。知。如。有。關。正。道。清。圓。屏。捕。盜。防。勿。使。延。延。權。關。力。除。折。水。扣。牙。等。弊。監。漕。免。別。尖。斛。之。害。在。官。六。年。民。稱。安。堵。無。何。道。逆。之。變。徽。甯。道。蕩。當。是。時。王。師。一。軍。戰。績。籍。一。軍。戰。野。之。東。亭。橋。皆。大。帥。公。承。徵。至。軍。前。總。糧。儲。一。切。支。放。皆。有。法。軍。糧。以。振。全。徽。克。復。既。復。調。會。城。督。沙。唬。船。鳩。匠。役。三。千。坐。風。雲。中。鼓。勵。不。倦。既。而。閩。楚。仍。用。兵。有。御。馬。五。千。四。百。自。殺。虎。口。經。大。同。官。屬。嬰。難。彼此。牽。戾。臚。曰。舟。飽。曰。饑。以。代。爲。幸。及。公。公。曰。吾。盡。其。在。我。已。耳。躬。視。官。場。牧。馬。審。基。林。一。誠。相。感。迄。無。譯。者。公。以。一。書。生。自。甲。寅。至。戊。午。五。年。中。當。煩。劇。之。地。芻。蕘。構。棧。水。船。陸。馬。調。度。往。來。者。無。絲。毫。髮。誤。此。豈。庸。安。兒。好。爲。大。言。者。可。勞。勞。乎。自。道。喪。而。世。降。居。官。者。平時。不。能。盡。心。力。或。務。虛。異。矯。激。爲。名。高。否。則。倉。忽。機。械。以。候。上。意。旨。而。取。舍。略。無。足。視。一。當。行。事。則。退。縮。不。敢。任。或。彼此。互。委。至。進。不。忘。君。退。不。忘。親。者。更。寥寥。也。公。在。官。似。無。赫。赫。名。而。其。才。其。德。皆。人。不。能。及。而。性。又。至。孝。當。在。南。旺。時。時。甲。午。孝。廉。公。尙。計。偕。從。老。僕。坐。騾。綱。中。歷。嶽。赴。試。風。霜。衰。髮。追。隨。未。得。每。恨。然。歌。詩。丁。酉。典。試。後。思。效。楊。復。迎。於。陵。於。潼。關。率。生。徒。捧。觴。上。壽。而。以。他。事。快。快。不。得。遂。已。而。歸。公。卒。太。夫。人。在。堂。則。自。甯。馳。越。爲。太。夫。人。壽。道。視。學。還。家。而。太。夫。人。年。八。十。七。矣。兩。日。官。開。公。歸。爲。扶。杖。蹇。蹇。公。見。而。泣。吞。其。聲。自此。候。疑。門。者。近。一。年。太。夫。人。大。漸。歎。曰。是。兒。年。六。十。餘。乃。獨。繼。我。如。五。六。歲。者。我。何

忍舍之蓋太夫人四子而公其長者也。公坦白無城府。接人謙讓。既貴後。與人款款道故。未嘗諱貧賤。親戚故舊。以孤孀待給者。皆贈田舍。人咸能道之。其卒也。以康熙庚午九月八日。距生明天啓癸亥又十月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錢封恭人。子四。長杏伯。西安府撫民同知。次杏元。仙居縣儒學教諭。候補國子監學正。次杏垂。候補別駕。次杏黃。太學生。女四。長適都學生羅紹龍。次適陽山縣知縣王永傑。次適都庠生朱儀。次適邑庠生魯基。孫八人。男七。吉善。師善。至善。又善。嘉善。季善。女四。一字沈煒。世餘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諡銘銘曰。

是為唐公之宅。厥銘維實。振發揚波。鑲金刻石。子孫繩繩。策名天室。

芝川杜先生諱某字濟之。其人質厚而材良。其術德於家。多不勝書。其周貸故術。卹人婚喪困殆者。不勝計。負其通則釋。告之急則應。凡利賴於鄉者。算無遺策焉。歲庚子。大飢。道殣先生出倉廩以賑。以糴計者五。以鑄計者六。以流計者半。用活人無算。自會稽五里而東八十里。有僧募除道。先生首倡捐。從五里牌始迄東關。伐石為梁。屹然如山。人咸頌先生曰。真濟之。不負其字矣。當時余未交先生。聞先生高行。謂見指知。見一知百。能如是也。雖以濟天下。何有焉。先生有丈夫子五。其二早亡。初娶任。有賢德。無出後。娶張。自先生卒。持門戶。教子以義方。余嘗過其家。見賓客滿堂。或累日夜劇談。殺核維旅。潔甘無厭。余又以是知太夫人賢。且以驗先生之德長也。乃今閱二十年。而太夫人見背矣。先生及任太夫人。並有畫像。至是乃合三像為一幀。余拜其像。幸見其容貌。因以追想其為人。欲其子孫之稱象賢也。爰為之贊曰。

於維先生。其儀孔嘉。野處茂良。璞玉無瑕。孰哺而飢。孰坦而汗。維我先生。不吝不誇。善不弋名。實不掩華。胚胎仁義。驅斥浮夸。令聞休顯。播美邦家。配德維諧。徽音載加。旋歸碧落。粉幀暫設。子孫追悼。露草霜花。其人雖杳。其德靡涯。庶斷後昆。行彼黃麻。

題丁母章太夫人傳後

余友丁子淇。國刻其祖母章太夫人傳。余讀而歎曰。嗟哉。婦人之行也。當崇順之末。流寇出京師。而婦女以千數。穿其草屨而南走。予即反刃擊背。所過城破。輒令婦女毀而夷。其酷毒如是。是豈稍稱有志行者所能隱忍哉。然而城郭丘墟。遺棄輒收。南北數千萬戶。皆遭喪劫。灰燼丈夫。智略輻輳者。已不能保其宗社。而况區區婦女乎。余反覆讀其事。歎其有過人者三。冠澤德平。時乘洶洶奔竄。婦人即自辦一死曰。天乎。與吾以圖全。丁氏風。留此身在。萬一愧王凝妻。母。軍速死。以下報丁氏乎。既既兒所著衣。納以金錢。乾構。教之姓名年歲。并父母鄉貫。兒記此。亂離倉猝。脫有弟兒者。兒告之。又既而率備婦穿履後。得片單三。歲孤兒。被匪業纏。而下其質。而有智深謀遠慮者。是難乎哉。難乎哉。覽嘉興高氏忠節錄。載甲申前後。山東遇害者不下數百人。而婦人以兵戈慘毒之時。履危蹈險。萬死一生。卒能昌大其後人。而保其宗親。然則天所以相備人。而全慈孝於後五十年。以成內外兩家者。實皆備人所自主也。婦人愛父午。

頃公。余族兄行也。以天津遊擊將軍。改德平縣令。自遭喪亂。音塵斷絕。而余生又晚。不知午地何知。婦人。橫漢國。則貞婦之節。與賢母之行。孝子之情。皆於是乎見。而甲申時。元黃水火之變。從可觀矣。聊題數語。不獨引以為親戚之光。亦轉為世道幸也。

與友人論居喪教授書

聞足下以居喪教授為疑。遂不肯受聘。足下意誠善矣。事誠可疑。疑之誠是矣。然僕謂可不必辭也。先王之禮。務近人情。非強人以所難。故喪食雖惡。亦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故有疾則飲酒食肉。孔子曰。毀瘠而病。君子勿為也。毀而死。君子以為無子。然則禮也者。人情而已矣。足下今日果能翦草挂棺。默無一言乎。不必求錢以償宿負。有衣食以供且暮。則終守喪次可也。否則無以養妻子。供飲食。同餽而死矣。何如誦聖人之書。以授人。猶不悖於大道與。古人云。居喪廢業。解之者曰。樂樂器。以縣鐘磬。未嘗廢詩書也。禮曰。居喪。未嘗設葬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未嘗廢誦讀也。孟子自齊非於魯。返於齊。時充虞從。孟子未嘗不居喪。教授守禮如朱子。亦不以非。夫禮法甚嚴。變通在人。必泥先王之迹。為言而不語。對而不言。則孟子之援古證今。先近於語矣。孟子將不得為孝子乎。夫將明先王之道。傳之其人。使垂教萬世。故不當泥也。足下今日之舉。考之於古。則不必。驗之於今。復不能。故僕以為不當辭。僕非不成人之美。知足下深。又恐足下無以自善。輒書此一通。惟採擇幸甚。

客星對

五十四年三月。夜讀漢書嚴光傳。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其臥耳。時有客問余曰。信乎。曰。然。何謂也。余曰。當新莽之世。天下倒懸。高材捷足者。孰不甘心漢鼎。光武承劉氏爭天下。求賢若渴。有志之士。方且杖策恐後。風舉雲從。而光乃輟銜。無志治亂。及光武君臨天下。光屏禮行。意去常就。幾鴻冥不已。至於足加蓋。不以禮自處。而天遂以星應之。客星之所由見也。客曰。夫忽見忽沒。或行或止。寓乎星辰之閒。而無一定之位。故謂之客也。豈主客之謂哉。余曰。子獨不見桓帝與鄧萬乎。龍潛之舊。封為通侯。通夕飲博。客星犯座。爰延曰。昔光武皇帝與嚴光共臥。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一僕一侯。事若合轍者。何故。賢佞皆處其變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共臥。在上為客星。在下為賢氣。故事有大小。應有遲速。禍有淺深。而客星所經。總為妖異。光武不可謂非賢者。嚴光不可謂非賢人。一旦高會于載修談。而反速召逆象。冥會何符何者。天道謹嚴。不可少亂。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一有小變。則轉度錯違。王者至尊。以天為父。臣下何敢仰視。古之君臣。相愛如父子。相信如兄弟。參蕭卷阿。優游懽懽。而天威之畏。未嘗敢一日遠也。夫君臣之分。譬如冠履。履雖鮮不加於冠。而况冠乎。故端山順至。吳應變生。傳曰。天不言。以象告。不可不慎也。以光武之賢。成嚴光之高。以下犯上。積此無禮。遂成妖異。人事作於下。天道應於上。又何疑哉。客稱善。唯唯而退。

湘萍草詩餘

越與吳相隣，戰國後地皆屬楚，生其地者，固宜多騷雅之材，而有唐時一變而為揚折不諧於聲，杜老詩集中所謂吳體者是也。今天下競趨於新，新聲聞起，范焉而不返，能詩者賦之，又名曰吳體，豈吳越之人，昔則務離乎人，以自鳴其異，今則務離乎人，以自鳴其同乎？夫詩不貴同，亦不貴異，惟其景而已，得其是則各從其性，而成一家之言，皆可以卓然不磨，不得其是，則靡靡焉而與同，子焉而異，其為失均矣。余宗寶山詩二十餘卷，真有得於其是者，蓋自三十年來奔走於燕，竹琴、楚、齊、衛之邦，其間山川之古今，風雨之陰晴，友朋之聚散，與夫鳥獸草木之榮華零落，時觸於懷，而又加以床頭離下之感，去國懷鄉之情，其託諸歌吟者，豈復等悠悠之口乎？余覽其湘萍一草，殆放翁流也，自趙師秀、翁處符帶、好為清苦之詞，江湖詩人多傲其體，而幾無一是，談詩者等諸自以下無繼焉，寶山以儻不羈之才，值斷梗浮萍之遇，顧不為永嘉四靈之詩，而直追吾越之放翁，悲歌慷慨，蓋今也，而進乎古矣。湘江故楚大夫行吟地也，騷雅纏綿九歌為千載獨步，其流風至今，必猶有傳者，寶山遊三十年，車殆馬煩，而客湘江最久，宜其詩不同於衆矣。

華市病餘小序

世無臥病而能為詩者，即為詩亦未見其工且多也。古人謂憔悴苦吟之士，必專一其心思，而後聲出金石，朝一圭夕一匕，或鑲石而歌，或行樂而吟，或出遊而寫，非胸有學問，而汨汨然來者，雖欲工且多，其道無由。華市今年秋臥病，病且劇，一月之中，積詩凡若干，病後又得詩若干，然後知華市之道明，而其所積者弘也。余嘗按其目，開道、重國也，讀思魯齋集、述祖德也，湖決海塘者，殫宮、敦本也，題景梅詞，懷兄弟也，寄筠、海查、德懷、及漢桓、成謀、粹存、騰友、則懷友也，走筆贈次輔，別卓、宗、夢、壁、園、飲、石、書、中、庶、一、篤、親、一、不、忘、舊、也、楊、貞、女、歌、發、潛、德、之、幽、光、也、明、章、皇、帝、畫、鐘、東、坡、金、蓮、歸、院、圖、慨、君、臣、父、子、之、倫、以、登、世、也、餘、則、感、時、觸、物、即、境、言、情、也、惟、道、明、故、不、為、無、用、之、詞、惟、蓄、積、弘、故、風、調、清、深、縱、橫、排、澗、而、矢、口、而、成、然、則、華、市、之、學、問、不、適、因、病、而、顯、哉、余、十、年、來、多、病、寡、歡、亦、嘗、抱、華、市、之、志、而、手、庸、意、淺、言、詞、澗、縮、登、容、吾、之、閒、秋、風、泱、泱、料、檢、詩、囊、一、望、皆、黃、茅、白、草、讀、華、市、詩、不、覺、蓬、蓬、然、深、有、所、契、矣。

史我松先生傳

先生諱說，號我松，姓史氏，會稽人。少讀書，強厲誦記，善為舉文，精思刻苦，終夜不寐，或有不利，快快為太學生，侯朝宗曰：國家一郡中，歲養士數百人，而某且以貧進，豈不異哉！先生為揚廷公第四子，公官南陽刺史，子告不數年，貧幾不能葬，先生出就外傳，入奉寡母，歡色養惟謹，是時太學生金赤連先生，燭史華許先生，與先生兄鶴子，起道堂社，凡十有八人，籍甚，而先生與弟竹道人，舉浙水之社，復十八人，文采爛然，推先生為祭酒，先生長不滿五尺，言辭慷慨，收禮禮讓，至今人言大小十八子，皆二史君焉。顧先生終抑於有司，罷去，遊遊諸大僚，諸大僚傾倚，不啻左右手，嘗怪漢朱博少年時，從十大夫遊，不避風雨，而後為琅邪，奉三尺律令，折文學儒吏，去一切言聖人道，故所至以經術右王官，使博士荒僻，海隅日出之邦，變而為衣冠禮樂，皆先生教也。先生重信義，不以千金易諾，嘗受定安聘，定安郡廣東瓊海，而

先生故人王為嘉定令者，留先生，啖以利度，不可，則曰：定安家幾萬里，而君太夫人在堂，獨不自為計乎？先生嘆嗟扼腕曰：吾不可以負友矣。久之，廣東開藩者，聞先生賢，厚聘，即約定安，定安令長上官，以聞先生笑曰：使某實利，則君何取焉？且何以謝故人矣？終不往。定安令愈多，才而任氣，一日，謀盜，閱實矣，欲平反不可，至夜分，爭論極前，先生勃然抵几曰：我欲食子孫報，而阿意枉法哉！晨起，束裝去，俞君為長跪哀號，改獄詞，乃留，其有執持又如此。先是在婁江十年，每一省親，入門即解囊中金，跪上太夫人，無敢私。在定安歲時，宴飲輒囁然曰：母老矣，傷哉！弟兄不常聚，安得振振然，常飲疑門乎？淚盈盤，往往能蹇比太夫人亡，赴至驚動，仆地累絕而甦，冒寒暴沐風雨，二年，卜兆營葬，三黨交稱，祭禮豐盛，蠶豆之屬，必躬洗滌，晨夕教其子，必稱引古訓，嘗曰：學喫虧三字，終身受用不盡，自定安歸後，客淳化三年，復遊廣東，居歲餘，病劇而歸，卒年六十二。當在婁江時，無事彈琴歌詩，畫則三病六法，八格，十二忌，非非南北二派，窮原竟委，而落筆蕭疎淡蕩，出自天成，蓋先生不以文為畫，一若無意為文者，此畫所以至也。論曰：先生行事，似無甚奇特，然事親孝，與人忠，交友信，及其遇事侃侃，不輕徇人，使之當大事，必有卓然可紀者，非世之敦行者乎？筠陶先生，既為之傳，其子道復請余文，庶幾哉！能世其家事矣。

邵念得先生傳後

來交先生晚，然與先生上下千百年，論史博頗悉，又熟其行事，有人未識者，先生沒五年，故人長老日就凋謝，疑事無可質，嘉言懿行，亦不盡表章，故以所聞見，雜次為傳後。宗伯歸山言不當為人作傳，傳史也，而無其職，妄矣。先生大不然，來皆與之辨，曰：漢非有先生傳，傳言也在，唐則毛穎亦為傳，梓人巧者，郭橐駝為傳，非真欲傳其人，宋時乃有傳先生曰：子不聞鄧子之傳，固自有本乎古者。太史翰軒，每採家乘，神官紀載，實神史版，履高士，初非國書也，而皆為傳，傳可也。先生復舊唐書，漏而新書，讀夫劉賈切直，僅叨文苑，陽城卓異，概居隱逸，思漢清高，只傳方技，李許姦邪，同登無忌，舊文乖舛，其不若新書遠矣。而先生曰：曾取舊，無取新，先生嘗謂朝廷開史館，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齊，存南北史，廢三國志，用李漢書，又嘗欲并道學傳，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宋於儒林外，獨標道學，先生講學宗陽明，學問貫出羣史，尤攻勝國，懷宗末，福唐魯桂，禍亂頻仍，起末了了，舊屬來網羅，舊聞獲編瓦二十四片等，目錄三十餘，購之無門，故迄無成書，生平持論，欲復封建，行非田，收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眾，困於平城者乎？有弓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自為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論非田曰：欲復封建，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即塞，則環城之深，未聞有是也，且有溝壟，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而水定，當洩以皮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彼與此，勢將生亂，子謂做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之閒，乘除消息，無平不陂，此天道也，其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試誦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則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成真如經義，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曰：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

北之人不知辨，東南之人不知職，皆危道也。先生嘗得聞人題本學陳詞，日夜講不絕，故地無職，輕地無止，爭地無攻，交地無絕，衢地交，圍地謀，圯地行，死地戰，此皆孫至老猶言之妮妮，教來占候歌，取二十八星分二十四氣辨五更，以南方午位中為候，從前未有也。每走四方潛以狼牙根自衛，門人陶金鑄視之以開，先生曰：往在吳淞，與梁化鳳部將某遊，偶學之，今已忘矣。其器八面鋒，利刃矛戟，有時鈍折，而此不壞，顧用之無他巧，久而習熟，縱橫不窮。先生壯盛時，負奇氣，狀貌魁梧，兩鬚蒼蒼，目光閃閃如箕，走馬射生之夫，故往往近之，壬辰後過我，則曰：吾自長安掉頭與盡矣，飲之酒，及昏而不醒，曰：吾苦咽數杯，帆頗然假寐，駢駒徐發聲，如雷震，有頃即覺，歎不料困憊至此，好學則老而彌篤，門人以節勞請，曰：日暮途長，安敢不力，願與妻孥對寄居齋中，草創傳記，及忠魂貞魄，幽泉泉壤，而姓名不彰者，為中夜悲哀，涕淚隨筆下，寺僧驚起，余友人坐傍法死，書再至，越余為傳，曰：何貞文以求苟活，而知已弗哭也，嘗言對生友而言死友之過，不仁，見疎親而言至親之非，不智，為人嚴重有威儀，望其進退，知為有道人也，一冠如竊笠，數十年不易，短衣布襪，四十餘鬚，鬚皓然，後生慕先生名，多造請見之，輒投謝刻去，願接引不倦，與人言，必本忠孝，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先生沒後，二子刻其文若干名，公碩士，多傳其行事者，議論具於文所未盡者，列如右。

豫為梁先生竹樓墓表

竹樓梁先生沒四十二年，其外孫金童哭而狀其行，上之庶常廣先生思，請為傳，又請之易堂田君，田君感焉為哀辭，又丐請余文辭，則曰：外王父自汝甯輿歸於今，未葬，余實有罪焉，聞之死者不得葬，謂之盜，生者不得安，謂之盜，子猶吾弟也，而忍不解吾憂，余曰：惡何敢，謹按狀，先生諱選，字子銘，系宋刑部員外郎稅後，嗣允道，官明澤州判官，考元祐，貢生，先生生而穎悟，弱冠即善為舉文，年二十九，明亡不與試，是時羣盜起，鄉闈未靖，踰奔竄者數年，先生之母黃太君，竟罹寒暑以死，死之後，兄弟三人，流補窮鄉，惟外王母是賴，故先生終身，惟外王母不置，生平喜為詩，頗不喜彫落，曠瞻新醜，刻琢之詞，溫雅一如其人，所交當世名卿大夫，愛其才，貼履吐哺，不備以詩也，而詩則傳，余嘗讀其哭女詩數章，有曰：汝兄廿五歲，歸去，痛汝今翻短二年，又曰：中郎先此捐如綫，宅相從今依匹雛，亦為淚澤澤下也，先生性尚慷慨，諸公卿贈遺，悉分散弟姪，孤嫠待給，配偶待周，喪葬待舉者，無算，型於家，收於所親，漸以及鄉人，蓋今之有道人，也，而不幸無後，配馬氏，生一子，既壯而亡，二女子，一適金，一適孫，皆曰：豫後提亡，母外王母告我，我在汝甯，外王父大漸，歎曰：吾自壬辰後，走長安，走江南，走汝甯，僅王半生，跋涉無甯歲，皆欲歸老故鄉，作長筵廣座，花樹之會，而今不可得已，兄未婚而亡，孫雖繼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言訖而終，嗚呼！貧殘頑鄙者，或安樂，而子孫蕃衍，有道而交者，反蹉跎就老，客死於外，甚且奪其嗣焉，天乎無罪，豈非天哉，然吾聞先生嗣孫名延賓者，嘗中夜悲哀，撫先生之柩而哭，臆臘祭享，稽首於地，涕淚如雨，下帷綠，蓋其貧不克葬也，然則先生不可謂無後矣，他日築先生之墓，礪石於旁，麗牲而祭焉，覽余之文，夫亦可渙然而解也已。

劉心弘先生墓表

先生諱宜，姓劉氏，以考字弘可，號心弘，貧食孤苦，好學不怠，嘗誦大戴勸學篇，至風至苦折，子死，弟破，乃喟然嘆曰：物必有所繫，吾之繫，誠在學矣，不幸兄早世，下有弟四人，而太夫人吳老，髮髻純白矣，祿養急，忍而從業，萬慮初途，為蜀提舉小官，不數年，念寡母在堂，掛冠歸，教養諸弟，族有同室操戈者，先生必欲化母之始，為設酒食，陳人倫孝弟，開書禍福，不聽，出金錢為兩家調和，如是幾十年，弟兄咸悟，銷除怨毒，各游泣相謝，賦性狀介，反復告諭，又不聽，後聯兩家妯娌親，委曲調和，如是幾十年，弟兄咸悟，銷除怨毒，各游泣相謝，賦性狀介，不趨勢要，外弟商周，祚周，初歷官內外，至為家宰，絕足不登官署，有子五人，孫十八，原配王三，世祚之祐，世祚繼而，二瀨，有嗣者，辛年五十九，郭先生彪佳狀其行，嗟乎！少孤好學，以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卒能崇尚志節，敦篤孝弟，方虛江毛義，陳留仇香，何愧焉，先生葬後，閱今八十年，其孫名餘者，以郭先生狀亡，懼久而很滅，飾墳乞表道，冀傳於將來也，康熙年，月，日，章大來拜表。

祭朱博成先生文

附錄於此

丙子歲，余為念魯代草一祭章，頗為人歎賞，而其子刻思復堂集，午未間已陸續告成，軼而不載，於乎！姚江之文，甲於浙東，世有傑人，辛丑則公，公非徒文，惟行繁古，若愚其容，若虛其質，純誠為幹，禮義為楨，公在辟園，人信其言，既而蚤仕，莫不皆然，出處同途，語默齊致，抱公清芬，迎公善氣，未煩文彩，化泥而神，百里之內，俗歸其真，迄起滇中，歲筵秦川，守臣登陴，雀鳳是餐，公無動容，家國兩完，完城歸君，完節歸身，其斯二者，古人所難，公曰：陳駒，止足無殆，吾何求哉，賜書故在，以道子孫，積金不散，歲復提刀，南道辰沉，自顧而喟，何知取短，晚息江樓，流日發闔，八索在手，乾坤幾處，尚有老成，吾邑之式，胡不懲道，己已易簣，公奠在樞，於今八年，均以後期，自公之廉，凡我同門，樹在孫子，敬祖一觴，高山仰止，緜其嗣人，曰公不死，餘教弗忘，涕既隕此。

竹中集詩集序

王素堂竹中集集凡十卷，越詩四卷，楚粵詩二卷，吳詩一卷，燕秦齊魯詩一卷，蜀詩二卷，王子曰：詩非獨竹中集也，而余將以竹中老，故題曰竹中集，集云：竹中集在越之樊江，有山可以望，有川可以沿，出門則鳥神播香，登堂則青漆板，板人室則牙籤卷軸，三婦之醜，二難之并，相與餐桃花之飯，釀月波之酒，覽魚鳥之飛沈，玩四時之花，不出於越，而自賦千古，王子頗偏交上下，通都大邑，山阻水涯，皆有車轍馬迹焉，王子曰：吾將以廣我見，壯我聞，而後竹中集詩可吟也，今王子刻其詩若干，未成，而樂誦者夥，購之者亦數，其工且美可知，然而王子猶不自謙也，王子曰：四詩之道，言之一國者為風，言之天下者為雅，顧義有比興，辭有美刺，闕其一不可以言詩，吾將以竹中集老焉，而後乃可以長行千古也，然則王子之詩，與巢俱永矣，王子與余為詩集友，石帆禹穴，開謀共置一席焉，而樊江以竹中傳，余烏能以無負乎。

越州水利之全，其載於志者頗詳。惟嶺新昌以溪為水庫，餘則枕江帶海，襟堤傾關，前賢密洩之功不可忘。而目前之利害有切要者，不備如志所云也。蕭山之縣，有西江塘，有北海塘，皆以防大江之水者也。自蕭山而東，在山陰者曰後海塘，餘則曰江塘，曰海塘，海塘自餘姚而外，海水悍激，築堤以禦之，猶恐不克。無緣為賦，清漚田也。鏡湖周圍三百里，納三十六源之水，漢太守馬臻築塘以界湖，塘之下為運河，自盜湖為田，而湖廢矣。早則田為龜，潦則民為魚。明太守湯紹恩於三江築應宿湖，以時澇，而定啓閉，山會於是為有備，湯公之功也。蕭山湘湖，猶山會之鏡湖也，既用千餘頃，累侵累復，十存其八。至今猶澤及九鄉，其為利溥矣。夏蓋山之南，夏蓋湖出焉，積三湖之水，白馬四防二年之憂。雲雖有葦茨之實，萎葦之材，魚蝦之美，虞之民不可一日無。即姚民向有賴焉，而豪強者耽耽不可支。若餘姚之水，以牟山獨溪為大，自明嘉靖後，亦侵佃殆半，而諸賢之湖廢者至七十有二。其可徵者曰湖田，湖田者，泌湖也。旱潦無華，全視乎天，其能無患乎。蓋嘗論治水之道，惟疏與濬，疏厥下流，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水患絕。濬厥上流，使溪足以受水，湖足以蔭田，而水利興。今越之水大者，如前所言已。其次者，溪十五六，河二十，湖二十餘，支流不下五六六十，無名者數百，而志雖之以數百，曰宜塘者，塘之宜壩者，壩之宜開者，開之今壩皆如故，無足慮。所慮者，豪右之私開閉，則命小吏掌之，不過以時啓閉，或修葺而已。而溪河與湖，不足以受水。一旦積雨淫潦，滂沱內溢，山會之民，急啓三江之閘以瀉水，乃水驟下，而板田又見告焉。其他可知已。然則治越之水，濬為上，禁侵盜次之，疏又次之。比年潮決海塘，屢興工築，當事者議易土以石，則前人如王國器、蕭良幹，固有為之者。一勞而永逸，使之無衝決崩潰之患，其或有道矣。

送張豈石歸湘潭序

余之遊金陵也，湘潭張子豈石寓長干，聞其論議於靈臯甚高，閱十年而張子客山陰，余遇於水澄之巷，夢墨之齋。時余宗華甫在座，酒數行，詢曰：子之至越也，何為？張子曰：余無為也，聞越中山川之美，願遊數十年而未得。今子與華甫居僑復兩山之閒，其能告山靈待我乎？余曰：然甚矣，子之善遊也。君子不患名之不立，患友之不廣，學之不成，而氣之不盛，則二者之患，皆足以致之。聞子之遊金陵，越洞庭，涉長江，亂流而渡，欲得偏交與絕諸奇人，今復以越山川之美，不遠數千里，手擊鼓棹，而來惟恐後，其氣可謂盛矣。宜其學之成而名之日隆也。願天下惟舟車之會，冠蓋之所集，入則聯官府，出則交通官閥，數千百郡之人，皆於是乎聚，而奇偉非常之士，亦往往至焉。金陵固一大都會也，張子遊其地，藝藝而歸，不遇過一人，餘落落無當意者，以龍盤虎踞之雄，長江天堑之勢，自明歷三數百年，而非常之人，不概見，則吾越可知已。山川之僻，不足以發子之志氣，吾懼子之倦遊而歸也。張子試登稷山，閱句踐宮，放傳山之陽，目控曹江，望東流文海，酒酒壘城，得毋有愀愀而嘆不欲觀者乎？豈一邱一壑，轉有勝於通都大邑耶？士不驚聲，競貨貝，始足有用於天下，乃可貴邪？今張子行矣，將涉江漢，重上長干，訪舊交，方君雖不獲面，若宗二儒者，固張子之老友也，抱有用之才，為客金陵，張子其有得與無得，與抑所得有加於張子與無加於張子與，張子不吾告，二儒其必能知之。記文上

後甲集卷下

會稽陶石簣先生祠，余館之三年。甲午，遂移榻羅雷，近又三年矣。凡有著作，皆出其中。羅雷在東雙橋東，有平仲兩株，干霄直上，過其下，渡板橋，緣涯而東，見脩竹一叢，門啓竹北，路邊竹西，登其堂曰何陋軒，即羅雷館也。明時為商榷軒，燒丹處，今已易主人，軒前架月臺，臺臨池，池略如已字，春來鯉魚最盛，堂室策策四時皆有花木，其大者棠、梨、桂、柏、海榴、綠萼，皆數十年物。近種櫻桃、桃、柚、八九株，三年後當繁榮結實，獨夏無荷，秋無菊，為憾事耳。宜有望香爐，玉簫諸峯，宛如屏障，每煙消雨過，時白雲滿谷，如練如絮，如絲如綉，倏忽萬變，莫可名狀。雲之居人種竹，而掩其半，望之如洞天一角，疑此中有仙人焉。蓋雖非余有，而慨之者數矣。老社許江山，如有待，花鳥更無私。余友戒謀，草木有情，應念我，煙霞無恙，盡還君。其不以余為知己耶。

過平仲之東，即五雲寺，寺建於順治初，其始本無名，寺僧天機，掘土得小碑，曰五雲山，旁篆小平泥三字，遂以五雲顏其額，中有荷池，在塔院之西。

館西為珠園，又極西為華嚴寺，寺前有池，相傳池中有山，名黃珠，陶翁先生題句云：佳水佳山，黃珠奇分，泰望半村半郭，白雲時護華嚴好事者，多為題咏，欲以補梅溪三賦之缺，余敢放翁碑記云：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珠，山之麓，圍槽環抱，嘉時森立，而地蕪不治者，不知幾何年矣。慶元三年，馬君正卿，舉卿，以餘

寶地。饒室乃告於府牧葛公。以華嚴殿額徙置焉。據此則華嚴舊地。因不在黃塚。即黃塚亦不在郡城中。未有自宋至今。才四百餘年。而陶樹葛嶺。已滲入於水。且略無踪跡者。蓋秦望之下。有黃塚之山。寺建於其麓。晦翁卒在慶元三年後。或為之題署。未可知也。唐嚴維遊華嚴寺時。有禮塔雁行成之句。今寺左右。並無塔。郡志華嚴寺。舊去府東七十里。今去五里。則黃塚山。徒以陸記中五雲鄉三字。傳會五雲門內無疑也。今會稽三十都。三十一都。三十二都。無疑也。都地來五國。也。○以上記地。

列子載小兒辨日。遠近乃屬列子者。本易曉人。以小錢置器中。望之。不見其肉。別令人注水一盞。便好肉都見。以此推之。日亭午為近。近便暖。東西早晚。遠便涼。近而小者。其本體遠而大者。水光所映也。此即歷家清蒙之說。

淮南子天文訓。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閉。丑為開。是建除之名有定也。今歷更迭不常。正月建寅。則日寅為建。二月建卯。則日卯為建。其餘除滿平定。緣次而行。亦有盛見者。子日立春為開。自寅日為建。如立春前一日為開。立春便一開。以為建寅之據。二月驚蟄節亦然。是今人活法也。

一日十二時。計刻以九十六刻為日。而古皆以一日為百刻。解之者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為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初初於初一之上。置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但今歷無初四。正四。止初初。初二。初三。正初。正二。正三。合之。實九十六刻。何耶。

今歷一時八刻。有子時。有夜子時。子時者。正初。正一。正二。正三。丑之上。夜子時者。初初。初二。初三。亥之下。記日。

書蔡傳元祀云云。及秦晉傳鄭氏箋詩云云。於時書都合。惟春秋不可通。云周不改月。則春秋所書十月。雨零。二月無冰等。俱未為災矣。云周不改時。則隱公元年。當云冬十一月。不當云春正月矣。胡傳謂是以夏時冠周月。周不改月不改時。此言未確。周未改時。而夫子以夏時冠之。非亂時王之制耶。家卓然元云。冬正月而改為春正月。是周之四時。未嘗變易。夫子反使之顛倒。名為從夏時。實替夏時耳。史百略云。行夏之時。時非但正朔。月數必指春夏秋冬。既有夏之時。則必有周之時。若周時亦建寅。又何必云行夏之時耶。考傳五年正月。日南至。夫冬至必建子之月。此乃謂正月。禮雜記云。正月日南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南至。可以有事於祖。日南至。冬至。夏至。而云正月。七月。九月。徒枉成。十月。與梁成。而孟子曰。十一月。十二月。是改月也。桓十四年春無冰。劉向曰。周春今冬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秋今夏也。是改時也。如以夏時冠周月。則昭三年冬大雨雹。本三年秋也。而秋不當雨雹乎。太甲嗣見先祖。正朔事也。乃在十二月者。萬光宗謂湯崩。太甲即位。製頒而告也。崩年即改元。可乎。春秋之禮。論年改元。尚尚質其禮。簡易。表記云。商人未禘禮。改元即位。豈必與周同。奈何以周禮疑商制也。三祀奉王歸寧。亦在十二月者。時太甲喪方畢。已能處仁。遷讓不必令久居桐。而明年四祀正月朔。新君有朝見大事。桐在幸都外。侯正

朔迎。則是日必不能及朝。正見羣臣矣。故先於歲終月朔。奉之以歸。理勢然也。將必正朔可迎。則使太甲終喪在數月前。尹忍令其君姑處桐宮。必俟正朔至而後迎也。哉。西河毛先生曰。據漢律歷志。引序序及古伊訓篇。文明云。惟太甲元年。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育有岐。方明。班固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甲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祭之時。況周制。論年改元。商制。論月改元。前王十一月朔。則新王改元。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謂元祀正月也。七月之詩。周公陳后稷公劉時事。故仍用夏時。春秋汪氏云。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故隨俗稱之。得之矣。至秦建亥。以十月為歲首。是不改時。月。漢初亦不改時。月。而顏師古輩必云。此係史家異文。為太初時所追改。則過矣。西河先生據始皇本紀。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謂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帝若得之臘嘉平。因以十二月為夏之九月。無論伏不在春。臘不在秋。即注亦未嘗指為九月所改。其不足據明甚。又謂二十九年歲首。東游之梁。時方在冬十一月。而改十一月為二月。改冬為仲春。據史亦未嘗明言冬十一月刻石文。有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之句。焉知非建卯二月。又引北魏高允崔浩語。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是謬記。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中。南東井方出於黃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浩曰。此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所云前三月者。建中七月也。以建中七月為十月。秦漢非改月乎。此尤屬可疑。五星聚東井。史不記於建亥之前三月。而記於建亥十月。故崔浩高允。皆以為謬。若既改時。月。建中之月。秦二世三年。為冬十月。漢元年。亦冬十月。漢史官紀。聚東井於十月。不謬矣。且追改則建中十月。亦當改為秋七月。何仍云冬十月耶。故史記張敖傳。晉為計相時。結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滿上。故因秦時本月。為歲首。不革。兩十月相連。亦屬建亥。本是舊文。若追改。則舊云高祖正月。至滿上。故因秦時本月。為歲首。不革。其文周章。正月何月耶。如以兩十月為建中之月。則秦始漢初。非亥正矣。故商周改而秦漢不改。然不可以秦漢之不改。例商周也。或疑改月。則周之十月。為建西。非連亥矣。夫秦以十二月為十月。朝賀皆自此始。不必以周之十月為十月也。曹公改元。景初。以魏革漢正。亦以三月為孟夏四月。武曌改元。天授。以周革唐命。亦以十一月為正月。故改時改月之說。灼然可據。朱子有云。子非寅。是三陽之月。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更易一番。若秦用建亥。月為首。直是無謂。乃後之儒者。舍其論孟不刊之論。但守詩注及傳說之言。反以論孟注為未定。紛紛致辨。致使湯武改正。大義因之而晦。亦可謂不善承師說者矣。汪武曹云。於易之本義。兼存夏正。周正。於詩之集傳。猶存夏正。其門人於書之集傳亦然。蓋以朱子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於易於詩。有未暇更定。於書則以屬之蔡氏。而蔡氏未聞其師晚年之說也。且書成有一德曰。成革夏正。夏正。建寅也。商革之。則商正月。建丑可知。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多有星孛於大辰。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火星也。心必辰月始昏見。見於四月。則正月。建丑可知。見於五月。則正月。建子可知。已改時改月。先儒亦多從此說。可考而知也。或又引周禮仲春迎賓。仲秋迎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

斬陰木仲李斬陽木爲周不改時月之禮。殊不知周禮一書。本欲以一代之制。該百王之法。故多用夏正。讀書須實通。不可執一廢百也。

三正迭用。自是歷三代而然。非夏之時。便有二三正也。東萊呂氏解幽風曰。爲改歲。爲三正之通於民俗。未安。須知改歲乃大概之詞。非真以建子爲歲首也。方靈臯云。農事既畢。將遷於在邑之居。改歲者。明歲也。明歲復將入在田之室。故穹室薰以塞向。墟戶而去耳。墟戶以土。築戶至今。江北人皆然。此說亦有理并存之。

諸侯朝天子之禮。虞書堯后四朝。謂諸侯每歲一朝。鄭氏注孝經。謂諸侯五年一朝。熊氏謂四朝者。諸侯分爲四部。四年而徧。總之五年一朝。其說頗明。唐孔氏謂孝經注。疑非鄭注。熊氏之說非是。今尚書蔡注。則主熊氏說是也。若周官稱六年五服一朝。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侯服一見在元年。再見在七年。甸服一見在二年。再見在八年。男采衛要以次而見。周而復始。亦是六年一朝。但周官來朝。止言五服而大行人於五服之外。更有要服。要服者。蠻服也。夷服也。在王畿四而各距五千里之外。周官首言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而後止言五服。意者蠻服來朝不在期限。羣辟絕。周禮以之爲百王之法。特廣而言之乎。果爾則周官禮本可相通。而後儒自以爲不合也。至王制五年一朝。與五年巡狩並言。則周禮直無此巡狩之制。宜鄭孔注疏。據子太叔謂。謂此文與時所制也。鄭注。大行人朝禮。與周官不符。唐孔氏引疏。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爲與大行人職合。然叔向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再朝。而會。十二年再會。計十二年之中。凡四朝。大行人所言。依鄭注。則十二年中。侯服十二朝。甸服六朝。男服四朝。采服三朝。要服二朝。終不相合。且叔向所言。是朝聘之禮。非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真物。謂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惟朝親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問與視遣使。故不言見。而言時聘。殷類。以見爲遣使。更非周禮本意。陳祥道謂元年諸侯盡朝。此後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又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雖於周禮本文。前後未洽。而元年盡朝之說。頗爲有理。至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無據也。

諸侯聘天子之禮。則周禮大宗伯職云。時聘曰問。殷類曰視。王氏謂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有編攝編存之禮。諸侯於不朝之歲。其能忽然乎。於是時聘之禮。王於諸侯。有賀慶憂恤之禮。諸侯於天子之善與災。可但已乎。於是時聘之禮。此則比年一聘。有事而類。與鄭孔所言。有事而聘。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以聘禮來朝。天子向男采衛。要隔五年一聘。三年一聘。而侯服則絕無聘禮。其說不同。恐祇以王氏爲據。如王制所謂三年一大聘者。亦不足據也。

諸侯相朝聘之禮。則周禮大行人有歲間。殷聘。世朝。而無三年一朝。聘儀。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而無殷聘。世朝。鄭注。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於殷也。鄭司農。春秋傳。五倍子如齊。殷聘。此正與此久。也。若叔向謂十二年之中。四朝八聘。子太叔謂三歲而朝。五歲而朝。蓋叔向爲得地。則欲諸侯朝會之數。

子太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會之疏。左氏又謂古制。諸侯五年再朝。以脩王命。皆不足信。當以大行人爲據。而增三年大聘於其中可也。以上此。

太子體不安。昭使侯等。皆之太子舍。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撰作。疾平乃反。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有之。自宣帝之於太子始。乙未六月病後。世。杞殖字梁。春秋齊人也。距趙及秦築長城。不曾數百年。何燕泉謂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似已。但世人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崩。與秦原無涉。不必指其爲杞城與否。賈休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鳥。乃誤之誤矣。杞梁死於戰。非死於築城。

竊人文字。由來已久。上官大夫於屈平。是也。因思世間庸妄人。亦未有不愛惜文字。其不愛惜者。惟目不識丁耳。但以屈平之才。何惜此一葉。且草藁未定。而欲奪之。意上官大夫。亦小有才者也。杜子美行口。口於水濱。得一石子。有文云。詩王出在陳芳園。九夜捫之。麤家熟。聲振扶桑。天福。杜懷之入憲肆。聞空中語曰。避遠穢吾。今汝文而不貴。自來編杜集者。皆不識此事。余聞之。鴻寶倪先生之子。無功云。先生口授者。

白樂天女金鑿於元和三年生。五年遂死。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其念金鑿詩云。况念天札時。嗚呼初學語。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旬。其爲三歲無疑也。雲仙雜記。金鑿十歲。忽背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殆是亂筆。令人誤爲生時書。不可不辨。

南唐先主李汴。受吳禪。奉楊溥爲讓皇帝。受禪而奉爲讓皇。與封某公某王者。何如耶。五代時。徐知詢與知誥爭權。知誥召知詢飲。賜之酒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分其半以進。知與兄各享五百。語色變。伶人中漸高。前爲談語。掠二酒飲之。趨出。腦潰而死。余按申漸高不死也。時知誥爲中書令。未幾。後於苑中舉觴。謂宰臣曰。近京皆報兩足。獨城中不雨何也。諸相未對。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即下詔。停一切苛稅。事見金陵志。

錄中說文傳數事皆非美談希白公符戒子孫曰母勸人陰事賢者為恩不賢者為怨親視妓事意文忠
 成未免而國史恐非修怨之筆且文信戒以少戒亦愛人以德何反為怨乎又柳外詞亦與矢銳未見語
 不合未免牽率武肅王廿四世孫錢作木表而出之亦善則稱親之意耳甲午春夏閱錢氏續慶系譜志

呂蒙正妻本宋氏宋史本傳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也坐是罷為吏部尚書先是蒙
 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合并蒙正出之頗遭窘乏及蒙正登第迎二親同室異室孝養備至俗以蒙
 正妻為其父所逐又謂劉為妻殊瀆亂○避暑錄云蒙正為父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為貴人延
 至寺中鑿山巖為窟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龜為祠堂名曰耕業富大忠為之記今人以傳奇破黨
 事為準志書亦沿俗論并龍門寺僧亦易為木蘭寺僧可惜也余按破黨事見堯山堂外紀即蒙正與其
 母劉氏事外紀又載蒙正相府歸時有穿沾衣欲斬其役人妻因舉破黨中撥盡寒燼一夜灰之詩謠
 之或者妻亦在黨中未可知要之蒙正妻非為父所逐則均也

浙鹽釀煎甚艱明初與他處均課故男婦雜辦日夜不休民間相戒不得嫁女與窳戶至嘉靖中那懋卿
 為大憲目擊其苦繪圖以進其課乃輕此與趙文華築寧波新城以避倭患正同蓋臣之得長有後也其
 以此乎

明季一條鞭之法頗便然南米一并在內後復徵南米顏料油藥等項無不在內後復有雜項此條鞭中
 未詳注名件故也宋時夏秋悉納如鹽麩名件頗碎有司請合併一名以省軼鈔時程文簡為三司使謂
 仍舊便者後其舊名恐異日不知或再徵鹽麩矣因是款文簡為遠識也

熊廷弼之死余宗集公伯為錦衣經歷親見其事云日間以布囊繫頸在獄中向空而拜提牢者指以問
 何物曰謝恩表提牢者云因安得上書熊笑曰此趙高語也夜半取以出曰有旨就訊熊曰已知顏色不
 變至部堂為酒不食火炬中擁而行至西市殺之聲如砍木乃獄中長枕也諸人皆皇顧失措急詣魏
 忠賢求救忠賢曰有是哉此君必得異術毋索案則事泄何以謝敵人急取獄中容顏相似者觀之傳首
 九邊邊人議之者刻香盤合而瘞之

藥身云明嘉宗時金錢皆耗於內臣之手兵興以來幣帛皆盡將累朝所鑄銀錢盡鑄為錢鼎重器盡輸銀
 作局銷以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廷臣動請內帑內帑惟承運庫耳外則解承運庫者一日金花
 一曰輕辦金花以供后妃金花官宮妾賞費輕辦以供勦賊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
 私庫聚而不散者承運庫中有甲字等十庫貯方物天府庫貯錢以備內外官軍賞賜古今通鑄庫貯書
 畫符券活命東諸庫貯珍寶外東庫亦貯方物庫盡此矣野史稱甲中之錢大內積金十餘庫未知十餘
 庫何名也紛紛皆上好聚斂而不發內帑以致國亡豈不冤哉賊之金錢皆沿途抄略城破後携廷臣及
 內臣而得之不知者遂皆謂內帑物也

明闖賊陷京師水滸傳旨後宮自裁已還報張皇后縊崩矣有魏忠賢妾女任氏者美而姣初為嘉崇貴

妃至是自詭為張皇后掖宮中瑞階借一少年出都城歲餘金盡志語聞於官轉送京師乘請張皇后不
 死旋旋泉觀永壽從衆中指罵曰此任貴妃何為者妃亦譏永壽泣下舊史乃謂后青衣蒙頭步入城闕
 公第後事遂不明明弘光之稱德昌冒也以故童妃來奔必致之死金道隱及黃梨洲米嘗言童言之從
 無言童氏在獄生子者紀略云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其儀從送至
 南都上大怒下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乘筆太監屈尚忠至獄一見便知其姓名但所言王宮事多
 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為西宮又言為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為記分金為質別後生
 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念其子不置既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斃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
 為之祈禱自言已干支生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子時與夫同日同時而夫長七年獄官乃詭為之禳
 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侍女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因投之廁中復下
 刑部獄五月壬辰南都破童氏出獄不知其所終余以開監畢童氏云後為尼友人某某咸見之又云一
 太監隨侍童氏猶時言弘光負義太監云爾時已有傳童氏肯認其言獄中產子事與紀略同而以童妃
 為真又與紀略異不七十年而其偽紛紛難據矣附識於此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民有通緝者將責之新哀俟下限及期果盡完先生怒曰若必作賊矣向累比不應
 知汝窘無親戚援也今何以得此民大勸曰公為宰焉敢盜某恐累公考成賈女與隣家以完公事耳呼
 隣父子訊之確并令民女偕來視女相莊雅降之子相識文義即令女拜先生為父夫人授以簪珥鼓吹
 合卷隣子奮志竟列庠序邑人稱之

吾鄉諸同志下榻別業於宛委閉名曰詩巢溪山秀爽池館清幽暇輒舉而觴咏始於商君和何君嘉理
 錢君為徐君之熾厲君熾宋君悅仁王君俊翰田君魯魯君國書劉君正頤共十人繼益以李君登瀛
 王君鴻輪施君魯魯君去余君思和張余成十六子比四方稍稱知有詩巢矣諸同志擬巢中祀鄉先生
 五人而以亡友商何錢徐四人配食於廡五人者唐則賀季真方雄飛宋陸放翁元楊廉夫有明徐文長
 鄉先生以詩名者不惟此五人而祀五人者志最也

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以祭先朱子依婺源俗就中堂二鼓行禮而越俗用豕不烹先祭上下神祇亦不拘
 二十六日祀上

先大父言崇禎戊辰七月廿三日見天開眼若巨舟然紅綠相開瞬瞬而動余疑此天裂也陽其則有之
 竹羊襲吉見天開門其內雲霞燦爛樓閣參差宋王且正見天門開豈天果有樓臺果有門又有眼耶
 順治三年秋八月大兵被同安同安有諸生號鐵尾者回過羅溪山中見所稱生圍羅先以滑紙置側成
 視之云鐵尾半途同安血成溝嘉平斷人種安海成平浦生棟然至小盆嶺下果遇兵而死矣成功以
 斷人種為斷人掌伴者皆斷其掌以應之其後毀安平鎮破廈門廈門士人名嘉平語皆驗

康熙癸酉除夕夜越中見燈火滿路絡繹不絕人皆疑為盜賊鳴金鼓備器械不敢假寐至明年元月乃

甲戌年仲夏。越中田生無蟲。狀如蠶而細。至不能容足。廿餘日。食麥苗殆盡。忽一夕雷電雨。次日視之。如洗矣。

已卯順天鄉試。十八日夜半。聞小兒啼聲。於明遠樓上。獲女兒甫生。暨臨命送育嬰堂養之。

余族姪一吾在館中。見百合長苗。偶拔得一本。乃蛇也。首即百合。而尾能盤旋。未知蛇化百合。抑百合化蛇。抑長昇化昔云。山蛇化為百合。自有情而無情也。亦不可解。以上

諸葛忠武侯。自比管樂。都不解其意。即管勝於樂。况武侯耶。一日。聽思柯亭。與張豈石論此事。張曰。此武侯寄託。非謙也。管仲有尊王之志。而樂毅為燕執仇。武侯之心。千載乃想見之。

呂淵一名剛字壯思。遊京師一年。南歸來學。問與諸達官游否。淵曰。舜有短行。未免為莊生所笑。其言似有味。錄之。

洋欄秦某者。年六十。子孫行列。有父且九十餘矣。時作怒。以手推某頂。旁人語秦曰。某不解九十歲老人作怒。推六十兒子。使子孫輩見之。何以為顏。白菴曰。六十歲人。有三四十歲兒子。一二十歲孫子。尙有九十歲老人。推其頂。豈非人生樂事乎。此言真解人。

甯波周容。顧朝時。頗懷忠義。晚節被劫。人多笑之。有言古商容。今復有周容者。一生曰周容。即商容也。其人間故。生答曰。在商曰商容。今從周。則曰周容耳。

山陰余某。善相。徐吉甫。一日以命示吉甫。吉甫曰。子今無大咎。入夏恐病。問何以驗之。吉甫曰。驗之孟子會子曰。骨肩詔笑。病於夏。

余在金陵關署中。見塾師有果成語者。每言絕對。一日。舉東堂長老。坐南朝北。嘆西瓜之語。卓然。兄戲對一聯曰。冬烘先生。盤春過夏打秋風。一座索然。

徐仲山先生。舉博學宏詞科。未雋而歸。益都相公贈一聯云。北闕上稱。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園佳人。先生夫人商氏。前明家宰等。軒公季女。年八十餘。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戀花耽書。至今不衰。自先生歿後。此聯亦藏棄久矣。

頃年余欲卜居他山。而無資。因貽書周舉。方平云。舟過臯都。見南山之下。有亭翼然。峙於其巔者。雞頭山耶。此開離塵俗已遠。而郡城相去又近。居人稠密。因崖結構。又開衣食。絕無一貧者。余倘得買田數畝。便當卜居於此。與吾子敦詩說禮。一化其喬野之習。

古文有遺句。不可不知。如出師表中。專言劉繇王朗。不征不戰。並無一語及蜀漢。竊謂未解。上必有今舉朝君臣思欲效之九字。此舉微機集中語。良有理。以上

月令以夏至為長。至。極也。日之長於是極。恐不足繼。危之也。郊特牲以冬至為長。至。來也。日之長於是來。陽之始長。喜之也。

聘義云。尹尹勞遠。信也。陳注云。尹。正也。尹。亦正也。談苑醒睡。據鄭注。泚。此條為不通。按鄭注。字。一作。其。尹。讀竹簡有銜之鈞。蓋謂王之滑澤如女。膚密如筠膜也。以滑澤解字。與滑潤而滑。句複恐未為的。說

文。瓜子曰。是鳥伏卵。而用爪以撥其卵。卵破而子出。則卵中有表有裏。字即卵之表。亦與竹筒之筠之膜相似。又古字。讓。字作。泛。解。正與。旁。達。對。則以。正。解。尹。更。亦。無。害。尹。正。也。出。爾。雅。皇。祖。皇。考。諸。皇。字。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史。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泰。誓。孔。傳。祇。訓。皇。為。前。

賜。字。有。解。盡。義。者。阮。亭。先。生。詩。昨。朝。下。成。錄。今。日。俄。已。賜。云。見。古。樂。府。僅。字。有。少。餘。二。義。自。宋。以。前。多。作。徐。義。解。

亦。洪。崖。打。白。洪。崖。打。與。也。此。屬。方。言。隔。是。猶。分。明。是。也。唐。詩。多。用。微。之。詩。天。公。隔。是。如。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又。有。作。格。者。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等。彈。到。天。明。亦。任。君。容。齋。隨。筆。云。格。是。猶。言。已。是。也。

內。典。云。福。不。唐。捐。古。以。翻。空。梯。為。唐。梯。今。謂。亭。館。無。壁。曰。唐。肆。唐。訓。空。詩。云。歲。月。唐。捐。去。花。未。及。時。而。早。放。者。曰。唐。花。此。當。取。羯。鼓。催。花。或。則。天。遊。上。苑。詩。意。

樂。天。詩。出。為。差。科。頭。入。為。衣。食。主。差。謂。差。遣。科。為。科。做。差。科。頭。三。字。甚。新。時。學。天。為。蘇。州。刺。史。方。書。言。一。字。蓋。二。分。半。也。二。字。分。其。半。為。一。

夾。漈。論。突。取。學。士。為。名。舜。取。禮。華。為。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紉。以。釋。絲。路。史。從。之。謂。是。名。而。非。證。此。至。當。而。不。可。見。者。觀。堯。之。齊。舜。之。香。禹。與。二。十。二。人。同。例。可。知。也。古。人。朴。略。不。特。死。無。陰。生。亦。無。字。故。臣。下。稱。君。輒。加。一。字。於。其。上。以。示。尊。崇。若。帝。舜。帝。舜。大。禹。成。湯。之。類。世。本。竹。書。等。紀。諸。名。字。紛。紛。皆。謬。耳。

父。可。稱。公。侯。豈。之。語。主。丹。是。也。叔。姪。可。稱。父。子。疏。廣。之。語。疏。受。是。也。子。可。稱。臣。鄧。炎。之。白。父。是。也。子。可。稱。卿。先。主。之。語。後。主。是。也。夫。之。姊。妹。可。稱。姊。妹。班。昭。之。於。曹。豐。生。是。也。兄。弟。之。妻。可。稱。姊。妹。曹。大。家。女。誠。之。嫂。妹。是。也。夫。兄。之。妻。可。稱。嫂。張。負。之。成。女。孫。是。也。夫。之。兄。弟。可。稱。兄。弟。古。人。之。稱。兄。公。是。也。爾。雅。云。妻。之。弟。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怪。矣。

六。朝。謂。奉。道。之。靜。室。曰。治。謝。靈。運。發。於。錢。塘。杜。明。師。之。治。齊。人。謂。為。媿。謂。媿。為。媿。

楚。人。謂。家。為。琴。故。六。安。大。家。舊。名。公。琴。即。畢。陶。家。也。以上

金。陵。王。安。節。與。弟。伏。草。皆。以。工。山。水。擅。名。余。親。與。之。游。數。年。池。北。偶。談。香。祖。筆。記。中。並。記。此。一。條。誤。為。工。花。鳥。又。以。必。章。為。兒。皆。非。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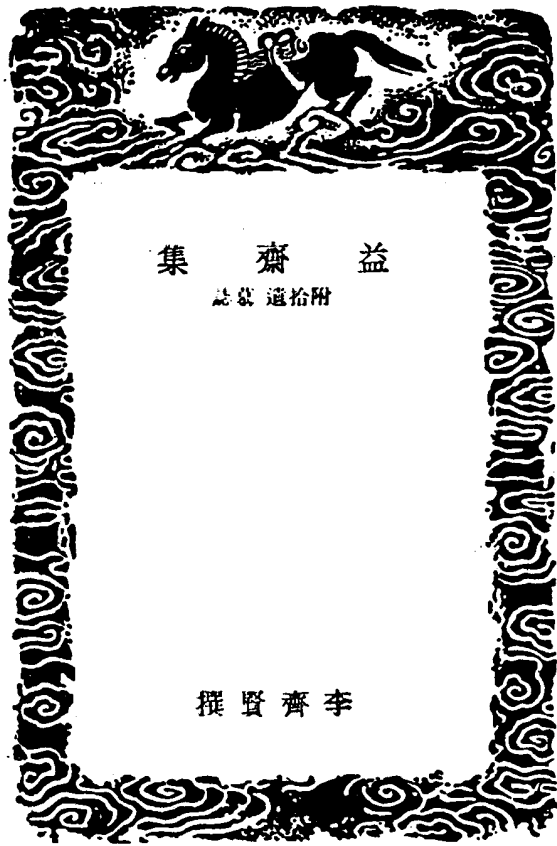
顧。景。胤。在。長。安。一。日。訪。友。見。一。丈。夫。在。旁。舍。方。焚。爐。香。友。與。顧。言。星。鑑。諸。事。顧。未。信。其人。忽。前。言。先生。信。夢。乎。顧。對。曰。夢。隨。心。使。然。亦。多。恍。惚。不。足。據。也。其人。遂。劇。言。夢。之。足。信。且。言。某。能。使。人。夢。但。隨。所。欲。默。於。晝。夜。即。夢。見。顧。曰。徐。試。之。顧。是。時。無。子。遂。默。祝。夜。夢。一。朱。門。雙。掩。推。之。入。見。數。婦。人。一。替。者。雅。抱。二。子。次。日。再。默。家人。安。否。復。夢。朱。門。如。昨。夜。推。之。入。覺。稍。輕。易。見。其。父。及。家。人。笑。語。如。平。時。後。隨。隨。夢。入。

若千葉敬岩其調如玉都勝想亦玉茗之類也以上
 世首伯益為皋陶子皋陶率刑伯益掌火故其後秦二世而亡此也左傳楚人滅六滅文仲曰皋陶延
 際不祀忽諸史記伯益之後封於秦皋陶之後封於秦皋陶之後封於秦皋陶之後封於秦皋陶之後封於秦
 王時封為秦垂益鑿龍其後不知所封所秦不出於益益非皋陶子其以秦為出於伯益者誤以伯益為
 伯益見史記有伯益佐舜調馴鳥獸語與尚書益相合不知其為兩人也且秦并不出於伯益中侯之
 言曰昔我先鄭山之女為我苻軒妻生中滿苻軒者仲衍也中滿者盡廉之父也盡廉實戎種非伯益之
 苗裔明法故中侯不欲以為大略之適而孝王不察誤以為伯益之後而邑諸秦弱行以牛易馬暴秦以
 呂易威皆當時惡秦者為此語恐非實魏書以拓跋氏為系出軒轅意以契丹為系出炎帝西湖
 志載元順帝為宋恭宗子皆疑不可信者

章氏之先出於炎帝神農氏本姓姜其後伯夷嘗為四嶽佐禹治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子孫因以
 為氏呂尚佐武王定天下封營邱其支孫虎別封於鄆傳數世至倬周夷王時去邑自稱章成王至胡公
 祥而郡亡祥裔孫繼遂以章為姓傳至秦時有章邯者封雍王弟平仕楚為上大夫其後苗裔也自楚至
 漢魏平後子孫無顯者十七傳而至松楸仕晉封三秦王生四子曰嚴曰許曰展曰長嚴收大散關有功
 封上大夫許為兵部尚書展前中散大夫後各自為派許即今制縣族嚴則嚴於永嘉之元年出守泉州
 遂家於南安南安者閩地也閩有章氏其始嚴之子曰道蓋為廣平太守生法尚生昭遠仕陳為
 大將軍封邵陵郡侯自昭遠以後又七傳而至及仕唐為廣州刺史由南安徙建州浦城自是浦城為天
 下望族及生三子其幼子曰修為唐福州軍事判官修生仔鈞後改國王閩王審知時為高州刺史檢校
 太傅是為太傅公宋慶歷初以公玄孫得象輔相功追封郡王諡忠憲配楊氏因世居練湖故稱練氏
 封渤海郡君越國夫人當太傅公仕閩時邊鎮王建封二校坐法當斬夫人為請而釋之其後南唐道江
 南安撫使查文徽伐閩鑄為行營招討使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破建州將屠其城時太傅公殺獨夫人練
 氏存其子有從建安節度使幕府者夫人因家於城中二校持贈金帛且遣夫人一白旗植旗於門吾
 陰戒士卒勿犯矣此所以報也夫人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否者吾與乘其死耳遂不獨生也二校感
 其言遂止今所謂全城章氏也太傅公一十五子成蹟顯要六十八孫相繼聯其第六子曰仁郁仕南
 唐為建州觀察推官檢校尚書比部員外郎生三子其季曰文鏡為宋廣州東莞令生二子一曰修為尚
 書都官郎中生四子一曰崑為郊社齋郎生三子一曰柏無子繼太傅公第五子仁徽派案子續案即
 賀夫先生續元祐戊辰進士第一歷陝西都運戶部員外郎累官龍圖閣學士作蔡京由浦城徙越州山
 陰臨亭街越有章氏自此始續生頌及蕙蕙生汲汲生會會生魯魯生伯遠紹熙五年授迪功郎湖
 廣郴州判官生一子曰彥武行添十九位光開開由山陰臨亭街遷會稽黃家堰後遷於傳山是為始祖
 今子孫為傳山人也自南安嚴至傳山彥武凡二十五世浦城及至傳山彥武十五世太傅公至始祖在
 武十三世山陰線至彥武七世氏族源流考裔孫大來曰氏族之原其來也遠由近世而推之古又由

古而推之上古五帝以前本同一姓也其世遠而言溼而世本外傳或稍稍可紀其不可紀者好事者或
 妄加補輯又近世諸同姓或首顯者為骨肉謂之通譜魏晉以來往往有之甚至一人告勸三代名諱傳
 諸同姓私以財利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以此為譜反不如無譜為愈故宋歐陽氏蘇氏成斷自
 可見之世而復分別遠近詳略誠慎之也吾章氏得姓之緣實本於呂尚苗裔偉也郭邑為章首章氏
 者紀實當自此始矣然呂之先為姜姜出自炎帝太史公齊太公世家詳言之而春秋言齊中呂許州向
 紀姜姓也成本自炎帝與章國任姓異春秋隱十一年成引世本章姓許呂其言似可信故以首氏族源
 流著於篇舊本言炎帝頗詳大都出外傳多不可考又以匡章為章氏益無足據余略而弗書自章平以
 後或絕或微中間猶有世次而自松楸公下蔓延雖遠而有證則成以次並紀使後世子孫知章氏祖宗
 其遠且盛如此亦重本之義也獨太傅公仕唐季言人人殊紛紜錯迕無定國其謂仕後唐者誠意伯
 說也謂仕南唐者浦城著望說也謂仕唐天祐者陰德錄也而舊本受姓源流直謂仕唐昭宗龍紀間余
 恐其失實非作譜之意特廣為考證刊其謬誤太傅公以三策干閩王王以公表奏授公高州刺史檢校
 太傅閩王者王審知也審知為閩王實在梁開平三年當昭宗龍紀天祐中何以稱閩王其謂仕唐謬邊
 鎮王建封坐法當斬夫人請於太傅公釋之二校奔南唐公不仕南唐明甚而謂仕南唐謬太傅公鎮一
 方至三十年其卒也在晉天福之六年二月四日宋漢唐起莊宗歷明帝以至閩帝諸王入晉天福六
 年繼十九年謂太傅公獨仕後唐與三十年數不合謬晉總而計之太傅公生唐成通十三年二年
 逾強仕晦迹鄉里其仕閩在梁太祖朝當是時閩奉梁正朔而梁命公持節高州諸軍事公六世孫傳及
 望之所謂審知節度五州梁朝爵以閩王我五世祖考實事之是也鎮一方三十年則歷後唐以至晉太
 傅公無恙也當後唐明宗天成之二年以延鈞為王八年延鈞自稱帝太傅公避王諱改仔鈞為勻其事
 可證已自晉天福六年辛丑下至開運乙巳南唐拔建州太傅公卒五年練夫人全城正當其時此無可
 疑者夫以太傅公入仕宋末生卒年月與國史紀載昭然可考猶參差難決如此而況事涉有無其謬亂
 亡失更有甚於此者乎余是以歎譜之宜重而撰次紀實者不可不慎也因略為刊定如右自太傅公以
 下世系一仍其舊其文辭前後稍加損益以上記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螺始出畫服
 吾越人以狼籍為作繭相傳已久致南唐近事張崇帥廣州不法一伶人假為人死有誣當作水族陰府
 判焦湖百里一任作刑
 楊白花本古樂府名梁書武都仇池人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禍及乃率其部
 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作楊白花歌詞使宮人晝夜連臂踏足歌之聲甚悽惋今人以唱楊白花為樂
 事始末未知其本
 俗言強出頭曰頂缸竟不知出處雪濤小說云金陵上清河猪婆龍作害欲開於上疑猪犯國姓詭稱大
 龜太祖惡其同元字命漁者捕之殺龜幾盡後果見大龜每受釣以前爪據沙深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

漢甲集 卷下



益齋先生亂藁序

元有天下，四海既一，三光五嶽之氣，渾淪磅礴，動發發越，無中華遠之異，故有命世之才，雜出乎其間。沈浸醞郁，攪結粹精，敷爲文章，以資飾一代之理，可謂盛矣。高麗益齋先生生是時，年未冠，文已有名當世。大爲忠宣王器重，從居登殿下，朝之大儒，指紳先生者，牧菴姚公、關公子靜、趙公子昂、元公復初、張公發浩、咸游王門。先生皆得與之交際，視易聽新，靡不變化，固已極其正大高明之學，而又奉使川蜀，從王與會，往返萬餘里，山河之壯，風俗之異，古聖賢之遺迹，凡所謂閎博絕特之觀，既已包括而無餘，則其疎藹奇氣，殆不在子長下矣。使先生登名王官，掌帝制，優游臺閣，則功業成就，決不讓向之數君子者，微而東歸，相五朝，四爲冢宰，東民則幸矣。其如斯文何？雖然，東人仰之如泰山，學文之士，去其靡陋而稍爾雅，皆先生化之也。古之人，雖不登名王官，而化各行於其國，餘風振於後世，如叔向、子產，何可小哉！佐天子號令天下，人孰不慕之，而名之傳否，有不在彼而在此，尙何恨哉！先生著述甚多，嘗曰：先東菴尙未有文集行於世，況小子乎？故於詩文，旋作旋棄，而人輒藏之。季子六府少卿，彭路長孫內，皆舍人寶林，相與哀篤，爲若干卷，謀所以壽之，梓命余序。余曰：先生所撰國史，尙不免放逸於兵，矧片言隻字，爲人竊錄者，熒燧何疑，則若干卷不可不亟刊行也。二君其勉之，嗚呼！余豈知言者哉！仍父子爲門生，不敢讓，姑志所見云。至正二十三年正月初吉，前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正順大夫、密直司右

益齋集序

益齋集序
代旨進賢館提學、知製教、充春秋館修撰官、知軍簿司事、韓山李穡序。

益齋亂藁卷第一

鳳州龍歌

山前翠石雙扉啓，石底澄潭萬丈深。明浸日光紛閃閃，冷涵林影淨沈沈。斯民政要滋湯旱，彼相誰堪作說霖。出沒魚兒休察見，龍應先遣試人心。

楊花

似花非雪最顛狂，空闌風微轉渺茫。晴日欲迷深院落，春波不動小池塘。飄來鉛砌輕無影，吹入紗窗細有香。卻憶東皋讀書處，半隨紅雨撲空牀。

楊安普國公晏太尉藩王于玉淵堂

湖上華堂傾素開，國公開講樂吾君。十千美酒鸚鵡杓，二八佳人翡翠裙。菌若香中聽過雨，菰蒲影際見行雲。笙歌未歇輪蹄鬧，漠漠西山日欲曛。

七夕

脈脈相望遠近難，天教此夕一團圓。鵲橋已恨秋波遠，鸞枕那堪夜漏殘。人世可能無聚散，神僊自有悲歡。猶勝舜婦偷靈藥，萬古竊棲守廣寒。

定興路上將之成節

益齋集卷第一

兩餘泥滑路遂逐兀兀征鞍城四支安坐豈債男子志遠遊還愧老親思野桑醫醫風來少村樹茫茫日下遲早晚歸來報明主御尋鷄黍故人期

過中山府感倉廩事

倉唐為誰者魏國一陪臣敦詩又說禮幽語皆中倫一言悟人主遠子復相親古今竹帛上誰其君與鄰至誠說狄相純孝稱封人願令四海民共祠此三仁一見一感發天理不胥淪

井陘

岡巒迴合非經口驅馬崎嶇登翠阜英雄事去幾千載尚有威名凜如在卻憶淮陰布衣時風雲壯志無人知一朝登壇輔真主下視噲等如嬰兒火旗焰焰焚趙壁鯨鯢血汚蓮花鈔燕齊草木靡餘風劉項乾坤傾一諾千金不購廣武君萬全奇策誰當陳乃知百戰戰必勝不在多多益辦口只在屈己能從人

過那縣感那奚事

吾愛晉朝那大夫為君能舉午與口乾坤自有公道在肯以恩怨為賢惡不教道直因陸沈拂袖一去豈無心當時嘖嘖來相謝叔后豈是真知音嗟哉此道日已微對面九疑多是非臨歧弔古一長嘆吾非斯人誰與歸

汾河

汾河日夜流浩浩兩岸行人幾番老陶唐舊物山獨在萬古興亡肯未了劉郎曾此歌秋風簫鼓動地愁魚龍平生幾有凌雲志未見仙人冰雪容

畫讓橋

一片荒橋石誰留國士名山含千載憤日照九泉賦不為恩難報徒求事易成此言真有激邪佞合心驚

黃河

黃河西流自崑崙漢使乘槎背窮源崑崙山高幾千仞天河倒瀉流渾渾崩騰九曲轉坤軸浩蕩萬里浮天根有如焚瀆戰坡下千兵萬馬驅平原橫流往往不可止茫茫四野愁黎元擊開兩山俾東注幸苦巨壺留掌痕幾予少年遊海上豪氣欲跨非生龍西江真堪一口吸雲夢不足何中吞今日沙頭欲解纜兀坐不覺驚心魂腥風打頭浪如屋長帆遠與山相揪篙師絕叫汗淋漓日暮未到南岸村我不是焚舟孟明視期為秦民一雪無窮冤又不是投燈晉公子哲與別氏不負平生言鐵牛有知應解笑胡為涉險西南奔

張希孟侍郎見示江湖長短句一篇以詩奉謝

天漸文章數百年一時翰輿濟南賢縱橫寶氣豐城劍要妙古音清廟絃便覺有功名故事誰言費力短長篇有鑑照我我山靈力短長與來三復高聲讀萬里江山只眼前

張侍郎詩附

三韓文物盛當年刮目青雲又此賢壯志玉虹鏃古劍至誠石虎裂驚絃一鞭嵐翠遊山騎滿紙珠璣

詠月篇此去浣花春政好白鷗應為子來前

李和元復初學士別

昔從傾蓋眼能青載酒同遊遍洛城直欲執鞭如魯叟豈惟結襪比王生威公燈火三更話憶我關山萬里行更得新詩入錦襜劍南人識汝南評

元學士詩附

峨嵋山色夢中奇人自難林使錦城九城圖經歸一姓四川風物契三生捫參歷井真虛語冰月吟風足此行細問孔明當日事遠東卻對幼安評

蜀道

此山從古有此道幾時開不借夸鳩手誰分混沌胚天形旖旎嶺國勢劍鏗摧霧送千林雨江奔萬里雷班班穿蒼壁轟轟上崔嵬下馬行難竝逢人走卻迴驚猿空躑躅去鳥但徘徊才喜晨光啓俄愁暮色催金牛疑安矣流馬笑艱哉寄謝題橋客何須約重來

八月十七日放舟向峨眉山

錦江江上白雲秋唱徹曉鐘下酒樓一片紅旂風閃閃數聲柔櫓水悠悠雨催寒懶歸漁店波送輕鷗近客舟孰謂書生多不偶每因王事飽清遊

諸葛孔明祠堂

羣雄蜂起事紛紜獨抱經綸草廬許國義高三顧後出師謀遠七擒餘木牛流馬誰能了羽扇綸巾我自知千載忠誠懸日月回頭魏晉但邱墟

阻友符文鎮

峽雲蓬勃送秋霖野店荒涼生暮陰剛厭灘聲戰窗牖更堪山瘴襲衣衾百年身世千般計萬里庭闈一片心安得長風吹掃盡仰看紅日上重岑

登峨眉山

蒼雲浮地面白日轉山腰萬像歸無極長空自寂寥

雷洞平

胡孫梯高天尺五石路蜿蜒細於縷路傍大樹蒼白盡七十二神開洞府奇巖壁立下無底鴻洞雲風自吞吐崖崩石出絕難度惡木縱橫若相補風風何處瀉奔流俯聽遙空喧萬鼓有時雨雹亂晴天過客屏氣誰敢侮腐儒一見動心魄兩眼昏花汗如雨也知平生足游觀何事窮山愁仰俯君不見天上金門似海深使衛森嚴羅九虎狂犬雀躍踏危機達士龍潛臥環塔

眉州

吾大人三昆季俱以文筆顯於東方伯父季父相次仙去唯公無恙年今七十有奇若使北來得與中原賢士大夫進退詞林間雖不敢自比於蘇家父子亦可以名動一時願水陸千里干戈十

年所處而安無慕乎外故天下莫有知之者

眉山僻在天一方滿城草木秋荒涼過客停驂必相問道傍爲有三蘇堂三蘇鬱鬱應時出一門秀氣森
開張渾注獨步老騷賦丹穴雙飛離鳳凰聯翩共入金門下四海不敢言文章邇來悠悠二百載名與日
月爭輝光君不見雞林三李亦人傑翰墨壇中皆授徒鍊泊繼繼笑無用王家珠樹舉成辦機雲不入洛
中來皎皎涪洲委明月兩雄已矣不須論家有吾師今日髮

思歸

扁舟漂泊若爲情四海誰云盡弟兄一聽征鴻思遠信每看歸鳥嘆勞生窮秋雨鏗青神樹落日雲橫白
帝城認得舊羹羊酪行藏不用問君平

上灘

乘流東去泝流還客疑何時得小安水落沙堆鍊亦重崖崩石出寸猶難不妨聽雨留連睡且喜逢山子
細看只愧鄉人牽百丈汗流終日走江干

促織

促織復促織哀鳴何惻惻終夕弄機杼平明無寸縷妾婦才聞淚似泉征夫一聽凋朱顏春風融暖花著
子夏景舒長燕成巢胡爲不自謀直待霜清露冷方知秋促織爾何思日月豈肯爲爾留須臾

聽蓬道士彈秋風

我雖不能音好琴莫如我苟能得其趣自謂不學可我來蜀中何所聞鼓笛紛紛耳欲破聽之亂吾真斥
之怨道罵不謂古仙翁玩世在城中迎我在虛室爲我鳴絲桐一鼓塵懷清再鼓古意生玉篆烟消人情
悄愀愀更作秋風調慘慄今秋之爲氣也霜露漸漸兮木葉下望白雲兮征鴻哀江水悠悠兮山崔嵬嗟
爾道之人兮胡爲乎來哉豈辭引滿玻璃盞此時此客心無窮

路上白蜀歸燕

馬上行吟蜀道難今朝始復入秦關碧雲春隔魚兔水紅樹秋連鳥鼠山文字剩添千古恨利名誰博一
身閒令人最憶安和路竹杖芒鞋自往還

函谷關

形勝平看十二齊下臨無路上無梯土囊約住黃河北地軸句連白日西天意已歸三尺劍人心豈恃一
丸泥秋禾滿畝風塵靜穩跨征鞍聽午雞

灑池

強秦若翼虎儒趙其首鼠特會非同盟安危在此舉山卿膽如斗杖劍立左右叱咤生風雷萬乘自摩衝
相桓百萬兵一言有重輕靡顏伏高義犬子墓遺名照言池上游去我今幾秋除威起毛髮萬木寒颯颯

二陵早發

予之將如成都也內翰松雲趙公子昂以古調一篇相送有勿云錦城樂早歸乃良圖之句十月

北歸雪後二陵道中忽憶其詩作此寄呈

夢破郵亭歌曉燈欲乘鞍馬覺凌兢雲迷柱史燒丹甌雪壓文王避雨陵觸事誰知何處忘吟詩只得髮
鬢聲展巾折角裘穿絨羞向龍門見李膺

趙學士詩

三韓望巴蜀相去萬里餘棧閣如登天劍門不可躡誰令觸炎熱鞍馬事馳驅王事有期程吾敢永安
居道路何種過山川亦盤紆賴彼多古蹟庶可慰躊躇勿云錦城樂早歸乃良圖秋高天氣清矯首西
南隅

渡孟津

旄鉞空煩叱逆流山河曾木屬西周陽侯不塊夷齊義莫比黃龍負禹舟
比干墓

墓

墓在衛州北十許里蓋周武王所封而唐太宗貞觀中道過其地自爲文以祭其石刻剝落亦可
識一二焉夫二君之容容于異代之臣者豈非其忠感其死乎而武王忽伯夷於勝股之後太
宗疑魏徵於征遼之日者何耶因作此詩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

周王封墓禮股臣爲情忠肯見殺身何事華陽歸馬後蒲輪不謝探微人
從來愈欲蔽良知日暮令人有逆施得矣親祠比干墓胡然卻仆魏徵碑

燕都送朴忠佐少卿東歸

春風喜氣滿庭闈新官馬似飛慚愧西山子規鳥何人勸道不如歸
和呈趙學士字昂

珥筆飄飄紫殿春詩成奪得錦袍新侍臣洗眼觀風采曾是南朝第一人
風流空想永和春翰墨遺蹤百變新千載幸逢真面目况聞家有衛夫人學士夫人嘗

松郡送朴少卿忠佐北上

玉管停三翼金杯勸十分但應期報主不用惜離羣草盡駝鳴嶺風高鴈叫雲平生四方志清夢又隨君
登臨嶺

烟生渴胸汗如流十步真成八九休莫怪後來當面過徐行終亦到山頭
送從兄君實典籤赴任三陟道錄

指李家中翰墨仙湖山勝地佩章絃登樓吏長新詩價清夢相尋謝惠連

君實兄男達中魁登司馬試
顛倒銀袍再拜難下堂攜手淚淋漓嗚嗚賀宴誰能辦腸斷無人爲剪髮學士者多儒家子弟同唱粉

飯飲其鳴嗚
九曜堂

溪水潺潺石逕斜。寂寥誰似道人家。庭前以樹春無葉。盡日山蜂咽草花。夢破虛窗月半斜。隔林鍾鼓認僧家。無端五夜東風惡。南浦朝來幾片花。

和崔拙翁進退格

強顏何俗非天壤。克己希賢乏近功。縱使不成優刻鵠。豈緣無用悔屠龍。中年漸覺人情隘。後世那知物論公。寄語平生三益友。他時割目更相從。

舟中和一齋權宰相送功勝之江浙時

蘭舟曉發白雲樓。遙指江南第一州。滿酌金杯隨畫鼓。不攜西子亦風流。

金山寺

舊聞兜率莊嚴勝。今見蓬萊氣像閑。千步回廊延漲海。百層飛閣擁浮山。忘機鷲宿鐘聲裏。說法龍蟠塔影間。雄跨軒前漁唱晚。練波如掃月如灣。

焦山

裴老開浮玉。曾襟讓一焦。海吞吳地盡。山控楚天遙。展氣窗開日。鳴聲砌下潮。欲歸還倚杖。松竹晚蕭蕭。

多景樓陪權一齋用古人韻同賦

揚子津南古潤州。幾番歡樂幾番愁。佞臣謀國魚貪餌。黠吏憂民鳥養羞。風鐸夜喧潮入浦。烟波暝立雨侵樓。中流擊楫非吾事。開望天涯范蠡舟。

吳江又陪一齋用東坡韻作

十年俯首盡毛冠。夢想滄州欲愁絕。吳江情勝天下稀。我初聞之趙松雪。滿船載酒滿佳人。巧笑清歌玉齒頰。垂虹橋下白鷗飛。白波接天天四垂。停盃更待江月上。信棹門喜風帆遲。卻憶岑參與杜甫。漢陵之樂真兒嬉。

姑蘇宴和權一齋用李太白韻

亭蘿佳人二八時。玉質不勞朱粉施。吳宮歡笑幾時畢。正是越王嘗膽日。姑蘇城頭秋草多。姑蘇城下江自波。鴟夷一舸今在何。

高亭山伯顏丞相駐軍之地

江上山如淡掃眉。人家處處植花籬。停舟欲問松間寺。策杖先窺竹下池。帆影暮連芳草遠。鐘聲曉出白雲遲。憑欄一望三吳小。像想將軍立馬時。

宿臨安海會寺

梵宮深殿遠雙蛾。沙步移舟夜始過。峽月轉廊隨響屐。溪風入戶動鳴珂。山因蘇子知名久。樹自錢王閱事多。陌上春歸花寂寂。唯聞谷鳥和村歌。陌上花曲即此地事

冷泉亭

為愛溪邊石扶筇。小立時。微波含露照影動。掛猿枝。

遊道場山陪一齋用東坡韻

煙收澄波動林鏡。日上翠浮巖巖谷。長松苦竹十餘里。未到山中清興足。吳興田野海瀾漫。只有此山孤風蟠。山中道場名伏虎。石欄柱柱隨風溜。道人閉戶不浪出。竹作匡牀蒲作席。壓笻老樹高十尋。云昔移來自封植。有懷謝公攜翠鬢。任性逍遙雲水閒。富貴他年卻不免。夢魂空想東西山。百歲真同昏與旦。更耐憂患常居半。世人豈比此道人。令我悠然一長嘆。

虎邱寺十月北上重遊

闔閭城外古禪林。生公堂前樹陰陰。重遊髣髴三生夢。四顧微茫萬里心。樓閣影重山月上。鐘磬聲遠石泉深。藍輿歸去江村路。雲際猶聞鐘磬音。

多景樓雪後

樓高正喜雪漫空。晴後奇觀更不同。萬里天圍銀色界。六朝山擁水精宮。光搖醉眼滄浪日。清透詩腸草木風。卻笑區區何事業。十年揮汗九街中。

淮陰漂母墓

重士憐窮義自深。豈將一飯望千金。歸來卻責南昌長。未必王孫識母心。婦人猶解識英雄。一見殷勤慰困窮。自棄爪牙資敵國。項王無賴目重瞳。

西都留別邪通憲君

露侵征袖曉寒多。酒盡離觴寒月斜。誰料北窗登雪客。每年鞍馬走風沙。

北上

斷腸秋聲苦。寃難夜色闌。呼燈借僕懶。騎馬怕兒寒。時舉兒草動霜飄快。冰穿水迸鞍。主恩猶未報。努力敢求安。

寄遠

去得情何極。遊秦與未關。每懷妾被暖。誰念范袍寒。對酒頻彈劍。吹燈乍枕鞍。白雲看漸遠。安得報平安。

懷樂翻教恨懷新。功名只管別離頻。可憐畫閣樽前月。還照遊城馬上人。

益齋亂藁卷第二

朔風卷地暗河津。寒雲作雪愁行人。兩儀洪亮過元氣。萬物陸離含古春。初疑倒瀉銀河空。轉恐壓折青山峯。天女霓衣戲鸞鳳。海仙貝闕翻魚龍。馬蹄凌兢鞭不動。身上毗婆百斤重。令人卻憶孟襄陽。臨背吟詩忍饑凍。逆旅主人真可人。爲我一發浮蛆瓮。誰能與盡到門迴。席暖且與狸奴共。君不見吳中朱生畫稱絕。結蘇我作燕山喚。短幅曾描燕山雪。河橋老柳不棲鴉。小店閉門煙火滅。客子驅車欲安適。應被名醫牽鼻裂。豈知九曲衣下黑甜鄉。一天歲月無炎涼。畫中之境今日踏畫中之意不可忘。白頭更有相逢日。握手披圖感嘆長。

忙古塔萬山嶺名

密雲壓空谷萬木寒無聲。征人戒長道。迨此東方明。襟袖生絨甲。鬢髭絡珠纒。路窮馬蹄遊。卻立心爲驚。棲禽亦安往。佛翼時一鳴。

專用前韻

去年此日楊子津。雪華深淺愁殺人。浮玉山前駐歸棹。百錢徑買金陵春。酒醒豪氣薄雲空。走尋北固登翠峰。海天上下同一色。日月東西透六龍。長風掠鞅欲驚動。萬木含枚若持重。冥搜興逸太素前。援筆題

益齋集 卷第二

一五

益齋集 卷第二

一六

詩愁親陳。擁褐南窗夜色明。半輪寒月照鏡鏡。神清寤在廣寒宮。勝賞只恨無人共。今年此日太愁絕。匹馬關河三尺雪。室草草木冷蕭條。碣石雲煙杳明滅。向夕前程問幾何。酸風如刀面欲裂。君不見百年身在沙魂場。一年年去增悲傷。亦知銷金帳下淺斟低唱有餘樂。亦知淮西夜半提軍縛賊功難忘。日高閉門臥不起。最有哀安與味長。

次韻白文舉尙書見贈

交友誰如子。通家匪自今。同眠直廬雪。共飯旅牀霖。弟畜工書宋。朋從嗜酒金。芝泥分日草。桂醴趁宵斟。意外高遊散。曾中往事森。關山尤杳杳。歲月苦駸駸。謫遠非其罪。貧榮豈此心。每懷知我鮑。見許齒諸任。伐木義何改。披茅情更深。撫筇悲謝傳。投杼情曾參。邂逅顏初破。綢繆膝並侵。興隨雲北去。話到日西沈。爲命推東里。論才敵上林。安能久高臥。早晚拜輪音。

感懷

旅枕難成夢易迴。征鞍欲拂思悠哉。霜風浙瀝貂裘弊。星月闌干畫角哀。清渭卻思浮葉去。元都非爲看花來。孟嘗賓客皆珠履。豈必二千擅俊才。

杜陵茅店夜三更。矯首金華路幾程。苦節頗同彈劍客。芳年已過棄繻生。窮通有命悲親老。緩急非才愧主明。畢竟行藏誰與問。滿窗霜月獨鍾情。

半世離離壯壯夫。中年跨馬倦征途。歪盤草草燈花落。關塞迢迢曉月孤。華表未歸千載鶴。上林誰借一枝烏。有錢徑買燒腸酒。莫使詩班入鬢鬚。

長卿去獨曾題柱。鄒子遊梁得曳裾。奔走無功合投劾。交遊似夢惜離居。未拚裘笠盟鷓鴣。已分圖書養蠹魚。一望鄉關時自笑。百年天地亦蘧蘧。

冬至

昔從燕城向松京。道邊高樹聞鶯鳴。火雲燒天口生土。空歌滄浪思濯纓。豈料地中陰已萌。轉頭一葉並秋聲。拙婦功未盡。履霜竟致冰峰嶸。今從松京向燕城。往來七口虧盈。律調黃鍾斗插子。短棹南至一陽生。最憶吾家弟與兄。齊奴豆粥啜嚙烹。人問此樂難爲名。願子劫劫欲何營。此日悠悠獨遠行。安坐無由報知己。簡書况復催歸程。羣邪詭令賢氣征。衆陰消兮世文明。早晚春風遍四瀛。坐看萬物自生成。

十一月十五日

松巒龍盤擁明堂。威風樓前千步場。先王遺風及子孫。每年此地安羣臣。塞子反足蟻眉遊。天語曾聞咫尺間。宮花露溼月中迴。仙樂風飄雲外來。上王子孫入之曰。上王垂簾許同視。太平盛事無前古。夜深更講家人禮。和氣融融仍洩洩。上有好者下即效。君子盡孝民與孝。此日繁華應似舊。至樂還如舊時否。遂燕燕山路四千。奉觴上壽知何年。陰雲低空集微散。獨立蒼茫淚如綵。

望海

益齋集 卷第二

一七

早聞觀水在觀瀾。潤管洪波得一班。白日九旒呼吸裏。青天數轉激揚間。不隨鷗鷺擲千里。誰見鸞頭冠五山。可惜區區精衛鳥。一生銜石不知難。

黃土店閣上王見贈不備自明

世事悠悠不忍聞。荒橋立馬忽忘言。幾時白日明心曲。是處青山隔淚痕。燒棧子房前負信。醫桑壑輻早知恩。傷心無術身生翼。飛到雲霄一叫關。

唯唯空但坐愁。式微何處是菟裘。十年艱險魚千里。萬古升沈貉一丘。白日西飛魂正斷。碧江東注淚先流。滿門醫履無難狗。他德如吾死合羞。

寸腸冰炭亂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誰謂遭難因蝶蟻。可憐蟻虱訴蝦蟇。防微杜漸顏宜結。責重扶顛髮已華。萬古金縢遺册在。未容羣叔誤周家。

明夷行

楊朱曾哭路多歧。魯叟亦嘆驂非時。荒鷄未鳴夜何其。喪狗獨立迷所之。憶昔苦君初入相。兩扶紅日上成池。功成不退古所誡。坐令西伯玩明夷。式微胡為寓旄丘。已老莫不營菟裘。古聞嗚呼致芒背。今悟曲突賢魚頭。唐虞揖讓冠千古。有城底事名堯囚。滄浪水清耳不洗。春向塵編對許由。

烏頭白送朴仁幹

烏之生兮黑如漆。人之見兮心共嫉。可憐解為燕丹羞。一昔含冤成白頭。我嘗怪汝日中處。又怪金母常便汝。今乃知噉踏萬類中。一點丹心無汝同。嗚呼飛來夜飛去。反哺林間受辛苦。人為孝子出忠臣。嗟哉汝是禽頭人。世人與汝誰能伍。願把襟裾換毛羽。

在上都奉皇柳政丞請臣吳贊成啓

去年怪事不忍聞。稷蜂肆毒蠅止焚。一封誥責下天門。白日酒酒雲雷屯。三韓主父趙武靈王傳位於子人謂之主父出山史。外孫一去萬里投西蕃。界天雪嶺連崑崙。鱗鱗黃河源。回頭卻望榆塞垣。痛哭淚盡雙眸昏。衣冠縮縮疑排根。百鍊繞指愁劉琨。孤臣子立無攀援。守住舊轍瞻歸軒。信音漸稀空斷魂。天光那肯照覆盆。提梁獻書悟至尊。好生仁化害無根。況今嗣王躬朝元。一言庶得獨煩冤。豈料下車席未溫。闕躬游龍蛙蠅喧。葛藟誰令庇本根。四維蕩若風中幡。緬懷神聖起鐵原。柳沐風雨饑忘飢。願垂羅閣裕後昆。四百餘載流風存。邇來事大義彌敦。世承禁樹榮諸藩。過如日昔何足論。有信尚可羞類繁。桑殺生朝錫屣繁。法星退舍由片言。君臣之分父子恩。遺次頗沛不可說。至誠若能成乾坤。悔禍產祥納掌翻。二公德澤遍關雎。輔漢盛業推楊袁。故投苦語代叫關。勿倚絲○輕芹獻。

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發京師上王時在四

主恩竹未答邱山。萬里馳驅敢道難。彈劍不為兒女別。引盃聊盡故人歡。五雲迴首籠金闕。片月多情照玉關。唯念慈親髮如雪。數行清淚洒征鞍。

涿郡

益壽集 卷第二

一九

美瑣每結接大行。東秦右臂北燕吭。劉郎卻愛蒼臺國。故里虛生羽葆桑。白溝

誰將盤允餌強鄰。空費金縢歲結親。尺水區區過南杖。可能以樹不容人。

馬上

驅馬上邱原。黃塵滿征鞍。嘉禾稿已盡。呆呆升朝歌。豈為去鄉國。悲歌行路難。願言得甘蜜。維以慰黎元。隻輪載家具。夫婦相挽推。行行日數里。就食南州來。民生苦與樂。造物已安排。願予是荷者。對之獨傷懷。日午汗如溜。小立溪聲中。飛塵捲馬過。氣若烈火烘。鳴咽悅美陰。倦鳥思深窻。何時紫泥洞。敲枕聽松風。僂僂驛中卒。顛倒身上袍。移牀拂簾席。厄酒慰我勞。致君愧無術。旅食驚二毛。區區欲何為。亦來煩爾曹。

相州夜發

宵征圖避景。清興亦難窮。星斗蒼茫外。山川寂寞中。滿衣芳草露。拂面綠槐風。此夜華堂月。還應夢轉蓬。遊真一夢。浪蹟又飄蓬。故國飛雲下。征圖畏景中。野平山隱地。村遠樹浮空。愧負平生志。非求汗馬功。

又

漢月依依照露盤。金人獨自淚闌干。須知都下有文若。永愧遼東管幼安。

端午

聖人有所為。為民非為台。君若唐虞事。先天天不違。毫釐涉人欲。願盼生禍機。如何魏公子。姿羅方仲尼。物理豈自反。典午已相欺。為龍笑蟒蛇。捕鯽忘雀窺。箕山臨穎水。千載想風規。童童榜榜樹。翠葉含清露。下馬成野酌。酒盡還小留。來牛與去馬。窮達各○求。悠悠百年內。誰肯死前休。

端午

旅食京華十過春。西來又作問津人。半生已被功名誤。久客偏疑節物新。萍梗編蹤青海月。松楸歸夢泰封塵。旗亭且飲蒲蒲酒。未用醒吟學楚臣。

原懷

塵埃十日眼長昏。路入草檉頗慰魂。槐樹薰風吹麥壠。竹根流水繞柴門。太平閭井羣蜂綴。何限蜂蟻陣馬奔。聞說元朝留轍蹟。野人猶頌感皇恩。

孟津記事

驅馬轉轉到河洲。沙深水落不可舟。西山白日落欲盡。黑綬沒空天為愁。忽驚疾雷如推牆。列缺亂雲金蛇光。馳雲捲霧送飛雨。萬騎銀槍來洛陽。大風知從何許來。擺弄乾坤勢莫測。馮沙振瓦豈是道。欲捲孟津生劫灰。腐儒閉門對孤燈。酸汗冷背心冰兢。天公高居鬼神惡。恍惚怪事從誰徵。呼童吹燈且安眠。願豈不懸蒼天。夜深萬籟收怒號。星月爛爛流清輝。

王祥碑在洛陽南

有扁榜榜石上有王祥字。臥冰得泉魚。饋母此其地。嗟我事官遊。連年負絃傳。區區望安心。甘旨遠難致。

唐肅宗陵

飛龍起靈武。上皇蜀中歸。能以天下養。四海知孝慈。同與白衣客。發策良得宜。小兒亂紀綱。西內日淒慘。可憐高將軍。投荒髮如絲。為問北來者。尙父果是誰。

邠州

行穿山窈窕。俯見樹扶疎。地僻宜澗飲。民醇多穴居。麥黃仍水碓。桑綠已蠶車。若取山園樂。周家積累餘。

涇州道中

出谷天無際。登坡路始平。寒雲施雨黑。野日隔林明。萬里思親淚。三年戀主情。哦詩聊自遣。漸覺錦囊盈。

涇州

宋日西羌屢震蕩。因將國尾付蒼生。聖元四海清如鏡。未用胷中十萬兵。

憶松都八詠

鷓鴣春晴

八仙宮住翠微峯。縹緲烟霞幾萬重。一夜長風吹雨過。海龍擊出玉芙蓉。

龍山秋晚

去年龍袖菊花時。與客攜壺上翠微。一逕松風吹帽落。滿衣紅葉醉扶歸。

紫洞尋僧

石泉激激風生腋。松露霏霏翠滴巾。未用山僧勸稅袖。野花香鳥解留人。

青郊送客

小溪深處柳飛綿。細雨晴時草似烟。客去客留俱不礙。一樽相對好山川。

熊川禊飲

沙頭酒盡欲斜暉。灑足清流看鳥飛。此意自佳誰領取。孔門吾與舞雩歸。

龍野尋春

偶到溪邊藉碧蕪。春禽好事勸提壺。起來欲覓花開處。度水幽香近卻無。

南浦烟波

一灣蒲葦雨淋漓。隔岸人家更寂寥。漁罷呼兒收綠網。刺船歸趁晚來潮。

西江月艇

江塞夜靜得魚遲。獨倚篷窗卷釣絲。滿目青山一船月。風流未必載西施。

朝郡

金天淑氣肝胸。磅礴雲山千萬重。彈箏峽口草蕭瑟。六月髣髴來西風。君不見漢家貴重麒麟功。將軍多承茅土封。六郡豪強五陵客。半夜撫劍磨邊鋒。走馬爭論青海遠。調弓已覺流沙空。豈念山東江淮困。飛輓。獻昔一鍾今不擊。縱令罷教塞旅庭。質所得何嘗價百一。聖元德宇同乾坤。外薄四海皆藩宣。瓜

益齋亂藁卷第三

則天陵

歐陽永叔列武后唐紀之中。蓋變遷因之。而益失之。呂氏雖制天下。猶名嬰兒。以示有漢。若武后則抑李崇武。革唐稱周。立宗社而定年號。凶逆甚矣。當舉正之以誠無窮。而反尊之乎。謂之唐紀。而書周年可乎。或曰。記事者必首年。以繫事所以使條綱不紊也。如子之說。中宗既廢之後。將闕其年而不書。天下之事當何所繫之哉。曰。魯昭公為季氏逐居乾侯。春秋未嘗不書昭公之年。房陵之廢。與此奚異。作史而不法春秋。吾不知其可也。

久客萬事慵。好古意未歇。停騁問遺民。枉道尋斷碣。關輔古帝畿。壯觀不湮沒。千年阿婆陵。百里見城闕。根連隴坂長。氣壓秦川闊。麒麟與獅子。左右勢馳突。侍臣羅簪纓。猛士列鈇鉞。當時竭財力。虛欲固局窟。典廢理難逃。久為狐兔窟。憶昔陰乘陽。四海變廟烈。叱馮殷家索。燕啄漢嗣絕。文皇順天心。百戰啓王室。居然據神器。肯念黃裳吉。丁甯雙陸步。踏憐處。謂日尙賴得忠賢。終能返故物。歐公信名儒。筆削未免失。那將周餘分。續於唐日月。區區女媧石。豈補青天缺。擬作隨瑣編。才疏愧王勃。

後閱晦菴感遇詩。拊卷自嘆。孰謂後生。所學其議論有不逮於朱子耶。又得范氏唐鑑讀之。亦有此論。不覺一笑。悔其少作也。仲思誌。

分封疆樹懿威。棋置列省專兵權。至元以來兩甲子。野老莫枕蓑黃年。我行朝郡北。古巖生黍稷。光兒劍買牛。胡婦事蠶織。爾輩安知蒙帝力。豈無段紀明。亦有趙充國。不忍使驅赤子除盜賊。

金剛山二絕

普德窟

陰風生巖曲。溪水深更綠。倚杖望層巒。飛簷覆雲木。

摩訶演梵

山中日亭午。草露溼芒屨。古寺無居僧。白雲滿庭戶。

招徠詩翁

琴書一茅屋。高臥樂幽獨。故人來不來。東鄰酒新熟。

古風七首

歲暮連日雪。百卉俱拉摧。政恐入新春。陰雲仍未開。娟娟一樹梅。脈脈在空谷。幽香人不知。瘦骨清如玉。宵寒夢易破。展轉不自聊。攬衣豈窺戶。落落星月高。開爐具燈火。坐聽風枝號。念彼窮谷士。誰與同其袍。公子遠行役。鞍馬光翁藉。憔悴玉樓妾。忍淚不教滴。念之不可忘。奮飛無羽翼。寒鍾鳴苦澗。何時東方白。三冬天地閉。龍蛇蟄幽宮。世道多反覆。君子有固窮。虛窗列遠岫。白雲度晴空。從噴不迎客。揮琴送飛鴻。蘇秦學鬼谷。適取勞其生。起來佩相印。足使妻媿驚。胡為任寸舌。抵死談縱橫。便有二傾田。知渠不躬耕。山中有故人。貽我尺素書。學仙若有契。此世真蓬萊。軒裳非所慕。木石難與居。不如飲我酒。死生任自如。清朝樂無事。十日九下帷。偶然出官道。立馬看奔馳。草草功名士。紛紛豪俠兒。歸來對黃卷。一笑返自怡。

朴淵

時春山氣佳。谷鳥如喚客。幽尋協宿想。勝賞欣新獲。沈沈古雙湫。欲近慄心魄。神物襲重泉。飛瀉下千尺。泓澄瀉雲天。滂濺動林石。義貴甘施鞭。冥期契開笛。交感由情契。奚云幽明隔。采采巖中花。特以侑河酌。嘉澤戒屯荷。吾民藪麥。

感懷二首

杜鵑花發杜鵑啼。香霧空濛月欲西。立馬得時還忘卻。風城東望草萋萋。光風轉夜露華微。零落春紅欲滿衣。喚取佳人騎細馬。教吹玉笛月中歸。

范處

論功豈道破強吳。最在扁舟泛五湖。不解載將西子去。越宮還有二姑蘇。

送息彭楚

同道相從古亦稀。中年遠別忍繁衣。空江目盡思無盡。一片風帆去似飛。

無題

青天碧海夜漫漫。愁殺娥娥桂樹間。白兔長年空搗藥。一週圓缺減朱顏。

開淮安君出家寄呈

鼎食樓閣付幻泡。出塵風骨見高標。慈烏待哺頭渾髮。乳鷄營巢舌未調。花謝梁園春寂寂。月籠祇樹夜寥寥。儂家此理何增損。滄海桑田自暮朝。

火中良玉水中蓮。夜半離城去杳然。雲衲換來新面目。綠窗暗盡短因緣。瑤琴月照三生夢。玉麈風傳一味禪。碌碌冠成底事。可憐奔走二毛年。

九月十五日曉起有感寄示尹汝衡學諭

風從西來聲滿天。恍若鐵騎驅平原。牆頭綠樹忽憔悴。一夜落葉盈空園。衆禽欲棲卻飛去。撼撼疎枝撼寒雨。爭紅逞紫亦近耳。豈謂如今遽如許。君看萬物生無知。生理一聽天公爲。無端寒煖有遷改。似爲榮悴相欣悲。騷人沉復情所鍾。方寸每受百慮攻。不辭雲霜點鬚髮。安得江海澗心骨。標蕤古書老不觀。劇穠長劍慵不彈。人間窮達真細事。但問大藥留童顏。

和林石齋尹樞軒用銀臺集瀟湘八景韻石齋名學錄

平沙落雁

行行點點整還斜。欲下寒空宿暖沙。怪得翩翩移別岸。艤艫人語隔蘆花。

遠浦歸帆

行舟買客似兒童。香火人人乞順風。賴是湖神能泛應。衆帆齊舉各西東。湖神湖神

瀟湘夜雨

楓葉蘆花水國秋。一江風雨酒扁舟。驚迴楚客三更夢。分與湘妃萬古愁。

洞庭秋月

三更月彩澄銀漢。萬頃秋光泛素瀾。湖上誰家吹鐵笛。碧天無際厲行高。

山市晴嵐

漠漠平林翠滿寒。樓臺隱約隔羅紈。何當卷地風吹去。還我王家著色山。

漁村落照

落日看君衝遠岫。歸潮咽咽上寒汀。漁人去入蘆花雪。數點炊烟晚更青。

江天暮雪

柳絮飛空欲下遲。梅花落地亦多姿。一樽且盡江樓酒。看到蓑翁釣時。

烟寺暮鐘

一幅丹青展不封。數行水墨淡還濃。不應畫筆真能爾。兩寺鐘殘北寺鐘。

朴淵

萬尋澄澈青銅鏡。千尺透迤白玉虹。怪底古今流不盡。層巖直上是龍宮。

和季明叔雲錦樓四詠

荷洲香月

微波瀟瀟月溶溶。十頃荷花一道風。記得臨平山下宿。酒醒身在畫船中。

松壑翠雲

一林黃葉遠無聲。萬壑蒼雲漲欲平。卷上山頭吹不散。料應晚雨未全晴。

漁磯晚釣

漁兒出沒弄微瀾。閒擲纖鉤柳影間。日暮欲歸衣半溼。綠烟和雨暗前山。

山舍朝炊

山下誰家遠似村。屋頭烟帶太平痕。時聞一犬吠籬落。乞火有人來叩門。

菊齋橫坡十二詠

太公釣周

混世浮沈匪苟安。得時經濟豈云難。君看八百年周業。只在磻溪一釣竿。

四皓歸漢

見說扶蘇孝且仁。胡令二世禍生民。通翁不為卑辭屈。未忍劉家又似秦。

謝傳東山

雲水光中醉作鄉。致君功業未全忘。挽回十落聞琴瑟。更覺東山興味長。

子猷剡溪

故人家住翠微間。滿目溪山雪月寒。乘興胡為來便去。不妨呼酒共憑欄。

廬山三賢

釋道於儒理不齊。強將分別自相迷。三賢用意無人識。一笑非關過虎溪。

竹林七賢

曹馬乘機盜九州。有心何力過橫流。竹林別是華胥國。樽酒相從萬事休。

孟宗冬筍

雪中新筍宅邊生。摘去高堂慰母情。但使子孫能盡孝。乾坤感應自分明。

黃真桃源

萬古仙鄉路未通。胡為已到卻怱怱。重來物色渾如夢。空使桃花笑殺儂。

鷓鴣玉京

翩翩鸞鶴訪深閨。應感佳人惜別時。相對知心不知語。一庭風雨落花時。

犬救楊生

濡尾溪流走幾迴。免教醉夢困烟灰。縱知此犬能相救。莫更昏昏泥酒杯。

潘門三峯

落日青山興未闌。欲題詩句破天慳。任他行路嘲輕脫。倒跨隨兒點檢看。

范蠡五湖

功成亦欲試良圖。月棹烟蓑向五湖。卷卻吳宮春色去。獨留秋草滿姑蘇。

送完山李半刺

楊柳飛綿草似茵。青郊立馬淚霑巾。春風無限相思意。說與江南坦上人。

竹笛贈趙忠州

吾家竹笛清如玉。持贈風流趙使君。醉據胡牀江上月。一聲吹破萬山雲。

送許理問歸遼陽進退格

七年惠愛感民衷。一世英名聞帝聰。華表縱歸丁令鶴。草廬還起孔明龍。雞聲曉店月掛柳。馬影暮山風捲蓬。是處知君偏見憶。幾人如我久相從。

寄題白花禪院觀空樓次韻

勝遊多是費躋攀。最愛遊坊住淺山。一水帶鋪延曠遠。兩僧樓合貯幽閑。莫求佛外兼心外。須看人閒比夢閒。一聽樓名如有契。便堪千里笑開顏。

遠尊杏花韻

一株仙杏鳳城西。占斷春光傍柳堤。鬢鬢紫烟迷遠近。離離紅日照高低。暗香帶露添蜂蜜。亂點隨風苦鶻泥。忽憶錦波亭下路。滿身清影醉扶藜。

淡佇春光小。老西倚牆無語倚長堤。帶裝絳蠟風吹折。花簾丹砂雨壓低。驚隨佳人金掛撥。巧黏游騎錦障泥。綠陰青子空惆悵。滿意尋芳莫解攜。

御溝南畔畫橋西。記得偷閒步綠堤。出屋數枝春雨過。繞城千樹夕陽低。飛筵錯落啼紅燭。風詔淋漓灑紫泥。欲折長條賞天巧。卻愁零落不堪攜。

遼陽路上寄朴忠佐少卿

遠林雞犬天未曙。征車欲發思依依。孤城月照主人屋。大野風吹游子衣。浮生百年會有盡。故國千里何當歸。華表亭前重回首。慚愧仙人丁令威。

山中雪夜

紙被生寒佛燈暗。沙彌一夜不鳴鐘。應隨宿客開門早。要看庵前雪壓松。

梁谷人家

歲暮天寒雪欲飛。旋收雞狗掩柴扉。馬羈奴飯猶能辦。勸客明朝且莫歸。

偶成

殘酒惜騰雪滿樽。衰茶聲裏日西南。最憐稚女無愁思。手翦柔桑學鼓盆。

梁谷人家

歲暮天寒雪欲飛。旋收雞狗掩柴扉。馬羈奴飯猶能辦。勸客明朝且莫歸。

偶成

殘酒惜騰雪滿樽。衰茶聲裏日西南。最憐稚女無愁思。手翦柔桑學鼓盆。

梁谷人家

歲暮天寒雪欲飛。旋收雞狗掩柴扉。馬羈奴飯猶能辦。勸客明朝且莫歸。

偶成

樓成

老去功名念自輕。且將幽事送餘生。池邊翦草看雲影。窗下移蕉聽雨聲。
鳥紗白葛午風輕。石枕藤牀雨氣生。獨倚北窗尋夢境。綠陰何處一聲鶯。

雪後約竹軒訪李柯亭山齋

柯亭人境兩清幽。像想山陰雪後遊。若使同行有詩友。子猷未必便回舟。

中庵居士贈詩八首務引之入道次韻呈以

道門終古隱然閑。脚踏何論士與童。彼佛曾教丹化鐵。吾儒愛憐海持杯。
信標衣鉢非言得。樂在靈瓢豈利回。許我洗心參五葉。希公著眼觀三才。

大地炎塵撥不開。清涼獨占竹邊臺。門無車馬腰無印。家有絃歌手有杯。
霖雨應須一龍起。江山未信萬牛回。請看鶴壽峯前地。也著三韓老秀才。

糞掃堆中眨眼開。頭潭是九連臺。驪鱗觸處難求寶。蛇足添來或失杯。
萬物秋凋還夏茂。三光西沒卻東回。分明此理誰拈破。四海除公有辨才。

吞吐江山口闊開。肯教塵壘礙靈臺。真功牛入庖丁刃。妄想蛇逃樂廣杯。
樂國公能許同住。寶山吾亦免空回。有心潤色無文印。未信金仙不要才。

明主當時理具開。看公闊步上金臺。笑談漢已重九鼎。樓抱魯宜如一杯。
鍊石只言天可補。揮戈豈料日難回。蒼生真羨東山興。際會誰非將相才。

一掬天慳天爲開。更將詩眼著亭臺。尊僧散步雲隨杖。對客高談月入杯。
積翠低簷相媚態。落紅浮水故婆回。園林鐘鼓真清勝。題詠須憑吏部才。

舊讀詩書心孔開。不窺閒館與崇臺。向來亦陋蕭曹筆。此去卻耽稽阮杯。
如挾太山超海過。欲行千里及門回。二毛已負巒堅志。深愧雕蟲不是才。

苦鐵閑扉日懶開。紅塵況擬走章臺。玉川腹裏五千卷。李白手中三百杯。
歲月頻驚陳駒過。行藏頗愧陸龜回。東門幸有宜瓜地。遮莫乾坤生我才。

西京留守慶宰臣寄渡魚
朝天下玉鱗魚。千里飛來入我廬。一見忽驚清到骨。只緣腹有令公書。
本官有

送李翰林還朝
早知毛骨異凡流。刮目肯容得意秋。三級風雷起蓬華。九天雨露洽松楸。
鴨江柳暗牽離思。繁榮花開待勝遊。樽酒論懷更何日。白頭身事付滄洲。

簡李員外
吾生如寄耳。方寸只君知。歲晚深期在。東歸定幾時。

益齋亂藁卷第四

中庵掌試後復宴席上

國老提衡古未多。羣雄入世爭誇。天開萬古烟霞洞。春滿一庭桃李花。
羯鼓打翻銀漢月。風簫吹散赤城霞。年年此樂何窮已。餘慶方鍾積善家。

壬申十一月晦日

落落平生喜遠遊。歸來敝盡黑貂裘。誰同阮籍能青眼。未分文君共白頭。
案上有書時自讀。樽中無酒與誰謀。傷心歲暮空階雨。竟日丁東滴不休。

庚辰四月將東歸題齊化門酒樓

離歌昔未解傷神。老淚今何易滿巾。三十年前倦遊客。四千里外獨歸身。
山河雖隔扶桑域。星野元同析木津。他日重來豈無念。卻愁華髮汗緇塵。

奇參政宅月山雙馬手卷

月山用筆逼龍眠。寫出驂駟絕可憐。不似悲鳴虞坂上。頗同遊戲滄川邊。
泉恩豈啻千金賜。家寶須將萬業傳。安得與君真致此。玉鞭金勒去朝天。

讀李義山集和蜂詩

多生鼻觀得圓通。徧界香緣欲細窮。韓滉邊歌暖日。文君墮醉薰風。有時結伴依高樹。何處尋巢度
遠空。謀畫若非王事急。只消恆舞百花中。

江陵道村安集告別

路俯駸駸。山鄰虎豹羣。和泥煮白浪。帶燒擊蒼雲。此地難為主。今年幸得君。遺民尚流涕。恨殺慎將軍。
病中呈慈谷

讀書嗟聽壁。聞道愧支離。豈繁生生理。謬蒙明主知。病語年去速。閒賦日斜遲。臥念平生事。多為識者嗤。
趙三藏李稼亭神馬歌次韻

拂郎神馬來。皇都矯矯軒何所。似長風破浪雲雷奔。海底烏龍欲飛起。龍耶馬耶不可知。骨法誰問寒
風子。世無玉山禾。肯為一飢垂兩耳。蹴裂交河冰。肯為一困甘遺籩。九重況得蒙主恩。三倍何論會利市。
照夜白。師子花。故應爾難與比。腐儒並世空聞名。自恨年來返田里。寫其儻有曹將軍。作贖那無杜子
美。願觀弄影玉駘前。安得親奉明堂祀。

哭尚德洪宰相

邂逅俄成別。驚呼已隔生。隨書懷善勝。對酒憶真情。淚溢大同水。名懸平壤城。應教吹天隊。永愧首丘誠。
本國於朝廷者

和贈李外郎元跨

男子平生志四方。不應羞澀為空囊。盡均去楚唯餐菊。魯叟過陳也絕糧。搔首只緣詩作祟。揚眉更覺酒
能狂。愧非指履周公瑾。傾蓋相從亦不妨。

菊齋權文正公挽詞

揚歷清華到上台。君王獨倚棟樑材。時書滿屋無榮素。譽履盈門有老萊。千歲鶴歸三皓月。九淵龍化五
更雷。才疎未足銘清德。淚洒當年玉鏡臺。
平生德業已雙全。壽比汾陽更一年。將謂坐忘非示病。豈知尸解即逃禪。姮娥相待廣寒殿。居士獨歸兜
率天。他日東山華屋過。空瞻黃鶴白雲邊。

夜坐呈竹軒金宰相

去年負竊遠朝天。冰滿遼河馬不前。誰識乞身閑氣味。一龕燈火夜參禪。
奉賀竹軒金政丞

感烈公家翼戴公。大山功後大山功。要知積善多餘慶。又見賢孫拜侍中。
近日無端世論乖。衣冠人物棄如泥。願公力復升平舊。莫遣功名在狄鞮。
誰將國府付庸醫。豈念蒼生若若絲。幸有蒼生一丸藥。從今試手療痼疾。

松廣和尚寄惠新茗順筆亂道寄呈丈下

枯腸止酒欲生烟。老眼看書如隔霧。誰教二病去無蹤。我得一藥來有素。東菴昔為綠野遊。懸鑑去作曹

深主。寄來佳致若芳訊。報以長篇表深意。二老風流冠舊禪。百年存沒猶晨暮。師傳衣鉢住此山。人道規
繩超乃祖。生平我不悔離塵。事業今宜漸幹蠶。傳家有約結香火。率俗無由陪杖履。豈意寒暄問素居。不
將出處嫌異趣。霜林虬印寄曾先。春焙雀舌分亦屢。師雖念舊亦不忘。我自無功愧多取。數間老屋草生
庭。六月愁霖泥滿路。忽驚剌啄送筠籠。又獲芳鮮逾玉勝。香清竹摘火前春。色嫩尚含林下露。鸚鵡石砵
松額鳴。眩轉蕤蘭乳花吐。肯容山谷此雲龍。便覺雪堂羞月兔。相投真有慧鑑風。欲謝只欠東菴句。未堪
走筆效虛全。況擬著經追陸羽。院中公案勿重尋。我亦從今詩入務。公案付山者。若千東菴。其書戲云前
中法主亦寄茶於

門生鄭學士草試後賀宴席上

桃李成行拜履庭。嚴顏喜溢髮還青。吾家犬子今何在。辛苦當年教一經。
息影菴入京。遺侍者問疾。戲呈一絕

向來飛錫肯相過。只為知音世未多。見說王公爭結軌。枉煩侍者問沈疴。
寄雞林郡公

郎騎白馬遊不歸。黃金臺前草萋萋。杜鵑花開去年枝。何時更聞郎馬嘶。

題手卷二首

天台三聖傍虎伺眠
豐干老去不參禪。寒習從來只製顛。白額將軍亦何者。忽飢共打一場眠。
老姬對少年敘情

顏色雖非滿鏡春。歌聲尚足動梁塵。感君一贈同心結。不為千金更媚人。

竹軒席上
滿園紅雪落紛紛。一棹航船盡百分。莫為主人泉酒面。何妨座客醉書裙。
柳學士思菴

幾年傍路費光陰。閉戶端居志念深。黃卷展開春寂寂。青燈挑盡夜沈沈。風雲變態無窮事。天地同流只
此心。想到無思真有得。古人雖遠是知音。

延祀已未。予從於忠宣王降香江南之寶臨窟。王召古杭吳詩山。一本作陳。也。令寫陋容。而北村湯先
生為之贊。北歸。為人借觀。因失其所在。其後三十二年。余奉國表如京師。復得之。蓋老壯之異貌。感
離合之有時。題四十字為識。

我昔留形影。青青兩鬢春。流傳幾歲月。邂逅尚精神。此物非他物。前身定後身。兒孫渾不識。相問是何人。
車書其同。禮樂其東。岳其鍾。為人之宗。為世之雄。為儒之通。氣正而洪。貌儼而恭。言慎而從。恢恢乎
容。溫溫乎誠。挺挺乎中。於學則充。於道則隆。於文則豐。存心以忠。臨政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瞻而
和衷。後而時雍。

容溫溫乎誠。挺挺乎中。於學則充。於道則隆。於文則豐。存心以忠。臨政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瞻而
和衷。後而時雍。

容溫溫乎誠。挺挺乎中。於學則充。於道則隆。於文則豐。存心以忠。臨政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瞻而
和衷。後而時雍。

容溫溫乎誠。挺挺乎中。於學則充。於道則隆。於文則豐。存心以忠。臨政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瞻而
和衷。後而時雍。

容溫溫乎誠。挺挺乎中。於學則充。於道則隆。於文則豐。存心以忠。臨政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瞻而
和衷。後而時雍。

容溫溫乎誠。挺挺乎中。於學則充。於道則隆。於文則豐。存心以忠。臨政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瞻而
和衷。後而時雍。

延祐己未九月望日。北村老民湯炳龍書於錢塘保和讀易齋。時年七十有九。

寶蓋山地藏寺用少陵龍門奉先寺韻
當年無極翁。道眼開勝境。短麓圍雲根。方塘倒峯影。葉落秋徑微。松吟夜室冷。投老窺元關。浪浪覩猛省。

癸巳五月。試棘閣呈同知寶舉洪二相

狀元榜眼兩儒臣。相次提衡在一春。惆悵白頭參試席。當年誰是第三人。今年監試官宋天鳳。講官為同榜榜其第三。人則百亡子進郎也。

天教老日眼增明。付與儒林分外榮。四見門生為座主。更為座主見門生。

悼王政丞題

再登廊廟惠斯民。益見忠宣鑒裁神。富貴不淫威不屈。後來唯恐更無人。

上馬朝天裏革歸。雲容水色總依依。近來宰相多淪喪。曾見吾民涕一揮。百姓遇公亡。百姓有哭泣者。

悼恥菴朴判事忠佐

眼昏猶玩必義書。身貴能安萬亮廬。惆悵乘君上池水。一杯曾不乞相如。恥菴因捐。

同承顧問侍經筵。雨散雲離白髮年。得見先王真大幸。送君何事獨留連。

悼李柯亭叔瑛

古松陰下屋三間。秋草青青畫掩關。詩酒往還潭似夢。不堪回首望龍山。

悼安護齋富之輔

益齋少日日相從。只有當之與拙翁。四十年來俱物化。獨將哀淚洒西風。

悼龜峯金政丞水

謝傳風流逐逝波。蒼生有望奈今何。龜峯峯下滿船月。腸斷一聲漁父歌。本官辭後每令吟。不官辭後每令吟。

悼一齋權政丞漢功

朱顏綠竹地行仙。何事乘雲去不還。應為姮娥勸澆液。醉吟佳句桂花間。

悼竹軒金政丞倫

詩酒和從已隔生。一瞻華屋一傷情。可憐老馬知人意。每過關門不肯行。

陳勝

幾牖繩樞去故園。魚書狐火起中原。只應燕雀譏鴻鵠。一去都忘墮上言。

項羽

奮劍應難敵萬人。須知大勇在安民。韓生奪得東歸志。天意寧終假一秦。

田橫

隨何有口來辟布。魏豹無心聽鄼生。壯士難教甘一辱。漢皇爭得見田橫。

劉向劉歆

丹心耿耿帝曾知。梓柱生根勢莫移。地下可能無駭汗。國師公是道家兒。

韓信

出跨淮陰志頗奇。亦知王業匪人為。欲令蟻蟻翻深渤。晚計何殊乳臭兒。

蕭何

秦家圖籍漢山河。功比曹參百倍加。白首年來還見紫。只應羞殺郅平瓜。

曹參

病瘡餘痛九州同。命扁何施業砭功。不作口呼終日醉。膠西枉見白頭翁。

張良

五世君恩未足酬。毋將心力快秦讎。韓王又作彭城士。借箸何辭轉一籌。

陳平

呂氏應非項羽儲。何緣到此獨深憂。絳侯惟僕王陵勳。更欠高皇用我謀。

王陵

當時王呂誰難勝。他日安劉力可能。慈母一言今在耳。不因存沒負長陵。

夏侯嬰

劍下淮陰為大將。車中季布作名臣。勝公鑑識真難及。最是高皇善用人。

蒯通

梁龍附鳳豈無人。驂乘初終只一臣。擁樹兩兒誠不忍。帝心應念放龐仁。

劉敬

嫉功樂禍亡三僞。肆辯邀名起兩臣。八立一言能免饑。豈如絳口廟中人。

陸賈

欲將漢主嫁昆夷。想見當初計畫時。千載明妃心語口。奉春君豈是男兒。

樂軒李侍中在通津山齋。金百鎰。李松楸兩學士。偕卓然師往謁。路人見者曰。江都地勢一日東傾。

兩點文星會德星。三韓望重泰山輕。庫中更著雲遊子。莫怪江都地勢傾。

許文敬公李判樞。俱以東征事出慶尚道。共訪其同年朴秀才。祿之宜春田舍。各留詩一篇。

黃茅苦竹海村邊。數畝田園屋兩椽。何事古今聲價重。二公同訪一同年。

洪南陽書。聞妙蓮無畏國師善吹笛。自袖中箏八方丈。請之。國師為作數弄。

天台再世頭禪師。也為洪崖捻竹吹。更說清溪舟上客。踞牀三弄得桓伊。

宋幅相和過華嚴六具僧。統於興王寺。具公欲觀其弄杖。宋幅巾躍馬。為之移日。

羽林飛將少稱奇。百戰年來兩鬢絲。不是支郎有真賞。一場毬馬只兒嬉。

小樂府

拘拘有雀爾奚爲。觸著網羅黃口兒。眼孔原來在何許。可憐觸網雀兒兒。
鷓鴣兒離際曉花枝。喜子林頭引網絲。余美歸來應未遠。精神早已報人知。
浣沙溪上傍垂楊。執手論心白馬郎。縱有連篇三月雨。指頭何忍洗餘香。
黃雀何方來去飛。一年農事不曾知。餘翁獨自耕耘了。耗盡田中禾黍爲。
脫卻春衣掛一肩。呼朋去入菜花田。東馳西走追蝴蝶。昨日嬉遊向宛然。
新羅昔日處容翁。見說來從碧海中。貝齒頰脣歌夜月。爲眉黛袖舞春風。
木頭雕作小唐雞。筋子拈來壁上棲。此鳥膠膠報時節。慈顏始似日平西。
縱然巖石落珠璣。纏繞固應無斷時。與郎千載相離別。一點丹心何改移。
憶君無日不寄衣。政似春山蜀子規。爲是爲非人莫問。只應殘月曉星知。

昨見郭神龍。言及菴欲和小樂府。以其事一而語重。故未也。僕謂劉賓客作竹枝歌。皆夔峽間男女相悅之辭。東坡則用二妃屈子懷王項羽事。綴爲長歌。夫豈襲前人乎。及菴取別曲之成於意者。翻爲新詞可也。作二篇述之。

都近川類制水坊。水精寺裏亦滄浪。上房此夜藏仙子。社主還爲黃帽郎。

近者有達官。戲老妓。風池蓮者曰。爾昔當富沙門。是從士大夫召之。何來之遲也。答曰。今之士大夫。取富商之女爲二家。否則妾其婢子。我輩苟擇編索。何以度朝夕。座者有愧色。鮮于樞西湖曲云。西湖畫舫誰家女。貪得纏頭強歌舞。又曰。安得壯士擲千金。坐令桑濮歌行露。宋亡。士族有以此自養者。故僕之也。就羅此曲。極爲鄙陋。然可以觀民風知時變也。

就羅地狹民貧。往往全羅之買販。器具稻米者。時至而稀矣。今則官私牛馬殺野。而靡所耕犁。往來冠蓋如梭。而困於將迎。其民之不幸也。所以屢生變也。

戊戌正朝

路逢扶杖白頭人。自約衰年不口門。堪笑七旬今過二。醜雞騎馬賀三元。

忠宣王真容移安於海安寺

白頭重望屬車塵。眉宇依然照上春。此日感懷誰似我。當時法從更無人。

送金海府使鄭尙書國徑得時字

讀書思古人。常恨不同時。同時見古人。至樂良在茲。幸哉吾今得吾子。胡不成此前賢詩。平生拙翁吾所畏。與世齟齬人共嗤。東人遺文手自錄。又有拙畫皆備奇。一觀直欲覆醬碗。捫捫可笑羣兒兒。殷勤鏤板垂不朽。今世古人非子誰。魚書虎竹吾州去。吾爲吾民多賀之。汝儘莫不剔。汝疾豈不醫。噓以燠汝竹哺。

以肥汝肌。五袴何止歌來暮。一錢何止表去思。九原誰喚拙翁起。蘇蘇爲作德政碑。時及菴同相。按以拙翁爲東人之文及拙翁皆刻梓以傳。

後仙歌爲崔拙翁作示及菴

孤雲雲孫雲錦腸。曼倩嘲謔寬饒狂。買勇中朝戰藝場。磊落夏采伯仲行。君胡爲乎思故鄉。燕南鬼怪方譁張。萬口相和喧蜩蟬。風生四壁月照牀。中夜起坐歌虞唐。病瘡老馬飢欲飲。呼僮拂鞍靴滿霜。平明敲椎之何方。竹軒爲啓琴書堂。何人更有白玉郎。愛直自合依南陽。珥筆視草平斗盈。闕然乘風歸帝傍。手挽斗柄搥天漿。豈憶丹桂垂扶桑。同庚故人發蒼浪。含糊稜稜坐巖廊。下視啞啞一笑長。騎龍被髮游鴻荒。

聽初生彈琵琶

傅粉鶴冠人姓李。六尺與中侍天子。東歸一夢陽臺雨。典刑留與鴛鴦女。十三麗質傾教坊。十五妙藝專歡場。只今四十減紅顏。杏花脈脈不禁寒。良人少年號眉嫵。一擲千金中舞。錦帶纏腰香未歇。陰陰青子春何處。龍香捍撥風尾槽。嘈囀爲誰相爾汝。烏孫馬上漢宮情。青塚月明仙佩聲。輕挑慢捻意難盡。倚絃低唱一再聽。聽之恍如烟雲墮。遮莫四座譏老我。作詩欲代鶴頭。但愧江州白司馬。

門生栗亭尹政堂得蒙主上爲之寫真仍題栗亭二字其上干載一遇耳目所罕作詩以賀

君不見韓張良。漢皇字之稱子房。君不見白樂天。唐帝畫之留集賢。不名而字固偶耳。命工而畫奚足美。賢哉我友尹政堂。稀代恩榮蒙我王。金銜結案絕點塵。玉手染翰爲寫真。水深山高清且澗。妙用直恐非丹青。更題栗亭二字。誠齋空羨范石湖。范成大參政謫石湖。宋書石湖二。傳家誰貴金千錠。凌烟休游歐與虞。唐太宗於凌烟閣。歐陽率更。誠齋空羨范石湖。范成大參政謫石湖。宋書石湖二。傳家誰貴金千錠。凌烟休游歐與虞。唐太宗亦改觀。樛翁驚喜出真意。眼見門生奇特事。士廉歐在功臣圖。中見范與凌。高。和鄭慈谷題張彥甫雲山圖

昔與姑蘇朱德潤每觀屏障燕市東。鐵關山水有付氣。公儼草花無土風。月山畫馬不畫骨。喜作蒼蠶黃金盞。獨愛息齋與松雪。丹青習俗一洗空。白雲青山張道士。晚出便欲誇精工。萬壑千峯在咫尺。難將眼力子細窮。忽驚森羅移我側。安得變化游其中。濯足清溪弄明月。振衣絕頂凌蒼穹。

劉道權山水

璠瑤瑤環玉雪兒。寄懷歲月亦云奇。鑿壺骨相青雲器。閱得人多子自知。

月潭長老二畫

涉公降龍
神物來馴似犬羊。山僧伎倆亦荒唐。翻身遠逝非無意。頰下明珠鉢底藏。

豐子伏虎

珍重於菟也解禪。因來相就共安眠。迴頭說向寒山子。穩勝奇奴暖勝氈。

送田神生司諫按全羅道字孟暉

田郎作伴吾雞林。父老至今懷德音。拜盡悲憫叫閭閻。枕戈慷慨從軍詩。晏嬰高節凌首陽。誰肯食粟曹交長。登車攬轡志澄清。南方草木亦知名。南方近者頻年荒。捐俸往往往。僦路傍。守令諱字百二三。坐視并法猶自暗。旋驅農夫防海倭。賊刃未接先奔波。大將坐幕擁笏歌。小將汗馬輸弓戈。豪奴聯騎填公田。官徵通租不計年。嗚呼民生至此極。誰與吾君寬肝食。益齋也曾玷廊廟。受侮老姦并惡少。乞身自退僅免禍。此日尋思顏可楮。田郎夙慕君子儉。豈比老我空嗚嗚。往哉問獲公無私。馳奏得令明主知。

送朴大陽按廉氏年

七旬殘叟有孤孫。誦官區區傍海村。時實林嶽若念書。憲舊知己。丑川亭上賜溫言。

為孫寶林呈執政已亥

捕直書生官嶺南。理民防寇兩難堪。賜環何日來相視。乃禮年今七十三。

鄭澤堂後從軍

書生祇白粉。壯志孰如君。舊慕韓司馬。今隨霍冠軍。彩旗翻曙月。畫角撼秋雲。珍重離亭酒。休辭倒十分。

湖海照磨還江南台州留海人

佳客來千里。幽人一邱。仙標灑酒落。友意感網繆。渺渺烟波路。蕭蕭草木秋。卻縣徐蒲榻。空望李膺舟。時先生年七十九以老故歸於賦賦海

益齋亂藁卷第五

序

送護齋安大夫赴尙州牧序

東南州郡。處為大。而尙次之。其道之號。處尙者以此也。然而奉使命者。必先取道于尙。而後至。故風化之流行。由尙而南。靡靡由處而北也。至正三年春。護齋安侯。自監察大夫。右文館提學。出領尙州。處紳之賢。游從之良。皆相慶而言曰。侯剛於中。而和於外。簡於言。而敏於行。剛而簡。人懼而莫犯。和而敏。人悅而易從。彼其奉使命者。昔慕其名。今觀其德。雖有甯成之虎。邾郚之厲。庶可以紓其酷。而為桑羊。筮權之計。亦可以戢其苛矣。尙之民。其始息肩乎。既曰風化。由尙而南。匪直尙之一州。專受其福。抑亦處尙一道之福也。余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富貴利達。人情之所同欲也。至若荷深知於君。負重望於人。而能為謙知止於急流之中。求之古今。蓋千百而什一耳。故有父母垂白在堂。諉之弱弟幼妹。承其共養。奔走千里之遠。僥倖軒裳一朝之榮。世或莫之怪也。侯捷大科中朝。擅高文東國。揚歷華要。提衡棘園。去歲蒙家歸侍。夫人。行未及半塗。馳傳召還。委以風憲之權。君之所以知者。不為不深。人之所以望者。不為不重。願乃力求外寄。以便親省。而令昆季。得以遊宦中外。其廉退之節。孝友之篤。足以激當時。而垂後世。豈止福一州化一道哉。君之知將益深。人之望將益重。由給閣登黃閣。繼躡金真。可躡足待也。諸君曰。然於

是乎書

送辛員外北上序

士之行斯世也。其猶舟乎。有其才為之楫。有其命為之順風。然後利有攸往矣。有才與命。其志之或卑。猶之楫完風利。而操舟者非其人。烏能任萬斛之重。致萬里之遠。以濟其不通乎。員外辛侯。東髮讀書敏而好問。揚鑰翰墨之場。游刃簿書之數。可謂有其才矣。筮仕不幾年。歷提學。代官。選密直。食議。仍為星郎。東省。可謂有其命矣。引舊故同升。諸公咨者。艾以贈庶政。正色匡君。主。推誠待賓。旅。可謂有其志矣。今以朝官。被召。騰裝而西。笑才之奇。命之遠。志之大。將於是乎益見矣。權贊善而下二十有八家。用鄭愚谷謝安詩。分韻聯章。以美其行。尉予為序。予執爵而前。請畢舟之說。夫江河之與溟渤。大小則殊。舟於其中者。同也。檣而帆之。所以進也。纜而碇之。所以止也。又必有衣襦焉。所以備漏澤者也。王國江河也。天子之邦。溟渤也。侯之舟。由江河而溟渤之也。苟能備其義。帆其信。纜其禮。碇其智。衣襦其敬。慎廉勤。何重之。不任。何遠之。不致。何不通之。不濟乎。昔田叔。韓安國。以梁趙之臣。立於漢廷。揚名當時。流譽後世。吾今侯焉。是望矣。

送大禪師瑞公之定慧社詩序

右之學禪之士。有三上。投子。九到洞山。往返千里。不能自休。蓋欲以其所得。質諸先覺。而去其拔。然後已。故其勤如此也。處今之世。配古之人。足以無愧。惟吾瑞公。大禪師乎。公既登僧選。騰開叢林。即往楓岳。精修己事。時有西域指空師者。岸然以菩提達摩自比。國人奔走。執弟子之禮。公亦來造焉。指空曰。我燒一炷子。便脫去。我喝一聲子。便卻來。答曰。請和尙先罵。某甲提笠子。相隨。其徒指目以為不遜。欲加以非禮。公拂袖不顧而去。遂北觀京師。南游江浙。二廣四川。甘肅雲代。炎涼幾年。靡所不至。所見者。那然。則所立者。卓然矣。所驗者。灼然矣。則所守者。確然矣。於是乎怒然而歸。澹然而止。向之疑者。慮者。服矣。公曰。疑而讓者。果可謂非耶。惡而服者。果可謂是耶。是與非在人。吾不自知也。上聞而益重之。命往定慧之社。諸學士。以東坡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二句韻其字。聯詩十四篇。為其行之附。公又索言於益齋居士。俾題其齋。居士悉矣。何能言乎。唐文暢每從名公。卿以求。詠歌其志。後世所傳。唯韓柳二序而已。司馬丞相。又獨取韓之數語者。以其正大也。暢徒喜文辭者也。公豈暢之傷乎。諸學士各以詩詠歌之。為能達其志乎。益齋之文。為能稱其素乎。司馬丞相。世固莫有也。使有之。益齋之文。之語有所取乎。否也。益齋亦不自知也。乃一笑而書之。李某序。

金密教大藏序

佛之書入中國。譯而為經。數千萬卷。所謂陀羅尼者。中國之不能譯也。非惟中國為然。自竺城之人。亦不得聞而解之。以謂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蓋其義奧。其辭秘。秘故不可聞。奧故不可解。不可解則人敬之。不可聞則人尊之。尊之至。敬之篤。其成於人也。必深矣。靈異之跡。亦宜乎多也。昔之人。知其若此。哀而製之。成九十卷名之曰密教。大藏。刊行于世。則茲九十卷者。數千萬卷之根柢也。我主上殿下。萬機之

暇留神于釋典其於密教信之尤切發內幣之珍泥金以書之奉朔大夫判內府寺事上護軍臣羅英秀實幹其事於是以前本校于諸經或乙或竄而是正之又增求其所未收得四十餘卷舊合一百三十卷令工書者分部而寫之然如列宿之交光乘卉之敷榮真法寶也既成因命臣齊賢為序臣腐儒也其文不足以稱旨然而竊念佛氏之道以慈悲喜捨為本慈悲人之事也喜捨義之事也然則其為書之旨亦可概見矣所謂數千萬卷者以萬乘之勢為之非難其書既多其費亦廣未免浸民以充其用恐非佛氏之意也今者主上殿下不傷民財不費民力簡而得其要速而致其精可謂得佛氏之意而功德豈易量哉嗟歎不足拜手稽首謹書致和元年五月日

書檜巖心禪師道號堂名後

書心畫也觀古指神君子手跡森嚴有法度足以想見其為人至若我聖祖仁王明王翰墨之妙特其一事規模氣象亦非臣子所得而勢轆者矣主上殿下大書直指堂月潭五字以賜檜巖心禪師如千年直幹所以架屋萬金美璧珠之成器與夫烏衫袖白須髮而學之者不可同年而語豈非天縱多能得之自然歟心公北游燕趙南抵湖湘歷參尊宿為千巖無期長老所印翰林歐陽承旨作偈以美之余嘗造其室扣以六祖壇經其言約而盡使人不厭聽其蒙展待於吾君親紆寶札煇耀山門蓋非幸也至正己亥林鍾月朝侍中致仕李某識

益齋亂藁卷第六

書

在大都上中書都堂書

至治三年正月日高麗國都僉議使司某等乘員謹齋沐百拜獻書于中書宰相執事閣下事將萌芽而逆言之近乎狂情有鬱結而難言之近乎隱如不得已甯狂無隱伏望閣下寬其率爾而憐察之幸甚中庸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繼絕世舉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以善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避邢而如歸封衛而忘亡此所以九合一匡為五霸首也前者猶知務此况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為家者哉竊為小邦始祖王氏開國已來凡四百餘年矣臣服盛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矣往者歲在戊寅有遼氏專孽號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烏嶽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其扎刺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降餽餉不通忠憲王命趙冲金就礪供養糧助器仗擒獲狂賊疾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皆為兄弟萬世無忘又於己未年世祖皇帝班師江南忠敬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六千餘里迎拜于汴梁之地自本國至汴梁約六千餘里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小懈故得登降公主世為駙馬而不更傳俗以保其宗社聖祖皇帝謂行是賴當其立天下各處行省獨於小邦不置後因東征日本雖有名額不

拘當選大德中教閣里吉思為耳目官因其陳言都省商量上奏本國曾蒙世祖皇帝聖旨休改舊本俗但換官名今全部改換不宜也者成宗皇帝可其奏即令閣里吉思回來仁宗皇帝於鼠兒年四月降聖旨高麗田地立省的的不揀是誰休趙奏者欽此可見列聖存恤之深意今閣廷欲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其如世祖皇帝聖旨何其如列聖存恤之意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又康以復中統至元之理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也況小邦累世之功如彼列聖存恤之恩如此今將四百餘年之業一朝而廢絕其他外國未有寸功於朝廷者朝廷將何以處之又其如中統至元之體何更念小邦地方不過千里山川林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漕餉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國家用度泰山之微塵不足有以供奉其萬一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非家至戶曉而安之者也又與倭民濱海相望萬一而聞之無余以我為戒而自以為得計耶伏望執事閣下體累朝念功之義記中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為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唯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社之靈皆將成泣於冥冥開矣伏惟均照無任激切懇迫之至干願尊嚴伏地待罪某等百拜

上伯任丞相書

月日薰沐齋戒百拜上書于丞相執事禹思天下有溺者如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餓者如已餓之天下之溺與餓者非禹手拯之而後遇其餓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為己責而不辭哉天之降任於大人本欲使之濟斯民也苟視困窮無告者恬不為救豈天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肝膈之苦躬稼穡之勤宅九土粒黍民左右高舜而澤及萬世者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轉溝壑陷溝壑禹稷而見之將圖其斯須之活而已耶吾知其必為之計使之不復憂饑與溺然後其心安焉悲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戴白之老以為復見中統至元之理人之生于此時可謂大幸矣如是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饑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哉往歲我老藩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震之下得從輕典流有遠方再造之恩有隸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同風氣絕異盜賊之不虞饑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鬚盡白辛苦之狀首之可為流涕執事忍視之耶語其親則世皇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太祖聖武皇帝草創之時義先服世著勤王之効其功不可忘也雖執迷不悟罪至罔加原其本心固亦無他冀願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改過亦已多矣伏望執事既嘗力救於初無忘終惠於後敷奏聽導宣天澤俾還故國以終餘年其為感激豈止轉溝壑者飲美食陷溝壑者履坦途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為之日延月引而為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為德不竟竊為執事惜之

同復松坡贈元郎中書

崔某李某奉書再拜郎中元公足下竊伏海濱故芳名高下風為日久矣思欲觀梧竹之標聞陽秋之論願無紹介為之先容因循歲月願莫之遂今忽焉披膝肝臂以效於前交淺言深恐未足以成發舒聽然

而弊邑於足下為非桑之地。雖出幽邊。泥蟻雲飛。家中原。仕上國。墳墓親戚。固在弊邑。於僕等所欲言者。又為得而無情哉。今聖天子。彌精圖理。大丞相才略不世出。言聽計從。廟無遺算。有一夫不獲其所。一物不得其平。必振拔而安措之。然後已。實萬世一時也。而足下以端慤深之質。文之以禮樂詩書。高冠博帶。優游東園。潤色伊周。而繡縫房杜。亦可謂得詩書知己。以行其道者矣。竊惟弊邑事大以來。百有餘載。修職貢未嘗少弛。往者有遼氏。馮孽金山王子。若驅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朝廷遣哈真。扎刺師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幾為凶徒笑。我忠憲王命趙冲。金就。轉餉濟師。犄角而滅之。兩副之帥。相與約為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盡力於太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而返。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羣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親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弊邑盡忠於世祖皇帝時也。忠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登殿。世祖念其切。嘉其義。眷遇深至。天下莫及。今尚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為美談。老隨王即公。主。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以至于盛代。歷仕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不退。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土蕃之地。去故國萬餘里。華船渡河。牛箱野宿。開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處土屋。辛苦萬狀。不可殫說。行路或聞之。尚為之為邑。況其策名委質者哉。閭閻阻排雲之呼。廊廟無蟻木之容。雖合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執聞之而執憤之耶。此某等所以當食忘餐。已臥復起。遠遯栖栖。淚盡而血繼者也。蓋柔遠懷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容為大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艾。入奏冕旒。導幣金雞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子。世無復有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益著於遐邇。而不忘本之義。善教物之仁。天下之人。皆將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臣。銘肌鑠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惶悚惶悚。不宜。某等再拜。

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贈諡威烈公金公行軍記

公諱就。後改就。姓林。查陽郡人也。少以父蔭。起為正尉。遷補東宮衛。遷中郎將。領羽林。不數年。擢將軍。鎮東北界。朔不致。以功拜千牛衛大將軍。唐王二年癸酉。巡撫塞上。邊民畏而愛之。高王三年丙子八月。契丹入境。西北面知兵馬。使獨孤。以開書。以是月十二日至。王命上將軍盧元純為中軍。吳應夫為右軍。而公以攝上將軍。為後軍。十三日。大閱于順天館。二十二日。右軍軍于西普。通中軍于樓橋院。後軍于葭田。信宿啓行。初。皇元太祖聖武皇帝舉兵攻金之燕都。金宣宗遷于汴。聖武北歸。留兵戍燕。燕人嬰之。醉而殲之。有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以其黨兒乞奴為將。河朔之民。自稱大遼。收國王。聖武赫怒。大舉伐之。二王子席卷而東。請地及糧於我。我不許。二王子因有窺覷之心。又挾私憾。使兒乞奴先引兵數萬渡江。妻子皆以自隨。由鎮戎前朝趙阿史川。我三軍至朝陽鎮。中軍軍城中。右軍後軍軍城外。朝陽人走報賊已近。三軍各選精銳。軍候員吳應。神騎將丁純。結獨所斬賊八十餘級。擄而致者二十餘人。得牛馬數百匹。符印器仗甚衆。吳應。又引步卒三千五百。遇賊于龜州直洞村。斬二級。擒三十五人。得牛馬戰具。製印甚衆。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皆公麾下也。三軍遣神

騎將跡賊。逃賊與戰于新里。斬首一百九十級。進次延州。以光裕。延壽。周氏。光世。君悌。趙雄。六將守師子巖。水驛。迪夫。文備。三將守楊川。九月二十五日。九將斬賊七百級。得馬驛牛牌印兵仗。不可殫記。賊不復分兵。致屯關平驛。三軍既至。皆莫敢進。右軍據西山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屯獨山。公拔劍策馬。與將軍奇存。靖直。衝賊圍。出入奮擊。賊潰。追過關平驛。賊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公回軍擊之。賊又潰。盧公夜謂公曰。彼乘我寡。右軍又不至。始。三日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候後使。公曰。我軍屢捷。志尚銳。請乘其鋒。一戰而後議之。賊布陣。野軍勢甚盛。盧公馳騎召公。且揚黑幟為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當百。公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公之長子死焉。追奔至香山。南江。賊斃死者以千數。其婦孺。聚哭。聲如萬牛之吼。有一人乘兵。自稱官人。直前請曰。我等。貴國邊疆。固有罪矣。婦子何知。請無庸盡殺。且無薄我。我則。自返矣。公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快飲而去。俄而。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臨其後。見賊所乘。資糧器仗。狼藉於道。牛馬。則或斫其腰。或刺其後。豈使得之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鎮。擒殺過當。平虜鎮。都領。進亦擊殺七十餘級。賊遂險。清塞鎮。遁去。昌州分道。將軍金公。碩報曰。契丹後至者。自前月大入境。即金山。金始之兵也。三軍次延州。唯留內廂。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遇于楊川。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公護輜重。徐行。至沙現。浦賊突出。阻擊。公告急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公力戰。卻之。卒護輜重而至。盧公出迎。西門外。賀曰。猝遇強敵。能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酌酒為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扣頭曰。今者與強寇角立。而自賊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墨匠。香山。元林之役。後軍每為先鋒。以小擊衆。使我老弱。存其性命。願無以報。但祝壽而已。公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即用一。與最下者。亦均飲。故得其死力。及戰有功。必與諸將。帥。會議。聯名。以聞。未嘗。矜其能。十月二十日。三軍夜遣。卒。製賊于與郊。驛。明日。夜。職于洪法寺。又明日。戰于州城門外。皆克。我軍入城。休士。而賊夜涉。滑川。至西涼。天寒。履冰渡。大同。入于西海道。國家復以參知政事。鄭。叔。勳。為元帥。樞密院。副使。趙。冲。為副。并前。三軍。為五軍。又遣承。宣。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鄭。元。帥。留。失。律。樞。密。院。使。鄭。方。甫。代。之。丁。丑。二。月。就。拜。公。為。金。善。衛。上。將。軍。三。月。五。軍。次。于。安。州。大。眾。難。戰。不。利。賊。氣。得。馳。突。公。與。文。備。仁。謙。道。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公。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如。京。忠。憤。之。氣。猶。形。言。色。聞。者。壯。之。五。月。上。將。軍。崔。元。世。將。中。軍。以。公。將。前。軍。大。將。軍。任。甫。將。新。定。五。領。號。加。發。兵。遣。詣。忠。州。公。斯。未。合。力。疾。受。命。七。月。至。黃。驪。縣。法。泉。寺。之。南。川。上。五。軍。爭。舟。公。退。須。諸。軍。畢。濟。然。後。乘。舟。忠。州。城。壞。於。水。木。石。崩。瀉。公。舟。為。巨。石。所。輾。拖。樁。俱。脫。板。漏。水。涌。同。載。者。三。百。餘。人。而。若。死。灰。公。堅。坐。不。移。神。色。自。若。俄。而。有。三。人。乘。棹。截。流。和。救。舟。人。連。斷。繩。擲。之。三。人。者。牽。以。登。岸。問。之。原。州。村。居。人。奴。也。與。其。尤。壯。者。偕。行。再。宿。會。本。軍。于。法。泉。寺。移。次。赤。帖。崔。公。曰。明。日。之。路。有。二。歧。吾。行。如。何。則。可。公。曰。分。軍。轉。角。不。亦。可。乎。崔。公。從。之。會。于。麥。谷。與。賊。戰。斬。獲。三。百。餘。級。追。于。是。州。之。川。流。戶。戴。川。而。下。搜。山。谷。得。老。弱。男。女。送。于。忠。州。牛。馬。輿。獲。者。至。朴。達。觀。崔。公。曰。嶺。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公。曰。用。兵。之。術。雖。先。人。和。地。利。尤。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猿。猴。之。捷。亦。不。得。過。況。於。人。乎。

乃與加發兵登嶺而宿。明賊果進大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要害公。公使將軍申德威李克仁常左崔俊文周公福當右。公從中鼓之。士皆殊死鬪。三軍望之。亦大呼爭登。賊大奔。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涇州。戰于盧嶺。于大峴。于丘山。于登壇。于登州。之東。凡六戰。賊莫能枝梧。奔還女真地。九月。公承中軍。移兵定州。使魏城返曰。賊在成州。與我比境。大難之聲相聞。公築鹿角垣。三周其隄。留克仁。純祐。德威。朴莊等四將守之。移據與元鎮。十月。賊得女真兵復振。驅而來。公回軍。遇於豫州之桂川。交綏而退。忽遇疾。未幾。將佐請歸就醫。公曰。甯為邊城鬼。豈可與疾求安於家乎。疾甚。水漿不入口。目視不辨人物。有敕歸京里疾。兵馬錄事洪昌衍將軍李中立等肩輿公至京。累月乃瘳。於是賊破數十城。如陷無人之境。是月二十九日。所留兵與賊戰于涇州。收績。李陽升死之。戊寅七月。以守司空趙冲為元帥。公為兵馬使。借上將軍鄧通寶為前軍。吳壽祺為左軍。申宣胃為右軍。李霖為後軍。李迪儒為知兵馬使。九月六日。元帥袍笏承命出。具戎服。再見大觀殿。受鐵道長。指涇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實。高延。千戶阿老。次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尙道按察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金季鳳擊之。以迎李勣之兵。既而賊從大道。俱指中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二軍望風而北。李敦守等與李勣來會。錄事申仲諾分其兵。輪軍食。賊又要之。將軍朴義鄰敗之于禿山。賊敗而復集。騎數萬。盡殺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刺逃歸。賊魁亦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城。十二月。皇元哈真。扎刺兩元帥。其兵一萬。與東真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指江東城。會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真思之。使者十二人。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請兵與糧。且言帝命。破賊之後。約為兄弟。我元帥以聞。王許之。遣金良鏡督錫押卒一千。以赴。哈真屢遣兵。諸將皆憚於行。公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趙公曰。是吾意也。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公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雖不材。請為公一行。趙公曰。軍中之事。徒倚公重。公去可乎。己卯二月。公與知兵馬使韓光符。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往焉。哈真使通事趙仲祥語公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遣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奴皇帝。萬奴者。蓋東真之主也。公曰。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天下安有二帝邪。於是只拜聖武。不拜萬奴。公身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其腹。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髮其鬚。而後束帶。及是。哈真見狀。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幾何。公曰。近六十矣。哈真曰。我未五十。既為一家。若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公東向坐。明日。又詣其營。哈真曰。吾嘗征伐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歎吾重兄之故。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隔別。執手出門。扶掖上馬。數日。趙公亦至。哈真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公曰。長於我矣。乃引趙公坐上座。曰。吾欲一言。恐為非禮。然於親情。不宜自外。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公曰。是誠吾等所望。但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古之俗。好以鋸刀刺肉。賓主相唱。往復不容替。我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公與趙公跪起。承連甚熟。哈真等極備。約詰朝會江東城下。去城三百步而止。哈真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地廣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委於公。皆令鑿障。以防逃逸。是月十四日。賊勢窘。開城門出降。王子自縊。其偽丞相以下皆斬之。哈真曰。我等來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載之幸也。禮合拜國王。吾軍頗眾。難

於遠行。但遣使陳謝。二十日。哈真與扎刺請趙元帥及公同盟。曰。兩國永為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我設犒師之宴。哈真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為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遣元帥及公各九人。駿馬各九匹。元帥送哈真至義州。公與扎刺至朝陽。會有西京僧使使之命。吳壽祺代公送之。九月。義州節將多知。別將韓珣。殺守將。連諸城。以叛。樞密院使李克修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公將右軍。討之。庚辰正月。以公為樞密院副使。代克修將中軍。多知等請兵於遼陽。溫知罕誘斬二人。傳首于我。三軍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公曰。昔云。城賊渠魁。脅從同罪。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況因丹寇。關東為虛。今又縱兵于此。自殘藩籬。可乎。唯誅多知韓珣之黨。餘一不問。丹之漏網者。竄伏遼山中。時出鈔盜為民患。而義州人昌名與秀甫公理。又謀叛。公遣李景純。李文彥討甯遠之賊。文備。安五月。凱以班師。其後公卒相高王。位家宰八年。功德載諸信史。此但記五年行軍之事而已。

論曰。國家之德未衰。而禍亂之萌。或作。必有魁傑才智之臣。得行委用。宏濟時艱。蓋社稷之靈。有以陰相之也。自我太祖啓宇。至于高王。三百有餘年矣。崔氏父子。繼世秉政。內擁堅甲。以專威福。而謀深者必不用。外委羸兵。以資攻戰。而功高者多見疑。當斯之時。欲以有為。其亦難矣。爾乃金宗詵。錄。遼孽播。禍。窺我土。圖為巢穴。遠關窮寇。鋒不可當。聖元龍興。萬里道將。壓境徵師。諭以討賊。順之則莫委其情。逆之則必生他變。安危之機。開不容髮。乃能左提右挈。遠交近攻。定宗盟於經綸之始。安邦基於呼吸之間。豈非魁傑才智之臣。而社稷之靈。有以陰相者歟。觀其絕甘分少。能得死力。力行禁止。莫犯秋毫。可謂有古名將之風矣。開平之戰。我乃再救中軍。沙峴之役。盧公則不相助。詎無一言而生嫌隙。不伐其勞。歸功於衆。是則大人君子之心已。至於先詣哈真。固與國之心。不拜萬奴。明尊王之義。多知韓珣既授首矣。敵兵而止。以安邊民。遠謀大節。尤可尚已。史氏稱其忠義。太常諡以威烈。不亦宜哉。

重修開國律寺記
恭惟我太祖。既一三韓。有利家邦。事無不舉。謂釋氏可以贊理道。化暴逆。不戢其徒。俾闡其教。凡立塔廟。必相夫山川。陰陽逆順之勢。要有以損益。歷勝者。然後為之。非如梁氏畏慕。罪福。求媚于佛也。都城東南。隅其門曰保定。其路自楊廣。全羅。慶尙。江陵。四道而來。都城者。與大都城之之四道者。撞撞然。罔晝夜不息。也有川焉。城中之水。潤溪。滹。洹。近遠細大。咸會而東。每夏秋之交。雨潦既集。則崩奔注。洩。若三軍之行。吁可畏也。有山焉。根乎陽。峯迤邐而來。若類而起。若驚而止。猶龍虎之變動。而氣勢之雄也。世號斯地為三錯。豈以是哉。清泰十八年。太祖用術家之言。作寺其間。以處方袍之學。律乘者。名之曰開國寺。時征役甫定。萬事草創。募卒伍為工徒。破戈楛。充結構。所以示假兵息民之意也。火于壬辰。莫為重新。僧寮佛宇。無以風雨。戒壇墟矣。講肆蕪矣。日月以損。幾至於無矣。然而物不可以恆壞。得時而榮。道不可以終否。待人而興。故我南山宗師木軒丘公。以辨才。義解。賜號定慧妙圓慈行大師。惟振起頹綱。是一日集衆而

公嘗為雙明者老會其地於今寺之北園去寺數百步而近此其當時物歟牧焉無世國師任錫益寺有若三菴日嘗往來一經題品價必三倍迺為棧棧所掩自雙明迄今幾二百年始為吾一出而效用於前請為記以慰其不遇而慶余之能得也竊為雙明之會有幸學士眉叟凡一草木之微苟可以資談笑皆載之詩文今考其集中未見一語及此何耶其後亦未聞好事如崔太尉兄弟者來家于此石之為池竈其在於雙明之前而與夫寒松亭者未知孰為先後也蓋其晦而不遇也久矣豈獨于三菴其于眉叟亦未之遇也然而歸於幾三百年之前而現於一朝雖眉叟三菴之未遇而有所謂數者存乎其間物之與人常相為其名焉柯之笛豐之劍待豔煥而著稱固也二子之鑑識為千載所服膺亦以夫二物也師伐冰華胃也雖圓其顯而素富貴者也今為天子之使一國之主敬愛之如師友顧乃與騷人墨客逍遙乎風月之場其襟度可見矣將使後之不及見者聞其名而知其心之二石也豈亦豔煥之笛劍歟至元三年丁丑秋夕益齋李其記

妙蓮寺重興碑

京城之鎮曰崧崧以崧為崧山其東崗南迤岐而西折微伏而豐起又分而南為三峴遠而望之若龍蟠焉近而視之若鳳時崧據龍之腹附鳳之膺有佛者之宮曰妙蓮寺我忠烈王與齊國大長公主符信佛氏謂入佛之道法華經最遠暢經之義天台疏悉備卜勝地立精舍繕經以求其道講疏以研其義將以視鑿於天子適福於宗新者也堂構于至元二十年之秋明年之夏而落成開山者師子菴老宿洪恕實惟其人治圓慧國師主盟結社而恕又副之三傳而至無畏國師學者益臻自忠烈王既嘗重席於圓慧禪齋於無畏而忠宜王尤重其禮凡所以光護院門禪教列刹莫敢望焉前乎無畏者曰禔曰因後乎無畏者曰芬曰璵曰焄曰焄及今堂頤曰吉皆釋林之選相繼而維持鍾魚香火無替于始而棟宇之構傾蓋瓦級輒之屬且缺蓋歷六十年之久勢之必至者也順慈旋公圓慧之為善忠烈之猶子天子錫號三藏命住燕都之大延聖寺後至元丙子降香東歸從容言於忠肅王曰妙蓮之為善忠烈忠宜之祇園也其真容故在殿下背而新之奉先之孝孰此為大王聞而有感遂捨金銀寶器數百萬歸諸常住其徒莫不相勸或慈以謀或奮其力維艱維難維廟維廊繞者繞者立腐者易缺者補修像設之儀瞻齋廚之費益樹青松以崇墟旋公善大字乃金書佛殿額揭之符開光爭日星則又莫不相慶以為能事畢矣宜刻石示後合辭請於朝王命臣某為文竊惟創之之難不如守之之難守之之難又不如興復之為難也茲寺也忠宜宏忠烈之願而忠肅修之無畏幾圓慧之跡而旋公起之詩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在茲乎彼國若家子若孫能無忘祖考之業弊將修之路將起之亦如茲寺之為難至百世而不隕可也願不休哉某幼從先東菴迨退於無畏之門旋公又辱與之遊况吾君有命敢取以歸備辭其銘曰

五竺之邦維聖斯作思濟生靈應病而藥未宜妙法顯質于權蓋山一會開卷儼然彼鬱者阿有值精舍

兩致德人成揚慈化道無通塞器有成虧匪質且智時克完之允也順著一言威王逸志先王賜金祿府乃營乃葺美哉煥輪深山碧月雖舊惟新飲以醍醐蒸以菴菴福我皇元爰及宗國

益齋亂藁卷第七

碑銘

有元高麗國清平山文殊寺施藏經碑

泰定四年三月庚子會議政丞臣恰等令中諷者復于王曰天子之近臣司徒剛塔里中政院使忽篤帖木兒受命天子之後俾來以僧性證寺人允堅等所進佛書一藏歸諸清平山文殊寺施藏錢萬令取其息為皇太子皇子祈福各取其誕辰俾問經歲以為凡且曰樹碑以示永久臣等竊惟佛法入中國隨世興替且千餘歲皇朝謂其道無為為宗有契于聖理廣度為心有補于仁政符信之尤篤今既以傳車輸其書數千里窮山之中又立食本以贖其徒斯乃佛者之幸也名山福地在天下不為少不鄙弊邑安敢視簠之所斯則非惟佛者之幸亦弊邑之幸也將大書特書誇耀無極況中宮有旨敢不祇承請付執筆者以記於是命臣某其銘曰

於皇有元既世以仁陽春時雨亭毒九垓乃眷金仙無為為教用其士直利生禁暴是崇是敬厚復其徒不循不賦顯習其書其書千函浩若烟海妙析毫釐廣包覆載律絲戒立論自定規維經之演維慧之明路彼樓軒卓乎羊鹿被重其香一林薈苗似真于竺曰葉與難似播于處曰騰與蘭榮取其批我曠維發營石者唐我割維玉伊澄伊堅服異心同既成法寶以奏爾功天后爾嘉載謀之地日維三韓樂善敦衣

維時維王我出我獨祝...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

至正五年五月乙未左副代言中正大夫...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

大徵宮庭... 其可尚也已為銘銘曰

心恭桑拳拳不忘扶我宗國... 大都南城興福寺碑

佛教之因果... 海東曹溪山修禪社第十世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明尊者贈諡慈鑒國師碑銘并序

海東曹溪山修禪社第十世別傳宗主重續祖燈妙明尊者贈諡慈鑒國師碑銘并序... 有元高麗國曹溪宗慈氏山慈源寺寶雲國師碑銘并序

近世有大比邱。推明佛祖之道。以開來學。曰普覺國尊。其徒蓋數百十人。而能鑽堅挹深。妙契喙者。惟寶鑿國師。為然。國師諱混。字邱。名清。俗姓金氏。考贈參議評理諱宏富。清風節人也。娘黃驪園氏。女。于福靈寺觀音像。以忠憲王二十七年辛亥七月二十七日誕焉。幼與嬰兒戲。聚瓦石為塔廟。休則面壁若有思念。形貌端嚴。性又慈祥。故親戚目為小彌陀。十歲。投無為寺。禪師天鏡祝髮。以九山選首。登上上科。棄去從普覺學。自說非賤。不止。始普覺少一僧來。自謂五祖演。請朝師往謁。心獨怪之。及是曠其敏而勤語。吾必有徵矣。泊嗣。席開堂。其師乘規繩講。若輩一而雍容閑雅。過之。宗烈王賜伽梨法服。累下批至大禪師。德陵即位。特授兩街都僧統。加大師子王法寶藏海國一之號。皇慶癸丑。德陵謝位。處永安宮。屢遣中使與而致之。從容談道。或至日暮。於是諡國王以祖宗舊例。册命師為悟佛心宗。解行圓滿。鑒智王師。兩王同極衣。請益。前古未有。既數年。乞退甚懇。許之。因命住靈源寺。寺本禪院。元貞中。為智者宗所有。以師故。始復其舊焉。至理二年冬十月。感疾。移錫于松林寺。修遺書封印。付侍者。越三十日。盥浴說法別衆。其略曰。荆棘林中下脚。干戈叢裏藏身。今日路頭果在何處。白雲斷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既乃還方丈。據牀而逝。師沈厚寡言。學無不窺。為詩文富贍。有語錄兩卷。歌頌雜著二卷。新編水陸儀文二卷。重編指頌事苑三十卷。行叢林開。中吳蒙山異禪師。嘗作無極說。附海船以寄之。師默領其意。自號無極老人。報年七十三。偕夏六十三。王聞訃。追悼。贈諡寶鑿國師。塔曰妙應。仍命臣某書其德行于碑。臣聞佛氏喜福智。修己而物應者也。缺一於二。不足以自立。當能信於人乎。師凡七增秩。六錫號。九歷名藍。再住內院。為一國釋林之首。受兩王函丈之禮。人無異論。咸謂之宜。非所謂福智二嚴者。時克如是哉。其撰詞刻石傳示後世。臣可以無愧矣。銘曰。

負彼心宗。逾海而東。厥派為九。道義其守。繩繩仍昆。代有哲人。守正矯失。塞門之一。博學篤行。麟角之明。顯允鑒智。侯其擴闢。闢乎其懷。卓乎其才。愛踵其學。于禪于祖。既主宗盟。諸方盡傾。旁涉書史。研精究理。奮筆為文。秋濤春雲。王子于體貌。龍以嘉號。匪惟龍之。北面以師。釋木慶賴。師不自大。掛錫雲山。陰福區寰。慧林忽匿。王心是憫。俾臣作銘。揚芬馥。匪學斯悖。匪思斯賤。有緇其衣。焉哉我希。

王順妃許氏墓誌銘

維皇元後至元元年。歲在乙亥。月日。高麗國王順妃。薨。春秋六十五。姓許氏。孔巖郡人也。曾祖諱京。皇檢校尙書。右僕射。行禮賢少卿。知制誥。祖諱遠。皇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副使。禮部尙書。翰林直學士。承旨。考諱珠。皇匡靖大夫。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典理司事。世子師。贈諡文敬公。配獎忠烈廟。莫不才高視草。擅手筆於綺華。任重調梅。煥章於累葉。而文敬克勤克儉。不吝不驕。溫溫推德之基。塞匪躬之故。積善有慶。不亦宜乎。妃英精毓。慶麗質方。娥。月玉。肅威秦樓之鳴鳳。映波羅機。步浴浦之游龍。至大己酉。册為王順妃。無言成桃李之蹊。有信奉蘋藻之祀。綴衣之瀛。不與於時。形管之書。是信于世。有男三人。女四人。長曰順正。君琦。本朝錫爵。稱府院大君。天子疏恩。拜翰林學士。次曰順峯。長老。慈覺。脫身執紼。抗志烟霞。被法匠之推尊。號禪師。而加大。次曰懷仁。君哲。習狄。之語。參虎衛之行。例家分茅。

何止說三韓公族。名揚割竹。久已為兩浙州官。女長曰永福翁主。適襄陽君金益。次曰延禧翁主。適中書左承吉。反。謫妻知敬仲之賢。苗氏見草邱之孝。以今況古。亦無愧矣。次則伯伯忽篤皇后也。道太真。以寬柔。琴瑟之和。已洽。時阿嬌於金屋。帝禧之寵。俄崇。妃由是芝綸。得賜於華冠。冠菲親朝於藥閣。累內帑之珍錫。奉靈命以榮歸。開紉字之檀筵。為項南之貝典。祝釐報上。可謂至矣。次曰慶甯翁主。適慶陽君盧頊。愛鍾於季。那無九十之儀。配得其實。因有二三之德。今則懷仁。去水陸萬里。想猶阻於計音。皇后處雲母九重。義莫臨於哭位。順正。雙峯永福。延禧。並先歸於雅。嗟水負於棘。風。放於妃之喪。自敵及葬。唯慶甯翁主與慶陽君。獨得以盡心焉。屬橫而哀。動城崩。蓋棺而淚。傾河注。以明年丙子二月壬寅。窆于德水縣飯山之原。禮也。且徵拙筆。用勒幽銘。豈比蜀王。枉殉佳人之鏡。惟慚漢客。會題幼婦之碑。銘曰。

於赫許宗。與自國初。世濟其美。史不絕書。文敬謙謙。救儉慎德。天詐陰功。猶播有穉。儲祥少。有女之英。美蕙麗。蘭露羞。既沐銀潢。載繁玉葉。龍潛門閭。光增禮牒。不甯一宗。邦人仰之不甯。一邦。天子賞之年。雖耳順。終始哀榮。青島上兆。方相啓行。響彼佳城。隨平之阜。邦君之妃。皇后之母。

推誠亮節功臣重臣光陽君崔公墓誌銘并序

完山崔氏。自禮部郎中鈞。死節西。一作。賊為名家。其子甫。相高王。諡文定。文定生奉御允。儒。奉御生學士。召。學士生贊成。事毗。一。委司宰卿辛。洪成之女生。公五易名。阜。瑋。實。最後名。誠。字純夫。號松坡。未弱冠。以進士。及至元甲申。第管記。入。補。史。翰。選。為。春。官。屬。隨。德。陵。朝。元。執。政。授。恩。德。院。百。計。誘。之。使。去。公。笑。曰。窮。蓬。在天。憤。於。利。非。土。也。及。大。德。末。扶。皇。大。弟。定。內。亂。擁。立。武。宗。皇。帝。公。常。居。左。右。贊。襄。之。人。無。知。者。由。朝。顯。顯。郎。六。邊。為。三。司。左。使。階。奉。翊。轉。會。議。評。理。三。司。使。僉。議。贊。成。事。陪。重。大。臣。號。推。誠。亮。節。功。臣。封。光。陽。君。德。陵。如。吐。蕃。公。之。子。文。度。開。難。馳。赴。道。遇。公。與。俱。追。至。關。西。借。圓。明。叛。阻。兵。中。南。不。得。前。事。定。險。隨。抵。洮。鬼。賊。之。境。單。騎。不。可。行。留。洮。上。半。年。方。還。會。本。國。人。分。黨。相。訐。朝廷。議。立。省。比。內。地。公。與。前。宰。相。金。廷。美。李。齊。賢。等。獻。書。陳。利害。遂。疑。其。議。藩。府。僚。佐。又。疏。國。家。得。失。將。言。之。府。堂。公。獨。不。肯。署。最後。主。謀。者。司。坐。府。中。令。錄。事。持。紙。筆。請。署。公。厲。聲。曰。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相。脅。耶。眾。沮。喪。泰。定。甲子。上。書。求。退。得。允。以。光。陽。君。家。居。岳。聲。妓。召。賓。客。清。談。雅。笑。不。問。人。間。事。至。順。庚。午。歲。疾。至。七。日。癸。亥。卒。于。第。壽。六。十五。有。司。庇。喪。事。諡。文。簡。公。公。性。剛。直。不。妄。語。字。畫。楷。正。詩。體。縉。可。喜。尤。遠。陰。陽。推。步。之。法。任。風。遠。選。舉。星。官。詞。苑。且。二十。年。德。陵。眷。遇。終。始。無。出。右。者。嘗。開。春。場。取。安。慶。等。三。十三。人。名。士。居。多。夫。人。金。氏。贊。成。事。純。村。居。士。恒。之。女。賢。有。行。先。三。年。亡。一。子。前。上。護。軍。文。度。讚。書。程。朱。學。先。迷。皆。從。之。遊。一。女。適。萬。戶。密。直。副。使。權。謙。云。銘。曰。

為名家之嗣。得其君而伸其志。進以禮而退以義。有賢妻以養其生。有良子以送其死。求之今時。十無一二。嗚呼。光陽可無憾矣。

匡靖大夫僉議參理上護軍羅公墓誌銘

至正四年甲申八月己丑匡靖大夫僉議參理羅公卒。王命有司弔。賚。贈。諡。良。節。其。年。十。一。月。庚。寅。以。禮。

葬于松林縣師院之北原。公諱益麟，籍貫鳳州。三韓功臣大臣諱禮十一世孫。曾祖諱孝全，皇贈太中大夫。禮部尚書，知都省事。祖諱得璜，皇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判戶部事。致仕。皇懷遠大將軍，管軍二萬戶。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軍簿判書，上將軍世子元賓，諱裕，為公考。皇銀青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將軍趙諱文柱之女。公之祖夫人，為公妣。妻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三重大臣判都會議司事，軒先生閔諱濟之女。生男女二人，女適奉翊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上將軍崔文度。男曰英，今為奉翊大夫，密直副使，上將軍。公自以將家子，幼習武藝，不暇讀書，而天性耿介，慕節義，與人爭訟，母夫人分家產，別遺賊獲，為口四十公辭焉。曰：以一男居五女之中，烏忍苟得其贏，以累鳩鳩之仁，夫人義而許之。年十七，受皇朝命，帶金符為上干戶，懷遠卒後，襲爵為管軍上萬戶，階虎德將軍，帶三珠虎符，忠烈王季年，為神虎衛護軍，賜金紫。兼會議中事，德陵痛革舊弊，朝士一切罷黜，於郎官獨留公，時命令一下，百司奉行，若恐不及，公守法多所封駁，權貴側目，或誣以危言，不為動，落職十年，方為檢校上護軍。七年，遷監門衛上護軍，轉千牛衛，兼中門使，換左常侍，三遷為匡靖大夫，商議平理，封錦城君。年五十七，授其子世爵，閑居又十七年，每念民生休戚，人材用捨，負手感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嘗一尹雞然臨事慷慨，不少解。一日，語判三司事李齊賢曰：吾君幼委任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誠復植，吾其引避，毋俱為十手所指，公當云何。齊賢謝曰：僕前以二三策，執政者未見施行，常愧不能勇去，敢不惟公言是。從後十許日，聞公告以病，意謂欲遂前計，嗚呼！烏知其竟不起也。頃往弔哭而退，子與塔繼而趨門乞歸文，將鑿石納窆，義不可辭，受而為銘，明日上書自免，庶幾不負公言於存沒也。其銘曰：為官思慈，為將廉恥，惟義之求，不恤勢利，由稟受能，匪學以致，讎而羽之，入不此止，願予何人，晚辱知己，敢負一言，而謂公死。

公墓誌銘

推誠翊祐同德輔理功臣三重大臣脩文殿大提學領都會議使司事永嘉府院君贈諡文正公權大德辛丑，翁齋權文正公提衡春官，濟賢辛中丙第，公妻以其子，因得師事者四十有七年，至正丙戌，公年八十有五，其秋遘疾，冬十月己巳，命左右扶起，端坐而逝，齊賢往弔痛哭，其後數日，諸孤泣且告曰：日君為吾夫人銘墓，今大人見棄，將以後十月丁酉合葬于德水縣松林原，所以光昭幽室，又非君誰托，於是退而敘之曰：公古昌權氏，諱永，字者卿，後改薄而字齊萬，竹王父諱守平，尚書左僕射，王父諱禮，翰林學士，考諱明，贊成事判典理，致仕。禮文清公妣盧氏，左諫議大夫諱演之女也。公年十五，舉進士及己卯第，中應前試，錄詹事府，移國學學諭，轉博士，拜右正言，累遷至會議舍人，又累遷至翰林學士，秘書監，改右副承旨，判禮賓寺事，入密直為學士，至判司事，遷都會議，至贊成事，遂拜政丞，判選部事，加脩文殿大提學，領都會議使司事，階自升仕郎至三重大臣，館職自知制誥至大右文監，春秋府永嘉府院君，號推誠翊祐同德輔理功臣，又嘗為征東行省員外郎，郎中，王府斷事官，未嘗一補外寄，一見彈劾，此其凡

也。夫人柳，貞慎公陸一女，封下國，生五子，準、宗、取、象、熙，準封吉昌，熙封安哲府院君，景知都會議事文化君，宗頂出家為兩街都總攝，亦封廣福君，長女適代官安惟忠，次適府院君李齊賢，次適順正大君瑞，次適淮安大君珣，皆王氏一家九封君，古未之有焉。文清年高無恙，而公知買舉，及公以家宰懸車，吉昌引門生稱壽，公之二門生，門生之三門生，相繼掌試，亦可謂盛事矣。遠祖太師金孝佐太祖有功，賜姓樞世濟其美，以至文清，轉于福靈寺水月菩薩像，以中統三年仲冬十有一日，將哺而生，公戊子己未，虛拱己之祿，而互衝發之，天機之妙如此，公温乎春風，清乎晴空，敬以事君，誠以事親，睦於僚友，惠於族姻，目不暇粉黛，口不商財賄，商既壯，雖子姪待之如賓，爵既崇，雖與盛遇之如尊，嗜讀書，老不輟，注銀葉詩二十卷，觀者服其該博，為詩文簡而警，閱默軒贊，洪信齋革，每擊節歎賞，而不以是自矜，任政房十有三年，位宰相二十有二年，而不以是自滿，費用五福，不亦宜哉。其銘曰：權系于金，寶籙難林，世昭德音，一丈人其承道，義孔富，天昇貴壽，三克念公心，克踐公行，並篤餘慶，三細繩雲來，遺爾覆轂，不疑何卜。其

有元高麗國輸誠守義協贊輔理功臣暨上三韓三重大臣彥陽府院君贈諡貞烈公公墓誌銘

并序

公姓名氏，諱倫，字無己，號竹軒，又號懸村，雞林彥陽人也。曾大父皇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贈諡威烈公，諡文愷，大父皇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贈諡戴公諱倫，考皇都會議參理，集賢殿大學士，監樞國史，贈諡文愷公諱聯，妣皇陽川郡太夫人許氏，會議中贊脩文殿大學士，贈諡文愷公諱瑛之一女，以至元十四年丁丑夏六月二十有九日丁亥生，公十七年庚寅，哈丹寇我疆，我遷都江華，文愷為家宰，殿國人之後，命公掣家以先，公年十四，指畫如成人，一族賴之，陰補國簿判官，轉典慶丞，由別將暨郎將，為奉龍行首，左都知右中禁，二指諭，拜神虎衛護軍，兼監察侍丞，累遷獻部議郎，典符令中門使，兼司憲執義提點，典符密直右副丞，以校核會議評理，階匡靖大夫，出刺忠水，益三州，入為議選二部典書，密直副使，以慶尙全羅都巡問使，鎮合浦，加會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三司左右使，封彥陽君，階重大臣，號推誠贊理功臣，又加都會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號推誠守議協贊功臣，遂判左政丞，未幾乞退，封府院君，階壁上三韓，號加輔理二字，此歷官出處大略也，其為護軍也，洪忠正子藩舉以為辨正都監，副使，有官室與鄉民爭一女，奴子孫百口，公閱其籍曰：此某代某相，某歲月與諸子立券者，距今若干年矣，聞女奴子若孫以較先後相懸，而女奴之名一字微偏，豈改魚為魯者乎，某相諸子俱有後，當家證籍一本，益取而考其異同，如其言，巨室遂誣，其為侍丞也，某甲乙二人爭家口，乙曰先世嘗證于某，知某姓許忘名，別自面分與之甲所得物，故無由，孽乙家幸得善殖，因道火亡其籍，甲幸英諱乙為兼井，兩公默計歲月，所謂許知某，必吾家文愷公也，命吏檢當時印簿，所分名數俱存，以詰甲，甲亦謝，其精詳多類此，內臣挾憾手賊五品郎殿門，公勸諭甚峻，策勸證左言，不以實為內臣地者，內臣者方有寵，證左亦違官大，排根公左官為州時，大脩宮室及佛廟，驅民就役，使者旁午，皆懼公，非不得已，莫敢入境，州人賴以息肩，其鎮

合浦也。軍將不敢以緩急私撓於民。州郡不得以專怒妄加於吏。天子之使來觀之。卒乘之慮。號令之嚴。無不悚然以敬。及與之游。左右馳射。舍拔屣中。則又歎然以樂。所至稱道不容口。公嘗從忠烈王入朝。忠宣王曰。侯于邸。從臣甚顯。縮躬身兼數任。獨侍左右。忠烈嘉其志。忠宣亦待以禮。教陵見留京師五年。潘王得幸天子。不逞之徒。誇誇國人。上言願得潘王爲主。公與弟元尹。獨不署名狀中。或私於公曰。遂乘自異。若後悔。何公罵曰。臣無二心。職耳。何後悔之有。曹顛搆亂。自述其死。永陵命公訊其黨于巡軍萬戶府。一府嫉其從逆。勇欲拷掠。痛理公曰。此輩誑誤於曹顛。何足責哉。若使傷肌膚。毀筋骨。必謂我枉法強服。以欺朝廷。乃弛其刑。因感悅首罪無隱。永陵被徵。道召公與偕。公年過六旬。開命馳赴。數日及之鴨綠江。至則丞相伯顏奏令五府官雜問。而力右顛黨。顛黨多利口。公折以片言。辭理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爲白鬚宰相。永陵得釋。東歸。數年。天子賜以襲衣。尊酒。而顛背背來。繼遣衆赤願德首。王出迎。乘赤露刀挾王。載一騎馳去。公時家居。聞變。遽起。痛不及奔問。諸寵者又知其不可以議。咸退與宰相言。所以乞哀朝廷者。咸曰。陪臣犯天威。恐有大謫。公慷慨責之曰。君臣父子也。子而救父。孰以爲罪。畏罪不救。可謂子乎。於是始議上書。卒不果。公終身憤憤於言色。公主與副王訪公請諡事。對曰。先王不返。徒以儉吝欲怨累德。今其禍首猶在。必先舉正厥罪。以明先王非辜。然後可請。因疏其人罪惡上之。兩宮感悟。轉呈朝廷。授公改正贈諡二請表入奏。謝曰。臣桑榆之年。七十又二。恐顛道途。以辱明命。未敢不勉。而理裝行有日矣。遽得風疾。十日不飲水。兼令左右扶起。其衣冠跌坐而逝。實至正八年戊子二月二日也。計開棺朝三日。官庀葬事。贈諡貞烈公。是月二十四日。定於大德山感應寺之巽岡。附文慎公兆域。遵理命也。公喜觀書。多識典故。有問。無不應。仁於宗廟。付於故舊。見其來必置酒。竟日極歡。聞其病。每市藥。造門相視。惻惻如漢吏。而疾惡嘉善之公。無擇於戚疎。曠達若晉士。而愛君愛民之切。不逾於夷險。故賢者慕其行。不肖者畏其義。街童巷婦。聞稱竹軒。亦能知其爲公也。夫人。副知察直司事。崔諱瑞之女。先一年沒。贈下韓國大夫人。人生七男二女。曰可器。版圖總郎。金海府使。先沒。曰敬直。重大匡陽城君。曰宗烜。出家爲華嚴師。曰達岑。亦出家爲禪師。曰淑明。開城判官。曰希祖。典理判書。藝文提學。曰承矩。通禮門副使。女。一適驪興君。因思平。一適宗簿令。金輝南。亦先沒。陳南化平人。與公非一介也。庶出男曰穉迹。二女未適人。某婦知於公。見謂時友。而希祖又委禽爲子婿。於其歸謁。義不可負。謹取李執義達衷善狀。藥括而爲序。且系以辭。嗚呼。風教之移世也。剛可使繞夫指兮。砥柱乎頰波也。榮慕而極。車不尙茲兮。冠履不愧弊也。尤也。貞烈兮。溫而厲。儼而和也。松柏乎茂寒兮。砥柱乎頰波也。榮慕而極。概兮。我獨敦乎信也。書遠而利從兮。我獨全乎忠也。化斯民之庶幾兮。有諸己之不肖也。胡登庸而惠。嗚呼。旋脫去若乘徒也。雖謝事而杜門兮。甯一飯而忘吾君也。惟惟乎刷恥于國兮。汲汲乎除民之賊也。嗚呼。如公兮。當求諸古人之中也。

有元高麗國誠勤贊節功臣重大匡星山君贈諡文烈公李公墓誌銘

墓之有誌。古也。世代既遠。或有崩墜。見其誌。知其爲誰所藏。固有不忍不掩焉者。士君子葬其親所不可

後者也。星山君李公卒逾年。余始爲之撰銘。蓋有由焉。曹顛之變。詔徵永陵入朝。至則丞相伯顏潘宿誠。至使與不臣臣兩造而置辭。公慷慨發憤。謂余曰。吾而折丞相前。其意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開。幸其出。日敗。余感其義。語之曰。死生不可期。然公長我且二十歲。有不諱。不敢愛鄙。文以銘幽堂。公笑許之。永陵復國。明年冬。皆步自北宮。彈雀于松岡。公徑造跪曰。殿下甯忘明夷之時乎。今惡少假威。略婦女。攘貨財。民不樂其生。朝夕禍至。恐往者之不惜。此而不卹。顧玩細娛乎。永陵始甚怒。已而謝遣之。既出。從者爲惡。少所毆。以其言已事也。公即歸臥故園。不交人閒事。嗟乎。經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公之去也。若有骨鯁之士。能繼而言之者四五輩。岳陽之辱。其亦庶乎免夫。公沒。其孫仁復。服闋如京。授行狀。且曰。大父理命。俾徵前言。言銘。葬近而塗遠。不反相開。茲敢告於是乎。無以爲辭也。謹受其狀。而次之。公姓李氏。諱兆年。字元老。京山府龍山里人也。曾祖諱敦文。祖諱得勝。考諱長庚。皆爲府吏。考後贈某官。妣某氏。贈某郡夫人。公年十七。以鄉貢進士。登第丙科。調安南府書記。移晉州牧司。銀銀事。通文署典。籤江陵府。遷通禮門祇候。轉禮賓內給事。出知陝州。入爲郎。秘書以前。秘書丞起爲奉善大夫。司憲。掌令。自是階至重大匡。官至政堂文學上護軍。館職至進賢大提學。賜號誠勤贊節功臣。星山君爵也。文烈公諡也。公爲人短小精悍。確於志而敢於言。所歷多聲績。而其大節尤可稱者有五。大德宋公從忠烈王朝。京師。忠宣王來問安。倣倣宋王宋。皆懷疑縮縮走匿。公特無他。進退惟謹。例遠歸而居鄉。十三年未嘗一出言自訟其非罪。一也。舉不逞訟忠肅王于朝。見留五年。公與十六士署一紙。欲赴闕以請。公竟獨走四千里。獻其書。二也。初永陵奉詔宿衛。春秋富。頗以不謹聞。公思有以誠之。因告歸。進曰。殿下與大臣貴戚比肩事天子。宜日慎一日。何乃棄禮縱情。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下長於阿保之家。所共遊多無賴子。其後朴仲仁。李仁吉。實左右之。殿下執從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儲者雖朴拙。皆能習經書。識廉恥。殿下目之爲沙窗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遠依幸之徒。而親儒雅之士。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嚴乎。永陵不能堪其言。踰牆走後。頗念之三也。并欲死於伯顏。切諫而勇去。二者而五也。嗚呼。可不謂賢哉。公至元六年己巳某月某甲子生。至正三年癸未五月己巳卒。葬以其月辛卯。墓在其鄉之釜洞。夫人草溪鄭氏。監察大夫允宜之女。一子曰穉。密直副使上護軍。孫七人。長即仁復。右副代言。左諫議大夫。射策皇朝制科云。銘曰。

有元高麗國匡靖大夫都僉議參理上護軍春軒先生崔良敬公墓誌銘

春軒崔良敬公諱文度字義民。年五十有四。至正五年六月癸丑卒。卜得八月壬申。葬于玉金山之麓。以附先塋。禮也。子曰思儉。先歿。孫皆幼。長女培。左諫議大夫鄭誦在京師。未歸。次女培。版圖正郎。因培以繼夫人之命。丐文於子。將鑄石納壙。子老矣。儲於紀。課自以平生相爲知己。義不可辭。把筆題其壙曰。春軒先生墓誌。或詰之曰。春軒起自將官。且其齒下於子六年。子乃先生之。豈有說乎。答曰。春軒光陽君諱誠

之子也。贊成事大提學致仕諱一。其王父也。戶部尚書翰林學士致仕諱伯。其王父也。贊成事大司學致仕諱頤。其外王父也。固雅推指紳之肖也。然而光陽君遇知於德慶。典機密。專選舉二十餘年。聲勢赫。奉軒宿衛中朝。習蒙古字語。綺羅執袴之與處。章纓冠帽之與遊。是宜富驕而於格物致知。修己理人之道。莫得其門而入焉。顧能出則手弓劍。入則目簡編。雖溪二程晦菴之書。皆棄而觀之。夜分而寢。雞鳴而起。必將詳節目極。繼與心得。躬行然後乃已。溫然如春陽。浩然如秋波。雖僕妾未嘗一見其卒。怒而遠避也。德慶遜于西蕃。奉軒奉光陽君奔問。洩往返萬里。婉容愉色。不懈益度。光陽安焉。若在庭闈之中也。忠肅王入朝。藩府用事者。煽起閭閻之禍。說口交騰。舉無全人。奉軒身從其居。而志從其義。直而能敬。彼此無憾。喪二親。三年立家廟。事亡如存。子男女皆先夫人金氏出。事繼夫人亦莫知其為繼母焉。其判書典法司也。娶幸莫能遂其意。奉使平壤。雙城也。頑獷莫能肆其欺。及乎入密直。升僉議。一國之士。喜於稱用。而民蒙其惠。天不假年。奄爾淪逝。莫不彈指驚嗟。或至哀涕。嗚呼。奉軒之道。盡於已而信於人。行於家而及於國。存係蒼生之望。歿與殄瘁之悲。求之于今。蓋絕無而僅有者也。予以老自居。以儒自私。而不先生奉軒。可乎哉。可乎哉。其銘曰。

金文英公夫人許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許姓。中贊文敬公諱璵之第二女。大父樞密院副使諱諫。曾大父禮賓少卿諱京。母尹氏。政室文學。文平公諱克敏之女。夫人生而謹愿。文敬所鍾愛。尹氏之葬。日直乙丑。或以夫人生年請改。下文敬曰。吾此女後必享福。無嫌也。擇佳婿。妻故相上洛君文英公諱恂。金許皆大族也。修富相高。夫人禮法自持。人無閒言。文英晚喜聲妓。未嘗有妒媚之色。後文英十二歲。至順壬申七月辛卯病卒。凡生子男四。子女三。男長曰永暉。奉常大夫。典法總郎。次曰永暉。典威衛郎。將次出家名思順。慈恩宗大德。次曰永暉。奉善大夫。資政司使。一女適大臣清河君鄭愷。先沒。次適大臣上黨君白頌正。季適王人別里哥。不花。江浙省參知政事。云銘曰。

柔婉中正。婦德之備。寬淑惠和。母則之懿。於惟文敬。鑒哉孔明。矧于厥子。賞宜益精。作配君子。克咸克壽。我銘幽墟。用詒攸久。

大元制封遼陽縣君高麗三韓國大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

大夫人姓李氏。與禮府人曾大父諱淳。匡司宰注簿。大父諱祐。父諱椿年。皆不仕。既葬。歸韓山李氏。暨井邑務諱自成。原兩家所以得氏。非一李也。生三男一女。長曰培。次曰毅。女適張氏。先沒。井邑府君卒。守寡四十年。明敏慈嚴。勉二子官學。俾有立。培官司儀署丞。設登國試秀才科。又登皇朝制科。今以奉議大夫為郎中。征東行省。又為國相。傅韓山君。由是朝命贈井邑府君祕書監丞。大夫人封縣君。而國命封三韓國大夫人。當世榮之。年八十三。至正十年十月壬寅卒。其年十二月丙申葬。原銘曰。

下韓國大夫人柳氏墓誌銘并序
子培推誠亮節。佐理功臣。三大匡制。二司事。領藝文館事。上議軍李齊賢。讓會孫宜武將軍。合浦鎮邊萬戶府奉翊大夫右常侍權。儲書家。

始留柳氏。自國初為著姓。有大丞車達者。佐太祖有功。其七世孫文簡公諱公權。以文學參大政。生石僕射諱釋。僕射生侍中文正公諱敬文。正生知僉議司事。貞慎公諱陸。娶同知樞密院事洪諱縉之女。是生大夫人。年十三。歸權氏。為令領僉議司事。永嘉府院君。菊齋公之室。孝舅姑。仁親戚。教子孫。以禮。使婢妾以義。不御鈿華。不服文縷。巫尼卜視。罕言於口。子母利息。恥計於心。與菊齋公居六十七年。終始無小忤。雍雍如也。至正四年甲申八月。成疾。壬戌薨。王問計。命有司襄葬事。公辭焉。則特贈諡。下韓國賢信和淑大夫人。其年九月甲辰。窆于德水縣鉢松原之北。禮也。男曰準。吉昌府院君。曰宗頂。出家為曹溪宗都總攝。大禪師。曰奉。知僉議司事。曰熙。雞林府院大君。德陵養為子。附籍宗簿寺。曰謙。僉議贊成事。三子受元朝官命。準謙皆為萬戶。熙郡公。女適密直右副代言安惟忠。次適判三司事李齊賢。次適宗室順正。大君王。次適宗室淮安。大君王。三子皆受官命。惟忠萬戶。齊賢斷事官。琦蒙古翰林學士。內外諸孫及曾孫男女一百有餘人。每歲時內集。軒蓋填門。朱紫盈庭。至有元孫之戲。縵于前者。嗚呼。盛哉。豈非積善之報也。銘曰。

予於權公。匪惟門生。謂公曰。舅公謂我甥。下國之義。公命作銘。感念之懷。得寓斯文。自不計於親嫌之倫也。然其克孝於姑。克順於夫。相敬如賓。借登八旬。兒孫棣棣。百十其庭。爵命其騰。鑿策其承。哀榮終始。女中汾陽。微予之辭。固足以歷世而流芳者矣。

遠俗念尙主於世皇之日保福屏孫特宜密勿之言兼致殊尤之錫仙童九醜混含雨露之香宮錦一封爛吐雲霞之彩泱洽自天之澤慷慨滿國之榮臣敢不每思隨骨之恩庶盡糜軀之效

乞比色目表

起居

比一國於萬邦僅同黑誌所儼齡於九關別有丹誠

請表

天必聽卑曲從人欲事難泥古斷在帝心輒將愚衷敢竭容鑒云云能哲而惠自誠而明遊列祖之靈章簡臨寬御曉多方於品制淵源遠安已推必信之仁又篤念功之義顧惟弊邑服我大邦敢佩攻遊助聖武東征之旅觀光過汗迎世皇北上之師遂蒙益降之榮獲守藩宣之寄泊子孫而相繼講甥舅之至儀及際休明益深緣幸元良被斷允乎四海之情寡昧自矜私謂三韓之福因念會泰聯芳於玉葉更逢毓慶於瑤源既得附於本支何乃未同於色目肆歷由中之懇佇密無外之恩伏望賜以俞音順其景慕臣謹當感聖化於桑城庶臻魯一變之期淡忠誠於藥辰永貢嵩三呼之祝

陳情表

起居

若東海百川之赴孰敢後於朝宗效南山萬壽之呼臣獨先於請祝

陳情云云欽觀至正五年月日願降詔書條畫內一款今後漢人高麗人南人等投充朝臣者並在此限伏讀已還悼惶阻越不能自已仰讀天聽者

天地無私順物情而並育帝王有作觀民志以必從敢進誓言佇回聽聽云云能哲而惠所存者神雖乎有功換乎有文尙敦恭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坐致雍熙伏念自聖朝奮義而肇基惟小國向風而先服助威討賊遏遼民狼顧之謀冒險迎師贊世祖龍興之業由是講甥舅之親而委以保益之位微子弟之質而備於宿衛之行坐待次於雄吉刺台飲亦參於閣于也速況今坤元配德豈惟萬國之榮觀度索儲祥偏是三韓之慶賴故以愚衷而自揆與諸異姓而不倫伏望勿遺既往之忠勤亦念難遣之緣幸俾同世咸免貽沙汰之嫌益戴皇恩庶盡粉糜之效

爲公主乞賜稱號陳情表

起居

守封青社阻水晉接之日三頁祝丹霄常效嵩呼之歲萬

陳情表

嬰孩強斯專憑慈父之憐后帝覽聽曲徇慈民之欲冀紆容察優納懇言云云自誠而明虛善以動任賢勿貳開慶會於千年立愛惟親得惟心於四海願將庸品端幸昌辰荷陳有切之懷豈阻必卑之聽尙王姬而作配不爲榮乎令國俗以斥名非所宜也

益齋亂葉卷第八

謝聖旨表明陳代

起居

垂誓北上三年別荷於眷憐銘骨東歸一日何忘於請祝

謝表

諄諄之命用示恩威眇眇之資徒增感愧云云在衝若舜施詈如湯克類克明參兩儀而立極以寬以簡一四海之歸心臣猥將總角之年親奉垂衣之化願遺家之不幸恐無地以自安特降風綸委以藩宣之寄載馳龍節申其策勵之辭豈惟臣庶之舉欣實是宗祧之攸賴益益義敦柔遠仁撫恤孤念齊桓尊王之功欲存後裔使蔡仲繼父之業以蓋前愆臣敢不當夙夜以欽遵庶生成之永賴

謝御衣酒表

起居

父臨普幸恩偏濱海之封嬰慕寬仁心切後天之祝

謝表

皇華傳命示寵賚之非常弱質驗注抱感情之罔極欽惟率先惟孝字小以仁記勸王於聖武之朝惠鮮

國公 考 謝在令枝之禮。意存形管之規。若蒙陛下於其來處於遠方。許以追遊於舊例。感恩九閱。俾樛李以增華。成德三韓。指大椿而獻壽。

謝銀字回牌表

表東海以爲封。會叨寵命。拱北辰之居所。庶效忠誠。

謝表 伏蒙陛下。賜臣銀字回牌。字號三。臣與國人不睦。情願一。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容恩偏重。山非蚊負之可勝。惟一國之威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較趨駘之列。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同與先臣之賜。爾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報軍情而無滯。茲茲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推博愛於邊氓。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秋秋視。對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瞻視聖人之壽。

陳情表

承賜履於東方。庶遵箕子八條之化。覆垂衣於北闕。竊效封人三祝之誠。云云。事宜陳而自默。豈人臣諒直之心。言可探而必從。是聖主包容之度。敢據愚抱。庸冀聽聞。云云。體馬儉勤。躋湯勇智。簡臨寬御。啓洪業於竹苞。厚往薄來。致庶邦之葵向。伏念小邦。愛自祖宗之代。獲叨錫舅之榮。土風雖愧於中原。天幸多逢於上國。茲者榮安王夫人李氏。衣冠奔棄。禮義名家。毓德坤元。曾踐黃金之屋。儲祥廣案。當開碧樓之門。竊聞皇朝之法。有所謂孝兀兒者。合姻姪之歡。爲子孫之慶。古既如是。今胡不然。若蒙陛下爲大夫。人李氏。舉盛禮之優優。示殊恩之衍衍。則九族咸睦。親之誼。誓永世而不忘。一邦彈歸表之誠。祝後天而難老。

起居

李兀兒扎宴後謝表

起居 父臨普率。旁推一視之仁。嬰慈聖明。案賁三呼之祝。

謝表

乾坤運矣。敢期呼籲之間。草木微哉。忽致恩榮之沐。感驚交至。蹈舞不知。云云。體馬儉勤。躋湯聖敬。遊祖宗之典禮。雖舊維新。擁廟社之休祥。於斯爲盛。兼屈總卑之鑒。克敦字小之仁。眷言出日之邦。生我倪天。之味。美鍾坤順。遵母儀於六宮。慶離離明固。邦本於萬歲。於是降清源之貴戚。馳玉節之重臣。陳飲食以賜歡。資金縢而將意。既醉以德。爲永好於舅甥。不顯其光。相敬觀於夷夏。臣敢不念其舅甥。報以粉糜。專述職於箕封。每輸誠於華祝。

李兀兒宴後謝表

天一清地一窟。適啓文明之且。星重輝。海重潤。騰膺盛撫之權。舉中土以共欣。況小邦之多幸。今者。皇帝

謝表

謝表 伏蒙陛下。賜臣銀字回牌。字號三。臣與國人不睦。情願一。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容恩偏重。山非蚊負之可勝。惟一國之威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較趨駘之列。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同與先臣之賜。爾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報軍情而無滯。茲茲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推博愛於邊氓。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秋秋視。對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瞻視聖人之壽。

起居

謝表 伏蒙陛下。賜臣銀字回牌。字號三。臣與國人不睦。情願一。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容恩偏重。山非蚊負之可勝。惟一國之威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較趨駘之列。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同與先臣之賜。爾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報軍情而無滯。茲茲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推博愛於邊氓。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秋秋視。對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瞻視聖人之壽。

謝表

謝表 伏蒙陛下。賜臣銀字回牌。字號三。臣與國人不睦。情願一。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容恩偏重。山非蚊負之可勝。惟一國之威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較趨駘之列。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同與先臣之賜。爾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報軍情而無滯。茲茲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推博愛於邊氓。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秋秋視。對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瞻視聖人之壽。

陛下特降冊冊太子。定安平章等官。來錫李兒扎之宴。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學將日博。德與年豐。既陞儲位於背宮。益篤孝誠於丹扈。謂慈闈之桑梓。難比庶邦。導皇澤於雲霓。俾張嘉會。山川贊勳而相慶。父老於訪於及觀。某謹當益殫不貳之心。永祝無疆之壽。

皇太子封冊賀表

昔陪京登。與憲行葦之恩。今守海藩。願獻蟠桃之算。

賀表

體元當宇。開萬世之丕圖。立長承統。述百王之盛典。德音覃被。瑞應孔彰。云云。以乾健而備臨。得離明之善繼。嚴尊師重傅之禮。夙著今聞。委監國撫軍之權。允孚與望。茲蓋宗社垂祉。天人協謀。用啓祐於宸衷。爰固留其邦本。因推廣愛之理。更布好生之仁。舉四海莫不歡欣。願三韓尤爲慶幸。伏念臣荷金門之通籍。久叨銅禁之侍。奉日昃趨。恨未參於嘉會。聆風燕賀。誠有倍於恆流。

皇太子同上禮

起居 誠劣庶微。愧乏培山之效。夢勞天遠。設輸披霧之心。

賀表

惟忠惟孝。允孚上帝之心。以長以賢。遂正前星之位。輿情攸屬。邦本不搖。云云。德粟川沖。學粹日就。瑯琊錫册。永觀萬國之貞。青蓋乘車。端奉一人之慶。躬任承統之重。意專問疑之勤。伏念早忝末寮。優承厚賚。屢岑滯迹。未預賀班。臨海馳誠。難禁喜淚。

謝功臣號表

謝表 伏蒙陛下。賜臣銀字回牌。字號三。臣與國人不睦。情願一。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容恩偏重。山非蚊負之可勝。惟一國之威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較趨駘之列。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同與先臣之賜。爾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報軍情而無滯。茲茲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推博愛於邊氓。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秋秋視。對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瞻視聖人之壽。

聞九奏於鈞天。猶尋一夢。效三呼於蒿楮。每祝萬年。

謝表

謝表 伏蒙陛下。賜臣銀字回牌。字號三。臣與國人不睦。情願一。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容恩偏重。山非蚊負之可勝。惟一國之威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較趨駘之列。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同與先臣之賜。爾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報軍情而無滯。茲茲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推博愛於邊氓。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秋秋視。對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瞻視聖人之壽。

千載一時。欣戴自天之命。四方萬國。發聞稀代之榮。銘誓何忘。粉身難報。欽惟云云。以簡臨下。惟精執中。率祖攸行。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順帝之則。所過者化。所在者神。至如草木之生成。皆是乾坤之休養。伏念爰從弱歲。獲現清光。充宿衛於龍樓。既乏絲毫之補。襲瀟瀟於縷城。亦微尺寸之功。何圖十有二字之褒。及百無一能之品。茲蓋伏遇聖世勤王之效。憐愚臣戀主之誠。特垂綸綍之言。用比鼎錫之烈。臣謹當志求仁而務惠於物。身服義而願忠於君。保遠民養養之情。庶幾致於安靖。殿上闕明明之訓。敢不本以周旋。

詔教謝恩表

詔教謝恩表 謝表 伏蒙陛下。賜臣銀字回牌。字號三。臣與國人不睦。情願一。聰聽必卑。天豈鶴鳴之相阻。容恩偏重。山非蚊負之可勝。惟一國之威銘。實四方之欽慕。伏念遭逢盛朝。宿衛多年。言告言歸。雖較趨駘之列。而康而色。每容敷奏之辭。適因賤介之還。同與先臣之賜。爾書六軸。承使命以有憑。銀字三符。報軍情而無滯。茲茲伏遇簡臨寬御。厚往薄來。推博愛於邊氓。視同內地。記微勞於上世。撫及後昆。臣敢不率祖攸行。述侯所職。春秋秋視。對揚天子之休。夜寐夙興。瞻視聖人之壽。

月丁酉薨。子惠王立。諱武。字承乾。相表奇偉。膂力過倫。每從太祖征伐四方。執弓帶劍。先導後衛。與士卒同甘苦。百濟之戰。奮勇先登。大破之。晉天福八年五月。奉遺命即王位。三年九月戊申薨。弟定王立。諱彥。字義天。四年三月丙辰薨。弟光王立。諱昭。字日華。即位之初。以禮接下。恤孤寡。重儒雅。夙夜惟寅。刑政不濫。六年。命百官衣冠從華制。九年五月丙申。命翰林學士韓冀知貢舉。試得甲科進士崔暹等。科舉之興。始此。二十六年五月甲午薨。子景王立。諱仙。字長民。溫良仁厚。不好嬉遊。既即位。悉取前朝所受讒訴之書焚之。中外大悅。六年七月丙午薨。成王立。諱治。字溫古。太祖之孫也。宋太平興國六年七月。景王薨。疾引入臥內。執手囑國事。景王薨。即位。九年六月。命職在言責者。事有不合於理。當須固執。論五品以上。各言時政得失。民間利害。十一年五月。命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所舉者。德行才術。具疏名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薨。程王立。諱誦。字孝仲。景王長子。成王愛如己子。契丹統和十五年十月。受成王禪。即王位。十二年二月。康兆反。三月十三日。王薨。顯王立。諱詢。字安世。太祖之孫也。程王無子。寢疾。遣皇弟彥義迎立之。放前代宮女百餘人。罷教坊。填池苑。放禽獸。元年十二月。契丹帝討康兆。執歸誅之。二十三年夏五月辛未薨。子德王立。諱欽。字元良。三年九月癸卯薨。弟靖王立。諱亨。字中昭。十二年五月丁酉薨。弟文王立。諱徽。字煥。十五年三月。謁文宣王廟。二十二年九月甲申。中書令崔冲卒。諡文憲公。冲以門下生。從分爲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自公卿適庶。下至州縣舉子。皆隸名籍中。以習聖人之道。文物由是益盛。三十七年七月丁酉薨。子順王立。諱勳。字義恭。服喪哀毀過禮。因得疾。十月二十三日薨。弟宜王立。諱運。字繼天。十一年五月壬寅薨。子獻王立。諱昱。二年八月以病讓位於叔父。釋林公明年二月甲辰薨。肅王立。諱順。字天常。文王第三子也。幼而聰慧。長而孝敬。博通經史。勤儉果斷。文王寵愛之。常曰。後之復興宗國者。其在汝乎。始封爲雞林公。遼壽昌元年十月庚午。受獻王禪。即王位。十一年十月丙寅薨。子睿王立。諱傑。字世民。三年七月。親釋奠於文廟。四年秋七月。始爲國學。試取大學。崔敬庸等七十人。武學。韓子純等八人。分處七齋。周易曰。麗澤齊。尙書曰。待聘。毛詩曰。經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養正。武學曰。講藝。十六年六月大旱。開清齋。命起居舍人林存講詩。雲漢。學十。朴承沖講書。洪範。得雨。十七年夏四月甲午。薨。子仁王立。諱楷。字仁表。性仁孝寬慈。好學問。多才藝。敬師。傅禮臣。察符王及王后尤所鍾愛。四年。國舅李資謙與平章事卓俊卿作亂。知茶房事崔思全。兵部尙書金瑄。以義諭俊卿。俊卿感悟。擄王於肩。仗劍一呼。資謙之徒瓦解。王登廣化門樓。軍民瞻望。懽呼聲動天地。十一年五月。蝗蟲食松葉。王諭羣臣曰。京房曰。食祿不益聖化。天亦以蟲之無益於人。而食萬物者。子以不明。用非其人。苟聞昌言。安敢不從。其有公清正直。節義可尊者。具以名聞。將陟而勸之。食求口利。益反殘賊者。勿論。親視貴戚。以其罪聞。將黜而戒之。自是月不雨。至秋七月。王如奉恩寺。禱雨於太祖。其雨大。雨三日。二十四年二月丁卯薨。子毅王立。諱現。字日新。二十四年八月。鄭仲夫反。與諸將官。獻朝臣。干遜於巨濟。弟開王立。諱臨。字之且。三年。大僕卿金甫當。全州牧使表純祐等。謀舉兵以迎前王。不克。皆死。仲夫遣李義政。候前王。十一月一日前王薨。九年。大將軍龐大。升斬仲夫及黨與。前朝逆臣。皆伏辜。唯議政

逃以免。二十七年。遜位於弟。讓浪公。至五年十一月薨。神王立。諱時。七年正月丁丑薨。子熙王立。諱諶。字不坡。爲世子。常開經筵。與寮友講經史。四年十月乙亥。慶國老。庶老。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孤寡。獨窮。疾。廢疾。賜物有差。七年十二月。郎中王濬。明謀。謀殺崔忠獻。不克。是月。王遜於喬。至高王二十五年八月戊子薨。康王立。諱猷。字法柱。明王元子。二年八月九日薨。子高王立。諱暉。字大明。質忠憲王。以金明昌三年春正月十八日生。崇慶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册爲王世子。加元服。王天姿慈厚。謹厚。不妄言談。嘗受學於名儒。俞升。貝。留心經史。初。晉康侯崔忠獻。自明王時。專國。至是。凡二十四年。子晉陽公孫怡。怡。政。三十二年。子晉平公孫沅。孫。誼。又相次繼之。桓廢立。作威福者。四世六十年。王小心守法。進退以禮。故權臣雖跋扈。莫敢凌也。元年。大蒙古太祖成吉思皇帝。舉兵攻金。金人大敗。二年。燕民餉天兵之留守者。醉而殺之。有遼之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等。乘釁而起。自稱大遼。收國王。以鴉兒乞奴爲。掠中原人民。以拒天兵。請地及兵於我。十二月。成吉思皇帝遣兀帥哈真。副元帥刺稱。蒙古國行尙書省。與東真國大將完顏子淵。討金山王子等。時天甚寒。大雨雪。糧餉不至。丹兵據險堅壁。以待其疲。哈真遣使者十二人。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偕來。投書於我。欲與共滅丹賊。結爲兄弟之國。王敕趙冲就。出兵轉戰。合力破賊。賊歸至軍中。哈真等使通事趙冲。詳語之曰。果與我連和。宜先遣禮。蒙古皇帝。次則又禮。萬奴皇帝。就。曰。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天下安有二帝。遂禮蒙古皇帝。而不拜萬奴。哈真等大奇之。又見就。狀貌奇偉。遂與同坐共飲。議破賊之計。哈真曰。兩國已爲兄弟。何憂破賊乎。明日趙冲引兵至。哈真與之合軍。大振。環賊。四而攻之。賊計窮。出降。王子自縊。其僞丞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之。於是哈真等與趙冲就。稱。指日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分其俘虜爲信。我處之郡縣之間。今處處有契丹。場。舊地是也。二十八年。遣王姓永甯公王。韓率衣冠子弟十五人。入爲禿魯花。四十六年春三月。王將親朝。以疾不果。遣世子入侍。至六月。薨。壽六十八。在位四十七年。遺書曰。教臣僕。乘。庶。予。德。薄。負。重。疾病。彌留。粵。惟。王。位。不可。虛。矧。子。元。子。其。德。足。以。升。聞。於。上。乃。命。以。位。凡。爾。官。司。各。執。爾。事。聽。受。嗣。王。之。命。嗣。王。入。朝。未。還。其。間。軍。國。庶。政。聽。於。太。孫。卜。宅。之。制。務。從。儉。德。易。月。之。服。三。日。而。除。遵。行。上。國。喪。制。毋。以。死。傷。生。武。宗。皇。帝。下。詔。追。加。封。贈。制。若。曰。昔。我。太。祖。皇。帝。奮。舉。漠。北。也。東。征。西。師。分。甸。南。服。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故。高。麗。國。王。王。暉。深。察。機。運。舉。國。內。向。事。會。之。來。間。不。容。疑。自。非。乘。志。臨。臨。明。識。遠。慮。時。克。如。是。哉。又。屬。遼。民。餘。孽。僭。竊。島。嶼。狂。肆。奔。奔。陸。梁。假。息。重。煩。命。將。致。討。於。時。冰。雪。沍。寒。饋。餉。不。通。而。敢。乃。能。供。待。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興。邦。莫。與。之。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滯。及。後。昆。流。慶。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成。不。其。越。歟。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敬。茲。異。數。可。贈。收。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諱。忠。憲。云。世。子。之。入。朝。也。參。知。政。事。李。世。材。樞。密。院。事。金。寶。鼎。借。將。軍。金。承。俊。行。首。金。大。才。少。卿。李。凝。謁。者。吳。軒。李。傑。舍。人。鄭。均。錄。事。李。承。衍。李。君。伯。等。四。十。八。人。實。從。之。至。燕。京。憲。宗。皇。帝。南。征。駐

躡釣魚山。於是離燕京將詣行在。道過京兆瀋陽。守土者延至華清宮。請浴溫泉。謝曰。此唐明皇所嘗浴者。雖異世人。臣安敢驚乎。聞者嘆服。至六盤山。憲宗晏駕。而阿里哥。兵弒野。諸侯虞疑。問知所從。時世祖皇帝親兵江南。世子遂南。關至梁楚之郊。世祖適自襄陽班師北上。奉幣吊。謁於道。世子欽角。烏紗幘頭。廣袖紫羅袍。犀象象笏。眉目如畫。周旋可則。奉寮各以品服。排班于後。世祖驚曰。高麗萬里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也。大加褒獎。與俱至開平府。本國以高王薨。告乃命達魯花赤忽伯反。護其行歸國。中統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即王位。是為元王。母曰安惠王后。柳氏。以金寶宗。與定三年己卯三月十九日生。乙未正月二十日。册為世子。諱。字日新。中統五年夏五月。天子遣必閣赤忽兀。來詔曰。今歲王公奉牧。成會上都。王其乘驛而朝。秋八月。王親朝。從之者平章事李。藏用。樞密院副使。蔡。等五十人。天子所以待遇之。諸侯王莫敢望。東民之被虜。掠及遁逃而入中原者。斷自己未年後。悉歸之。初。權臣崔。高。王遣大將軍朴希賢。將軍趙文。入告曰。本國君臣。所以未盡事大之誠。徒以權臣擅政。不樂內屬。故爾。今崔。已死。即欲出水。就陸。以聽上國之命。而天兵壓境。比之穴鼠。為貓所守。不敢出耳。憲宗然其言。命罷兵。賜二人金符。遣之。及是。樞密副使林衍。殺海陽公金仁俊。及其黨。與遂。專國政。自知罪。必為上國所討。因謀益甚。十年六月二十日。擅立王之母弟安慶公。孫。為王。王出居西宮。朝野莫不傷心。世子。在上國。將歸。至梁。梁府。聞廢立事。遽入奏之。世祖皇帝遣幹。兒。不花。李。等下詔曰。論高麗國文武臣寮。據世子來奏。本朝臣下。自將國王廢去。以其弟安慶公。孫。為王。朕初聞之。以為誠偽無徵。未可深信。國王。嗣位以來。未聞有過。苟有過失。諫而不悛。當控告朝廷。以聽朕。不告朝廷。臣下。擅自廢立。亘古以來。未有是理。今遣使臣。幹。兒。不花。李。等。前去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無災。於女。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并其族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朕心。審思。臣節。當條具。以聞。繼遣。黑的。徐。仲。雄。等。來。命。王。復。親。朝。林。衍。憂。懼。發。疽。而。死。其。子。將。軍。惟。茂。聞。王。與。頭。登。哥。國。王。等。引。兵。來。於。是。移。牒。州。郡。卷。入。海。島。自。率。三。別。抄。將。以。拒。命。大。將。軍。宋。松。禮。中。丞。洪。文。系。殺。惟。茂。然後。出。江。華。復。宅。松。都。惟。茂。餘。黨。掠。士。女。盜。府。藏。方。舟。而。下。據。珍。島。又。移。入。耽。羅。王。遣。樞。密。副。使。金。方。慶。與。上。國。元。帥。阿。海。皆。討。平。之。於是。帝。下。詔。曰。頃。以。林。衍。叛。逆。命。將。出。師。撫。定。爾。國。今。罪。人。殲。滅。卿。以。奠。居。古。京。東。方。無。事。矣。然。念。羅。茲。變。故。東。土。之。人。不。無。驚。擾。自。茲。已。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朕。意。俾。各。安。生。業。毋。或。妄。生。猜。毀。十五年六月十九日薨。壽五十六。在位十五年。武宗皇帝追加封贈。制。若。曰。洪。惟。我。祖。天。錫。勇。智。正。萬。邦。乃。眷。爾。家。世。為。忠。貞。有。成。績。蓋。本。深。而。未。茂。其。德。厚。者。流。光。故。高。麗。國。王。王。禱。祇。訓。向。方。節。勇。迪。吉。佩。服。儒。雅。循。剛。才。微。初。父。命。之。親。承。以。寶。珍。而。入。凱。會。相。繼。西。巡。於。川。微。而。世。皇。南。撫。於。江。瑤。兩。期。行。李。之。通。留。恤。歲。華。之。易。途。屯。以。阻。內。訂。仍。違。於。家。親。號。渙。其。中。還。納。旋。旌。於。畫。後。中。統。之。風。雲。載。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必。中。於。事。機。造。次。不。忘。於。禮。憲。首。道。明。廷。之。質。有。來。家。嗣。之。良。益。降。展。親。示。渥。特。殊。於。他。姓。服。勤。尊。主。輸。誠。益。拱。於。中。天。不。謬。是。征。屢。為。先。道。奉。朝。斯。護。罔。失。常。期。係。繼。向。於。皇。姬。國。允。資。於。碩。輔。有。為。有。守。昔。勸。濟。之。功。多。旨。盛。言。茲。錫。諸。之。望。著。盡。旋。舊。節。庸。賞。嘉。稱。太。師。維。

垣。爵以取其貴。君子如。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遺。亦曰。徵。葬之舉。於。戲。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思。隨。賢。檢。以。類。疏。惟。有。之。是。以。似。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贈。端。誠。奉。化。保。慶。亮。節。康。濟。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諱。忠。敬。云。世。子。諱。謙。後。改。作。母。順。敬。王。后。金。氏。以。忠。惠。王。二十三年二月丁卯生。焉。忠。敬。王。入。朝。未。還。而。忠。獻。王。薨。遣。令。軍。國。政。務。聽。於。太。孫。中。統。元。年。忠。敬。王。即。位。八。月。册。為。世。子。明。習。國。家。典。禮。祖。宗。法。度。喜。怒。不。形。於。色。寬。厚。長。者。也。幼。習。學。讀。書。知。大。義。嘗。與。大。司。成。金。坵。國。子。祭。酒。李。松。楷。唱。和。有。集。行。於。世。至。元。六。年。入。朝。八。年。又。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朝。為。禿。魯。花。十一年。薨。降。忽。魯。樹。迷。思。公。主。是。年。忠。敬。王。薨。詔。曰。論。高。麗。國。王。宗。族。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國。王。在。日。屢。言。世。子。可以。承。替。今。令。世。子。承。襲。國。王。句。當。凡。在。所。屬。並。聽。節。制。由。是。八。月。歸。國。即。王。位。時。軍。旅。之。後。民。物。凋。瘵。公。主。性。嚴。明。果。斷。內。外。震。懼。王。濟。之。以。柔。事。無。過。舉。數。年。之。間。國。家。晏。然。風。俗。歸。厚。以。本。國。官。制。有。同。於。上。國。改。中。書。省。尚。書。省。並。為。僉。議。府。樞。密。院。為。密。直。司。御。史。臺。為。監。察。司。吏。禮。部。並。為。典。理。司。刑。部。為。典。法。司。其。餘。官。寺。之。名。皆。改。之。侍。中。為。中。贊。平。章。事。為。贊。成。事。參。政。為。參。理。金。紫。光。祿。為。匡。靖。銀。青。光。祿。為。奉。翊。其。餘。階。官。之。名。亦。改。之。是。年。遣。室。弟。帶。方。公。王。徵。入。朝。為。禿。魯。花。先。是。帝。賜。日。本。國。王。書。諭。以。入。朝。又。遣。趙。良。弼。為。宣。撫。使。以。往。竟。不。得。其。要。領。及。王。即。位。帝。以。金。方。慶。討。珍。島。耽。羅。其。方。略。威。信。可。喝。大。事。召。至。闕。庭。命。修。戰。艦。與。元。帥。忽。魯。浮。海。討。日。本。破。其。一。枝。對。馬。伊。禮。等。島。以。糧。盡。還。八。年。辛。巳。即。至。元。十。八。年。也。又。大。舉。忻。篤。茶。邱。領。漢。軍。發。合。浦。亡。宋。降。將。范。文。虎。領。蠻。軍。發。四。期。期。至。日。本。城。下。合。戰。王。復。以。金。方。慶。為。元。帥。領。高。麗。軍。偕。進。范。文。虎。後。期。且。值。大。風。蠻。軍。皆。沒。忻。篤。茶。邱。等。亦。多。棄。土。卒。僅。自。脫。歸。金。方。慶。獨。力。戰。至。霜。家。臺。諸。軍。不。繼。亦。引。還。於是。詔。王。為。征。東。行。省。丞。相。員。吏。皆。從。王。保。舉。不。拘。常。選。十。四。年。乃。顏。叛。王。捕。獲。內。軍。士。刻。日。親。赴。行。在。未。至。乃。顏。敗。帝。謂。王。地。遠。不。及。事。勤。王。之。誠。足。勸。天。下。即。令。罷。兵。乘。驛。而。朝。乃。顏。之。黨。哈。丹。收。散。卒。衆。號。十。萬。脅。掠。水。達。達。女。真。之。地。關。我。疆。分。軍。為。二。一。自。鐵。嶺。一。自。竹。田。直。趨。王。京。王。命。萬。戶。印。侯。韓。希。愈。羅。裕。製。之。會。帝。遣。乃。蠻。歹。薛。闊。干。等。引。兵。來。遂。與。之。合。大。破。哈。丹。於。燕。歧。之。野。匹。馬。無。遺。者。然。比。年。國。人。征。戍。轉。餉。失。其。農。業。以。致。饑。饉。帝。以。海。船。輸。江。浙。米。十。萬。石。賑。之。二十。年。入。朝。帝。崩。與。議。立。成。宗。以。王。先。朝。勳。戚。遇。之。甚。厚。所。言。皆。聽。大。臣。丞。相。伯。顏。完。澤。遂。罕。忽。古。孫。大。師。月。知。節。亦。莫。敢。鈞。禮。二十四年。公。主。薨。以。病。遜。位。於。世。子。諱。謙。封。為。逸。壽。王。明年。復。位。又。十一年。薨。壽。七。十三。在。位。三。十五。年。武。宗。皇。帝。加。封。贈。制。若。曰。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唯。是。三。韓。及。祖。宗。而。臣。之。殆。將。百。載。厥。父。當。而。子。復。首。播。曰。我。舅。則。吾。謂。之。甥。既。勤。之。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後。於。道。崇。故。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臣。移。孝。為。忠。易。威。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燦。然。惟。大。猷。之。是。經。回。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蓋。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龍。時。貢。其。方。物。願。同。歲。賜。於。宗。親。責。善。鈞。以。束。征。期。與。枕。於。南。而。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奇。兵。壓。卵。以。大。山。戰。雖。未。還。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夫。三。紀。而。享。年。實。滿。於。七。旬。中。壽。其。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毅。之。是。似。則。斯。人。沒。世。為。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而。極。矣。

夫既封玄菟之菟，表於渤海以爲標，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期貞魂，庸服值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宜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率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驃騎高麗國王，諡忠烈，翰林學士丞旨姚燧之詞也。忽篤憐里米思公主，至元甲戌歲，明年九月丙戌生世子，始諱源，後改璋，字仲昂，方在襁褓，公主入朝，抱以見，徽仁裕聖皇后，拍手呼之，使匍匐投諸膝下，后名之曰益智，禮普化至，年十六入朝，世宗皇帝引見，殿閣，問爾在國，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閱讀在此，宿衛之暇，時從質問，李經論孟，帝大悅，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退起而冠，責曰，爾雖世子，吾甥也，彼雖陪臣，儒者也，何得令我不冠，以見，因賜坐，問本國世代之序，理亂之迹，自反至未，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有詔高麗世子之師二人，召與同議，二人議曰，交趾遠夷，勞師致討，不知道使招來，如其執迷不服，擊罪而征之，一舉可以萬全，對稱旨，於是可臣遙授翰林學士，直學士，時人榮之，成宗初，尚寶塔實憐公主，受遜位於忠烈王，大德二年，即王位，任實使能去邪革弊，時有驛騎病肥驛卒病腫之語，蓋人畜之習於奔走者，得久閑必致此患，以言使者之稀也，公主之乳媪與本國思得之人，潛謀以公主失愛，訴於中宮，以故召入宿衛者十年，武宗仁宗龍潛，與王同臥起，晝夜不相離，大德十一年，王與丞相達罕等定策，奉仁宗補內難，以迎武宗，功爲第一，封瀋陽王，推忠授義，協謀佐運功臣，驃騎都尉，勳上柱國，階開府儀同三司，寵眷無出右者，仁宗爲皇太子，王爲太子太師，一時名士姚燧，蕭燾，關復，洪革，趙孟頫，元明善，張養浩，輩多所推戴，以備官宦，至大元年，忠烈王薨，奔喪晝夜不息，十餘日至王京，及出殯，斬衰之服，步至山陵，復土然後乃歸，先世未嘗行也，於是册爲征東省右丞相，高麗國王，兼藩王，尋拜太師，初，本國權臣仍世專政，集文士有才望者置之府中，號政房，百官雖職皆令注擬，啓於國王，王不得已皆可之，即施行焉，宰相拱手奉行文書而已，權臣亡政房之名，猶在，故執政承旨權重於宰相，至是王謂安有宰相而不知銓選者乎，遂以文資之選歸之典理，而首相主之武選歸之軍簿，而亞相主之官人之法，頗近於古，定田賦，立鹽法，修荒政，杜律門，規模甚備，而臣下莫能奉承，或其美意，故澤之及民者未洽，有識至今惜之，皇慶癸丑，遜王位於世子江陵君諱諱，一名阿刺忒實里，尙英王女，又尙魏王二女，王有兄曰江陽君諱以非，公主子，不得立，有子三人，王愛撫如所生，取第二子養之宮中，名諱，一名完澤亮，令襲爵爲藩王，尙梁王女，王既謝兩王位，留京師，病不朝，請所居室名濟美，基德布捕既閉戶，焚香，竟日危坐，飲酒至多，平居不進一盃，殿中唯備一馬，聲色之娛，鷹狗之玩，不萌於心，唯嗜嚼浮屠法，捨本國舊宮爲長天寺，極土木之工，範銅作佛三千餘軀，泥金銀寫經二藏，黑本五十餘卷，邀善僧譯經受戒，歲無虛月，人或以爲言好之彌篤，延祐初，有鮮卑僧上言，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令天下立嗣，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楊安普力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二論，事雖行，聞者越之，科舉之設，王嘗以姚燧之言白於帝，許之，及李孟爲平章政事，奏行焉，其源蓋自王發也，石丞相充龍，遣李孟至王邸，諭以爰立之意，王謝曰，臣小國藩宣之寄，猶懼不任，乞付於子，陛下許之矣，况朝廷之上相哉，安敢食衆言，處

益齋亂藁卷第九下

以累陛下之明，臣老矣，專心事佛，以祝聖壽，臣之分也，敢以死請，帝聞之笑曰，固知渠善避權也，乃止，其謹慎如此，延祐己未，請降香南遊江浙，至寶應山，蓋知時事將變，冀以避患，伯顏亮古思者，本國少尹朱冕家奴也，自宮爲閹，實緣事仁宗於瀋陽，佞險多不法，王深嫉之，伯顏亮古兒亦知其然，思有以中傷者，以帝及太后眷王之深，不得發，帝崩，厚昭八吉思百計誣譖，英宗不之察，以學佛經爲名，竄之吐蕃，遂定帝召還京師，欲使返初服之國，爲王王固辭焉，二年五月辛酉薨，壽五十一，在位凡七年，王聰明強記，凡事一經耳目，終身不忘，每論三代漢唐君臣得失，衰衰不窮，尤喜大宋故事，嘗使其寮佐讀東都事略，聽至王且，李沆，富韓，范歐陽，司馬，諸名臣傳，必舉手加額，以致景慕之思，至丁謂，蔡京，章惇等，益臣傳，雖善不切齒憤惋，其好賢嫉惡蓋天性云。

史贊

太祖

臣贊曰，臣及事忠宣王，王嘗言我太祖規模德益，生於中國，當不誠宋太祖，宋太祖事周世宗，世宗賢主也，待宋太祖甚厚，宋太祖亦爲之盡力，及恭帝幼冲，政出太后，迫於軍情而受周禪，蓋出於不得已也，我太祖仕弓裔，猶暴之君，三韓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以不世之功，處必疑之地，可謂危矣，而國人歸心，將士推戴，然猶固讓，欲殉延陵之節，弔伐之事，亦豈得已哉，其好生惡殺，而信賞必罰，推誠功臣，而不假以權，創業垂統，固宜一揆矣，至若宋祖以江南李氏，比之野睡臥榻，則石晉所賂契丹山後之十六州，蓋視以爲囊中物，既收北漢，將長驅以定秦漢之疆耳，我太祖即位之後，金溥未賓，仇蓋未虜，而屢幸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舊壤爲吾家奇地，必席卷而有之，豈止操鸞搏鴨而已哉，由是觀之，雖大小之勢不同，二祖規模德益，所謂易地皆然者也，忠宣聰明好古，中原博雅之士，如王構，關復，姚燧，蕭燾，趙孟頫，虞集，皆游其門，蓋符與之尙論也。

臣贊曰，羽父請弒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聽，亦不討之，終致爲氏之禍，王規之謂兩王弟，亦羽父之

意也。惠王不致之罪。願使居左右。其免於袖刃。豈人之謀。可謂幸也。時去太祖秦代甫耳。規之不義。而得乘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其未有以宜殛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此哉。可不誠哉。

臣齊曰。定王以人君之符。步至十里所浮屠之宮。以藏設利。又以七萬石穀。一日而分賜諸僧。一遭天譴。妄心生疾。所謂君子求福不回。敬以直內者。亦皆聞其說耶。疾既大漸。能以宗社付之親弟。不使如王規者。觀觀於其間。是可嘉也已。

臣齊曰。光王之用健。豈可謂立賢無方乎。窳果賢也。豈不能納於於善。不使至於信謬濫刑耶。若其設科取士。有以見光王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莫亦將順以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惟其倡以浮華之文。後世不勝其弊。故宋徐季使就讀圖經。言取士用詩賦論三題。不策問時政。視其文章。勞弊唐之餘弊云。

臣齊曰。滕文公問井地於孟子。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三韓之地。非四方舟車之會。無物產之饒。貨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方。而鴨綠以南。沃壤皆山。肥瘠不易之田。絕無而備有也。經界之正。若慢其利。將比之中國相萬也。太祖繼新羅。羅亂。秦封秦。秦之後。萬事草創。而為口分之法。歷四世。景王作田。柴之科。雖有疏略。亦古者世祿之意也。至於九一而助。什一而賦。及所以優君子小人者。則不暇論也。後世屢欲理之。終於苟而已矣。蓋其初不以經界為急。捨其源而求流之清。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羣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道而力行之也。

臣齊曰。行選官御事。崔承老上書成王。田臣竊見開元史。臣與姚崇。姚崇與姚崇。欲勸玄宗勤修太宗之政。蓋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其政休明。可謂師範故也。自我太祖開國已來。臣所及知者。惟王在臣心。今謹錄五朝政化善惡之迹。可鑑可戒者。謹條奏以聞。伏審我太祖神聖大王。時當百六。立王時。一千當初。剪亂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聖德以歸心。於是值金雞白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運。不離鄉井。便作問庭。定遼瀛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功德莫大焉。若吳丹者。與我連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我乃絕其交聘者。以彼國和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願舊盟。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為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賦略。亦皆乘而不畜。其防患乎。未然而有如此也。渤海既為丹兵所破。其世子太光顯等。領其餘衆數萬戶。日夜倍道來奔。太祖憫念尤深。至賜姓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祀。其文曰。武參佐以下。皆優沾爵命。急於存亡。繼絕。而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執堂。兇悍好亂。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復。其不忘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西北邊民。每被女真往來侵盜。太祖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遷者。又如此也。新羅君臣

臣王。盡數窮。自求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間百十餘城。莫不懷於有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或有隨適便降。或有望風攝伏。雖交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甄宣積惡數十餘年。終為逆豎所囚。逃奔於我。請兵討逆。太祖雖從其請。猶且緩期。待其請至勤款。方行天罰。其仁篤好生。王期不殺者。又如此也。甄宣為積年。雖敵背盟。縱惡罪不可計。方其困厄。厚禮迎致。及其殞歿。亦優賜贈。其道其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也。泊平百濟。車駕入城。哀恤窮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南北久分。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事大以禮。交鄰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昔道德。崇節儉。卑宮室。而期於相庇風雨。惡衣服。而取其但。禦寒暑。好賢樂善。舍己從人。恭儉禮讓。發於天性。況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偽。無不具知。萬事安危。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人不失其才。遇士必得其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其知德勸之方。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但以創業之初。致平日淺。禮樂之間。猶多缺乏。未及周備。忽遺弓劍。蓋國人之不幸。實天道之難。深可惜也。惠宗久在東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接賓僚。由是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嗣位。衆舉欣然。時有人謂定宗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答。亦無所問。恩遇愈豐。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既而不修德政。過惜身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蓋為疑人大甚。大失為君之體。加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內外怨嗟。人心嚮武。又即位。年。便致沉痾。牀枕之間。淹延歲月。於是朝臣賢士。不獲近前。鄉里小入。常居臥內。厥疾彌篤。頃。日增。三年之間。民不見德。安駕之日。相得免其橫禍。可不痛哉。定宗在藩邸時。早有令聞。惠宗疑疾。彌留。宰相王規等。潛有所圖。窺覷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西都忠義之將。定計而為備。及內難將作。衛兵大至。故奸計不成。羣兒受誅。雖由天命。亦在人謀。豈不偉歟。自定宗至今。三十有八年。洪祚之不絕。亦定宗之力也。定宗既以運技得繼。夙夜孜孜。銳精求理。或然燭而引見朝士。或盱食而聽斷萬機。故即位之初。人皆相慶。及乎誤信圖讖。決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移。暴徵作役。勞動人夫。雖上慮為然。乃羣情不服。怨謔由是而興。災應速於影響。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禮有加於接下。鑑不失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棄疎賤。而惠鮮。寡自即位。至於八載。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暨。冀投化以來。為重儲術。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次驟遷。未及歲時。便為卿相。或連背引見。或繼日延容。以此圖歡。意於政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酒食講游。綿綿靡絕。於是南北庸人。競願依投。不論其有智有才。皆接以殊恩殊禮。所以後生爭進。德漸衰。雖垂華風。不取華之令典。雖禮華士。不得華之賢才。於百姓則益消膏血之資。於四方則利得浮虛之譽。因此不復憂勤。而接見賢僚。故猜忌日深。都俞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要譽佛法。欲滿希求。常行之。務設既多。別顯之。蓋修不少。專求福壽。但作祈禱。窮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因緣。自輕至尊。好作小善。又於出入宴游。莫不窮奢極侈。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所作。為不欲後改。宮室必踰於制度。服食須極於珍縠。土木之功。不以時。伎巧之作。無休。日。略計當時一歲之費。足為太祖十年之費。又及末年。多殺無辜。臣愚以為若使光宗。恆思恭儉節用。勤政如初。則豈不永命。得享年五十而已哉。況

自庚申至乙亥十六年，奸兇競進，譏毀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剪滅。惠宗之克全兄弟，定宗之能保邦家，若論恩義，可謂重也。兩朝皆有一子，亦不使保其性命，非但不報其德，亦復深結其冤。又至末年，於己一子亦生疑忌。故於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深可痛也。其宗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光考末年，能免悔尤，得嗣天位，兢兢年歲，放累歲無辜之獄，冤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專任權豪，害及宗親，皆徵先見。後雖覺悟，無所歸，自此邪正不分，賞罰不一，未及於理，復倦於勤，遂至色荒，喜觀鄉樂，繼以博奕，終日無厭。左右唯中官內豎而已。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入，小人之語有時而從，亦早有美名，而晚無令德。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忠臣義士誰不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然於宗亦有足稱美於無窮者，何也？其當初避疾，未及危篤，遂於臥內，引見聖上，執手與言，付囑軍國，不唯社稷之福，亦是人民之幸也。唯若惠宗二宗嗣位，皆在春宮，理在必然，人無異望。至於堂從兄弟，非有分明付托，則爭端必起。惠宗兩年寢疾而終，有子曰興化，即若而雖或年少，以無明嗣，故事歸於諸弟。定宗自被羣臣翊戴，以纂大業，臨終亦早傳位於光宗，以安宗社。定宗二王之遺命，可謂明矣。又曾見惠宗光三王相繼之初，百事未甯之際，兩京文武，半已殺傷。況屬光宗末年，世亂譏與，凡繫刑章，多是非辜。歷史臣宿將皆未免誅，而盡及景宗踐祚，舊臣存者四十餘人耳。其中亦多遇害，皆由後生讒賊，豈不悲哉！先朝不保，永年多因此禍。後世可以為鑑，誠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鴻圖之業，內外同歡，人臣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耶！聖上又能取捨四朝之近事，則惠宗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友于之義也。光宗先知亂萌，克定蕭牆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年之理，所謂善否之均也。於宗放先朝冤獄數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凡四朝為政之跡，大略如是。聖上宜取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除之，除不急之務，罷無益之勞，因善始之心，慮克終之美，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為君，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自驕矜，唯敦恭己之情，不紀憂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至，災不釀而自消。聖君胡不萬年，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愚昧，忝職樞機，既奏陳之有心，又回避之無路，謹錄鄙懷，不出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其二十八條，載之本傳，承老見成，有志可與，有為乃進。此書皆實錄也。成王立宗廟，定社稷，瞻學以養士，覆試以求賢，勵守令恤其民，贊孝節，美其俗，每下守札，訓旨懇懇，而以移風易俗為務，及乎契丹意在吞嚙，遣將來侵，夙備西都，進兵安北，即寇準澶淵之策也。其欲移關防於晉，給乘積於大同，當時庸臣之議耳，必非成王之本意也。若觀承老此書，悅而釋之，去浮誇務，篤實以好古之心，求新民之理行之無倦，而戒其欲速躬行心得，而推己及人，齊變至道，可冀也。漸遜甯爭，能諱不恤民事，以與無名之師，成王問契丹來使，使李家穀知契丹事，所以天爵李智伯安收，援不革土風，以為却敵之策乎。以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國家可保矣。由是繼繼入關，仙那等事，不絕然其未老而樹繼，為國家之策乎。願法度不為他方異法，國家可保矣。由是繼繼入關，仙那等事，不絕然其未老而樹繼，為國家之

慮長矣。隨絕而情肆，遂死生之理明矣。所謂有志而可與有為者，非耶？嗚呼！賢哉！
 臣青賢曰：慶父犯禮於魯，不草嫁禍於秦，齊桓尸矣。始皇報毒，何救萬世之恥哉！不誠覆車之轍，防閑於初，子母俱罹其殃，社稷幾至於亡，嗚呼！宜讓之不幸也，抑非不幸也。
 顯王

臣青賢曰：侍中崔文憲公冲述贊曰：傳稱天將與之，誰能廢之。千秋太后，自縱淫荒，潛圖傾奪，穆王恐傷母心，詔而不禁，及乎病殆，知百姓之屬望，排千秋之惡黨，遠馳遺命，俾固本支，然以姨母貽與，成臣逆謀，強鄰伺釁，與師入境，京闕俱虛，乘輿播遷，反正之後，和戎結好，假革修文，薄賦輕徭，進賢登俊，修政公平，真民安輯，內外底甯，農桑屢稔，所謂天之將興，誰能廢之者，豈不然哉！文憲之言，世所謂命也。句踐嘗膽，雪恥會稽，小白忘莒，遺患於齊，人君恃有天命，縱欲敗度，雖得之，必失之，是故君子思亂，安思危，慎終如始，以對天休，如顯王所謂吾無間然者乎。
 顯王

臣青賢曰：慶陵朝，頭臨山人李承休進帝王韻記。有曰：德何止四年，鳳鳥來呈瑞，考之實錄，未見其事，唯俚俗相傳言，鳳之來也，羣鳥隨而噪之，鳳乃飛去。國人皆為少長持弓彈射，德王一代，京城無鳥，夫鳳，羽族之長也，為羣鳥所逐，豈曰鳳哉！蓋韻記之無稽耳。德王居喪能盡子之孝，為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冲，黃周亮之儔，朝廷無欺弊，而民安其生，雖微鳳鳥，尊號曰德，不亦宜乎。
 靖王

臣青賢曰：契丹貪暴，不足保信，聖祖深以為憾，然而幸其一災而棄舊好，亦非計也。顯王艱難反正，日不暇給，德王未及方剛之年，尤宜戒之在國。王可道，議絕和親，不若皇甫俞義繼好息民之論也。靖王嗣位三年，我大夫崔延徽如契丹，四年契丹使馬保業質來，自是復尋權盟，成之匪由至誠，致之必有奇策，君子以為善繼善述，以保其國。
 文王

臣青賢曰：顯德靖文，父作子述，兄終弟及，首尾幾八十年，可謂盛矣。而文王躬勤節儉，盡用賢才，愛民恤刑，崇學敬老，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無功不賞，左右之愛，有罪必罰，官官給使，不過十數，壘內侍必選有功能者充之，亦不過二十餘人，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太平。宋朝每錫後賢之命，遼氏歲講慶壽之禮，東倭涉海而獻琛，北貊扣關而受廩，故林完以為我朝賢聖之君也。獨其徒一畿縣，作一僧寺，侈歲宇於宮闕，伴崇壙於園都，黃金為塔，百物稱是，殆將比擬斯梁而不知欲成人之美者，嘆息於斯焉耳矣。
 顯王

臣青賢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然而國君能為齊衰之服，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使四方

來觀而悅者鮮矣。順王毀性成疾。四月而逝。雖過聖人之制。其愛親則天至矣。悲夫。

宣王

臣齊賢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觀宣王文德殿御樂詩。有類於趙孟視陰陽日之語。何哉。趙孟列國之卿。其語偷。君子尚謙之。況王者乎。以宣王聰明好學。不讀非聖之書。而無苟且之意。明良庶載之歌。則尚矣。大風慷慨之作。何遽不若乎。不及三年。遂棄羣臣。嗚呼。

獻王

臣齊賢曰。禹之傳子。為慮後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動者。分素定也。顯之三子。兄弟相傳。以及於順。順以居喪過哀。天折無嗣。而傳於宣。宣薨而太子嗣。是為獻王。國人習熟見聞。乃謂宣有五弟。而立諸子。以是歸。非何不思之甚也。唯不得周公於親傳陸於臣。委任而輔政。其危且亂。可翹足而待也。後世有不帝而遭大投艱於襁褓之中者。可以此為誡哉。

肅王

臣齊賢曰。以漢高祖知人之明。每謂惠帝柔仁。而趙王如意似我。屢欲易太子。而不知代王之終為太平天子。封之邊郡。然代王免呂氏之禍。以無寵也。唐太宗之賢。而不克定嗣。卒用昏童。乃使凶牝。味其孫殆。盡尤可歎矣。兩漢四百年。隨天下者。皆孝文之裔也。唐三百年。自中宗。迄昭宗。亦大帝之後也。用此觀之。天也。非人也。我文考十九子。而再與宗國。期肅王於顯。顯之年。而肅王由藩。侯紹大統。智以定亂。仁以底平。有子若孫。克明克類。繼繼承承。以至於今。四百餘年。斯豈非天乎。雖然。傳曰。知子莫若父者。其文考之謂乎。

諸妃傳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措。夫婦人倫之本也。國家理亂。罔不由之。胤生商。龍旅滅周。楚以樊姬昌。息以嬀氏亡。可不戒哉。故述諸妃傳。其無子無大善惡者略之。宗室傳序

國家之制。宗室稱諸王。猶漢諸劉。唐諸李。謂同姓耳。非爵也。親而尊者。爵為公。其次為侯。疎者為伯。幼者為甸。徒。內足以贏其生。外足以尊其勢。不使之蔽官臨民。祖宗所以保親戚也。金寬毅王代宗錄。任景蕭。趙顯。宗女與宗子並列。討其世譜。莽然莫之辨也。小白君齊。而姊妹不嫁。則父娶吳。而謂之吳孟子。為不足讓。賦表而出之。又豈春秋諱魯之法乎。宗女雖親且貴。婦人外父母家。可略也已。

策問

問。論語每以諸弟子所問作已問。而以夫子之言作今日耳聞。其讀史亦於君臣之際。事機之會。以身處之。如何而可。如何而不可。然後方有所益。先儒蓋有此論矣。且如樊遲請學為農圃。子張學干。季路則問事鬼神。顏淵則問為邦。亦各言其志也。已矣。諸生若及夫子之門。其所問而願學者。何事。管仲事小白。狐偃事重耳。雖其以力假仁。陰謀取勝。皆所以攘夷狄。尊王室也。仲也。致功烈。其卑之。假也。貽禍而

不正之謂。斯亦未為得也。叔孫通不為高祖制禮儀。則醉飽擊柱。孰謂其不至於叛。而先王之禮之喪。逆使之也。朝籍不為其帝制諸侯。則禮制幾何其不至於亂。而七國之兵之起。錯促之也。諸生若當仲。假之任。能樹其功。而無其過。歟。遇過錯之時。能救其弊。而免其責乎。勿誇勿謙。請以實陳。

問。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然則經界井田。什一者。為天下國家所宜先務也。自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秦日以富強。卒并天下。阡陌之為利。似愈於井田也。孟子之言。果是漢高祖入關代秦。除其苛法。以收民心。不議井田之復。其後孝文之愛民。孝武之好古。而賈誼董仲舒。亦未嘗一言及此。何也。我祖宗垂統守成。四百年於此矣。經國之談。取民之制。要皆合於古。而可傳於後也。所謂內外足半之丁。轉祿之位。役分口分。加給補給之名。租稅之數。肥饒磽薄九等之品。五種之宜。與夫曰負曰結。所以量地者。曰斗曰石。所以量穀者。其與古者經界井田什一之法。有同不同乎。法制之行。已踰四百年。既久矣。不能無所弊。或仍或改。有可不可乎。近世來功臣祿券。賜牌之田。佛寺判定。施納之田。行省理問所巡軍。忽亦內乘。鷹坊受賜之田。權家之兼井。姦猾之匿挾。所以毒於民而病於國者。紛然而作。倉廩之入。比之江都。攻守危急之時。什不能二三焉。萬分一有三五年水旱之災。何以周其急。千百軍餽饗之費。何以共其用乎。去歲前政丞王脫。左政丞金那海。入朝上國。天子有命。使之歸而整理之。二政丞既歸。置都監。以整理。於是辭頗多。於麻栗。逮繫訊鞠。疾於風雨。豪猾亦知懼。而謗語不可遏止。一者三萬之死。而已致朝廷之詰。而勢若不復振。焉。向所謂毒民病國者。豈不益肆而無所憚哉。夫奉天子之命。理一國之政。使希世之恩。不下究。在朝廷之職。天子之諭。如何哉。南北喜事之士。上書都堂。請立省

東方。變其土俗。幸賴朝廷。以我嘉議。勤王之功。世皇優恤之詔。關而不行者。屢矣。今無乃乘其幾而欲售其說乎。夫有為於不可為之時。然後為難能也。諸生皆有志於國家。請言其可以有為之說。

問。帝王之統。若四時之相代。有不可紊。天命人心之所歸。又不可離也。三王已前。遇哉。幾乎。雖有載籍。莫考而微。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訖於周。及其衰。東西而分。祖龍遂帝四海。二世而漢氏代。十二世而巨君。纂祖龍巨君。見謂紫色。繩餘分間位。而子長。述秦之紀。溫公紀新之。年。何也。東漢分而為三國。西晉亂而為五胡。拓跋氏。高氏。宇文氏。賀六渾氏。劉氏。二蕭氏。陳氏。角立南北。索虜島夷。是非蜂起。所謂若四時之相代者。果安在哉。隋唐一天下。至於五季。禍亂極矣。契丹既割據於北。宋地只限白溝。康王雖播越於南。金兵未遠。長江人心天命之歸。又安在哉。是皆不可不辨者也。漢雒唐豎。列於帝紀。孟堅永叔之筆。為得春秋之法乎。程伊川以武氏比女媧。謂之非常之變。而不及呂氏。亦有說乎。公孫臣之流。終始五德之論。又足據乎。今所以問於諸生。亦欲自質其疑而已。

問。論語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使即戎。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皆聖人之言。而學者所宜服膺也。國家服事皇元。中外無虞。閭閻櫛比。行路如織。民日以殷。野日以闢。化斥而水耕。刊耆而火

松。豈非庶矣乎。而受名田供賦役者。百無二三焉。豪勢之家。器列金玉。商賈之婦。衣曳羅綺。豈非富矣乎。而罄衣食。償利息者。常八九焉。幸際休明。天下同文。家有程朱之書。人知性理之學。救之道。亦庶幾矣。而章布之博學。篤行者。果誰。精神之成。德達材者。能幾。為士尚爾。於民何誅。往者既族。權臣神邑。再都。忠敬忠烈。作於前。忠宣忠肅。承其後。倚重之臣。實難之佐。宜有所謂。善人焉。用能匡救。將順。式至於今。休。蓋教民而為邦也久矣。然而蜂起之倭。孽舟猖獗。謀所以逐捕之。水免沒編戶。以充資糧。驅農夫以補卒。乘其見令而行。禁止。徒開缺望。以詭言。豈所謂可以即戎乎。患失之夫。不遇之徒。敢為蕭牆之變。自速市。朝之肆。豈所謂勝殘去殺乎。有合坐以謀。有政房以黜陟。監察之司。繩愆而格非。典法之吏。讞疑而斷。獄。而我主上。殿下。仁厚慈儉。不喜遊畋。不逼聲色。延訪耆老。體貌大臣。修曠代之禮文。躬大享於宗廟。政。刑德禮。以道以齊者。可謂云爾已矣。然而廷無德讓之風。野無時雍之俗。訟交騰。盜賊竊發。此猶幸免。之恐不可得。況望其恥且格乎。凡此之故。何也。諸生處不諱之朝。遇順理之君。宜盡意遠思。歸求馴致。此。弊之由。指陳作新。新民之術。有司者。將獻吾君。而施於國家。夫豈小補哉。

范增論

或問漢用三傑而王。楚不用范增而亡。然則增孰與三傑。賢。曰。增方之陳平。猶謂不足。況於三傑乎。高祖之寬仁。項羽之猜賊。增所知也。莫不信於背約。而羽背入關之約。莫不仁於殺無罪。而羽坑已降之卒。其不義於秋君。而羽殺懷王。其至五年而後亡。亦幸也。高祖則初入關也。五星聚於東井。天與之也。其王漢中也。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而項氏爪牙之臣亦多歸漢。人與之也。王陵之母。甘自殺而不忍其子之背漢與楚。高祖之必王。項羽之必亡。匹婦之所明知也。增從必亡之人。不能從必王之主。其為不智明矣。向使羽用增之策。終亦未免於亡矣。曰。增既委質於項氏。雖知其必亡。焉得而背之哉。曰。始懷王以宋義為上將。羽為次將。增為末將。使北救趙。當是時。增豈羽之臣乎。羽擅殺上將。詐報於君。可謂無道。且前攻襄城。襄城無噍類。諸將皆謂羽不可使。先入關。如是。而增竟從羽。見疑以死。陳平則知羽不足與為天下。杖劍歸漢。而為謀臣。故曰。方之陳平。猶為不足。況於三傑乎。

伍員蘇不韋論

東漢蘇謙與司隸校尉李嵩有隙。嵩以事收謙。掠死獄中。而刑其屍。其子不韋。變姓名。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韋與兄弟入大農鵝窟中。擊地達嵩寢室。殺其妻及小兒。而嵩有備。乃馳往魏郡。掘嵩父塚。斷其頭。以祭。嵩甚憤。歐血死。當時士大夫多譏其罪。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則之曰。子胥懲威。閭閻。害怨。得郢。但鞭蓋戮屍。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憤因釀殺。分骸斷骨。以毒生者。使不得其命。比之於員。不亦優乎。予曰。林宗以不韋優於伍員。則可矣。其所以優之之義。則謬矣。若以復讐論之。則員不必劣。而不韋獨優也。若論大義。則二子之優劣。較然自分矣。何也。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人臣之大節。員兩失之。初。楚王執伍。而召員曰。來。免而父。而員不來。夫父得罪於君。猶將自至。庶一感悟其君。況以免其父召之。雖知其不誠。不俟覆而行。固人情也。員托以後報。而竟不來。是

促父之死也。君子遠不遠。誓國。大夫士去不說。人以無罪。而員誇蛇豕之吳。陷宗國。發掘陵墓。鞭其君屍。不孝與不忠。莫甚焉。不韋之於李嵩。正得不共天下之義。而無倒行逆施之罪。林宗不務論此。而區區辨其復讐之難。易。以為優劣。豈不謬哉。

調三王廟各獻頌

丙

昔者降水。天下皆是。下民罹毒。靡所底止。匪我斯理。置其魚乎。三過其室。不子呱呱。皆楚是憂。朕非非苦。載淪載就。九有乃士。民受厥賜。何千萬年。將聖有言。吾無間然。

湯

於皇天乙。長發有殷。聘賢歐敵。學焉而臣。網開三面。四海歸仁。樂天事萬。伐夏順人。匪明厥德。胡信於民。格言斯在。日新又新。

文王

周家積累。爰自后稷。西伯勃興。儀型四國。夷牙就養。虞芮質成。發揮易象。馴致頌聲。分三有二。不愆服事。文在茲乎。德其至矣。

秦城銘

秦虎咆哮。六暴四一。愚浮黔首。讎惑古月。萬里成城。首洗尾禍。囊括邊雲。鉤聯海日。牛羊憤憤。鐵風白骨。兩泣愁魂。川流怨血。民盡瘡痍。梓香未絕。豈料蕭牆。禍成腐孽。高赤厥族。嬰素其車。城故不圯。咸京為墟。猶蝸之木。皮完裏虛。雖封以植。卒頽且枯。材雄識闊。嗟乎政乎。

息影菴視銘

重而堅。得之天。滌以新。在乎人。

崔春軒壹矢銘

壹虛其心。矢直其理。匪直匪虛。匪壹匪矢。必慎必中。若虞張機。詭遇獲十。勝不價。勿激而暨。勿旋而倚。君子之婚。君子之規。

金樞密思亭銘

裂彼亨斯。名之曰思。云誰之思。父義母慈。萬歲之藏。陟焉望之。維桑之敬。伊蒿之悲。蚤夜永慕。沒齒匪虧。籍爾世祿。誇爾天資。以滿以愆。以教以嬉。載瞻斯扁。不其厚而。子今子今。尙克念茲。

白樂天真讚

巾野服。曳杖而行。略既竟。素亦不留。龍門泉石。飄然獨游。

蘇東坡真讚

黃冠。履屐。坐石上。金門非榮。瘴海何懼。野服黃冠。長嘯千古。

松廣李國師真讚

本教讚。

國師乾乾有德與年。王命寫像。載瞻載度。是身離相。是法離詮。即圖作贊。巨愧斐然。

竹軒金政丞真讚

湛乎其味。爽乎其用。高顯複面。積脣雪髯。斯以狀貌求竹軒也。圖耳忘私。信而不欺。耿介儼儼。一乎壯哉。斯以志節論竹軒也。冥得裴齊彭壽神遊八極之外。倘伴無何之鄉。斯其為竹軒也。有可以髣髴於丹青。形容於文章者耶。

安謙齋真讚有序

安文成公。為世儒宗。余未弱冠。一拜於途。遂蒙顧遇。因識其孫謙齋。後十年。吾先君東菴公掌試春闈。謙齋射策登科。由是子一人者。交游最久。至正庚子。謙齋歿。明年秋。親視遺像。慨然寄其側。儉而不固。和而不流。循乎守度。儼乎揚休。稱其為文成之孫。今克勤於行。克簡於辭。體藉其文。平淡其詩。宜其游東菴之門。今位臨二府。不為不偶。年俯七旬。不為不壽。惟其任用未究。於鈞衡功德未洽。於生靈士論。猶有所憾焉。一邱一壑之放曠。足以過庚亮。一觴一詠之清真。何曾比季倫。是則我輩想平生而難忘。親遺像而益感者也。

益齋真自讚

獨學而陋。聞道宜晚。不幸由己。何不自反。何德於民。四為相國。幸而致之。祇遠棄謫。不揚之貌。又何寫為。告爾後嗣。一觀三思。誠其不幸。早夜以勉。毋荷其幸。庶幾知免。

河州池臺亭銘郭守時所撰

君子池郭君種蓮其中。取蓮藕脫名之。

花實同時。不染於泥。有似君子。見愛濂溪。

衡鱗臺

民吾同胞。橫渠之辭。獨樂何樂。衡鱗在茲。

緇衣堂

邑雖十室。有信與忠。好賢之化。比屋可封。

康衢亭

濟豈不徑。魯論紀之。有道如砥。君子履之。

三奇箴

貓箴

既耳而目。亦爪而牙。穿窬方肆。胡寐無咤。

狗箴

而尾之短。而舌之延。毋圖毋戲。惟藩之堅。

雞箴

鳥不廢時。關不守雌。豚豕得肥。自迷人鏡。

益齋亂藁卷第十

長短句

沁園春 將之成都

堪笑書生。謔算狂謀。所就幾何。謂一朝遺遇。雲龍風虎。五湖歸去。月艇烟蓑。人事多乖。君恩難報。爭奈光陰隨逝。波綠何事。背鄉關萬里。又向岷峨。幸今天下如家。願去日無多。來日多。好輕裘快馬。窮探壯觀。馳山走海。總入清暇。安用平生。突踏席覲。空使毛羣欺臥。駝。休腸斷。聽陽關第四。倒捲金荷。

江神子 七夕冒雨到九店

銀河秋畔。鵲橋仙。每年年。好因緣。倦客胡為。此日卻離筵。千里故鄉今更遠。腸正斷。眼空穿。夜寒茅店不成眠。一燈前。兩聲邊。寄語天孫。新巧欲誰傳。懶拙只宜閑處著。尋舊路。臥林泉。

鷓鴣天 過新樂縣

宿雨連明半未晴。跨鞍聊復問前程。野田立鶴何山意。驢柳鳴蟬是處聲。千古事。百年情。浮雲起滅月虧盈。詩成卻對青山笑。畢竟功名怎麼生。

二 九月八日寄松京故舊

客裏良辰屢已孤。菊花明日共誰煠。閉門暮色迷紅草。欹枕秋聲度碧梧。三尺喙。數聲鷓。獨吟詩句當

二 李將軍家

將軍真好士，識半面，足吾生。況西自岷嶺，北來燕趙，並鬱論情，相奉挽，歸故里，有門前稚子候，淵明對酒，歡隨四坐，挑燈話到三更。高歌伐木鳥嚶嚶，懷抱向君傾。任客路光陰，欲停歸騎，更盡飛航，人間世，逢與別，似浮雲聚散，月虧盈，但使金軀健，在白頭，會得尋盟。

巫山一段雲 瀟湘八景

平沙落雁

玉塞多霜，金河欠稻梁。兄弟弟自成行，萬里到瀟湘。遠水澄拖練，平沙白耀霜。渡頭人散近斜陽，欲下更悠揚。

遠浦歸帆

南浦寒潮急，西岑落日催。雲帆片片趁風開，遠映碧山來。出沒輕鷗舞，奔騰陣馬回。船頭浪吐雪花堆，畫鼓鼓春雷。

瀟湘夜雨

湖落兼葭浦，烟沉橘柚洲。黃陵祠下雨聲秋，無限古今愁。漠漠迷漁火，蕭蕭滯客舟。箇中誰與共清幽，唯有一沙鷗。

洞庭秋月

萬里天浮水，三秋露洗空。冰輪碾上海門東，弄影碧波中。蕩蕩開銀闕，亭亭插玉虹。雲帆便欲掛西風，直到廣寒宮。

江天暮雪

風緊雲容慘，天寒雪勢嚴。篩寒酒白弄纖纖，萬屋盡堆鹽。遠浦回漁棹，孤村落酒帘。三更暮色如銀蟾，更約掛疎簾。

烟寺暮鐘

楚甸秋霖捲，湘岑暮靄濃。一春容罷一春容，何許日沉鐘。搖月傳空谷，隨風度遠峯。溪橋有客倚寒筇，一選入雲松。

山市晴風

遠岫螺千點，長溪玉一圍。日高山店未開扉，風絮落殘霏。隱隱樓臺遠，濛濛草樹微。市橋曾記買魚歸，一似卻疑非。

漁村落照

遠岫留殘照，微波映斷霞。竹籬茅舍是漁家，一選傍林斜。綠岸雙雙鷺，青山點點鴉。時聞笑語隔蘆花，白酒換魚蝦。

平沙落雁

醉墨疎還密，殘葦散復斜。料應遺跡在泥沙，來往歲無差。水暖仍菰米，霜寒尚葦花。心安只合比為家，何事客天涯。

遠浦歸帆

解纜離淮甸，揚舡指楚鄉。風聲颯颯水茫茫，帆席上危檣。斷送浮雲影，驚迴過雁行。江樓紅袖倚斜陽，遠引客心忙。

瀟湘夜雨

暗澹青楓樹，蕭疎斑竹林。蓬窗夜雨冷難禁，欹枕古鄉心。二女湘江淚，三閭楚澤吟。白雲千載恨沉沉，滄海未為深。

洞庭秋月

衡岳寬臨北，君山小近南。中開七百里湖潭，吳楚入包含。銀漢秋相接，金波夜正涵。舉盃長嘯待鸞唳，且對影成三。

江天暮雪

向夕迴征棹，凌寒上酒樓。江雲作雪使人愁，不見古瀟洲。聲緊雲邊雁，魂清水上鷗。千金駿馬擁貂裘，何似臥漁舟。

山市晴風

海氣蒸秋熱，山容媚曉晴。森森萬樹立無聲，空翠襲人清。鏡裏雙娥斂，機中匹練橫。隔溪何處鷓鴣鳴，雲日露還明。

漁村落照

雨霽長江碧，雲歸遠岫青。一邊殘照在林坳，綠網曬苔肩。波影明重綺，沙痕射遠星。鱸魚白酒醉還醒，身事任浮萍。

烟寺暮鐘

前調 松都八景 紫洞尋僧 榜石過清淺，穿林上翠微。逢人何更問僧扉，午梵出煙霏。草露密芒屨，松花點葛衣。聲絲禪榻坐忘機，山鳥漫催歸。

青郊送客

芳草城東路，疎松野外坡。春風是處別離多，祖帳候鳴珂。村暖雞呼屋，沙晴燕掠波。臨分立馬更婆娑，一曲渭城歌。

北山烟雨

萬壑煙光動，千林雨氣通。五冠西畔九龍東，水墨古屏風。巖樹濃凝翠，溪花亂泛紅。斷虹殘照有無中。

一鳥沒長空。

西江風雪

過海風濤緊，連雲雪色茫。落花飄絮滿江鄉。偷放一春狂。漁市開門早，征帆入浦忙。酒樓何處咽絲篁。愁殺孟襄陽。

白岳晴雲

萬杏春風後，茅茨野水頭。晴雲弄色滿林邱。雨意未能休。京縣民無賦，郊田歲有秋。明朝去學種瓜侯。身事寄菟裘。

黃橋晚照

隱見溪流轉，縱橫野壩分。隔林人語遠堪聞。村逕綠如裙。處集嶼山樹，鴉投鶴嶺雲。來牛去馬更紛紛。城郭日初曛。

長澗石壁

插水雲根碧，橫空黛壁開。魚龍吹浪轉，隔限。百里綠徘徊。日浸玻璃色，花分錦繡堆。畫船載酒管絃催。一日繞千迴。

朴澗瀑布

日照華峯秀，雲蒸一洞深。人言玉盤昔登臨。盤石在潭心。白練飛千尺，青銅徹萬尋。月明笙鶴下蓬岑。吹送水龍吟。

紫洞尋僧

老喜身猶健，閑知興更添。芒鞋竹杖度千巖。迎送有蒼髯。坐久雲歸岫，談餘月掛簷。但教沽酒引陶潛。來往意何厭。

青郊送客

野寺松花落，晴川柳絮飛。隨風白馬紫金鞵。欲去惜芳菲。聚散今猶古，功名夢也非。青山不語暗相譏。誰見二疏歸。

西江風雪

雪壓江邊屋，風鳴浦口樞。時登草閣掛南牕。雲海杳茫茫。斫脰銀絲細，開樽綠蟻香。高歌一曲禮成江。腸斷賀頭綱。

北山煙雨

澹澹青空遠，亭亭翠嶺重。忽驚雷雨送飛龍。欲洗玉芙蓉。稍認巖間寺，都迷松底松。良工吮筆未形容。疑是九疑峯。

白嶽晴雲

曉過青郊驛，春遊白嶽山。提壺勸酒語關關。一聽一開顏。村舍疎林外，田畦亂水間。郊原雨足信風還。

漢救嶺雲閣。

黃橋晚照

曠望荒田路，壁懸柳院樓。夕陽行路卻回頭。紅樹五陵秋。城郭遺基壯，干戈往事愁。村家童子不知愁。橫笛倒騎牛。

朴澗瀑布

絕壁開峽竇，長川掛半天。跳珠噴玉幾千年。爽氣白如烟。豈學燃犀客，唯期駐鶴仙。淋衣墨汗似流泉。到此欲裝綿。

長澗石壁

瘦骨千年立，蒼根百里盤。橫張側展綠波間。一帶玉屏顏。驪騎何曾顧，漁郎只漫看。詩人強欲狀天慳。贏得鬚毛斑。

益齋集拾遺

挾北樓製詩見輿地

省方南國日，拜表北樓初。浩蕩尊前興，縱橫筆下書。風高雁避渚，雲淨鶴沖虛。老矣今多病，慙恩負倡予。

上征東省書見東

高麗國者老乘官，謹齋沐上書於征東省。謂相國執事朝廷使臣亦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來。王京我實塔質樞王引倭吏備儀仗出迎城外，入於本省聽詔訖，使臣等就執王上馬迴去，事出倉卒，凡在陪臣措躬無所，尚復奚言。然念王年少不更事，直情徑行，所以致此。原其本意，蓋亦無他，天日照臨，胡可誣也。又念小邦始祖王氏，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子孫相繼，二十八世，歷宋遼金，通使往來，編廢而已。及我太祖聖武皇帝龍興之際，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圖復亡遼之業，勢窮東走，陸梁島嶼，太祖命哈真、札刺爾兩將討罪，天寒雪深，餉道不繼，我忠獻王遣趙沖、金就彌等助兵與糧，一舉破賊。於是兩國同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因分所虜生口為信，今小邦有契丹場是也。世祖文武皇帝親兵襄陽，阿里李哥扇變，漢北諸侯虞疑各懷去就，我忠敬王時為世子，蒙犯霜露，直至汴梁，以迎於道。世祖望見，驚曰：高麗荒遠之邦，今我北歸，將繼大統，彼其世子自來歸我，天贊我也。忠敬王既嘗隨陪臣林惟茂父子，不喜內屬，擅廢立，阻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廷，世祖怒，詔王復位，乘駟入覲，王及世子引兵東還，擴

觀逆黨去水而陸。一心供職。忠烈王之世。世祖兩征日本。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每為先鋒。又乃顏之黨。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真之地。侵及我疆。欲抗天威。王出兵逆擊之。隻輪無返者。大德末。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宗皇帝。定亂清宮。奉迎武宗皇帝。為一等功臣。是則王氏忠於朝廷也。久矣。又令世祖皇帝。降忽魯帖思公。主。生益知禮不花。王生阿納忒。武宗皇帝。王生寶塔實里。王寶塔實里。王雖疎且遠。其於世祖實有肺腑之親焉。又念皇后奇氏。生自小邦。上配至尊。誠誠元良。為天下所矚。賴朝廷之視小邦。不應與諸蕃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隔海為鄰。我之蒙福。彼則愧其歸化之遲。我之獲戾。彼則甘其執迷之陋。勢之必然者也。昔周執衝侯行。而卒令復位。漢徵梁王武。而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況我朝廷。自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而今則親幸南郊。尊祖配天。大禮既成。德音廣布。外薄四海。蹈舞歡呼。苟有一物不被其仁澤者。所宜痛心。欽惟聖天子。以有過無大之仁。倘週一念。使我寶塔實里。王免離罪。游泳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贊其名。衣冠風俗。並仍其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太祖世祖。勳德小邦之意。豈不益明。世祖蓋降公主。生子若孫。以繫遠方之心。其規模豈不益遠。皇后誕誠元良。天下之慶。豈不益偉。小邦勤王。敬懼之志。豈不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其執迷。樂於歸化。其意豈不益篤。四百二十六年。二十八世。血食之鬼。豈不益感。朝廷有過無大。好生之德。豈不益播於天下。後世。伏惟執事。俯察。言達於天聽。

上都宣書 見東國通譯 ○編此書節約

今我國王。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重業。而當前王顯慶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敬以慎。敬慎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嚮學。今祭酒田淑蒙。已名為師。更擇賢儒二人。與淑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遷衣冠子弟。正直謹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為侍學。左右輔導。四書既熟。六經以次講明。屬聲淫佚。聲色狗馬。不使接於耳目。習與性成。德造罔覺。此當務之莫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可乎。今宰相非賢會不相接。非特召不得進。此何理乎。當請日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事。或可分日進對。雖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大臣日疎。官寺日親。生民休戚。宗社安危。恐莫得而上聞也。政房之名。起於權臣之世。非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置老功司。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為恆規。可以絕請謁之徒。杜德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古制。深恐將來。梁將祖倫。朴仁壽。高謙之輩。蜂起而黑册之謗。不可遏也。慶坊內乘。毒民尤甚者。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遷延。中外失望。至使龍普馳出見實。可不愧於心乎。德實寶與等輩。凡非古制者。一切釐革。庶永負聖旨勤恤之意。刺吏守令。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遭其害。官高而降為者。假肆不遵法。年過而求得者。皆儲不任事。或以請謁起。壘金魚者。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夫入參者。必經監務縣令。至於四品。例為收守。而監察司。按廉使。必行褒貶。為之賞罰。所為官高者。年過者。用請謁起壘金者。如不得已。事授京官。勿與親民之任。行之二十年。流亡不復。實賦不足。未之有也。金銀綿繡。不產我國。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素段。若細布。器皿。只用銅鍍。瓦。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輒而不

為。設陵寢。實前王。慶金之衣。插羽之笠。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而國用。職此而已。請幸。幸今後。不以錦繡為服。金玉為器。又不使按服乘馬者。擁其後。各務儉約。風俗。上而和。下而風。俗。可以歸厚也。前者。追徵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貪婪為甚。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充來歲。雜費。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省。既有文移。當早施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羣臣。養廉之資。以資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開諸兩國。罷食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京畿。土田。除祖業。口分。餘皆折給為祿。科田。行之近五十年。邇者。權豪之門。奪占。略盡。中間。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脅欺。上聽。卒莫能行。此大臣。不固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衆。不悅者。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為哉。州郡。遠年。實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追徵。十分。莫得其一。祇是。斂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實賦。一切。蠲免。前此。數年。窮民。有因。緣斂。典質。男女。請令。諸道。存撫。按廉。使出。榜。許其。來京。自告。因以。官財。量給。贖還。其買者。亦令。自首。若不自首。不與其直。勒還。父母。甚。者。治罪。

修築京城訪大臣時上書 見東國通譯

我太祖。東征。西討。統三為一。之後。七年。而薨。用瘡痍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不城於京。非不為也。勢不可也。至顯王。初。契丹。隴。京邑。燒毀。宮室。當時。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必。踰。燒毀。若此。甚且。易也。顯王。二十年。始。命。李。可。道。築。開。京。城。郭。厥。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西。海。忠。清。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京。都。余。古。車。羅。大。屯。兵。黃。橋。又。不。能。入。京。都。以。有。城。郭。也。城。郭。之。當。修。無。智。愚。皆。知。之。矣。既。定。此。議。雖。有。陰。陽。忌。諱。確。然。不。改。然後。可。就。也。

雪谷詩序 見東國通譯

雪谷。鄭。仲。孚。崔。春。軒。子。培。而。學。於。崔。拙。翁。拙。翁。元。少。許。可。人。春。軒。端。不。阿。所。好。每。為。子。稱。仲。孚。之。賢。子。於。是。得。其。為。人。仲。孚。既。筮。仕。歷。史。翰。不。十。年。拜。諫。議。大夫。出。守。蔚。州。有。惠。政。其。去。也。民。扶。老。攜。幼。扳。援。涕。泣。莫。可。遏。及。奉。國。表。如。京。師。為。丞。相。別。哥。普。化。公。所。重。將。薦。之。天子。而。仲。孚。病。不。起。有。子。曰。樞。奉。樞。東。歸。聞。者。莫。不。驚。嘆。痛。惜。嗚。呼。古。之。才。而。不。壽。者。唐。有。李。長。吉。宋。有。邢。敦。夫。二。子。亦。皆。見。愛。於。民。見。重。於。大。人。如。吾。仲。孚。乎。東方。之。士。於。仲。孚。之。不幸。驚。嘆。而。痛。惜。之。尤。宜。也。所。著。詩。若。文。若。千。篇。樞。編。為。前後。集。共。二。卷。得。而。觀。之。慘。然。走。復。因。書。拙。語。其。端。歸。諸。鄭。氏。樞。今。為。都。官。郎。中。實。子。門。生。也。

重命為權省政承感激之情 上有天日恐不勝任 措躬無地 惟望印寶既至 妙選賢能 以備庶官 早下新命

宗廟昭穆位次議 見東國通譯

謹按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太。祖。百。世。不。遷。太。祖。而。下。父。為。昭。居。左。子。為。穆。居。右。昭。穆。左。右。則。百。世。亦。不。變。故。春。秋。左。氏。傳。有。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之。文。而。尚。書。謂。文。王。曰。穆。考。謂。武。王。曰。

昭考是其昭穆不變之明證也。其兄弟相代者。春秋公羊傳。以為昭穆同班。大宋給事位次圖。太祖與太宗。皆宗與徽宗。欽宗與高宗。各位一世。是則兄弟同班之法也。二十二陵。蓋自江都去水而陸。倉卒所置。其制一室五室。而二十二陵神主。一行而列。所宜拓而廣之。蓋而正之。然而不可造次而就。未就之間。四時之事無所於享。且於五室。略依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制。其二十二神主。一一各為一房以別之。太祖惠宗顯宗在太廟不遷。則太祖之昭。定光。誠安於此。無先之者。居中室。而以西為上。光宗之昭。景宗。徽宗之昭。成宗。為從兄弟。居西第一室之第一。第二房。成宗之昭。徽宗。顯宗。昭。居東第一室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房。亦從兄弟也。文宗之昭。順。宣。居西第一室之第三第四第五房。宣宗之昭。獻宗。肅宗之昭。宗。為從兄弟。居東第五第六房。宗之昭。仁宗。居西第六房。仁宗之昭。毅。明。居東第七第八房。九房。神宗之昭。熙宗。明宗之昭。康宗。亦為從兄弟。居西第七第八房。康宗之昭。高宗。居東第十房。合於左昭右穆兄弟同班之義。若夫五室拓而廣之。昭穆置而正之。則乞下中書。令禮官博士博議詳定施行。

雞林府院君諡文忠李公墓誌銘

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太尉韓山君領義文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李禧撰

至正二十七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日。推誠亮節同德贊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太尉。雞林府院君。領義文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李禧。撰。李村先。丙辰。冬。十月。日。配享玄陵廟庭。公諱齊賢。字仲思。父姓李氏。新羅始祖。赫居世。有佐命大臣。李福。平。其後。蘇。利。居。明。生。兵。部。令。金。現。兵。部。生。三。韓。功。臣。大。守。金。書。新。羅。王。金。海。既。納。土。入。朝。向。太。祖。女。樂。良。公。主。生。女。以。妻。金。書。生。調。羽。生。承。訓。承。訓。生。周。復。周。復。生。僞。僞。生。修。運。修。運。生。龍。運。龍。運。生。春。貞。春。貞。生。玄。福。玄。福。生。宜。宜。生。升。高。升。高。生。文。林。郎。尚。衣。直。長。同。正。諱。得。堅。尚。衣。生。贈。左。僕。射。諱。顯。僕。射。生。檢。校。政。丞。諱。文。定。諱。瑄。瑄。諱。慶。陵。直。朴。仁。育。之。女。辰。韓。國。大。夫。人。以。至。元。丁。亥。十。二。月。庚。辰。生。公。自。幼。嶷。然。如。成人。既。知。為。文。已。有。作者。氣。大。德。辛。丑。公。年。十。五。鄭。常。侍。榜。試。成。均。舉。者。負。其。能。相。顯。顯。公。所。作。消。縮。莫。敢。爭。先。公。果。為。魁。是。歲。菊。齋。權。公。溥。悅。軒。趙。公。簡。試。禮。閣。公。又。中。丙。科。權。公。以。其。子。妻。之。公。曰。此。小。技。耳。不。足。以。大。畜。吾。德。討論。墳。典。淹。貫。精。研。折。衷。以。至。當。文。定。公。大。喜。曰。天。其。或。者。益。大。吾。門。乎。癸。卯。權。務。率。先。康。利。官。延。慶。宮。錄。事。戊。申。選。入。藝。文。春。秋。館。館。中。人。推。讓。不。敢。論。文。其。冬。遊。齊。安。府。直。講。已。再。擢。司。憲。糾。正。戊。戌。遷。選。部。散。郎。辛亥。再。轉。典。校。寺。丞。三。司。判。官。所。居。稱。職。皇。慶。壬。子。選。為。

西海道按廉使。有古持斧風。陸成均樂正。冬。提舉豐儲倉事。癸丑。副令內府。豐儲監。斗斛。內府校鑄。銖尺。寸。公。為。之。無。難。色。人。曰。李。公。可。謂。不。器。君。子。矣。忠。宣。王。佐。仁。宗。定。內。難。迎。立。武。宗。故。於。兩。朝。寵。遇。無。對。遂。請。傳。國。於。忠。肅。以。太。尉。留。京。師。邸。構。萬。卷。堂。考。究。以。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至。都。實。延。祐。甲。寅。正。月。也。姚。牧。菴。閔。子。靜。元。復。初。趙。子。昂。成。游。王。門。公。周。旋。其。間。學。益。進。諸。公。稱。嘆。不。置。乙。卯。遷。選。都。議。郎。秋。拜。成。均。祭。酒。因。登。議。郎。丙。辰。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贈。炙。人。口。是。歲。判。典。校。寺。事。丁。巳。拜。選。都。典。書。己。未。王。降。香。江。南。構。畫。風。物。遇。興。遺。恨。每。從。容。曰。此。間。不。可。無。李。生。也。庚。申。知。密。直。司。事。賜。端。誠。勳。贊。功。臣。之。號。知。買。事。時。稱。得。士。公。年。三。十。四。文。定。辰。韓。外。舅。姑。三。室。主。皆。無。恙。公。舉。鄉。稱。壽。一。世。飲。之。是。年。奏。授。高。麗。王。府。斷。事。官。至。治。壬。戌。多。還。京。師。未。至。忠。宣。王。被。謫。出。西。蕃。明年。公。住。謁。臨。吟。道。中。忠。憤。藹。然。奉。定。甲。子。加。圭。靖。大。夫。密。直。司。事。乙。丑。改。賜。功。臣。號。曰。推。誠。亮。節。再。轉。倉。議。評。理。政。堂。文。學。丙。寅。移。三。司。使。天。歷。庚。午。忠。宣。王。權。國。復。為。政。堂。文。學。未。幾。罷。後。至。元。丙。子。以。三。重。太。尉。封。金。海。君。領。義。文。館。事。己。卯。春。二。月。忠。宣。王。薨。其。秋。政。丞。曹。顯。有。百。官。屯。兵。永。安。宮。宜。言。逐。去。君。側。惡。小。而。陰。為。潘。王。地。忠。宣。王。率。精。騎。擊。之。而。其。黨。之。在。都。者。甚。衆。必。欲。抵。王。罪。人。心。疑。危。禍。且。不。測。公。憤。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如。京。師。代。吾。以。筆。事。得。辨。析。功。在。一。等。既。還。華。小。益。燭。公。屏。迹。不。出。著。校。論。神。說。至。正。甲。申。冬。忠。穆。王。即。位。遣。府。院。君。領。孝。思。觀。事。書。筵。以。公。為。師。丙。戌。修。忠。烈。王。實。錄。戊。子。拜。三。司。事。辛。卯。冬。玄。陵。即。位。未。至。國。拜。公。右。政。丞。權。署。征。東。省。事。數。月。國。空。虛。公。措。置。得。宜。人。類。以。安。壬。辰。賜。推。誠。亮。節。同。德。贊。化。功。臣。之。號。元。從。功。臣。趙。日。新。忌。公。居。其。上。公。知。之。三。上。表。固。辭。其。冬。十。月。日。新。聚。羣。不。逞。夜。入。宮。害。所。忌。縱。兵。誅。殺。公。以。辭。位。得。免。日。新。伏。誅。起。公。為。右。政。丞。癸。巳。正。月。辭。五。月。以。府。院。君。知。買。事。甲。午。十。二。月。復。為。右。政。丞。明年。又。辭。公。年。七。十。封。金。海。侯。十。二。月。為。門。下。侍。中。丁。酉。五。月。乞。以。本。職。致。仕。從。之。國。制。封。君。致。仕。須。祿。有。差。既。老。而。猶。受。厚。祿。於。義。不。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為。本。職。致。仕。非。所。以。敬。大。臣。也。壬。寅。復。封。雞。林。府。院。君。公。自。十。五。登。科。名。蓋。一。世。立。朝。以。來。專。奉。文。書。歷。外。制。於。藝。文。春。秋。館。由。屬。官。至。兩。府。封。君。未。嘗。去。職。唯。忠。定。三。年。不。與。焉。以。公。嘗。率。表。請。立。玄。陵。故。也。公。天。資。厚。重。輔。以。學。問。高。明。正。大。故。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者。燦。然。可。觀。也。初。公。讀。史。筆。削。大。義。必。法。春秋。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讀。之。正。人。有。片。薄。稱。譽。惟。恐。不。聞。先。聖。遺。事。雖。細。以。為。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遊。色。有。及。於。穢。語。對。客。置。酒。商。確。古。今。歷。歷。不。倦。崔。拙。翁。嘆。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吾。於。益。齋。見。之。矣。公。務。遵。舊。法。不。喜。更。張。嘗。曰。吾。志。豈。不。如。古。人。但。吾。才。不。及。今。人。耳。公。之。孫。連。姻。奇。氏。公。忌。其。盛。滿。及。其。拜。平。章。玄。陵。敕。兩。制。賦。詩。以。賀。且。命。公。敘。其。事。公。辭。不。為。自。號。益。齋。羊。庵。之。敗。玄。陵。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也。嘗。言。晚。非。端。人。今。果。驗。公。自。少。儉。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為。宰相。人。無。貴。賤。皆。稱。益。齋。其。見。重。於。世。如。此。公。所。著。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凡。三。娶。吉。昌。國。夫。人。權。氏。生。二。男。三。女。長。男。曰。瑞。種。奉。常。大。夫。宗。簿。副。令。次。曰。達。尊。奉。常。大。夫。典。理。總。郎。贊。文。閣。直。學。士。開。直。學。知。製。教。長。女。適。正。順。大。夫。判。司。僕。寺。事。任。德。壽。次。適。中。正。大。夫。典。農。正。李。係。孫。次。適。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翰。林。院。大。學。士。金。

希祖封義和宅主。壽春國夫人朴氏。宣授西京等處萬戶府副萬戶中顯大夫。司僕正諱居實之女。生一男三女。男曰彭路。奉朔大夫開城尹。長女適正順大夫判典農寺事朴東生。次適奉順大夫判典校寺事宋懋。次惠妃。今爲尼。瑞原郡夫人徐氏。通直知瑞州事諱仲麟之女。生二女。長適中正大夫三司右尹金南雨。次適奉善大夫典醫副正李有芳。側室生二女。長適中郎將林富陽。次幼。宗簿裴密直使兼監察大夫洪侑之女。生一男二女。男曰寶林。匡靖大夫政堂文學商議會議都監事進賢館大提學上護軍長女適通憲大夫判衛尉寺事趙茂。次適中顯大夫順興府使李元禱。又娶檢討中郎將金松柱女。生一男。曰元益。娶密直崔沆女。生一男。幼。繼娶上黨君白願正女。生三男一女。長曰德林。朝奉郎驪興郡事。次曰壽林。奉朔大夫同知密直司事。仕元朝爲翰林學士。晉善大夫。以故贈公。大常卿具勳階爵。次曰學林。中顯大夫小府尹。女適奉朔大夫開城尹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奇仁傑。開城娶重大匡清城君諱平簡諱公義之女韓氏。生一女。適春秋檢閱元序繼室正順大夫判典客寺事金昂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剛定。都監判官。次曰。袁慶。仙店錄事。女幼。可僕生二男四女。長男曰純義。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曰純禮。中郎將。長女適通直郎起居郎知製教申渾。次適中正大夫親禦軍大護軍朴永忠。次適奉先大夫少府尹黃佩。次適中郎將金鍾。典農正生二男一女。長曰。蔭。郎將。次曰。亮。中郎將。女適通憲大夫判繕工寺事安顯。判典農生三男一女。長曰。經。奉善大夫軍器少尹。次。緯。郎將。次。殊。文。別將。女幼。與校生一男。幼。左尹生二男。長曰。上。佐。次曰。廣。大女皆幼。會孫男女若干人。趙衛尉生二男二女。長曰。從。善。中郎將。次。遊。善。權務。女皆幼。李順興生一男一女。男曰。有。喜。崇。恩。殿。直。女皆幼。驪興生二男二女。長男曰。申。承。奉。郎。供。造。署。令。次曰。密。長女適正順大夫判衛尉寺事李承源。次適宣德郎通禮門祇候郭游禮。密直生二男二女。長曰。崇。義。次。崇。道。典。客。錄。事。女皆幼。少府生一男二女。男幼。長女適司憲持平金萬具。次幼。奇。開。城。生一男。曰。慎。純。義。生一女。幼。純。禮。生一男。曰。滋。一。女。幼。申。渾。生一男二女。男曰。浩。大。殿。指。諭。中。郎。將。長。女。適。郎。將。黃。允。奇。次。幼。大。護。軍。生三男三女。長曰。龍。壽。別。將。餘。皆。幼。黃。少。府。生一男二女。男曰。藥。奴。餘。皆。幼。蔭。生一男一女。男曰。孝。奴。女。幼。亮。生三男一女。長曰。伯。恭。次。伯。謙。餘。幼。銘。曰。

天地儲精。公酒挺生。奎壁耀芒。公酒發揚。名溢城中。身居海東。道德之首。文章之宗。北斗泰山。昌黎之韓。光風霽月。眷陵茂叔。四垂國鈞。年踰八旬。麟鳳其瑞。著龜其神。功在社稷。澤流生民。闕宮升配。哀榮無對。惟爾子孫。忠孝是遵。勿謂無知。公在九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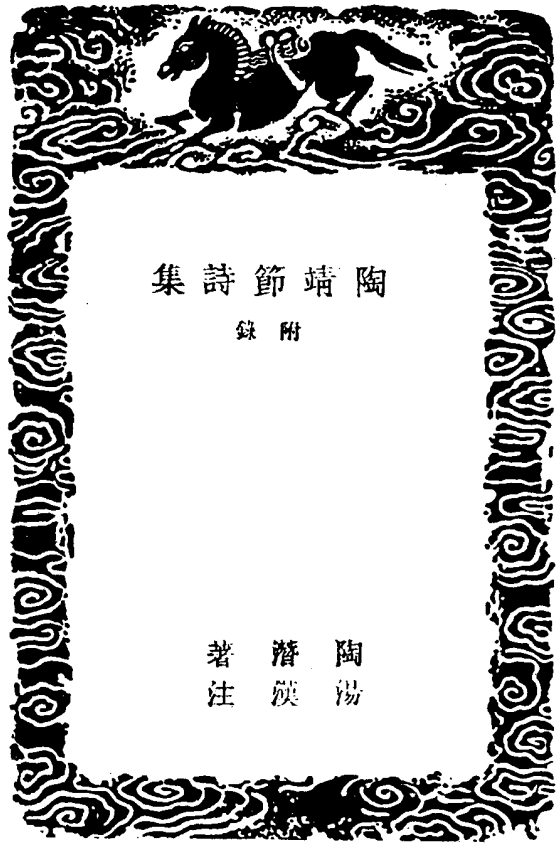
益齋先生文集重刊識

先生平日所著述。不啻千百千餘言。而世之所傳者。只是略于詩篇及稗說而已。往在萬歷庚子間。李尙書時發尹。茲士始鈔梓。而歲月之久。字畫剝缺。不可讀。識者咸歎惜之。不佞適守本州。懼其世久而終至泯滅。遂爲改板而重鐫焉。非謂先生之名由此而益。諄諄之問。足以成發後生。則其有補於風化者。爲如何哉。舊本無年譜。先生之後孫世碩。撰家藏略記。始末以示余。并以刊之。左。以傳於後。

癸酉正月既望。陽川後人許顯。書於雞林府。



陶靖節先生像



陶靖節詩集

附錄

陶潛著
湯漢注

陶靖節先生小像

方望溪宗何松監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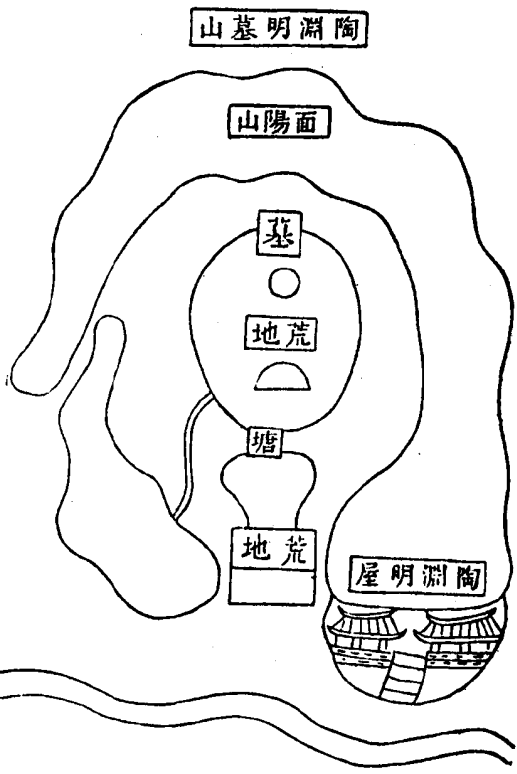


陶靖節詩集

後學吳騫贊

我我彭澤致美璿玉人
 儒尚賢五柳自目賦舜
 歸來恥殉微祿息景衡
 宇含貞抱朴西山食薇
 東籬采菊述酒之篇同
 工異曲

海寧吳克林校刊湯東潤所注陶靖節集求遺像冠冊首余偶於吳江王氏勺山書屋見明人所摹歷代名賢像鈎得此幅又於吳興沈系舟所見龍眠居士蓮社圖真跡手致與此心同乃知本得請節真面目也聞石門方嬾儒亦有摹本不知與此有異同否乾隆丙午秋日海鹽張燕昌書於烟波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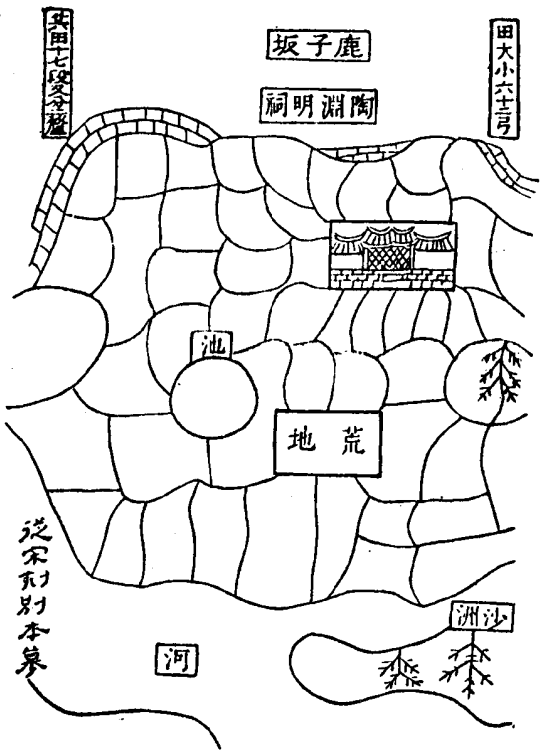
五

陶靖節詩集目錄

卷一

- 停雲一首序并
 - 榮木一首序并
 - 酬丁柴桑一首
 - 勸農一首
 - 歸鳥一首
- 卷二
- 形影神序并
 - 影答形一首
 - 九日閑居一首序并
 - 遊斜川一首序并
 - 乞食一首
 -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鄒治中一首

陶靖節詩集 目錄



六

- 時運一首序并
- 贈長沙公族祖一首序并
- 答龐參軍一首序并
- 命子一首

- 形附影一首
- 神釋一首
- 歸田園居五首
- 示周祖謝一首
-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一首
- 答龐參軍一首序并

一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首

移居二首

酬劉柴桑一首

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

贈羊長史一首并序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一首

卷三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一首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首

還舊居一首

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一首

止酒一首

寶子一首

靖日一首

卷四

擬古九首

詠貧士七首

詠三良一首

讀山海經十三首

桃花源記并序

雜詩

歸田園居

補註

連兩獨飲一首

和劉柴桑一首

和郭主簿二首

與殷晉安別一首并序

歲暮和張常侍一首

悲從弟仲德一首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首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

飲酒二十首并序

述酒一首

有爲而作一首并序

四時一首

雜詩十二首

詠二疎一首

詠荆柯一首

擬挽歌辭三首

歸去來兮辭并序

聯句

問來使

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祖輩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于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柯繼二疎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遜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屢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于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偶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令繕寫，模傳與好古通微之士，其商略焉。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于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陽湯漢敬書。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有九。夏。總。角開道。白首無成。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頗領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采采榮木。于茲托根。

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救。孰無顯而有顯。孰不與而有與。與此四時。皆

文辭中之。嗟余子。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傷。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

學而樂。我之懷矣。但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

敢不至。老而好學。謂樂壯烈。如此。可謂有勇矣。

贈長沙公族祖一首序并

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感彼行路。眷然歸。於程令

族。允構斯堂。諸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馨秋籍。我曰。飲哉。實宗之光。伊余云遠。在長忘同。

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想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何以寫心。貽此話言。進發雖

微。終在。為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遼。音問其先。

酬丁柴桑一首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乘直司聽。于惠百里。凌勝如歸。善若始。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

載眺。以寫我憂。放歎一過。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一首序并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假蓬廬。人之所寶。尚或木

非。珍。不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實親懷人。歡心孔洽。棟宇唯鄰。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

汝樂之。乃陳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嘉遊未數。將離分。送爾於路。銜觴無欣。依依

楚貌。西雲之子。遠。良話。問。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葭雪飄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

忘宴安。王事靡寧。慘慘寒日。蕭蕭其風。爾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勸農一首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質巧既。明。資待。誰其。質賴哲人。哲人伊何。時為

后稷。贈之伊何。實曰播種。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熙熙令德。狗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

清穆。紛紛十女。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宿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沮洳結。相彼賢達。猶勤

墾。矧伊。曳耜。拱。生。在。勤。勤。則不。安。安。自。逸。歲。暮。矣。儻。石。不。儲。飢。寒。交。至。願。余。不。

傳。列。能。不。懷。愧。孔。耽。道。德。樊。須。是。鄰。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效。狂。敬。禮。

命子一首

美。

陶靖節詩集卷一

停雲一首序并

停雲。思親友也。嶠。嶠。新。隆。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嶠嶠停雲。嶠嶠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邁。搔首延佇。停雲。嶠嶠。時雨。嶠嶠。

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載榮。鏡

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敝扇開止。好聲

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從。抱恨如何。

時運一首序并

時運。遊春也。春服既成。飲物斯和。偶影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濤餘。字。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作

深。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

沂。童冠濟濟。閑詠以歸。我愛其靜。亦庶乎知。將寐交。但恨。殊世。逸不可追。斯晨斯

夕。言息其。花藥分行。林竹。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榮木一首序并

榮木一首序并

陶靖節詩集 卷一

四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遷為虞賓，並歷一一作歷重光。御龍動夏，豕草翼商。稷程司徒，厥族以昌。春秋傳：七族陶氏、唐氏、虞氏、夏氏、宋氏、齊氏、魯氏。

漢，眷子暨侯。於赫盛侯，運當維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昔山河啓土，開封禪聖。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翠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在我中管。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勒伊德，天子時我。專征南國，功途辭歸。臨龍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百長沙公心。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三，慕思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冥一作。茲懼喜嗟，余寡隨瞻。望弗及，顧慙華髮。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嗚呼！爾泣下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幾企而。孔伋因來思而，立元成，誰謂德。厲夜生子，避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歸鳥一首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弗洽，翻翻求心。語百歸而求志，下。文以思天路志歸。願得相鳴，景庇清陰。翼翬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頰頰，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翼翼歸鳥，朝相一作。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反一作。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不，森標。長風清興，好音時交。增徽奚功。卷已。安勞一作且。章。

陶靖節詩集卷一

形影神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情生。斯甚惑焉，故梅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影一首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懷洩，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彭彭形一首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昆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悲陰一作。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一首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一作既同。安得不相語。一作。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愛，一作。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

陶靖節詩集 卷二

五

陶靖節詩集 卷二

六

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一作。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善，善也。後出。其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運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九日閑居一首并序

予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一作。時。空服九華，寄懷於言。世短意長，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漙漙兮風息，氣澈天象明。往聖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空視時運傾，亦。塵得取虛，寒華徒自榮。傲然獨閱，誰爲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後。則得於此矣。後棲遲固多娛，亦同。

歸園田居五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軌。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山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東坡云：以夕露沾衣之。但使願無違，故面道其所願者多矣。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園間，依依昔人居。井甃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恨復獨策蹇，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閒，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一首并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開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下。城，俯臨躍鱗於將夕，水鳴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僭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早遙想靈山有愛嘉名。天開，風濤縣國。其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淮南子。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游。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舫，閑谷矯鳴鳴。洲渚散游目，緬然眺邱邱。雖微九重秀，九上。願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何如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示周祖謝一首

負病頽落，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遠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鬱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願言誨諸子，從

陶靖節詩集 卷二

七

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
 伊懷難其道為君作此詩時與四句與此以百有定見而不
 日暮天無雲存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
 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首陽易水亦不見相和知人
 惟見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可為感也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補高原今日復何悔樂成志也而時代運革不復可

雜詩十二首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朱日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子相揮杯柳孤影日月鄉人去有志不獲聘念此遐悲悵終曉不能靜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策今作秋蓬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
 香春往昔時憶此斷人腸此亦感興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執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邱壟用此空名道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奮翮思遠遊在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擊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學無歸宿者例在此款心期道遠後免此此謂明之所以惜寸陰也人生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空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
 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質與運頽元發早已白素標插人頭前塗漸就窄
 家為逆旅舍我如寄去客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替養一作便稔種御冬足大布蠶絲以
 應陽正爾不能得良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遙遙從役役一心慮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運日沒星與昴勢騎西山顛俯條隔天涯惆悵念常流
 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虧絕音寄所篇
 閉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遊東廬沈陰擬蕭蕭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

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在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庭宇發餘木候忽日月虧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涼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康梁邊雁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涉異經秋霜
 愁人難為辭遙遙春夜長

詠貧士七首

萬族各有託孤蠶無依隱隱空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量力守故疆豈不寒與飢知書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志寧忍飢寒以守志節能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
 凄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園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壘絕餘瀝關龍不見煙詩將塞外日於不追研
 閉居非陳厄竊有愷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泮泮清歌暢高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飲鬱不掩肘藜藿常乏斟
 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飲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饒吾不驕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
 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哀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蕘有常溫探宮足朝凍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成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蓬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一作有一劉翳此士胡獨然實由罕
 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昔在一作黃子廉黃蓋傳云南陽太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餓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
 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思孫一賠款膜贈竟莫酬誰云困窮難遠哉此前途

大衆轉四時功成者自去梁鴻云四時之功成者去之借問衰商周來幾人得其趣游日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瞻
 返倦居長掛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當常舉厭厭
 闔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倍放棄樂餘年適值身後慮誰云
 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詠三良一首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道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一作情慙應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
 丹帷策規暫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一作難忘君一作命安可遠臨穴因推
 一一作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噴滋然沾我衣

詠荆軻一首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胡招集百夫良一作藁葬得荆軻一作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
 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為
 臨風歎流涕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遠。復覓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時。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雜詩 東坡和陶

媚媚松標崖。一作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一作何柯何何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聯句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明雖欲騰力。萬扶搖。意何無。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之。願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務忘愛翼。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塵未看。徒使生迷惑。

歸田園居 此江淹擬作。凡文選。其音韻文貌絕似。至也。願樂成。豐月得訪。則與陶公詩列然矣。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時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一作望三益。

問來使 此蓋陶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為之。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蒼葢葉已抽。秋闌氣當馭。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補註

停雲 卷第一

斂翮閉止者。不能與之閉止。

命子

亦已焉哉。鄭康成為書戒子。未云。若忽忘不盡。亦已焉哉。

九日閑居 卷第二

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魏文帝書云。九為陽數。而日月並。俗喜其名。以為宜於其久。

贈羊長史

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紫芝。莫莫高世。深谷遠處。突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南嶽無餘雲。南嶽。受終文祖。南嶽。受終文祖。

述酒 卷第三

南嶽無餘雲。南嶽。受終文祖。南嶽。受終文祖。

日中翔河汾 卷第四

歸去來兮辭 卷第四

臨清流而賦詩。賦新詩。臨清流而賦詩。賦新詩。

陶靖節詩集 補註

吳禮部別集附錄

詩話

元 吳師道 正傳

湯伯紀注陶淵明述酒詩。定爲慶辭隱語。蓋恭帝哀詩。發千古之未發。諸否之疑之。其難解處。亦不敢決。得存疑之意。恐有一二管見補之。○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島嶠。南嶽無餘。湯注。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未末。而勢之分崩久矣。至於今。則典午之氣。數途盡也。素礫。未詳。指江陵。愚謂以離爲象。則是陶公故說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重離。典午再造也。止作晉南渡說。自通。齊。我則鳴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皇。此謂南渡之初。一時諸賢。猶盛也。礫。小石。指江左。鳥。顯也。此承首句離照字。素礫。顯於江濱。其微已甚。至南嶽無餘。則氣數全盡矣。○豫章抗高門。重華固虛墳。湯注。裕始封豫章郡公重華。謂恭帝禪宋也。愚謂亦寓裕事。恭帝封零陵王。祥家在零陵。九疑。故云爾。裕實篡弒。陶公豈有以福目之。○日中翔河汾。日中。午也。○裕以元熙二年六月廢帝。故詩序復徂秋。亦寓意云。○恐宵讀離騷。見屈子閔宗周之陸危。悲身命之將阻。而其賦遠遊之篇。曰。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乃欲制形鍊魄。排空御風。浮遊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祚國亡。而未言遊仙術鍊。

陶靖節詩集 附錄

三七

之適。且以天容永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倏滅於天地之間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冲澹和平。而忠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吾於陶公亦云。

陶靖節詩集 附錄

三八

湯公因釋述酒詩。遂及諸篇。直以暴其心曲。故不泛論。甚簡而精。愚讀之。偶有所見。附著於後。○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愆。歲月眇徂。感彼行路。杳然躊躇。蘇明允族譜引。一篇之意。不出此數語。○命子詩末句。亦已焉哉。鄭康成誦子書。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公止用此語。陸放翁筆記云。爾。○歸鳥四章。一章和風。二章接清陰。句下三章。日夕氣清。四章寒條。其四時意。○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語。第二篇。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五柳先生傳。短褐穿結。單瓢屢空。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爲虛。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以回賜展空貨殖對言。故以空置釋之。今此以被褐對屢空。又飲酒第十二首。第九首。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以屢空對長飢。朱子之意。正與之合。○還舊居詩。時昔家上京。案上京在今兩康郡城外十里。栗原去郡一舍。則公嘗徙於此。前者移家詩。居不一處也。○擬古第二首。閒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湯注。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案疇始從劉虞。虞爲公孫瓚所害。言疇報讎卒不能踐。而從曹操討烏桓。節義亦不足稱。陶公亦是習聞世俗所尊慕爾。第三首。仲春遘時雨。始出發東陽。衆壘各潛駭。草木纒橫舒。翻翻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託言不背棄之義。○雜詩第二首。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陶翁之志非他。忠憤而已。念此還悲悽。終曉不能靜。此與述酒篇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意同。○讀山海經第一首。遠屋樹扶疎。湯注。扶疎。木大元。愚案。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揚雄前。第十首。刑天舞干戚。他本誤作形天。無千歲。曾紱伯容爲辨正之。○桃花源記并詩。洪景廬云。後人因陶公記詩。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有渺茫事。知偽與真。云。不及所以作記之意。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輪魏晉。乃寓意劉裕。託之於秦爾。又引胡仁仲詩。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爲不考。真先生高步齊宋。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斯說得之。愚早歲嘗題桃源圖云。古今所傳避秦。如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託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所以有是言。愚觀翁慨然叔季。厭厭義皇。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意向至矣。其於桃源固所樂聞。故今詩云。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頗與前章之意相發。

陶靖節詩集 附錄

三九

黃文獻公記筆

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康。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注。南陽太守黃子康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康之名。僅見蓋傳。案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康。為南陽太守。注及時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與。子康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元 黃 潛 晉卿

果屬疏遠如路人也者。則命子篇中何用通其動德。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為。靖節千秋高士。豈宜有此其謬三也。閩所據者。惟有贈長沙公詩序。而序固言全出大司馬矣。大司馬之稱。非侃而誰。雖閩亦知其不可通也。詞通而窮。因檢史漢表陶舍曾以右司馬從漢王。遂謂序中大司馬。當作右司馬。謂舍非謂侃也。不知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既位為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在稍通官制者。且知其不可。豈得以誣靖節乎。夫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為後儒之陋。況此大司馬又為無可改之理。其謬四也。惟是長沙公與靖節小功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似有際。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疎。故有慨然寤歎念茲厥初之句。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之耳。若以為同出于舍。則自漢初分支。已閱六百餘年。人易世疎。又何足怪其謬五也。閩又云。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實不同。考尋陽郡即廬江所分。南渡後移于江南。士行生于未分之前。淵明生于僑立郡之後。史各據實書之。似異而仍同也。顏延之作靖節誄。雖不敘先世。而其詞曰。紹此洪族。蔑彼名級。苟非宰輔之胃。焉得洪族之稱。此亦一證。官階此辨。非特篤閩氏之失。并可補湯吳諸公所未及者。故備識于此。嘉慶初元夏四月。濤又記。

跋

跋

予既刊宋湯文清公注靖節先生詩。復從元人集中采吳禮部詩話。黃文獻筆記。附刊于後。前輩于古人詩。苟能窺見微旨。雖單詞片語。皆可傳之簡編。非若後時箋傳家句櫛字比。甚或傳會穿鑿。取位卷櫛而已。此文清所以獨注意于述酒之篇。吳禮部已言之。至吳黃二公之見。又有出于文清之外者。仍不妨各舉其心得。夫陶公詩詞簡而意遠。為古今第一流人。學者非精意研求。類多失其本旨。矧為之注解乎。開嘗與嘉定錢曉徵宮詹論。近人著書。又每喜尚新異。而不免譴罔古人者。宮詹深以為然。因出其讀淵明詩跋示予。云靖節為陶桓公曾孫。載于晉宋之書。及南史。千有餘年。從無異議。近有山陽閩詠。乃據贈長沙公詩序。昭穆既遠。已為路人。二語。辨其非侃後。且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以重詠。既名父子。說又新奇可喜。恐後來通人惑于其說。故不可不辨。靖節自述世系。莫備於命子詩。首溯得姓之始。次述遠祖愨侯舍。丞相。然後頌揚長沙勳德。即以己之祖考承之。此十行為淵明曾大父之實證也。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于吏部。沈休文撰宋史。在齊武帝之世。親見譜牒。故于本傳書之。梁昭明太子作靖節傳。不過承宋書舊文。而闕乃云。始于昭明誤讀命子詩。則是宋書亦未寓目。其謬一也。昭明傳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此亦出宋書之文。而闕又以晉昭明曾不知休文卒時。昭明才十有三歲。即使傳有舛誤。亦當先替休文。況傳本不謬乎。其謬二也。且使十行與淵明

南宋鄱陽湯文清公註陶靖節詩四卷。馬貴與文獻通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雖溢於韓子蒼。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真可謂彰澤異代之知己矣。此書世稱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遊吳越。得之歸舟。枉道過予。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睹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槧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輩。晚年嘗以藏書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此集與世本自然不同。如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譌。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不謬。又擬古詩。則有田子泰。流俗本多為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註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據吳氏西齋書目。及僧思悅陶詩序。以為湯氏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因勸予重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為真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於隍。其命亂也。王深寧困學紀聞。嘗取之。餘詳宋史本傳。乾隆五十年歲次旂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濤識。

序

南齊吏部郎謝朓長五言詩。其在宣城所賦。瀟灑尤精。故李太白詠澄江之句而思其人。杜少陵亦曰詩接謝宣城也。余至郡觀事之暇。哀取郡舍石刻并宣城集所載謝詩。得二十餘首。繼得蔣公之奇所集小謝詩。以昭亭廟、疊嶂樓、綺霞閣所刻。及文選玉臺新詠本集所有。合成一編。共五十八篇。自謂編矣。然小謝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傳。如宋海陵王嘉話集中有之。而筆談乃曰。此銘集中不載。蓋雖存中之博。亦未之見也。而余家舊藏本偶有之。考其上五卷。賦與樂章之外。詩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聯句。他人所附見者不與焉。以是知蔣公所謂本集者。非全集矣。於是屬之僚士。參校謬誤。雖是正已多。而有無他本可證者。故猶有闕文。錢版傳之。目曰謝宣城詩集。其下五卷。則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載於本傳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遂置之。紹興丁丑秋七月朔東陽婁烜題。

謝宣城詩集目錄

卷第一

賦

關隴賦并序

七夕賦奉簡軍王命作

杜若賦奉簡王教作

遊後園賦奉簡王教作

擬宋玉風賦奉簡王教作

樂歌

雩祭歌武二年明堂辭

四言詩

侍宴華光殿曲水奉教爲皇太子作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應詔

謝宣城詩集 目錄

思歸賦并序

高松賦奉簡王教作

野鶯賦并序

臨楚江賦

三日侍宴華光殿曲水宴代人應詔

卷第二

鼓吹曲

元會曲

鈞天曲

出藩曲

從戎曲

登山曲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名先成爲次

芳樹

當對酒

臨高臺

巫山高

有所思

同前再賦

芳樹

同前

臨高臺

有所思

巫山高

同前

同賦雜曲名

陽春曲

淶水曲

採菱曲

秋竹曲

白雲曲

永明樂

第一

謝宣城詩集 目錄

工

郊祀曲

入朝曲

校獵曲

送遠曲

泛水曲

沈右率詩

范通直書

賦時爲隨王文學

王尹丞書

劉中書書

賦

約

融

融

繪

雲

檀秀才

江朝請

陶功曹

賦時爲宣城守

朱孝廉

第二

五

謝宣城詩集 目錄

卷第三

第三

第五

第七

第九

玉階怨

王孫遊

江上曲

同謝諸議詠銅爵臺

五言詩

將發石頭上烽火樓

答張齊興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直中書省

新亭渚別范零陵

始之宣城郡

冬日晚郡事隙

落日悵望

遊山

祀敬亭山廟

賦貧民田

送江水曹還遠館

臨溪送別

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

移病還園示親屬

遊東田

秋夜

治宅

謝宣城詩集 目錄

第四

第六

第八

第十

金谷聚

銅爵悲

曲池之水

答王世子

關王晉安

始出尚書省

觀朝雨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

宣城郡內登望

後齋迴望

望三湖

賽敬亭山廟喜雨

遊敬亭山

與江水曹至濱千戲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

將遊湘水詩句溪

休沐重還丹陽道中

出下館

秋夜講解

春思

冬緒編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

五

懷故人

京路夜發

高齋觀事

卷第四

直石頭

和蕭中庶直石頭

經劉嶽墓下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下作并序

奉和

奉和

奉和

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

同前

同前

餞謝文學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和別沈右率諸君

臥疾敘意

和王長史臥病

行園

和沈祭酒行園

北戌琅邪城

和江丞北戌琅邪城

味旦出新亭渚

謝宣城詩集 目錄

夜聽伎二首

晚登三山遠望京邑

郡內高齋閑望答呂法曹呂法曹名參齊王法曹為

蕭衍

隨郡王蕭子隆

竟陵王蕭子良

虞炎

柳惲

沈約

江丞

王常侍

沈右率

虞別駕

范通直

王中書

蕭記室

劉中書

王秀之

沈約

江孝嗣

徐勉

謝宣城詩集 目錄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入琵琶峽望積布磯

和

答謝宣城

和何議曹郊遊二首

和王中丞聞琴

夏始和劉孱陵

和王著作八公山

贈王主簿二首

落日同何儀曹

新治北窗和何從事

卷第五

奉和隨王殿下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其十四

其十五

謝宣城詩集 目錄

在那臥病呈沈尚書

劉繪

和劉西曹望海臺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和宋記室省中

和王主簿季哲怨情

同王主簿有所思

和紀參軍服散得盆

同羈夜集

其二

其四

其六

其八

其十

其十二

其十四

其十六

詠竹

詠蒲

詠落梅

詠蕭北柵子

王融

沈約

謝宣城詩集 目錄

琴

同詠坐上器玩

竹橫梅盤

烏皮隱几

同詠坐上所見一物

樓

簾

席

同前

詠竹火籠

同前

詠燈

詠郭故才人嫁爲所養卒婦

聯句

阻雪

紀功曹中園

侍筵西堂落日盛輝

往敬亭路中

沈約

王融

虞炎

柳惲

沈約

詠鏡臺

詠燭

詠溪橋

還途臨南

閑坐

肥敬亭山春雨

謝宣城詩集卷第一

明德賦并序

南齊 謝朓著

右衛沈以侯冠世偉才。譽予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予將南牧。見贈五言。予時病。既以不堪莅職。又不獲復詩。四年。予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東偏寇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專謠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得盡體物之旨。時不云乎。無言不關。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爲關。然所報者寡于德耳。故稱之明德賦。其辭曰。

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驚而不息。輕蓋靡于駘奔。玉衡勞于拊翼。嗟歲晏之妙歎。曾陰默以懷惻。元武伏於重介。苑虹潛以自匿。覽其物之用舍。相羣芳之動植。弔悴羸於華省。理衣響而自敝。思披文而借道。散奮蕪於何臚。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爲深信懷之。其何已。奉弱萬之憂延。寄陵風於松杞。指曲蓬之直達。固有懸於原泉。彼排虛與臆實。又相鳴於林止。與伐木於友生。詠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新。方寄言于同恥。求相仁于積習。寓神心于名理。惟教群之旅歲。實與齊之二六。奉武運之方昌。視休風之未淑。龍樓儼而洞開。梁邸煥其重復。君奉筆於帝儲。我與裾於皇纓。藉風雲之化景。申游好於蘭菊。結繡言而爲佩。帶芳猷而爲服。授雅範以自綏。懿前修之所勸。昔仲宣之發穎。實中郎之倒屣。及士衡

榮於澤露。且發彩於春風。承羲陽之光景。庶無悲於轉蓬。

野鷺賦并序

有門人鮑一野鷺。因以爲賦。予時命以登俎。用待賓客。客有愛其羽毛。請予爲賦。其詞曰。夫何羅人之伎巧。駕江海之逸禽。落摩天之迅羽。絕歸飛之好音。碎文錦之丹髓。裂羅綺之翠衿。孤雛驚以靡驚。編雌叫而莫尋。越滄流以遠致。乃交貿以兼金。因開寺以傳請。排蓬戶以重深。貴數枉以取愛。願登俎以甘心。

遊後園賦

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以蔭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蘭兮彌望。右芝原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凝復。於是飲風聞之蕪蕪。聳雲館之若若。周步欄以升降。對玉堂之次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藉宴私而遊衍。時晤語而逍遙。爾乃日樓檣柳。霞照夕陽。孤蟬以散。去鳥成行。惠氣滿兮惟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陳象設兮以玉璫。粉蘭藉兮咀桂漿。仰微塵兮美無度。萃英軌兮式如璋。藉高文兮清談。預含毫兮握芳。則觀海兮爲富。乃游靈兮知方。

臨楚江賦

愛自山南。薄暮江潭。滔滔積水。裏裏霜風。曼曼與曼。今竟無際。客之行兮歲已嚴。爾乃雲沈四岫。風蕩中川。馳波鬱素。駭浪浮天。明沙宿莽。石路相懸。於是驚鷹行厲。霜沙虛林。迢迢落景。萬里生陰。列橫笏兮極浦。弭蘭兮江潭。幸玉罇之未暮。凌口勝之芳音。願希光兮。秋月。庶永照於遺轡。

擬宋玉風賦

起日域而搖蕩。集桂宮而送清。開翠帳之影蕩。響行環之輕鳴。揚淮南之妙舞。發齊后之妍聲。下鴻池而遠散。上爵臺而雲生。至於新虹明歲。高月照秋。醉饌通豫。冲想雲浮。鄒馬之實成至。申稷之禮已酬。朝役登樓之詠。夕引小山之飄。厥朱邸之沈沈。思經學而遠游。騰騰之馬魚。麗麗之車而水流。此乃宋玉作大玉之盛風也。若夫子雲寂寞。叔夜高張。煙籠潤色。莖蕘結芳。出囀幽而泉冽。入山戶而松涼。眇神王於邱壑。獨超遠於孤煙。斯則幽人之風也。

樂歌

粵祭歌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還貞辰。陽律亢陰。替伏。耕下土。荐穰種。宸儀警。王度宜。瞻雲漢。望長天。張盛樂。奏雲舞。集五精。延帝祖。

粵有飄。禁有秩。枉也芬。圭瓊苾。靈之來。帝開開。車煜燿。吹徘徊。停龍轡。偏觀此。凍雨飛。祥雲靡。壇可臨。奠可敬。對祀社。鑒皇心。

右迎神歌

濟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重光御寓。七德攸宣。九疇咸敘。靜難荆衡。凝威盡浦。昧且不承。夕惕刑政。化一車書。德馨乘盛。昭星夜景。非雲曉慶。衝室成陰。壁水如鏡。禮充玉帛。樂被匏絃。於鏗在詠。陟配于天。自宮徂兆。靡愛性怪。我將我享。永祚豐年。

右世祖武帝歌

營翼日。鳥股宵。凝冰泮。元整昭。景陽陽。風習習。女夷歌。東皇集。奠春酒。乘青珪。命田祖。澍羣黎。

右青帝歌

惟此夏德。德懷台。兩龍在御。炎精來。火景方中。南譚秋。靡草云黃。含桃實。族雲鬱鬱。溫風煽。與雨祁祁。黍苗遍。

右赤帝歌

稟火自高明。鑿金擬剛克。涼懷資成化。華方載厚德。陽季句萌達。炎徂溥暑融。商壽百工止。歲極凌陰沖。泉流疏已濟。原隰遠而一作。咸言祚惟億。教民保高京。

右黃帝歌

帝說于兌。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金方。嘉樹離披。檢關命資鳥。夜月如霜。金風方煽。商陰肅殺。萬寶成亦道。勞哉望歲。功實可收。

右白帝歌

白日短元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蟻鳴冥。陵起。星週天月窮。紀。聽嚴風來不息。望元雲動無色。曾冰裂積羽。幽。飛雪至天山側。關梁閉方不巡。合國吹響。結實。統微陽究終始。百禮洽萬祚。兼。

右黑帝歌三章章四句句六言。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
躍龍鑪。轉金盃。紛上馳雲之外。
警七曜。詔八神。排闥。灑天津。
有滌典。膚寸積。雨冥冥。又終夕。
俾棲繡。維萬箱。皇情暢。景命昌。

右送神歌五章章四句句三言。

四言詩

侍宴華光殿曲水奉教爲皇太子作

旁求遠古。遂翫鴻名。大寶曰位。得一爲貞。朱絲叶社。綠字攜英。升配同貫。進讓殊聲。
大橫將屬。會昌已命。國步中阻。宸居膺慶。靈劍先傳。龜玉增映。宗堯有緒。復禹無兢。
禮行郊社。人神受職。寶效山川。鱗羽變色。元塞北際。丹微南極。浮雲駕風。飛非一作沐登非一作勝。
龍官民秀。利建天附。榜揚列野。營降分區。論思帝則。獻納宸樞。購趾方公。定稿翼誰。誰。
西京舊藹。東都濟濟。秋被灑流。春禱浮醴。初吉云獻。上除方啓。昔駕陽頻。一作今帳雲臨。

嘉粟舊矣。芳宴在斯。載留神囑。有睟天儀。龍精已映。威仰未移。葉依黃鳥。花落春池。
高殿宏敞。禁林稠密。青燈爛起。丹樓開出。翠葆隨風。金戈動日。惆悵清管。徘徊輕俗。
鶴通入筵。河淇流昨。海若一作來往。觴有溢泝。歡飲終日。一作清光欲暮。輕韶一作回道。一作華組徐步。
登賢博望。賦一作賦清漳。漢武稱敏。魏兩垂芳。豈撫有則。七聖無方。賸言守器。永塊元良。

三日侍華光殿曲水宴代人應詔

羣分未辯。類聚茲式。天降休明。且求至德。御繁實簡。制勳惟默。官府百王。衣裳萬國。
中葉遭閔。副內多遠。悠悠靈贖。爰有適歸。於昭睿后。撫運天飛。凝居中縣。神動外畿。
縣象著明。離光乃位。我有儲德。微猷淵備。長壽察會。龍樓迴轡。重道上序。行道儒肆。
朝陽有幹。布葉萋萋。思皇威矣。鷄羽高樓。出馳先略。入乘介注。瞻秦望井。建魯分金。
求賢每勞。得士方逸。有覺斯順。無文成秩。萬箱惟重。百鍊載郵。屈草戒諫。隨冀紀日。
文教已肅。武節旣馳。榮光可照。合璧如規。載懷始射。尙想瑤池。濯龍乃飾。天淵在斯。
作樂順動。實符時義。上春初吉。亦留淵渚。紅樹巖舒。青莎一作水被。雕梁虹拖。雲霓鳥枝。
高縣甲帳。周襄黼帷。長筵列陛。激水旋埽。浮醴聚蟻。靈臺呈姿。河宗躍海。介麇肥。
弱腕纖腰。遷延妙舞。素筵迢遞。殷勤促柱。降席連絃。稱觴接武。稽首萬年。獻茲多玷。

天地既成。泉流既清。薄暮沾幸。屬奉文明。將標齊配。刻掃秦京。願馳龍漢。飲馬蘇庭。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應詔

神理內寂。機象外融。遺情汾水。垂冕鴻宮。樹以司牧。匪我求蒙。徒動日用。誰契元功。
往晦必明。來頌皆塞。於皇克聖。時乘御辯。寶歷載輝。瑤光重踐。昭昭舊物。熙熙遷善。
當守日吳。求衣未明。抵璧焚翠。銷劍躑城。九疇式序。三辟再清。虞箴罔闕。驩奏傳聲。
麗景則春。儀方在震。重聖積厚。金式瓊漢。天爵必諧。王臣咸盡。誓諸華靈。惟邦之鎮。
正朔蕙潮。冠冕不越。爭長明堂。相趨魏闕。龜象南薦。環委西登。巢閣易窺。馴庭難截。
上已惟昔。于彼禋流。祇穢河濟。張樂春晴。既停龍駕。亦泛堯舟。靈宮備矣。無待茲遊。
初驚命曉。朝霞一作開夜飾。降導源。迥伊流。極望天淵。曲阻形樹。閨館巖敞。長廊水架。
金觴搖蕩。玉俎推移。筵浮水豹。席接雲螭。寥亮琴瑟。噉曉填鏡。歡茲廣謔。穆是天儀。
周道如砥。康衢載直。徒媿元黃。負恩無力。華轡徒駕。長總未飾。相彼失晨。寧忘鼓翼。

謝宣城詩集卷第二

鼓吹曲

元會曲

二儀啓昌歷。三陽應慶珪。珪贊紛成序。鏡譚慢來思。分階絕組練。充庭羅翠旗。鳩流白日下。吹溢景雲滋。

郊祀曲

六宗禮配嶽。五時奠甘泉。整蹕遊九闕。清籥開八埏。鑄鑄玉靈動。溶溶金障一作旋。均宮光已屬。連升柴。

鈞天曲

高晏顯天臺。置酒迎風觀。笙鐘禮百神。鍾石動雲漢。瑤池寶瑟驚。綺席舞衣散。紫鳳來參差。玄鶴至凌亂。

右三曲頌帝功

入朝曲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淶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疑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輿。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出藩曲

雲枝紫微內。分組承明阿。飛艇過極浦。旌節去關河。眇眇蒼山色。沈沈寒水波。鏡音巴嶽曲。簫鼓盛唐歌。夫君邁惟德。江漢仰清和。

校獵曲

凝霜冬十月。殺盛涼颺開。原澤曠千里。鷹騎紛往來。平置望煙合。烈火從風迴。瘞獸華容浦。張樂荆山臺。虞人昔有喻。明哲時戒哉。

右三曲頌潘德

從戎曲

還旅辭輶轡。弭節趨河源。日起霜戈照。風迴連騎翻。紅塵朝夜合。黃沙萬里昏。嘹唳清笳轉。蕭條邊馬煩。自勉輟耕願。征役去何言。

送遠曲

北梁辭歡宴。南浦送佳人。方衝控龍馬。平路騎朱輪。瑤筵妙舞絕。桂席羽觴陳。白雲邱陵遠。山川時未因。一為清吹激。游淚傷別巾。

登山曲

天明開秀粵。瀾光媚碧堤。風邊翻鸞亂。雲行芳樹低。暮春春服美。遊駕凌丹梯。升嶠既小魯。登樹且悵齊。王孫尚遊衍。蕙艸芳萋萋。

泛水曲

玉露沾翠葉。金風鳴素枝。能遊平樂苑。泛鷁昆明池。旌旗散容裔。簫管奏來作。吹參差。日晚厭遺酒。採菱隨清澗。百年如流水。寸心事共知。

右四曲闕三字

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名。先成爲次。

芳樹

發萼九華嶽。開跗露寒側。氛氳非一香。參差多異色。宿昔寒飈舉。摧殘不可識。霜雪交橫至。對之長歎息。當對酒

臨高臺

對酒心自足。故人來共持。方悅羅袿解。離念髮成絲。徇性良爲遠。求名本自欺。迨君當歌日。及我傾樽時。賦時爲隨王文學

千里常思歸。登臺瞻綺翼。纔見孤鳥還。未辨連山極。四面動清風。朝夜起寒色。誰識一作倦遊者。嗟此故鄉憶。

巫山高

仿像巫山高。薄暮陽臺曲。煙雲宋作乍舒卷。猿鳥宋作行芳時。斷續彼美如可期。羶言紛在臚。慙然坐相望。秋風下庭綠。

有所思

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佳人不相見。明月空在帷。共衝滿堂酌。獨飲向隅眉。中心亂如雲。事知有所思。劉中書繪

同前再賦

早歡華池陰。復鼓滄洲棹。荷花芳若斯。葳蕤紛可結。霜下桂枝銷。怨與飛蓬折。不刷玉盤滋。誰憐終委絕。宋本鼓作影結作。離折作遊絕作翻。

同前

相望早春日。煙花雜如霧。復此佳麗人。含姿結芳樹。綺羅已自情。近刻黃風多有趣。去來徘徊者。佳人不可遇。

踰高臺

高臺不可望。望遠使人愁。連山無斷絕。河水復悠悠。所思復何在。洛陽南陌頭。可望不可至。何用解人憂。有所思

巫山高

高唐與巫山。參差鬱相望。灼爍在雲間。氛氳出霞上。散雨收夕臺。行雲卷晨帳。出沒不易期。嬋娟似惆悵。同前

同前

巫山高不極。白日隱光暉。遙遙朝雲出。冥冥暮雨歸。巖縣默無字。宋本迹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空依依。

同賦雜曲名

陽春曲

青雲獻初歲。白日映雕梁。蘭萌猶自短。柳葉未能長。已見花紅落。復聞花蕊香。樂此試遊衍。誰知心獨傷。檀秀才

淶水曲

江朝請

塘上蒲欲齊。汀洲杜將歎。春心既易蕩。春流豈難越。桂棹及晚風。菱影映初月。芳香若可贈。爲君步羅襪。

採菱曲

陶功曹

朝日映蘭澤。乘風入桂嶼。棹歌已流倡。輕舟復容與。勿違佳期移。方追明月侶。採採詎盈翳。還望空延佇。

秋竹曲

眺時爲宣城守

嫵娟綺窗北。結根未參差。從風既鳥翫。映日頗離離。欲求棗下吹。別有江南枝。但能凌白雪。貞心蔭曲池。

白雪曲

朱孝廉

凝雲沒霄漢。從風飛且散。連翩下幽谷。徘徊依井幹。既興楚客謠。亦動周王歎。所恨輕寒質。不迨春歸旦。

永明樂

第一

帝國潤九有。皇風浮四溟。永明一爲樂。咸池無復靈。

第二

民和禮樂富。世清歌頌徵。鴻名軼卷領。稱首邁垂衣。

第三

朱臺鬱相望。青槐紛馳道。秋雲湛甘露。春風散芝草。

第四

龍樓日月照。滙館風雲清。儲光溫似玉。藩度式如瓊。

第五

化洽鯁海君。恩變龍庭長。西北驚環委。東南盡龜象。

第六

出車長洲苑。還旅朝夕川。絡絡結雲騎。奕奕泛戈船。

第七

燕翻遊京洛。趙服麗有暉。清歌留上客。妙舞送將歸。

第八

實相薄五禮。妙化開六虛。明祥已玉樹。寶瑞亦金輪。

第九

生蔑羊羸性。身與佳惠隆。飛標入華殿。屣步出重宮。

第十

彩鳳鳴朝陽。元鶴舞清商。瑞此永明曲。千載今爲皇。

玉階怨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金谷聚

渠碗送佳人。玉梧要上客。車馬一東西。別後思今夕。

王孫遊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銅爵悲

落日高城上。餘光入繡帷。寂寂深松晚。寧知琴瑟悲。

江上曲

易陽春草出。踟躕日已暮。蓮葉向田田。淇水不可渡。願子淹桂舟。時同千里路。千里既相許。桂舟復容與。

曲池之水

緩步遵莓渚。披襟待薰風。芙蓉舞輕帶。包筍出芳葦。浮雲自西北。江海思無窮。鳥去能傳響。見我綠琴中。

作調琴一

同謝諮議詠銅爵臺

總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迹。嫵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鳩鷄。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煙近刻作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尉遲輩。寥廓已高翔。

始出尚書省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闕籍。復酌瓊筵醴。宸景厭昭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橫清濟。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齊。英英食輔人。謀文明固天啓。青精翼紫軟。黃旗映朱邸。還觀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成已泰。輕生諒昭濟。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邑里向疎蕪。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疑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歎煨燕兄弟。既乘丹石心。事流素絲涕。因此得蕭散。垂竿深湖底。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宏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綰。深沈映朱網。紅藥當塔翻。蒼苔依砌上。蒼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國思儼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戴翼希龍首。乘流畏鰲尾。動息無兼途。岐路多徘徊。個個同戰勝者。去翫北山萊。

新亭消別范零陵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勞勞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興盡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元豹姿。終隱南山霧。

始之宣城郡

下帷闕章句。高談魏名理。疎散謝公卿。蕭條依揀史。鬢髮逢嘉惠。教義承君子。心迹苦未并。憂歎將十祀。幸沾雲雨慶。方轡參多士。振翼徒追飛。羣龍難隸齒。烹鮮止貪說。共治屬廉恥。伊余昧損益。何用祇千里。解劍北宮朝。息駕南川涘。寧希廣平詠。聊慕華陰市。棄置宛洛遊。多謝金門裏。招招漾輕楫。行行趨巖趾。江海雖未從。山林於此始。

宣城郡內登望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軒詎遙甸。峻岳帶遠天。

謝宣城詩集卷第三

將發石頭上烽火樓

徘徊戀京邑。踟躕躡會阿。陵高埤闕近。眺迥風雲多。荆吳阻山岫。江海含瀾波。躡飛無羽翼。其如離別何。

答王世子

飛雪天山來。飄聚繩樞外。蒼雲暗九重。北風吹萬類。有酒招親朋。思與清顏會。熊席惟爾安。蓋委豈吾帶。公子不垂堂。誰肯憐蕭艾。

答張齊興

荆山遶百里。漢廣流無極。北馳星晨正。南望朝雲色。川隔同幽快。冠冕異今昔。子虛兩岐功。我滯三冬職。誰知京洛念。矜崑崙山側。向夕登城樓。潛池隱復直。地迥開遙蟬。天長望歸翼。清文忽景麗。思泉紛寶飾。勿言修路阻。勉子康衢力。曾厓寂且寥。歸軫逝言陟。

酬王晉安

杳杳枝早勁。淒淒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拂霧朝青閣。日盱坐形闕。俄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淄塵染素衣。

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情悅魂屢遷。結髮倦為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事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冬日晚郡事隙

寒牘時間暇。偶坐觀卉木。颯颯滿池荷。嶺嶺陰窗竹。簷隙自周流。房櫺閉且肅。蒼翠望寒山。崢嶸瞰平陸。已惕慕歸心。復傷千里目。風霜且夕甚。蕙草無芬馥。云誰美笙簧。孰是厭遠軸。願言追逸駕。臨潭餌秋菊。

後齋遇望

高軒瞰四野。臨牖眺襟帶。望山白雲裏。望水平原外。夏木轉成帷。秋荷漸如蓋。蒙洛常瞻然。搖心似縣旆。落日悵望

望三湖

積水照積霞。高臺望歸翼。平原周遠近。運汀見紆直。嚴艇向春秀。芸黃共秋色。薄暮傷故人。輝煖復何極。

遊山

託養因支離。乘閒遂疲瘵。語默良未尋。得喪云誰辨。幸洩山水都。復值清冬編。凌虛必千仞。尋將萬轉。空峒既曉嶺。迴流復宛澗。杳杳雲霧深。淵淵石溜澗。傍眺鬱鬱蒼。還望森森樞。荒陬被葳蕤。崩壁帶苔藓。麗欬叫層巖。鳴鳧戲沙汀。觸賞聊自觀。即趣成已展。極目情所遇。前路欣方踐。無言蕙草歇。留垣芳可事。尚子時未歸。那生思自免。求志昔所欽。勝迹今能遺。寄言賞心客。得性良為善。

賽敬亭山廟喜雨

夕帳懷椒糈。調景深膏肓。登秋雖未獻。望歲佇年祥。潭淵深可厲。狹斜車未方。蒙籠度絕限。出沒見林堂。乘玉朝羣帝。檣桂迎東皇。排雲接虬蓋。蔽日下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遶鳳梁。百味芬綺帳。四座沾羽觴。福被延保澤。榮極思故鄉。登山騎歸望。原雨晦茫茫。胡事味千里。解佩拂山莊。

祀敬亭山廟

弱削兼太華。崢嶸跨元圃。貝闕照阿河。宮。薛帷陰網戶。參差時未來。徘徊望滄浦。椒蘭若馨香。無絕傳終古。

遊敬亭山

茲山互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週路。交藤荒且蔓。櫻枝發復低。編鶴方朝候。飢隄此夜啼。滃雲已漫漫。夕雨亦淅淅。我行難打組。兼得尋幽跡。綠源殊未極。歸徑官如迭。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泉思竟已矣。茲理庶無貽。

賦貧民田

假遇一作非將迎。請共一作延殊慶。中歲歷三臺。旬月典邦政。會一作是共治清。敢忘卸貧病。將無富教禮。何一作云當。孰有知方性。敦本抑工商。均業省兼并。察壤見泉脈。胡星視農正。黍稷緣高頌。穡一作稼即卑。盛舊埒新。墾分青苗白水映。遙樹匪清陰。連山周遠淨。即此風雲住。孤鶴聊可命。既微三載道。庶藉兩岐。詠俾爾倉廩實。余從谷口鄭。

與江水曹至濱下戲

山中上芳月。故人清樽賞。遠山翠百重。迴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蕪絲散猶網。別後能相思。何嗟異封壤。

送江水曹還遠館

高館臨荒途。清川帶長陌。上有流思人。懷舊望歸客。塘邊草雜紅。樹際花猶白。日暮有重城。何由盡離席。

送江兵曹權主簿朱孝廉還上國

方舟泛春渚。攜手趨上京。安知慕歸客。詎憶近刻山中情。香風蕊上發。好鳥葉間鳴。揮袂送君已。獨此夜琴聲。

臨溪送別

悵望南浦時。徒倚北梁步。素下涼風初。日隱輕霞暮。荒城遇易陰。秋溪廣難渡。沫泣豈徒然。君子行多露。

將遊湘水尋句溪

既從陵陽釣。挂罾亦曠。方尋桂水原。謁帝蒼山羨。反謀且未會。乘景弄清漪。忽泊瀟長流。潺湲赴兩岐。輕蘋上靡靡。雜石下離離。萋草分花映。戲鮪乘空移。興以暮秋月。清霜落素枝。魚鳥余方斲。纓綬君自麻。及茲輻懷抱。山川長若斯。

忝役湘州與宣城吏民別

弱齡倦簪屨。薄晚忝華輿。閑沃盡地區。山泉諳所好。幸遇昌化穩。悖一作俗罕驚。四時從優息。三省無使留。下車遠喧席。紆紱始黔。榮辱未遑敷。德禮何由導。沿徂率南岳。兼秩典邦號。疲馬方云驅。鉛刀安可操。遺惠良寂寞。思靈亦匪報。桂水日悠悠。結言幸相勞。吐納貽爾和。窮通助所蹈。

休沐重還丹陽道中

薄遊第從告。思闕願能歸。還巧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瀟湘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蘆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鷗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露沐仰清微。志狹輕軒冕。恩甚戀園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儂郊扉。

移病還園示親屬

疲策倦人世。歛性就幽蓬。停琴佇涼月。滅燭聽歸鴻。涼近刻乘暮。秋華臨夜空。葉低知露密。崖斷識

雲重折荷背寒袂間鏡的哀容海暮疑騰清氣河關秘樓冲煙衛時未歇芝湖去相從

出下館

麥候始清和涼雨銷炎燠紅蓮搖弱芳丹藤繞新竹物色盈懷抱力駕娛耳目零落既難留何用存華屋

遊東山

戚戚苦無憐攜手具行梁尋雲陟累榭隨山望南閣遠樹礙阡陌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秋夜講解

四緣去誰孽七識習未央沈沈一源作倒聲魄苦陰燈愁腸琴瑟徒調漫綺容空滿堂春顏遠幾日秋暈終茫茫孰云濟沈溺假願託津梁惠唱攜泉湧妙演發金相空有定無執實實固兩忘自來乘首夏及此申暮霜雲物清晨景衣巾引夕涼風振蕙葉霜下枯樹似樹樹下六龍且無借三和寧久長何時接靈應及下同舟航

秋夜

秋夜促織鳴南鄰搗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北窗輕幔垂西戶月光入何知白露下坐視階前溼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復及

春思

如溪發春水汎山起朝日關色望已同萍際轉如一巢燕聲上下黃鳥弄僂匹邊郊阻遊衍故人盈笑關夢寐藉假質思歸賴倚悲幽念漸覺陶山檣水爲室

治宅

結宇夕陰街荒途橫九曲迢遞南川陽迢遞西山足關館臨秋風敞窗望寒旭風碎池中荷霜覆江南暮既無東都金且稅東梁粟

冬緒編懷示蕭蕭義虞田曹劉江二常侍

去國懷邱園入遠滯城關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寂寞此閑帷琴樽任所對客念坐輝煖平華稍葳蕤風蕊雲澤遊共奉荆臺績一作一聽春鸞喧再視秋虹作沒疲矜良易返思一作思波不可起誰憂臨淄鼎常希茂陵渴依隱幸自從求心果蕪味方軫歸歎願故山芝未歇

懷故人

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望望或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開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此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夜聽伎二首

瓊閣銅鑿開瑤席芳塵滿要取洛陽人共命江南管情多舞態遲意傾歌弄緩知君密見親寸心傳玉盃上客光四座佳麗直千金挂報報經絕續珥琴心蛾眉已共笑清香復入符歡樂夜方靜翠帳垂沈沈

京路夜發

擾擾整夜裝蕭蕭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猶沾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遙已覓山川修且廣文妾方盈前懷人去心賞較躬每踟躕瞻思惟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轅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蕭漢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嘔鳥復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恨何許淚下如流散有情知望鄉誰能畫不變

高齋觀事

餘雪映青山寒霧開白日隱隱江村見離離海樹出披衣就清盥憑軒方秉筆列俎歸單味連瀆止容膝空爲大國憂紛詭諒非一安得掃蓬選銷吾愁與疾

郡內高齋閑望答呂法曹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密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乘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若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此一作山岑

謝宣城詩集卷第四

直石頭

率土皆王土安知全高尚東顧奔黍稷西遊入卿相屬逢利建始投分參未將尺一功未施河山賞已諒攝官因時暇曳裾聊起望鬱盤地勢遠參差百雉壯翠壁絳霄際丹樓青甍上夕油出濠渚朝雲生疊嶂龍鳥易爲恩屠羊無飾讓秦階端且平海水本無浪小臣何日歸頓轉從開放

和蕭中庶直石頭

九河互積阻三巖鬱旁眺皇州據地德回江款巖微井幹絕蒼林雲霧蔽層嶂川澗且上薄山光晚餘照翔集亂歸飛虹蜺紛引曜君子奉神略暇遊瀟重峭彈冠已籍甚升車益英妙功存漢册華榮竝周庭歎汲疾移偃息蓋園倚談笑屢旆一悠悠謙委光且初譙嘉多暇日與文起淵淵曰余則鱗羽滅影從漁釣澤澗資投分逢迎典待詔詠沼遊含毫專城空坐嘯徒慚皇鑒授終延曲士誦方追隱淪訣偶解金丹要若偶巫成招帝閣良可叫

經劉嶺墓下

升堂子不認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普通山門一已絕長夜編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摧曉風

樓閣向寒密，泉途轉銷空。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作并序

竟陵王蕭子良

沛國劉子珪，學優來仕，跡還心退，履信體仁，古之遺德，潛舟迅景，滅賞淪輝，言念芳猷，式懷嗟述，屬舍弟隨郡，有示來篇，彌積久要之情，益深宿草之歎，升望西山，率爾為答，雖因事留生，實申悲劉子云爾。
漢陵淹館，無晉彌泆風，闕五都聲論空，三河文義絕，典禮邁前英，談元臨往昔，明情日夜深，徵首歲時滅，垣井總已平，煙雲從容裔，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奉和

虞炎

下帷閉昔儒，窺園信且逸，聚學臺煙郊，栖遁來作事，環筆賦景謝歸年，稅駕空悠日，庭露已沾衣，松門向蕭瑟，悵悵神念周，依依惠言密。

奉和

柳惲

西河寂高業，北海望清塵，會徵誰與寄，尚德在伊人，遺文重昭晰，絕緒復紛綸，露華白朝日，蘭生無久春，芳猷動淵思，撫軾履高辰，山風起寒木，野雀亂秋榛，蠶草時易宿，素軌遞難遵。

奉和

沈約

表因欽逸軌，賦慕禮貞魂，化途終眇默，神理隱猶存，塵經未輟帳，高衛已委門，日蕪子雲舍，徒望董生園，華陰無遺市，楚席有靈靈一作靈，楸元泉倘能慰，長夜且勿論。

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

嘉樹因枝條，珠玉良可寶，若人陵曲臺，垂帷茂淵道，善誘宗學原，鳴鐘響幽抱，仁焉徂宛洛，清徽夜何早，歲晚結松陰，平原亂秋草，不有至言揚，終滯西山老。

離夜

玉繩隱高樹，斜漢耿層臺，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潮尚知限，客思眇難裁，山川不可夢，況及一作乃故人杯。

同前

江丞

石泉行，可照，蘭杜向寒風，離歌上春日，芳思徒以空，情遽曉雲發，心在夕河終，幽琴一罷調，清韻誰復同。

同前

王常侍

月沒高樓曉，雲起扶桑時，燭庭屢無色，行住悵相悲，當軒已凝念，況乃清江湄，懷人忽千里，誰緩髮，誰絲，鏡謝文學

同前

沈右率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滄泊背吳潮，滂溼橫楚瀨，一望沮漳水，事思江海會，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同前

虞別駕

差池燕始飛，幕雁草初輝，離人恨東顧，遊子去西歸，清潮已覆渚，薄露復沾衣，一乖當春聚，方掩故園扉。

同前

范通直

陽臺霧初解，夢清冰裁綠，遠山隱不見，平沙斷遺續，分弦饒苦音，別唱多悽曲，爾拂後車塵，我事東皇粟。

同前

王中書

所知共歌笑，誰忍別笑歌，離軒思黃鳥，分渚羨清莎，翮情結遠旆，灑淚與煙波，春江夜明月，返望情如何。

同前

蕭記室

執手無還顧，別渚有西東，荆吳渺何際，煙波千里通，春窻方解籜，弱柳向一作向，低風，相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

同前

劉中書

汀洲千里芳，朝雲萬重色，悠然在天隅，之子去安極，春潭無與窺，秋臺共誰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飛翼。

和別沈右率諸君

春夜別清櫓，江潭復為客，嘆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重樹日芬蘅，芳洲轉如積，望望荆臺下，歸夢一作相思夕。

臥疾鼓意

王秀之

貞悔不少期，福極固難豫，疾藥雖一途，遂以千百慮，景仄念徂齡，帶緩每危曙，循躬雖一作已茲，況復歲將暮，層冰日夜多，飛雲密如霧，歸鴻互斷絕，宿鳥莫能去，輟我邱中瑟，良田一嘆故，隱論迹有違，宰官功未樹，何用攬余情，恨恨此故路，豈言勞者歌，且曰幽人賦。

和王長史臥病

啤岫款崇崖，派別朝洪河，兔園文雅盛，章臺冠蓋多，淵襟睿容岳，雙贊動耽歌，顧影慚屏服，披筆旅江沱，縞衣紛可厭，琴言暖已和，青阜向還色，春澗視生波，巖垂變好鳥，松上改陳蘿，日與歲眇遠，歸恨積一作積，踈蹤顧緝吳山杜，寒林楚池荷，清風豈孤劬，功途懷增阿，勿藥良有暢，在萋芳未過，幸留清樽味，言藉故田莎。

行園

沈約

寒瓜方臥齋，秋菰亦滿陂，紫茄粉爛漫，綠芋鬱參差，初菘向搗把，時韭日離離，高梨有繁實，何減萬年枝，荒渠集野鴈，安用昆明池。

和沈祭酒行園

清淮左長瀉，荒徑隱高蓬，回潮旦夕上，寒渠左右通，霜畦紛綺錯，秋町鬱蒙茸，環梨縣已繁，珠榴拆且紅，君有棲心地，伊我歡既同，何用甘泉側，玉樹望青蔥。

同前

北戎瑛邪城

駟馬一連翩。日下情不息。芳樹似佳人。惆悵余何極。薄暮苦羈愁。終朝傷旅食。丈夫許人世。安得顧心慮。按劍勿復言。誰能耕與織。

和江城北戎瑛邪城

春城麗白日。阿閣跨層樓。滄江忽渺渺。驅馬復悠悠。京洛多塵霧。淮濟未安流。豈不思撫劍。情哉無輕舟。夫君良自勉。歲暮勿淹留。

昧日出新亭渚

驅車凌早術。山華映初日。攬轡且徘徊。復值清江溢。杏蔭楓樹林。參差黃鳥匹。氣物宛如斯。重以心期逸。春隄一遊行。終朝意殊悉。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宛洛佳遊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東都已做載。言歸望綠疇。

入琵琶峽望積石磯

江山信多美。此地最為神。以茲峯石麗。重在芳樹春。照爛虹蜺織。交錯錦繡陳。差池若燕羽。巒岑似龍鱗。卻瞻了非向。前觀復已新。翠微上虧景。潯沙下拂津。巖巖如剗削。可望不可親。昔逢首退路。未獲究清塵。誓將返初服。歲暮請為鄰。

和

昔余侍君子。歷此遊荆漢。山川隔舊賞。朋僚多雨散。圖南矯風翮。曾非息短翰。移疾親新篇。披衣起淵飯。惆悵懷昔踐。彷彿得殊觀。頽紫共彬駉。雲錦相凌亂。奔星上未窮。驚雷下將半。回湖瀆崩樹。輪困軋傾岸。巖篠或傍斷。石竇無條幹。澄澄明浦媚。衍衍清風瀾。江潭良在目。懷賢與累歎。歲暮不我期。淹留絕巖畔。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淮揚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蓋笠聚東菑。高閣常畫掩。荒階少諍辭。珍簾清夏室。輕扇動涼颼。嘉訪聊可薦。絳幘方獨持。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基。絃歌終莫取。撫機一作今自嗤。

答謝宣城

王喬飛鳥鳥。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官侶。避世不避喧。揆余發皇望。短翮屢飛翻。晨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爰來命絲杼。昔賢俾時雨。今守觀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牽拙讓東池。浮情反西原。願循良非薄。何以儷瓊瑤。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

沈約

春心濟容與。挾弋步中林。朝光映紅蓼。微風吹好音。江垂得清賞。山際果幽尋。未嘗遠別離。知此愜歸心。流沂終靡已。嗟行方至今。江阜倦遊客。薄暮懷歸者。揚舲浮大川。惆悵至日下。羈騰青莎被。游漾石溜瀉。寄語持筌篲。舒憂願自假。歸途豈難涉。翻同江上夏。

和劉西曹望海臺

滄波不可望。望梅與天平。往往孤山映。處處春雲生。差池遠隔沒。魂香羣兔驚。踞處及簿領。棄捨出重城。臨川徒可羨。結網庶時營。

和王中丞聞琴

涼風吹月露。圓景動清陰。蕙氣入懷抱。聞君此夜琴。蕭瑟滿林聽。輕鳴響湖音。無為濬容與。蹉跎江海心。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如何謫曹郊遊二首

春心濟容與。挾弋步中林。朝光映紅蓼。微風吹好音。江垂得清賞。山際果幽尋。未嘗遠別離。知此愜歸心。流沂終靡已。嗟行方至今。江阜倦遊客。薄暮懷歸者。揚舲浮大川。惆悵至日下。羈騰青莎被。游漾石溜瀉。寄語持筌篲。舒憂願自假。歸途豈難涉。翻同江上夏。

和劉西曹望海臺

滄波不可望。望梅與天平。往往孤山映。處處春雲生。差池遠隔沒。魂香羣兔驚。踞處及簿領。棄捨出重城。臨川徒可羨。結網庶時營。

和王中丞聞琴

涼風吹月露。圓景動清陰。蕙氣入懷抱。聞君此夜琴。蕭瑟滿林聽。輕鳴響湖音。無為濬容與。蹉跎江海心。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關中壞。竊功與偽縣。鶴起登吳臺。風翔陵楚甸。襟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北拒瀾陽。西戡一作收祖練。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阿。委冕類陸郊。卜授崇離殿。鈞臺臨講閣。樊山開廣議。文物共威蕤。聲明且蕙蕪。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歸。參差世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餘基。歌梁想遺轉。一作故林夏木平。荒涼秋草遍。雄圖恨若茲。茂宰深遐跡。幽客滯江皋。從黃乖纒弁。清厄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役倘有期。郭偕同遊行。案案今與高。高氏家訓。

夏始和劉房陵

威仰弛蒼郊。龍曜表皇隕。春色卷遙甸。炎光麗近邑。白蘋望已轉。細荷紛可斐。徒顧尺波旋。終憐寸景最。對窗斜日過。洞幌鮮麗入。浮雲去欲窮。暮鳥飛相及。柔翰橫芳塵。清源非易揖。迴江難絕濟。云誰轉佇立。良幸助夜漁。出入事朝汲。積羽余既蒙。更賦子盈粒。椅梧何必零。歸來共棲集。

和宋記室省中

落日飛鳥還。爰來不可極。行樹澄遠陰。雲霞成異色。懷歸欲乘電。曠言思解翼。清揚婉婉居。祕此文墨職。無歎阻琴杼。相從伊水側。

和王著作八公山

二別阻漢城。雙嶂望河漢。茲嶺復曠既。分區奠淮服。東限琅琊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雜樹。攢纒蔭修竹。日隱湖疑空。雲聚岫如復。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防危賴宗袞。徵管寄明牧。長她固能霸。奔鯨自此暴。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儻。平生仰令圖。于嗟命不淑。浩蕩別親知。聯翩戒征軸。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風煙四時犯。霜露一作朝夜沐。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謝宣城詩集 卷四

謝宣城詩集 卷四

謝宣城詩集 卷四

謝宣城詩集 卷四

謝宣城詩集 卷四

謝宣城詩集 卷四

謝宣城詩集 卷四

謝宣城詩集 卷四

和王主簿李哲怨情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蕭燕。辭寵悲團扇。一作。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餘。坐惜紅妝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一作。故人心不見。

贈王主簿二首

日落窗中坐。紅妝好顏色。舞衣髮未縫。流黃覆不織。蜻蛉草際飛。遊蜂花上食。一遇長相思。願寄連翩翼。清吹要碧玉。調絃命綠珠。輕歌急綺帶。含笑解羅襦。除曲詎幾許。高駕且踟躕。徘徊韶景暮。惟有洛城隅。

同王主簿有所思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

落日同何儀曹贈

參差複殿影。氛氳綺羅雜。風入天淵池。支荷搖復合。遠聽雀聲聚。回望樹陰杳。一賞桂尊前。寧傷蓬鬢頹。

和紀參軍服散得益

金液稱九轉。西山歌五色。鍊質乃排雲。濯景終不測。雲英亦可餌。且駐羲和力。能令長卿臥。暫故遇真識。

新治北窗和何從事

園小暇日多。民淳紛務屏。闢牖期清曠。開簾候風景。泱泱日照溪。團團雲去嶺。岩巖蘭棧峻。駢闐石路整。

池北樹如浮。竹外山猶影。自來彌絃望。一作。及君臨箕穎。清文蔚且詠。微言超怡怡。已領不見城。據側思君朝夕頃。週舟方在辰。何以慰延頸。

同籍夜集

積念隔炎涼。臆言始今夕。已對濁樽酒。復此故鄉客。霜月始沈砌。寒蟾早吟隊。幸藉京華遊。邊城謫良席。樵采咸共同。荆莎聊可藉。恐君城闕人。安能久松柏。

謝宣城詩集卷第五

奉和隨王殿下

其一

玄冬寂修夜。天園靜且開。亭皋霜氣儉。松宇清風來。高舉時以思。幽人多載懷。幸藉汾陽想。嶺首正徘徊。

其二

高秋夜方靜。神居肅且深。閉階塗廣露。涼宇澄月陰。嬋娟影池竹。疎蕪散風林。淵情協爽節。詠言與德音。關道空已積。遷直愧蓬心。

其三

愴愴緒風興。邴邴族雲布。嚴氣集高軒。稠陰結寒樹。日月謬論思。朝夕承清據。徒藉小山文。空掛章臺賦。

其四

星回夜未艾。洞房疑遠情。雲陰滿池樹。中月懸高城。喬木含風霧。行鷹飛且鳴。平晝慶文雅。西園富羣英。芳慶良永矣。君王嗣德聲。眷此伊洛詠。載懷汾水情。願已非屬則。恭憑奉仁明。觀濶詠已失。慙然愧鬱纓。

其五

蕭景遊清都。修簪侍闈室。累樹疎遠風。廣庭麗朝日。穆穆神儀靜。惜惜道言密。一冷繁靈表。無吝科年歷。

其六

神心遺魏闕。冲想順汾陽。蕭景懷辰豫。捐袂剡山楊。時惟清夏始。雲景曠含芳。月陰洞野色。日華麗池光。草合亭泉遠。篔生川路長。端坐聞鶴引。靜瑟愴復傷。懷哉泉石思。歌詠鬱瑤相。塘春多迭駕。言從伊與商。袞職眷英覽。獨善伊何忘。願輟東都遠。宏道侍云梁。

其七

清房洞已靜。閑風伊夜來。雲生樹陰遠。軒廣月容開。宴私移燭飲。遊賞藉琴臺。風飈冠瀟郡。枉鳥愧唐枚。

其八

方池含積水。明流皎如鏡。規荷承日滋。影鱗與風泳。上善叶淵心。止川測動性。幸是芳春來。側點游濠盛。

其九

浮雲西北起。飛來下高堂。合散輕帷表。飄舞桂臺陽。遙階收委羽。平池如夜光。眷言金玉照。願慚蘭蕙芳。

其十

睿心重離垢。近刻折岐路清江隈。四面寒飈舉。千里白雲來。川長別管思。地迴翻旗回。還願昭陽關。超遠章華臺。置酒巫山日。爲君停玉杯。

十一

桂樓飛絕限。超遠向江岐。輕雲霽廣甸。微風散清漪。連連絕鴈舉。眇眇青煙移。嚴城亂芸草。霜塘凋素枝。氣爽深遙颺。豫水聊停驂。即一作已終可悅。登思且若斯。

十二

炎光闕風雅。宗廟拯時淪。龍德待雲霧。令圖方再展。歲遠荒城思。霜華宿草陳。英威遠如是。徘徊岐路人。

十三

念深冲照廣。業闡清化元。端儀禮金殿。敷教藻瓊筵。船洪輕帷弱。聲轉芳風旋。卷櫂栖道樹。方津棹法舩。歸興憑大造。昭塗良易筌。

十四

分悲玉瑟斷。別緒金樽傾。風入芳帷散。紅華蘭殿明。想折中園草。共知千里情。行雲故鄉色。贈子一離聲。

十五

年華豫已滌。夜艾賞方融。新萍時合水。弱草未勝風。閨幽瑟易響。臺迥月難中。春物廣餘照。蘭堂佩未窮。

十六

連漪映餘雪。嚴城限深霧。清寒起洞門。東風急池樹。神居望已蕭。徘徊舉冲趣。栖歸如遲宋作歸。結從近刻。詠。

邱山不可履。

詠風

徘徊發紅萼。葳蕤動綠葦。垂楊低復舉。新萍合且離。步櫂行袖靡。當戶思矜披。高響飄歌吹。相思子未知。時拂孤鸞鏡。星鬢視參差。

詠竹

前窗一叢竹。青翠獨言奇。南條交北葉。新筍雜故枝。月光疎已密。風來起復垂。青扈飛不礙。黃口得相窺。但恨從風籟。根株長別離。

詠薔薇

低枝詎勝葉。輕香幸自通。發萼初覆紫。餘朵尚霏紅。新花對白日。故蕊逐行風。參差不俱曜。誰肯盼微叢。

詠蒲

離離水上蒲。結水散爲珠。閒廟秋菡萏。出入春鳧雛。初萌實難俎。暮蕊難椒塗。所悲塘宋作。上曲。遂鏤黃金鑿。

詠兔絲

輕絲既難理。細纒竟無繼。爛漫已萬條。連綿復一色。安根不可知。鏡心終不測。所貴能卷舒。伊用蓬生直。

詠落梅

新葉初冉冉。初蕊新霏霏。逢君後園燕。相隨巧笑歸。親勞君玉指。摘以贈南威。用時插雲髻。翡翠比光輝。日暮長零落。君恩不可追。

遊東堂詠桐

孤桐北窗外。高枝百尺餘。葉生既稠嫋。葉落更扶疎。無華復無實。何以贈離居。裁爲圭與璋。足可命參墟。有美當階樹。霜露未能移。金黃發朱采。映日以離離。幸賴夕陽下。餘景及西枝。還思照渌水。君階無曲池。餘榮未能已。晚實猶見奇。復留傾筐德。君恩信未賚。

同詠樂器

琵琶
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韻。凄清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

琴

江南簾管地。妙響發孫枝。殷勤寄玉指。含情舉復垂。雕梁再三繞。輕塵四五移。曲中有深意。丹誠君詎知。

洞庭風雨餘。龍門生死枝。雕剝粉布漉。冲鬱鬱清危。一作春風搖蕙。一作秋月滿華池。是時操別鶴。淫淫客次垂。

同詠坐上器玩

竹檣榔盤

檣風有勁質。柔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穹成圓且密。薦羞雖百品。所貴浮天質。幸承歡酌餘。寧辭嘉宴畢。

烏皮隱几

蟠木生附枝。剝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草潔。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

同詠坐上所見一物

幔

幸得與珠纒。暮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樽酒。蘭缸當夜明。

簾

青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曠曠引光輝。曖曖映容質。清露依檐垂。蛸絲當戶密。寥開誰共臨。掩晦獨如失。

席

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側。雖無獨雙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幽夜飲。佳人時宴息。

同前

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卮。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詠竹火籠

結根終南下。防露復披雲。雖為九華扇。聊可滌炎氛。安能偶孤白。鶴卵織成文。覆持鸞蓋被。百和吐氛氲。忽為纖手用。歲暮待羅裙。

同前

庭雪亂如花。井水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溫奉芳褥。體密用宜通。文邪性非曲。本自江南墟。嫵媚修且綠。習承君玉指。請謝陽春旭。

詠鏡臺

玲瓏類丹檻。若亭似玄闕。對風懸清冰。垂龍挂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

詠燈

發翠斜溪裏。浩實宕山峯。抽莖類仙掌。衝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一作相思夕。空照舞衣纒。

詠扇

謝宣城詩集 卷五

杏梁賓未散。桂宮明欲沈。暖色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鬢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詠邯鄲故才人嫁為斷髮卒婦

生平宮閣裏。出入侍丹墀。開筵方羅毅。鏡鏡比蛾眉。初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願願不自識。嬌羞餘故姿。夢中忽彷彿。猶言承謙私。

詠溪藕

薰草含初芳。瑤池暖晚色。得廁鴻鸞影。曙光弄羽翼。

聯句

阻雪

積雪皓陰池。北風鳴細枝。九達密如繡。何為遠別離。賦風庭舞流。冰沼結文澌。飲春離以燠。欽賢紛若馳。江秀珠奕條開響。玉雷檐下垂。杯酒不相接。寸心良共知。王丞飛雲亂無緒。結冰明曲池。雖乖促席燕。白首信勿虧。王謝飄素登簷溜。嚴結暗通岐。鱗鱗如未泮。況乃限音儀。謝洗原隰望徒倚。松筠竟不移。隱憂惡蒼樹。忘懷待山厄。謝中初昕逸翮舉。日及驚馬疲。幽山有桂樹。歲暮方參差。沈約

還塗臨渚

淶水瀨清波。青山繡芳窟。落景皎晚陰。殘花綺餘日。何從白沙瀟無際。青山渺如一。傷此物運移。惆悵望還律。吳白水田外明。孤頂松上出。即趣佳可淹。淹留非下秩。通和

紀功曹中園

蘭庭仰遠風。芳林接雲嘒。傾葉順清颺。修葦佇高鶴。何從連綿夕雲歸。曖曖日將落。寸陰不可留。蘭暉豈停酌。吳丹櫻猶照樹。綠筠方解籜。求志能兩忘。即賞謝邱壑。府

閑坐

雨洗花葉鮮。泉漫芳塘溢。藉此閑賦詩。聊用蕩羈疾。陳震雲微雨散。葳蕤草密。預藉芳筵賞。沾生信昭悉。紀功繁葵窗外。舒荷池上出。既闕穎川扇。且臥淮南秩。府流風薄晚陰。行雲掩朝日。念此蘭蕙客。徒有芳菲質。何從

侍筵西堂落日望鄉

沈病已綿緒。一作負官別鄉愛。高城樓夕吹。時見闔煙浮。孟漢漢輕雲晚。颯颯高樹秋。鄉山不可望。闔厄且獻酬。府憂高識氣迴。泉停知潦收。幸遇慶延渥。方且將。一作沐恩猷。紀功共黃先露早。驛瑟一作驚暮秋。舊城望已蕭。況乃客悠悠。何從

祀敬亭山春雨

水府乘靈出。石室寶圖開。白雲帝鄉下。行雨巫山來。府歌風讚靈德。舞蹈起輕埃。高軒乍留吹。玄羽或徘徊。

謝宣城詩集 卷五

五

何遜 福降羣仙下，識逸百神該。青鳥飛層際，赤鯉沐瀾隈。

往敬亭路中

山中芳杜綠，江南蓮葉繁。芳年不共遊，淹留空若君。淥水豐漣潏，青山多繡綺。新條日向抽，落花紛已委。
何遜 弱髮既青翠，輕莎方纓靡。鸞鵝沒而遊，鷹鵞騰復倚。
春岸望沈沈，清流見瀾瀾。幸藉人外遊，盤桓未能徙。驚柅把瓊芳，隨山訪靈詭。榮楮每嶙峋，林堂多礪礪。

跋

謝公詩名重天下，在宣城所賦為多。故杜少陵以謝宣城稱之。在宣城宜有公之集矣。後公六百五十餘年，樞密樓公始克鏤之。木距今又六十四年，字畫漫毀，幾不可讀。是用再刻於郡齋，以永其傳。嘉定庚辰冬十二月望，鄱陽洪俊識。

予以嘉慶丙辰重梓宣城集，用虞學士依宋校本。明年夏過吳趨顧千里茂才，為言黃堯圃孝廉有兩宋本宣城集，俱佳。堯圃因即錄其序跋目錄見遺，予喜過望，細讀之。蓋即陳直齋所云東陽樓紹原本，而鄱陽洪俊嘉定庚辰重刻者也。宋本全書體格較此稍異，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目次行款亦多不同。亟取序跋補刊八集，并書顛末，以著良友之惠云。丁巳天中前一日蔡載跋。

案直齋書錄解題云：謝宣城集原本十卷，宋樓照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文字。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以為雖無傳可也。故今宣城集止五卷。明時有數刻，予所見嘉靖丁酉任邱黎晨刊本，其間紕繆錯殊多。又正德辛未康海序劉紹刊本，以為世本隨王鼓吹曲與樂府多差謬，不知其所謂勘正本。差謬正復不少，如鼓吹曲中第一首芳樹，乃誤以再賦者次于前，他人詩或在再和中者，亦誤次于前，并以王融之巫山高為宣城詩，而第五卷中同咏樂器，坐上器物諸篇，洵亂錯謬，尤不勝更僕數。至明人集錄，漢魏六朝諸集，固無論也。去秋偶從盧紹弓學士借得舊藏宋本，視明刻迥異，因即授剞劂，刊入懋谷叢書，惜梓垂成，而學士已歸道山，不及更相與訂其亥豕矣。昔人評三謝詩，元暉差薄，近有唐風顧予讀宣城集，九不能無嘆于中者。昔鄭雅利妻祭仲女，厲公與謀殺仲，為婦所泄而死。讀春秋者猶憐之，眺之告王敬則，要亦迫于事之所不得已。然敬則之敗，甫踰年，而眺亦誅死，豈非天哉。夫士生衰世，不幸又遇懿戚之變，故宜高舉遠引，以避其禍。眺既昧乎明哲保身之誠，徒貽刑于寡妻之譏，顧其詩有曰：雖無元豹姿，終隱南山霧。何竟不能自踐其言邪。因取本傳冠諸集端，而為之跋。

嘉慶元年春王正月十有八日吳鶯榭客氏

謝宣城詩集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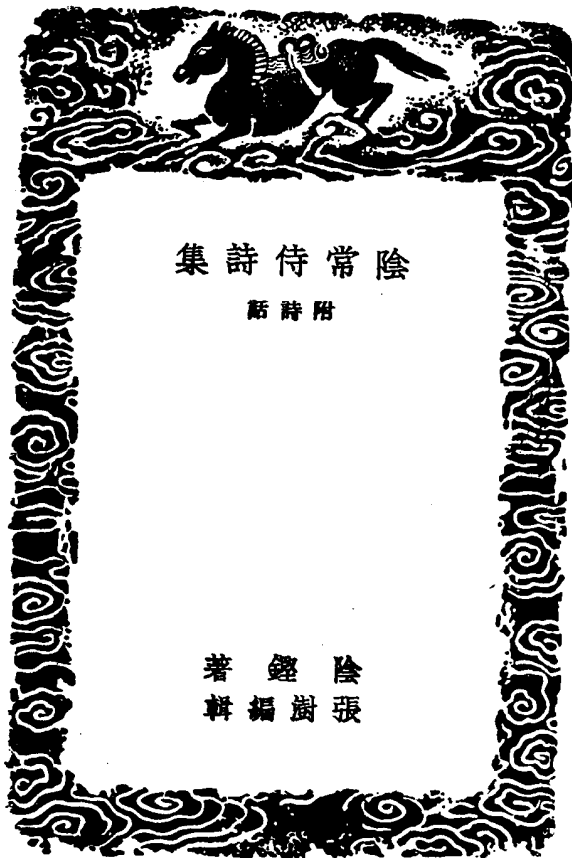
一

謝宣城詩集 跋

一

陰常侍詩集序

吾涼陰氏父子若孫皆擅文采。愛通經義。不徒以官閣稱也。觀荀濟贈陰梁州大詩曰。詩酒悅風雲。琴歌愛桃李。又鄧鏗有和陰梁州園籟之作。則幼文之能詩可知矣。其子鏗以清麗之格。與何遜齊名。而孝穆子山。於深鵝。梁陳之際。蓋一作者。鏗子灑。官虎門博士。嘗撰林二十卷。灑子宏道。官臨渙令。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六家之說。為易新傳疏十卷。今魏林易傳。灑法無傳。而子堅詩句。猶得於處。邈之餘。留其光氣。雖散佚過半。精華不存。而尋其梗概。可於灰裏撥之。宜為少陵野老吟。不置與。余從文苑英華及諸類書。真得三十五首。較馮北海詩紀多一篇。復參校其字之同異。鈹而彙之。以餉同好者。



陰常侍詩集

附詩話

陰鏗著
張樹編

詩話

西路雲語。柳色黃金嫩。梨華白雪香。乃陰鏗詩。今陰詩無之。

歷代吟。子堅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賦新成。安樂宮。授筆便就。

揮麈錄。柳色黃金嫩。梨華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謂以此識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鸚鵡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記。昔人不以蹈襲為非。

竹林詩話。陰鏗之體用兼優。神采新激。辭精意切。名之弗浮也。韓子蒼曰。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體。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陰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仍似隋唐閒人所為。疑非出於鏗。

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

芥隱筆記。陰鏗詩有夜雨滴空階。柳香柳用其語。人但知為柳詞耳。

黃伯思東觀餘論。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沈宋近體之推輪也。

張溪雲谷雜記。陰鏗詩有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之句。王維但加漠漠陰陰四字。

澗按。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杜詩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用之。又陰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靜猶浪。老杜江流靜猶浪。雲中辨煙樹用之。陰詩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浪中生。老杜薄雲巖際宿。

陰常侍詩集 詩題

二

孤月浪中翻用之。又陰詩有中流聞棹。老杜中流聞棹。陰詩有華逐下山風。老杜雲逐度路風均用之。而老杜塞日出。義選清江轉山急。亦用陰詩野日燒中香山。入江窮之意。

重公武讀書志。陳陰鏗子堅。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援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隨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晝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

陳振孫書錄解題。陳散騎常侍南平陰鏗子堅。才三十餘篇。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南史陰鏗集三卷。國志陰鏗集一卷。文獻通考陰鏗集一卷。

陰常侍詩集

梁 陰鏗著 清 武威張 謝編

新成安樂初學記宮

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鸞仰。連翩賀燕來。重欄文選寒霧宿。樂府作電丹井。樂府作夏一作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華畫文選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

班婕妤怨怨一本無

柏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一作詩書巧翻為歌舞輕。華月分窗進。浩草共階生。妾淚衫前滿。單眼一作夢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

蜀道難

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遙。高岷長有雪。陰棧屢經燒。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蜀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

和登百華亭懷荆楚一本無

江陵一柱觀。滄海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華輕未下。飛絲斷易飄。藤長還依格。一本作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莫將朝。

李送始興王

陰常侍詩集

二

良守別承明。枉道難逢迎。去帆收錦綉。一作歸騎指關城紛紜連山暗。潺湲派水清。桂晚華方白。蓮秋葉始輕。背飛傷客念。隨妓憫聖情。分風不得遠。何由送上征。一作

廣陵岸送北使一本北在

行人引去節。送客橫歸櫂。即是觀濤處。仍為郊贈衛。汀洲浪已息。邗江路不紆。亭嘶背櫂馬。橋囁向風鳥。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別浦望飛鳧。定知能下淚。非但一楊朱。

江津送劉光祿不及

依然臨江渚。長望倚河津。鼓作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釣晚欲取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闕。

和傅郎歲莫還湘洲

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征。棠枯綠葉盡。蘆凍白華輕。戍人寒不望。沙禽過未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渡青草湖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帶天澄迥碧。映日動浮光。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樑。滔滔不可測。一葦距能航。

渡岸橋

畫橋長且曲。旁險復瀾流。寫一作虹晴向飲。圓星晝不收。跨波連斷岸。接路上危樓。欄高荷不及。池清影自浮。何必橫南渡。方復似牽牛。

遊始興道館

紫臺高不下。稱清豁千仞餘。壇邊逢樂鏡。洞裏聞仙書。庭舞輕乘鶴。池遊被控魚。稍昏初學記蕉。蕉斂欲眠。權華疏。徒教斧柯爛。會自不陵虛。

開善寺一作開

鸞嶺春光逼。玉城夜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鸞隨入戶樹。華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窗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流情未及。幽柱在芳叢。

罷故章縣

秩滿三秋莫。舟虛一水濱。漫漫道歸道。一本淒淒對別津晨風下散葉。歧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本自貧。被裘一作恆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頓。留待贈後人。

閑居對雨

四溟飛且雨。三徑絕來遊。一作震位雷聲發。離宮電影浮。山雲遙似帶。庭葉近成舟。茅檐下氣滴。石竇引

陰常侍詩集

三

環流寄言一高士如何夢不取。

又

顏漢薦靈賦。聰明諒在斯。觸石朝雲起。從星夜月離。八川奔巨壑。萬頃溢澄波。綠野含膏潤。青山帶澗枝。嘉禾方合穎。秀麥已分歧。寄語紛紛學。持筆詎難知。

行經古墓

假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初學記柱應堪揭。碑書欲有金。迺填由路毀。荒隴受田侵。霏霏野霧合。昏昏

隴日沈。縣劍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和樊晉陵傷妾

畫梁朝日盡。芳樹落華鮮。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劇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何見返魂時。

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覆菓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

登武昌岸望

遊人試歷覽。舊跡已作丘墟。巴水發非字。楚山斷類書。荒城高切落。古柳細條疏。烟蕪遠若此。當不為能居。

晚出新亭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湖落一作猶如蓋。雲昏不作峯。遠戍唯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晚泊五洲

客行逢日暮。結纜晚洲舟。一作中。戊樓因岷一作險。邨路入江窮。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遙憐一作文。一柱欲輕千里風。

詠得神仙

羅浮銀是殿。瀛洲玉作堂。朝游雲暫起。夕餌菊恆香。聊持履成燕。戲以石為羊。洪崖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遊巴陵空寺

日宮朝絕磬。月殿夕無扉。網交雙樹葉。輪斷七鐘輝。香盡益猶馥。幡塵盡漸微。借問將何見。風氣動天衣。

秋閨怨

獨眠雖已慣。秋來只自愁。火籠恆煖脚。行障鎮林頭。眉含黛俱一作斂。曉將粉共流。誰能無別恨。唯守一空樓。

南征閨怨

湘水舊言深。征客理難尋。獨愁無處道。長悲不自禁。一作人憎解佩。從來懶聽音。唯當有夜鶴。南飛似妾心。

侯司空宅詠妓

佳人逼綺席。妙曲動絃絃。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濱。一作邊。鶯歌扇後。華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俱照

晚粧鮮。

經豐城劍池

清池自湛澹。神劍久遷移。無復連星氣。空餘似月池。夾篠激深淥。一作含風結細瀾。唯有蓮華蕩。還想匣中雌。

西遊咸陽中

上林春色滿。咸陽游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象跨河。影裏看飛殿。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經過。

觀釣

澄江息晚浪。釣侶樵一作輕舟。絲垂遙一作解澗水。餌下暗通流。歌聲時繼續。一作槳影乍橫空。浮禽

詠石

天漢支機罷。仙嶺博棋餘。零陵舊石燕。昆池本學魚。雲移蓮勢出。浩殿錦紋疏。還當穀城下。別自解兵書。

侍宴賦得夾池竹

夾池一叢竹。垂一作翠不驚寒。葉醞宜城酒。皮裁一作薛縣冠。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欲見葳蕤色。當

雪裏梅華

春近寒雖轉。梅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日照不俱銷。葉開隨足影。華多助重條。今來漸異一作昨。向

五洲夜發

夜江霧裏閣。新月適中明。溜船一作惟識火。驚兔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詠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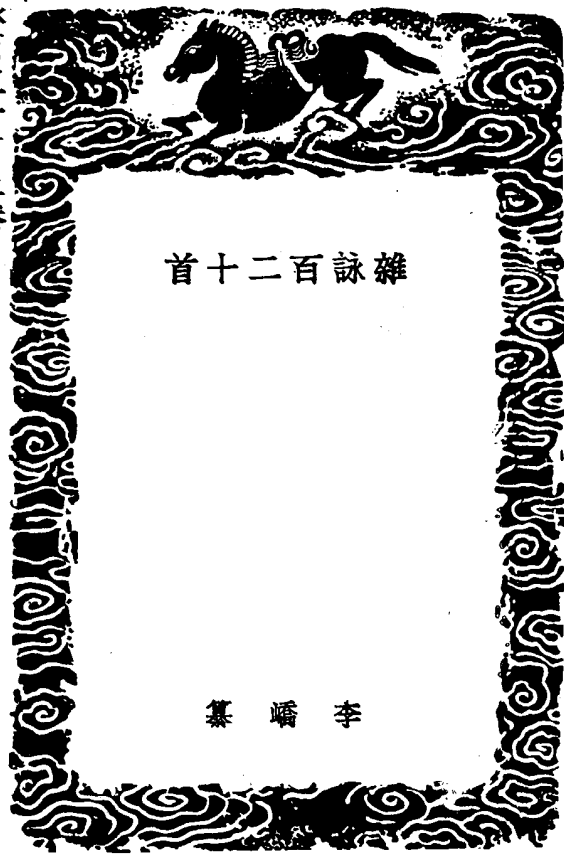
依池屢獨舞。對影或孤鳴。乍動軒墀步。時轉入琴聲。昭君怨。按此詩樂府作陳昭君怨。類

跨鞍今永訣。垂涕別親賓。漢地行隨盡。胡關逐望新。交河擁塞寒一作霧。隨首一作暗沙塵。惟且有一律。孤明月。猶能送遠人。

陰常侍詩集

梁書本傳

陰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為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情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為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為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雜詠百二十首上卷

李嶠集

雜詠百二十首上卷

唐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唐初進士第一

乾象十首

日出扶桑路。遙昇若木枝。雲間五色滿。霞際九光披。東陸蒼龍駕。南郊赤羽馳。傾心比葵藿。朝夕奉堯曦。

桂生中華本三五夕。冀開二八時。分中本清輝度鏡鏡。流中華本影入中華本蛾眉。皎潔臨疎牖。玲瓏鑿薄帷。願陪北堂宴。長賦西園詩。愛客清夜幸。同嬉。

蜀郡靈槎轉。粵城寶氣作。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入西秦。未作三台輔。寧為五老臣。今宵穎川曲。誰識聚賢人。

落日正沈沈。微風生北林。來掃掃日生。帶花疑鳳舞。向竹似龍吟。月影臨秋扇。松聲入夜琴。若至蘭臺下。還拂楚王襟。

雜詠百二十首上卷

雜詠百二十首上卷

大梁白雲起。氛風殊未歇。錦文觸石來。蓋影凌天發。烟煴萬年樹。掩映三秋月。會入大風歌。從龍起金闕。

瑞氣凌丹閣。空濛上翠微。酒浮雙闕路。遙拂九仙衣。桑柘疑寒色。松篁晴晚暉。還當紫霄上。時接白雲飛。

滿庭明花苑。葳蕤泣竹簾。玉垂丹棘下。珠滿綠荷中。夜警千年鶴。朝瞻八月風。願隨仙掌內。長奉未央宮。

曹公之逸。夢澤漢帝出平城。別有丹山霧。玲瓏素月明。非熊蘇事思玄豹情。

西北雲騰起。東南雨足來。靈童出海見。神女向山臺。遇斜影風前合。圖文水上開。十旬無破塊。九上信康哉。

瑞雪驚千里。從風暗九衢。地疑明月夜。山似白雲朝。逐舞花光散。隨歌扇影飄。大周天闕路。今日海神朝。

仙嶺鬱氤氳。中作地嶺。峨峨上翠氛。泉飛一道帶。峯出半天雲。古壁丹青色。新花錦繡文。已開封禪處。希謁聖明君。

宗子維城固。將軍飲羽威。巖花鏡裏發。雲葉錦中飛。入宋星初落。過湘燕早歸。備因持補極。寧復想支機。

王粲銷夏。日江淹起恨年。帶川遙綺錯。分隰遇阡眠。懸簾橫周甸。莓莓開晉田。方知急難響。長在鶴鷗筵。

風去出秦郊。迥轉飛楚塞。空蒼梧雲影去。涿鹿霧光通。草暗平原綠。花明春徑入。紅。誰言板築土。獨在龜傳巖中。

野

在龜傳巖中

雜詠百二十首上卷

雜詠百二十首上卷

三

田 賈氏懷書日。張衡作賦晨。中作 杏花開鳳。萼葉布龍鱗。瑞麥兩岐秀。嘉禾九穗新。寧知帝王力。擊壤自安貧。

道 銅駝中作 分羣洛。劍閣抵臨邛。紫微三千里。青樓十二重。玉關塵似雪。金穴馬如龍。今日中衛上。中作 堯樽更可逢。

海 碧坎疏丹壑。朝宗合紫微。三山巨鼉踊。萬里大鵬飛。樓寫春雲色。珠含明月輝。中作 會當因添霧。露方遂作

江 日夕三江望。靈潮萬里迴。霞津錦浪動。月浦練光開。瀕似黃牛去。濤如白馬來。英靈已傑土。中作 誰識卿

河 出崑崙中。長波接漢空。桃花生馬頰。竹箭入龍宮。德水千年變。榮光五色通。若披蘭葉檢。還沐上

濟 九洛韶光媚。三川物候新。花明珠風浦。日映玉雞津。元禮期仙客。陳王視麗人。玄龜方錫瑞。綠字佇來臻

蘭 芳草十首 盧室重招尋。忘言契斷金。英浮漢家酒。雪麗楚王琴。廣殿輕香發。高臺晚中作 吹吟。河汾應擢秀。誰肯訪

山陰 玉律三秋暮。金精九日開。榮舒洛媛浦。香泛野人杯。羅塵寒澗側。中作 茸曉岸隈。今日黃花中作 黃花晚。無復白衣來。

竹 高幹楚江濱。蕭條中作 含曙中作 氛。白花搖風影。青節動龍文。葉拂中作 東南日。枝梢西北雲。誰知湘水

上。流淚獨思君。

麻 吐葉依松磴。舒苗長石臺。神農嘗藥罷。質子寄書來。色映蒲萄架。花浮中作 竹葉盃。金堤不相見。識玉

潤幾年中作 開。

雜錄百二十首 上卷

五

雜錄百二十首 上卷

五

雜錄百二十首 上卷

雜錄百二十首 上卷

黃 履步尋芳草。忘憂自結蕪。葉舒春夏綠。花吐淺深紅。色滿仙人露。香傳少女風。含貞北堂下。曹植動文雄

萍 二月虹初見。三清蟻中作 正浮。青蘋含吹轉。紫葉中作 映波流。屢逐明神薦。頻隨旅客遊。既能甜似蜜。還

菱 莫就中作 復王舟。

瓜 鉅野韶光媚。東平春溜通。影搖江浦月。香引棹歌風。日色翻池上。潭花發鏡中。五湖多賞樂。千里望難窮

瓜 欲識東陵味。青門五色瓜。龍蹄遠珠履。女臂動金花。六字方呈瑞。三仙實可嘉。終期奉絲綉。謁帝佇非賒

荷 楚國供王日。衡陽入貢年。壘苞青野外。瑪瑙綺樓前。堯帝成災罷。殷湯祭雨旋。方期大君錫。不懼小巫捐

新溜滿溶溶。圓荷影若規。風來香氣遠。日落蓋陰移。魚戲排緗葉。龜浮見綠池。魏朝難接影。楚服且同枝

嘉樹十首

松 鬱鬱高山表。森森幽澗垂。鶴柄君子樹。風拂大夫枝。百尺條陰合。千年蓋影披。歲寒終不改。勁節幸君知

桂 未殖銀宮裏。事移玉殿幽。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俠客條為馬。仙人葉作舟。願君期道術。攀折可淹留

槐 暮律移寒火。春宮長舊栽。葉生馳道側。花落鳳廷隈。烈士懷忠至。中作 鴻儒訪道來。何當亦擲下。疎

幹擬三台。

柳 楊柳正中作 氣。氳含煙中作 金。隄隄翠。氛。樓前花似雪。樓際葉如雲。夜星浮中作 龍影。春芳中作 池寫鳳文。短

簾何以奏。攀折為思君。

桐 孤秀蟬陽岑。亭亭出衆林。春花雜鳳影。秋葉弄珪陰。忽被夜風激。遂逢霜露侵。中作 高映龍門。不因將人

誰為作鳴琴。

桃 獨有成蹊處。紅桃中作 發井傍。含風如笑臉。長露似啼粧。隱士顏應改。仙人路漸長。還欣上林苑。千歲奉

君王。

李 潘岳閑居暇。王戎戲陌長。蝶來芳徑散。鶯囀合_中枝新。葉暗青房晚。花明玉井春。方知有靈幹。特用表真人。

梨 擅美玄光側。傳芳瀚海中。風文疎蜀郡。花影麗新豐。春暮條應紫。秋來葉早紅。_中作色對雄池。若今_中逢漢主。還冀識張公。

梅 院樹斂寒光。梅花獨早芳。雪含朝暝色。風引去來香。舞袖迴春徑。歌塵起畫梁。若能長止渴。何暇泛瓊漿。

橘 萬里盤根植。千株布葉繁。既榮潘子賦。方曉陸生言。玉蘂含霜動。金衣逐吹翻。願隨潮水曲。長茂上林園。

鳳 有鳥自丹穴。其名曰鳳凰。九苞應靈瑞。五色成文章。屢向秦樓側。頻過洛水傍。鳴岐今已見。阿閣佇來翔。

鶴 黃鶴遠聯翩。從鶯下紫煙。翔翔一萬里。來去幾千年。已憩青田側。來遊紫禁前。莫言空警露。猶冀一聞天。

鳥 日路朝飛急。霜臺夕影寒。聯翩依月樹。迢遞繞風竿。白首何年改。清琴此夜彈。靈臺如可託。千里向長安。

鴝 不分荆山抵。甘從石印飛。危巢畏風急。逸樹覺星稀。喜逐行人至。愁隨織女歸。儻遊明鏡裏。朝夕奉光輝。

雁 春暉滿朔方。歸雁發衡陽。望月驚弦影。排雲結陣行。往還倦南北。朝夕苦風霜。寄語能鳴伴。相隨入帝鄉。

鸞 鳳咎誰陽浹。浮遊漢渚隈。錢飛出井見。鶴引人琴哀。李陵賦詩罷。王喬曳鳥來。何當歸太液。翔集動成雷。

鸞 芳樹雜花紅。羣鸞亂曉空。吟分折柳吹。韻_中落梅風。寫轉清歌裏。含啼妙管中。邊禽若可冀。幽谷響還通。_中本一作晚院度花紅。關關亂曉空。離幽谷日先轉上。還通林風。翔集春暉側。低昂錦帳中。寧許博愛此。與思無窮。

白雉振朝聲。飛來表太平。楚郊疑鳳出。陳寶若雞鳴。童子懷仁至。中郎作賦成。幸君看飲啄。耿介獨含情。

燕 天女伺辰至。玄衣澹碧空。差池沐時雨。颺颺舞春風。相賀雕楹側。雙飛翠幃中。莫驚留不_中去。猶冀識吳宮。_{案吳地記吳宮中。煎燕瓜。之以記更來。後本作不者。誤。}

龍 衍燭耀幽都。含章擬鳳雛。西秦飲渭水。東洛薦河圖。帶火移星陸。騰雲出鼎湖。希逢聖人步。庭闕奉晨趨。

象 鬱林開郡畢。睢陽_中作雒陽。作貢初。萬推方演夢。患子正焚書。執燧奔吳域。量舟入魏墟。六牙行致遠。千葉奉高居。

馬 天馬來從東。嘶驚御史廳。蒼龍遙逐日。紫燕迥追風。明月承鞍上。浮雲落蓋中。得隨程天子。何暇唐成公。

牛 商歌初入相。燕陣早橫功。欲向桃林下。先過梓樹中。在吳頻喘月。奔楚屢驚風。不降_中用。五丁士。如何九折通。

豹 車法肇隆周。麗文闢大猷。還將君子變。來繼太公謀。委質超羊羶。飛名列虎侯。若_中令。逢霧露。長隱南山幽。

熊 導洛宜陽右。乘春別館前。昭儀_中匡忠。漢日太傅翽周年。列射三侯滿。輿帥七步旋。莫言舒紫綬。猶冀飲清泉。

鹿 溲野開鹿_中作中。秦原關帝圻。李花開舊苑。萍葉吐前詩。道士乘仙日。先生折角時。方懷丈夫志。抗手別心期。

羊 跪飲德澆俗。行驅夢逸材。仙人擁石去。童子馭車來。夜玉含星動。晨毛映雪開。莫言鴻漸力。長牧上林隈。

苑

上蔡鷹初擊。平岡兔不稀。目隨槐葉長。形逐桂條飛。漢月澄秋色。梁園映雪輝。唯當感純孝。郭郭引兵威。

林書

池

日落天泉暮。煙虛習池靜。鏡潭明月輝。錦嶺流霞景。花搖仙風色。雲浮濯龍影。欲識江湖心。秋來賦潘省。

樓

案此詩中作蘇權浮太液清輝醉寶家詩情對明月露曲拂流霞煙散龍形淨波含鳳影斜安仁動秋興魚鳥思空餘

百尺重城際。千尋大道隈。落星隨畫閣。并幹起高臺。中作漢宮并幹起英國落星閣舞隨笛怨綠珠去簫將隨中作弄玉來銷憂乘暇日。誰識仲宣才。

橋

鳥鵲填應滿。黃公去不歸。色疑虹始見。形似雁初飛。巧作中作妙應七星影。中作能圖高分半月輝。即今滄海宴無復白雲威。中作秦王空嶽石仙鳥道難依

舟

征棹三江暮。連橋萬里迴。相鳥風處轉。畫鷁浪前開。羽客乘霞至。仙人弄月來。方今同傳說。飛楫特屬巨川隈。中作

車

天子取金根。蒲輪辟中作四對。五神趁雪路。中作雙轅似雷奔。丹鳳栖金轄。非熊載寶軒。無階悉慮左。先導。乘奉王言。

服玩十首

牀

傳聞有象牀。嚙昔薦君王。瑋瑋千金起。珊瑚七寶裝。桂筵含栢韻。蘭籍拂沈香。願奉羅帷夜。長承秋月光。

席

避坐承宣父。重趨揖戴公。桂香浮半月。蘭氣襲回風。舞拂丹霞上。歌清白雪中。佇將文綺色。舒卷帝王宮。

帷

久閉先生戶。高臺太守車。羅將翡翠合。錦逐鳳凰舒。明月彈琴夜。清風入幌初。方知決勝策。黃石遺兵書。

簾

曉風清竹殿。初日映秦樓。中作清風時入燕紫殿含秋變暖籠珠網。中作綺織上玉鈎。窻中月影入。中作戶外水精浮。巧作盤龍勢。長從迎。飛燕遊。

屏

洞徹琉璃殿。威紆屈膝迴。錦中雲母列。霞上織成開。山水含春動。遊仙倒景來。修身行。中作竭節。誰辨作。被

雜詠百二十首下卷

居處十首

城

四塞稱天府。三河建洛都。飛雲滿城闕。白日麗牆隅。獨下仙人鳳。羣驚御史烏。何辭一萬里。邊徼拒中作

甸奴

赫赫彤閣敞。煌煌紫禁隈。阿房萬戶列。閭闔九重開。疎廣遺榮去。于公待封中作。來。誰知金馬路。中作

市

闕開三市。旗亭起百尋。漸離初擊筑。司馬正彈琴。細柳龍鱗照。長槐兔目陰。徒知觀衛玉。誰肯掛秦金。

井

玉鏡談仙客。銅臺賞魏君。蜀都宵映火。杞國旦生雲。向日蓮花淨。含風李樹薰。已開千里國。遠協五星文。

宅

寂寂蓬蒿徑。喧喧湫隘廬。屢逢長者轡。時引故人車。孟母下中作。鄰能將軍辭第初。誰憐草玄處。獨對一

桂友結東閣。蘭交聚北堂。家筵分錦繡。羅薦合鴛鴦。桃李同歡密。塵泥別恨長。中作王逸倫賦孔懷欣共

鏡中作

明鏡拂塵埃。含情朗照。魏臺。月中作。中鳥鵲至。花裏鳳凰來。玉彩疑冰徹。金輝似日開。中作開方知

扇

翟羽舊傳名。蒲葵實曉清。中作價花輕。中作不隔。中作面羅薄。誰阻。中作障聲。逐暑。中作含風轉。中作臨秋

燭

兔月清光隱。龍盤畫燭新。三星花入夜。四序玉調辰。中作吐翠吐煙。依羅帳。浮吹。中作香匣綺茵。若逢燕相

酒

孔坐洽良儔。陳筵幾獻酬。臨風竹葉滿。清月桂香浮。每接高陽宴。屢陪河朔遊。會從玄石飲。高臥中作出

文物十首

漢室鴻儒盛。鄒堂大義明。五千道德闡。三百禮儀成。青紫方拾芥。黃金徒滿贏。誰知懷逸辨。重席控羣英。

史

馬記天官設。班圖地理新。談玄方輿覽。文實乃彬彬。方朔初還漢。荆軻昔向秦。正辭堪載筆。終冀作良臣。

詩

都尉雙兔遠。梁王駟馬來。扇中執素裂。機上錦文迴。天子三章傳。陳王七步才。緇衣行擅美。祖德信悠哉。

賦

布義孫卿子。登高楚屈平。銅臺初下筆。平樂正飛纒。乍有陵雲氣。時聞擲地聲。造端恆體物。無復大夫名。

書

削簡龍文見。臨池鳥跡舒。河圖八卦出。洛字中作九疇初。垂露中作春花中作滿。崩雲骨氣餘。請君看入木。一寸信非虛。

檄

羽檄本宣明。由來激木聲。聯翩通漢國。迢遞入燕營。毛義奉書去。張儀蹈壁征。中作頭風雖覺愈。陳草未知名。

紙

妙跡蘇侯施。芳名古中作伯馳。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舒卷隨幽顯。靡方合軌儀。莫驚反覆手。當取葛洪規。

筆

握管門庭側。含豪山水隈。霜輝簡上發。錦色夢中開。鸚鵡摛文至。麒麟絕句來。何當遇良史。左右振奇才。

硯

左思裁賦日。王充作論年。光隨錦文散。中作形帶石巖圓。精潤修豪裏。開冰中作小學前。君苗徒見蕪。中作誰識士衡篇。

墨

長安分石炭。上黨作中作松心。繞畫蠟初落。含滋綬更深。素絲光易染。皂墨映逾沈。中作別有張芝學。書池幸見隨。

武器十首

我有昆吾劍。來趨天子中作庭。白虹時切玉。紫氣早中作干星。鐔上蓮花美。碧動匣中霜。雪明倚天持。報國畫地取雄名。

刀

列辟鳴鑿至。惟良佩犢旋。帶環疑寫月。引鏡似含泉。割錦紅鮮裏。中作入夢含毫中作彩筆前。莫驚開百鍊。輒擬定三邊。

弓

桃文稱避惡。桑質表初生。宛轉瑠璃際。還如半月明。空彎落鴈影。虛引怯猿聲。徒切烏號思。攀龍遂不成。

箭

漢郊中作初飲中作羽。燕城忽解圍。影隨流水急。光帶落星飛。夏列三成軌。堯沈九日暉。斷蛟雲夢澤。希為識忘中作歸。

弩

挺質本軒皇。申威振遠方。銅牙流曉液。玉彩耀星芒。高厲行應盡。玄猿坐見傷。蘇秦六百步。持此說韓王。

旌

告善樓臺中作側。求賢市肆中。擁旄分彩雉。持節曳丹虹。影麗天山雪。光搖朔塞風。方知美周政。歷中作旗闥中作車攻。

旗

桂影承宵月。虹輝接曙雲。縱橫齊八陣。舒卷列三軍。日蕩蛟龍影。風翻鳥獸羣。中作文誰知懷勇志。盤地纔續紛。

富父春喉日。殷辛泛濫。杵年曉霜白。含淚二字。落影駐瑠。夕價。金門側。朝提玉塞前。願隨龍影度。橫陣雲邊。

舜日諧聲。堯年韻土聲。向樓疑吹。震谷似雷驚。仙鶴排門起。靈羅帶水鳴。樂云行已奏。禮也。相成。

俠客遠相望。佳遊滿帝鄉。共持蘇合彈。來此傍垂楊。中作。疑星影。珠流似月光。莫欣黃雀至。須憚微軀傷。子。此讀吳王。

名士竹林隈。鳴琴寶匣開。風前中散至。月下步兵來。淮海曾爲室。梁岷舊作臺。子期如可聽。山水響餘哀。

蒼賦初制法。素女昔傳名。流水潛魚聽。靈臺舞鳳驚。嘉賓歡未極。君子娛樂興。俱入丘之戶。應知由也情。

裁規勢漸圓。中作。銖質本多端。半月分絃出。素花拂面安。將軍曾入賞。司馬屢飛歡。唯有胡中曲。希君馬上彈。

憂恬芳軌設。遊楚清音列。形通天地規。絃寫陰陽節。鄭音既寥亮。秦聲復悽切。君聽陌上桑。爲辨羅敷源。案此詩中華作。家恬芳軌設。遊楚清音列。鄭音既寥亮。秦聲復悽切。君聽陌上桑。爲辨羅敷源。指下來。案此詩中華作。家恬芳軌設。遊楚清音列。鄭音既寥亮。秦聲復悽切。君聽陌上桑。爲辨羅敷源。鐘之。案此詩中華作。家恬芳軌設。遊楚清音列。鄭音既寥亮。秦聲復悽切。君聽陌上桑。爲辨羅敷源。

既接南鄰聲。還隨北里笙。平陵通曙響。長樂驚宵。宵聲。秋至含霜動。春歸應律鳴。欲知恆待扣。金薦有餘聲。

虞舜調清管。王褒賦雅音。參差橫鳳翼。搜索動猿吟。壺鶴時來致。仙人幸見尋。爲聽楊柳曲。行役幾傷心。笛案一作宋。光笛寫龍聲。長吟入夜清。關山孤月下。來向隴頭鳴。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行觀向子賦。坐憶鄰人情。

懸宛曲沃上。孤篠汝陽隈。形寫歌鸞翼。聲隨舞鳳哀。歡娛自。北里。純孝即南陔。今日虞音奏。跼跼鳥

歌

漢帝臨汾水。周仙去洛濱。郢中吟白雪。梁上繞飛塵。歌發行雲駐。聲縵子夜新。願君聽扣角。當自識賢臣。

妙妓遊金谷。佳人滿石城。霞衣席上轉。花袖雪前明。儀鳳諧清曲。迴鸞應雅聲。非君一顧重。誰憐素屢輕。玉帛十首。

案調金琪。中作。側玲瓏玉殿。昆池明月滿。合浦夜光開。中作。彩逐靈蛇轉。形隨舞鳳來。誰憐被褐者。懷寶自多才。中作。甘泉宮。麗花。麗風。麗。

映廡先過魏。連城欲向秦。洛京連曉。勝友燕趙類。佳人芳圻。水晴虹。常山瑞馬新。徒爲卞和識。不遇楚王珍。

兩楚標前買。西秦識舊城。祭天封漢氏。鄒地響。孫聲。向日披沙淨。含風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猶有四知名。

思婦屏輝掩。遊人燭影長。玉臺新下箭。桐井舊安牀。色帶長河色。光浮滿月光。靈山有珍堊。仙闕屬明王。

漢日五銖建。魏年九府流。天龍帶泉寶。地馬列金溝。趙魯養初乏。何曾筋欲收。金門應入論。玉井冀來求。

漢使巾車送。中作。河陽步障新。中作。雲浮仙石曉。霞滿蜀江春。色美週文妾。花輕結墨賓。若逢朱太守。中作。不作夜遊行。中作。人。

妙舞隨帶動。嬌歌入扇清。蓮花依棹發。秋月鑿帷明。雲薄衣初卷。蟬飛翼轉輕。若珍三代服。同擅綺紈名。

金樓通秦國。爲妾值漢。中作。君落花遙寫。飛鶴近圍雲。色帶冰絨影。光含霜雪文。中作。竹根。中作。文。何當畫素女。煙霧出氛氳。來。渾手天津女。纖腰洛浦妃。魚腸遠方至。雁足上林飛。嶺杵調風響。絃執寫月輝。中作。中作。非君下山。

路中作下 誰賞故人機

布

深積制羲皇。緇冠表素王。瀑泉飛掛鶴。澗火有炎光。中作環飛臨雲 孫被登三相。劉衣關四方。佇因春斗粟。來稷探花芳。中作來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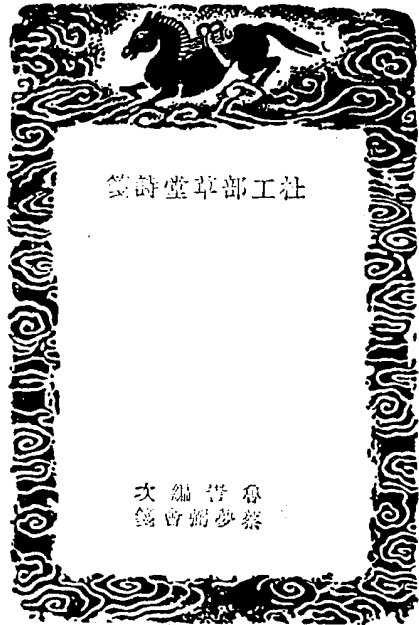
故中書令鄭國李嶠雜詠百二十首序 登仕郎守信安郡博士張庭芳撰

嘗覽符德能。述古不作。竊所企慕。情發于中。顧有關於慎言。誠見貽於尤悔者矣。然夫禁籟雖謬。周風徒珍。猶遇兼金以答。豈獨盧胡致哂。頃尋粹故中書令鄭國李公百二十詠。藻麗詞清。調諧律雅。宏溢逾於靈運。密緻掩於延年。特茂霜松。孤懸皓月。高標凜凜。千載仰其清芬。明鏡亭亭。萬象合其朗耀。味夫純粹。罕測端倪。故燕公刺異詞曰。新詩冠宇宙。斯言不佞信而有徵。於是欲能不能。研章摘句。輒因註述。思鬱文繁。庶有補於珠璧。俾無至於疑滯。且欲啓諸童稚。焉敢貽於後賢。子時巨唐天寶六載。龍集強圉之所述也。

李嶠百詠跋

李鄭公雜詠二卷。或稱百詠。或稱百二十詠。皇朝中葉。甚喜此詩。家傳戶誦。至使童蒙受句。讀者亦必熟背焉。以故諸家傳本不一。而在彼中。則其詩雖散見諸類書各門。而單行本後世蓋軼矣。及康熙中。編全唐詩。而雜詠亦存乎其中。然佚數句者甚多。豈拾掇諸書所載以真錄者歟。唐書藝文志云。李嶠雜詠十二卷。疑誤羨十字。宋史藝文志作李嶠新詠一卷。則識已非其舊矣。新字恐是雜字。因形似譌耳。予所覽數本。而唯此本最係古贗。其為唐時藍本。不容疑焉。故按而傳之。已未小重陽日。天瀑識。

張庭芳序撰於作註時。朗詠集註往往引百詠註。而今已亡。爰據原本。仍冠其序於首。宋志載庭芳註哀江南賦。而不及此註。則逸亡之久可知云。天瀑又識。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嘉興魯曾編次

建安蔡會箋

新唐書杜工部傳

宋祁奉勅撰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杜工部草堂詩箋

酷嗜鼓琴廷蘭托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 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許...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六

後世巧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 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六

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關州聖主歸草堂武辟先生為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沂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動息勞佚悲憤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於竹荒涼略不可記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云祐庚午資政殿李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編次杜工部詩序

魯普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聲韻同苦其意律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深索隱以病人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所可道者至其深純安遠千古不可追跡其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為難狀之景行情出不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海浩濶以風雲滂沱蛟龍奮躍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風流雲霧縹緲回薄錯時偉麗細大無不可觀離而序之次其先後時危平俗嫩惡山川夷險風物晦明之所寓舒局皆可槩見如陪公杖履而遊四方數百年間猶有面語何患於難讀耶名公鉅儒譜叙注釋是不一家用意率過異說如蠅余因舊集略加編次古詩近體一其後先摘諸家之善有考於當時事實及地理歲月與古語之的然者聊注其下若其意律乃詩之經神會意得隨人所到不敢易而為之叙次既倫讀之者如親履艱棘虎狼之慘為可驚愕目見當時吐庶被剝刻轉塗炭為可憫感公之流徙始而適中而瘁卒至為少年輩侮忽以訖死為可傷也紹興癸酉五月晦日丹上冷齋魯普序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詭譎發為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

比興相侔哀樂交貫掄揚叙述妙達乎真機

杜工部草堂詩箋

美刺規諫具乎眾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為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故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況我國家

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三復參校仍用嘉興會氏編次先生用捨之行藏作詩歲月之先後以為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為五十卷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樓者唐潤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若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已也黃者乃魯直也列云一作某字者係張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奭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皆為義說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欒趙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為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纖毫疑滯如親聆少陵之警歎而熟觀其眉宇豈不快哉 大宋嘉泰天開甲子正月穀旦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傳御謹識

草堂詩箋傳序碑銘終

廣東鍾仕良何獻璋捐資助刊



日本東京 木野嘉平刻

杜工部草堂詩箋目錄

嘉興魯 著 編次
建安 蔡 夢 會 箋

第一卷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望嶽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走敬許十一簿公

臨邑舍弟書至苦兩黃河泛溢隄防之

患憊積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劉九法曹鄭瑕上石門宴集

已上人夢齋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房立曹胡馬

畫雁

暫如臨邑至靖山湖亭奉懷李負外率

爾成興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褰廬上翠

在坐

登歷下古城負外孫新亭在對鵲湖時

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詩體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

與任城許主簿游南池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過宋負外之問舊莊

夜宴左氏莊

第二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龍門

兵車行

今夕行

春日憶李白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尋張香山

題張氏隱居二首

鄭駙馬宴洞中

李監宅二首 供作李監鑄

送孔巢父謝病遊江東

冬日有懷李白

飲中八仙歌

贈韋左丞丈濟

杜位宅守歲

第三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奉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

醉時歌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重過何氏五首

戲贈鄭廣文虜兼呈蘇司業

投哥舒開府翰三十韻

第四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聽入行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贈田九判官梁上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寄高三十五書記二首

秋兩數三首

苦雨奉寄龐西公兼呈王徵士

第五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

九日寄岑參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

敬贈鄭諫議十韻

前出塞九首

第六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橋陵三十韻呈縣內諸官

後出塞五首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歡庭前甘菊花

醉歌行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示從孫濟

曲江三章章四句

第七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樂遊園歌

漢陂行

漢陂西南臺

夏日李公見訪

遣興五首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貧交行

白紵行

去矣行

遣興五首

高都護聽馬行

天育驃騎歌

駉馬行

第八卷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題壁畫馬歌

戲題畫山水歌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戲為雙松圖歌

魏將軍歌

贈陳二補闕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
贈翰林張四學士
贈高式顏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城西陂泛舟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溪陵
崔駙馬山亭宴集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際遇
陪李金吾花下飲
九日曲江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天寶十五載丙申夏五月挈家避地鄜州及
沒賊中所作
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三十韻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沙苑行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第九卷
至德元載公自鄜州赴朝延遂陷賊中在藍
田縣所作
哀王孫
九日藍田崔氏莊
崔氏東山草堂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月夜
遣興
至德二載丁酉在賊中所作
元日寄韋氏妹
蘇錫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春望
送座府程給事還鄉
憶幼子

一百五日夜對月
兩過蘇端
哀江頭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喜晴
得舍弟消息
晦日尋崔戢李封
第十卷
至德二載夏自賊中達行在所授拾遺以後
所作
喜達行在所三首
述懷
彭衙行
塞盧子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樊二十三侍御漢中判官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送郭中丞兼大僕卿充隴右節度使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月
哭長孫侍郎
得家書
奉贈嚴八閣老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
第十一卷
八月還鄜州及扈從還京所作
晚行口號
獨酌成詩
九成宮
徒步歸行
玉華宮
北征
行次昭陵
重經昭陵
羌村三首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收京三首
洗兵馬
臘日
第十二卷
乾元元年戊戌春至夏五月在諫官所作
宣政閣退朝晚出左掖
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曲江二首
曲江值酒
曲江對酒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賈至詩附
題省中院壁
春宿左省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曲江陪鄭十八丈南史飲
鄭駙馬他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送賈閣老出汝州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
題鄭十八著作處
偃厠行
留花門
贈畢四曜
酬孟雲卿
奉贈王中允
奉陪鄭駙馬章曲二首
寄左省杜拾遺
奉安冬祭補闕見贈
端午日賜衣
送許八拾遺歸江陵
因許八奉寄江陵呈上人
夏日數
夏夜數
第十三卷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至德二載甫自金光門出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

因此出門有悲往事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啟

題鄭縣亭子

望嶽

至日遣興二首

冬末以事之東都

閩鄉姜七少府設餞

戲贈閩鄉秦少公短歌

李鄴縣丈人胡馬行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負外館

潼關吏

石壕吏

新安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瘦馬行

義鶻行

畫鶻行

第十四卷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憶弟二首

得舍弟消息

贈衛八處士

重題鄭氏東亭

早秋苦熱

立秋後題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夢李白二首

有懷台州鄭十八虔

天河

寄岳州賈司馬巴州嚴使君

山寺

示姪佐

佐還山後寄三首

宿贊公房

寄高三十五詹事適

月夜憶舍弟

兩晴

即事

歸鶻

遣興三首

赤谷西崦人家

初月

擣衣

促織

螢火

苦竹

第十五卷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貽阮隱君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得舍弟消息二首

秦州雜詩二十首上十加韻

遣興五首

寄贊上人

寓目

遣懷

兼設

除架

發畦

吹笛

天末懷李白

獨立

野望

第十六卷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秦州見初日除薛舉

寄彭州高適驛州岑參

病後遇王倚贈歌

西枝村尋草堂二首

太平寺泉眼

佳人

送遠

空囊

送人從軍

東樓

夕烽

觀兵

不歸

日暮

蕃劍

病馬

銅瓶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兩當縣具十侍衛江上宅

第十七卷

乾元二年自秦州如同谷十二月一日紀行所作

別贊上人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硤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皇臺
居同谷所作
乾元中寓同谷縣歌七首
萬丈潭
第十八卷
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所作
發同谷縣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櫺閣
桔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西郊
所思
卜居
春夜喜雨
春水生二絕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頭五詠
蜀相
賓至
有客
為農
梅雨
田舍
江漲

江村

江村
第十九卷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竹
石筍竹
杜鵑行
三絕句
寄李十二白三十韻
狂夫
進艇
野老
雲山
遺興
北鄰
南鄰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恨別
散愁二首
寄楊五桂州
逢唐興劉生薄幸
新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
和裴迪登新津寺
暮登四安寺鐘樓
敬簡王明府
重簡王明府
寄賀蘭綬
建都十二韻
徐九少尹見過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第二十卷
廣德元年自梓州暫往閬中所作
發閬中
光祿坂
冬狩行
丹青引

桃竹枝
寄題江外草堂
山寺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送韋書記赴安西
遊子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奉寄別馬巴州
述古三首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中所作
閬山歌
閬水歌
苦戰行
泛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二首
傷春五首
城上
第二十一卷
廣德二年甲辰自梓州挈家再往閬中所作
登樓
釋悶
江亭王閬州僑遊蕭遂州
滕王亭子
玉臺觀二首
渡江
絕句二首
韋郎司直歸成都
奉侍嚴大夫
奉寄高常侍
春遠
雙鷺
喜雨
天邊行
領妻子赴蜀山行
別房太尉墓
將赴成都先寄嚴鄭公五首
行次鹽亭奉簡嚴遂州遂州兩使君
倚杖

陪王漢州泛舟公西池

得房公池鵝

蒼楊梓州

投簡梓州幕府

莫相疑行

第二十二卷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春歸

歸來

草堂

除草

四松

水檻

破船

王錄事許修草堂費不到聊小詒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過故斛斯莊二首

揚旗

立秋日兩院中有作

軍城早秋鄭國公屬武作附

奉和軍城早秋

院中晚晴懷西郭李舍

到村

宿府

遣悶奉呈嚴武公

西山三首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贈王二十四侍御四十韻

送舍弟頌赴永州三首

第二十三卷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階下新松

嚴鄭公宅同詠竹

奉觀嚴鄭公岷山池江圖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初冬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至後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贈別賀蘭鈞

永泰元年乙巳在成都所作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

敝廬遺興奉寄嚴公

春日江村五首

絕句四首

營屋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

挈家下忠州所作

宴戎州揚使君東樓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撥悶

聞高常侍云忠州作

宴忠州使君姪宅

禹廟忠州作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哭嚴僕射歸櫬

到雲安所作

贈鄭十八賁

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

次鄭十七郎一絕

懷錦水居止二首

第二十四卷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 王鳳樓 李光弼

汝陽郡王璣

嚴武

李邕

蘇源明

鄭虔

張九齡

第二十五卷

徐卿二子歌

韋迪登東亭

贈王將軍承事

蕭八明府覓桃栽

馮何少府筵瓦松栽

馮韋少府筵瓦松栽

又覓大邑菴盆

水閣朝齋奉簡嚴雲安

杜鵑

題桃樹

大庾元年丙午春後遷夔州所作

移居夔州郭

船下夔州郭別王三判官

漫成一絕

長江二首

承聞故相房公靈觀自閬州啓殯歸華

東都二首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曉望白帝城鹽山

將曉二首

遣愁

石硯

三韻三首

兩

寄李十五秘書豆首

舍弟歸監州新婦一首

歸田園居

園

諸葛廟

第二十六卷

大庾元年丙子春後遷夔州所作

八陣圖

負薪行

最能行

王十五前閣會

寄韋有夏郎中

上白帝城二首

歲暮

少年行

楓葉冷洶
 兩
 峽中覽物
 巋頌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兼重贈
 白帝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夜雨
 更題
 峽隘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近聞
 寄黃卿嘉榮十韻
 西閣二首
 西閣雨望
 上卿翁修武侯廟
 孤鴈
 黃草峽
 白鹽山
 覆舟二首
 懷蘭一遊
 第二十七卷
 大庾元年丙午春後遷夔州所作
 存後口號二首
 日暮
 晚晴
 哭王荅州掾
 秋日寄鄭監湖上亭三首
 秋晴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五首
 諸將五首
 月
 上白帝城
 宿江邊閣
 別崔暎因寄薛孟

大庾元年丙午春後
 遷夔州及荊州所作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楊監又出示畫鷹十二扇
 江上
 江漢
 秋日荆南府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三
 十韻
 第二十八卷
 大庾元年春
 新自赤申遷漢西所作
 課伐木 并序
 園人送瓜
 拓公鎮邊遠送管園中瓜
 信行遠修水筒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催宗文樹雞冊
 上後園山脚
 雷
 火
 兩
 贈李十五丈別
 季夏送鄉弟韶朝謁
 返照
 熱三首
 示獠奴阿段
 奉送王信州峇北歸
 夔州歌十絕
 第二十九卷

大庾二年秋在夔西所作
 七月三日亭午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牽牛織女
 秋行官張望催促東渚耗稻
 月
 見螢火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奉漢中王手札
 暇日小園散病
 洞房
 宿昔
 能盡
 關雞
 歷歷
 洛陽
 驪山
 提封
 白露
 孟氏
 吾宗
 第五弟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
 不復寄此二首
 鄭興設自施州歸
 阻雨不得歸夔西甘林
 柴門
 貽華陽柳少府
 種葛
 秋風二首
 第三十卷
 大庾二年秋在夔西所作
 春陵行 元結作附
 同元使君春陵行
 甘林
 兩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寄秋明府博濟

寄韓諫議
奉送韋中丞之晉州湖南
謁先主廟
秋野五首
簡吳郎司法
又呈吳郎
聽楊氏歌
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
第三十一卷
大庾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送田四將軍
白首
草閣
江月
社日兩首
夔府書懷四十韻
巫峽望雲臺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溪上
樹間
八月十五夜月
十六夜詠月
十七夜對月
亂月呈漢中王
驅擊子摘蒼耳
詠懷古跡五首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舍魯兄弟
過客相尋
孟舍步趾領新酒醉見遺老夫
課監子銀研舍北果林蔓葉蕪淨訖林
三首
峽口二首
村雨
寒雨朝行視園樹
偶題
雨晴
晚晴吳郎見過

第三十二卷
大庾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解悶十二首
復愁十二首
南極
搖落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三首
送孟十二舍曹赴東京選
馮孟舍將書覓士擇舊莊
耳聾
小園
即事
自瀼西移居東屯四首
題栢大兄茅山居二首
順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夜二首
東屯月夜
東屯北澗
雲
獨坐二首
兩四首
藏寄崔評事諸姪
傷秋
秋賦
秋興八首
遠遊
從驛次食堂後至東屯茅屋二首
晨雨
天池
贈韋諷書別
第三十三卷
大庾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大覺高僧蘭若
戲作寄漢中王二首

第三十四卷
大庾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別李義
送高司直奉封閬州
壯遊
君不見簡蘇後
贈蘇後
別蘇後赴湖南幕
反照
向夕
曉望
錦樹行
赤霄行
前苦寒行二首
覃山人隱居
栢學士茅屋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大庾二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暫往白帝後還東屯
刈稻了詠懷
瞿唐兩崖
柳司馬至
孟冬
悶
雷
朝二首
寫懷二首
可歎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
冬至
小至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寄裴旻州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第三十五卷
大庾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晚晴
復陰
後苦寒行二首
夜歸
寄栢學士草堂
寄從孫崇簡
送栢一別駕因示從弟
音遊
虎牙行
晚
荆南兵馬使趙公大食刀歌
大庾三年戊申在夔州所作
太歲
元日示宗武
又示宗武
遠懷舍弟穎觀等
續得觀書即就當陽若止正月中旬定
出三峽
將到巫峽贈南卿兄讓西果園四十畝
送大理封主簿親事不合却赴通州
人日二首
月
江梅
庭草
月
唐使君宴別
陪田侍御建亭宴
第三十六卷
大庾三年移居公安下岳陽所作
移安山館
夜
送單判官
醉歌行
贈衛八郎
送韋少府
贈盧十五司馬
公安懷古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入蜀
此風
憶昔行
宴王使君宅二首
覽栢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曉發公安
歲晏行
夜聞鶯鶯
發劉郎浦
泊岳陽城下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郎判官
大庾四年己酉在岳陽至潭遂如衡及後回
潭所作
登岳陽樓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贈韋 贊善
過南岳入洞庭湖
宿青草湖
宿白沙驛
第三十七卷
大庾四年在潭州所作
湘夫人祠
向南夕望
遣遇
解愁
宿鑿石浦
早行
過津口
次空靈岸
宿花石戍
早發
次晚洲
登白馬潭
鴈歸

野望
入喬口
長沙北界
望嶽
大庾四年春
二月至潭州所作
小寒食日舟中作
清明二首
同前
風雨有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岳麓山道林二首行
客從
絕句六首
奉酬冠十侍御見寄四韻復寄寇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江南逢李龜年
湘江宴饒裝二端公赴道州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兼贈州別駕
離別狀
江閣卧病走筆呈崔盧兩侍御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章道作附
潭州送韋員外牧韶州
江閣對雨有懷裴二端公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章道作附
酬韋韶州見寄
第三十八卷
大庾四年秋至潭州所作
千秋節有感二首
夜
晚秋長沙燕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長沙送李十一
奉贈盧五丈參謀珣
登舟將適漢陽
重送劉十判官

並係湖海諸名公酬唱附錄

暮秋歸蘇留別湖南親友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軍尚書歸關上郡

暮秋枉裝道州手札道興呈歐侍御

贈李八丈判官

表姪使南海

燕子來舟中作

同寶盧蒙貽主客李員外賢子裴

詠懷二首

第三十九卷

至衡州所作

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寄上郭受作附

酬郭十五判官

歸鴈二首

白鳧行

朱鳳行

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

三月自衡州暫往潭州所作

旅夜書懷

清明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

入衡州

白馬

回棹

憶鄭南

舟中苦熱遣懷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聶采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麻飢荒江詩

得代懷興盡不顧至縣呈縣令

第四十卷

逸詩拾遺

瞿塘懷古

送司馬入京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呀鵬行

狂歌行贈四兄

號國夫人

逃難

寄高適

送靈州李判官

與嚴二郎奉禮別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賈使君二首

遣憂

早花

巴山

收京

巴西聞收京關送班司馬入京

花底

柳邊

送竇九歸成都

贈裴南部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題鄭縣郭三十二明府新屋壁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東津送韋諷州事錄事

客書館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愁坐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去蜀

放船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更

東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得美字

過洞庭

送盧二歸故居

遊池

東義寺園送辛員外二首

長吟

絕句三首

外集一卷

杜工部草堂詩箋目錄終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第一

建安 蔡 夢 集錄

名儒嘉話凡二百餘條

淮海秦少游進論曰杜子美之於詩實積眾流之長... 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 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 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 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 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 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 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 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歟

鳳臺王茂輔詩話曰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於... 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離象輟浮華稍教以雅正雖... 絳句繪章又既一際各爭所長如大羹元酒者薄滋... 味如孤峯絕岸者駭塵廟穠華可愛者之風骨爛然... 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子雲萬狀... 如古函今無有誰凌森嚴昭昭若在武庫見戈戟布... 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誇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其然為... 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三每讀其文竊若其... 難曉如義鵬行巨鵬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 覽石勒傳方知其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摘換前事... 往往如是韓退之謂光纖萬丈長而世號詩史信哉...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太史公論詩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亂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 觀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 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 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 詩人衆矣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 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後山陳無已詩話曰黃魯直言杜子美之詩法出審... 言句法出度信但過之耳若漢胡元任曰老杜亦自... 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耳... 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揚惲一書迥出... 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

杜工部草堂詩話

104

杜工部草堂詩話

104

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橋館為交游故杜甫律... 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有云... 雲白山青千萬重幾時重調聖明君用雲雲白山青... 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有云人如天上坐魚似... 鏡中懸用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 皆不免踏襲前輩然後傑句亦未易煥發也...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 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 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 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翻類而長之也若漢胡... 元任曰沈雲卿之詩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 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詩云... 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語益工也

詩眼曰黃魯直謂文章必謹布置以此觀考古人法... 度如杜子美贈韋見素詩云絢綺不織死儒冠多誤... 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听而具陳之耳目甫昔... 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竟... 蕭條至踏踏無繼繼言誤身事也則意舉而文備故... 已有是詩矣然必言真所以見韋者於是以厚愧真... 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 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 喜難甘原意實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 心快快祇是走險路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 必有遲遲不決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尚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 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 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也此詩布置最... 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數不可亂也... 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子美見素... 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 意則曰尚憐終南山理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 則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 此然後可以頓挫高推矣

鳳臺王茂輔詩話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唐則天時... 以詩擅名與宋之間相唱和其詩有絕麗清條弱牽... 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陪還人

杜工部草堂詩話

113

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紅... 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 意而語脈蓋有家法矣... 文昌雜錄曰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 校牙錫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 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饅人寒食則有假花... 雞絲饅子干堆蒸餅餠四月八日則有饅子五月... 月五日則有百索纒士夏至則有結香子七月七日... 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炭枝... 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酒酒饅日則有口脂面... 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杜甫春日詩春日... 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奈寒重陽詩曰黍更... 賜朝士臘日詩曰口脂面藥隨恩澤是皆記當時之... 所重也

金石錄曰唐六公諫李邕撰胡峴書余初讀杜甫... 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愛來詠家誠恨文見其詩晚... 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 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 秦少遊詩話曰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 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夢弼謂無... 韻者若謀伐木詩序之類是也... 避齋閑覽曰杜子美之詩悲懽驕泰發歛抑揚疾徐... 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 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 不可以對駢駢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云魏虎... 開金甲麒麟受玉鞭以獵虎對麒麟為正對矣翠草... 晉之云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諱以鵬鳥對犀牛為... 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橫出入... 無不合也

後山陳無已詩話曰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 有辨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禪宗謂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 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 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 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岸余嘗戲為... 李杜詩亦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瀾

為從此樂暴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成又有仁厚
意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善生成不專為取魚也退
之義魚曰觀樂德吾係異此意矣

黃常明詩語全終意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驟銳
使絲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況孫武於五湖斬白
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慎勿吞清海無勞
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
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關昔天無吏
橫索錢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
正乾坤其愁數愛感蓋以人主生靈為念孟子以善
言陳戰為大罪我戰必克為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
然

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
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
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
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
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為之筆端殆若大成茲為可
貴

古今詞話蜀人將進酒嘗以為少陵詩作瑞鵬鳴唱
之昔時曾從漢梁王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坐來衫
袖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初酒賤宜辭醉今日愁來
不易當暗想舊遊潭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此詩或
謂杜甫或謂見仙或謂曲詞未知孰是然詳味其言
唐人語也首先有曾從漢梁王之句決非子美作也
况集中不載灼可見矣不知揚曼倩何所據云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一

黃常明詩語全終意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驟銳
使絲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況孫武於五湖斬白
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慎勿吞清海無勞
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
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關昔天無吏
橫索錢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
正乾坤其愁數愛感蓋以人主生靈為念孟子以善
言陳戰為大罪我戰必克為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
然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二

建安 蔡 集錄

三山老人語錄曰子美送嚴武還朝詩云公若登台
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橫浦張子韶心傳錄曰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山
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為山光野
色凡悟一道理透徹處往往境界皆如此也
東萊呂居仁曰詩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響字妙妙
拍如子美身輕一鳥過飛驚驚安風斜過字字皆一
句響字也

卅陽洪景廬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死仁何大
圭方弱冠往謁之九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
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
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
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
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
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煙霧嶺
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借別之豈無情
老淚為一灑高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
寂寂一水樊山夜此其首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
嘿論也

橫浦張子韶心傳錄曰陶淵明詩云雲無心而出岫
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
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
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
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卅陽洪景廬容齋隨筆曰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詠
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
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過真目之如老杜人
間又見真黃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
斯須九重真龍出馮軒勿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鸞
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行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
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
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一八

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
間嚴谷云即向巴山落日時離外黃花菊對誰
非一雙冷蝶杜送章道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望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又云雖無南去鴈看
取北來魚取寄杜不香與不知凡幾首杜若三藥
裏關心詩物感寄如鍾琴在簾扣之則應往來反復
於是乎有餘味矣

黃常明詩語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綠江
路熟俯青郊微脫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
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巒頭俯瀾層層俯風渚
游目俯大江江檻俯為齋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多
不可具述

螢雪叢說老杜詩詞酷愛下受字蓋自得之妙不一
而足如脩竹不受暑輕裘受風斜吹向受和風野航
恰受兩三人誠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過人者無
它只是平易雖曰似俗其實眼前事爾老杜畫紙為
其高稚子敲針作釣鉤以老對稚以其事對其子無
如此之親切又是閨門之事且與智者道

黃常明詩語數物以不謂食為樂是近俗獨杜屢
用此口驚撥開一個兩個黃鸝鳴翠柳却道井邊添
个个送李校書云臨政意頗切對酒不能飲樓頭爽
酒樓下臥但使殘年與飽飯梅熟許同朱老愛盆菘
中大藥奇特可以映帶者也

捫蝨新話云韓文公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
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
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玄暉曰
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
曰古文雖不用偶麗而散句之中暗有音調步驟馳
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觀子美到夔州以
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

黃常明詩語子美云殺綸萬魚急蓋指撥歎之臣非
法便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舟疾
若風撐突波濤挺又入小人舞智趨時巧管數遷所
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覆所謂挺又入也日
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鱗鬣隨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
能安居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義比與何異吾徒何

欄清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雅端年十二不識上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負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其入燕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肯而淵明秋嘆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足賦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詭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遺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議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耳王彥輔塵史曰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語多倒其句而用之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雜錄曰劉夢得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魏城皆金陵故事地也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甫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即非是也此觀劉芥墟遺小說又曰王謝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海中失船之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媪皆衣皂引謝至所居乃烏衣園也以女妻之既久謝思歸復乘雲軒之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於梁上謝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園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滿院風風日迴來春燕又飛來謝身上有詩二首曰相逢真數合如今際遠是生離來春謝有相思三月天南無鴈飛至來歲竟不至因目謝所居為烏衣巷劉芥乃改謝為謝以王謝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詭託名於錢希白終篇又取劉夢得詩以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之謬是直劉芥之妄言耳不足信也

鳳臺王茂輔塵史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意子美於李杜見之頗延年皓白馬賦曰巨刷幽燕葢棘荆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去皆可刷幽并夜大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棘越蓋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艷萬丈長信哉

鳳臺王茂輔塵史曰世言子美卒於耒陽故最字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新唐書乃稱耒陽今遺白酒黃牛一夕而卒此承襲傳聞而未嘗効實故也得臣觀子美橋寄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賊珣之亂倉皇往衡陽投耒陽舟中伏枕又長瘴瘴復及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空并汝去秋帆催客歸蓋迴棹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衡雨雪誰憫蔽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二篇為詳安得卒於耒陽耶要之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誌稱子美之孫嗣業字子美之柩襄柩事於僊師次子荆拜余為誌辭不能絕其略係曰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耒陽

舟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之飲詩云步履隨春風村自花柳遺興詩云秋眼相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第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壩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臨川王介甫曰老杜三詩人竟來往下得蒼字人好顏色赴春愁下得壯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只見吟詩要二字兩字工夫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離及百代為清門則知子美

於當時已為詩人所欽伏如此感會餘韻沾沾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也甫陽鄭真蓋離經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子美則麟遊蓋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二豪所得始不可以優劣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一句其甚多如善弟觀到詩云待爾噴鳥鵲拋書示鵬鵠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至帝鳥爭引子為鵲不歸林下食遭泥去尚飛恨久陰江閣卧病詩云滑憶彫孤飯香聞錦帶藥溜起兼暖腹誰致致金龜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教為吟可老一字實堪貧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山王

之墓下詩云延州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細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盜殺人虛言誤公子投符感慈親是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五言律詩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對兩詩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箇巾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雜錄曰古人用韻如文選古詩杜子美韓退之重複押韻者甚多文選古詩押一捉字曹子建美女篇押一難字謝靈運述祖德詩押一入字南圖詩押一同字初去郡詩押二生字沈休文鐘山應教詩押一足字任彦昇哭范僕射詩押三情字

兩生字陸士衡赴洛詩押二心字猛虎行押一陰字擬古詩押一音字豫章行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押一歸字王正長雜詩押二心字張景陽雜詩押二生字江淹雜體詩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押一入字杜子美韓退之蓋亦微古人之作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一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國人送瓜詩押二草字上後園山脚押二梁字北征押一日子夔州詠懷押二旋字贈李秘書押一虛字贈李善寶押一厲字贈汝陽王押一陵字喜春薛德管押一潭字退之贈張籍詩押一更字二狂字二鳴字三光字岳陽樓別寶司直押一向字李花押二花字雙鳥押一州字二頭字一秋字二休字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押二行

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沈陽鄭
度之多能張九齡嚴挺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
盜賊未息數為懷賢而作者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
朝獻大清宮樂舞及郊甫奉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
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院二學士詩
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閭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
尊天老書題自春官驗討論倚風隨鶴路隨水到龍
門是時陳希烈韋見素為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
皆集賢學士也故末句云諶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也按唐史是歲八月見素
代陳希烈為丞相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
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為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古汲高元之茶甘錄曰之美於天寶十二載獻西嶽
賦故得有贈獻納使陳令入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
官女開函近御筵曉漏滴隨書瑞閣晴窗點檢白雲
篇末章云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
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秦
隴負薪拾遺補餉不給困躓極矣自至蜀依裴冕始
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來往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
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上莊者言其地也經營
上元始斷手實應年言其時也雲裏江船度風前徑
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言其景物也至於草
堂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李與黃梅則乞
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裁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
果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推酒草堂則喜而為詩
曰故人能領客堪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貴不到
則戲而為詩曰為嘖王錄事不寄草堂書蓋其流離
貧乏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
如此然未及於堂也道弟檢校草堂則曰鶴鴨宜長
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道弟檢校草堂則曰鶴鴨宜長
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草堂易
拘縲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為問南溪竹抽梢會過瀟
湘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
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為節度參謀復

歸草堂則曰不忍意捨此復來雅樵蕪入門四松在
步蹀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後復無依
復捨之而去以唐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
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寓夔州雲安
縣有此草堂者然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潼三年
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
歲而已其起居寢食之興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
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
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
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張均張洵兄弟承襲父寵致位
嚴近皆負其材觀魏端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
甫故相均而奪於楊國忠自此各懷歎望安祿山盜
國均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及正兄弟各論死
非房瑄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翰青瑣
車轡駟紫泥靈輿傳父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為中書
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均詩云翰林通華蓋勳力破
滄溟天上張公子官中漢客星言均尚書親公主禁
中置宅也二人恩寵煥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
戮亂天理下此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北征詩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
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
雪見爺背而啼垢膩脚不機方是時甫方脫身於萬
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洵至秦中則有賦
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肺
病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慘已非北征時比也及
觀進艇詩則曰畫引老妻乘小艇睛看稚子浴清江
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為扇扇針作釣鈎鈎其
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秦時矣
古汲高元之茶甘錄曰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
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
有五男兒揆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
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偏生伍季班荆道
舊而况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
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
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道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

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
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慈極睡多背俯暗軒得家
書云能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
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
黃魯直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為不知者詬病以
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
人便為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必說夢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古今詩話載子美因見病瘥者
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觸體血模脚手提擲遂崔
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瘥矣其詩云患
癘三秋孰可忍又云三年病瘥瘥子美於此時何不

其犯顏逆耳必不為身謀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成都記杜主自天而降稱皇帝
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故
子美云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又曰古時杜
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
古帝鬼牌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它巢百鳥為飼之
故子美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乃為餵其子禮
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吟羣鳥至今為哺雛
子美集中杜鵑詩行凡三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
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豈百鳥之
不若也最後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
託興明皇蒙塵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
嬪嬙左右如花紅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古今詩話載子美因見病瘥者
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觸體血模脚手提擲遂崔
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瘥矣其詩云患
癘三秋孰可忍又云三年病瘥瘥子美於此時何不

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已也
 補註杜詩能除病身有是理蓋言其詩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余嘗謂知人難善帝猶以為難
 而杜子美之曾祖始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
 房杜董於賤賤之日子美乃承其詩曰向窺窺
 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景少年此舞十八九子等成
 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游之
 樂未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且莫近前丞相頃之句
 當是謂揚國忠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北征詩云憶昔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不聞憂商襄中自誅褒姒其意謂明皇英
 斷自誅妃子與褒姒之誅褒姒不同老杜此語出於
 愛君而由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為左拾遺會房瑄以陳詩
 糾戰敗罷相甫上疏力救瑄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
 宰相張錫救之獲免故甫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
 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蒼感其致已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
 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客夜狂夫谷裴道州簡華十
 凡五篇觀此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
 當時能賜之者幾何人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
 半天下自少時遊吳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
 皆載於壯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
 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
 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
 云賢有不曉突聖有不曉帝始來山中休駕喜地
 僻素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
 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蠻荆安掛用莊叟隨雲拜東皇
 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為
 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塗亦理之常爾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
 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校草可鼓及壯
 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觀屈賈靈目短曹
 劉墻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

詩雄於時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
 矣唐史氏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
 契而然耶至云云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
 蒲建事守御床其忠蓋亦可嘉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山谷黃魯直謂後山陳無已云
 學詩如學道此言尋常雖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
 謂立方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杜云昨
 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行杜云林昏罷
 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
 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
 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
 云秋聲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連隨盡杜云文
 章千古事後山則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
 後山則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云
 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欲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
 香如此類其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立方謂
 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宜所謂碌碌盆盆中見此古
 墨沈者用語語稍同乃是謔少陵詩精熟覺在其筆
 下又何足以病公乎

諸儒詩詩子美戲作俳諧體遺悶云家家養鳥鬼頭
 頭養黃魚或讀為上聲或讀為去聲沈存中筆談
 以鳥鬼為鳥謂其俗呼捕作鳥鬼之聲也蔡寬夫
 詩話以鳥鬼為巴俗所事神名也冷齋夜話謂巴俗
 多事鳥鬼鬼以臨江故頭頭食黃魚耳素湘雜記以
 鸕鷀為鳥鬼謂養之以捕魚也然詩辭事略又謂楚
 峽之間事鳥為神所謂神鷄也故元陽之有詩云病
 塞鳥稱鬼巫占瓦代龜夢謂當以此事略之言為
 是也蓋養鳥鬼食黃魚自是兩義皆記巴中之風俗
 也峽中黃魚極大者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按集
 有詩云日見巴東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餉大長大
 不容身是也然魚豈鷄鷄之所能捕哉彼以鳥鬼
 為鷄鷄其誤尤甚矣或又曰鳥鬼謂捕也巴峽人家
 多事鬼家養一猪非祭鬼不用故於羣猪中特呼鳥
 鬼以別之也今並存之

廣陵馬求卿嫌真子錄曰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
 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為淳厚杜工部於蘇

端薛後推簡薛華辭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
 得之名譽章又云坐中薛華善辭歌醉歌自作風格
 老且一篇之中連呼三人之名想見當時士人一經
 老杜品題即有聲價故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為
 耻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為厚雖前輩詩中亦不
 敢斥後進之名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可勝嘆哉
 庚溪詩說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
 不拘詩句尚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
 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
 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
 心術初嚮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
 與飢渴由已者何異然常為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
 同慶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
 云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厦宜云
 缺塞壅傾太陽物性固冥奪言非不知禮道為高也
 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發義亂倫有所不可以故悞
 生理獨取事干謂言志大術疎未始阿附以借勢也
 為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素君而雅志棲道既
 不合時而又不為低屈皆設疑互言屢致意焉非巨
 刃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叙開闢辛且不勝其感
 戚而默思失業途因念遠戍役所謂憂在天下而不
 為小己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為同道少陵之迹江
 湖而心稷契豈為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
 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時先後
 周復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為諫書余特目
 此詩為心迹論也

此詩為心迹論也
 碧溪詩話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
 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民歎息腸內熱胡為
 將暮年憂世心力窮猶花石成云誰能扣君門下令
 城征賦寄栢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者生有
 環堵空令吾輩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
 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先之蟻蟻輩真得孟子所
 存矣東坡先生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
 名其詩爾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古今詩話老杜紅飯咏餘鷄鷄粒碧梧棲老鳳風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 一五五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 一五五

古今詩話老杜紅飯咏餘鷄鷄粒碧梧棲老鳳風枝

此語及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鏡窺行天馬渡橋亦倣此理

杜氏譜系

謹按唐書杜甫傳及元稹墓誌皆當陽成侯預下十世而生依藝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鞏縣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左拾遺尚書工部員外郎甫生三子宗文宗武夢弼今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擯式方從師預三子從預蓋式方五子惲惲驚陶惲從都三子從惲從中惲官取高而牧名寂著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涇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甫一派又不在五派之中甫與佑既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何也豈以其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東塾素夢因覽其譜系而為之書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嘉興魯普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箋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若天開馬鬣諸龍門在龍門河南縣也與大內對峙
一名伊瀾城故天子有九寺後漢梁孝明帝永平十年
始於初至安安置二僧居之號龍門寺
洛陽初至安安置二僧居之號龍門寺
洛陽初至安安置二僧居之號龍門寺

已從招提遊

為白馬寺僧
初後人傳其說以名其地又考之此寺之始也
寺僧其也又考之此寺之始也
寺僧其也又考之此寺之始也

更伯招提遊

高僧伯招提遊
高僧伯招提遊
高僧伯招提遊

二年客東都

二年客東都
二年客東都
二年客東都

贈李白

贈李白
贈李白
贈李白

望嶽

望嶽
望嶽
望嶽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嘉興魯普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箋

苦乏大藥

苦乏大藥
苦乏大藥
苦乏大藥

亦有梁宋遊

亦有梁宋遊
亦有梁宋遊
亦有梁宋遊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望嶽

望嶽
望嶽
望嶽

登兗州城樓

登兗州城樓
登兗州城樓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

東郡趨庭日
東郡趨庭日
東郡趨庭日

杜工部草堂詩箋

山與諸生別石荒城魯殿餘... 東嶽雲齊起浴滿大虛...

對雨書懷走筆許十一簿公

雷驟暮燕... 滄海高風... 嶺南近郭...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

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滄海高風... 嶺南近郭...

九法曹鄭君上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 胡馬大宛名... 素練風霜起...

己上人草堂

已上人草堂... 野亭逼水... 血灑平蕪...

杜工部草堂詩箋

休夢出... 李侯有佳句... 弟兄醉眠...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 弟兄醉眠... 寒杵...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 素練風霜起... 血灑平蕪...

野亭逼水

野亭逼水... 血灑平蕪... 血灑平蕪...

血灑平蕪

血灑平蕪... 野亭逼水... 野亭逼水...

杜工部草堂詩箋

外之所...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饗劇主筆在坐...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饗劇主筆在坐

東藩駐皇蓋... 登歷下古城... 芳自尚書...

登歷下古城

吾宗神秀... 泰山雄地... 歌吉祥...

歌吉祥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新亭... 新亭結構... 新亭結構...

新亭結構

新亭結構... 新亭結構... 新亭結構...

門下四顧東曰延慶樓外對碧嶺有公館... 天老書題曰... 故山多藥物... 醉時歌... 諸公案卷... 紛紛厭梁肉... 先生有才過屈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車馬喧喧... 名垂萬古... 杜陵野客... 空齋如絲... 日雁大舍... 清夜沉沉... 歌有鬼神... 子雲識字... 茅屋蒼蒼... 不識南塘... 野竹上青... 溪梁同見... 杜工部草堂詩箋

百頃風潭... 低結子... 萬里戎王... 車列月... 使徒空... 知地子... 夢舍連... 蔓曲垂... 籍賣... 刺水滄... 風燈吹... 移無酒... 魚不取... 棘澗寒... 憶過楊... 葉... 船思... 解水乞... 杜工部草堂詩箋

從此長驅而來曹天... 苦雨奉寄龍西公兼呈王微士

今秋乃淫雨... 仲月來寒風

行潦... 九里信不通

通... 天漢東

相... 願騰六尺馬

作... 見今子面

公... 胡越局促

奮... 胡越局促

此...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切... 胡越局促

集諸家註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上韋左相二十韻

鳳麟軒輶

龍飛四

八荒壽域

一氣轉洪

丹青老臣

沙汰江河

范叔已歸

北斗出地

豫樟深出

東方領神

獨步才超

尺廣

明過

尺廣

明過

尺廣

明過

尺廣

明過

尺廣

明過

尺廣

明過

尺廣

明過

物由來帶上珍

還淳才傑

生涯以衆人

可問

見之

與有神

承沈丈東笑除膳部負外阻雨未遂馳賀

奉寄此詩

今日西京

橋門舊史

輝光

何所

日

出

九

出

九

出

九

出

九

出

九

出

九

出

九

出

杜工部草堂詩箋

江頭難爲一相就... 奉贈大常張卿均... 方丈三... 地... 性亦... 何由...

江頭難爲一相就... 奉贈大常張卿均... 方丈三... 地... 性亦... 何由...

杜工部草堂詩箋

... 遊... 散... 放... 遊... 散... 放...

... 遊... 散... 放... 遊... 散... 放...

杜工部草堂詩箋

... 聖... 來... 日... 晚... 飛... 理... 招... 遊... 如... 敬... 謝... 謝... 謝...

... 聖... 來... 日... 晚... 飛... 理... 招... 遊... 如... 敬... 謝... 謝... 謝...

雲外物與雲俱遠... 律中鬼神... 天音... 使君... 射人... 殺傷... 驅馬... 不可攀... 單于... 潛身... 從軍... 欲語... 志... 官... 不作... 道... 風... 贈... 秋... 為... 南...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九首... 出前日已遠... 磨刀鳴咽水... 赤刃... 夫... 戰... 生... 逢... 迢...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見胡... 用長... 殺傷... 驅馬... 不可攀... 單于... 潛身... 從軍... 欲語... 志... 官... 不作... 道... 風... 贈... 秋... 為... 南...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單于... 潛身... 從軍... 欲語... 志... 官... 不作... 道... 風... 贈... 秋... 為... 南...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五... 秋... 為... 南...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秋... 為... 南...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集

杜工部草堂詩集卷第六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朔作此詩是月安祿山反於范陽...

杜陵有布衣 杜陵公所居也 老大意氣壯 壯年心已衰...

一何愚 窮比擬與君 君成成漢 漢君成成漢...

無江海志 壯年志 壯年志 壯年志...

君不見 漢宮三殿 輝煌照雲 輝煌照雲...

胡為大 鏡 照 照 照 照...

元遂至今 為 為 為 為...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君不見 漢宮 漢宮 漢宮 漢宮...

杜工部草堂詩集

杜工部草堂詩集卷第六

樂動勢鳴鳴

樂動勢鳴鳴 樂動勢鳴鳴 樂動勢鳴鳴...

女出 女出 女出 女出...

奔比物 奔比物 奔比物 奔比物...

舞神 舞神 舞神 舞神...

門酒肉 門酒肉 門酒肉 門酒肉...

咫尺 咫尺 咫尺 咫尺...

渡又 渡又 渡又 渡又...

極目 極目 極目 極目...

觸天 觸天 觸天 觸天...

河梁 河梁 河梁 河梁...

旅相 旅相 旅相 旅相...

疾往 疾往 疾往 疾往...

已卒 已卒 已卒 已卒...

人父 人父 人父 人父...

生常 生常 生常 生常...

主帝 主帝 主帝 主帝...

平人 平人 平人 平人...

生常 生常 生常 生常...

主帝 主帝 主帝 主帝...

平人 平人 平人 平人...

生常 生常 生常 生常...

主帝 主帝 主帝 主帝...

平人 平人 平人 平人...

生常 生常 生常 生常...

主帝 主帝 主帝 主帝...

平人 平人 平人 平人...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川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 怪底山川起煙霧...

素志 素志 素志 素志...

亦無 亦無 亦無 亦無...

好手 好手 好手 好手...

不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遇對 遇對 遇對 遇對...

此心 此心 此心 此心...

神知 神知 神知 神知...

君重 君重 君重 君重...

素志 素志 素志 素志...

亦無 亦無 亦無 亦無...

好手 好手 好手 好手...

不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遇對 遇對 遇對 遇對...

此心 此心 此心 此心...

神知 神知 神知 神知...

君重 君重 君重 君重...

素志 素志 素志 素志...

亦無 亦無 亦無 亦無...

好手 好手 好手 好手...

不可 不可 不可 不可...

遇對 遇對 遇對 遇對...

此心 此心 此心 此心...

神知 神知 神知 神知...

君重 君重 君重 君重...

天水相與求 謂波水懷新日以擊 謝靈運詩
 天也水也 天與水相與求 謂波水懷新日以擊 謝靈運詩
 天也水也 天與水相與求 謂波水懷新日以擊 謝靈運詩

普翠增光輝 謂普翠增光輝 謂普翠增光輝 謂普翠增光輝
 普翠增光輝 謂普翠增光輝 謂普翠增光輝 謂普翠增光輝
 普翠增光輝 謂普翠增光輝 謂普翠增光輝 謂普翠增光輝

舟子逐清涼 謂舟子逐清涼 謂舟子逐清涼 謂舟子逐清涼
 舟子逐清涼 謂舟子逐清涼 謂舟子逐清涼 謂舟子逐清涼
 舟子逐清涼 謂舟子逐清涼 謂舟子逐清涼 謂舟子逐清涼

夏目李公見訪李時為太子家令
 夏目李公見訪李時為太子家令 夏目李公見訪李時為太子家令
 夏目李公見訪李時為太子家令 夏目李公見訪李時為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 謂遠林暑氣薄 謂遠林暑氣薄 謂遠林暑氣薄
 遠林暑氣薄 謂遠林暑氣薄 謂遠林暑氣薄 謂遠林暑氣薄
 遠林暑氣薄 謂遠林暑氣薄 謂遠林暑氣薄 謂遠林暑氣薄

朝風飄胡鴻 謂朝風飄胡鴻 謂朝風飄胡鴻 謂朝風飄胡鴻
 朝風飄胡鴻 謂朝風飄胡鴻 謂朝風飄胡鴻 謂朝風飄胡鴻
 朝風飄胡鴻 謂朝風飄胡鴻 謂朝風飄胡鴻 謂朝風飄胡鴻

秋草萎更碧 謂秋草萎更碧 謂秋草萎更碧 謂秋草萎更碧
 秋草萎更碧 謂秋草萎更碧 謂秋草萎更碧 謂秋草萎更碧
 秋草萎更碧 謂秋草萎更碧 謂秋草萎更碧 謂秋草萎更碧

長陵頭兒 謂長陵頭兒 謂長陵頭兒 謂長陵頭兒
 長陵頭兒 謂長陵頭兒 謂長陵頭兒 謂長陵頭兒
 長陵頭兒 謂長陵頭兒 謂長陵頭兒 謂長陵頭兒

漆有而削青 謂漆有而削青 謂漆有而削青 謂漆有而削青
 漆有而削青 謂漆有而削青 謂漆有而削青 謂漆有而削青
 漆有而削青 謂漆有而削青 謂漆有而削青 謂漆有而削青

京兆為時所 謂京兆為時所 謂京兆為時所 謂京兆為時所
 京兆為時所 謂京兆為時所 謂京兆為時所 謂京兆為時所
 京兆為時所 謂京兆為時所 謂京兆為時所 謂京兆為時所

夫行收網 謂夫行收網 謂夫行收網 謂夫行收網
 夫行收網 謂夫行收網 謂夫行收網 謂夫行收網
 夫行收網 謂夫行收網 謂夫行收網 謂夫行收網

許生五臺賣 謂許生五臺賣 謂許生五臺賣 謂許生五臺賣
 許生五臺賣 謂許生五臺賣 謂許生五臺賣 謂許生五臺賣
 許生五臺賣 謂許生五臺賣 謂許生五臺賣 謂許生五臺賣

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不枝梧 謂不枝梧 謂不枝梧 謂不枝梧
 不枝梧 謂不枝梧 謂不枝梧 謂不枝梧
 不枝梧 謂不枝梧 謂不枝梧 謂不枝梧

貧交行 謂貧交行 謂貧交行 謂貧交行
 貧交行 謂貧交行 謂貧交行 謂貧交行
 貧交行 謂貧交行 謂貧交行 謂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 謂翻手作雲覆手雨 謂翻手作雲覆手雨
 翻手作雲覆手雨 謂翻手作雲覆手雨 謂翻手作雲覆手雨
 翻手作雲覆手雨 謂翻手作雲覆手雨 謂翻手作雲覆手雨

君不見 謂君不見 謂君不見 謂君不見
 君不見 謂君不見 謂君不見 謂君不見
 君不見 謂君不見 謂君不見 謂君不見

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謂白紵行

右父更新年多物化... 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鄧公馬癖人共知...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戲題韋諷畫松圖歌...

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七...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七

杜工部草堂詩卷第八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戲題韋諷畫松圖歌...

將軍昔從事... 直幹...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戲題韋諷畫松圖歌...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八...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八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八

天下幾人畫古松...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戲題韋諷畫松圖歌...

將軍昔從事... 直幹...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戲題韋諷畫松圖歌...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八...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八

女也年許去而閣下自開飲矣之重而... 酒闌揮劍肝膽...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泊沒去子獨聲名... 贈納司存兩露邊... 分情切任才賢

贈納司存兩露邊... 分情切任才賢... 退食收封事

退食收封事... 贈納司存兩露邊... 贈納司存兩露邊

贈納司存兩露邊... 贈納司存兩露邊... 贈納司存兩露邊

贈納司存兩露邊... 贈納司存兩露邊... 贈納司存兩露邊

翰林編華蓋... 昔別是何處... 故武衛將軍挽詞

昔別是何處...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故武衛將軍挽詞

嚴警曾晏夜... 哀挽青門去... 城西破之舟

哀挽青門去...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城西破之舟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九

秋多宴會一終日困香膠

陪諸貴公子丈人滿舞妓涼晚際遇兩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

歸路翻蕭颯波塘五月秋

陪李金五豆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

輕吹曼曼

偏稱坐

可憐李金吾

九日曲江

綴席采章好

源由

期高

九日楊泰先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

後儀

任後

湘州

湘州刺史

客從南縣來

坐林抄

陪野懷

遺然

也

欲

道

諸

陰

我

父

雷

森

森

森

森

森

森

森

人

氣

味

半

慨

帶

三

吾

早

兩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九月五日田莊氏

老主慈秋強自寬... 日苦能與來今日... 並兩峰寒... 誰健...

崔氏東山草堂

夢改玉山草堂... 簾言九... 銷松筠... 悲陳陶...

悲陳陶

陳陶... 悲陳陶... 孟冬十郡... 戰聲... 胡歸來... 颯面...

孟冬十郡

孟冬十郡... 戰聲... 胡歸來... 颯面... 我軍青坂...

我軍青坂

我軍青坂... 文章有神... 蘇端薛...

兒日向西

兒日向西... 是骨焉得... 莫倉卒... 對雪... 戰哭多新... 舞迴風...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對雪

戰哭多新

舞迴風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命續續

花向晴東

花向晴東... 雪自且日... 聞戰鼓... 形容已枯... 自作風格... 事終傷不... 如瀟之酒... 隨雨時秋... 心哀人主... 國破山河... 恨別鳥驚... 書抵萬金... 鄙夫行衰... 常時往還... 入千載得... 未契有所... 動猶地盤... 人可數見...

雪自且日

聞戰鼓

形容已枯

自作風格

事終傷不

如瀟之酒

隨雨時秋

心哀人主

國破山河

恨別鳥驚

書抵萬金

鄙夫行衰

常時往還

入千載得

未契有所

動猶地盤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人可數見

杜工部草堂詩卷第十

至德一載夏自賊中達行在所投拾遺後所作

喜逢行在所三百

西憶岐陽信

落日心死著

忽開一

瘦辛苦

秋思

春

南陽氣

心翻

死去

白上

功天

校前

安

否

迷

去年

麻鞋

還親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九〇

厚大子

書問

戶痛

相偶

首

反與

歡會

彭衙

憶昔

逢人

吟

我

真小

盜相

契

小

客

紙

煨

結

達

親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九五

塞盡

五城

盡東

明割

已

猶

制

見

帝

鬼

送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驄

673

皇天慈遠送雲雨白浩浩時時送行雲
 東郊尚烽火 杜工部詩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西柱柱亦傾 杜工部詩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送雲二十三侍御漢中判官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感孤不能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二京陷未收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通准准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從事賢君行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坐知七曜曆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建去精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幽憂桑梓恨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回風吹獨樹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歸來桑梓恨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陶唐歌遺民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南風作秋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請論事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海天軒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帝曰大布衣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御注元帥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羊飲不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苦士志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吾聞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不台用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不合用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不合用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昔沒賊中時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志氣橫九州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茶悠悠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中韋使君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走馬仇他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猪靴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怒拔老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橫戈子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手道周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翰時相投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翰時相投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浩浩時時送行雲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一

八月還鄜州及意從還京所作

三川不可到

三川不可到，一水無西歸。... 路晚山猶重，... 市朝今日異，... 攬梁江抱還家尚黑頭。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 醉裏從多病，... 日歸猶在眼，... 人愛公名不愛官。

九成宮

東山宮殿五十年，... 峯山入百里，... 業土囊口，... 其陽產靈芝。

揭曉怪石走

揭曉怪石走，... 官居守，... 我行獨時危，... 馬白頭。

云去在行宮守太白，... 徒步歸行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州作

明公壯年值時危，... 是武定禍亂非公難，... 能輕肥，... 先同調。

玉華宮

溪迴松風長，... 蒼鼠竄古瓦，... 殿道掃絕壁，... 黃土。

北征

皇帝二載秋，... 北征，... 行也，... 少暇日。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拜辭詩，... 有遺矣，... 臣甫憤所切，... 虞何時，... 東山宮殿，...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幽事亦可悅。

杜工部草堂詩箋

曲江值雨

苑外江頭坐不歸... 黃鳥時兼白鳥飛... 曲江對酒

曲江對酒

城上春雲覆苑牆... 龍武新軍深駐紮... 芙蓉別殿綠雲香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銀燭朝天紫柏長... 青瑣門前百轉流... 波瀾此裏朝朝發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綸音初下... 位時至中書舍人... 位時至中書舍人

五夜漏聲催曉箭

五夜漏聲催曉箭... 九重香歇... 香燭殘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 洞門對雪帶陰陰... 落花遊絲白日靜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 春宿左省... 月傍九霄多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 從三殿去... 細雨來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家江頭黃柳花... 白髮非春事... 更無家

鄭射馬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鄭射馬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才大今詩伯

北門子

北門子... 酒價苦貴... 才大今詩伯

才大今詩伯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才大今詩伯

才大今詩伯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贈畢四驢...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北門子

北門子... 酒價苦貴... 才大今詩伯

才大今詩伯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贈畢四驢...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北門子

北門子... 酒價苦貴... 才大今詩伯

才大今詩伯

才大今詩伯... 贈畢四驢... 才大今詩伯

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
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
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
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

樂極傷頭白
樂極傷頭白
樂極傷頭白
樂極傷頭白

奉贈王中允維
奉贈王中允維
奉贈王中允維
奉贈王中允維

中允聲名久
中允聲名久
中允聲名久
中允聲名久

奉陪鄭駙馬章句
奉陪鄭駙馬章句
奉陪鄭駙馬章句
奉陪鄭駙馬章句

章句花無賴
章句花無賴
章句花無賴
章句花無賴

野寺垂楊裏
野寺垂楊裏
野寺垂楊裏
野寺垂楊裏

不歸山
不歸山
不歸山
不歸山

寄左省杜拾遺
寄左省杜拾遺
寄左省杜拾遺
寄左省杜拾遺

入隨
入隨
入隨
入隨

無關事
無關事
無關事
無關事

杜工部草堂詩集

我往日華東
我往日華東
我往日華東
我往日華東

官衣亦有名
官衣亦有名
官衣亦有名
官衣亦有名

送許八拾遺歸江
送許八拾遺歸江
送許八拾遺歸江
送許八拾遺歸江

不見吳公
不見吳公
不見吳公
不見吳公

夏日出東
夏日出東
夏日出東
夏日出東

何由開上天
何由開上天
何由開上天
何由開上天

幽蘭王師
幽蘭王師
幽蘭王師
幽蘭王師

永日不可暮
永日不可暮
永日不可暮
永日不可暮

風吹我裳
風吹我裳
風吹我裳
風吹我裳

織毫
織毫
織毫
織毫

竟夕擊力
竟夕擊力
竟夕擊力
竟夕擊力

杜工部草堂詩集

時康
時康
時康
時康

杜工部草堂詩集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二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末以事之東都
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至德一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開道歸鳳翔
此道音歸順西郊胡止頰
此道音歸順西郊胡止頰
此道音歸順西郊胡止頰

近侍歸京邑
無才日衰老
駐馬望千門

奉同郭給事湯東微飲
東山氣清遠
君來必十月

噴津漲巖幽
有時冷赤日

輾跡廣原延
具搜

幽靈斯可怪
幽靈斯可怪

移因風雨秋
移因風雨秋

翠旗夜促
翠旗夜促

香沐芙蓉
香沐芙蓉

香沐芙蓉
香沐芙蓉

香沐芙蓉
香沐芙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三

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

題鄭縣亭子
題鄭縣亭子

西嶽峻峭
西嶽峻峭

仙人九節
仙人九節

獨恐傷神
獨恐傷神

望嶽
望嶽

西嶽峻峭
西嶽峻峭

仙人九節
仙人九節

獨恐傷神
獨恐傷神

望嶽
望嶽

西嶽峻峭
西嶽峻峭

仙人九節
仙人九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去歲茲辰
去歲茲辰

帝問其源
帝問其源

憶昨道逢
憶昨道逢

城此日堪
城此日堪

宅宿無飲
宅宿無飲

疾風吹壁
疾風吹壁

此一開顏
此一開顏

酣戰
酣戰

照室紅爐
照室紅爐

合不可常
合不可常

閣鄉姜七
閣鄉姜七

姜侯設饋
姜侯設饋

得... 人受魚... 磨刀魚... 筋未覺... 身無力... 我見子... 為今相...
 得... 人受魚... 磨刀魚... 筋未覺... 身無力... 我見子... 為今相...
 得... 人受魚... 磨刀魚... 筋未覺... 身無力... 我見子... 為今相...

戲贈閩鄉素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 君是同舍客... 時清兩京道... 樂更無多... 李郵縣... 夫入駿... 却走見... 出子人... 別有種... 未易識... 長風生...

去年行宮當太白... 君是同舍客... 時清兩京道... 樂更無多... 李郵縣... 夫入駿... 却走見... 出子人... 別有種... 未易識... 長風生...

路逢襄陽楊少府... 寄語楊... 神仙窟... 童閔吏... 士辛何... 列戰格... 夫入視... 萬古用... 桃林戰... 水龍之... 宗既收... 次子... 婦前致... 德婦前... 願婦前... 願婦前...

路逢襄陽楊少府... 寄語楊... 神仙窟... 童閔吏... 士辛何... 列戰格... 夫入視... 萬古用... 桃林戰... 水龍之... 宗既收... 次子... 婦前致... 德婦前... 願婦前... 願婦前...

男附書... 死者長... 孫有母... 老嫗力... 得備晨... 與老翁... 新安吏... 客行新安... 新中男... 行中男... 青山猶... 使眼枯... 情歸人... 難料歸... 役亦輕... 僕射如... 新婦別... 趙雙云...

男附書... 死者長... 孫有母... 老嫗力... 得備晨... 與老翁... 新安吏... 客行新安... 新中男... 行中男... 青山猶... 使眼枯... 情歸人... 難料歸... 役亦輕... 僕射如... 新婦別... 趙雙云...

乾坤空嶺嶽言天地雖廣大而紛墨且爾瑟紛墨但於
 爾思雲沙際此恨不得飛騰也自有煙霧對吾今何傷舉步
 獨行辭言州郡廢墟之象今意何傷舉步獨行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參軍以事之東都
 至乾元二年七月立秋後欲棄官以來所作
 憶第一首時歸在陸渾莊
 喪亂聞音弟飢寒傍濟州此句言水名何人稀
 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夫無時
 病去愛病去愛而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且喜河南定謂至德二載後不問鄴城圍時守兗州
 之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春日鳥飛飛而人
 斷絕人煙又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直為心厄苦又念與
 存三存三淚書猶在壁淚書猶在壁已辭居已辭居舊大知愁
 恨垂頭傍我牀恨垂頭傍我牀絕無消息絕無消息向家
 中仍向家中仍

贈衛八處士披傳史公與甫用李白詩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此詩非贈衛八也
 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此詩非贈衛八也
 能幾時中腸君則不然能幾時中腸君則不然
 驚呼熱中腸君則不然驚呼熱中腸君則不然
 兒女忽成行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怡然敬父執
 問答乃未已問答乃未已驅兒羅酒漿驅兒羅酒漿
 新炊聞黃梁新炊聞黃梁

重題鄭氏東亭在新安界馬氏所題
 華亭入翠微華亭入翠微山色有无中山色有无中
 秋風清暉暉秋風清暉暉石鏡水含光石鏡水含光
 翠微山色有无中翠微山色有无中
 石鏡水含光石鏡水含光

華亭入翠微華亭入翠微山色有无中山色有无中
 秋風清暉暉秋風清暉暉石鏡水含光石鏡水含光
 翠微山色有无中翠微山色有无中
 石鏡水含光石鏡水含光

華亭入翠微華亭入翠微山色有无中山色有无中
 秋風清暉暉秋風清暉暉石鏡水含光石鏡水含光
 翠微山色有无中翠微山色有无中
 石鏡水含光石鏡水含光

征路殘雲傍馬飛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時在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熱堆案相仍時在華州司功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鏡節叙昨夜隔之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凋浪平生獨往願凋浪半日龍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故人入我夢相見悲歡別相見悲歡別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故人入我夢相見悲歡別相見悲歡別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故人入我夢相見悲歡別相見悲歡別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故人入我夢相見悲歡別相見悲歡別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故人入我夢相見悲歡別相見悲歡別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故人入我夢相見悲歡別相見悲歡別

杜工部草堂詩箋

此詩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

促織其聲物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 促織其聲物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 促織其聲物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

幸因腐草出月... 幸因腐草出月... 幸因腐草出月...

未足臨書卷... 未足臨書卷... 未足臨書卷...

也隨風隔幔... 也隨風隔幔... 也隨風隔幔...

青真亦自守... 青真亦自守... 青真亦自守...

鳥疑新... 鳥疑新... 鳥疑新...

在茲... 在茲... 在茲...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五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居秦州以後所作

胎阮隱居

陳留風俗衰... 陳留風俗衰... 陳留風俗衰...

迫歸先父祖... 迫歸先父祖... 迫歸先父祖...

貧者性... 貧者性... 貧者性...

我早... 我早... 我早...

黃土... 黃土... 黃土...

寄張十二山人... 寄張十二山人... 寄張十二山人...

獨臥高... 獨臥高... 獨臥高...

已... 已... 已...

稱... 稱... 稱...

關... 關... 關...

早... 早... 早...

生... 生... 生...

神... 神... 神...

以... 以... 以...

言... 言... 言...

出... 出... 出...

我... 我... 我...

盡... 盡... 盡...

諷... 諷... 諷...

之... 之... 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時來故舊... 時來故舊... 時來故舊...

商山... 商山... 商山...

山源水... 山源水... 山源水...

即... 即... 即...

天... 天... 天...

大... 大... 大...

得... 得... 得...

舍... 舍... 舍...

垂... 垂... 垂...

命... 命... 命...

秦... 秦... 秦...

滿... 滿... 滿...

及... 及... 及...

水... 水... 水...

命... 命... 命...

秦... 秦... 秦...

滿... 滿... 滿...

及... 及... 及...

水... 水... 水...

命... 命... 命...

秦... 秦... 秦...

滿... 滿... 滿...

及... 及... 及...

水... 水... 水...

命... 命... 命...

物微意不淺... 亂後... 瓶未失水... 觀安西兵過... 四鎮... 靜風... 道... 附... 奇兵... 寒城... 號... 亦... 昔... 杜工部草堂詩箋

觀安西兵過... 四鎮... 靜風... 道... 附... 奇兵... 寒城... 號... 亦... 昔... 杜工部草堂詩箋

寒城... 號... 亦... 昔... 杜工部草堂詩箋

亦... 昔... 杜工部草堂詩箋

昔...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長... 此... 失... 仲... 向... 非... 陸... 必... 門... 其...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長... 此... 失... 仲... 向... 非... 陸... 必... 門... 其...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長... 此... 失... 仲... 向... 非... 陸... 必... 門... 其...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長... 此... 失... 仲... 向... 非... 陸... 必... 門... 其...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長... 此... 失... 仲... 向... 非... 陸... 必... 門... 其...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六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 別... 百... 若... 國... 今... 願... 身... 限... 寒... 相... 鳥... 相... 發... 我... 無... 同... 氣... 栗... 瞻... 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 別... 百... 若... 國... 今... 願... 身... 限... 寒... 相... 鳥... 相... 發... 我... 無... 同... 氣... 栗... 瞻... 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 別... 百... 若... 國... 今... 願... 身... 限... 寒... 相... 鳥... 相... 發... 我... 無... 同... 氣... 栗... 瞻... 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 別... 百... 若... 國... 今... 願... 身... 限... 寒... 相... 鳥... 相... 發... 我... 無... 同... 氣... 栗... 瞻... 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乾元二年... 別... 百... 若... 國... 今... 願... 身... 限... 寒... 相... 鳥... 相... 發... 我... 無... 同... 氣... 栗... 瞻... 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七

者須是防讓無為卷
漢而泊於沈沈也

鳳凰臺
鳳凰臺山不弄玉玉成清史成清之地沈沈調鳳凰臺
鳳凰臺山不弄玉玉成清史成清之地沈沈調鳳凰臺

上頭上頭切空 恐有無母離飢寒日歌歌
求願戶頂 我能剖心出欲感感愁心以當竹貫洞然忘外
求願戶頂 我能剖心出欲感感愁心以當竹貫洞然忘外

微命休 微命休
微命休 微命休

居同谷所作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長原無書歸不得
長原無書歸不得

長原無書歸不得
長原無書歸不得

長原無書歸不得
長原無書歸不得

長原無書歸不得
長原無書歸不得

長原無書歸不得
長原無書歸不得

南山有龍方在山
南山有龍方在山

南山有龍方在山
南山有龍方在山

南山有龍方在山
南山有龍方在山

南山有龍方在山
南山有龍方在山

南山有龍方在山
南山有龍方在山

日方里之行從此須向山陰上小舟... 始矣因長得地名也須向山陰上小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無聲濕兩袖夜風吹竹聲...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

江上被花惱不徹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 伴醉微吟句出飲獨空...

江深竹靜兩三家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 東望少城花滿煙...

黃師塔前江水東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 主可愛深紅映淺紅...

黃四娘家花滿蹊

黃四娘家花滿蹊... 不是愛花即欲死...

江頭五詠

江頭五詠... 香艷深裁小齊後...

百草競春華... 多誤技條... 此重一作希如...

花鴨

花鴨無泥滓... 故使籠寬... 六翻曾經...

莫先鳴

莫先鳴... 背郭堂成... 日吟風葉...

蜀相

蜀相... 將數子... 將數子...

承相祠堂

承相祠堂... 丞相祠堂... 丞相祠堂...

隔葉黃鸝

隔葉黃鸝... 隔葉黃鸝... 隔葉黃鸝...

江漲

江漲... 江漲... 江漲...

田舍

田舍... 田舍... 田舍...

道天三季好... 兩朝開濟... 出師未捷...

有客

有客... 惠氣經時... 俗情... 葛巾...

錦里

錦里... 錦里煙塵... 葉細... 慟勾...

梅雨

梅雨... 南京犀浦... 因以名... 月... 江...

龍喜

龍喜... 龍喜... 龍喜...

田舍

田舍... 田舍... 田舍...

梅樹

梅樹... 梅樹... 梅樹...

江漲

江漲... 江漲... 江漲...

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一十一家同人蜀唯殘一人出路谷

盤軍千道志願合道說一女醫臂時

山兩海內又飛揚頭却向秦雲哭

名與女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律

毀前丘馬雖驍雄驍勇回頭望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昔年有狂客

守李十二白二十韻

金雞鐵口號為仙人

雲雨來深

夜行歌

屈若無隣

鳥鳴

毛之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十九

六二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十九

六二

杜工部草堂詩集

先還漢

狂天

萬里橋西

冉香

色凍

進艇

南京

逐並

野老

路關心

何事

京洛

雲山

朋日

遺興

千戈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十九

六三

杜工部草堂詩集

卷十九

六三

地卑荒野

明府

買野竹

白君

步登

南鄰

錦里

兒童

野艇

過南

恨別

洛城

草木

江邊

近乘

明

父客

百萬

開道

當日

現招

寄揚

五嶺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發蘭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 避地何時免愁苦

光祿坡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 安得更似開元中

冬行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 觀成功

九青兒

九青兒... 有鳥名鸚鵡

胡為見鸚鵡

胡為見鸚鵡... 使君五馬一馬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

六三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旗紅... 喜君上客甚歡

丹青引贈蕭將軍

將軍魏武之子孫...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丹青引贈蕭將軍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

六四〇

杜工部草堂詩箋

江心蟠石生...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桃竹枝引贈蕭將軍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

六四五

暮下卽官安穩無事...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 欲落莫可憐憶獻三賦蓬萊宮

往時文彩動人主... 觀我落筆中書堂

晚將未幾就年... 當面輸心背面笑

寄謝悠悠世上兒... 不爭好惡莫相疑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春末再至成都所作...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

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

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

口倚劍短亭中此此此此此

春歸

春歸臨江竹葉蒼翠覆地花

水靜輕燕受風斜路雖多梗

歸來

客裏有所過歸來知路難開門

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

陳初亂時... 大將赴朝

廷... 君小起異圖... 中宵斬白馬

西取

養漢殊兩卒却倒戈... 賊臣互相誅

及泉鏡徒... 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

血... 眼前列短檠

到今用鐵地風雨兩聲呼

國家法今在此又足驚嗚呼

海難為遊五湖... 孤矢暗江

不... 復來

喜我歸低徊入衣裾

郭喜我來... 賓客隘村墟

天下尚未盡

穩長如男大卷書勻

湖口江如練

名園當翠嶺

時邀江海人

追隨不覺晚

出入並鞍馬

重遊先主廟

送終惟棄土

區區甘果

粘圓細絲

農月須知

會惜清晨

送合爭頌

岷嶺南

此行何日

風塵暗

江通一柱

柱梁拱

後望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七九

諸姑今海畔

來看道路

石鴻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七〇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再至成都所作

嚴鄭公增下新松

弱質豈自負

簾未見紫煙

嚴鄭公宅

綠竹半含

兩洗娟娟

沱水臨中

岷山到北

得微茫

石籬長

仁道難

晚秋陪嚴鄭公

湍歇風

樹晚相

翡翠低

宿清溪

垂老戎

先沐漁

有難公

客從西

好色古

日曉

充軍

上無

馳走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三

作不忘舜謳歌
天險終難立
朝朝巫峽水
遠運錦江波

萬里橋西宅
百花潭北莊
層軒高水老
樹飽經霜雪

界天白錦城
日黃錦城
惜哉形勝地
勝地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
哀詩并序
傷時盜賊
張相國
司空出東夷
童稚刷勁鬚
服事可憐
未甚拔行間
短小精悍姿
屹然強寇敵
貫穿自萬眾
甲外控鳴鏑
劍擊海水清
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深壁
飛兔不近駕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哀詩并序
傷時盜賊
張相國
司空出東夷
童稚刷勁鬚
服事可憐
未甚拔行間
短小精悍姿
屹然強寇敵
貫穿自萬眾
甲外控鳴鏑
劍擊海水清
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深壁
飛兔不近駕

司空出東夷
童稚刷勁鬚
服事可憐
未甚拔行間
短小精悍姿
屹然強寇敵
貫穿自萬眾
甲外控鳴鏑
劍擊海水清
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深壁
飛兔不近駕

司空出東夷
童稚刷勁鬚
服事可憐
未甚拔行間
短小精悍姿
屹然強寇敵
貫穿自萬眾
甲外控鳴鏑
劍擊海水清
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深壁
飛兔不近駕

司空出東夷
童稚刷勁鬚
服事可憐
未甚拔行間
短小精悍姿
屹然強寇敵
貫穿自萬眾
甲外控鳴鏑
劍擊海水清
九曲非外蕃
其王轉深壁
飛兔不近駕

際會清河公
問道傳玉冊
天王拜跪
巽議議果水釋
翠華卷飛雲
屯兵鳳凰山
能虎巨牙
帳殿涇渭關
雲氣春湖雁
野多青青麥
畏王主察
嗚呼就窳窳
湖舟於五湖
雲水白
昔觀文苑傳
故司徒李光弼
司從天寶末
人安若泰山
首見帝業
未散河陽卒
高視突祿山

際會清河公
問道傳玉冊
天王拜跪
巽議議果水釋
翠華卷飛雲
屯兵鳳凰山
能虎巨牙
帳殿涇渭關
雲氣春湖雁
野多青青麥
畏王主察
嗚呼就窳窳
湖舟於五湖
雲水白
昔觀文苑傳
故司徒李光弼
司從天寶末
人安若泰山
首見帝業
未散河陽卒
高視突祿山

際會清河公
問道傳玉冊
天王拜跪
巽議議果水釋
翠華卷飛雲
屯兵鳳凰山
能虎巨牙
帳殿涇渭關
雲氣春湖雁
野多青青麥
畏王主察
嗚呼就窳窳
湖舟於五湖
雲水白
昔觀文苑傳
故司徒李光弼
司從天寶末
人安若泰山
首見帝業
未散河陽卒
高視突祿山

際會清河公
問道傳玉冊
天王拜跪
巽議議果水釋
翠華卷飛雲
屯兵鳳凰山
能虎巨牙
帳殿涇渭關
雲氣春湖雁
野多青青麥
畏王主察
嗚呼就窳窳
湖舟於五湖
雲水白
昔觀文苑傳
故司徒李光弼
司從天寶末
人安若泰山
首見帝業
未散河陽卒
高視突祿山

際會清河公
問道傳玉冊
天王拜跪
巽議議果水釋
翠華卷飛雲
屯兵鳳凰山
能虎巨牙
帳殿涇渭關
雲氣春湖雁
野多青青麥
畏王主察
嗚呼就窳窳
湖舟於五湖
雲水白
昔觀文苑傳
故司徒李光弼
司從天寶末
人安若泰山
首見帝業
未散河陽卒
高視突祿山

得終清晏... 公合起章... 遠明光殿... 致丹青地知汝隨願

三韻一首

高馬勿唾面... 魚二有神君... 牛挂席集眾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此係自赤甲遷... 灑酒時作... 山雨不作泥... 風亂平沙樹

兩

山雨不作泥... 風亂平沙樹... 拘門出門遊... 曠絕經日越

豈無平肩輿... 戈若未息... 月夜... 屈已... 愁應接俄頃

獨往... 送此... 奉寄李十五... 避暑雲安縣

同過楚王臺... 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畫舸莫遲回

...

又

行李子金贈... 行冠八尺身... 兼通貫... 必宗室... 父業為...

堅子至

擣烈纒... 園至... 嘗欲寄... 汝去迎... 好與鴈... 靜與會... 楚寒難... 露判... 同一醉

園

仲夏流... 始為... 東帶... 喧喧... 諸葛廟

父遊... 時翊... 壁巫... 情吟...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

...

...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六

大曆元年在夔州所作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最難行

夔州處女 夔州處女 夔州處女 夔州處女

最難行

峽中丈夫絕死 峽中丈夫絕死 峽中丈夫絕死

杜工部草堂詩箋

八〇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六

八〇四

楚岸收新雨 楚岸收新雨 楚岸收新雨

寄書有夏郎中 寄書有夏郎中 寄書有夏郎中

少藥味 少藥味 少藥味

洗翅呼 洗翅呼 洗翅呼

上白帝城 上白帝城 上白帝城

江城台 江城台 江城台

雄餘事業 雄餘事業 雄餘事業

國入兵戈 國入兵戈 國入兵戈

白帝空祠 白帝空祠 白帝空祠

個身略 個身略 個身略

日塵埃 日塵埃 日塵埃

青苔 青苔 青苔

楓葉冷海 楓葉冷海 楓葉冷海

青苔 青苔 青苔

汗淫泥 汗淫泥 汗淫泥

無碧鮮 無碧鮮 無碧鮮

投比珠 投比珠 投比珠

眉蘇 眉蘇 眉蘇

虛聞 虛聞 虛聞

眼 眼 眼

終不渝 終不渝 終不渝

田日 田日 田日

明區區 明區區 明區區

殿 殿 殿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六

八〇九

萬木雲 萬木雲 萬木雲

迴去 迴去 迴去

數 數 數

曾為 曾為 曾為

古 古 古

下 下 下

回 回 回

時 時 時

曾 曾 曾

白 白 白

盆 盆 盆

不 不 不

誅 誅 誅

高 高 高

雪 雪 雪

開 開 開

喬 喬 喬

白 白 白

盆 盆 盆

不 不 不

誅 誅 誅

高 高 高

雪 雪 雪

開 開 開

喬 喬 喬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六

八〇九

生志不長 志士惜白日 功成身立 志士惜白日 功成身立 志士惜白日 功成身立

大旱山岳 隄隄 隄隄 隄隄 隄隄 隄隄 隄隄 隄隄 隄隄 隄隄

故老仰面 向天 向天 向天 向天 向天 向天 向天 向天 向天

但各業一物 休盡取 休盡取 休盡取 休盡取 休盡取 休盡取 休盡取

胃融圖 汗流 汗流 汗流 汗流 汗流 汗流 汗流 汗流 汗流

焚山經月 火大旱 火大旱 火大旱 火大旱 火大旱 火大旱 火大旱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二十八 八五六

飛不見石 與土不一 與土不一 與土不一 與土不一 與土不一 與土不一

峽雲行 清曉 清曉 清曉 清曉 清曉 清曉 清曉 清曉 清曉

人鳥獸居 其室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贈李十五丈別 山中 山中 山中 山中 山中 山中 山中 山中 山中

壯筆過飛泉 壯筆過飛泉 壯筆過飛泉 壯筆過飛泉 壯筆過飛泉

辛若行 蓋被生車 蓋被生車 蓋被生車 蓋被生車 蓋被生車

由宣 宣 宣 宣 宣 宣 宣 宣 宣 宣

致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明從叔朝謁 令弟尚 尚 尚 尚 尚 尚 尚 尚 尚 尚

近照 楚王宮北 正黃 正黃 正黃 正黃 正黃 正黃 正黃 正黃

雷震空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霹靂

瘴雲終 不滅 不滅 不滅 不滅 不滅 不滅 不滅 不滅 不滅

山木蒼 蒼 蒼 蒼 蒼 蒼 蒼 蒼 蒼 蒼

示療奴 奴 奴 奴 奴 奴 奴 奴 奴 奴

杜工部草堂詩箋

溼寒人以此竹引山泉其高懸... 病渴三更迴白首... 奉送王信州... 朝廷防盜賊供給... 愛井屋有煙起瘴瘴無血流...

蜀麻自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 赤甲白鹽俱利天... 鶴子遺瑤... 蜀麻自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 尚南留自... 別離同兩散... 別離同兩散... 別離同兩散... 別離同兩散... 別離同兩散...

瘦州歌十絕... 中巴之東巴東山... 中巴之東巴東山... 中巴之東巴東山... 中巴之東巴東山... 中巴之東巴東山...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英雄割據非天意... 英雄割據非天意... 英雄割據非天意... 英雄割據非天意... 英雄割據非天意...

赤甲白鹽俱利天... 赤甲白鹽俱利天... 赤甲白鹽俱利天... 赤甲白鹽俱利天... 赤甲白鹽俱利天...

蜀麻自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蜀麻自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蜀麻自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蜀麻自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蜀麻自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八...

杜工部草堂詩箋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

蘇摧折閉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涸... 蘇摧折閉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涸... 蘇摧折閉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涸... 蘇摧折閉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涸... 蘇摧折閉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涸...

前聖者... 前聖者... 前聖者... 前聖者... 前聖者...

越... 越... 越... 越... 越...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之二十九...

不交分毫...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二

今日翔麟馬... 任轉江淮粟... 且黃鶴... 每恨陶彭澤... 病城詩仍拙... 南極青山... 歲月蛇常見... 自人羣睥睨... 照夕曛... 鵝黃義之墨... 搔落巫山... 復高秋...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府姓三首... 峽險江驚... 星落黃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七

楓隱映石... 翠爪碧李... 獨寒露成... 剛生野岸... 衣給背死... 人煙生處... 復愁十二首... 虎跡過新... 昏鴉接翅... 萬國尚防... 戰場多... 酒闋省郎... 老恐失柴... 金絲縛箭... 猶嗟行路... 正觀銅牙... 錦歌張... 胡虜何曾...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二

今日翔麟馬... 任轉江淮粟... 且黃鶴... 每恨陶彭澤... 病城詩仍拙... 南極青山... 歲月蛇常見... 自人羣睥睨... 照夕曛... 鵝黃義之墨... 搔落巫山... 復高秋...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府姓三首... 峽險江驚... 星落黃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七

今日翔麟馬... 任轉江淮粟... 且黃鶴... 每恨陶彭澤... 病城詩仍拙... 南極青山... 歲月蛇常見... 自人羣睥睨... 照夕曛... 鵝黃義之墨... 搔落巫山... 復高秋...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府姓三首... 峽險江驚... 星落黃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七

今日翔麟馬... 任轉江淮粟... 且黃鶴... 每恨陶彭澤... 病城詩仍拙... 南極青山... 歲月蛇常見... 自人羣睥睨... 照夕曛... 鵝黃義之墨... 搔落巫山... 復高秋...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府姓三首... 峽險江驚... 星落黃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七

今日翔麟馬... 任轉江淮粟... 且黃鶴... 每恨陶彭澤... 病城詩仍拙... 南極青山... 歲月蛇常見... 自人羣睥睨... 照夕曛... 鵝黃義之墨... 搔落巫山... 復高秋...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府姓三首... 峽險江驚... 星落黃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七

今日翔麟馬... 任轉江淮粟... 且黃鶴... 每恨陶彭澤... 病城詩仍拙... 南極青山... 歲月蛇常見... 自人羣睥睨... 照夕曛... 鵝黃義之墨... 搔落巫山... 復高秋...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府姓三首... 峽險江驚... 星落黃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七

今日翔麟馬... 任轉江淮粟... 且黃鶴... 每恨陶彭澤... 病城詩仍拙... 南極青山... 歲月蛇常見... 自人羣睥睨... 照夕曛... 鵝黃義之墨... 搔落巫山... 復高秋...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府姓三首... 峽險江驚... 星落黃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七

今日翔麟馬... 任轉江淮粟... 且黃鶴... 每恨陶彭澤... 病城詩仍拙... 南極青山... 歲月蛇常見... 自人羣睥睨... 照夕曛... 鵝黃義之墨... 搔落巫山... 復高秋...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府姓三首... 峽險江驚... 星落黃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七

今日翔麟馬... 任轉江淮粟... 且黃鶴... 每恨陶彭澤... 病城詩仍拙... 南極青山... 歲月蛇常見... 自人羣睥睨... 照夕曛... 鵝黃義之墨... 搔落巫山... 復高秋... 季秋江村... 季秋蘇五... 府姓三首... 峽險江驚... 星落黃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七

秋辭白帝... 明月生長... 清動杯中... 百過落馬... 對月那無... 雙畫憐君... 送孟十一... 君行別老... 楚竹冷夜... 憑孟孟曹... 平居喪亂... 北風黃葉... 耳聾... 生年鴉冠... 歡世虎皮... 淚缺雀噪... 即事... 天畔羣山... 白魚不受... 黃甘猶自... 窮途阮籍... 未聞細柳... 賜斷秦川... 白瀼西荆... 白鹽危嶠... 面同煙霜...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八

秋辭白帝... 明月生長... 清動杯中... 百過落馬... 對月那無... 雙畫憐君... 送孟十一... 君行別老... 楚竹冷夜... 憑孟孟曹... 平居喪亂... 北風黃葉... 耳聾... 生年鴉冠... 歡世虎皮... 淚缺雀噪... 即事... 天畔羣山... 白魚不受... 黃甘猶自... 窮途阮籍... 未聞細柳... 賜斷秦川... 白瀼西荆... 白鹽危嶠... 面同煙霜...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八

秋辭白帝... 明月生長... 清動杯中... 百過落馬... 對月那無... 雙畫憐君... 送孟十一... 君行別老... 楚竹冷夜... 憑孟孟曹... 平居喪亂... 北風黃葉... 耳聾... 生年鴉冠... 歡世虎皮... 淚缺雀噪... 即事... 天畔羣山... 白魚不受... 黃甘猶自... 窮途阮籍... 未聞細柳... 賜斷秦川... 白瀼西荆... 白鹽危嶠... 面同煙霜...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八

秋辭白帝... 明月生長... 清動杯中... 百過落馬... 對月那無... 雙畫憐君... 送孟十一... 君行別老... 楚竹冷夜... 憑孟孟曹... 平居喪亂... 北風黃葉... 耳聾... 生年鴉冠... 歡世虎皮... 淚缺雀噪... 即事... 天畔羣山... 白魚不受... 黃甘猶自... 窮途阮籍... 未聞細柳... 賜斷秦川... 白瀼西荆... 白鹽危嶠... 面同煙霜...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八

秋辭白帝... 明月生長... 清動杯中... 百過落馬... 對月那無... 雙畫憐君... 送孟十一... 君行別老... 楚竹冷夜... 憑孟孟曹... 平居喪亂... 北風黃葉... 耳聾... 生年鴉冠... 歡世虎皮... 淚缺雀噪... 即事... 天畔羣山... 白魚不受... 黃甘猶自... 窮途阮籍... 未聞細柳... 賜斷秦川... 白瀼西荆... 白鹽危嶠... 面同煙霜...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三十二... 九六八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特宅觀見臨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特宅觀見臨
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一傳五載時前錄余尚童稚記

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
喪天地為之低昂言不慙如羿射九日落如斬木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此力江上形容吾
獨老江濱形骸憔悴天涯風俗自相親

會弟觀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到荆州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為影來
連峽內古詩李兄鶴鳴飛急到沙頭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之三十四
大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別李義

神亮十八子神亮帝弟也神亮有二十子此六子
神亮帝弟也神亮帝弟也神亮帝弟也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銜書來暮樓何鄉樹
丹雀銜書來暮樓何鄉樹丹雀銜書來暮樓何鄉樹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非高賢也... 漢時長安雪一丈... 牛馬毛寒縮如蠟... 虎豹交號又... 老翁荆揚客... 玄冥祝融氣... 年白帝雪在... 膚北風利... 無晶輝...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 序... 竟有四岳... 苦寒贈我... 避錦袖... 拜故人... 奉酬薛十二... 忽忽峽中... 有好鳥為... 主人頗學...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前漢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 牛馬毛寒縮如蠟... 虎豹交號又... 老翁荆揚客... 玄冥祝融氣... 年白帝雪在... 膚北風利... 無晶輝...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 序... 竟有四岳... 苦寒贈我... 避錦袖... 拜故人... 奉酬薛十二... 忽忽峽中... 有好鳥為... 主人頗學...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 序... 竟有四岳... 苦寒贈我... 避錦袖... 拜故人... 奉酬薛十二... 忽忽峽中... 有好鳥為... 主人頗學...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忽忽峽中... 有好鳥為... 主人頗學...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待勤燕山銘... 無心雲母屏... 相如才調... 郎勤六經... 看銀印... 橫水注... 白虎亦... 避錦袖... 拜故人... 奉酬薛十二... 忽忽峽中... 有好鳥為... 主人頗學...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待勤燕山銘

無心雲母屏... 相如才調... 郎勤六經... 看銀印... 橫水注... 白虎亦... 避錦袖... 拜故人... 奉酬薛十二... 忽忽峽中... 有好鳥為... 主人頗學...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看銀印... 橫水注... 白虎亦... 避錦袖... 拜故人... 奉酬薛十二... 忽忽峽中... 有好鳥為... 主人頗學...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避錦袖... 拜故人... 奉酬薛十二... 忽忽峽中... 有好鳥為... 主人頗學...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及此慰揚...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

集注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四

集注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四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遊字
 比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香香
 髮須多酒明星惜此遊夜將不而曉則明也始知雲
 雨歎高唐峽中山之陽陽上之陽陽下之陽陽也勿盡下生邊大開時也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五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六
 大庾三年移居公安下岳陽所作

移居公安山館

南國畫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抄身遠宿雲端
 山鬼吹燈滅不見天無城山鬼山鬼也厨人
 語夜聞雞鳴問前館出亂敢求安

夜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夜夜驚
 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井鳴南菊再逢人病病
 北書不至為無情南菊再逢人病病步聲倚杖
 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鳳城也

送單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一作聖相小臣餘此生
 承明承明也永懷丹鳳城丹鳳城也水滸荆衡水滸荆衡也天寒沙水清肺肝若
 稍愈亦上赤霄行赤霄行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讀顏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神仙中人不易得也顏氏之子才孤標顏氏之子才孤標也天馬長
 鳴待駕馭鳴待駕馭也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東吳顧文學也詩家筆勢
 漢杜陵老漢杜陵老也君不嫌君不嫌也詞翰升堂為君掃詞翰升堂為君掃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衛侯不易得衛侯不易得也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病汝知之雅量涵高遠也平生
 清襟照等夷清襟照等夷也

感意氣少小參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
 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露接
 園葵園葵也烏几伴樓逢烏几伴樓逢也交態遭輕薄交態遭輕薄也

公安送韋一少府匡贊

道遙入後世多賢道遙入後世多賢也贈盧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遠師虞秘監也今喜識玄孫今喜識玄孫也象丹書通家聲器宇存凍涼象丹書通家聲器宇存凍涼也法岳湯
 問辭源問辭源也清談玉露散清談玉露散也欲化北溟鯨欲化北溟鯨也鳴南嶽鳴南嶽也流不異門流不異門也

贈盧十五司馬

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也書籍終相與書籍終相與也

公安縣懷古

野曠巨象營野曠巨象營也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也灑落君臣
 契契也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也長嘯一合情長嘯一合情也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正辭榮正辭榮也寒馬一行鳴行朝初列也寒馬一行鳴行朝初列也南紀連銅柱南紀連銅柱也

依止老宿亦未晚... 野客尋幽... 杜工部草堂詩箋... 依止老宿亦未晚... 野客尋幽... 杜工部草堂詩箋...

客從

客從南浦來... 珠中有隱字... 絕句六首... 客從南浦來... 珠中有隱字... 絕句六首...

絕句六首

日出離東水雲生... 沙岸舞鷗... 急雨兩桐... 日出離東水雲生... 沙岸舞鷗... 急雨兩桐...

草織

江動月移... 奉酬冠十... 往別柳... 江動月移... 奉酬冠十... 往別柳...

奉酬冠十

往別柳... 故泊洞... 處春深... 往別柳... 故泊洞... 處春深...

上巳日

上巳日...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上巳日... 杜工部草堂詩箋...

醫毛垂... 岐王宅... 節又逢... 醫毛垂... 岐王宅... 節又逢...

江南逢李龜年

白日照... 湘江... 計拙百... 白日照... 湘江... 計拙百...

湘江

昔落... 孔今... 未生... 昔落... 孔今... 未生...

寄李十四

別駕... 名表... 尚書... 別駕... 名表... 尚書...

別駕

無自... 天開... 養拙... 無自... 天開... 養拙...

養拙

養拙... 養拙... 養拙... 養拙... 養拙...

鴻上... 陰繁... 客行... 鴻上... 陰繁... 客行...

潭州

交海... 書疏... 潭州... 交海... 書疏... 潭州...

潭州

江畔... 意把... 江關... 江畔... 意把... 江關...

江關

南紀... 應洗... 自解... 南紀... 應洗... 自解...

南紀

北風... 黃故... 相憶... 北風... 黃故... 相憶...

北風

養拙... 養拙... 養拙... 養拙... 養拙...

書稀 古詩 鹿門自此往 鹿門自此往 鹿門自此往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亦草莽 言別與同出也 左氏傳 晉史 襄有言 晉氏既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蒼府親交

水閣蒼梧野 對之極州也 蒼 天高白帝秋 途窮那免哭

二十韻

素帝渡江遠 朱陽登陸微 悲鳴駟馬顧 李陵詩 悲鳴駟馬顧

玉帳動黃閣 老黃閣老 肯慮白登園 言天子在梁 梁諸老

暮秋枉裝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漢侍御

父客多狂友 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 古詩 客從遠方 虛名

侍御

但蒙寒溫問 泛愛不救溝壑辱 但蒙寒溫問 泛愛不救溝壑辱

二十韻

飲酒對清歌 少年時 少年時 少年時 少年時 少年時

他日更僕語不淺 明公論兵氣 益振傾壺蕭管 黑白髮 舞劍霜雪吹青春

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

我之曾老姑 爾之高祖母 爾祖未顯時 歸為尚 書婦貞觀十年拜禮部尚書

二十韻

八九子等成大名 皆因此人手下 云風雲合龍虎一 吟 龍虎一 吟 龍虎一 吟 龍虎一 吟

山之北自生... 顯而高...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九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九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四十

聖詩拾遺

西南萬壑注... 窟來削成... 陽臺...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 黃閣長司... 惜別行送劉僕射

聞道南行... 三年不能... 金消人對... 呼世幾千... 吳王將... 龍駒而今... 在帝都... 備征伐... 往往乘... 錢時散... 氣却西... 帛劉侯... 繫船扶... 路傍摘... 歡聚散... 病鶴孤... 身過鴻... 可壯疆... 寒山陰... 血非其... 短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 十日... 開鎖我... 杜工部草堂詩箋 卷四十一 一一七三

踏曉日... 我來嘉... 短詠... 巾盤帶... 一生喜... 何人一... 右五篇... 舊集補遺

魏國夫人... 封魏國... 思出... 魏國夫人... 寄高道... 楚陶乾... 與誰論... 定知相... 送靈州... 鴉胡... 將軍專... 動朔方... 與嚴二... 別君誰... 商歌還... 山東... 巴西... 轉驚... 還同... 情入... 接情人... 飲朝來... 減半愁

魏國夫人... 寄高道... 楚陶乾... 與誰論... 定知相... 送靈州... 鴉胡... 將軍專... 動朔方... 與嚴二... 別君誰... 商歌還... 山東... 巴西... 轉驚... 還同... 情入... 接情人... 飲朝來... 減半愁

魏國夫人... 寄高道... 楚陶乾... 與誰論... 定知相... 送靈州... 鴉胡... 將軍專... 動朔方... 與嚴二... 別君誰... 商歌還... 山東... 巴西... 轉驚... 還同... 情入... 接情人... 飲朝來... 減半愁

魏國夫人... 寄高道... 楚陶乾... 與誰論... 定知相... 送靈州... 鴉胡... 將軍專... 動朔方... 與嚴二... 別君誰... 商歌還... 山東... 巴西... 轉驚... 還同... 情入... 接情人... 飲朝來... 減半愁

魏國夫人... 寄高道... 楚陶乾... 與誰論... 定知相... 送靈州... 鴉胡... 將軍專... 動朔方... 與嚴二... 別君誰... 商歌還... 山東... 巴西... 轉驚... 還同... 情入... 接情人... 飲朝來... 減半愁

魏國夫人... 寄高道... 楚陶乾... 與誰論... 定知相... 送靈州... 鴉胡... 將軍專... 動朔方... 與嚴二... 別君誰... 商歌還... 山東... 巴西... 轉驚... 還同... 情入... 接情人... 飲朝來... 減半愁

魏國夫人... 寄高道... 楚陶乾... 與誰論... 定知相... 送靈州... 鴉胡... 將軍專... 動朔方... 與嚴二... 別君誰... 商歌還... 山東... 巴西... 轉驚... 還同... 情入... 接情人... 飲朝來... 減半愁

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馬移蓬閣後殺貴沒潛夫流
 慟嗟柯及衛寬有長天道消詩興廢心息酒為徒許
 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揚班揚班阮逸相
 須阮逸相會取君臣合盛詮命命殊賢良不必展郎廟
 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鍾從容拘舊學情詢
 慘淡關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
 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論語情垂
 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瘞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
 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負安字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陳淵此贈性輕為死復傳宗近空然
 惜別離梅花交近野章色向平池憶憶江邊卧歸期
 願早知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更

酒渴愛江清餘甘漱晚汀軟沙歌坐穩冷石醉眠醒
 野騰隨行帳華首發從伶數孟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蕭蕭谷中寺始始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鍾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右二篇見王原叔本

過洞庭湖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一作護堤盤古木迎棹舞
 神鳴破浪南風正回棹畏日斜一作湖光與天遠
 直欲凌山棹一作欲凌山棹湖光與天遠

右一篇見李希聲王直方詩話云得之於

江心石刻

惠子白駒瘦歸給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值斯人
 一崖蜜松花白一作山杯行葉新一作

右一篇見洪駒父詩話劉路左車言嘗

收得唐人雜編詩冊有之

杜工部草堂詩箋

避地

避地歲時晚論語賈誼賈誼賈身賈身筋骨勞詩書遠墻壁灰
 僕且蒞旌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神堯
 會見出腥臊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載丁酉作

酉作

東義寺園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朱實郭外誰家
 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揮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健筆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照客杯
 侵坐敢殘花帳望近久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
 朝未擬廻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絕句

江渚翻鴈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墮背心
 已撥形骸累直為爛熯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絕句

聞道巴山裏春盤正好行行都將百年興一壑九
 江城江城水檻溫江口茆堂石笋西西移松先主廟廟洗藥院
 花溪花溪沒道春來好沒道狂風大放頭吹花隨水去翻却釣
 魚船魚船

絕句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四十